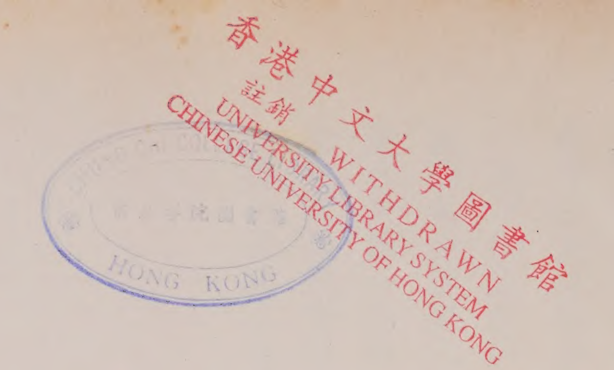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67

雙十念大陸同胞

栗裕地位日漸重要

毛死後大陸情勢初步觀察

「天下愈亂愈好」

美蘇是世界最大軍火商

無名氏第一批作品出版之前

論文革派的現在與未來

林譯「茶花女遺事」小考

「不能胡說八道了！」

嚴以敬作

人日報發揮力量漸成氣候

共墮子收獲豐碩戰果

NO. 467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月七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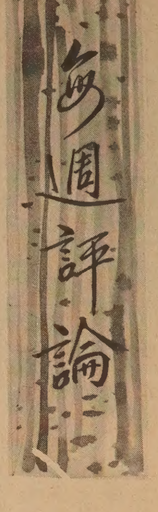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雙十念同胞……每週評論 1
萬人日報發揮力量漸成氣候……萬人傑 2
折擊媚共　子收獲豐碩戰果
粟裕地位日漸重要……岳騫 4
毛死後大陸情勢初步觀察……項廼光 6
天下愈亂愈好……林定 7
美蘇是世界上最大軍火商……任蜚聲 8
無名氏第一批作品出版之前……卜少夫 10
論文革派的現在與未來……余秋人 12
王陽明論「誠」……朱秉義 13
林譯「茶英女遺事」小考……向晚 14
心理準備的奸用……霍雲霄 15
中國知識份子的醒覺與團結……康靜 16
緯國將軍的戰客家言……王延芝 17
錢穆大師論「史人物」……阮文達 17
自由與極權社會間的競爭……林邁可 18
評孋潭群英會・處女娘子・殘酷大世界……林　巽 20
黃興領導武昌起義……胡養之 22
江青評傳……陳綏民 24
瘟君夢……岳騫 26
火種……林學政 28
中國抗戰實錄……經產新聞 30
萬人詩壇……壇主封淑英（封底內）



雙十念大陸同胞

一年一度雙十國慶又到了！

這一期「萬人雜誌」與親愛的讀者見面時是十月七日，再過兩天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節。每逢這一天，每個愛國的同胞，特別是從中共屠刀尖下逃脫，流亡海外的中國人有誰能不感慨萬千呢？悲哀嗎？解決不了問題。發牢騷嗎？也解決不了問題。消極地不反共嗎？那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會更糟糕，在當前來說，每個愛國的中國人都應本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有多大能力出多大能力，為消滅中共政權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消滅中共政權，是毀掉它的反動制度和落後的「主義」，並不是要殺共產黨人，這是中華民國當局一再闡明了的方針。

一週前的十月一日是北平政權開鑼二十七週年。二十七年在歷史上來說好像是一瞬間，根本無足輕重，但在中共統治下捱過二十七年，就等於是渡過了二十七年囚犯生涯。

十月一日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象徵屠殺，死亡和血腥、黑暗的日子，這一天是一個黑日子。因為，一九四九年的這一天，毛澤東一伙打着「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在北平宣佈成立政權，並高喊甚麼「站起來」了。二十七年來，在這個超級剝削的奴隸之集團暴虐統治下，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五花八門的政治運動，所屠殺的中國同胞竟達六千多萬人，是「九一八」事變時的「兩個東北」，是今日全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並超過許多國家的人口總數！

這就是中共血腥統治集團所炫耀的「偉大成就」嗎？這就是惡貫滿盈的殺人王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嗎？

中共在大陸上殺人如麻，香港的中國人的感受是深刻的，二十七年來「鎮反」、「肅反」、「土改」、「社會主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三面紅旗」、「四清運動」、「文革」、「清隊」、「一打三反」、「整黨建黨」和毛死前開始的「清查反革命」等等，在香港都是最先得到消息，一是有人為了逃避死亡和迫害而逃來香港，二是中共的運動越多，它的生產越萎縮，所以，在香港人來說「接濟大陸親人」已成為一項經濟加精神，雙方面的嚴重負担。嚴格地說，香港四百多萬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從大陸逃來的中國人，應該說反共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可是有些人却屬於「善忘」之流，逃到香港得到自由，獲致安定後，逃離大陸的「瘡疤」已經平復，自然既不「痛」也不「癢」了，於是有的忘了反共，更有的在有意無意中幫了中共的忙。

親愛的讀者，在我的身邊有這種不義之徒，在你身邊也不會沒有這種混帳傢伙！

不要聽中共的宣傳走卒的胡說。毛澤東死亡後，北平統治小集團已開始呈現分裂與動搖，目前的「平靜」是暴風雨前夕的平靜，不會太久整個大陸將爆發混亂。

中共政權在大陸上胡作非為的二十七年，也可以說是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生聚教養的二十七年。同樣是二十七年，在台灣是民主自由和富庶安定，在中國大陸上則是恐怖統治，老百姓一直陷於吃不飽穿不暖的水深火熱之中。

事實證明：中共的「強大」是表面上的，大陸同胞根本就無「幸福」可言。

中華民國與中共政權比較，起碼要進步三十至五十年。更重要是中共在大陸上不遺餘力地摧毀中國傳統文化，而中華民國却努力使之發揚光大。

中華民國當局過去有缺點，所以能在戰後人心思治中為別有用心的共所乘而喪失大陸，今天在台灣也有缺點，但千萬不要忘記，現階段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優點極多而缺點極少，且對缺點正在不斷克服與改正。譬如過去一直為人所詬病的貪污，經過蔣經國院長的「大掃除」，已近於絕跡。蔣經國氏上台後，首先拿自己的表兄王正誼開刀，這是一直為人所稱道的鐵腕作風。說實在的，由大陸到台灣去的文武官員，並不是人人都有了痛定思痛、革面洗心的覺悟，甚至是繼續抓錢。蔣經國氏看清了這一點，先從自己身上割肉，果然吸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貪官該殺，官僚該死，在台灣身在高位而對反共無貢獻是行屍走肉。

台灣官場貪污絕跡，官僚作風也正在蔣經國「到處走」的作風影響下而徹底改變。這些都是反攻復國的好條件，海外華僑在紀念雙十國慶的日子裏，應勿忘在中共統治下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更不要用「老眼光」看待生氣勃勃的今日的中華民國。

萬人日報發揮力量漸成氣候
打擊媚共墮子收獲豐碩戰果

萬人傑

自毛澤東斃命，媚共墮子爲毛屍塗脂抹粉，無綫電視更推出「毛死特輯」篡改歷史，歪曲事實，侮辱蔣公，因而引起公憤，萬人日報率先抨擊，籲請國府予以制裁，深得人心，萬報的堅强作風爲讀者擁護，銷路直綫上升。我們的努力並未白費，有萬人存在，媚共墮子不敢放肆，我們要擴大打擊面，不放過那一羣牛鬼蛇神！

銷路直綫上升

萬人讀者支持監費的捐欵已突破三萬大關，正朝四萬目標邁進。時間只有十多天，如此成績，反映了萬人讀者萬眾歸心！

儘管敵人醜詆萬人日報是垃圾報、逗泥報、蚊報，讀者不是富商巨賈，可是窮人同心協力，却足以應付財雄勢大的對手，不用畏縮！雖然目前萬人日報還未到達收支平衡階段，但在這次老毛死亡和特輯事件中，使我們增加了信心，深信假以時日，萬人日報一定有和香港任何「暢銷報紙」並駕齊驅，毫不遜色的一天。

從九月十日起，萬人日報銷路一直上升，中間雖有左派分子收購、颱風及惡劣天氣影响，仍阻不了我們火箭升空之勢。

看萬人日報容易上癮

每天，早上報社接到的電話，都是一些居住較偏僻地區的讀者投訴買不到萬人日報，責成我們爲什麼不多印一點。其實我們怎會不願多印？我們不同於「大報」，靠廣告賺錢；我們以銷紙維持皮費的，銷得愈多，獲利愈豐。報販多要，我們多印，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大部份報販仍未敢放胆要紙。比方，一個報攤如果盡量銷，可賣三十份，他拿二十份，保證銷光，不必賣拍拖紙；因此，稍遲一點到報攤便買不到萬人日報。這情況使我們十分頭痛，唯一補救方法是讓愛護萬人日報的讀者增強報販的信心。

報販要紙，我們自必盡量供應。老萬建議讀者向買慣買熟的報攤，把整月報費先付，聲明每天必要，隔天也要留，他受了你的錢，一定要給你一份報，當然有信心多拿了。

幾位住在新界的讀者，因爲時時買不到，却看上了癮，寧願每天多付二角郵資，由郵政寄去，看隔天報紙。如此苦心要看萬人日報，一來使我們感動，二來表示我們的報深得人心，讀者共鳴，成爲他們不能一天不見的良友。

並非老萬吹牛，除非不看萬人日報，看了自必入迷。不少人因漏去某天的報紙，從九龍跑來補購。我們有一位跑街，每天經過一家專賣洋澄湖大閘蟹的店子，老板天天向他要萬人日報，一個星期後，急不及待等他到來，自己掏腰包買；前天，他托跑街帶了二十元回報社，捐給我們做「打擊墮子」的費用。

老萬想起這事不由啞然失笑，他賣大陸大閘蟹，賺了錢，却支持我們打擊媚共分子，似乎很矛盾，但也反映墮子之乞人憎，已成爲過街老鼠，人人喝打！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

報紙之有報格，一如人之有人格。沒有人格的人，不會受人尊重；沒有報格的報紙，也不會被人重視。報紙是人編出來的，因此報格也代表了人格。報與人，往往是「物以類聚」。

老萬發覺好些任職掛中華民國招牌報紙同業，他們的言論態度，偏偏是媚共、靠左，老萬把這些人逐個分析，他們之中，不少在中國對日抗戰時當過漢奸，在淪陷區的報紙大力歌頌日本皇軍的豐功偉業。今天，他們多數以過去對日本皇軍的恭順姿態，歌頌中共。據老萬所知，一家大報的總編輯，一家晚報的電訊編輯，一家大報的電訊編輯兼主筆，一家大報的主筆是犖犖大者，這幾個地位很高的報人，在「日治時代」，有些在港、有些在廣州，都是日本人的協力分子。

抗戰勝利後，他們有過一個時期受肅奸會追查，避地香港，可能由此對國府種下仇恨，今天，他們的擁共反台，乃基於報復心理。中共自言當年如何「領導抗戰」，可是對這些漢奸却加以網羅，豈不矛盾？

三朝元老報與人

有三朝元老的報人，亦有三朝元老的報紙。沒有人格的報人，辦出沒有報格的報紙，是理所當然的事。可笑那位媚共「編輯」還諷刺我們是逗泥報，其實，萬人日報是「人窮志不窮」，雖設備不如人，也沒有自己的大厦，但身家清白，我們的人絕沒有三朝元老，未當過日本鬼子的協力分子，也不替殘民以逞的毛澤東政權大吹法螺，一直站在大部分市民的公義立場。因此我們有困難，廣大讀者自動支持；我們的評論，獲大眾擁護。從最近的「誹謗」官司及聲討無綫電視兩事可以見之。

一個窮而有人格的人受尊敬，一份設備簡陋而主持正義的報紙也受大眾擁護。今天，古肅譏我們爲「逗泥」報，但說不定有一天「逗泥」報可以凌

新聞以外

駕「威水」報。他們縱容指鹿爲馬，歪曲事實，不分皂白的「編輯」，導讀者入歧途，日子一久，必然影响報紙信譽，與羣眾的意願背道而馳，最後必爲羣眾揚棄。

最後，老萬要說一句古肅兄不願意聽，却是十足事實的話。也許華僑晚報確實威過當日大公報，可是你在華僑晚報當編輯，不過「打工」，並沒跟岑社長簽好終身合同，只要多付一個月薪水，隨時可請閣下另謀高就。那麼，華僑晚報再威，也沒你份兒。我們萬人日報雖然「逗泥」，但讀者老板不但不會炒我們魷魚，且愈來愈多人加入我們萬人大家庭，我們將來有威水之日，是屬於自己的。

所謂大報並無立場

一般所謂「大報」的通病，是版面表現並沒一致立場，是左是右，抑或中立，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全看老編愛惡。因此香港「大報」往往出現各版態度不調和的怪現象。一家大報，日報電訊右傾，港聞左傾；晚報剛好相反，電訊如人民晚報，港聞堅守反共立場。另一家大報，日報媚共捧共，時時放毒；晚報則忠貞不移。可是老總一旦去世，新人壓制不住毛虫蠢動，便出現一些黑貨，被人揭穿後，則改頭換面，改裝上市，伺機再起。

許多讀者會莫名其妙，何以一些掛中華民國招牌的大報會有此現象，拆穿了很簡單，所謂大報也者，全部經濟掛帥，他們辦報目的是爲了賺錢，所謂「在商言商」，勉強說他們有立場，是走「精便」，大部分人反共，他便掛起反共招牌；如多數人擁護共產黨，他們又會馬上把中華民國年號除掉。這些報紙既可三呼皇軍萬歲，也可大叫廣州天亮，其態度因時勢而改變，極盡投機之能事。

發出心底的共鳴

今天，這些報紙還掛上中華民國招牌，只因香港沉默的大多數還是反共。內銷台灣，多少可執番的，有着數無餂底，實際上老板對反共並不熱心，他們的目光放在生意上，有廣告，銷路好，便不過問編輯方針，言論方向。電訊編輯思想左傾，或爲左派收買，便把外國翻譯新華社的電訊，作頭條新聞；作家得到左派一點好處，也連篇捧場，哭周哀毛，無所不用其極，即使與報紙立場背道而馳，若沒有人投訴，老板也不會過問，是左是右，親蔣親毛，各適其適，因而這些大報裏面，五光十色，讀者目迷，無所適從。

萬人日報辦報目的和上述「大報」畧有不同。當然，我們不能辦一份長期賠本的報紙，老萬即使有鄧氏銅山，也會賠光。但老萬不辦報，也不愁下半輩子生活，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多年，一向有個志願，要爲達成自己的願望而辦報。萬人日報限於經濟能力，當然離老萬的理想尙遠，但也算已具雛型了。

報老板以爲報紙內容不重要，每天排滿文字，自然有人看；廣告多財源滾滾。殊不知立場不定，左的人不滿意，右的人更撞火，結果兩面不討好。

儘管有人認爲萬人日報太死硬，但我們只供與我們同一態度的人看，數目已是不少。他們看過萬人日報後，會發出心底共鳴，在香港再找不到別家報紙可以代替，因此，我們的銷路穩步上升，看上癮的人只有愈來愈多。

一場漂亮的勝仗

連日接到不少朋友和讀者電話，向老萬「恭喜」。我們本來沒什麼喜事，朋友讀者認爲我們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替他們出了口氣——因爲無綫電視經萬人日報與讀者的結合，全力出擊，弄到手忙腳亂——人事調整啦、發表聲明啦、余經緯到台北負荊請罪啦……這一連串事實表現，可見在這次正邪戰鬥中，我們已打一場勝仗——至少，余經緯已不敢像上回周恩來斃命時，對我們的抗議不瞅不睬。

不過，正在我們打了一場漂亮勝仗時，却有人譏諷我們是「逗泥」報。一份「逗泥」報尙且能發揮這樣的威力，將來我們不再「逗泥」時（在這裏，老萬應解釋一下廣東俗語「逗泥」一詞的來源。因爲窮人沒錢開飯，買一塊鬆糕頂肚，謂之逗泥。因爲黃色的鬆糕似泥，捧着鬆糕吃，就是逗泥了，意即譏諷窮困。這個逗字，應該是扭），有了大厦，有了設備，定然可發揮更大作用。因此雖被譏諷，究竟也是可喜的現象！

告別讀者從此收鑼

其實，我們打勝仗不自今始，不過沒有今回的轟動而已——例子之一如「七十二家房客」臨時中止在左派戲院上映等，都是我們值得紀錄的戰績。此外，還有一個小勝仗，恭維毛澤東爲中國偉人的古肅兄的「編輯日記」，已表示「收鑼」，他表示收鑼原因是奉老妻之命「明晚不要再寫」，因而擱筆云云。

不過，老萬消息靈通，他之所以寫這篇「情感，靈感，傷感！」的告別文章，並非就此擱筆，只是因爲「編輯日記」這招牌被逗泥的萬人日報打擊，已經「臭」了，不能不放棄，已改用另一招牌，重起爐灶。

這些人喜歡藏頭露尾，不夠光明正大。如果自己理直氣壯，不必悄悄收檔，眞理愈辯愈明，老萬有說得不對的地方，古肅兄可以反駁，把老萬罵到狗血淋頭，老萬也不會寫律師信，告你「誹謗」。因爲，出到這一招，只不過無法在眞理方面駁通人家。多少地下刋物揑造事實，從私生活詆譭老萬，老萬既不採取法律行動，也不爲文駁斥。老萬開罪朋友，都爲了大是大非，凡對國家民族有不敬不利的，老萬才嚴詞申斥，不問對方是什麼人，如果以爲這是「黃皮樹了哥」的行徑，只是掩飾自己的醜行罷了。

在此，希望古肅兄在新的專欄中，不要再替老毛這種禍國殃民的渾蛋塗脂抹粉。今天毛家傑之成爲過街老鼠，可爲閣下殷鑒。不要以爲正義人士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一旦不再沉默，發出怒吼。決不是閣下所能「頂順」的！

粟裕地位相當重要

周恩來死時，毛幫排出的治喪委員會名單，粟裕竟在「國務院」副總理之前，不能不算是一件特殊現象，筆者當時即覺得粟裕地位已相當重要。毛死之後，粟裕排名仍在「副總理」前，共報且稱之爲「軍委負責人」。

粟裕在軍委負有何種職務，按其排名在副總理之前看可能是軍委副主席。

中共之軍委是在江西瑞金落草時設立，初爲周恩來遵義會議後換了毛澤東，四十年來一直未有換過，毛澤東平生崇拜武力，侈言槍桿子出政權，兼軍委主席直到斷氣爲止。

軍委主席一直是毛澤東，副主席則由資深的軍頭目担任，普通是三名左右，其中一人專任，中共政權成立後，專任副主席是彭德懷，彭德懷被整肅之後，換了林彪，另一副主席爲賀龍。

「十大」之後，軍委副主席似增多，不但有軍人，亦有文人，王洪文、張春橋可能都是軍委副主席。但軍委副主席也只是決定政策，實際執行權則操於秘書長及副秘書長之手。秘書長由總參謀長兼任，副秘書長由總政治部主任兼任，文革後，此一框又打破，目前有無秘書長，由何人担任秘書長，筆者均不詳，專家們當然知道。

但軍委一定有一個專任副主席，此一職位似非葉劍英莫屬，因彭德懷、林彪均以「國防部長」兼任此職，葉劍英目前也是「國防部長」。而在尚存之軍事大頭目中，葉劍英資格也最老。

不過葉劍英年過八十，弔毛時要別人掺扶，自無精力去處理軍委工作，可能就以粟裕代行，因粟裕既是「國防部副部長」，又是「軍委負責人」，必然負責軍委實際工作，是則粟裕坐正了軍方第一把交椅，尤其是毛澤東死後，已無軍委主席，故粟裕地位之重要，尙超過舊時之彭德懷與林彪。

粟裕浮沉

粟裕生於一九一〇年，湖南省會同縣人，湖南師範學校肄業，武昌軍官分校第三期畢業。身材不高，鼻樑隆起，爲人機警靈活，溫文爾雅，作戰勇猛，尤長於游擊，頗富實際經驗，且重視政治工作，能與士兵同甘苦，深得軍心，爲共軍卓越之幹部，原屬實力派「第一方面軍系」。

粟裕於一九二七年就讀湖南第二師範學校時，已爲共產主義青年團老團員。曾夥合其他一些共青團份子，大肆鼓動該校學潮，結果鬧得學校被解散。粟裕旋被共黨秘派至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當時軍長爲李濟琛）所屬的獨立學生隊（隊長葉挺）作潛伏活動，并正式加入共黨，同年八月南昌暴動，粟裕在共軍部隊中任排長，失敗後，隨朱德輾轉至井崗山。一九三一年，任紅四軍教導營營長，旋併入紅軍學校，任第三大隊長。一九三四年七月，共黨假抗日爲名，組織「抗日先遣隊」，方志敏任司令，粟裕任參謀長，率部東進入閩，旋入皖南從事叛亂活動，經國軍圍剿消滅，粟裕負傷，乃收集殘部入山潛伏，時值贛南共軍開始西竄，粟裕未得參與其事。

一九三七年抗日軍興，成立新四軍，由葉挺出任軍長，乃召粟裕下山，編爲一個支隊，自任支隊司令員，竄擾江南一帶。一九三九年，任共軍北指揮部副指揮。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任共軍新四軍第一師師長。一九四五年夏，當選爲共黨中央候補委員，九月竄據江蘇沿海各縣，成立蘇中軍區，自任「司令員」職。一九四六年國共談判期間，所部撤山東，與陳毅組華東野戰軍任副司令員，華東分局委員，及和談破裂，率部竄擾魯、蘇、皖、豫各省，并成立華中野戰軍任司令員。一九四七年在隴海、平漢沿線各地竄擾。一九四八年徐蚌會戰後，所部改編第三野戰軍任副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陷共，任中共上海軍管會副主任，并被選爲「中華民主青年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九月出席「政協」首屆會議，當選爲全國委員會委員，及「人民軍事委員會」委員，同時一度被派爲「台灣前線司令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政權成立，十一月任中共南京軍管會主任，并曾一度代理「南京人民政府」市長。一九五〇年二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五月被選爲南京市保衛世界和平分會主席。一九五二年二月，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參謀長，八月隨周恩來朝俄，九月中旬返回共區。一九五三年一月，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八月，當選第二屆全國人代會華東軍區代表，九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十一月任共軍總參謀長。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平獲一級「八一」、一級「獨立自由」及一級「解放」等勛章，并授予「大將」軍銜。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當選共黨八屆中央委員。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在南京主持共軍隊授勛典禮。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日，任「全國人代會」第二屆南京軍區代表，九月一日在平出席共軍工程兵技術革新經驗交流大會。一



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連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同年第二屆全國人代會」決議免去粟裕總參謀長職務，九月十六日，任「國防部」副部長。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在平參加「八一」建軍節晚會，并接見共軍烈屬。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當選「第三屆全國人代會」軍人代表及該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再度連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據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解放軍報」的社論透露，十六年來，中共曾對共軍中之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代表人物，進行了三次大鬥爭，第一次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開始的，他們打著「正規化」、「現代化」的幌子，全盤照搬外國的一套，企圖否定共軍的歷史經驗和傳統。在毛澤東提出「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的號召下，這些人在一九五八年中共「軍委擴大會議」中遭到批評和整肅。社論所指第一次被大鬥爭之代表人物即爲當時任總參謀長之粟裕。

粟裕代表軍方可左右江華黨方

在「文革」中三野幹部，從陳毅以下，都受打擊或冷遇。粟裕的運氣比陳毅好一些，沒有被紅衞兵凌辱和鬥批，可是在批判什麼資本主義建軍路線時，也常碰到一些向他發射的冷箭。林彪事件發生後，他的處境，獲得改善。他也曾代表「國防部」接待外賓，主持會談。這種轉變，有兩種說法：一是陳毅同毛揭發林彪之陰謀有功而蔭及部屬；另種看法，毛需要緊拉「四野」以外的各個軍系，鎮壓「四野」。看起來後者似乎可靠一些。

林彪事件以後，在中共的軍事機關部隊裏出現了新的傾向，以四方面爲骨幹，「二野」爲核心的軍事幹部，比重增加，且佔據了關鍵性的領導職務。這種趨勢，對毛派來說，是「前門驅虎，後門入狼」，產生了新的威脅。中共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下放瀋陽，便是毛澤東抑制「四方面軍」軍系的訊號。從此，一、三野系的幹部，紛紛被起用，就是連一些經過「教育」改正錯誤後的四野系幹部也獲得解放。共軍各總部、軍種、兵種部隊領導班子，大都由各軍區與省幹部混合組成，就是各大軍區省軍區的改組，也朝此一方向。在「中央軍委」方面，除了葉劍英和聶榮臻屬於一方面軍外，劉伯承和徐向前屬於二野系統（包括四方面軍），唯有一、三野系統沒有代表。

粟裕大概是在此情況下進入軍委，担任副主席，因爲陳毅死後，舊新四軍系統以粟裕地位最高，又是現任「國防部副部長」，自應由其代表「三野」加入「軍委」。

共軍目前老一級的頭目死亡老病，二級頭目要以粟裕地位最高，無形中成爲共軍首領，雖然此時之粟裕自不能與當時之彭德懷、林彪相比。粟裕無權撤換任何紅色軍閥，但是，却可以代表所有紅色軍閥威脅共黨中央，則不論江青華國鋒，張春橋將來誰當政，都要靠粟裕支持，粟裕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如果粟裕同江青、華國鋒之間能團結一致，情況自然不同。但粟裕過去的背景及二十幾年的遭遇，使他對毛澤東、江青沒有好感，如此，則粟裕代表的軍方與江華控制的黨方將有一個激烈而長期的鬥爭，才是共黨致命之傷。

毛死後大陸情勢初步觀察

項廼光

毛澤東獨夫，控制共黨幾近四十年，在思想混亂，政策分歧，權力鬥爭激烈，社會危機深刻化之際，結束其罪惡的一生，對中共統治階層，對大陸社會，是極大的震盪，是大陸新情勢的開始。所以，引起國內外研究中共問題人士的各種推測，但由於可以做爲觀察的綫索，還十分隱晦，國內外影響因素，又極爲複雜，在共黨中全會或類似中全會性質的會談，待開而未開之際，可以了解，國內外各種推測與傳聞，都缺乏實質的根據，都只能是一些觀察的參考與綫索的提供。因此，對今後大陸多變的情勢，過於肯定的論斷，似嫌稍早，而是提供一些根本問題上的初步觀察。

就共黨內部權力鬥爭，毛的罪惡，較史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實已具備「鞭屍」的條件，但他却有優於史大林的處境，史是從列寧手上接掌了政權，毛則不然，是用其自己罪惡的黑手，完成其獨裁的統治。尤其，中共處境又與史死時的蘇聯有截然不同的形勢，內外危機，至爲嚴重，落後宗派的勢力仍甚強大，當時蘇聯國勢甚強，新的經埋階級業已形成。就中共言，「鞭屍」就是對中共全面的否定，會爲大陸同胞帶來反共革命運動更有利的機會。所以，中共「新階級」爲了其統治的利益，不敢採取，也沒有一個壓倒的力量，可以採取「鞭屍」的行動。不過，由於共產主義理論的破產，毛思想的愚妄與無知，中共政策不僅與全中國大陸人民爲敵，而且傷害了絕大多數的共幹共軍，實已將反毛的種子植得既深且廣，故反毛運動，必然在實質上進行。正如同在所謂「三面紅旗」慘遭全面失敗後，被迫採取退却修補，但在口號上仍然不放棄「三面紅旗」的口號一樣，所以，今後應該是沒有「鞭屍」的反毛運動的展開，而這正是思想的大混亂，矛盾的總爆發，一切憤怨的總淸算，也正是動亂不已且愈來愈甚的思想根源。毛死後，大陸廿九個一級行政單位，反映冷淡，只有江青的家鄉山東省和毛遠新所在地遼寧省，表示對她的慰問，和周恩來死後的反映對照，已充分暴露了反毛勢力的廣大。而反毛與反共乃是不可分割的，只是問題的開端與發展而已。所以，從根本上觀察，有理由認爲這是中共走向敗亡的新階段的開始，也有理由說老毛的末日必然帶來中共的末日。

毛死時，所謂「文革派」雖然在中共中央掌握權力，控制宣傳工具，操縱特務民兵和羣眾團體，但缺乏軍權，沒有眞正的羣眾基礎，控制羣眾團體，和握有羣眾基礎，是兩回事，「天安門事件」羣眾反「文革派」的呼聲，就是最明白的證據。因此，「文革派」翅膀雖已長成，羽翼却未豐滿。翅膀長成，使牠成爲中共「新階級」中不可忽視的力量，羽翼未豐，不能爲所欲爲。反之，軍事力量在中共落後統治中，仍佔有極爲重大的作用，黨政老幹部亦有其普遍的基礎。所以，在權力鬥爭言，是一個僵持不下，各有千秋的局面。由於沒有任何一派壓倒的優勢，更由於他們共同的最根本的敵對力量是廣大的中國人民，爲了維持其罪惡的統治，暫時妥協是可能的，所以，即將召開的「中全會」，可能是妥協矛盾的拼湊，鑒於粟裕可能接任「國防部長」，葉劍英可能空出來，進一步担任共黨主席，文革派華國鋒仍充任「總理」，既安撫了軍人，又安撫了文革派，但必須指出，這是過渡性的，必將孕育着更激烈的鬥爭，而且所謂「中央」，將虛弱且充滿變化，「地方主義」必大爲抬頭，形成實質割據局面出現，激烈的內爭必然持續展開，政治危機將日益發展。而且，任何不預知的變化隨時可能發生，呈現更嚴重的動亂局面。

由於中共政權與全民爲敵的反動本質，由於毛雖死而其反動路綫仍然繼續，而且爲了維護中共新階級的統治利益，在其政治危機深刻化之際，必然相應的加強其恐怖鎭壓的血腥行動，所以，大陸同胞的災難將日益深重。從去年杭州大罷工，上海南京工人暴動之後，接着是「天安門事件」的爆發；此後，大陸社會動亂便日益嚴重，搶刼銀行，殺傷共幹，焚燒倉庫，拖槍上山，各種反共抗暴事件層出不窮。於茲毛死亡，中共政治危機嚴重之際，加上地震、乾旱、天心示警，大陸社會危機實已走向爆炸的階段。因此，大陸反共革命運動隨時都可能有新高潮到來。雖然，中共統治者，會實行恐怖血腥的手段，加以鎭壓，但暴政帶來反抗的鐵則是無法改變的。

尤其，中共人口過剩，資金缺乏，技術落後，所形成的根本性質的經濟危機，必然引發社會危機的爆發，復以，中共權力鬥爭激烈發展的情勢下，羣眾又成爲他們慣用的工具，統治者搬石頭砸腳，玩火自焚，自然造成統治上的空隙與鬆弛，可以預見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最後，願對我們中國問題，亦即反共鬥爭的展望，提出個人的看法。第一、對反共鬥爭的前途，必須把持絕對勝利的信心，違反時代思潮的落後理論，違反民族傳統的反動思想，違反人性的新奴役社會，與全民爲敵的中共孤立政權，必然會在我們偉大中國人民爲自由而奮鬥的革命運動中，遭到徹底的失敗，我們確信中國一定會在堅定堅持堅強不屈的反共奮鬥下，完成我們反共救國的神聖使命。因此，不要存有機會主義的心理，認爲一個機會，一個偶然的因素，一個突發的事件，就可以帶來勝利，民族復興的大業，自由民主的光輝，三民主義世紀，一定可以成功，但不會輕易得到，須要我們海內外所有中國人一致的奮鬥。

天下愈亂愈好

林定

毛澤東語錄，筆者欣賞的，一是「天下愈亂愈好」，另一是套自「紅樓夢」王熙鳳說的「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筆者不是好鬥分子，像當年紅衞兵般，惟恐天下不亂。夫社會動盪，給百姓帶來的創傷無可估量，每一個人，都希望國家平靜，過安定生活，誰會希望天下大亂，攞苦來辛！不過，由於大陸現行的共產制度，對人民生活沒有絲毫改善，與其無限期忍受痛苦煎熬，倒不如受一次短暫的創痛，把這種制度剷除，一勞永逸。

大陸人民欲擺脫共產制度束縛，首要條件，非出現亂象不可，唯有亂，老百姓才能「乘亂搏機」，從亂境中找尋出路。因此，大陸愈亂，亂得不可收拾，大陸人民便愈有希望解除共產酷桎。像北平天安門暴動的青年；廣州李一哲的知識青年；杭州暴動工人；千千萬萬下放農村的青年人，他們勢必在亂局中開創自己的道路，從而掌握自己的命運。

自毛澤東死後，北平小集團一再強調毛澤東遺言：「按既定方針辦」，此話涵義，是要大陸人民絕對服從北平統治集團，不能違反他們所制訂推行的方針政策。儘管江華集團扛着這條毛幡，大力招魂，仍然担心其鎮懾力不夠，除九月十日「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裏強調「我們一定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堅決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外，復在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刊出「兩報一刊」聯合社論，重申「黨的一元化領導」和「堅決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顯見，北平一撮人如何恐懼大陸出現分裂混亂現象。毛死後，他們爲了爭權所呼口號，與當年奪權時意氣風發高叫「天下愈亂愈好」，成了極強烈的對照。

所謂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不許黨內存有兩種意識形態的領導層，要全黨全軍全民單一服從政治局領導。而政治局成員，除八十二歲的劉伯承，因健康惡化不參與行使權力外，委員十六人是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陳永貴；候補委員四人是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這批人中靠文革造反崛起的有：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紀登奎、汪東興、李德生、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追隨文革集團而發跡的有：吳德、韋國清、賽福鼎。其餘的如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蘇振華是在權力鬥爭中保持緘默而獲江派青睞。由於他們具有一定聲望及權力，江華集團特加團結拉攏，以利用他們去緩和安撫反對派，對鞏固江華的統治地位，可謂百利而無一害。

從政治局成員的政治背景看，可以說，黨的一元化領導，實質上是由江青集團的文革派領導。

江華集團掌握政治局，不一定能控制中委會，更遑論統馭全黨。中委會雖經文革派大力摻沙子，但成員仍然保守派佔多數。倘若江華集團有如當年劉鄧派在中委會佔絕對多數，相信他們必藉弔毛喪期間，當三百多名中委、候補中委雲集北平時，召開三中全會，選出黨的領導人，遞補毛死後的空缺。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足見黨內的分歧嚴重，文革派所受障碍相當大。至於文革派在全黨三千萬黨員中所佔的比例，相信不足百分之十。他們正因爲害怕黨內的反對力量，所以三令五申要「堅決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其實，共產黨自文革一役，嚴密的黨組織已砸個稀巴爛，四分五裂、肢離破碎，且一度陷入槍指揮黨局面。其後槍桿子尾大不掉，迫着削藩，重建黨組織，以圖恢復黨指揮槍局面，但因黨元氣戕傷過甚，到處出現槍不服黨，甚或槍即是黨的現象。不過，由於黨員控制大陸各地基層單位，只要黨員不造反，堅決執行江華政策，那末，大陸人民起來反抗是異常困難。

在大陸上，能夠首義發難，是手握權力的共產黨徒，不論他們手中所握權力大小，一省一縣一市或一區，只要敢於登高一呼，當地人民羣眾便被激發起來，參與行動，鄰近地區也必相繼響應。按當前背景來說，最好是打着紅旗反紅旗，以達到一呼百諾的效力。江華集團爲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不得不打出全黨團結和統一的招式，他們深知，只有全黨團結統一，服從黨的一元化領導，對揭竿而起的人進行嚴厲鎮壓，文革集團才不會覆亡。

文革集團向奉毛語錄爲圭臬，但自奪權成功後，絕不提「天下愈亂愈好」這句話。

杭州工人的亂；天安門青年的亂，已使他們異常恐懼，出動特務軍隊大肆鎮壓。倘若在大陸上有一地區的亂，揮起反北平紅旗，相信全國各地的紛亂隨之爆發，到時，不同派別，不同政體勢必相繼出現，形成割據分治局面。那時，共產黨的氣數盡矣！

BUSINESS

美蘇是世界最大軍火商

任蛋聲 譯



在地球上，一個軍火武器的製造者，眞正的信仰是甚麼？

將軍火武器給與所有出錢買它們的人，不含有人身或眞諦的崇敬：給貴族與共和人士，給無政府主義者與沙皇，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給基督敎與天主敎，給小偸與警察，給黑人，白人與黃種人，給所有種種身份的人，所有民族主義者，所有信仰者，所有愚行的人，所有不同目的與犯罪的人。

G·B簫

約七十年之前，當一些「死亡商人」無約束地在世界各地販售他們的軍火子彈時，蕭氏會描述這種軍火武器買賣，不再是完全屬於海盜行爲的企業。今天，這種商業受到控制，並非私人而是政府，他們一如基辛格的話，「以他們的軍火輸出，作爲擬訂全部外交政策的一項基本要素」。但是軍火生意仍然是世界上最大與最迅速發展的一種事業——而現在已遭受尖銳的和道德上的攻擊。

國際軍火買賣已從一九五二年的僅僅爲數三萬萬美元，而至去年已高漲到二十乘十億美元。美國幾乎佔了這個總數的一半，是世界最大的軍火商，將一個備有各種武器的兵工廠——從老式的MI來福槍到搖翼超音戰鬥機——輸送至數打國家作戰爭之用，但最好的部份卻流入揮發性的中東。恰在最近，美國發出一項宣佈，對黑色非洲軍火售量增加，主要在對抗蘇聯武器的注入。因爲未來的戰爭，如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都可能會擴大的，所以銷耗武器很快。因此許多國家皆熱心於大規模武器儲存工作——那些石油出產國自無慮購取最好武器之困難。總之，美國由於海外軍火生意的興盛，已在國內約增加卅五萬人就業機會；而此項出口貨佔了美國總出口率百分之七，並且直接影响下列各公司之財富，如道格拉斯，格魯門，洛克歇得，諾斯拉甫，以及其他主要廠家。

失去控制

現在一些批評家都紛紛起而發出他們自己對軍火商們作的呼籲。在一項最近有關售買軍火給伊朗的報告中，美參院對外關係委會坦白提出警告，國家的軍火銷售計劃「失去控制」。在今年初，國會通過軍火出口管制條例，規定三十天內，對任何軍火外銷訂單超過廿五乘百萬美元的數字，國會有權否決，同時禁止售賣軍火給那些違反人權人道的國家，以及那些不經美國同意而轉讓軍火的國家。甚至由於美國軍事本身問題，批評家們都在大聲疾呼說話了。美國防新聞中心首長，R·拉羅奎將軍，指責美政府正在繼續追尋「那種不加管制，無計劃，與高熱的努力……出售軍火給全世界任何負担得起的國家。」他說，這樣作法，「從長期看，將會減低國家的安全。」所有最有意義的事，就是這種軍火商業正在美國總統選舉運動中，形成一項大爭端。總統候選人卡特，主張減少這種軍火生意。「我們可以一面領導世界和平運動，一面又是世界上戰爭所需軍火的最大供應者？」卡特於本年六月向外交協會演說時如此發問：「我們決不能兩者皆有。」

雖然那些國防計劃人認爲，販賣軍火爲和平運動最好的方法，美國軍火的出售是勢所必需的。他們說，爲對抗蘇聯的勢力，與保證地區武力的平衡



SA-2式蘇聯地對空飛彈
價錢：未定



鷹式美國地對空飛彈
價錢：9.3×百萬美元



AK-47式蘇聯來福槍
價錢：110美元



UNI以式列手提機關槍
價錢：300美元

，特別是在中東，這樣作可以阻止侵略。除去協助友國保衞它們自己，美國同時希望避免自身捲入另一場越南式的戰爭。這主要的問題不是應否合力去停止軍火出售——恰如每個人都同意這將是危險而不切實際的——倒不如說應該如何管理這種商業，而使一些正當國家獲得正當的軍火供應。

但是管理這種軍火業，却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甚於往昔。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均自由輸運軍火至各同盟國家，作爲它外交援助計劃的一部份。因爲納稅人要付這筆賬的關係，遂有一項固定的財政作爲約束。同時，一些有關提案，均經國會作更小心審查。但是，今天超過百分之九十國家的「國防裝備轉移」，都是由美國軍火的外國顧主所轉讓。軍火因此已經成爲一種免稅交易，藉以抵消高漲入口石油的支出。同時，這樣也給國防承辦者一種方便，而不需五角大厦附加開支。但是結果有一位國會職員抱怨說：「那將沒有自然反對軍火買賣的支持者。」

繞過專家

這種事實的改變，已經很有效的幾乎完全將整個權力由國會移轉至國務院。作爲一個顧主的外國國家，通常途徑去函國務院說明要購甚麼武器軍火，國務院當以自己國家利益爲前提，來決定這宗買賣。如果有利，五角大厦代理海外顧主與一家美國工廠談判。往往，甚至國務院專家都被瞞過。例如，一九七二年尼克遜總統曾給伊朗王一張空白軍火訂單，由他填寫他所需購買的非核武器，於是伊王很快就從格魯門購得八十架F矮噴射機，這是美國所製造的性能最優良的飛機之一種。

總之，伊王從那時起，已經購獲價值共一百億美元的軍事貨品與服務經費。前前，基辛格報告，伊朗又另花費三·四乘十億美元，曾購獲一百六十架F十六型戰鬥機，是一種新型飛機，由動力總公司所製造。雖然國會有否決權對這類巨額交易，那畢竟是很難將每一宗數逾廿五乘百萬美元的軍火外銷，都付諸檢查。對外關係委員會一位職員羅布特·米倫說：「我們沒有時間或人手去處理美國軍火政策。所有我們能作的是希望敦促行政當局面對此項爭論。」

在批評家的眼中，有數項爭論必定出現：

數項爭論

美國軍火大量銷售海外，所引起的問題複雜，使美國同時需要供給大量的訓練與修理人員。迨至一九八〇年，擬估計，將有六萬名美國顧問與他們的家眷被邀往伊朗協助——這將使人起了一種幻想，他們可能是作爲一項戰爭的人質，或者，甚至美國將直接牽入一場戰爭。

當美國申言不賣核子武器給外國時，根據拉羅奎將軍的話，美國已經售出或送出數逾一萬八千火箭與機艦，可能載有這類核子武器。他提出警告說：「現在幾乎每一個國家都盡其所能，發展或獲取核子武器，並連帶這些火箭與機艦。」

一九六五年，印度與巴基斯坦戰爭時，雙方皆使用美國武器，最近數月，擬報導有一打國家會將武器大量注入黎巴嫩，使當地戰鬥加劇。現在蘇聯與美國又在非洲武裝各自的盟友，在一種新的武器競賽下可能觸起一場大戰爭的危機正日益加增。

國務院與國防部的官員們均說，這樣的冒險法是很少的，雖然他們承認尼克遜贊同賣軍火給伊朗，沒有留下分析的時間，對所有含意加以研究。國防代理秘書威廉姆P·克利曼，專門督導五角大厦的國外軍火銷售計劃，他說照常例，所有提議中的軍火交易，都是經過小心甄別的。他又表示：「大量輸往任何外國的武器與裝備，在長期中，不能確保符合我們的利益。我不會輕易批准一宗軍火出售案除非那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眞的，五角大厦宣稱，拒絕百分四十外國政府申請軍火案件。五角大厦國防安全協助處指導人霍華德M·費契，說：「如果我們登記所有送來的訂單，我們可能賣去的軍火會比我們所要賣的更多。」

依據克利曼與費契的說法，軍火外銷是一種必需與有價值的政策工具——同時他們的看法已獲得支持，由一個總會計辦公室研究發表於本月六日間。

（譯自「新聞週刊」）

無名氏第一批作品出版之前

——卜少夫——

無名氏的作品第一批六本，外加我寫的「無名氏生死下落」一本，定於本月底出版了。第二批四本，也預定於本年十一月底出版。

在決定此事之後，我接到不少朋友和讀者的來信，需要給他們一個答覆。

同時，對於這第一批七本書的內容，也需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再鄭重敬告出版界

全部無名氏的作品寫於二十七年前，他二十二歲到卅二歲之間，由於他陷身大陸，二十七年中，台港兩地的書商私自翻印他的作品的，據我所搜集到的，單是「北極風情畫」「塔裏的女人」這兩本的翻印，就有十幾種之多，祗有李翰祥先生，他的國聯電影公司在攝製這兩部電影時，向我取得正式版權，並簽訂合約。

翻印的書店，出版社，我有一張名單，而且都調查過了，在新聞天地社接受作者委託，完成合法手續，正式宣告負起出版發行責任後，本乎既往不咎來者必追的原則，已通知各方，不得再非法盜印，不得再販賣，否則必依法控訴，三個月來，發現出版業相當合作，未再繼續此種不道德違法行徑。

我願在此鄭重說明，新聞天地社出版無名氏全書，是經過重新整理，專人設計，若干處且有修正，與原版本頗有不同。其次，更願奉告各書店、書報發行所，請千萬勿接受非新聞天地社出版的無名氏作品，以免遭受控訴。

朋友與讀者來信中，可以提出下面三封信來作舉例，因爲他們代表了不同的意見。

張拓蕪先生來函

第一位是張拓蕪先生，他在七月二十三日和八月七日先後給我兩封信：

一、『祇要不是文盲，相信四十歲以上的人，百分之八十都讀過「北極風情畫」「塔裏的女人」這兩本書，但我又相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讀過無名氏先生的後期著作，如「沉思試驗」「海豔」等，讀小說不是買辭書，有了上冊，非買本下冊不可，而且也不一定要要溫故而知新。貴社出版的書目裏，除了「沉思驗試」和「海豔」，「金色的蛇夜」之外，全讀過。那我就不必要再買前面的幾本了。再者，讀小說的人都是青年學生和升斗小民，這些人不是低收入者便是純消費者，叫他們一下子拿六七百買一套書，泰半力不從心，您爲什麼不網開一面，讓喜愛無名氏作品的人憑力量選他所要選的書呢？』（七月二十三日）

二、『凡四十左右之人，無不親炙無名氏先生輝煌著作之中，坊間近年來雖偶見「塔裏的女人」「北極風情畫」二書，但其印刷裝幀版本均不堪一讀，實屬褻瀆前輩，今先生出面綜理全書，雖是棠棣情深，然亦爲我國廣大讀者謀福祉也。

鄙人現爲半身不遂所苦，所幸上天垂憐，留一完整之右手，倘能寫作，否則一家三口之生活，將不知何以致之？

目前清苦生活尚可維持，每月還得從菜金香烟費裏抽點兒買書錢，這就夠鄙人張羅的，以致讀文化廣告，祇有嘆氣的份。

承允贈無名氏先生著作，那可不敢當，小說方面大致在民國卅八、九年皆細讀過，目前祇希望讀「沉思試驗」。讀書名，想可能是無名氏先生的思想扎記，這就非讀不可。自己掏腰包買的，讀得更細心，您老就不必送了。我一定自己買。倒是您的大著「無名氏生死下落」，很想擁有一冊，因爲鄙人讀「新天」不多，（行動不便，每週僅去北投圖書館一次，有時恰因正在別人手中，那一趟便白走了。）

爲了想獲得你的大著，我這兒先拋塊磚，另郵寄上拙作一冊，請你斧正。』（八月七日）

張拓蕪先生也是一位作家，在我讀到七月廿九日中央日報副刊，曾天嘯先生寫的一篇「張拓蕪這個人」之後才知道的，他以一本「代馬輸卒手記」獲得今年「金筆獎」。

我接到他的第一封信後，當即答覆，說明三點
（一）那是優待讀者預約的辦法，整批預約，照原價六四折了；
（二）讓讀者有系統地讀無名氏全部前期作品加上我的一本，幫助了解無名氏是個怎樣的人，目前如何？
（三）預約期滿，仍可自由選購任何一本。
我並答允贈送，由於他的喜愛，由於他的清苦第二封尙未致覆，讓我在這裏說幾句。
一、「沉思試驗」確係無名氏的思想扎記，有點像尼采的「語錄」。
二、「無名氏生死下落」透露了截至今年六月無名氏下落之謎。
三、謝謝張拓蕪先生的贈書，本月底一定還報以我的拙作。

王曉寒先生來函

第二位是民族晚報編譯主任王曉寒先生，他在八月十八日給我一信：
「曉上月來港參加中文報協會議，蒙你關照招待，實在受之有愧，但確實「開了眼界」。
剛才讀到「新聞天地」最近一期，由您執筆的「無名氏生死下落」一書出版，這眞是一件大事。晚現爲台灣電視公司基本編劇之一，這本書如能改編爲60集的連續播出，必定轟動，您的意思如何？如同意，晚當再請示細節及版權問題。台灣自有電視以來，凡經改編爲電視劇之小說，在銷路上皆有幫助。」
王曉寒先生這封來信，到現在我還未答覆，遲未答覆的原因，一方面不願他失望，辜負他的好意；一方面覺得我這本書屬於報道性質，無法編成連續劇，編成連續劇牽涉的問題太多，麻煩也太多，我不想用這種方式來「推銷」，何况無名氏三個月前尙與我有聯絡，最近三個月才中斷了聯絡，我相信他至多再受一次新的苦難，他還是可以留得殘生，等待以後的機會。
假使他能在最近期間脫身而出，重獲自由，由他提供資料，或由他寫述親身遭遇，不僅可以供給電視，更可以成爲最寶貴的一本有關大陸實況報道的暢銷書，轟動出版界。
他被荼毒的日子還沒有完結，待刑之囚，連續劇不能成爲一個「未完的故事」的。我打算將這番意思面告王曉寒先生的，在未到台北面告之前，先在這裏加以發表，這也是有公開向關心愛護無名氏的朋友們感謝的意思。

劉紹唐先生來函

第三位是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他在九月十一日給我一信，在這封信中他提出三個問題：
一、無名氏的安全問題。他說：「可能影响無名氏的安全，至少以後逃出鐵幕的希望是被你斬斷了。讀最近「新天」大文後記，果不出所料，爲之扼腕。」
二、著作權問題。他以爲無名氏陷身大陸，我以兄弟關係仍需要一些法律手續。
三、銷售問題，他說：「買無名氏書的人，一定是喜歡看閒書的小姐太太們，如果不能單本發售，她們對整套預約或購買不會有興趣，甚至她們對無名氏其人也不會感到興趣，祇是買本閒書看看」
朋友關懷，十分可感也。
其所以長達廿七年時間，我未出頭處理無名氏的作品，主要就在顧慮他的安全，但經過了二十七年，他闖過了一道一道生死綫，如今年逾六十，我堅信除去他疾病，至多來幾次小麻煩，生活行動受限制，不再會有殺身之禍的。而且逃出鐵幕的機會，絕非絕望，大家當然不會懷疑我存心陷害罷。
在今年年初，他已寫來著作權委託書，同時又有二十幾年的函件可以證明。李翰祥遠在十年前拍攝「北極風情畫」，「塔裏的女人」兩影片時，由我代表無名氏簽訂版權合約，所以著作權之登記，毫無問題，內政部、新聞局，我都已辦理手續了。
小姐太太們大概會看瓊瑤之類的小說，以及姊姊妹妹、新女性，等等花花綠綠的期刊雜誌，無名氏的讀者遍佈各階層，小姐太太們佔他的讀者成份中極小部份，她們有無興趣，對發行影响不大，預約時規定整套預約，特價優待，便於讀者系統地讀無名氏前期作品，預約截止後，任憑自由選購，並非始終不發售單本的。
唐紹先生也許不同意我以上的解釋，但這是我的「所信」，也出諸眞誠，事情也如此在進行，在呈現着的。

無名氏前期作品

第一批無名氏全書六冊，玆簡介如下：
「北極風情畫」，寫下流亡的韓國軍人隨我國蘇炳文將軍撤退到蘇聯的扎木斯克，邂逅一個流落當地的波蘭少女而相戀愛的所事。
「塔裏的女人」，寫一個醫生兼小提琴家與一個美麗的女大學生相戀，男主角早已盲婚，不得已介紹女主角於他人，婚後備受虐待，終離異，結局女主角心智失常，孤獨隱居，男主角亦出家學佛。
「一百萬年以前」，寫抗戰期間一個大後方新聞記者爲探母病到淪陷區，爲漢奸告密，被捕入獄，受盡慘痛虐待，其後脫離，對當時日人漢奸統治大陸的黑暗，有極詳盡的叙述。
「火燒的都門」，本書共分四輯，有感慨，有鼓舞，有懷古。其中「薤露」一篇，是一首悼念抗戰殉國的英勇將士的長詩，當時中央廣播電台曾向軍中廣播，今年中華雜誌社主辦七七紀念，自立晚報的戴良先生曾在會中朗誦此長詩。
「露西亞之戀」，是六個短篇的合集，有「古城篇」「海邊的故事」「日耳曼的憂鬱」「鞭屍」「騎士的哀怨」「露西亞之戀」。
「龍窟」，這也是六個短篇的合集，其中「伽耶」「狩」「奔流」「抒情」是一個未出版的長篇的四個斷片。「紅魔」「龍窟」則是一個未完成的長篇的兩章，作者不預備加以改正和增補了，祇是作爲殘稿保存。這些短篇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寫的韓國。
此外，我的一本「無名氏生死下落」，是將我的四弟無名氏一生（到現在止）做了一個扼要的叙述，並包括最近二十七年來苦難生活情狀的自供，附有無名氏早期與最近的照片，近幾年他致力的書法墨蹟。

毛澤東死去之後，海內外對於中共重要人物的安排，派系奪權鬥爭的發展，以及大陸局勢的變化，都不斷有所推測研斷，至於這些揣測研判的可靠性如何，顯然仍有待於事實來證明。我們以爲，研斷中共內部鬥爭與大陸局勢變化，應該將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情勢分開來，才不致發生重大的錯誤偏差。

就這些日子海內外的推測研判而論，顯然都有不喜歡極左派或文革派的傾向，希望它早點垮台失勢，而寄望於所謂「官僚派」或「穩健派」的東山再起。當然，也要打倒文革派；不過，所謂「官僚派」或「穩健派」以及中共的其他派系，同樣都是我們所要打倒的對象，甚至所謂「官僚派」或「穩健派」如果東山再起，對於我們光復大陸的任務，可能更爲不利。

論文革派的現

就我們所了解的實際情況來看，今天文革派雖然尚未奪得一切大權，尤其是毛死去之後，他們已失去最大靠山和資本；但是，我們對於文革派現有的權勢，卻不可輕視低估。因爲：第一、文革派旗幟鮮明，在組織上和行動上，都形成一個整體；而所謂「官僚派」與「穩健派」，雖然在中共黨軍中佔有多數，但並非一個整體，亦無嚴密的組織。即以周恩來的地位與影響而論，并非建築在槍桿子和組織之上，乃是建築在各派矛盾鬥爭之上。

第二、今天文革派不僅控制了中共宣傳機關，掌握了中共黨政部份大權，而且也擁有槍桿子，華國鋒的八三四一部隊，汪東興的公安部隊，城市工人民兵，同時，在正規部隊之中，他們也有不少的死黨，現在文革派手中的槍桿子雖不足與正規部隊對抗；但是，他們手中的槍桿子，也是一個整體，立場一致，行動一致。至於正規部隊的大軍頭，雖然很多人反對文革派，但是，他們彼此之間的立場利害，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也沒有密切的聯繫，又因他們所統率的正規部隊之中，擁有文革派或毛派的死黨，所以要拿起槍來行動，也不能不有顧忌。

第三、毛雖然死了，但是，毛的偶像陰影，一時還不會消失，文革派的還可以繼續利用毛的偶像陰影來壓人，來嚇人。在我們看來，毛死去必有遺囑，而毛遺囑的重要內容，又必

王陽明

陽明先生曾經說：「凡學問之事，一則誠，二則僞。」（傳習錄中）這個一則誠的「誠」字，對於我們想明白他所說的「良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眞正意義，是一個極重要的字眼。因爲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換句話說，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孔子曾經說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所以陽明先生澈悟良知之外別無知，因此認爲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

再就孟子，「必有事焉」的話來說，則君子之學，終身祗是集義一事而已。義就是宜，亦即心得其宜的意思。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所以，集義也就是致良知了。基於這一認識，陽明先生指出：「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傳習錄中）因此，君子應該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謀求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的，概不得稱爲致良知。可是，如果屬於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可以稱之爲致良知。

一個人要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將了事當作一事，而培養又當作一事，這便難免有是非內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毛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的工夫了。這是什麼緣故呢？無非是致良知之意不夠誠一眞切，所以陽明先生認爲，大學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他並且深刻地問道：「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傳習錄中）

可見吾人受病的由來，在於爲學的不精一和純，也就是不誠的意思。所以，不欺本心，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明誠相生，則良知常覺常照了。良知能夠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物無所遁其妍媸了。如此，則「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謂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言推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

爲文革派所決定，對死後的重要人事，均已有所安排。遺囑至今未見發表，顯然是因爲反文革派對於遺囑的內容不予承認或不予同意，各派仍在爭持不下。

基於上述各項事實，可知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目前文革派顯仍佔有優勢。不過，毛死去之後，那些原來不敢介入派系奪權鬥爭以及與文革派也有聯繫的實力派，現在都可能改變立場，站到反文革派的一邊或者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協調的立場，等待局勢變化。如果這種推斷距離事實不遠，那麼，在如此形勢之下，文革派將不敢孤注一擲

在與未來

余秋人

的，對其他派系採行激烈的奪權行動；從而，在重要人事的安排上和權力分配上，也就不能不稍作讓步，遷就妥協，以爭取部署準備的時間，等待有利時機對反對派再發動致命的一擊。至於所謂「官僚派」或「穩健派」，他們當然看得清楚，時間對他們有利，此時衹要不讓文革派在人事安排與權力分配上，獲得壓倒性的優勢，他們便有機會捲土重來。

國內外的看法，大致都認爲，中共將出現短暫時間的「集體領導」，我們的看法也是如此。不過，這短暫時間的「集體領導」，也要經過一番劇烈的鬥爭，然後才能出現，甚至各派鬥爭劇烈，無法妥協，乘着毛屍骨未寒，彼此大幹一場，拼個你死我活，也并非絕無可能。不過，即使中共能出現短暫時間的「集體領導」，即使毛派在「集體領導」中，仍能佔有優勢，也并不示毛派可以繼承；而且未來情勢的演變，將逼得反毛派不能不聯合起來，對毛派展開血腥的鬥爭。

從中共廿多年來權力鬥爭的經過，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所面臨無法克服的難題，也是毛所堅持的思想路綫與政策路綫，無法解決大陸上的現實問題，亦即人民生活問題。毛雖然利用民族主義，轉移目標，拿「反俄帝」反「蘇修」的大帽子來壓人；但大陸上的現實問題，并未因此而得到解決，人民的生活，并未因此得到改善，所以外國的專家認爲，毛已將中共引入一條死巷，所以文革派絕對沒有前途。我們敢於斷言，文革派才是培養大陸上反共勢力的溫床，他們進行奪權鬥爭愈激烈，大陸上的反共勢力愈有發展，才能激起全面性與全民性的反共怒潮，結束中共的罪惡統治。

論「誠」

朱秉義

如神；至誠則無知而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傳習錄中）陽明先生認爲至誠即神，對於「誠」字的領悟，較子思高一層次，難怪他對安樂窩中的安樂先生邵康節亦未加許可，請看傳習錄下所載，便知端倪：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祇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衹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而衹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個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吉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對於先儒所謂「志道懇切」，陽明先生雖也承認它是誠意，可是不主張進學之功過於迫切求之，因爲那樣反爲私己，可能有揠苗助之弊。因此，他要學者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我想，這也就是孟子所謂的「勿忘勿助」、「深造自得」的道理。所以在「與黃宗賢書」，他特別強調「立誠」的重要性。他說，「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眞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立誠何以說是立天下之大本呢？我們回頭來看「中庸」，便知分曉。中誠第十五章說：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是合內外之道的，而且是物之終始，成己成物所不可或缺的東西，說它是天下之大本是不爲過的。如果再就內聖外王之道來說，誠是從內聖貫通外王的動力，不誠無物，它是貫通治國平天下之九經中最重要的事物，請看中庸第二十章的說法：「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林譯「茶花女遺事」小考

向晚



松丁隨筆

香港電視本來一向亂七八糟，很少可觀，尤其在今年中秋後，更不成話，他們為了吹捧一向人人蠢厭惡的死人，竟然歪曲中國現代史，胡說八道，最不可聽。為了自己心理衛生，故特意找林譯「茶花女遺事」小說談之。

這本書，是滿清光緒二十九年，上海文明書局印行，首頁還有書中主角亞猛、茶花女兩人纏綿隔牆臨別畫相。這書可說是最初中譯本。

這本書藏之已久，無暇閱覽，但從上海匆匆臨走時，他物皆不及携，但獨把此書挾入皮箱。到港後，也未能有閑心取閱。然私心並未把它忘懷，今始自頭到尾盡讀之。閱於這本書，我有好多話，似不吐不快，故拉雜述之，以了心願，故曰「小考……」云。

回國時已經二十八歲，我先到福州福州學院，法政專門教書，當然認識了不少福州人。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別號冷紅生，大文學家，閩侯縣人即福州。我本應認識他，不過當我到福州時，他早於民國十三年逝世了。他生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逝世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我生也晚，雖不及見到這位大文學家，但朋友中知道他故事的，却大有人在。

林紓嘗自謙「貌寢」，朋友告：他並不醜陋，我也看到他的遺像，也正是前清桐城派大學者像。朋友告，林紓當青年時，怕羞，不敢見女人，尤其漂亮女人。南台花姑娘知他的性格，特故意戲弄他，和他開玩笑。那一時代青年多靦腆，尤其讀書人子弟，像大姑娘一樣，故時有被不正常婦女戲弄之虞。

後來他長大結婚，夫人既貌美又賢淑，夫婦伉儷彌篤，且不久生了孩子，也不再對美女怕羞了。可惜兩夫婦如魚得水生活，並不長久，只有數年，林夫人便與世長辭了！林紓經過這次打擊太大了，終日只一味想念死去的夫人，茶飯不思，他體質本來就弱，如此一來，便更弱上加弱。兩位高堂也很為担心，長此一往，怎得了？

林家一家人正在以淚度日時，不料這時林紓有一同鄉少年好友王君，突從巴黎學成歸來，去探林紓。多年離別，兩友一旦盡聚，自然有一種非筆墨亓能形容的快慰。

林紓是文學家，王君於寒暄後，所以便把巴黎文學界情形告之。主要的即轟動世界，小仲馬著的「茶花女遺事」小說（後改為劇本），王君因向林紓提談，兩人合譯這部小說。林紓新喪偶，心神未有安放，故也願以譯書來打發這個苦悶的時光。因此王林二人遂決定開始譯「茶花女遺事」。

林紓譯書甚多，共約一百六十多種，不僅法文小說，凡世界著名小說，如西班牙文，俄羅斯文等也皆譯之。王君留學法國多年，對英、法、比、意語文自然皆全通或半通，但對東歐，南歐語文，那就未必能勝任。故與林紓合譯西方小說者，大概人數很多，決非只王君一人。

這本小說最末頁印着「口譯者曉齋主人」，這究是何人？我問過許多福州朋友，皆答不知。後在某一本書上發現說，此人乃「王壽昌」。那麼王壽昌又是何人？我很長時間，找不到答案。一日在南京外交部偶然與同事王遂徵閒談到「茶花女遺事」這本小說，我說林琴南未習過外國文，你知何人和他合譯的呢？他聞言不禁[illegible]嗤一笑道：「就是我的父親」。

對於王遂徵的話，我最初還懷疑，不敢十分相信為眞。嗣經過我多日思考，王遂徵也是閩侯人，與林紓是同鄉，他父王景岐是我國久任法國，比國等公使，大使。他們同胞兩姊兩兄弟皆生於巴黎，長於巴黎，且是法國國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他的話應當有根據，此其一。有的書上說，曉齋主人即「王壽昌」，而他父親叫王景岐。照歷史上說，周文王名姬昌，周朝發祥地是周原，即岐山。忽然想起，王景岐必是字，正名應是壽昌。字隨名而來，「昌」，「岐」自然有聯繫。如此說來，王景岐必是王壽昌，也就「曉齋主人」了。此其二，究竟，與冷紅生合譯「茶花女遺事」者，被我考證出來，不禁大喜！

王遂徵不僅是我同事，且變成好友，他通英、德、意語文，當然以法國語文為佳。他生於巴黎，此自然之事，但他生而為中國人，却對中文一竅不通，此可說是一大缺點。

他雖在自己國家服務，但不懂中文，公文中滿是生字，看不懂，於是常常來問我，久之，我嫌煩，乃買一本商務版「學生字典」，贈之，以後他就靠這本字典起家，在京滬政府機關做事。

外交部懂法國語文的，當然不少，但汪兆銘兼部長時，每次接見法國大使時，總是找他翻譯，因他的法語幾與法人講的沒分別。我到過他家，他也常到我家，所以他父親王景岐老先生，我也認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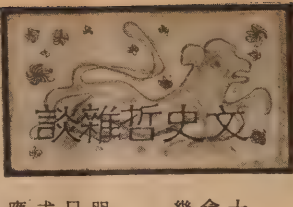
人的心理，不分中外古今，皆相同，即自己親身經歷之事，總要遇到機會，把它發表出來，小仲馬寫的這本小說也是一樣，書中男角亞蒙，可能就是小仲馬自己，故寫來有聲有色，非常逼眞。

這本書也是用倒裝法，開始先敘述茶花女以肺病死後拍賣遺產情形，進而寫亞猛認識茶花女的經過。再進而敘亞猛與茶花女同居，這就牽涉到慾與金錢的糾葛，最後亞猛父親從鄉下來到巴黎，找到荒唐兒子亞猛，如何教訓兒子等等。我覺得這段最精彩。這書前半部是寫黑暗悲慘一面，至老父教子才算寫的正義教育性一面。

林紓寫茶花女悲哀處，有人說寫得最好，因爲藉寫茶花女，而發洩對亡妻的哀痛心情，我倒覺得他寫老父教子一部分最佳，他是以儒家傳經禮教，去教訓西方式的忤逆子，讀來非常痛快淋漓。

茶花女原名蒲麗絲．阿淑沁（Alphosins Plesias）一八二四年生，一八四七年死，得年僅二十三歲，葬於巴黎蒙馬特墓場，墓碑約四五呎高，上刻她名及生死年月日。墓前還掛一小牌，上書Regrets（遺痛千古）。

她生於巴黎鄉村，有一姊一兄，家境極貧寒，十四歲時便嫁給本鄉老工人，因不甘窮苦，且好虛榮，遂入巴黎，靠她原始美麗資本，賣身爲妓，不久患上肺病而死。這是一般都市女工常走之路，「紅顏薄命」正可作茶花女寫照。



心理準備的妙用

霍雲霄

一個朋友在閒談時說起十幾年前曾經失掉一個好機會的故事，那時他手上有十幾萬元，有位曾經與他合作，爲他相信是很可靠的朋友，急于想頂一間小型工廠，朋友當時分析那工廠的失敗只是因爲經營無方，於是要求他入股八萬元，他沒有答應他的朋友，後來他的朋友找到另一個人一起合作，現在那朋友與他的合夥人已經各有幾百萬身家了，他却幹了幾樣營生，一直失敗，現在仍然是打工仔一名。他說：事後他的太太一直罵他，爲什麼當時不相信人家，朋友說：其實事情過後，我也後悔，眞想不出當時我不答應與人合作，我說可能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了吧！朋友叫道：對了，那一次的期限先後只有四天時間，而我本人却是缺乏當機立斷的人。

其實任何人不論決定做什麼事，或迎接突然而來的任何機會，最不可缺少的必須先有一個心理準備的階段，譬如遇上一個親人死去的人，即使死者是他心裏最愛的，相依爲命的但只要那個死者的死期是他預知的，只且拖了很久，那麼死亡對失掉親人的人，可能等于一次大解脫，悲傷程度不會大到不能忍愛，但如果那個親人是在毫無準備之下逝世，對于他親人的打擊就非常嚴重了。

有時看到某些人對於如何利用一個突然而來的機會，如何得心應手，如何敏捷。有人些剛剛相友，大好機會來到仍然是猶疑不決，以致讓機會溜走，從外表看，可像前者的觀察力比後者透徹，但從心理準備角度解釋，可能是前者對于那個機會，他已等待了多時，準備了多時，機會到來，他如何分秒不差的恰到好處地去掌握，旁觀者只是看不到他的心理準備而已，要是他根本沒有心理準備，他一樣會猶疑不決的。

突然而來的機會，不論好的或壞的，在一個出常人看來，不會造成他的益處或損害，因爲他事前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他一定不會接受，這其中只有例外的一種是他可能長期在困頓中及飢不擇食中。

還有另一種因素，那是一曾經失敗過很多次，對自己對別人都沒有信心的人，這種人平時踏着繩索可能當是毒蛇而大吃一驚，就使有任何好機會突然來到，他也會白白失掉，反而生性樂觀的人，比較有運氣的人，能有勇氣去試一試運氣。

一個人輕于信任別人或者是不容易信任別人，看來像是人的不同氣質，其實，信與不信，都是由每一個人長期累積的經驗及際遇塑造出來的，於是當一個人的成敗臨到時，看來像是命運，事實是將一個長期被環境塑造成爲的氣質有關。要是這個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可能運用心理準備這一招，專化解自己性格上的缺點，將命運改變。

一個經常感到「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人，對于迎接一個新的機會，他如有充足的心理準備，並且在失敗得起的情況下去接受，不妨作最壞的打算，這不但對于他有突破壞運氣的希望，還可以培養起面對現實的韌性，勝過事事毫無心理準備，見了新事物就習慣作抗拒與逃避的人。

有些身負重任的成功人物，在旁人看來，他不論做什麼事，或遇着什麼新的客觀因素突然而來，都能「得失不驚其神」的沉着應付，那並不是因爲他有與前人不同的資質，而是因爲他從來做人做事都極端謹愼，所謂謹愼，就是每一次應付任何事時，都習慣的突變留一點邊緣，這才使突變來到時不致手足無措，也不致使好機會擅來時，沒法分析而白白讓它溜走，這種氣質，並不是一個成功者成功之後才培養出來的，應該是在成功的人未成功前早就培養出來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團結

康靜

毛澤東在天怒人怨下斃命，世界輿論紛紛斥責其罪行，愛自由、眞理的人士一同聲討其萬惡暴政。我們大專院校教授亦發表「爲毛澤東倒斃給大陸同胞暨知識分子的一封信」，具體指出毛殘殺人民、迫害知識分子的滔天大罪，並斷言其死亡後共黨「必要爆發一場腥風血雨的接班奪權鬥爭」，更加重大陸同胞的禍害，從而強調「大陸同胞只有反共，才有出路，只有反共，才能自由」。這封信代表我們高級知識分子的意志，傳達了愛國反共民眾的心聲，傳到大陸，必將引起苦難同胞普遍的共感、共鳴，大陸上覺醒的知識分子亦將紛起響應，爲民前鋒，加強和擴大反共抗暴的團結，澈底埋葬「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禍害」及共產主義的一切毒素。

過去，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曾受中共欺騙，利用，他們被中共的宣傳叫囂攪昏了頭腦，迷亂了視線，竟認其眞愛「民主自由」，眞「愛國抗日」，或以爲它是「土地改革者」，而甘受其利用，但是那反民主自由的獨裁咀臉，在其未竊據大陸時即已暴露，其利用抗戰，發展實力的罪行，在八年戰鬥中日益顯露；所謂「土地改革」，實是妄圖利用農民打天下的陰謀，亦在叛亂中暴露無遺。因此，那些受騙上當的知識分子中，警覺性較高者，開始懷疑，而毅然與其脫離關係，「劃清界限」，走上眞正的民主自由大道。這樣覺醒的知識分子，在抗戰和戡亂中不少，他們的明智抉擇，予中共的打擊非常沉重。

中共奸詐，它知道知識分子的言行在民間有決定作用。知識分子多敏感，善用思維，因而易於接受幻想與花言巧語，並以其知識四處傳播，但是知識分子辨別是非、善惡、美醜的知能亦比較高，因而能迷途知返，改過遷善。這就是說知識分子容易被利用，而利用知識分子亦頗危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共亦知此理。因此，其想方設計引誘、欺騙、利用知識分子，同時用暴力、教條、陰謀詭計拚命控制知識分子；在許多知識分子覺醒，走上民主自由正路以後，它更畏懼這種趨勢的發展，因而控制得更厲害。

在「延安時期」，中共即以「三根棍子」、「五把刀子」控制文藝作家。其竊據大陸後，對知識分子更不斷進行「思想改造」，「專」他們的「政」，「革」他們的「命」，強迫他們在庸俗而殘暴的「毛澤東思想」下過日子，做毛澤東的「文化人」，稍有偏差，即指爲「右傾」、「走資派」、「修正主義者」、「反革命」、而「鬥倒、鬥臭、鬥死」。中共以爲在這樣思想控制、暴力壓迫下，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就不會再反抗了。殊不知中國知識分子受數千年優良民族文化的薰陶，有「士可殺不可辱」的偉大人格，因此中共的控制越嚴，他們愛自由的心越切，中共暴力壓迫越嚴，他們的反抗越大。「爲民請命」、要求「民主法治」、「眞理之前人人平等」的呼聲，早在大陸知識分子中普遍傳播。大陸上英勇的知識分子，已明白宣布「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毛澤東神話已經破滅」。面對現實，瞻望前途，大陸上的知識分子日益覺醒，正加強團結，爲自救救人、爲民主自由而奮鬥。

我們要把握時機，促使大陸上更多的知識分子覺醒，促使那些正在覺醒的知識分子更積極地爲自由、眞理及人的尊嚴而奮鬥。大專院校教授發表「爲毛澤東倒斃給大陸同胞暨知識分子的一封信」，已爲此盡了大力，希望我們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藝工作者、新聞從業人員及各方面的知識分子與有關團體，一致行動，與大陸上的知識分子通心聲，促進覺醒，加強團結，共同完成滅共復國的偉大使命。

灌茶家言

緯國將軍的戰略家言

王延芝

緯國將軍的罕有公開言論

提起蔣緯國將軍，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他的見解如何，卻幾乎是無人知曉，因爲他極少公開發表言論。九月十九日中央社東京電，透露他接受「世界與日本」周刊駐台

軍，王延芝也許懶於仔細推敲，中央社或許也懶於報導；可是既是緯國將軍的稀見罕有的「戰畧家言」，自然得另眼看待了。

內部政治壓力與蘇軍威脅

第一個論點與第四個論點應該合

當局考慮發動攻台，造成對外的緊張鬥爭，以達成內部的團結振奮。

緯國將軍的看法似乎認爲：中共一旦內部安定，就會「有力進犯台灣」，即使那時仍有蘇俄軍事威脅亦不受影響。延芝先生的看法則認爲：中共一旦免於美俄軍事威脅，就會「有力進攻台灣」，即使那時仍有內部壓力亦未必受影響。

台灣戰畧施位與日本油輪

第二個論點看來頗爲奇怪，因爲它的「語氣」是表現一個美國將軍或日本將軍的立場，絕非中華民國將軍的立場，但它的「內容」卻顯然是中

甲，如台峽被中共或蘇聯控制，但仍與日本維持邦交，運油去日本的油輪就不能通行嗎？

乙，如台峽不許通行，油輪不能繞道由台灣東面公海去日本嗎？

丙，如中共或蘇聯控制台峽就會以海軍硬行阻止油輪通行，那麼，即使在現況之下，他們不是同樣也可以在台峽或公海採取行動嗎？

美日當局如不讀灌茶家言

當然，如果說老實話，緯國將軍一定是比延芝先生偉大若干倍的戰畧家；延芝先生所提的這些粗淺意見，緯國將軍無疑早就考慮到了，但他仍

於內部政治壓力而不是來自蘇俄的軍事威脅。

二，由於台灣在世界戰畧上的重要地位，無論任何情形下，台灣都不能被交給任何「敵意的國家」。中央社在這裏註明說，所謂敵意的國家顯指中共或蘇聯。

三，台灣海峽對全世界自由國家具有掌握生死之鎖的重要戰畧地位。通過台峽的船隻百分之九十是運油去日本的油輪，如台灣落入中共手中，或台峽被蘇俄海軍控制，日本經濟將在三星期內呈現不穩，三個月內在共黨威脅下崩潰。

四，中華民國軍力足以保衛台灣，同時中共也不敢對台灣發動攻擊。

如果以上四點高見出於另一位將

；B，蘇俄軍事威脅；C，台灣自衛軍力；D，外交關係顧慮。緯國將軍強調AC二因素，認爲B因素不重要，王延芝却覺得最重要是B，其次是C和D，至於A因素的影响，則很難說。

所謂「很難說」，因爲內部政治壓力可能有若干不同的形態，而其對「攻台決策」的影响就會截然不同。比如說，假定中共內部發展出「左派抓黨、右派掌軍」的對立局勢，或者「左右武鬥、再度軍管」的內亂局勢，或者「中央闇弱、地方割據」的分裂局勢，那麼自然不利於「解放台灣」；可是假如不出現上述情況，而是左右派醞釀分裂，各階層傾向渙散，則這種內部政治壓力可能使中共最高

交給任何國家，不論是敵國或友邦，而當然也不能讓中共佔領台灣。」一個美國或日本將軍會說：「雖然在今日世界戰畧形勢中，台灣的戰畧地位已不如往年重要，雖然即使中共或蘇聯控制台灣也不會嚴重影响美國、日本及其他自由國家的安全，但自然最好是不要把台灣交給任何敵意的國家。」緯國將軍却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以外國將軍的立場語氣發表中華民國將軍的意見主張。

至於第三論點，是對第二論點的一個具體補充，集中於「台峽對日本的重要性」。王延芝不知道各國第一流戰畧家對此論點會作何反應；至少王延芝這個第〇流戰畧家會向緯國將軍發問：

先生這種明眼人。

拆穿來說，緯國將軍這次發表在九月廿日「世界與日本」周刊的獨家訪問報導，只是對美國當局的一個間接警告：如果美國對中共建立正式邦交並拋棄協防台灣的條約任務，台北當局就可能考慮與蘇聯進行某種防務合作，讓蘇聯海軍控制台灣海峽，而那將會對美國及日本相當不利。

台北當局是否眞會作如此考慮，是另一問題；王延芝對這一點早有極高明的分析。但無論如何，台北當局向美國日本提出直接間接的警告，總會促使他們更仔細地研究這一個可能性。至於研究結果如何，則很難說。

如果他們沒有讀王延芝的灌茶家言，說不定眞有幾分相信哩！

錢穆大師論歷史人物

阮文達

國學大師錢賓四（穆）先生，爲友人李安兄所著「岳飛史跡考」作跋，對歷史人物之能永垂不朽，有極精闢之分析，他舉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且古中國歷史最崇高地位者，莫如孔子，然孔子乃爲最經後代人不斷的議論評騭之人物，當孔子生時，即有人鄙之爲「東家丘」，及其身後，復經一世聲名煊赫，備受推尊如墨翟、莊周，譏諷指斥。及其歷史地位奠定之後，孔子仍然在各代中受到某些人的譏諷評騭如故，這種情形，一直到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崛起，孔子復被稱爲「孔老二」或「孔丘」，而最近大陸重有「批孔運動」。此皆足證孔子歷史地位之崇高，及其歷史生命之悠久。

錢大師以孔子雖受批評，然中國歷史上對孔子人格之推尊，對孔子思想之發揚，乃終無停止，而其聲氣高昂，尤駕凌在譏諷指斥者之上；錢大師認爲這是因爲「眞理愈闢而愈進，眞相愈辦而愈明，，若無反對方，則此等擁護道統之正面，豈不如狡兎已死，良弓已藏，何不憚煩而長爲此無的之放矢乎？故余嘗謂中國歷史上之人物賢奸，功業高下，一切言行事之是非得失，皆經一種極高度之民主作風，由後代人不斷投票，表示其自由意見，而作爲一種無休止的再批評，無限期的再改選，一若永無定論，而定論即從此出」。錢大師這種議論，其可以說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因而也使我們覺得大陸之「批孔」，益增長了今後孔子思想的發揚。

錢大師用孔子來引發對岳武穆評價，他指出武穆父子，因受朝廷判死刑、秦檜、岳飛，一主和，一主戰；不僅引起當時之爭議，即在後代，亦不斷各有主張，各有論衡；尤其是近代人，好作翻案文章，是者非之，非者是之；岳武穆乃見識爲當時一軍閥，而秦檜則被尊爲深識國際形勢之一大政治家。錢大師認爲此等議論，亦可在前代覓證人，找先識。「孔子且然，何論岳飛」，此乃近代吾國人風氣所趨，則仍待有仗義執言，起而持反對意見者，再作公平之衡評，李安兄的「岳飛事跡考」，概括武穆生平，可說是鉅細畢舉，網羅詳備，對於這一部衛道之作，錢大師感慨的說：「古今易變，眞理難窮，今日吾國人，常陷禍亂中，追源禍始，譴及古人，必求一變以爲快，此亦固孟子所謂：孤臣孽子，其操心必危：其慮患深之心情之流露，譴古人，亦所以教今人」。若使今日國人能對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提出反對論調，以爲如此即可致國家民族於太平之境，錢大師幽默的說：「則公私兼顧，義利雙全，吾國人又何憚不爲，而武穆以此十字養其志氣，完其人格，失言失節，而終爲軍閥之歸，斯誠冥頑不靈」。李安兄的著作，我拜讀已久，但却沒有錢大師的學養，對人物的評衡，不能如此深入：我相信李著因錢跋而益彰其美，使我們年青的一代更能從正反兩面，認淸歷史的眞相。

自由與極權社會間的競爭

林達可 Michael Lindsay

當我開始計劃選寫本文時，我發現我只能在某些一般性的背景下說明自由與極權社會的競爭。

在討論社會或個人問題時，只有假定世事的發展並不完全是確定的，而也有部份是可預測的，我們才能採取合理的行動。在任何情況中，未來的可能性都會受到限制。可能發生的事也許受到物質上的限制，雖然經過一段時間，某些限制會因技術的發展而有所改變。原則上說，如果人們採取不同的行動，由人類行動所造成的一切就可能因而不同，而實際上，人們很難改變他們思想和行動的方式。我們可以假定人們繼續照過去同樣的方式思考和行動，而對未來的發展加以預測。在這些預測中，有些在長遠的將來還頗有可信性。另有一些則在不久的將來即變得靠不住。對於思想和行動改變造成的結果，我們也可作類似的預測。某些成變（例如新觀念和新技術）將會顯示積極的回饋影響，造成與沒有這些改變的發展極不相同的情況。另有一些改變則有消極的回饋影響，而很快就就使發生的差別消失了。我們可以對這些不同路綫發展的可能性作概畧的判斷。少數人在思想和行動上作有限度的改變是極有可能的。在平常時期，許多人在思想和行動上作大幅的改變則是不大可能的事，雖然也許會有革命的情勢發生，許多人對他們過去的思想和行動所造成的發展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在革命情勢中，許多種發展路綫都變成頗有可能了。

共產黨時常引用一句話說，自由即是承認必然性，當此種說法與共產黨的決定論歷史觀連在一起時，實在沒有意義。可是用我前一段文字的觀點來看，這句話確實有意義。因爲自由只有在用來選擇未來發展的路綫時，才有效用。當人們試圖選擇一條不可能的發展路綫時，他們實際得到的很可能是與他們所希望的完全不同的發展。

這項討論可澄淸我在上篇文章中所說，負責任與不負責任的批評間的區別。負責任的批評將目前的發展路綫與另一可行的辦法作比較，而下判斷。不負責任的批評也是根據比較下判斷，但是它所用以比較的標準似乎是吸引人的，然而却是無法實現的。

要判斷目前世界局勢，我們需用適當眼光去看它。我們生活在改變的時期中，此種改變可與一萬年前農業造成的改變相比。當農業較高的生產力產生基本生計以外的剩餘時，文明才開始發展，但是，農業需要人類採取新的行爲方式。除了製造設備，獵人很少需要爲幾天後預作打算。農人則至少要籌劃一年的工作。目前，澳大利亞土著不會從狩獵社會邁向農業社會，因爲他們的傳統沒有教他們爲幾個月後才有結果的事工作，而且，他們要求隨時漫遊的自由。

過去兩百年工業社會的發展，已經造成生產力驚人提高，爲人類社會打開新的展望。過去，有教養的優秀份子與勞苦大眾間的區別，在於他們具有發展文明的必要條件，因爲工業時代前的經濟沒有足夠的資源，所以只有少數人能免於做勞工，只有少數人有時間和物力來發展文學、學術、藝術、科學及其他形式的文明。在許多社會中，貧富間的差距減少，因爲居統治地位的優秀份子浪費了大量的物力，而且使生產量達不到技術上許可的水準，但是，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富裕，沒有人有時間和物力來發展文化。現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可能出現一個社會，人人可享有超出基本生計的生活水準，且有相當多的閒暇不必直接勞力。但是，工業社會的高生產力依賴人類非常大規模的活動及非常複雜的協調。數千年前，在經濟和社會上會有某種程度的複雜協調出現，但是，工業社會所需者是更普遍、更複雜的協調，如果發生問題，後果更爲嚴重。

僅在三四十年前，中國的許多村莊已非常接近自足。因爲它們大部份的經濟活動，不需取給於家族或村莊之外。唯一必須要靠外界的物品是鹽和金屬製品（各種工具），以及陶器。甚至這些東西有時也可以從當地的手工業獲得，在平時，村民也會交易其他物品，但是，當發生戰爭，交易受到限制時，他們所蒙受的不方便極爲輕微。

在現代的工業社會中，情況完全不同。今日台灣的農村如果也像以前一樣，只能近乎自足，而且生活水準將大爲降低。因爲農民依靠全島的機械、肥料、燃料、成衣和電力系統，而且台灣的經濟依靠國際貿易。

這表示，工業社會的有效運作，要靠一種新的思考方式，考慮到更普遍的交互行動，以及更迅速的交換速度。工業社會的發展已產生各種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問題，在工業社會以前，這些問題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比較單純。我們僅舉兩個例子。在工業社會之前，人口問題通常可不予重視。自然死亡率很高，疾疫或饑荒又時常會增加死亡率，所以人口要一千年才會增加一倍。當地更迅速的人口增加，可能造成當地人口過剩，但是，多數地區仍有未利用的沃土。即使在中國大陸，十八世紀末時，天津與北平間地區的村莊之間，仍有未開發的土地。現在，不到三十五年的時間內，世界人口就可增加一倍，許多地區有嚴重的人口過剩問題，發現新資源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如果不阻止人口的增加，將會出現一種情況：工業社會日增的生產力將要維持更多的人口，而貧窮勢必使死亡率和出生率一樣高。工業社會以前也有污染問題，遠至

十六世紀卽有人抱怨倫敦的媒烟，但是，這些問題只限於當地。今天，各式各樣意想不到新問題都將會出現。

隨着這一切而來的是：我們不應預期現代社會的問題會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因爲這是非常複雜的。許多人不了解，單是複雜性就使得問題非常不同，而且更難解決。在許多情況下，涉及的科學和技術很簡單，而且用於解決單純的問題也十分便利，但是，要解決複雜的問題時，就變得非常困難。舉例言之，使用克希荷夫定律來計算一個簡單電路網的生活動情形是很容易的，但是，在非常複雜電路的理論中，則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尙未解決。

我時常聽到有人說：「我們已經把人送上了月球，爲什麼我們不能消除貧窮（或失業、戰爭）？」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問題作這種不正確的比較，可能是造成許多挫折的原因，這些挫折導致人們尋求非理性的行動。實際上，這兩種情况是相當不同的。送人上月球是可能的，因爲我們已經知道相關的基本理論，而且已研究出多數必需的技術。還需要的只是對細節再作大量的研究和實驗，並投入大量的物力。在社會科學方面，並無類似的基本理論，而且已經研究出的不完全的理論，時常是錯誤的。

經濟學可算是社會科學發展較完備的一門學科，但是，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經濟大恐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不正確的理論使人們造成與他們的本意完全相反的結果。我們從現代的經濟理論可以看出，當時多數對大恐慌採取行動的政府，實際上使情况更形惡化。一九二〇年代的經濟理論是根據對個人或單獨企業的分析，而使人們誤以爲對每一階級中個人適用的理論，必然也適用於整個階級。對個人或單獨的企業而言，收入減少時，減少開支乃是一合理的反應，所以，各國政府對這次經濟恐慌的反應也是減少開支。對整個社會而言，一個人的開支是另一個人的收入，所以，因收入減少而減少開支，只會造成進一步的收入減少。這次經濟大恐慌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挫折導致非理性行動的情形。當經濟制度似乎要崩潰，而似乎沒有人了解如何處理時，人們就轉而求助於各式各樣的極端行動，這些極端的行動宣稱可以提供一些簡單的補救辦法。

試圖依據少數簡單的通則而產生一種社會科學，就長遠來看，祗會增加挫折感，因爲它們根據的是對自然科學錯誤的類比。在自然科學的許多學科中，我們可以藉實驗顯示祗有數目有限的變數是相關的。但是，人類的社會是一種很難化解的複雜制度。社會的各方面都有某種程度的交互作用。將社會科學與氣象學相比，較用它與物理學相比，更來得恰當。全世界的氣候有某種程度的交互作用。而且受到地球複雜的地理特徵的影響。也有外界的影響，如太陽的輻射、流星塵，或其他的影響。沒有人能預期用一些簡單的通則來解釋氣候，雖然科學方法可應用到氣象學的研究，而且有非常好的效果。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另一更基本的區別乃是：如不對論理性和目的，就不能充分解釋社會現象。自然科學假定，未來完全由過去決定，除了在量子方面有未確定之處。在人類行爲方面，我們時常能夠藉了解人們的目標，以及響影他們達到目標的判斷的理論，預測他們將要採取的行動，而不是靠考慮過去的影响。人們當然會受過去的影响，但是，他們也能使用他們的理性，將目前發展的趨勢投射到未來之中，而且，如果他們不喜歡這種趨勢，他們可能會加以改變。

當某些社會面臨的問題是因逐漸的改變而造成，而且不太複雜時，如果負實際行政的人有常識和誠意，那麼問題很可能可以處理得很好。嘗試錯誤的過程對逐漸改變的社會所產生的問題，可以提供相當良好的調整。當社會面臨急速的改變，而新問題又大又複雜時，我們就需要下更多的功夫。除非對這些問題作根本的、科學的研究，否則不可能成功地處理這些問題，而且，負責實際行政的人在這一方貢獻不多。在通常情况下，各種盲目的假說將會阻止根據常識的實際解決辦法，而這些假說在新的情勢中已經失效，而且，實際當政的人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足夠的條件去做實際認眞的理論性思考。實際當政者對一個新問題的正常反應是：考慮使用傳統的方式能夠如何，即使他推論這並不可能成功。我們需要的應該是這樣的人，他將自問：「處理這個問題的最佳途徑是甚麼？」如果答案涉及非傳統的方式，他也不會憂慮。

有許多人在研究社會科學（特別在美國，人數甚多），但是，問這種問題的人爲數不多。多數的專家及與政府有關的顧問，都在由實際當政者所設立的參考架構內工作。在政府之外，某些研究工作完全有了誤解，我稍後將加以說明。許多研究祗是描述性的，至多祗能提供資料，供有益的分析之用。另有一些研究則在可能變得最有興趣的地方停了下來。爲了說明後面這一點，我舉一個例子。幾個月前，我聽了哈佛大學班斐爾德教授的演講，他曾寫過一些非常有趣的書。他的主題是：美國城市的問題沒有合理的解決辦法，即使是像消滅老鼠之類的簡單問題。他的演說實際發生的作用是強調了一個主題，那就是：在目前的制度和方式下，美國城市的問題無法解決。他顯然沒有進一步追問：制度和方式上作何種改變就可能解決各種問題？

認眞的和科學的思考很可能顯示，如果在制度和方式上作某些改變，許多問題就會變得較容易處理，並且顯示過去的行動失敗，是因爲它根據錯誤的假定，或者是人們找錯了問題的所在。我可以在後面這一點舉一非常基本的例子。普波爾曾說，許多政治方面的討論陷入錯誤，因爲人們挑錯了問題，他們問：「應該由誰統治？」這個問題等於是在求一個獨裁的答案。他建議，人們應該問：「我們該如何組織政治制度，以使壞的或無能的統治者（我們並不要他們，他們却是很容易出現的）不要造成太多的損壞？」我認爲他應該再加上：「我們怎樣才能確保一個符合條件的制度，提供我們一個能採取有效行動的政府？」我祗能對這類的結論作合理的猜測，對社會問題作基本的、科學的研究，將可獲致這些結論。但是，我相信，此種思考將會對程序、問題、概念和思考方式產生新的觀念，而使處理嚴重的社會問題變得更容易。

自由與極權社會的競爭，可能要由它們各自處理現代世界嚴重的新社會問題的成就而定。

電影評論

評鱷潭羣英會·處女娘子·殘酷大世紀

林巽

「跳灰」落畫不久，接着是丁善璽導演的「鱷潭羣英會」，以國語片動作片水準來衡量，「鱷」片與「跳灰」片都有突出的成就，這是可喜現象，有一點值得研究的是「鱷」片演員陣容很強，茅瑛、柯俊雄、王羽、恬妮、向華強、加上美國動作片明星佐治拉辛比。「跳」片却是由新人演出，在賣座方面，「鱷」片收入比「跳」片差得遠，這是電影行家值得研究的問題。



佐治拉辛比與茱迪布朗在鱷片中造型。

「鱷潭羣英會」這名字雖然與劇情貼切，但却沒有「跳灰」那麼富有神秘感，「鱷」片雖然拍的不錯，但觀眾都相信那是利用一些新聞材料來編織一個假故事，至少觀眾在感受上就比不上「跳灰」。

「鱷」片用英女皇訪問香港的新聞與越南高棉陷共後撤退來香港的難民兩事，帶出國際歹徒來香港策劃行刺花女皇及搶刼黃金兩事，一眞一假的貫串編導很用心爲描述十幾個有特殊背景的人物，可惜每個人物付出生命來行險，除了爲錢賣命之外，並沒有任何情操感力量來支持他們。使全片的勇士都變成渺小的機械式人物，這是美中不足的。



恬妮在鱷片中飾吧女。

「鱷」比較成功的一點是將新聞片與劇情啣接得恰到好處，它的缺點是將幾個反面人物如出賣海底隧道圖則的工程師，另一個菲律賓職業殺手，都死於被捕後吞槍自殺斃命，形象太過「烈士化」了。其實任何一個爲發不義之財討生活的人，到了緊急關頭，都是爲求自身減刑而公開歹徒內部情形，甚至願挺身作證人，出賣同黨，所謂壯烈犧牲對於這種人是不大適合的。

編導寫警匪鬥智方面，非常用心，但觀眾近年來看占士邦及間諜片實在太多了，任何鬥智，只要缺乏有情操感作內涵，在藝術感染力方面，很難起多大作用。

暑假期過後，色情電影紛紛出籠。這一期色情電影中意大利獨立製片出品的「處女娘子」生意好得出奇，此片雖以喜劇方式出現，但這部電影對青少年觀眾心靈毒害，也是非同小可的。「處」片故事很簡單，它寫一個富家子娶得嬌妻，雖然渡蜜月回家，新娘仍然是處女，因爲這位丈夫是性無能者，所謂性無能並不是完全無能，電影製造不少笑料，都重覆製造那個丈夫有時忽然興起，立即趁機會找妻子造愛，但臥上床後，丈夫面孔出現洩氣的表情，用來引觀眾發笑。中間再煞出家中來了一名恩愛異常的新婚表親，被安置在隔房，整夜爲造愛的快樂而大笑大叫，使這對爲性無能與苦惱的妻更難堪，觀眾又看得發的喜劇，甚至白開水式喜劇，相信也會賣座的。他如走販賣色情變態路向，對青少年心靈所起的毒害作用當然



鱷片中的潘冰嫦。

笑了。電影最後借一場太太與丈夫爭吵出象，丈母怕女兒自殺，借女婿去找與丈母發生關係，丈母才斷定原來女婿有「戀母狂」，最後主張女婿與女兒搬去丈母家同住，讓丈母娘醫好他爲「戀母狂」毛病，製造一個「亂倫有理」的暗示。

電影加插不少閒筆，寫好幾個女傭與男主人隨便發生性關係，並有意用喜劇氣氛，誇張種種不正常性關係的樂趣，無疑地這對一般青少年心靈是會起很壞的影响的。

導演看出畧有技巧上才華的，加些喜劇效果，往往只從一二個劇中人的反應，或一些有雙關作用的對白就取到效果。這個導演，如果拍有內涵會比一般庸才導演大得多。

「處女娘子」中的大胆鏡頭。

所謂「戀母狂」本來是西方心理學家近年最熱中研究的伊底帕斯情意結，電影匠人並不是在作品分折什麼心理癥結，只是借題發揮乘機賣弄色情變態。這是今日某些不知自愛的電影匠人的悲哀。

本期首輪電影中，有一部富刺性的紀錄片「殘酷大世紀」，據說是一班意大利攝影家分別在世界各地拍攝的紀錄片，可以看出有些場面是從舊影片剪輯下來的。譬如有一希皮士的集會場面，可以看出是從「胡士托音樂節」剪輯過來的，還有寫歐洲貴族出獵的戲，也是剪輯舊電影及加工的場面。「殘」電影的總主題是攝取原野生物弱肉強食殘殺的一刹那動作場面，如豹子捕捉鴕鳥，獅子吃獅子，至於獅子的一段，可懷疑是借新聞故事加工的傑作，因爲那個被獅子吞吃的攝影師下車一段暗示性過強，很容易使人相信，以鏡頭可能是從別處攝影下車時移來接入的，至於拍車中死者家族的特寫，也是從別處移來的，否則很難想象有如此大悲劇發生，在場的人，還有心爲死者家族卽場擺景拍下紀錄片的。

「殘」片並無特殊意義，攝影爲了滿足觀眾的要求，紀錄之外，加上一些假作鏡頭的啣接，很容易使觀眾看來眞假不分，如非洲兩兄弟吃父親屍體的故事，想像中任何政府遇上這種，絕對不會讓外國攝影隊到當地將這種鏡頭拍成電影的。比較新奇的鏡頭是澳洲土人用回力鏢及飛茅打獵的紀錄，電影中的澳洲土人，非常強壯，骨格也很魁梧，可以使人想像到原始時代的英雄，他們與非洲人完全不同，要是澳洲政府所給這班人現代教育，不要讓他們停留着做話標本，相信這班人將成爲優秀人種之一。

鹿在任何人想像中不但是最善良的生物，也是很美的生物，因此看到殺鹿的鏡頭，也覺得特別殘忍。從電影旁白中，很多假人道主義的諸多作狀，它不但表現出人性的醜惡，也表現出人性的虛僞，這部電影並不算是益智片，好像是爲弱肉強食的世界，總之它是找出好些莫可奈何的事實，一部使人看得不愉快的電影。

（更正：四六四期影評中評及「婦解百態」開首一段原文中的「電影中羅拔烈福飾演的佛獲式來」之句，實「積奇谷巴導演的「婦解百態」是用嘲諷方式來之誤，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殘酷片中澳洲土人使用迴旋棒獵獸蝕。



「殘酷大世紀」一美女用自己的乳去餵羊。



人物春秋

黃興領導武昌起義

胡養之

關於我國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筆者曾在本刊四三九期記載過黃克強先生與廣州黃花崗之役，而本文叙述黃氏暨諸先烈，直接領導，辛亥武昌起義。由於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之役失敗後，黃興於四月二日出走香港，悲痛同志殉國之慘，犧牲之大，欲候傷愈，以圖再舉，藉慰死難諸友。又聞楊守仁悲憤那次的失敗而在倫敦投海死，克強亦欲步其後塵，乃爲同志所勸阻，忍辱負重，以待來茲。

進攻武漢的戰時總司令

在廣州起義前，黃氏已屬居正，譚人鳳分結兩湖新軍，以爲响應。在武昌設立機關，與日知會、共進會、羣結學社、文學社秘密活動。聞廣州失敗，各會社友更取急進，遂決定以爲武漢爲起義之地。居正在漢口先結合武昌二十九、三十兩校新軍；又組織一將校研究團，內附屬下士班，專爲運動下級幹部及士兵而設，成效甚著。

時法廷將會因鐵路收歸國有，而四川爭路風潮突起，瘋勢洶湧，湖南响應！湖北則毋同志謀在武漢起義，暗自壓抑，以免法廷注意。未幾，法廷命端方率新軍四十二標入川彈壓。武漢同志乃欲乘機起義，惟居正赴滬與各同志接洽，並結黃興來武漢主持軍務。眾意待黃抵鄂後，始爲發動。不料爲鄂督瑞徵所偵悉，陸續捕去黨人甚多，迫不及待，遂於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晚九時，由工程第八營熊秉坤，首先發難，猛攻楚望台，旗兵多被擄殺，並奪取械彈。

這時蔡濟民程國楨等率眾開砲轟擊督署，瑞澂、張彪棄城而逃，便推新軍協統黎元洪爲都督，稱中華民國軍政府，安撫人民。部署稍定，繼續遣師渡江，佔領漢陽，法廷調海陸軍來援，血戰旬日，湖南義兵起而爲武漢聲援。黃興偕宋教仁、李書城等抵漢，黎元洪在府門處築壇，拜黃興爲戰時總司令。黃命李書城爲參謀長，居正，宋教仁，何成濬、胡瑛、楊時傑，田桐、白逾桓、吳崑、耿覲，馬伯援，劉揆一等，均爲督戰員。陰歷九月十四日由黃興率兵，渡江與法軍戰，青山要塞砲隊轟擊法軍陣地，法軍敗退大智門火車站。十五日又下命由鳳凰山發砲攻大智門，法軍死亡甚眾，降者約五百人。

法廷於是任湖廣總督袁世凱派使言和，黃興與黎元洪合肩，以表主張立憲，拒絕和議。十八日後戰，武漢三鎮均以大砲轟擊，清軍因受兩面劇烈砲擊，而又敗退，放棄大智門車站。十九日清軍三千携大砲五尊，由馬路進至橋口作戰，黃令龜山發砲攻擊，使武漢三鎮一時發生劇戰，清軍所佔領的砲台，全部毀壞。翌日清軍回攻漢陽，黃下令還擊，傍晚清軍敗退。廿一日清軍在招商局碼頭躉船上，搶擊渡江難民，以致浮屍滿江，慘無人道，乃命開砲猛擊躉船上的清軍，死傷頗眾。隨即兩軍對峙，互相砲擊，均無損失。二十四日湖南援軍王隆中率四十九標抵鄂，黃興偵知清軍鬧餉內鬨，乃乘勢分兵三移，渡江攻擊，清軍大敗，退擾韻路。廿七日黃興又分兵兩路攻漢口，一說由黑山渡潛漢，一攻由李慼包圍，而清軍在招商局躉船上的，又被武昌鳳凰山的砲火所擊沉！

內奸通敵漢陽得而復失

清軍至此已感不支，當天中午革命軍便佔領跑馬場。到黃昏前，清軍已退至大智門，駐劉家廟的大營聞警，後出大隊抵抗，革命軍乃退回漢陽。在這一天當中，便奪獲機關砲數門，野戰砲一門，子彈無數。廿八日黎明，黃興下令分三路進攻，會師於橋口，雙方成膠着狀態。乃設計以空渡船五六艘，繫以繩索，由漢陽沿江而下，流至招商局，清軍見有渡船沿岸而來，以爲革命軍乘夜來偷襲，遂將橋口的清軍調至沿河列陣，用機關砲，野砲向渡船射擊，而那些順江東下的空渡船，仍出沒穩現不稍却，故清軍槍砲之聲，徹夜不絕。至翌晨破曉，始將空渡船收回，並先令橋口之軍，乘勢進攻，即將橋口清軍包圍；清軍因彈盡粮絕，遂下令停戰。廿九日革命軍全駐後湖一帶，包圍漢口，成一弧形線。三十日，兩軍交戰都使用了大砲互擊，革命軍擾武昌砲台擊毀招商局碼頭輪船一艘，另一面則克服了灰𥔲廠，至是形勢已於革命軍有利。

陰曆十月初一日，清軍以大砲轟擊漢陽兵工廠，黃興下令還砲回擊；夜半三眼橋之戰，清軍約達千人，革命軍則不過五百，爲敵所輕視，下令佯爲敗退。迨清軍猛進至三眼橋，乃令伏砲齊放，清軍慘敗。二日，革命軍攻克梅子山，而清軍則携野砲潛伏於三眼橋附近，爲梅子山革命軍砲擊，死傷過半，漢陽清兵亦被迫至蔡間以外地區。由於這一天的戰事，黃興令三路進攻，清軍陷於絕境，首尾不能相敵。三日，漢口省清兵三千人由李感對峯的新溝，設置布橋，後渡漢水，服裝爲革命軍，手持白旗，與蔡間開來的清軍會令，跟革命軍戰於娘山，爲死千餘人。初四日，漢口清軍一鎮，於午前赴雨淋山，即以全力爭漢陽，而守雨淋山的革命軍則奉命撤退，清軍遂佔領此山。不久，黃興自督帥，跟清軍戰於十里舖，清軍大敗。不料革命軍中有炮隊管帶張根全潛通敵，使駐城頭上的清軍得以猛烈撲攻，遂佔領扁担山，黃興率趕死隊擊退之。

但因張根全爲敵內應，故龜山、黑山的炮兵皆不前，地雷火線亦被剆斷，

清軍奮力進攻，復佔龜山、黑山、四平山、梅子山等地，漢陽遂不能守。黃興即晚一面引咎電辭總司令，一面作城亡爲止的決心。旋爲同志環擁，退出漢陽。當汽輪渡至中流時，黃興回顧漢陽城，撫膺悲痛，欲縱身投水，幸同志搶救，得免於難。十月初七清軍佔領漢陽，而武昌則歸黎元洪主持，有艦隊作掩護，清兵莫能渡。旋而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第地，已次第舉義響應。南京亦於十一日克復，清廷則大勢已去，乃命內閣大臣袁世凱停戰談和。

溥儀退位袁氏野心畢露

南京克復後，黃興被江浙聯軍速電催他下游，策劃援鄂爲北伐事宜。而獨立各省的都督府代表至鄂，初擬組織臨時政府於武昌，繼因武漢軍情緊急，乃議定將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定組織大綱廿一條，舉黃興爲大元帥，指揮援鄂及北伐各軍，但號會有所統一。黃興乃一一再推讓黎元洪，而以北伐自任，且知孫中山先生已由美國起程，不日抵滬，請代表大會廢除元帥名義，舉孫中山先生爲大總統。

孫先生由美抵滬後，黃興前往會商，並與各方提議選舉總統事宜。十七省軍政府代表，假南京咨議局開會，舉孫氏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黎元洪副之。孫大總統於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即舊曆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以後改用陽曆）就職於南京，以黃興爲陸軍總長。雖南方大局奠定，但北方仍爲遜清勢力，袁世凱派代表唐紹儀，與臨時政府代表伍廷芳，議和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但代表提出四條件：（一）廢除滿洲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優待清帝退位歲俸，（四）優郵年老貧苦之滿人。唐紹儀即轉告清廷，清廷於共和政體不遽承諾。

黃興初以和議，曾令各處按兵不動。至是見清廷無誠意言和，乃復定作戰計劃：以湘、鄂爲第一軍，由平漢路前進；寧皖第二軍，向河南挺進，與第一軍全師於開封鄭州之間，淮陽爲第三軍，烟台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第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步目的後，再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搗北京。各軍受命，乃抹馬厲兵，向前推進。袁世凱見大勢無可逮抗，且因孫大總統就職時，曾有民國成立，南北統一，即行辭職的宣言，遂亦令北方將領逼清廷退位，欲乘機獲得大總統職權。清廷不得已，乃以決大計之權，授之袁世凱，和議遂成。而革命各路軍，亦即停止前進；第一步革命推翻滿清。至此已告一段落。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告退位。同月十二日，孫大總統依照宣言，即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並推袁世凱爲繼任人。十五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第二位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以自己的勢力在北方，乃決心不允南來，遂改在北京就職。而方軍隊衆多，則特任黃興南京留守，統轄南方各軍，以資鎮攝。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同盟會在北京改組爲國民黨，一致推舉孫中山先生爲理事長，黃興等人爲理事，其他各派爲共和黨、統一共和黨時，表面上雖與國民黨合作，可是，袁世凱的一夥人，則暗中利用上述諸黨派，來跟國民黨相抗衡。黃興在上海聞訊，認爲宜先設法開導袁世凱，使他走上政治的正軌，乃同孫中山先生北上，觀察大局。時袁世凱已於八月十五日，擅殺參加武漢首義的張振武，方維，中外譁然！京、津同志均電阻孫中安先生北上。但孫先生毅然就道，黃興亦於九月中旬至北京。袁世凱爲欲結交國民黨人，乃請孫先生推薦閣員。孫中山先生推薦黃興，而黃轉薦宋孝仁、沈秉堃等。袁以沈容易駕馭，贊許沈出組閣。黨中同志對沈的意見不一，會議結果，遂全部推讓袁的親信趙秉鈞，以觀其後，惟附帶的條件是：全體閣員，都要加入國民黨。

首次對袁失敗旅美養疴

民國二年三月廿日，宋孝仁在上海車站遇刺，袁世凱與趙秉鈞實爲主謀。袁又不經參議院同意而借債二十五萬鎊，購軍械、擴軍隊，收買南方無知軍人，謀以對付國民黨，並於同年六月九日下令免除民黨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尉等職，陰謀畢露，復任命第六師師長李純率駐鄂北軍開抵九江，第一軍段芝貴、第二軍馮國璋將兵南下，鎮壓國民黨的反抗。中山先生早命南方各省，預備舉兵討袁。李烈鈞已回贛召集內部，於七月十二日扼紮湖江要隘，佔領炮台，宣佈獨立，派林虎進攻屯駐沙河鎮的李純部隊。而黃興亦於七月十四日親至南京，召集軍界會議於李相府，請蘇督程德全通電各省，宣佈獨立，德全允之，並推黃興爲總司令。

黃興接任後，即派第一、第八兩師由津浦鐵路專車趕赴徐州，會同徐駐州三師師長冷運，防禦袁兵南下。一面分兵扼守臨淮關，以握南北要塞。而徐州討袁軍亦向韓莊攻擊，與袁軍第五師連戰數日，討袁軍失利。興乃飛調一混成支隊配合第三師反攻制勝，將敵遂出淮河以北。惟防綫過長，左右缺兵掩護，袁軍乘隙抄襲後路，徐州遂於七月廿二日失陷，湖日方面被袁軍登陸夾攻，亦於廿五日失守。袁軍勢力遂漸伸張滬、寧一帶，興知一時不能有所作爲，令各軍保存實力，以待來日再舉。

討袁一役失敗後，孫中山先生赴日重組中華革命黨，黃興遊歷美洲。舟抵舞金山，中外人士到碼頭迎接的達萬餘人。興既抵美，致力於中美邦交之親善。在美洲爲歡迎會上演講，謂「當時以六國銀行團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而美國能毅然脫離銀行團，甚意至善。爲抵制日本獨霸東亞計，中美實有親善的必要。」前美總統威爾遜，亦爲之欣服。其後後以肝病吐血，遜居美東費城的鄉村靜養，藉習英文消遣。

民國四年秋，袁世凱稱帝之逆謀昭彰，蔡鄂自北京潛至日本，期與黃合力，黃即自美電告李烈鈞、周震麟、柏文尉等在南洋籌欵，以資援濟。故他在民五年六月三日，方由美抵日本，而袁則於六月六日病歿於北京新華宮。黃興回國後，因積勞之故，十月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數盅，暈絕經時，延至卅一日午後五時半，竟溘然長逝，得年四十有三，一生盡瘁於革命事業，謀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但天不假年而與國人永別，實爲國家之一大損失！

江青評傳

陳綏民

銀壇落魄花自飄零

當藍蘋得悉唐納離開上海後，不久她也由濟南返回上海。與當時上海實驗劇團的章泯鬧了一陣三角關係，害得章泯的太太離家出走，風風雨雨，製造了一些桃色新聞外，在上海的影劇界已無立足的餘地，僅僅在民國廿六年六月在上海卡爾登參加武則天一劇的演出。最初她全力想爭取演武則天一角而未果，仍由英茵飾演武則天，她與葉露茜分別飾兩個尼姑，這可說是她從影劇以來最後的一次演出，也可以說是銀壇生涯的結束。

不久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戰開始，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上海面臨前綫，戰局日趨緊張。這時在上海的影劇界人士，均紛紛作撤退的打算。此時上海戲劇界組織一個「抗日救亡協會」，分別編入劇宣一二三四……十幾隊；不願參加的在上海自謀出路，王元龍、殷秀岑、韓蘭根、吳文超及英茵等留滬未撤退。英茵為我方地下工作人員平祖仁之愛人，曾協助平工作，平被捕後遭日方殺害，英茵亦自殺殉情，可歌可泣。

藍蘋和趙丹、白揚、孫瑜等參加的是「劇宣二隊」，但藍蘋和趙丹、白揚始怒沒有隨隊行動，而是個別的到達漢口，王豪也由滬到漢口參加中製廠負責押運器材赴重慶。

此時國共合作，軍事委員會成立了政治部，由陳誠將軍担任部長，周恩來任副部長，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負責有關文化宣傳，此時的第三廳，是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大本營，直接在周恩來指揮之下，負責文化統戰與宣傳工作。田漢任主管藝術宣傳的第六處處長，下轄四個科和二個電影製片廠，於是所有由上海「劇協」所組成之劇宣隊隊員，大多數安置在「中央電影製片廠」和原屬於行營政訓處的「漢口製片廠」。因為有人向周恩來打小報告，指藍蘋、趙丹、白楊等，沒有接受共產黨組織的決定，而自由行動，因之對他們幾人並未安置工作。

袁牧之與陳波兒到漢口後，在楊森花園三層樓上住了一個多月，受共黨之命帶領少數人前往延安，藍蘋心動，往見郭沫若與陽翰笙，希望隨袁牧之等赴延安，但為陳波兒所全力反對，認為藍蘋這樣一個臭名遠播，尤其與唐納、章泯的情海波濤，是上海影圈內有名的「爛蘋果」，不適宜前往延安這地方。她又挽請田漢與范長江介紹參加由湖南前來的戰地服務團，亦被婉拒。在武漢既無出路，呆下去也不是辦法，百無聊賴，於是想到由山東一道出來的宋之的在山西的「西影公司」，不如就此前往試試。



一九三七年藍蘋（中坐）在「王老五」一片中。

此時正是宋之的原應山西閻錫山先生之聘，前往組織「西北電影公司」担任拍片工作，因山西戰事吃緊而退到西安，藍蘋單槍匹馬到了西安，在西安東大街西北旅社晤見宋之的。宋事前既未接到她要來的信息，也未

見有關人士的任何函件，心裏頗感突然，表面上對她不能不表示歡迎之意。基於過去在山東劇校的一點淵源，於是她就約請西影的一批人，瞿白音、沈浮、崔嵬、田方、紅蕙等爲藍蘋洗塵，從此她算是加入「西影公司」。此時的西影變化很大，由於薄一波與陳鈞在山西策動「犧盟」叛變，使閻錫山先生原冀利用國共合作，準備在山西建立其自己組織基礎的幻夢粉碎。負責爲閻攬組織的梁化之也深深的感到，與共黨合作無異與虎謀皮，因此，對於李公樸等所主持之「人民革命大學」，與宋之的、瞿白音等所組設的「西北電影公司」，深懷戒懼。「革大」辦了十期後，無疾而終；「西影」亦宣佈解體，宋之的只好率領原班人馬，打道回到重慶與成都，

藍蘋想在「西影」打天下的幻夢破滅了，好馬不吃回頭草，如果去到重慶與成都，不僅不願再看田漢、陽翰笙那一羣人的顏色，也無法在影圈內混下去。所謂銀海幻夢，藝術生涯，已經黯淡無光，人海茫茫，何處覓歸宿？只有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說服了紅蕙，不要隨宋之的他們回重慶，就在西北打天下。

藍蘋（中坐）一九三四年攝於上海。

此時戴涯在西安組織劇團，極力想法插進，紅蕙進入戴涯劇團；而藍蘋以非演主角不可而被劇團方面所婉拒。在氣悶之餘，乃打聽利延安方面正在招兵買馬，她透過與共黨方面的關係人之推介，乃走進了北門的「七賢莊」共產黨駐西安辦事處，接見他的是共黨西安辦事處的代處長伍雲甫，藍蘋說明要前往延安投效的意思，伍當告以稍後兩天再行答覆。

一日深夜西北大旅社忽然來了一位陌生的客人會她，二人長談後，第二天藍蘋就匆匆就道，前往延安。自此就決定她今後的一生命運，誰也沒有料到，連她自己根本也沒有想到，當她山窮水盡，銀壇落魄飄零之際，走上紅色的政治舞台，一躍而成爲名角與紅角。



左爲藍蘋

瘟君夢

岳騫

各戰場形勢由伏勢轉爲劣勢，眞正原因誤於和談，沒有馬歇爾到中國調處中國內爭，政府軍在勝利後定可一舉擊潰共軍主力，各地交通不被破壞，生產可迅速恢復，經濟不致崩潰，人心士氣均不受影响，局勢便完全不同。在大陸陷共之後，有人認爲中國事壞在兩個「姓馬」的手上，一是馬克思，一是馬歇爾，雖是笑話，也未嘗沒有理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底，政府公佈和談商議經過，指出中共「和平共存戰術」之詭詐，頗爲詳盡。

第一項中共怎樣破壞和談：國民政府爲體念全國人民疾苦及蘄求覓致和平統一的願望，乃於去年（一九四六）一月十日邀請全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於重慶，擧行了政治協商會議，在會前，國府蔣主席更數度電促毛澤東赴渝共商國是。在政協開幕之日，政府與中共會分別頒布了停止衝突的命令。在廿餘日會議期中獲得了五項協議，即所謂「和平建國綱領」。無論由會議的經過方面或會議的成果方面看，政府始終出於最民主最忍讓的態度所以終能獲致美滿的結局。和平建國綱領的主要精神有二：一爲軍隊國家化，實行軍隊整編及統編，以求軍隊統一編制與統一軍令，永保和平；一爲政治民主化，實行軍黨分立與軍民分治，改組國民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人士之參加，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走上民主政治之常軌。會議畢，幕後更繼續談判恢復交通與軍隊整編及統編兩問題。去年二月十日對於迅速恢復華北華中交通事宜成立協議，並將辦法公布實施。同月二十五日商定「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爲國軍的方案」。同時且規定此方案於十個月內逐步實施完成。可惜事實的發展並沒有如協商所規定的一樣，與政協閉幕的同時，也就是共產黨重新發動攻勢破壞和平的開始，政府於十日頒發停戰令，限十三日午夜起生放；而自十三日午夜起，共軍卽續向國軍攻擊，先後攻佔東北之營口，山東淄川、博山，河北之玉甫、豐潤，河南之孟縣、考城，山西之候馬、浮山、渾源、綏遠之集寧等縣。雖然在去年一月十日頒布停戰令時雙方已經有過「停止衝突命令，不影響國民政府軍隊爲恢復中國主權而進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之調動」，而且這一命令也是共產黨的周恩來所同意的，然而就當國軍爲接收東北主權而開入東北時，中共軍隊便乘了蘇軍撤退的機會爲掩護，悍然加以阻撓。在三月中旬共軍佔領了政府所已接收的遼北各地，並進攻四平街。四月裏又攻陷了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等地。這不是共軍首先違背了停戰令？至於整軍方面，政府從整軍方案成立後，即努力於縮編軍隊的工作，而共產黨不惟不覆行協定，相反的却到處擴充軍隊，增加武力，（如在東北裝備日軍浮虜，拉攏當地土匪流氓，大量編成所謂「民主聯軍」，二月，共黨在山西、河北、山東各占領區內，大擧抽丁，補充缺額或運往東北，並將在東北得自日軍之武器彈藥源源船運膠東半島。三月，復在占領區內盛行參軍運動，原新四軍，十八集團軍開入東北部隊在關內仍保留原番號，補充成軍）以與中央抗衡。這又是共產黨存心破壞政協決議的鐵證。

中共雖然不講信義，但政府爲求達到和平統一之一貫目的，不惜一再忍讓，仍希與中共商談，國民大會原定五月五日召開，但因遷就中共的意見而延期了。六月七日政府復下令在東北軍隊停戰十五天，期與共黨商談東北境內停止衝突，恢復國內交通，實施整軍方案等辦法，而再予共黨一個履行協定的機會。終因中共態度模稜，致協商不能迅速的進行。政府爲表示寬大乃又將停戰令延長了八天，可是共產黨在此期間不但不利用這個時機去謀各種問題的解決，反變本加厲的在山東津浦膠濟兩鐵路沿線發動全面攻擊（山東方面攻占德州、泰安、棗莊、張店、城陽、高密、膠縣、即墨，圍攻濟南、青島；山西方面攻占聞喜、絳縣、朔縣、寧武，進迫大同、太原）。在這種情形下和談自然沒有成就，因共黨對於限期實行整軍協議，恢復交通，曁東

北方面之停戰辦法均拒絕提出，所以這個責任是應由中共負的。

此後和平商談因中共採取反覆及拖延政策，使時局陷入非常嚴重程度，政府於七月中雖宣布東北國軍停止衝突命令期限滿後，仍停止一切攻擊行動，但共軍在蘇北又發動猛烈攻勢，首以十三個團兵力於十五日攻佔長江北岸之泰興縣城，並分犯南通、泰縣、揚州、六合等地，企圖渡江，侵入京滬地區。山西共軍攻佔繁峙、泰縣，沁縣，並進攻大同外圍之懷仁、口泉、平旺等地。「中原軍區」李先念部繼續分股竄擾鄂北、豫西地區，拒絕調處。

八月十日和平調人馬歇爾元帥及司徒大使為和平調處難獲協議，特地發表了一篇聲明。政府方面於八月二日宣布六項方針，闡明如期召開國大實施政協決議，擴大政府基礎切實停止衝突，仍採政治解決保障人民安全等之決心。並再度表示政府今後仍求和平解決，商談可以隨時舉行，凡此均足表明政府隨時有舉行和平談判的準備，對爭取和平之工作，政府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借毛屁再鬥矮鄧　　嚴以敬作

火種

「哎，后洲大，我有證據，你可不要包庇壞人　！」

「屁的證據！」

「哎哎，就是剛才，剛才在這裏說的反動話，不信問老林，他也在場。」

點到了林宇民的名字，他按不住心裏一股火氣，於是他說：

「是的，我在場，但並不像游心餘所說那麼嚴重。」

他把事情全盤的向大家述說一遍，並且作了結論。

「這件事情壽先達沒有錯誤，軍閥草菅人命是北洋的反動政府，而游心餘問壽光達的是他爲國民黨政府服務的時代……」

后洲大跟陳瓊枝他們附和着的說：

「對，老林的話對！」

林宇民接着又說：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游心餘又欺侮了小張，這是大家都是看到的。」

「哎，老林，我怎麼欺侮張小姍，她的父親是右派份子，難道我不能了解她的家庭狀況？毛主席：……」

游心餘提起小張的名字，突然一道閃光掠過林宇民心頭。張小姍，這……這不是張俊臣教授的女兒嗎？這怎麼可能，他在張教授家看到她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八歲？還是九歲？那時，她叫他林大哥，離開現在九年了，九年，對，就是她，他記得她笑起很可愛，童稚純情的笑靨，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沒有錯，就是她，就是那個他們叫她姍姍的小女孩。九年是很長的時間，童年進入少年；而且她看來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臉色也不好；早期的萎縮；營養不良，同時還有環境壓力。她說她對自己也很面熟，他們——應文龍、關振宗和他去她家那麼多次，她當然對他很熟悉，也許她一時想不起來……

他的思緒被這突然而來的意外，開始紛擾騷亂，忽略了陳瓊枝正接過了游心餘的話，在大發宏論，他不惱不火，平靜地說着：

「毛主席指示我們，壞事可以轉變成爲好事，所以壞人接受思想改造之後，也就可以轉變成爲好人，我們不應該打擊已經轉變了的人。他在同一個文事中提到，『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狩兇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羣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這些人，毛主席主張必須予必要的鬥爭。」

「哎哎，老陳，這是在哪個文件上，我都沒有聽說過壞人可以變好人的！」

宋明華在一邊冷冷的說：

「老陳說得沒錯，是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件裏面的。」

宋明華在黨裏時間混得夠久的了，哪有不知道的，一經過她認定沒錯，而且指出文件名稱，游心餘一下像是漏了氣的球胆，扁了！

這次的工資評定會議開得十分順利，沒有人搗亂，出多少工，拿多少錢。

散會的時候，林宇民走得慢了一步，他在扶梯口等小張下來。

小張看到他在等她，顯得很高興的說：

「啊，老林，我知道你會等我的。」

「妳是張小姍，張老師的女兒，是不是？「

「是啊，你怎麼知道的？」

「剛才在會上聽姓游的那個傢伙提起妳的名字才想起來。我是林宇民，從前在師院讀書時，常跟關振宗和應文龍到妳家去，還記得起嗎？」

「噢，你就是林大哥？」

她詫異地站住，打是着他好一會兒。

「怪不得我第一次看到你就生面熟，原來就是你呀！我怎麼會忘記呢，你們常來找爸爸，一談就是大半天，可是你完全不像從前了呀，只是輪廓還依稀的彷彿有點像，所以我一直沒有想得起來。」

「是不是瘦了，姍姍？」

「誰不瘦呢，不單是瘦，你看起來你是上了四十歲的人了！」

林宇民摸摸下巴，苦笑了一下說：

「姍姍，我吃過很多苦頭，不過這慢慢再說，告訴我，老師好嗎？還有師母呢，你們現在還住在老地方嗎？」

「我們早搬家搬到中洲工業路了，爸爸前幾年從農場調回學校當實驗室管理員，身體不大好，心情很壞，媽媽也不怎麼健朗。」

提起家裏的事，姍姍的聲音好像給一種什麼可怕的力量扼窒住，悽楚而又低微。

「妳爲什麼不繼續升學，姍姍，妳不應該就業的。」

她冷哼一聲，用憤忿口吻說：

「升學？只有等下輩子了，讓

我們一家這樣活着，他們都覺得不甘心呢，還想升學！」她頓了一下，情緒慢慢平復了，接着說：「從爸爸被打成右派後，我在學校裏受盡了老師和同學的嘲笑和打擊。升上中學，我一直是班級裏的箭靶子，什麼惡毒的嘲罵和無理的批評，我都得接受，我知道自己是右派家庭的孩子，不忍受是不行的。我想，反正我的成份註定了，前途，索性就躲在沒人注意的角落多看點書，也好多充實自己。但青年團的幹部和團員，批評我是走爸爸的老路子，想當專家當教授；要是我參加社會活呢，又指責是假裝積極，假裝進步，企圖陰謀混進革命隊伍中去做壞事。只有每次義務勞動，卻不准遲到一分鐘，那些重的髒的勞動，別的同學都不願幹，幹部們就最先想到我，『讓張小姍幹，改造改造她』，那種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再說，我成份這麼差，進得了大學嗎？卽使大學畢了業，也是不會有前途……林大哥，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姍姍說着說着，低聲泣啜起來了。

夜色很深，昏暗的街燈在空曠的馬路上晃盪；他們安步當車的快要走到東街口了，全福州市僅有的五六家商店，早就打了烊。時間一定不早，可別錯過最後一班公車。

這是全國知識青年一個共向的問題，我們似錯了什麼？

林宇民心裏非常難過，她的境況，他可以想像得到，而自己與她，也不過是九十九步與一百步之別。這個時候，勸慰別人是沒有用，唯一能使她感到寬解的，是讓她把胸中的積鬱吐出來。他相信，自從張教授被打成右派之後，九年來她沒有地方可以訴說過心裏的苦處。那種沉重的負担，腐蝕了她的青春……不過他還是勸了她：

「姍姍，不要難過，境況困難的不止妳我，這是一股歷史的逆流，我們誰都沒有錯。但是妳可以相信，它會過去的。九年來，我在生活上體驗了很多，也得到很多。妳一定看得出來，我對現實生活以及前途，抱着很大的信心；因爲我從事實上印證了我的想法……」

「但是林大哥，我實在受不了……」

路上間或還有幾個稀稀落落的行人，她不能讓人家看到她在哭；這是一個冰封了的世界，人們沒有哭與笑的自由。要是讓一些像游心餘之類的人看到街上有女孩子在邊走邊哭，麻煩就大了；妳生病了？被人欺侮了？同志，我們到附近公安派出所去，讓公安人員幫助妳解決問題。

姍姍知道她不能哭，只有悄悄的抽噎低泣，悄悄的擦拭眼淚。一如林宇民所想的，她的確是好多年沒有向人訴說心事了，在家裏，她是父母的乖孩子，很能體諒大人的苦處，她已忍受盡屈辱的父母再她憂愁，也不敢貿然的向同學吐露心聲，你不知道她是屬於哪一種階級成份，卽使知道她是黑五類，你敢担保她爲了對組織爭取信任而揭發你？一肚子寃氣，悶了八九年，有的時候實在悶不住了，只有在晚上躺在枕頭裏哭一場。

碰到林宇民是個意外，她早就從父親的言談中知道了他的境況，以及他爲同學所作的犧牲，而且一開始談話，就直覺到他對父親還有一份極爲濃厚的師生之情，他肯定是可靠的，於是一下子就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傾倒出來，甚至沒有一點保留。

姍姍沒有林宇民那樣樂觀，她相信他所說「它會過去」的話，因爲父親也一直在這樣說，只是她怕自己支持不到那個時候。她的少女發育時期，是從憂患、駭懼、飢餓中度過，心身都受到很大的折磨，把身體弄壞了，「受不了」是由衷之言。

他們走到一個公車車站前面停了下來。

林宇民用充滿情感的語言，對她說：

「姍姍，妳必須樂觀，環境愈惡劣，愈應該振作，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妳被環境打倒，妳就永遠不再有機會；等待是一種消極的態度，等待會使人受不了，那不是一個人生存的眞正意義。姍姍，我們要想辦法跟它鬥爭，生命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作戰體，戰鬥中，妳會體說到它的價值，到那時候，妳就不會有受不了的感覺，因爲愈受不了，而妳的鬥志也愈堅強。這是我九年勞教中所得到最珍貴的體驗，妳要振作起來！」

姍姍沒有說話，只是怔怔的看着他。

「今天很遲了，我不能再去看老師，哪天放假，我一定去。明天我要跟小組長去說，要他把我們的工作任務分配在一個地方，我希望妳能多告訴一點老師的事情，我實在是很想念他，那邊有人來了，把眼淚擦乾，我們明天再見！」

他說着，不等道別，匆匆轉身走了。他看到有個人向車站走來，可不能讓人家以爲自己是跟姍姍在搞戀愛關係，那違背黨的政策，被檢舉了麻煩大着呢！

這個晚上林宇民沒有睡好，姍姍的境況使他感從中來。他深深體會到了新生一代的悲哀，姍姍只是這一代青年的抽樣，像她這樣的所謂黑五類的女子，要佔全國青年五千百萬分之三。這一大撮青年人，有的剛走上人生的道路，有的還沒有起步，可是他們的命運，已經被黨註定了，這是極不人道的。卽使是中國從前的封建社會，俄國的農奴制度，美國早知的黑奴時代，追溯到羅馬獨裁政權，還保留着「奴隸有奴隸的自由」，而現在黨連牛想喝水，馬要吃草的權利都剝奪了，「奴隸失去奴隸的自由」之後，人會變成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

（六二）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侵吞漢冶萍公司

第三號有關漢冶萍公司的要求兩條，是以海軍軍務局長秋山眞之根據橫濱正金銀行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和三井物產會社（公司）駐漢冶萍代表高木陸郎的中日合營辦法而提出的方案爲其基礎。而小田切和高木之所謂合營，實際就是收買。

關於中日合營漢冶萍公司問題，前於一九一二年元月，已經由逃亡在日本的盛宣懷和小田切萬壽之助洽商，草簽了臨時合約；可是，由於這個合約實際上是將管理權給予日本的不平等約定，故而中華民國予以拒絕，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然而，日本方面還是楔而不捨，再度提出要求。其實自一九〇二年以來，日本已經屢次對漢冶萍公司供給借欵，總額計達三千五百三十萬日元（其中已支付二千六百三十萬元）。他是要以合營的名義將該公司侵吞過去。

▼據日本外務省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日發給駐華公使日置益的訓令提到：小田切萬壽之助早在九月間便曾向外務省提議由日本貸給中國政府一千萬兩，爲收買漢冶萍公司代價。

此外，高木陸郎也於十二月間建議以八百萬元收買該公司股份七百六十股，佔有其股權總額之半數。並且在八百萬元的價欵中，對於原經營者盛宣懷所持股權之二百萬元部分，不須立卽支付現金，只要給予日本銀行五年定期存欵賬戶卽可；其餘六百萬元部分，也由於該公司最近兩年連續無紅利可分，只要照面額七折便可以買進——換句話說，如果付出四百萬現金，就可以實現佔有該公司半數股權。▲

最早提出「有關滿蒙要求」建議的日本陸軍大臣岡市之助。

要用日本警察、軍械

表現出侵畧意圖最爲露骨的，該是第五號要求的七條。

特別是明記聘用日本人爲顧問的第一條，是不啻要將中國變爲日本的保護國。此外，指定合辦中國警察的第三條和採用日本軍械以及合辦軍械廠的第四條，都是準備併吞中國的條件。

▼上述第五號七條之中第一、三、四各條，日本方面的正文如左（譯註：以下抄錄當時的中文譯本，僅日文本稱我國爲「支那」，中文譯爲「中國」，餘無不符）：

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

三、向來日、中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同時籌劃改國良中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日、中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中要求管理吉長鐵路延長九十九年，圖爲吉長鐵路的吉林車站。

日本併吞韓國的過程

看到第五號這些條件，該會聯想到韓國被日本併吞的過程。

日本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開戰的同時，以「睦誼永恒不渝」的美言，和韓國簽訂「日韓議定書」，使建立聽從日本「忠告」的體制；接着便根據第一次「日韓協約」，由日本政府推荐財政、外交顧問給韓國政

府；一九〇五年，又根據第二次協約，由日本政府在韓國設置統監，剝奪了韓國的外交權；再於一九〇七年簽訂第三次協約，拿到了韓國國內法令制訂及高級官吏任免等指導權和監督權，以及解散了韓國軍隊；又自此二年之後的一九〇九年七月，依據「日韓覺書」，更連韓國的警察權也奪取過去，由日本憲兵司令明石元二郎出任韓國警察總長，結果有數萬日本憲兵、警察部署到韓國的主要城市——經由這樣的過程，韓國乃於一九一〇年被日本所併吞。蓋由最初簽訂「日韓議定書」一路發展下來，只不過六年的時間。

拿韓國的事實和「二十一條要求」對照衡量，可以說是依樣葫蘆、殷鑒不遠。譬如「聘用財政、軍事顧問」和「合辦警察」，都是重施併吞韓國的故智。

至於供給軍械一節，固然是出於得到日本陸軍大臣特准的「泰平組合」以及「三井物產」、天津「高田商會」、「大倉組」等軍火商家要求擴大武器銷路；但日本提出來的條件，是要使中國軍隊持用的軍械半數以上向日本採辦，可見其意圖是在以供給軍械爲羈絏，俾能制中國軍隊死命。

日軍干預外交

在第五號之中，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從第五條以南昌爲中心的三條鐵路建造權和第六條在福建省的優先投資權，顯示日本爲推進其對華南進政策，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關於長江流域的鐵路建造權，已經由俄、英兩國於一八九九年簽訂協約，歸英國掌握，英國和中國之間並且訂有三個契約；故而日本所要求建造南昌與杭州和南昌與潮州之間的鐵路，其優先權屬於英國，是則日本的慾望，和英國的既得權利已有所衝突。至於對福建省，日本想經由台灣開闢途徑，早就急於要在該地區培植其勢力，可是，美、英兩國資本在那裏的港灣和礦山已經有顯著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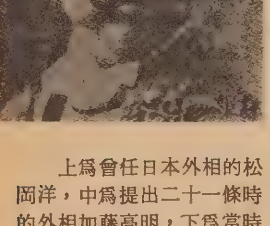
日本雖則明知關係複雜，但却仍然向中國提出了要求。這是把握住美、英等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爲歐洲戰局所拘牽的機會，亟謀達成其向南方進展的目的。

軍部和右翼浪人的影響

在「二十一條」中所列出的那些要求，是受了日本軍部和右翼浪人的影響。雖然條文是由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所起草，但實際上小池特別重視軍部的意見。後來，曾在東條英機內閣担任外相的重光葵便曾提到「小池是受軍部所迫而擬訂了二十一條條文」；還有，在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担任外相的松岡洋右，也曾有過證言——「二十一條要求是以陸軍參謀本部所擬訂的『支那問題處理綱要』爲藍本而作成」。在這裏，還得特別指出，當時担任「參謀本部附」職務而發揮了影響力的田中義一，後來扶搖直上，躋於陸相、首相的地位，他就是一個積極推進武力侵畧中國的人物。日本軍閥，自這個時候開始，就插嘴干預外交，加速了日本走上帝國主義路線的進度。

和軍部協同策進侵畧行動的，是右翼浪人——像黑龍會的內田良平、中正會的大竹貫一、立憲國民黨的伊東知也等人，當日軍佔領山東之後，便立即於一九一四年十月，結成「對支聯合同志會」，鼓動「討論對華問題、鞭撻日本政府」的武力侵畧輿論；此外，「東亞同志會」、「黑龍會」等多數右翼團體、大陸浪人，都紛紛向外務省提出意見書，急切希望軍事挺進中國大陸，一舉解決「滿蒙問題」。這些右翼團體，後來又加上頭山滿等人，共聚合了十二個團體，和隸屬於「政友會」（政黨）等反對黨的議員們共同組成「國民外交同盟會」，攻擊政府對外軟弱，壓迫採行侵畧性的外交政策。

再加上當時的外相加藤高明，也正好是對華政策的積極論者。加藤是在第三次桂太郎內閣時（一九一二年）由駐英大使內調外相，當離開倫敦之際，便曾向英國外相葛雷提到旅順、大連租借期限的延長問題，要求英國諒解。桂內閣雖然只有兩個月的壽命，但加藤則於一九一四年四月第二



上爲曾任日本外相的松岡洋，中爲提出二十一條時的外相加藤高明，下爲當時之日本駐華公日置益。

日本軍閥田中義一

次大隈重信內閣成立時，重作馮婦，所以他的一貫主張，終於因二十一條的提出而見諸實現。

在二十一條要求方面，日本的外務省、軍部和右翼，儘管各有其不同的意圖，可是，站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立場，則完全步調一致，邁入無可挽回的途徑。

日置益與袁世凱會談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於一九一五年元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和袁世凱直接會談，面遞二十一條要求文件。當時，日置益請求只讓外交部次長曹汝霖一人在場，密談了一小時。一國的公使當面向駐在國國家元首提出外交交涉案件，在國際慣例上實在是前所未有；而日本則是為了二十一條的交涉務必要在極機密的狀態中進行，便使出了這樣的手段。

日置益在提出要求的時候，大致說明了日本政府的基本見解如次，但其談話內容，則又充滿着為外交常識所不能想像的恫嚇口氣：

「在日本的輿論中，關於對華政策，有很多過激意見，其中甚至有煽動革命黨，以謀顛覆袁政府的說法。這個提案（二十一條要求），倘使不能儘快得到同意，恐怕會發生糾紛；如果遲遲不能解決，那麼，日本的要求將會越發增大，或許會招致預料不到的事態……」

這是不容分說、而強橫地迫使承諾的一種口頭通知。

暗示支持袁世凱稱帝

然而，日置益的交涉手段，可並非僅止於一味恫嚇；他另外還有一套辭令，搔到了袁世凱的癢處：

「我們希望大總統就會邁進一步，躋於高位……」

這種話，無待詮釋，就會理解是具有希望袁世凱正位「九五」的意思。實則，日本在攻佔青島時，得到一份秘密文書——是駐在青島的德國總督華德克承認袁世凱改制稱帝的密約。這個密約，是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因德俄關係惡化，而意圖加強和中華民國關係所提出的文書。日本因得到這個文書而獲知袁世凱野心，故而由日置益向袁示意承諾二十一條為交換條件，則不妨支援袁世凱踐祚。

雖然受到日本強橫提出企圖使中國為其屬國的非法要求，但袁世凱的心情卻正自不惡。

日隱匿主要要求

袁世凱在受到日本以強橫態度交來二十一條要求的元月十八日晚間，召集外交總長孫寶琦、外交部次長曹汝霖、稅務督辦梁士詒、國務卿（國務總理改稱）徐世昌等幹部，會商對策。

孫寶琦首先發言：「日本的要求，是在乘歐戰期間各國無暇東顧的間隙，和利用中國內部糾紛的機會。而且，日本公使向大總統面遞要求文書，可見極其蔑視中國，甚至有用武力來壓迫我們的可能。」

這個分析，倒是相當正確；但卻未見有人表示「斷然拒絕」的意見，可見袁世凱的親信幹部們自始就顯得很怯懦。

孫寶琦和曹汝霖都主張就照日本的要求完全接受，但梁士詒則認為總得交涉交涉。

袁世凱採納了梁士詒的意見。他的判斷是——如果通過彼此折衝然後酌量給予日本以權利，則可以為加強自己權力而要求日本的助力，作為相對報酬，是為得策。

陸徵祥要求逐條審議

元月二十一日，日置益公使復將二十一條要求文書持送外交部。二十八日，日置益和外交總長陸徵祥（剛在先一天繼孫寶琦就任）洽商進行交涉程序。

以速戰速決當目的的日置益，主張「包括禮拜天在內，每天開會」；但陸徵祥則拒絕地答復：「禮拜天開會，在外交慣例上未曾有過；至於說每天開會，也不可能抽出這麼多的時間。」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望訊

封淑英

目斷長空又一時，暮雲飛盡雁來遲，修篁何吝安勤報？零亂風多烟樹思！

桀犬吠堯

林參天

刻劃無鹽可以休，西施難譭自然優，
媸妍妄改徒招咎，犬輩不如手口收！

慶禍首已歸陰二章

林參天

㈠

禍首天誅命已休。初聞淚水眼中流。
再看妻子愁何在。繼擊銅鑼喜莫侔。
盡日狂歌放縱酒。四圍漫舞逍遙遊。
將由香海返羊市。便下江門歸獨洲。

㈡

竊據神州二七年。萬年霸夢一朝完。（我之故鄉）
劇憐未許把頭飲。更恨無能將腹燃。
東海流沖汚不盡。南山竹寫罪難宣。
窮兇眞合子孫絕。化作若敖鬼淚漣。

青玉案

鮑少游

翠毛繡眼相思鳥。歌婉轉，憐嬌小。憶昔春遊正年少。海東將曙，江南清曉。嘹亮啼聲聽嫋嫋。

牙雕玉飾金籠好，簾影外，花枝繞。串串珠喉音窈窕。詩詞題詠，丹青寫照。造化傳神妙。

前調

葉玉超

霜華輕染尋詩路。且步向，秋林去。多少流光閒裏度。小橋長澗，茅亭楓樹。消受清幽趣。

峯陰歷隴雲飛處。遠水蒹葭羡鷗鷺。心逐蘆花飄冷絮。你懷無那，新愁如許。悵對溪山暮。

前調 闊酒

賴定中

傾觴豈是痴人語。祗有飲，名方著。綠蟻紅燈當薄暮。蚧肥魚活，蛇羹飽脯。不醉誠虛負。

招來兒是蘇辛侶。一曲新詞酒添注。主客忘形天與趣。明蟾升後，狂歌歸去。沾鬢微風露。

前調 偶感

歐一鷗

江湖浪跡豪情短。幸尚有，騷風管。數頁芸編相繾綣。筆尖香吐，硯池春滿。逸趣堪留戀。

人生多少逢時亂。落日天涯不須怨。一抹秋痕連客院。畫欄花影，月樓簾捲。斗柄東移轉。

前調 香江秋夜

雷宏張

海銜山色秋無際。極目處，天連水。岸上樓臺千尺起。酒帘歌榭，王孫公子。入夜情如醉。

胡姬碧眼纖腰細。少女江南麝蘭氣。舞破月明花滿地。黛眉飛艷，玉璫搖翠。人在霓虹裏。

青玉案 蝴蝶

朱濟川

雙雙蛺蝶風前舞。恍彿似，羅浮路。竊玉偸香朝復暮。鴛鴦難比，蜜蜂爭妒。付與滕王譜。

莊生夢裏分明覩。一枕黃粱醒無據。紙醉金迷翻笑汝。那堪留戀，自應歸去。休被紅顏誤。

前調 郊遊

蕭君亮

携筇挈榼招吟侶。共行樂，尋幽去。踏上翠微聞鳥語。隔江雲樹，遠郵烟雨。詩境添清趣。

流連不覺天將暮。兀自搜腸覓新句。何日青山容我住。結茅爲舍，種瓜盈圃。嘯傲雲深處。

前調 依方回春暮韻

麥正本

依稀尚認塘西。路悵離轂，匆匆去。回首歌筵曾幾度。翠觴傳座，麗粧盈戶。一了知何處。

十年酣夢朱樓暮。醒後翻憐牧之句。欲住陽春天未許。徧山啼鴂，滿簾黏絮。鎭日飄紅雨。

前調 自聊

劉雲閣

高年海滋傷遲暮。却能飯，還如故。往事如烟誰後顧。早梅相勸，翠鷭爲舞。壽我逢初度。

由它歲月駸駸去。怎得谿山許閒住。結個團茅風景處。松雲相伴，漁樵爲侶。消領餘生趣。

青玉案 早茗

衛燕山

風霜欲冷瓜灣曉。又早茗，江樓表。座有江南春不少。嫩茅新瀹，小籠香裊。都助閒情調。

綠鬟賣粉聲低俏。小雪初梅孕春了。可惜誰家貧窈窕。似曾相識，爲何忘掉。如此依人鳥。

前調

何敏公

蘆花飄送桃源路。空相憶，天涯處。猶記當年卿綺語。高樓明月，小園清露。總惹離愁緒。

無端分袂匆匆去。不見經年度寒暑。兎去烏飛朝復暮。新詩千首，舊情一縷。誰與論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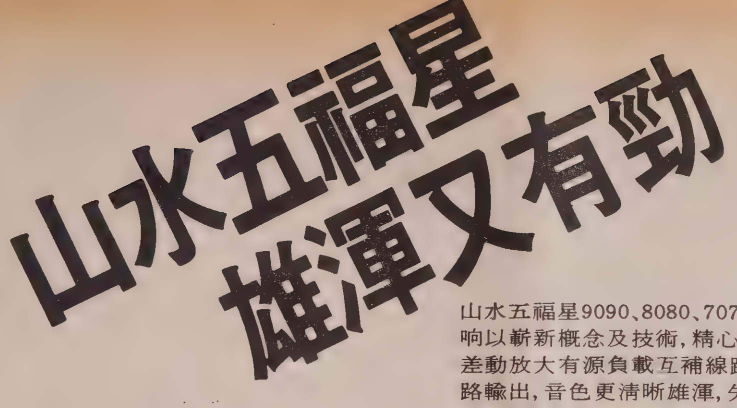
青玉案 旅情

卓淡影

雁聲驚破邯鄲夢。綺窗外，霜華重。午夜何人琴故弄。銀河閃燦，調聲悽怨。一陣天風送。

無端鄉思如潮湧。此時月，伊誰共。燭武老來無大用。隣鷄喚起，宿醒還帶。手把龍泉捧。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2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68

評台影劇藝人員「自律」
談百團大戰
鄧小平不可能再度復出
華國鋒是否就是毛岸龍
暴風雨前的寧靜
談我的四弟無名氏
毛澤東害死瞿秋白
隱士及對社會的貢獻



萬人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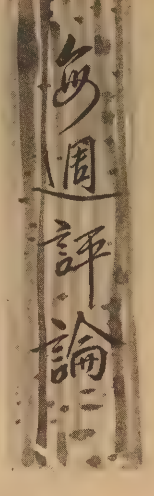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二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illegible]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illegible]巨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評台影視劇藝人員「自律」……每周評論 1
自由人士不再沉默……萬人傑 2
群眾力量大無比[illegible]低頭
[illegible]……[illegible] 4
鄧小平不可能再度復出……林定 6
華國鋒是否就是毛澤[illegible]……[illegible] 8
暴風雨前的寧靜……[illegible]秋人 11
談我們[illegible]名氏……[illegible] 12
毛澤東[illegible]……[illegible] 14
毛澤東[illegible]……[illegible] 16
[illegible]「[illegible]遺言」之謎……[illegible] 17
毛遺[illegible]內容之[illegible]……[illegible] 17
[illegible]對社會的貢獻……[illegible] 18
[illegible]・[illegible]・人性……[illegible] 19
[illegible]……林[illegible] 20
[illegible]……胡[illegible]之 22
江青評傳……陳綏民 24
[illegible]……[illegible] 26
火[illegible]……[illegible] 28
中國抗戰實錄……經產新聞 30
[illegible]……[illegible]（封面內）



評台影視劇藝人員「自律」

十月七日中央日報第六版刊出三段與電影電視演員有關的消息。第一段是關於丁佩和向華強在酒店幽會被捉將官裏去的報導。第二段是新聞局廣電處限制男性演藝人員蓄留長髮的消息。第三段是影視劇藝人員十月六日舉行「生活自律公約大會」的報導。

在前述三段消息中只有一段屬於狗男女的範圍，三分之二是具有建設性的措施，這在中華民國主管電影電視戲劇唱歌等行業的新聞局「電影第一，演員大晒」的「局策」下確實是難得之至。

八月二十七日萬人日報徐達文氏執筆所寫的以「台灣影藝界的自律」爲題的「今日評論」中指出：「最近，台灣地區的影藝界人士，舉行了一連串的座談會，對有關演藝人員生活自律公約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並就自律公約的制訂，違反公約的制裁辦法，執行公約的具體措施，作出了若干結論」。該「今日評論」復稱「過去有若干來自台灣演藝人員，由於行爲的放蕩，生活的糜爛，道德的敗壞，靈肉的販賣，使海外人士視台灣爲肉彈脫星的製造場，色情歌星的培育所，和人肉商品的輸出地」。

說起來「非常抱歉」，這些確使海外愛國華僑傷心！難道不是這樣嗎？且抄錄中央日報有關丁佩、向華強的報導作爲前述萬人日報「今日評論」的註解。

據稱：丁、向二人於十月六日清晨「在台北希爾頓飯店幽會時，被向妻吳玲珠會同管區警員敲門進入，而被警方依妨害家庭罪嫌，移送法辦」。

復指出：「據警方調查，向華強在民國六十一年曾捲入一起販毒案，而且在台北地院依妨害國家總動員法判刑七個月，現仍在緩刑期間」。緩刑期間出國，且去海外重婚，這些都該列入「大新聞」。

因李小龍之死而「紅」起來的丁佩，原名唐美麗，現年二十八歲。她嫁向在香港辦過手續，但向華強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七日在台北與吳玲珠結了婚。

這種畸型社會的產物，無非是自甘墮落的人渣。而這些人渣居然能成爲「鼎鼎大名」人物，某些輿論工具和有關主管當局實應負一定的責任。

中華民國有關當局對此已開始採取措施，但願不是口頭上的「自律」，而是能做到力行。

據中央日報報導：「全國影視劇演藝人員生活自律公約簽約大會」，十月六日在台北市實踐堂舉行。影協理事長梅長齡主持大會，並講了話。他說：「海內外影視劇人員簽訂自律公約，是響應政府改善社會風氣的具體行動，也是雙十國慶前的珍貴獻禮」。新聞局局長丁懋時說：「新聞局非不得已，不願對影視界頒布任何禁令」。中國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任邱創煥在大會上指出：「影藝工作者是多數人模仿的對象，因此，生活行爲、服裝儀表對大眾有很大的影響」。

梅、丁、邱三人的話都說得很中肯。特別是邱氏的話更重要。就因爲青年男女拿一些影視人員作「模仿的對象」，所以，影視人員，特別是出了名的所謂「紅星」，應該「自律」得多一些。不過話又說回來，有關方面是不是也「自律」了？或者曾經考慮過「自律」和所謂「模仿的對象」等問題。若然，用一個聲名狼藉的演員飾演一位民族英雄是什麼意思？所謂「自律」云云，看來應該是有關方面首先「自律」，並且着眼於國策和國法，不然還不是說過算數。

自由人士不再沉默

羣衆力量大無比媚共墮子低頭

萬人傑

一向，自由人士是「沉默的大多數」，因爲沉默之故，吃了不沉默的媚共墮子的虧。他們叫囂，他們爲共產黨塗脂抹粉，把共產黨捧得高高的，這都是違反「沉默大多數」的意願的，現在他們不再沉默了，發出怒吼，於是，媚共墮子低頭。這證明在正義的大前提下，不可以默默無言，必須表達出我們的意見，不容墮子「强姦」！

不能漠視大多數民意

自由人士、愛國分子沉默得太久了，使跳梁小丑愈來愈明目張胆，以控制全局姿態，強姦民意，說全香港市民爲毛死哀痛、流淚，在中國殯儀館的靈堂中穿梭弔祭的，不過是一些指派的人員，及「有奶應是娘」的投機墮子。他們在全港四百三十多萬人口中所佔的比數幾何？

可是大多數人是沉默的大多數，弔老毛的人自以爲可以代表「全港市民」，殊不知這回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跑到無線電視門口表示了他們的憤慨；結合了二三百自由團體，發表聯合宣言；也個別向政府提出制裁的建議，萬人日報每天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要排隊登出，還要把其中部分「過於激烈」的抽掉。

沉默的大多數居然打破沉默，終於表達了眞正的心意，這是前所罕見的情形。爲了大眾不再沉默，媚共份子忙亂手脚。余經緯和張正甫從中國殯儀館弔毛出來，就忙不迭爲應付平息公憤奔走，爲應付來自中華民國的制裁措施而急忙到台北負荆請罪。這次毛輯事件如何了結雖還未知，但可肯定，如果無線電視不願自絕於廣大市民，今後處理這些事情，絕不敢疏忽，也不會再漠視大多數民意。至少，在今後可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歸根結底，是因爲沉默大多數不再沉默的結果，才能在打擊媚共分子的鬥爭中有如此豐碩收穫。

新亞學生也起來了

另一例子是新亞書院的學生，一直受到小撮把持學生會的左派職業學生控制，把學生刊物投進紅色染缸裏，染得紅彤彤的學生報的言論紀載，比受共產黨睇皮的左派報紙還要左，這造成大眾的錯覺，以爲所有新亞學生都是左仔。其實，在新亞書院裏面，也和廣大沉默市民一樣，大多數爲了眞正求學而入新亞書院唸書的學生，對這種事都保持沉默態度。

可是，新亞書院保持沉默的大多數學生，已漸漸醒覺，他們明白沉默不是對付被強姦的好方法，有效方法是起來，表明眞正意願，不讓左派職業學生歪曲。因此，他們不斷地投書萬人日報，揭發左派職業學生的醜態，更公開用大字報痛擊他們的陰謀詭計，獲得大多數同學簽名擁護。

因此，下次學生會改選時，這些左派學生一定被攆走，由能孚眾望的眞正學生担任。抓不住宣傳機關——學生刊物的控制權，左派職業學生當難再有所作爲，外界以爲新亞學生大部是左仔的誤解，也可由此消除。老萬在此呼籲：沉默的大多數要打破沉默，左派就會在眞正的民意下龜縮，不敢再胡作妄爲！

是整間公司的責任

有一家報紙報導說：在「毛死特輯」播映前，從公司方面發出的「工作備忘錄」，證明該特輯所引起的問題，不應由一兩個人負責，而是整間公司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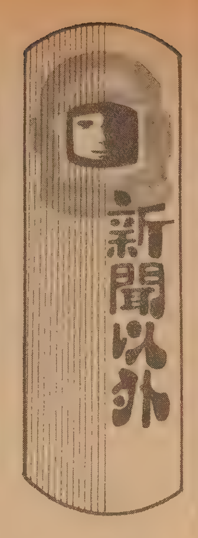
長達四頁的備忘錄在六月廿二日由新聞部經理張正甫發出，指示屬員處理毛澤東逝世新聞時應採的步驟。包括放映法國人攝製的三小時半的特輯。該備忘錄發給新聞部各主要人員，副本送呈余經緯、梁淑怡、林賜祥及羅仲炳。備忘錄中並無張寬義之名，因當時他還未到港視上任。

特輯的內容，張正甫、梁淑怡、林賜祥和一名姓古的編導都看過。當時，姓古的編導對張、梁兩人表示，這特輯立場太左，如要播出，應宜愼重考慮。但張、梁說：「所謂左與右，不過是觀點與角度之不同。」據說，當這「特輯」闖禍後，張、梁二人不敢面對現實，相互推卸責任，犧牲下面一些蝦兵蟹將，姓古的編導覺得有失大將風度，大表不滿。

自由力量影响深遠

老萬說過，這樣一個特輯，其份量之重（三小時半）與及內容種種問題（歪曲事實、侮辱蔣公），都不是一兩個地位低微的工作人員可以作主。不過，無綫電視之親共、舐共不自今始，過去每次都順利過關，雖然有些人反應不頁，可是無綫一向相應不理，誰都吹佢唔脹，以爲今回也如此，更瞧不起萬人日報這一份蚊報，認爲不會發生什麽作用。

誰知萬人日報有過上次周死抗議無效的經驗，今回決以行動配合，告到最高當局，獲親自批令有關單位處理，下面的人奉命，不敢怠慢；加以電影製片協會、國內三個電視台、香港自由影劇公會响應；二百八十八個自由團體發出聯合宣言，表示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一致起來聲討，毛記電視再



不敢持過去那種傲慢態度。

這次自由人士表現的力量，有深遠影响。無綫電視是香港最牙擦的電視台，倘且在羣眾指責下低頭；其餘兩個電視台及商業電台平日惡毒地播出親共節目，爲免踏無綫覆轍，今後不能不加倍檢點。

究竟麗的電視是否「客觀」？希望讀者多多來信，批評一下，相信有助今後香港各電視台與電台「改進」的參考。

廣大正義羣眾！發揮你們的力量，批鬥利用大眾傳播機構放毒的跳樑小丑，把他們揪出示眾，這樣，他們才不敢放肆。

萬人日報花名多

左派又給「萬人日報」來一個花名，叫「爛人日報」。亂加花名，不敢面對我們的矛頭，只表現了左派仁兄的虛怯。

一九六七年左派發動暴亂，曾給老萬起過很多花名，如萬人渣、萬人憎、萬人礫等等，因爲他們道理辯不過老萬，所以要多起幾個花名來發洩心頭憤恨。

文滙報說我們是「垃圾報」，新晚報指我們爲「蚊報」，香港商報咒我們爲「爛人日報」，沒有一家敢直截指出我們的報名，因爲邪不能勝正，只可以用「乞兒咒死皇帝」手法，給你一點小麻煩，却不敢堂堂正正跟我們辯論問題，這只足以反映左派的低能，也怕我們抓到詆譭、誹謗的痛腳，向港英法院告他一狀，他就比我們吃的官司尷尬得多。

香港商報的那渣文章是一位同事指給老萬看的，老萬只畧一過目，是用兩個人對話方式，指無綫電視的「特輯」播得很對，他們並沒被「強姦」的感覺，因此，與其說無綫電視強姦民意，實應說是「爛人日報」強姦民意云。

他之不敢寫明萬人日報，因爲我們事實上並沒強姦他（或她），我們把左右劃分得很清楚，毛澤東死了，我們一直說明：你們有爲老毛哭喪的自由；我們也有爲毛死舉杯慶祝的自由。但劉家傑說全港市民爲毛死而流淚，那是「監人賴候」。說他「強姦民意」是太辣一點，他只是想多拉些人給老毛撑面子，其實，他明知「飲番杯」的人多過流淚的人。

他們的一伙，在左報弔毛照片中可見到的至少有佘經緯、張正甫、劉家傑、狄娜四個，何嘗見他們流過一丁點眼淚？那麼說，他連自己人也強姦了。

毛死特輯「播得對」？

香港商報說那「特輯」播得對，那沒關係，我們讀左派報紙，正和看這「特輯」一樣，他們張大眼睛說謊話，不分是非，淆亂黑白，彼此作風相同，如果他們不說播得對，還有誰捧場？

據說這「特輯」日本電視台也買了版權，在東京電視台播出時，關於南京屠城這一段，却自動改正，承認殺人八十萬是日本「皇軍」所爲，並非「蔣介石」幹的。商報却把歪曲事實的「特輯」說是「播得對」，別的話就不用說了。

本來，左派報紙的讕言老萬很少拿出來談，他們正如毛澤東說的，個個都是「花崗岩腦袋」，和他們辯，是浪費筆墨。不過，無綫特輯事件發生以來，左報一直不大敢介入，直到近幾天才開腔。因爲他們明知「特輯」毛病甚多，介入了，只有推正義市民之罵，爲無綫電視分担了市民的憤怒，不智實甚！

無綫喪服猶未脫

無綫電視報導員，一向穿着棗紅色制服，左邊襟袋有無綫電視商標，早午晚新聞報導員，一律穿此制服；奧運會講體育的，也穿這種制服，儘管是報紙社長，在無綫電視出鏡，也要降低身份穿上制服。

自九月九日毛澤東斃命，劉家傑出現螢光幕，以哀慟表情，報告這一特大喜訊時，放棄傳統的制服，改穿黑色喪服，此後無綫電視的報導員便一直改穿喪服，迄今一個月，還未除去，十足表現他們對毛死盡孝盡哀。

事後有人電話訪問劉家傑，提出喪服問題，他說穿喪服是奉公司當局之命。此言是否屬實，我們局外人不知道，但即使是奉命披蔴戴孝，大陸的喪期已過，左派戲院也恢復營業，一切應回復正常，而無綫電視的報導員，應無長期戴孝的理由。

有人說，中國人習慣，戴孝期間爲七七四十九天，過了末七，才脫掉喪服。但今天中共破舊立新，封建時代的舊習慣，沒理由仍然保留。大陸人民也脫了服，無綫電視報導員仍穿喪服，難道爲了表現對老毛的哀思未已？

左右逢源變了左右為難

連日朋友告訴老萬，朱維德及劉家傑的弟弟劉家彬，仍穿喪服出鏡，令他們看得很不順眼。因爲老萬一直杯葛毛記，沒有看無綫，所以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可能毛記女強人近來因禍得福，升了官、發了財，正忙於辦理善後工作，一個月前下的命令——改穿喪服，到今時已經忘記，沒有下令恢復穿無綫制服；又或者是故意讓他們穿足七七四十九天，對老毛致哀，有頭有尾；更有可能從此以喪服作爲毛記報導員制服，一來藉以掩飾，劉家傑改穿此服，並非喪服；二來乘機改了，不能再攻擊這是喪服。

不過，穿喪服究竟是不吉利的事，自無綫報導員穿上喪服，惹來了無比的麻煩，如果長期穿着，便長期有麻煩。因此，老萬決定做做好心，提醒女強人快點下達命令，及早叫朱維德、劉家彬快把喪服脫掉！

無綫電視一向想做到「左右逢源」，一方面替左派宣傳，賺大筆廣告費；一方面和國內電視台「技術合作」，賴國內的人才、片集等等提高其收視率。我們觀眾往往看到一位台灣歌星唱完歌之後，就出現三鞭至寶酒廣告，甚至有瞭查查的台灣明星爲左派商品「抽獎」，這都是無綫電視玩弄的手法。但這種「左右逢源」的大好形勢已一去不復返，目前却是處在「左右爲難」的境地了。

談百團大戰

吳霆

前日萬人日報刊出一篇文章，指劉家傑在吊毛旁白中提出「百團大戰」之事，作爲毛澤東的大功一件。筆者當晚在電視機聽到劉家傑的荒謬旁白，可能因爲當時一面聽，一面要提稿，加之自己的廣東話實在不夠格，所以未聽到這一段，看了萬人日報之後，不由得想起金聖歎批水滸的話「眞堪絕倒」。區區常說拍馬屁也要讀書，歷史上大奸大惡，不論秦檜、嚴嵩、阮大鋮，都是飽讀詩書之人，劉家傑的錯就在他不讀書，此時提起百團大戰，作爲毛澤東的「大功」，這個錯誤可眞不少，劉家傑此次回大陸，能否安然出來，都難以預料。



指揮「百團大戰」的朱德

現在將「百團大戰」這件經過說一說。共軍自從投誠，經政府改編爲國軍後，眞正打過一次勝仗便是一一五師林彪部在平型關伏擊日軍。仗是勝仗，只是太小，總共得了一百多條槍、日本一頭驢子也未俘虜。中共便在後方大吹大擂，好似全殲了日軍似的，以後從彭德懷自己提出，原來戰果如此之小。

撇開勝負不談，在保衛太原之戰，十八集團軍曾經參戰，担任總司令的朱德，不但指揮賀龍一二〇師，還有其他各部國軍三個師。可見中央對十八軍確無歧視之心。憑情而論，戰事初起，十八集團軍自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到三個師長林彪、賀龍、劉伯承，也都想認眞同日本人作戰，不但贖罪，而且也出於愛國，因爲他們到底是人，在那種全民抗戰浪潮激盪下，誰都想爲國家盡點力。只有毛澤東硬性規定「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到了太原失陷之後，十八集團軍已變成「十分發展」，既不抗日，也不敷衍了。

以後又三年時間，十八集團軍已控制了河北、山西，察哈爾三省地區，日軍所佔僅係大城市及鐵路綫，原有之國軍及游擊隊全部被十八集團軍消滅，中共又在這三省成了「晉察冀邊區政府」，施行統治權，中央政府對之無可如何。但在國軍及游擊隊全部被消滅之後，三省境內就變成日軍與十八集團軍對峙之局。

在過去，雙方原有一種默契，夾擊國軍及游擊隊，都是日軍白天打，共軍晚上攻車輪戰法，又無後方，國軍及游擊隊皆被消滅。國軍全部被日共軍聯合消滅之後，雙方衝突便開始。

因爲日軍在北平設立了僞政權，最初是「獨立國」，後來雖然併入南京區政權，但實際仍是獨立。這個僞政權名義上雖然統治晉察冀魯豫五省——却都是點綫大城市，僞組織的首腦便想擴大統治區，與日軍「北支派遣軍」司令部取得協議，以「強化治安」的口號，進攻鐵路綫附近地區及中小城市，此時已沒有國軍，直接受打擊的自是共軍，共軍大頭目對於「皇軍」的不友好行動，至感惱慨，便想報復，於是由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擬出了一個「百團大戰」的戰略，給日本人一點顏色看。

十八集團軍的編制本是三師六旅十二團，中共硬在每旅自加一個團，也只有十八團，此時光是在晉察冀三省已自稱有一百團，其不按編制，自行擴軍的罪狀，又多一證。

所謂百團大戰，自然必有一百，更未曾大戰，只是發動各地共軍一齊出動，破壞鐵路，偷襲日軍，造成一種紛擾，究其實際，對日軍並無任何影响，也未曾攻下日軍一處據點。但朱德，彭德懷却誇張戰果，呈報最高統帥雖明知是浮誇，但肯同日本人作戰，總是好的，當即覆電嘉勉，誰知這以來，害了朱彭。

百團大戰並不但未攻下日軍據點，殲滅一支日軍，即就所進行的破壞工作言，亦非常有限。百團大戰開始於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到了十二月八日，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總長白崇禧致電朱德、彭德懷曾提到：

「一面兄等……正渲染百團大戰之時，一面敵人橫斷河北之德石（德州

至石家莊）鐵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動工，未受絲毫障礙，竟得迅速完成者，亦於十一月十五日大事舖張，舉行開車典禮！」

但百團大戰也確替共軍帶來「不良後果」，共軍此舉未能打擊日軍，却激惱了日軍，日軍眞的配合華北僞軍來一次大掃蕩，有一個時期，把共軍逼到冀西山區，無法生存。中共中央曾開會檢討，毛澤東認爲共軍無端觸怒了「皇軍」頗爲不智，曾與朱德、彭德懷發生爭執，爭執結果、毛澤東並未佔上風。

孰料事隔廿七年，文革期間「百團大戰」，却成爲淸算朱德、彭德懷的罪證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四日，北平出版的「戰報」第六期，以「大軍閥、大野心家朱德的滔天罪行」爲題的文章，歷數朱德的五大罪狀，其中關於「百團大戰」寫道：「一九四〇年秋，朱德、彭德懷違反黨的組織紀律，不請示毛主席，擅自搞「百團大戰」，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戰畧方針和作戰原則，把日寇的兵力吸引過來了，減輕了日寇對蔣介石的壓力，使我八路軍和地方游擊隊都受到很大的損失，造成我黨我軍力量的下降，得到蔣介石的勳勁，這是朱德執行投降主義路綫的又一重大罪惡。朱德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爲顧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葉、項復何應欽、白崇禧佳電』中却說：『卽如此次華北「百團大戰」，自八月開始以來，已歷兩月有半，現在進入第二階段，曾奉委座明令，勗勉備至，全軍感奮。』一九四一年九月『擴大百團大戰的勝利』和一九四五年四月『論解放戰場』中，還大肆吹噓百團大戰「有全國性的偉大的戰畧意義』，『八路軍百團大戰的威力，驚醒了敵寇』，公開與毛主席的論斷唱反調。」

「百團大戰」時彭德懷

百團大戰當然不是毛澤東主動提出的，但要說是朱、彭背著毛擅自發動的，那是不足置信的，因爲當時毛澤東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朱、彭的一切軍事行動，均須服從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絕無擅搞百團大戰可能，何况事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百團大戰也曾一再加以渲染吹噓：一九四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關於軍事行動指示」稱：「應按照華北百團大戰役，先向山東及華中組織一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現在華北則應擴大百團戰役行動，到那些尙未遭打擊的敵人方面去，藉以縮小佔領區，擴大根據地，打破封鎖綫，提高戰鬥力。」「戰報」所指「佳電」，實際就是中共中央發出的。毛澤東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廿二日，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名義，「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曾加以引用，在該談話註釋中亦曾加以說明，至於「論解放戰場」，那是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向「七大」提出的報告，其爲中共中央與毛澤東所欽定，也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以後却成爲淸算朱德的罪証。

至於說「把日寇的兵力吸引過來了」，也不是事實。八年抗戰，敵人始終把國軍視爲作戰的對手，毛澤東早就承認八路軍只是担任輔助的游擊戰，因而共軍得以在華北華中迅速壯大。至於所謂「減輕了日寇對蔣介石的壓力」，也不是事實，對付那種東竄西擾的所謂「百團大戰」，日本根本就不需要動用太多部隊，怎能減輕對國軍的壓力，但這段文字，却說明一件事實，卽八年抗戰完全是國軍打的，日軍全付力量對付國軍，共軍卽使偶然發動一次戰爭，減輕少許對國軍的壓力，在毛澤東看來都是大逆不道，究竟誰抗戰，這不是說得很淸楚嗎？劉家傑卽使舌能生花，也無法改變這段文字。

毛澤東所以痛恨朱、彭發動「百團大戰」，表面上看，認爲不該招惹日軍，引致日軍進攻，受到損失，骨子裏却又怕朱德、彭德懷眞的參加抗戰，擁護最高統帥，把共軍變成國家的軍隊，毛澤東便兩手空空了。

因此，自抗戰開始，毛澤東不願朱德離開延安，只是由彭德懷到各地巡視。毛澤東以爲彭德懷是自己心腹，一定明白自己意思，不意彭德懷一時激於良知，在朱德、劉伯承協助下，發動了一場有名無實的「百團大戰」，在毛澤東認爲此是有意向中央輸誠，不能原諒，所以恨彭德懷更甚於朱德。朱德被鬥過之後，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懷萬劫不復，此等處亦可看出毛澤東是如何的痛恨「百團大戰」。

由「百團大戰」這一公案，更進一步証明了中共不但未同日本人作戰，毛澤東更痛恨手下同日本人作戰，劉家傑說抗戰全由共產黨領導的，又犯了毛澤東的大忌，特別渲染「百團大戰」。更直接向毛澤東挑戰。

因此，筆者也不能不懷疑是此地「新華社領導」作的手脚，否則以劉家傑的常識，他怎會知道「百團大戰」，如果眞知道「百團大戰」的來龍去脈，他就不敢將這一件「大功」歸之於毛澤東。

說來也非常有趣，劉家傑旁白錄音，我方固然會加以研究，相信共方也在研究，研究劉家傑何以會說出「百團大戰」，是誰教他說的，劉家傑去大陸，若交待不淸，可能要壞事，而且是大壞，不是小壞。

鄧小平不可能再度復出



毛澤東畢命不足一個月，大陸地區便出現許多「小道消息」，一說鄧小平已由下放的「公社」返回北平準備復出；一說鄧小平已被老幹部安排，在大陸某地另立中央，出掌國務院總理一職，對抗北平的華國鋒政府；另一說鄧小平匿藏昆明，正連結四川老家勢力，在西南另起爐灶。最近則說廣州的批鄧小册子被沒收，市面上停止出售；鄧小平在許世友護送下抵達廣州。這些流言，在內地普遍盛傳，且繪影繪聲，甚囂塵上，以致海外人士也認爲不是沒有可能，紛紛進行研判，並根據目前中共統治層的一些表象，加以揣測，作爲鄧小平復出可能性的旁證。

綜合中共問題專家高見，鄧小平復出的條件有四：一、鄧小平的主要敵人是毛澤東、江青及「文革派」中的一些激進分子，現毛澤東已死，江青亦成落魄的寡婦，他復出的阻力，可說大部份已經消失。加以目前「接班人」的爭奪，正僵持不下，各派勢必廣結人緣，這就造成了他復出的有利環境。二、鄧小平雖被撤除「黨內外一切職務」，但迄仍保有「黨籍」，易言之，他仍然是共產黨的黨員，這又形成了他復出的有利條件。三、鄧小平在中共政治舞台上掌權甚久，徒眾頗多，即以一九七三年他被「解放」復出之後而言，他在文革時期被整肅而經由他親自平反復職或升官者，在「中央」部長級以上者即有五十八人，司長級者三十一人，省委級者亦有四十四人，這些「解放幹部」絕大多數迄仍當權，他們均視鄧小平爲頭頭。四、鄧小平出身紅四方面軍系統，亦即後來劉伯承、徐向前所統率的「二野」。目前「二野」在共軍力量甚大，如「副總參謀長」李達、張千才，「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新彊軍區司令員」楊勇、「內蒙軍區司令員」尤太忠、「西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等頭頭，都是「二野」分子。這些人之中，雖然有的已向「文革派」靠攏，但舊的關係仍在，特別是陳錫聯，與鄧小平具有四十餘年的淵源，且同在「文革」中遭受鬥爭，必要時自可成爲鄧小平的後援。其中三、四兩項，可以視爲鄧小平復出的本錢。

至於鄧小平出現廣州，是因他與廣州頭頭許世友、韋國清、王首道等人有深厚淵源。許世友曾任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團長，時劉伯承爲師長，鄧小平爲政委。韋清國早年參加鄧小平在廣西的「百色暴動」，韋國清調升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是鄧小平一手提拔。王首道在文革時與劉鄧同遭一命運，後得周恩來力保過關，與鄧小平也有頗長淵源。由於廣州當權派與鄧小平關係深切，鄧小平出現廣州是有可能的。

以上的看法，似乎戴上「人心思鄧」的有色眼鏡，未免一廂情願。共產黨人多迷信權力，不重溫情，雖是莫逆之交，一旦面臨利害，在所謂「黨性」的原則下，毫不猶疑一刀兩斷，由親密戰友變成階級敵人。即使沒有直接衝突，也多明哲保身，見對方倒下，內心不落井下石，口頭還是聲討一番，

劉清敵我界綫。鄧小平目前的處境，正是這樣。

鄧小平首次鹹魚翻生，不是依靠自己的歷史關係，全是由一言九鼎的毛澤東及巧僞人周恩來兩人意旨。鄧小平初次亮相由毛家表親王海容攙扶出場，表明毛澤東要他出來，並不示鄧小平有實力威脅毛澤東非起用不可。毛周雖一致同意重用鄧小平，但各懷鬼胎，在毛來說，本欲鄧成爲文革派工具，日後匡扶江青集團；在周來說，希望用鄧緩和文革派與官僚派的矛盾，將來接替自己棒子，好讓「周規鄧隨」。可是，矮鄧不愧爲四川耗子，狡滑多端，有自己的一套，起初既不對周派虛與委蛇，也不對文革派陽奉陰違，却大量起用牛鬼蛇神，重建自己的勢力。後因四屆人大與二中全會在沒毛參與下，鄧小平得周派大力支持，掌握權力，遂而投桃報李，全力鼓吹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計劃，因而引起文革派極度不滿，以「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作炮彈，向其反擊。先是，姚文元借用紅樓夢「中山狼」孫紹祖含沙射影他忘恩負義，後有批判水滸傳的宋江把晁蓋摒除一〇八漢之外，把矮鄧喻爲宋江不把老毛放在眼內，繼而藉「教育革命」向他心腹周榮鑫開刀。

本來，此刻矮鄧已命途多舛，只因周恩來尚在，才勉強支撐下去。然而隨着周恩來癌病日益惡化，矮鄧的權力也日趨旁落，明顯的，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時，矮鄧尚能跑到山西昔陽去致開幕詞，但一個月後在北平召開閉幕大會，已由公安部長華國鋒作總結報告。及至周恩來死亡，矮鄧失去靠山，文革派便毫無顧忌，直接指名攻擊了。

鄧小平正式垮台，是在「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由毛澤東親自下令撤除一切職務，僅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這一決定，無異宣判鄧小平政治生命死刑，至於留黨察看，只不過變相的緩期執行而已。鄧小平已無可能再度出現政治舞台，除非他用暴力奪取北平政權，否則也像劉少奇一樣，從此在紅色舞台上消失。

在毛澤東死後，中共發表告全黨全軍全民書，提出「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綫進行了長期尖銳複雜鬥爭，戰勝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機會主義路綫，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戰勝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使我們黨在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綫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這是明文宣判鄧小平政治死刑，要是鄧小平能再度復出掌權，無異根本否定毛澤東的「革命路綫」。在共產黨字典裏，有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兩詞，前者非政治性，但可毀滅一個人的前途；後者屬政治性，可置人於死地。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者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者，是屬於敵我矛盾範疇。不過，兩「罪」相較，前者沒有後者嚴重，倘若有劉少奇時代的「大赦」，彭德懷必比鄧小平先獲「開恩」。

文革派對鄧系的人馬，能拉攏的拉攏，不能拉攏的斬草除根。前者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廖志老；後者有「教育部長」周榮鑫、「鐵道部長」萬里、「科學院副院長兼黨委書記」胡耀邦、「新華社社長」朱穆之、「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以及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等。周榮鑫是最早被開刀的人，萬里最近罷黜、由副部長郭魯頂替。昆明的賈啓允被認爲是鄧小平在雲南最具實力的一枚棋子，外國通訊社盛傳鄧小平逃離北平潛匿昆明，在賈啓允的庇護下，伺機東山再起。此說可能性極微，因爲賈啓允目前的處境一如泥菩薩過海，自身難保。他既不能京師毛喪榜上題名，連地頭虫也做不了。在昆明的毛喪追悼會上，主持者除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另一是貴州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魯瑞林身爲貴州強人而不在貴陽主持毛喪，偏要跑到隣省的昆明去參加追悼會，可見賈啓允的政治生涯，實比鄧小平好不了多少。

文革派不單在行動上剪除鄧小平的黨羽，在理論上繼續對鄧系窮追猛打。悼毛喪後不久，清華大學師生馬上又在校內掀起批鄧高潮，此是文革派「文鬥」所採的「不二法門」，先由北平點起火頭，繼而把火燄蔓延全國各地。十月號「紅旗」雜誌更集中火力，向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綫」轟擊，其中重要文章有：堅決以階級鬥爭爲綱、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綫的極右實質、鄧小平爲什麼抹殺儒法鬥爭、「鞍鋼憲法」永放光輝、深入持久批判修正主義、對唯生產論我們就要批判等等。其中以齊永紅的「化悲痛爲力量」一文，毫不留情地高叫要化悲老毛之痛爲力量，狠打落水狗鄧小平，以捍衞文革的成果。該文力指鄧小平授意炮製的「論總綱」、「滙報提綱」和「條例」三株大青草，是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的極右實質，集中反映了鄧小平一類黨內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並強調要以毛澤東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爲指針，發揚「宜將剩勇追窮寇」的革命精神，肅清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的流毒。

十月一日是中共的國磬日，在往年，人民日報社論例必歌頌一番，以粉飾大陸的「昇平景象」，今年恰遇毛喪，遂改變風格，颯氣甚重，不再報喜，整篇社論充滿火藥味，可說是毛澤東訃文的續篇。社論標題雖然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繼承毛主席遺志」，但內容主要是針對鄧小平，名副其實祭毛不忘批鄧。例如：一、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妄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陰謀，批判了他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二、廣大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反復地學習「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書」和華國鋒在追悼會上致的悼詞，重讀「毛澤東選集」四卷，學習「毛主席從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階級鬥爭論述，特別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的重要指示」。三、當前要聯係各條戰綫的實際，抓住修正主義思想錯誤這個要害，深入批判鄧小平授意炮製的「論總綱」、「滙報提綱」、和「條例」的三株青草，把批鄧、反擊右傾翻風案的鬥爭進行到底；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從上述可看出，文革派與鄧小平是勢不兩立，非把矮鄧這枚眼中釘拔掉不可。他們決不容許鄧小平存在一天，鄧小平復出，文革派便宣告覆亡。毛澤東說：「對敵人仁慈、對自己殘酷」，文革派比任何共產黨人能更好地「活學活用」，因此，江華集團掌握一天，鄧小平就一天不能復出。

華國鋒是否就是毛岸龍

王 虹

編者按：本文作者王虹先生曾在共軍中任職十二年，他是「紅五類」家庭出身，極得中共信任，跑遍了北方、東北和大西北地區。由長春調到雲南南部紅河地方，充當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叛軍製造武器機構——「七三二一兵工廠」第九車間中共總支部的書記。他於一九七四年逃出大陸，現居台北。照王先生的推論，華國鋒極可能是毛澤東「失蹤」的兒子毛岸龍。這一說法可能性甚微，但王先生的推理是基於湖南民間一些傳說，作為傳奇故事讀之，未嘗不可。

從毛澤東斃命談起

禍國殃民的毛澤東，終於帶着滿身罪惡和無數血債斃命了！「新華社」所發表的毛治喪委員會名單中，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排名在毛治喪委員會最前，搭起了中共黨以後沒有毛澤東親屬的毛澤東集團的主要架子。按照天安門抗暴事件後，本年四月七日毛所作「黜鄧升華」的所謂兩項「決議」來看，上列排名次序是已有「理所當然」的前提基礎。如此，不啻顯示華國鋒奪共黨第把交椅又邁進了一大步，可能正式接毛的班。這一點，就是筆者要寫本文的動機。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華國鋒就是毛澤東「失蹤」的兒子毛岸龍。這就是他能有今天「地位」的原因。

毛岸龍其人及「失踪」問題

根據筆者在大陸多年的親身見聞所確知，近日來不斷追憶，對於毛岸龍的身世和「失蹤」，認有寫出我的分析推斷之必要，以補有關報導的闕漏，更願因此揭穿毛澤東蓄意欺世之最大奸謀！

毛岸龍乎？華國鋒乎？

毛岸龍這個名字的出現，筆者記得，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紅衛兵」興起時，在許多「紅衛兵戰報」上刊出才知道。當時為標榜毛一家都為「革命」犧牲，在湘潭韶山毛澤東舊居陳列館把這個家世資料展出，也含有向人民顯示毛是「革命」的一家，決不是劉少奇等「反革命」的一家所能比擬。因為在「文革」以前，大陸上人民甚至一般共幹，可以說均不知毛澤東家世成員，但在「文革」開始以後，大陸廣泛流傳，毛有三子：長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戰中被炸死；次子毛岸青，因幼年在其母楊開慧被何鍵部下所殺後，剩下三孤子逃命，流落街頭，得了羊癲瘋，後在蘇聯學習時，未能根治，回國後曾送大連醫院療養，也一直未癒；三子毛岸龍，在流浪中失蹤，一直未尋回，他們三人都是楊開慧所生。筆者曾親見許多「紅衛兵戰報」上都是如此說法，今日在台灣有不少反共義士如林學政先生等，皆有上述見聞。

此外，筆者在大陸時，接觸到有些湖南人常用士話對我談起，「楊開慧最會生仔，四年之中給毛澤東生了三個仔，老大、老二連年生，老三隔了一年。」並說：「在文革前，湘潭地區就有華國鋒是「小毛主席」之說，因華的體型、容貌，確像毛澤東，老一輩的湖南人，有見過楊開慧的，又說華國鋒也有點像楊開慧。」現在筆者清楚的回憶起來，所說上述內容大約相同的兩個人：其一是筆者於一九七三年冬經過長沙、衡陽一帶時，親聞祁東縣××公社黨委副書記程濟凱所談；其二是一九七四年夏筆者在雲南路西，又聽到湘潭籍移民至路西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十三師」農場場長胡正端所講。

原因是筆者對這件事很好奇，遇有機會總把見到文革時「紅衛兵戰報」上所載的毛「失蹤」兒子毛岸龍一事，相詢湖南籍「同志」，另一方面也是想印證自己的「靈感」。緣筆者於一九七二年底，在北平西郊曾有機會瞥見華國鋒三次面，其時他都是在上下車子，同伴告訴我，那就是華國鋒「同志」。我當時心中就覺得他有點像毛澤東嘛！再想到在學習「批林」文件中，他的名字和地位好健。這也就是當本年元月周恩來死了後，筆者在台北即推測華國鋒會有可能接周位置的因素之一。祇是前此對於自己所知的這些將信將疑的事實和「靈感」，不敢拿出來公開發表。

求證毛岸龍的身世和「失蹤」

現在且來對毛岸龍作一番推理的求證，以明真相。

（一）毛是否有毛岸龍這個兒子的問題——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否則，一九六六年底以後的一段時期，各「紅衛兵戰報」上不會有此言之鑿鑿的說法，大陸各地也不可能有此廣泛流傳，而且也未見毛對此有過否認。

近閱台北出版的「大陸觀察」六十二年第一卷第八期，蔡孝乾先生所寫「細數毛澤東的家庭」一文，曾提到根據鍾燕提供資料說：「據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北京南下的「紅衛兵」透露，他們



華國鋒是「龍」種？（中爲毛妻楊開慧）

在江蘇省無錫縣一公社內發現了毛澤東的一個親生兒子那就是在蘇維埃叛亂時期在江西蘇區遺棄後不知下落的毛岸龍。一九六六年發現時他在江蘇省無錫縣一個公社內當記分員。發現後，毛既未否認，也未曾叫他去北京。……但據報告人（按：當係指鍾熹）說：「當時毛岸龍只有二十多歲」。」因此，蔡先生乃根據此一資料判斷，「毛岸龍不是楊開慧生的，而是賀子貞在江西蘇區生了之後遺棄的。」又最近在毛死後，香港所出刊的「毛澤東紀念特輯」第十三頁上報導：「楊開慧婚後先後生了三個兒子，長子岸英、次子岸青、三子岸龍。……岸龍成爲一地質科學者。」

從以上兩項報導看來，亦均顯示毛確有第三個兒子毛岸龍。推翻了我方以前根據中共各種資料，只知毛僅有岸英、岸青兩子的說法，可算是對毛隱瞞子嗣的新發現。不過蔡先生文中，由於報告人所說毛岸龍在一九六六年被發現時只有二十多歲，遂推認是賀子貞所生。（此一發現毛岸龍之傳說，筆者因自己所聞不同，表示置疑。）

（二）毛岸龍係何人所生的問題——當然，對這個問題直接而有力的解答是很困難的，因爲毛生前既心存奸謀，現又乏確切資料佐證。筆者刻依自己在大陸的親自見聞，及參照上引蔡文來推理求證如次：

首先，照年齡推算：毛的大兒子岸英，是在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時，被炸死於北韓，時年二十九歲，生於一九二二年（長沙清水塘），如果還活着現年應有五十五歲，次子岸青，生於一九二三年，現年應有五十四歲，已瘋；三子岸龍隔一年生，當生於一九二五年，現年應有五十二歲。我們知道一九二八年毛率領「紅軍」竄佔江西永新縣城時，賀子貞始認識毛而與結婚，就時間推斷，毛岸龍自非她所生，應爲楊開慧所生。可能是因中共發表（自屬毛有意欺世）的資料所說：「一九二七年毛澤東發動『秋收暴動』失敗後進入井岡山打游擊，楊開慧則帶着兩個兒子仍留在長沙鄉下繼續進行地下活動，」而受了矇蔽。按毛一生行事，詭詐百出，此乃其深蓄奸謀之一例。

其次，從情理推測：誠如上引蔡文所說，毛對這個在一九六六年於無錫發現只有二十多歲當公社記分員的毛岸龍，既未否認，也未曾叫他去北京。就人的天性講，即使是奸詐惡毒至極如毛澤東，如此對待骨肉之親，在情理上也難叫人相信。筆者的推測，如果一九六六年有在無錫發現這個當公社記分員的毛岸龍這回事，傳給毛澤東知道。因毛自己心裏有數，決無第二個兒子毛岸龍，但又不能否認，故不予置理，或交查了事。倒是使筆者聯想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毛在「廬山會議」上被迫自承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負責，所說的一段話中的幾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值得大加推敲。因爲許多年來除開毛已失蹤的兒子不算在內，大家只知道他有兩個兒子，一死，一瘋。所以他先引成語「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佯示自悲自責，使別人寄予同情。但說到最後，以「我無後乎？」一語作結。可能是出於曠世奸賊隱識在場共幹受愚無知的心理，巧妙地暗示「予智自雄」的自得，而又令別人聽不懂，悟不出來。誰能想得到毛澤東已另有一個倘未「歸宗」的兒子早在他暗中培植着呢？也因此，「文革」初期大陸廣泛流傳毛岸龍在流浪中失蹤，一直未尋回，毛自然也不否認。（按：此項流傳，可能又係毛奸計，次節另析。）但他對於湘潭地區人民所流傳華國鋒是「小毛主席」之耳語，當然亦無法加以防制或禁止。

再次，就容貌、體型、神態觀察：從華國鋒的面部來細察，他的天庭和下顎酷似毛，體型、神態亦肖；他的眼睛和眉宇間，拿楊開慧的相片對照來看，也使人有相像的感覺。筆者一九七二年在北平西郊瞥見華國鋒時，深以其體型、神態與舉止像毛而留有特殊印象。來台後，看到華升爲「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以及周恩來死後再升代總理之有關他的殘缺人事資料，疑其何以在一九五五年以前的經歷尤其是身世，竟諱莫如深？而年齡則又與「失蹤」之毛岸龍相若。在本年四月初天安門抗暴事件後，毛又出人意料的「黜鄧升華」，一直最近毛斃命前後，華在中共政權中的地位日漸突出。乃

使我更相信自己心中久存的推測：「華國鋒可能就是「失蹤」的毛岸龍」。近日來，頻頻對照片、看資料、算年齡、思索許多有關問題，愈覺大致不會搞錯。

（三）毛岸龍的「失蹤」問題——筆者根據一九六六年中共出版之「毛主席詩詞」所載：「楊開慧一九三〇年被何鍵殺害。」推算其時毛的三個兒子岸英是九歲，岸青是八歲，岸龍是六歲。並研究由於楊開慧在婚後一直跟着毛從事共黨叛亂的地下工作，兩個兒子在身旁，已經夠拖累。可能當三子岸龍出生後不久，夫妻兩人就決定秘密寄養於可托之親友家中，以減輕叛亂活動中的負担，後來楊被捕時，當局也就未抓到甚或根本不知道幼子岸龍，於是毛對此子的寄養藏身之處，就更隱秘不宣，並予換名換姓。乃造成各方都只知道楊開慧有兩個兒子同時被捕，後經釋出或救出而流浪逃命。毛自己則蓄意隱瞞，即使對極少親信亦藉詞搪塞。這一推測，從現在只見中共發表楊開慧和長次兩子合攝的照片可說比較切合實情，其後雖然共黨的上海「組織」於一九三一年找到毛長次兩子，予以收留安置。但當時毛在江西「蘇區」之處境惡劣，必自感有內外雙重危機，且自己殺人纍纍怕招報復，遂以巨奸之機心，對極少數親信知其有三子岸龍者，仍佯稱「失蹤」，實則他早已隱作極密安排，以防絕後。嗣毛竄抵延安以至一九四九年竊據整個大陸期間，皆因不能再在「黨」內和「家」中揭開此謎而使此子「歸宗」，就一直私作培育。當一九六六年底「紅衛兵」興起時，毛一面爲標榜自己是「革命」的一家，另一面也可能爲着其時或以前得悉暗傳其幼子岸龍「失蹤」之謎，乃設計藉「紅衛兵」廣爲流傳因流浪而「失蹤」，迄未尋回的一貫說法，有意故佈疑陣，掩人耳目，以維持他對此事從未妄言相欺「同志」之尊嚴。筆者亦即根據毛既未宣佈毛岸龍死亡，便肯定其存在，進而追查毛岸龍何在？並探究華國鋒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毛臨死奸謀顯露

筆者現將毛久蓄險惡奸謀之心，陰行私己世欺之謀，最後才把隱秘的「秦二世」華國鋒這張底牌，掌握時機，趁勢打出，並求死後瞑目，作扼要透視，此一透視之研判，係從華國鋒竄起這個角度提出。

①華國鋒的身世，不但大陸以外的人覺得很神秘，筆者敢說凡肯冷靜思考的中共幹部也存同感。現在台北及國外的報導，有的說他是湖南人，有的又說他是山西人，但他的父母是誰？在中共中早期如何成長？則誰也說不上來。筆者曾聽過華的講話，肯定他是帶有山西腔而決非山西人，但在有些尾音中却帶着湖南腔。因此，我推測華是毛之三子毛岸龍。可能在抗日戰起之前後時間，被毛自湖南秘密輾轉送至山西求學，入共青團及共黨，搞地下活動，也有可能被毛派到蘇聯去學習過。（這點係從其講話中測知；如曾去俄，當在筆者所聞毛長次子同年赴俄時間之後。）總之，在已知他一九五五年做中共湘潭地委書記以前的一段歷史，是曲折而離奇的。但決非他對共黨叛亂工作有甚麼出色表現，而是必有站在中共立場不好交代的難言之隱。諸如更改身世過程、學歷經歷和作爲，有不利的影響因素存在。

②就已知資料言，華國鋒是因做湘潭地委書記時，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號的北京「學習」雜誌上，發表一篇「充份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寫作，而廣受共幹注意。據筆者所知，當時全大陸分爲二百〇幾個地區，每一地區轄數縣不等。地委書記中有絕大多數都是曾任共軍師級幹部的「長征」幹部充任，且年齡多超過四十歲以上，其時華照算只有卅一歲，而且照他發表的上述著作來推測，應該是他已幹了三年的地委書記，才有資格和條件來寫這樣「工作經驗報告」式的文章。故推知他廿八歲就當上地委書記，應屬毛的特殊培植，自不待言。

③爾後華國鋒獲得毛迅速升遷，已見許多報導，茲不詳列。但其間有一重要關鍵事實，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因毛蔭庇成爲中共「九大」中央委員。是時毛對林彪虛與委蛇，在中共黨章規定林爲接班人。

在現今看來，毛那時實已私下立意培養他自己的未「歸宗」兒子接班。果然，林彪是在華力助毛之下被剪除身亡。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之後，華即調北京實際主持「批林」工作。嗣於一九七三年八月「當選」中共「十大」中委、政治局委員；一九七五年元月升「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其時，國內外正在注目以江青爲首的所謂「文革派」與周恩來、鄧小平爲首的所謂「溫和派」奪權鬥爭，誰知毛這個巨奸却暗在部署他臨死之前最後的一着棋——別人想不到的「秦二世」華國鋒。終被他掌握周恩來死、天安門抗暴事件發生之時機，趁勢落「子」，分兩次揭開底牌。足見毛眞可算是私到極點，奸到透頂！

曠古絕今的大奸謀能否定嗎？

從上述華國鋒升遷很特殊而暫居中共政權首領這一事實來看，他既不是中共的「長征」幹部，也不是「文革」幹部，祇可算是一個「中期」幹部，身世很神秘，更談不上對中共有何赫赫之功。今竟如此高居中共首位，能說不是毛玩弄最大的欺世奸謀所造成？筆者根據一九七四年六月中共極左派反撲時期，北京曾出現大字報攻擊華國鋒「一貫鎮壓造反派」、「爲右派翻案張目」，並指他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右派份子」等情形推測，江青對毛屬意華國鋒接班，可能在近三年來已有覺察，但對毛何以獨鍾華之權術「眞詮」和華的身世，則可能也被完全矇住。

筆者對於毛澤東已斃而他却極可能遺留這樣一個曠古絕今的欺世大奸謀，在此作理智的提出。像華國鋒這樣帶着神秘而不可告人的身世歷史，即使是作爲毛死後中共政權過渡性質的維持者之一，也應將其來歷澄清。我如此分析推斷華國鋒是毛澤東用他的獨特騙術和奸謀所扶植的「秦二世」自信具有道理。並且我也了解毛在生前有足夠的權力和方法，來掩蓋華國鋒的眞正身世歷史，使他在中共組織的嚴格檢查中過關。如說不對嗎？就請有資格、有條件徹查清楚的中共頭頭們，查實後公開的明白解答。

暴風雨前的寧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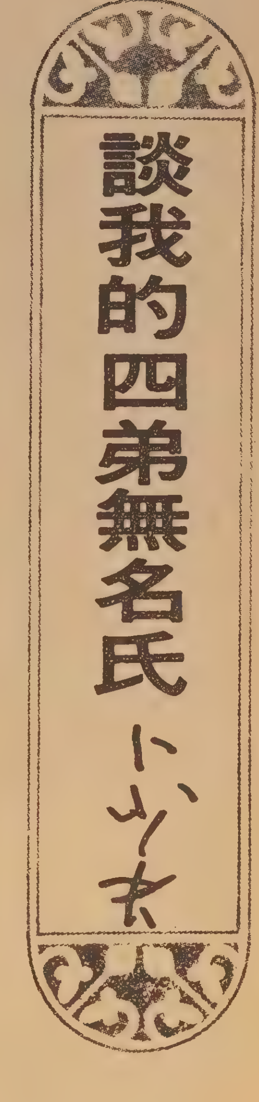
余秋人

原定於上月十八日結束的毛澤東喪期，迄仍在延續狀態中。此猶如一普通喪家，於守靈、祭悼結束後，大部份弔客業已散去，獨留少數與死者最親近之家屬，仍枯守懸滿輓幛與誄辭的靈堂，流連於昔日的好景之中，並死者遺屍亦不願予以掩埋。中共原定治喪程序，自上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人民大會堂」陳屍七日，供「中委」、「候補中委」、「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北京市各方面的負責人」、「工農兵及其他方面的羣衆代表」參加弔唁，十八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作爲結束，屆時「下半旗致哀」的行動卽告停止。然而自上月十八日以來，中共顯係在某種不得已情況下，故意將喪期加以延長，且繼續培養新喪的氣氛。卽如中共所有傳播工具，仍繼續以上月九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爲藍本，製造各種通訊報導，盡全力鼓吹毛思想、毛路綫及毛澤東在所謂全黨、全軍、全國甚而全世界的歷史性的地位。而另一方面，毛身後所留下的各種問題——包括「中央領導機關」的改組及毛屍之處理，却一概未作決定，而「十、一」共慶的一切例行活動，亦皆予以取消。自北平返抵東京的美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謂其在北平所獲印象，是「中共顯然已從毛活着的時期，容易地轉移到毛死後的新時代」，並預料中共「將有合理的政治穩定」。此「穩定」爲何？十分明顯，此爲一種一切必有的變動儘可能向後推延的一時表面上的「穩定」；爲一種暴風雨到來前「萬木無聲待雨來」的境界，爲一種有問題必須解決但却暫且加以擱置的「穩定」！這種「穩定」，掩藏不住其內心的恐慌。上月廿六日的一次新核爆，就是中共當權者內心虛軟和恐慌的表現。這種「穩定」，居然騙過了斯勒辛格！

如果中共要穩定，最低限度必須健全它的中央權力機關，必須將「中央政治局」廿一名委員及九名常委補足，必須選舉新的「黨中央主席及副主席」，或最低限度制定一「主席」虛懸時期的領導制度。爲此，均非召開「十屆三中全會」不可。有理由相信，以江青居於幕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殘存的四常委，本有計劃在上月十八日以後於「樞前」召開此一會議，此所以規定所有「中委」及「候補中委」必須在十一至十七日前往北平參加弔唁。不僅如此，「樞前」會議應對「四常委」絕對有利，因在濃重的新喪氣氛中，人們總或多或少爲死者的餘威所鎭懾，且或多或少具有相忍相讓的精神。何況今日北平在汪東與八三四一部隊控制之下，亦不易有嚴重反側的事件發生。然而儘管有這些條件，此必須召開的會議却迄今未能召開，或至低限度亦未能將召開的經過或遲不召開的理由公開宣佈。目前中共的情勢是，儘可能維持毛澤東未死以前的一切不變——以殘存四常委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爲中心的中央權力結構不變，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毛之路綫政策不變。此種作法無以名之，名之爲「死抱住死人的大腿不放」。然而死者已死，不能復生，欲求保持死者未死時一切情況不變，豈可得乎？

不但是中共權力結構必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必變，毛之路綫與政策也非變不可。用於毛路綫政策之錯誤，如中共所自承，以往曾有十次黨內大鬥爭，曾發生「小匈牙利事變」，近年來更有杭州工潮及天安門事件。而如今，亦如中共所自承：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有死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毛生時，尚且有「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之說，如今毛死，死黨魂已經壓不住活人的意志，欲求不鬥、不改、不變、行嗎？

對於中共內部之變及中國大陸之變，應以極嚴肅及悲憫的心情出之，但却絕不可怕。因爲變總有它的主流，此主流乃來自被壓抑廿七年人性的反抗，而一切反抗必通向求自由、求民主、求法治、求改善生活的目標。變之初，可能是隱秘的、漸進的與局部的，但一切江河通向海岸，變的方向與結局總不外乎此。可資警惕的是外力的干預，包括軍事的冒險及政治的投機。茲姑撇開可能來自北方的軍事的冒險不論，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領導，既在內政方面不得人心，只有試圖假外在形勢以鞏固它的統治。盡一切可能製造表面上穩定的假象；使人相信爲毛所擢升的「華國鋒已立於領導的地位」；並炫示其核武力，（除此之外，中共無可炫示）卽所以試圖在外在形勢上有所開展的手段。我們恆爲許多短見及淺見的人們嘆息，何以只見其表面而不究其內蘊，又何以只見其今日而不見其未來？我們願奉勸凡一切以中共統治爲穩定的人們且稍有耐心，勿輕作過早的判斷。萬木無聲是一種暫時的寧靜，遠處的雷電已經響動了，暴風雨就要到來！



談我的四弟無名氏

卜少夫

無名氏，譜名寶南（他在南京出生），改名乃失，又名寧，在我們弟兄中，他排行第四。

無名氏全書第一批七冊本月底出版了，和他本人陷身魔掌廿七年一樣，他的作品也沉寃廿七年，若干不道德的書商，非法翻印他的幾本份量較輕的著作外，重要的幾本也不見天日廿七年。

高節先生在他的「從中華民國文藝史談起」一文（八月廿一日中國時報人間版）中開頭便說：

「近年來海外文藝界人士多感到，台北當局的文藝政策正在轉變，而「中華民國文藝史」之出版，陷在大陸作家無名氏全部作品得在台重印，尤引人注意。」

時移勢遷，命中註定他的作品要耐受這一段長時期的埋沒而再見光亮的。

我在付印他的每一本作品扉頁上，寫了這麼一句話：

「但願此書之印行，並非作為四弟無名氏之遺作出版紀念。」

因為下了大決心，進行整理重印他的作品時，他仍在大陸鐵幕中受難，雖取得了他的同意，（彼此都勇敢，大胆，不再顧及將會發生甚麼意外）也揭破他的生死下落之謎，我特別寫了一本「無名氏生死下落」，公開了他廿七年大陸生活的內情，但卻很仔細地隱藏了他究竟容身何處，保留了無數足以暴露真面目的關鍵點，目的無非在使他不因此而受到的迫害，留得他的生命，希望在民族文化方面作更多的貢獻。

很不幸，在今年六月以後，中斷了和他的聯絡，他遭遇到甚麼變故，一無消息，我不敢想像「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內心愧咎、愧喪、情緒上的寥落與迷茫，將永遠難以遣釋，除非他又恢復與我通信，證明他尚在人間。（我深信他能應付最後安然無恙）

突異性格

無名氏這個人，在我們弟兄中，天資最聰慧而又長得最英俊的，可是他的性格卻極為突異，冷靜，堅定，加上執着。

重慶時代，他住在九道門，日機不斷轟炸，有一次他不及進入防空洞，炸彈如雨下，前後左右房屋都被炸燬，他的棉被蓋滿全身，睡在床下，日機去後，他施施然走到小食攤去喫担担麵了。

在多人場合，他大都沉默無言，聽別人講話，絕少有激動衝動，大怒大笑，大聲大躍的舉動。是屬於敏感性，神經質，沉思派的一種典型。

所信仰的事物，所作的決定，經過深思熟慮而來，他從不三心二意，首鼠兩端，而搖擺不定。比如他反對文憑主義，認為求學不一定非入學校不可，在他讀了四年中學後，（他是在南京中央大學實驗小學畢業的，這所小學當時名聞全國，教學嚴格，標準甚高，奠立了他以後做學問的最初基礎。）便決心自修，隻身遠去北平，曾考取北大而未讀，終日埋首北平圖書館，間中去北大旁聽（當有學養的教授在講課時），三年北平的清苦生活，專心苦讀，決不旁騖。

為了尋求題材，不惜追隨韓國光復軍總司令李範奭將軍到西安，睡土坑，過僅堪溫飽的日子。為了構思、養性，認識自然，不惜上華山和和尚打交道一年。思想、讀書，寫作，鍥而不捨，一切都為了這個目標。從他十六歲到北平開始，他就立定志願終生從事寫作的工作了。他担任過一個時期新的

聞記者和圖書雜誌審查員，這也和他的寫作生活有關，有助於他的寫作的。

相信正是由於他具備了這些性格，在大陸廿七年翻江倒海的不斷整肅，批鬥中，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才能闖過重重難關，有驚無險，而苟全殘命，未被殺害。

命運坎坷

無名氏的命運夠坎坷的了，（十九世紀的中國人，可說都是生不逢辰，生非其世，民族國家的命運使然。）他八歲喪父（我其時十五歲），父親並未留下豐厚遺產，母親農家女出身，未受過教育，不識一字。大哥早逝，二哥（我）三哥俱未成年，其後又各奔前程，所以他未能得到父兄的照料、指導，全憑自己走出自己的路子來。

抗戰以前的生活就不安定，勝利之後判斷錯誤（他估計中共政權至多兩年壽命）致陷身大陸至今，此後能否脫身，實在凶多吉少，比起若干早就離開大陸，甚至以後冒生死危險投奔自由的知識份子，他的遭遇實在太悲慘了。

他的前半生與後半生截然置身於兩個不同的環境中，這些人生經歷，充滿了刺激、緊張、奇妙，有能主動地操縱自己命運的時期，更有被動地俯仰由人的被驅使控制的時期。他像火鳳凰一樣，烈焰不能使牠焚滅。儘管折磨，儘管年老力衰，儘管分分秒秒在驚恐中，他的堅毅、莊敬、精神超然、肉體順應，亦如唐三藏西天取經，履經一道一道魔劫，留得此身，以求正果。

情感凄涼

人們讀到他的最初兩本小說，「北極風情畫」「塔裏的女人」，人們或許想像到他有不少浪漫故事，男女關係萬紫千紅，愛情生活一定相當豐盛，實質上，在這一方面，可說是個悲劇性的人物，貧乏而又凄涼。

他一生大概先後只愛過三個女人：

第一個女人是以前韓國駐華總領事閔石麟的女兒；

第二個女人是來自新疆的一個中俄混血「二轉子」；

第三個女人是畫家林風眠的女兒，中法混血小姐。

她們對他都有好感，由於各種陰差陽錯的因素，結果都落得一幕「愛情遊戲」收場，三個女孩子各有歸宿，這歸宿雖然都不一定滿意，對於他，留下一些不同滋味的回憶而已。他從不提起更不在文字中對此有所透露。

無名氏是個生活在想像中的人，想像力極為豐富，內向型、尤其是在男女關係上，缺乏週旋肆應的能耐，甚至自我中心，不求了解對方陰晴冷暖，將現實社會當作是一個文學或藝術世界，何況他僅有年青、獨身、能寫作的條件，此外一無所有，這些女孩在本質上固然不同於一般女性，但她們卻不能不受家庭與世俗社會的影響，她們之離他而去，既無過失，又無歉疚，只能歸諸於緣份罷。

未得到的永遠是美麗的，得失不等於證明成敗，情感上的事往往乃非邏輯，非數學、非商業、以至非常識的。

無名氏最後與他的義妹結合，乃至仳離，其上天之安排，再加給他一重精神凌辱與踩躪嗎？在他那高傲、純潔、求取至善至美的心靈上，插入一枝敗筆，他終生悔恨者恐怕在此。

重要作品

廿七年前，他從二十二歲到三十二歲，十年之間共寫了十本書，近兩百萬字，十本書中，前七本他自己稱作「習作」，在寫作方面投石，尤其是最初的「北極風情畫」和「塔裏的女人」兩本，他立意用一種新的媚俗手法來奪取廣大的讀者，向一些自命為擁有廣大讀者的成名文藝作家挑戰，他一舉而成功，試探勝利了，雖然得意於自己的一套設計、構架，這終究不是他的路子，他的路子是高境界的充滿哲學思想的作品，眞正反映他所置身的這一翻騰大時代的精神，和在這一大時代中典型人物和行為。

因此，他嘔心瀝血之作，在他的無名書七卷：

已完成的：

野獸、野獸、野獸（卅一萬字）

海艷（七十萬字）

金色的蛇夜（廿四萬字）

未完成的：

荒漠裏的人

死的巖層

開花在星雲以外

創世紀大菩提

這四本預計有一百萬字，連同已完成的三卷共二百萬字。他說，他的主要野心在探討未來人類的信仰和理想：由感覺—思想—信仰—社會問題及政治經濟。他相信一個偉大的新宗教、新信仰即將出現於地球上，這是一個廣泛的人類運動的高潮，他的藝術著作及今後理論思想著作，主要即在配合且迎接這一高潮，他預覺將有一系列新的名字出現，而他將努力插足其間。

可惜，他被剝奪了廿七年寶貴的時光，不然，在二十年前就會完成他這一計劃了。而此時，我們只能讀到他的「無名書」前面的三卷，全部思想體系的三分之一而已。

我願意對無名氏及其作品做一個扼要的說明，以提供給讀者，在他的作品出版之前。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香港）

毛澤東害死瞿秋白

□□陳不舊

提到瞿秋白，可以說他是中共早期歷史上許多誤入歧途的知識份子中一位典型的「書生」，與毛澤東一類雄心萬丈，久反成性者完全不同。他雖然為共產黨犧牲了性命，但寧為「叛徒」不作「烈士」。還在遺書——「多餘的話」中，充滿悔恨地赤裸裸的說：自己不是一個「眞正的布爾塞維克」，而是一個「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戴着政治的「假面具」，做了「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領袖」，成為一個「大悲劇」的主角。

瞿秋白自己供述，他最初僅僅希望進入北京大學，研究中國文學，作一個教員度生，並無「治國平天下」的大志，後來所有的發展，他說都是「歷史的誤會」，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份守己」，於是由學俄文而逐漸參加政治活動。五四運動開始，他担任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因而與李大釗等發生關係，參加他們所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來又接受北京晨報的派遣，到莫斯科去作通訊記者，由此和蘇聯共黨發生關係。

不過瞿到俄國的初期，目覩革命後許多混亂困難的情況，一度非常失望，後來看到列寧，並與若干俄共頭目接觸，漸漸有了一些改變。一九二一年俄共所設的「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邀請瞿前往任教，第二年他便經由張太雷介紹，加入共產黨。接着又出席了在彼得堡召開的「遠東民族代表大會」，在此期間，他把共黨國際與蘇聯共黨許多重要文獻譯成中文，著名的「共產國際綱領」，「國際歌」，都是瞿秋白翻譯的傑作。

瞿與毛一次重要合作

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劉仁靜等到莫斯科，出席共產黨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任翻譯也隨着參加，特別受到列寧與俄共高級領導者的欣賞。會後（一九二三年一月），陳獨秀即邀瞿一同回國。最初是担任理論與翻譯工作，同時兼任于右任先生所辦的上海大學的教務長與社會學系主任。同年六月中共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代會，瞿當選中央委員，並任宣傳部長。毛澤東也是那時進入中共中央，並竭力附和瞿秋白。因為當時國民黨採取「容共」政策，他們也都參加了。一九二四年一月，由孫中山先生所主持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瞿與林祖涵、張國燾、毛澤東等並均當選候補中央委員（當選正式中委的有譚平山、李大釗及于樹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代會，瞿仍任中央委員，但在黨內的地位則續見上升，並抱着嚴重的肺病，主持當時共黨在上海等地所出版的幾個理論刊物。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代會，瞿秋白雖未參加，還是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國民黨第二次全代會，同時通過了蔣中正先生所提的革命軍北伐案，國民政府隨即任命蔣先生為北伐軍總司令，七月九日正式宣誓就職，大軍順利克復長沙、武漢、南昌、福州、杭州、上海、南京，會師鄭州，時未一年，全國大份部均入革命軍之手。共黨受俄共指使，竟於此時在武漢把持黨政機關，進行分化統戰，造成寧漢分裂，陰謀破壞北伐，阻止全國統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先於武漢召開第五次全代會，內部發生嚴重分歧，第三國際對陳獨秀領導不滿，瞿秋白之

地位尤之見重要。由於此時各地紛紛揭發共黨陰謀，繼之南京國民政府於四月十二日起實行清黨，並下令通緝包括第三國際代表包羅廷在內之所有共黨首要，武漢的聯合局面瓦解，第三國際乃命中國共產黨鋌而走險，發動大規模的暴動，派周恩來、張國燾先後至各地傳達國際電令。七月三十一日深夜，首先在南昌掀起軍事叛變，（此即所謂「八一南昌暴動」），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在國際代表羅民那直的指導下緊急集會，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指責其「違反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組織中央臨時政治局，由瞿秋白負責，並即在全國各地舉行「秋收暴動」。先後發動的有兩湖暴動、廣州暴動、浙江暴動、渭華暴動等一連串暴行。

毛澤東是「八七會議」的出席者之一，會後他即以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及「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派往長沙指揮兩湖暴動。他過去聲稱在此地區有兩百萬農會會員，向瞿秋白保證最少能動員十萬武裝農民。可是他到達之後却一誤再誤，最後竟臨陣脫逃，以致毫無成就，使共產國際與共黨中央的整個計劃幻滅。所以在事後檢討，除處分湖南省委會各負責人外，特別提出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中央委員」。

這是中共歷史上瞿秋白與毛澤東一次最重要的合作，也是瞿對毛認識最深刻的一次。後來「八七會議」所有暴動的失敗，瞿秋白作了代罪的羔羊，他背着「左傾盲動主義」的罪銜，於一九二八年二月被共產國際電召赴俄。經過了一番檢討與批評，史達林還是繼續的支持他，並使出席在莫斯科召集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和主席團委員。

毛怎樣加害瞿秋白

瞿秋白最後在莫斯科的一段時間內，曾繼續寫了不少的小冊子，他曾爲一本關於中國農民運動的書寫序，文中除讚揚彭湃（已死）之外也照樣稱道毛澤東，說彭是「廣東農民的王」，毛是「湖南農民的王」。他當時希望以較多的時間留在俄國，一九二九及三〇年，他曾被共產國際派往巴黎參加國際反帝大會，派往德國參加領導柏林的羣眾示威。豈料中共內部在六次大會之後，又發生所謂「立三路綫」問題，下令「組織全國總暴動」，下令「各地紅軍發動總攻擊，奪取大城市」，希冀以此導致全國性革命的爆發。結果全部失敗，大批幹部遭受犧牲，瞿秋白又被派回中國。自然這也是莫斯科給他一個再翻身的機會，可是瞿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參加中共在上海舉行的六屆三中全會時，却對李立三採取了同情與調和的態度，許多人又把責任推到他的頭上，而那個時期，中共內部由上海以至蘇區，正是權力鬥爭最劇烈的期間，上海並有共黨龐大的特務組織存在，爲此有很多人被殘殺、活埋、甚至告密，利用政府的力量，給以打擊。瞿秋白對這些都深感煩惱，一九三一年曾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請長假的要求。後來陳紹禹當權，盡量的破壞瞿在第三國際的信用，然後免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由此瞿更意志消沉，吐血病不時發作。當時他不過剛剛三十出頭，也不能讓共黨特務認爲自己是動搖，或者思想有問題。所以便與魯迅等人配合，去參加當時的左翼文化運動，希望在共黨活動陷於低潮之時，以文藝的力量爲共黨開闢一個「新的戰場」。今天猶活躍於大陸的許多作家，大部份都是那個時期上海的「左聯」所培養的。瞿爲着自己的安全，曾多次受到魯迅的掩護，也常常替魯迅捉刀寫文章。他有天才，有思想，更熟悉共黨理論，爲一些青年作家擁護，所以能在文藝陣綫發揮更大的作用。因之魯迅非常敬重瞿秋白，瞿秋白也視魯迅爲其「知己」。

盡管如此，共產黨還是害怕瞿秋白落在政府的手裏，因爲他以往曾和國民黨許多人都有淵源。故最後便強逼他到江西「蘇區」，而且不准楊之華同行。

一九三四年二月，瞿秋白一個人孤孤伶伶的到達江西瑞金，名義上他是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委員、教育部長兼蘇維埃大學校長。實際上不但完全無權，並經常處於毛澤東的土共和陳紹禹的新留俄派的排斥之下，遭受到各種各式的磨折、打擊，心理的壓迫自然更爲沉重。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於政府五次圍勦，共軍大敗，中共黨中央決定突圍，在其主力退出「根據地」的時候，却把一個正在嚴重肺病困頓中的瞿秋白留在瑞金工作，這個決定無異是明顯的謀殺。所以瞿妻楊之華在回憶錄中憤然的說：當瞿秋白離開蘇區時，就有托派向國軍去告密。楊之華描述，瞿秋白本來是收拾行李，準備隨軍西行，後來聽到中共中央決定留他在「後方」工作，只有無可奈何的說「我服從組織命令」，「神色很黯然，默默地與同志們握手告別了」。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等人對這位曾經提拔過他們，支持過他們的老共產黨的唯一報酬吧？

共軍撤出江西後，政府迅即展開共區的清鄉工作，像瞿秋白這樣一個人物自然無法長久的隱蔽下去，所以他在一九三五年的二月廿三日，與鄧子恢、何叔衡等化裝商人，準備由閩西南到厦門或汕頭，搭船往上海。在福建省武平縣之水口鄉，被國軍宋希濂部逮捕。何叔衡被民團打斃，瞿秋白被捉，鄧子恢一人逃出，並受毛重用，因之也有人認爲這是一個最大的疑問。

瞿秋白被捕後，中共黨中央曾命令當時留在閩贛邊境進行遊擊、以掩護紅軍撤退的陳毅與張鼎丞軍事力量進行搶奪，命令中說如果不能活着救出，便設法把他打死。

瞿秋白被捕後，即押送長汀，筆者曾與他長談，他受到國軍極大的優待，心裏萬分不安，思想上早有轉變，他非常讚賞宣佈脫離第三國際的日共領袖佐野學，一再表明願意以其殘餘的生命，用他的一枝筆，作爲批判共產主義的武器。他說：「共產黨已搾盡了我的心力血汗，現在就剩下要我作他們的烈士——一張宣傳的牌子，也像他們把惲代英送到政府的手中殺了一樣。」

國民政府當局也非常愛惜瞿秋白之才，希望他能轉變，爲國家效力。可是等到中央的命令到達之時，他已被駐軍先一日執行槍決，終於實現了共黨的謀略，假借駐軍之手，爲他們除去了瞿秋白。因爲他的利用價值已經沒有了，共產黨最後只希望他成爲一個「烈士」。

毛澤東遺言

（油印文件，萬人日報第一手資料）

北京快訊

全國廣大工農兵同志們、革命同志們、戰友們：

目前中共中央正在着手整理毛主席逝世前一段時間主要活動和談話的記錄，準備發至省一級領導同志參閱。為了讓全國人民早日知道毛主席逝世前的重要指示，我們特提前將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毛主席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葉劍英、陳永貴、李先念等中央首長的講話，部份刊在下面：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上午（近日來毛主席情緒不佳），毛主席告訴汪東興同志要召見華國鋒等中央領導同志，汪東興與同志請示要不要通知朱德同志，主席說：我不要見他。——下午三時廿分，（華國鋒等同志在場）：

主席：我找你們來，不是要寫遺囑，我向來不相信那套東西，秦始皇留了遺囑，還不是被趙高篡改了？孫中山留了遺囑，中國却成了社會主義。世界上沒有不死的人，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活過八十，早就該死了，你們之中，不是很有人希望我早點去見馬克思嗎？

華國鋒：沒有。

主席：一個人也沒有？我看不見得。早在廬山會議以前，就有人罵我是獨夫、是秦始皇。先是彭老總，接着是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一個接一個背叛我、反對我，有人甚至用周總理的名義攻擊我這個B—52，這下可好了，我成了眾矢之的，孤家寡人一個。我說過，這沒甚麼了不起，眞理總是在少數人一邊，就算政治局、中委全體都反對我，地球同樣會轉，大不了重上井崗山。我早就預言，中國可能會出現全面的資產階級復辟，我看那時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你們要知道，時代是不會倒退的，幾十年、幾百年，最多一萬年，還是會遍地紅旗飄，這是歷史的規律。

有人說，我是花崗岩腦袋，不會變。我同意這種說法，變了還是共產黨員嗎？馬克思主義原則不能變，黨的基本路綫不能變。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我的意思，最好由政治局產生三結合領導班子，要不要江青參加，也由政治局決定，舊賬不許再算，就算從前整錯了，也不能翻案，誰翻案，誰就是搞復辟，千萬人頭會落地的。你們今後要幫助江青把紅旗扛下去，決不能倒，要提醒她避免犯從前的錯誤，兩霸要繼續反，兩手要繼續用，一定要堅持下去。

也許是凡事做得太絕，上帝罰我無後，這樣也好，不會出現秦二世和陳勝、吳廣起義，但是不能高興太早，國內外階級敵人還在，隨時都會發生事情，我如果斷氣，遺體運回湖南湘潭，我不信邪，不怕鞭屍，鬥爭是必要的，就算眞有人鞭我的屍，那也算不了甚麼，你們也應該敢字當頭，少點書生氣，這個世界，革命還是主流，不鬥爭行嗎？

老毛「最後遺言」之謎

王延芝

甚多「疑言」的「最後遺言」

十月一日在「萬人日報」讀到毛澤東六月三日的「最後遺言」，這兩

，大不了重上井崗山」；「有人說，我是花崗岩腦袋，不會變。我同意這種說法，變了還是共產黨員嗎？」；

是有兩點值得推敲之處。

首先，既然毛皇當時神志清明、口齒伶俐，為何不正式召開政治局會議或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當場「產生三結合領導班子」？當時的常委共六人，包括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朱德和老毛自己，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大概還有江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姚文元、劉伯承，連前共十五人，召開「御前會議」并無困難，但據報被召見的只有華、王、張、姚、葉、李、及陳永貴七人，為甚麼不召開會議，而只召見講話？

這個疑點有一個合理解釋：老毛無顏見朱德，不敢當着朱德的面交代江青接班。據資料中說，「毛主席告

如大家的確不肯捧江青，則別人做第一書記也可以。

假定此一估計不錯，為甚麼文件上說「不設國家主席」而不提「黨主席」問題？老毛自己說錯了嗎？在座的人聽錯了嗎？這都有可能，但王延芝認為，更大的可能是江青等人故意竄改了記錄，企圖維持黨主席職位，以便安排人事。可能江派的估計是：如不設黨主席，則江青難出任第一書記，如設黨主席，則也許可以說服華國鋒繼續以第一副主席兼總理，同時對他保持江青担任黨主席只是老毛所說的「扛紅旗」，不是要削弱華氏權力。

被召見者的兩個不同名次

夢不見他，大概因爲他的魂魄守護江青身邊，無暇漫遊香港。既然尋求不到「最高指示」，王延芝只好自行推敲，自行鑑定。

「遺言」之中有不少「疑言」，但最可疑的是：今年上半年老毛已經顯然瞠目結舌，口齒不清，何以六月三日竟能講出頗有條理的七百多字？如他那時頭腦如此清醒，說話如此流暢，他也許會自以爲病勢好轉，何以要找華國鋒等人發表遺言？

可是這個疑點有一個合理解釋：當時老毛正在「迴光返照」期，而他也自覺是迴光返照，所以及時召見下屬發表遺言。

遺言中有一些「疑言」，屬於「可疑而可信」，比如「我已活過了八十，早就該死了」；「我成了眾矢之的，孤家寡人一個」；「就算政治局、中委全體都反對我，地球同樣會轉立而心狠的老頑固，似乎不應出於他自己之口；但是老毛却向來愛說這種負氣話，過去用過類似的語氣，所以王延芝只能疑信參半。

老毛無顏與朱老總見面？

就遺言的核心內容來看，也令王延芝疑信參半。這段話是：「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我的意思，最好由政治局產生三結合領導班子，要不要江青參加，也由政治局決定，舊賬不許再算，就算從前整錯了，也不能翻案，誰翻案，誰就是搞復辟，千萬人頭會落地的。你們今後要幫助江青把紅旗扛下去，決不能倒，要提醒她避免犯從前的錯誤，兩霸要繼續反，兩手要繼續用，一定要堅持下去。」

這段話的主旨只不過是要各位「顧命大臣」扶持江青接班，防止矮鄧復辟。這是意料中事，並無可疑；但。」朱德如在場，老毛不敢公然提出「扶江抑鄧」，因爲別人不敢當面駁他，朱老總則可能講話，使會議失去控制。

國家主席乎？黨主席乎！

其次值得推敲的是老毛心目中的傳位方式如何？他說：「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我的意思，最好由政治局產生三結合領導班子」，這句話費解：因爲「不設國家主席」是五年前廬山會議決定，並經去年「憲法」肯定的，此時何需重提？以王延芝判斷，老毛六月三日所說的是「不設黨主席，這是我的意思」，換言之他是囑咐別人在他死後改組黨中央，以「中央書記處」代替現設的「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可能他的設想是由江青任第一書記，華、王、葉、張、姚五人任書記，組成集體領導，

該日被召見者的名次是「華、王、張、姚、葉、陳、李」，而十月三日「明報」所載「中共中央通知」所列名次則是「華、葉、王、張、姚、李、陳」。在前一名次中，姚文元列在葉劍英之前，陳永貴列在李先念之前，在後一名次中，葉劍英列在王洪文之前，這都與現階段中共正式發表的名次不合。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使用前一名次的文件是左派暗中油印散發的，使用後一名次的文件是右派暗中油印散發的。（本刊編者按：明報的所謂「中共中央通知」是一字不遺照抄萬人日報第一手資料「北京快訊」，並擅自調動被召見者的排位名次。）

至終此一遺言的流傳，是對何人何派有利，又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王延芝只能暫時按下不表了。

（轉載星島日報）

毛遺言語調內容之批評

今聖歎

幾位「毛澤東專家」來電話，要我對十月一日萬人日報獨家發表的原油印本的「北京快訊」——記錄毛澤東於今年六月三日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葉劍英、陳永貴、李先念等時的「講話內容要點」，加以批評。這樣正在趕寫的「讀傅孟眞的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便不得不暫時拖住一天了。

對這份「文件」的記述語調，與市上有售的毛談話與會議記錄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語調，完全相同。所以就語調、造句、和從講話中襯托出來的神氣，沒有甚兩樣，所以「文氣與語意」，十分眞實。

時間——時間是今年六月三日上午毛要汪東興通知華國鋒等去見他，下午三時二十分他們到達。毛在去年中了一次風，這回遺體仰睡着的相片，面部不似他最後在電視中出現的枯瘦蒼老，反而浮腫，鼻眼之間，最易看出這是中了風之後，拖延許久，再發後死去的現象。六月三日、距九月九日（官式發表可能遲了數日；也可能哀啓早已準備；「一死就發表」的決定，也早已完成），是三個月零五天（他死在零時十分即九月八日子夜十二點十分）。但必爲「再中風」之前，心知不妙，決定召集他們來一個最後的「指示」，而非「再中風」之後的事情，最後再中風，或動了痰，是不能吐音說話的——若最後眞是中風復發，則即入「彌留」。

「要不要江青參加，也由政治局決定」，這句話我以爲是大陸「反毛派」在傳現印刷分發時加入的，個人以爲毛在最後的指示，不會提江青，即算江青也在床前一齊聽「遺命」。

「你們今後要幫助江青把紅旗扛下去，決不能倒，要提醒她避免犯從前的錯誤。」——這話令人懷疑是「江派」（如果眞有「江派」）挿入的。老毛神志忽然清醒，不會對那一羣特別用「託孤調」；老毛神志半糊塗時，更不會專提江青——不要忘記毛是個很精明厲害的「獨夫」（他遺言用了這字）心地窄狹而示人以寬。

「不會出現秦二世和陳勝、吳廣起義」這話最像毛的口語。「遺體運回湘潭」——這話毛決不會說，是反對在「北京建毛陵」者的修詞，這點非認識淸楚不可。

（轉載萬人日報）



隱士及對社會的貢獻

向晚

隱士算是何等人？他是低於聖人，而與賢人君子同等的人。聖人與避人，見當政者或昏或暴，所以要暫時避開他；一旦易一賢明者，他便不避世了。隱士不然，他對當時整個社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部不滿意，故一定要逃開它，不再回頭。

隱士性質不等：（一）是地位特殊的人，只願做平民，不肯登帝位，如唐堯時的許由，以及夏時的卞隨、務兄，同時的伯夷、叔齊（見「史記」伯夷列傳）。（二）是關係特殊，見國事無望，遁世可以「明哲保身」，如商紂時的姜尚、箕子（遠適朝鮮）、吳越時的范蠡、秦時的商山四皓、漢初的張良、東漢時的嚴光、元末時的劉基、宋濂、方孝孺、明初時的田興。（三）是以遁世為獵取功名者，如唐時入終南山的隱士，他們中進士後，得不到爵祿，自己入山做隱士，而暗中向京師活動，如成功則被徵召，此即所謂「終南捷徑」。

隱士與辯士，前者是屬於賢人君子，後者完全是政客小人。古代人尚仁義，重道德，主張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崇尚立德、立功、立言。到了戰國和現代社會一樣，完全注重爭權奪利，輕視正義、眞理，而把精力全放在國人、家庭的權益上。不僅生時要為個人爭權，也預備死後要為子孫承繼計，以為萬世業，口口聲聲喊打破封建，事實上皆想做秦始皇。

有一種隱士雖遁世，但實未忘世，一旦世局更新見到明主，照常可為世用。如姜尚之佐助文王成王，開創周室。四皓之扶佐太子，安定社稷。他們的政治理想，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語），除少數如終南山隱士外，決非「獨善其身」自私之徒。故隱士對社會，也有作用的。

上述只是一種消極作用，尚有一種積極作用，即他們常能為國家、世界保存了古代文獻，廣續世界文化於不墜。這點似不為一般歷史家所不注意。世界史可以說，是一部生存戰爭史。歐洲，最長者有英法百年戰爭。美國有獨立戰爭及南北戰爭合共也達十五六年。至於我國更長了，從東漢末年起，到隋朝統一南北，幾瓦四百餘年（一八四到五八二年），以及最近的八年抗戰，也不算短了。

在中西方如此長期戰爭中，除國際大戰外，尚有地方性零星戰爭。每次戰爭，當然必遭極大建築物的破壞。這些破壞，尚可重建，但文獻如焚毀，便不可復得。那麼由何人保存這些無價之寶呢？這就全靠歐洲的寺院。中國的寺院（佛廟稱寺，道教稱觀）的歷代隱士及出家人了。

隱士住處，除少數住洞穴外，大多數住寺院觀中。世界有一普遍共同觀念，僧侶道士是世外人，與塵世無關，故他們所住山林廟宇，縱然士卒也避免騷擾，故每次大戰後，這些廟宇多能保全。隱士、僧侶於是就利用廟宇做保險庫。例如抗戰時，台北的日本學者，也知道這一點，他們也會把重要書籍與報紙送入地下室或廟宇，深恐被焚毀（據先入台北接收大員范壽康教授面告）。

先秦古代文獻，雖經秦火一燒，但十三經不是還保存如故嗎，以後歷代經多次兵燹損壞，然迄今仍能保存者，當然也皆賴這般人之力。再加之東漢經學者一番整理，故除少數遺失外，大體上也能保存。明清人之考據，也就靠這點殘存的文獻，始得以發揚古代文獻。

歐洲先有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後有十八世紀的智識運動，始發揚出現代西方文化。他們所憑藉者，即中古隱士、僧侶所保存的古歐洲文獻，否則恐怕難有今日各種科學。

隱士本與儒家無大差異，但春秋時古隱士對孔子的態度，猶如老莊然，似處處過不去，不免令人莫名其妙。故值得加以分析。

道家與儒家本來不同，因儒家是入世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道家是出世的，他們重視自然界，根本忽略人生界，那也難怪。然隱士不然，他們原是入世的，只因看現世失望才遁世的。然為何隱士奈何也歧視孔子呢？茲就論語微子篇一一分述之，也頗有趣，看看這些隱士怎樣對待孔子？

一、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按而即爾，辟即避，下即出來。

二、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天子憮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按隱士之意，天下烏鴉一般黑，何必為世奔走。孔子意不然，正因天下無道，始求以易之。

三、子路從而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高曰：子見天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其二字焉。（按上言丈人留子路住宿、食飯）。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佐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按最後一段話，是子路對丈人的二子說的。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君臣之義，又如何可廢呢？為要清潔自己，把人類大倫亂了。君子所以要出仕，也只是盡他的義務罷了。（見錢穆「論語新解」六三四頁。）

此等隱士又是一型，不與前述同。我們只顧講高潔，不理人間事。李耳、莊周出仕過，只因受過打擊，所以才出世，做了隱士，已非接輿等隱士之貞了。孔子不然，他的抱負原是為救世，故雖明知其不可為而仍強為之。此即今日有志之士應奮鬥之路。



理想·知識·人性

翟雲霄

一個青年提出一個古怪的問題：知識分子能不能夠算作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說：不可能，因為知識所以能夠成為知識，那是經過考證或測探出來的東西，理想都是一種特殊的想像，它有時可能超知識而存在。理想如果只止于活動在知識範圍內，世界便永遠屬于傳統的而不是屬于進步的了。

任何理想主義者，多只提出前人沒有經歷過的假設，鼓勵別人去嘗試實踐。理想的本質是樂觀的，理想家假設他的理想時，很難詳盡推算出理想與現實的一切關係，所以每一個理想實踐到成為新的知識時，必須經歷過多少意料不到的阻抑力量，等到一切阻抑力量都被一一克服了，新的知識才能夠確立。

不過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也不是理想主義者，這個知識分子只配作文化傳統保衛者。知識分子的知識，是新理想的源頭，所以作了一個知識分子之後，必須再成為一個理想家才能算是一個完美的知識分子。從這個觀點專看今日的知識分子，至少就有兩大類，一類是完美的，一類是不完美的。前者有如一個醫學研究專家，後者只等于一個職業醫生。前者只重視將知識推進向一個新的階段，後者却生活在已經證實的經驗中。換句話說：這個世界，要是研究醫生多過職業醫生，多數病人可能被看成實驗對象，病人的痛苦也必然是越來越加深。

理想主義，有時因為太固執在想像性藍圖裏，它可能不理會人性因素的，可是人類的文明，必須是適應人性的條件才能有站穩的根基及恒久發展的。那人性，不但包括了人性的優點也包括了人的缺點。人性也是不完美的東西，因此過去文明歷史上才有宗教的存在，而且讓宗教佔了很大地位，因為宗教是有效地將人性重塑的力量。

從理想主義觀點看，忍耐與謙虛並沒有甚麼實質，理想主義者要一個人馴服，不論怎樣做，也不過是用表面控制的方式，絕對難以顧及一個馴服者殘存在生命內層的反叛意識，因為它無法克服人性的矛盾。也無法測定那反叛意到甚麼時候會爆？爆炸的力量如何，歷史上多少突發事件忽然出現，將整個時代推進一個新的階段，那往往是理想主義者不能事先測探出來的。

文明世界，事實是由理想、知識、人性這三個老頑童不斷互相衝擊，不斷互相妥協下演化出來的。而宗教在重塑人性方面，又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個人相信，不論任何理想主義，如果他在實驗他的理想時，完全不將對人性的損害放在重要地位來衡量，甚至以為先求進步然後才求符合人性，這種理想主義者，可以看定難有成功的希望。

在人性的領域中，自由與尊嚴以及自由與尊嚴受損害，便成為幸福與不幸的水分界，那是每個人的自我感覺，理想主義者不論如何用宣傳方法說服他，你必須將自由與尊嚴疲壞才算是得到眞正幸福的人，這種宣傳相信是無濟於事的。

唯一無法與人性分裂的東西是藝術觀念，任何完美的藝術觀念，它是不會叫人犧牲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的。你不能用功利思想去分析「寧為玉碎不為瓦存」的理念，因為它是屬于情操感的範疇的，而情操感却是使藝術品產生感動力量的源頭。

因此測探一個巨大的勢力消失，一個權勢的疲滅，只可以從一個事實去看就可知道，那是當一個權勢消失不及問它有沒有偉大的文學作品及藝術品留下來，歷史上如羅馬帝國及秦始皇，在他們當權的時代，是文學藝術空白的時代，本世紀的希特拉也然。蘇聯立國大半的世紀，可是有甚麼偉大的藝術品或文學作品留下來？就使勉強交出一些，那也不過是沙皇時代的遺留。

電影評論

評沒有季節的小墟·兇兆·池女

林巽

看了山本周五郎原著小說改編，黑澤明導演的「沒有季節的小墟」，最顯著感覺到的是觀衆欣賞電影的水準的確高了好多。「沒」片是純粹藝術片，比起近年來上映的杜魯福的作品更「藝術」，可是幾年前，杜魯福的新作根本沒法正式作爲首輪電影映出，即使近年杜魯福的片子間中有作品映出，發行機構，也不敢落本錢宣傳。

日本有幾個拍藝術片的導演，黑澤明曾經自殺過。我們的導演中，這種人才莫說是沒有，但他們根本連捱窮與被冷落的條件也沒有，所以只得靠拍媚俗電影甚至色情變態暴力電影以求生存。



「沒」片中，小鎭小人物看到漂亮女人，借機開玩笑。

「沒」片的背景，有如香港的木屋區，如果電影沒有兩個鏡頭介紹各式各樣汽車穿梭的大馬路，簡直就沒法相信那個住屋區何以有人能夠在裏面生活。

整個小墟中沒有發現一株小樹或一片小草地，每一間木屋都是用廢料集合成的，住在那裏的人，並不是有一個完整的故事，甚至如李翰祥式的小街坊，用一種特殊生活方式將故事連結起來。小墟中有幾組人，每組人都有本身與別人沒法協調的故事編導處理電影中的窮人，並不強調物質生活的貧窮，而是強調每一個人都因爲有嚴重的精神病態的貧窮。如果你能由每一個精神病態者本身追溯，它顯然是來自文化傳統的毛病的。譬如有一個男子因妻子不貞而自我放逐，用自虐方式來過日子，這就來源自日本武士道傳統的。有兩個工人，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必喝到大醉，玩世不恭、欺負弱小、揮刀侗嚇別人，這就來自日本浪人傳統的。一對母子，母親天天求佛賜福，兒子是一個電車狂，在外面用幻想駕電車，這是想藉迷信方式求奇跡的傳統。一對住在破車中的父子，兒子每天出去行乞來奉養父親，結果那個只生活在幻想中的自負的父親，如何看到兒子生病而死去，毫不盡一點力量，這又是一種自卑者逃避現實的傳統。




黑澤明認爲，人有尋求快樂的權利，一對沒有前途的母子，在幻想中建立自己的樂園。

電影又塑造了三個樂觀超脫的人，一個是用饒恕的心與愛心，撫養不貞的妻子生下的七個兒女，一個是富有愛心，幫助窮人的修錶匠，一個是幫助一個孤女反而被孤女刺傷而毫無恨意的小夥子，這三個人好像整個黑暗時代三盞明燈。黑澤明在祝福現實社會中的三種人，但電影無形中說出在一個黑暗時代中，除開大多數人能自覺，將自己從精神病態中掙扎出來，否則只依靠一些傳教士式的幫助，那是無能爲力的。總

凶兆片中，格力哥利柏，李麗媚與亨維史提芬演一家三口。

之「沒」片是一部令人深思的電影，也是近年來難得一睹的佳作。

李察唐納導演的「凶兆」是一部用憂時之士心中的幻想拍出來的恐怖片。故事是虛構的。凡屬恐怖片，故事橋段不論如何傳奇，也沒法使觀眾有甚麼新奇的感覺。因此，從生意噱頭上說：這類導演是否拍出一部成功的作品，只看他能否拍出有恐怖氣氛收到恫嚇觀眾的效果。對於這一點，李察唐納是做到了。論嚇驚人效果，它與「驅魔人」是有同等功效的。

「兇」故事寫一個極愛他的妻子的美國外交官，妻子生下一個孩子後不久孩子死了，丈夫聽從神父的勸告，將一個剛生下孩子後母親死去的兒子換過來哄妻子，這孩子幾歲時，性情怪異，有幾個人突然死去，又有人預言孩子身上有胎誌，是魔王降生，並從聖經「啓示錄」得到引證，父親因妻子不幸橫死後，才親自調查，一切證實，他因此要親手殺死那養子，但他自己也給警方誤殺，電影最多在死者葬禮上出現一個與那魔王孩子一模一樣的孩子，原來是美國總統的兒子，表示魔王得勝。

格力哥利柏與李麗媚，本來是很成功的演員，不過在「兇」片中，他們只等於導演的工具，因爲所有恐怖電影中的角色，都只有爲應付突變而存在，演員本身，沒法如何去表現一個有思想有判斷者的角色。

李麗媚在「凶」片中爲了養個來歷神秘兒子，遭受神秘困擾。

我個人倒不相信甚麼魔王降世，魔王都是建封時代的餘孽，他們的出現是有文化背景的，譬如希特勒，如果不降生在德國而降生在美國。史太林如果不降生在蘇俄而降生英國。他根本沒法成爲魔王。因此，「兇」片不但格調灰暗，構思荒謬，是一部看得使人並不愉快的作品。

近期國片中有兩部是色情噱頭電影，一是呂奇導演的「男娼女妓」一是張森導演的「池女」，前者除販賣色情外，意識上沒有多大問題，後者卻是一部意識極壞的色情片，張森的色情片，並不從心理變態方面專拍壞意識電影，他的壞卻是喜歡將擄女劫匪寫成楚楚可憐的人物，有正義感的人物，被迫害者或大情人的角色，將劫匪、擄女當正面人物處理，誘使觀眾去同情他們。



「池女」中的周潤發與林建明。

「池女」中周潤發飾一個失業青年，由失業，在「架步」打雜，以到去做劫匪，編導幾乎將這個角色當文藝片中的大情人來處理。在電影中他兩次打劫，一次打劫是爲母親還貴利，一次打劫是籌醫藥費醫女友父親的病，因此便成爲打劫有理了。



「池女」中的泰國式冲凉，胴體按摩，池女剝清光。

編導對這角色美化到無可復加，完全不加批判。余安安在電影中飾演一個穿三點式泳裝爲尋芳客按摩的池女，編導將她當或文藝片正派女主角來處理。開首寫她是一個只按摩而不「賣肉」，那麼潔身自愛，後來因爲父病需要動手術才答應「賣肉」，因此她爲「賣肉」完全被編導美化了，變成了自我犧牲。似這種原因，我相信今日不少打劫的，販毒的，當應召女郎的，會在別人責備時同樣拿出「不得已」的原因來辯護，編導處理這種題材是應該考慮如是一個做壞事的給別人造成的不幸是甚麼，而不是做壞事的四個人的困難而不得不做壞事，一個編導要是連這一點也不去辨別，自然會拍出不少貽害青少年心靈的電影了。「池」片除意識不健康外，構思牽強，觀眾座上出現不少反效果的笑罵聲。



人物春秋

鮑超的胆識與忠勇

胡蓑之

幼時在鄉間，經常聽到鮑超的傳奇故事，說他不識字，只認識自己姓名，被敵人包圍時，便會以筆畫若干個圈，中間寫個鮑字，表示被重重包圍，向上司求援。曾國藩看了，馬上派兵馳援，如此這般，笑話成籮！其實鮑超並不那麼傻，他有他的長處，少讀詩書，却是一名猛將。

胆識過人．忠勇冠軍

鮑超，四川奉節人，字春霆，清道光三十年，太平軍滋擾，春霆由行伍投效廣西提督向榮的川勇營，旋入湖南協標。咸豐少年，曾國藩治水師，調充哨長。不久戰於霤公湖，隨後克岳州。薦以外委拔補，並賞戴藍翎。同年參與金口、沌口之役，乘勝克武昌、漢陽；擊敗蘄州之敵，復回家鎮、武穴等地，積功洊保至守備，加都司銜，賞換花翎。五年春、武昌後陷，巡撫胡林翼委超帶中營戰艦防金口，屢破漢陽小河口鮎魚套之敵。後營沌口，隨知府彭玉麟援胡林翼於參山，復蔡店，克宗關，叙勞晉都司，加游擊銜。適金口陸師潰，敵犯高廟陸營，以砲船偪轟，傷亡甚多，超飛棹赴援，擊走德安應城敵，復由涓口新溝下駛，救胡林翼於重圍。當攻金口敵營時，超奮勇當先，右肋中砲，裹創力戰復金口，林翼奏稱「鮑超屢立奇功，胆識過人，忠勇冠軍，實為功首。」給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給壯勇巴圖魯名師。

咸豐六年正月，胡林翼奏保人材，稱「超勇敢冠軍，曉暢兵畧，紀律嚴明堪勝水陸總兵之任。」命交軍機處記名。二月隨提督楊載福破南岸嘴等處，旋攻漢溪之敵，焚樊口船。五月扼沙口，制敵上竄。載福得以轉戰至九江城下，江面肅清，擢為參將，加副將銜。八月赴湘募勇，為霆字五營。十二月率新軍攻小池口，先以茅柴塡濠，直薄其城，毀南北路士壘關卡，築長塹困敵。七年二月補陝西宜君營參將後，太平軍的陳玉成由桐城上竄黃梅，廣濟總兵王國才陣亡於灌港，該軍相繼挫敗，將窺武漢，以牽掣援皖之師。超獨以五營當其衝，而敵受阻，自億生寺至黃腊山，築壘四十八座，以圖湘軍。超激勵將士，誓不俱生，俾如指攻一壘，而超自指一大堅壘，期在必克，即將步隊分五路進攻，敵作殊死鬥，繼偵知敵留老弱守壘，分兵繞攻其壘後，而以馬隊嚴其伏，諸軍齊進，踏其壘，無一倖存，陳玉成逃而免。捷報上以鮑超連日血戰，尤為出力，乃擢副將，並加總兵銜。

但不久，敵後聚於黃梅後山，築大壘以阻清軍，超分路潛進，襲而焚之，敵潰遂拔小池口城，並進扼二郎河，為藩司李續賓攻九江軍後路無援，破敵楓香驛。八年五月，克黃皮廠城壘，殲敵黃土岡玉屏港。八月授湖南綏靖鎮總兵，以破敵平石牌雷公埠，得旨優叙。九月進窺安慶，破集賢關。九年十月，會諸軍圍太湖，十二月陳玉成糾眾十數萬來援，超移師潛山小池驛，首當前敵。敵循潛山城西，太湖城東，縱深配備三十里，築壘百餘座，超破其地靈港十餘壘，陳玉成憤甚！即銳攻小池驛。曾國藩震超腹背受敵，調主事李榕等截擊。而敵援軍更番環攻超軍，粮路斷而士卒傷病。但士氣仍盛，相持二十五日，胡林翼所調各營，由山後繞至，以附其背，諸軍乃約會攻剿，超空壁出，直薄其營。敵圍超軍數重，超為方陣拒戰，擊敗太平軍，乘勝追擊，克復太湖。湖廣總督官文與曾國藩、胡林翼同奏稱：「是役斃二萬餘，踏平敵壘百餘座，焚燬棚館數百處，為軍興以來僅見之大戰。非鮑超勇鷙堅強，以三千餘人獨禦前敵，血戰兼旬，則援應各師，必有緩不濟急之勢！」清廷嘉其功，並加提督銜。

每戰必克．轉危為安

咸豐十年二月，鮑超請假回鄉省親，五月敵圍寧國府，詔催超赴營，未至而寧國陷，西江總督曾國藩劾其遷延，請革勇號，責令力圖克復，上允之。十月李秀成率其所部由軍棧嶺竄入，斷諸軍粮道，圖解休寧圍。嶺防軍潰敗，遂陷 縣，直犯國藩的祁門大營。祁門兵力單薄，又兼顧諸路，猝難調集，國藩已鞋刀自誓，超在休寧聞警，督師急馳百餘里，連戰皆勝，驅之出嶺，復 縣，國藩亦不料超軍遽至。上以超調度神速，賞蘇博通額巴圖魯名號。十一年正月連破石門洋塘及黃麥舖之敵，復建德，國藩疏稱「鮑超勇冠三軍，每戰必克，轉危為安，實屬有稗全局。」詔遇提督缺出，交軍機處題奏。

當時江西、皖北各路情況緊張，國藩抽調超軍應援。適陳玉成救安慶，使圍師腹背受敵，超渡江援剿，破敵赤岡嶺，生擒悍目劉瑲琳。旋又破敵樟樹鎮，焚其浮橋，追擊五十餘里，就殲於白馬寨小塘墟。國藩上其功，賞白玉搬指翎管大小荷包。同年八月，奉命援撫州，破敵於雙港，毀湖坊河口等七十二壘，並復鉛山，解廣信之圍，江西全省肅清，國藩奏「超當口粮乏之日，烈日驟雨之中，未滿兩月，將江西腹地各敵，一律掃除，實屬勞苦功多。」時國藩受

命督辦入省軍務，以欲援浙江，必先復寧國，欲復寧國，必先克青陽以通進兵之路。故詔屢催超赴浙，國藩必先取寧國。因之，超規青陽，敗石塘太平援軍，盡毀東門外壘。清廷以超迭著戰功，賞穿黃馬褂，授浙江提督。

調度得直．下部優叙

同治元年二月，超受張遇春降，留所部三千人，編「春」字營自效，但敵糾浙江死黨三萬餘撲銅陵，超慮其竄大通，斷我餉路，乘夜疾馳百餘里，出其不意，焚其壘卡，敵潰走南陵，守春陽之敵古隆賢，偵超離營築九壘，踞要害，超還軍分攻敉平，復青陽，連克石塘太平涇縣；張遇春亦破敵於德三溪。上以超身先士卒，調度得宜，下部優叙，並頒賚珍玩刀軍。四月設伏敗寧國守敵楊輔清，復府城賞雲騎尉世職。時洪容海自廣德來降，超受而編爲「啓化」營。十一月丁母憂，乞假終制，上念超爲諸軍倚重，不准離營，改爲署理浙江提督。

同治二年正月，破敵涇縣。敵雖設伏誘超軍，而超亦潛伏山坳以伺，敵果橫高祖山營，超留兵茯苓山斷其後，而自分三路推進，與大營夾擊，遂北四十餘里並克西河灣沚巢。其頭目營汶金竄鄱陽，超奉曾國藩檄，赴援景德鎮。正進兵而李秀成又陷江浦浦口，曾國藩改檄超北援，破敵清溪鎮，拔巢縣，克含山和州，復江浦、浦口兩城，斷其過江路，北岸肅清，旋會水師克九洑州，援着破水陽、新河莊兩隘，毀東夏壘，取東壩敵城，建平溧水，敵亦以城降。國藩奏言：「超旬日之間，攻取入城，並奪東壩重隘，見檄駐軍嚴守，保此三省扼要之地，卽爲附近游擊之師。」同治三年三月，攻破三食塔岡卡，克句容，敗敵金壇復其城。超乞回籍葬親，疊冷陳情，國藩入告，廷旨慰留，以福孝作忠，並賞銀五百兩，經理葬事，會皖北江西告警，爭欲得超軍，國藩奏江西待援尤急，上命迅速前往。留數營駐豐城，自整隊進至撫洲，敵遣人詭稱銅鼓營官兵，爲安軍响導，預設伏秀才埠以待，別遣敵犯豐城，牽掣留駐之師。安軍既深入伏中，聞砲聲超卽衝擊，擒斬甚眾。督師回援，敵見超至驚散。

是時，官軍已復江寧，上以超屢克名城，使江寧蘇常之眾，不能輕爲一氣，厥功甚偉，賞一等輕騎都尉世職，七月破許灣巢，連克崇仁、宜黃、東鄉、金谿、南豐，陳炳文率六萬人繳兵械降，上嘉其破數萬賊如摧枯於松，實屬勇敢異常，戰功卓著。陳炳文亦准率兵自效，分兵擊敵贛南，復親督軍由池埠援寧都，殲敵近萬，賞戴雙眼花翎，康王汪海泰遣黨詐降，超誘令來迎擊之克瑞金。時江西軍搜獲洪秀全子福琪，全省肅清，錫超一等子爵；並賞假兩月，且寄諭「甘肅軍務未蕆，新疆回匪蔓延，鮑超俟假期一滿，卽由川起程出關勦辦。其舊部兵勇及得力將弁，並准酌量奏調。」適李世賢撲陷武平，官軍失利，巡撫郭嵩燾、毛鴻賓、沈葆楨先後請留超軍，掃蕩餘氛。四川總督駱秉章，則極言「川楚兵勇遠征西城，甚非所宜，且僞康傳等逆，兇燄復熾，超軍屢挫兇鋒，敵聞風喪胆，正可藉此以靖餘逆。大學士曾國藩亦密陳「新疆大漠苦寒，艱苦異常，雖有名將，深得軍心者，至塞外亦恐携貳思歸，倘鮑超出關，部曲雖怨潰散，則叛回大熾，仰懇聖明垂鑒，飭鮑超克勦甘省，俟內地底定，再大舉出關。」

其實超在江西被命，已議帶舊部八千三百人，以提督宋國永統領先發。四年四月，至湖北金口軍潰。詔褫宋國永職，並諭鮑超所部之勇，既多潰散，而出關一節，勢難成行。於是由駱秉章傳知鮑超，取道湖北，招集已散勇丁，申明紀律，統領赴閩勦賊，以贖前愆。超聞變亟遣弁馳赴宣數招撫，並自請處分，旋力疾就道。七月至武昌，復奉命率新募入營，改由裕州勦辦河南擒匪，適廣東嘉應州失守，超馳抵贛州，諭令迅由安遠一路覘敵所向扼擊。十二月由武平抵相公亭，進扼平成舖，大股來攻。超先令總兵婁慶雪等，分抄嶺後，而親督總兵唐仁廉等，從山下仰攻，騰踔而上，敵披靡下竄，官軍賈勇畢登，乘勢壓下，分抄之軍，截其去路，擒斬無算。超料城敵將遁，預設伏黃沙陣過其前，自率輕騎躡於後，截成數段，殲斃八千餘，降者五萬，查出叛勇日黃矮子等斬首。太平軍削平，賞加一等雲騎尉世職。

深自謙抑．銘傳內慚

六年正月超張樊城，國荃爲書留超，兜勦鍾祥敵，超奏請取响，廷旨切責國荃，時敵已突至霸王山，距樊城六十里，又難捨近圖遠，卽督軍馳抵江陵，敵援拖船埠永隆河一帶，超敗之並俘任桂、賴文光妻拏於維鳴山等處。而敵竄泌陽，入路狂奔，超擬暫在樊城休息，諭令合豫鄂諸軍進攻。超請開缺調理，曾三上疏請黃權統霆營，上允之。原來捻自河南潰超湖北，盤踞德安，安陸間，郭松林被圍，張樹珊戰死，其勢張甚！至鮑超率霆軍由襄、樊、劉銘傳率銘軍由隨、棗，分路進勦，會於安陸，相約以庚午日危刻，進軍夾擊，銘傳想獨得首功，先一刻進攻而敗，所部大將唐殿魁、吳雍章等戰死，銘傳與幕僚亦坐地待死，適霆軍踐期至，勢如風雨，張西翼以蹴敵，敵大潰，超追奔五晝夜，殺敵二萬餘，拔銘及其將士二千人於重圍中，奪回一切騾馬輕重軍械及銘傳紅頂花翎，皆送還銘傳，及超晤銘傳，猶深自謙抑，銘傳內慚！

但銘傳反以後期咎超，加以李鴻章袒護銘傳，軍機汪元方顚倒黑白。超遂請疾解兵，所部三十營均被鴻章遣散。至光緒六年，俄羅斯議約另所要挾，故清廷特起超於家授，湖南提督，卽募壯勇北上，擇駐天津、山海關適中的樂亭縣境。九月超上防衞一疏，甚得嘉許。光緒七年潤七月，俄約議定，超回湖南提督任所。光緒八月三月，超以舊疾未痊，疏請開缺，賞假慰留。同年八月再度疏請，便准回籍休養，十年四月，法人構釁越南，命超募勇由雲南出關，爲總督岑毓英後繼之師，十一年正月出白馬關，法人行成，超亦撤防回籍。十二年七月卒，賞加太子少保銜，照提督軍營病故例從優議邮，予諭忠壯。十五年慈禧太后歸政，追念功績最著諸臣，各賜祭一壇，鮑超亦在其中。



江青評傳

陳綏民

奔延安與康生攀親

在共黨西安辦事處的安排之下，藍蘋單槍匹馬，貪夜投奔延安道，這時爲共黨所欺騙與引誘大後方青年男女，三五成羣，絡繹不絕，沿途受着相當的盤問與檢查，直待過了同官縣後共黨在此地設有接待站，經洛川、宣君，過鄜縣，始進入共黨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十日夜的行程，車驢的勞頓，看到的是一片黃土高原，風沙遍地，想到這一西北邊陲的貧瘠之區，延安不會有什麼出奇的角色，以她當年在濟南、青島、上海灘的混世衝勁，相信在這裏可以闖出自己的天下。

當其尙未進入延安市區以前，最耀眼的是各色各樣的標語：如：「打倒漢奸賣國賊」，「堅決執行抗日聯合戰綫」，「打倒吃人民血的軍閥」，「打倒吃我們血底地主」，「延安是抗日革命的聖地」，「延安是東方的莫斯科」，「延安是人間第二快活圈」，「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中國革命萬歲」，口號是五花八門，使人們未進入延安以前，就先入爲主的使你留下一些口號的深刻印象，這是中共運用渲染的口號標語，藉以欺人欺世的一貫手法。

其實延安並不是什麼聖地，更不是人間的快活樂園，只是靠近塞外的一片荒涼的不毛之地，它就是水滸傳上第二回「王教頭夜奔延安府」的膚施縣，楊六郎把守三關的所在地，延安城外的楊家嶺，就是楊家將當年駐節之處，唐宋時代爲番寇進犯中原必經之途，亦爲流放充軍之地，流寇李自成造反亦起自延安，此地地理形勢非常險要，古時爲綰轂西北至長安的要道，延安三面環山，爲泥土層滯形地帶，東面爲淸涼山，南面爲鳳凰山，北面則爲寶塔山，中間有一條延河，貫穿其中，由延安市區過延河經楊家嶺步行五六里，即進入毛澤東住處的延園（原名棗園），延安分爲老城與新城，老城曾被日機所炸毀後（一九四〇年），所有中共各機構均遷入新城，並曾大興土木，除楊家嶺建有富麗堂皇的大禮堂，作爲中共一切集會與文娛晚會的場所，延園除毛澤東個人所住的三個窰洞外，另有若干小型磚造平房，第三國際莫斯科派駐延安的顧問的招待所，亦建在延園背後的山頂小土坡上；在延安市區，則有淸涼花園，新華書店，邊區合作社，邊區銀行（在老城），陝甘寧邊區議會等。爛泥灣則在延安南邊，爲中共專種鴉片的專業區，市區外三面山坡上均爲窰洞環繞。

共黨當時以延安作爲其割據的根據地，苦心經營，對外則大肆宣傳，使其成爲一神秘的特區，抗戰開始後，即利用各地「八路軍辦事處」的公開合法掩護，進行許多非法的活動，並大量欺騙引誘青年到延安接受各種訓練，以資擴充其勢力，因之，在延安設有一個接待處，表面上是接待各地前往投效的青年男女，實際上主持其事的則爲陝甘寧邊區的保安處處長周興（曾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長及軍委會副主任），秘書金城，特務科科長韓繼恩，直接受中共社會部指揮，專設有一高級的淸涼花園招待所，藍蘋到達延安後，最先接見藍蘋的是韓繼恩和金城，原以爲他們會把她安置在淸涼招待所，結果却送到第三招待所，這裏住的都是各地前來的左傾青年男女，有的尙有疑問，須待查考，然後才批准進校或分派工作的，這時第三招待，即延安的西北旅社，由於男女雜居，房間既少，有的甚至打地舖，於是整個的西北旅社，盛行「一杯水」，亂搞男女關係，藍蘋雖係箇中老手，聽夜夜春宵，難免心驚肉跳，自此她開始了解延安的「一杯水主義」的意味何在。所謂延安一杯水主義，用共產黨的術語解釋，就是男女「性解放」，有如喝一杯水那樣的簡單和隨便，所以當時在延安凡是相熟的同志之間見面時常問：「你喝過幾杯水？今天喝過水沒有？是大杯還是小杯？」她對延安此一風情頗爲欣賞，但她初到此地，不敢嘗試而已。

藍蘋一直在西北旅社住了一個星期以後，才由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派員和她談話，並問她來延安之眞正動機，以及她過去在青島、上海、武漢、西安的一般工作交往情形，盤問得相當詳細，最後並要她寫自傳一篇。藍蘋想不到共產黨是如此的盤根問柢，心裏雖然反感，但表面上還不能不敷衍，表現出非常前進的姿態，並特別表明她在青島和兪啓威的關係，由於



延安的棗園，毛澤東與藍蘋曾在此同居。

她出身和經歷的特殊，特務科不能不據以向中共中央社會部（前身爲政治保衛局）報告，待康生看到藍蘋的個人資料後，知道她是山東小同鄉，（作者按：康生本名張雲字少卿，山東諸城人，一八九九年出生在青島，其父爲諸城小地主，十三歲進入諸城縣立師範講習所畢業後，當了年把小學教師，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一度曾任虞洽卿私人秘書，負責中共上海地區工運工作，曾任上海北區及中區書記，後任江蘇省委等，化名趙容，曾留俄受柏格烏訓練，廿六年返延安，他的外祖父李照錫可能與李維芬家有點關係）康生當然知道她在青島與上海的一切，出於好奇和基於同鄉觀念，倒想看看這山東土妞，怎會在上海影圈內攪風攪雨，變成新聞人物，於是乃特別約其在清涼花園招待所見面一談，見面時藍蘋當時並不知道此人乃延安操生殺大權的特務頭子。康生問明諸城和濟南的一般狀況，並表明他是諸城人，這時的藍蘋眞是喜出望外，乃特別尊稱他爲鄉長長鄉長短，表示隻身到此無親無故，希望鄉長多多照應，以後一定感恩圖報，咀巴既甜，態度也十分誠懇，表示承鄉長在百忙中召見，感到非常榮幸，跟着話題就轉到她投奔延安的目的，確實出諸一片追求理想的革命熱情和至誠，放棄電影明星的生活，希望在此能磨練自己，將來「對黨」、「對國家能有所貢獻」。

康生聽了她侃侃而談的一席話，先是皮笑肉不笑，以深度的近視眼，一直注視她，久久未置一詞，最後點頭說：「您的志向很高，我一定幫助您完成您的志向，不過在此不比濟南、青島、上海、漢口，要能吃苦，要忍耐，要虛心學習。」康生走後，周興與韓繼恩，特別告訴她，康生是「黨中央的社會部長」兼「黨校」校長，是毛澤東最親信的人，今天對她作長時間的談話是特殊又特殊，也許還有第二次的召見，果然在第三天的星期六下午，特別約藍蘋在楊家嶺下「中共中央」社會部的一間小會客室談話，詢問藍蘋個人的志趣何在？以及她過去和俞啓威之間的關係，藍蘋這時很聰明的答覆：「報告部長，我在天津就入過黨了，希望部長能爲我作適當的安排。」康生當時沉默一陣後，爲她分析延安幾個學習機構訓練的情況：如「抗大」、「黨校」、「女大」、「陝公」、「魯藝」等校的實際情況與訓練的內容及目的。

康生爲她分析了上述的情況後，反問藍蘋個人的志願如何？藍蘋一時不知所從，很率眞的表示：她希望進「抗大」和「黨校」，康生又是沉默後未置可否，指出「抗大」學生生活太苦，是軍事管理，每天要出操作工，恐怕吃不消，至於黨校則非黨的中高級幹部不行，最後康生表示：「我看你還是先到『魯藝』去再說吧！」當藍蘋聽後未答腔，康生這個老特務，然知道她在想什麼？不容她再考慮，告訴她安心，他會和周楊同志研究商量，爲她安排適宜的工作，此時藍蘋已經身不由主，望着康生那副冷冰冰帶着殺氣的面孔，不敢再多置一詞，惟有點頭接受，並對康生特別表示感謝之情。認定他是唯一的親人，只有靠他的照顧與提拔了。

瘟君夢



岳騫

自從蔣主席赴廬山起，直至十月下旬，周恩來始終逗留上海未歸，其間雖經馬帥冒酷暑八登牯嶺，終未能挽回中共好亂的天性而致時局於太平。卅五年國慶日，蔣主席復向全國同胞闡明和平建國方針，必當竭盡心力委曲忍讓，決不放棄和平途徑，惟統一如遭破壞，政府不能熟視無覩。國軍於十月十一日收復張家口後更重申和平誠意，提出：（一）依照今年六月間三人小組所擬定之恢復交通辦法，立即恢復交通；（二）在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小組及北平之執行部內，雙方不能同意之爭執，依照本年六月間三人小組所擬定之辦法處理之；（三）今年六月間所擬定之東北軍隊駐地，應即定期實施；（四）華北華中之國軍與共軍暫駐現地，以待三人小組協議商決國軍與共軍駐地分配及整軍統編與縮編諸事宜，而達成全國軍隊統一之目的；（五）五人小組所成立之協議，應即交由政協綜合小組，獲得其協議；（六）關內之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府委員會解決之；（七）憲草審議委員會應即召開，商定憲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國民大會作爲討論之基礎；（八）在共產黨同意以上各點後，即下停止軍事衝突令，在下令之同時，共產黨應宣布參加國民大會並提出其代表之名單等項諒解，再作最大的讓步。十月廿日左右，各黨派代表重又聚集南京，和談空氣驟轉濃厚，第三方面人士亦竭盡智力，奔走斡旋，提出折衷方案。不拘政府更有如何讓步之準備，共黨則堅決主張停開國大，及恢復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拒絕接受八項諒解。

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本爲實行民主政治由訓政而走向憲政階段的一個必要步驟。國民政府還政於民而準備召開國大遠在抗戰以前，最近的根據便是卅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根據該協議國民大會本應於卅五年五月五日召開，但終因中共的破壞阻撓而延期至十一月十二日，其後中共不獨在政治上與政府走向民主政治的步驟相背反，更積極擴大其殺人放火的軍事行動爲政治的本錢，所以和談終無頭緒。十一月四日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反對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拒絕參加，對政協憲草審議委員起草小組工作及其紀錄全部採取保留態度。政府爲急於納政治於憲政之常規，而慰全國人民喁喁望治之情，遂於十月十一日發佈全面停戰令，自十一日正午起生效。對此，共產黨竟稱政府之和平停戰令爲「片面行動」，不肯服從。十一月十一日政府復應「第三方面」之請而明令宣佈國大延期三日，以等待各黨派開送代表名單，並給予中共以最後考慮之機會，凡此種種均足充分說明政府衷心蘄求和平之願望，並且是如何重視和談與第三方面人士之意見了。「第三方面」亦鑒於共黨蓄意叛亂，頑冥不靈，故對和平談判絕望，紛紛考慮單獨行動。社會賢達，青年民社兩黨均於會前紛紛決定參加國大。至此，不但共產黨反政府的政治運動全歸失敗，即一年來由其操縱了的反政府聯合陣綫也瓦解了。十二日延安召開了「陝甘寧邊區動員大會」，瘋狂叫囂：「前綫與後方密切配合，一切服從戰爭」。各地共軍又發動攻勢，山東方面攻陷平度、昌邑，包圍膠縣，進攻濟南；蘇北方面進攻兩淮；山西方面續攻大同外圍，一部分西渡汾河，包圍榆林；延安備戰，東北共軍進攻安農，準備南下長春。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召開於南京，出席代一千六百餘人。全部會議共經四十一日，於十二月廿五日圓滿閉會。會議期中曾制訂了民主進步之憲法一百七十五條，於第二十次大會三讀會中正式通過。並經決定中華民國憲法定於卅六年元旦日公佈，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施行。

二、政府最後之努力

憲法公布後之和談嘗試

新憲法的制訂不獨顯示了中國國民黨五十年來領導國民革命之眞精神，且指出了中華民族今後進步的方向，奠定了國家富強康樂之基礎。新憲法乃根據政協精神由全國各民族、各黨派、各省市、各職業代表而組成之國民大會所制定者，不獨適合全國民眾之要求，亦可於國際間表現其巍然進步的氣象。然自從國大開會起至其圓滿閉幕止，中共一致的主張，由解散國大而改爲廢除憲法。這原是中共最無理性的要求，但政府只要有一綫希望，仍不放棄與共產黨合作，以期共濟時艱，建設戰後新中國。不過，共建互信互諒的基礎，是需要在和談上晉先求得美滿結果的，於是在今年歲首，政府重又懇切表示願與中共繼續商談，以便改組政府擴大基礎，以遂政府還政於民結束訓政之夙。自去歲共黨代表團由京撤返延安，和談中斷以還，共軍在各省

積極撥亂，比前有加無已，政府忍讓為國，政治解決之方針雖在此極困難時期，並不為之動搖。惟政府的改組是希望各方參加的。參加政府各部門工作，若干黨派與社會賢達固無問題，但擁有百萬以上大軍的共產黨之依違離合是很成問題的。政府的一貫方針，既然是政治解決，那麼，在政府行將改組以前，由政府再度正式向共產黨提議和平商談，既是極自然的，也是極必要的。新年期中政府要員張羣、邵力子、雷震、孫科、吳鐵城等分別在京滬兩地與共黨及民社青年兩黨人士接觸，一月九日張羣與民社黨張君勱、伍憲子、萬鴻圖，青年黨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再度交換意見。民社青年兩黨，在參加改組政府之前，當草擬徹底解決時局之具體辦法，以恢復和談，改組政府，並擬訂聯合政府施政綱領，俾改組後之政府，對實施民主新政，有充分保證。

一月九日中宣部彭部長學沛就此更發表談話云：「自國大圓滿閉幕以後，制憲工作業已完成，建國大計即可依照國大所議決之程序，積極進行，政府還政於民之宿志，亦可以如願以償，故政府對於停止衝突及改組政府等問題具體辦法，甚願與中共竭誠商談，以期和平統一能早日實現也。

孫科氏亦於十日發表書面談話，畧稱稱：「我以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最好於不久的將來各黨派負責代表（自然連中國共產黨在內）再來舉行一次圓桌會議，一本和衷共濟的團結精神，為中國全體人民的幸福設想，我們相信一切問題是可以和平解決的。」政協秘書長雷震氏亦表示，目前政府態度，決先恢復和談，而後再着手改組政府。至目前政府之工作，着重在恢復和談，但如何恢復，須俟討論後決定。政協政府代表內長張厲生氏表示稱：「自國民大會開會青年黨及民社黨參加制憲以來，政府一切措施，均基於政府協決議及精神，首先完成民主之憲法，奠定憲政之基礎。繼續照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積極準備迎接憲政，在此一階段，自必需要集中全國才智之士羣策羣力，使國家能自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順利步入憲政大道。而迄今唯一成問題者，即共產黨，政府為謀解決問題，乃決心恢復和談，並提出方案及方式，藉求全國之和平統一。最近和談所以恢復，實具有與過去不同之意義。十四日下午四時政協政府代表及政協秘會長雷震、吳文官長鼎昌、張主席治中、俞部長大維，在孫科私邸集議，研究和談方案與方式。在方案一點，經原則決定分軍事與政治兩大部門，軍事部門實施整軍方案為主（包括恢復交通之協議），政治部門，以改組政府為主。在中央政府方面，固將邀請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及社會賢達人士參加政府，在地方政府方面，亦對共產黨屢次堅持之所謂地方政權問題，予以合理之解決。至於和談之方式，不論圓桌會議或由政府派代表赴延安，但看共產黨於面同意於何種方式，即採何種方式。同時，轉達雙方意見之工作，仍當請美調人司徒雷登大使行之。蓋過去事實證明不論司徒或已離華之馬帥，對凡有益中國和平之事，均欣然樂為也。

再門鄧　　　　嚴以敬作

火種

歷史不是在倒退，那也不是逆流，簡直是謀殺；對歷史的謀殺！

悲哀有什麼用，等待呢，那會累積更多的更可怕的殘害；但是我們又能做些什麼？

王先永是怎麼說的？眞理不滅，對，眞理誠然不滅、但要用那麼多無辜孩子們的悲哀去換取眞埋，代價委實太大，如果人類滅絕，眞理又能代表什麼呢？

也許李子貽已經得到自由了，祝福他，他現在應該做點積極的工作了吧！

由姍姍他又想到傅黛。

姍姍的境況比傅黛好多了，至少姍姍的家人是團聚的，至少姍姍還活着，至少姍姍受到的傷害是普遍性的……然而傅黛呢？她在哪呢？她在哪裏？她現在怎樣了？

天啊！他摀着床沿，絕望地呻吟着：傅黛，妳還活着吧？活下去，在任何折辱的情形中活下去；不單單是爲我，爲我你這一代！

第二天，林宇民向李天佑師傅提出了他的要求。

「沒有問題，老林；不過你要告訴我理由，放心，我不會替你說出去的。」

「組長，我是看小張太單薄了，希望能夠幫他一點忙。」

「你不要矇混我，老林，我的腦筋還沒有黨化，不過我也不來管你什麼理由，只是我要告訴你，小張的家庭成份雖然不好，却是一個懂規矩的老實孩子，你可要給我好好的帶！」

「你放心就是啦！」

「不放心還交給你？」

李天佑師傅拍拍林宇民的肩膀，別有用意的說：這個老好人完全把事情弄錯了，不過林宇民還是很感激他，不管怎樣，這份好心，是新社會中難能可貴的。

這以後，小張大半時間是跟着林宇民勞動，當然，她要被從前輕鬆得多，重的髒的林宇民一手包辦，她最多是調調石灰，把空了的桶子裝滿，有時也遞遞磚瓦。工作輕鬆固使她得到休息的機會，最要緊的，她現在有個訴說心事的對象了，心胸中的積鬱慢慢宣洩出來，陰霾隨着一點一點的撥開，日子一久，襟懷就覺寬敞多了，從而林宇民那種對生命的信心，在她心裏長根生苗，她開始覺得日子比從前好過一些。

林宇民把姍姍當作自己的妹妹，他有一個親哥哥，但他的存在是一個謎，有人說哥哥在海峽的孤島上，這也不過是傳說，經過一次兵燹，沒有人知道是不是還活着。他家裏還有一位大姊，可是他們姊弟年齡懸殊，在感情上，他把大姊視爲母親，有許多事情的看法，很難溝通，毋寧說，他是在一種很孤獨的情況中長大的，小的時候，他很渴望有弟妹伴他玩，長大了，在猝然遭到閃電打擊似的顚仆後，他同樣的渴望有個親人可以說說心裏想說的話。現在，他總於遇到了姍姍，一位他所崇敬的老師之後，一位善良純潔的少女，他可以聽她說話，也可以把自己這麼多年來的感受說給她聽。安慰人，寬解人，幫助人，是一種人生很大的樂趣，對生命是一種莫大的鼓勵。林宇民回憶在邵武磚瓦廠的日子裏，也曾把年輕的李懷棠看作自己的弟弟，但是李懷棠跟是姍不同的，他從前抱過她，也陪她玩過，他敬尊張教授，視若父兄，他跟姍姍之間，有着很深的淵源。

林宇民急切的想去拜訪老師，但是沒有時間，每天工作之後，晚上都有會要開；不做工，大不了扣工資，不參加開會，問題要嚴重得多，尤其像他這樣剛解除勞教的人，不積極於政治教育，黨會懷疑他的思想改造是否眞的搞通，不參加開會，是極不智的事。開過會，差不多有九、十點鐘，這個時候一個右派份子去探視另外一個右派份子，以及深更半夜獨自回家，都是很大的忌諱。黨一直講究「民主」，這裏從來沒有宵禁過，可是也從來沒有人會在深夜踽踽獨行，除非你願意在公安人員發現之後，甘願被那些無休止的盤查，探究，對質所折磨。

唯一最適當的時間，是小組休息的日子，他們沒有星期日，一個月有兩天可以休息，不過如果有緊急任務，休息仍然會取消。

在林宇民等待休息的日子中，他從姍姍口中，陸續的得到老師的一般生活狀況。

張老師也上過鬥爭台，這是林宇民知道的，他和幾位教授在林宇民被送走後半個月接到黨委會指令，下放實驗農場勞動，組織上對他們待遇和管制，情形跟勞教場所一模一樣，甚至最初連星期例假都不准回家。在那幾年，尤其是五九到六一年的大飢荒時期中，家裏吃到了很大的苦頭，「我們整天沒有東西吃」，姍姍說：「我像小狗一樣到處去翻垃圾，找人家丟掉不要的東西；但是你知道，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會丟掉東西的，除非是草根樹皮渣子。」

後來的情形稍爲好一點，師母到基建隊挑土方，勉強的硬把母女兩條命拖了下來，不過那是可是想像得到的，像師母這樣大家出身的知識婦女去挑土方，該是一種什麼滋味？她不但要消耗體力，而且得忍受幹部和一批幸災樂禍的積極份子的責斥辱罵。

黨一直宣揚全國沒有一個乞丐，沒有一個人挨餓，大飢荒時期却至少有六億多人變成乞丐，而且都在挨餓，還餓死了不少人。飢荒過去了，盲流的情形到現在爲止，不但沒有改善，反而益發嚴重，這些人就是變相的乞丐。有沒有人挨餓呢？黨的改策是「勞者得食」，並且澤及階級敵人，每個黑五類都可在全市各個區委會裏得到一份工作；基建隊就是專爲這些人設置的，你付出全部勞力，給你一點跟你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差一截的酬勞。黨知道怎樣控制人，沒有一個黑五類可以從黨手中得到正合需要的生活資料，唯有在這樣情形下，你在肯老老實實的聽從黨的領導。

饑餓是一種極爲可怕的懲罰，林宇民在農場裏已有很深的感受，他想像得到姍姍她們母女的情形。

三年前，張教授得到了解放，從農場調到實驗室，他可以領到一個月二十五元的工資，師母在基建隊裏搞垮了身體，她不得不在家裏休息，後來姍姍輟學，向區裏申請就業，想不到區裏會給她一份這樣好的工作……

林宇民知道周崗在這些事情上出過不少力，他好像還跟自己提起過她就業的事，不過他們一直不知道這些事與周崗有關。林宇民想跟姍姍談談周崗，但話到口邊又嚥下去，或者現在還不是時候，他想。

「爸爸變了，林大哥，你現在看到他一定會不相信。」姍姍這樣說：「他從農場回來之後，我跟媽媽幾乎不認識他了，整天不說一句話，獨個兒怔怔發獃，有時好像突然發現媽媽在他身邊，脫口的叫她『同志』。在家裏即使跟我們說句無關緊要的普通話，也要先到門外看看有沒有什麼別的人。唉，林大哥，你是知道的，爸爸從前是一個很開朗，很風趣的人，想不到會變成這樣神經質。但是這能怪他嗎？也許你不明白他愛媽媽跟我有多深，剛從農場回來那段日子，在學校裏下班後，晚上就抱着我們哭，說要我們寬恕，『是我害了妳們的，是我害了妳們的』，他一直哭着說。後來媽告訴我，解放前幾天，他還接到美國一所大學的聘書，但是他相信新中國必定會有更好的研究環境，爲了這事，他一直肯原諒自己。」

姍姍一面說，一面流着眼淚。

「不要難過」，林宇民懇摯的說：「明天發工資，聽說後天就是休息的日子，我上午就去看老師，看我是不是可以幫助他。」

六

林宇民把小組裏領來的二十一元工資，全部交給母親，然後又向她要來三元。

「孩子，你想去買什麼，怎麼不多帶一點呢。」

「我不買什麼，媽媽，我今天要去看張老師，我想送點東西給他的。」

「就是你從前常去的那一位張老師吧？那應該的，你多帶點錢去，說不定他們家裏正缺用呢。我們自己苦一點，也不一定在乎你拿來的十多塊錢。」

「他們家也有兩個勞動日，日子不會太困難，他女兒現在跟我一塊在基建隊裏，送點東西去只是表示做學生的一點禮貌。」

「他今天在家嗎？」

「剛好在，昨天姍姍告訴我，老師今天休息。」

他離開家到東大街後巷裏的黑市交易場，買了一斤猪肉，一斤鷄蛋，半斤白糖，剛剛三塊錢。猪肉公價是八毛五，但在這裏買，不要肉票是一塊半；這裏什麼東西都能買得到，如果熟悉人，還可以買到黃金外幣。這是劉少奇爲了緩衝毛澤東三面紅旗所造成的國家危機的政策的一環，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和工業躍進，已是名存實亡，現在的農民只能在三自一包和有限度的開放自由交易市場之下苟延，僅僅這麼一點點尺度極小的「自由」，老百姓已認爲是黨莫大恩惠；林宇民實在替自己的同胞難過，他們是多麼馴順善良啊！

工業路是全福州著名的貧民窟中的貧民窟，這裏原是中洲的垃圾堆置場，不但沒有人敢在這裏住，連路過的人都要揑住鼻子走路，解放前，四鄉的人逃到福州，市區擠不下，他們就用蘆葦木板在那惡臭的曠地上搭起簡便住所，暫時安頓了下來。解放之後，這裏變成逃亡的地主富農的淵藪，比以前更爲熱鬧，每個路裏的公安軍，幾乎都在這裏留置眼綫，市民們常常可看到幹部押着一串串反綁着的階級敵人離開這裏。

市委有有計劃把這裏開闢成一個工業區，先給定上一個工業路的標簽；大概是各種運動就擱了市委會的建設計劃，十幾年來，跟國家的情形一樣，只有一張令人充滿幻想的標簽，却無「工業」之實。

工業路上的住戶，與一切近代文明和黨的所謂福利無關，這裏沒有電，沒有水，有許多蘆葦棚子低矮像一個洞，如果把工業路改成穴居路，一定更爲恰當。

住工業路最大的好處，是不必向政府繳納房租和水電費，這是黨對居民的恩惠，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常常以這一點，作爲對住戶政治教育的要點。

「黨爲了照顧你們，白白的給你們房子住，假使你們再不感激毛澤東的大恩大德，再不努力勞動，那麼你們就是忘恩負義的畜牲！」

（六三）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而日置益則更針鋒相對地說：「那麼，就夜以繼日，通宵進行，不也是可以嗎？」像日置益這樣超乎常情之外的態度，正就是在暗示着二十一條的交涉前途。

第一次會議，自二月二日下午三時開始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舉行。

中國方面的出席者，有外交總長陸徵祥、外交部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日本方面為公使日置益、參贊小幡酉吉、書記官高尾亨。

在這次會議中，日置益首先指出第一號（山東問題四條），開門見山地要求答復「是否完全承諾」？因為日本方面是將二十一條提付攏總審議，從速締結協約。

針對日本的態度，陸徵祥則要求逐條審議，並且以剛剛就任外交總長的理由，希望給予中國方面一些研討的時間。

▼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認為中國這種態度是對於交涉有意加以拖延的策略，乃於二月三日以第五十一號電報指示日置益「嚴峻要求夜以繼日進行會議；倘使如此交涉還不能有所進展，則盼鼓足氣勢，直接找袁世凱談判。」▲



北京外交部

各國探索交涉秘密

日本之所以急於進行交涉，是由於恐懼列強的干涉；而日置益在最初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便會叮囑「請對這個要求嚴守秘密」，其原因也就在此。

其實，日本政府在向袁世凱提出要求之後，便立即於元月二十二日將要求內容秘密地單獨照會英國；而對於其他列強國家，則擬在和中國進行交涉時，仍然繼續保密下去。

談判二十一條的外交部迎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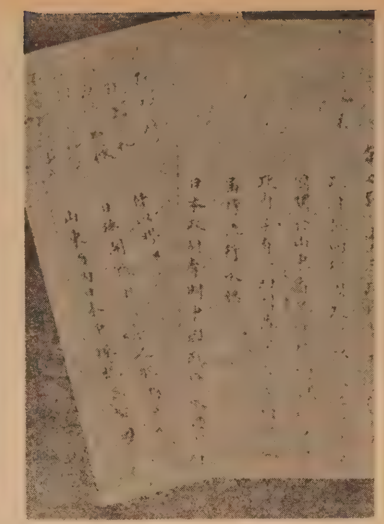
未料就在第二天——二十三日，日本某一報紙探訪到這個消息，特別發行號外，報導「日、中之間，有重大秘密交涉在進行中。」於是，各國都展開了探索交涉內容的活動；其中特別熱心的，是俄國——就在號外發出的當天，俄國駐日大使馬烈威便到外務省拜訪加藤高明，打聽眞相。這個時候，加藤還在答稱「那是不正確的報導」，而將那個場面敷衍過去。

袁世凱故意洩露內容

然而，要求的內容，卻被袁世凱方面洩漏出去。袁世凱的打算是——讓自己關係方面的報紙鼓動言論，憑藉為對日交涉的後盾；同時，更極力宣稱日本和革命黨勾結，以鞏固自己的立場。

於是，很快地在元月二十二日，便由進步黨在北京的機關報——「亞細亞日報」以及和梁士詒關係密切的「北京日報」報導「昨天，日本又向外交部提出蠻橫不法的新要求」；以此為開端，全國各地報紙都對日本展開抨擊；不過，在這個階段，其詳細的具體內容，則還沒有傳揚了出去。

面對這樣的新聞報導，列強的探詢也更加積極；結果，日本政府只有放棄繼續保密的念頭，而於二



袁世凱朱筆眉批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之中國方面修正原件。

月五日對俄、法兩國，八日對美國先後正式照會，表示「不會侵犯列強既得權利和並無領土野心」，要求各國對於他和中國之間的交涉有所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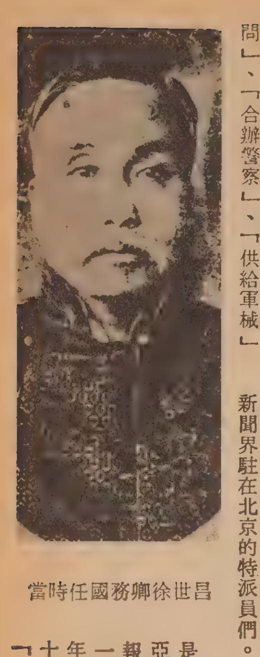
可是，就在這個當口，日本政府却犯下了無可彌縫的錯誤。

日本的謊言外交

日本給予各國的照會，是將二十一條之中的第五號（七條）完全隱匿起來，而只將其餘的十四條出示，詭稱「這就是日本要求的全部內容」；不用說，在最初照會英國的，也只是說明了十四條而已。

第五號的七條，包括有「聘用顧問」、「合辦警察」、「供給軍械」、「建造長江流域鐵路」等最重要項目，其目的在使中國國屬國化，以及讓日本勢力南進發展。唯其如此，所以和列強既得權利頗多牴觸，而且有悖於列強要求在中國的「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原則。日本政府自知如果將第五號公開，則必然會遭受列強的排斥，爲此，特地要保密下去。

日本這樣的「謊言外交」，在後來，被指出是國際間的悖信行爲，飽受到列強的激烈批判。



當時任國務卿徐世昌

揭露後舉世震驚

很快地就注意到日本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中，隱匿有第五號的存在，是新聞界駐在北京的特派員們。

首先是北京「亞細亞日報」，在一九一五年元月三十一日以「可驚可駭之要求內容」爲標題，揭載出十四條的內容之後，並提到「此外，還有關聯到中國全國的其他要求」──暗示有第五號存在。

日外相承認有秘密項目

二月九日，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通訊員富萊茲（根據日文音譯）在東京訪問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緊迫不捨地追問：「外界對於此次對中國的要求，揣測紛紜……」結果加藤答稱：「在前些天秘密告知英國駐日大使的內容之外，還有一些項目」──這是日本對外透露還有第五號存在的最初發言。

富萊茲的報導，在二月十二日的泰晤士報上登載出來。

於是，日本政府罔顧列強信用關係的「謊言外交」，乃引起了國際性的重大反應。

外次曹汝霖

英國向日提出抗議

▼經富萊茲告知上述情況的英國駐日大使葛林，立即在翌日──十日拜會加藤，提出抗議。

據日本外務省留存下來紀錄──葛林稍顯激動地責詢：「聽說在前些天見示的內容之外，還隱瞞有若干項目，深感遺憾。」針對葛林的發言，加藤辯稱：「『要求事項』已經全部奉告；此外，雖然還有一些『希望事項』。可是『要求』和『希望』不同，在『希望事項』中，並沒有和英國權利發生衝突之處。」接着更以反擊的口氣表示：「就拿英國來說，大概對於中國的交涉也並沒有將其內容逐一照會日本；你們（英國）提出有應受秘密通知權利的說法，我們很難理解。」▲

繼泰晤士報導之後，英國曼徹斯特衛報和每日新聞也相繼發表來自東京的消息，認爲「日本的要求，威脅到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特地提出警告。

與日本折衝的外交總長陸徵祥。

美國輿論責難

至於美國方面──華盛頓郵報早

在二月十一日便刊登了美聯社自北京發出的通訊稿，以「據中國高級官員透露」的來源，差不多把第五號的全部內容報導出來。繼之，芝加哥先驅報更在二月十九日以獲自中國某方面消息，而將日本的要求揭載，同時對於日本的悖信行爲發出責難性的評論：「日本對美國秘密照會時，節畧了最重要的部分。日本雖然說明不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主義，但實則正要加以侵犯。」

在中國——二月十七日的北京英文報以「政治形勢轉換的契機」爲題，主張「日本如果提出在照會各國內容以外的要求壓迫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則應該將日本的要求原案提示有關國家，暴露日本的陰謀。如果原案一旦公開於世界，在中國來說，不啻百萬援軍。」

被迫終將全文公開

在日本——美、英、俄各國的抗議，如雪片飛來，日本政府起初還打算佯作不知；可是，當二月十九日接到英國照會指出「在北京的駐華公使朱爾典已經獲得日本要求全文」，纔於翌日——二十日將世人矚目的第五號所含七條全文向列強公開。

其內容之險惡毒辣，連美、英、俄等列強都爲之大吃一驚。其後，列強曾經要求日本改變初衷；但日本政府則表示：「要求既已提出，無法撤回。」「如果撤回，國民將會爲之激憤」——藉詞推諉，不肯答應。到了最後，日本雖然表示讓步，將內容修改頗多，但其固執私利的態度和謊言悖信的行爲，已經孕育了使日本國際地位失墜的後果。

▼第五號的七條，連日本駐外使節都沒有接到通知，因此駐倫敦及華盛頓等地的日本大使館，在受到駐在國政府乃至當地新聞界詢問是否確有第五號時，都堅決加以否定。然而在不久之後，得知竟然有第五號的存在，都偪處到最困窘的境地。當時在駐倫敦大使館服務的外交官補（地位不高的官職）重光葵，後來在自著回憶錄中對於連本國駐外大使都被外務省矇騙了的情況，大致有如下的記述：

「在倫敦的使館，也沒會奉到要求的全部內容。某一天，泰晤士主筆斯蒂德（據日文音譯）送來他們報社由北京所得到的日本要求項目，纔獲知全貌。井上勝之助大使這時纔了悟並未奉到全部指示，大爲吃驚，而且陷於極其困窘的境地。自此之後，對於外界，無法再作堅持自信的發言；日本政府更受到世界輿論的總攻擊，並且失掉了同盟國家（英國）的信用——二十一條交涉，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一個顯著的污點。」▲

中國不能接受第五號

在如此國際背景之下，中、日之間的交涉形成膠着狀態。

二月五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外交總長陸徵祥表明中華民國的基本態度：

「關於第一號（山東部分）、第二號（滿蒙部分）可以磋商；第三號（漢冶萍部分）屬於民間問題，應予除外；至於第四號（中國沿海不得讓與他國）及第五號（秘密要求七條），不僅侵害中國獨立主權及內政，並且與他國業已締結的條約有所牴觸，故而不能接受。」

日表示贊成

帝制

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的第二次會議中，外交總長陸徵祥提議於四天內對於第一號、第二號提出修正案，再據以進行討論。

陸徵祥的提議，對於日本來說頗爲有利。因爲雖然只提到第一號和第二號，但是由於中國方面既然表示出可以磋商的態度，這就給予了日本以乘機而入的罅隙。

日本果然擺出強硬態度——八日，日置益到外交部拜會陸徵祥，向之提出「中國只打算對第一號、第二號提出修正案，不能令人滿意；如果不能提出對於全案的修正意見，則無法再行開會。」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有題

[illegible]

藻辭文采陽春美，芝範丰儀皓月華！

[illegible]

中秋感懷

[illegible]

未悉家園風雨後。黃花曾否被摧殘。

秋夜雜詠

[illegible]

珠

滄海遺仍在。偏憐竟暗投。寂寥安可慰。
光潔自難求。合浦還何易。雙龍掉未休。
最佳名掌上。慘綠墜紅樓。

秋籬新趣

漸覺商聲動。螿蛩鬧菊籬。金風吹宿苗。
玉露浥幽姿。未醉淵明酒。先吟子美詩。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嫣然開爲圃。吹皺復若何。

前題

梧桐搖落感。天外雁聲過。小圃凝香冷。
疎籬得趣多。三分霜氣壓。一色晚烟拖。

[illegible]

前題

朱濟川

梧葉紛紛墜。西風颯爽生。池荷餘敗葉。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近水連茅舍。開窗對碧城。牽牛穿眼密。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丹楓酣玉露。銀漢淨天街。豆棚集少長。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崔雲岩

一水淪漣映暮霞。池邊石畔竹交加。

[illegible]

㈠ ㈡ ㈠ ㈡ ㈢ ㈣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秋籬新趣

[illegible]

多謝西風相吹拂。朝來忽放數枝新。

[illegible]

一枕幽深塵事隔。夢回花影泛茶香。

前題

[illegible]

一樽美酒對時新。莫待霜高花見瘦。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梁軾昭

[illegible]

爽氣既從天末至。呼朋籬畔共銜盃。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東籬樂府唱秋聲。古道西風瘦馬鳴。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69

毛澤東受到報應
北平政局經緯
許世友機不可失
中國大陸隱伏的暗流
論語言無味
基辛格羅德西亞之變
古代日本考
由毛屍毛選處理看華國鋒集團



「雖未打入十八層地獄，已永世不能翻身！」

嚴以敬作

NO. 469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月廿一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 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illegible]街13號地下
電話 五七九五八七六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illegible]……[illegible] 1
[illegible]……[illegible] 2
[illegible]
北平政局經緯……岳騫 4
許世友機不可失……林定 6
[illegible]……[illegible] 8
[illegible]……[illegible] 10
[illegible]……[illegible] 12
[illegible]……[illegible] 14
[illegible]……[illegible] 16
[illegible]……[illegible] 17
[illegible]……楊子 17
[illegible]……[illegible]秋人 18
[illegible]……[illegible] 19
[illegible]……林巽 20
[illegible]……[illegible] 22
[illegible]……[illegible] 24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30
[illegible]……[illegible]

毛澤東受到報應

中國俗語說：「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毛澤東生前「好事多爲」，所以，他死了還不到一個月就受到了報應。

初步是報應在他的「愛人」江青身上。

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被捕，雖然到本文脫稿時還未獲得北平方面的證實，但一再宣佈「無可奉告」，事實上也就等於承認，不然早就否認了。

十月一日萬人日報刊出一份油印簡箋字流傳於大陸的毛澤東「最後遺言」，只有兩三天北平有關方面連忙否認。其態度之「鄭重」，反應之迅速實出人意料之外。

這件事到現在雖還不到三周，但因江青等人的被捕，倒充份說明了兩件事：其一，江青、王洪文等人被捕自十月十二日清晨傳到香港後，現已有五六天，北平不否認就等於是承認。其二；最近中共宣傳工具不斷攻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顯然，是指江青他們那一伙。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兩報一刋」以「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爲題發表的社論中有一段稱：「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江青、王洪文他們那羣飯桶已經被捕，「失敗」是「注定」了的。但所指江青等人「篡改」的「毛主席指示」，可能就是由大陸而流通到海外並在萬人日報上刋登過的那份毛的「最後遺言」。

十月十四日萬人傑先生在「牛馬集」中以「僞造文件」爲題寫道：「現在，經指出江青被拘捕的罪名之一，是僞造文件。有理由相信，毛澤東的『最後遺言』是江青僞造的文件之一。」

若因萬人日報「多事」而使江青早日被捕，那才眞是「好事」，因爲毛澤東在大陸殺人太多，使幾千萬個美好家庭家敗人亡。毛剛死江就被捕，也來個家敗人亡，因果報應眞眞是絲毫不爽，不過這報應還只是開始。

華某「吃碗面反碗底」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在人與人之間最講究的是道義二字。雖然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講仇恨，階級和鬥爭，對人性、良心、博愛等等由中國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美德一律採取否定的態度，講究甚麼殺害親人的「大義滅親」和出賣朋友的「劃清界限」等梟獍禽獸行爲，但在大陸共區對毛澤東則另外提倡一套。林彪雖早已垮台，但他推行的那一套「三忠於，四無限」的神化毛澤東辦法仍然存在。爲甚麼「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天大地大沒有毛主席恩情大」等等濫調，一直在大陸上「流行」不衰。更顯著的例子是：歷年被整肅的中共幹部，一個足以致死的罪名就是「三反份子」。所謂「三反」也者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革命路綫」。引用前述這些例子目的在於說明毛的一切都不能反，特別是靠毛一手提拔起來的華國鋒，更不能「吃碗面翻碗底」，不然連「盜亦有道」這一點都做不到，又怎能成爲中共的新的「偉大領袖」？

華國鋒在表面上沒有反毛，但毛屍骨未寒就抓了毛太太江青，這不等於是反毛，且形同鞭了老毛的一半的屍。

這樣的華國鋒，能支持半年已經算是幸運了。

在上次「文革」中被中共全黨捧之爲「英勇旗手」或「敬愛的江青同志」的毛氏遺孀，毛死後大概是二十八天就被抓了。抓了後爲了搜集「搞陰謀」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證據，第二步當然就是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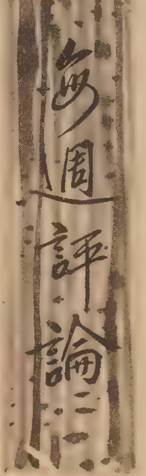
可憐的江青

江青的家就是「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的家，抄江青的家，也就是抄毛澤東的家！

毛宮於毛澤東死後一個月左右時間被抄，這也應該算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吧？

江青過去十年在毛的庇護下，居然也像當年在上海「演劇」似的捕手政治，毛死後馬上一個跟頭跌了下來。

傳說：江青等人被捕後已遭殺害。若然，她在地獄裏遇見毛澤東時，必是互相瞞怨。毛說：「有賢妻何至於此呀？」她道：「非老賊莫至今朝嘛」！



左派仁兄氣急敗壞告洋狀
自由人士理直氣壯不怕恫嚇

萬人傑

香港左派報紙利用西報讀者投書，向自由人士大施恫嚇，甚至要擁護中華民國的居民執包袱。不錯，我們隨時準備行裝，但不是到台灣，而是回大陸故鄉。今天，大陸政局大亂，他們事頭婆一夥已作階下囚，這是大亂序幕，爛萍果已從裏面爛出來，我們重返大陸的日子，不會很遠，左仔，不要再牙擦擦！

以洋制華左仔可鄙

本港左派報紙，譯載英文「南華早報」和「虎報」讀者投書，作爲他們支持無綫電視播映「毛死特輯」的表態。

投書「南華早報」及「虎報」的「讀者」同爲「陳聲」（譯音）。香港有六十多家中文報紙，如果「陳聲」確有其人的話，他不投到中文報，而投到英文報，可知其目的在「告洋狀」，叫香港統治者英國佬知道，香港也有「同情無綫電視」的人；左報之加以譯載，則是用以「還擊」香港自由人士，同時也是對無綫電視表示「撐腰」。

無綫電視播映歪曲歷史的「毛死特輯」是中國人的事，他們歪曲的也是中國歷史；對這特輯引起反感的全是中國人，香港發出聲討無綫電視的二百八十八個是中國人的團體，沒有一丁點與外國人有關。「陳聲」投書到兩家英文報紙，目的顯而易見，要不是基於崇洋心理，便是希望借助外國人的力量（香港統治者）來壓制自由人士的怒潮。

中國人就有這麼一種劣根性，喜歡「以洋制華」，姑不論其動機如何，這投書西報的「讀者」，不但「其心可誅」，且應愧爲中國人！

要知道，無綫電視的歪曲歷史，侮辱民族抗戰領導者蔣委員長，是有目共覩，有耳共聞的事。在香港，曾參與這次神聖抗戰的，大有人在，無綫電視憑一輯由新華社供給資料，法國人「剪輯」的紀錄片，欲將之「改變」，沒有可能。

篡改歷史豈是小題大做

該「讀者」陳聲說是「台灣政權支持者在有關無綫電視台播放毛的紀錄片一事上的低級宣傳和小題大做是搞得過份」了。把正義的指責說成是「低級宣傳」，如果無綫電視沒有作出有目共見的歪曲事實，可以宣傳得來嗎？把中國歷史篡改，以毒化下一代中國人，能說是「小題大做」嗎？

他說「假如無綫電視台有任何錯誤，這只不過是爲了香港利益。」什麼是「香港利益」？「因爲所有居住在這裏的人，均十分依賴中國的食物供應和政治上的忍耐。」

這「陳聲」雖然不是中共代言人，但對香港人的「恫嚇」，却儼然以中共頭目自居。中國大陸對香港食物的「大量供應」是免費施捨的嗎？不！不但不是免費，而且香港人的食粮還要受到經常「調整價格」的剝削。其實，香港人只要付得出錢，不愁「絕粮」的。澳洲、紐西蘭、美國等地，都有大量凍肉供應，只因中共要壟斷市場，以傾銷手法打擊肉類進口商，使他們不敢大量進口而已。如果大陸肉類不來，香港自必可以另闢新途徑，取得所需；其他食物，也同一道理。

大陸食物銷港是「互利」而已，香港人解決了粮食問題，中共也得到大量外滙，香港人何必向中共叩頭道謝？

如不聽話便要餓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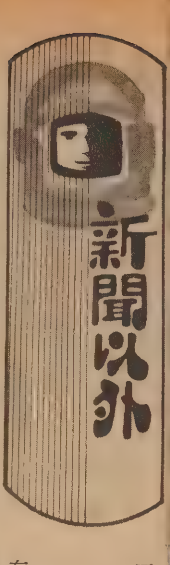
陳聲的投書，用威脅口吻說：「在大陸的中國政府可以使我們生活困難，只要它想這樣做。儘管它有權向英國政府施加一些壓力，甚至達到阻止台灣的支持者和貨物進入香港的程度，但我們必須感謝中國政府對這裏的事情的容忍。」

把他這一番話用另一表達方式說，就是：「你們如不乖乖的聽話，我們可以制你們死命，把你們餓瓜。中共本來可以對英國政府施加壓力，使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使來自中華民國的貨物，不得進入香港。但現在中共沒有這樣做，我們應該感謝中共皇恩浩蕩，對我們的容忍。」這樣的恫嚇，左派分子從沒「直接」發出過，這陳聲的話如果眞是代表了左派的意見，我們相信這封讀者投書，是左派化名投到兩家西報，待西報登出，然後譯載，以示「我們支持這位讀者的意見」。

賺了銀紙何須感謝

中共對香港的「容忍」有好處的。六七年發動的暴亂是一個最好的教訓。左派分子發動罷工、罷賣，本來想餓瓜香港的反共分子；可是反共分子沒餓瓜，中共本身先吃了大虧。當時「外貿數字」直綫下降，使到「大老細唔支持」，正因他們做倒米壽星，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入大大削減。如果「陳聲」提出這意見蒙華國鋒同志採納，可能連華國鋒也被拖垮倒台。因違反「經濟掛帥」原則也。

如「陳聲」之計可行，美國可不必那麼大陣仗反蘇，只要白宮宣佈，以後不賣小麥給蘇聯，則將使俄人個個餓瓜，限制核子武器等等，也不必再談了。可是美國不賣給蘇聯，加拿大會賣，澳洲也會賣，而且搶着做蘇聯生意，俄人一樣餓不瓜。因此美國儘管反蘇，但沒有使出這「絕招」，可見「陳聲」提出的，事實上行不通。有粮食輸出的國家不限於中共，不[illegible]中共，馬上有很多地區可塡補。



目前貨櫃運輸方便，香港人絕不怕禁砲，沒有增城絲苗，可以吃澳洲絲苗，美國米也好吃。港紙在國際貨幣市場上，仍然十分吃香，且是幣值極穩定的貨幣。老子有的是錢，那怕買不到東西吃？

照「陳聲」的說法，我們上酒樓，吃飽肚子後，是不是該向酒樓老板叩三個响頭，感謝他以上好伙食，餵飽我們的肚皮？但事實剛好相反，我們只見經理先生在大門口送客，聲聲多謝。為什麼要多謝？因為他們做了我們的生意，賺了我們的錢，他家裏幾口人丁，靠我們間接養活。

；對中共也如此，他做了我們的生意，賺了我們的錢，我們何須向他「感謝」？

不與合作天公地道

「港九電影戲劇自由總會對無綫電視台的恐嚇也是值得評論的。無綫電視台無論如何都不應向這些恐嚇低頭，除非它的生存——財政上或其他方面——主要是取決於這個總會。

「我們本地的歌星及演員在無綫電視上也同樣有好的表現，假如該會及台灣政府決定不派出他們的歌星及演員，這對我們來說是好事，因為我們的金錢將不會流向台灣。」

上面這段話，是「陳聲」投書西報所提及的。港九電影戲劇自由總會的聲明，並無恐嚇成分，無綫電視台侮辱了我們的國家，侮辱了我們領導抗戰的領袖，我們不與無綫電視合作，是很自然的事。如果「陳聲」認為台灣中華民國的歌星及演員接受無綫電視的聘約，只是無綫電視台的損失——讓金錢流向台灣，那麼，影劇自由總會的杯葛行動應該是無綫電視台求之不得的，何以嚴重到說是「恐嚇」？凡是「恐嚇」，必暗示有暴力在背後支持。比方「陳聲」說：共產黨「有權向英國政府施加一些壓力」，使他們「阻止台灣支持者和貨物進入香港」，就是如假包換的「恐嚇」了。

遭受杯葛唯有低頭

電視台不是光播大陸廣告就有人收看的，必須有若干受歡迎的節目，收視率才會高。如果本地有足夠歌星演員担當所有節目，電視台當然不假外求；如果大陸的樣板戲、宣傳紀錄片有觀眾，電視台也可慳水慳力，把節目時間全部排滿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毛死特輯等，不但不必花節目費，還有大筆廣告費收入。可是這些都是「收視率」的毒藥，電視台才會老遠從台灣聘來歌星、演員及購買台灣片集。他們付出這些錢，有千百倍收入，因為這些節目替他們吸收許多廣告，除笨有精，你估電視台會死錯人乎！

「陳聲」當然不會比余經緯更瞭解無綫電視內情，為什麼台灣三個電視台及影劇自由總會提出不合作，余經緯、梁淑怡便成個軟晒？正因為他心知肚明，如果台灣電視台及影劇自由總會杯葛無綫，他們的「大好形勢」必然轉到別的電視台。無綫這種電台，說他們「左」，其實左個屁，他們只是一個「資本主義」小集團，有奶便是娘，在利害的關頭，他們會選擇「利」的一邊。既然面臨被「杯葛」的邊緣，就非低頭不可。

如果「陳聲」看不過眼，大可發動「祖國」歌星、演員、電視台予以全力支持，不該埋怨無綫電視「低頭」，如果因為節目不好，收視率下降，沒有廣告而關門，難道「陳聲」有辦法「起死回生」

有權抗議有權杯葛

「陳聲」最後一段話更荒謬絕頂！他說：「那些不喜歡無綫電視台在毛主席的紀錄片中所說的東西的台灣支持者，大可以收拾行李，趕快回台灣，我們不希望左派或右派搗亂我們目前的可容忍的現狀。」

老萬不明白「陳聲」用什麼身份，凭什麼資格說這番話。為什麼不歡喜「毛死特輯」就要執包袱？香港是由「陳聲」統治、發號施令的嗎？別說「陳聲」不知何方神聖，便是華國鋒也沒權，除非派出他的「民兵」到香港，把香港「解放」，才能叫香港居民滾蛋！

直到今天，香港還是個自由地區，還沒輪到中共施行在大陸那種暴政，因此我們不喜歡無綫電視的「毛死特輯」歪曲歷史，有權抗議，有權杯葛，不必收拾行李。在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大陸，一切倒行逆施，不許說個不字。一紙命令，要上山下鄉，便得馬上收拾鋪蓋，誰也不敢反抗，若然反抗，便成「反動分子」，不得好死。

不能容忍可以回歸

大概「陳聲」這廝已過慣大陸那種毫不民主的強暴政治，所以蠻不講理，要人收拾行李。每個人的可「容忍」程度是不同的，「陳聲」可以容忍的，我們未必能容忍；他心裏只有沒落了的紅太陽，能容忍把直的說成曲；但我們不能容忍把南京屠城說是自己軍隊的所為；不能容忍說領導八年抗戰的蔣委員長是「賣國賊」，我們不滿意，便有抗議、抵制的權利。我們是香港守法市民，除非不循法律正途，否則港督也不能因我們不滿意「毛死特輯」而把我們驅逐出境。「陳聲」是什麼東西，公然要迫人接受「毛死特輯」，而以「驅逐出境」來唬嚇人家，這是一副怎麼樣的嘴臉？

他雖說不希望「左派」或「右派」搗亂，可是信上說的全是指責「右派」，左派搗亂「陳聲」可以容忍；大規模如一九六七年遍地菠蘿，都能容忍，但抗議無綫電視杯葛無綫電視，他覺得不能容忍，既然完全站在左仔立場講話，何必拖這麼一條尾巴，把左右派拉在一起？其實「陳聲」不能容忍民主自由，大可以收拾行李，回到他的「幸福祖國」。這裏，隨時有收拾行李的自由，可是「陳聲」不可不知，一旦回到「幸福祖國」，就不是隨便可以收拾行李，要什麼時候走便什麼時候走了。除非得到許可，如沒有許可，硬要再回香港的話，隨時可能成為深圳河或后海灣的浮屍，邊境的「解放軍」隨時會向沒得到許可而「擅自離境」的人射殺，那時就會成為河邊遺屍了，極權與自由之不同在此。

北平政局經緯

岳騫







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被整肅，到今日爲止，已無人懷疑，雖然共黨未會正式公佈，但一批共幹因有意無意向外透露，而共區出版的報刊及電台，已經不指名的在罵江青一批人，這一事件猶如林彪事件，不問共黨何時正式承認，事情之存在，可說是百分之百了。

這次政變經過，仍然不能完全明瞭，但可以相信是由於文革派之窩裏反。因爲這是江青與華國鋒的正面交鋒。華國鋒雖非江青之核心人物，但華國鋒確實是屬於宮廷派這個系統，否則便不可能升遷這麼快，其升遷自是毛澤東一手提拔，毛澤東再胡塗，也決不會提拔一個與江青作對的人。所以華國鋒之鬥垮江青，毛澤東地獄得到消息，就不可能其樂無窮了。

江華之間何以會發生火併，當然與爭權有關，根據目前所得到北平方面傳出的消息，有兩個可能。

衝突可能起於華張爭奪「總理」

十月八日晚上，北平已經貼出大字報，擁護華國鋒出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事後又據外國記者傳出消息，華國鋒當選「政治局主席」是「政治局委員」一致投票通過的。但此項消息一直未能宣佈，到了十月十日，有外國記者詢問中共「外交部」共幹，得到答覆是其他職位尚未確定，要等到一起發表，此類職位，重要的當是「總理」了。因爲共黨今後情況與毛澤東在世時不同，毛澤東活着時可以爲所欲爲，他不但駕於「黨」之上，也駕於「國家」之上，毛澤東隨便說一些斷斷續續的讖語，也被奉爲「最高指示」，不但不能反對，也不容懷疑。

但毛死之後，無論繼任「主席」的是誰，只能算是政治局的領班，開會時担任主席，一切要取決於多數，雖然主席的份是可能重些，但也決沒有毛澤東那種權威，因此，今後中共政權的最高權力機構，勢必移至「國務院」，因此，主席沒人爭，「總理」就有人爭了。

如果這一推測能成立，則此次衝突可能起於華國鋒與張春橋爭奪「總理」，華國鋒希望以主席而兼「總理」，張春橋則志在必得「總理」，雙方因此引起衝突，華張起衝突，江青只有袒張，因此，逼反了華國鋒，轉而與反對派携手。

另一個說法是以後由北平傳出消息，說文革派擬擁江青任黨主席，進行僞造毛澤東遺言，被華國鋒發覺，予以逮捕。此說雖晚出，頗多可疑之點，因目前形勢，江青決不可能出任黨主席，在毛澤東臨死時，拔華國鋒爲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用意顯然，宮廷派雖不懂事，亦不應在此時與華國鋒爭黨主席，仍以前說之可能性較大。

華國鋒本出自毛江提拔，在毛死未一個月，反戈一擊將毛澤東經營十年的文革派一網打盡，固然由於共產黨人之冷酷無情，但也由於文革派之行爲乖張，對任何事務皆採反對態度，以前對周恩來便是如此，周恩來死前一年事事皆受掣肘，報刊上更是冷嘲熱諷，有時更等於點名的斥罵。但由於周恩來之奸狡

，唾面自乾，加之又有毛澤東撐腰，所以未發生大衝突，此時情況自然不同，文革派又以對周恩來之道對華國鋒，而以之對周恩來之表面禮貌，自非華國鋒所能堪，例如十月一日晚間共黨高層不視「國慶」，改爲開「座談會」，一羣大頭目魚貫行出，按次序是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但照片在「人民日報」刊出時，變成江青在中間，左爲張春橋，右爲姚文元、華國鋒眞眞變成「靠邊站」了。此等處決非無意，都使華國鋒難堪。

再以各項職務來說，共黨目前對外發號施令爲四個機構，即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人代常委會」、「國務院」，這四個機構有三個機構沒有第一號負責人，一直拖了一個月，到政變才告解決，可見也是文革派從中作梗。

據外電報導，此次被捕的並非僅毛、王、張、姚四人，總數將近四十，已知道的有「文化部長」于會泳，毛澤民之子毛遠新，外國通訊社又報導尚有「人民日報」與「新華社」人員，可能有毛澤東之女蕭力在內，另外還有可能被牽入的，當有乒乓名手莊則棟（現任「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地方頭目當巴布亞新畿內亞總理由北平赴上海時，在上海坐第四把交椅，實際已成爲第一號負責人的徐景賢已不見露面，此人也是在文革期間崛起，地位僅次於王、張、姚，大概也同一命運了。

倪志福與汪東興値得注意

此外，在北平尙有多人可能被牽連在內，不必揣測値得注意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倪志福，此人年齡畧長於王洪文，也是工人出身，大陸陷共時，在「北京第一機床廠」任「二級技工」，一九五三年創造一種新型鑽頭，升爲技術員，被譽爲第一機床廠「工人工程師」。文革時，被毛江看上，不次拔擢，一九六九年召開「九大」、當選中委，一九七三年「十大」當選中委，政治局候補委員，最近兩年來，倪志福負責北平「工人民兵」，今年四月五日火燒天安門事件，便是倪志福指揮工人民兵鎭壓下去。工人民兵是文革派的武力，在上海的民兵也許是鞭長莫及，北平民兵却近在咫尺，爲甚麼絲毫行動皆無，究竟是民兵未來得動員，還是倪志福有了問題。

另一個被全世界注意的便是汪東興了，汪東興是「毛澤東之鞭」，三十年毛澤東殺人捕人，皆是汪東興包辦，大頭目從劉少奇，林彪起，皆栽在汪東興的手上，汪東興指揮的警衞總團兵力估計達五萬人，此外與其有聯繫在其控制下的尙有「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二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及「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即所謂六廠二校。至於不公開由其操縱的工廠學校更多於此，所以在北平城內，汪東興最有權威，汪東興屬於宮廷派，似無疑問，最低限度，決不屬於反江派。海外人士認爲毛澤東死後，文革派即使不能號令全國。但控制北平應無問題，根據也就在此。此次政變全部過程中，未聽到汪東興的消息，估計汪東興當有兩途，一是被殺，一是投向華國鋒一邊。

先說前者，史達林死後三個月，貝利亞即被俄共政治局處死，其副手阿巴庫莫夫更被命令槍決。大體一個獨裁者手下的特務頭子一定結怨各方面，大頭子一死，很少能幸免，汪東興之被殺，只是遲早問題，但此次可能不是被殺，因爲這次整個政變過程中，北平城內沒有絲毫混亂，除汪東興，無人有此控制力量，海外報刊有推測係陳錫聯出兵逮捕了江青等人，不知陳錫聯雖有五十萬兵力，但所佈防綫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在北平掌握的兵力，未必有五萬，即使有十萬兵力，要一舉解決五萬裝備精良的警衞總團也非易事，縱然能解決，也不會一槍不放，因此，推測汪東興可能投向華國鋒一邊。

汪東興背江投華，有兩項資料可供參考，第一，華國鋒出身也是特務部門，雖然華國鋒一直從事行政工作，但本身早已加入特務組織，否則不會担任「公安部部長」，此是中共政權最高特務部門，外人不可能担任。華國鋒既然與汪東興同一出身，此時又担任同樣工作，自然容易勾結一起，汪東興是毛澤東親信，但不一定是江青親信，對江青作風未必滿意，在毛死後與江青一派攜貳，並不太意外。

第二，有一項資料透露毛遠新可能担任「警衞總團政委」，此缺即由汪東興担任，如此說屬實，是江青在毛澤東死前已對汪東興不信任，派毛遠新接其缺，汪東興專任中共中央辦公所主任。不知汪東興任此職十餘年，根深蒂固，豈是少不更事之毛遠新所能代替，江青此舉，只有逼反汪東興，汪東興與華國鋒一携手，文革派只有束手就捕了。

文革派失敗之快有三因

文革派在北平城內沒有反手之力，已出入意外，更奇者在上海也無絲毫動靜，王、張、姚皆出上海起家，外界稱之爲「上海幫」。自一九六七年開始，上海就在他們控制下，經過九年時間，上海全是他們的勢力，上海工人民兵裝備與數量均勝於北平民兵，江青等四人被捕，上海民兵不但沒有反手之力，更首先貼出大字報，稱江等四人爲反黨集團，毛澤東十年苦心扶植江青，江青十年努力經營上海，結果竟然如此，當爲任何人意料所不及。

文革派失敗如此之快，基於三因：

第一，缺乏鬥爭經驗，這批人的鬥爭經過是由上而下，文革一開始在毛澤東指使下，任意揪鬥，爲所欲爲，一直走順境，中間偶有挫折，並未大損失，稍假時日，又復意氣風發，實則共產黨人皆長於鬥爭，且皆自基層鍛鍊起，此種技能，文革派未窺門徑，所以「黑幫」倒而能起，文革派一敗便全軍皆墨。

第二，操之過急，文革派一批人大概中了毛澤東「只爭朝夕」之毒，任何事都迫不及待，文革初期逼反陳再道便是一例，此次逼反華國鋒，可能也逼反了汪東興，套句毛澤東的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第三：人才太缺，江青鬧了十年，所提拔的人才就是上海幫幾個人，華國鋒已經不是人才，江青尙且不能容他，像王共文、姚文元這種人能幹甚麼事，只會鬥，此外一無所長，所謂不戢自焚，即使沒有華國鋒下此毒手，其失敗也是注定的，但失敗得這麼快，實在想不到。

許世友機不可失

林定

北平新統治集團不斷鼓吹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十月九日，久違了的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進一步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我們要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爲首的黨中央周圍，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一切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希圖達到以黨指揮槍，取得局面的安定團結。然而經過肢解又復合的黨組織，是否再有力量控制槍桿子，實是一大疑難，這是北平集團目前最大的隱憂。因此，近個多月來，大陸報刊上不時出現一幅幅手持武器的青年男女照片，顯示「城市工人民兵」力量，揣其用意，目的有二；一是向正規共軍炫耀，示其有足夠力量跟共軍抗衡，這種力量並不是取決於武器，而是來自所謂「人民戰爭」；另一是向廣大人民示威，民兵也即是公安軍，對羣眾起鎮懾阻嚇作用。

北平團集民兵隊伍，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頗具實力，特別是北平，「首都民兵師」配合「八三四一」特務部隊，一如明朝的「錦衣衛」，操生殺大權。「四五」天安門青年暴動，毋須共軍介入，也能迅速敉平，足證北平集團御用鎮壓工具，威力不在共軍之下。北平民兵隊伍與八三四一部隊，不但控制北平市民，使他們動彈不得，且令駐平高官，在名爲保護，實則監視下，成爲甕中之鼈。像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之流，一受「八三四一」保護，無異變成「人質」，卽使有所圖謀，也難擺脫控制，指揮共軍開入北平。可見北平集團在北平一地，權位穩如泰山，不見得外傳般的搖搖欲墜，雖僅及京畿之地，也不可小覷。

北平集團在地方上的民兵勢力，經一年多悉心經營，比前大爲鞏固，最近南京發生動亂，罷工工人與下放農村倒流青年燃起了反抗火焰，北平集團出動民兵鎮壓，動亂迅卽平息，與去年杭州工人暴動，民兵不能控制局面，拖延數月，最後由外地調動共軍彈壓方能平息，說明北平集團民兵勢力已日益坐大。

不過，倘若南京羣眾動亂得到共軍支持，民兵力量實不足以抵禦，動亂自然隨之擴大，其他地區如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勢必相繼起來呼應，形成一股強烈的革命洪流，縱不把紅朝淹沒，也使得它肢離破碎。所以說，大陸未來政局動向，並不是聽命北平小集團的主宰，而是取決於地方實力軍人的態度。地方軍人支持羣眾反抗運動，北平集團的覆亡時刻提早到來。

環顧地方實力軍人，具有條件與北平集團對抗的，首推廣州的許世友。蓋許世友除具其他邊陲之地的「山高皇帝遠」、「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條件外，倘有下列因素，爲其他軍區所缺。這些因素足可使許世友開創霸業，問鼎中原，甚或黃袍加身。

許世友盤踞廣州，廣州是近代史上革命的發祥地，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蔣中正的北伐統一，都是以廣州爲根據地。使許世友有種，在廣州豎起反北平紅旗，揮師北上，實不難開啓新局面。在地理上來說，廣州軍區受福州軍區、昆明軍區、華中軍區包圍，倘許世友在廣州發難，福建兵力因受國軍牽制，絕不敢輕舉調兵入粤，雲南貴州共軍可以調動，但未必全力効忠北平集團。因在毛死後，各大軍區及各省通電擁護中央，昆明軍區及雲南省遲遲響應，證明滇黔地區反對勢力之大。再加以雲南貴

州社會不靖，經常出現羣眾騷亂事件，即如最近貴州電台廣播，呼籲下放公社的知青回到農村去，對倒流城市青年的「破壞活動」，實行嚴厲鎮壓。故欲調動昆明軍區兵力，勢必掀起更大的動亂，此足可阻止西南共軍全力平粵。剩下的主要抗禦力量是武漢軍區，然武漢軍區素來不穩定，有過百萬雄師反文革運動的歷史。過去的陳再道，現在的楊得志，都是反紅衛兵的中堅分子，楊得志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時，曾激烈反對毛江喊出的「揪軍內一小撮」。並且出動軍隊鎮壓江青在山東心腹王效禹所指揮的紅衛兵，造成重大的傷亡事件。毛澤東死後，各大軍區都與當地的黨委會，革委會聯合舉行追悼會，獨武漢軍區單獨舉行，顯示楊得志與當地黨政方面存有很深隔閡，並不與北平集團沆瀣一氣，對摧毀北平集團，可助一臂之力。同時華中地區也不見得比別地平靜，最近江西省出現下放知青的騷動，這些內在因素，足以加速北平集團覆亡。

此外，南京軍區是許世友的老巢，許任南京軍區司令員達十九年之久，駐防該部多是許的嫡系，許世友雖被調虎離山，但一旦內戰爆發，其影響力仍在，不難使他們反戈。

廣東毗隣港澳，在財力物力上，容易獲得外界支援，縱此失敗，許部也可亡命海外，解除後顧之憂。再以廣東的民心來說，除固有的儒家道德薰陶，近百多年來，最早受西方民主自由影响，絕大多數對共產制度不感適應。同時粵民排外性甚強，過去有所謂地方主義勢力，仇恨外省共產黨人，雖帶濃厚狹滯地方色彩，但不失爲一股強大反叛力量，使許世友善加運用，不難激發起廣東的民心士氣。

廣東原是林彪「四野」的老巢，林彪粉身碎骨，林系遭受慘重破壞，心腹大將如黃永勝輩均被誅除，不過次一級頭頭，在地方上仍握實權，位踞要津。如「廣州軍區」政委孔石泉、任思忠，是林彪老部下。孔石泉「文革」中調任「廣州軍區」第三政委升至第二政委，削藩後降爲政委。任思忠「文革」初由四十三軍政委調任「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後升任政委、第三政委、削藩後降爲政委。孔任的浮沉，對北平集團決不會忠心耿耿。「廣州軍區」十一個副司令員中，不是林彪的舊部便是林彪所部成長的幹部。參謀長兼四十三軍軍長的孫幹卿，也是林彪的舊部。又如「廣東軍區」司令員張景耀，駐防廣東已有二十多年，「文革」初期，受林彪提拔，破格由四十二軍參謀長提升爲四十二軍軍長。「廣東軍區」第一政委陳德，廣東人，林彪第一軍團出身，原是張景耀老上司，一九五五年任四十二軍副政委，後升四十二軍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二政委。林彪事件後，張陳二人仍任上職。他們均是林彪及黃永勝的嫡系，具有強烈的反毛意識，雖然與許世友沒有淵源，但彼此結合並不困難。

廣東除林系的「南下大軍」外，還有廣東的土共，如瓊崖縱隊、東江縱隊、粵贛縱隊、珠江三角洲縱隊等，向來與北方共軍不咬弦，雖經反地方主義鬥爭，勢力大爲削弱，但並沒有熄滅，潛勢力不可忽視。許世友雖不是廣東人，若能知人善用，起用廣東人，把這些勢力重新組織建立，實不難使聽命北平的廣東民兵無立足之地。

許世友面臨最大的阻力是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及第二政委華國鋒，這原是毛澤東生前放在廣州制衡許世友的兩枚有力棋子。不過，華國鋒最近坐上龍廷，升爲黨掌門人，要長期留在北平，對廣州軍區的事不可能再兼顧。而韋國清曾任「三野」第十兵團政委，與許世友同屬一軍系，即使沒有結合的可能性，也在林系的包圍中，受到制肘。

再言許世友本人，他與毛澤東結怨最深，歷史最久。許世友出身紅四方面軍，早年一直追隨張國燾、徐向前在鄂豫和川陝邊區闖蕩。一九三五年六月，担任「四方面軍」紅九軍軍長，在懋功與毛澤東率領的一、三軍團會師。八月中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草地分家」，分兵兩路北上陝甘。許部編爲「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準備出發，但毛澤東突率一、三軍團及「軍委」縱隊一部悄然離去，置朱張之左路軍不顧，引起「左路軍」官兵激憤與不滿，造成張國燾與毛澤東分裂，在紅四方面軍中掀起反毛高潮，交相指斥毛澤東爲「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當時許世友爲「四方面軍」反毛最激烈者之一。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間，毛澤東在延安鬥爭張國燾，引起紅四方面軍的激烈反抗，認爲無理整肅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幹部極大侮辱。當時在「抗大」二期受訓的紅四方面軍幹部共有百餘人，其中團級以上四十餘人，曾密謀暴動，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張國燾」，惜因事機不密，被第四軍政治科長李國棟出賣，全部被補，判處徒刑，許世友就是發動這次事件主角之一。直至抗戰爆發，經朱德、徐向前力保，始獲釋放，派至劉伯承一二九師任職。

對「文革」運動，許世友初持反對態度，造成江蘇局勢混亂，武鬥迭起。他曾在南京組織「紅總」，專門對抗擁毛的「八、一一七」紅衛兵組織。毛澤東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曾要求「紅總」與「八、一一七」合作，他說：「你這個同志不是叫許世友嗎？你那個南京跑出一個甚麼『紅總』，做工作之結果，還是合作了，一個『八、一一七』，一個『紅總』，還不是合作了嘛」。

「文革」初期，江蘇毛派紅衛兵死傷達數千人，許世友採視而不見態度，藉口未接「中央指示」，袖手旁觀。毛江發覺許有問題，幾次要他上京，許奉召不去。一九六七年七月，許終被召至北平，毛爲了爭取他，除由江青親自出馬說服，並派張春橋進行拉攏。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在一次講話中說：「各地區有的同志犯錯，現在出了陳再道，不再要出張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還要挽救，現在沒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連許世友在內。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思想不通，落後了，但他幾十年還是一員戰將，現在還是想辦法不能讓他犯錯，不要因他對文革犯了錯垮了。」最後在毛澤東說服下，許始告屈服，繼續担任南京軍區司令員。

從上述資料看，許世友是一個相當倔強的軍人，在歷史上有過反毛紀錄，對北平集團不會誠服。毛澤東生前，許尙有顧忌，毛澤東死了，華國鋒之流絕不能駕馭他，除非許世友自甘俯首稱臣，屈坐懷仁堂的第十三把交椅，度其餘生。否則，許世友依靠個人威望，利用歷史關係，再結合廣東的有利條件，很容易形成氣候，成爲北平集團的大患。

中國大陸隱伏的暗流

周崗凱譯

本文作者羅斯・泰瑞爾（Ross Terrill）是「八億人：中國的眞面目」、「鐵樹上的花朵」、「中國大陸五城市」三書的作者，曾四度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熟諳中文。

在這篇文章中，他從精闢的論點出發，分析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中共鬥爭路綫，從而推測毛澤東死後，中國大陸將出現何種變局。

在科技上中共的月亮不比外國圓

在一九七六年中，中共與美國的關注都集中在「國」內政治上，但其出發點則各不相同，美國人關心的是下屆總統是誰。固然競選範圍現已縮至福特與卡達二人，然選舉結果，實難預測；在中共方面，人事上的利害爭逐令人難以捉摸，不過，辯論的問題却較平常更爲清晰，因此，就中國大陸的將來而言，「甚麽問題」可能比「甚麽人」更爲重要。

下面六件事可以反映出中國大陸所爭論的究竟爲何：

第一件是我在中國大陸北方一座城市訪問小學時所見。我們參觀了學校各項活動，但中共「黨」幹部不斷向我陳述「階級敵人」林彪對學校造成的惡劣影响。之後，我找了個機會直接用中文問一個學生：「你們學校有沒有階級鬥爭？」在一片靜寂中，女校長向這可憐的男孩小聲提示說「有」，最後他回答：「很難說我們學校有階級鬥爭存在，但也很難說沒有。」旁邊緊張得流汗的女校長，一定覺得很難判定這答覆正確與否。

其次，在和一名北平「官員」談論中共的國際經濟關係時，我提到上海左派分子批評幹部「認爲外國月亮比較圓」，說他們希望從日本及西方國家進口高度技術性的儀器，這名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整肅，現又復位的「官員」沒有駁斥上海「標語」的說法。過了一會兒，他說：「不錯，外國月亮不會更圓，但中國的月亮不比外國圓，這也是事實。」

第三：在中國大陸各地，有關文化大革命及其餘風的記憶是紛歧不一：北平「官方」是不會對這場由危機轉化爲傳統的事件亂置一詞的，其情形就有如華盛頓方面不敢對美國憲法置喙如出一轍；但實際政策的擬定者，對於一九六六到六九年間種種過激行動至今仍心有餘悸。鄧小平曾批評文化大革命以後江青的革命樣板戲說：「你只見一羣人在台上跑來跑去，毫無藝術可言，外國人鼓掌只是出於禮貌。」

第四：在山東濟南，我們訪問了一個劇團，劇團主腦對戲劇一竅不通，他之所以能担任這個職務是爲了消滅「劉少奇文學藝術的黑色路綫」。在四小時談話中，他頻頻對劉指名攻擊，但却一次也沒有提到「正確」藝術路綫的贊助者江青。中國大陸許多人對於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靠着毛澤東的關係，一躍而登上十二名最高領導頭目之一的地位，都不甚滿意。

第五：一九七五年秋天，中共發起批判中國舊小說「水滸傳」運動，理由是它讚揚「投降主義」，但毛澤東關心的是中共內部一些想和蘇聯和好（即向蘇聯「投降」）的人，倒非九百年前向皇帝投降的水滸人物宋江。去年九月，鄧小平告訴紐西蘭訪客說，批判「水滸」運動並非針對某人而發，但下一刻他又說，文化大革命同樣只是對錯誤觀點的批判，而非「這人與那人」之間的鬥爭。

其實，文化大革命正是個人與個人的鬥爭，就部份意義而言，「水滸」事件亦復如此，而鄧小平則是它的主要目標。到了十二月，運動緩和下來，中共在對莫斯科政策上採取了一項史無前例的行動，突然將二十一個月前在新疆省逮捕的一批蘇聯直升機駕駛員釋放了，且發表聲明說他們不是間諜，中共政權內部對這件事的處置，難道沒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英雄時代已過去，華國鋒崛起是明證

今年一、二月，鄧小平地位漸衰，中共報紙上出現了許多報導，謂蘇聯間

諜遍及世界各地，照「人民日報」「北京評論」看來，每一個「塔斯社」記者及蘇聯大使館文化參事，都是爲「社會帝國主義」全球性陰謀効力的間諜，難道闖入具高度敏感性新疆省的蘇聯飛行員就不是間諜了？

無怪乎批判水滸傳運動四月再起，而鄧小平所有高位皆遭剝奪，他被控準備「放棄『中國』的獨立」。據說鄧小平對批判這本舊小說的運動很是「憤怒」，說支持該運動的人「聽到風就是雨」。

最後，在與一位處理對美外交政策的中共高級領導者談話時，我們談到寮國問題。時爲一九七五年九月，富瑪的聯合政府仍然存在，這名「外交部」人員說，「『社會帝國主義』正向寮國頻頻送秋波，而中共「希望寮國有一個穩定的政府」。那麼，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政府，「穩定」也是合理的目標嗎？這位表情嚴峻的官員說道：「當然，在超級強國競爭的時代，這些政府需要追求穩定。」記憶中，我從未聽說中共領導人讚揚穩定爲亞洲國家應追求的目標，這倒像是杜勒斯在一九五〇年代的談話。

我的看法是：毛澤東死後數月中國大陸情勢的發展，卽可從這幾件事之中見一端倪。這些問題串成的政治繩索將鄧小平緊緊勒住；在這方面的爭論不休，意外地使一個地方性角色——華國鋒竄起，接掌周恩來的「總理」職位。它們提供我們關於中共政治未來的綫索，以及中共將在世界上扮演何種角色。

數月前，有人在電視上問我，像華國鋒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怎樣會一下成爲中共「總理」？我說，記着，華國鋒曾任富庶豐足的湖南省「革委會主任」。

事實上，某種程度的默默無聞反對華國鋒有人，他之崛起正是鄧小平爲甚麼失勢的一面鏡子。毛認爲華忠心耿耿，他們是同鄉，華在一九七三年又寫過有關林彪罪行的報告，在陰暗的繼承氣氛下，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華不像鄧小平，歷經多次上下起伏，另方面，他也不像王洪文一類的年輕人，在文革期間取溫和派而代之，遂相與爲敵。華在文革時居於一羣人中間。中國大陸英雄時代已成爲過去，華國鋒卽是一明證。

華起鄧落皆出於毛本人意旨

中共「政治局」如何處理貶鄧揚華，反映出一些重要趨勢，顯然，毛澤東控制着這一切，在今天的「中國」，祗有第一號頭頭能把野心勃勃的二號頭頭踢下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之後數月中，毛澤東頻頻露面，春天，報上出現了他新近講的話，據說華的起，鄧的落，皆出於毛本人的授意。

從五月到九月九日死時，毛澤東已跡近退休狀態，自一九四九年起，不論北平的人事更易多麼紊亂，多麼危險，還有個毛澤東來壓抑這些鬥爭和野心，使不致脫韁，現在毛死了，兩派間的鬥爭還會繼續多久？

顯然，大家對這個運動都持小心謹慎的態度，且不挺熱心，二月十七日的「人民日報」承認「中央委員會」分裂，可能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在了。和以往高級「反革命分子」不同的是，鄧小平並未被逐出「黨」外。部分地區，如上海、遼寧，興高采烈的痛責他，但在鄧聲勢強大的南部地區，則很平靜。

「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天安門示威者寫的長詩，他們將毛澤東比秦始皇，呼籲「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現象顯示，若非有影響力的人同情這番話，就是中國大陸羣眾已極度不安，不願再隱藏於黑暗中。

此處有一點頗值一提，卽就是，中國大陸的輿論已漸次興起，成爲政治上一股力量，隨着鄧小平的被貶抑，它可能已接近成熟階段。天安門上一首詩這樣者：「中國不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再是愚不可及。」

據說鄧小平試圖以「製造反革命輿論」反擊左派。一般人寫信給「中委會」，要求讓鄧小平担任新「總理」；鄧自己想開辦一份新雜誌，宣揚他的看法。另一方面，中共「官方」傳播媒介也一反往例，對此事不甘靜默，四月八日那天，「人民日報」首次刊登了一篇有關政爭的詳盡「官方」報導。

中國大陸羣眾對江青的懷疑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一份大字報利用江青的「江」字來頌揚周恩來：「勿讓江水冲走對周的記憶。」

羣眾舉着標語，稱揚毛澤東死去已二十年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目的卽在指摘現任妻子江青，這在中國大陸是一種常見的手法。

今年，輿論力量增長得尤其快速，因繼承問題是人人所關心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對此提不出任何答案。死亡本身，而非階級敵人，帶來了這次的危機。

繼承危機嚴重槍桿子決定政局

中共內部的政治問題就好像一根圍在針口上的棉綫，但現在這根綫已經穿了過去，就將縫出另一個新的政治局面。至其選擇，批鬥鄧小平事件中業已清晰地表示出來。玆將其可能產生的結果，略述如下：

中共政治現正從「英雄」的時代進入「行政管理者」的時代，一人點頭作決定的方式已轉變爲「委員會」決策的方式。

毛澤東死了，左派力量也許將衰減，尤其江青本人的地位更會受到威脅，在毛死後十年內，左派在政策方面將不可能獲得勝利。

江青地位之可能下落，正證實了在未來中國大陸局勢中，「甚麼問題」較「甚麼人」更具重要性的這個論點。在毛澤東有生之年，江青扮演一個特殊角色，許多人對她不滿，因爲她是走婚姻的後門進入權力殿堂。現在毛死了，再也沒有人給她遞彈藥，並保證她使用槍桿不出毛病，她對「實用主義派」的抨擊也將止息。如果最高領導階層各集團的均衡有所變動，則「軍」方將是最可能的獲利者，而非左派，如此將會把政策進一步帶着朝溫和的方向走，「解放軍」大部份士兵都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衝動向來就不若城市理論者那麼迅急激烈。預料中共將和蘇聯和解——如果莫斯科給它一點機會的話，則華盛頓在許多問題上對北平的影響亦將減弱。

同時，在觀念上，中共的外交政策也將有所轉變。

同時，繼承危機非常嚴重，中共的政治體系對於權力的轉移，及如何應付衝突，似乎並未提供固定規則，以資遵循。

（原載新共和雜誌）

論語言無味

兼談國語片的對白

林以亮

「你對我太好了！」

這一句話，或大同小異的對白，有時還可以在國語片中聽見，如果在武俠片中，那麼很可能是徒弟向師傅說的，因為自己魯莽，差一點死在敵人暗器的暗算之下。虧得師傅來救了他，並為他療傷，如果在文藝片中，那麼可能是丈夫向他賢慧的妻子說的，因為丈夫非但在事業上遭遇了挫折，而且還生了病，太太毫無怨言，安慰他，鼓勵他，還瞞着他在外面做歌女賺錢支持這小家庭！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不讓徒弟和丈夫說這樣一句話，豈不是要活活　死他們？」

問題是我們中國人是在情感上比較含蓄的民族，把這種感激之情出諸於口，反而不夠深刻，同時，這句話用得次數太多，成了濫調，很難引起觀眾的共鳴，國語片在這十年中有了顯著的進步，至少像這一類大家所詬病的對白：「天呀，一切的一切都完了！」已經在國語片中絕跡，可是同時又有另一類新濫調在逐漸形成，如果不加警惕，可能又要成為觀眾訕笑的對象！

我們不應該拿這種對白上的毛病孤立起來，認為是國語片所獨有的缺點，好萊塢電影中的人物和他們的對白又何嘗不充滿了各種陳腔濫調？**Lewis Herman**在「電影劇本寫作」一書中就舉了很多例子。**Hollis Alpert**在他的「夢與做夢的人」一書中有一章專論好萊塢的「得意」濫調。由此可見，月亮不一定是外國的圓。

這是地域上的例子，如果在時間上稍為向上推的話，我們會發現，遠比這種對白更惡俗的對話早已在我們的文藝作品中生了根，大約在二十多年前，幾個朋友同我一起參觀了一齣舞台劇的彩排，這齣戲講的是一個大家庭的故事，三弟對這黑暗的大家庭不滿，決定出走，大哥在暗中幫助他，在臨走時，三弟居然向大哥說：「大哥，我才知道我多麼愛你！」

二人在台上擁抱在一起，三弟接下去又說：「大哥，我們是弟兄呀，好弟兄呀！」

當時幾個朋友同我聽到了這樣的對白之後，恨不得前面有個地洞，可以立刻走進去，這裏不必提這齣戲的名字，只要說它所根據的是一部最出名、最暢銷的小說，而改編者更是首屈一指的大劇作家就夠了，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勇氣去查這兩句對白的來源，究竟是出自原作，還是改編者的加工。

很多人批評國語片，都指出對白是其中最弱的一環，這當然和編劇者的功力有關，可是如果我們往深處追究，我們會發現國語片的對白只不過是我們日常語言的反映，而我們日常語言的的確確是內容空洞而言之無物，隨便舉個例，在香港渡海小輪上遇見了朋友，不約而同的都會互相問：「是不是過海？」或者在下午二時左右，在馬路上遇見了朋友，第一句寒喧話往往是：「吃過飯了沒有？」到了國語片中就變成：如有人走入客廳，另外一個往往會說「你來了？」等到他走時，他往往會說：「我走了！」再加上我們常聽到的官場上的八股，商場上的應酬話，親友見面時的敷衍客套話，使我們的談話更形空洞，虛偽，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總之：語言無味。

其實，我們中國人在傳統上並不是一個語言無味的民族，例如「論語」，其中就有極精彩的警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前一句注意的人較少，後一句則較多，連近人如周作人，梁宗岱都為文特別提過，梁宗岱更認為它是境界極高的「宇宙詩」，至於其他充滿幽默，智慧，諷刺的話更是不勝枚舉。「戰國策」和「史記」中也記錄了不少極精彩的對話，足可與希臘羅馬時代人物的對話媲美，這傳統一直要到「世說新語」後才慢慢衰落下去，「世說新語」簡直是談話的藝術的精選集，奇怪的是連那時代的小孩子都會出口吐出不朽的名句，例如：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從上面一段看來，我們可以說，中國人在談話的藝術上，未必比其他民族遜色。可是這樣一個傳統怎麼會逐漸衰落下去，以致一蹶不振？這與佛教，尤其是禪宗，在中國的流行有關。禪宗講究的是直覺，「頓悟」，非但把語言和文字看作「下乘」，而且認為它們有害於「眞知」的獲得，所以在傳衣缽的時候，徒弟聽不到師傅諄諄的教誨，反而要挨當頭一棒。等到宋明理學昌明的時候，說話的藝術更受了一個致命的打擊，在理學家的心目中，口

舌上的輕薄恐怕與多殺生的罪過差不多，死了之後是要入「拔舌地獄」的，說話俏皮並不是才能，而是「缺德」，於是我們中國人唯有不開口，少開口，有時情願到牌桌上去，以手代咀，而作「手談」了。

這種語言無味的現象也可以從我們的叙述體文學作品的發展過程看出來，戲劇到元朝才開始流行，而元曲只是唐詩和宋詞的變體，比較上適宜於讀和唱，並不是「話劇」，小說並不發達，長篇巨著中唯一講究對話的恐怕是「紅樓夢」。

相形之下，歐美就沒有這種精神上的無形限制，遠的不說，近至十八世紀，談話幾乎成爲一項專門藝術。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等於是他的名言雋語的紀錄，法國沙龍中也盛行「針鋒相對」的對話：有一次一位名作家在一個沙龍集會中被一個能文而貌醜的女士所追問：如果在大海中遭遇風浪，他的小艇只能容納二人，那麼他預備救她，還是救另一位非常貌美的女士？他的回答非常得體，先向她鞠了一躬，然後說：「小姐，你游泳的技術非常高明！」到了十九世紀，易卜生的寫實劇抬頭，舞台劇的對白更爲生活化，但對於餐桌上機智的交流並無妨礙，當時一個人如果在晚餐時說了一句令人不能忘記的俏皮話，明天這句話就會轟傳倫敦，使他睡了一覺之後一語成名，王爾德的盛名就一部份建築在餐桌上，蕭伯納，毛姆都在繼承這一傳統。

如果拿邱吉爾國會中的演說，羅斯福的爐邊談話，甚至於甘廼廸的國情咨文細讀，我們會發現這些非但是文情並茂的好文章，同時也是能琅琅上口的好台詞。

除了歷史上的因素之外，另外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現在的通行文體雖然經過了一場重大的改革，仍在成長，適應，修正，還沒有尋到具體的表現方式，自五四以來，我們就努力以白話文來代替文言，在某一程度上說來，我們是成功了，可是白話文本身仍是一個沒有固定形態的文體，友人夏濟安曾在「白話文與新詩」一文中討論過這問題，並舉某報社論爲例說明我們的白話文是一個不古不今，不文不白，不中不西的怪物，而且看來還要照這樣維持下去一個時期，不過寫對白的編劇者，以這樣一種文體作爲基礎，要把對白寫得生動，的確是難上加難了。

除了以上的三點之外，國語片中的對白另外還有一層困難，就是：「不南不北」，最近看到一部國語片，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我要是再不去的話，老板就要炒我魷魚了！」「炒魷魚」（即「解僱」）本來只是一個通用於香港的名詞，現在居然到處通行，甚至流傳到國語片中來了，不過總算還好，老板沒有改成「事頭」或「波士」，北方人到了香港之後，自然而然吸收了許多粵語詞，在談話中，在文字中不知不覺地用上了「返工」，「返學」，「出街」，「我走先」，「失禮」等等名詞或說法，這當然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日本話現在就用了很多外來語，那是任何日本人二十年前所沒法想像的。戴高樂也在大聲疾呼，要法國人保持法國語文的純潔，把美國名詞從法文中完全驅逐出去，我們語言中又多了廣東話的一個因素，在選擇上更要煞費苦心，同時給編劇者增添一層煩惱。

「口語化」並不是對白的大忌，相反的，對白越口語化，也就越生活化，廣東話裏有很多活潑生動的詞彙，但沒法變成國語片中的對白，例如「佢係醉貓來嘅！」如果改成：「他是個醉鬼！」語氣好像太重了一點，如果改成：「他喝醉了！」又變得輕描淡寫，任何懂得廣東話的人都知道「瘦」這個形容詞並不能代替「蕭湘」。

至於北方的口語，現在也逐漸在國語片中減少，因爲並不能爲一般觀眾所接受。台灣的學生們現在仍在用「棒」（即「好」）和「帥」（即「漂亮」），但其範圍也僅限於學校中，例如這樣一句話：「昨兒晚上我們家的狗直汪汪。」這是道道地地的北方老媽子說的話，可是到了國語片中，我們的編導恐怕只好改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昨天晚上我們家的狗叫了一晚！」意思差不多一樣，可是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兒女英雄傳」和「紅樓夢」的對話是純北方的口語，「海上花列傳」和「九尾龜」的對話則是道地的蘇白，這些口語都很難用在國語片中。例如「紅樓夢」第四十三回，大家湊錢爲鳳姐做生日，尤氏對鳳姐說：「這些婆婆嬸子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作什麼？」同回，鳳姐賴掉她答應代李紈出的一份，尤氏質問她，她笑道：「我看你厲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第四十七回，賈母爲了鴛鴦的事發脾氣，賈璉有事想進去問，平兒勸他不必，免得捱罵，賈璉不聽，結果還是碰了釘子出來。平兒悄悄的對賈璉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裏了！」「苦瓠子」（即「可憐的人」），「丁是丁卯是卯的」（即「認眞」，源出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的第四字），「碰在網裏了」（等於廣東話裏的「撞板」）都是極生動的口語，問題是我們敢不敢用，用了之後，即使再打上字幕，觀眾會不會懂？

林語堂先生英文原著裏人物所說的是中國口語，而譯文裏却是歐化白話，他所舉的例子中有這樣一條，譯文裏女兒對母親說：「請你同意罷。」林語堂說：這不是中國話，他心中的原文是：「你依了我罷！」「你依了我罷！」是眞好，連母女中間的感情都表現了出來。「請你同意罷」壞透，可是有很多人會這樣寫，這樣說，國語片的編劇所能做的恐怕也只是改爲：「你就答應了罷！」

乾脆，活潑、簡潔的口語硬是在國語片中給排擠了出去，而抽象、嚕嗦、空洞的歐化白話硬是在國語片中生了根。想不到經濟學中「惡幣驅逐良幣」的原理，也會照樣應用到我們的文藝作品和電影中來。

嚴格的說來，對白在電影中所佔的比重目前的確超出了電影本身的需要。從純電影的眼光看來，由默片變爲有聲片，根本是一種退化，寬銀幕更促使電影接近舞台劇。因此更依賴對白，這是一個非常壞的傾向，我們必須及時加以糾正。

用對白來解釋劇情，推動情節，表達感情是最容易不過的事，也是最偷懶的方法。可是如果對白都是空洞的濫調，那麼觀眾在情緒上也只會產生套板反應（stock response），其效果之壞，不問可知。

基辛格與羅德西亞之變

任蜚聲譯



左為羅德西亞總理史密斯，右為南非總理伏斯特。

數週前，當基辛格飛往南非時，一些郊區黑人正發生的暴動，而當他驅車進入南非聯邦行政首都甫勒托尼亞時，地方報紙却以懷疑眼光，將基氏照片與新聞列為頭條。可是，基辛格馬上與南非總理伏斯特舉行一連串談判，接着在一天之後，有一項驚奇的聲明：基氏亦將與羅德西亞白人統治的政府總理史密斯進行會議。

基辛格欲以避免一場南非洲種族戰爭，說服這位前英國殖民地的頑固的領袖，遂有此次南非洲的外交旅行。那似乎基氏已說服了伏斯特，使他對西南非（原名為Namibia）獨立的立場漸趨軟化，而不再固執了。西南非是由南非統治的托管地。現在，許多人似乎認為史密斯的幡然改圖，是受到基辛格的壓力——也許是來自伏斯特。

基卿與史密斯進行的高峯會議，次日已變成一種懸而不決的馬拉松會議——幾近八個小時的談判，為一次間中的休息所打斷，在此時間，羅德西亞的領袖需要返回他的旅館，對所有事情作詳細考慮。但是最後，基辛格發佈下列重要新聞：經過多年牢不可破的對抗，史密斯終於已經同意一項英美所提計劃，在此計劃下，羅德西亞將交由多數的黑人統治，時間可能在兩年之內。那些白人的居民權利將由國際作保證。所有各種族的行政管理權，則將於過渡時期接收。基辛格反對人們描述他的此次成功為「突破」字眼，事實顯然是如此的。但是，這宗交易仍然並不怎樣穩定，史密斯自己的白人政權支持者可能從作中梗。因此，黑色非洲之獲認可，不能視為當然。

這位美國務卿來到羅德西亞之前，曾晤會兩位黑非洲領袖，坦桑尼亞總統南利爾與桑比亞總統干德。

基辛格這次非洲之旅第一部份，在坦桑尼亞停留兩天，開始時情形很壞。當他抵達首都三蘭港，有兩百名示威者在機場大嚷「滾蛋」！並搖幌標語牌「帝國主義的旅行出納員」。這顯然令他嚇一大跳！當這些示威者爬上一些巴士尾隨他坐車後進入市區時，他明白那些喧嚷的抗議行動，顯然是獲得政府的批准。基辛格遂在他下榻的旅館中發表一項粗率的聲明以為還擊。他說這次旅行非洲，不是他的意思。他繼續說：「這是基於我在四月間來此旅行時，各非洲領袖的要求。每次旅行於此，我都小心與非洲各領袖討論，尤其是黑人總統們。」

次晨，基辛格以機場示威事譴責南利爾總統，而這位五十四歲的桑比亞領袖回答說，他不能控制這類在一種民主國家中的羣眾激動。不管怎樣，據說在為時四個鐘頭的會議上氣氛保持友好。今後在

新聞記者會上，南利爾曾大讚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並否定那種注定要失敗的觀念。但是，接着他又表示：「眞的，直到現在就我所知，我甚至可以說，我比原來希望爲少了。」

在三蘭港的外交界，解釋南利爾的簡慢聲明爲一種企圖，「包括如果將來基辛格任務失敗，以及顯示死硬派不信任基氏的動機。」基辛格本身雖感驚奇，仍視南利爾的聲明爲一種談判的策畧。基辛格在桑比亞首都盧沙卡，公開受到熱烈的招待。外交部長梅爾以擁抱來歡返他，總統干德接着表示，堅信美國一切，他止爲基氏此行的成功而努力祈禱。但是，當他們在會談桌上相對而座的，干德却發出一項坦白的警告，他說：「你必須在數天內——而非數週達成任務，否則我們將無餘地可容。」

這位五十二歲的干德，是一位溫和適度的人，常常被稱爲「非洲的良心」。他說過這番話之後，馬上受到情緒激動，頻頻似手巾拭拂他的眼睛。基辛格顯然也有感動，他回答說：「我爲我們所有的人祈禱——爲你們的人民與我們的人民——我將帶給你們一些鼓舞性消息。」當他同干德會談之後，基氏又會晤在羅德西亞作戰派的黑人領袖恩考謨。

或者爲了轉移新聞記者的注意，干德舉行一個臨時記者會，在會中，他對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並不表示怎樣熱情。他只稱他與基卿的會談爲「有用的商談」，但他又補充說：「我不預期他帶來任何新的事情。」

當基辛格離開盧沙卡去與伏斯特會議時，南非本身也在混亂中。在開普敦，警察會向種族示威人羣開槍鎮壓。在約翰尼斯堡，有兩間大厦商店發生炸彈爆炸，同時黑人用石頭投擊載有白人乘客的巴士——第一次恐怖主義的凶兆（原來南非此次暴動爲黑人內鬥之局），目的已轉對白人。幾乎在同一時期，基辛格的座機在瓦特爾克羅夫空軍基地降落時，黑人學生在蘇威特上演一幕大進軍，舉起標語牌「基辛格是殺人者」，並且唱着抗議的歌曲。當這些羣眾試圖前進接近約翰尼斯堡時，忽視警方一項警告，仍不後退，遂遭警察射擊致人死亡。

既使情形如此之糟，基辛格對於他與伏斯特有關西南非爭端的談判進展，仍表示樂觀。他認爲伏斯特可以同意在明年底給予這個紛爭的領土獨立。基辛格也壓迫伏斯特，在未來對西南非的談判中，要包括那裏主要的黑人游擊隊，西南非人民組織。

但是，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那些可能阻塞整個問題解決的進展。

當談判繼續進行時，史密斯飛往普勒扎尼亞。當基辛格的非洲穿梭外交開始時，對羅德西亞問題的進展，被認爲似乎較對西南非的協議爲少。接着伏斯特去會晤史密斯，他們在伏斯特家中會談，並出席一場橄欖球賽。在那天的晚宴中，基辛格與伏斯特皆同意，基卿與史密斯次晨在美大使家中會談。基辛格小心謹愼進行這次會談。他避開與史密斯共同拍照，同時他的助手透露，他們的談判差不不多近一個小時。代之，這個會議繼續進行到夜間，直至基辛格宣布史密斯已經接受英美所提計劃。基卿說他樂意見到史密斯與他的黨，將順利向羅德西亞政府其他同僚提出報告，達成任務。

事實上，那似乎史密斯可能爲出售這個計劃，已花費很多氣力，同時那些死硬的白人可能甚至要驅逐他。對於他這方面，基辛格必然列陣支持，如來自黑色民族的領袖們以及來自羅德西亞本身的黑人游擊隊。總之，基辛格此次非洲穿梭外交旅行是非常成功的。

（譯自「新聞週刊」）

萬人雜誌創刊九週年 讀作編三結合 聯歡聚餐

時間：十一月一日下午七時。地點：九龍紅磡馬頭圍道金寶石酒樓。樂隊助慶，席券每位二十五元。售券處：（一）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萬人雜誌社；（二）香港灣仔道一七二號地下益昌徽章公司。（三）九龍花園街一百號地下益昌米店。（四）九龍旺角上海街六二三號地下俊人書店。我們需要大量抽獎獎品，希望各位有能力的讀者捐助，逕送英皇道本社，或致電H七〇九二七七，當卽派員到取。

古代日本考

向晚



日本古代武士的裝束

世人皆知，在日本明治維新前，它的文化皆來自中國；維新後，它的文化皆仿自歐美。那麼，它的古代怎樣呢？知者甚少。本文即在考據日本古本的歷史。

考據日本古代歷史，當然應從日本古書去查考，但日本古代無書，有之，就是中國書，故不如逕查考中國書，直捷了當。

中國書上最早記載有關日本記載的文字，是「山海經」。這本書是中國古代專門研究地理的書，書中邢讓等序說：「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所謂暫顯於漢，祇露此書之名而已，並無詳細介紹。最多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伯益所作。王充「論衡」、「吳越春秋」也同此說。但考之，書中有許多夏商以後地名，可是伯虞是虞舜之臣，以前代之人，怎能知後代地名，其說之不可靠甚明。故此書後世學者多認定周秦人所作。

以「倭」當做國名，最早出現於中國典籍者，即此書。海內北經第十一有云：「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日本史家對此語有許多不同解釋，然據中國史家則解釋爲「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按周時所謂燕，是包括舊直隸省、奉天省、及朝鮮北部諸地方而言。「論衡」增儒篇說：「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恢國篇又說：「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鬯草」。越裳即安南，倭即日本。由此觀之，當我周時，日本尙在蒙昧時代（部落時代），便已臣屬中國。蓋小國依附大國自古而然。

魏志東夷傳稱：倭人在帶方（中國北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邑，舊時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所謂國即落部。所謂「今」即指三國時代之魏時。

北史倭國傳：「倭國（即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台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貢，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唐李延壽北史）

後漢書東夷列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通譯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台國」。

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州等，獻生口六十人，願請見」。（宋范曄後漢書）

按北史後漢書，皆足依魏志或魏畧而而作大致相同，自唐以來，中日關係密切，李延壽、范曄也許從日方獲得新史料，故言之較詳。王師升或許是秦時徐福帶到日本之三千童男女的子孫。惟後漢書把「今使譯所通三十國之「今」字誤解。蓋「今」字本指魏朝而言，故此北史寫「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而後漢書則改爲「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餘如鄭樵之鄭氏通志、馬端臨之馬氏通考等，皆與後漢書發生同樣錯誤。日本臣服於漢朝之事，不僅有以上正史斑斑可考，而且漢光武帝御賜「倭奴國王」印綬，戰前尚存於日本黑田侯爵家中，即著名的「漢委奴國王」金印。

這顆印，是當一七八四年，我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天明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皆指陰曆），發現於日本福岡筑前國、糟屋郡、志賀島、葉崎。當這顆印發現時，日本學者對於印文議論紛紛。對印文的解釋，多採取三宅米吉說，「委奴」爲日本奴即倭奴。對於出土地點，又有許多說法，歸納起來，多主張「委奴」爲日本總名稱。此即指此顆金印，爲漢朝封賜日本朝廷者。然尚有一問題，倭奴國究竟在何處？一說以邪馬台爲大和說。

依據魏志東夷列傳所載，由節方郡至倭奴奴王國路綫研究，邪馬台的位置，正是畿內大和地方，伸言之，邪馬台即在畿內大和地方在廣島北。

然邪馬台既在畿內大和地方，何以它會發現於志賀島呢？此有兩說：（一）以志賀島爲倭奴國陵寢所在地。（二）因戰爭關係，倭奴國敗北，被敵兵侵入國內，此即爲敵方所刼，致失落於志賀島。

到東漢亡，分裂將魏蜀吳三國，倭奴國仍繼續又與魏保持關係。魏志東夷傳：「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景初二年六月，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案公孫淵之滅，在景初二年，倭國使者必定景初三年，即西元二百三十九年時代。按當時並無「攝政」之名，惟一切國政及皇室以內事，皆代仲哀天皇行之，故事實上也可即是攝政。

神功皇后是否卑彌呼？學者間頗有爭論。有說卑彌呼爲倭姬命者，有說爲九州一酋長者，有說即神功皇后者。大概以最後說爲正確。原因有三：（一）據魏志可載，凡北九州境內及海外島嶼諸小國（部落），皆歸卑彌呼所統治，除神功皇后可相等於卑彌呼外，再無其他酋長可比擬的。（二）魏志倭人傳說：「自爲班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傳，始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器守衛」。又說：「卑彌呼以死，大作家，徑五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像這樣勢派，決不是一般酋長或小國王所能享有。（三）依漢朝印章制度言之，金質的印是賜諸王侯者。魏志倭人傳及梁書倭國傳諸書皆載：魏以卑彌呼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卑彌呼如不是神功皇后，魏國決不會這樣封賜。故卑彌呼即神功皇后乃決無疑慮。景初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至帶方郡（魏國境內），求見魏王朝獻。太守劉夏派人把難升米等送到洛陽城。這年十二月，魏王下詔書報倭女王說：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三匹二丈以到。

「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足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魏王也賜卑彌呼許多中國土產）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魏志東夷傳）

按親魏倭王金印，今雖尚未發現，但「寧和集古印史」中，却拓有此印，今存日本「好古日錄」中。次年太守弓遵，就遣建中校尉等奉如上詔書、印綬，以及恩賜各物，渡倭國拜假倭王。兩國關係拉緊了，該倭王以後曾兩次朝北魏，一次朝南朝。也就是說，倭國不僅與魏國拉上關係，也與南朝打上交道。主要的史事，是宋國順帝之詔除雄畧（倭王武）爲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即日本史上所謂雄畧天皇。自神功皇后被中國封賜後，以後各天皇皆有封賜，惟史料不齊全，祇宋書倭國傳，對詔封雄畧事記載頗詳。

自南北朝滅亡到隋代楊堅統一中國後，東方各小國如突厥、高句麗、契丹等皆相繼入隋朝貢。開皇二十年，日本也遣使詣闕。隋書倭國傳記載甚詳。開皇二十年即倭國推古八年，在這段中倭國際交際史上，可值得一書者，一爲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蘇因高）之詣闕上書。另一爲因上書稱謂不妥，被隋煬下詔斥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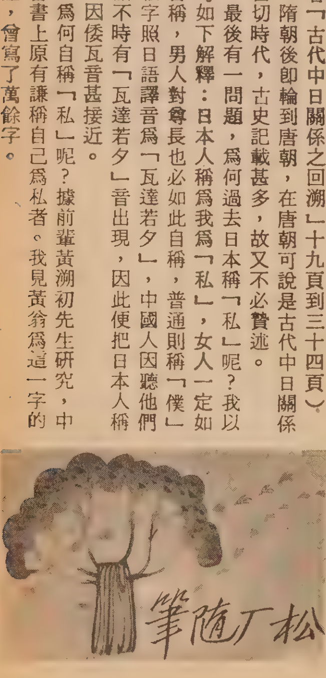
因過去日本並無正式國名，中國歷朝皆稱其爲倭國或倭奴國，他們也默認爲自己國名。後因覺得不雅，所以這次上書，忽然把倭國改稱「日出處」，而把中國稱「日沒處」。因此隋煬帝看了後大怒，便對鴻臚寺卿道：「蠻夷有無禮者，勿復以開」。次年乃遣文林郎斐世清渡日宣諭聖德太子。諭文口氣直如長輩之訓諭與後輩。

聖德太子見到天朝使者，受寵若驚，因恭維道：「我聞海面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使朝貢。我夷人僻處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裴世清回道：「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參李毓田著「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十九頁到三十四頁）

隋朝後即輪到唐朝，在唐朝可說是古代中日關係最密切時代，古史記載甚多，故又不必贅述。

最後有一問題，爲何過去日本稱「私」呢？我以爲可如下解釋：日本人稱爲我爲「私」，女人一定如此自稱，男人對尊長也必如此自稱，普通則稱「僕」。私字照日語譯音爲「瓦達若夕」，中國人因聽他們說話不時有「瓦達若夕」音出現，因此便把日本人稱倭，因倭瓦音甚接近。

爲何自稱「私」呢？據前輩黃溯初先生研究，中國古書上原有謙稱自己爲私者。我見黃翁爲這一字的考證，曾寫了萬餘字。



嗨！華國鋒跟江青這鑊杰嘢，與中央情報局無關，下次辯論不可亂嚷！

福特與卡達

顏元叔

福特與卡達在今年十一月二日，要在選民面前一決雌雄，看誰能做今後四年的美國總統。其實，我對政治不感興趣，尤其是外國政治：誰做白宮主人，干我底事。不過，有人說，要是福特連任，駕輕就熟，一些國際事務，可能急轉直下——他可能留用基辛格。若是卡達登台，是新人，無論國內國外的事務要摸索一陣，才能擲地有聲地幹將起來。反正，這也不過是時差的問題而已。但是，據說他不會用基辛格，也許會天高氣爽些。

我說過，我對於政治了無興趣，尤其是外國政治，但是，這幾天，打開報紙或電視，除掉網球棒球與橄欖球，便是福特與卡達；是以腦子裏也給灌入了一些印象。我的印象是，福特與卡達以相法論，都不及從前的美國總統：他們的莊嚴不及艾森豪，倜儻不及甘廼廸；天概只有蟄居的尼克遜——下巴太長，印堂太狹——才會躲在他們後面。卡達年輕的時候，可能是個漂亮小伙子，如今却是一團捏皺了的牛皮紙——想必是種落花生時，太陽晒得太凶，風吹得太猛之故。福特的容貌舒緩多了；不過，他若眼睛往下看，畧作沉思狀，你彷彿看到了人類的始祖。

聽說福特的競選活動，要慢慢發動。前幾天，電視新聞影片照出來，他的華府競選總部的天部份辦公桌還是空空如也，只有靠窗的一排，坐着幾個小姐在翻弄卡片。據說，是資金短絀，或說爲了節省。卡達却早已下手了。電視上已經有他的宣傳影片：他穿一雙厚底牛皮鞋，一條蔴袋似的長褲，一件捲起袖口的襯衫，天步從花生田中踩過（會不會把花生踩死呢？踩死幾株也無所謂，爲了競選總統），花生田裏居然長出兩株像高粱的天野草，他順手一帶，把它們連根拔起一丟，然後去向高過人頭的玉蜀黍間，在長如海帶的綠葉叢中晃了一晃，再走出來，雙手扳住一株玉蜀黍，作沉思狀。影像凍住。然後響起吉他聲，響起民謠的歌喉。我聽不清楚唱的甚麼，只聽到「鷄米．卡達」，重複不已。福特在贏得共和黨提名之後，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百分比上升不少，這會兒又掉下去了，還是落後卡達十幾點！可是，大衆傳播說，美國的沉默天多數，那些中產階級，並不十分欣賞「農夫」卡達；爲了墮胎問題，卡達也令天主教的主教們皺眉。這些對福特有利。有人告訴我，美國歷史上任何在職總統競選連任，從來沒有落選。此間英文系的一位教授，對於這個史實是否眞實，表示懷疑，然後他說，卡達一定會當選。

今天早晨（星期日）的電視裏，一羣高中至大學模樣的年輕人，好像在表演「民權初步」；到最後主席說，「你選誰做總統？」他們一個一個都說：「鷄米．卡達」——也許，這也是一個付了錢的宣傳節目。據說，卡達的競選費用是兩千一百萬，其中七百萬用做電視宣傳。他需要多多亮相。就如福特所說，一年以前美國人還不知道卡達是老幾。福特坐在白宮寶座上，知名度足夠；剩下來就是，他揚言——在這個月的三場公開辯論中，把卡達這個鄉下人鬥垮。其實，誰入主白宮，還不是差不多，是不是？

名氣

從前中國人有幾樣富足（當然不是人人如此），姬妾、僕役、飲食、名號。單單提名號，理學家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他在崇安、膀廳事曰紫陽書堂，所以又稱紫陽，又將草堂移建陽雲谷，膀曰晦菴，自稱雲谷老人，也叫晦翁，晚年[illegible]

遁，就用了林公、支公、支法師、林法師、林道人，無怪乎書前面要有張表，把這些稱呼一一寫出，可見連從前的人也攪不清楚。

我自己的名號也有滄桑，小時照大排行，我是老三，兩位堂兄叫了福祿，輪到我是壽字，倒也不壞，我鄉習慣，到了十二三歲就可以有個號，這是很有面子的事，小孩非常羡慕，我一到那個年齡，就求先外祖閔可仁公賜號，他說叫松閣吧，大約與壽字有關，我說先祖韓瑞松，怕不能用，他說就叫柏閣好了，先二伯因爲我五[illegible]

少年叛逆性強，眞也喜歡這個號，因爲既然覺得自己濁，當然應該洗乾淨，常常洗，也會有改過的意思，唯一不好就是到了今天，居然常會給人讀錯，筆畫也太多，這個濯字說雅也雅，因爲是經書上有的，不過翻成白話，就是寧波人所說的汏人，洗澡也，也很俗氣，至於何以後來把盦改成堂字，倒不是盦字筆畫多，比較難讀，而是我那時讀周作人的散文入迷，他叫知堂，連那個堂字都有魅力，後來他做了漢奸是我傷心欲哭的事，那種失望好像一個人一夜把所有的儲蓄全[illegible]

沒有王慶麟其人其名，也沒有王瘂弦，——把這兩個姓名合在一起，我要費很大的力氣。）可是我怎麼也不會把姓加上去的，雖然我聽朋友說起我常常三個字一起。

最近有位朋友要我用筆名寫張字給他，好掛在書房裏，我不免一愣，爲了酬謝他多年來幫我的忙，我請他買副刻字刀來，刻一個筆名的印。（在此地要找人刻圖章很不容易）。四十多年前我玩過一下這個玩意，後來從沒有操過刀，在美國連石章也沒有，一塊舊印磨得只賸一寸了，到底刻[illegible]

思果

派種考亭學派，人提到他也有稱考亭的，歷史上有名的人無不有很多名號，理學家也不能免，打開古書，有時看到一個名字，沒頭沒腦，真不知道是指誰。

世說新語裏提到人往往用別稱，大將軍、太傅、謝公、王公……都專指一人，等於他的名字。試想從東漢到東晉，有多少大將軍、太傅、姓謝、姓王的，讀者怎麼能知道是那一個呢？英國稱泰晤士河為「河」，倫敦為「市」，似乎世上人都該知河是那條河，市是那個市，也似乎世上只有一條泰晤士河，只有一個倫敦市，中國書上的帝，就是當時的皇帝，世上再沒有第二個帝了，又世說裏提到支

……寶鎖金，不知是否和不用這個名字有關，要請教懂五行的人了。

我十七歲進銀行，是一位族裏的伯父引薦的，他是忘記了我名字，還是另有原因，我不知道，提也沒提，就替我換了名號，名是照他那一支排行換了一字，號呢，是他兒子，我堂兄號裏的第一字，這個號我竟用了幾十年，除了因為跟一位出名人物的大偏旁不同，十人有九人要把我的寫成他的，再沒有別的不好。我由這件事得到個教訓：名字不可跟名人的大同小異，要就大不相同，要就完全一樣。我從小就討厭人取個高雅或自大的名號，所以在十四五歲就自號濁盦，還刻了幾塊這個號的不像樣的圖章，後來被族長遠房叔祖周叔公看見，大不以為然，他說，何不叫溷盦呢？隨即引大家都曉得的那句經書，我雖然

果這個筆名，兩人是誰想到，我也記不清楚，只記得彼此都很高興。我不是哲學家，思想那能結果？我所敬佩的朋友勞思光兄，哲學湛深，要像他用那個名字才算配合。不過所謂思果，下面不妨加個問號，或者說希望有一天結出果實。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別的地方用過這個名字；我腦子很呆板，筆名只用於寫作，我的翻譯研究出版，友聯出版社的朋友把我的姓加了上去，我看見了眼睛都睜大了，在我心目中思果是沒有姓的，是一整個，不但沒有姓，也沒有形體，不吃不喝，不生不死，只是精靈，這不是有血有肉的我，不過天下事那裏由人作主，在香港的朋友文藝界早就叫我思果了，我回信給他們，也不得不用思果署名。（就如痖弦兄，我心目中這是詩人，從來

沒有想到用。但奉天主教的時候，照例取一個聖人的名字。既有聖名，就有洋人要用，好了，就用吧，結果懂洋文的朋友也用起來，我在領堅振的時候又有了一個不同的，加入聖方濟第三會還有個會名，我不贊成人家有洋名，自己倒有了三個，這樣加上中文的，幾乎要更跟朱夫子比一比了。

我的朋友頗有叫某某樓主的，尤以嗜皮黃的為最（都是因為愛慕名票夏山樓主而來），我現在住處雖也有個小園，還不想叫甚麼園主，朋友替我取過北固山民的雅號，我也喜歡。可惜現在離鄉背井，那能再提故園的景物，若用潤州布衣倒沒有不可，不過別號太多了，至於京口病叟，我不肯承認，六十歲就到了還在練跑呢，現在退休，似乎有遯翁的資格，不過文友聲氣相通，也遯不到那裏去了。

槍桿子

楊子

泰國的政變，由軍人重新掌握政權，這對於泰共武裝叛亂及左派分子的囂張活動，固是當頭棒喝，但是，泰國民主政治的夭折，則令我黯然。西尼內閣軟弱無能，雖然是自取其辱，而三年文人憲政，由此而覆敗，實不能不說是大可扼腕之事。

前二天晚上在報社審閱有關泰國軍人政變的評論文稿時，我反覆推敲文中的立論，很想怎樣表達一些亞洲自由國家應加強實施民主政治的信念，終而覺得難以下筆而不致引起誤會，繞室嘆息，難以自慰。

民主政治難道真的不適宜於亞洲自由國家嗎？何以一個個的接着走上了廢止憲法或限制人民權利自由，又或實行軍事統治的道路？是文人政治抗拒不了軍人對權力的要求，還是民主政治應付不了共黨的滲透顛覆陰謀？以泰國的情形作印證，我真不知道正確的答案是甚麼；即令我知道，何以像西尼也算這樣愛好民主政治的知識份子，竟然不知道：竟然不能表現民主政治的撥亂反治的力量？

共黨常自詡「槍桿子出政權」，腦子裏充滿武裝暴動的所謂「思想」，現在他們的「世界革命」理論，事實上是煽動世界各地的共黨實行武裝叛亂，這種打家刼舍的行徑，雖然很可怕，不過，論槍桿子，民主政府的武力原不比共黨為弱，以越南為例，誰說當時阮文紹政府的槍桿子會比越共的少，為甚麼越共終於得逞其赤化越南的陰謀？這問題是值得亞洲自由國家深思的，否則，文人政府被推翻不足惜，軍人掌政若仍是撲滅不了共黨的槍桿子，則民主政治的犧牲，便毫無代價了。

泰國桑加德將軍發動不流血政變，停止實行憲政，恢復軍人統治，將來有何「新猷」，仍有待證實。我不知道桑加德將軍與他儂之間有何特殊關係，但他儂原是繼乃沙立元帥之後的軍方強人；論實力、資望，都遠比桑加德為強、為高。他儂竟然失敗了，原因何在？桑加德將軍實在應該親訪這位削髮為僧的前輩長談，好好的探索一番避免前車之轍的道理。

共黨的槍桿子其實一點都不可怕，可慮的民主政治本身不能發揮自由的力量；或者更符合實情的說，不能使自由民主勢力發揮它的力量，乃致共黨的槍桿子出了政權，反過來說，不管共黨有多少槍桿子，只要民主政治健全得足以發揮自由力量，共黨的政權便會埋在它自己的槍桿子裏，秦始皇收盡天下的武器，而揭竿而起的民眾，却推翻了擁有幾乎不可對抗武力的暴政；可見，「槍桿子」原是出不了共黨暴政的，只是民主政治本身出了毛病，才發生物自腐而後虫生的現象，也可見，縱使共黨憑藉槍桿子橫行一時，只要民主政治自強不息，日新又新，共黨暴政一定會塌倒在民眾的槍桿子前。

我把這篇專欄寫得太像報紙的社論了。我實在要說的是，崇尚民主政治的知識份子，應該好好的想想，如何才能使以文人政府為象徵的民主政治，不怕共黨的槍桿子，也不必由軍人挺身出來掌政。

由毛屍毛選處理看華國鋒集團

余秋人

據本月九日外電報導：華國鋒已接替毛澤東死前三項職務中的兩項——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路透、共同、法新等外國通訊社作此報導的主要根據是：①一名現駐北平的西方外交官，曾就此向中共某一「官員」提出詢問，其答覆是，「華國鋒已經繼任」。②北平街頭曾出現大字報，「祝賀華國鋒同志出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到本文執筆（十日）爲止，外電報導的其餘部份是，①華國鋒除被任爲「中央委員會主席」外，並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⑵華國鋒被任爲中共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後，將辭去其「國務院」總理職務，該項職務有可能由張春橋接任，但時間未定。③華國鋒之任命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決定。

近兩週來，駐北平外籍記者曾多次揣測華國鋒將被任爲「中共中央主席」，成爲名符其實的毛澤東的「接班人」。如倫敦每日電訊報記者上月廿七日報導：率領一羣「政治局」委員，前往北韓大使館弔唁崔庸健之喪，與牙買加政府代表團會談，此兩項原應由華國鋒出面的事務，均已改由張春橋担任，而華國鋒則仿效毛澤東死前的「一貫作風」，祇向北韓大使館致送花圈，及在牙買加代表團與張春橋完成會談後，「予以接見」。又昔爲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充當譯員的唐聞生及王海容，近亦在華國鋒身邊出現。當華國鋒接見外賓時，由彼等担任傳譯。

眞正助長此一消息流傳並確也值得研討的，是本月九日「新華社」所宣佈的兩項「決定」。「決定」之一由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及中共中央軍委具名發佈。內容是，①在北平建立「毛澤東紀念堂」。②「紀念堂」建成後，即將安放毛屍的水晶棺移入堂內，供人「瞻仰」。「決定」之二由「中共中央」發佈，題爲「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內容如下：①儘快出版「毛選」第五卷，並陸續出版以後各卷。同時，積極籌備出版「毛全集」。②出版「毛選集」和「毛全集」的工作，「由以華國鋒同志爲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提領導」。下設一個「毛著編輯出版委員會」，負責整理、編輯和出版的具體工作。③「毛著」的所有原件，「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蒐集保存。中央責成各級黨委，將本地區、本單位保存的毛的一切手稿，包括文章、文件、電報、批示、書信、詩詞、題詞的原件，以及講話的原始紀錄稿，儘快送交中央辦公廳……」此兩項「決定」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爲①對毛屍作出處理，毛身後治喪事宜至此結束。而處理的原則，是長此保留偶像之地位。②華國鋒已被確定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人。依中共黨章，領導「中央政治局」者卽爲「中央主席」。

然而「中央主席」不能由政治局產生。選舉「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黨中央副主席及主席」之權，屬於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除非中共召開「十屆三中全會」，華國鋒僅能被稱爲「中共中央主席」及「軍委主席」可以有「中共中央領導人」之實，却不能「合法地」擁有「中央主席」之名。

我們看不出中共有召開「十屆三中全會」的迹象。（如果「十屆三中全會」業已舉行，而華國鋒已被推選爲「中共中央主席」，則本月九日「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選集和籌備出版毛全集的決定」，就無須再有所謂「以華國鋒同志爲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說法，而可逕稱華國鋒爲「中共中央主席」。）此謂「關於建立毛紀念堂的決定」及「關於出版毛選集和毛全集的決定」，均係「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依中共黨章，「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政治局」一日不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卽一日可以代行其職權。依此推論，毛死逾月，迄今爲止，中共的領導仍然是原「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不過確定以華國鋒爲「首」而已。

以此爲基礎，觀察中共目前情勢，仍然是「文革派」在維持有利於己的權力均衡下，企圖長此控制中央領導權。中共政治局委會現殘存委員四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卽使華國鋒爲「騎牆派」，江派仍超過半數。又中共中央政治局現殘存委員十六人、候補委員四人。其中絕對屬於文革派者，計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紀登奎、汪東興、陳永貴、倪志福等九人。傾向文革派者至少有華國鋒、賽福鼎二人。（其餘爲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吳德、劉伯承、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蘇振華）亦仍佔有多數。文革派欲繼續控制「中央」領導權，必須運用「中央政治局」，亦祇能運用「中央政治局」，而不能召開僅佔約百分四〇席位的中央委員會。毛初死，「中

委」及「候補中委」均齊集北平，彼時猶未能召開「三中全會」，此時更如何能召開？

藉整理、編輯、出版毛選集及毛全集為名，責成各級黨委，將各該地區、各該單位所保存的毛生前一切手稿、一切講話紀錄繳交「中央辦公廳」，是「文革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大陰謀。目的在攫取並獨佔解釋毛思想、毛路綫與政策的最高權威，繼續以死靈魂壓制活人的思想意識，防止地方幹部及一切異己分子進行「翻案」，或「打着紅旗反紅旗」。

盡一切可能表現穩定，適足以證明中共內部之難於穩定。力竭聲嘶呼籲統一團結。所謂「團結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下」，祇是「文革派」的口號，而絕非中共各級黨、政軍幹部、更絕非大陸工、農、知識分子的願望。目前迹象顯示：「文革派」先求站穩腳跟，而後開始不斷的進攻——華國鋒之被確定為實際的「中央領導人」，只為其進攻的第一步，但仍以穩定其現有的權力為目標。

此後文革派的攻勢將是多方面的，包括人事的更調、機構的調整，乃至於藉「深入批鄧」與「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名的整肅與鬥爭。直到其部署完成，召開「三中全會」為止。問題是，文革派是否能獲有充裕的時間，又是否在其部署的過程中，全不招致敵對派系及大陸人民的反抗？此二者的答案，將決定中國大陸今後的變局。



偉人的氣質

雷雲霄

聽一位老先生談掌故，原來有一位著名外交家是他小學時期的同學，他說，這位仁兄幹甚麼職業也不奇，成為外交家就奇了。他記得在小學時期，這位外交家是個畏羞的孩子，在中學時期是個內向的青年。席上又有人談起邱吉爾回憶錄中的青少年時代。

現代青年出身很幸運，有種種職業輔導，但相信職業輔導只可以幫人找一份比較理想的職業。至於一個人如何成功，似乎是任何輔導也無法幫助的。一個成功的源頭，必先需要對他所做的專有興趣、信心、有堅強的意志，毅力與勇氣，以及經得起的長期失敗而不服輸的耐性。最重要的當然是少不了能夠配合他的野心的機會。

所謂機會，並不如星相學上的所謂「遇貴人」，而是遇着一個可以表現自己的才華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有偉大人物氣質的人，在正常的時間，正常的環境中，他與普通人沒有甚麼分別。平常人與非常人能夠給人深刻的印象，只有在非常時間能夠突出他的天才與勇氣，才能給人辨別出來。就便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偉大的作品，自然是由非常的時間及非常的際遇中給孕育出來的。

多數平常的人，臨到非常的時期，先是懼怕，然後想到逃避，很少人能考慮到那一段非常時間，可能含有永恆的價值，這種事祇有具有非常氣質的人才肯去探索它。所謂具有非常氣質的人，並不一定是指一般才智過人的人，而是在非常時期中對別人有強烈的關懷的人，才智不是生來的，也未必是學來的，有時亦因為有了偉大的動機、在實踐中給培養出來的。

譬如讀印度聖雄甘地的自傳，我沒法在他執業律師之前，看出他與平常人有甚麼與眾不同之處，他的偉大的點起還是從赴南非後才開始。那時由于一連串不尋常的遭遇衝擊着他，才使他孕育出「不抵抗主義」這一個偉大的動機。又如讀馬丁路德的傳記，在他做了神父，奉召赴羅馬之前，不論寫傳他記的人如何用暗示的筆觸渲染他的偉大氣質，其不過祇是一個平常人，他的偉大的動機，也是到實了羅馬之後，看到羅馬當時教廷的黑暗，才給他孕育出改革宗教的偉大動機。

有時讀了一些籠統性的文字，以為一個人的成功，必須經歷過種種苦難的磨煉，我以為這個人如果沒有偉大的動機給他觸發。沒有足夠的信心，就使給他多麼痛苦的磨煉，也沒法將他磨煉成一個成功的人，祇有先有偉大的動機在心中受到磨煉時才能創出奇跡。

每一個成功者在不怕失敗與不怕吃苦之前，必先有一個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敢想，如果不敢想，如何吃苦，也不會吃出甚麼成績出來的。換句話說，平常人與非常人的一線之差，祇有兩個字敢想與不敢想的分別。至於才智的充實，也先要從敢想兩字開始。不過有些人本來可以敢想而終生不敢去想的人，主要原因，都因心靈受約束之累。

所以說：偉大人物的偉大氣質，並不來自命運或來自才智，而是開始於「敢想」的一剎那，偉人是可以半途出家而走上成功之路。

日本心理學家式場隆三郎認定一個人過了五十歲，如果他認為學習新知識或創造已來不及，那祇是受世俗傳統的負面心理的暗示。其實中年及老年有大成就的事例是很多的，他舉出很多的例子：如伽里略的最重大發現乃在七十歲以後，易卜生的戲曲之精采部份是在六十歲以後完成的。賈柏林完成試驗飛行正是七十高齡。至於我國聖人孔子，他的著書講學，也是五十三歲從魯司寇的官位撤退之後的事。其實有些人年紀大了，一事無成，以為此生完了，這與他的創造智慧無關，他的失敗，完全是受世俗負面的心理暗示所致。



評「八百壯士」與「興登堡遇險記」

林巽

在我國抗戰歷史上，「英烈千秋」與「八百壯士」是兩個重要關鍵，前者在華北，後者在華中，兩場轟轟烈烈的浴血戰，都是建立全國軍民決心抗戰到底的主要心理基礎。這兩部鉅片，都由丁善璽編導，柯俊雄主演，在他們的藝術生命中，這是光輝無比的紀錄。

丁善璽在「英」片與「八」片中，都善於將主人翁的愛家觀念與愛國觀念，造成一個相等的比重，在「八」片中的女童軍也同樣在家與國兩種情感平行展開，因為拍戰爭片，大場面的處理在導演有計劃的佈置下並不難，比較難為是如何突出主人翁的情操感。要是突出情操感的手法失敗，即使場面更大，也同樣是失敗的戰爭片。至於如何表現長官對士兵的愛，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因為在戰場上，一個長官，對着這麼多下屬與士兵，他是一個事務繁多司令，沒法婆婆媽媽的造作地去關懷他的士兵，因此最好的表現方法，是藉着從他與家人之間的深厚情感中將人物氣質突出的，至於一個十幾歲的女童軍，編導要在她冒險送國旗之前，將她的愛國情操感提升起來，並不能從演說或辛苦做看護工作上去表現，那樣的表現只能突出羣體，沒法突出個人，因此編導很聰明的將楊惠敏的父母迫她回家鄉而被她拒絕，以至她的愛國精神感動了父母，便完全將一個女童軍的愛國情操感突出來。


「八百壯士」中一幕血戰鏡頭。

在演員中，徐楓的謝夫人氣質很奇異，可說是她從影以來演得最成功的一部電影。柯俊雄在「八」片中的謝晉元團長比「英烈千秋」中的張治中更剛烈，林青霞的女童軍楊惠敏、也是最理想的人選。

在海外的下一代，他們沒法想像我國如何在苦難中將日本人加在中國人整整四十年的恥辱枷鎖打脫，如何從腐敗的滿清遺留下的不平等條約啟開侵略者無窮盡的野心中振作，在抗戰期，幾百萬愛國軍民被犧牲，它的眞正意義是什麼？如果沒有「英烈千秋」及「八百壯士」這一類電影，他們是沒法想像的。「八百壯士」散時，我發覺大多數青年男女觀眾表情都是嚴肅的，他們不祗是看電影，而是來上了一次愛國的大課。深信這兩部電影如留在一個世紀後公映，它同樣


「八百壯士」導演丁善璽。

林青霞在「八百壯士」中飾童軍英雄楊惠敏。

會感動了下一個世紀的中國青年人。

「八」片比「英」片進步的是將軍隊的犧牲及人民的犧牲作成一相當比重，如開頭日本飛機盜炸下死傷的慘狀，使孤軍死守四行倉庫的挫日軍傲氣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這部電影，血與淚是相等的，既不是血多淚少，也不是淚多血少。因爲一個文化深厚的民族，血與淚應該是相等的。

此片攝製的成本相當大，但我們坐在觀眾座上看到的不只是製作成本，而是參與製片的人的熱情，譬如四行倉庫中的小後方，眞實得幾乎不像是佈景與道具的設計，而是每一個幕後工作人員求眞的精神迫出來的，當然缺點不是沒有，譬如最後的一場的撤退，略嫌單調，如加上日軍司令官最於應否截擊的態度，及士兵撤退的步伐不那麼急捷，如有些且行且作戰或救同袍，它當表現得更爲完美。它可以與日機炸國旗的一場悲壯場面產生呼應作用。全片在表現日機炸國旗的一場戲，可說是戰爭片中一個很罕見的感人場面，效果非常佳。


楊惠敏與主角柯俊雄。

其次另一個缺點是用小艇撞日艦「出雲號」一場戲略嫌草率，如果能備重特技，這一場戲是可以拍得更好的，它可以突出犧牲者的代價。

在本期電影中，由羅拔懷斯導演的「興登堡遇險記」，也是一部很有深意的災難片。興登堡遇險的歷史，與「八百壯士」的歷史，同發生於一九三七年，這一則歷史故事，在羅拔懷斯的處理下，一艘本來是希特勒向世界誇耀他的實力與技術水準如何突出的飛船，被形容成希特勒王朝的象徵。在飛船上，旅客在保密官控制之下，隨時遭受搜查及審訊，同時保密官又在希特勒的另一個特務組織，蓋世太保秘密監視之下，人人都可能被到可嫌疑者，事實上人人都可能是反叛者。電影的最後，飛船並不是毀於意外，而是毀於反叛者與被迫情形下發生。因此編導處理飛船的悲劇，實等於希特勒政權的政治悲劇飛船的被炫耀，也等於藝術匠人這個短命政權懸在空中。

「興」片雖然是大製作，但導演並不着意於賣弄大場面，而只着重於刻劃每一個在極權統治下的人內心的困境，以及當權者內心的矛盾與痛苦，人與人之間，爲互相猜疑。使飛船上每一個人既沒有安全感，也沒有愉快的情趣。每個人的心靈都給一層層憂傷與恐懼的情緒驅迫。它完全是藝術匠人主觀的表現。因此，「興」片雖然是災難片，內涵却是反極權。電影主觀彩色很濃，是羅拔懷斯的一部突出個人風格的作品。

「興」片故事記述希特勒當權時的三十年代，製造一艘能乘百多人橫渡大西洋赴美國的飛船，飛船利用氫氣作浮力，龐大有如今日的的珍寶客機，在三十年代，這龐然巨物是一個不尋常的設計。希特勒就藉它來宣傳自己的實力，可是這艘飛船作第十回航空美國時，爲一個反納粹的機械員裝置炸彈將它炸毀。其實當年這艘飛船的被炸毀，應該是象徵希特勒必然滅亡。一如「八百壯士」一役，象徵全中國人團結覺醒，日本註定要失敗一樣。

「興登堡」號爆炸焚燬的情形。

人物春秋

大刀王五俠義軼事

胡蓑之

從無綫電視最近的態度來看，它根本沒有資格拍攝「大刀王五」這套片集。因爲王五不僅是一個「京師大俠」，除暴安良，向爲人所景仰；而且是個耿耿精忠的愛國者。爲果歪曲史實，將「大刀」拍成「大盜」，那眞是貽害匪淺！

咱們從曾孟樸的「孽海花」，到最近張谷的古典小說「大刀王五」，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王五，已經變成了小說裏的傳奇人物，他於經歷了無數的風霜之後，臉上的皺紋似乎愈來愈多，而他那兩道霜眉也越發的白了。實際上，王五原是一個虬鬚虎眉，醉臥白日的好漢。「江山萬里樓詩鈔」中，有一幅白描形容王五說：「長安誰健兒？王五四海友；高顙貫天鼻，河目胆爲斗。世道促浩劫，飢寒十八九；天下一指掌，有事十年後。」在這個江東才子楊雲史的筆底，大刀王五那一股子虎態牛動，眞是不可逼視！

在早期此段可信的一些軼聞雜記中，爲「春冰室野乘」等記載，王五並不像是一個以劍術取勝的俠客，由於當時享譽江湖的武林名宿，恐怕要屬於楊露蟬、董海川等人。而且王五當時所以能夠名噪大江南北，主要的原因是他見義勇爲，幹出幾宗轟轟烈烈的事，爲仗義護送御史安維峻，以及欲救出光緒帝，譚嗣同等大事。

按安維峻，字曉峯，甘肅秦安人，左宗棠任陝甘總督時，他曾以「鄉試解元乃爲左賞識，其後經過左的保舉，做了清廷的御史，居官十多年，一直平庸無任何表現，時人認爲他辜負了左的提拔，也有人覺得左氏看錯了人，而竊竊私議。光緒二十年，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作武裝挑釁，因而掀起了中日甲午戰爭。當時清軍雖節節敗退，但愛國志士與光緒帝却毫不氣餒，極力主張抵抗到底。無如向來對列強屈膝求和的李鴻章，則力主媾和，慈禧太后，也同意李的主張。

這時的安維峻不再庸庸碌碌，挺身而出了。他除上疏彈劾李鴻章外，並參劾太監李蓮英。其奏摺說：「聞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皇太后既歸政，若仍遇事牽掣，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乎！爲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豈後可容？」

這封奏摺，將李蓮英和太后一齊罵，痛快淋漓，博爲中外一致稱許。當然胸襟狹隘，剛愎自用的慈禧是無法忍受的，於是安維峻因清廷沒有斬御史的先例而倖免一死，但却免不了要充軍新疆。同時宮中又傳說李蓮英恨安入骨，已計劃將安中途暗殺。消息傳出，凡是佩服安御史敢言，和同情他不畏權勢的人，無不爲他的安全担心！這時大刀王五已年過六十，然其那把威震江湖的大刀，却仍不老。他聞此消息後，根本不考慮會不會開罪專橫擅政的慈禧，挺身而出自備旅費，願護送安赴新疆，這一俠義事件，使得王五名震關外。

義務侍衛文遥往豫省

王五不獨爲安御史義務保鏢，他跟漂水濮靑士太守文遥，也有一段俠義可風的交情。原來王五的公開職業是保鏢，暗地裏却是山東及河北一帶綠林中的「祭酒」。他因受羣盜的擁戴，曾告誡羣盜：所刼的不是貪官污吏的不義之財，否則不許動手。光緒某年間，京畿曾先後發生刼案數十宗，儘籌政府偵騎四出，嚴密廼緝，却一無所獲。蓋刼犯身手不凡，政府便懷疑到王五的頭上來，要刑部辦理此案了。當時刑部總司讞兼提牢的就是文遥，他奉令後，立刻傳檄王城御史，派人捕王。王五住的地方在宣武城外，王城御史懾於王的威名，知道要把他逮捕，決非少數辦得到的，乃派數百人包圍王的住宅，他並未逃避，只率領廿多個人手下在住宅內戒備。官兵將王宅圍了一天，竟沒有一人敢撞入王宅，只在宅外亂吵亂嚷。

直到當天黃昏，官兵撤退後，聽說王趁官兵圍宅時，也穿着官兵制服，混在圍兵的隊伍裏。次日，文遥正因爲王案傷透腦筋，王忽然到刑部來自首了。文問他：「你爲什麼昨天不隨官兵歸案？」王從容答道：「昨天派那麼多官兵威脅我，我是個不怕威脅的人，所以不肯從命，今天沒有威脅，我所以自來投案了。」

文遥追問：「這幾個月來，刼案頻頻發生，是不是你的黨羽幹的？」王五慨然答道：「不錯！」跟着他把某案是誰的主使，某案是誰做的，侃侃而談，毫不隱飾。文對王的俠義，早有所聞，頗不願意將他入罪，爲了替他開脫，便道：「我早已知道你和這些刼案無關的，不過，你以一個匹夫，爲此歡喜交遊，酗酒縱賭，決非善類，我所以要逮捕你，是想給你以小懲大戒吧！」結果只打二十鞭，將他釋放了。

三年後，文遥調遷河南知府，因文平日清廉自持，兩袖清風，到河南走馬上任，竟缺乏旅費。他正在徬徨無計的時候，王五忽然來求見他。王一見了文

，便向他磕頭道：「小人以前受了你的大恩，愧無以報，近日聽你要到河南去，京豫道上，萑苻不靖，如果沒有小人侍衞，難免不發生危險！又傳你赴豫旅費也成問題，小人特携來二百金，請笑納。」文暹婉拒，他却不肯離去，終於成爲文暹赴豫途中的義務侍衞。

關於王五與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關係，可從梁任公的「譚嗣同傳」，「飲冰室詩語」及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等記載中，找出若干的蛛絲馬跡，原來譚嗣同少年時，曾跟王五（原名王正誼，字子彬）學過劍術，兩人都互以道義相期。光緒廿四年戊戌政變的八月七、八、九等三日，譚嗣同與王五等俠客們，曾經共謀救出光緒帝，可是因禁光緒帝的瀛台，四面環水，無法背負光緒空立飛渡，因此，結果並沒有把光緒帝救出來。到了八月十日那天，譚嗣同與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劉光弟等，也同時被捕下獄，王五知道了這個消息後，立卽帶了「通臂猿」胡七（原名胡致廷，具有飛簷走壁的本領）去探獄，企圖暗中救出譚嗣同，可是嗣同恐怕有污名節，却不肯越獄。

譚嗣同不肯越獄的原因，我們也可以從梁任公的「譚嗣同傳」中看出：「譚嗣同被捕前，梁啓超曾去譚之寓所，嗣同對梁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報聖主。今南海（康有爲）之生死未可卜，程嬰許臼，月照西鄉，無與足下分任之。』……」於此可見譚在入獄前，就下定了殉志的決心。正因爲這樣，所以王五偕通臂猿胡七去救他，他也不願越獄逃生。嗣同既然決心死在獄中，故臨死之前，他曾留下了一首絕命詩，題在獄中的牆壁上。詩云：「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

這首詩眞是羽音慷慨，豪邁絕倫，如聞變征之聲。所以，當時日本各報多有刋載，日人甚至於譜成歌曲，到處傳播。但令人奇怪的是黃彰健說：「這首絕命詩且經梁啓超改過了的。因爲黃彰健根據：像「康梁演義」中，發現嗣同的絕命詩是這樣的：「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此詩跟「譚嗣同傳」及「譚瀏陽文集」所載的，確實大不相同。黃彰健曾認爲譚嗣同的獄中絕命詩，很可能是梁啓超爲了配合保皇活動加以僞造的。是故，他覺得：今日所流傳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早經梁啓超改過，也是大有可能的事。

事實上，譚嗣同的絕命詩，晦澀難解，夙有詩謎之稱。現在又加上了黃彰健的這一層質疑，便越發使人如行五星霧中，莫名其妙了！本文不想討論譚的絕命詩是否經人改易？由於「康梁演義」畢竟是小說，不能完全可靠，如果能從日本當時的報上找到證據，才是比較可信的。這裏咱們就根據現時所流傳的譚嗣同絕命詩，來談談這首詩的內容吧。

按光緒朝的「東華續錄」上說：『光緒二十四年（卽戊戌年）八月九日，慈禧太后下令拘捕譚嗣同等人，十日，譚、楊、劉、林、康等六人均被捕，十三日以「若稽時日，恐有中變」爲理由，未經刑部審訊，卽將六人處斬。』因此，譚嗣同的絕命詩爲非宿構，便是在八月十日至十三日這三天中寫成的，

譚詩「投止思張儉」句，按張儉在東漢順帝時，因彈劾中常侍候覽等的虐待百姓，橫行不軌，結果反而被迫得亡命遁走，望門投止。幸當時人慶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漢書卷九十七張儉傳說：「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因之，譚詩可能是指康梁的亡命而言。

譚詩末句：「去留肝胆兩崑崙」，究係何指？按梁任公所著「戊戌政變記」中，在叙述政變快發生時，他和譚部署應付一文裏，便有「君後與俠士謀救皇上」等語，按這所說俠士，顯然是大刀王五。因此，兩崑崙一詞，其一似指唐裴刑傳奇中的俠客崑崙奴而言，另一則無疑是指大刀王五了。由於唐人小說中，曾有一篇描述「崑崙奴」以精湛的武功，飛踰重牆，擊殺了數十頭惡犬，把一個美人搶救出來，和他的主人結合。後來，他在別人圍困之下，又從容離去的故事。譚詩可能把王五比作崑崙奴，另一則指康有爲。

以上是梁的說法，另有熟識譚的情形者則說：「譚生前隨身有兩個忠僕，事發後，一個去湖北向他父親報信，一個留在北京，替他料理善後，故去留肝胆兩崑崙的意思，實屬如此。」而陶菊隱的「新語林」中却說兩崑崙，是指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因爲王五和胡七都是屬於崑崙派的。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譚嗣同的「仁學」中，有相當激烈的排滿思想，所以他推崇洪楊而貶曾國藩與湘軍。因之，有人特爲指出譚嗣同所說的「酬聖主」，並非爲光緒而死。他在「仁學」中早已明白表示：只有死事之理，而無死君之理。所以，一般認爲譚詩中的崑崙奴恐怕不是指對於光緒而言吧。

光緒朝代是中國歷史上新的社會急劇轉變的時期，王五、譚嗣同之輩，處在這新舊劇變的急漩裏，「初相樂也，已而相泣」，究竟這是怎樣的滋味？姚彥昭當有詩句云：「綺羅堆裏埋神劍，簫鼓風中老客星。」讀此詩，怎然悠悠地感到王、譚高大的身影在黃昏的落日之下，又遂漸的黯淡消失了。

曾做吳佩孚的文胆，而爲康南海衷心折服的楊雲史，對王五也十分敬仰，他的一首「念大刀王五」的五言長詩云：「長安誰健兒？王五四海友，高顴貫大鼻，河目胆爲斗。策馬過其門，遮客不得走。大臂爲巨椽，持我坐並肘，呼妻出見客，布衣椎髻婦。殺鷄俱麪館，酌我巨觥酒。大聲談刀劍，眼光忽左右。自言少年事，爲盜殺人夥。天下多奸吏，安得盡投首，悖入不悖出，此理天不取。男兒貴坦白，殺人安足魂？英雄爲落日，忽焉已衰朽。我時方弱冠，聞言席前久。問以刀劍術，大笑握我手。公子好書生，才智得未有。……斯言猶在耳，斯人木已禿，眞氣見肺肝，愧死食肉臭。乃知山澤間，奇士或一覯。人生共天地，流品何薄厚？苟無義禮心，衣冠有禽獸。」

楊在詩的前端，還有序言云：「王正誼，字子彬，四海人，少爲盜，出沒燕豫秦瀧間，稱大刀王五，吏莫能，所以皆賍賄，得財濟貧困，稱義盜，因案自首，有司嘉其義，薄貴釋之，乃設鏢局於京師，以保運重爲業，立子彬旗，數千里無警也。折節下士，尋道名流文人，戊戌春，余識之，時過從。余居京久皆與士大夫遊，與子彬言，乃與世殊，豁爲也，庚子死於拳匪之亂，多軼事，世多記載之，長眉豪氣，今拱木焉。」

江青評傳

陳綏民



進魯藝烏鴉變鳳凰

就這樣藍蘋進入了「魯藝」，在戲劇系担任助理和「魯藝實驗劇團」的指導工作。（作者按：以上這段談話與經過曾由卅六年三月國軍攻克延安時投誠的韓繼恩詳細寫出刊在當年的「延安日報」。）

魯迅藝術學院，係中共中央爲紀念魯迅而設，民國廿六年八月在延安成立，後易名爲「魯迅文學藝術學院」，院長爲吳玉章，副院長周揚，廿八年七月併入華北聯合大學，其併入前之院長爲沙可夫。「魯藝學院」下設政治處、幹部處、教務處、編譯處，另附設有美術工廠、實驗劇團、和平劇團；各系修業期限爲六個月，後改爲一年，學員隨到隨考。「魯藝」初創時的地址在北門孔的孔廟泮池，在一個小山坡之間，共有廿幾間窰洞，四間小平房，後來搬到橋兒溝的天主堂上課和排演，不過學生仍然住在窰洞內，魯藝初期似由凱豐負責籌備，後來由吳玉章担任院長，實際院務由副院長周揚兼黨的政治委員，負全盤的責任。周揚（起應）當時尙兼「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教育廳長，而先後在魯藝任教的有柯慶施、蕭三、柳湜、丁玲、陳荒煤、艾思奇、田軍、何其芳、張庚、冼星海、呂驥等，訓育處長爲留俄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徐一新，是藍蘋初進魯藝時最先接觸到的人，徐一新這時三十左右，戴了一副金絲邊的近視眼鏡，看來很瀟洒，不過裝着一副十足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黨派頭，藍蘋看準了徐一新的弱點，施出她當年玩弄男人的渾身解數，使徐一新成爲她裙下之臣，由於延安女人少，而且有姿色風韻的不多，她挾着上海明星和鬧過桃色新聞的名女人，不僅在「魯藝」，即整個延安，她已屬於爲人注目的人物因此她在魯藝頗出鋒頭。物以稀爲貴，她以明星的頭銜，兼具天生風騷和風流，不久她就成爲延安窰洞生活和晚會中的交際紅人，在「魯藝」的實驗劇團，藍蘋除了指導學員演出外，本身有時也參加演出，尤其在一次演出的「都市女人」和「放下你的鞭子」兩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頗獲好評，魯藝當局周揚這批人，也對她另眼相看，從此，她更野心勃勃，時時在動腦筋，一心想竄紅起來，從上海到延安已經黑了的烏鴉，現在却忽然要想飛上枝頭去作鳳凰了，徐一新僅僅只是懷中的過客而已。

窰洞夜談江上青峯

在延安的窰洞枯燥生活中，女人是最大的引誘力。中共當時爲了籠絡幹部與青年，實行的性解放與一杯水主義，使多少青年人在這兒留戀忘返，而獻身所謂「革命的理想」，投入洪爐，主要是陶醉于「禮拜六晚會」，與「上山打游擊」，成爲當時延安解決性問題的代名詞。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一文中所描述，「飯分三等「，衣分五色」，「腰舞金蓮步，歌轉玉堂春」，過的是紙迷金醉的生活。丁玲所寫「三八婦女節有感」中，道出女人在所謂「解放區」仍然是被玩弄的對象。凡是稍具姿色的女人，無一不是首長和幹部們爭取的獵物；藍蘋雖無上等之姿，但當時二十四五年華，身材苗條，風姿綽約，自較延安一般土包子女人水準爲高，加上明星頭銜，頗具相當吸引力。

毛澤東這時已是中共中央的「主席」，成爲所謂陝甘寧邊區的土皇帝。男女食色性也，他當然也不能例外，在延安枯燥生活中，他飽暖思淫慾，但是隨他參加過二萬五千里流竄的賀子貞，因小產及受傷的關係，正患着嚴重的失血症，她的情緒非常惡劣而苦悶，日惟以賭博爲消遣，且組織了一個玩Rummy的小組，包括有周恩來、秦邦憲、鄧發、凱豐等人的太太，而且常常跑到「中央外交部」的賭博俱樂部，日以繼夜的嬉玩，而引起外面的閒話。毛此時正在暗中追求一個北大出身初到延安調作毛的英文秘書的何淑華，於是賀子貞與毛鬧彆扭，而且打了何淑華的耳光，掏出手槍與毛拚命，爲毛的衛士制止，毛乃藉故將賀子貞送到西安，再轉往莫斯科養病爲由，一同前往的尙有李維漢的妻子阿金，以遂其寡人之疾，何淑華未卜何故離開延安，毛此時正是四十四歲，過着孤家寡人的生活，而有意倡導一杯水主義，康生也特別暗地爲他安排了遊擊的目標，但終非長

遠之計，於是就秘密與周揚等商量，安排毛澤東去魯藝講話，讓毛看看魯藝有無適當的好對象。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月中毛前往魯藝講「中共的文藝政策與工作方向」，藍蘋獲悉這一消息後，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她是一個工於心計，富有野心的女人，正考慮如何把握這一機會，能和毛澤東認識並接近他，當天她刻意的修飾一番，並在心理上作了一點準備，當毛澤東講話的時候，她坐在前排教職員的位置，前面多數爲男性教職員，她是較爲突出的唯一女性，相當惹人注目，毛澤東在台上講話時，唾沫橫飛，流目四盼之際，藍蘋裝着全神貫注的注意台上講演人，並裝着記筆記狀，頗引起毛的注意，當毛講完後問台下的聽衆，有無意見或問題，可以隨便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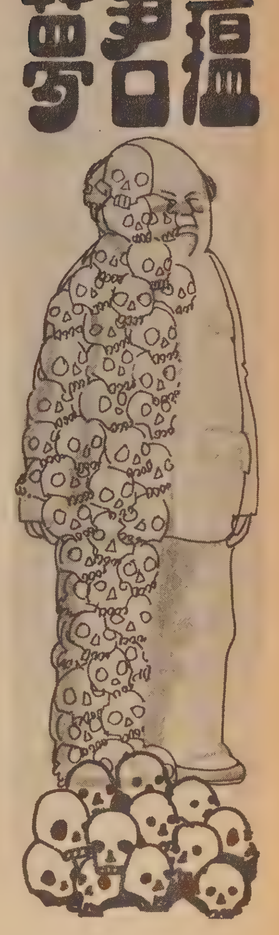
於是藍蘋乃把握機會，馬上起立一聲「報告主席」，首先對毛恭維一頓，並提出了一個「如何使藝術與工農兵結合」的問題，另外則爲「一個從事戲劇工作者，雖然有理想，但如何能夠實現，她努力的方向又如何？」同時又大胆的提出延安的男女關係與性問題。



一九三九年毛江在延安拍拖

毛對藍蘋提出的問題畧爲答覆以外，並對她特加讚許，毛色迷迷的眼神盯着她，並笑容可掬的告訴她，如果還有什麽問題，或者其他意見，可以到他的辦公處去找他，再作詳盡的解答。藍蘋聽到這幾句話，有如奉綸音聖旨，第二天她馬上找到了周揚與康生，希望見毛，請他們安排謁見的時間，康生向毛請示後，就在十月九日晚上，毛在楊家嶺辦公處第二號會客室約見藍蘋，並詢明藍蘋來延安的經過與過去的情況，談得非常投機，藍蘋當時就大胆的表示了她的仰慕之情，毛亦頗爲欣賞她能拋開丈夫和放棄明星的生活，來到延安，重過一種新的生活與訓練，並認爲藍蘋的名字不適宜，她立即請「主席」賜名，於是毛乃改其名爲「江青」，康生知情後，即將藍蘋調至「黨校」十二班受訓，正式以江青之名成爲共黨黨校的學員，接受高級的訓練。在二十七年的二月中共「中央」爲歡迎林彪回到延安舉行的晚會中，由江青與魯藝學生合演「王老五」與「放下你的鞭子」話劇，當時在座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秦邦憲、任弼時、陳雲、李維漢、康生等一干中共要員，演畢由洛甫將演員一一介紹與毛，介紹到江青時，特別指出她就是上海的電影明星藍蘋，曾經做過「青島大學」的圖書館管理員，毛當時故意笑嬉嬉說，江青同志和我是同行，希望有機會多談談。（作者按：洛甫可能尚不知毛已與藍蘋見過面談過話，由此亦可知毛之假意做作。）

瘟君夢



岳騫

政府決定派張治中飛延洽談

政府於一月十六日決派新疆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將軍飛赴延安與中共進行和平商談。當日上午十時半，美大使司徒博士已將此意通知應約往晤之中共南京辦事處王炳南請轉知中共當局。司徒除將此意通知中共外，並將政府關於和談所擬訂之書面意見王氏，一併轉交請電告延安，如中共派代表來京談判固好，如不派代表來京，則對張氏之代表政府赴延，亦請表示態度。

中宣部彭部長學沛十六日下午四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稱：關於改組政府，現正擬與中共商談。關於恢復和談，政府曾考慮若干要點，但不擬宣布，因一經宣布，即鮮迴旋餘地，並引起公開辯論，有妨商談之進展。政府擬派張治中將軍赴延安，十六日或可由司徒大使通知中共。

中共拒絕和談

延安對於恢復和談之覆文，於十七日午夜二時到京，堅持國大期間所提兩條件，即解散國大（董必武曾謂國大閉幕後這條應爲不承認憲法）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並對蔣主席及馬歇爾特使任意誣蔑，該文內容畧謂：十六日晨國民黨當局經過司徒雷登通知南京中共發言人王炳南，說是將要派張治中來延安商談，但是，這完全是欺騙作用。國民黨當局對於中共兩項最低限度要求，取消僞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這就證明其所謂和談，全是欺騙。現在又有一位美國人介紹一個姓張的來所謂「和談」，試問有何辦法證明其不是欺騙？我們對於現在喧嚷的所謂「和談」完全喪失信任。除非國民黨取消僞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便無證明他不是欺騙。因此，要開談判，必須實現這兩個條件。

延安中共總部就這樣蠻橫無理地把政府一片熱去的和平願望給打破了。

中共全面叛亂

中共就從十一月中旬拒絕參加國大起，大規模的在華北東北各地區發動叛亂，盡力攻城奪鎮，屠戮無辜市民。十一月份內在山東方面攻陷平度、昌邑，包圍膠縣，進攻濟南，蘇北方面進攻兩淮，山方方面續攻大同外圍，一部西渡汾河包圍榆林，延安備戰，東北共軍進攻農安，準備南下長春。由於共方之無意於和平調處及橫暴之厭迫，東北境內軍調小組共方代表全部撤回長春，對共區內的是府及美方代表宣稱不負安全之責任，共區三個小組，政及美方代表被迫撤回長春。

十二月份內，共軍攻佔晉西石樓、隰縣、蒲縣、中陽等城，迫吉縣、大同、攻鄉寧、佔濟源、孝義、九峪、樓城、永和、大寧等處，使用強烈炸藥，四日向中陽攻擊之兩萬餘共軍向城內炮轟時施放毒氣。中共發言人梅益六日公開宣佈說：上月內中共軍事實上已在各處前綫先發制人，今後反攻之力量將日益增強，中共軍將奮鬥到底，以求恢復本年一月十三日之地位，並維護政協之決議。蘇北魯南方面劉伯誠部攻陷鄆城、鄄城、攻擊聊城鉅野、棗莊外圍馬王莊燕子窩等地，廿五日魯南共軍大量竄沭陽，十五日攻奪蘇北鹽城、宿遷、阜寧等處。河北方面攻佔寶坻，及平郊之妙峯山，聶榮臻部更攻擾北平近郊，蘆溝橋長辛店、保定南北大石橋及望都等處。

卅六年一月初，共軍連佔聊城、鉅野、嘉祥，攻嶧縣，圍金鄉，襲佔邳縣，進擾運河岸據點，攻佔窰灣，圖斷隴海東段交通，包圍徐州。河北方面則攻佔通縣附近之馬頭鎮、武清縣、享縣鎮、永樂鎮，平南之大黑垈，平津綫上之安定站，蘇北微山湖北之夏鎮，攻佔津浦綫上重鎮之棗莊，攻臨城城台兒莊。魯西方面攻佔定陶、單縣、曹縣，竄擾寶應、沭陽、阜寧、豐縣、碭山、華山、沛縣。綏遠佔清水河縣，河北省侵陷望都清風店及新樂定縣等地。豫東陷鹿邑寧陵兩縣，其中若干城鎮雖於侵陷後旋經國軍收復，然於共軍一進一出之際，民眾損失慘重。

東北方面，遼南地區於十二月間共軍三千，由平頂山方面竄犯本溪以東之城廠，卅一日共軍四千分犯偏嶺堡子等地，一月二日犯本溪東北之救兵台。十二月二十六日共軍一師由四平街附近竄犯附直犯賽馬集。一月十二日共軍千餘襲擊桓仁以南之沙店子。遼北方面，一月六日共軍五千餘人由松花江東岸犯其塔木，七日增至萬餘攻佔其塔木，續犯婁

家崗、沐石河。九日竄擾樺甸以北之常山屯，十日攻佔大房身（舊德惠），旋由樺甸東北東南及東面進犯樺甸。一月十二日竄犯九台以北之城子街、大興咀，十三日攻佔沐石河。一月十一日共軍萬餘由陶賴昭竄犯達家溝等地。一月中旬猛攻德惠，破壞中長路上鐵橋數處，炸毀小豐滿長春間超高壓輸電鐵塔。一月八日並以五千兵力附砲十數門續向我松花江橋頭堡國軍圍攻，意在徹底破壞松花江大鐵橋，使國軍今後北進無立腳之地。上列諸地共軍之禍國殃民情形，不過係其全部行動之片段，未足盡其什一。凡此竄擾破壞之目的在：（一）消耗國軍之實力；（二）極力破壞農村及城市工業之建設基礎，製造大批失業流亡民眾，而使整個經濟趨於崩潰；（三）搜括物資，挽救其經濟上之危機；（四）迷信武力篡奪政策，企圖以割據區域之擴大而做為政治要挾之本錢。然似此奸宄不法行為，在歷史上雖黃巢張獻忠之流所不能出而亦不忍出者，共黨均悍然為之而不顧，造成中國最大之災害，貽國家無上之恥辱。政府負保衛國民之責，面對現實，實在已無可忍了。

三、政府發表和談經過

揭櫫和平方案 仍盼中共繼續協商

中央宣傳部於月二十日下午，發表政府對於和平商談之願望及其經過之說明如下：

國民政府以實行憲政，完成建國為最大目標，故於國家之和平統一，殆無時無刻不在蘄求之中。遠在抗戰初期，為團結全國力量起見，乃羅致各黨派人士及社會賢達，成立國民參政會。至對中共問題，政府始終認為是一政治問題，故國民黨三十一月十中全會及三十二年九月十一中全會，皆一致主張用政治方法速謀解決。三十三年五月以來，政府與中共代表間之不斷商談，即在企求獲得政治解決，並提出憲政實施三步驟。良以中共問題懸而不決，實為國家統一及一切建設之重大障礙。迨抗戰勝利以後，蔣主席電邀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來渝商談，卒於同年十月十日，雙方簽定雙十會談紀要，並表示仍將在互信互讓之基礎上，繼續商談，以求得圓滿之結果。自去年初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政府與中共關於軍事與交通等各種問題商談諸階段中，更承盟邦美國馬歇爾將軍多方努力，促成各種協議，中外一致企待，中共問題能從此獲得政治解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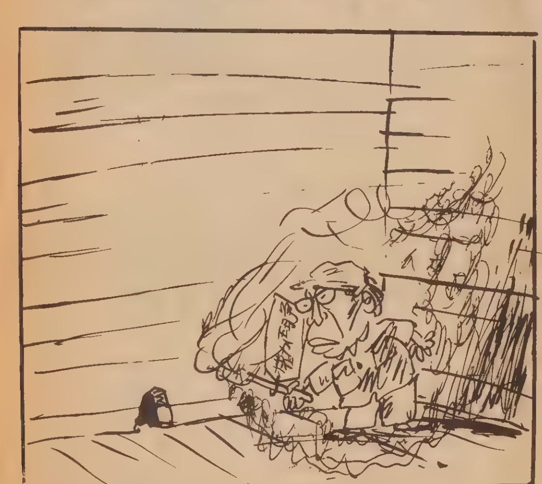
政治協商會議原為雙十會談紀要中重要決定，於三十年一月十日召開於陪都之重慶，所有各項協議，政府歷次宣示與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都願以最大的誠意，與各黨派及社會人士精誠相與，協力一致，以促其實行。」然一年以來，政協決議多未能見諸實行者，實由下列事實有以致之：

一、東北九省政權依照中蘇協定，原應由國民政府接收。當蘇軍開始撤退，政府派軍進駐東北之時，中共軍隊多方阻撓，且於三月中旬佔領政府所已接收之遼北各地，並進攻四平街、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政府為履行條約義務，維持接收主權計，不得不有三月二十七日東北調處之協議，洎後，疊經調處，仍無結果。東北問題至今猶不能順利解決，而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之五月五日召開之國民大會，亦且因之延期。

二、上年五月政府還都南京以後，以東北衝突有加無已，華北交通破壞如故，特自六月七日起，與中共雙方下令停戰十五天，對於完全停止東北衝突，恢復國內交通，實現整軍方案之事，幾已得到協議。不意停戰命令雖經三次展限，而中共又在停戰期內，侵佔德州、泰安等地，並圍攻大同及濟南與青島外圍。以此雙方所擬定之協議，仍未能為有效之解決。

三、十一月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政府鑒於國內局勢之擾攘不安，以及全國人民渴望和平之迫切，更感於各黨派無黨派人士所表示期望及早停止衝突之肫誠，復於十月十六日向中共提出八項諒解，以便下令停戰，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雖經第三方面人士奔走斡旋，提出折衷方案，政府一再表示願意讓步，不意又為中共堅定反對該折衷，並要求停開國大而停頓。

國民大會閉幕以後，政府以實施憲政有期，亟願恢復和談，並經美國司徒大使轉達中共，告以政府願意派員赴延安繼續進行商談，而乃中共之答覆，乃以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及取消國民大會所制定之憲法為先決條件。殊不知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因越時經年，彼此位置變更甚大，而且政府已經收復之地區，如一經撤退則該區人民之生財產，即無所依託。恢復秩序保護人民，乃為政府之職責所在，何忍使人民再遭仇殺之慘禍？如中共果有和平之誠意，儘可依照三人會議所已成立之整軍與統編各方案實施，則一時之軍事位置，自無爭執之必要。至於取消憲法，則此次制憲國民大會乃由全國各民族各省市各職業代表所組成，而且政協決議早已規定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亦皆共同參加，決非如中共所稱係為國民黨一黨包辦者。況且其所通過之憲法，亦即根據共產黨與各黨派共同參加之政協所協議之原則，及憲草審議會根據該項原則所制成之憲法草案，中共實在無理由可以反對。



呢一次眞眞玩火自焚　　殷以敬作

火種

因爲這是一個「特區」，成份好，階級好的人不會住在這裏，所以幹部們對待住戶的方法，要比別地方嚴格一點，教育意味也要強一點。

工業路像一個迷魂陣，里衖雜亂，按照門牌號碼很難找到地址。姍姍知道林宇民要來，一早就在路口等他了。

林宇民把買來的東西包在一塊破布裏面，看起來像是一捲破衣服，不會顯眼。姍姍遠遠的就發現了他，興奮地跑上去接。

「林大哥，我等你很久了。」

「對不起，姍姍，妳已經告訴我這麼走，又何必等呢。」

「即使是告訴你了，沒有我帶你還是不容易找，你去過一趟就知道了。」

「老師在家嗎？」

「在，爸爸昨天晚上就開始窮緊張了，洗桌子，擦櫈子，今天一大早起，要媽媽給他剪髮，又刮了鬍子……」

「你是在開玩笑吧，姍姍？」

「眞的，爸爸聽說你要來看他，好像十分興奮。」

「老師怎麼會變成這樣呢；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位很明朗瀟脫的人呀。」

「林大哥，據我想，可能是這麼多年來，你是第一個來拜訪他的客人，他眞的有點緊張呢。」

林宇民沈吟着，他還沒有看到老師，但已相信姍姍告訴他「變了很多」的話了。這是可能的嗎，老師眞的會被扭曲成這個樣子？這：……這眞是不可思議！

「林大哥，你挾着是什麼？」

「我買了點東西來送老師。」

姍姍詫異地站住了，看着他。

「這是什麼意思，林大哥？你……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有甚麼不對，姍姍？我是對老師表示我做學生一點敬意。」

「可是從來沒有人送過東西給我們，他們說餽贈是反動份子的糖衣炮彈，破壞革命情感的敵人，一種可恥的賄賂行爲……」

「姍姍，也許妳還不了解，因爲妳沒有在舊社會中生活過。中國人的傳統倫理，『禮』是很重要的一個部份，一切社會制度，都是建築在『禮』字中，以現代術語來解釋，就是秩序，不論是舊社會，新社會，秩序是不可缺少的，是不是？我送點東西給老師，因爲他從前教導過我，使我在學問得到很多長進，我這點東西就是代表了我對他的尊敬和感謝。姍姍，老師現在的境況，我有什麼可以賄賂的，怎麼妳這點都沒有搞通？」

「我不懂，林大哥，我眞的不懂，也許是我們根本缺乏這種經驗，所以……當心，林大哥！」

姍姍突然在後面拉住了他；弄子太窄，他們無法並肩而行。

林宇民縮回腳，往路上一瞧，那裏正好有一堆糞便，他當心地一步跨了過去。

「姍姍，妳們怎麼會住到這種地方來的？」

「哪由得我們呀，爸爸去農場後不久，學校裏來了新的教授，市委會把我們攆到這裏，幸好不要房租，我們那時正困難，倒省下一筆開支。」

如姍姍所說，沒有她帶路是不行的；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路，要通過人家的穿間，七拐八折的才到老師家。

張老師已站在門口候駕，他看到林宇民，握住他的手，眼睛向四下張望，嘴裏却在說：

「宇民同志，歡迎你；走，我們到裏面去說話。」他邊拉着林宇民進門，低聲的說：「這兒是環境不好，我們最好注意一點。」

張老師完全變了，頭頂已經禿了，兩鬢的頭髮新剪過，但從髮根上可以看出全成花白了。他的臉上滿是皺紋，眼睛也不好，老是用一條白布手巾在擦眼淚；牙齒掉了好幾顆，講話似乎不太關風。腰微傴，完全是一副老相；還不到五十歲吧，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林宇民恭敬的說：

「老師，你好！」

「好，好，在毛主席領導下，形勢大好，當然大家都好。」

師母從後面走了出來，她就是憔悴了一些，頭上也有了白髮，輪廓還沒有改變。

「師母，你好！」

「是宇民同學吧」，她走到他面前，慈祥的握住他的手臂，細細地打量着他。「你只是看上去老了一些，樣子還沒有怎麼變。大家還能見到面，眞是不容易呀，坐吧，坐下來談。」

這是一大間木板房子，一邊靠壁擺着一張粗板釘的方桌，一邊靠壁是張大木床，中間約有二尺多寬，從前門一直可以通到後面小披間的厨房裏。

林宇民把舊布包袱放在桌上，打開來，取出裏面的東西。

「那是什麼？」

老師跟師母詫異地問。

「我好多年沒看到老師跟師母

了，在外邊的那幾年，也常常念起你們，今天好不容易有機會來拜望老師跟師母，順便帶點東西來，不成敬意，只是表示我的誠心罷。」

宇民同志，這……這……」

「宇民同學，這怎麼可以，現在大家生活都困難，我們那忍心接受你的東西。」

師母受了很大感動，滿眶的眼淚在滾動。

「師母這樣說是見外了，從前老師跟師母把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的教我，我只恨自己沒有能力能夠分担老師家裏的困難。」

「既然你這麼說了，恭敬不如從命，不過我要先看看，如果眞是很貴重的東西，我可不敢生受你的了。」

「師母眞是，眞正貴重的東西，我也送不起呀！」

姍姍聽母親說可以打開來，連忙解開一包包的舊報紙，像是吃了一驚似的叫了起來。

「媽媽，是豬肉呢，好大一塊，還有鷄蛋……」

張俊臣似乎被這突然發生的事情，衝擊得很厲害，怔怔的看着林宇民，但他一聽到女兒的驚叫聲，彷是從夢中醒來似的，先是輕聲而親暱的喝責她：

「丫頭，別叫！」

他說了之後，又躡着腳走到門口，向外邊張望了很久，才放心似的回來；如果黨允許大家可以關上大門的話，他一定會把大門帶上，鎖住。

「宇民同志……不，宇民，我今天才眞正相信自己從前的確教過書，而且眞的還有學生在想念我」，張俊臣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失神的說，他的聲音瘖啞了：「我這一生終算沒有活！」

「媽媽，我們可以收下林大哥送的東西嗎？」

「宇民是妳的師兄，跟自己人一樣，他是一片誠意，妳收到後面去吧。」

林宇民握住老師的手，跟他坐在一起，充滿着情感低聲說：

「老師，相信記得老師好處的，不止我一個學生，聽姍姍說，老師近來的心情很不好，老師一向胸襟很曠達，有些事情可以看開一點，也許一切事情過去之後……」

「我是很曠達，但那是我有我自己的世界的時候，現在……現在我整天就在實驗室裏面，看着那些儀器、器皿、原素，但是他們不准我碰一下，你知道嗎？那是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眼巴巴的看到自己的生命和靈魂並不在軀體裏，他們把它抽走，留下一個軀殼，我還能曠達嗎？」

張俊臣突然俯在床上，兩手抱住頭，像小孩子似的咽嗚起來。

姍姍從後面厨房裏跑了出來，抱住父親的肩膀，柔聲的說：

「爸爸，爸爸！」

張俊臣回過頭，用手撫摸着女兒的肩胛，唏噓的說：

「孩子，原諒爸爸，爸爸連累了媽媽跟妳，妳本來可以成爲一個公主，可是現在却變成個乞丐！」

「爸爸，只要在你身邊，乞丐比公主更好，是不是，可憐的老爸爸！快點起來，陪林大哥談一會兒，媽媽要留林大哥在這裏吃飯，我去弄菜。你知道嗎，他還買了白糖來呢，媽媽說要做甜點心給大家來吃。」

張俊臣好像很聽女兒的話，果眞坐了起來，用手抹了一把臉孔，不好意思的對林宇民笑了一下。

林宇民聽說要留他吃飯，當即拒絕了。

「我昨天不是跟妳說過了，不吃中飯，所以也沒有帶粮票，我跟老師談一會就走。」

「媽媽說不行！」

師母剛從外邊担着一小木桶水回來，問姍姍道：

「什麼不行呀，小姍？」

「林大哥說要回去。」

「宇民，那眞的不行，不見面有十年了吧，來一趟也不容易，吃了飯去。」

「師母，我沒有帶粮票……」

「你一個人吃的我們有，用不着耽心，今天你們基建隊放假，又沒有什麼要緊事等你去做，忙什麼！小姍跟我說過好幾次了，你幫了她很多忙，她今天要做幾個菜謝你呢！」

「你不在這裏吃飯，我也不到你家去玩！」

「姍姍，我是說就在這裏太久了，怕不太方便……」

師母撇撇嘴說：

「管它呢，反正攏是橫了，落到這個地步了，不能把我們怎麼樣呢！」

林宇民被留了下來，他看得出老師忐忑不安的神情。

老師是眞的變了，言詞閃爍，從前的鋒芒一點也沒有了，除了剛才流露出一次眞情之後，就一直是唯唯喏喏的沒說過一句心裏的話。林宇民想起了農場裏的鄔天池老教授，可以肯定老師在實驗農場以及回校後的日子，過得十分艱困。「他們把我的生命和靈魂抽走，只留下一個軀殼」，這就是一切的原因；他活得非常痛苦，如果沒有妻女的牽累，他一定會毁掉自己生命。

老師太執着，執着於自己的理想，執着於自己建立起來的科學的王國。在他有他自己的世界時，他是快樂的，曠達的，一旦那個世界幻滅了，就連生命的根也拔掉了。這又使林宇民想起磚瓦廠那個視唱歌跳舞爲生命的少年李懷棠。建立自己的世界以及執着它，與年齡成就無關，這種人，不論他被折辱與扭曲到何種可怕的程度，都是值得尊敬的。

我呢？林宇民問自己。我也有我自己的世界，同時也必護衛它，使它蔓滋繁衍，也許，我的世界比他們要廣闊一些；他自慰的笑了一下。老師須要時間，他會振作起來的。

（六四）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袁世凱辦公時的神情

並且更以脅迫語氣表示：「如果拿出沒有誠意的修正案，恐怕會引起不太容易解決的麻煩。」

袁世凱立即為勒逼所屈服，翌日——九日，外交部次長曹汝霖趕往日置益處，對於原來不同意討論的第三號和第四號，表示也可以磋商，請務必繼續舉行會議。

不過，對於成問題的第五號，仍然堅持沒有討論的餘地，而要求日本撤回。後來，在中、日之間，便圍繞着第五號的一些問題，發生爭執。

日本的逼人態度

二月十二日，中國方面履行前次會議的約定，將有關第一號、第二號的修正案送達日置益。這個修正案，已為日本的壓力所屈，承認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鐵路期限延長九十九年。

未料，日置益則以中國方面仍然不同意協商第五號為藉口，不肯正式接受這修正案，而只表示暫為存置。

▼就在同一天，中華民國駐日公使陸宗輿在東京與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會面，轉達不能接受第五號的態度；但加藤則舉出中國和他國之間已有聘用顧問、購入軍械、合辦警察等前例，仍然要求進行交涉。日本外務省的資料，留有兩人當時談話的紀錄，在針鋒相對的一問一答中，顯示日本方面一如宣戰前夕的強迫態度，現在特地摘錄於後：

陸：總之我國政府「決意」不能再讓一步。

加藤：在我們這一方面，也有我們斷然的「決意」。既然雙方持相反的決定相對，則貴我兩國的衝突將難以避免。閣下果眞已有面對衝突的精神準備，而特地用出「決意」兩個字嗎？

陸：「決意」兩個字，也許是用的不得當；不過，有許多困難打算奉告……。▲

雙方交涉，直到日本提出第二次修正案的四月二十六日為止，連續進行了二十五次。袁世凱方面每經過一次交涉，便勉勉強強地作一點讓步。一次又一次地讓到最後，剩下來的爭點是第二號之中有關「東部內蒙古」條欵和引起世人矚目的第五號。

日圖控制東部內蒙

對於東部內蒙古，日本認為是和東三省南部一樣，而要求允許日本人在該地區有土地所有權、營業權、採礦權、建造鐵路權以及借欵優先權。他基於日俄密約擅自劃定分界綫而將東部內蒙古列入其勢力範圍，所以強迫要求中華民國承認這些條件。但是，這個地區和東三省南部實則大不相同，因為在地理位置上和中華民國的首都北京鄰近，如果允許他國在這裏有侵畧性的權利，則是關聯到中華民國整體安危的大問題，任何人都會看得很明白。正因為如此重要，所以日本更希望能得到這個區域。

通過這些交涉過程，日本弄着各式各樣軟硬兼施的手段。

袁世凱的日本顧問

手段之一，是迎合袁世凱帝制皿為的野心而搔到其癢處的幕後工作。這個工作，有担任袁世凱政治顧問的日本人有賀長雄在幕後大為活躍。

有賀長雄是和當時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聲息相通的人物，平素主張「中國以君主立憲政體為宜」，受袁世凱的重用。

當二十一條交涉一經開始，有賀長堆便突然多次往返於東京與北京之間，他想要穿針引綫做成一筆交易——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相對的日本承認中國由共和變更為君主政體。站在有賀長堆背後，操縱着他的人，當然就是大隈重信。大隈曾在日本報紙上發表談話奉承袁世凱：

「日本為君主國體，中國若實行帝制，則與日本同一國體，日本當然樂為贊助。且袁世凱氏事實上已總攬中國之統治權，改行帝制，尤與事實相合。」

先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際，日本特地考慮取維護清廷的政策，其理由並非是同情日薄西山的滿清皇朝，而是基於其本國為擁戴天皇制，

所以不願意在東亞的一角出現和其政體相反的共和國家，因而希望能維護清廷的國體。現在像中華民國這樣在亞洲最初出現的共和國家，如果能在袁世凱手中，恢復帝制局面，是和日本國策相符合國的。

助長袁世凱野心

『自天津條約之後，滿清的專制與帝國主義的侵略，由對抗而轉為勾結。辛亥以後，軍閥割據，與帝國主義者的關係更進一步……袁世凱的帝制，與日寇的二十一條件，本有交換的意義。大隈重信「贊助中國帝制」的談話，更顯然助長袁世凱的野心，這是我們熟知的一個實例。』（註）

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

國父洞燭奸謀

當時，中國的輿論，一致抨擊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可是，差不多都沒有看清楚隱蔽在背後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帝制野心的勾結。

曾發表支持袁世凱稱帝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袁世凱故作姿態

老奸巨猾袁世凱，本來就有接受日本要求的打算；然而却在交涉過程中向日本提出抗議，表現出像是煞有介事的抗拒姿態。

因此，一般不明瞭內情的人固不待言，甚至連革命黨人也都有誤認袁世凱是「愛國者」的。

就像黃興、李烈鈞、柏文蔚等人，都一時停止了「反袁」行動，通電全國「在袁世凱和日本交涉期間，暫不從事反袁鬥爭。」

又有組成革命團體「歐事研究會」的林虎、熊克武等人，也附和黃興等主張，通電發表使袁世凱聞之駭然的意見如左：

「吾人乃先國家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政苟有成，何分於黨……」

國父號召討袁

可是，唯有國父孫先生則看透了袁世凱的賣國意圖。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的孫先生（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與宋慶齡女士在東京上野精養軒舉行結婚典禮。其後，繼續在日本居留。）乃命令黨部長居正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發出通告，揭發二十一條和袁世凱帝制陰謀勾結關係，號召黨員討袁：

「此次交涉之由來，實由夫己氏（袁世凱）欲稱帝，要求日本政府承認。日本政府欲先得相當之報酬要求，夫己氏隱許諾之，故有條件之提出。詎知所提出之條件，即使中國為朝鮮第二。夫己氏親信之外交部與陸軍部頗不謂然，因有磋商討論之說，交涉一事，始喧傳中外。不然，夫己氏早秘密送却，國人咸被奴於不識不知之中也。……吾黨冀除賣國之蠹，庶幾巨奸授首，……外侮將無自侵入矣！」

當交涉接近結束階段，孫先生復於四月九日以「中日交涉之黑幕」為題，通告中華革命黨各支部，指出袁世凱終將承認二十一條，內容如左：

「袁世凱原與大隈重信友善，故大隈組織內閣（一九一四年四月），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還國（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與大隈商議，求其贊助。二事者何？（一）渠欲稱帝。（二）代平內亂」是也。及日置還國，大隈贊成。然日本元老雖亦希望中國仍為帝國，實存以朝鮮視我之心，而又深惡袁世凱，於是強大隈先提出此次條件（二十一條）。故日置公使於開始交涉之初，面見袁世凱，即申言日本國人皆謂足下係排日者，足下今日欲與日本親近，而求其助，不能不有所表示。足下能將此次二十一條件完全承認，則日本國人皆信足下，而即助足下矣！云云。

「袁世凱本欲承認，而其左右如段祺瑞、湯化龍及外交總長陸徵祥諸人皆大反對。渠不得已，乃有此次抗議。

「然綜觀前後局勢，袁終必承認也。」

日採高壓策略

日本對於袁世凱，一方面使用懷柔手段，一方面則臨之恫嚇高壓的策略。

日置益鑒於袁世凱方面對於第五條不肯接受磋商，乃立即於二月十七日向外相加藤高明報告：「由於關係

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有賀長雄

到將來日本對中國的威信，希望在此際應斷然確立最後的決心」——建議採取強硬手段。但加藤高明在當時却仍以抑制語氣對日置益指示：「在交涉尚未盡到最大力量的階段，即便採取那樣的手段，未免為時尚早。」

▼然此時日本軍部則對於日置益的強硬方針加以支持。派駐在北京日本公使館的陸軍上校坂西利八郎，曾於二月九日以第六號極機密電報向參謀次長明石元二郎建議武力解決問題，電文如左：

「以我方武力發揮實際威脅作用，首先不讓袁世凱多費唇舌，無論其同意與否，相信使其在大致承認我方要求之後，會有必要進行逐條討論；請即決斷施行。」▲

進入三月間，日本政府已經確立了出動武力的決心。

▼加藤高明外相於三月五日電達日置益：「正考慮採取威迫手段，使中國承諾我方提案。」

這個所謂威迫手段，就是利用日軍「滿州駐屯師團」和「山東守備軍」即將在四月底瓜代的調防時機，提前派遣前往兩地接防部隊各一師團，同時則讓交卸防務的原駐師團延緩開拔歸國，藉圖實際增加兵力；另以「北支（華北）駐屯軍」的名義增加兵力一千二百名，進駐北京、天津一帶；此外更向鄭家屯、新民屯等地派兵，以及研討強迫接收吉長鐵路。▲

日本威脅發生作用

接着，日置益公使於三月八日和外交部次長曹汝霖見面表示：

「由於會議拖延，使日本國軍民難再忍耐；倘在幾天內對於各重要條欵沒有滿意承諾，也許會發生不測的麻煩。」這個威脅，果然發生了作用，曹汝霖立即和袁世凱協商之後，當天便要求和日置益見面，轉達了「關於東北問題，在可能範圍內接受日本要求」的決定。

日提最後通牒

日本的所謂出動武力，並非口頭威脅，而是立即見諸實行。

決定對中國出兵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內閣會議正式決定對中國出兵。具體的行動是按照當初計畫，藉口將預定應該在四月底為瓜代之期的駐軍調防提前辦理，出動的兵員達三萬人之多。

此外，更派遣軍艦駛入渤海灣沿岸，和在租借地大連、旅順地區發布戒嚴令，以及開始準備援護日本僑民避難——製造出劍拔弩張緊迫氣氛。

中華民國乃接二連三地向日本提出抗議，要求從緩出兵；同時由於出兵新聞的傳來，刺激了中國民心，在天津、南京、上海……各地都開始表現出排日的活動。

▼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遵奉袁世凱的訓令，於三月二十四日與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晤談，要求延緩出兵。當時，陸宗輿提到「人心動搖」；加藤却反而抓住這個話柄表示：「人心動搖，是由於袁世凱不守秘密，洩露了交涉內容而引起，以致造成在上海等地排日運動的後果。在日本來說，為了保護本國國民而有採取適當措施的必要。」——意在說明出兵行為是正當的。▲

袁世凱對於日本這機的武力威脅，向美國公使芮恩施露了他的心境：

「營營蚊聲，擾我清夢，好在我遝可以活下去。」

接着又表示：

「我將準備對日本的要求作可能的讓步，但對方不應損及中國的獨立；日本的行動，可能逼我採取另一政策。」

直到四月十七日為止，反復進行了二十四次會議，但袁世凱方面唯有對於「東部內蒙古問題」和「第五號」各條不肯接受，交涉陷於停頓。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閨中秋

醒醉自圓鄉井月，客邊能見閏中秋；
良宵取次逢雙十，合與羣公盡一甌！

人月圓

[illegible]
玉兎藥來壽永延，樓臺不夜奏管絃，
[illegible]
桂殿蘭宮景物虔，霓裳羽衣曲相沿，
[illegible]
吟詩一首一萬錢，神來妙用筆如椽，
[illegible]
踞，千山泣杜鵑，逼民就死苦，翻天
地已穿，天命安足論，無吾問山川，
[illegible]
嫦娥登殿上，太陰勢盛正當權，
陰差陽錯由邪氣，天地乾坤不有偏，
萬國河山多風雨，難能千里共嬋娟，
今夕何年叩天闕，月球奚敘何須研，
[illegible]
故國不堪回首望，中秋今夜為誰圓，
[illegible]
翠華顛，東方紅沒災星殞，獨上江樓
[illegible]

秋[illegible]

[illegible]
為菊重編彪眼籬（方 岳）
茶烟活火添香灶（王彥泓）
[illegible]（倪 瓚）
歸來分得則中趣（蘇 軾）
[illegible]我來把盞賞芳。

[illegible]二徑清陰 夕陽。

前題

[illegible]
文字無聊原有債。再來馮婦又塗鴉。

秋[illegible]

[illegible]
長城肅殺應天時。倚竹圖成彼美思。
[illegible]
北雁驚寒百萬哀。倘留籬下見黃臺。
[illegible]
大紫大紅搖落後。滿江秋草仰君姿。
[illegible]
天涯遙望惟牛女。鐵幕銀河未解圍。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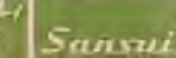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70

評中共粉碎所謂四人幫陰謀

江青與西施

十年一覺文革夢

華國鋒揭開長期鬥爭序幕

北平「修」亦亂「不修」亦亂

由世界日報·自由人·到一世新

尊重學術文化的獨立領域

中國黨史上從沒有溫和派



「雌老虎皮甩掉，原來是隻落水狗！」

嚴以敬作

NO. 47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月廿八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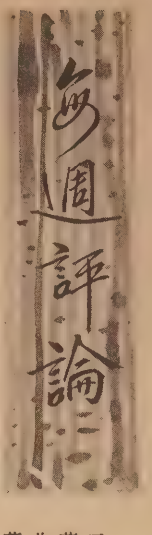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illegible]興記
香港[illegible]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illegible]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illegible]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五八七六、五七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illegible]郵費[illegible]

本期目要

評中共粉碎所謂四人幫陰謀……每周評論 1
全力打擊「八百壯士」在港上映……萬人傑 2
[illegible]「影評家」大費氣力
十年一覺文革夢……林定 6
華國鋒揭開長期鬥爭序幕……曹伯一 8
北平「修」亦亂「不修」亦亂……項迺光 9
由北平世界日報、香港自由人[illegible]……[illegible] 10
我如何創[illegible]台北「[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12
[illegible]……余[illegible]人 13
[illegible]……[illegible] 14
[illegible]……[illegible] 16
[illegible]……[illegible] 16
[illegible]……[illegible] 17
[illegible]……[illegible]之 18
江青評傳……陳綏民 24
[illegible]……[illegible] 26
[illegible]……[illegible] 28
中國抗戰實錄……經產新聞 30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評中共粉碎所謂四人幫陰謀

十月二十二日中共「新華社」報導：北平一百五十萬人於二十一日集會遊行，慶祝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並歡呼「一舉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這是毛死後的四十二天，他的「愛人」竟成了反黨的「四人幫」的一份子。事情變化眞快，快得有點令人驚奇。

十月八日北平方面作出兩項決定，一是爲毛建立「紀念堂」，一爲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十月十日北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又聯合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對「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大加撻伐，十二日淸晨傳出，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被捕的消息。事後估計：江青等人可能是在十月七日被華國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網而打盡的。爲了表示毛是毛、江是江，所以翌（八）日及時發表了爲毛建「紀念堂」等兩項決定。

毛屍骨未寒，他的遺孀江青和侄兒毛遠新被他的親信華國鋒所逮捕，相信毛、江的親生女兒李敏、李訥也難討公道已經失去自由，這事實上等於是對老毛鞭屍。因爲毛、江並未離婚，加上又生過孩子，所以，狡猾的華國鋒企圖用爲毛建「紀念堂」和出版「毛選集」、「毛全集」的手法表示：他們仍奉毛爲「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所要打擊的只是江青等人。實際上不僅形成鞭毛屍，且等於是讓擺在水晶棺中的老毛「死現世」。

不管如何掩飾，都難掩蓋「吃碗面翻碗底」的華某等人的卑鄙，無恥和用心之兇險與狠毒。

毛因「愛人」江青的失勢已等於受鞭屍，所以，所謂「毛澤東思想」和他所遺留的甚麼「路綫」和「政策」，絕不會維持太久。目前係因華國鋒一伙拿不出一套東西來，所以才暫時利用死人毛澤東過橋。至於華國鋒這個讀悼詞點口水的土包子，其爲人係屬「扮猪吃老虎」那種面似忠厚而居心險惡的壞蛋。雖然毛對不起所有的中國人，但却對華某天高地厚，華之有今日可以說完全是老毛利用非法手段把他一手提拔上來的。旣這樣，華國鋒一手幹掉了江青，無論如何也說不下去。當然有可能華國鋒「叛變」後，已成了所謂「穩健派」和槍桿子集團的傀儡，毛死後他已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

從毛死江垮華升官的過程看，一部「赤色官場現形記」並不比過去中國歷代官場中的那些爭名奪利，傾軋陷害等等下流無恥行徑爲遜色，人們所能瞭解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在共產黨人的官場中，「權力就是眞理」，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甚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路綫」、「政策」等等統統成了當權份子咀裏唸的嚇人的口頭禪，手中運用的整人的工具。

毛死屍還未正式處理就爆發了江青等「四人幫」事件，這對自由世界特別是對某些墮子眞是最好的一課。以香港的一小撮富家子弟所攪的以「認識祖國」爲目前的「中國週」來說吧：你們所要「認識」的「祖國」，毛澤東有生之年，如就人論事還算有可「認識」的地方，那就是只看毛不斷地誅除異已和喊出希奇古怪的口號，同時在所謂「政策」方面，時左時右搖擺不定；有兩點倒是老毛從來「堅持不變」的，一爲對老百姓採取高壓手段，動輒逮捕，判刑，送往勞改場勞改或屠殺；一爲視工農大衆如牛馬、奴隸，在「集體化」、「幹社會主義」和甚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口號下，工人農民只能多幹而不能多得。

然則隨着毛死江青「四人幫」的垮台，他們的「左」的路綫已受到抵制，所謂「不斷革命論」亦將被揚棄，代之而起的該是「溫和路綫」了吧？其實，這完全是夢想。試看華國鋒在毛江敵對集團支持下火併江青一伙手段之速、之狠、之辣、之絕，就可知他非「穩健」而「溫和」之人。文章寫到此到想起兩位耍筆桿的「同業」。一是不久前還在捧江青的韓素音，一爲周恩來死後突然站在毛江一邊「左得要命」的田寄。可愛的女士和先生，現在應該捧華國鋒了吧？但請小心，早日留有餘地，因爲華的政治命運肯定不會挺過半年。

全力打擊「八百壯士」在港上映
左派走卒「影評家」大賣氣力

萬人傑

中影挾雷霆萬鈞之勢，在港推出抗戰片「八百壯士」。香港左派鑒於「英烈千秋」「梅花」等片深受愛國僑胞喜愛，都在香港創下很高的賣座紀錄，因此在「八百壯士」剛上映的時候，即發動他們潛伏自由報章的所謂「影評家」，吹毛求疵，以期達到打擊「八百壯士」目的。可是觀衆眼睛是雪亮的，好片自必有人欣賞，因此「八百壯士」在港成績不錯，尤獲一般自由人士好評。左派可謂心勞日拙，枉作小人。徒讓那幾個左派走卒的所謂「影評家」揭開畫皮，爲社會人士看清他們的眞面目而已。

一報兩刊・影評反調

最近有超過二十位讀者寫信給老萬，表示憤憤不平。他們在看過「八百壯士」後，都覺得這是一部使中國人感到光榮的影片，不論意識上、製作上、主題上，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影片。除非不是中國人，如果仍然有點民族的意識，身體內仍然流着中國的血液，不該對這部影片吹毛求疵，諸多挑剔，強加非議。

可是，星島日報、星晚周刊和娛樂一週的幾位「影評家」，對這部片子，作出一系列互相呼應的惡評，使人一看便知是有計劃的行動。他們不解的是：不管這家報紙和兩份附屬刊物掛中華民國招牌抑或掛「中華人民共和國」招牌，只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對發揚民族正氣的一部電影，小的瑕疵，不足爲病，若認爲是正氣磅礴的影片，應當加以鼓勵。

暫時擱置・兩個原因

除了一報兩刊及媚共的明報外，香港大部分報紙對這部影片一致好評，其中不少平時很有信用，以不偏不倚，不受收買出名，確立了他們的信用如紅綠日報、成報、東方日報等，都認爲它是中國人値得驕傲的影片，其製作之認眞，超越荷里活。爲什麼單獨是星島一報兩刊予以有計劃的評擊？讀者要老萬解答這個他們疑惑的問題。老萬把這問題一擱便擱了一個星期。原因有二：其一因爲老萬目前尙在星島打工，寫這些東西的人，來龍去脈，老萬當然早已知道。但自知筆下一向直言，照實寫出，會使我的同事很尷尬；要老萬說半吞半吐，含糊其詞，事實上辦不到。下筆前，先要考慮清楚；其二老萬要看過這部片子，才作答覆，比較中肯。雖然萬人日報一羣小伙子看完回來，都津津樂道，一致好評。不過對於電影，老萬從來只信自己的眼睛，仍希望自己看過，才發表意見。

何許人也・起清字容

剛好碰到江青被捕及無綫電視餘波，忙得連吃飯拉矢都沒充分時間，因此一直無法抽空看片長十五大本的「八百壯士」，拖到該片已「進入第二週」多時，覺得有「失諸交臂」的危險，延到今天，才作出決定——必須給這羣疑惑的讀者一個答覆。

在星島日報及娛樂一週、星晚周刊上評及「八百壯士」的，有「胡珊」、「江上舟」、「斯」幾個人。這都是他們的筆名，胡珊眞名胡雪原，是星島日報記者高瑞武的妻子；江上舟的眞名叫周偉，編邵氏的「香港影畫」，胡雪原打過他的工，有此關係，他們立場一致。至於在星晚周刊寫影評的「斯」，老萬尙未知其來歷。要查很容易，反正星晚周刊的主編人馮翊之就坐在老萬旁邊，如果不是因爲他在休假期間，一問便知。

一對夫妻・兩種作風

高瑞武這名字大家應當熟悉，兩年前他應邀隨團訪問了中國大陸，回來照實報導，在娛樂一週連載了大陸之行的經過，有好講好，有壞講壞，受到本港左派報紙環攻。作爲一個有良知的新聞記者，高瑞武的幾篇遊記，大獲好評。

如果說，星娛影評的胡珊是他太太，老萬聞悉之下，頗爲錯愕。雖然，丈夫與太太未必具有同樣的氣質，不過夫唱婦隨的情形較普遍。這一對年青的新聞工作者，政治方向與及民族良知却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早作部署・迎頭痛擊

以老萬所知，鑒於「英烈千秋」「梅花」在香港上影時的轟動，左派雖出動許多樣板戰事片來打對台，結果都慘淡收場。在相形見拙之下，草草割韮，或在小貓三四隻的情形下死拙。

新聞以外

因此，在獲悉「八百壯士」要在港上畫時，老早部署好迎擊陣地，要給「八百壯士」來個迎頭痛擊，把它打窒。透過潛伏「右派」報紙內的打手，一聲令下，萬槍齊發，目標一致指向「八百壯士」。當然左派報紙，更是全力進攻，新晚報用半版編幅來毒罵。

不過，「八百壯士」究竟是一部哄動的影片，看的人很多，口碑至爲重要，看過的人都說好，你的影評說它不好，只會引起看過影片的人反感，得到反效果，以後，誰也不會相信你的影評，像對一些「馬評家」的評馬一樣，專買他說「可以不理」的馬，結果往往大贏特贏。他評不好的影片，才値得看，這樣的影評，會成爲大笑話。

別懷目的・不可告人

如果讀者稍爲注意，便知這一報兩刊的影評有濃厚色彩，大陸樣板電影，經常被選作評介對象，這情形一如狄娜主持的「蒙太奇」一樣，說穿了，整個節目是爲了捧共產影片而設，影評之對樣板電影，百讚而無一彈，正如狄娜介紹大陸片，全無一部壞片。

當然，批評電影是見仁見智，問題是從那一個角度看，不是中國人拍的影片就不許彈，但如果懷有不可告人目的，專向小地方挑剔，實在太可鄙。

老萬認爲，電影批評雖有不同看法，但報刊各有立場不同，一家奉中華民國正朔的報紙不能和一家正統左報同一鼻孔出氣，互相唱和。同時，除非得到主編人的同意，否則也難以登出與事實不符、與立場不符的影評。

明乎此，寫信向老萬查詢的讀者便可明白，星島一報兩刊對「八百壯士」不讚而彈，理由在此，他們是筆不由己。

粗濫充斥・益見可貴

爲了了解星島一報兩刊對「八百壯士」的批評是否公正，老萬抽出時間，完完整整看了一場，不但看，而且特別留心看。在製作、意識、表演各方面，大體說，稱得是上乘之作。

當然，它還不能說是十全十美的影片，但在粗濫之作泛濫市場，大家拚命追逐色情的風氣中，這樣的作品，尤其使人感到難得。

要找出它的缺點，老萬個人覺得戰爭場面有太多重複鏡頭，有時從幾個不同角度拍的片段，四五遍出現銀幕。龐大的戰爭場面，花了很多金錢、時間、人力拍下來，成籠心血，導演當然捨不得浪費這些膠片，因此用了又用，一吋也捨不得犧牲。全部片子節奏快速可喜，一到戰爭場面，便使觀眾有看膩了的感覺；尤其撤出四行倉庫的時候，拖得太長，反把緊張空氣鬆弛了，因此，很多報紙影評認爲它文場戲比武場戲好，老萬也同意這批評，不過，許多中國導演缺乏戰場經驗，又沒聘用這類專才作顧問，拍起戰爭片來，對戰場的處理，就不像外國片導演處理得那麼有條不紊。在中國戰事片來說，拍出這樣的水準，已是難能可貴了，多拍幾部，有了經驗，要趕上荷里活，並不困難。

真人真事・真摯感人

本片最成功的地方，是使人看了熱血沸騰，激起觀眾的愛國心。四行倉庫升起國旗，觀眾掌聲雷動，足見該片能牢牢握住觀眾的情緒。不過，日機掃射，死人太多，雖表揚國軍爲了保持這面國旗的飄揚，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却也收到反效果。觀眾會覺得這面國旗害死許多壯士，護旗死人，應適可而止，減少一半鏡頭便差不多了。

「八百壯士」是根據眞人眞事拍的，雖然要忠於事實，但要使它成爲一部動人的片子，必須加強戲劇性，在這方面，丁善璽處理「八百壯士」是成功的，他盡量注入天倫之愛，同袍之愛，使得觀眾深受感動而下淚。

抗戰歌聲・令人鼓舞

老萬身歷八年抗戰，這一首「八百壯士」的主題曲「中國不會亡」（現已改名「中國一定強」）當年已唱到滾瓜爛熟，的確是一首很好的抗戰歌曲。本片一開始時就該以此雄壯歌聲爲序幕；前半段只用爲背景音樂，後半部才有合唱，未能充份利用這首好歌。同時，合唱的部分，並不成功，比起抗戰時候來港演唱的合唱團（似乎是救亡合唱團）差得太遠，當年在娛樂戲院演唱，老萬百聽不厭。在大後方更經常聽到水準很高的合唱，確能收震奮人心之效。本片多用抗戰歌曲做配樂，一定可增強其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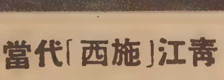


如此影評・豈有此理

江青與西施



江青垮台消息傳出後，在海外不論左右中皆感歡欣，筆者對此事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覺得江青爲人如何，且置不論，但江青確實爲我國家立了大功，其一生經歷，有類於春秋時代的西施，而困難尙且過之，茲就此一問題提出與本刊朋友商酌，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鳴，重新檢討我們對江青的態度，此文本已發表部份，茲重加修正以就正讀者。



當代「西施」江青

西施亡吳這一段歷史，中國人都知道，根據傳說，吳國之亡，主要亡在西施，相信在吳國亡後，吳人之痛恨西施，深入肺腑，人人欲得之而甘心。

但是，我們要提出研究的是，越人恨不恨西施，此事未見古書記載，但也可以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是越人，我們恨不恨西施，相信不僅不恨，要一致贊揚西施，在其生前，可能要授與勳章，當其死後更要豎立銅像，年年寒食，香花十萬祭西施，這不是說笑話，也不是幻想，而是實際情況如此。

江青的爲人自不能與西施比，但是，她對亡毛所出的力更大於西施，所處環境更難於西施，我們如果以臥薪嘗胆的越人自居，有甚麼理由跟着吳人罵西施。

今天在鐵幕以外的中國人，除去共幫僱傭的人不算，大體應分爲兩個主流，一派是堅持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無論歷何等艱難險阻，誓必光復河山，解救同胞。

一派是所謂中立派，他們在海外席豐履厚，已成資產階級，不必說要他們隨軍打回大陸，就算是光復大陸之後，他們也不一定肯回去再作中國人，他們可以作美國人、作日本人、作新加坡人，因此，他們對呻吟在飢寒暴政下的七億同胞，正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完全無動於中。前一派人自然希望大陸亂，大陸羣酋賊殺賊，正如毛澤東說的天下大亂，越亂越好，亂到遍地烽火，處處出現了義軍，爲我們復國創造最佳的機運。

後一派人則唯恐大陸亂，因爲共區一亂就牽涉到香港，馬上股票房地產一齊跌價，他們經濟上就受到損失。甚至亂到不能住，要跑去美國、瑞士、新加坡，雖然那邊也有事業，到底賺錢沒有香港容易。因此，他們怕大陸亂，也恨製造動亂的江青，江青一被捕，他們與此地左派頭頭感覺相同，恍如烏龜卸掉身上的石碑。我們目前先要弄清楚自己屬於那一派人，再說如何對待江青。

自由人士痛罵江青，集中兩點：一、江青出身不正，私生活糜爛。二、江青掀起文革，組織紅衞兵，鬧得天翻地覆。

第一項：不必談，因爲江青那種出身，在那個時代，私生活之一塌胡塗，實在是平常的事，想在那一行業中找貞女，眞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所以江青私生活如何，本不值一提，許多人偏愛以此作爲江青的罪狀，尤以右派作家爲甚，此乃不可解之事。

第二項：江青攪起文革，組織紅衞兵，毀壞了許多珍貴文物，也害了許多善良的人，這都是江青的罪過，但若認眞研究，江青文革的目標，實在是那一批大頭目，降及於全體共幹，受紅衞兵荼毒最甚的是共幫大小頭目，善良人民久已無產，也不怕抄家，倒是共幹都成了有產階級，眞正受害的是共幹，摧毀的是共幫大小組織。

中國人民受毛澤東之害，到文革時，經歷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到「三面紅旗」，引起了一九六〇年的飢餓大逃亡，中國人生機已盡。所以到了毛澤東與江青搞文革，目標完全對付共幹，人民在文革受到傷害，只能說是流彈所中，因爲毛江的目標實在不是對付人民。

中華民國復興的機運，實在肇始於文革。毛幫在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大」，選出政治局六名常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總書記鄧小平，至一九五八年召開八大二次會議，補選林彪為副主席，此七名渠魁，便是奴役大陸七億同胞的最高掌權者。此七人搭配，相當平均，可以看出周恩來主政，陳雲輔之，劉少奇主黨，鄧小平輔之，軍事方面以朱德作號召，由林彪主之。毛澤東居上總攬全局。

毛澤東死，劉少奇繼之，鄧小平又繼劉，周恩來死，陳雲繼之，再下陳毅，李先念亦可循序而上，朱德死，林彪繼之，而由羅瑞卿繼林彪。

就這一項人事安排，可使毛幫傳三世而不亂，加之有兩千萬黨員，受到北平方面嚴密控制，每一命令可貫徹至低層，以之控制奴役七億多同胞，實在沒有活動餘地。

雖然，我們認定共產黨遲早必亡，但也不能肯定其滅亡時間，元人尙統治中國八十九年，毛幫一羣頭目到底是中國人，控制中國人的辦法高於成吉思汗，黨員人數又多過蒙古人十倍，何時能予以消滅，任何人都看不出。誰知就在這時冒出了江青，在潛伏二十七年之後，一鳴驚人，砸爛了毛幫這個鐵桶似的圈子。

共幫七個一級大頭目，直接間接都毀在她手上，直接被整死的是劉少奇與林彪，也是七人中最重要的兩人，被折磨死的朱德與周恩來，鬥垮了的是鄧小平與陳雲，毛澤東雖非江青謀害，却被江青整得眾叛親離。江青不但毀了共幫一級頭目，也毀了二級頭目，如彭、羅、陸、楊，軍中的蕭華、楊成武、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還有「國務院」一些「部長」，由於二級頭目芟夷淨盡，到今天眞眞發生了接班問題，人事方面的青黃不接，使毛澤東不得不提拔一個連三級頭目地位都不到的華國鋒，付以黨政全權。毛澤東這一步棋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為除華國鋒之外，已找不到一個合乎條件的「接班人」。

友人畢松年前就說華國鋒長相似馬倫可夫，也有朋友認為毛澤東此舉類似秦始皇死後天下落於胡亥之手。但若認眞研究，華國鋒地位既不如馬倫可夫，更不如胡亥。

馬倫可夫在蘇共主席團（卽毛幫政治局）資歷雖較差，但在史達林生前卽為西方觀察家推許為最可能繼承人，到了蘇共十九屆大會，一向由史達林作的政治報告改由馬倫可夫代替，等於向蘇共全黨，蘇俄全國宣佈了馬倫可夫繼承人的地位，所以史達林死後，馬倫可夫一夜之間全部繼承人的地位，而未有絲毫爭執。至於以後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聯合推倒，是由於內部權力鬥爭失敗。並不是由於馬倫可夫不孚重望。

至於胡亥是始皇之子，在當時的情況，扶蘇已死，他便是合法繼承人，秦代之亡，原因甚多，但決與胡亥之繼承無關。

馬倫可夫被推倒，布、赫聯合執政，以後赫魯曉夫將布爾加寧趕下台，總攬黨權全權，前後達十年，到了赫魯曉夫被趕下台，出現了目前的三頭執政，這批人才具如何且不論，但都是主席團老幹部，猶如打籃球，一個人把球拋出去，自有人接任。今天華國鋒再倒了誰接這個球。

江青不但毀了毛幫二級幹部，還徹底砸爛了各級的組織。文革時，從省級到農村，大小頭目被紅衛兵趕得雞飛狗走，省市級被鬥死的第一書記有雲南閻紅彥，天津萬曉塘，被鬥垮的幾及全體，文革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支持到文革後的，只有河北的劉子厚，河南的劉建勛。

至於縣以下情況則無法統計，但這次眞正的問題尙不在於整死、鬥垮了各級毛幹，而是在心理上摧毀了這批毛幹的向心力，破壞了共幫五十年來對各級幹部的統御力，使整個組織癱瘓，以後雖然重新組成，但幹部精神已渙散了。

江青這次所以敗得這麼慘，是由於失盡人心，只看愈是大家認為她的根據地，反她也反得愈激烈，如上海及北平的北大，清華兩大學，何以會如此，實在由於江青對共幹荼毒過甚，十年來一切行動使人人怕也使人人恨，一旦有機會推倒她，自然也就不分老中青，羣起而攻，只就這一點，可以看出江青對反共幫為害之大，自從共幫在一九二一年正式宣告成立以來，歷時五十五年，尙未有一個人對共幫所給予的打擊，是如此的嚴重。我們雖然不必像毛澤東混蛋所說的「敵人擁護的我們一定反對」，但敵人（共幫）如此痛恨的人，應該不是我們的敵人吧！

江青雖然倒了，相信這一倒也不能再起，但是江青却為共幫散佈了癌細胞，使中共政權染了不治之症。

第一項是江青有計劃除掉了共幫的第二代與第三代，使共幫後繼無人，不得不揀出一個決不可能接班的華國鋒來接班。

第二項是徹底推毀了共幫的組織，文革之後的共幫基層組織，與文革前完全不同，所有負責共幹皆如驚弓之鳥，人人都不知將來會有何種變化，自不敢放手為惡，尤其沿海一帶，共幫基層組織皆已有名無實，不僅人人皆畏首畏尾，而且也都相信「那一天」很快就會來到，共幹心理防綫已告崩潰。

第三項是江青助長了共軍頭目的割據，文革前，雖然地方軍事頭目漸有尾大不掉之勢，但毛澤東若下令任免調動，尙無人敢公然反抗。在文革之初，毛澤東也怕助長了軍人割據勢力，所以再三說明不要軍人介入，到後來實在由於紅衛兵越鬧越大，地方共幹反抗力量也愈強，非求助於軍人不可，於是准許軍人介入文革，這以來大權便全入於有槍桿子的軍人之手，直到毛澤東死，都沒有辦法改變現狀，情況有類於袁世凱的晚年，今天的華國鋒絕對趕不上袁死後的段祺瑞，要想扭轉此一軍人割據形勢，是斷乎作不到了。

其他因素尙多，但此三條已使中共政權無藥可治，而這種情況，在海外的反共人士絕對無法造成。

西施沼吳是有所為而去，江青嫁毛是無所為而往，兩人動機不同，品格亦不侔，但兩人都經過了漫長的時間，江青時間更長西施一倍。所達到的目的則同，但西施沼吳，只是報越國敗亡之恥，於人民生活並無裨益，江青亡毛，是推毀了歷史上最大的邪惡組織，為我政府光復河山解救同胞造成了有利的形勢，這筆賬，後代歷史家一定要與以公平的估計。

十年一覺文革夢

林定

毛澤東死後不足一月，北平政局便驟然劇變，大大出乎世人之料。當年中共在北平開府，不出一載，席捲整個大陸，葉劍英頴說：想不到這麼快，眞眞出乎意料之外。如今葉老頭又再可照說一次，文革眞是完得太快了。

毛澤東屍骨未寒，遺孀江青，毛家唯一傳宗接代人毛遠新，女婿姚文元，生前苦心孤旨培植的所謂「老中青三結合」接班人王洪文、張春橋，統統變成階下囚，毛澤東泉下有知，定然捶胸頓足，死不瞑目。

毛澤東生平熟讀紅樓夢，斷不會想到身後毛家慘變，也跟賈府抄家一樣。在賈府「鮮花着錦」之盛時，宮中的大小太監，不時來賈府走動，變着些法兒得過不少好處，而當賈府查抄時，竟無一個出來替賈府說句好話。那些大小官吏，三妾四友，也無不如此。賈府盛勢時，他們極盡攀附，拍馬奉承能事，一旦事發，即使他們正在賈府裏飲酒作樂，也恨不得馬上躲開去。一聽說不關他們的事，就抹抹咀唇「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尤是賈雨村，他從一介落魄寒士，凭藉賈家提携，從金陵應天府尹爬上大司馬，眞是飛黃騰達，官運亨通，但當賈府事發時，眼見賈家大勢已去，爲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怕人說他迴護一家兒」，反過來「狠狠地踢了一脚」，以表白自己與賈府無牽連。這種互相利用，互相傾軋，爾虞我詐的情景，宛若當前毛家沒落的寫照，毛澤東死而有知，也會像賈政一樣，心裏刀攪一般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

此次紅朝政壇遂變，深刻地暴露了北平集團的統治根基，只是建立在某一股權力基礎上，這種以派系爲中心的權力異常脆弱，隨時可以被另一股權力所取代。雖然這些分裂的權力派系，並不擺脫馬列主義支配，毛澤東思想束縛，但在一定程度上，已透露出共產社會必然要走向崩潰滅亡的信息。

北平統治集團狗咬狗骨活劇鬧出後，此間不少人士歡欣若狂，足見他們恨江之深。特別是過去捧周擁鄧之輩，認爲華國鋒是周恩來再世，鄧小平化身，將來必然把大陸回復到文革前面貌，實現周鄧的「四個現代化」計劃，把中國建成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他們的觀念，「穩健派」是注重經濟建設，謀求人民福利；「極左派」只講階級鬥爭，不顧人民死活。其是這是表面現象，共產黨人不論「穩健」「極左」，都是服膺馬列主義，以馬克思的經濟原理來指導社會建設。過去的蘇聯，現在的中國大陸，都是一樣。然而，蘇聯的經濟增長，歷大半世紀的集體經營，至今仍追不上美國，比戰敗而復興的西德日本也不如。儘管近廿年來改走修正路綫，在馬克思經濟原則下，適當地採取資本主義企業管理方式，以圖加速工農業發展，結果經濟仍然不展，人民生活困苦。又如捷克，二次大戰前，原是東北歐先進工業國，一如當年亞洲的日本，具有穩固的工業基礎，可是自上次大戰赤化後，工業發展遠不如北歐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更無可比擬，致使六十年代爆發了舉世聞名的捷克自由化運動。再如西德與東德，同一民族同一國土，但政治制度不同，因而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面貌，一是富足，一是貧乏，導致東德人不斷逃向西德去，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可以說，不論中外，共產主義制度決不會把國家帶上繁榮富強的道路。

至於中國大陸，一般人都認爲倘沒有「文革」動亂，大陸經濟不會弄到這麼糟，也不至攪到民怨沸騰，這固然是事實，文革動亂，一如經歷一場戰爭，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自不待言。但大陸人民經濟生活急驟轉變，由有到無，由窮困到赤貧，並非始自文革動亂，全然由於農業合作化，工商業公營化後所引起的。撇開政治信仰不談，單以經濟觀點而言，共產黨人欲把中國建成富強繁榮的國度，這種主觀願望，無可厚非。可是他們採行的方法絕對錯誤，生吞活剝、原封不動照搬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痞在倫敦斗室裏憑空想出來的經濟原理爲指南，強行地實施在中國的土地上，不但與中國的現實社會脫節，也違背了中國人故有傳統經濟觀念。中共黨人迷信私有生產關係阻碍生產力發展，遂用高壓手段，把大陸私有經濟轉變爲集體經濟，農村土地屬公社所有；城市廠商歸政府經營，徹底消滅個體經濟制度。共產黨人滿以爲生產資料，生產工具一經掌握在「全民」手裏，國民經濟會馬上飛躍向前，結果恰恰適得其反，國民經濟增長緩慢停滯，人民獲得生活資料愈來愈少。咎其原因，主要由於人民缺乏勞動積極性，沒有私有經濟那種忘我幹勁，全心全力投入生產中去。人們認爲，反正勞動成果不是自己所有，何必賣力工作，儘管共黨不斷用空洞的政治思想鼓勵，但必竟敵不過實惠的經濟收益，因此，到處出現怠工，磨洋工的現象。即以農村爲例，公社的農作物生長遠不如自留地的茂盛，牲畜也沒有自飼的肥壯，毛澤東所說的「個體農民的劣根性」，充份表露在集體經濟的生產上。由此可證，生產資料公有的生產關係，毫不適合中國農村的生產力。又如廠礦企業，表面上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實質上絕大部分勞動成果歸黨有所，工人僅得低微工資，且工資遞增不是依循勞動効能，而是接照思想積極性，結果只有少數職業

工人獲得較高待遇。同時，工薪長期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水平上，工人生產積極性普遍下降，工業產量相應減小，加以商品經濟由國家統轄，沒有競爭性，市場蕭條萎縮，故不能刺激工農業再發展。共產黨相信唯物意識，毫不重視人的主觀願望，把人看成機械工具一部分，強硬地使之與集體經濟制度相適應，以致使整個大陸工農業停滯不前。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會相信在本世紀末把中國建成工農業現代化經濟繁榮的國家，除非他們徹底揚棄馬克思經濟原理，廢除集體所有制，恢復自由經濟，又當別論。但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共產黨人不論那一派掌權，他們不會「離經叛道」拋棄馬列主義，也許他們會走上修正道路，給人民帶來一點好處，但決不是解決民生根本途徑。蘇聯已行了廿年修正主義，俄國人仍然貧困，南斯拉夫是徹頭徹尾資本主義加共產主義混合怪物，南斯拉夫人民生活並沒有追上北歐生活水平。華國鋒集團怎麼修正，也不會走南斯拉夫道路，即使改弦易轍，再度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在工農業生產上追上蘇聯，中國人生活也不會好到那裏去。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計劃，原出好意，可惜基於集體經濟基礎上，這便是空想了，華國鋒集團欲實現這種理想，注定是失敗的。

不過，倘若華國鋒集團眞的摒棄了江青集團那套只重鬥爭不重經建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方針，把大陸帶回周鄧的路綫上，無可否認，確實給大陸人民帶來一些好處，起碼不會像過去那樣匱乏。比方，開放自由市場，刺激城鄉貿易；放寬農村自留地限制，給農民較多生活資料；工礦企業以業務爲主，適當地調整工人工資，取消空頭政治，實施物質獎勵；文教部門不以「樣板」掛帥，容許文藝創作描寫中間人物，戲劇藝術上保留民族傳統，大陸人民在不過分的束縛下，加上無可選擇餘地，自會苟安於這種生活現狀。況且，安分守己，本是中國人的獨特民族性，歷史上兩次外族入主中土，中國人倘能忍辱偸生，固然懾於元清的武力鎮壓，但主要還是統治者不過分剝奪人民生存權利，滿清的國祚比元蒙多延續二百年，即是前者比後者能更體察民間疾苦。華國鋒集團大概將也會如此，對人民作有限度的讓步，稍加改善百姓生活，以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

九月九日，當筆者從廣播中聽到毛澤東死亡消息，頓時悲喜交集。喜者，一代瘟君終於見閻王了；悲者，文革集團快要完了。筆者並不是爲暴虐集團的消逝而難過，而是爲延長中國人民的苦難而悲哀。因爲江青集團在實力上不足以跟官僚黨閥集團抗衡，毛澤東一死，江派失去靠山，勢必被實力軍人聯合推倒，大陸的內亂則迅速平息，分裂割據局面不會出現，大陸人民便失去揭竿而起的機會，他們又不知於何日才能解除共產桎梏了。

筆者當時想到的，江青集團將會垮在地方實力軍人手上，但絕不會想到「籠裏雞作反」，江青竟然栽在華國鋒手裏。毛澤東生前曾用鄧小平復出託孤，但毛沒有劉備的器量：「若此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且看透鄧小平並不像孔明，將來必走魏延之路，因此臨終前黜鄧擢華，希望小老鄉能助江青一臂之力。使華國鋒稍具厚道，斷不會在毛屍骨未寒，把寡婦孤兒一網打盡。據最近東京方面消息，北平政變，實由華國鋒搶先下手，打擊江青集團，假若屬實，則華國鋒是一不折不扣的「中山狼」，像這麼一個心狠手辣傢伙，做一個共黨特務猶可，作一個八億人民統治者，實是大陸人民之大不幸。華國鋒這副德行，眞眞使人寒心，跟周恩來朱德相比，差了一大截，又怎能教人把大陸前途寄託在第二代的共產黨人身上！

毛澤東晚年，爲了死後不遭鞭屍，爲了毛思想永流百世，不惜千萬人頭落地，拚了老命也來一次鬼哭神嚎的「文革」運動，除劉鄧，誅林彪，排周鄧，滿以爲把一條長着荆棘的接班棒子削平，交到自己的親信手上，結果落得如斯下場。十年文革，一夜烟消雲散，後世史家爲紅朝撰興亡史，走筆至此，也爲共產黨人的無情無義擲筆三嘆。

華國鋒集團不費吹灰之力，迅即把江青集團攪垮，比匕鬯不驚推翻林彪集團，其眞相更令人難以捉摸。林彪之垮，可說是垮在毛周的聲望與實力之下，而華國鋒聲望及實力，跟毛周相較，固然望塵莫及，江青勢力在毛庇護下，經十年的經營，並不比林彪差勁，可是華國鋒竟能一夜間兵不血刃置江青於死地，倘日後不披露眞相，繼林彪事件，又成爲歷史上一大懸案。

華國鋒拘捕江王張姚毛等人，北京軍區部隊並沒參與行動，「八三四一」部隊及「首都民兵師」毫不反抗，顯見華國鋒早有預謀，利用自己統御的北平公安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抓起軟禁，使他們完全喪失發號施令進行反擊的機會。自華國鋒下殺手鐧至今，政治局成員露面只有李先念、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李先念老官僚，自然反對江青。陳吳雖靠工農樣板起家，但無實權，跟華國鋒沒有權力衝突，可被利用。紀登奎靠文革起家，升遷跟華國鋒類似，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升河北省委書記，中委，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軍區撥位出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這大概是華紀能互相勾結的原因之一。由於紀登奎倒戈，北京部隊不介入奪權之爭，華國鋒消除了後顧之憂，可放心對付「八三四一」及「首都民兵師」了。他們採用「擒賊先擒王」之策，一舉把汪東興、倪志福解除，兩支御林部隊頓失指揮，無所適從，又加以幕後統帥團也變階下囚，眼見大勢已去，只好按兵不動。外傳汪東興倒戈，倘此說屬實，逮捕江王張姚應是「八三四一」，不會落在華的公安軍手裏。又事變前，外傳汪取代華的公安部長職，「八三四一」原職由毛遠新接替，汪毛沒有權力衝突，除非北平公安部是一空架子，才迫使汪倒戈相向。至於外傳陳錫聯在政變中担任重要角色，但至今北平沒有一點陳錫聯動態，相信陳在兩虎相鬥中，採明哲保身態度，置身事外，不然，陳錫聯不會比紀登奎遜色。何以紀登奎能在羅馬尼亞代表團訪平時出而亮相，而陳錫聯反聲名沉寂，實是一大疑問。以筆者的揣測，這次事變，是由華國鋒及紀登奎兩人共同發動，在葉劍英，李先念，劉伯承，陳錫聯，陳永貴等支持或不反對下，整肅江王張姚汪倪毛諸人。共產黨人嘗言，敵人的潰敗，必先由內腐而起，此言不錯，毛江集團歷十年的文革苦鬥，由於內鬨，轉瞬間付諸東流。江青十年一覺文革夢，贏得紅朝叛國名，毛澤東死而有知，只好慨嘆生前有眼無珠了。

華國鋒揭開長

江青一夥被拘禁，華國鋒新職已確定，大體上，毛死後奪權鬥爭的第一回台，已趨明朗。初步奪權鬥爭的這一結果，至少確定了或證明了下述事實：毛發動文革十年來苦心扶植的力量已遭受沉重打擊；毛垂死前選拔的「親信」特務頭子華國鋒，並未如所預期可爲緩衝可作江青集團之掩蔽物；共黨內部強烈反毛力量確屬長期存在，毛狡詐一生，仍未能清除此項反對力量。

政變之發生並非突然，因爲一般均預料毛死後必然會引起奪權之事，這是基本看法；但政變之時機不免猜測不一，多數觀察家判斷可能會有較長期間之集體領導以爲緩衝時期，經過暗爭然後轉化爲明鬥。但距毛之死，爲時僅祇一月，竟然鬥爭明朗化，有較預期畧早之感，足見共黨內部鬥爭激烈，只是強予壓抑而已。

政變已可肯定，今後中國大陸情勢將如何演變，這是一般最爲關切之處。以下是本文關注的幾個重點：

華國鋒時代是否由此開始？可能未必有人作正面的極肯定的推斷。華國鋒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五年間在山西省交城縣任縣委，一九五八年調任湘潭，由此發跡。華之身世也許有若干推測，但在共黨內及軍、政各方面均欠缺強有力實質上淵源是可斷言。

華國鋒之能冒升，是毛澤東修正了去年一月間「四屆人大」後的人事安排構想，而使排名第六之「副總理」，躍過張春橋等升爲「總理」；同時也躍過王洪文而爲黨內「第一副主席」。華無鄧小平之淵源，是冒升原因之一；華實力不強，有賴江青之支持，是冒升原因之二；華在湘潭期間之「表現」，使毛以爲忠實可靠，江青奪權力量未備，需要此類「忠誠」者以爲緩衝，是爲冒升原因之三。集「可靠」、「不強」、「無反江色彩」，使毛於垂危之際選定了華國鋒。但是，却使華與張春橋、王洪文之矛盾產生。而華與官僚集團之淵源不深，本屬顯然。

今日華之倒江，當然有官僚系統爲之支援；而官僚集團之出此，當然具有充分利用意義。是則彼等既可拉華以倒江，又何嘗不可在倒江之後再等機會以倒華？現今華已失却江之助力，形勢孤獨，隨時可以被倒。「華國鋒時代」也許只像一縷輕烟，將迅速地隨風而去。情勢在變動之中，泰國的盲動勢力曾經猖獗一時，曾幾何時，已明顯地有了極大轉變。以力相尅者，不免有另一力尅之，華國鋒局面當然並非定局。江青集團是否就此結束，或者仍有反抗之可能，這是另一有意義問題。江青輩在十年期間曾竭盡全力爭奪羣眾。在毛卵翼下，他們積極從事婦女、工人、青年、民兵之組訓工作，這些組織並非全無基礎。在「老、中、青」三結合策畧下所培養之年輕幹部，未必全無作用。今江系頭頭雖被幽禁，這些年齡上佔優勢之徒，分

北平「修」亦亂

毛澤東死亡之後，國內外專家對大陸情勢的觀勢，大多偏重於中共新的領導中心能否建立與如何建立，和圍繞着接班問題所引起新的權力鬥爭的推測。此類問題自然值得注視，但這却非根本問題。因此，有必要從共黨思想路綫的鬥爭與中共政策進退失據的情況，加以較深入的剖析。

中共「黨的建設」小冊子中，明白說它的歷史就是「兩條路綫的鬥爭史」，亦卽是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乃是伴隨着共黨的發展而俱來，迄無停息。所謂兩條路綫的鬥爭，實質上是披着思想路綫政策外衣的領導權的爭奪，掌握了領導權，纔能決定路綫政策、推行路綫政策與解釋路綫政策。共黨路綫政策嚴重分歧之際，權力鬥爭便呈現激烈，而權力鬥爭激烈之時，亦會促使路綫政策的更加分歧。

基於以上論述，須要印證共黨內近期權力鬥爭的史實，惟限於篇幅，只能採取最濃縮的探討。自一九五九年，由於所謂「三面紅旗」路綫失敗，暴發彭德懷、黃克誠反毛事件，因毛罔顧其事，是非顛倒，於是引起以「三十年代」左翼文人爲主的，大多是中共思想陣綫的當權派，對毛澤東路綫政策口誅筆伐，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爲首的黨政高級幹部，對毛命令陽奉陰違；毛遂陰謀發動「學潮」與「軍變」爲手段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對黨政機構全面爭權；迨軍權膨脹到頂峯時，產生「林彪事件」，迂迴反覆到最近尚無法結束的「批鄧反右」鬥爭，乃是脈絡貫通，以路綫政策爲外衣的權力鬥爭的持續發展。中共則是在這一長期權力鬥爭正在波濤起伏的時候，結束其罪惡的一生。明瞭以上中共近十八年來權力鬥爭的演變，纔能找到源頭，抓住本質，並進而掌握其未來的演變。

關鍵之一，在於馬克思主義的破產，呈現在人間的共產政權，不是幻想中的烏托邦而是最黑暗的苦獄。蘇聯及東歐共黨國家，被迫走所謂「現代修正主義」的路綫，亦卽向右退却的路綫。雖然，「現代修正主義」只是堅冰的些許解凍，只是思想政治與經濟堤防的微小決口，只是緩慢的量變，還遠不能滿足鐵幕內廣大人民要求自由與改善生活的意願，但它却標誌着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形成爲當代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

關鍵之二，在於蘇共二十屆大會對中共的衝擊，和中蘇共逐漸交惡的實質衝突。毛澤東爲了對外抗拒蘇聯，對內應付政敵的挑戰，遂運用融內外鬥爭於一體的一貫伎倆，利用反蘇作爲對外欺騙與對內統治的手段。復以毛澤東個人私利與狂妄野心作祟，昧於現代知識，遂使其企圖獨樹一幟，路綫愈左愈僵，愈僵愈亂，在錯誤路綫與失敗政策下搖擺掙扎，越陷越深。例如世人盡知，全民大煉鋼，生產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形成全面災荒的鬧劇與悲劇，就是愚妄佐證。

佈面極廣，豈全能消除！矛盾顯然存在，今後反撲之暗流，將成共黨內部鬥爭之另一股勢力。

華國鋒之奪權，必在二種壓力之下不得不出此。其一，是在江青集團全力「拒斥」之下；其二，在反江青集團全力「壓迫」之下。這是二股相反的力量，最後迫使華不得不「拉一派打一派」。華之能奪權，必賴軍方支持；江青之終必倒下去，是缺乏足夠的武力為後盾，而華國鋒與軍隊實質淵源不深，同為其致命之處，一時結合並非可靠，故軍隊動向仍是今後大陸情勢演變中可注意的因素。就軍方實力而論，以「紅四方面軍」為基礎，以後發展成為「二野」的徐向前舊部，毛澤東曾拉此派力量以抵制林彪系統，乃為方今之實力派，李先念、鄧小平及許世友等均與之有深厚歷史情誼，此輩之動向，是深可注意。

期鬥爭序幕

曹伯一

其實，我們在注意動態資料之餘，細細想一想這幫人的奪權衝動，實在是極荒唐的事情。中國是誰的中國？中國當是權力的歸屬應該由誰來決定？這幫人有什麼「權利」可以像搶籃球那樣搶奪這一「權力」？而我們身為中國人一份子者應該是國家的主人，却又好像是看球賽的觀眾，竟然在一旁神態悠閒地分析球技、推測勝負！那幫人的胡來固屬無知得可惡，而為中國人者如未提出應有的抗議與權利主張却作觀察家狀如筆者，同樣亦屬可笑。

基本上，我們如此認定：秩序之出現必基於先有共守之制度資為依據；制度之價值衡量與持久性則又必以是否符合全民利益為依歸。準此立論，則：當年史太林死後貝利亞特務奪權，馬林科夫清除之，後又被赫魯曉夫所放逐；今毛死去華國鋒特務奪權，又安知再無被清除之可能？權力轉移如無妥善制度可為遵循，則「實力」即為唯一準據，亂源永遠存在。有制度，如若此制度之實質意義並未為全民利益着想，則此種制度亦必終會被摧毀。如「階級專政」，即為暴虐惡制。

無論江青、華國鋒、鄧小平何人掌權，都不可能徹底解決中國問題，中國問題的徹底解決，那必須是：

（一）中國是全體中國人所有的中國；

（二）中國政府是建立在全民禮基礎之上；

（三）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全民謀求安和樂利的生活。

這樣，必然不會再有「天安門」抗暴事件之重演；這樣，必然不必再有鬥爭之出現；這樣，中國人可以生活在有秩序的社會之中，聚集智慧，共同謀求新的幸福社會。

我們有共同的責任，致力促使中華民族走上幸福的秩序社會。

「不修」亦亂

項廼光

，關鍵之三，在於毛共乖繆，一意孤行，造成眾叛親離，最親信的戰友，政治方面的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軍事方面的彭德懷、林彪、羅瑞卿等，都變成了他的死敵。於是，濫用獨裁的權威，培植了以其妻子江青為核心的所謂「文革派」，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經歷言，有理由認為僅是「毛澤東思想」的「語錄」背誦者，正如瘋狂的教徒背誦咒語一樣的狂熱與無知，他們天天叫喊：「天下大亂」、「世界大戰」、「革命形勢大好」、「階級鬥爭長期進行下去」，事實上不僅昧於世界現代知識，即是對共產主義的理論，也只能機械的背誦簡單教條。

綜合上所論述的背景資料，對中共今後路綫權力鬥爭，政策進退失據的情勢，可以抓到主要綫索並很易容觀察其演變的趨向。

英國報章報導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被捕的報導，雖未經中共證實，但這是絕無疑問的，願就現有的狀況，提出個人的看法：第一，這是一次沒有政變形式的政變，由軍權為主體，結合黨政老幹部，奪取黨的權力；第二，華國鋒在權力鬥爭的激烈關頭，陣前倒戈，出賣了「文革派」，這樣可以暫時的互相利用，就華言換取他個人崇高的地位，就軍隊與黨政老幹部言，可以掩蓋政變的形式，保持所謂接受黨的領導的傳統，也可以對毛的幽靈繼續作有條件與彈性的利用。

如果如上的情況可以肯定，則說明「文革派」在權力鬥爭中已失敗，實際權力逐漸由軍權代替，或是由有軍權支持的黨政老幹部所竄奪。今後，在政策上要慢慢右轉，亦即逐漸走所謂「現代修正主義」路綫，但由於中蘇交惡的現實，毛偶像的作用，不敢採取公然揚棄毛路綫，而是偷偷的變樣使產生了新的鬥爭情勢。由於「文革派」已經在毛培育下成了氣候，有大部份黨權，全部的「文權」，除「解放軍報」外掌握所有的宣傳工具，控制民兵與羣眾組織，在縣級幹部或縣級以下的幹部下，佔有很高比重，可能由權力鬥爭引起社會動亂，陷大陸於大恐怖之中。

所以，今後中共政治路綫上是「修」亦亂「不修」亦亂的局面，是無可救藥的痛症。作者認為「修正」主義雖然形成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雖然是共產主義運動趨於潰敗的一種途徑，但它却未必能適合於中國大陸。其一是毛毒素已深，「文革派」的實際利害已經和毛的幽靈相結合；其二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反共復國基地的壯大與發展，隨時可以推動與支援大陸反共革命運動的擴大；其三是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有着光輝的反抗暴政的傳統。因此，左的政策固然會直接刺激更大的反抗，即或一時權宜被迫所謂走「現代修正主義」的路綫，也會由於中共權力鬥爭的激烈，引起反共革命運動高潮的到來。

由北平世界日報・香港自由人

到

我如何創辦台北「世新」

成舍我

回憶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創校的最初幾年，每天我迎着早晨的太陽，由所住的信義路麗水街，坐三輪車來溝子口，就走了一個多小時，那時公共汽車非常少，沒有計程車，羅斯福路四段，仍在所謂比萬里長城還難修的情況下，沒有完成，滿地泥濘，北新公路，尚未興修，到處高低不平。溝子口沒有電話通市區，有時每天要上下午各跑一次，如此直到羅斯福路四段及北新公路完成，才慢慢增加了公路車，接着又有了自動電話及計程車，以迄木柵鄉之改為木柵區，成了大台北市的一部份，溝子口與台北的交通才進入現代化，而我每天到校也就節省了不少時間。

我於四十一年交卸了香港自由人半週刊工作，移家台灣。以前我在大陸創辦了好幾份報紙，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當共黨沒收我辦的北平世界日報時，京滬一帶人心已很動搖，許多人紛向共黨靠攏。共黨進入北平，把所有報館都封了，祗有世界日報仍勒令繼續出版，那時我正在上海，前後接到好多北平到上海的電報，尤其還提到幾個以前在世界日報工作及在北平新專畢業學生的名字，他們已在黨方，官居高位，都向我問候。某一天竟一連有兩通電報，催我回去，說世界日報，仍可繼續辦下去。我祗是覺得好笑，想這樣騙我，我怎會上當。那時，在上海一些親共的新聞界朋友都說：你的報紙大家都知道是獨立的，沒有受過國民黨任何補助，怎麼不回去辦呢？我說，我不須回去，我要反共，縱使有無法計算的巨額財產，我也願意犧牲。新民報的陳銘德夫婦還說，共產黨不許國民黨黨報存在，難道私人辦報在接受共黨管制不反對共黨，也不許存在？我說：你相信他們，你就回去好了？

共黨封閉世界日報時還特別發了一個廣播（其他報社被封，從不發廣播），共黨說：「世界日報一向偽裝獨立，實際上是國民黨CC，是幫兇，該報一向號召人民擁護國民黨的反革命內戰，軍事管制委員會為了剝奪反革命份子的言論出版自由，而保障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對如此幫兇的反革命報紙，不得不下令封閉。」此一共黨廣播，同年二月廿七日上海各大報館均予刊登。我看後，立即寫了一篇回答共黨的廣播，託中央社播出。我說：中共可封閉我北平的世界日報，但無法封閉我反共到底的決心，天地之大，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再辦報，再反共。我又說：我在大陸的報紙，雖然被中共摧毀，但無法摧毀我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抵抗暴力的意志。廣播發出後，上海各報，我分別託請朋友，也多於三月一日刊出，有的朋友都勸我：現在共產黨勢力這樣大，何必跟他針鋒相對，而變成仇敵？我只好謝謝他們的關切。其後，邵力子等代表李宗仁，到北平談和，回到南京，邵告訴我：共黨的確準備讓你的報紙繼續存在，你不回來，而且又發了那篇罵他們的廣播，看來，你是無法再回北平了。我笑着說：那就等着跟政府軍打回去。

大陸全部淪陷以後，我為貫澈「天地之大，隨時隨地均可以辦報反共」的誓言，就與當時同在香港旅居的王雲五、左舜生、程滄波、劉百閔諸先生發起出版「自由人」。香港雖然沒有「報禁」，但倉卒之間，要辦一張日報，財力、人力均不容易，所以我們決定將自由人作為半週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當時香港到處，已佈滿共黨爪牙，並且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恐嚇、毆打，甚至暗殺反共人士，許多寫反共文章的朋友，多不敢用真實姓名，我們相約，「自由人」刊出的反共文章，一定「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堂堂正正，簽署自己的名字。大家即推我主持社務，並担任總編輯。如此出版兩年，有相當銷路，也發生了相當影响，但因為同人多數離港赴台，我也於四十一年，定居台灣，「自由人」交留港同人負責，惟終以種種困難，不久即停刊結束。

我到台灣以後，即準備在台恢復世界日報，惟此時台灣已有了所謂「報禁」，為節省紙張油墨，不許有新報出版，如果要辦，只有購買現有一家業務不佳，計劃出頂的報紙，改變登記，更換報名，也有不少熱心朋友，為我介紹，但我認為辦報，尤其此時辦報，主要為反共，而非如我過去為開創自己的新聞事業，這是一件何等光明正大的事，既然國家不需要我辦報，又何必鬼鬼祟祟去頂替別人的招牌？我婉謝了這些朋友的好意，四十一年到四十

四年，這幾年中，我就斷絕了辦報念頭，一面教書，一面寫點評論或專欄之類的文章。

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我在新生報寫了一篇「需要卅一萬名新聞部回大陸」的專論，強調新聞教育的重要，許多新聞界、教育界的朋友，看了多勸我，既然你相信辦一個新聞學校，訓練反共新聞幹部，倡導新聞自由，比僅僅辦一張反共報紙，功效更大，那麼，你何不率性辦一所新聞學校？我對於這一建議，再三研考，我最顧慮的，是那時我已快近六十歲，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雖然我無法等待百年，但要看到一所學校，稍具規模，起碼得有廿年以上的勁力；我能否再活廿年？鼓勵我的朋友，尤其程滄波先生，他這樣說，馬相伯先生，在滿清末年，創辦震旦大學及復旦大學，都是在他六十歲左右，他還能眼見他的學生于右任及其他高足，助業彪炳，事業成功。那麼，安知你不能有他那樣的運命。即使萬一中途不幸，只要這個學校，有了好的開始，許多朋友，也會幫你繼續辦下去。世界新聞學校就是在如此熱情鼓勵下，開始籌辦的。

有了校址，立了案，但最大也最先的另一件事還是如何籌措經費。雖然，我在大陸，創辦了幾份報紙，業務發達，薄於資產，但經過日寇、共黨兩度摧毀沒收，早已全部丟光，此時創辦學校，即使初步只是一所高、初級職業學校，除了地皮，至少也仍需二三百萬，才可動手。許多朋友專家學者，熱心支持，並同意參加發起，他們却大半均一介書生，赤手空拳，在新聞界、教育界服務。此外幾位公務員，也都畢生廉潔，家無餘財。談到經費，大家都深深感到力不從心。記得四十四年我們召開第一次發起人會議，由已故于右任先生主席，我提出創校計劃及經費預算，最低限度，開學前必須籌足兩百萬元，以後經常費尚不在內。朋友中有人半開玩笑說，你辦了幾十年報，沒有一個報不辦得有聲有色，尤其業務方面，均年有鉅額盈餘，相信你辦學校，也不會沒有辦法。雖那時私立學校，還沒有所謂「財團法人」，更沒有私立學校法，但我卽曾鄭重指出，辦報紙與辦學校，雖然同是極爲重要的文化事業，其基本出發點，却恰巧相反。近代報紙，是自由經濟下大規模營利事業之一，賺錢越多，越顯得報紙辦得成功。學校則不然，不能以營利爲目的，公立學校，固然全部支出，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負担，政府支付的經費越多，辦得越好。私立學校，則全靠私人捐助，捐助目的，只是興學，不是謀利。捐來的錢越多，學校才能辦得越好。換一句話說，就是辦私立學校，要賠錢越多，才越算辦得成功。經一再研商結果，決定分別尋找所熟識而有錢的朋友，舉行勸募。

我非常感激這些參加發起的朋友，他們都盡了最大勁力。若干工商界人士，接受了我和這些朋友的請求，由幾百元至幾萬元，有一位竟捐了十萬元，在開學前好不容易共捐到將近三十萬元，再加上我私人告貸，及將麗水街住宅向第一銀行押借，勉強簡陋的蓋好了校舍，實習工廠，及購買了一些教學上所需的設備。在這艱難建校的募欵期間，使我跑路最多的，有兩件事，至今還記憶如新。第一件，是某位經營鳳梨而發財的富翁，他答應我們發起人某君，捐一萬元，某君叫我帶收據到他的公司領取。跑了好幾次，他不肯見我，最後派女秘書代見，說他頂多只能捐兩千元，並拿出兩疊十元一張的鈔票，要我簽收，我帶來收據是一萬元，我們又不是叫化子，如果我收下這兩千元，不但對不住我自己，也損傷了要我來的朋友自尊心。於是毅然謝絕，空手而歸。第二件，是我接到發起人中另一位朋友的電話，要我去拜訪一位煤礦老板，說他答應捐五千元。他的公司離我家很遠，那時沒有計程車，三輪車也多半破舊不堪，我先以電話約定，坐了三輪車去。不料快到他的公司附近，三輪車一個輪子飛了，把我摔在地上，還好沒受重傷，我站起來拍拍腿，勉强走到這位老板的三樓辦公室，我發覺腿有點痛，而且約好的老板，居然說臨時有要事請我明天再來，我說：我明天不能來，可能要進醫院了！幸好檢查結果，只是扭傷了，不必住院。這位老板還是不錯，沒有多久，他竟派人把答應的五千元，不折不扣，送到我家裏。

世新就是從這樣艱苦的姙孕中，籌備一年多，於二十年前今天，在我們學校現有的這一塊基地上，正式誕生。由於這一年多籌備的經驗，我深切認定，要使世新辦下去，不中途夭折，並期望其逐年壯大，必須放棄以前那套等待工商界不斷捐助，賠錢越多，學校越成功的想法，因爲我們這一夥書獃，尤其是我，這一次費盡力量，只捐到三十萬元，以後更無把握，能靠募欵，將學校辦下去。我們既不能以辦學爲營利事業，改募捐爲「募股」，勸人投資辦學店，我們只有咬緊牙關，以工商界私人營利精打細算的精神來辦此涓滴歸公，非營利的私立學校。因此，我決定仍採用我民國十三年以二百元創辦世界晚報再辦世界日報的愚笨作法，就這最脆弱渺小的一點基礎，開始長期苦鬥。

過去二十年中，最初幾年，可眞是苦不堪言。高初級各一班，第一學期共只六十餘人，所幸學生，教職員工友連我總共不到十人，每月全部開銷僅萬餘元，有時將我在他校兼課所得鐘點費、稿費及其他薪俸，帶到學校，抵補開支。我應該特別感激的，我的朋友，無論是參加發起與否，只要我登門懇求，他們都肯慨然承諾，來世新担任教課，像這樣一所設備簡陋的學校，我們竟先後擁有大眾公認的第一流師資，如程滄波、阮毅成、端木愷、蔣勻田、陶百川、蔣復璁、胡秋原、沈雲龍、陳紀瀅、于衡、王藍許多專家學人。都曾來校正式上課。王雲五、胡適諸先生來校專題演講，雲五先生，在他健康良好時，每年必來一二次。尤其使我永遠懷念的，故立委邵鏡人先生，在得了不治的癌症以後，不聽勸阻，帶着高燒，仍來校講課，他們給世新這樣大力鼓勵，使嚮慕新聞事業的青年人，對世新有了信心。

二十年來，我經常告訴同學，「世新是全體同學的世新」，目前已有八十幾位校友回校服務，切望不久將來，有更多優秀卓越的校友，回校担任教師，重要行政工作，或經由董事會推選，參加董事會，或出任校長。我以五十九歲的半老人，創建本校，經過二十年無情歲月的煎熬，今已成爲七十九歲急待退休的老翁。這由二十年累積儲存的三億以上校產，也就是世新全體同學的共同產業，將一文不少，移交新董事會，並由全體同學來協助維護。

尊重學術文化的獨立領域

余英時

今天中國的問題沒有比學術文化的問題更迫切，更嚴重的了。我這樣說，決無任何危言聳聽的意味，我所持的理由是很簡單的。

、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學術文化在中國大陸上的發展已遭到了全面的窒息。但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前，大陸上的學術文化的生機尚未完全斷絕。當時老師宿儒尚能躲在社會的各種角落上靜悄悄地傳道授業或從事研究與著述；他們的學術成果也多少還有發表的機會。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民國以來，以近代西方學術思想爲核心而發展出來的新文化仍各有其巨大的潛力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正是上述兩股文化力量駸駸乎有回潮之勢的關頭。毛澤東親自發動一次摧毀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秩序的「大革命」，而冠之以「文化」之名，決不是偶然的。我們決不能專從「權力鬥爭」這樣狹隘的觀點去瞭解這一重大的歷史事變。在我看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其背後至少代表了兩種歷史的勢力：一是「唯我獨是」、「一意孤行」的專制傳統，一是近代反文化、反知識的平等主義的傳統。（卽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假平等」），在近代宣傳和組織的高度技巧掩飾之下，這兩種勢力，特別是反文化、反知識的平等主義，確可以表現爲理想主義的假像，因而煽起一部份羣眾（尤其是知識青年）的狂熱。

從對象和時間的角度去看，一九六六——六九的「文化大革命」未嘗不像史達林在一九三六——三八年期間所發動的「大整肅」（The great purge）。通過一連串的鬥爭、淸算、審判，史達林不但淸除了黨和政府內所有異己的領導同志，並且也澈底的消滅了俄國舊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殘餘份子。這時蘇聯自革命以後所培植出來的新知識階層（卽所謂「勞動知識階層」【Toiling intelligentsia】）已可以順利地接班了。但是從文化觀點言，大陸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毀滅性則遠非蘇聯的「大整肅」所能比擬。「文化大革命」不但摧毀了中國舊的知識階層，而且還打爛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教育系統，因而也極嚴重地傷害了新一代的知識份子。「文化大革命」對以往的歷史文化採取了澈底否定的態度（正式「批孔揚秦」，以法家爲歸宿，已遲至一九七三年以後。）上自學術研究，下至文藝戲劇，無一不是被「革命」的對象。一言以蔽之，整個文化的內容都被挖空了。蘇聯的情形則與此不同。列寧本人對俄國以往的文化成就極爲尊崇，他鄙棄那些要求在一夜之間創造共產主義新文化的淺薄論調。因此之故，蘇聯的文學藝術在革命後尚能保持多彩多姿的舊態。三十年代史達林的專制鐵腕雖也伸到了文藝的園地，但多少還留下了一點活動的空隙。至少古典的芭蕾舞並未曾遭到中國京劇的命運。蘇聯今天還有索忍尼辛這樣的人，這至少說明俄國在十九世紀所形成的那種以文藝抨擊政治的傳統還不曾被史達林毀滅乾凈。因此我們不能不沉痛地指出，在所有共產主義的國度裏，只有中國才眞正面臨到文化全面墮退的絕大危機。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上，知識、藝術都必須服從政治的標準，固不待言。更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政治標準在整個共產集團中又復屬於最偏狹的一種。

我指出今天中國大陸上的一般文化狀態，是要提醒身在自由世界的中國人，讓大家深刻地認識到自己所負的文化責任是如何沉重。儘管海外各地區的中國人各有其不同的條件限制，但基本上我們還具有保存並發揚中國的學術文化的自由。而在自由世界中，台灣無疑是中國學術文化人才最集中、精神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因而對學術文化所應負的責任也最大。反過來說，台灣的地方雖小，在物質發展方面自有其極限，但在學術文化方面却有足夠的潛力朝着頭等大國的目標邁進。文藝復興的意大利和啓蒙運動的法蘭西，其光輝都來自在文化上所達到的新高度，而不是政治或經濟力量的強大。近代人頗迷信經濟決定文化之說。其實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絕對成正比例的。過度繁榮所造成的往往不是文化，而是腐化。

但是怎樣才能使台灣在學術文化上成爲世界性的重鎭却不是一以簡單的事情。我祇能就一般原則性的問題表示一點意見。

首先我要強調，學術文化是一個獨立的價值領域，它必須眞正獲得社會和政府的尊重。我這樣說並不是在提倡甚麼限制的，絕對的學術自由，這樣的自由在任何社會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所說的「獨立」並不是孤立，更不是否認學術文化與社會的其他部份之間的互相依存的關係。在實踐上學術文化的領械只能具有一種相對性的獨立性。正如政府不應擁有絕對的權力一樣，學術文化界也不應擁有超乎憲法以外的自由。我所說的「尊重」並不是指表面的客氣，而是指一般社會和政府人士必須從內心深處認識到學術、教育、文化工作是整理、維護和開拓精神價值的人。他們的工作的意義和工、農、商之創造財富，以及軍、政之維持國家秩序是完全一樣的。中外歷史上都曾經有過這樣的階段

，卽學術文化是用來爲王侯的宮廷點綴昇平，爲豪富的門戶裝飾風雅的。這樣的歷史階段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殘餘的點綴，裝飾的心理則未必完全消失無蹤。這是值得大家作深刻的反省的。

其次我想指出，今天世界各地幾乎都有一種趨向，卽用狹隘的功利主義的眼光去衡量學術文化的價值。在這種眼光之下，以自然科學而言，實用的科學常受到高度的重視，而基本理論科學的研究則不免被忽畧。若以整個學術領域而言，人文及社會科學更是普遍地遭受了冷落，除了經濟學可算是一種例外。但是如果前文關於中國學術文化的危機的判斷大體不誤，那麼我們今天最需要提倡的便恰恰是人文和社會科學。今天沒有人會認爲學術和實用必須分離。問題是在於學術千門萬戶，而爲用各有不同。沒有一種眞正的知識是沒有用的。一個不曾受過一般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洗禮的人很容易成爲馬克思主義的俘虜；一個沒有具備中國文史的基礎知識的人根本無分辨儒、法爭論的是非。我舉這樣的例子乃是要顯示人文、社會科學可以有用，但是讀者千萬不要誤會，以爲我主張研究人文、社會科學衹是爲了應付馬克思主義或儒、法爭論。人要吸收足夠的養料是爲了保持身體的健康；健康自然有抵抗疾病之用。但吸收養料却決不衹是爲了抵抗某種特殊的疾病。正確的知識便是我們的精神上的養料。

尊重學術文化在它自己領域內的獨立性是和排除功利主義的偏見分不開的。社會和政府如果專從自身的一時利害打算上去看待學術文化，則後者決無獨立和尊嚴之可言。我已說過學術文化界不應慢無限制地放任自恣，但是主要是知識分子本身如何自律自愛的問題。知識階層一般是處在權力和財富的範圍之外的，他們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工作應當是沾溉整個社會，而不衹是有利於某一個特殊的階級。通觀中外歷史，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所謂「學術良心」的眞實存在。然而知識份子畢竟是人，他們同樣具有人的一般弱點；如果社會或政治的干擾力量過大（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他們的「學術良心」便難保不打折扣。一旦「學術良心」失去了標準，其影響所及決不僅限於知識階層本身的墮落，從長遠處看，整個社會都會受害的。晉代的傅玄曾說：

「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顧炎武更慨嘆道：「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

毛澤東以秦始皇、魏武帝自許，絕不信有所謂「學術良心」其事，他所留下的「毀方敗常」的反作用更是千百倍於曹孟德。這一個絕大的歷史教訓可以使我們瞭解，爲了眞正地尊重學術文化的獨立自主，社會和政府都衹能站在非功利的立場上從旁輔助學術文化作多彩多姿的發展，而不應採取任何直接干預的方式去左右學術文化的發展方向。一個社會或政府能這樣做，不但表示它對學術文化界的尊重和信任，而且也顯露它自身在制度和結構方面的健全抱有充份而堅強的自信。

「百家爭鳴」永遠是中國人的最高的文化理想。孔子因爲子產不肯毀議論執政的鄉校，讚美地說：「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這位中國古代的聖人在淸楚地指點我們，學術文化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價値領域。怎樣確立並保持這樣一個獨立的價値領域，正是今後中國學術文化存亡絕續的關鍵所在。

中共黨史上沒有溫和派

余秋人

凡稍諳中共黨歷史的人，說黨內部有派系之鬥，固屬事實；說黨內部有政策之爭，則無根據。因爲且不說毛當年在遵義會議之取得領導地位，乃是奪權之鬥而非政策之爭。就在大陸的這廿多年來，舉凡高饒事件、黃彭事件、劉鄧事件、以及林彪事件，儘管製造出許多口號標語，實際還不是毛一個人在發縱指使，今天扶植這一派以削弱那一派，明天扶植又一派以削弱另一派，目的是鞏固他個人的獨裁統治。因此，將企圖成爲慈禧太后的江青及其黨羽說成是文革派或者宮廷派，容或比較恰當，如今稱之爲激進派，根本扯不上。須知所謂「文革」，原是毛一手導演以奪劉少奇之權的。再說，將華稱爲溫和派，更是不倫不類。因爲這個「乘直昇機爬上來的新生事物」，既爲毛奄奄一息時候的最後一招，根本還未成氣候。

再次，那些認華爲溫和派的西方人士，也許基於他這次借助陳錫聯、李先念、葉劍英等一幫人，對所謂激進派而又曾於毛死後支持他的江青一干人下此毒手，所以覺得他是溫和派。其實稍加分析，也絕對不是那麼一回事。要知陳、李、葉，當年之甘供毛驅策，立下了殺人盈野，流血成渠的滔大罪惡，固然絕無人性，絕不溫和。這次因毛斃命而不甘這些年的長期寂寞，看準未成氣候的華之可供利用，唆使發動「苦迭打」攪江一派，其目的純屬奪權。試看報載北平外電，李以「副總理」身份首次發表的公開演說，一則曰「支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二則曰「深入批鬥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有那一點是溫和派的口吻！

中共之根本沒有所謂溫和派，原都是常識之誤。我們所以如此不憚煩的再加指陳，乃在希望西方人士，特別是美國當政者，不要將北平這次派系奪權之鬥，看成了政策分野之爭，以致重蹈了三十年前誤認共黨爲「農村改革派」的歷史悲劇。須知共產黨就是共產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的蘇共，無論赫魯曉夫和布里茲涅夫，照樣血洗了匈牙利（一九五六），進兵了捷克，赤化了中南半島，插足了西南非洲。如今死去了毛澤東的共黨，過去既無所謂溫和派，現在也並無所謂溫和派。

某些西方人士認定這次北平「苦迭打」是溫和派掌權，乃一廂情願；美國當政者如果也同此看法，則自貽伊戚之外，更將遺害整個世界。

電影評論

李小龍故事改編電影與斑馬殺人王

林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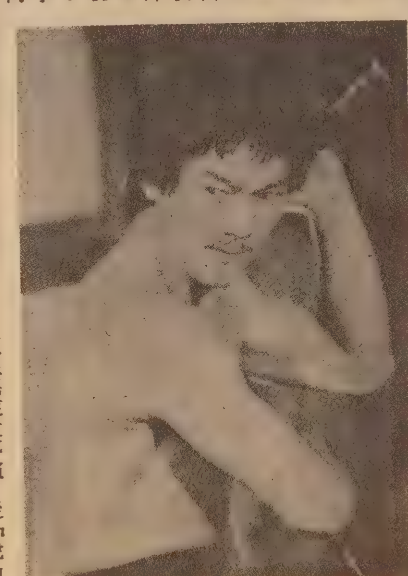
香港的李小龍與五十年代美國的占士甸在死後轟動這方面有點相似，李小龍成名作品只拍到第五部就去世，死後比生前更受觀眾歡迎。占士甸只拍過三部電影，死後他的盛名却轟動了全世界好幾年。占士甸本身沒有技藝，他的成功，只憑自己的一種特殊氣質，象徵了青少年人的徬徨與叛逆。李小龍却憑他多年綜合中國、日本、西方武藝獨創的「功夫」贏得中外人士讚賞。占士甸三部成名作，現在看來，尚有一點反應現實的餘味。李小龍的五部成名作，全是俗不可奈的娛樂噱頭片。因此李小龍的轟動，實在是因爲他們「功夫」借助電影表現而轟動，並不是因電影本身轟動。

李小龍

李小龍本身的傳記，並不是如何傳奇，就如好些少年赴美國讀書，找事作，利用業餘時間苦練功夫，開武術學校，回香港拍電影，因爲電影收得而成名，這樣的成名與時下好些成名的打仔明星並沒多大分別。可是李小龍死後，他的故事被神化起來拍成電影的，到現在爲止已超出他當紅後主演的片子的數量。近期就有兩部李小龍故事的電影同一期推出，據說拍成尚未推出及籌拍中的尚有幾部，國片中想不到也出現一個李小龍傳記一窩蜂的風潮來。

這一期一同推出的兩部李小龍傳記電影，一是由王星磊導演的「詠春大兄」，一是由陳華，張麟導演的詠春與捷拳」。

「詠春與捷拳」中的黃家達。



「詠春弟兄」中扮李小龍的何宗道。

王星磊這位導演，從「虎山行」起，他的作品，都充滿反抗精神、反蒙古人、反北洋大賊、反日本人、反殖民地時代的洋人、反象徵醜惡勢力的「鴉魔」。由于他心中有一股強烈的反抗精神，他的技巧，都富有煽動力，因此在他拍這部以李小龍傳記爲骨幹的「詠春大兄」時，也注入一股濃烈的反美意向，這部電影無疑地是將李小龍的本來精神面貌歪曲了。

其實李小龍只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暴斃與他的性格是有很大關連的，由於好勝心，他只顧無休止的鍛鍊

自己的筋肉，沒法使內外平衡，當他的筋肉越堅強時，心臟的負荷，內分泌的失調也越加重，他的死就如負電線過重的保險絲忽然燒掉一樣。

在王星磊處理這部電影，李小龍一出世就被神化了，接着寫他少年愛打架，長大後赴美國謀生，電影儘量將美國人都寫成卑鄙無恥勢利嘴臉的人種，一方面將李小龍誇張成反對美國人歧視中國人的英雄，電影寫他在美國拍電影時因拒絕扮長辮子的中國人而失業，返回香港拍電影，後來成名，美國製片家來找他合作，他傲慢地將一切人不放在眼內，連美國妻子在內，電影最後寫他在情人閨房中狂笑結束。

李小龍的排外意識，並不在他做人方面表現，只在他為討好中國觀眾而拍的幾部噱頭片中表現。雖然電影對李小龍的悲劇性格，刻劃得很深入，表現一個滿足征服慾望之後的空虛悲涼心境。這種意境，普通觀眾不容易理解的。只是由排外滿足自卑感的心態。其實李小龍的眞實自己與電影人物是完全不貼切的。



「詠春大兄」頗多外國人參加演出。

陳華．張麟導演的「詠春與捷拳」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作品，電影只用着李小龍名字，故事是虛構的，電影空洞地塑造了一班美國黑社會人抵抗，因為打不過其中一高手之後又苦心研究新的招法，最後戰勝了美國黑社會強人，電影只着重打鬥，不着重殺傷，每個人被打倒後就結束一場打鬥，除此之外，電影與平時圖片中所見的打鬥片並沒有多大分別。

兩部同時推出的李小龍故事，都是用同一個人主演，所不同的是用兩個不同的藝名，一個叫黎小龍，一個叫何宗道。這小小打鬥與李小龍的功夫差得遠，但可看出有點氣質，那就是外形柔弱，如果他不演功夫片，就如國片中的姜大衛，只是一個性格尚未成熟的青年小子。這與李小龍的本人氣質差得遠了。因為任何一個心高氣傲的人，除開傲氣這個弱點之外，都是對自己特別有信心的人，可是兩部李小龍電影中的李小龍，都只是充滿了迷失心態的青年人。

看了威廉佐狄導演的「斑馬殺人王」，不禁聯想起本港近年來好幾部用新聞故事改編的電影。「斑」片據宣傳文字介紹是發生在美國一個城市中的眞實故事。不過電影在香港映出時，觀眾只能以一個虛構電影故事來看，就如以本港新聞故事做題材的電影在外地公映也如此。對于這類電影，首先要思想的，那是如果它是創作故事拍成的電影，它會對青少年觀眾可能產生什麼影響？像「斑」電影故事，壞影響不但有，而且是相當嚴重的。

聞名喪胆的忽黑忽白殺手。

「斑」故事寫一個青年，因父親犯殺人罪被判死刑，這個死囚不久心臟病發生死在獄中，死囚的兒子便將判他死刑的法官、證人、陪審員，以到破案的警探，一共十四人，列為謀殺的對象。編導先是塑造一個孤獨、聰明、瘋狂的青年，然後藉着他的報仇手段，表演了十四種不同的謀殺方式，有時單獨殺一個人，有時殺人一家大小，手段殘忍，有幾段戲，特別誇張被殺者在被殺前的恐懼及掙扎。

在編導方面，以為這是娛樂性，可是這樣謀殺方式，如果被一班有犯罪傾向心理的青少年活學活用，那並不是好玩的。



「斑馬殺人王」的華麗來露佐絲引誘探長上鈎。

「斑」片除了表現殘殺才智之外，一連串警探查案的過程，都是俗不可奈的公式戲。「斑」片雖是新聞故事改編，但並不反映什麼現實社會問題，主人翁是一個狂人。可是編導拍這種電影的用心，比故事中的主人翁所作的更為瘋狂，因為他們已成為謀殺技巧的啓發者。

中共中央宣佈出版「毛選」和毛澤東全集，以水晶棺材裝裁毛的屍骸，及建築毛「紀念堂」。

老實說。如果中共眞的出版毛全集，並將原件刊出，那實在不是壞事。首先，中華民國政府就存有毛澤東恭呈蔣委員長的親筆信，這封信寫於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廿九日，說：「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旣。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中共敢刊印這一類稿件在毛全集麽？又毛對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說過的好話，共黨是否有瞻收入「全集」中？我們還記得毛歌頌過「橫刀躍馬」的「彭大將軍」，試問那首歪詩是否亦予保留？

肯定的，毛全集決不敢示人以眞面目，所謂「全集」決不可能反映出眞實的「毛思」，它將是以「華國鋒爲首」的一羣政治騙子閹割過的毛鬼話。

肯定的，「毛思」早已破產了，在今年四月五日，中國同胞已經在天安門焚燒「馬列著作」，並且高呼「秦始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返了」。同胞們揚怒眉，拔利劍，他們堅決反對「毛思」。

同胞們需要生存，需要溫飽，需要發展和自由，爲了達到上述目的，同胞們確是「不怕苦」，也「不怕死」的。同胞們決不肯再爲「馬列主義」和「毛思」賣命，毛在生之日，所謂「毛思」已被同胞們唾棄和憎恨，天安門反共革命以及全國各地的反共革命事件，便是中國同胞以行動來剷除「毛思」的明證。

中共妄想以毛僵屍來鎮壓人民的反共革命，實在是最愚蠢的打算。毛在生之日，中國同胞已經高呼「秦始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返」；而今那具水晶棺材幽囚着的政治僵屍，自然更加無力作祟。

華國鋒高舉毛旗捉江青

古鶴翔

的確，那被水晶棺材幽囚着的政治僵屍正在雙淚直流！牠本來叫華國鋒扶持「毛后」登基，誰知華國鋒却指責「毛后」叛變，把「毛后」拘捕了，或者殺掉了，凡毛生前寵信的「倖臣」，都被誅鋤，都被「連根拔」。——如果由廣東話來描寫毛的下場，最適當的俗語是：冚家剷！最令中國人高興的是：毛僵屍躺在水晶棺材裏，傷心地看着華國鋒打着毛旗捉江青，「戰無不勝」的「毛思」竟然鬥不過「華國鋒思想」。

我們且看「賊殺賊」的把戲上演罷，自由祖國打回南京的日子已不在遠了，造謠媚共的劉家傑及其後台老闆應該知所抉擇了。

灌茶家言

「斬經堂」加「轅門斬子」

王延芝

過去十年，「權威監製」，毛澤東四部大的製作，可以簡稱爲「四斬」，乃是這位「鬥爭大師」的樣版戲，比「緊張大師」希治閣的作品更加精采。第一部是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斬黃袍」，毛大師弄出一套大場面的製作，斬了黃袍人劉皇帝。第二部是一九六九年到七二年的「斬馬謖」，毛大師編出一套懸疑性很高的故事，斬了大將軍林彪，收拾了他的餘黨。第三部是一九七三年到七六年的「斬經堂」，故事更加曲折，結局時假

看，決然無疑是西風壓倒東風。毛主席八年前給江青寫的情書就坦然承認：『全世界大多數的（共產）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這句話雖然頗有『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味道，但是二十世紀的楚霸王，却比項羽更有鬥志，所以發威奮勇，大呼酣戰，矛頭直指西周的周公！」

七五、一、六：「她與毛澤東這一雙『神仙伴侶』陷身蛇窟，實是甚爲凶險。一旦『[illegible]叔賓天』，有毛無

不夠長，則長征老幹部仍有力量拍案而起，把這批宮廷派小爬虫打扁；鄧小平如果沒有死，也會從老鼠洞裏跑出來，享受他的『第三春』。」

七六、四、十三：「『西方紅，太陽曚，中國出了一個華國鋒！他爲右派謀庇護，呼兒嗨呀，他是左派大救星！』……一旦形勢暫告穩定，江王張姚等人必將趁老毛在世之日展開對華國鋒及右派的新鬥爭，下一個劇目就是『打倒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華國鋒！』」

七六、五、廿四：「江王姚汪密商大計記」：「江：中委會是他們的天下，政治局他們也佔一半，如果我們這邊有人倒戈，他們也會佔多數。我想我們唯一剩下一條路，就是『八三四一』！將來成敗就全靠東興同志了。」

七六、六、廿一：「娘子關前暮

七六、八、卅：「『軍事政變』，老毛在世時，此策難行，因爲無人敢冒弑君犯上之罪；到老毛死後，軍人胆量勢必大增，本嘗不會上演一齣『槍桿子裏出政權』。」

七六、九、十三：「危機的焦點在於江青的地位如何安排。江青自己未必有勇氣做則天皇帝；但是垂簾聽政可能行不通，而完全放手讓連右派也支持的華國鋒接掌主席大權，又恐怕太阿倒持。很可能江青還在舉棋不定。」

七六、九、廿：「嫡系左派不放心讓華國鋒接掌主席大權，大概極力主張江青出馬。如果她決心出馬，那麽就有好戲看了。」

從前引各段可以約畧看出江青從「半遮面」到「急出馬」的四年過程。（引言附言）一九七三至七五年一百五十六篇「灌茶家言」收進「東濱

子毛遠新。

這兩部戲的大結局既經推出，王延芝自不免要多費唇舌，作一番有條有理的評論。本星期這篇只是一個「引言」，引幾段過去四年來的「灌茶家言」，先明其「來龍」，再探其「去脈」：

七三、一、十五：「她想作她丈夫的接班人，但是不好意思明說呀，於是『猶抱樣版半遮面』，給你一個羞答的暗示。……你替毛澤東想一想，他不傳位給江青，傳給誰？」

七四、一、廿一：「這次『金剛換位、濟公歸位』之後，一個新的權力均衡局面已經逐漸成形。這種均衡的建立需要一段繁複的調整過渡時期。在毛周二老合作主持大局的情形下，也還得一兩年才可以上正軌；萬一兩老割席對抗，或者聯袂仙遊，就立刻失去均衡了，試想一下：假定如來佛和大肚彌勒佛都涅槃了，剩下濟公活佛帶着四大金剛對抗觀音菩薩與紅孩兒！哎呀，眞是阿彌陀佛！」

七四、二、十一：「就總的趨勢

以託孤，縱然甲堅威重，恐怕也不禁老淚縱橫吧！」

七五、十二、廿三：「江后的靠山，除了毛皇帝本人以外，就是大國舅康生。她自己能力有限；王洪文、姚文元之流是她和毛皇帝提拔的新貴，他們以她爲靠山，而她不能以他們爲靠山；張春橋、華國鋒、紀登奎之流是她和毛皇帝重用的老幹部，可是他們會不會重要關頭動搖變節，還是很難說的。……也許王洪文的最佳出路就是及早到香港來『嘆世界』吧，至於江皇后的出路，則恐怕更難！」

七六、一、十九：「如果老毛死後左派陷於大勢已去的窘境，張、王、華、紀等人很可能看風使舵，向右派投降以求自保。難走投降路綫的只有江青、汪東興、及姚文元。」

七六、二、十六：「華國鋒是『忠毛穩健派。……左派更囂張，多抓些職位及實權；右派則雌伏待變，以空間換取時間，等老毛死後算總賬，如老毛多活幾年，也許左派抓住黨政軍，不容右派抬頭；如果老毛仍活得

現代中文的退化

·齊冥·

一份堅守自由陣綫的報章，最近刋出了一段消息：「無綫播映『毛澤東逝世特輯』，旁白過分偏激，引起本港市民的不滿。」看了這段話，忍不住喟然長嘆。

自古以來，中國出現了不少寡廉鮮恥的士大夫，例如賣國求榮的秦檜、長樂老人馮道等。從來沒有人說秦、馮二醜「偏激」——因爲偏激的人，畢竟有熱情、有理想，而二醜衹是奴才而已。

試問劉家傑是甚麽東西，怎配得上「偏激」二字？難道阿諂和造謠卽是偏激？

我由此而想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現代中國語文的退化。共產黨喜歡用最堂皇的字眼來掩飾自己的腐敗，用最惡毒的詞語來醜化異己。文字不是用來達意，却是用來騙人。謊話說得多了，似乎成爲事實。今天，奴才可以叫做「積極分子」，看不起這些「積極分子」的人，便在不知不覺間以「保守」或「消極」自居。這就是劉家傑被許爲「偏激」的原因。

「淸算」二字原意是不錯的，然而現在却帶着血腥的味道；「學習」一詞原意甚佳，但在大陸，却成爲奴化教育的代名詞。今天，我每逢看到「解放」、「進步」、「嚴正」、「正義」等字眼，心裏便興起千百個疑問。

中國語文的退化，實在已經到了可哀的地步。

遊歷全國的徐霞客

胡蒼之

人物春秋

近來發現若干報登載徐霞客其人其事，所知多半斷章取義，令人看來，似有模糊之感！為了對這位著名的遊歷家作進一步地報導，筆者便搜集了有關徐霞客事跡的資料，以供讀者參攷及較深入的認識。

足跡遍天下，遊記獲重視

徐霞客不僅是我們最有名氣的遊歷家，也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開山泰斗。他寫的那部「徐霞客遊記」，在古人如許眾多的遊記中，亦為唯一最有價值的作品。由於他二十二歲以後開始出遊（也有說他是三十歲才開始出遊的），直到他五十六歲逝世時為止，前後遊歷達三十多年，足跡幾遍及天下；他所經歷的山川形勝，無不一一詳細地紀錄在他的「遊記中」；對於各地的土俗、民風、物產、人文亦隨地附圖。因此，「徐霞客遊記」自來獲得重視。清初有楊名時（江陰人，字賓實，康熙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出為雲南總督。其學主誠敬，邃於易理；當時所纂的「周易哲中」），「性理精義」等書，皆出其手筆）編訂手抄本，分十二卷（「四庫全書提要」著錄者即本此）。乾隆中又有徐鎮校刊本，分十冊。嘉慶時，葉廷用的徐刻本，因而更參攷了楊名時和陳泓的手錄本，校勘修訂，並增輯補編一卷。近人丁文江又根據葉本重編，分為二十卷，以年譜冠首，後附圖共三十六幅，俾資讀遊記者的參核。

徐霞客，本名宏祖，霞客却是他們的別號；可是世人都知有徐霞客，其本名反而被湮沒了。他以明萬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生於江蘇江陰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環境相當不錯。他的天資甚高，自幼記性特別強，歡喜讀書，稍長對經史便有了很深的造詣；他所寫的詩，現時雖所存無幾，然其篇篇都充滿着活力，意境高遠；宏祖對書法，也曾下過苦工，臨摹諸家帖式，寫得秀麗正兼而有之。徐既具有如此優厚的條件，當可從科學方面去圖功名，但他並不欲因襲舊習，奔走於權貴之門而求得一官半職，故厭棄了科舉。而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則是遊歷四方從事調查和著作。

當宏祖十四歲那年，他父親徐有勉遇盜受傷而死！二十一歲時，遵母命與許家小姐結婚。他雖已成家立室，却仍後不能拘束這位生性好動，志在遊歷四方的徐宏祖，一度寸步不離家門，並生下一個兒子。根據他的年譜說：「出遊是開始於萬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〇七），也就是他二十二歲那年。……自此以後，他就一直遊歷到他去世的那年為止。……」

宏祖最初遊歷的地方，首先登臨了中國的五嶽（即五座聖山——包括泰山、嵩山、華山、恆山、衡山），隨後泛舟於許多有名的湖泊上，他到的省份有湖北、山東、河北、山西、福建、湖南以及廣東、廣西、雲南……等地。不過，他的雄心是在想親眼見到當時還不為人所清楚的中國西南部份。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宏祖三十九歲那年，他的生母去世了。按照中國往昔的孝道而言：「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所以，在他母親去世，對他來說是一件大事，自是以後，他可毫無顧慮似地大胆遠行，踏上他一生行程最長的旅途。

登泰華嵩五嶽及武當山

但宏祖在二十二歲以前的遊歷，多半是在他本籍江蘇各地。由於二十二歲是他新婚的第二年，也是在那一年他便開始了一生的遊歷。當時他要急於去的地方是位在江蘇、浙江兩省的太湖，以及其附近必有的丘陵，他都一一攀登過。兩年以後，他就向北面去到了山東、河北兩省，登臨泰山，拜祭孔林，並謁孟廟；然後又去到當時的首都北京遊歷了一段時間。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宏祖二十八歲便去到浙江，從曹娥江獨走寧波，渡海遊普陀山，然後繼續南行，遍遊靠近浙江的山嶺。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至四十六年的兩年之間，宏祖又鼓起他的餘勇轉遊內地，去到安徽、江西兩省，分別遊歷了廬山、黃山、以及鄱陽湖。到了泰昌二年（一六二〇）他又再度遊歷福建。因之，在他三十五歲以前，我國北起河北，南迄福建，沿海的省份，大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徐霞客三十八歲時，他便開始了另一次的旅行，這一次比較以往任何一次的離家更遠。因為那次他是向西北進入河南省境內，去遊覽嵩山。宏祖在嵩山的山頂一連逗留了好幾天，然後又向西行，進入了陝西省境，分別攀登了華山和太和山。他在他的遊記中寫道：「華山四面皆石壁，故峯麓無喬枝異幹，直至峯頂，則松柏多合三人圍者。松悉五鬣，實大如蓮間有未墮者，採食之，鮮香殊絕。」又說：「太和則四山環抱，萬里內密樹森羅，蔽日參天，至近山數十里內，則異杉老柏，合三人抱者，連絡山　，蓋圍禁也。嵩山之間，平麓上至絕頂，樵伐無遺，獨三將軍樹巍然傑出耳。」僅寥寥的一百一十餘字，對嵩山等四山可說觀察入微。宏祖遊過華山後，又轉向南行，進入了湖北省境的均州（今均縣，在鄖陽縣東南，

隋置均州，清屬襄陽府，民國改州爲縣）附近，登臨了那座著名的道家聖地武當山（又名參嶺，爲大巴山北脈，共有二十七峯；其中一峯最高，名曰天柱峯，昔眞武嘗修道於此。）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二月二十日宏祖又第三寫作福建之遊。同年三月十一日抵江山縣的青湖；十二日過仙霞嶺；十三日過陽嶺抵蒲城縣，聞興化泉州有海盜出沒，便決定由延平上永安；十六日抵達建寧郡（今建甌縣）。十七日到延平（今南平縣），十八日捨舟登陸，命隨從携行李由沙縣至永安相待，自以輕裝渡沙溪西上，經順昌，赴將樂；十九日自將樂南遊玉溪洞，卅一日又取道將樂赴永安。同月廿七日自永安踰大泄馬山各嶺至寧洋登舟，以盜警停留兩日，始於四月一日南下漳平縣。他在他的遊記中這樣寫道：「寧陽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蒲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黎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峭，是二嶺之高不相伯仲也。……」

深入西南同行和尚圓寂

黎嶺是指建溪的發源地，馬嶺當係馬山嶺，爲沙溪與寧陽的分水嶺。徐宏祖以二嶺相距延平的里數，與建沙二溪之夷峻比較，而知二嶺的高度相等。惟馬嶺距海較近，黎嶺則離海較遠，故寧陽溪的水流較建溪爲急，宏祖的卓見可想而知了。這一次的福建之遊，他更深入至廣東省境，訪惠陽附近的羅浮山，以後的數年間，他又曾去北京及山西等地遊歷。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徐宏祖五十一歲，在這一年的九月十九日，宏祖開始了他平生行程中的最長旅行。而他那次作長期旅行的本意，則是想親親自觀察一下中國南部和西部，研究那些方面的高山大川。最重要的是，他的目的去尋求揚子江和西江的上源。這次跟徐宏祖同行的共有三人，其中之一是靜聞和尚，另外兩個則是宏祖的僕人顧僕與王奴。

靜聞原是江陰迎福寺的和尚，他生平最大的願望，就是把他刺血寫成的一部「法華經」，供藏在雲南大理附近，即佛教中最有名的雞足山。由於他與宏祖的目的地相同，所以，他願隨伴而行。同年十月五日，再行至浙江時，宏祖僕人之一的王奴，因爲吃不了長途跋涉之苦，已不告而去。於是剩下的三個人，依然順着路綫，從浙江起程，向西南行，經過江西省會的南昌，入於湖南省的衡陽。他們一行在衡陽稍作休息，即赴衡山，遊覽了南嶽，於是他一生中經歷了我國五座聖山。

徐霞客由湖南向西南行，便進入了廣西省境。他在廣西一意要觀察其境內所有的重要山川。他和兩個同伴，取道桂平，抵達南寧後，靜聞和尚便病了，同時，他的隨從顧僕亦繼之患病。因靜聞和尚久病不愈，而徐霞客一個人獨自西行。他於崇禎十年九月廿六日乘船，從新寧（今廣西扶南縣）赴太平府（今崇善縣），準備經歸順（今靖西縣），富州而入雲南。後因歸順鬧兵禍，道路不通，遂又於同年十二月十日遊返南寧。但當返抵南寧時，靜聞和尚經已圓寂，其臨終遺囑，願望他的殘骸和佛經同葬於雞足山。

霞客接受了靜聞和尚的托付，決意西行，他在他的遊記中寫道：「余在南寧，行道莫決，聞靜聞訣音，必乞骨雞足山，遂至崇善寺，執檢骨起，置大竹擡間，北取慶遠府，由黔入滇道。……」自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由南出發，直到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宏祖始抵達雞足山。在途中計程達一年零二日，中途兩次遇盜，幾至於缺粮；在貴州省境雇不到挑夫，就自己與顧僕二人分肩行李，挨盡苦頭，終於遵照靜聞和尚臨終時的遺囑辦妥，將靜聞和尚的骨灰安葬在雞足山（在雲南省賓川縣西北，與大理、鄧川兩縣接界處。據李元陽遊記云：「一頂三足，故名雞足山。」九盤而上，又名九曲山，九重巖）。

由廣西至雲南旅程一往

徐霞客在雞足山的旅途一年中，所寫的遊記達八萬字之多，平均每日約寫二百餘字，而且又中途患病、休息，及道經城市無可記的則佔去一半，所以他每日所記的文字多在四百字以上，其中且有十多天，他所記的竟超過一千字。以一個五十二歲的讀書人，冒着風雨寒暑，步行終日，晚上還要伏案寫遊記，可知徐霞客身體的健壯，精力的旺盛，實在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霞客的遊記中有一大特點是，他描寫的能力及其觀察的精神力最強。如遊記中九月二十六日由南寧赴新寧的一段云：「自南寧來，過石江口，岸山始露山；至楊美江，石始奇；過蕭耶，入新寧境，江右始有純石山；抵新寧北部，江石始有對峙之岫。舟行峯石中，如撥度緯，應接不暇。且將抵新寧，不特石山最勝，而石岸尤奇。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山轉，雲根迸出，或錯玄波川，或飛嵌水面，皆洞壑層開，膚痕縢綴，江既善折，岸石與山輔之恐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

所謂「江流擊石，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招迸出。」這不就是近世地質學家所說河流侵蝕的原理嗎。而徐霞客的觀察，亦不限於地質，如十月二日的遊記指出：「自新寧至此（缺樸），石山皆出巴豆樹，蘇木二種。樹殊小，巴至色丹映，每隊聚重巒，孤懸絕壓，丹翠觸目，如楓葉著霜，殷江點染可愛。蘇木則山凹平坡，隨處俱生，筴如扁豆子，長倍之，繞幹結瘵，點點盤結如垂孔，土人以子種成林，收買不至，輒割其薪；又擇其每年細幹者先削之，乳紋旋結，朵朵作胡桃痕，色尤蒼潤。余昔天台覓萬年藤，一遠僧携此，云出粵西蠻洞，余疑爲古樹奇根，不知即蘇木叢條也。」

實際上，廣西全省的山脈縱橫，川谷錯綜，巖河幽遠，溪洞深邃。因此，那裏的動植物也特別複雜，野獸計有虎、豹、熊、鹿、箭猪、猿猴等，都與山爲藪。爬虫類的蚺蛇、埋頭蛇、烏梢蛇、白花蛇、响尾蛇、百足虫、石龍子等。主要的植物更有竹、籐棕、櫚柴檀、蘇木楠木、銀木、虎班木爲最著名。居民除了客家外，蠻族佔大多數，部落包括猺、僮、㺜、狼等族，山多岩穴，通常稱爲蠻洞，爲猺、僮族人所居，若防範偶疏，常爲行旅之害。無怪乎徐霞客在廣西境內旅遊艱難，去到雲南大理，前後竟達一年之久呢！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DIVISION OF KAPOK GARMENTS LTD

紅 棉 製 衣 有 限 公 司
KAPOK GARMENTS LTD.

41, LOK SHAN ROAD, SUI YING IND. BUILDING,
8TH FLOOR, TO-KWA-WAN, KOWLOON.
TEL. 3-624241-9, 3-653510

自由戰士

台灣琉璃瓦鋼磚建築材料總代理
信昌貿易公司
賴傳及

正義之聲

世界曾氏宗親總會九龍分會
理事長曾漢權
監事長曾宗正暨同人

鐵筆雄論

僑港番禺同鄉會嶺粉分會
主任蘇耀興
副主任 張賢 杜林 曹玉 馮福

讜言正論

元朗振興置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周道寬 總經理周自量
副董事長周有 司庫周環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言論公正

老舖百合酒樓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四十九號
電話：K七〇四六六一
七〇四五〇五

永康酒樓
九龍旺角上海街七〇〇號
電話：K八一八九一九
八一八九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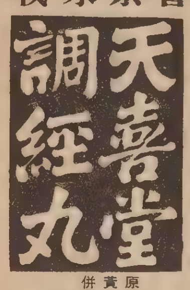
大人茶樓酒家
九龍深水埗元洲街336號
電話K八六〇四〇八
八六一三八〇

康城酒樓
新界沙田大圍大圍道
電話：NT六一七七三八
六一七七三九

揚威中外

天喜堂有限公司

世人信譽
婦女推崇
獨沾一味
行銷百載



藥料慎選珍貴
香港高級出品
原址荷李活道六月遷至香港仔
黃竹坑道十四號十五樓本廠合
併辦公電話H五三四三一三

帶贈台灣親
友最受歡迎

寰宇知名

深水埗街坊會

理事長伍旋操
會長莫華燦
副會長黃華
監事長黃兆東
副理事長廖子強
黃肇強
伍麗川
副監事長朱百祥
尹雄

暨監理事

崇論宏議

僑港伍氏宗親會

永遠會長
伍宜孫
伍耀樞
伍超羣
伍卓琪

會長伍劍
會長伍德元
首席會長伍冕端
會長伍偉森
會長伍尚溱

副理事長伍標
副理事長伍江
副理事長伍兆燦
副理事長伍漢傑
理事長伍旋操
監事長伍尚清
副監事長伍麗川
副監事長伍國樑
副監事長伍尚信
副監事長伍振民

暨監理事

持論公正

僑港集賢起落貨職業工會

風行海外

甄湯堂中山聯誼會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港九景福金銀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鴨脷洲街坊福利會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佛濟堂國藥總滙

鄭天熊太極學會

僑港中國醫科畢業同學會

鮮魚行學校

東藝塑膠宮燈廠

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

朱氏宗親總會

威靈頓英文中學

通善壇安老院

通善壇有限公司

大磡村街坊福利會

香港九龍米業總商會

西區街坊福利會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宣揚文化

中國文化協會

鐵筆雄論

香港華商世界貿易總會

理事長馮彥敬賀

文化先鋒

崇正總會

會長

胡仙 許讓成 張發奎 胡陳金枝 周有

李茂機 蓮玉興 黃華 古勝祥

鄒琳 林翼中 黃麟書 陳國鈞

理事長黃石華

監事長羅靖球

黃福祺 葉脈 黎國威 吳漢琛 鄧孔森

暨理監事

社會明燈

元朗太平行王忠存

義正詞嚴

香港棉紗產業職工總會

暨所屬各廠幹事會同人

一紙風行

港九鐘表業商會同人

為民前鋒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

名揚四海

石硤尾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紀良臣 溫港根 郭永昌

暨全體理事敬賀

同敬賀

江青評傳

陳綏民

大胆作風棗林風流

江青回到黨校後一夜未曾入睡，找到其同班的一位男同石堅並提出一個問題，向石請教：「一個普通黨員，是否可以和黨的領袖經常見面和談話？」她的同班同志石堅答以：「只要黨的負責同志有時間，有什麼不可以？」方是江青又在康生與洛甫的安排下，再度與毛澤東晤談，談則興高采烈時，江青突然大膽的向毛發問：「請問主席在延安男女是不是可以談戀愛？」毛答：「當然可以。」又問：「一個普通黨員是否可以和高級的同志談戀愛？」毛答：「爲什麼不可以？」江青更大膽的問：「我想和一個人談愛可不可以？」毛問：「你要和誰談戀愛？」江青旋即很妖媚的表示：「我就是要和主席談戀愛。」毛當時也色迷迷的笑而未答。二人沉默了片刻之後，在延河邊的棗林內的草地上，就發生了一幕不可思議的好戲，一個水性楊花，三度梅開的情婦蕩婦，一個則是風流自命，見獵心喜，四度開鏤的斲輪老手，乾柴烈火一點即燃。據江青事後向人暗示，她和老毛是常常由延園漫步到延河邊的棗樹下草地上就風流起來了。（作者按當時黨校支部助書許明（女）因對江青常常夜不歸營非常不滿的嚴加追問，江即坦白告知其與毛幽會經過，另在延園當里長張成勝曾叙述當年毛江風流經過確有此事，又悉此次美國懷特夫人訪問江青會談到她和毛在延安的性愛生活時，江曾坦白告知當年在延安河旁的風流韻事，毛看到初稿以後非常不滿，即指此事。）

江青自與毛發生關係後，即常應召往延園毛的住處夜談，夜不歸營已成家常便飯，康生當知情，並全力拉綫，一般人亦常耳語轉播，秘談此一風流韻事，惟獨黨校內一位與她同學的女同志許明對此大爲不滿，冷嘲熱諷，認爲她是烏鴉拚命往上爬，一心想飛上枝頭作鳳凰，江在黨校亦感到非常的孤立，不免向毛暗中傾訴苦衷。（作者按：許明當年曾任共黨黨校支部助書，畢業後亦調延園康生手下工作，對江青時常杯葛攻擊，後來嫁與情報部副部長孔原，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一九六八年爲賀龍事件，許未向毛江彙報，被迫自殺，江因是報了當年在延安被許攻擊之仇。）

毛此時爲了方便起見，特命康生將江青調至「軍委主席」辦公廳以管理資料爲名，率性住進了延園，從此夜夜春宵，雙宿雙飛，而無所顧忌了。江自奉調延園後，曲意承歡，從此也就如願以償的飛上了枝頭，毛澤東頗爲欣賞江青的風流演技，毛爲博取美人的歡心顯露了自己的才華，特別在延園招宴魯藝的高級幹部吳玉章、周揚、柯慶施、沙可夫、凱豐、徐一新和黨校康生等一羣人，在晚宴的席上，酒酣耳熱之際，毛除了大談其文藝戲劇的理論外，特別說明爲什麼將藍蘋改爲「江青」的意義與由來，並念起錢起湘靈鼓瑟詩：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憑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凄金石，清香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另外又念出秦少游的臨江仙詞：

「千里瀟湘藍浦（辭源解釋爲蘋也，浦柳之姿），蘭撓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

獨依危樓情悄悄，遙聞妃瑟冷冷，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當時在座的人，聽毛搖頭擺尾，大聲朗讀上面的兩首詩詞，除了周揚爲湖南同鄉聽得懂毛滿口湘潭土音外，其餘的人根本沒有讀過這兩首詩詞，也聽不懂他的解釋，爲了奉承毛的意旨，拍拍馬屁，一致點頭鼓掌，認爲毛的才華蓋世，引經據典，爲美人命名，必將名傳千古，惟獨周揚皺皺眉頭，心中表示未免小題大做，但表面上還是恭維幾句，自此藍蘋這一顆上海時代的三四流明星，蒲柳之姿，改頭換面，昔日曾經滄海，騷客不堪聽，而今乃變姓改名，表示以前種種從茲曲終人去，只見江上峯青；這一次夜談是江青最得意的時候。

於是從山東諸城的李維芬，到濟南青島的李雲鶴，搖身一變而成爲上海新星藍蘋，再變而爲延安的「江青」，成爲延安土原上一枝獨秀的青

野草閒花。從此江青的大名，傳遍了延安，也頓時成爲延安孤寂底窰洞生活中，閒餘笑談的佳話與新聞，另外「魯藝」文學系的一位吃過藍蘋豆腐與她有一手的風流才子也寫了一首調寄「西江月」的詞：

「滾滾延河悲逝水，浪花淘盡英雄；親親我轉頭空，青涼依舊在，共渡夕陽紅。

人面桃花鳳鳳嶺，慣看江上青峯，一杯水來喜相逢，昨夜銷魂事，都付笑談中。」（作者按：此詞曾于民國卅六年五月載于「延安日報」副刊上）

這首調寄西江月的詞，在延安的地下小廣播中，流傳頗廣，與秦少游臨江仙一詞先後媲美，有人甚至將「延河」改名爲「新桃花江」，這是當年在延安時代毛江二人風月寶鑑的一段史話。



毛澤東與第三任妻子賀子貞

毛江苟合延園風波

由於毛澤東與江青的風流韻事，公開的秘密同居，傳遍了延安，毛常常帶着江青在延河邊散步，老夫少妻說不盡的衷情，以風流自命的毛澤東，碰上這一位風流蕩婦則更爲風流了。男人有辦法經常換女人是風流，女人常常換男人是下流，風流與下流很自然的合爲一體了。毛江同居的消息很快傳到莫斯科養病的賀子貞之耳，她是江西井崗山麓永新縣人，民國十七年她在永新縣立中學就讀，毛與彭德懷竄擾湘贛邊境，先在江西瀏陽一帶，後逃至江西佔據永新蓮花縣境的井崗山，在永新成立了「共青團」組織婦女隊，賀以年幼無知，姿色稍佳，好出風頭，乃與其妹賀怡，（後嫁毛弟毛澤覃）都參加了「共青團」，常被推作代表，宣慰「紅軍」，被毛一眼看上，十七年底被拉上井崗山作了毛的押寨夫人，當時她只十七歲，廿四年由江西伴隨毛參加「二萬五千里」流竄，在行軍途中曾經小產，而且負過傷，以失去血過多，體弱多病，加以個性衝動，常和毛澤東吵架，以致動武，人們以其性嗜辣椒，因此在共黨的婦女羣中博得「小辣椒」之渾號，到達延安後，由於營養不良，人未老而珠已黃，失歡于毛，乃將其送往莫斯科養病爲由，等於打入了冷宮，當其在莫斯科得悉毛江竟公然雙宿雙飛，雀巢鳩佔之後，氣得死去活來。（作者按：賀後來得了神經分裂症。）並馳函告訴其子毛岸英（又名揚湖）、毛岸青（均爲楊開慧所生）要爲她申冤出氣，同時另函中共中央的重要負責人張聞天、秦邦憲與婦女同志蔡暢、康克清、鄧穎超、李伯釗等哭訴。

爲此，「中共中央」爲着毛、賀、江的三角婚姻糾紛，頗感難以插手，其中顯然因爲政治與私人關係的因素，有着不同的意見，形成三派的不同主張。

以張聞天、陳紹禹、秦邦憲、王若飛等爲首的一派，堅決反對，加上康克清（朱德之妻）、鄧穎超（周恩來之妻）、蔡暢（李富春之妻）、李伯釗、孟慶樹（延安女大副校長陳紹禹之妻）及丁玲等，形成一股反對的巨大力量。

他們反對的理由，中共中央規定一夫一妻制，納妾與討姨太太，都是封建社會與資產階級的玩意。共產黨員可以隨便離婚，也可以亂搞男女關係，但現在與賀尙有正式的夫妻關係，加之賀爲「長征」婦女幹部，與毛和大家共過患難，現正在養病期中，既未仳離，不能任意遺棄，就此與江結合，不免有損黨的領導人之威信，也違背黨的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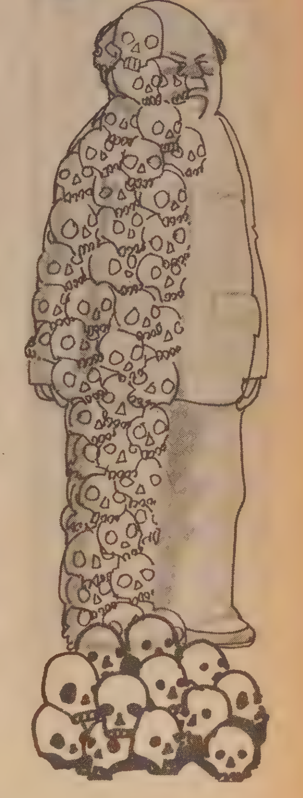
另一派比較上贊成毛江結合的則有：董必武、吳玉章、劉少奇、康生、李維漢（羅邁）、周揚、葉劍英、賀龍等，他們的意見，則以毛目前身負「黨中央」的重要責任，公務繁忙，賀子貞遠在莫斯科，毛個人生活起居，乏人照料，需要有一個伴侶隨侍左右，照料其生活，維護其健康，而且可調劑他的身心，既然毛澤東同志樂意，江青同意，雙方情投意合，外人何必多事干涉。

其餘持愼重態度，保持中立的則有：謝覺哉、徐特立（毛之老師）、任弼時、（毛在一師之同班同學）、陸定一、王稼祥（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當時周恩來在武漢，彭德懷林彪等在山西）。他們主張稍爲愼重、緩和，讓時間去解決問題。

這些不同意見，在暗中醞釀，幾乎形成一個不少的政治風波，也曾引起很多幹部的不滿，「黨校」「抗大」與「魯藝」的學員生，曾經在暗地討論，毛澤東爲什麼非討藍蘋不可？有的人甚至直接寫信與毛質詢此事。

瘟君夢

岳騫



根據以上各種事實，可知政府爲國家和平與統一計，已不惜委曲求全，以冀中共乃反省。且以「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爲政治協商會議共同信守之目標。中共果能眞誠實踐，似不應固執成見，有所疑慮。總之，抗戰勝利已逾一年，和平統一不容再緩，深盼中共體諒政府相忍爲國，力求政治解決之苦心，捐除成見，繼續協商。政府仍願以最大之忍讓，竭誠相與，虛懷接納。特再揭櫫恢復和平方案，以爲繼續和談與改組政府之依據。方案如左：

一、政府願意派員赴延安或請中共派員來京，繼續進行商談，或舉行圓桌會議，邀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參加。

二、政府與中共雙方立即下令，就現地停戰，並協議關於停戰之有效辦法。

三、整編軍隊及恢復交通，政府仍願根據三人會議過去協議之原則，繼續商談軍隊駐地、整編程序以及恢復交通之實施辦法。

四、在憲法實施以前，對於有爭執區域之地方政權，政府願意與中共商談公平合理之解決辦法。

政府二十日發表對於和談之聲明，二十一日晨由政府派國府秘書沈昌煥送交司徒大使，請轉致中共方面。蔣主席復於二十二日晚邀司徒大使及其私人顧問傅涇波共進晚餐，司徒大使二十三日下午派傅涇波持政府聲明赴中共聯絡處，面交王炳南，請即轉達延安方面。王氏允即轉達。

中共之叛亂性的答覆

一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載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反駁政府之聲明，極盡誣蔑謾罵之能事。其畧云：「國民黨中宣部的聲明的全部內容，是拒絕中共恢復和談的兩個條件，即拒絕取消〇〇僞憲與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而提出所謂「和平方案」四條。這四條已於二十三日由〇〇經美方轉交南京中共辦事處，所以是〇〇〇的提案。就〇〇〇這一行動本身來看，就可以知道所謂「和談」完全是欺騙。所以，四條是用來拒絕眞正和談的先決條件的。既然不要眞正可以保障和平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又有什麼誠意可言？又有什麼和談可言？……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非完全恢復不可。〇〇〇違法調動的百分之九十的蔣軍，非一個一個退返原來駐地不可。不如此和平絕無保障，至於〇〇「和平方案」中第三、第四條，如整編軍隊，恢復交通，地方政權等事，以前不知提過多少回談過多少次，但是或者毫無結果，或者有了結果也被〇〇〇撕毀。在〇〇〇取消所謂僞憲和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以前，這些問題根本談不上。……一年以來，〇〇無法無天，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如果連我們所提最低限度的兩條都不要他實行，把過去的罪惡一概不算，現地停戰下來，讓他得休整時間，鞏固侵佔地區，補充軍隊，「改組政府」，取得美國政府五萬萬或者更多的借欵和軍火援助，有了再來大舉進攻的力量，那時〇〇還必定更加無法無天。……所以，我們不要民族獨立，國內和平與民主自由則已，如果還要獨立和平民主，則一定要〇〇〇實現取消僞憲與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兩條。不達目的，決不能休止……。」

和談之門既經共黨前後兩次談話聲明而堅閉固拒，益以各地之軍事行動，使時局更嚴重而複雜化起來。一年以來美國不獨爲中國之和平亦爲世界之和平而努力於調解中共對政府的衝突。可是恰巧也美國正式出首調停中國內爭的時候起，即開始做反美運動。馬司兩調人雖曾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終沒有挽回中共的偏見。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馬歇爾奉召返國，在其行前之七日，美國國務院曾發表馬帥本人就中國局勢所發表之聲明。在文中開始便提到和平之最大障碍，乃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彼此所懷之完全而幾乎具有壓倒力量之懷疑心理。一方面政府領袖極力反對共產形式之政府，另一方面，共黨坦白表示，彼等乃馬克斯主義者，並有意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唯先以美國或英國式之民主政府爲過渡階段。

國共間彼此誠有懷疑之處，然其懷疑之根據已爲馬帥所道出，即共產黨雖虛與政府府委迤，而其目的實在「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而益以軍事暴力之屠殺政策是也。「共產黨既不欲爲國家之利益而妥協，顯亦料定可使政府因經濟之崩潰而崩潰，並因漫長鐵路綫上之大規模遊擊戰而加速其崩潰，初不顧及中國民眾所受痛苦之代價。」國民政府對「不顧及中國民眾所受痛苦之代價」，而只圖其一已私利之黨派，實已忍讓過多。如謂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並不如共產黨所想像中之「民

主」，然由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大會確已通過一民主之憲法，憲法各重要方面，均與去年一月各黨派政協會議所定之原則相符。通過之憲法，既已包括共產黨所要求之各項要點，而共黨竟認爲不宜參加國大，殊爲不幸。」至共產黨之「民主」程度究竟如何，可以無產階級「專政」一語而解釋之。共產黨之宣傳技巧，遠過對於事實之忠實。如引馬歇爾將軍之言，則更可說明共產黨對於過去及將來之眞實態度。馬帥說：「中共之行動中，有一非常有害而具煽動性之事，即其宣傳之性質是也。余願爲美國人民說明此種宣傳係故意對美國政府之行動政策及目的加以誤述與謾罵，並不顧及事實，尤毫不顧及眞理，顯係用於誤導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引起激烈之反美情緒。在此種公然謾罵及完全不顧事實之情形下，保持緘默，實感困難，然如一加否認，則每日必加否認，是誠爲一美國官員所不堪忍受之事。」實則吾人認爲共產黨之此種錯誤，豈唯一美國官員所不堪忍受之事，即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均已不堪忍受了。正如我們由過去中共的全部暴行看它的言論，再由它全部的荒謬言論看它的暴行，都可以看出它甘心自絕於國人，企圖將國家民族陷於萬刼不復的境地！所以到今天國家仍不能步入建設的坦途，而各地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熱中，燒殺屠戮，姦淫清算的恐怖裏。這些責任完全應由中國共產黨負担，凡全國同胞都應該切實認淸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形同敵寇漢奸的狂亂行動，我們的和平幸福是它們破壞了的，我們的建設前途是它們給堵塞了的，我們必須在政府的堅強而正確的領導之下，向前努力邁進，打倒這人類的蟊賊！中共這樣由和談走向武裝叛亂，就是拋棄了政治鬥爭又重復回到十三年前江西時代的叛亂割據生活。今年二月二日更發表狂妄的聲明，不承認政府對外所締結的一切條約協定等項，並表示決不負担任何義務。這些舉措都是背叛祖國，自外於國人的悖理行動。它一方面既否認了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一方面亦即爲共反美運動之延伸，更進而配合國際政治攻勢，以造成共產主義之狂潮，中共自絕於國人，亦必將爲全國人民所共棄！



「四人帮」是新走資派　　嚴以敬作

火種

姍姍燒了三個菜，紅燒肉、炒蛋、帶湯的空心菜，很入味，但林宇民沒有多吃。

師母的氣喘病很嚴重，但是藥很貴，不能經常服用。他說他可以在一個什麼地方弄到免費的藥，要了一張舊的處方，吃過中飯後就走了。

就在那天下午，他去找周崗，要求替他在學校醫護單位中弄點藥出來。周崗問他是誰用的？

「張俊臣教授的愛人，他們的情形很糟，可怕極了！」

「你所看到的是一家，我接觸比你多。」

周崗沒有說別的，替他弄到了氣喘藥。第二天，他就叫姍姍帶回去。

「林大哥，媽媽不知道要怎樣感激你呢！」

她蒼白的臉上泛出激奮的血色，就在這剎那之間，一個少女青春的嬌艷，像迸發的火星一樣閃爍出來。

林宇民怔了一下，隨即說：

「姍姍，不要說感激兩個字，那是沒有意義的，最要緊的是我們要互相鼓勵。」

「鼓勵什麼呢，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還是互相鼓勵忠於黨？」

他知道她在故意逗他。沒有幾天時間，有一種新生的力量已在她心裏抬頭，居然敢開人家的玩笑。

「點燃生機，振作起來。」

「原來是這樣！」

「別小看它，姍姍，比如妳影響妳媽媽，再影響妳爸爸；妳要知道，如果老師能振作起來，他可以影響多少人！」

「噢，林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爸爸從你走後一直怔怔的在想心事，晚上翻來翻去也好像沒有睡好。」

「不要躭心，他是在跟自己鬥爭。」

他知道那是一個很要緊、也是很痛苦的歷程；像他們基建隊的工作一樣，要修補破漏的房子，當然比較容易，但是要在廢墟中重建，可不是那麼簡單。

只要有時間有信心，他看看姍姍，心裏想道：重建積極的人生觀，也並不是一件難事。

林宇民跟姍姍的情形，使小組裏的夥伴感到驚異，怎麼他們一下子就把距離拉近了。他們的階級成份相同，年齡也很相配合，如果能夠湊合在一起，未始不是好事；但是黨會允許他們嗎？林宇民沒到三十歲，小張也沒到二十五歲，兩人都不到結婚年齡，就是年齡夠格了，黨也不會允許的，黨在儘量的壓抑黑五類之間的婚姻關係，把他們的男女關係看得十分嚴重。是不是這有關於遺傳律的優生學，黨或者有意把黑五類的「惡種」慢慢予以淘汰？

小組裏大多數人都樂意看到他們的情感「好」起來，雖然有人開玩笑，但都是善意的。然而當他們知道林宇民是小張父親的學生，看法就不同了；師兄妹嘛，距離拉近一點本就不足爲奇。同時，大家也知道林宇民不是「花花公子」，所以對他們的相處，視若無覩。

只有游心餘在心裏長疙瘩，他一到組裏，就把小張看成是自己的食；一向是他對搞男女不正常關係的興趣，比揭發密告還來得大，但是這小姐却是石頭彫的，不懂風情，顯出三貞九烈的樣子。他摸過她的底，也買過小手帕，花露水送她（後來想送給宋明華，却被她當着全小組夥伴們的面，摔進陰溝裏，使他大失面子），又在工資評定會上故意誇她勞動積極，一切都沒有用，不過他不灰心，只要臉皮老，有長心，沒有一個女人吸不進去；他要慢慢的算計她，不怕她不點頭，中途突然來了個老林，却兩言三語的把她給拉了過去，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怎麼出得了這口氣！

游心餘發覺自己越來越變成小組裏的過街老鼠，加深了他大夥兒憎恨，他從那次評定工資會議之後，特別留心人家的行動和言語，不管是后洲大，或者是宋明華，只要能抓到一點小毛病，他就以沿籐摸瓜，把他們一竿子打到底，重建自己在小組裏的聲威，把小張從那臭老九手裏奪回來。

游心餘的窺伺重點放在刺眼的林宇民身上，不怕他有多大的背景，卡住他的七寸，照樣要他好看。不料正打歪着，想不到問題出在后洲大身上，游心餘雖然有點意外，倒也聊勝於無，可以藉此大事發揮一番了。

說來也正湊巧，那天游心餘跟陳瓊枝被派到另外地方去補壁洞，這邊大夥兒在廠修福州春料廠工人宿舍的屋頂。

后洲大有好幾家鄰居的牡台裂開了，他自己家裏的磚牆也發現有縫隙，他在中午休息時，就用一張舊報紙包了一些石灰，準備下午帶回家去用。照規定說，這不可以，重一點是盜竊人民財產，破壞國家建設，罪名可以大到進勞改營，輕一點也得上鬥爭台去認罪，至少普

通的竊盜罪嫌是逃不掉的，不過小組裏並不把它當一回事，拆屋時帶點木材回家當柴火，搬幾塊磚回家搭個新牲台，拿點石灰什麼的，更是司空見慣。大家睜隻眼，閉隻眼當作沒有看到，他們只怕被隊上的幹部發現；自從游心餘來了之後，他們已不得不防着他。

吃過中飯，李天佑到中隊裏去給領材料，大夥兒就開始磨起洋工來。游心餘跟陳瓊枝也完成了任務歸隊了（原該在中午前完工的，却拖到下午二時）。

他們兩人到達工地，照例要休息一下，游心餘想搬開走廊上一堆衣服，好坐下來休息，想不到衣服下藏着一個大紙包，這事情有點蹊蹺，他把報紙挖了一個洞的；好極了，原來是石灰！

這一下可有戲好唱了，游心餘臉上閃出一股異光，蹦的跳了一下，大聲說：

「哎，這是誰的？」

陳瓊枝不以爲意的問：

「你幹嗎，老游？又要搗亂了！」

「我抓到一個賊，你看老陳，有人偷石灰，盜竊國家財物……哎，老陳，毛主席可沒有說過可以偷東西的吧，是不是？」

「算啦，老游，又不是了不起的大東西，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的，我把它放回去不就算了，眞是的。」

「不行，這次事情我們一定要把它來個明白；他們以爲我游心餘是條毛毛虫，這次叫他們知道我的厲害！」

游心餘一把抓住陳瓊枝想搬去的石灰包的手，口沫直濺的嚷了起來。

「你怎麼會是毛毛虫呢，老游，你簡直是太謙虛了，你是一個十足的混球！」

陳瓊枝生氣的推開他的手，向着大夥兒做工的地方走去，大聲嚷道：

「誰拿的石灰，那混球要去揭發了！」

后洲大在屋頂上大聲說：

「是我，小子他敢！」

是二層樓房，下面說話，他聽得到。

「他有什麼不敢的，我們來想個辦法！」

陳瓊枝用手勢阻止后洲大從扶梯上爬下來，沉思了好一會，對下面的人說：

「你們當作沒發生事情一樣，還是照樣的工作，我到上面去。」

陳瓊枝沿着梯子上屋。

林宇民、老壽，都在上面，他們蹲在屋頂的那一邊，中間隔着一個屋脊，下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他們在幹什麼。

幾個女人在下面乾着急，游心餘已經重新包好石灰，挾着準備回隊上去邀了，可是后洲大他們還沒有商量出主意來……

突然，屋頂上面傳出一陣驚呼聲，游心餘已經走了好幾步，立刻站住回頭向上面瞧。

老壽從屋脊那邊探過身來，大聲的喊道：

「小組長！小組長！」

「小組長還沒回來，上面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在瓦片下面找到一包東西……」

「什麼？找到東西？」

游心餘把石灰包往地上一放，蹦蹦跳至梯子下面，仰起頭問：

「壽頭，你找到什麼了？」

「金條，好多金條，他仍正在數，還有一些反動文件……」

游心餘沒有等他說完，像猴子一樣的矯捷往梯上攀樣，還沒上屋，就心急的問道：

「哎，在哪裏，什麼反動文件？」

屋脊那邊傳來陳瓊枝不帶情感的聲音。

「這邊，老游，在這邊，你來看一下，看該怎麼辦！」

「好，哎，好，哎哎，我來，我來！」

游心餘平時上屋，像是涎涎螺遊北京，在後推也推不動他，這一下却像痲雀一樣的在屋頂上跳着走。眞作孽，不知道要被踾壞多少瓦片。

小張困惑地看看上面，問宋明華：

「宋大姐，他們在幹嗎？」

「誰知道呢，假使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是那小子自己找的，寃不得人！」

上面靜靜的有一兩分鐘時間，果眞事情發生了，屋脊上露出林宇民的上半身，掉着手對她們喊道：

「快過去，出事了，老游不小心滑下去，妳們還站在那裏呢！」

她們還沒有繞到宿舍前面，就聽到很悶重的「嘭」的一聲，跑過去一看，游心餘已經橫屍在宿舍前的水泥走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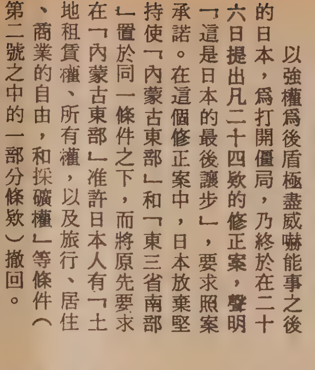
宿舍裏的工人都在上班，事情發生時只有小組裏的人在，公安人員很快到達現場，陳瓊枝報告了意外發生的經過，游心餘實在是個模範勞動工人，工作積極，熱愛黨和毛主席，他一直是小組中的靈魂，只是老因爲在突出政治上用心，有時甚至不顧慮自己的安全，這次意外事件，不但是他們小組，而且是整個基建隊的損失，也是人民的損失，等等，等等。

接着，陳瓊枝又作了現場表現，游心餘是怎樣滑下去的，千不該，萬不該，他不該面對屋脊蹲着幹，這是泥水工最忌的，是不是，同志？好，他一不小心，朝後一傾，就像渾球一樣滾了下去，頭下腳上的把自己撞在水泥走道上，上面的人連連抓，連鞋子都沒抓到一隻。同志，你沒看到當時的情形，眞可怕極了！你看，爲了要拉住他，我的手都被瓦片刮破了。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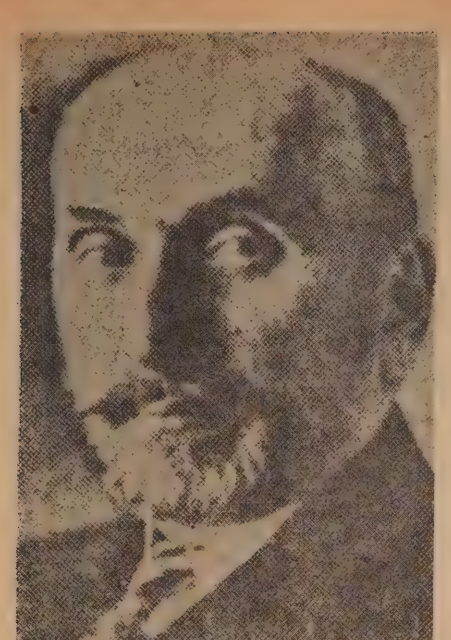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日本提出修正案

以強權爲後盾極盡威嚇能事之後的日本，爲打開僵局，乃終於在二十六日提出凡二十四欵的修正案，聲明「這是日本的最後讓步」，要求照案承諾。在這個修正案中，日本放棄堅持使「內蒙古東部」和「東三省南部」置於同一條件之下，而將原先要求在「內蒙古東部」准許日本人有「土地租賃權、所有權，以及旅行、居住、商業的自由，和採礦權」等條件（第二號之中的一部分條欵）撤回。又在懸案的第五號之中，將起先所要求的「合辦警察」和「寺院的土地所有權」撤回；其餘有關「聘請日本顧問」、「向日本購買軍械、合辦軍械廠」、「建造鐵路權」等項，則要求列入紀錄（即係由雙方換文或由中國外長言明），仍然存在。是故其表現方式雖然稍見和緩，但實質上並無多大差別。本來，這個第五號，就是連對各國都有所顧忌而不敢通知的秘密條欵；從它引起國際責難一點來衡量，便可知道其本質是根本不能成爲條約的。此外，關於山東問題，日本表示在開放膠州灣爲商港及設置日本租界等前題之下，可以還給中國。



俄國外相佐諾夫

對於日本這個最後修正案，袁世凱方面於五月一日提出最後對案。在對案中，雖然對第五號再度加以拒絕，以反要求無條件歸還膠州灣租借地，但就全面而論，可以說是仍然對日本案有所讓步。在些讓步之中，有必須特別指出來的問題，就是在東三省南部給予日本人以居住、營業及土地租賃權——這一項，乃是導發後來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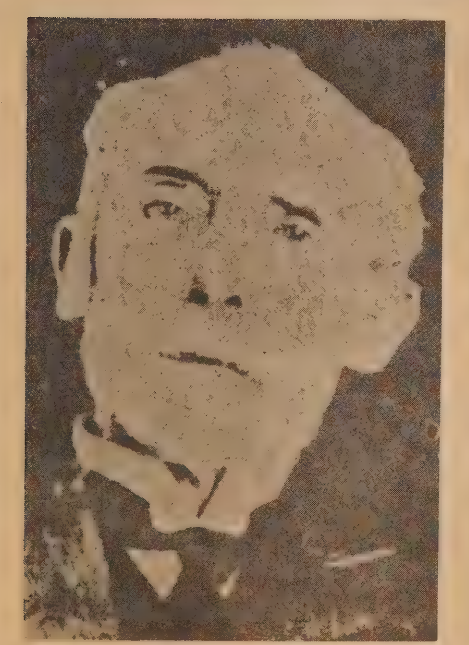
▼當時，担任和日本折衝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後來在他手著「一生之回憶」中，提到「耕地租賃權」與「九一八事變」關係，大致如次：

「……後張學良廢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畝商租者，以盜賣國土論。日本總領事以張學良片面取消兩國依據二十一條要求所定之協議，提出抗議，張學良亦不理。一九三一年七月，適有日人在萬寶山租借地因引水問題引起中日兩國警察衝突，雙方出動軍隊，就此開火，越鬧越大，尋至釀成九一八事變。」▲

日拒接受最後對案

可是，日本方面連像如上所述的最後對案，也沒有接受。

外交總長陸徵祥，在提出最後對案的時候，特別說明：「關於第五號，在日本政府本爲『勸告條件』（希望條件）。第五號的問題，不僅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而且牴觸『門戶開放主義』以及中國和他國的約定之處甚多，不能作成書面協定」。針對陸徵祥的說明，日本公使日置益表示責難：「和預期相反，不能滿



英國公使朱爾典

意；而且是沒有誠意的答復。」接着又緊叮一句：「這個對案，就是中國方面的最後答復嗎？」這時，陸徵祥明白地回答，是最後答復。」於是，日本方面便以這個回答爲根據，決定了已經不能再有交涉餘地的態度，乃使出最後的強迫手段——對中國發出「最後通牒」。

五月四、五兩日，日本連續舉行內閣會議，內定提出「最後通牒」；旋即提經六日召開的御前會議作了正式決定。

在「最後通牒」中，日本方面雖仍然強追要求全面承認其在先提出的最後修正案，但對於第五號各項，除中國已經表示讓步之有關在福建省的日本優先權外，其餘則改爲「日後另行協商」——蓋日本由於恐懼受到國際間的排斥，乃有如此和緩的表現。

各國各有所圖

中、日兩國環繞着二十一條的交涉，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注目。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戰綫正越發擴大、列強國家都無暇揷手於亞洲問題。他們都很躭心日本這種橫暴的要求，意圖使新誕生的中華民國成爲其屬國，是對列強在中國既得權利的一種威脅；還有，日本和中華民國之間要是發生新的衝突，將會在亞洲點燃起又一處戰火。

英國只顧自已特權

當時，在中國握有最大權利的國家，是英國。他和日本締訂有攻守同盟條約，萬一中、日關係惡化，急遽發展進入戰爭狀態，則負有和日本攻守同盟條約義務的英國，便避免不了捲入中日之間的戰爭，所以對此頗爲戒懼。

因此，英國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接到日本關於二十一條要求的照會時，便表明態度——「歡迎中日兩國通過交涉解決多年紛爭」。

美國公使芮恩施

不過，在那個時候關於二十一條要求之中的第五號各條，英國還被日本矇在鼓裏；不久，當第五條暴露之後，英國乃責難日本有悖國際信義，並且舉出第五號之中包括有要求華中地區鐵路建造權的問題，警告日本：「和英國權利有牴觸時，應該和英國協商。以及不得違反日、英同盟而侵犯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一如在前面所會提到，這是由於南昌與杭州、南昌與廣州、潮州的鐵路建造，英國已經獲得了它的優先權的緣故。

對於英國的警告，日本答復尊重英國權利；並約定將建造鐵路的要求暫時擱置，容後協商。可見日本方面在向中國提出的最後修正案中，對於第五號某些要求有所讓步，實則就是出於對英國關係的反應。

英國而且還在提防着中日之間談判破裂。

三月八日，英國外相葛雷向日本表示極其期待「本於忍耐而謀說服的手段，打開對中國的僵持局面」。又當交涉陷於停頓的三月二十七日，英國駐日大使葛林更向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提議：「可不可以由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側面促請中華民國政府進行交涉？」

四月二十六日，英國得到日本提示對中國的最後修正案時，乃再度舉出第五號問題，於五月三日由葛雷照會加藤高明——「世界上一般的看法，是關於第五號的要求，日本有企圖對中國設立『保護權』之嫌。本來只是『希望條件』的第五號，如果爲了要強行實現而造成中日關係決裂，則日英同盟的各項約定，便很難得其協調。」

後來，日本在「最後通牒」中，對第五號更和緩到「日後協商」；英國接到通告，乃認爲是「日本表現出很大的讓步」，故而表示歡迎，並希望中國應該迅速承諾。葛雷並且爲此訓令朱爾典「極力勸告中華民國政府

英國外相葛雷

接受」。

在英國的立場來說，當已經看到情況的發展對於他本國的權利（鐵路問題）固然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但却仍然躭心亞洲發生混亂，而希望不管怎麼樣總要使問題儘快獲得「圓滿解決」。

俄採不干涉態度

至於俄國方面，因爲已將東三省北部、內蒙古西部以及外蒙古等地區置於其勢力之下，故而也照會日本，對於二十一條要求表示不得侵犯到俄國的勢力範圍。同時，對第五號之中「聘用日本人顧問」、「由日本供給軍械」等條欵，雖然也表示關心，但並未採取干涉態度。

俄國的反應，使人特別值得玩味的，是他預料袁世凱一定會接受日本的要求。俄國外相薩佐諾夫曾經再三通知日本政府——「中日之間將不致於斷絕邦交。」「袁世凱只是在國內輿論的面前，故作強硬姿態；內心是在等待着最後通牒到來，只要發出最後通牒，他必然就會以之爲藉口而表示接受。」

▼日本方面，對於來自俄國的有關袁世凱「內心」的看法，不大敢相信。加藤高明於四月十八日去電詢問日置益，但日置益的答復却是否定的。故而日本乃設想到會發生斷絕邦交的最惡劣情況，極其愼重地預作準備，甚至研究到撤退僑民的計畫。

但據上村伸一所著「外交五十年」以及其他人著作中，曾經提到當二十一條簽訂之後，日本政府在議會說明——「中國方面基於壓抑國內反對輿論，表示希望日本發出最後通牒。」▲

美國得不到支持

再說，一向採取希望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的美國，則懷疑到日本的眞正意圖，恐怕是在對中國利權的獨佔壟斷。

美國對於第五號條欵中「日本在福建省的的優先權」一節，向日本明白表示美國一向沒有在福建省建設軍港的意圖。此外，並舉出「東三省南部的租稅問題」、「合辦漢冶萍公司」、「聘用日本人顧問」等條欵，認爲恐怕是侵犯了中國主權。

又當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時，美國政府曾電令其駐英、俄、法三國大使，着向各該駐在國提議由四國共同勸告中日兩國「穩健交涉以謀解決」。這個提議，未能得到俄、法兩國的贊同，同時，日本也以「如果第三國介入，反而會使事態混亂」，表示反對——以致沒有下文。

日本態度蠻橫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携帶「最後通牒」，率同書記官小幡酉吉、高尾亨，到達北京外交部，拜訪外交總長陸徵祥，是在五月七日下午三時；外交部次長曹汝霖也同時在場。

日置益緊繃着臉表示：「奉帝國政府命令，提出最後通牒。」——將一份備忘錄面交中國方面。

陸徵祥已先由駐日公使陸宗輿的報告中了解了它的內容，只是簡短地答覆一句「可惜」！

最後通牒的限期，爲五月九日下午六時，只剩下兩天。「如到期得不到滿足答覆，則帝國政府將採取其認爲是必要的手段。

北京外交部接到日本的最後通牒立即向袁世凱報告。袁於下午五時召集政界領袖會議，除陸軍總長段祺瑞表示強硬意見外，其餘的人都主張和平解決。當天未能達成結論，改到翌日——八日繼續會商。

英國落井下石

八日下午，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趕到了外交部，會見陸徵祥，當面表示：

「中國已經面臨到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我到中國四十年，和袁大總統有三十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趕來說幾句眞摯的話。——日本這次的最後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沒有討價還價餘地。

（未完）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有懷

[illegible]

雁外星河淨，沙汀立幾時。風來皺水面，烟去鎖山眉。自有淩雲意，能無落月思？秋深[illegible]到步，珍重但相期！

毛酋　二首

馬　天

(一)
依俄成逞[illegible]，邪說亂乾坤。一面稱兒帝。千秋種禍根。

(二)
不待董狐筆。民心即史評。揚風[illegible]火盆。代罪起[illegible]兵。

秋月觀感　二首

陳鐵兒

(一)
孤城落日暮還來。再見清輝映紫臺。四野江青衰柳色。滿天霜白鬢毛催。[illegible]

(二)
[illegible]誰知腐草成螢火。撲上空中門月光。

望海潮　重陽近

[illegible]

[illegible]中秋。瞬近重陽，酒帘同醉喜擎甌。[illegible]鈎。雲水接光，天山共色，烟波付與閒鷗。溪壑恣探幽。應來年重認，屐齒曾留。且看題餻落帽，幾輩弱風流。

秋籬新趣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花露垂黃香欲晚。草烟籠碧氣橫秋。[illegible]籬邊常見南山客。無復當年採菊遊。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李撫虹

尚餘炎熱又初秋。物候推移似水流。[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陳　琳

[illegible]

前題

陳香圃

[illegible]

前題　二首

[illegible]

(一)
[illegible]籬邊遺興哦詩樂。箋畔猜枚鬥酒狂。

(二)
[illegible]沈思誰得閒中趣。猶待發英菊未黃。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新句吟成堪自喜。一樽斟到月華明。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清秋佳趣毋辜負。乃向籬邊醉一觴。

前題

麥正本

烟疑輕霧月疑霜。院落無聲襲晚香。清興東籬教嚮往。幽歡北里忍相忘。[illegible]

秋籬新趣

[illegible]

[illegible]風靜香浮千泥逸。月明人醉九華姿。[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捲盡炎氛去，看階下，零露瀼瀼。根[illegible]東籬尋約引壺觴。相對興偏長。餘霞[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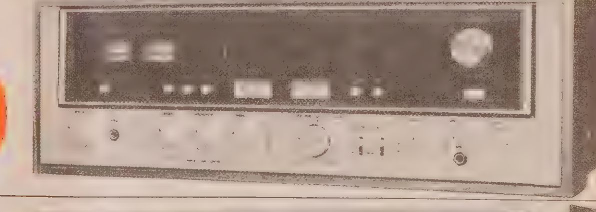
6060



7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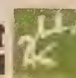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71

注意刮起的媚共風

華國鋒政權的現階段

紅朝「中山狼」

丁肇中博士訪問記

唐代傳奇中娼妓的悲劇性

北平的廟會

論華國鋒當權後的中蘇共關係

蘇共較年輕的接班人

九週年紀念！

嚴以敬作

丁探求「永不死亡的愛」內傳

香靈親到美國拉利訪問

NO.471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一月四月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illegible]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 [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同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illegible]

售價：每期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注意刮起的媚共風……………………每週評論 1

爲了探求「永不死亡的愛」內情……………………萬人傑 2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4

[illegible]……………………[illegible] 6

「四人帮」罪名……………………胡國楚 7

[illegible]……………………[illegible] 8

唐代傳奇中娼妓的悲劇性……………………馮明惠 12

[illegible]……………………[illegible]航 13

評鬥格・鐵腕廉政反罪惡・伴遊小姐……………………林巽 14

論華國鋒當權後的中蘇共關係……………………余秋人 16

[illegible]……………………[illegible] 17

由「渙卦」看樹倒猢猻散……………………明一中 17

劉佰承與聶榮臻……………………胡養之 18

[illegible]……………………[illegible] 24

[illegible]……………………[illegible]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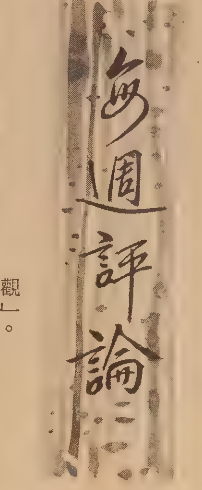
火種……………………林學政 28

中國抗戰實錄……………………經產新聞 30

萬人詩壇……………………壇主封淑英（封底內）

注意刮起的媚共風

——由本刊創刊九週年談起



十一月一日爲本刊創刊九週年紀念日，似乎是應該寫點「應節」的東西作爲這一週的「每週評論」。實際上我們除了應該向熱情支持本刊的讀者、作者致以謝意，並請繼續給本刊以全力支持外，所要說的還是過去常說的那幾句話。

本刊創刊於香港左仔暴動時期，在它問世前已決定了它的光榮而艱巨的使命：反共、反共、反共！萬人雜誌面世後的九年來，內容重點始終放在揭露、聲討和撻伐中共罪惡本質與血腥統治事實及其散在海外各地爪牙走狗、幫閑墮子等的無恥卑鄙行徑上。過去如此，未來仍是如此；所以一些無謂的「場面話」——爲紀念本刊創刊九週年而寫的「應節」文字——還是免了吧！因爲，毛死他的遺孀江青等所謂「四人幫」被毛澤東最「放心」的親信華國鋒逮捕後，在海外又刮起一股值得憎惡和駁斥的媚共風。

在國際間一些「左」而「媚」的國家和政黨除了中共豢養的貓腳爪、狗腿子紛紛打給中央的賀電中喊了「華國鋒同志萬歲」外，包括中共歐洲唯一伙伴阿爾巴尼亞在內，有的似在表示不屑華某所爲，有的則保持觀望的態度，只有自世界的一等大國美國某些昧於時事、不懂共產黨政治加上唯利是圖的政客、財閥等混帳王八蛋，在江青一伙失手被擒華國鋒幾經艱辛「浮」上來後，他們高興得忘記了一切，有人認爲從此是由所謂「穩健派」當權，在國際間仍沿襲毛的「外交路綫」和「政策」，將可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穩定」；由此一廂情願的與事實不符的想法和看法出發，有人大喊大叫主張軍援中共，有人更急忙進行和中共大談生意。

中共政權隨着毛澤東死亡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之被捕，是要「變」的，像「毛主席」改爲「華主席」、「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改爲「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等等，如此而已。除了有一天中共被打倒，不然他們絕不會放棄甚麼「馬列主義」、甚麼「社會主義」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等教條和主張的，對老百姓當然仍是以屠殺、逮捕等血腥辦法爲手段，繼續進行敲骨吸髓地壓搾與剝削。過去在中共黨內有宮廷派那些人在，對當權官僚和軍人集團互相勾結爲所爲的無法無天行爲，還可以起到一點「反對黨」的作爲，現在隨着「四人幫」之失勢，散在大陸各地的過去曾接近和支持宮廷派份子必被連根拔起，短期無法翻身。

最近，在香港眞的表示「人心大快」的並不是大公、文匯和中共派駐香港的機構，而是查先生主辦的「明報」。因爲宮廷派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就從各方面着手發展自己的勢力，相信，十年來在香港的中共所有機構特別是文化宣傳方面，都有江青派的人馬；因此，就是眞的「人心大快」也得把左派份子清除後才能出現，但「明報」却完全不同。

對於「明報」無法拿出證據說它是中共的尾巴報，但從周恩來死亡它哭喪，鄧小平垮台它惋惜，江青一伙失勢它高興的過程看，實比左報對讀者的欺騙性還大；因爲它打出的招牌是甚麼「中立」、「客觀」。

照「明報」的看法和說法，中共以華國鋒爲首的所謂「穩健派」不僅掌握了大陸的統治權，且已十拿九準地「鞏固」下來。進一步該是集中全力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執行「四個現代化」的計劃。具體地說：今後中共將實行周恩來「路綫」，其實卽或老狐狸周某也有「路綫」，並且中共眞的認眞執行，對中國人又有甚麼好處呢？從基本上說，周鄧一派的餘孽掌權，對人類長遠利益，大陸同胞前途等任何方面看都和毛江集團當政一個樣，劉少奇當權階段並未多爲飢寒交迫的大陸同胞着想就是例子。特別是周恩來這個「兩面派」、「笑面虎」，當了二十六年的「國務院總理」，試問他做過的那一點是厚待老百姓的事？

中共政權不管那一派當權，對中國前途和百姓生活都同樣沒有好處。希望那些爲虎作倀的外國政客、海外論客等等不要太天眞，更不要幫着中共騙人。

爲了探求「永不死亡的愛」內情
丁善璽親到美國拉利訪問

萬人傑

「英烈千秋」「八百壯士」大導演丁善璽先生，讀了老萬的小冊子「永不死亡的愛」後，深受感動，認爲可以拍成一部動人的電影。爲求眞實，他決定到美國拉利實地拍攝。上月特地和夫人同往美國，到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和刁奇醫院實地訪問，見過小冊子裏提到的每一個人。同來香港，兩次到訪，和老萬談了很多。

美國寄來的明信片

十月初，老萬接到一張從美國寄來的明信片，正面的圖畫映入眼簾，馬上認得曾到過這地方，如果沒有記錯，那就是刁奇醫院對面的教堂。

三年前，老萬和內子遊美，到拉利會合了孝昌，要和他一起北上紐約，再到波士頓參加姊姊的婚禮，然後到加拿大旅行。因爲在路上有三四個星期時間，先要到醫院見見他的主治醫生，得到他同意，才可成行。

當天孝昌開了他心愛的快意小跑車，把我們載到刁奇醫院，見高雲醫生。高雲認爲他可以遠行，但要兩星期一次驗血，估計兩星期後我們在多倫多，那裏有我們的熟醫生鄔洪厚，他是從香港移民去的，可以幫忙。這問題解決，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在刁奇醫院前面，我們漫步了不少時光，那恬靜的環境，我們都很欣賞。這座偉麗的教堂，曾給予我深刻的印象，我也替內子在這兒拍過照。

爲什麼有人寄這麼一張明信片給我？好奇的馬上翻過背面，未看內容，先看署名，寫道「台灣八百壯士導演丁善璽」，和丁先生雖然神交已久，却未會過面。上回到台北，忙着應酬，抽不出時間看他，想不到他會給我寄明信片，更想不到他從美國寄來。

「永不死亡的愛」

原來他悄悄跑到美國是爲了籌備把老萬的小冊子「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要到美國實地拍攝，所以孝昌唸書的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及他療病的刁奇醫院，必須實地勘察，看有沒有實地拍攝的可能，才可以決定拍攝的整個計劃。

他在明信片中對我說：爲了拉利的機場關閉了，他迫得從紐約坐火車到拉利，來回花了十六小時，在拉利逗留兩天時間，到過每一個需要拍的地方，更找到每一個與這事有關連的人。

明信片上，他告訴我見到高雲醫生，他不但還記得孝昌，而且清清楚楚地告訴了丁善璽兄他醫理孝昌的經過。這次實地訪問後，增加了丁善璽兄的信心，他認爲黃潮泛濫的社會，需要有這樣發揚愛的影片，他在拉利發掘了許多在小冊子裏沒看到的愛，那就是在拉利和孝昌接觸過的每一個人，對他都沒忘記，大家心目中還有這個好學的青年。他發覺愛心沒有國界。醫生、教授、同學和孝昌之間的情感，超越了種族與國界。因此，他要「認眞」的拍這部片子，要把他拍成一部不平凡的電影，不是光靠情節賺人一兩滴同情的眼淚，他要求老萬「從新考慮版權問題」。

表現出他過人的能力

第一次和丁善璽碰頭在翠園吃中飯，前此雖未見過面，但我在報紙上看過他的照片，他在小冊子看過我的樣貌，他一進門我們便互打招呼了。

和他同來還有他太太，他們昨天晚上才從美國回來，別的事還沒辦，便找老萬。他的「八百壯士」剛在香港上映，但並沒爲這事分心，他認爲片子已拍好，一切已成定局，不必再爲它操心；但一部計劃中的片子必須多做點籌備工作，這是他急不及待找我商談的原因。

丁善璽表現出他過人的能力是他這次在拉利搞的公關工作。僅兩天工夫，沒有車子，往來於兩小時行車時間的刁奇醫院與拉利之間，就憑我那本小冊子的中文譯名，找到書中提過的那些人。丁兄表示，他的英文也是有限公司，全靠太太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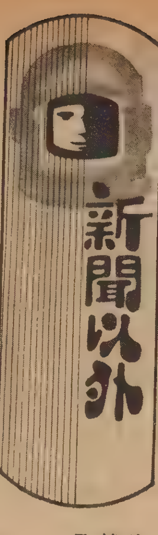
高雲醫生

高雲醫生已不在刁奇醫院服務，但他說不出他的英文名字，結果從音譯慢慢找出。他已調到附近另一間醫院，由刁奇醫院的公關主任親自帶他去找高雲，作了一次詳談。

第二天丁兄在一家中國菜館請客，相談甚歡。高雲醫生告訴他老萬夫婦也曾請客，和他吃過一次牛扒。那是三年前的事，高雲醫生和他的西班牙籍太太跟我們在拉利郊區一家最著名的扒房吃晚餐，是我們遊美國最愉快的一個晚上。孝昌做了那夜的主人翁，吃着美味的牛扒，還有多種不同味道的乳酪。

使我們大家感到最有趣的是洗手間沒寫明「男」「女」，門上以公牛和母牛分別，兩位女客分不出公牛和母牛，闖進男洗手間，見到裏面全是「公牛」，狼狽逃出，鬧了一個大笑話。

高雲醫生一定印象深刻，因此幾年前的一頓晚餐，還記得這麼淸楚。



丁善璽兄告訴老萬，高雲醫生表示樂意協助拍攝這部影片，提供孝昌的病歷，但必須得到我們夫婦同意，丁善璽兄要求老萬寫信告訴高雲醫生。

刁奇醫院是一間著名的放射醫院，走進裏面，如入八陣之圖，如果不拿了地圖，很容易迷路。裏面用顏色畫分，紅區、黃區、紫區、白區、藍區……每一區代表一科，如兒科、骨科、外科等，據丁兄說，現在還在擴充，興建新的部分。

丁兄說：如果不在實地拍攝，在台灣或香港隨便借一家醫院拍，不但拍不出那種氣氛，且蚊髀與牛髀，刁奇的那種規模，非國人所能想像得到。

一份有意義的禮物

丁善璽兄甫見面，先送老萬一份禮物，那是一疊彩色照片，也可說是他這次跑到拉利活動的紀錄照片。有高雲醫生在他辦公室內、有電機工程系系主任史蒂文生、有實驗室的圓形外景、有最欣賞孝昌的哲學教授、有孝昌在大學協助教授做研究工作的辦公地方、有他以前住的房子、附近的環境，他們還到教授家裏作客，有和教授夫婦的合照。

他所得到的資料，比老萬所知豐富。我未到過孝昌辦公的地方，也未見過他的教授，雖然我知道史蒂文生對孝昌很好，他特別喜歡東方孩子，因為他以前曾在台灣當過教授，和中國孩子感情份外親切。

他告訴我一樁連我也不知道的事——哲學教授和孝昌認識的經過。原來有一次孝昌的車子在雪後的路上拋錨，剛好教授開車經過，下車協助他，一見如故，以後常有來往。教授認為孝昌對哲學很有天份，建議他改念哲學，但孝昌因家境不好，念完哲學只可教書，出路很窄，沒有答應。雖然如此，他們仍常常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他認為孝昌的智慧很了不起。在孝昌口中，也常提及這位教授，他是他最佩服的學者之一。

三百名中國學生

丁善璽又發覺在拉利有很多中國學生，總數達三百人之多，他們中不是來自台灣便是來自香港，對丁善璽這位著名的中國大導演自然如雷貫耳，聞悉他要到拉利拍片，需要不少中國學生出鏡，他們答應無條件協助，丁兄為此放下一樁心事。因為在美國什麼都有「工會」出頭，不用屬於「工會」的臨記也有麻煩。

他跟學校和醫院談好，並且安排了時間表，在學校拍兩天戲，在醫院也拍兩天。當然，病人、醫生、護士及其他工作人員是不會上鏡的，全部要僱用演員。

所有這些景物都實地拍攝，老萬相信一定大受觀眾歡迎，這可使他們眼界大開。刁奇醫院的設備，不但香港、台灣觀眾沒見過，就在美國，也是數一數二的醫院。鈷六〇的放射治療，無出其右，如果丁兄能獲答允拍攝這些鏡頭，非常有價值。

許多初到美國念書的中國學生，不認識人，不大會講英語，往往害上思家病。寂寞、痛苦，一切須自己照顧自己，許多人受不了。

孝昌初期也經常躲着哭，過了一段時間才能適應。尤其在拉利這種市鎮，很遠才找到一個人，和大城市不同。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裏，確是度日如年，意志薄弱的，難免走上自殺之途。

拿出來不會面紅的片子

丁善璽兄坦白地說明他對把「永不死亡的愛」這本小冊子拍成電影的意見。

「這絕少可能成為一部賺錢的電影，但極可能成為一部叫好的電影。我拍過一些很賣座的影片，但有一個心願，一直想拍一部拿出來自己不會面紅的片子。我心目中的這一部片子，就是『永不死亡的愛』……」

他認為，可以很省錢的拍好這部電影，派個攝影師到美國，遊埠順便拍外景，插在片中，就當是「美國實地拍攝」；醫院、學校，隨便找個建築物替代，內景在影棚裏搭佈景，把故事拍到極盡悱惻哀痛之能事。

但他覺得這樣拍糟塌了這段動人的情節，他的構想是用大資本拍，拍成一部可以在國際市場發行的片子，他希望書中幾個份量相當重的外國人，如高雲醫生、史蒂文生教授及在醫院中與孝昌十分友善的一位女職員——安，都用外國大明星飾演。不過，他說：憑個人的財力不可以辦到，除非由一家經濟力量雄厚的大公司拍，且不計較盈虧。他認為具有這條件的，港台兩地，恐怕只有中影公司可辦到。

有能力拍成大片的公司

丁善璽兄是中影公司的基本導演，他拍「英烈千秋」和「八百壯士」兩片，都替中影爭取了很大榮譽，因此中影當局對他非常器重，如果他向中影提出，大概不會有多大問題；問題是他跟楊羣是很要好的朋友，這本小冊子是楊羣先發現的，他對這故事似乎很有興趣，如果這樣做可能令他誤會。

不過，老萬覺得丁兄的意見，純粹為了這部片子的好，不論楊羣的鳳鳴公司，或丁善璽的巨人公司，都不可能有龐大資本把它拍成一部國際水準的影片，與其如此，倒不如讓有能力的人把它拍得更好。

和丁兄談過後，老萬覺得急於要辦的事是見見楊羣兄，告訴他我的願望——我並不想把這本有紀念性的小册子賣錢，因此，不管由誰拍，也不會要一分錢版權費，但必會和拍這部片子的人訂個合同，在這部影片的總收入撥出百分若干，充實老萬為紀念孝昌而設的助學基金。這基金已發放兩屆，每屆獲獎者得八千元新台幣，共獎十三名，每年十萬零四千元，如果影片收入好，這助學金的名額可加以擴充，這比拿一筆定額版權費好得多。

丁善璽兄雖已離港多天，可是老萬忙得連跟楊羣兄聯絡的時間也沒有，丁兄回到台北後，一定覺得老萬辦事太洩氣，怎會了解我忙成這樣子呢？

華國鋒的政權階段

岳騫

江青等四人幫被捕之後，共黨正式公佈華國鋒被任爲黨主席，軍委主席，加上原任「國務院總理」一職，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若就表面情形看，華國鋒要算是共黨有史以來第一「強人」，其目前職權已集毛澤東與周恩來於一身，但實際情況自非如此。

華國鋒在共黨內部權力究竟有多大，仍是一謎，但可以斷定不但趕不上毛澤東，亦遠不及周恩來，所以華國鋒目前不可能建立獨裁權力，雖然表面上定於一尊，但共黨實際情況則走向集體領導，只是由那些人共同決定大計，尙未見到公佈。

華國鋒上台之後，雖然一舉擊潰了「四人幫」，但其本身所遭到的困難，並未因除掉了「四人幫」而告減輕，反之，困難正在日益增加。

當華國鋒宣佈被選爲中共中央主席及軍委主席後，作了一次擴大宣傳，以人造衛星向全世界播映，事先，海外人士都以爲此舉乃宣佈三中全會召開情況及新的人事安排，誰知到時播出的，竟是北平共軍，共幹敲鑼打鼓的鏡頭，海外人士看了這段新聞之後，失望之餘，覺得華國鋒此項無聊行動，實在是色厲內荏，夜行人吹口哨。

還有一件事也很特別，十月二十四日以華國鋒爲首的共黨政治局委員全在天安門亮相，廣東的許世友，韋國清二十三日還在廣州出席羣眾大會，二十四日又在北平出現，顯然是在廣州散會後又趕去北平出席，這種情形在「毛澤東時代」甚少見，可見華國鋒特別需要實力軍人捧場，許、韋非趕去不可。不問許、韋二人是全心全意趕去捧場，還是受華國鋒之邀，都是權柄下移之象，對於一個極權政體，便是式微崩潰的先聲。

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由政治局選出，不能說不合法，但却是權宜之計，還是應由中全會推出。因此，海外人士推測華國鋒掌權後，應當召開「三中全會」以解決人事問題，如主席的「認可」，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的「補充」，權力的重新分配，都要由三中全會決定。可是直到今天，共黨不但未舉行「三中全會」，就連召開的跡象也沒有，可以看出華國鋒在目前無意召開「三中全會」。

華國鋒不肯召開「三中全會」，主要原因當是爲了文革派，一般估計文革派在十屆中央委員中，約佔百分之四十，雖然王、張、江、姚被捕後，文革派已潰不成軍，但其中也可能有死硬派，在會中爲「四人幫」鳴不平，即使不能成事，也會影響威信，此是華國鋒所必須顧慮的。因此，華國鋒可能想假以時日，變漸清除了江青一系中央委員，即使不能成爲淸一色的擁華，但起碼也沒有公開反華的人，才可以召開中全會。

其次，人事方面也甚難安排，共黨政治局原有委員十六人，候補委員四人，目前公開淸除的只有四人幫，尙存十二名委員，四名候補。原有的五名副主席尙餘葉劍英一人，九名常委只餘華國鋒，葉劍英兩人。

現有政治局委員有資格升任副主席的應是李先念，吳德，陳錫聯，有資格升任常委的是許世友、紀登奎、汪東興，一旦這批人升了副主席，常委，華國鋒便覺得受威脅，因此，華國鋒大概想穩定自己地位之後，再召開「三中全會」，但無論如何「三中全會」不開，不能算塵土落地。

至於對付「四人幫」的政策，仍然是縮小打擊面，截到目前爲止，除去「四人幫」之外，較爲重要的幹部大概已被捕的是「文化部長」也是中央委員于會泳，毛遠新是否眞的被捕，也未證實，李訥被捕更是傳說。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安崗招待法國新聞團，談到：「在人民日報一個由十三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中，姚文元安插了兩名他的人。」這兩人是誰？安崗未講，只說：「他們現在仍然屬於這領導小組，但是他們現在已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兩人是否有李訥改名的蕭力在內，不得而知，但蕭力是參加「人民日報」工作。由此可見華國鋒領導的集團對「四人幫」的打擊仍然盡力縮小範圍。

北平方面當有一批人被捕，是北京、淸華大學的激進分子，如遲羣之流，有一時期甚爲活躍，但在共黨黨內而言，他們實在是微不足道的角色。

上海方面證實出問題的也只有在市委會中排名第四（次於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際是第一把手的市委書記徐景賢及工人出身的市委書記王秀珍。至於其他重要都市如天津，也是江派根據地，却未傳說有何人被捕。

但對於江青等四人，却採取嚴厲手段對付，據法新社十月二十八日北平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安崗對法新社記者喬治·比昂尼說：四人幫是人民的公敵，是不能饒恕的。」安崗又說：「他們是我們的公敵，他們的罪行無可寬恕，要他們進行自我批評是不可能的。這完全是敵我矛盾，他們激起了人民的公憤。」但是，安崗也表示不會處決他們，安崗說：「他們可以隨他們所願活多久，直到他們自然死亡。」

安崗的說法，自是有意向全世界透露對「四人幫」的處置方式，但根據這項談話可以看出四人的罪名將重過劉少奇而追上林彪，因爲劉少奇被鬥垮是漸進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已垮台，也只是由排名第二跌到第八，依然是政治局委員，不似四人一垮到底。安崗又指出他們的罪狀有「裏通外國」一條，不知指的何事？共黨所有大頭目，只有林彪有此一項罪名，因爲林彪罪名是乘機飛去蘇聯，毛、周加他一個「裏通外國」的罪名還說得過去，王、姚、張、江四人通的那一個外國，就算是揑造，總也要能沾上邊，且看「人民日報」如何繼續發掘四人的罪狀。



華國鋒上台之後，對於共幫黨員幹部而言，也許可鬆一口氣，尤其是大頭目，不必担心被整，所以四人幫一垮，所有大頭目一致表示擁護其故也在此。

但華國鋒集團對人民如何，會不會寬一些，照共幫內部情況看，也許不似毛澤東有這麼多的新花樣，但要說對人民的管制及生活可以放寬，則未必。

華國鋒本身是特務系統出身，所以能當公安部長。對於控制人民，自然較一般共幹更爲內行，他也一定懂得對人民統制一旦放寬，反而會引起反共抗暴事件，當年的東德、匈牙利便是現成例子。

但華國鋒在捕了江青四人之後，爲了要爭取民心，有時又不得故示「寬大」，像對「四人幫」處置，盡量縮小範圍，不究脅徒，便是一例。但人民心中的枷鎖一旦除掉，再想控制也就很難。這不是說大陸同胞馬上會起義，一夜之間可以推翻中共政權，但事實確是向這條路上去走。

就以對付「四人幫」而論，華國鋒也陷於困窘之境，因爲華國鋒暫時不願鞭毛澤東之屍，要以毛澤東打江青，便顯得矛盾百出，其中有些妙論，實在可入「笑林廣記」，如共報透露一九七二年毛澤東已發現了四人幫的野心，再三警告他們，四人不聽，仍然自行其是。這一說法，似乎可以爲毛澤東洗刷，分開毛江，但是共幫十全大會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召開，那次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毛澤東在大會上親口說出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在那次會議，張春橋担任了大會秘書長，王洪文當選了第二副主席，張春橋當選政治局常委，江，姚却當選政治局委員，如果不是由毛澤東一手提拔，誰有這個力量？

江青一夥，對共幫自然造成巨大災害，但災害之來是提拔江青的人，共幫鬥爭四人幫，到了最後必然會牽涉到毛澤東身上，毛澤東必被鞭屍，他自己都已料到，祇是時間的遲早。由於江青四人在四個星期垮台，可以料想毛澤東被鞭屍時間，也較預料來得早。

還有一個引起世人興趣的問題，鄧小平還會不會出來，就情理而言，鄧小平也許可以出來，因爲鄧小平是江青的死對頭，江青垮了，鄧小平自然可以翻身，何況此日當權的軍事頭目如陳錫聯，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若非出身「紅四方面軍」，便出身「二野」，與鄧小平都有淵源。但奇怪的是江青垮後，批鄧的口號並未停止，李先念即首先發表這一意見，最近「大寨大隊黨支部」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說：「在這以前一段時間內，我們大寨貧下中農看到一些奇怪的現象，爲甚麼在黨中央作了正確佈置之後，有人就明目張胆另攪一套？爲甚麼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批鄧的指示受到大干擾？爲甚麼全國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農業運動受到干擾和破壞？現在眞相大白，原來完全是反黨四人幫攪的鬼。」

原來批鄧是受到四人幫的干擾，這就等於說鄧小平與四人幫有關，再演變下去，可能會出現江鄧反黨叛國，這一名詞在現地看來似是笑談，但人們如果想起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便會想到江青與鄧小平是一夥，並不希奇，再推下去，也許不久將來會出現毛江周鄧的聯合反黨集團，世間事上有我們想不到的，沒有共產黨說不出的。

紅朝「中山狼」

林定

十月二十四日，北平集團清除「四人幫」後首次公開在天安門亮相，政治局除劉伯承臥病不出席，其他成員均到會，顯示整肅的只是王張江姚四人。特別汪東興、倪志福兩人出現，證明江青集團之垮，是垮在自己心腹手上。使他們對江能像待毛那麼忠心，「四人幫」即使垮，也不會垮得這麼快。「八三四一」部隊與「首都民兵師」實力，足可使江青支撐一個時期。可是連他們都反了，江青有如何不垮之理。

試看政治局成員，除劉葉李外，沒有一個不是隨着「文革」興起而水升船高，即使陳錫聯、許世友、韋國清、蘇振華等，倘無毛江之「文革」，能否爬進灌力金字塔，尙有疑問。他們的權力與聲望，那裏及得上陳雲、鄧小平、彭眞、羅瑞卿、粟裕、譚震林諸人，能夠保持當一名二級頭頭也心滿意足了。至於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吳德、李德生、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之流，則更不用談了，他們終其一生，也不會躋身最高權力機關，日後能當上一名中委，已是三生有幸。這班傢伙，全靠毛江一手提拔，由地方的小官吏、小黨棍、小軍閥、小特務，籍籍無名的工人、農民，坐了「文革」的直升機，一飛冲天上來，成爲主宰八億人民的統治者。這種「時勢造英雄」際遇，在中國歷史上可說絕無僅有。華國鋒集團竟然背棄「最偉大的恩人」，對其家族斬草除根，繼毛家香爐毛遠新被捕後，又把毛江親生的女兒李訥拘捕。按常理，儘管華集團如何憎恨江青，但看在毛氏兄弟份上，也要放過這兩個孤兒弱女，何況他們現在還在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歌頌「毛主席」的偉大。由此可見，華國鋒是何等的陰冷！

毛家族落得如此悲慘下場，歸根結底，始作俑者，還是毛澤東本人。他生平不但自己與人鬥，深感其樂無窮，且還要別人去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鬥個你死我活，以致出現子鬥父、生鬥師、妻鬥夫的悖常現象。結果，這種親仇不分的惡鬥，却報應在他自己的家族身上。比方王海容，她是毛澤東表叔王季範孫女，即是毛澤東的表姪女，稱江青爲表伯母。以王海容的經歷，若非毛家提携，決不能在短短幾年內，由外交部小職員冒升至副部長。當江青叱咤風雲時，王海容常陪左右，那種親暱神態，不知羨煞多少人。可是，江表伯母一變階下囚，她竟然跑到天安門，與唐聞生一道帶頭振臂高呼：「打倒江青！」其表情之憤激，比「四五」天安門事件後，帶頭在長安街上呼叫打倒鄧小平的喬冠華，有過之而無不及。若非電視播影、實難令人置信。可惜飽讀綫裝書的王季範早死三年，不然見到此敗壞家風之畜牲，不老淚縱橫才怪。

唐聞生反江，爲大勢所趨，或爲保持自己烏紗帽，情有可原，因爲近代共產黨人，其品德修養已每下愈況，硬骨頭如魯迅者，固然沒有，即如高崗、彭德懷、鄧小平輩，也是少見，反而郭沫若、馮友蘭式人物，俯拾皆是。華國鋒、汪東興之流都反了，何況唐聞生。然王海容則不同，她與江青有兩親雙重關係，即使被迫反對，也適可而止，或虛與委蛇，才不失中國女性的溫厚本質。實犯不着狂叫怒吼，活像深仇大恨。

王季範家總算是書禮之家，王海容雖隔了兩代，相信還多少受點儒家影响，何以竟對毛家不仁不義至此？筆者細想，王海容的忘恩負義，固然是深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荼毒所致，以「大義滅親」對待江青。但有一點，可能是使王海容對江青落井下石，毛澤東死後，毛治喪名單沒有王海容芳名，反而唐聞生榜上題名。以地位來說，唐是司長，王是副部長，竟然比下級不如，因此懷恨在心，趁此機會報一箭之仇。

十二月二十四日，集黨軍政大權於一身的華國鋒，穿上了解放軍裝，睥睨羣梟、躊躇滿志，與葉劍英、李先念等站在天安門城樓，一言不發向一百萬軍民揮手。這情景，一如「文革」時毛澤東身穿軍裝，臂纏紅衛兵袖章，與林彪、周恩來在天安門向紅衛兵招手一樣。華國鋒把毛皇的形象重演得維妙維肖，宛若毛澤東再世。所不同的，下面羣眾扛着毛華像片，把高呼「毛主席萬歲」口號改爲「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這些鏡頭，看來相當滑稽。華國鋒這個「中山狼」，一朝得志便猖狂，他一面高舉毛澤東紅旗，以毛澤東獨一無二的忠實信徒自居；另一面把毛澤東的妻女姪兒一網成擒，拘禁下獄，給他們釘上「反毛、反黨、賣國」紅色十字架。毛澤東生前眞的給華國鋒親筆寫了「你辦事，我放心」，這將爲千古絕句，後世文學家必把它收入「幽默、諷刺」的反語詞彙裏，遇到像孫紹祖一類的人，大可以套句「你辦事、我放心」了。

二十四日的天安門廣場，一時花團錦簇，鶯歌

燕舞；一時磨拳擦掌，憤怒呼叫。這種絕不協調的情景，竟然交熾融滙在一起，可謂古今奇觀之一，眞正實踐了毛澤東那玄之又玄的「矛盾統一」論。中共通過這次集會，正式宣佈華國鋒爲共黨主席、軍委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並公開宣判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罪狀。可憐的江青集團，白白做了華國鋒登基大典中的祭品。共產黨人之無情，又一明證。

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聯合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與天安門廣場的鬧劇互相呼應。其實，該文對於中共任何一派都適合，他日華國鋒倒台，數其罪狀，最好重刊該文。例如「四人幫採取陽奉陰違的反革命兩面派態度，不僅毫無悔過之意，反而變本加厲，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四人幫禍國殃民，罪惡極大。他們完全背叛毛主席諄諄教導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則，肆意篡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在國內國際一系列問題上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打着馬克思的旗號，攪修正主義。」「他們崇洋媚外，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大搞投降主義和賣國主義。」他們採取種種手法，搞的是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一條極右的路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伙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以上的「佳句」，只要把「四人幫」改爲「華國鋒集團」，可說是再恰當不過了。平情而論，華國鋒集團把這些罪狀加在江青一伙頭上，實在牛頭不對馬咀。不過，在共產制度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儘管該文吹噓華國鋒是毛澤東最忠實信徒，不知華國鋒偸食不曉抹咀，抑或撰社論的人有意埋下伏筆，作爲日後倒華的藉口。該文最後兩段露出一條反毛的尾巴：一、「自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二、「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眾所周知，由周恩來一手包辦的「四屆人大」所通過的「新憲」出爐不久，毛澤東勃然大怒，馬上親自發出最新指示：一定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徹底進行「興無滅資」。周鄧也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下遭受一連串含沙影射的批判。而華國鋒居然輕輕一筆，加上「自覺」兩字，無異取銷「限制」了。又「四個現代化」計劃，誰都知道，是周恩來一手泡製出來的，當時毛澤東深表不滿，鄧小平爲要實現它，連烏紗帽都丟了。還有該文完全故意忽畧毛生前的精心傑作——強調「老中青三結合」領導班子。看來，篡改抹殺毛澤東指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些反毛名堂，華國鋒當之無愧。

「四人帮」罪名

胡國楚

中共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所指「四人幫」的罪行，主要有：反對毛「指令」，反毛「革命路綫」，實行修正主義，進行分裂，搞小宗派，顛倒是非，製造謠言，揑造罪名，亂扣帽子，崇洋媚外，私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等。這種指控，實際可分爲四大類。卽反毛類，反「黨」類，反高幹類，以及私通外國類。這些指控，眞眞假假，聽他們去說，外人根本莫明其究竟。所謂反毛，反革命路綫，實行修正主義，進行分裂，搞小宗派等等，可用之於共黨內的任何一次鬥爭，至於說顚倒是非，製造謠言，揑造罪名，亂扣帽子等，亦是鬥爭獲勝一方常加諸於失敗者的慣常說辭。但其中所謂崇洋媚外，私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各點，究係所指爲何，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假若這次中共內鬨的結果，所鬥垮者，不是江青等「四人幫」，而是現在台上的華國鋒等這批人，那麼江青等所用以指控他們的罪名，大致上也將和上述內容差不多。他們照樣也將指華等反毛，反革命，搞修正，搞分裂。但是否同樣也要指控崇洋媚外，私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就不得而知了。因此，這次中共「兩報一刊」在指控「四人幫」罪名時，竟特別提出有關涉外罪狀一點，其含義當與其他各項罪名稍有不同。固然在共黨內鬨傳統中，對政敵亂加私通外國的罪名，並不稀奇。如在三十年代的蘇聯，史達林就以這種通敵罪名殺掉許多人。現在華等以此罪名指控「四人幫」，自亦不感意外。但縱使如此，我們仍覺得這一問題實有若干蹊蹺。

想當年史達林指控卡米涅夫等人私通敵國，出賣蘇聯「革命利益」，這個敵國，明明就指的是納粹德國。當時的納粹德國，實際也就是蘇聯最主要的假想敵，爲蘇聯最大恐懼所在，所以以此罪名，來指控政敵，在邏輯上還可說得通。但對今日中共，它的假想敵究爲何國？他們所指「四人幫」私通外國的這個「外國」又指何國？一般認爲，中共今日最主要的假想敵，就是蘇聯，因此現在他們所指「四人幫」所私通者，也是蘇聯。但既是如此，何以又說「四人幫」崇洋媚外？這種崇洋媚外的說辭，又顯然不是對蘇聯而言了。那麼，這種指控，是否同時在對蘇、美兩大而言？是否「四人幫」過去在對蘇美問題上有所差錯？若所指爲蘇，其事實爲何？若所指爲美，其事實又何在？

在近年來中共對蘇聯態度上，最令外界不解的一件事情，是它們突然下令釋放三名蘇聯直升機飛行員，最初曾宣佈他們爲蘇聯的間諜，隨後表示將要予以審判，但最後突然決定釋放，整個發展極爲突兀。而在對美國的態度上，也有兩件事情顯得非常稀奇古怪。一是江青對一位美國女記者大談其回憶錄，暴露了她和毛之間的若干秘密，二是本年二月，中共突然邀請尼克遜二度訪問大陸。這些事情，不能以常理來判斷，但竟然發生了，其故安在？其中有的當由江青單獨負責，但其他是否應全由「四人幫」負責？是否現在蓄意要把這些罪名加在他們身上？是否還另有所指？

實驗以驗實

——訪丁肇中教授

【編者按】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由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教授丁肇中博士領導的研究單位，宣佈發現一種異乎尋常的新基本粒子J Particle，一時震動世界物理學界。麻省理工學院四位研究生，曾對丁肇中進行訪問（丁博士的助理吳余秀蘭女士也在座），由丁博士解釋他自己新發現的詳細內容、經過和價值，自然是「不作第二人想」。

丁博士是本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本刊特刊載他兩年前的訪問記，以饗讀者。

J粒子的發現

問：丁教授，自從你們和史丹福大學各自宣佈發現J粒子以來，物理學界及新聞界到現在還有許多故事傳言，這J粒子的發現在物理學上究竟有多重要。

丁：自發現奇粒子（Stranger Particle），推翻守恒律、和找出兩種微中子以來，J粒子是高能物理學近十多年最重大的發現。現在世界各地的高能物理實驗家差不多都在設計或進行有關J粒子的實驗，試圖解答它所引起的問題。

丁肇中博士（右）和他研究組的同人吳余秀蘭女士及韓國的李陽勇博士。

問：可不可以解釋一下J粒子在高能物理學上的地位？

丁：我們雖然已基本上明白了分子和原子的結構，但對核子方面，比如核子間的強作用力和相關的數百種基本粒子，仍然認識得非常有限。據一般的瞭解，基本粒子可以就它們參加的各種作用力劃分，但J粒子似乎不屬於任何這等類別，它對現存各種高能物理概念，提出更多的疑問，將高能物理學帶入一新境界。例如此粒子質量很重要而壽命很長，違反了一般的想法，就像在桃花源發現了活到一萬歲的老人，怎會不令人驚詫呢？

問：這粒子可不可能在已知的四種作用力之外，包含了另一種新的第五種作用力？

丁：現在各國有許多實驗推求此粒子的性質，到現時還未能確定它是否具有強作用力，或是其他。另一個可能性是這個粒子也許能將幾種原來不相同的作用力連繫起來。

問：引致你們這一次發現的研究動機是甚麼？

丁：我們的主要目的在找尋與光子相類似的各種長壽粒子。用高能光子衝擊核子是研究高能物理的好方法，以前用這方法發現了光子可以變成質量重壽命短具有強作用力的四種不同粒子，這四個粒子的能量都在零點七到二京電子伏之間，我們實驗的一個目的，就是搜尋在其它能量範圍裏有否相似的粒子，和測量光子與這等粒子的作用強度。又理論上的推度認為在十京電子伏以上會有傳遞弱作用力的量子，這也是我們尋找的對象之一。結果我們在三點一京電子伏發掘了這J粒子。

問：那麼這發現算不算偶然的？

丁：科學上的發現通常都是努力工作得來的，極少碰巧幸運，J粒子的發現也不例外。部份由於我剛提到的四個粒子，我一直便懷疑由一至十京電子伏還會有新的重要基本粒子，以前有人找過找不到，也有人認為絕不會有，可是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有系統地設計實驗，要搜遍從一到五十京電子伏的能量範圍，到現在還未搜完。再說像這樣花費極高的大規模實驗，誰肯讓你動輒花上百萬美元去碰運氣？

問：可不可以略述一下你的發現過程？

丁：為着有系統地找尋新粒子，我和陳敏、余秀蘭、梁智傑及其它研究人員設計了三個大規模的實驗，一個在德國漢堡的同步加速器研究所（DESY），專找在零點五到二京電子伏的能量範圍內的粒子，一個在紐約布魯希芬實驗所（BNL），範圍包括一點五到五點五京電子伏，最後一個在瑞士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包括五到五十京電子伏的範圍。我們花了近十年的時光，克服了各種實驗困難，發展了所有使實驗得以成功的技術。到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們開始在（BNL）的質子碰擊實驗中觀看到一新的粒子產生，此粒子渡過在一個核子標準來說很長的壽命後，分解為正負電子，就是J粒子。從八月到十月，我們完成了很多實驗來核對這個發現，證明無誤後，在十一月正式宣佈。史丹福大學直綫加速器中心（SLAC）研究單位，亦於十一月從我們相反的高能作用中發現此粒子，與我們同時分別宣佈此項發現，並同時分別在十二月發表論文。

問：你把這新發現的基本粒子命名為J Particle，有沒有甚麼特別涵義？

丁：我們通常用字母J來代表電流，因這新粒子分解為正負電子，所以就名之曰J Particle。

問：很多人都以為那是因為J與尊姓形似的緣

故。

丁：哈哈，這說法是李政道先生首先注意到對我講的。初次聽到時，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很感到意外。

問：中國文字本就是象形的，我們把它譯作「丁粒子」，請問你是否反對？

丁：我無所謂。隨各人自己吧。

問：史丹福那一組人把它命名為ψ粒子，究竟現在大多數人採用那一個名稱？

丁：大致來說，美國東部和歐洲的科學家多稱它作J粒子，加省的人多稱它爲ψ粒子，在日本則各佔一半。我看到兩篇在中國發表的有關論文，當然太理論性的，一篇用J粒子，一篇用ψ粒子。

問：自從你們發表第一篇有關J粒子的論文後到今天約十個月，其它實驗所已陸續發現了數粒與J粒子類似的粒子，這些粒子在你們研究的作用中却見不到，是不是因爲史丹福組所研究的作用比你們的較切題？

丁：我們兩組研究不同的兩種相反作用，是相輔相成的實驗。大致來說，我們的方法利於搜尋新粒子，但一旦斷定了該粒子的質量後，則史丹福組的方法較利於研究它的性質。當然現在世界各地的

丁肇中博士發現「J粒子」後，有人向他提到也許他會得到諾貝爾獎金，當時他認爲「等上個二十年也不稀奇」，不料兩年後便得到了。

丁肇中在民國六十三年發現「J粒子」後，麻省理工學院四個研究生訪問他，問題之一便是：『你想你有沒有可能在短期內獲得諾貝爾獎？』當時他回答：『這很難說，沒有人知道諾貝爾委員會是怎樣作決定的，往往等上廿年也不稀奇。』

訪問他的學生在完成整篇訪問記後，草稿請他過目。丁博士把這則問題的問與答全删掉了。

實驗所都有搜尋粒子的設備和技術了。

問：是否知道了新粒子的質量後，就很容易找到它？據載意大利ADONE組於余秀蘭通知他們有三點一束電子伏的新粒子，便很快地發現了J粒子，與你們及史丹福同時發表論文。

余：不錯，我十一月十一日告知他們，他們十一月十三日開始搜尋，十五日便已找到。

問：史丹福組是何日找到的。

余：十一月九日左右。

問：關於J粒子的發現，你們和史丹福大學似乎競爭得十分激烈，這是否一個好現象？

丁：任何善意的競爭都是好的，競爭可以使人更加努力工作，激發人的潛力，使工作進行得更快更好。

問：但科學上的競爭也常發展到互爭功勞，比如那一個首先發明之類。

丁：誰做了甚麼，誰先發現了甚麼，大家心裏有數，別人也看得很清楚，其實沒有甚麼可爭的。

實驗以驗實

問：在理論和實驗兩方面，現時有關J粒子的研究情形怎樣？

丁：J粒子引起一連串的基本問題：究竟還有那些類似的長壽粒子？爲甚麼這等粒子如此穩定？這粒子究竟參加強作用力抑弱作用力抑其它未知的作用力？它是否牽連着我們還未認識的新原理？除了各種新實驗外，理論家們已推出了約一千篇論文，包括數百種不同的設論，但沒有一種能令人滿意。

問：雖然大部份的高能物理學家均承認未能眞正明白J粒子，但不是亦有些人宣稱曾預言這種粒子的存在嗎？

丁：我知道有些理論家是如此說，不過據我的瞭解，直到現在沒有使人滿意的理論。

問：你有沒有詳細研究過這等理論？

丁：沒有。要眞正瞭解這些理論的精微，泛閱根本沒有用，一定要明白每一步的推理，我沒有時間耐心做這些工夫。

問：那你怎知這些理論未能完滿解釋J粒子？

丁：我常和理論家們討論切磋，如李政道、楊振寧、費文（Feynman）等人。我認爲這樣的討論比埋頭讀上一千張論文有用得多。

問：你認爲理論家是否能幫助你選擇或設計實驗？

丁：這世上有兩種實驗工作者，一種聽理論家的話，理論家綜合許多實驗結果及舊學說，翻陳出新而有了新的猜測，實驗家去求證。另一種却憑自己的判斷去選擇實驗，我是屬於後者，一向爭取去做自己認爲重要的實驗，我以爲一個研究工作者應能直覺地知道各研究問題的相對重要性。

問：怎樣才可以獲得這種直覺？

丁：一個實驗者可以綜合種種科學資料，不經理論家作詳細的計算（有時常因資料不全，算也無從算起）而作某一種猜測，這種能力當然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在累積經驗中培養出來。不過這仍然說得太籠統，我絕大部份時間花在工作上，對治學方法這等哲學問題很少深思，也許二三十年後可以答覆得詳盡一點。

問：丁教授，就你的經驗來說，「大胆假設，小心求證」是否一個適合應用於實驗研究工作的原則？

丁：若你把它的意思放鬆一點，作如下的解釋，答案是肯定的。大胆帶有革新的意思，我把「大胆」解爲不墨守成規，但不是故意去標奇立異。大胆假設我解作敢於破除成見的束縛，小心求證我解作不發表未成熟的結論。

就拿這次J粒子的發現來說，雖然沒有包含甚麼假設，但其中也有「大胆」的決定。記得我們開始着手設計進行這實驗時，我很多科學家朋友們不是認爲這實驗太難，不能做好，就是認爲根本不會從這實驗看到甚麼新奇的東西。這些意見都很使人洩氣，但我仍然一往直前，因爲在我心目中他們的

理由都不夠充份，很多甚至是基於紙上談兵的各種理論而已。

問：你們在這次發現過程中，作了各種試驗來勘核你們的實驗結果，否則你們可以更早宣佈這發現。這種反省尋求錯誤的態度，無論在科學上或人生上，都比「求證」有更積極的意義和作用，你以爲對否？

丁：不錯，在物理學界你可以犯上一兩次錯誤，往後便沒有人會再相信你的話了。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從未發表過任何錯誤的結論，所以我們說出來的話人家都信服。有些人整天價說這說那，像有些高能物理理論家，一心只想發表論文，結果全是錯的，絕不是研究科學的態度。

問：你是否認爲發掘事實的實驗比試驗理論的實驗重要？

丁：物理的基礎在事實，我們不能憑着自己的好惡隨意大胆假設，必要先有了由實驗搜求的事實，才能基於它們建立理論假設。在物理學發展史上，除了一二例外，所有大進步全由實驗家造成，例如量子理論便是從原子光譜的研究而得來。

問：誰是你最仰慕的物理學家？可否舉一個還健在的及一個已故的？

丁：我最好別提還健在的，一則人數太多再則易引起誤會。已故的也很難說，讓我想想——大概是法拉第Faraday吧。我也會想到加利略、牛頓、麥斯偉Maxwell等人，但不知怎的我還是最喜歡法拉第。無論在成就、人品、及背景上，他都可稱得上是一偉大人物。你們知道他的背景很差，是苦學生。這顯示出只要你肯幹，肯自強，一個普通人也可以有偉大的成就。

毋好高鶩遠

問：你認爲高能物理學將來可會對人類發生重大影響？

丁：我不知道，相信有可能。未來茫茫難逆料，你看盤尼西林發明前，誰能料到今天很多疾病都可治愈？在高能物理學來說，我們只是盡力發掘事實，尋求物質的基本結構，至於它有多大用途，就很難說了。

問：研究很多問題都有價值，便格竹子、格茶葉亦可帶來新知識，但我們精力財力有限，你認爲應該優先研究那些問題？

丁：我以爲生物學醫學等可以用來控制疾病，是比較迫切的問題。

問：二三十年前物理學風尙一時，年輕人一蜂擁兒去讀物理，直到數年前才開始冷淡下來。你是否覺得今天有物理學者過剩的現象？

丁：好的物理學家永不會過剩，只會嫌太少。較平庸的呢，Uhlenbeck教授——電子自旋的發現者——對我說的一番話，我一直認爲很對：假若你想作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你一定要極出色才有用，一個普通的理論家簡直毫無用處，但一個普通的實驗家却可以有些貢獻。很多有志於科學的中國人都不願做實驗，而要做理論。

余：李政道、楊振寧也這樣說。

問：但這是否主要由於中國人不比外國人那樣自幼便玩模型、修汽車等，以至對實驗儀器比較陌生？

丁：我不贊成這說法，爲甚麼中國兒童不玩模型？沒有錢嗎：你們看今天日本可算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了，但日本人仍然有很大重理論輕實驗的傾向。東方傳統一向認爲『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動腦筋的一向比助手的高一等，我以爲傳統是對中國科學家最主要的影響。

問：你是怎樣成爲一個實驗家的？

丁：完全是巧合。我唸大學時本意也要做理論，初入研究院也在做着羣論的計算。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個夏天，有兩位教授問我肯不肯去加省做一份實驗性質的暑期工作，他們負責我夫妻的旅費。我因爲從未去過加省，便一口答應了，就這樣與實驗物理結上緣。我很幸運，那兩個教授不大管我，我沒有依賴，甚麼都要自己動才，所以學得很快。當然我要工作得很勤力。我一直對自己的工作十分有興趣。有些中國學生則不然。

問：爲甚麼呢？

丁：很多中國學生來時滿懷壯志，都以爲自己伸手便可摘到天上的星，他們要做最「高級」的理論，如場論之類，滿心以爲可以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缺乏對自己的估計和認識，對工作情形也不清楚。須知物理研究工作並不保證一定會有好的成果，更不用說眼前的酬報了。始而好高鶩遠者。卒之所成甚少，怎能不鬱鬱不快？

問：美國人是否也有這毛病？

丁：外國人的情形我不清楚；但我從各地觀察，研究高能理論物理的中國人大部份不快樂倒是眞的。大概中國父母望子成龍心切，家庭及社會壓力都比較大，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至少在台灣是如此，相信香港也差不多。

問：問題是當一個青年選擇研究工作時，對各科情形所知都極少，他該怎樣去選擇呢？

丁：這很難說，我想假如他們能踏實一點，從事一些較實用一點的研究工作，如固態物理等，情形可能比較好一點。選科確是一件極難的事，誰能料到將來會有甚麼情形發生？

問：以你現在所知，假如你要從頭再來一次，你會做些甚麼？

丁：也許是高能物理，也許是生物學或天文學。但仍會是一實驗工作者。

問：那些因入錯行而苦悶的人該怎麼辦？

丁：窮則變，變則通，假如你一成不變，那你緊抓着的不過是一張鬱鬱而終的保證書罷了。

教育與研究

問：你和許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工作，能不能融洽愉快？

丁：完全沒有問題。雖然大家背景不同，觀點習慣有所出入，但在互相切磋交流下，反能更全面地觀察問題。一般來說，德國學者較美國保守，較少創新，但德國人工作勤奮，快捷準確，效率很高。比較起來我覺得德國的環境對研究工作最有利。

問：那是否由於德國傳統學術氣氛濃厚的緣故？哲學在德國的地位是否仍很高？

丁：不錯，在德國哲學的地位仍很崇高，但已走下坡了，只有很少人讀哲學。不比五十年前，現在德國聰明的學生多數讀醫或法律，做醫生的收入很可觀。在物理學界，較好的學者多研究比較實用的問題。

問：德國物理學界人士是否都像海森堡Heisenberg一樣，喜歡討論物理學和哲學的相關問題？

丁：我不清楚，一個人老了就會思索這類問題，當你整天要工作時，可以思索的問題實在很有限，都不過是些目前最迫切的問題。

問：在美國物理學界，要生存下去要不停地發表論文不可，在歐洲有沒有這種情形？

丁：你說得不錯，除了一些名成利就的外，不發表論文的人很快便會消失不見了。這種壓力在歐洲更厲害，比如在德國，計算論文的方法更精微，假如一篇論文有十個作者，你只可算發表了十分之一篇。在瑞典，你的升任、薪金全由政府決定，而政府則只看你發表論文的數量，不理質量，這種鼓勵濫造大批無用論文的情形實在不是很健康。

問：但這樣是否會使人工作勤奮一點？

丁：不錯。

問：從另一方面看，這種情形使人不敢去碰困難的問題，只選些可以很快解決的容易題目，你以爲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

丁：這我就不知道了。

問：你是在台灣念中學的，你覺得台灣的教育制度怎樣？

丁：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很好，我的中學教育非常好，基礎紮得十分穩。與美國比起來，台灣較爲保守，較重塡鴨式的灌注，但我認爲在某一年齡前這種教育方式並沒有甚麼不妥，甚至很需要。一個人在紮根基時是要痛下苦功的，若自幼便思而不學，將來難免流入輕浮。

問：那你是否贊成現在中小學教的新式數學？

丁：當然贊成，我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方法，極好。我的大女兒才入中學，我看過她的數學教科書，它給我的印象很好，很深刻。它以簡單明瞭的方法，使孩子對數論、組論等有一清楚而廣泛的認識，培養起他們抽象的推理能力，不致學而不思。新數學還有一個好處，它使家長們不能做槍手，我太太便完全不能代孩子們做家課！

問：但反對新數學的人指出，現在孩子們學了一大堆空泛的抽象理論，却連普通的加減乘除都不會計算，這豈不有點思而不學？

丁：這話不確，據我所知學校裏也同時教傳統數學，兩樣都有。

問：在研究院裏，你認爲一個教授對他學生的影響如何？

丁：很重要。有些教授喜歡把學生留上七、八年，我認爲這樣不很好。我自己則多讓學生兩年畢業。

問：你認爲他們能在兩年內從你處學到足夠的東西嗎？假如他們不能完成又如何？你趕他們走？

丁：我從不隨便收學生，而我的學生也要工作得很勤力。我認爲能從任何一個人學到的東西很有限，兩年時間已足夠了。況且學無止境，學生畢業後難道就不須繼續學習了嗎？我本人也只做了兩年研究生。記得那年耶誕，我對教授說我該畢業了，他很合情理，說「對，但你要寫一篇論文」。於是我趁假期寫起了一篇二十頁的短短論文，便離開了。你知道通常很少人會詳細看學生的畢業論文，寫長的簡直浪費時間，反正你要在別處發表的。我通常對學生說，我教你寫畢業論文，兩星期便足夠有餘了。

問：你這樣一說，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要搶着做你的學生了。

丁：我事先解釋給他們聽治學之勤勞，有時要連續工作兩晝夜不息，就把大多數人嚇跑了。

工作與消遣

問：你平均一天工作幾小時？

丁：看情形吧，在一個新實驗的開始階段，我有時連續不息地工作兩晝夜。平時我睡得也很少。

問：你的家庭生活，對你的研究工作有沒有影響？

丁：我想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家庭確實會影響事業。爲了便利工作的關係，我和太太及兩個女兒曾遷居漢堡數載，在這期間我自己頻頻飛行來往MIT、漢堡及其他地方，我太太是個建築師，因爲歐美制度不同，她放棄了工作六、七年。

問：你的女兒說中文嗎？

丁：說一點兒，她們的德文說得最好，因爲她們在德國長大。

問：現在你家在波士頓，在MIT任教，而三個實驗室則分佈歐美，你又怎樣維持這局面？

丁：與在漢堡時一樣，我有二十名博士同事，來自近十個國家，他們分駐在那三個研究所，我自己則頻頻來往四地之間。算起來我飛行的距離已遠遠超過了平均失事的飛行距離，不過用不着耽憂的，我下次飛行的失事機會率仍與你們一樣。

問：余秀蘭，你們是否與丁教授工作得一樣勤奮？

余：我們組的人都工作得很勤力，而且還得隨時準備週遊列國。就像我前天晚上才自紐約回來，今晚又得啓程往瑞士去了。

問：丁教授你有甚麼嗜好娛樂？

丁：我喜歡游泳，這還是在台灣時學的。我也爬山，不過最近比較少了。一般來說，我比較喜歡戶外運動。

問：你看不看科學幻想小說之類？

丁：不看。免得你們再問，我也不看武俠小說，但我認識的中國物理學家們差不多每一個都喜歡看。余秀蘭，你的丈夫（吳大俊、哈佛教授）也看，是不是？

余：不錯，我自己却很少看，不過我看過的幾本倒還好。

問：姑勿論武俠小說有沒有意思，若把它當作娛樂，原不須有甚麼特別意思。

丁：這倒不錯，也許我太認眞了一點。

問：其他書籍呢？

丁：我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等。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看歷史書籍，尤其是關於中國歷史的。我的中文程度不夠，不能看用古文寫的史書，只有看白話的。

唐代傳奇中娼妓的悲劇性

馮明惠

娼妓與唐代文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這是因為唐代文人尤其是進士狎妓成風的緣故，開元天寶遺事裏面就有這樣一條記載：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劉開榮甚而在他的唐代小說研究中說道：

娼妓，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關於日常生活的或戀愛的，都佔有一個非常重要或相當大的地位或篇幅。所以，唐代的文學史，就名之為進士與娼妓的文學史，亦為不過。

這裏屢次提到的進士，是唐代一個新興社會階級。這個新興階級雖然博學多才，但大多出身貧寒，缺乏政治背景，因此若想在社會中，事業上嶄露頭角的話，就必須結交一些勢高望重的權貴之士。唐代中葉以後，舊的封建勢力又重新抬頭，一般所謂的上流社會婦女，都深深的被禮教約束著，妓院於是就自然的成了男女社交場所。從一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吏，自宰相節度使，下至地方小吏，都是喜好狎妓的。進士們想有政治前途，就必須結交權貴，而結交權貴最理想的場合就是妓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娼妓的提攜。依據北里志的記載，唐代的娼妓們都談吐文雅，甚而還頗知詩書，一般去尋訪的公卿文士都很尊重她們，而娼妓們對狎客們的分別品流，衡尺人物都還很有分量呢！至於那些娼妓們，都十分愛慕進士們的風流才調，也樂於親近他們。如此一來，唐代傳奇中以進士與娼妓戀愛為題材的作品，便大量產生，如有名的「鶯鶯傳」、「霍小玉傳」、「李娃傳」等即是。

進士與娼妓的戀愛必然以悲劇收場，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當時婚姻觀念與婚姻制度的關係。唐代的婚姻觀念又如何呢？隋唐嘉話裏的一段話，最足以作為說明：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份，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這裏所謂的五姓，是指隴西李氏、太原王氏、榮陽鄭氏、范陽盧氏及博陵崔氏，從漢魏六朝以來這五姓便都是海內顯赫非常、權傾天下的高門。他們非常以自己的姓氏為榮，甚而有人官至郎中、刺史，卻以為爵位不如族望而寧稱族姓不肯稱官位的。從薛元超的以娶五姓女與修國史相當，就可想見娶五姓女在當時是多麼重要，歷來門第觀念，連皇帝都要明令禁止，更可想見事態的嚴重性。可笑的是皇帝的愛女都比不上五姓女子，皇帝為公主招親時，世族之子都稱疾拒絕，即令被迫取了皇帝愛女而不能與五姓女結婚，也要終身引以為憾。這種求高門修婚姻的理想，唐傳奇中屢屢可見。像鶯鶯傳對崔鶯鶯的身份介紹就是個典型：

適有崔氏孀婦，……崔氏婦，鄭女也。

在這個觀念籠罩下，「仕」必由進士，「婚」必由高門便成了當時有為青年的兩大目標，那身為進士的，既登龍門，豈有不更進一層娶「五姓」高門的千金為妻之理？

從唐代律法中可以看出對婚姻界限的規定，非常嚴格，是不可隨便逾越的，士族與非士族若違反了規定而通婚，足可招致極刑；至於一般所謂男女奴婢之類的賤民，必須以本色匹偶，士族與賤民之間更是不可能論及婚姻了，否則要受法律制裁，在了解這些唐代當時的習俗之後，娼妓們悲劇性的命運也就可以肯定了。

唐代的娼妓們雖貌美才多，結交的也多為達官貴人，生活又舒適豪華，但社會地位卻相當低微。她們成為娼妓有三種可能，其一是買賣，其二是誤入風塵，其三是犯罪人的家小籍沒為娼；不論是那種因素，屬於賤民的身份嚴格的限制著她們，她們不能嫁與士人為妻，沒錢贖身便沒有自由，她們甚至可以被買賣、佔有。像這樣的女子，無論如何是夠不上與進士們結合的標準，所以，不論那些進士們怎麼多情，在考試、婚姻與仕途之前，他們是不吝放棄愛情的，因之娼妓們只能作為進士們通陞的媒介，淪為功利式婚姻的犧牲者。對於自身的遭遇與地位，娼妓們是相當了解的，她們常以感恩的心情去珍惜那難得到的憐惜的優待；像房千里「楊娼傳」裏的楊娼，便是以身殉那位真情相待的嶺南節度使，楊娼那謙卑的生活態度，甚至以身殉主，正表示了娼妓安於命運，不敢妄想幸福的悲哀。

在「霍小玉傳」中，霍小玉與李益「極其歡愛」之時，對自己的身世仍有極清晰的自覺，不免想到「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時，不覺悲至」，雖然，李益一再說明「平生所願、今日獲從。粉身碎骨，誓不相捨」、「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而小玉也清醒的了解這些話與承諾的不可能，對於自己所鍾愛的人，她只是卑下的乞求着「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而即連這般的要求都是奢望，當李益的母親為他約定與表妹盧氏為婚時，李益遂奔走借貸的「就禮以謝」，縱使小玉柔情萬千，終也抵不過一個高門甲族的五姓之女

。執著在一份明知不可能卻又不甘心、放不下的感情中，小玉終於哀慟含恨而終。就算「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又能奈之何？

再如「鶯鶯傳」裏的張生，初遇鶯鶯時，會渴慕到「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透過紅娘的關係，得以一親鶯鶯芳澤，但後來為了功名，進京一試不回，最後張生絕情不顧，竟而還說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再勢甚厚，然而一安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這一番驚天動地的大道理。更妙的是當時的人嘉許其為「善補其過者」。鶯鶯何辜，被人「始亂之、終棄之」；且「春風多厲，彊飯為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為重」的嚶嚶叮嚀，竟被視為妖尤，是多麼不可思議，又多教人不平；造成悲劇的，是該譴責李益、張生薄行忍情呢？還是譴責小玉、鶯鶯的執着？社會間尙影響人心、約制人心的力量，是普通而深刻的，要突破這層束縛，需要太多的勇氣與膽力，隨波逐流，順水推舟總比逆流而上來得容易；全然能任性適意而生活的人，古來有幾？李益與張生其實只不過是羣眾情緒下的凡夫而已。霍小玉傳裏對李益的指責，也只不過是對嚴重的不合理的制度與習尚作出一個微弱的反響。再者，古代男子與女子生存的方式與目的並不相同，女子要求的，可以全部是愛情，男子要求的，卻是實際的生活，在習尚壓迫與傳統差異下，對李益與張生這類的人物，又如何需加以深責？

至於白行簡那篇以喜劇收場的「李娃傳」確實非同凡響，作者安排榮陽公親為其子與娼妓李娃聯婚，或許只是一個理想，考之當時習俗與法律，這種安排是不合理的，所以劉開榮以為它含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北平的廟會

田航

談到廟會，各省各縣都有，雖有，也多是在正、二、三月之間，如就一年來說，至多的也不過是有個七次、八次，少的也祇有三兩次而已，若說每一個月，照例有二十次以上廟會，恐怕又得數北平為獨有了。

每一個月，北平祇有九天沒有廟會，就是初二、十二、二十二、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四、十四、二十四，其餘的日子，皆有。如：逢五逢六是白塔寺，逢七逢八是護國寺，逢九逢十是隆福寺，初一、十五是花兒寺等，在一個月之內，這不正是有廿一天的廟會好逛麽？

談到逛字，到山東、河南、及蘇北一帶是叫「趕」的，唯獨到北平纔叫做「逛」。其實，如到了土生土長的京油子咀裏，就連個「廟」字都給省去啦，而祇叫「逛會」，譬如，北平人說：「走，咱們哥倆兒逛會去！」則絕少有說「我們逛廟會去吧！」如果有說類似這種詞兒的，則大概就可能是外來戶了，北平的廟會不止有說不盡的妙處，而且有說不盡的寶藏，如：白塔寺則是以賣各種小吃、小孩們的玩具、日常家用的雜物、以及盆啦罐啦等，最齊全。

護國寺：則以估衣舖、瓷器店為多，尤其有一個專賣各國名犬的地方，叫做狗市的，是在護國寺的西口，所以北平會有句吊坎：「你有事？有甚麼事？『護國寺西口——狗事（市）』。」這可得說是北平所獨有的一個吊坎了。

談起護國寺的這個狗市，我就會發現過兩項奇珍：一次是一頭墨猴，一次是一頭墨狗兒，個頭兒都祇有巴掌大，通體漆黑，雙目盡赤，而最妙的是都不食人間烟火，而是專吃墨，這眞得說是奇事！據當時的定價，墨猴則是三千元，墨狗則兩千元，那年頭，三千塊大洋能平地起一座洋樓。結果，還是有人給買去啦，據售者說：這一猴一狗每天都要各食一錠墨，所以，最好是書法家能買了去，打條銀鍊子給拴在硯池旁邊，專門用以舐食殘墨，這還有個好處，就是凡經墨猴或墨狗所舐過的硯池，再研起墨來不但是易於下墨，而且還有助於硯池的滑潤。隆福寺的古玩舖，與舊書攤最多，名書家張伯英丈，就會在這兒發現過一份王右軍的眞跡——「此是帖」，（田航按：據傳右軍墨寶悉殉葬昭陵，凡有藏之者，罪及誅族，是故王字多為褚遂良所擬，但此帖確曾親見，惟僅十餘字，以首句為「是日……」，故名「此是帖」，伯丈力證為眞。）

這兒，確實有罕見的珍品！諸如秦磚、漢瓦、周鼎、商彝，乃至於宋版書，幾無一不有，且大多皆非贋品，當然嘍，「西貝貨」也不是沒有，那就要看你閣下的所見、所聞、所知、所學了！北平的廟會，我都有錠得數不清的次數，但惟獨對花兒寺，祇是在小的時候逛過幾回，長大了之後就再沒逛，所以我對這兒談不上什麼印象。

一般說來，每一個廟會的情景，都大同小異，譬如做小買賣的吆喝：「嗨！一塊錢買一套（指碗），打價還價你就不挑！」不就都全是像跟一個師傅所傳授的一樣麽？

電影評論

評鬥格·鐵腕廉政反罪惡·伴遊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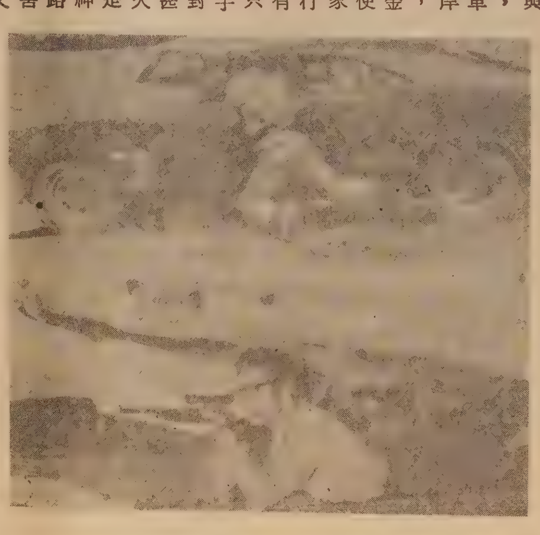
林巽

「鬥格」導演保羅巴度，主角大衛卡路甸，曾經合拍過一部「殺人大賽車」，該片在本港首映，既不賣座，也不獲好評，此片宣傳也不致引用了。看了「鬥格」筆者相信保羅巴度應該是有藝術抱負的導演，也是有前途的導演，雖然他上一部「殺人大賽車」是失敗之作，但再綜合上「鬥格」只要細心分析，很容易看出這位藝術匠人，實是一位憂時之士，他上一部片的失敗，只可列爲試驗的失敗。

「格」片是以賽車形式表現出今日敗壞人類靈魂的不擇手段追求財富的觀念，大衛並不着重寫賽車的緊張，只着重寫人性在賽車中的墮落，一如不久之前上映的「興登堡遇險記」的導演羅拔懷斯，寫飛船不重視豪華場面，只寫極權者在那龐然巨物之內的無孔不入。

「鬥格」中的大衛卡路甸。

「格」片與「殺」片一樣，寫一次長途賽車，由美國西海岸到東部的紐約，冠軍者可獲美金十萬元，於是便來了不少陰謀家參加這個賽車行列，陰謀家沒有眞正本事，便只有一路上不擇手段，設法毀壞對手中的強者，甚至不惜殺人放火，大衛卡路甸是唯一有體育精神的人，但得一路上面對種種陷害，他的弟弟，又邀得黑社會頭子合作，利用他作賭注的籌碼。有人以飛機運汽車到附近才加入比賽，但仍然沒法與後來者對抗，又施行暗殺手段，迫使十幾架車連環相撞，成爲不忍卒看的屠場。保羅巴度對動作片鏡頭的運用，尙不夠圓熟階段，但寫人物可有相當的商業技巧，使一切突變的事件，都從好些角色反應上營造了某些暗示，所以危機的氣氛倘算掌握得不錯，大衛卡路甸是一個氣質不錯的演員，那種失敗而不認輸，沉着地盡最後一分力量的精神，他比已故的孟甘穆里奇里夫還成熟，這種氣質的魅力，是一相當吸引青年觀眾的。喜歡看賽車場面的觀眾，也許對它失望，不過就使賽車場面拍得多麼好，也不過落得個俗氣而已。此片最大的缺點是太過嚴肅，作爲娛樂片看，是美中不足的。



「鬥格」中兩兇殺鏡頭。

聯美公司出品，畢雷諾士自導自演的「鐵腕廉政反罪惡」戰事構思不錯，它寫一個城市，由市長到警察局，都成爲與黑社會的勾結者，黑社會頭子，在他的地界內有如太上皇，人民只有服從繳保護費，否則自己的商店立即被火燒毀，州政府派幹探來調查，不但查不出什麼，幹探很快就遭歹徒毒手，於是便由一個幹探的助手，以及一個不怕死的女記者，胆敢與勢力強大無比的惡集團作對，不惜以個人對付整個組織，結果成功地將首惡繩之於法。此片故事雖然不錯，但劇本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是由於畢雷諾士的過份自我中心，每一段落都不爲了突出自己，爲自己的戲加上不少庸俗的公式動作戲，譬如開首，化了整整十五分鐘的時間來表演他的駕快艇與特警捉迷藏的場面，以及他



「鐵腕廉政反罪惡」的畢雷諾士。

奉命混入黑社會犯罪集團之後，編導加上不少閒筆，寫他如何被黑社會頭子信任如何作弄黑社會頭子的親信馬仔。後來遇上那個不怕死的女記者後，浪費不少時間，大大賣弄其英雄美人的公式戲。因此警匪正面鬥智的戲便顯得薄弱了。顯而易見，此片編劇是爲了突出畢雷諾士而寫這個劇本，要是此片不是由畢雷諾士編導，可能拍出一部出色的反罪惡的動作片。由此可見，電影是綜合藝術，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人爲了突出自己，那等於對藝術性的戕殺，過去在國粵片時代，電影藝術，沒法擺脫俗氣，老是來來去去那一套差不多的假作故事，除了製片家盲從，編導不振作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爲了遷就大牌明星突出自己，迫得將不少好的情節刪掉，刪掉的原因，是因爲它不屬於主角的戲。

畢雷諾士對於自我表現的鏡頭的處理看出非常用心，但對於罪犯技巧的渲染卻相當不健康。



「鐵」片中畢雷諾士駕快艇逃避警方追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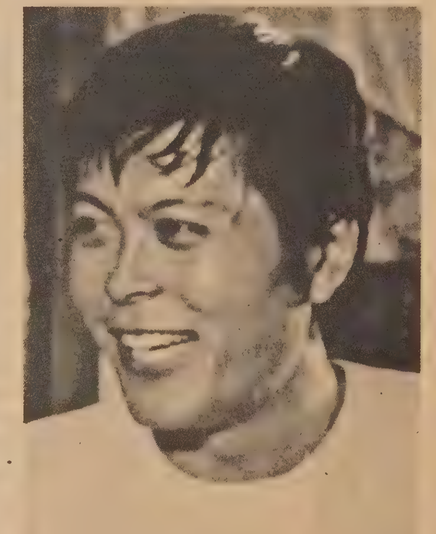
新起的一代導演陳浩與呂奇一樣，是一對專拍色情片的活寶貝，但這個導演聰明之處，是在電影中不但担當主角，只居客串地位。從導演手法上陳浩與呂奇有一個共同點，是每部作品，只重視噱頭，並不重視戲劇技巧，也不追求上進，說他們是編織連環圖故事並不爲過。近期陳浩自編自導的「伴遊小姐」可算是比他過去編導的作品較順眼的一部，電影中的裸露鏡頭減到只存一場，加重好些倫理親情的悲劇，電影藉着一個導遊社，幾個作外地遊客响導的女子身世，故事一面是小姐伴遊客出遊，另一面是揭開每一位小姐的家庭背境。對現實社會；可觸及一些表層，並不深入。



「鐵」片中畢雷諾與黑社會頭子決鬥。

不過可以看出編導的用心，拍些片並不是供好此道者欣賞的，它是拍給此地的少女觀眾看的。

電影刻劃一個女老千响導最後受到報應的一段，非常殘酷，也有警惕性，這是「伴」片整個情節中較爲完美的一段，至於編導刻意將施恩與林偉圖加上施恩父親一代的恩怨，有意將這對年輕男女美化，但卻是整個情節中最失敗的一段，失敗的原因是無法使觀眾相信它是眞實故事，夏萍與兒子的故事，結局很可憐，但因爲編導將夏萍的兒子的死，處理成命運悲劇，所以看不出有什麼啓發性。



「伴遊小姐」陳浩飾花花公子。

陳麗麗這個恩孝女，在電影中表演得最突出，可惜編導在她身上渲染的情節，只有煽動性，沒有啓發性，更談不上反應現實，不過陳麗麗是幾個女孩子中演得比較好的一個，這多少與她本身的故事能使觀眾同情有關。「伴」片除開一場兩個花花公子在遊艇上將兩個女子表演虐待狂取樂爲情節不健康之外。其餘大部份情節尙稱無過無失。陳浩本來是一塊難得的喜劇演員材料，可惜沒有那種演出機會，那是很可惜的。至於當編導，陳浩與呂奇一樣，拍綽頭片還可以，看出是難以成大器的編導人才。

更正：四六九期評「八百壯士」，張自忠誤植張治中，特此更正。

論華國鋒當權後的中蘇共關係

余秋人

自從北平於本月初爆發奪權劇變以來，國際人士尤其是美國人士，即紛紛推測今後中共政策的動向與中蘇共關係的變化，甚至有人認爲華國鋒等所代表的是「溫和派」，將會有限度的改善對蘇聯的關係。最近，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表示，假如有人對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的攻擊，美國將視爲是一件嚴重的事，決不會等閒視之。基辛格作此表示，一方面在警告蘇聯，不得乘機混水摸魚；另一方面在給華國鋒的班子，先吃下一顆定心丸，鼓勵他們繼續進行反蘇。

現在，以華國鋒爲首的班子，算是暫時湊成了。這個班子對蘇聯的政策，會不會有所改變？在我們看來基本上不會有所改變。我們持此看法的第一個理由，是華國鋒由縣級「地委」爬上「總理」寶座，是在「文革」時期竄起來的，也可說是毛的提拔和江的支持，是不折不扣的「新生事物」。毛死之前，因爲他居於「總理」的地位，所以對握有實權的人物，不能不加拉攏。毛死後，如果不是江青派想乘機一把抓，企圖將他趕下台，或使他變成俯首聽命的傀儡，華國鋒也不會冒險來整江派的。目前大陸上情形，華國鋒雖然一方面拉攏軍頭和元老；另一方面也在拉江青派的殘餘勢力，企圖將江派的殘餘勢力，變成他自己的勢力，以爲今後進行鬥爭的資本。所以，從華國鋒的政治成分來看，他仍然是屬於「文革派」，並不屬於所謂「溫和派」。

其次，華國鋒逮捕江青等的行動揭開之後，便進行控制中共的宣傳機關，以及并發動羣衆，對江派展開鬥爭。這些日子，中共宣傳機關所發表的言論，以及各地貼出的大字報，除了批鬥江青等謀叛外，其他有關路綫政策的言論，幾乎與政變發生前完全一樣，沒有任何改變，甚至連「反右批鄧」的論調都沒有取消。至於對蘇聯的態度，雖然莫斯科對中共進行各種修好的試探；但華國鋒所控制的宣傳機關，也像過去一樣，不理不睬。

第三，從華國鋒奪權後，中共中央對於處理毛屍和編印毛集的決定，以及中共宣傳機關所發表的言論來看，今天班子仍然要捧着毛的像來壓人，而且以繼承毛的衣鉢自居。很明顯的，華班子仍然要利用毛的偶像作用，來作爲今後鬥爭中的最大政治資本。大家都知道，反蘇修和反俄帝，是毛親自決定和堅決執行的政策，如果華國鋒要改變對蘇的態度，豈不變成毛的叛徒，予反華派以攻擊的口實。由此可知，華國鋒爲了保持其自身的權位，防止江派的反擊與其他派系的攻擊，在目前的情勢之下，決不敢改變反蘇修、反俄霸的政策，即使是擺出一點改善中蘇共關係的姿態，恐怕華國鋒也不敢。

美國官方人員與專家學人喜歡使用「激進派」「溫和派」這些似是而非的名詞；其實，就對外政策而言，中共各派并無激進與溫和之分。毛是反蘇修反俄霸政策的創始人，但是，即使毛在世之時，對於這個政策的運用，也時常因應對內和對外的不同情況與不同需要而有變化，時而製造緊張氣氛，時而擺出和緩姿態。即以鄧小平繼周恩來爲「總理」時，釋放直昇機的人員而論，若沒有毛的指示或批准，鄧小平決不敢擅作主張。

就我們的了解，今天在中共重要頭目之中，可以說，沒有眞正的親蘇派或國際派；因爲眞正的親蘇派或國際派，如陳紹禹、張聞天之流，早就在延安時代被毛趕往莫斯科，其殘餘勢力，也應該早就被毛幫整垮鬥臭了。至於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等，實際上並不是眞正的親蘇派或國際派，甚至連林彪刺毛事敗，駕機逃蘇被擊斃，可能都是毛要給林彪加上一個叛國的罪名，而一手製造出來的。華國鋒是不折不扣的毛派份子，還要利用毛的偶像來奪權，豈能自掘墳墓，轉而親蘇？不但華國鋒不敢，任何重要頭目當權，也同樣不敢。

目前大陸情勢異常混亂，中共各派爭奪未已。在此情勢下，任何派系當權，對內都不敢過份壓迫人民，以防激起大變，甚至爲求暫時的穩定，可能稍稍放鬆對人民的壓制。對外也不敢過份刺激蘇聯，以防引發戰爭，甚至可能暫時稍緩對蘇聯的攻擊，以免節外生枝。不過，這種策畧與戰術的暫時運用，并不表示政策路綫與目標有所改變。中共對蘇聯如此，對美國亦係如此。所以美國既不必爲中蘇共關係可能發生改變，而惴惴不安，因爲華班子不會那麼愚蠢；同時，美國也不可妄想以毛制蘇，因爲中共決不會爲了美國的需要來反蘇，更不會爲美國火中取粟。

蘇共較年輕的接班人

高克

自從赫魯曉夫於一九六四年一月被罷黜以來，蘇聯一直即是由六十九歲的蘇共領袖布里茲尼夫，七十三歲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以及柯錫金的未來動向之外，還將注意有那些年輕的幹部可望成爲接班人。

柯錫金可能健康不佳的傳說竟能不脛而走，這於蘇共是極不尋常的事，因爲克里姆林宮頭子的私生活，一向都是嚴加保密的。

有人猜測，柯錫金一直準備退休，而其生病消息之公開，是要讓蘇聯人民[illegible]

他們兩人的家鄉均已各立起了他們的半身銅像，這是自從赫魯曉夫時代以來，唯有布里茲尼夫才能享有的一項「榮耀」。如果蘇斯洛夫或包戈尼果眞如外界所傳而退休，他們或可「光榮引退」。

而現年七十三歲的基里倫柯據說則是布里茲尼夫目前所最中意的一個高級頭目；上週「眞理報」在一篇有關他出版的一本演說集之文章中，會對他

委員」因爲他已於九月二日被擢升爲「第一副總理」，他之被擢升，一般認爲是蘇共當局有意把更多的柯錫金之工作量轉交給旁人的一項舉動。另外的一位「第一副總理」馬蘇洛夫，現年五十八歲，則已經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員」了。

同時，由於年輕（照克里姆林宮的標準）而有可能成爲「政治局」之正式「委員」，或「候補委員」者，還包括有現年六十五歲的邱甯哥，以及前「眞理報」主編，現年六十[illegible]

為柯錫金即將退休的觀察家聞言立刻改變論調，現在反而都認為如果柯錫金還能繼續工作，或將繼續保有其職位。

包戈尼以及現年七十三歲的黨「理論家」蘇斯洛夫，目前的政治情勢顯然亦佳，過去幾週內，在

宮若干官員可能將予擢升——或者賦以新職，或使較年輕者躋身於較高職位。

現年七十一歲的技術專家從政者狄柯諾夫，大有可能進入由十五人所組成的「政治局」（這是蘇共的最高權力中心），或成為「政治局」的「候補

夫，據說亦有可能被升。

一位外交官表示，「以布里茲尼夫為首的「中央委員會」，一向是根據所謂核心政治而行事，布氏向來都是集合一致的意見而發號施令的，一舉一動總會先跟他的副手研討。」

由「渙卦」看樹倒猢猻散

明一中

自大災示警，唐山地震，接着是毛澤東死了，諒毛朝中定必有「樹倒猢猻散」的樣版趣劇上演，果然，江王張姚垮台。今以此枯樹倒下的時日，依據梅花易數的神奇妙算，占演出為「渙卦」，此卦中的隱義玄機，恰合國府，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之號召，大陸軍民起義救國的精神！

在中國大陸的一棵大樹，終於在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丙辰年八月十六日子時），倒下來了，（毛澤東死了），今依憑梅花易數，占算出為「風水渙卦」，猶為水一般的渙散，因水勢受風力的鼓盪，而生起無數的波瀾，不久即可開始上演，江青的拿手樣版戲，「樹倒猢猻散」的第一幕，請看吧！好戲還在後頭呢。

「渙」字是「散開」的意義，似水流年春去了，倒海翻江捲巨瀾，接着是「樹倒猢猻散」，流動的四散開了，大陸今日的局面，眞是大江上下，白浪滔滔，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不向毛澤東的「千秋功罪」，只問他的「萬里長征」，「獸與天公試比高，只爭朝夕，俱往矣！風流人物……」今又何在呢？這是他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別夢依稀咒逝川」！

「渙卦」裏面有六大神秘隱機的暗示：（一）王假有廟，（二）利涉大川，（三）剛來而不窮，（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五）奔其機，渙汗其大號，（六）渙其躬，渙其羣，渙其血，各方面的暗示，藉以喚醒中華民國的國魂，滙為洪流，而發出不可抗衡的大力量呢！

（一）王假有廟：中華民族的先古帝王，早已體會到，渙散的道理，不怕窮困，務要養成艱苦卓絕，奮鬥的中堅力量，處心深入，以體驗渙散的現象，研求怎樣的運用，同心協力，來克服這渙散現象，故「王假有廟」，是指帝王抱有衷誠的眞心，用來感召渙散的人心，並以建立宗廟，假定以此廟來寄托祖先的神靈，而發揚承先盛後的精神，藉以來喚醒，沉醉渙散的人心，建設廟宇奉祀祖先，聯絡人心，以人人都能紀念，自己的祖先，培養孝道之精神，由此以團結人心，以收拾去掉渙散的現象，現在國府當應，發揚「王假有廟」的精神，以祭享上帝神明與祖先，並示人類與自然的生命是合一的，更可表示祖先與後裔的血統相承，藉此為精誠感召的中心，並結合內外人心與力量，同心協力的來光復河山，以收拾大陸內渙散的人心與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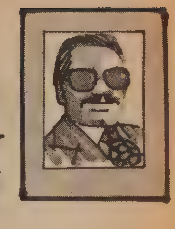
（二）利涉大川：鷄鳴鼓舞，江海白浪滔天，乘巽木以涉坎水，既有浮水的工具，「機」不可失！國府自當把握時機，撐穩舵盤，以渡急流而展開濟險之功，不避艱險，雖有大川當前，也要涉水而過，與起領導作用，軍民上下一心，冒險犯難，奮鬥到底，以收拾渙散的人心，而光復山河，百折不回，以挽狂瀾，致而利涉大川了！

（三）剛來而不窮：收拾中國今日渙散的局面，一定要以「剛來而不窮」，才可以做得到，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更要形成內外一致，彼此溝通，以發揚總理孫中山先生，當年剛毅果敢的革命精神，不畏艱險，不怕窮困，以重振當年黃浦軍校，艱苦奮鬥的中堅精神，更本着當年抗戰軍興，總統蔣公，陽剛中正，精誠感召的偉大力量，繼續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啊！

（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處今日人心渙散的時候，必定要團結號召一切反共之力量，扶植革命幹部，充實革命的陣營，在偉大的領袖，嚴密的組織之下，實行革命到底，反共復國建國，舉起忠貞革命，救國救民的烽火，步上堅苦卓絕的途徑中，結合渙散的力量，以掃除前進的障碍呢！

（五）奔其機，渙汗其大號：奔赴事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心有主見而能迅速，奔赴事機，更是難能可貴的，如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現在號召大陸軍民起義，剷除中共的體制，根絕中共的毒素思想，且能對大陸上，所有一切抗暴革命的行動，一定能迅速的接應和援助，這正是溝通內外人心，最好的辦法，使能團結一致，共同努力，以積極奮起，挽救大陸渙散的局面，故申命大施號召，以溝通大陸內外的情愫，使民間的怨憤，渙然消釋，有如病人出了一身大汗，便覺得鬆馳快樂了一樣，值以大陸局面浮沉，「大樹枯倒，猢猻渙散」之期，人心思漢之時，得以偉大領袖號召力量，正有如汗液從人體內部，滲出而濕透全身，又猶如「天安門」抗暴的火頭一樣，也正在朝着遍地燃燒呢！而此渙散的局面，雖亂而可以救治，雖危而可以轉安，大陸內的仁人義士們，救國自救，揭竿而起，向前衝吧！

（六）渙其躬，渙其羣，渙其血：同心合力，志在重建中華民國，剷除中共的一切暴政，根絕毛思想，制度的一切殘餘毒素，本以大公無私之精神，實行內外大團結，對以渙散的大局面，為世人所共見，且凡是中國人，人人有責，不分彼此，當應全體起來，舉起順天應人的革命旗幟，而是發乎仁義的聖戰，全體奮鬥，以達到挽救我中華民族為目的，而不是以殘殺報復為快意的，故人人快起來自救救國，實行光明正大，全民的民主大革命啊！



劉伯承與聶榮臻

胡蓑之

自毛澤東瓜直後，而其屍體尙未妥爲處理之前，那彷彿黑社會底恐怖世界的大陸，却已亂得一團糟！筆者在本刊（四六五期）的「毛皇與秦皇比較——鞭屍、焚書、坑儒」一文裏，曾引述漢賈誼、劉向的文中一段說：「秦始皇死葬驪山之蚴，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文，周圍五里有奇；……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今毛魔王的玻璃棺蓋還未釘好，玉泉山的藏屍之所尙未興工動土，而反毛的牛鬼蛇神，却已張牙舞爪，向毛前後左右的親信猛撲！毛最親愛的枕邊人江青、毛家的命脈毛遠新、女婿姚文元、在「文革」末期爲毛江出過死力而經老毛提拔起來的張春橋、王洪文等六十餘人，都遭反毛派一網成擒，生死未卜，下落不明！這一來，把秉承毛思想，遵照「毛遺囑辦事」的殘餘爪牙，趕盡殺絕！豈不痛哉！豈不哀哉！

據說：關於處理毛屍的問題，兩派也發生過爭執，江青的「四人幫」曾反對將毛屍保存，理由是恐怕將來也像楚平王、秦始皇、史達林等魔頭一樣遭受鞭屍！這正是反毛派的主要目的，他們所以要爲毛魔建藏屍紀念堂，就準備隨時將毛屍拖出來鞭的。按然目前的情形來看，似乎是毛的親信華國鋒已掌握了毛遺下的黨政軍大權，但其實際情況却很微妙！華國鋒是何人斯？値得紅色軍閥的擁戴嗎？他們所以支持「華仔」登極，最大陰謀是利用毛派來消滅毛派，摧毀毛生前所建立的堡壘，等到毛派風消雲散之後，則輕而易舉地將近個反骨的「華仔」幹掉，使整個中共政權水到渠成地移到他們的手裏。這本來是毛澤東慣用的權術，所謂「借刀殺人」，非常毒辣的手段，現在也輪到反毛派「活學活用」了，豈不快哉！

儘管這個「翻碗底」的華仔，已於十月廿二日獲得宣傳繼承了毛澤東的所有遺職，無疑使他感到躊躇滿志，但很可能是曇花一現！試看北平魔宮的各高級位置，多爲前二野的頭頭所佔據。如李先念已內定爲「副主席」兼「總理」；陳錫聯爲「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而原任「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葉劍英，則退居閒散的「人大主委」。此外，尙有「二野」元老劉伯承、徐向前、粟裕、李井泉、聶榮臻等，被留任或新任「政治局」委員。

換句話說，現在的中共新政權中的高級領導層，以「二野」的骨幹爲中心。他們於不要時，便可將「華仔」一腳踢開，元老如劉伯承、聶榮臻、徐向前等人，就可名正言順地分據魔宮的極峯，爲使讀者認識他們，乃分別簡介如下：

劉伯承是「二野」的司令員，聶榮臻雖非出身於「二野」系統，但他與「二野」的關係非常密切；他不僅是劉伯承的同鄉，並跟劉伯承共過患難。大家知道：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北平舉行那項「文化革命」的首次大會時，因劉伯承、聶榮臻兩人未被列席而令人猜測他們已遭整肅。同年九月初旬，東京方面所獲的消息報導說：中共大將劉伯承（十大元帥之一），聶榮臻等，企圖潛返西南去「稱王謀叛」，已被中共文革派查悉而加以軟禁在北平。雖然後來中共喉舌「新華社」一再發出消息，表示劉伯承、聶榮臻曾在出席之列。但是實際上，那是一種欺騙的手法，許多早被宣佈整肅的人如烏蘭夫、劉少奇等，尙且榜上有名，何況未經正式宣佈被整的劉、聶等人，被列名出席，自然不是奇怪的。後來才查悉新華社將二十多名中共「中委」名單刊出，則是替毛澤東的面子作掩飾，而其中大部份人都可能是祇有列名而未曾出席的。

當時中共文革派所謂的西南，卽指四川、雲南、貴州等省而言吧。原來劉伯承和聶榮臻兩人，都是四川同鄉，而四川位於中國的西南部，又是中國最多事的地方。據「史記」載稱：「古代蜀山氏之困，三困時，蜀漢據正而與吳、魏三員鼎立。其後王建、孟知祥、明玉珍輩，亦先後竊帝號於死；天下有事，恒爲羣雄睥睨之所。」因此，梁任公認爲「中國地理具獨立資格者，一曰蜀，二曰粵，夫粵豈蜀及哉？」如果劉伯承、聶榮臻等人眞的一旦潛返其故鄉四川，等於放虎歸山，勢將與北平對抗，非同小可！無怪乎毛澤東當時獲得他們這

項動機，怎能不被嚇一大跳！從而派人監視劉、聶等人的行動。

尤其是那個強悍蠻幹的前「二野」司令員劉伯承，就是一個以打擊起家的綠林人物，更令人害怕！據傳劉有一隻眼睛是在打游擊被敵人的槍彈射瞎的，所以，他向來就擁有一個「獨眼龍」的綽號。當年他在大別山打游擊的時候，劉伯承之名會響遍西南！抗戰期間，山西閻錫山底下的新軍頭頭薄一波、戎伍勝、韓鈞、張文昂、雷任民等所統率的五十個團中，於走了二十八團，歸劉伯承指揮，建立起中共在山西的彈圖基地。抗戰勝利後，中共實行大舉叛亂時，劉伯承的實力已相當強大，因而做了「二野」的司令員，跟彭德懷、賀龍、陳毅、林彪等分任了中共四大野戰軍的頭頭，聶榮臻的第五野戰軍，韓戰時方始成立。因之，聶榮臻的資格，僅次於以上的四個「野戰軍司令員」。

劉伯承的「二野」，後來一直控制了西南半壁河山達十年之久，更為毛澤東所害怕，於是一九五五年後，在毛澤東削藩的計劃——封官分爵的口號之下，劉伯承與彭德懷（一野司令員）曾先被封為元帥，分別由西南、西北內調北平，而削去了他們的兵權，使他們難以成為割據地盤的紅色軍閥，而免尾大不掉之患！事實上，在中共「解放軍」中的幾名元帥裏面，除了朱德、彭德懷之外，劉伯承的資歷算是最老的。——前者為湖南南平江人，與毛澤東、劉少奇都是同鄉，他雖然為中共「第一野戰軍」司令員，擁兵近百萬人，但他却不及後者的團結較為堅固。劉伯承曾經和四川那些配有兩枝槍——一枝步槍和一枝烟槍——的子弟兵，相處了十多年，顯然根深蒂固；特別是在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間，中共全靠劉伯承的「二野」部隊，縱橫於大江南北；而徐蚌會戰，也依賴劉的部隊在皖、豫、鄂邊境，有着結實的根據地，故能一戰而拖倒國軍的精銳。以此之故，劉伯承便奠定其「二野」司令員的基礎，進而出掌了西南半壁的軍政大權。

聽說劉伯承在西南的作風比較溫和，原因是西南方面較遲「解放」，交通很不方便，除了幾個大城市之外，偏僻的鄉村，則經常發生土匪騷擾事件，令到劉伯承無法安心；加上的總部設在重慶市區，因為這裏是國府戰時的陪都，一切建設與繁榮都稱得上西南大都市，劉伯承俯瞰長江和嘉陵江，儼然西南王。不過，他的年事已高，現軍已八十四歲，沒有多大作為了。聶榮臻現年七十九歲，亦不能担當重任。但他却是中共「國際派」的主幹，曾經獲得莫斯科的信任。由於一九二〇年他到法國留學，便與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人相識，隨即加入了共產國際，一九二四年他又到莫斯科受炮兵訓練，故於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建立時，聶榮臻紅得發紫，他以毛朝首都的第一任「北平市長」，兼「最高軍事決策委會」委員及共軍參謀本部的「第一副總參謀長」等要職。

由於北平不但是中共偽都，且直接指揮中共的俄國老大哥顧問也居此。在當時的四萬多名俄國人中，便有一萬多重要的俄顧問駐北平，他們分佈內城及西山一帶，多是對中共軍事行動的決策者，所謂「志願軍」參加韓戰，均由他們親自決定。因此，俄人當時控制了的神經，而北平又是全國的命脈，由是可見聶榮臻當年職務的重要性。尤其當時共軍「總參謀長」徐向前未曾到任視事，一直由聶以第一「副總參謀長」掌握實權，更使他集北平市政軍事大權於一身，他為方便起，曾把參謀本部搬到西山與俄顧問代表團長克里夫揚的辦公廳連在一起。據說聶與俄人的關係，比國際派的劉少奇還要密切。

至劉伯承代「總參謀長」的權威，也像他的北平市長一樣，在韓戰期間的事會議中，祗要他跟克里夫揚決定後，中共「軍委會」便照例通過。因為當時的四個野戰軍司令員彭、劉、陳、林，都在他的指揮決策之下，這項職務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後才發生動搖的。由於一方面是老毛與俄方漸漸發生歧見，另方面則是許多俄顧問已被調走而使他失去了憑藉，終告下台。其後聶榮臻雖仍分任了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委會」的委員，中共「副總理」及其「國防科技委會」主委等職，但他却已屈居於彭德懷、林彪、陳毅之下，而與劉伯承經常閒着「擺龍門陣」。

不過，聶榮臻所主持的「科技委會」，後來頗有成績，他負責中共原子武器研究生產指揮工作。這個系統包括所控制的全部科學家，產生了第一個導彈部隊——第二炮兵。但自江青於六八年三月，削去了聶的「晉察冀」系統代理人楊成武之後，聶的所謂「國際科技委會」這一系統，也會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由於同年五月江青主持的幾次集會中，第二炮兵便不復以單位參加集會了。而且「科技委會」的實際主持人，也似乎已改由粟裕負責了。據「法新社」同年五月四日發自北平的電訊報導稱：今天出現「炮轟聶榮臻的大字報」，猛烈抨擊「國防科學局壞頭頭聶榮臻」，這個經常被形容為中共「氫彈之父」的「不倒翁」，自一九六六年以來便成為「文革派」攻擊的對象。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聶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的一次參加集會之後，就一直沒有露面了。

到同年六月二日北平激進派份子所貼出大字報，則攻擊聶榮臻違反了門合（共軍政治教官，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一次爆炸失事中死亡，捧為英雄）的作風。同時「科委會」若干科學家也遭到同樣的攻擊，他們都被指責為「反對革命造反派」及「企圖陰謀替右派翻案」。由是顯示當時反對毛江派的不止是「晉察冀系統」；還有聶榮臻一手建立的原子炮兵部隊系統及其所屬的全那科學家。這說明中共早已眾叛親離，使主持「革委」的江青亦早已陷於孤立地位。

如果依照當時毛江派的說法，楊成武以及「空軍政委」余立金，北平天津的「警備司令員」傅崇碧等是在「文革」發展後第五次清洗下被整肅的一羣，那末，聶榮臻及其「科委會」之被攻擊，則算是「文革」以後的第六次清洗了。

當聶榮臻被江青的「文革小組」批判時，還提及他在「蘇修大力支持下，會把北京劃分為幾個治安區」。地方都是俄國顧問的駐所，而特別加以警戒。聶在北平「市長」任內，確有生殺之權，他帶有四川口音，說話沉重响亮。當時在他的心目中連毛頭，朱德、周恩來輩，也應讓他三分，怪不得北平市民稱聶榮臻為「懾市長」的！他好殺，曾腰斬不少地主、惡霸！他經常使用「袍哥」的暗語以「打掉」二字來代表槍斃！這種殘酷手法本來很適應毛的心意，但在楊成武事件中，聶與江青結下了深仇大恨而遭整肅，現在有機會了，他當擁護「二野」同鄉以報仇。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一紙風行

香港中國信託有限公司

香港中區夏慤道和記大厦十一樓

電話：五——二六四壹一壹至卅

文陣雄師

梁秉樞
朱夢曇

揚威海外

安泰毛織廠有限公司

洛陽紙貴

蘇嘉興

嚴詞直筆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梁知行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精神磐石

德貞女子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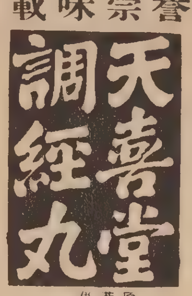
鴻文載道

保良局董事局同人

文化前鋒

天喜堂有限公司

世人信譽 婦女推崇 獨沽一味 行銷百載



藥料慎選珍貴 香港高級出品

原址荷李活道六月遷至香港仔黃竹坑道十四號十五樓本廠合併辦公電話八五三四三一三

帶贈台灣親友最受歡迎

正義呼聲

粉嶺區持牌小販互助會

理事長賴中文 王其 賴武哲 監事長李世昌 蘇植楠暨同人

服務社會

流浮山商會

會長鄧齊安 理事長陳基燊 姜永康 梁木根 監事長鄧家貽

匡世讜言

大窩口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張國修 副理事長張甘福源 林楊堅 學李業生 暨全體同人

暮鼓晨鐘

沙田商會

會長劉炳華 理事長王錦榮 鄭廣業 監事長陳奕

文化之光

油蔴地街坊福利會

何劍 彭耀臣 伍江 黃鄭瑋英 會長黃滋 理事長陳蔭棠 監事長凌新 馮日初 馬奕盛 余榜 勞碧華 暨全體理監事同人

文壇之光

茶菓嶺街坊會

理事長張育文暨全體理事

茶菓道一八七號四樓

電話：三｜四九．六三一一 三｜四九〇三〇五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同胞歌頌

僑港英德同鄉會
理事長龍達
監事長鄺章
暨同人

伸張正義

紅磡街坊福利會
主席胡盛孫
副主席區志和
副主席馮駒
副主席趙璧城
暨全體同人

時代巨輪

九龍樂善堂常務總理會
主席劉世仁
副主席羅潤深
副主席霍樹
副主席朱夢曇
副主席李會桃
常務總理
黎民悅　彭耀基　莫華燦　溫達明　陳墉　陳祖澤　黃錫江　雷福康　鄧樹椿
鄧錦河　余廣基　姚明　許賢瑛　鄺君能　古建　周茂任　顧君聰　孔思年　劉壽德
陶家英　馬漢寧　霍永添　劉文龍　區偉雄　陳浦芳　鄧泰全　許賢璋　楊勵賢　張瑞琪
暨全體總理

光耀寰宇

旅港海豐同鄉會有限公司
會長彭武雩
理事長蔡魯
呂務樂
呂浩吾
監事長馬德新
陳漢湘

文化之光

新界大埔番禺同鄉會
徐雲
理事長黎達暨全體同人
黃成

一言九鼎

東頭村街坊福利會
永遠李少英
會長徐月階
會長陳定海
理事長鄭之桂
副理事長馬定昌
林建華
梁國

前程萬里

元嶺街坊福利會
會長
鄧錦興　葉劍鋒　沈流　徐蕙儀　葉均安　梁紹雄
理事長盧仲熙
監事長柯超祿
楊殿湖　嚴又正
劉紫垣　董有祥

風行四海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主辦閩光書院
董事長蘇子卿
校監簡賜福牧師

言論公正

九龍區大廈總會
會長
主席
許賢英　黃桂　黃鄭瑋瑛　梁富　黃篤修　黃湛　周載　蘇仲平　顧思聰　陳蘇

維護正義

中區市民服務會
主席白光暨同人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粵菜美點●晚飯小菜



門市部：

西餅麵包●咖啡小食
精美餐盒

LOONG KING MANSION, HUNG HOM. KLN.

九龍馬頭圍道29－35號隆基大厦　電話：3-626480
3-331022

正義之聲

港九新界公共小型巴士商會
電訊服務有限公司
榮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發揚文化

德明中學
校長鄭潤才

文章國華

跌打醫師
梁仲偉

文字珠璣

蕭明
蕭曾鳳羣

同敬賀

江青評傳

陳綏民

毛請客江青受辱

毛澤東老奸巨滑，眼見一手到口的羊肉那肯吐出，先就放出了試探性的汽球，先徵詢黨內同志對他個人與江青結合的意見；然後又在延園分批請客，首先請了幾位紅色十二釵的頂尖人物，鄧穎超、蔡暢、李伯釗、康克清、張琴秋、孟慶樹、丁玲等以及剛到延安的陳少敏（李先念之情婦），當時由江青出面招待。當晚她濃粧艷抹，特別顯出她的妖嬈與風華，因為她深知這一羣老女幹部，對她今後能否和毛澤東繼續同居下去，有着相當的關係，自己的出身不如，資歷太淺，毛對她的愛的程度也還摸不透，為恐這羣娘兒們瞧不起和輕視她，一方面對她們這一羣老幹部，表示非常尊敬，另一方面也表現非常莊重。她們這一羣女幹部對於毛今晚的請客大家心裏有數，鄧穎超仗着她的丈夫周恩來，聲望高，毛對她也稍為禮讓幾分，對江青這個在戲劇圈的小明星，壓根兒瞧不起她，語帶尖酸刻薄，熱諷冷嘲了江青一頓；康克清面帶幾顆小麻子，曾經跟朱德上過井崗山，當過婦女工作隊隊長，一副粗綫條作風，出口沒遮攔；李伯釗以自己曾經吃過莫斯科麵包，又當過「紅軍」總部文工團的團長，懂得一些歌舞和演劇，頗為自負，對江青根本上就輕視；陳少敏別號陳大姐，打游擊出身；丁玲是名作家，正兼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對這位當年在上海灘上鬧過桃色新聞的爛蘋果，在魯藝艷名四播的過氣明星，自然在心裏壓根有點鄙視，尤其對她蠱惑男人的媚術，如今又攀上了毛澤東而登龍門，凌駕她們之上，女人們天生的醋勁，自然而然的在發酵，當然也沒有什麼好顏色。但大家為了顧全毛的顏面，不敢過份的與江青難看。

毛江二人心裏有數，今日之宴主要的在爭取這一羣娘子軍的同情而不全力反對，看點娘兒們的顏色，受點熱諷冷嘲的羞辱，自在意料之中，江青盡量的笑臉相迎，曲意奉承，她們的冷言冷語，只有充耳不聞，一笑置之。

毛當時一改其以黨中央領導人身份尊嚴的面孔，以最輕鬆的姿態與語調閒話其家常，羨慕她們的家庭生活，自己是一個不懂事務，不修邊幅的懶人，一個人生活起居，無人照料，處處感到失常與不便，半年來自從把江青同志調到延園後，總算有人代為照料私事和整理點資料，對江青也着意的誇獎了一番；不過覺得江青同志太年輕，過黨的生活太短，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希望她們以先進同志的身份多多的指導。最後言歸正傳，聽說黨內有些同志對他和江青同志的問題有意見，未免過份干擾他的私生活，江青為此也想離開延安，那他也只好學學資本主義社會人物，不愛江山愛美人，捲起被蓋，走出延安，重回井崗山去了。

大家一聽毛澤東的這一席似眞非眞、似假非假的話，認為情況嚴重，反過頭來，只好對毛加以恭維和勸慰，對江青又好言的勉勵幾句。毛澤東這一手果奏效，江青對毛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使足勁去討毛的歡心，使毛大有一日不能無此君之勢。

毛江搭檔演戲既經成功，於是又如法炮製，分別請了共黨內的一批元老重臣，這一次是夫婦雙雙光臨，又演一齣雙簧，但反對的聲浪仍未平息，尤以陳紹禹、張聞天等為最，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成見。「陝公」校長的成仿吾，曾在當時大拍毛江的馬屁，表示這是屬於「主席」與江青同志的私人生活，我們不能公私不分，賀龍更罵出「媽的屁」攪個把女人有什麼關係；因而使反對之聲稍為平息。

於是毛為了博取江青的歡心，乃不惜親自出馬，分別遍訪住在楊家嶺和延園的中共要員們，訴說自己的苦衷，如果大家不諒解的話，他只有捲起包袱離開延安，不再攪革命了，在這樣利誘威脅下，反對派只有妥協之一途，據說周恩來為了此事特別回到延安居間調和，在延安只有周是唯一可以隨時進入毛之私邸的一人。

於是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正式重要的會議上，許多仍然不贊成江青的道德面貌和政治面貌，經過綿長商討協議的結果，勉強承認，但附有三個決議條件：

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請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担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作者按：以上三項決定存於中共政治局，國軍攻克延安時，曾見於王若飛日記內，亦記有上述三項條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項決議，但其所指時間有錯誤。）

毛澤東當時迫於形勢比人強，馬上點頭接受上面的條件，表示這樣就行了，大家也一致鼓掌向毛道賀，正是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江青對此事所受的氣也夠瞧了，因此種下了與王明這一羣人舊恨新仇。此仇不報非君子，後來在延安整風時，鬥得王明死去活來，江青且暗派醫生準備毒死王明，其手段之辣，由此可見。

當決議通過在行將散會之際，康生夫婦陪着江青突然出現在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的會場，一面感謝表示各位對她和毛的愛護支持，同時表示絕對遵照黨中央的決定，今後願以一個黨員的身份，負責照料「主席」的生活與健康，同時又大胆的宣佈，她已經有了四個月的身孕，向同志們報一個喜訊，毛此時也挽着江青的手臂回到延園表示安慰。還是在延安時代，毛江結合的一幕喜劇，就此落幕。毛澤東和江青的同居關係，自此才算名正言順的似合法又非法的公開了，但始終未舉行過婚禮。（作者按：莫斯科曾廣播說江青由國民政府派專機接到重慶與毛正式結婚，並無此事。）這一代尤物，從此也只好暫時結束了她夢寐以求的第八藝術生涯，蟄居延安窰洞內，除了為毛的洩慾器外，專負責毛的內務有關事項，和秘密電報及情報料資等工作。也享受了為延安一般婦女幹部所無法享受到的物質生活，此時她接受了她的老鄉康生的訓練和忠告，一切要隱忍，盡量的忍耐下去，好好服侍毛澤東，自有她出頭的一天。自此她已成為康生的助手之一，當一九四五年四月共黨「七次大會」時，要康生提報告，有人要批判和檢舉他在「整風運動」時殘害同志的非法行為，康得江之助，使毛壓制了此一反康生的行動，從此康江勾結益密，狼狽為奸，而江青也聽從康生的話，忍耐了二十餘年。沒沒無聞的埋頭侍候毛。並受命與莫斯科派駐延安伏拉地米諾夫聯絡，利用女人手法拉攏彼等，常常陪俄國老大哥在楊家嶺中共大禮堂跳舞，和在延河一帶騎馬郊遊，為毛私人傳話，慢慢在紅色舞台上成為毛的私下副手，而影響毛的一切，導演一波一波的鬥爭暴風雨。（全文完）

這張照片是毛澤東贈送給「延安日記」作者弗拉基米夫的，上有毛澤東的親筆題字：贈孫平（作者的中國名字）同志。毛澤東、江青、延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瘟君夢



岳騫

政府在發表和談失敗經過之後，下定決心討伐共軍，爲時已遲，因爲此時共軍已經坐大，據有黃河以北大部份地區，兵源充足，兵力已超越國軍，國軍不但無力大舉進攻，就是堅守據點也不易，從民國三十七年起，國軍在遭守圍攻而堅守不失者，只有安徽阜陽。

戡亂戰爭進行到民國三十六年，政府當局對於共軍此剿被竄的流寇戰術艱於立付，想起了清代剿捻時在徐州、臨淮、歸德，開封設立回鎮，專門負責堵截，另有進擊部隊追剿，終於將捻匪剿滅的往事，乃仿照此例，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設了十六個綏靖區，各設司令官一人，指揮部份軍隊防守。此項政策早實行一年，定可收效，惜乎此時政府軍兵力大減，每一綏靖區不能配屬太多部隊，有時守城且不足，不必說迎擊共軍了。

阜陽設立十四綏靖區，以李覺爲司令官，李覺湖南人，前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之婿，保定軍校畢業，一直在湖南部隊任職，抗戰初起，任十九師師長，升七十軍軍長，最後升到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抗戰勝利後，軍隊縮編，李覺賦閑，綏靖區成立，中央想到李覺，派爲十四綏區司令官，駐阜陽。每一綏區都有一部兵力，李覺因爲本身已經不帶兵，由七十四師五十八旅調駐阜陽，作爲綏區防衞部隊。七十四師在孟良崮失敗，師長、副師長、旅長均自殺，但官兵以後陸續逃出，重新歸隊編組，又補充一部份新兵，又成勁旅。

共軍認爲十四綏區只有一個旅，又是在孟良崮失敗後殘缺不全的部隊，因此，想一舉攻下阜陽，消滅十四綏靖區，給新成立的綏區一個下馬威。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劉伯承親率其第十、第十一縱隊及皖北土共魏風樓部，由阜陽以西之沈邱，臨泉竄至阜陽近郊，接着其第一、第二兩縱隊又由西竄來，第三、第六縱隊也由阜陽南方之三河先渡過淮河，加入戰鬥，此時共軍已有六個縱隊，兵力達到守軍的十八倍，劉伯承以爲必然攻下，却遭到五十八旅堅強抵抗。

中央得到阜陽被圍消息，下令各方部隊增援，當時七十四師師部及另一旅五十一旅在蒙城，五十七旅尙在青島、自無法趕到，七十四師師長邱維達率領五十一旅向阜陽增援，蒙城在阜陽之東，兩地相距一百八十華里，邱師長推進到距離阜陽七十里之馬店了，爲共軍所阻。

第五軍邱淸泉奉到命令，也率隊南下，四月三日由商邱抵達亳影，接近阜陽，另外第五軍所屬之九十六旅，新編第二十一旅也由宿影，永城抵達蒙城，由七十四師邱師長統一指揮，沿阜蒙公路向阜陽推進。

另外張軫兵團轄整編第十、第二十、第五十八三個師，也都是勁旅，到達新蔡西南，距離阜陽不過兩百里的路程，整編第十八軍胡璉部經鄢陵向西華推進，各部逐漸對阜陽形成包圍態勢。

共軍圍攻阜陽五晝夜，傷亡慘重，阜陽城外一里路內外，佈滿了陣亡屍體。劉伯承眼見再攻五日也未必攻得下，但如果遲兩日，定被包圍，當卽下令撤退，行向西北、西南兩路退却，退向平漢路以西。

國軍行動遲緩，情報不靈，未能把握機會，擊潰共軍，僅十八軍在臨泉，上蔡之間，殲滅共軍後衞一部，主力仍被脫走。

阜陽守城之戰，是一個頗大成就，到了此時，國軍雖然屢經失敗，但對戰事仍有自信。加之空軍出動支持，全城商民更自動參加守城，軍民眞誠合作，故能克服困難。

與阜陽戰役同時發生的重大戰役是膠濟路上，昌樂，濰縣之戰。

陳毅部第七、第九縱隊及魯中、渤海軍區等部約四萬餘人，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九日開始向桓臺、張店、周村、淄川等地鑽隙運動，至十日晚，張店遂被圍，十一日拂曉，桓臺，淄川亦陷入共軍包圍。國軍以兵力分散，集結時間倉卒，不及週密部署。十二日晨，張店、周村陷落，十八日桓臺亦告不守。淄川續被圍攻中。此時共軍又向濟南外圍進迫，國軍爲確保濟南安全，幷解淄川之圍，特集中濟南國軍主力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師，及第二一三旅，保安第四團等部，向東攻擊前進。

三月二十一日，國軍進兵團攻克章邱、普濟，時淄川守軍第一四一旅之第一零六團及保安、交警等部，經十一晝夜之苦戰，終因彈盡粮絕，被攻陷

，東進兵團乃撤回濟南外圍，構工固守。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日，寒亭、昌樂、田馬、濰縣相繼被圍攻。戰至九日後，共軍除以新第二團、昌濰支隊監視寒亭國軍自衛團、魯中警衛第一、第二、第七團監視昌樂，渤海縱隊之第十四、第五、第十六團監視田馬國軍壽光警衛大隊、廣饒自衛大隊外；主力第七縱隊之一部及第九縱隊，與渤海縱隊之新編第七、第十一師，膠東砲兵團，西海獨立第一、第二團，魯中警衛第四、第五團等部則增向濰縣，掘壕圍攻國軍第四十五師之第二一二旅，及保安第四、第六旅守軍。

四月十六日，濟南第二綏區以整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師，向章邱、明水之綫攻擊前進。十七日，青島第十一綏區以第五十四、第五十七、第六十四師，向膠密之綫攻擊前進。旋第二綏區以東進兵力單薄，復增調第八十四師北上，向昌濰馳援。迄四月二十三日，東路援軍被共軍第二縱隊阻於膠密以東臨淄、孟都地區；西路援軍被共軍第七縱隊阻於鄒平以東。濰縣城外各據點相繼陷落，西城亦陷入混戰，守軍轉移至東城固守。迄二十七日晨，東城復被攻破，除少數官兵突圍外，大部傷亡或失蹤。

這一仗最可惜的是濰縣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張天佐，副司令兼保安第八旅旅長張髯農兵敗自殺殉國，這兩人是民國史上英雄，也是傳奇人物。

張天佐抗戰期間任昌樂縣長，當時山東各縣都被日本佔領，張縣長在鄉間推行政會，勢力却能及與城內，日軍拿他無奈何，共黨雖已進入山東活動，但一人也進不去昌樂，山東人稱昌樂爲「長樂」，治績可說全國第一，勝利後升任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移駐濰縣，仍轄昌樂。張髯農始終爲張天佐的副手，兩人同心協力，不分彼此，頗似張巡，許遠之在睢陽。

自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三日起，共軍第二、第七、第九、十三等四個縱隊即自膠東向魯中移動，情況顯示有大舉進犯昌、濰決心。濰縣東北二十五里守軍前哨據點——寒亭，首遭共軍「西海軍區」及「十三縱隊」配合進犯；目的在掩護其主力繞道濤光、廣饒，攻略淄川，監視益都，形成對昌樂、濰縣合圍之勢，以尋求守軍主力決戰。

省主席兼二綏區司令王耀武，飛濰縣在機場招集國軍整編第九十六師師長陳金城暨張專員天佐面商軍機，王曾有放棄昌、濰共守濟南之意。

張天佐以爲國家養兩三萬兵不難，組織百萬民衆不使從共黨則甚難。自認與昌、濰父老子弟十年相處，患難與共，民心士氣大有可爲，實不忍委之而去！且一旦放棄，收復難明，濟南斷去犄角，更形孤立，於戡亂大計亦殊不利；故願死守昌、濰，答謝地方父老之愛戴，國家之付託。

王耀武爲張天佐忠義之氣所動，又懼卒然撤退爲輿情所不諒，中央亦未必同意。乃決定以陳金城爲指揮官，統轄地方部隊，佈署保衛昌、濰之戰。臨行時明言如能支持二十天，援軍即可到達，結果自食諾言。僅倩人赴京「千里乞援」，圖緩輿情。

陳金城的防衛佈署，是以八區所屬保安第一師，和十四區所屬保三師之一個旅，防守昌樂、濰縣。以各縣的保警大隊防守安邱、昌邑、臨朐、益都各縣中的我於控制區。而其本師主力，却置於濰縣城區担任守備。這種部署，無論內外行均表不平，然張天佐深知大敵當前，協合第一，自始至終，服從指揮，奮力作戰，死而後已！

唔知怎解中立報對「四人帮」竟比左報更恨！　戲以敬作

火種

公安人員又詢問在下面的人，宋明華說看到他從上面跌下來的。他們問姍姍是不是這樣？她的臉都唬白了，不過還是點了點頭，同意了宋明華的說法。

案子就這樣了結，李天佑只對大家看了一眼，笑笑，一個字也不說。

七

小組裏沒有游心餘，就像一缸打過明礬的河水，乾乾凈凈。

日子過得很快，春夏秋冬像個轉動着的輪盤，帶着莽莽眾生，從歡笑、憂傷、快樂、悲哀間滾輾過去。

在這個地方，歡笑和快樂的人是沒有的，甚至連憂傷、悲哀也沒有，人們已經麻木了。苦難的日過得太長久，憂患已經變成了生存的附屬條件，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的七情六慾是缺乏感性的化石，擊不出一絲火星。一如張俊臣教授告訴那樣，每個人的生命與靈魂都被抽走了，留下的只是機械軀殼。

很少人像林宇民那樣抱有希望，大多數的人只是茫然的等待着，等待下一步人家將分配他扮演什麼角色，打擊人，或在被人打擊，咬人，或者被人咬。黨一直不樂意平平安安過日子，這是一個原則，沒有矛盾，就沒有鬥爭。

秋天是個收穫的季節，林宇民跟張小姍的交往也應該有所收穫了；但是不然，他們却然是保持着兄妹的情誼。這頗使小組裏的夥伴感到困惑；大家都關心他們，把他們拉成一堆，幾乎變成小組裏共同的願望，好像這是一個任務，大家都有責任去完成它。在分配工作方面，儘量把他們兩人配在一起勞動，甚至還好心地評高小張的工資，讓她多拿點錢，作爲辦嫁粧之用。時不時的觀察和注意他們之間相處情形。

「怎麼樣，快了吧？」

「不清楚呀，昨天看他們一起在搬石頭，兩人又談又笑的好像很融洽，我想快了吧。」

「還用你說，他們哪一天不是這樣！」

小組裏的人就像這個樣子把他們兩個的事，作爲工作之外討論的重點。

后洲大是直腸子，肚子裏藏不住話，有一天瞥得不好了，直截了當的問林宇民：

「怎麼樣，快了吧？」

「什麼事快了，后洲大？」

「還裝胡羊呢，你跟小張的事呀。」

「我跟小張怎樣？」

「唉，老老林，你眞是氣數，我們大家天天在等他們的消息，現在你還要問我。告訴我，老林，你們什麼時候請人家喝喜酒？」

「結婚？我跟小張？」

「不跟她跟誰？」

「你在開玩笑，后洲大，我們想都沒有想到；怪啦，你們怎麼會這樣想呢！」

后洲大有點生氣。

「匹！你才怪呢，我看你是在跟自己開玩笑！」

大家從后洲大那裏得到了消息，都覺得不受用。這事情好像是大家合力栽了一棵苗，你澆水，他施肥，大家眼巴巴的等着它成長，開花；可是它總是僵在那裏，故意逗他們似的不抽新葉。后洲大一說，大家才明白他們是在枉費心機，他們自己還沒想到呢，大夥兒這不就是狗拿耗子嗎！

后洲大眞的有好幾天對他們兩人不理不睬的，不過隔不了多少時間依然好來好去；他笑自己是個傻瓜。

「管我屁事，去操這個心算是那門子的路道，我眞是愈老愈糊塗了！」

姍姍跟林宇民接觸得多了，幾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枯萎了的生機在逐漸的蘇甦，身體與精神也慢慢的結實和振作起來了，原本臉上病態的蒼白，開始有了血色，而且她還常常的笑，顯得活潑得多。

很明顯，這個契機來自林宇民的友誼。二十來歲一個大女孩，沒有一個同性或者異性的朋友，十多年沒有一個說說心事的地方，加上家庭與學業都受到嚴重的打擊，誰能受得了呢？

現在好了，她有了一位哥哥，一位可以信靠的朋友，他像冬日的陽光，照進她們家裏，也溶解了心靈上的嚴霜厚冰，她的家庭跟她復活了！

姍姍雖然就業兩年，但仍然缺乏社會經驗，而且在密封的生活中長大，對男女情愛的事也是所知不多。她還不懂得爲什麼小組裏的人對她跟林大哥會這麼好，她常常這樣想：「他們都是好人」，「他們都喜歡我（只有那姓游的傢伙不好，但他已經摔死了），林大哥也是好人，他們知道他是我哥哥，所以就對我們好。」她這個結論只有一半對，大家喜歡她是有的，爲她跟林宇民找機會單獨相處，這[illegible]

喜的範圍之內了。

林宇民比姍姍世故多了，他從夥伴們的作爲和眼色中，約略的能夠揣摩到一點大家的好意，但他心胸坦蕩，並不介意。他是十分寄意跟姍姍接近的，幫助姍姍，可以報答老師從前對他的關愛，而姍姍實在也是一個善良和可憐的孩子，她需要人家關心和鼓勵她。

在好幾個月的相處中，談話的機會當然很多，林宇民有講不完的故事，九年勞教生活，現在回想起來，那時一點很小的事情，都會有極其深刻的意義，比如他告訴姍姍，在農場中有一段很長久的時間，他們沒有錢買補衣服的針（五九到六一年大飢荒中，有錢也買不到，國家在大煉鋼之後，居然連做針的那點鋼鐵都沒有，這不是很可笑嗎），於是他們用竹子做針，找一塊破碗片（都很難找，因爲他們的餐具都是用竹子做的，要利用到明溪城裏去的機會，在路上檢一點回來）把削好的細竹棒慢慢刨，刨到跟針差不多粗細，然後在尾部挖一個小溝（這是工作中最困難的一部份，竹針很細，稍稍挖重一點就斷），縫衣服時，就把綫投在溝內……

「你們還有綫啊，林大哥？」

「沒有綫怎行？把破衣服上的纖維或者棉紗，細心地一根根抽下出，拚合三股搓成棉綫。不過並不很牢，洗的時候要特別當心，只能輕輕的在水裏漂，不能用力搓，一搓就斷。做一根竹針，最少要一天時間，搓棉綫也很費功夫，這是磨練一個人耐心最好的辦法……

姍姍很愛聽林宇民談他這種經歷，她們家裏的日子當然也不好過，但還沒聽說過有這樣的事情。

勞改期間的事情是說不完，他的那些朋友，還有一些年歲已大的專家和教授。他說起有一次他們工地上勞動，兩個餓昏了頭的教授爲了搶一隻蚱蜢而吵起架來，結果被「班長」看到了，罰他們在田塍上跪了一小時。

林宇民提到教授什麼的，姍姍就想到爸爸在實驗農場裏的日子，不禁淚水撲簌撲簌的直落。爸爸從來在媽媽和她面前，沒提過那邊的生活，但她們在憔悴疲困的神色上，從他身上的疤痕上，一定知道他被挨了打，受了餓……

林宇民把王先永和李子貽他們的事情，說得特別的詳細，也說明了他自己受到了他們的影响，希望能接過他們的棒，替國家和同胞們做點事情……

姍姍在他歷久而廣泛，斷續的談話中，對他有了澈底的認識，使她的思想和觀念，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姍姍也有她的小故事，不過沒有林宇民多，範圍也很小，只局限於她爸爸媽媽的身邊瑣事，她的生活圈子太小，生活才只開始。

休假的日子，他們很少相偕出遊，這是很不方便的事，被人誤認情侶，會有麻煩；他們還不到法定的結婚年齡，而且階級成份都差；一出差錯，兩人倒楣。所以碰上不出工或者難得不開會的時候，不是他去她家，就是她上他家。不管到哪一家，他們都有「回自己家」一樣的感覺。林宇民的母親姐姐很喜歡姍姍，她去了，她們一定會竭盡所有，替她弄點吃的；張俊臣兩老口也把林宇民當作自己孩子一樣，尤其張俊臣愈來愈喜歡的跟他聊天了。

張俊臣自從跟他的學生談過幾次話之後，消極的生活態度已有顯著的改變，也許他受了一部份來自女兒的影响。

張俊臣具有高度的智慧和對事物分析的能力，他的長久頹廢，是因爲執着於自我的世界。「理想幻滅，一切完了，大家全都完了！」因此，生存便成爲一種累瘤；因此，他變爲自暴自棄。他勉強而痛苦的活着，只爲了妻女；那是一種道德責任，顯然缺乏對生命積極的鼓勵性。

林宇民來了，一個從前鍾愛的學生；他所受的屈辱與折磨比自己更厲害。然而他却有十分堅強的信心，甚至漠視一切加之於他屈辱與折磨。似乎有一種什麼神秘的力量，在支持着這個歷盡災劫年輕人。

女兒的轉變，加深他對問題探索意念。有一天晚上，姍姍對他轉述林宇民告訴她的王先永的故事。突然之間，靈魂之窗開啓了，問題的重點已經被他抓住。

我的世界的意境是廣闊的，科學是人類的福祉，這是對的，但我把本位倒置了。科學的對象是人，如果沒有人，或者人是被控制的機械，或者人的人性被禁制扼殺了，科學又怎麼能夠替人類造福呢？在那種情形之下，即使科學的發展已至終極，於人何助？

問題的根本在人，不在科學；我的世界觀按錯了地方，不切實際……

張俊臣有過內心痛苦掙扎、爭辯；結果，他總於跳出了執着的牽絆。他想，我太自私，我該把自己的生活擴展開來。

他恢復了從前鋒利的思想與言詞，但是他的學生也不輸他，對時事，對國家前途，林宇民有極爲精闢的見解。

「宇民，我覺得我應該叫你做老師。在這方面，你已經走到我前面去了。」

張俊臣笑着說。

「老師又在罵人了，過去在課堂裏老師總是當眾斥責我頭腦不夠靈活，這不對，那不好，現在又當着師母和姍姍的面在罵我了。」

「哈，你不知道，宇民，你是班上最有希望的同學，我是愛之深，責之切；要是我天天稱贊你，你不驕傲，哪還肯下苦功夫！」

師母在一邊笑着說：

「眞是這樣的，宇民，你老師常常對我提起你的領悟力，『這孩子將來的成就在我之上』，他說了好幾次。」

（六五）

林学政

現在，歐洲各國正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中國除接受日本條件外，別無自全之道，請貴總長把我這意見轉達袁大總統。」

接着，朱爾典更補充了這麼幾句話：

「中國只有忍辱負重，以避危機；從此整軍經武，修明政治，切實預備埋頭十年，或可抬頭與日本相見」

在前面已經提到，列強的方針，是圖謀使袁世凱接受日本的要求而朝向「圓滿解決」的目標推進。

繼英國的「強硬勸告」之後，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也轉達了美國的意見——「應該避免和日本正式衝突」

美國原先的態度是要抑制日本的越軌行動，但由於見到日本在最後通牒中已將第五號要求改為「後日協議」，認為實際等於撤回，是故轉而深切盼望袁世凱能收拾局面。

由於被袁世凱倚為最後靠山的英、美兩國發出這樣的勸告，於是事態便急轉直下，趨於決定。



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右排右起高尼亨、日置益、小幡酉吉；左排左起曹汝霖、陸徵祥、施履本。

袁世凱接受賣國條件

袁世凱立即在總統府召集副總統黎元洪、國務卿徐世昌以及參謀總長、各部總長等主要幹部舉行會議，決定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

袁世凱在會議席上表示：「東三省南部的權利，雖然損失頗大，但總算是保全了國家的主權、內政以及和各國的條約。」在作了如此文過飾非的「評價」之後，他又揮淚的發言如下：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最後通牒的要求，是何等恥辱？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但今天的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之後，中國的危險更有甚於今天。」

外交部立即着手草擬覆文。為避免再生枝節，故而決定作內容簡單的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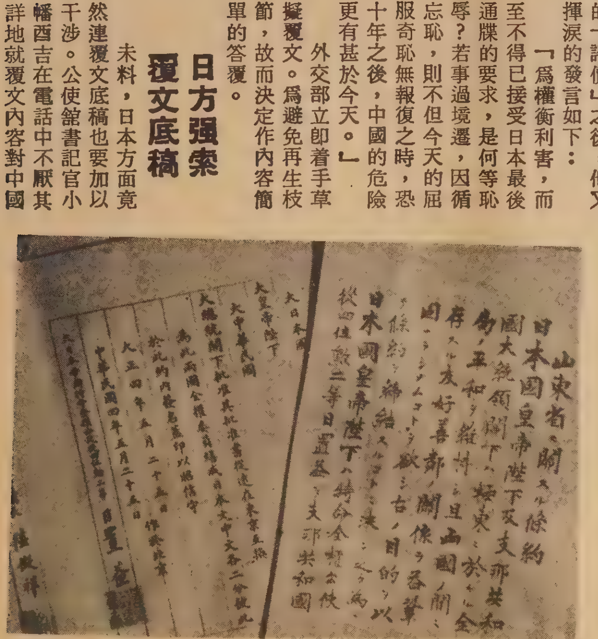
日方強索覆文底稿

未料，日本方面竟然連覆文底稿也要加以干涉。公使館書記官小幡酉吉在電話中不厭其詳地就覆文內容對中國方面有所交待之後，更強迫索閱底稿。這種行為，是蔑視一個國家的國權而將之視同屬國。可是袁世凱卻能默然承受，由外交部秘書施履本將底稿送達日本公使館。

到了這個時候，又因為第五號而發生了問題。

蓋袁世凱方面的底稿中，有「除第五號外即行應諾」的辭句，就是要將第五號擱置之意；而日置益看過之後，便大肆咆哮：「我帝國能接受這樣的覆文嗎？」施履本急忙趕回外交部，向次長曹汝霖請示；曹汝霖乃自行決斷，在底稿上加書「容日後協商」五字。

將底稿再度過目之後，日置益如



山東省ニ關スル條約

日本國皇帝陛下及支那共和國大總統閣下ハ極東ニ於ケル全局ノ平和ヲ維持シ且兩國ノ間ニ存スル友好善鄰ノ關係ヲ益鞏固ナラシメンコトヲ欲シ之カ目的ヲ以テ條約ヲ締結スルコトニ決シ之カ為メ

日本國皇帝陛下ハ特命全權公使從四位勳二等日置益ヲ支那共和國

大日本國

大皇帝陛下

大中華民國

大總統閣下批准其批准書從速在東京互換

為此兩國全權委員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日置益

陸徵祥

中日條約正文

願以償、躊躇滿志，並且作了若干修改。於是，這個惟日本之命是從的覆文及至定稿，已經是午夜時分。

外交總長陸徵祥和次長曹汝霖於五月九日下午十一時同携覆文送達公使館，業已逾限五小時。袁世凱是由於恐懼國民反對，故而算計到在這個不為人所注意的時刻提出覆文。

▲根據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當時發給加藤高明外相的二六四號公電報告：外交總長陸徵祥送交覆文的時間，是在五月九日上午一時（八日夜間）；覆文上塡註的日期，則為五月八日。▲

日使自誇「兵不血刃」

陸徵祥一面帶着歉意地說：「在這個時候來打攪……」一面將覆文遞交日置益。

覆文的內容有：「中國政府今日即行承認者，無非盼望中日間之懸案從此解決，而兩國的國交可以鞏固……」

日置益在接到中國的覆文之後，立即電奏日本天皇——「兵不血刃，獲得了外交上的輝煌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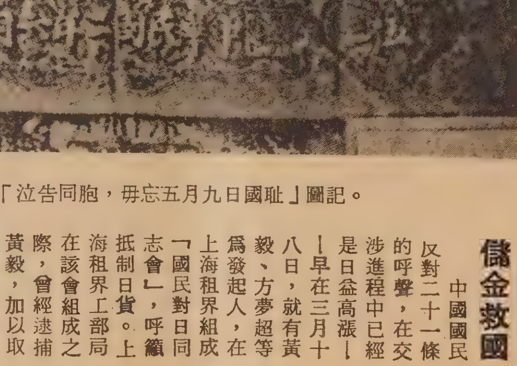
國人視為國恥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為外交勝利而興高彩烈，固屬理所當然；可是，袁世凱和他的左右人士的國恥痛淚，不知道揮灑到那裏去了；却只顧樂在心頭，玩味不置——這是由於他們得到了加速步伐邁向帝制目標的門徑。是故袁家的臣僕們都極力吹捧爭取到日本對於第五號讓步，是袁世凱「元首外交」的成功。

▼袁政府受日本「最後通牒」的反應如何？當時日置益會於五月八日以第二六三號電文向日本外相報告如次：

「據本館諜報員向大總統府方面探詢所悉，中國方面大致認為滿意，袁世凱尤其是對於第五號『留待日後協商』，深為感動，曾經透露日本如果是以這樣寬大的度量進行交涉，可不待最後通牒便已得到解決。」▲

然而，袁世凱的所謂「外交成功」，不用說只是他一個人在自鳴的得意。



我國紙幣加蓋「泣告同胞，毋忘五月九日國耻」圖記。

抵制日貨 儲金救國

中國國民反對二十一條的呼聲，在交涉進程中已經是日益高漲——早在三月十八日，就有黃毅、方夢超等為發起人，在上海租界組成「國民對日同志會」，呼籲抵制日貨。上海租界工部局在該會組成之際，曾經逮捕黃毅，加以取締，但抵制日貨則擴展成為全國性的行動。

此外，別樹一幟的「救國儲金團」也展開了活動。該團的宗旨是以五千萬元為目標，號召國民向國家銀行（中國銀行）儲金，以這筆金錢作為建設兵工廠、訓練陸海軍的經費，和振興國內工業的資本。其目的是在靠國民自己集腋成裘，來加強貧弱的國力。

當得知袁世凱屈服於日本的壓力之同時，新聞界所有的筆鋒，都指向日本加以責難，並號召以向日本屈服的這一天為國恥紀念日。

▼據日置益於五月九日以第二六六號電報向外相加藤高明報告：

「在北京出版的二十幾種報紙，今天都刊載了日本最後通牒全文的中文譯本。其論調都極其悲憤激昂，大聲疾呼地指出五月七日是國民受辱永遠不能忘懷的紀念日：今後，同胞們務必臥薪嘗胆，發憤圖強，決心期以他日湔雪此一國恥。」▲

國父揭發袁世凱陰謀

國父孫先生於五月九日對北京學生發出了如左的覆信，揭發袁世凱的陰謀，並號召團結討袁：

「歐洲戰爭，列強不遑東顧，袁氏乃乘間僭帝而求助日本。此次交涉，實由彼請之。日人提出條件，彼知相當之報酬為不可却，則思全以秘密從事。迨外報發表，輿論沸騰，所親如段琪瑞、馮國璋亦出反對，乃不得不遷延作態，俟日人增加強硬之態度，然後承認，示人以國力無可如何……袁氏以僭帝位之故，甘心賣國而不辭，禍首罪魁，豈異人任？」

五月二十五日，中、日雙方代表陸徵祥、日置益在北京外交部簽約。所簽訂的條約，計為有關山東省、東三省南部及東部內蒙古者二件；此外，換文有山東省件，東三省南部及東

部內蒙古八件，漢冶萍一件，福建問題一件，膠州灣之歸還一件——合計十三件。

在以上簽訂的條約及換文中，所決定的主要內容如左：

山東問題

（一）德國所有在山東省權利之處分，由日、德間進行協定，中華民國概行承認。

（二）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綫之鐵路時，優先向日本借欵。

（三）中華民國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開放山東省內合宜地方爲商埠。

（四）山東省的各地概不讓與外國。

東北、內蒙古問題

（一）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安奉兩鐵路歸還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

（二）日本人在東三省南部有「租地權」（期限三十年，但可以無條件續租）。

（三）日本人在東三省南部有居住、往來、營業之自由。

（四）日本有領事裁判權。

（五）吉長鐵路借欵適用對最惠國之條約。

（六）日本人在東三省南部有對礦山的探勘及開採權。

（七）在東三省南部須聘用的外國人爲敎官、顧問時，儘先聘用日本人。

（八）在東三省南部以及內蒙古的鐵路借欵和以各種稅課作抵借欵時，優先向日本商借。

（九）開放東部內蒙古合宜地方爲商埠，及允准本人和中國人合辦農業及隨附工業。

漢冶萍公司部分

允准中、日合辦；並不歸國有，及不借日本以外之外國資本。

福建省部分

不允許外國或外資建設軍事設施——造船廠、軍用蓄煤所、海軍根據地等。

膠州灣部分

（一）開放膠州灣全部租借地爲商埠。

（二）設立一日本租界……

在日本來說——所有的「懸案」，都在這裏面獲得了明文規定。

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大陸的路綫，在這時候，得以築成了強固的路基。可是，實際說來——懸案却並非是完全處理乾淨。因爲日本的慾望是永無止境地在不斷膨脹，在此之後，又是一個接一個地製造出「新懸案」，而強加之於中國。

在「賣國」和「辱國」的基礎上所構築的解決懸案約定，對於兩國友好決不可能發生作用；而相反的，祇是更會招致下一次的「國恥」臨頭。

日本自食惡果

僑居中國的日本國民，對於袁世凱的賣國行爲是加以歡迎的。

他們在北京城內，演出了放歌縱酒通宵達旦的哄熱場面，「大日本帝國萬歲」的呼聲，山鳴谷應；在漢口，更有爲示慶祝而舉行提燈會計畫。

掀起中國反日情感

因蒙受國恥而沉浸在悲憤中的中國民，無法忍受——譬如漢口的學生們，便爲反對日僑的提燈會而於五月十三日在市內遊行示威；商業區也在晚間全體熄燈，以示抗議。遊行隊伍並且搗毀了日本商店，在好多處發生鬥毆混亂，形成日本水兵們藉口鎭壓暴動而登陸的喧囂事態。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非常重視這些情況。他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對於各地所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加以取締。

袁世凱爲此而向日本鄭重道歉，並於六月十六日發布「取締抵制日貨運動及革命黨煽亂活動」的命令——屈服於日本壓力之下的袁世凱，倒是有磨刀霍霍朝着自己國民的威風。

（完）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幽影 調寄暗香

封淑英

性喜孤[illegible]，拂雲身香[illegible]，[illegible]花徑。薄了蟬翼，秋意偏多入詞境。愁結心間一縷，吹不散[illegible]；問[illegible]的剪理幾遍？所恨太情永！扶病，[illegible]整，且[illegible]歌，羽衣重正。[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長河今夜，照佳那，[illegible]者未眠幽影。

齊天樂 [illegible]

蘭陵太瘦生

[illegible]

黃葉

[illegible]

遇暇[illegible]。秋[illegible]色[illegible]如何。

[illegible]

是還有感懷

[illegible]

天寶毛嶼

[illegible]

秋[illegible]新題

[illegible]

乙夜[illegible]。[illegible]

可敵有[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浣溪沙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何[illegible]

[illegible]

蛇子笑

[illegible]

瓜棚夜話

[illegible]

人月圓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人月圓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 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 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葉南夫婦眞不要臉

四人幫敗在操之過急　之

從中國歷史觀看大陸變局

農村的「倒江擁華」慶會

現代人的思想病根之一

我所知道的蔣委員長在抗戰中

寫在「細說三國」已前

黃安四人幫

「所有砂砂石石，通通搬晒過來！」

四人幫

嚴以敬作

從「萬人雜誌」到「萬人日報」

九年來我們立場堅定不變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illegible]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人：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鴨脷洲[illegible]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葉南夫婦眞不要臉……每週評論 1

從「萬人雜誌」到「萬人日報」……萬人傑 2
九年來我們立場堅定不變

四人帮敗在操之過急……岳騫 4

從中國歷史觀看大陸變局……錢穆 6

農村的「倒江擁華」慶會……林定 8

現代人的思想病根之一……吳雁 9

我所知道的蔣委員長在抗戰中……李璜 10

寫在「細說三國」之前……黎東方 12

桑加德與泰政局……任畫聲譯 14

黃安四人帮……君木 16

繼其遺志殲其遺孀……王延之 17

政治和尚與紅肥猫……吳軒 17

評望鄉・保鏢・瘋狂痴漢俏護士……林賢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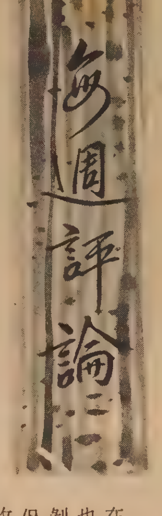
李先念與陳錫聯……胡養之 20

憶君夢……岳騫 26

火種……林學政 28

中國抗戰實錄……經產新聞 30

萬人詩壇……壇主封淑英（封底內）



葉南夫婦眞不要臉

中共政權在大陸上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剝削與搜刮，但在海外出錢收買奴才狗腿子卻從來很大方。可是，長期以來。在北平政權銀彈攻勢喊爹叫娘舉手投降的傢伙卻沒有一個好東西。有的是無恥之人如趙浩生，有的是過氣官僚如商震等等。他們的出身背景不同，投共目的迥異，然投機不要臉則沒有一星半點的兩樣。

像國民黨元老葉楚傖之子葉南和他的「名女人」出身的老婆袁曉園就是其中的頂尖兒人物。這些年來他們對中共歌功頌德已能做到了「跟上形勢的發展」，認眞說得上是「識時務」的「俊傑」。

十一月五日香港「文匯報」首版以「本報記者」名義刊出一篇「廣州通訊」，題目爲「葉南、袁曉園歡談粉碎四人幫」。

這些年來，不知多少次捧過老毛、中共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江青的葉南在「訪問」中說：「江青一伙胡作非爲，人民早就看到眼裏，恨在心裏」。據指出：江青「是一個充滿封建帝皇野心和罪惡思想的陰謀家，她托着『領袖的學生和戰友』的招牌，招搖撞騙，陽奉陰違，偷偷摸摸拉山頭，攪宗派，篡改毛主席指示，完全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違背無產階級利益」。據葉自己說曾任國民政府軍方「二廳副廳長」但早已入了外國籍的葉南居然在「訪問」中也照顧到「無產階級利益」，這眞是天下奇聞。本來葉南罵江青的話，都是近日在北平「人民日報」和香港尾巴報上連篇累牘刊出的陳腔濫調，拾人牙慧當作「有學問」這且不說，應該指出的是葉南、袁曉園兩夫婦和訪問他們的「文匯報記者」都在用指桑罵槐的手法，藉罵江青之名實際上是「輕型」也可能是受人暗中指使的在鞭中共黨員、幹部和北平派在海外的走卒以及花錢收買的狗腿子口頭上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之屍。葉南說對「四人幫」的無法無天行爲「人民早就看到眼裏，恨在心裏」。那麼爲甚麼不「早就」把他們揪出來批倒批透鬥垮鬥臭呢？說來說去因爲江青是毛澤東的老婆。毛澤東是個連秦皇漢武都看作是「畧輸文采」的滿腦瓜子帝王思想的人，跟他一個床上滾了三十多年的江青，那裏會沒有「武則天思想」呢？葉南說得很對：「她是一個充滿封建帝皇野心和罪惡思想的陰謀家」，因爲這些都是跟老毛學的，她自稱是毛某的「學生和戰友」並沒有錯。錯的是葉南、袁曉園或者是「文匯報」的「記者」。

葉南夫婦鸚鵡學舌，也學着北平「人民日報」上刊登那些「聲討四人幫」的話兒：「四人幫利用竊取到手的黨和國家的權力，橫行霸道，迫害善良，罪惡纍纍」。所謂「四人幫」也者，照他們失勢前在黨內的地位排列順序爲：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事實上王、張、姚三人都是江青裙腳下的馬仔。他們的權力特別是江青手中的權力，所謂「竊取」云云倒不是她自己經手，而是毛某同意給她的。其中包括「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等職務，用「北洋時代」官場的一句話說：都是老毛「放」的，至於王、張、姚等等人與毛的關係，袁曉園在「答記者問」中頗有「一分爲二」的意思——和毛澤東分開。其實，「四人幫」由興起到被捕的經過都在老毛身上。老毛不死「四人幫」不會垮台，如果毛能多活一年左右的時間，說不上江青不用攪政變就當上了中共中央的主席。

至於華國鋒其人，據「一見到記者」就「眉開眼笑」繼而又「無比興奮」的袁曉園說：由華國鋒帶頭「打倒四人幫，扭轉了國家的命運，這是有關革命前途的關鍵性的勝利」。葉南接着說：「從這次華國鋒主席爲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陰謀的豐功偉績來看，華國鋒主席是一個有雄偉氣魄的，是可領導八億中國人民的領袖」。無恥叛徒葉南頗爲欣賞華國鋒「吃碗面翻碗底」的缺德作風，可見他們都是那一路貨色，只是華國鋒是毛生前的走狗，而葉某連一根狗毛都不如。

還說了一些諸如華國鋒「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一類的廢話。其實還不如說：華是毛的親信，毛死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逮捕了他的「大恩人」的遺孀江青等人。因他「思想轉變」得快，加上心狠手辣，所以得到非宮廷派頭頭的「同意」暫時登上了北平的第一把交椅。

目前，中共正在集中火力重點批判江青，越來越明顯地牽涉到了毛某的身上。毛將來被鞭屍已可以肯定了，在鞭毛屍之前，他的「放心」親信華國鋒必被擠下台。看來，葉南、袁曉園在思想上又要有「新準備」了，因爲華垮毛被鞭屍後，中共又有了新頭頭。

從「萬人雜誌」到「萬人日報」
九年來我們立場堅定不變

萬人傑

九年來，我們由「萬人雜誌」發展為「萬人日報」，世局雖有很大變化，可是「萬人」反共立場堅定不移。今後，我們也不會改變。九年前，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搞到天翻地覆；九年後的今天，毛周死了，「四人帮」被粉碎，大陸亂作一團，反共形勢大好，我們更沒有改變的可能。萬人日報的發展很理想，反映着我們同道的人很多，正所謂得道者多助。

九年維持不易

萬人雜誌創刊已九年，在歷史上是一瞬，但每週出版一次的萬人雜誌，已出版四百七十多期，不是簡單的事！

同性質的雜誌，維持這麼長時間，只有辦過雜誌的人才知道個中苦况。無可否認，萬人雜誌最初幾年，內容比近期好，也比近期豐富，因為，故編輯張贛萍兄幹勁十足，一流人才，當日老萬得到他答應合作才辦萬人雜誌。我們的合作，天衣無縫。可惜他心臟病猝發，離開塵世。雖然繼承有人，但贛萍兄是奇才，他的去世，是萬人筆陣一個巨大損失！

不過，萬人雜誌雖未能保持過去的光輝，差堪告慰的，這九年來我們立場維持一貫，堅定不移；而我們遭遇的變化却非常大。

以前，許多我們的朋友，現在即使不致成為「敵人」，却已是「不同道，不相為謀」了。當萬人雜誌誕生時，左派仁兄仍大罵「白皮猪」的香港官員，今天，左派仁兄固然不會再口出惡言，「白皮猪」也參加了十一慶典，更弔唁了老毛，彼此間似未發生過六七年鬥垮鬥臭港英，打倒白皮猪，打倒黃皮狗，叫英國佬回到倫敦批薯仔那回事。

我們深深以此自傲

還記得六七年警務處長伊達善，曾經寫過一封信給老萬，感謝老萬對安定香港人心所作出的貢獻。今天的警務處長不再是伊達善，警署裏面也人事全非，曾約晤過老萬，問老萬要不要自衛手槍，又指點老萬如何開車，可避免左仔暗算，這些人恐怕都已不在其位。老萬也知道暴動期間，經常有警方的人暗中保護，雖然並不是老萬的要求，他們也盡力不讓老萬知道，但老萬究竟是相當醒目的人，住處對面的補鞋匠，老萬認為最可疑，事後證明，他確是警方的人。

可是，這是九年前的事，今天，不但不會有政治部的探員暗中「保護」老萬，相反的，左派還放出謠言，說萬人日報三名編輯被政治部扣留，老萬限期自動離境。雖然，事後證明這是左派的謠言，但老萬不由引起無限感慨。萬人傑，萬人雜誌雖和九年前一樣，立場並無絲毫改變，可是我們雜誌以外的一切，變化太大！

要對抗左派搗亂時，需要我們「合作」，老萬不但是受歡迎的人，且自動加以保護，恐怕老萬如林彬一樣，被左仔活活燒死，便少了一枝「安定社會人心」的原子筆。

「萬人雜誌」以不變應萬變，或許被認為太笨，但我們深深以此自傲！

「黃皮狗」白皮豬」

在政治上，「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因此，今天左仔不再鬥垮鬥臭港英，也不把香港政府的高官大人詆為「白皮猪」，香港皇家警察也不再譏為「黃皮狗」；十一慶典酒會，所有「白皮猪」成為座上客，「黃皮狗」負責維持秩序；由於「外交上的禮貌」，港督麥理浩，等而下之的官員、議員等，俱到中國殯儀館弔老毛，一些「民選議員」不惜違背對他（或她）投神聖一票的選民的意願，「肅穆」地對毛像叩首致祭。當日的「暴徒」與官員打成一片，六七年的暴亂，一絲一毫痕跡不再存留。因此，不改變的人，反被視為「不識時務」。

與上述西諺不同的中國諺語說：「針不刺肉不知痛」，用之於六七年香港暴亂，十分適當。香港人反共情緒最高漲的日子，要算六七年的暴動期間。市民與軍警一條心，大家表現的反共情緒完全一致。理由很簡單，因為共產的禍害直接威脅每一個住在香港的人，他們的安定生活被搗亂，因此民眾團體一致擁護政府戡亂。

共產黨是自由的死敵

當時香港報紙，除左報外，不論用中華民國年號或用公元，一致對暴亂分子大張撻伐，和政府通力合作，槍口對準左仔。因此左派作亂，終於一敗塗地。

可是，僅僅過了九年，今日使用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也擺出媚共姿態，六七年表現的那種正義立場，早已自行推翻。

是不是共產黨已改變了，今天的共產黨已不如六七年時期那麼可怕？今天的共產黨不是「敵人」，可以做「朋友」了呢？共產黨並沒改變，他的面目還是六七年那麼猙獰，不同的是暫時未直接威脅，托庇米字旗下的四百多萬中國人而已。可是，暫時不直接威脅並不等於永不再受威脅。六七年一類型



的暴亂，誰都不能保證永遠不會再在香港出現，除非共黨政權被推倒，否則，不論華國鋒打倒江青，或四人幫政變成功，甚至將來黃安幫排斥了華國鋒，或鄧小平再度爬出牛棚。這一夥人，同樣是共產黨徒，共產黨徒萬變不離其宗，畢竟是自由死敵。位於大陸邊緣的香港，無論如何不可以安枕。

因此，媚共不可能求取永久安全，要過「不受威脅」的安定日子，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力反共，直至把共黨政權推翻為止。

這是我們的信念，因此萬人雜誌辦了九年，反共立場始終不變，今後也不會變，直到共黨政權毀滅為止。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六七年左派在香港稱亂時，一家報紙被左報嘲笑，說：你反什麼共？你們用的白報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供應的。那時這家使用大陸白報紙的「有時左、有時右」的報非常尷尬。好幾家反共報紙都為他難過，老萬則認為用大陸白報紙反共，不但不須尷尬，且非常聰明。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最佳的戰略運用。

我們現在雖沒有用大陸白報紙，且盡量避免使用。但追究起來，也有點類似情況。原因是為我們代印的印刷廠，兩部老爺印報機，一部是台灣製造，另一部是大陸出品，有時萬人日報用台灣印報機印，有時却用大陸印報機。那麼說，「有時候」萬人日報是用大陸機器反共了。

可是印刷廠老板極力否定這說法，這部機器不能當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器，因為還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便有這部機器，這部機器出產地點雖在大陸，却應說是中華民國出品。

老萬原不反對使用大陸白報紙，如果價錢確比其他白報紙便宜，品質又不太差的話，為什麼不用？不過目前我們用的是日本、南韓白報紙，因為價錢和大陸貨差不多。

左報購用美國機器

我們是窮報社，能省就省，一定要想辦法弄到收支平衡才可生存下去。最近有一位遠道而來的讀者問老萬：萬人日報欠缺些什麼？老萬說目前唯一欠缺的是一部印刷機，因為我們什麼都是自己搞，只有印刷靠人。如果自己有印報機，不必要在他們安排的時間內「交版」，即使有重要新聞，也得犧牲。

當然，一部印刷機必要有廠房和製版部，即使買一部二手機器，也非一百萬以上辦不到。即使有熱心讀者，印報機對我們還是個夢想，一時辦不到，除非我們賺到錢，用分期付欵方式購買。在目前，我們利用那兩部台灣及大陸老爺機，還不是一樣可以達到反共目的嗎？

以老萬所知，最近一家左派官方報紙也改用新機器，一部先進的柯印捲筒印報機。本來比我們印得還蹩腳，現在相當精美了。但這部機器並非大陸出品，是價值超過一百萬的美國機器。在這家左報上，不時有「反美」言論，他們也懂得用美國機器，發表反美言論。那麼六七年他們嘲笑某報，現在自打嘴巴了。

有一家從六七年到現在都不敢說一句「反共」話的報紙，是大陸白報紙的最大主顧。

人才、錢財、器材

老萬說過，辦報需要才（人才）財（錢財）材（器材），缺一不可。萬人日報辦了一年四個月，至今仍缺「財」「材」。至於「才」其實也貧乏，李勇赴美後，老萬一腳踢。幸而有不少義勇軍，如上官大夫、今聖歎、岳騫、嫁筆翁、何水申、陳蝶衣、馮淬帆等，揮筆上陣。同行說，萬人的副刊是鋼鐵陣容，可讀性甚高。因此，在「才」的方面，勉強可說夠得上水準。

萬人日報開始時只有一個「寫字樓」，幾張辦公桌。排字是搭排，印刷是搭印，實則連編輯部也是搭單。半年後，花了十多萬，把排字房建立起來，有鑄字，也有壓版。印刷部分，仍然求助於人。凡代人印報的印刷廠，總有三四家報紙搭印，如要搶先，分秒必爭，如此情形，新聞唯有割愛，有時我們的版一點多便送到印刷廠，却排到四點半才開車，五點出紙，許多報販已不及等候走了。印刷部門無法控制，在我們正「起紙」之際，成為極大障礙。

因此，「材」的方面，我們受的困擾最大。但解決器材問題，並非簡單的事。老萬說過，那是一百萬以上的事，不容易解決，何況我們現在情形雖然好得多，但收支仍未完全平衡，要騰出一筆錢「供」廠房、機器、版房，絕無可能。

要憑自力壯大

老萬曾到鰂魚涌打聽過一幢新蓋工廠大廈，希望自置一層，逐漸達到「自立」目標。今天工廠大廈非常吃香，一個單位（三千尺左右）要五十萬以上，吐吐舌頭便走。

當然，要解決「材」的問題，只要「財」有辦法，自可迎刃而解。曾送三萬五千元幫助我們設置排字房的那位讀者，跟老萬討論過此事，認為可以用讀者認股方式，聚沙成塔，每人幾十元，便可湊個可觀數目，辦成一樁大事。觀於我們十元運動的成功，這可能性是有的，不過，我們工作人手已少，應付這樁龐大計劃，便會顧此失彼。同時，即使有不少熱心的人，但數目太大，絕不是那麼容易湊足。最理想的辦法，仍要靠自己，憑報紙本身賺的錢，逐步添置器材，終有一天，萬人日報的設備，可與其他報紙並駕齊驅。

辦報紙是長期奮鬥的工作，沒有龐大資本創辦，只有憑自力壯大。萬人日報肯定具備條件。不過，萬人日報是屬於廣大愛國讀者的，要早日達到自立目標，必須讀者全力支持。如果我們的讀者能用連鎖性的方法推廣，銷路繼續增加，自然有力量解決「材」的問題。

四人幫敗在操之過急

毛澤東死後二十八天，文革派四首腦被捕，文革派一敗塗地，世人既驚於事變之突兀，亦深感文革派頭頭之過份低能，在毛死後毫無佈置，束手就擒，實則毛死後，文革派亦有精心佈置，只是佈錯了兩個字，而全盤皆輸。

當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四單位發表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說毛澤東「患病後經過多方精心治療，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而死：據此說法，毛澤東死前應有幾天彌留的時間。但「書告」又說毛澤東「在病中，繼續領導了全黨、全軍、和全國的工作，一直戰鬥到最後的一息」；八三四一部隊負責毛澤東寢室警衛的警衛員，也說「毛主席在逝世的前一天晚上，還躺在床上看書、看報、閱讀文件、關心國家大事」；依此說法，則毛澤東直到死亡都相當清醒，他此病必死的情況雖已肯定，但最後死亡卻又顯得有些突然。以上兩說之間的些微出入，如說是中共胡吹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毅力」，而陷於自相矛盾的拙劣宣傳，原勿須十分注意，但到毛澤東死後的第七天，中共中央兩報一刊以「毛主席永遠活動在我們心中」爲題，於九月十六日發表聯合社論，突然傳達毛澤東臨死交待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這「最後一息」的清醒，便成爲絕對的必要。毛澤東死前的這句話，竟不見於「四單位書告」中縷列的六段所謂「毛主席的遺志」，自必也是經過一段爭論，才能夠暫時肯定下來。這段公案到今天便成了僞造「毛主席遺言」是爲四人幫的大罪，四人幫何以要造這六個字，必然在毛生前指示有一個接班的方式，這一接班集團中，有華國鋒也有四人幫，華國鋒突然變臉，以此作爲打擊四人幫的理由，便非毛生前所能預料，更非四人幫所能想得到。

江青在送陳毛澤東屍前的花圈上，稱毛是「偉大導師」，自稱「學生、戰友」；只從這花圈看不出毛江的夫妻關係，既爲毛的「學生、戰友」，則毛果眞安排江青接班，也就沒有攙封建關係的嫌疑。故江青此舉，不能單純視爲共產黨徒的怪誕作風，而必有她自己的深意。譬如鄧穎超雖然也以「戰友」的身份，而不以妻子的身份參加周恩來的葬禮，她送陳的花圈却還是具名「小超」，保留着些微的夫妻關係。

但是，江青雖然自居爲毛澤東的「學生、戰友」，她在毛澤東的葬禮中，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二十九個省、市、區發給中央「四單位」的唁電中，只有遼寧、山東、廣東、廣西、甘肅、河南、青海等七省、區提到江青；在十一個大軍區黨委的唁電中，只有瀋陽、濟南、南京等三個提到江青，並且，在這十份提到江青的唁電中，只有青海稱江青爲「毛主席的老戰友」，濟南稱江青爲「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其他八份，則僅稱「江青同志」而已。這種情況也反映在外交的唁電中，外國親毛派共黨或政府的唁電，或者不提江青之名而只給所謂「毛澤東夫人和家屬」以慰問，或者連這句淡淡的應酬話也沒有。這對於所謂「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以毛澤東「學生、戰友」自居的，新寡的江青，實在是一種難堪的冷落。

這一現象說明江青在地方上力量之薄弱，南京軍區第一政委是張春橋，此一唁電必然由張春橋授意拍發。倒是濟南軍區曾思玉本是林彪系，對江青反而有良好的表現，此日華國鋒鬥四人幫，指與林彪有勾結，也自有其蛛絲馬跡可尋。

但在平北方面，江青當時仍有其力量，在毛喪期間共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連日選刊毛澤東的生活，工作照片，但在選刊的一系列照片中，沒有一幅是毛澤東與當前在位的任何大頭目合照的。這種嚴格的選擇，爲的是避免因此而抬高某一個大頭目的地位，或暗示某人是毛選定的接班人，像史達林



死後，馬林可夫公佈他站立在史達林身旁的照片那樣。但是，在九月十五日，卻刊出一幅毛澤東看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以後接見全體演員的照片：同日，八三四一部隊的文章，在縷述毛澤東關懷愛護他們的日常鎖事中，特別提到毛澤東送票「讓我們看樣板戲」，並「問我們看過多少次樣板戲」？而開灤煤礦被地震阻在井下十五天，最後奇跡般靠「毛澤東思想」指引脫險的五名工人，當日追述毛澤東的「恩情」，也說毛派江青代表他自己到醫院去探望他們。九月十七日，北京京劇團寫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裏」的文章，又特別提到「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報導，率領文藝隊伍……」，並說「毛主席關心沙家濱」，這個劇「就是毛主席命名的」，一九六四年毛澤東看「蘆蕩火種」一幕後，「指示」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結局要從正面打進去；秘密工作要同武裝鬥爭相結合；此文作者並發誓要「誓死保衛革命樣板戲」。誰都知道所謂「革命樣板戲」是江青的家當，以上這些宣傳上的小手法，實是暴露江青的眞意。

毛澤東死前江華大體是一致的，華國鋒在「抗震救災先進團體和模範人物代表大會」上講話，便要求「堅持打擊階級敵人，對造謠惑眾、影響生產、破壞團結者，要堅決打擊，對情節嚴重者，要依法懲辦」；人民日報為這會議召開而發表的社論，也強調要「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對反革命份子，對打、砸、搶者，要堅決鎮壓」，華國鋒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社論完全相同，人民日報當時握在江青之手，自然是得到江青的同意。所謂「階級敵人」，不論其意所在，但可以斷言不是指的江青四人。

就在毛死後，二十九個省市區黨委，十一大軍區黨政發給共黨中央的唁電，都有「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的話。如：

北平部隊黨委所謂：「如果國內階級敵人胆敢興風作浪，我們就堅決鎮壓」；

遼寧省委、革委所謂：「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海枯石爛永不變」；

山東省委、革委所謂：「提高警惕，加強戰備、打擊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福建省委、革委和福州部隊黨委分別發出的唁電，所謂「我省地處祖國前哨」，「面對金、馬、台、澎」，「一定要加強軍隊建設，加強民兵建設，加強軍民聯防，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就當時各省區黨委及各大軍區黨委電文中所指的「階級敵人」，也不是指的四人幫，至於以後之變化，把所有罪行全加於四人幫頭上，則與前來的發展並不相符。所以說文革派之敗，不在於其本身沒有準備，勿寧是準備太過，過於操切，不但逼反了華國鋒，也未能抓住汪東興，變成了赤手空拳，而不堪一擊。

目前共黨已進入「華政權」，華國鋒的職權兼毛澤東與周恩來為一人，為共黨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頭目，但實際情況自非如此。因此，也沒有人敢對華國鋒前途看好，總以為其前途可能不如馬倫可夫，但若是冷靜想一想，問題也許不是如此簡單。

就共黨情況來看，坐上第一把交椅，只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握有絕對權力，又凶殘狼毒，大小頭目雖然人人恨，卻都無奈何，只有俯首帖耳，聽其宰割，此種人自以毛澤東為代表，直到今天也只有一個毛澤東。

共黨大頭目不論已死的周恩來、朱德，活着的葉劍英、李先念，可說無人不恨毛澤東，無人不希望他早死，但無人不畏之如虎，他在世一日，只有趕着呼「萬歲」，不敢萌反抗之念。毛死之後，此類惡人變成絕響，不可能再有第二人，鄧小平惡雖似之，但實力差得太遠，聲望更不倖。

另一種人，便是一無所有，既無聲望，亦無實力，即使有害人之心，亦乏害人之力。這種人坐上頭把交椅，則二把交椅以下的「眾家弟兄」可以安心睡覺，決不會有突然之間大禍臨頭。華國鋒便是這種人，在所有共黨政權裏面，以前尙未出現過。

目前共黨割據勢力已成，但沒有任何一個軍事頭目有實力可以控制全局，自然也不敢想坐上頭把交椅。既然我不能坐，又不願讓另一位有實力的人坐，何不推選一位一無所有的人坐上這把交椅，反正這把椅子是要有人坐的。

共軍大頭目論實力以陳錫聯、許世友實力最大，地位最高，兩人皆不能坐上頭把交椅，要這兩人推選，鄧小平固不能入選，就在葉劍英、李先念，華國鋒三人中間選一個，他們還是寧選華國鋒。

因此，華國鋒也許一直可以拖下去，拖到共黨整個崩潰為止。

從中國歷史觀看大陸變局

錢穆

西方與中國，民心不同，歷史不同，即文化傳統有不同。故西方人論中國事，每病於隔鞋搔癢，摸不到眞痛癢所在。今天的西方人，每多認毛死亡，乃中國大陸大動亂之開始。其實現代中國之大動亂，即萃在毛之一身。自井岡山以至於盤居延安之一段且不說，自毛入踞北平，改中華民國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更國號，此非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動亂而何？繼之而改雙十國慶爲十月一日，又於北平天安門懸掛馬恩列史毛之像。更爲自有中國歷史五千年來唯一嚴重之大動亂。中國歷史創始於犧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此爲中國人所公認之中國歷史大統，即元清入主，亦不過將兩朝政權加進中國歷史大統中，却未將中國歷史從頭改變。惟毛，乃認爲此下之新中國，將創始於馬恩列史，而由毛承之。此之謂毛澤東思想。其後中蘇分裂，但十月一日天安門國慶典禮，馬恩列史之畫像，依然懸掛。毛意，此下新中國，乃由毛澤東思想開始，而毛澤東思想則淵源新馬恩列史，此乃一精神傳統，與中蘇邦交之離合無關。而在中國舊歷史上，依稀近似於毛之思想態度者，則僅有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張献忠諸人，此即就毛入踞北平後在大陸流行之各學校歷史教科書而確然可知。

然毛此一大動亂，乃大背於大陸之人心，最先見於百家爭鳴時代。經毛大力鎭壓，民間反毛，暫形匿迹。繼之而有共黨內部之反毛。使毛不得不暫時躲避，離開實際政權，而黨務則改由劉少奇操之。劉少奇雖未明白有反毛之聲言，然其實際行爲則固是在反毛。不僅黨方如此，即主持政方之周恩來，乃及全國軍方，亦與劉少奇黨方相安，未有明白反劉擁毛之表示。於是毛不得不自起奪權。然其主要運用之反劉力量，則不得不於黨政軍三方以外另自挑起青年學生，以文化大革命爲號召。而增以運用軍方之林彪一派，認之爲親密戰友，又正式捧爲毛之法定繼承人。劉少奇終於鬥倒。於是以江青爲首之所謂文革派，乃代劉而起。此已非自延安以來所遞傳之共黨，僅可目爲毛江夫婦之私黨。此又是繼百家爭鳴後之一番大動亂。

然而反毛思想，則依然潛滋暗長，其實力則轉操於林彪一派之軍人。林彪又經鬥倒，爲領導政方之周恩來。其狡猾不下於毛，雖未公開破裂，然終不得視周爲毛之忠實同志。一時大陸普遍心理，傾向周尤甚於傾向毛。周先毛而死。鄧小平繼之，此乃劉少奇黨方餘孽。毛無人可用，不得不重起用鄧，而又復加之以清算。此又是兩番大動亂。今毛旣死，此下縱還有動亂，較之上述，將全是些小動亂，不足相擬。

綜合毛入踞北平以來之二十七年，其先是總攬黨政軍三方權力以從事於反歷史反民心之大動亂。其次是反黨反軍反政之不斷鬥爭以維繫其一之私勢力。而自井岡山以至延安所長期組成之中國共產黨，實已在毛生存前徹底破壞無遺。僅有毛政權，並無共產黨，而毛猶得未遭清算而病死，則因其生前屠殺了數千萬民眾，積威之餘，而又年老多病，故人人隱忍以待其自斃，而猶有天安門事件之突發。即此可證中國社會人心，及此歷史下演變之所趨矣。

近代西方人，挾其淺狹的民族自尊感，一若人類文化，惟此一支。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向外侵畧，幾提無止無歇，自兩次世界大戰後，此風稍戢。然其視社會則惟重財富，視政治則惟重權力之傳統觀念，則迄不能變。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在西方觀念中，已若無足重輕，惟近年來台灣經濟向上，西方人始知欣賞，認爲有自落後地區轉向開發地區之希望。而中國大陸，自毛入踞北平二十七年來，已遭封閉，與世界隔絕。西方人對中國歷史根本所不知，而毛對大陸民眾之殘暴鎭壓，西方人亦漠不關心。在西方人觀念中，一若自有毛政權出現，而中國大陸始臻穩固，各國政治元首，競以能親赴北平一謁毛獲瞻其顏色爲榮。美國尼克遜、福特兩總統，先後親履北平，謀求兩國關係交上之正常化，而美國則並不提出此要求。惟對台灣問題，未能盡如毛政權所望，乃爲大陸與美國正常化之唯一障礙。此已十足證明美國人重視大陸毛政權之心情。一旦毛死去，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人，羣認中國大陸從此將陷入大動亂之境。言外之意，不啻若謂毛政權二十七年來，中國大陸乃在安定中渡過。淺言之，此是西方人之無知。深言之，則東西雙方文化相異，此正是一鮮明之好例。

依中國人觀念，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不僅好人善政如是，壞人惡政亦然。毛之死，毛政權在中國大陸所引起之種種大動亂，亦必暫時告一段落。秦始皇死了，不會緊接一安定之喘息，此是中國人之傳統觀念。依西方人看法，毛死，大動亂將迭起，並漫無止境。則試問此二十七年來，中國大陸已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繼此又踵起大動亂，豈不使中國大陸將民無噍類，國亦不國。此豈大陸一般民心之所望。中國人傳統心理，喜安定，不喜動亂。中國政治，主要在重視人民心理，不重在爭權奪位。果依中國文化精神來推論國運，則此下將轉入安定期，而非繼續擴大其動亂。中國歷史之所以一綫相傳，綿延達於四五千年之久，則惟此一精神之默加主宰有以致之。

西方人之政治觀念，看重誰掌握此實際的權位，但中國人更看重掌握此實

際權位者之人格，卽所謂其人之流品。苟其人流品卑下，而踞高位掌大權，則貽禍無可免。毛罪大惡極，論其流品，尙不能與秦始皇爲伍。秦始皇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列第六等，桀紂始列最下等，抑且毛亦不能與桀紂相比。此非知中國歷史，不能有此瞭解。而毛婆江青及其同夥，則屬一羣宵小，並不能認爲是政治人物。乃西方人稱之爲激進派，與其所謂溫和派者相提並論。則試問當毛清算劉少奇、林彪、爲共產黨自掘墳墓，而周恩來袖手旁觀，抑又隱爲之助，依中國人傳統觀念，此人亦卽一宵小，豈得當溫和派之稱。中國人先論人品，然後考察其在政治上之實際措施。至於其所標榜之主義，則可不重視。西方人先論權位，又爲之分思想派別。若依西方觀點來論中國史，則秦檜亦可稱爲溫和派，岳飛則爲激進派。近代國人，崇重西方觀念，秦檜遂被認爲一大政治家，岳飛則視爲一軍閥，因此認周恩來爲一政治家者，亦大不乏人。此乃東西雙方之文化問題，固不得不細加分析也。

毛婆江青一夥，僅乃毛之私徒屬，毛死，此輩卽遭整肅消散，乃極自然事，西方人乃認爲是大陸政治局面動亂之開始。江青等雖遭逮捕，其餘激進派勢必繼起鬥爭。此誠一種膚淺之揲測。中國人觀念，政治當論是非，不論權位。權位縱高，苟其非，則必敗，如毛是也。縱無權位，苟其是，則必起，此乃中國人對政治之傳統信念。故政治決非僅是一種權位鬥爭，而西方人則偏重權位鬥爭來作政治變動之衡量。若非中國社會已全部西方化，則此等對當前大陸政局演進之揣測，將斷無是處，可不深論。

其次乃及於誰爲毛之繼承人問題，西方人仍重權位觀念，以爲華國鋒資歷不夠，將不安其位。此下仍必有動亂。但中國人之傳統觀念則又不同。秦始皇之後，決不再來一秦始皇。復立六國之後，乃當時一種政治呼號。卽項羽，其先世爲楚將，雖非六國後，亦尙近情。劉邦乃一泗水亭長，在當時政治上絕無地位，而得漢高祖，創立漢代之新王朝。元末如朱元璋，係一小和尙出身，跟從草寇隊伍而起，乃爲明太祖，創立明代之新王朝。中國人憑於此等歷史經驗，揣測政治變動，決不從其原有之政治地位着眼。華國鋒乃一低級的小共產黨出身，所受普通教育並不多，只在毛家鄉爲毛盡過力，經毛之不次拔擢而有今日。論其身份遭遇和地位，正應歸入毛婆江青一夥。乃由其率先來逮捕江青，此僅是江青一夥之窩裏反，而受軍人與官僚反毛勢力之幕後支持與利用，苟非其後有驚人表現，亦終不得爲此下新政權之一個正式領導人，於情於理，皆無可疑。惟主要仍在其人格流品上，不在其權位勢力上。此下大陸新政權之正式領導人，更可有一權位勢力遠不如華國鋒者出來担任；此層亦不可不知。

抑且推論國運，當從大趨勢着眼，毛主政二十七年，引起中國大陸自古未有之大動亂，毛死，此下當轉入一安定期，此乃中國人心之共同想望，亦乃中國歷古之常見慣例。其爲期，或三年，或五年，毛政權餘波未息，不免有小翻覆，小頓挫，此等皆與推論國運無關。其實毛之二十七年，在中國四五千年來之全部歷史上，亦只是一小翻覆，小頓挫。此下演變，所必可知者，毛終有鞭屍之一日。此下大陸有國慶典禮，將不再見馬恩列史毛之懸像。此下中國大陸之政治領導，將不再信奉毛認爲乃此下中國新歷史之創造人。此下中國大陸一切演進，仍將納入中國歷史大傳統，成爲自有中國歷史以來之一新頁，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稱號，亦必將被取消。一如洪憲稱帝，終亦寫入中華民國史，而成爲一小翻覆，小頓挫。二十七年之毛政權，亦復如是。若此下來一新政權，其爲殘暴鎭壓，一如毛，或更過之，而後中國大陸始獲安定，則掌握此政權者，亦決不甘心推尊毛，奉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創始人，而以自己屈居其下。如此則勢必再創一新國號，一如毛般。自尊爲此下新歷史之創始人，以與以前舊歷史割斷，則試問有此可能否。

西方人於此不悟，乃謂此刻有兩中國，或說一中國而有兩政府。不知毛政權既非民心所向，亦非中國歷史文化之傳統所在。縱其暫時形成一政權，近之如洪憲稱帝與張勳復辟，遠之如洪楊之建立太平天國，其亡可立而待。當前毛既死，江青一夥亦遭逮捕，此卽毛政權不可再續之明白顯證。西方人亦自知之，乃認此下大陸將形成一軍閥割據之局面。此亦仍在權位爭奪上看政治，而就中國人心言，就中國歷史傳統言，就中華民族之文化精神言，此一形勢，亦將不可能。軍閥割據，乃清末民初一種暫有現象。此刻中華民國之新歷史，已經歷了六十五年之久。國民政府在大陸，早已完成其統一。毛政權亦因承此一形勢而仍得保持其統一。當前大陸國民心理，將不願再有新分裂。就現有經濟情況交通情況言，亦不能再有新分裂。此刻大陸各地軍人，在新政權未形成前，意欲保留其原有地位之私心，不可謂無有。謂其有分疆割據各自爲主，不願再有新的統一政權出現之野心，則斷所無有。此下符合大陸安定的一項政治體制，乃是與民休息、解放更重於統治。亦惟解放，乃是一項更要的統治。鬥爭與鎭壓，則是已傾壓的毛政權之老路綫。西方人士太看重毛政權，乃至誤認惟有鬥爭鎭壓，才能使大陸安定。其實政府不反民眾，民眾卽不反政府，此卽是安定。

與民休息之後，乃始能與民更始。其實解放與休息，卽已是與民更始之第一步。在此與民休息之一步過程中，不須有思想、不須有主義、不須有一切好高騖遠不切實際之空理論，以自分彼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今日大陸民眾所惡，卽是惡毛政權，卽是惡毛之憑於一種思想與主義來橫施鎭壓與鬥爭。此下大陸一切演變，除却一條路綫外，將盡是由動亂轉向安定的可能與應有之路綫。如整肅江青一夥，卽是自然的、應有的、可能的，不得目之爲動亂。其惟一可悲憂之一路綫，則爲舉國重歸向於蘇聯，此卽是毛政權憑思想與主義來鎭壓與鬥爭的老路綫，已爲今天大陸全體民眾所深惡。只要反毛，決不會走上此路綫。另一面苟不明白反毛，亦不會走上此路綫。只要大陸安定，蘇聯亦不敢輕於啓釁。美國人爲其自身着想，亦怕中國大陸重新倒向蘇聯，才急求與大陸關係正常化，但此不啻是同情與扶植毛政權之鎭壓與鬥爭，來增強中國大陸之動亂。果如此，在大陸普遍反毛心理中，會重新衍生出一種反美心理，反而爲大陸倒向蘇聯開出一新可能。美國人政治意識之無深慮遠見，亦據此可見。

農村的「倒江擁華」慶會

林定

筆者與一位剛由大陸回港的青年閒談，畧爲了解最近大陸一些情況。他是十月下旬返回珠江三角洲一著名魚米區的重鎭。他在港時，已從報章上知道「四人幫」垮台消息，但鄉人全不知情。二十一日，他會對鄉下的兄弟說：「江青垮台了」，當時他們大爲吃驚，叫他不要亂說。直至二十三日，鄉人接到上級通知，才知道「四人幫」垮台。他說，中共新聞封鎖極嚴，加上愚民政策比任何朝代毒辣，以致鄉民愈來愈愚昧，心裏有甚麼疑惑，也不敢公開過問，上級說什麼才知什麼，好像與外界完全隔絕。比方「四人幫」垮台，北平、上海等地早已進行示威慶祝了，廣州也有零星的大字報透露，窮鄉僻壤的老百姓混然不知，情有可原，但交通發達的魚米之鄉，人民竟然毫不知情，可見中共的統制手段多麼嚴密。筆者笑着插嘴說，也許他們早已心知肚明，但未經正式宣佈，不敢造次，何況你是如假包換的走資派，洩露「國家機密」，罪無可赦。他們在長期的政治鬥爭中，累積豐富的自保經驗，彼此絕不信賴，只有在黨的允許下，言論才得到「自由」。他說，幹部可能知道，但鄉民則多不知，起碼我所識的兄弟是這樣，他們好奇地探聽「四人幫」詳情，但又生怕我找上麻煩，叫我千萬不要對人亂說。

二十三日由幹部直接宣佈「四人幫」垮台，並且把大量炮竹送到每一戶人家，叫他們盡情地燃放。霎時間，炮聲震天，經久不熄。公營商店裏張燈結綵，長達七層樓高的串炮吊在半空，一直燃响到子夜時分。羣眾被動員湧上街頭，敲鑼打鼓，手舞足蹈。解放軍全部武裝出動，槍尖上配上刺刀，民兵也空羣出動，但武器較差。他們宛若大敵臨前，在街道上來回穿梭。女幹部透過擴音器嘶叫，車旁站立六七名配上刺刀的解放軍守衛。羣眾每人被分發一支小旗，分別上書「打倒王洪文」、「打倒江青」、「打倒張春橋」、「打倒姚文元」的黑字。紅色大標額橫書「擁護華國鋒同志當選黨主席」。此日天不造美，大雨淋頭，但幹部命令羣眾不許携傘。扛大旗的是由退休的老工人，其中一位是他的世伯，這麼大雨，心裏實不大願意，但因領「退休金」過活，不做不行。總的來說，這次「倒江擁華」的示威遊行，儘管帶有強迫成份，但人們心裏是愉快的。

說到毛遠新，外傳他調動軍隊，但幹部知得很少，可能不願意提及。他們私底下只證實毛遠新已斃命，是由華國鋒的總理保衞團就地擊斃。

他今年三月間曾回鄉下一次，那時連豆豉都沒有賣。自打倒「四人幫」後，市場上突然增加許多東西，如魚、禾虫、蔬菜，甚至猪肉，都可以自由購買。因此鄉民都說華國鋒好，「四人幫」則害得他們太苦了。以上是筆者的實錄，有碗話碗，有碟話碟，不加油，不加醋，也不加評語，讓讀者自己去評論吧！

最後，筆者與他談到此間「中立」報大爆「四人幫」陰謀奪權內幕，是否大陸人民也會相信？他說大陸人民根本不知道有所謂「華葉汪政治局報告」。但他並不否認其存在的可能性，以前中共中央許多秘字號文件，也只能特發到縣、團級以上幹部手裏。大陸人民普遍對「四人幫」不滿，這是事實，但這份文件有點天方夜譚，倘若給百姓見到，反而收到相反效果。因爲大陸人民怎麼愚蠢，也不會相信「四人幫」謀殺「毛主席」。

這份文件能夠在「中立」報發表，又一次證明中共的統戰伎倆絕妙。「中立」報立場一貫貶江擁周，對江青刻骨仇恨，現見江青垮台，當然樂不可支，即使倒貼，也願大爆特爆江青「臭跡」，何况這份文件一經發表，起紙定然增加，一石二鳥，何樂不爲，那管它滿紙荒唐言！華國鋒集團不費分毫，便獲得影响海外民心之効，比接受統戰巨欵的左報，長篇累贅刊登反黨八股論調，其騙人價值，不可以道里計。

中共對政治文件相片封鎖極嚴，絕不可能私夾經海關帶出，通常是靠郵遞，但也不一定成功，尤其是政治照片，絕少能由私人傳出海外。「中立」報的「特約記者」，竟能把廣州的政治照片帶出，雖然是公開醜化政敵的，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神通廣大」，因爲普通的香港客，自知自己是什麼身份，儘管對政治熱衷，也不敢携帶大陸文件。不過，倘若出自統戰走卒，帶走這類數臭「敗寇」文件，易過借火，即使私帶「成王」的華國鋒一伙秘密文件照片，只要上頭有令，也會通行無阻。此位「特記」胆色過人，且無條件去冒險替「中立」報賺錢，自己又分文不收，在此功利至上的社會，人情味日益低落的今天，這種人極爲難得，報老闆應該公開宣揚嘉奬，作爲樹立香港人的「好榜樣」。

「文件」指江青心狠手辣，筆者不甚苟同，江青之垮，實敗在其不夠心狠手辣。使江青能心狠手辣，絕不會弄到如此下場。本來，歷代爭權奪勢，不心狠手辣者鮮，因一念之差死無葬身之地者不少。即以華國鋒爲例，不心狠手辣清除「四人幫」，勢難得到今天的獨裁地位。項羽鴻門宴不殺沛公，是因一念之差，致使日後在烏江自刎。燕王朱棣奪侄皇

位，迫使建明帝出走；慈禧殺肅順，皆是心狠手辣之表現。近代的張學良不心狠手辣殺楊宇霆，能否順利繼張作霖之位，統率奉軍，頗成疑問。楊宇霆追隨張作霖數十年，其忠心程度，比汪東興對毛澤東更甚。楊不但是張的心腹，且視為左右手，而汪只不過是毛的家奴，此兩人有一共通之點，就是唯一只對主子赤心。假使江青能心狠手辣，趁毛澤東昏迷期間誅殺汪東興，然後由毛遠新代之，則江派不會一敗塗地至此。

慈禧誅肅順，張學良殺楊宇霆，江青不會不知，即使眞眞如「中立」報主筆所說的那麼庸才，對近代史一竅不通，但其謀臣們也應知道。江青之不除汪，一來太信任，三十多年來，汪是毛江夫婦的保衛員，江以為汪將來也可助她一臂之力。二來就是不夠心狠手辣，不能做到寧枉毋縱，對親信不忍下毒手。歷史告訴人們，凡在亂世或權力鬥局面下，心狠手辣是奪權、鞏權的必經途徑之一，華國鋒之成為王，便是心狠手辣的結果。

華國鋒集團對付江派，目前採用「縮小打擊面」之法，僅集中力量打擊少數江派頭頭。華國鋒這樣做，固然避免擴大打擊而引起較大動亂，主要還是放長線釣大魚，待自己的權力鞏固時，然後逐漸一個個宰割。這種陰險狡詐手段，毛澤東是始創者，華國鋒只是活學活用而已。當年滯留在大陸的國民黨人，除那些所謂「抗拒從嚴」、「首惡必辦」立即鎮壓外，大多數是在「坦白從寬」、「協從不究」的謊言下暫得餘生。他們一心以為能過太平日子，結果隨着鎮反、肅反運動，一個個都變成枉死鬼域階下囚。深悔當初不與老八拚命，也應亡命海外。而華國鋒對待江派也將是如此，不過，他們有了前人教訓，相信不會再上這撈什子的當。

江青歷十年文革經營，由中央到地方基層，不之江派人馬，這班人大多是青年人，他們會把地方黨棍官僚鬥得體無完膚，毛澤東生前提出「不准翻案」，就是維護這班人。毛死江垮，地方黨棍、官僚勢必重新抬頭，積壓了十年的仇恨，那有不報之理。可以預見，江派的命運，其結局是悲慘的。

江青除基層領導骨幹外，還有民兵隊伍，民兵全是青年人，効忠江青的相信不少，這些人逆於形勢，在反江運動中可能比其他人還賣力，以便自保，但他們日後必遭一一芟除。他們唯一出路，只有一條，馬上組織起來，結集下放知青、城市倒流青年，建立據點，進行游擊活動，製造全面動亂。當然這是異常困難的事，出生入死，犧牲相當大，但總比日後在勞改場折磨至死，來得轟烈乾脆。

現代人的思想病根之一

吳雁

現代人喜歡把自己局限在生活的浮面，缺乏向深處挖掘、探討的勇氣，可稱之為思想的浮淺病。工業革命後，人類極力追逐物質的文明，科技的進步，本能的滿足，在在引起劇烈的氾濫。都市代替了農村，嘈雜的商場代替了恬靜的田園。唯物的，功利的，自私的，享樂的，暴力的種種念頭替代了淳樸、博愛、互助、忠厚、謙讓的美德。環境的衝擊與影响實在可怕，心靈的需要不再受到重視，物質進步遠遠超前了精神生活的發展，道德意識衰頹了，宗教精神沒落了，甚至連文學、藝術也失去了往日的崇高理想與恢宏的氣度。很多人不自覺地走著物化和非人化的路子，物化人、感性人、獸化人、商品人代替了人性人，人格人、自由人、聖化人的理想。

患浮淺病的人，認為只有感性是最眞實的，只有物資的，本能的需要，才是最眞實的需要。所謂精神的，道德的，形上的東西，不過是人類古老的陳跡，在時代洪流的衝擊下，自然會被淘汰，甚至不必去加以推翻。這種人唯恐不能與禽獸認同或結為親屬，其實他們所憑藉的不是科學，而是虛偽的科學主義。

再進一步看，感性能告訴我們些甚麼呢？不過是物質世界的大小、形狀、聲音、顏色、冷熱、軟硬、氣味、滋味而已，這些東西固然很重要，告訴我們在這些質量的特性之後，還有實體存在。但是只靠感性，我們沒辦法指出那個實體到底是甚麼？有甚麼意義？例如只憑感性去認知一個人，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會動的，有某種形狀，顏色的，會發出聲響的，有某些味道的東西，最多還會發現他有自衛的本能，有想像力和記憶力。只憑感性我們對一件事物的認知，與一個動物，一隻狗或貓的認知，沒有甚麼分別。否認理性的反省能力，自我意識、默觀，否認了存在對超感性世界的直覺或體驗，否認了形上的層面，人生將變得極度貧乏和空虛，將變成沒有任何理想的物化人和獸化人，精神的，道德的，宗教的價值將受到輕視，懷疑和否定，最後被否定的將是人的全部文化活動。

但是如有人根據他的感性主義去肯定，凡是感覺不到的，就不存在，不只自矛盾，而且與千萬個事實不符。他之認為自己可以作這樣的肯定，就已經超越或否定了感性主義本身。而普遍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動和卓越成就，在在肯定不可能把人生扣在純粹感性的層面。

思想的浮淺病阻礙人挖掘人生深層的意義及豐富的內容，把人局限在感性的，本能的圈子裏，其結果是製造一羣沒有個性、獨立精神、人格尊嚴的數字或商品。這種病如不加以救治，可以變成令人走向絕望的死病。

我所知道的蔣委員長在抗戰中

李璜

因遊歷墨西哥與美國費時兩月，我返香港上課，已是九月下旬；隨即在香港雙十國慶紀念會上聽到女童軍楊惠敏的講演，然後才去看了一場「八百壯士」的電影。在這部影片中，諸位名演員扮演軍師團營長以至士兵，大都賣力，神情畢肖，臨危授命，慷慨而堅決的樣子，給我甚大的感動，久之不能去懷，因而令我追念到蔣委員長在全面抗戰的前夕及其中間種種堅定與周至之處。據我親身所接觸，事雖瑣瑣，然而其高瞻遠矚，威嚴而又慈祥之處，頗足矜式。茲為紀念故總統蔣公的冥誕，在下面簡述我幾點深刻的印象，藉以見抗戰之得以勝利，絕非偶然。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日本軍閥在華北恣意進攻，以五個師團，既佔我豐台、宛平，令全國抗日救國呼聲愈形激越。當此之時，蔣委員長加緊部署全面抗戰的軍事，已相當就緒，而正在廬山主持軍官訓練，於七月十七日發表聲明，中有「和平不到絕望時候，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此之謂「將發，慎其發」也。其實在七月十五日，蔣委員長已召集全國精英及在野黨派代表三百餘人，在廬山開談話會，表示抗戰決心，密商抗戰大計。

八月九日，日軍開始在上海侵犯虹橋飛機場，與我保安隊衝突，隨即日艦十二艘在上海登陸，載來大量海陸軍。十一日，中央精銳部隊開到淞滬，進入陣地。我於是日之夜，忽得陳布雷先生急電，言委員長囑曾（慕韓）左（舜生）與我三人立即赴京。我與舜生於十二日早車趕往南京，一到，即趨官邸，見着布雷。其時客廳坐滿候令之高級軍官；一位一位傳入，或者遭受指斥，埋頭急步而去，或者接受新命，挺胸含笑而出。我們等了半點鐘，才晉見委員長。他站在屋中，並不請坐，而立即言：「日本欺人太甚，我已決定全面抗戰，將所有精銳放在前方，予以痛擊；而後方接濟，非常重要。我知幼椿先生在四川剿共時，協助川軍，甚為得力，川省軍人多相信你，你要幫助中央鞏固後方，前去鼓勵川軍，青年黨一向愛國，抗日已經表現決心，我希望你們同志全體動員，協助政府，努力為長期的奮鬥。兩位與曾先生就留在南京，聽我後命。」委員長說話甚為直爽而堅決。我見軍書旁午，不能延誤，立即簡單的答道：「我們願盡國民天職，從事國戰，一切唯候最高統帥指揮！」言畢，即不待舜生發言而告辭出。剛一轉身，委員長叫我，「幼椿先生，我忘却一事，你個人立刻再回上海走一趟，限兩天內，你幫助我派的人，去搜購上海的主要而必需的西藥，愈多愈好。你去問布雷，他有告訴你的。」我出問布雷，他說，奏命採購西藥的江杓，留德學生，他當然知道留德奧的青年黨人學西醫，在上海開醫院，設診所的有好幾位，因之要在一兩日內搜羅大量重要西藥，非上海西藥動員不可，所以他想到了我，我且與江杓在德國會經熟識。我立即會同江杓於當日下午馳回上海，以兩日之力，搜購西藥不少。等我要再轉身赴京，已是八月十四日夜，上海炮火連天了！

像這樣，軍令如山，指揮若定，前後方，同時顧到，巨細不遺，萬弩齊發，眞所謂「既發，酷其發」也！

在「八百壯士」這部電影中，有一句話，說了兩次：我們要堅決的支持下去，引起國際聯盟的注意。自然在抗戰初期，這句話及其想法，並未生效。然而我們一本正義，堅持抗戰到底。最後仍舊得着盟國的助力，以致勝利；而日本軍閥，則邪惡無恥，到了戰爭後期，槍法大亂，陷於孤立無援，不得不無條件投降，此之謂「邪不勝正，至理存焉」。我們在今天更應該相信這個至理！

猶憶西安事變之後，蔣委員長回到奉化休息，電邀曾慕韓、左舜生兩兄與我去溪口墓廬談話，共費兩個早晨，詢問慕韓以四川軍軍人的過去與現在，其實力及其為人；詢問舜生以上海文化界的活動情形。並對我提出的則是第一次大戰的法國外交經過。我想，這些話題，表面看來，好似閒話，但我立刻感到這是主持抗戰大計之高瞻遠矚。尤其談到第一次大戰時戰敗後的法國外交，使我立感到弱國作戰時的外援，確甚重要。遂為陳述，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以閃電戰，突破法國防綫，而直指巴黎，達到法京東北面馬侖河，始被霞飛元帥於九月反攻得勝，逼德軍退到爾丹，造成膠着的陣地戰。其時比國既敗，英軍難渡，法軍獨力支持前綫既久，物資與人力兩皆難於久支。於是以福煦接替元帥之職，而以曾建赫赫戰功之霞飛使美，大肆向美活動，以年餘奔走游說之力，卒獲得美國參戰。一九一七年以後，美軍精銳開赴法國，且以槍械金元大量接濟，法國遂轉敗為勝，協約國因以打敗德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威廉第一退位投降。

這一個第一次大戰中美國援法的故事，在我國抗戰後期，美軍用物資以空運源源越過喜馬拉雅山而來到成都附近三大機場，雖運輸之難易與數量之多寡，並不如美國援法之昔日情況，然而其助我士氣之增長與戰勝之決心，實至巨大。故我以參政會川西辦事處主任之職責，監督修造新津、彭山、廣漢幾個停放美國大運輸機的機場，及其甚為艱難運來之軍用物資妥善安放與運赴前方之工作，所費精力甚大；而每次自成都赴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川

西辦事處近況，他也特別注意這一不易得來的外援物資。

雖然，如果主持戰局時，在戰爭失利時，在人心動盪時，未能堅定，則無法鼓舞羣倫，支持長期，而外援也就終難得到。當南京棄守時，退到武漢，汪精衛及其一羣的抗敵心理已經動搖，委員長已經知而不顧也；當武漢撤退，而奠都重慶，汪精衛及其一羣便紛紛出走，以至在南京成立偽中央組織，委員長雖然痛心而仍不顧也；甚至到了三十三年底日軍深入，打到貴州獨山，貴陽震動，委員長仍在重慶，安若泰山，指揮反攻，堅定如故，也因此時已與盟邦打成一片，我外交節節得手，我國之抗戰已成爲世界反侵畧戰爭之一環。得道終致多助，而多助乃來自守正不屈，信心堅強之故。

以上畧從莊敬自強之義去看蔣委員長的威嚴應變一方面。爲國脈民命而出之威嚴，如在前方正法通敵賣國，貽誤戎機的山東主席韓復渠；在後方槍斃虐待壯丁，草菅人命的兵役署長程澤潤。然而委員長在威猛之中有其慈祥仁愛的一面。記得在參政會實行五主席制之後，每週的六午餐，五主席常被邀去官邸同席，以便委員長垂詢民意；我在重慶時，當然在座。一次，某主席言，政府供給的閒人太多，虛耗國帑，主張裁去若干閒職。而委員長答得甚爲有趣，他道：「這些都是間關萬里逃來的老年人，逃來的少壯，我們便用之；逃來的老弱，我們便棄之，未免寡恩！也我知閒職太多，負荷頗大。我希望你們參政員去募一筆大欵，設置老人院，我便將這些閒人移送過來。」言畢，幾乎令在座的我啞然失笑。

重慶之西南三百里，南川縣有座金佛山，山大而洞穴甚多，故爲抗戰後期藏放軍用物資的好地方，公路也特別加修得寬整。而且山中土地膏腴，出產豐富，全國賑災救濟委員會許世英先生，交我安徽難民五百戶，我託劉泗英兄昆仲在金佛山設難民移墾區，種茶栽藥，大爲得法。泗英昆仲並在山下畧事修葺，建了一個三泉公園。敵機偵知，曾來轟炸，但山深林密，敵彈並未命中藏械，只把南川縣城炸平而已。事後，蔣委員長親來巡視，並在三泉公園別居中駐節兩日，在山居中早起，在公園小徑散步，園中高台長嘯，以舒身心之後，特與鄉農半路談，教少者要讓路給老者先行，不要爭着擠向前去，慈祥之至。我想從此野老念中當不會忘却蔣委員長也。因之，在我的詩冊中詠「劫後南川五律」六首之一中有云：

從此園名著，元戎莅別居，關情及草木，大化到魚虫；
長嘯山靈肅，微言野老舒，烽烟指日靖，不滯電傳車。

爲大將與持國秉者，均須恩威並用；而此恩之施，不可以只及其私，而要能推恩，即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孟子又說，「善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我國抗戰八年，終得勝利，還我河山，希望大家注意「推恩」二字之效！反過來看，今天中國大陸上的眼前變局，就足以證明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了啊！

六十五年十月廿五日香港



蔣委員長在廬山舉行談話會，召集全國各重要軍事政治教育社會領袖，商討一致抗日的大計。



黎東方

我把當年在重慶「開講三國」的經過，向的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我眞有點不好意思，怕說得大多了，叫人難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輕描淡寫一下。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而今日在台灣的，人數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謝他們，因爲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見面的時候鼓勵我，他們甚至「加油添醋」，給了我以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例如，說我講了「紅樓夢」，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

「紅樓夢」我只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講過一次，但沒有賣票，在重慶公開講「紅樓夢」而賣票的，不是我，而是中國共產黨所捧出來的一位高語罕。高語罕曾經在黃埔軍校，周恩來代理政治部主任之時，當過教官之類的職務。他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不多，對紅樓夢知道得更少；他僅僅從所謂唯物史觀的觀點，給紅樓夢中的人物，一一帶上甚麼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無產階級等等非驢非馬的帽子。中共捧他出來，原是要想給我一點顏色看，和我比聽衆多，而不在乎票房的收入。結果，來聽的僅有五六十人，而多數是拿了免費的招待券入場的。

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不是我，而是戰前在北平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似乎是我，但是，龔德柏先生說，是他。大概是他，也許還是我，記不淸了。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可能是馬克．吐溫（Nark Twain）。也許是另一人，讓將來的有心人，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大論文罷。

我開始講三國的一天，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一連講了十天。地點是在重慶、中一路、黃家埡口、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爲甚麼要在實驗劇院？因爲，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當時名叫藍蘋，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不收場租。

爲甚麼要講十天？因爲，一天講不完，說書人講三國，講上一兩年，也每每講不完，十天，只不過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與若干値得一談的小事，濃縮了又濃縮，給聽衆提供一個提綱絜領的叙述而已，十天的講題，每天換一個，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爲甚麼要講？爲甚麼要賣票？爲甚麼不講別的，偏要講三國？爲甚麼要講？是爲了賣票。不是爲了講而賣票，是爲了賣票。爲甚麼要賣票？因爲窮？爲甚麼窮？因爲通貨膨脹。戰前，我的一個月薪水，可以買一百雙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民國三十三年，我的一份專任薪水只買得了一雙皮鞋，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日本人定要侵略我們，我們的政府不得不率領全國同胞起而抵抗，抵抗了七年，民窮財盡；抽不到多少稅，又借不到多少外債，只好印鈔票。鈔票越印越多，物價就越來越高，於是，我兼了三個大學的課；太太作了王泊生那裏的國文科主任，一家七口，依然活得十分吃力。

有一天晚上，太太在「大樑子」（？）劇院的課堂教完了一天的書，擠上公共汽車回到兩路口，我們的家，菜色的臉上添了一層灰白。我突然想起了古書上「窮則變、變則通」那一句話，向太太陳述我的「求變」之意：「這樣下去不行，你會累死。」她說，「你也會累死，那有你這種步行七十里，去到沙坪壩兼課的教授？」看你的臉！黑一塊，青一塊，當年白裏透紅的淸華少年跑到那裏去了？」（事實上，我去沙坪壩中央大學，不僅步行，而且要爬過一座「金剛坡」高山；陪我爬的是其後頗享盛名的畫家傅抱石。我不是不喜歡乘長途汽車，而是鐘點費減去車費，便所剩無幾，失掉了兼課的意義；因此才捨車而步。）

我向太太說，「就請你再看一看我這個既黑且青的臉罷，看看我能否轉運？能否改行？」她果然認眞的看了看，說：「看不出有甚麼特點呢？改行做生意，必須鼻子大，你的鼻子，雖不算小，然而鼻孔太露，不聚財！你啊！只是會說話而已，你就死心蹋地、吃一輩子教書的飯罷。」

這眞是，「知夫莫若妻」。我直到其時爲止，不曾覺察到自己竟有說話一技之長。我得意之餘，向她說：「我能說話就好，該吃開口飯；而不必一定吃教書的飯，說書，不也是很好麼？」

母親立刻表露了她的興趣，她說：「說書的人吃得好，我小時候，隣舊住了一個說書的，他家裏天天買肉吃呢，在我們淸朝時候，教書的人也窮，可憐的顧老師，過年過節，才買一斤半斤的肉，顧師娘苦了一輩子呢。」（顧老師是我母親小時候的另一隣居。）

太太說，「說書也得有本事啊。你能說甚麼呢？對啦！前幾天有一場電影，演的是美國馬克．吐溫的故事。馬克．吐溫辦印刷廠，破產；異想天開，講演，賣門票，竟然還了債，又賺了不少錢，並且環遊世界，作了旅行演講，我看，你也不必轉說書的念頭了，就試試演講賣票罷。」

我說，「好罷，不管能不能賺錢，作一個中國的馬克．吐溫，也好，但是，講甚麼呢？先秦史，只好講給中央大學歷史系的學生聽。希臘羅馬史，到希臘講，到意大利去講。咱們人在四川，該講一些四川人喜歡聽的東西，四川的歷史？對了！不妨擺擺四川最愛擺的龍門陣。（擺龍門陣的意思，是閒談、亂盖，也可以包括一點講古）。我來擺三國，劉先主的廟，在成都。張翼德的頭，在夔府，諸葛亮的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因此，我就決定以演講三國爲「入世之媒」，爲新的謀生之道，說來慚愧，我對三國這一短暫時期的歷史，並無了不起的研究，只是與極多和我同

時代的男性讀書人一樣，自幼便瀏覽了三國演義幾遍，其後也涉獵了三國志與資治通鑑等幾部「正經書」，對演義中的若干說法獲得若干「折衷」，如此而已，我佔便宜的地方，是：曾經在戰前作了一番相當仔細的筆記，也於抗戰開始以後先後在西安的東北大學與成都的中央軍校，講過「三國戰史」。於是，在實驗劇院登台以後，竟然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津津有味，不僅糾正了三國演義，也大膽檢討了平劇之中的若干有關三國的戲，我認爲，孔明的年紀比周瑜小，孔明不該作老生，周瑜不該作小生等等。

值得同情與欽佩的戰時教授如我，有了免費的場子，却沒有現欵去登報上的廣告，與印刷入場的票，好心的中央日報社同仁，特許我先登廣告，後收廣告費，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後收印刷費，在門口賣票、收票的，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們純盡義務，不收報酬。

沒想到，一砲打響，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來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門票是國幣四十元（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是國幣二十元），一連十天，總收入相當於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

其後，重慶近郊化龍橋的熱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講，重慶下半城的民眾也邀我到都郵街附近的合作會堂，講了一串，這兩串，我都只講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覺得錢賺得太多，會遭造物者之忌；一方面，也確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裏，口氣指手劃腳，說上兩個多鐘點，一連五天已經夠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講十天，是因爲在下午講：並且當時頗有點要錢不要命的決心。）

再其後，到了瀘洲、昆明，每每只講三天，分別以曹操、孫權、諸葛亮爲主題。三天的收入，當然不比十天的多，於是，我又添了唐朝與清朝兩個「戲碼」。唐朝的三個主題，是唐太宗、武則天、唐明皇。清朝的三個主題，是：康雍乾，太平天國，慈禧，有時候，專講太平天國，便以洪秀全、石達開、曾國藩三個人爲主題。（中共的重慶新華日報在某一天曾經用了副刊的全張篇幅，批評我的演講，說「國民黨政府」不應該讓黎東方公開散佈擁護曾國藩，反對洪秀全的論調。其實，我對曾洪二人並未作主觀的左右袒）。

勝利以後，我在南京與貴陽、安順也講了幾次，在貴陽與安順的活動，最爲重要；否則，我沒有錢「包機」，全家也就必然陷在大陸，受毛的磨折，在長沙變色之時，我尙在貴州大學教書，預感到貴州將爲湖南之續，就走到公路局買都勻的汽車票，公路局的人說，「沒有票了。要不要把你的名字寫下，列入候車人的名單？不過，候上半年，也輪不到你呢。」我又走到中國航空公司的辦事處，航空公司的人也說，「要不要列入候機人的名單？候上半年，也輪不到你呢。」這一位航空公司的人以半幽默、半諷刺的口吻說，「黎先生，你若是有錢包一架飛機；倒是今天你付錢，明後天便有機。」我說，「眞的麼？」他說，「眞，倒是眞的，因爲包機是加班，不受客票先後的限制。」我說，「好，我籌足了錢，就來付包機的費用。」

包機的費用，相當於二十四張來回票，也就是四十八張飛機票的票價。（飛機上只有二十四個座位，去香港，我包；由香港回來，據他們說是「放空」）。這四十八張飛機票的錢，我用在兩三個禮拜以後用九百六十張的講演票的錢付清了。航空公司的高級職員，向我道賀，同時一再解釋，某職員向我建議包機之時，並無看不起我之意，他說：「的確，全國還不會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錢包過敝公司的飛機。你比胡適之有辦法得多了。」我說，「那裏，那裏！胡先生才眞有辦法呢。政府派了一架專機，到北平去接他出險，像我這樣的黨內名流，應該是「自己人」，不好意思等待政府來爭取，應該「自力更生」，不過，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錢呢。是熱心於聽我演講的，成千的可愛可感的聽眾的錢呢。」

爲了報答這些可愛可感的貴陽聽眾，我特別破例寫了簡要的講辭大綱，每天印了一張報紙，摺起來，成爲十六開的薄薄的一本「分冊」。題爲「新三國」，定價分冊銀圓五分，一共有六個分冊。

這「新三國」，其後在舊金山與檳榔嶼（庇能）均重印了一次，吳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給浦家麟先生，於是遠東圖書公司也發行了台北版。

現在，由於聯副主編的鼓勵，我開始用「細說」的體裁，寫「細說三國」以就正於台北及自由世界各地的讀者諸君。這細說體裁的三國，應該與演義不同，也與「新三國」不同，它將與「細說清朝」、「細說明朝」等等成爲姊妹篇。倘若「細說清朝」已蒙萬千讀者謬許爲可讀性頗高，則這部「細說三國」的可讀性，有希望不比「細說清朝」差，因爲，三國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於傳奇色彩。

我是一個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說我「聰明絕頂」；其實我是笨到極點的人，只是外表畧帶秀氣而已，有許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許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許多句子我寫不順，我只是懂得，像我這樣的笨人，惟有埋頭苦幹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順，惟有把寫成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刪，一篇一篇，撕了重寫，才勉強敢拿出去，我這個渾身油味烟氣的文章廚子，所做出來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備，但區區微衷，很希望讀者諸君吃了容易消化。

這部「細說三國」，不是「三國演義」或陳壽的三國志的修訂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改編，這三部書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動。

民國時代的盧弼，編了一部三國志集解，堪稱爲我們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錄了不少裴松之以後的雪泥鴻爪，呂之勉，祝秀俠，與姚莘農、李則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對三國志貢獻最大的，直至今日爲止，恐怕依然是後漢書的作者范曄，與資治通鑑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我的法寶，也就是這幾部書而已，不惜對讀者「和盤托出」，爲的是，讓後起之秀能夠寫出比這「細說三國」更好的書，此外，碑銘，地方志，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也都是我的法寶，乘此一併公開。

正如以前寫細說清朝之時一樣，我誠心懇求讀者諸君隨時寫信對我指教，我一定參照諸君的寶貴意見，於將來印行單行本之時一一加以改正。

桑加德與泰政局

任斐聲譯



泰國政變，推翻西尼政府，是由一個卄四人的軍事團體所發動，領導人爲國防部長桑加德。同時，宣佈停止憲法，並嚴禁政治活動。這是新聞週刊記者從曼谷的發出的實地報導。

這次政變，事先經過週秘計劃，顯然學生暴動是促成政變的主要原因。泰左翼與右翼這次又起衝突，導因於上月前總理他儂返國。他儂爲侍候年老多病的父親，不肯遽然離出，並且髮削爲僧，誓言今後不再過問政治。但在數週前，有兩個工人從事政治活動，在省城散發反他儂的傳單，被警察抓住私自行刑。嗣後左翼學生在一項政治宣傳中，又重演這種私自行刑的滑稽，以抗議政府未將他儂再驅逐出國。他們吊起一個酷似泰皇太子的人像——於是右翼學生立即指控侮辱皇家。

當總理未應允對此事件作進一步調查，右翼團體包括極端派份子在內，遂決定採取行動。右翼份子約數千人，手持木棍鐵條齊集於那家大學校門口，那是左翼學生設障碍防範之處。在藉口維持秩序下，一千五百名警察配有自動來福槍及火箭炮，採取行動包圍這家學校。

忽然間，一個警察被人射擊，顯然是來自學校方面，於是戰鬥開始。警察向學校內開火數千發，並且打破大門。接着他們衝入掃蕩，大批右翼份子尾隨而來。這樣四小時的流血戰鬥中，有一個左翼學生被破酒瓶與傢具物所擊斃。當第三個被殺死的，另一個學生曾爲他的眼睛挖出。至少，有八個學生是被私自行刑的。當他們的屍體掛在樹上時，右翼學生用棍棒與椅子重擊，然後把他們弄下來用火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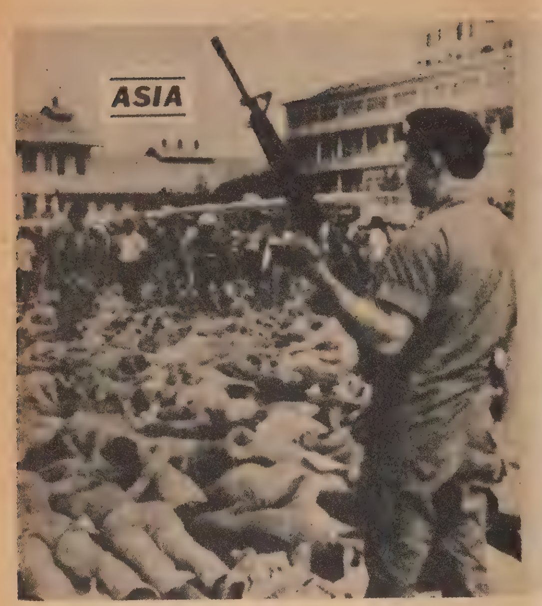
一些幸運的學生，都成羣被趕入操場。男女一樣脫光衣服至腰部，並迫使他們在警察行中爬行，警察用腳踢他們，並扯下他們頸上的掛佛像，「因爲共產黨是不信佛教的」。這場鬥爭告結束時，有卅名學生死亡，警察也被自己流彈殺死兩人。

當天下午，一萬名右翼份子集中政府大厦，總理西尼站上一架汽車頂上，向羣眾演說。這位七十一歲的總理宣稱：「我將盡力保持和平與法律秩序。如果你們願意，我就作。」



警察開槍射擊左翼學生

泰國新的強人表示儘力使國家向右轉。六十一歲的桑加德是一個紳士——愛玩高爾夫球與有蘭花癖愛的人。他是西尼的朋友，也反對他儂回國。但他堅決反共與親美。他担任泰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直至兩週前退休爲止。桑加德避開政治（只有二萬四千名泰國海軍，這支最小的武裝部隊，供他作爲一種僅僅有限的政治基礎）。但當他作爲這次政變集團首領時，他立即指摘西尼政策有利中南半島勝利的共黨。他發動政變，桑加德說是「爲保護泰





左為警察命令左翼學生俯臥地上，右為右翼學生撲打吊死的左翼學生。

國君主政制，對抗於一種由越南所支持的共黨陰謀。」

桑加德答應儘快恢復「民主」，但他不能說在何時。他已任命一個新的總理，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唐寧・克萊萬清，聲明在兩週內組成一個政府。但是唐寧沒有黨羽，而桑加德顯然有計劃擴展他個人的權力。對於大多數泰國人而言，經常遭受物價高漲與犯罪頻頻，都渴切盼望一個強而有法律秩序的政權出現。僅在政變後廿四小時，夜總會與按摩院都再度恢復營業。交通一如往常般混亂。大多數泰國人對這個國家自大戰後及第十四次政變，表示漠不關心，當是「一件小麻煩而已！」

身材魁梧結實的桑加德，前週在政變中，並沒有抓住權力，但是，這位六十一歲的海軍上將，却浮升至他的國家軍事體制的最高位置。當他的同僚們最後決定那個民選的西尼政府不能控制局勢時，他們採用軍事途徑並轉向這位和藹可親而好種蘭花的水手，恰好他成為泰國的國防部長。同時，桑加本人又小心加強語調說，他意欲變成唯一的一個看守者。

當政變數天後，桑加德卽宣佈任命一位政治科學的教授，唐寧・克萊萬清，担任總理之職，他在一個未定的「短暫時期」後接收政權，當此期間，軍方負責看管。

這個「短暫時期」可能延長數日或數月不等，但事實上，一個軍事強人已經於政變發生後立卽任命一個文人領袖，這在泰國過去事例中，是打破慣例的。無論如何，這是保持海軍上將桑加德本人不尋常的個性。他從不屬於任何政治黨派，而與前總理西尼僅為好友。他也是有名的極其憎惡他儂，後者一度成為泰最高軍事領袖，曾經擢昇過桑加德。

桑加德於一九一五年出生曼谷北的一個省份，曾在泰國皇家海軍學院受教育，並於第二次大戰期間，服務於魚雷艇，當時泰國也在日軍蹂躪之下。他的進身軍階梯忽告中斷，是在一九五一年，因為與一次流產政變有點連帶關係，而被捕下獄。但是，在這廿年間，他繼續穩定前進，一九七三年獲升為海軍總司令，並在兩年後，成為武裝部隊的最高司令。

他在政治上唯一可說的，那是泰皇甫眉蓬任命他為參議院一個為期兩年的議員席位——一項具有很大面子的工作——以及一個兩年任期為國家立法會議的工作，這個機構負責起草憲法，這也就是前週政變所暫時廢止的憲法。

新任總理唐寧・克萊萬清，雖然是泰國最高法院的最大法官以及桑瑪沙與朱拉兩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但在一種感受上，他恰與桑加德一樣是一種政治的局外人。他現年四十九歲，從來不參加政黨動活，他曾在國議會服務一個時期，但那是以一個無黨派的身份由泰皇所任命的。

當他以軍事執政團的首領出現而發言時，桑加德海軍上將堅稱他不願担任這個角色，他沒有「個人野心」——同時他促使人民「不要怕他們本身會成獨裁極權」。他解釋泰國曾經試圖採取一種「捷徑走向民主政體，却已導致失敗。」現在對桑加德——或者唐寧——所欲證明的，是他們可以創造一種通往民主的最好途徑。

（譯自「新聞週刊」）

黃安四人幫

·君禾·

如果儘信這些天來從北平傳出的新聞報導，華國鋒可眞是抖起來了。他不但在中共裏封王掛帥，承繼了毛嘸氣以前所擁有共黨兩項黨、軍頭頭名銜；而且他那「總理」的名牌，也還依然掛在脖子上。黨、政、軍三權一把攬。終毛之一生，亦從未臻此。

實情果眞如此嗎？祇要對共情瞭解一點點，其誰信之？自由世界的人不會信，大陸上的中國同胞不會信，就是共黨窠子裏的大大小小頭目，乃至搖旗吶喊的嘍囉，也都不會信。筆者沒有情報來源，以常識推斷，華黃袍雖是加身了，但多半是被旁人強行加上的。沐猴而冠，此之謂也。但猴子頸上必然有根鍊，眞正操大權者，是那個或那些拉鍊之人。

誰是拉鍊者？從新「當權派」透過歐美與日本記者所有意放出的「消息」，從二十四日「天安門」前所假鬧劇群魔登場時所活現的不同神氣，也從外面來判斷，必是那三個傳說都將成爲他的副手（共黨中央副主席）的人——葉劍英、李先念與陳錫聯。人們甚至還可更爲大胆的猜測，實權恐怕要落在同是「紅四方面軍」，後衍化爲「二野」出身，又同是湖北黃安人的李先念和陳錫聯身上。中共正在叫嚷的所謂「政變」，所謂「奪權」，若論嫌疑，恐怕也數這兩隻「九頭鳥」最大。（湖北同鄉，所指只是那些湖北人中的敗類）。

外國記者也注意到，在天安門亮相的中共頭頭，軍人特別多。能擠到頭一排的，穿軍服者十居七。在「政變」後，共幫裏面，軍人已經得勢是不成問題的；但就整個共軍而言，新「當權派」中，軍頭的涵蓋並不周全。以現有的中共各大「一級軍區」「司令官」而言，凡是「紅四方面軍」或「二野」出身者，幾無一不與焉。如「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以及「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眞是人人有份。反之，凡是「紅一方面軍」，後衍化爲「四野」的林彪部下，則一律排除在外。如：「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勇，「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以及「成都軍區司令員」劉興元，皆不與焉。如更深一層，再把新「當權派」的產地來分析一下，人們更會驚訝於，湖北黃安出生者何其多？除了前述的李先念和陳錫聯之外，尙有李德生和秦基偉。

名政論家陶希聖早在十多天前便曾指出，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中共中的湖北黃安分子恐怕要翻身了。把天安門上那一排臉帶奸笑的牛鬼蛇神點一點，果然不差。但我也要寄語這個「政變」之後的「新生事物」「黃安四人幫」，且莫得意而忘形。爲了排除共同的大敵「上海四人幫」，大家可以忍一忍；一旦大敵埋葬，「川幫」，「湘幫」；「四野」；「三野」，那一盞又是省油的燈？毛一手扶植起來的「上海四人幫」，尙且不能成大事；得了地利之便（因爲他們的駐地在平、瀋），乘機檢便宜的「黃安四人幫」，成嗎？張王江姚的狗頭而今砸爛了；李陳李秦的狗頭難道能比石頭硬？

灌茶家言

繼其遺志殲其遺孀（甲）

王延芝

左即右、是即非．黑即白

在「繼其遺志、殲其遺孀」這題目之下，王延芝要寫甲乙兩篇，甲篇是「正論」，乙篇是「邪論」；邪不勝正，自然先寫正論。

話說華國鋒抓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繞室彷徨，不

老毛去世的那天，商業電台一位記者打電話徵詢王延芝的高見。王延芝強調左右二派即將激鬥；他說，馬上就要鬥爭嗎？我說，十天八天之內不會；辦完喪事就準備動手。當時以爲他只是的作參考意見，後來聽朋友說，他竟將電話錄音在電台播出；王

此四項指控，任何一項如能成立，皆屬極端嚴重罪行，但是否果能成立，則仍待未來資料之證明。華國鋒之出任主席，未經中委會選舉，不合黨章，可能內部仍有問題。中共內部鬥爭之發展，往往不按照常理，目前進行任何判斷推測，皆屬言之過早。

與之叛江，固然可能由於對鬥爭形勢的估計，棄弱投強，更可能由於江青歷年對他頤指氣使，使他暗懷怨毒。

四狗與汪東興密謀的最後階段，也許已決定發動政變，但也很可能只是研討政策的可能性，而并未決定行動；但這已足以使華國鋒有先下手爲強的充份藉口。

劉少奇的舊帽子加給江青

至於加給「四人幫」的其他罪名，其實都是「莫須有」之類。篡改毛主席指示，有證據嗎？當時毛主席何以不知道？篡改臨終囑咐，何以見得？臨終時有誰在場？有沒有錄音？裏通外國，通那一個外國呢？投降主義、賣國主義，向誰投降、向誰賣國呢？操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路綫，是

[illegible]

Left is Right　左即右
Right is Wrong　是即非
Black is White　黑即白
Up is Down　上即下
Dark is Light　暗即明
Old is Young　老即青
Grief is Delight　悲即喜
Crying is Song　哭即歌

隨即紅光再閃，已不見馬克思的蹤影；華國鋒望空叩謝之後，閉目參許這八句充滿着辯證邏輯眞理的啓示，沉思良久，豁然貫通，拍案大叫曰：有了……！

哎呀且住！王延芝如果這樣寫下去，豈不是正論也寫成邪論了？趕快正襟危坐，正心誠意，正大光明地正式寫正論吧。

華國鋒出任主席不合黨章

[illegible]

青出馬。如果她決心出馬，那麽就有好戲看了。」又過了半個多月，仍未見好戲出場，王延芝不禁廢然長嘆曰：「嗚呼噫戲，不見好戲。撫鏡嘆息，實在洩氣。誰當主席，管他媽的！」（矣！這也不像正論。大概是近日飲酒過多之弊。）

據報載，江王張姚被捕後，北京上海等地反「四人幫」之大字報如雨後春筍，逐步透露出該集團之罪名，日昨北京舉行慶祝大會，正式宣佈華國鋒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並宣佈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狀，所列罪名可歸納爲以下四項：甲、陰謀發動篡黨奪權政變；乙，篡改毛主席指示、僞造毛氏「臨終囑咐」；丙，攪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路綫；丁，裏通外國，大攪投降主義、賣國主義。

[illegible]

汪東興反戈一擊賣主求榮

江王張姚「敬愛的同志」變成了「四個狗頭」。他們密謀「刺華、政變」，自是情理之內的事，不但「應有」，而且可說「必有」。但是參預密謀的恐怕不只「四個狗頭」，至少還有在老毛座前忠心護主數十年的那個走狗汪東興。如果撇開他，「四頭狗」如何可能策劃暗殺和政變？

四頭狗被捕消息傳出，王延芝立即追問：汪東興何在？是被捕而未一同公佈？是拒捕時被殺？還是叛江投華、反戈一擊、賣主求榮？顯然第三可能性較大；因爲，假定汪東興忠心衞江，四人之落網不會如此風平浪靜。後來消息說「八三四一部隊」表示效忠華國鋒，證實了這一看法。汪東

[illegible]

應該了解爲「不必另想罪名，只須搬用現成的一套」。於是乎，鬥爭的失敗者必然是「反黨」，然後自動跟上一串帽子。「反黨」與「反動」、乃至「投陣、賣國」「攪修、走資」「反毛主席、反人民」，都是同義同詞。其實，這應該分開來看，說江青等人反黨，理由充份：可是根據同樣理由應該下結論：毛澤東在晚年也是反黨的。至於「走資派」的帽子，戴在當年劉少奇頭上就已經是有些不倫不類，今天戴到江青頭上更是十分滑稽。

華國鋒和支持他上台的這批人，滿口說繼承毛主席遺志、却下手殲除老毛個人的遺孀與政治上的遺孤；但這自然是毛氏夫婦自作之孽，令人欲同情而不得。此乃正牌之論。

政治和尙與紅肥貓

尖鋒

前南越佛教會的釋善翰最近逃亡到法國，在巴黎一個記者招待會中，悔恨的說：越南在推翻了阮文紹的政權之後，南北越共黨實行了統一，但共產政府一切措施都是違背民意，獨斷獨行，到處搶掠殺鬥。而共產對于他們這一批爲共黨政權立下了功勞的僧尼，不但沒有絲毫的表彰，却忘恩負義的向他們開刀，沒收所有寺廟的財物，封閉佛教中心與出版社，強迫青年僧尼脫下袈裟還俗，驅逐上山下鄉去勞動，使南越原有四萬僧尼目前已減存到一萬五千人，而且要繼續地把所有宗教消滅，南越僧尼爲了抵抗共黨侵犯宗教的自由，同樣也採取了以前對付阮文紹一樣的手法，以自焚，集體自焚，希望共黨政府能改變其對付宗教的政策。但是他們想錯了，自焚不但不能使共黨退讓，相反地更使共產加緊的迫害。

在阮文紹時代，新聞記者可以據實報導他們的意向，以社會壓力，迫使阮文紹讓步，但是共黨極權社會，新聞受到嚴密的封鎖，凡對共黨政權一切措施不滿者，隨時可以加揷任何莫須有罪名而加以殺害。

越共駐巴黎使館事後對釋善翰的控訴，指責爲反革命蓄意誹謗，存心破壞國家重建的謠言。但却又說：在其佛教的僧尼中，潛伏着一些受過美國訓練的顚覆份子，今後將要繼續把那些人揪出來，加以消滅。

事實上共產黨徒是無神論者，宗教也是其要消滅的對象之一，因其夢想消滅其它的宗教信仰，鞏固其紅色的獨裁統治千秋萬業的保存下去，可惜那些僧尼不僅沒有很好地認淸共黨的面目，在其花言巧語的欺騙下，千方百計的幫助共黨推翻了自由民主政權，結果所得到的是悲慘下場，這正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自挖墳墓，自取滅亡的做法，當然是咎由自取。

正如本港中一些資產階級份子，在錢迷心竅，爲了希望從共產貿易上取得一些利潤，甘願替共黨作歪曲歷史，毒害市民的宣傳，但若果一旦香港搞垮了，試問那些媚共的資產階級份子的下場又將如何呢？眞的能夾着所有財富一飛了之嗎？

共產黨員要共的是資產階級的一切財產，無產階級要消滅的是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在大陸所有一切大小資產階級都被全部作爲階級敵人鬥爭，淸算殆淨。但爲何共黨却對香港的資產階級另眼相待呢？當然那是因爲香港目前不在共黨政權控制的範圍內，所以無論「共」資產階級的「產」，也無能消滅其敵對的資產階級，爲了要爭取外匯與繼續推行所謂世界革命，所以就利用這些暫時無法消滅的資產階級份子替其服務，用一些甜頭使那些「有奶便是娘」爲錢迷眼的資產階級份子爲虎作倀。

希望那些爲錢迷心竅的人，應該很好地正視一下國內外的歷史事實與教訓，好好地思索一下，千萬別夢想媚共可以自保，甚至更不應希望得到共產分一點殘羹餘餚，如果有，那也正是包着糖衣的批霜，爲免毒發身亡，但願不要執迷不悟，否則像南越佛教會的釋善翰一樣悔之晩矣。



評「望鄉」

保鏢

瘋狂痴漢俏護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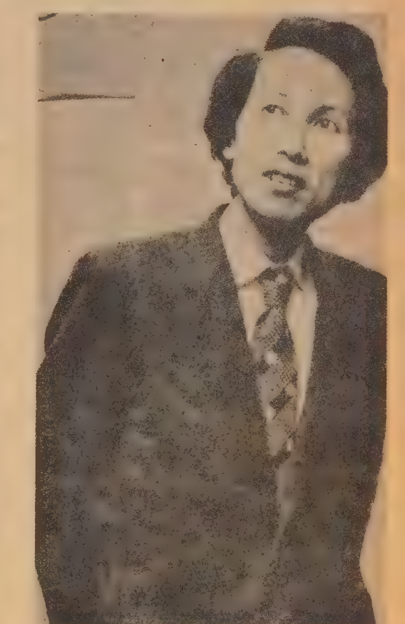
林巽

根據日本作家山崎朋子小說原著改編，原名「山打根八番娼館」的電影「望鄉」，因爲本港知識青年主辦的電影會映過了幾場特別場，有過不少文字介紹，所以這部片子公映時，賣座不錯。導演熊井啓，亦抱着嚴肅的態度來拍這部電影。並不販賣甚麼額外刺激噱頭，因爲「望鄉」等於一個妓女的自傳，要藉它來販賣色情變態噱頭，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電影是作者用第一身與一個老妓的共處一段時間分幾個段落倒叙出來的，開首時寫作家三谷圭子親自赴南洋找尋五十年前日本人在那裏經營妓館的遺址，但時間經過了五十年，舊址已不復存在。電影最後，三谷圭子總算找到了一個荒凉的日本妓女墳墓，強調每一座墳墓都是背向日本。象徵那些被損害，被侮辱者的最後反叛精神。


「望鄉」中的老妓女話當年。

電影說五十年前的南洋有日本人設立的九家妓館，其中每一個妓女都有一個可憐的故事，每個人都是被從日本賣到山打根來的。電影主人小咪，只是一個代表性人物，她少年時因父親逝世，母親改嫁，多了幫助哥哥自立，她聽後父的勸告，賣身到山打根去，最初勸他賣身的人對她說只是到南洋去當女傭，誰知到了南洋後被迫做妓女，她於是打算儲一筆錢，然後返日本擇人而事。她第一次愛上一個在膠園工作的日本青年，後來情人也背叛了她。她仍不恢心，寄錢回日本故鄉去給她的哥哥，購了房子，於是她便回日本去打算落葉歸根。可是當她回到日本後，哥哥對她冷酷無情，所有日本人都歧視她。她只得到滿州去重操故業，後來總算在滿州嫁給一個日本人生了一個兒子。可是丈夫死了，兒子長大，怕別人知道她是娼妓的兒子，便將她安置在僻鄉天草。兒子每月寄給她四千日元，讓她渡過貧窮孤獨而被遺棄的晚年。直到那個「女性史學家」三谷圭子訪問到那裏，才將這老妓女的一生事跡發掘出來。


「望鄉」導演熊井啓。

電影主題對日本人勢利咀面是一個有力控訴，它表現了日本人不但自私自利，而且是以犧牲弱者的手段來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電影主人翁小咪，與其說是一個老妓女，毋寧說是一個被侮辱，被出賣，被受害的弱者的典型日本女子。


「望鄉」中一段如夢幻的妓女戀愛情節。



張玲在「保鏢」中的冷峻造型。

在本期的西片中，雅打希勒導演的「瘋狂痴漢俏護士」是一個構思得頗為有趣的文藝喜劇。這部電影中一對情人，一個是瘋子，一個是護士，瘋子並不真的瘋，編導給他安排一個精神分裂的病癥，指他的精神曾經受了傷害，因此沒法在正常人社會生活。其實是製造一個特別因素，將一個類似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改悲起來。用不同形式。炮製出一部戀愛喜劇，這噱頭是成功的，戲院觀眾反應可不錯。

電影主人翁名字叫符特，是一個在越戰中作過通訊兵的，三個同伴一起出發，兩個死了，只有他一同活着回來，獲了銀星勳章。他不久就患上精神病，被送到精神院去。在精神病院中有二個人與他是最好的朋友，一個人都是一同獲到勳章的人；一個老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老兵，另一個中年人是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兵。電影通過這三個人的憶舊談話表現一點軟弱無力的反戰氣息。而整個主調，却表現一個瘋子與一個醫生，共同追求一個漂亮的護士，結局是瘋子贏得了佳人。醫生失戀，護士與痴子在樹林裏舉行婚禮，然後雙雙向加拿大的森林去過隱居生活。這一故事橋段，編導的確夠想像力，並且處理起來，一點也不覺得牽強，因為電影中的瘋子，從他自己建造一座地下密室的精巧構思表現出他的天才。醫生却從處處被瘋子捉弄下變成庸才。不但醫生是庸才，連電力公司與電話公司的調查員，警長、大批警察都與瘋子鬥法下成為庸才。



儀銘在「保鏢中」飾鏢頭遭人暗算。

於是觀眾的笑，便完全為了欣賞瘋子的才智而笑。

「瘋」片的創作靈感，可能來自「飛越瘋人院」，「飛」片是藉一個瘋人院的故事，抽象成為極權的故事，「瘋」片純粹是娛樂性電影。只是將一對平常的小情人，將他們出身背景改悲了。投入特殊的環境中去表現一齣愛情喜劇。

國片中的武俠電影「保鏢」據說是改編是台灣的電視片集，用編導到演員都是電視片集原班人馬。此片風格頗新奇，一是打鬥都適可而止，不盡量如張徹式打鬥片那樣拖得很長。二是女主角張玲這個女俠的造型與武俠招式，都經過特別設計，所以他們每一次亮相都具有特別吸引力。除此之外，電影故事購思，並不見得十分突出。

電影故事，敘述明朝時代，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奉旨晉京見皇帝，朝中權奸收賣一個勢力很大的幫會，計劃在途中將利瑪竇除掉，張玲的父親主持一個正義鏢局，不值權奸所為，決定義務一路護送利瑪竇進京，鏢局唯一高手被奸人暗算打死，張玲的父親也遭暗算，張玲於是接掌了主持人之職，率眾鏢師一同護送利瑪竇上京，一路與強人鬥智鬥力，最後將最強的頭目殺死。

「保鏢」故事骨幹，看出是來自「龍門客棧」至於護送利瑪竇上京，那完全是虛構故事，事實利瑪竇在中國傳教三十年，由華南到華北，結交不少知識份子，曾經被召入宮作皇帝的嘉賓，他的日記已被寫成傳記出版，從他的傳記材料中，可反映中國人當時對異族人並不排斥，他一直獨來獨往，從來都沒有人想殺害他。當然電影是藉它來表現俠義精神，但因為與歷史不符合，它只等新賣弄刺激性的故事，其實要拍一部俠義故事，中國歷史人物與民間故事多的是，何必用虛構一個故事來表現俠義精神呢。

巴巴拉夏茜和添摩非寶頓在「瘋狂痴漢俏護士」中，綁架牧師來替他們舉行婚禮。



人物春秋

李先念與陳錫聯

胡蒼之

就當前中國大陸上的情勢發展來看，中共的新領導班子是掌握着槍桿子的軍人集團；這個軍人集團無疑以「二野」系的幹部為中心。除了李先念搶奪到中共「黨副主席」兼任「總理」外，陳錫聯也抓住了「黨副主席」兼中共「國防部長」及「北平軍區司令員」等要職，換言之，他們兩人已分任黨政軍大權了。

李先念別號「李烟槍」

我很覺得奇怪，李先念也像周恩來一樣而成為中共的「不倒翁」，自「文革」以來，他的地位不僅沒有發生動搖；當前任「中共外長」陳毅遭受清算批鬥之後，李先念便以「副總理」取代「外長」職務。從一九六八年五月起，在一切的慶祝儀式中，多半由他代表「外長」出席，尤其到了一九六九年，他對於國際外交活動，更為明顯。例如：（一）中共好幾次接見外賓，均由李先念偕同周恩來出席代表，而一直不見陳毅。（二）在六九年的九月初，北越「主席」胡志明病死時，中共派往河內參加其葬禮的，便由李先念所率領。胡志明是毛澤東的老友記，李先念不獨代表了中共「外長」職權，並具有毛澤東的特使性質。

同年十一月間中共派往阿爾巴尼亞慶祝該國獨立二十五週年的代表團，亦由李先念所率領的。當前美總統尼克遜發表對越南政策後，北平方面第一個代表中共發言抨擊美國政策的，也是這個李先念。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北平與蘇聯首次恢復「貿易協定」的簽字人，又由李先念所主持。據「泛亞社」同年十二月六日引述北平電台的報導說：「由於周恩來經過一次心臟病以後，右手已告癱瘓而不能執筆的原故，因此，中共所有對外關係或一切的「協約」，多半都由「副總理」李先念代表簽字。……」

究竟李先念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他現年已七十一歲，以一九〇五年出生於湖北省黃安縣的一個貧農家裏，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十五歲時已開始充當木匠學徒，因為他粗心大意的結果，所製造出來的傢具，經常不如人意，終於被老板炒了魷魚！他一氣之下，便去參加中共組織；且曾參加過「二萬五千里」流竄，在愚民政策的毛澤東思想下李先念是很夠條件的。至共軍全面叛亂的內戰期間，他又曾經為毛澤東出過死力，並且得過獎品。是故，當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在北平開檔後，李先念便由中共的「候補委員」，而一躍升為「中委」。一九五五年，又繼溥一波被任為中共「財政部長」及「副總理」等職。

正因為李先念在劉少奇當權時居過高位之故，所以在「文革」期間，一度遭到「文革小組」陳伯達、江青指使下的「紅衛兵」所攻擊，指摘他有幾次違反了毛澤東的政策，其中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對「大躍進」表示不滿。一九六二年當毛澤東決定要把許多幹部下放時，李先念曾大發牢騷：「我們的革命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如果把幹部們下放到農村，那是削弱了黨的組織，試問將怎會有進步？」因之，李先念曾被紅衛兵的「大字報」指為「牛鬼蛇神」、「反動的急先鋒」、「中國赫魯曉夫黑路綫的走資派」等罪名，並叫出「轟掉李先念」的口號！甚至連他早年抽鴉片烟的紀錄，也被列入罪名，故北平一時稱李先念為「李烟槍」而不名。

這根「李烟槍」，既遭猛烈抨擊，然則他怎能很快地又被重用呢？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一）李先念與林彪有密切關係，他兩人都是湖北四黃（黃陂、黃梅、黃崗、黃安）的同鄉，過去李先念能出任「湖北省委書記」及「湖北省長」等職，據說是林彪的推薦得力。（二）在「文革」初期，李先念曾對林彪、周恩來建議：將中共所有駐外國「大使」一律加以更換。後為「文革」小組所採納，隨即將駐外的四十二名前中共「大使」中，有四十一人被召回北平，參加其鬥、批、改運動，從此李先念再度獲得了毛林的信任，認為他的外交才能，比陳毅為高明。但由於他的學術太差，又不懂外文，眞出「外長」，似欠妥當，故決定做周的助手。

陳錫聯串謀宋任窮

提起中共新貴陳錫聯，不禁令人聯起瀋陽兵變的反毛林事件。由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瀋陽地區的中共武裝部隊，在「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指使下，曾出動坦克車及機槍，圍攻中共在瀋陽市內的幾座公共建築物——包播廣播電台、郵政總局及粮倉倉庫等，以致有許多毛林份子停止！怪不得毛派推行「文化大革命」後不久，迅速地把六個中共「中央局的第一書記」中的四個，如「西北局」的劉瀾濤、「中南局」的王任重、「西南局」的李井泉、「華東局」的陳丕顯等，都已分別鬥垮鬥臭！惟有「東北局」的宋任窮，則遲遲未被鬥爭，直到瀋陽兵變事件發生之後，宋任窮才被調走加以整肅的。

其實，宋任窮當時的「東北局」人馬，及瀋陽軍區的正副司令員中，大多數都具有反毛的背景。就拿宋任窮本人的歷史來看，他跟「二野」的劉伯承、

鄧小平、賀龍等人，已有三十多年的密切關係。根據「鐵幕人物」中指出：宋任窮在一九三○年間，雖一度担任過林彪「紅一方面軍」的團級「政委」，可是自一九三四年參加所謂「長征」的時期起，宋任窮則轉移到劉伯承部下陳賡的「政委」，做了陳賡的老搭檔。抗戰期間，劉伯承的部隊改編為「一二九師」後，鄧小平担任該師的「政治部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於是鄧、宋兩人充分合作，水乳交融；故於一九三九年，宋在鄧小平的扶植之下，便升為冀南「軍區司令員」；兩年後改任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而當時的「公署主任」則為楊秀峯，早被列為「黑幫份子」。

宋任窮的資格很老，年齡比李先念、陳錫聯為長，現年已七十四歲，湖南瀏陽縣人。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他又回任「二野」的「第四兵團」陳賡的「政委」，他的權位顯然還在陳賡之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當毛澤東在北平建立起政權之後，陳賡的「第四兵團」一度歸「三野」陳毅指揮，宋任窮出任了「南京軍管會」的「副主任」。一九五○年當陳賡率部進侵西南竊據昆明的時，陳賡担任了「昆明軍管會主任」，宋任窮亦隨之登場，先後出任之「雲南省委書記」、「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成為劉伯承、賀龍、鄧小平之下的第四號人物。

一九五四年，宋任窮隨鄧小平內調北平，鄧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宋任窮則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其地位僅次於鄧小平，他跟前中共「青年團第一書記」胡耀邦，前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等人，都做了鄧小平手下的三大紅員。在這三個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幹部中，胡耀邦和劉志堅兩人，已於一九六七年被毛派鬥垮鬥臭了！而宋任窮早在一九六一年却已升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一九六四年起，宋又兼任了「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第一政治委員」。從此，他與陳錫聯、「副司令員」曾紹山、劉轉運等人結成了一個堅強的反毛集團，極力响應被毛林鬥倒的劉少奇、鄧小平及彭德懷、賀龍等。而他們也一直被毛林集團份子指責為反毛思想的「壞頭子們」。因而形成了「二野」系人馬，與毛林派對立起來。

根據內幕消息來源說：宋任窮之所以被調升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是有一段內幕的。這一幕後的縝密安排，顯然與劉少奇、鄧小平、賀龍、彭德懷等反毛組織有關。實際上，東北方面的高級軍政幹部中，約有百分之八十都是上述人物的籍屬，例如「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便與劉少奇有着密切關係；「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也與劉少奇頗為接近；「東北局書記處書記」兼「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則是「自治區」工作幹部；「東北局書記處書記」兼「遼寧省委第二書記」黃歐東，更是抵制「文革」的重要份子之一。

陳錫聯和得力助手

至於挑大樑的前「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原是「二野」的中堅份子，劉伯承最心腹的幹部。但他的籍貫為湖北省黃安縣，與林彪、李先念均為的小同鄉。依照他的歷史看來，幼年家貧，並且是一個頑皮的「阿飛」之流，他在十六歲那年便參加了中共的「小鬼隊」，替共幫為非作歹！這時他首先跟隨鄭信三攪什麼騙人的「革命」工作。其後進入了江西「蘇區」的所謂「紅軍學校」習軍事，畢業後被編入「紅四方面軍」為「警衛連長」，就獲得了劉伯承的賞識。以故，陳錫聯自此官運亨通，抗戰期間便被升為「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的「七七○團團長」旋又升為「三八五旅旅長」一九四六年，中共實行大舉叛亂時，陳錫聯被升為劉伯承所屬的「第三縱隊司令員」，兼「皖西軍區司令員」。一九五○中共竊據大陸的西南不久，陳錫聯被任為「重慶市委書記」兼「市長」。一九五二年四月，當彭德懷繼林彪出任韓戰中共「志願軍」司令員的時候，陳錫聯卽奉令由重慶率領「二野」的「第五兵團」入韓參戰。自此，他與彭德懷發生了關係，故於一九五五年彭德懷出任中共「國防部長」後，陳錫聯已被升為共軍「上將」。其後，卽出任了「瀋陽軍區司令員」，與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携手合作。

陳錫聯底下的兩大助守是劉轉運與曾紹山，都出身「二野」。曾紹山當年的地位，僅次於宋任窮、陳錫聯兩人之下。他是四川人，現年已六十六歲，與劉伯承、鄧小平為同鄉。一九三七年間，他已担任「一二九師」的團級幹部，甚獲劉伯承、鄧小平所賞識，旋而升任該師旅長，活動於山西的「正太鐵路」以南地區，一九四二年兼中「太行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一九四六年編入劉伯承的「二野」為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升為「二野」的「第十軍軍長」兼任「川東軍區司令員」。一九五八年調至東北，初任共軍駐旅順大連部隊的負責人，一九六○年升「瀋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劉轉運則為賀龍的舊部，早年在賀龍的「紅二方面軍第六軍團」任團長，一九三七年調升蕭克的「一二○師三五九旅旅長」；一九四六年編入劉伯承的「二野」為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又隨賀龍入彭德懷的「一野」任第一軍副軍長；一九五二年率部隨彭德懷入韓參戰，升為兵團司令員。一九五八年由北韓撤出調任「旅大區警戒司令員」而與曾紹山合作，一九六三年升任「瀋陽軍區第二副司令員」。現在北平與陳錫聯、曾紹山等，掌握華北軍事。

此外，屬於陳錫聯的心腹幹部，尙有前「瀋陽軍區第三副司令員」曾國華，「第四副司令員」賀健、「副政委」吳保山、「政治部主任」李震及「參謀長」唐子安等，都是分屬劉伯承、彭德懷、賀龍、鄧小平早年的舊部，青一色的反毛團體。因此，自「文革」開始一直到收檔，他們始終實行消極的反抗，使到毛江份子無奈其何！

至一九七三年杪，當林彪被毛江派滿門抄斬之後，為了澈底肅清林系的殘餘勢力，免遭軍人對毛的威脅，便乘機藉口實行廣泛的軍事大改組。那次改組，一共牽涉到十三個軍區裏面的十一個。首宗最令人矚目的調動是：原「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接受中共「中央」領導層的監視。當時一般人認為：陳錫聯並非林系人馬，為什麼他調到「北京」來監視呢？但毛澤東這一如意算盤打錯了，不僅沒有監視陳錫聯，反為他們所乘而導致宮廷革命，做了王位的製造者。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譽滿寰球

港九新界潮僑盂蘭聯誼總會
理事長林忠暨同人

文陣雄師

曾昭宇健身院
院長曾昭宇暨同人

紙貴洛陽

旅港陸豐同鄉會
理事長黃陶暨同人

義正詞嚴

僑港博羅同鄉會
理事長劉發暨同人

言論公正

西區持牌小販聯誼會
理事長高卓桂暨同人

文化之光

荔枝角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 黃祥 韋少秋 劉熾枝 暨全體理事

僑胞喉舌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同人

社會明燈

旅港興寧同鄉會
理事長陳漢宗 會長羅香林 監事長朱景堯 暨全體同人

立德立言

香港呂氏宗親會
理事長呂壽康暨同人

光耀寰宇

葵涌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 羅靖球暨同人

羣倫景仰

惠洲同鄉會荃灣分會
鄧世英 周炳華 理事長羅靖球 監事長林鈞謀 連達常 張紹宗 張志文 丘瑞榮 暨同人

同僑歌頌

港九持牌小販業公會有限公司
理事長胡漢坤 尹維初 張祖棠 暨全體同人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週年紀念

自由之聲

中央各軍事學校香港校友會全體同人

服務社會

高要同鄉聯誼會
理事長龍禧 監事長何兆軒
副理事長區繼義 何泳權 副監事長何克勤 黃波
暨同人

莊敬自強

粉嶺蔬菜合作社
理事長馮光

輿論權威

世界殯儀館
總經理吳友文

言論正義

港九傢俬裝修同業商會同人

揚威海外

港九機器十三科聯合總商會同人

金石良言

摩星嶺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陳覺軒 蔣銓暉 張榮 蔡少新 屠龍
暨全體理事

冠冕東南

陸智夫國術社同學會
監督陸智夫
理事長陳卓均
暨全體同人

宏論匡時

僑港中醫公會
理事長梁森炎
監事長譚立仁
暨仝人

伸張正義

油蔴地持牌小販同業聯誼總會
會長呂罩 理事長林惠恒 朱勝興 林健強
監事長黎顯 嚴三嬌 鄧培
暨全體理監事同人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
盧烱年 林忠 溫浩根
會長鄭海 理事長黃平漢 監事長譚松柏
李廣源 何金湖 鄭標
暨全體理監事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週年紀念

前程萬里

香港調景嶺中學

文字珠璣

調景嶺鳴遠中學

時代巨輪

坪洲華僑聯誼會

僑港惠州同鄉總會坪洲分會

坪洲惠平幼稚園

針砭時俗

香港黃族宗親會

會長：肇焯
副會長：久傳
副會長：頌民
副會長：黃策
理事長：肇強
副理事長：福培
副理事長：明晏
副理事長：志強（惠來）
副理事長：樹生
監事長：志強（潮陽）
副監事長：達道
副監事長：華湛
副監事長：孔周
副監事長：冠忠
暨理監事

光芒萬丈

新界廣西同鄉會有限公司

理事長劉中庸暨全體理監事

匡世箴言

旅港陽江同鄉會有限公司

會長 許達燊 關勳林 陳百吉

理事長 監事長

鄭秀權 馮興 黃光源 陳偉 梁衍樞 曾廣德 張信 陳文創 暨全體理監事

鐵筆雄風

九龍巴士職工總會

文采生光

上水區鄉事委員會

主席 廖正亮 侯壽德 簡就枝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九周年紀念

信孚中外
風行四海

蘇浙公學
蘇浙旅港同鄉會
蘇浙小學

浩然正氣

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
副理事長何伯陶
理事長梁適華
監事長張適如
暨理監事同人

文化前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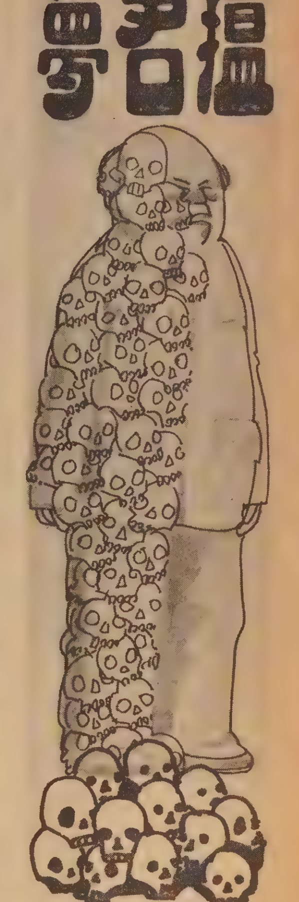
上水惠洲同鄉會有限公司
理事長張英暨全體理監事

一紙風行

香港中華國術體育聯合總會
首席會長 凌鎮邦
理事長 蘇源生
李賽生
潘城
甘國雄
陳德才
陳志強
洪樹森
曾昭宇
監事長
羅祺
葉準
岑貴
劉大成
馬遠英
黃波
羅威強
馬飛龍
暨全體理監事同人

同敬賀

瘟君夢



岳騫

共軍除前述四個縱隊之外；尙有「膠東」、「魯中」、「渤海」三個「軍區」所編成的三個縱隊，以「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爲指揮員，合計作戰附隊約十萬有奇，較守軍兵力大出三倍，裝備與國軍整編部隊相埒。陳毅更集結龐大兵力準備隨時投入戰場。以敵我兵力準備隨時投入戰場。以敵我兵力和所處形勢比較，如無強大援軍及時增援。基本上是無希望獲勝一場戰爭。張天佐處四面作戰之地，抱必死之心，「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忠義之氣，予人以無窮的悲忿，永久的感念！

昌、濰保衛戰可分三個階段，自三月三日至二十日，共軍各個擊破或圍困守軍各前哨據點，展開戰爭序幕。自三月廿一日至四月八日，共軍以主力進攻淄川，益都縣城及坊子車站，防止可能來自膠濟鐵路兩端的援軍，陷昌樂、濰縣於孤立。國軍保安部隊則採取攻勢防禦，主動出擊，互相支援，遲滯共軍集結，爭取時間加強工事。同時發揮民眾組織力量，村村聯防、捕捉共諜、消滅共軍「武工隊」、「敵工隊」等武裝活動，以聲援據點防衛。但終因眾寡懸殊，出擊乏力，被迫攖城固守。自四月九日起，共軍對昌、濰合圍已成，置攻擊重點於濰縣，集中砲火摧毀碉堡工事，白天互相罵戰，黃昏一到，即開始波浪式的攻擊。守軍彈藥補充漸感不繼，故不肯輕易發槍，俟共軍進至近距離，憑刺刀手榴彈拚戰，因此雙方傷亡異常慘重，陣地前積屍成巾，整連整排一人不剩者比比皆是。數處孤立據點如：寒亭、田馬、倉上等地，彈藥給養仰空投敵，有時誤投敵陣，守軍須以十倍犧牲去搶奪那些物質。迨將所有粮食吃光，彈藥用罄，仍撐持至濰縣陷落，始行突圍。爲了便於空投並希冀空降援軍，張天佐親率部隊在共軍機步槍射程內開闢濰縣南關簡易機場。此機場發生唯一的作用，得使被困濰縣的民航空運隊青島負責人傅瑞智（美籍）搭直升機離去，並帶出張天佐親筆遺書，四月二十三日午夜，共軍先將陳金城所部汪旅防守之城垣突破，嗣即進入逐展作戰。二十六日，張天，發出最後兩電，一致友好，略謂：

「濰縣一戰，已歷十八晝夜，不幸於敬丑於於城東南被共突入，雖竟日竭全力拚鬬，終未能挽回局勢，被迫退守東關，收容部不滿千人，……刻大勢已去，惟有再拚最後之一滴血，一切付諸天命！或在不久的將來成仁，以謝我父老、友好、長官、部屬，以償平生素志。過去諸蒙愛護，今生已矣，來生或可圖報耳！」

一致夫人李佐卿女士，囑咐奉老等後事，句句至情，字字血淚。

拚鬬至二七日，彈藥罄盡，戰局完全絕望。殘餘官兵歷七晝夜未得合眼，雙目盡赤，狀若瘋狂。師部傳來消息，陳金城突圍被俘，張天佐仍率傷官兵奮戰不已。

同日上午九時，副司令兼保八旅旅長張髯農身負重傷，舉槍自戕！十時，山省府委員兼八區專員保安第一師師長張天佐，自殺成仁，兩烈士同爲四十二歲。

昌濰之敗，最大的損失不在人員、土地、而是人心，昌濰守軍絕大部份是地方團隊，這支部隊從抗戰到戡亂，守衛自己的家鄉以極劣的武器，與日本人打，與共軍打，無論形勢如何惡劣始終效死勿去，但政府對之未能給予有力支持，坐視其覆亡。派去協同守城的九十六軍軍長陳金城，打仗時在內圍，城破逃走被俘，比起張大佐，張髯農兩位烈士慷慨捐生，從容就死，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從此之後，地方武裝對政府失去信心，黃河以此再也沒有民間武力與共軍作戰了。

昌濰戰後，陳毅股經過休息整補後，又進攻豫東各地。

陳毅第三、第八縱隊陳賡部第四、第九縱隊，及孔從周第三十八軍等部，以策應陝北共軍作戰之企圖，自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以來，即分向洛陽方向流竄，迄三月七日，漸近迫近洛陽。

三月八日晚共軍第八縱隊一部首由黑石關附近進犯，國軍第二零六師第三七九團之一營奮起迎擊，澈夜戰鬥。翌日共軍主力分由東南西三方面猛狀洛陽外圍據點；激戰至十二日晨，國軍東門工事全被砲毀。官兵傷亡過重，搶堵不及，共軍遂突入城區。國軍退守洛陽中學，念五中學等核心據點，展開猛烈巷戰。念五中學於午後即告陷落。是日國軍第十八（配屬快二縱隊）第四十七軍（配屬第三十

、師）奉命馳援，開始分向登封、鞏縣車運，期先擊滅共軍第八縱隊，迅速向洛陽挺進解圍。

三月十四日十六時許，共軍集中砲火六十餘門，猛烈轟擊我洛陽中學核心陣地，工事房屋悉被燒毀。第二零六師邱師長行湘，以連日苦戰，傷亡殆盡，乃率殘餘官兵突圍，以眾寡不敵被俘，部隊全部覆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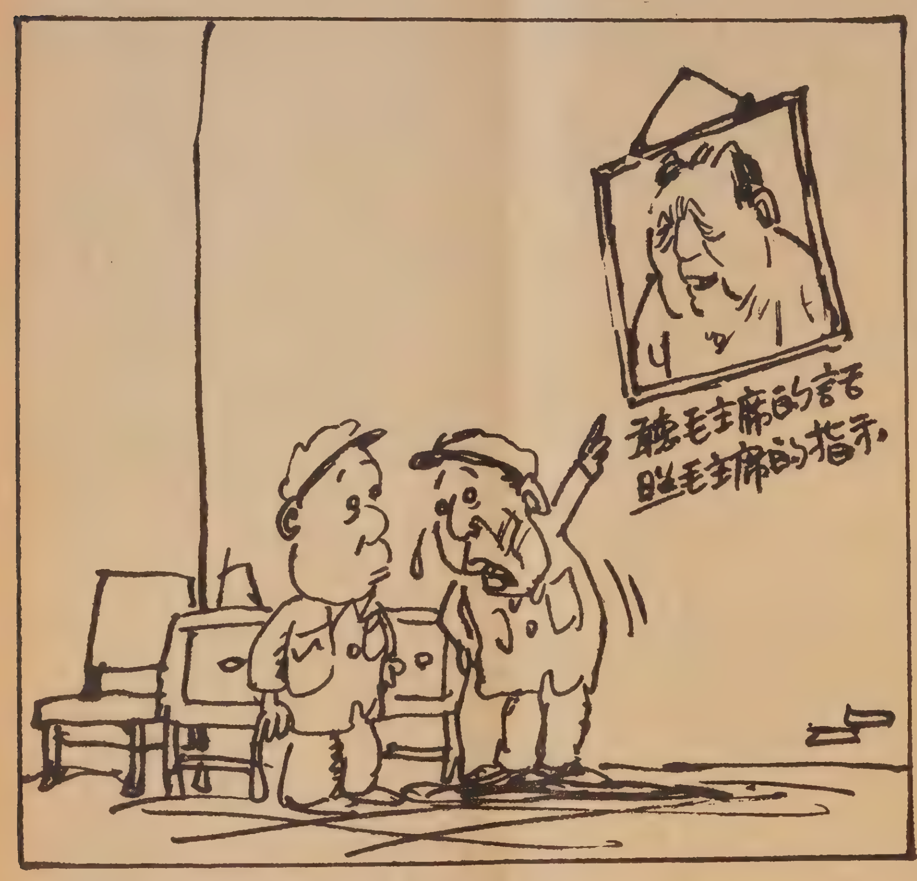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七日，國軍分由登封及沿隴海路西進援軍，因天雨行動遲緩，至是始到達洛陽近郊，共軍主力已向西南方向竄去，十二時三十五分，第四十七軍第五十五旅之第一六四團於肅清城區共軍後，首先進入洛陽。

四月二日後，因阜陽、陝北各地情勢緊張，洛陽部隊相繼調離，僅由整第四十七軍留一個團守備，迨四月五日，洛陽再度被攻陷。

洛陽雖然不是太重要城市，但因爲曾是周漢故都歷史名城一旦失守，對人心影响至大。在洛陽失守後，又爆發了有名的黃泛區之戰。

陳毅部第一、第四、第六第十一及兩廣快速縱隊，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由董口以北地區重渡黃河；六月十日至十五日，與國軍第五軍、整第八十三師，及第七十五師之新第二十一旅，於荷澤以東鉅野以南發生激戰。劉伯承乘機糾率其第三、八縱隊，於六月十七日圍攻開封一守備開封之整第六十六師（欠第一八五旅）及保第一（欠保第八團配屬保第六團、）第二（配屬保第二團）、第一一九旅等部，奮起擊敵。戰至十八日，共軍突入城內，反復衝殺，激烈巷戰。迄二十二日，全城淪入共軍手，守軍第六十六師大部壯烈犧牲，李師長仲辛重傷自殺成仁，豫省主席劉茂恩突圍。

六月二十六日，國軍援軍第五軍之第四十五旅，整第五十五、第四十七軍之一部，收復開封。陳毅部主力已南竄睢縣、杞縣、陳留間地區，國軍繼續向共軍追剿。二十七日，國軍區壽年兵團（轄整第七十二、第七十五師、新第二十一旅）進抵睢縣以北之鐵佛寺、龔王店各附近；邱清泉兵團（轄第五軍，整第八十三師，騎第一旅）到達杞縣西南地區，共軍即以第三、第八縱隊極力牽制邱兵團；以主力第一、第四、第六、第十一、兩廣快速縱隊，將區壽年兵團包圍攻擊。自二十八日苦戰至七月二日，整第七十五師及新第二十一旅官兵，於五晝夜中幾全部壯烈犧牲；待黃百韜兵團（整第二十五師、第三快速縱隊、交警第二總隊）趕到帝邱店附近時，共軍復轉用主力將其包圍。黃司令官當即指揮所部予共軍重創，戰至七月六日，邱兵團迂迴至尹店之側背，共軍即向隴海路以地地區竄去。



我唔明老婆都唔聽老公的話　　嚴以敬作

火種

因爲藥物不缺，心境寬敞，師母的身體恢復得很快。

這些日子裏面，林宇民感到自慰，九年來，他從來沒有如此寧靜和充實過。

但是后洲大對他加以責備之後，他心裏再也不能保持寧靜了；那裏，現在變成了一片戰場。

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想到與姍姍之間除了兄妹之情外，可以發展另外一種意義的男女之情，他給一棍子打醒了。

一個快要三十歲的大男人，對女人的需要是很自然的事，黨強制壓抑成年的青年搞男女關係是爲了節約粮食和增加勞動，而他克制自己是因爲了心中有個傅黛。

傅黛的影子在他心裏深植了二十多年，像一棵榕樹那樣根鬚蔓蕪，把他整個心都盤據了，反右運動之前，他們已經互相肯定了彼此隸屬，以後一連串不幸的事情，使他對她的情感更爲堅決；這似乎與他的性格有關。

他們不是紅五類，紅五類可以把結婚當作喜事看，具備侈厚的生活條件，沒有太多的政治顧慮；只是這些英雄們大多在努力突出政治，並不急着成家。黑籍的男女結婚毋寧是一種災禍，黨固然是不樂意看到他們的子女繁衍，怕將來對革命會造成阻碍，有的人也不忍心將來子女受自己的罪孽，傳宗接代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是專門爲黨去撫育一個「反面教員」，禍延子孫，對後代是很殘忍的事，與其如此，不如光桿到底。再說，他們太忙，無休止的勞動和開會，一天下來已是精疲力盡，沒有時間再去想睡覺以外的閑事；還有是政治顧慮太多，對象的階級成份，政治面貌，思想狀況，最要緊的還有勞動能量，都要謹慎的調查淸楚，稍爲有一點點問題，你娶的不是一個愛人，而是使你旮刼不復的禍根。

新社會中談戀愛在這裏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你能希望在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除了性的關係外，你又能得到什麼呢？

林宇民很少想到成家，間或想起了，就連帶的想起傅黛；他不願意純爲生理需求，去做一部專門替黨製造「反面教員接棒者」的機器，那太齷齪了。

因爲心裏梗着傅黛，在他眼裏，任何女孩子只有「嚟民式」的朋友情誼，扯不上另外觸靈魂溝通。

但是姍姍是另外的例子，他們有淵源，在他觀念裏，她是老師的獨生女，是他的師妹；加上她善良，境遇壞，於是他把一份作爲兄長的眞情給了她。

后洲大的話暗示是強烈的，這使他想起許多問題。好多年，他在情感的眞空中過日子，農場中的患難朋友，家裏的母親姐姐，照顧了他的靈魂，使他在信心上紮了根，但是他們照顧不到他的情感生活。這是個靈魂中的死角，只是傅黛那棵根鬚盤虬的愛的榕樹，給他一點安慰；姍姍來了，他的情感復活了，但那只限於靈魂的另一面，與那個死角無關。倒是后洲大的責備，使他突然覺得那棵枯僵的榕樹上，抽出了新枝來。

姍姍是他的朋友和妹妹，他從她的青春蘇甦中得到安慰，可是他沒有想到她本來就可以代替傅黛。

他曾經好幾次跟她談起過傅黛的事，話頭是姍姍先扯出來的。

「林大哥，你沒有一個女朋友嗎？」

「這是什麼時候，還談女朋友，妳眞傻，姍姍！」

「我不是現在，從前，你讀書的時候，難道沒有要好女同學？」

女孩子是難以理解的，他想；不管任何境況，她們總是想愛情。好像愛情可以消弭一切災難，是她們的保護神。

「有的，姍姍，她叫傅黛。」

「噢，我沒有想錯吧，傅黛？我怎麼沒聽到你提起過，現在呢，她在哪裏？」

「我也不知道啊！」

「哪會有這種事，林大哥，你說過對我沒有秘密，你想食言？告訴我，這個傅黛漂亮嗎？長成什麼樣子？幾歲了？」

林宇民對她苦笑着，誰能了解女孩子，誰就是神；他想。爲什麼天下的女孩子都是一個模樣，即使在共產主義新中國的新女性也是如此。黨在這方面是澈底的失敗了，毛澤東號召全國婦女頂住半邊天，但是她與生俱來的細膩的情感，以及對愛情的追求，別說半邊天，就連半個畚箕也不願頂；如果女人在勞動功能上跟男人一樣，人類裏面一開始就不會有女人。造化使人分爲男女，這中間就有其天生的差異，這種差異，不是用「政治掛帥」可以平衡。強制女人勞動，違背了自然法則，那是不人道的。

姍姍終於滿足了好奇的慾望，林宇民把傅黛的事情，沒有一絲隱瞞的全告訴了她。傅黛的遭遇，贏得她深刻的同情。

「林大哥，這麼久，她怎麼連一封信也沒有呢？」

「一開始，要她不必回信是我的意思，因爲我不知道她們學校的情況如何，也不知道她有沒有出事。我的顧慮是：如果她僥倖過關，當然必須跟我劃清界綫，不能再通信，否則會嚴重影响她的前途，萬一她也跟我一樣的出了事，那是絕對不能跟我有聯絡，妳想，右派跟右派書信來往，在黨看來，完全是搞陰謀的勾當，這不就是罪上加罪嗎？寫信到我家裏，跟寫信給我是同樣的問題，妳要知道，黨對右派份子的防備，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他們把知識份子當做毒蛇猛獸；就是因爲我出了事，我媽媽跟姐姐不知道有多麻煩，派出所的人一天來幾趟……」

「這個我知道，爸爸去農場那年，我還小，記得有一個他在厦大的學生，已經畢業在做事了，有公事來福州，到家裏來找他，還買了不少厦門的土產來。我們巷裏居委會的人知道了，立刻報告派出所，把那個人連媽媽都拘了去，關了好幾天，天天不是詢問就是對質，媽媽嚇得半死。我呢，一個人留在家裏，像小呆瓜似的搬了一條小櫈子放在門口，日夜坐在那裏等媽媽回來，眼淚沒有乾的時候，現在想起還覺得可怕。後來聽說那個來看爸爸的人，回去之後被工作單位裏鬥得死去活來，好冤枉！」

「就是嘛，所以我要求她不要跟我再通信。後來我姐姐去她家裏，想不到她的父親已過世了，而她也沒有回來。據我想，她是凶多吉少，唉，姍姍，這眞是浩刼啊！」

「你還在等她，林大哥？」

「生生死死，我都要等她，我們雖然沒有立過什麼盟誓，但是我心裏一直保留着她的印象和她給我的情感，我珍惜它們；同樣的，我相信傳黛也會這樣，即使再過十年二十年，也必然如此。」

「那是理該如此的，林大哥，像這樣的女人，你不能辜負她。」

姍姍很坦率，也很單純。

后洲大一席話，使林宇民沉悶了好幾天，姍姍覺得很奇怪，問他是怎麼了？

他闌珊的笑笑說：

「沒有呀，還不是跟過去的一樣。」

「才不一樣呢，不聲不响，你一定有什麼心事！」

「姍姍，我會有什麼心事呢？」

「你以爲我不知道，哼！」

「那妳猜。」

「用不着猜，在想傳黛！」

他怔了一下，怪啦，她到眞猜中啦。

「怎樣，林大哥？沒錯吧，是不是有她的消息了？」

他搖搖頭。

「有什麼好煩惱的，這麼多年下來了，再等吧，老牽掛也沒有用，不如想開一點好。晚上看電影去，好好的散散心。」

「怎麼，姍姍，又要去看電影了？」

「看你緊張的樣子，剛才李師傅說話你沒聽到？七點鐘在電影院門口集合，聽說片子還不錯，叫什麼「紅日」……」

「什麼紅日白日，煩都煩死了，兩星期看一場，那裏是電影，儘在說夢話！鬥爭呀，勞模呀，幸福呀；還看什麼電影，我們天天看到的還不是那個樣子。」

「不去行嗎，林大哥？隊上扣你一天的工資，你不疼！」

「有的時候看到一半，心裏好毛躁，恨不得寧可讓他們扣工錢，不願受那個罪。這種電影，眞是會煩死人！」

「哼，林大哥，這一點你就沒有我想得開，這是從爸爸這裏學來，睡大覺，這不是很有意思嗎？」

「要是讓鄰坐的人看到妳在瞌睡，那才眞叫有意思呢！」

「不會的，裏面黑愀愀的，眼睛半張半開他們看不清楚，只要不睡死，警覺點兒就沒問題。」

那天下午姍姍沒有回去，在林宇民家裏吃了晚飯，陪着他上電影院。

李師傅手裏拿着一叠戲票，站在戲院旁邊的走道上在等小組裏的人。

戲票是市委會攤派到區裏，再由區分配下來；看電影也列入政治考核的一部份，不看會受到檢查和扣工資。戲票的錢，由基建隊墊交，在發工資時扣回。

因爲看電影是政治教育，看過之後要回家寫心得，不會寫字的人，得在生活檢討會中作口頭報告。新的社會制度中，娛樂是不被允許的，那是充滿罪惡的壞事情，消極、缺乏鬥爭，腐蝕革命鬥志，浪費金錢精神和時間，完全不適合人民生活上的需要，集體的文康活動是存在的，那是富於戰鬥性，是積極的東西，你不參與就不行；指派看電影就是人民文康活動中的一種。

小組的人都到齊了，李師傅帶着大家進場，不按號入座，早去的人就可以搶到冷僻的角落。他們的位子算是不錯，在後面走道旁邊，似乎事先已有點契，誰要睡覺的坐在中間，兩旁的人負責護衛遮掩，並且注意銀幕上有毛澤東出現時，要把睡覺的人叫醒來起立歡呼。大家都站起來嘩啦嘩啦，有人坐着在睡覺，很惹人注意，給抓住了，不單是扣工資可以得了的天粃漏。

林宇民向來對看電影是深痛惡絕，有些透過銀幕映現出來的人民生活畫面，完全與現實不符。有些從頭至尾在既怎樣鎮壓反革命份子，怎樣制裁右派份子；他們特別醜化這些所謂階級敵人，人民的憤怒呀，控訴呀，罵呀，打呀……他戴着右派帽子，要他來看這種對右派份子誇張罪行的電影，不是指着賊禿駡和尚嗎？但這是黨階級教育的一面，你不接受教育，就旗鼓顯明的跟黨打對台。

（七〇）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中國同胞的反袁呼聲，越發高漲；同時，反日情感，也非常堅決。隨着抵制日貨及救國儲金等運動的擴展，抗日歌曲更響遍了中國全土：

學友們：
大家起來，
一個八個拚！

在另一方面，日本國內也因二十一條問題導發了政治糾紛——反對黨勢力，抨擊日本政府對袁世凱讓步，責難對中國的外交還是太過於差勁。

日本政局震盪

▼在和進行二十一條交涉的同時，日本國內於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了第十二次總選舉（眾議員選舉）。在這一次選舉中，大隈重信內閣動員官府助選、撒布金錢賄選，使原爲反對黨的「立憲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由第一黨降爲第二黨；執政黨「立憲同志會」（總裁加藤高明）成爲第一黨。

未料，賄選事件被人揭發，議會爲之混亂；於是，「二十一條」加上「賄選」乃造成政治問題——「立憲政友會」和「立憲國民黨」（總裁犬養毅）兩個在野黨聯合一致於六月三日、八日，在眾議院先後提出「關於對華外交的彈劾內閣案」及「關於干涉選舉的內閣不信任案」。犬養毅在說明提案的演說中，指謫日本政府自動擱留第五號而使二十一條要求減除了主要部分，「是超乎常理之外的大失敗」。結果兩件提案雖都在眾議院被否決，但因賄選案而被檢舉涉嫌的內務大臣大浦兼武，終於在七月三十日辭職，內閣因而改組，二十一條交涉的負責人加藤高明也辭卸了外務大臣的職務。

在日本民間，如「黑龍會」等組織，也激憤地指謫二十一條交涉結果是「使帝國威信失墜」；並且有些人闖進贊成派所舉行的「國民大會」會場，造成羣眾鬥毆事件。▲



在上海遭暗殺的范鴻仙。

國際關係發生變化

密切注視着二十一條交涉進展結果的列強國家，當時多表示歡迎；因爲在正當極力忙於應付歐洲戰局的各國來說，都認爲中日糾紛的獲得解決，相信是眼前的緊張局勢業已有所緩和。所以英國外相葛雷便會向日本駐英大使井上勝之助表明「祝賀和滿足之意」，並稱道日本的最後提案是「因寬大而提高了日本的權威」。法國外長戴卡塞也表示過「祝賀日本成功」。俄國的報紙也讚揚日本的措施，並評述「對於撲滅日、俄共同的敵人——德國，是有貢獻的。」

唯有主張中國門戶開放的美國，則對於日本的意圖所在，懷有疑慮。當袁世凱剛對日本屈服的五月十一日，美國便向中日雙方政府發出照會，要求確實認定「不得有任何侵犯美國和美國人的條約權利、以及妨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或者牴觸門戶開放政策的同意或保證」美國這樣的態度，形成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舉行之華盛頓會議中所表現的阻止日本向中國進展的政策，而爲後來美、日對立原因之一。

日、英關係，也是以此爲起因，在開始冷却下去。

日本對於華中地區鐵路建造權的要求，威脅到了英國的勢力範圍。本來，日、英之間所締結的「攻守同盟」，是以俄國爲共同敵；可是到了這個時候，就英國的立場看來，在遠東地區的威脅性，日本比俄國更大。於是，英國也顯示出有牽制日本在中國擴張的動向——於華盛頓會議中廢棄了「日英同盟條約」。

日本的「誤國污點」

如果從結論來說，日本因二十一條要求，誠然是在中國的東三省、東部內蒙古、山東省等方面得到了若干權利；然而，禍福倚伏，相對地也有其無可挽救的損失。

——在日本國內，增長了侵略中國的輿論，形成軍閥支配外交張本。

——在對華關係方面，日本失掉了中國人的感情，使全中國的國民成爲敵人。

——還有，失掉了各國的信任，與列強爲敵，使自己在國際間孤立。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在這個時候，已經形成世界性的重要問題；自此之後，這個國家便走上了「自食惡果」的道路。

中國的「國恥」，對日本來說，也正是他「誤國」的污點。

袁黨鼓吹帝制

袁世凱帝制自爲的野心，是在接

受了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一五年五月簽約）之後而迅速具體化。當時，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方興未艾，歐美列強無暇顧及中國問題；至於日本，則因二十一條要求得以一舉解決懸案，當然會對袁世凱給以善意的報酬。可以說，這是袁世凱實現帝制的最好時機。

袁世凱猶故作姿態

可是袁世凱本人，却在表面上故意做出毫不關心什麼帝制不帝制的態度，他在六月間接見美國新聞記者時還在表示：

「吾之國體，既同於美國，以後唯有奮力前進，以期發展眞正共和之精神。」

此外，又會對心腹大將馮國璋說：「余在英國購有少許田園，設他日有逼余者，則余唯有逕赴外邦，營菟裘以終老耳！」——好像對於權位榮利絲毫沒有留戀的樣子。

實則，袁世凱的作法，是不由自己主動改制稱帝，而要在造成輿論推動民意擁戴的情況之後，再行踐祚。

為達這個目的，最初所利用的一着棋子，是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

袁世凱的爪牙——上海鎮守使鄭汝成。

古德諾與籌安會

袁世凱指使心腹幹部財政總長周自齊，收買了古德諾，由古氏撰寫中國適宜於君主政體的論文，於八月三日在「亞細亞日報」發表。

命題為「共和與君主論」的這篇文章，是為了替袁世凱製造改制稱帝的理論根據。

古德諾列舉無論法國革命或美國建國，其共和體制之臻於安定，都需要經過將近百年的歲月；進而申論——一個國家，從其歷史、風俗、社會、經濟等方面衡量，可以得出適合於他的國體。以中國現況而論，教育既欠普及，更且在列強外侮之下，共和政體很難維護國家獨立；在中國，以君主立憲政體為宜，殆無疑問。

繼之在八月十三日，推進帝制運動的「籌安會」，宣告組成。這是由袁世凱的親信和學者等被世間稱為六君子的楊度、孫毓筠、嚴復、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人希承袁氏意旨所組織的。「籌安會」裝成是一個學術團體，發表啓事，略謂：「本會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孰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儘管如此標榜，但實則為君主立憲製造輿論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担任該會理事長的楊度，並且發表「君憲救國論」等文章三篇，不斷呼籲實施帝制。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袁世凱早自兩年前就任大總統之初開始，便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解散各省議會，一路打出強硬高壓手段，將革命勢力排擠出去，以致在這個時候的政壇上，已經不會有人正面斷然反對；而中央大員及地方將軍們，則爭先恐後競相趨附於籌安會的號召之下。

革命黨遭濫捕慘殺

現在，請將話題轉回到革命黨的動態：

一九一四年九月，中華革命黨制訂「革命方略」、創設「中華革命軍」，在孫大元帥的統率之下，各省分設司令長官。現階段策動發難的根據地，由三省改到江、浙二省；但因袁黨在這兩個省區的鎮壓行動也是相當激烈，故而同志們乃以日本為指揮作戰基地，頻繁往來於中、日兩國間。

▼蔣總統本人，自東三省回到日本不久，便於九月三日前往上海。當時，剛在日軍登陸山東之後，日本官方已將蔣總統列為需要注意的人物而監視其行動。

外相加藤高明於九月八日以第三十九號電報通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支那亡命者蔣介石，搭乘於九月三日由門司出港的「春日丸」，好像是前往貴地。」▲

在蔣總統歸國未久的九月二十日夜晚，中華革命黨黨員范鴻仙在上海法租界的革命黨機關部就寢中，被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所刺客四人所暗殺。范鴻仙是奉了孫先生之命，正在上海策劃起義的人。

鄭汝成於刺殺范鴻仙的同時，並將范在軍隊中所部署的革命組織一齊揭發；有二百多革命同志被逮捕甚至被殺害。以致當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後還不過兩個多月，便因此而使在上海的建立組織工作受到重大打擊，而且善後事宜更是煞費周章。



為袁世凱鼓吹帝制的美人古德諾（中）及日人有賀長雄（右）

▼同志吳文龍等人，爲范鴻仙被暗殺事件向孫先生提出的報告書中提到：「蔣君介石爲范君善後負担銀洋七百元。」▲

繼范案之後，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夏之麒所領導的杭州機關又被搜查，同樣地有同志三十多人被逮捕乃至被殺害。

「革命環境異常惡劣，但經過總理的領導和激勵，在失敗之餘，又重振了革命的精神，提高了革命勇氣。「當時，在國內任何地區，只要我們有一個人，有一支槍，我們就甘冒生命的危險，與袁世凱作殊死的奮鬥。」（註）

在此之後，蔣總統一度回到日本；陳其美則於翌年二月前往上海，交替領導當地的革命活動。其時，日本和袁世凱之間的二十一條交涉逐漸達成協議；袁世凱對於革命黨的鎮壓，也爲之日益嚴厲。是故陳其美雖然盡到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很難部署好舉兵發難的端緒。

註：蔣總統——「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係」（一九四九．六）

誅除鄭汝成

陳其美奉孫先生指示，於一九一五年八月一度東渡日本，在東京和孫先生協商討袁策略。這個時候，正是「籌安會」業已組成，袁世凱的帝制運動開始迅速推進。

由於在江蘇、浙江等東南各省，袁世凱的勢力過於強大；所以依據陳其美的主張，將原先決定以江、浙二省爲重點的發難計畫，變更爲以雲南、貴州等西南內地各省爲目標。

決定在上海起義

十月中旬，陳其美携帶變更之後的作戰計畫離開日本，再往上海；可是由於上海同志們的懇切願望，乃又變更決定仍然在上海起義，陳其美本人也因而留在上海。

「在滬各同志多以時迫事急，東南半壁，非公（陳其美）主持，決難成事；孫總理亦有留滬之電，堅辭不獲，乃留滬主持一切。」（註一）

▼日本官方對於陳其美的行動也曾加以追蹤。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於九月十三日以政機密送第四十一號電報通知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據稱陳其美爲協商上海情勢而來日，正和孫文等人研討革命計畫，似乎尚未決定有具體方案。」儘管日本方面監視頗嚴，可是對於蔣總統在陳其美再度前往上海之後，接踵赴滬的行動，却未能注意得到。▲

蔣總統在接到陳其美發來「盼即回滬」的電報之後，立即返回上海，參加籌畫起義的具體行動。

上海的總機關，設於漁陽里五號。蔣總統和前次同往東北視察的丁景梁以及薄子明等同志，在陳其美的指揮之下，分別担任了工作任務。

第一目標除去鄭汝成

陳其美強調：「控制長江的關鍵在海軍。」而海軍則在袁世凱心腹幹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的統馭之下，號稱有精兵十萬。

「當以時間迫促，如海軍不爲我助，則海上交通不便，陸上聲威不振，於事殊難有濟；若從事於海軍，又非自滬入手不可，蓋當時最有力之第一艦隊練習艦隊，皆泊於淞滬一帶……「且上海爲東南第一要區，吳淞要塞扼長江之口，製造局爲後方重地，皆爲軍事上所必爭……故海軍不得，則上海難下；上海不下，則東南難圖。」（註二）

爲此，第一目標在除去鄭汝成。

鄭汝成是在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的上海戰役中因鎮壓革軍立功，受到袁世凱的重用，憑藉海軍力量控制上海。如將鄭汝成誅鋤，則可以一舉解決海軍和上海兩個問題。

暗殺計畫，立即着手部署。

剛巧有最好的機會到來——日本大正天皇於十一月十日舉行加冕典禮，官居上海鎮守使的鄭汝成，當然要往日本總領事館致賀，故而決定埋伏在其經過之地，加以襲擊。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毛屍獻世待鞭

封淑英

罪惡如毛數不清，陳屍獻世待行刑；
可憐死了猶難了，天地人皆要重懲!!

、丙辰國慶後二日，偕諸生遊銀礦灣，喜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到處招展，恍似置身故國懷中也。

鄧信一

泱泱碧海說銀灣，漸[illegible]陰鍾[illegible]山；
踞道豺狼遺臭去，逃秦樵牧帶歡還。
青天頂戴遊人醉，白日身投學子開，
如入故邦懷抱內，一時花木盡開顏！

墮子最驚心

林參天

「逗呢」「垃圾」復「蚊[illegible]」，力過千鈞墮子驚。
高出青山沙煤[illegible]，低[illegible]紅日[illegible]停。
火爐[illegible]、[illegible]，
慧劍[illegible]誰敢礙，萬人日報[illegible]！

秋深夜飲

葉惠波

蘆花月下逐風飛，世變時移景已非。
綠野行歌霜露重。青山買得蟹魚肥。
拚教人醉相天醉。莫問秦飢與晉飢。
卜夜當今無罵座。何妨酩酊再言歸。

浣溪紗 題白荷花

劉[illegible]

謝了天桃又藕花。東籬凝露映朝霞。
捲簾淑女不須嗟。色雅正宜添杜興，
香清獨許傍陶家。風流[illegible]冷月[illegible]。

人月圓

陳[illegible]天

當頭月色照南陬。信有風光取不收。
鏡轉桂華塵漠漠。波翻蓬影[illegible]。
羣仙會奏霓裳盛。眾美[illegible]開[illegible]圖。
圓缺自關千載事。人間今夕費綢繆。

人月圓 秋節前兩天適逢丙子六十年[illegible]因賦此寄意

梁[illegible]秋

清秋悅日話家常。話淡生涯幾未嘗。
屈指纔知花甲近。並肩仍避[illegible]張。
海隅寄詠吾才拙。[illegible]下含飴婦道良。
好是月明先入賞。團圓惟願壽而康。

前題

盧獻三

中秋望月出天涯。反使離人憶往時。
[illegible]入[illegible]代聚。[illegible]和管一[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客。[illegible]、[illegible]。
且喜至親今健在。即同圓滿更何其。

前題

陳[illegible]

去國無端三十年。[illegible]客[illegible]。
[illegible]明天上偏窺[illegible]。[illegible]江頭[illegible]。
回首[illegible]長[illegible]恨。[illegible]。
開拋倦眼西風裏。[illegible]人間夢得[illegible]。

前題

陳[illegible]

昨夜風光月正明。滿江燈火滿人迎。
雲[illegible]路遠千峯現。霜到秋高兩鬢生。
萬物已隨天氣改。一樽聊與故人傾。
任他世事滄桑泛。只是誰清濯足纓。

前題

黃思[illegible]

天上人間[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
同看碧落團欒月。細訴關河萬里悲。
[illegible]、[illegible]。
香飄仙桂聞深院。無限歡情共此時。

人月圓

盧戚[illegible]

雲[illegible]天外去[illegible]留。[illegible]。
採菊偏逢雙八月。賞燈尙待一中秋。
[illegible]醉。[illegible]休。
[illegible]多少夢。[illegible]北望是[illegible]州。

前題（集唐）

邱[illegible]

雲[illegible]峯一炷烟（來　鵠）
金蘭同好共忘年（徐　鉉）
八州物象[illegible]外（杜[illegible]）
萬里[illegible]在目前（賈　島）
睡到午時歡到夜（白居易）
詩家才子酒家仙（趙　嘏）
日於文苑陪高步（李羣玉）
江月隨人處處圓（溫庭筠）

前題

衛燕山

年少相歡到老年。今宵猶是見娟娟。
[illegible]酒[illegible]餅。雲履[illegible]桂子筵。
[illegible]我一輪香諾外。照誰三影小樓前。
故園[illegible]水諸業棣。當買沙頭玩月船。

人月圓詞 本意二闋

劉[illegible]衡

[illegible]影[illegible]圓缺，人[illegible]嗟。奈何[illegible]，[illegible]美景，樂事[illegible]家。
[illegible]，年時[illegible]，明月移花。[illegible]。

今年不怨天涯月，歸訊待蟾華。夜闌燈熾，人來影近，犬吠欄斜。驚迴淚眼，翻憐倦旅，不[illegible]家。清[illegible]照，[illegible]攜素手，細品[illegible]。

前題 本意

蕭瑤[illegible]

關山遠隔[illegible]，[illegible]教人惆悵，[illegible]分兩地，[illegible]。思鄉念動，[illegible]明月，[illegible]。逢三五，重圓好夢，不負良宵。

前題 本意

[illegible]

清輝同照中秋月，世事有[illegible]。[illegible]影，[illegible]語，[illegible]。楚天人遠，風[illegible]，[illegible]樓門。何[illegible]，[illegible]太極，一[illegible]。

前題 本意

[illegible]公

碧山落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轉，當[illegible]見，愛月[illegible]。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千里嬋娟。十分[illegible]、隨花常好，人[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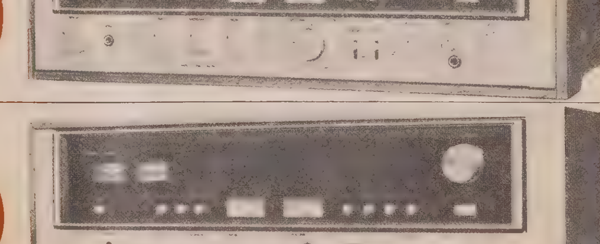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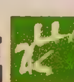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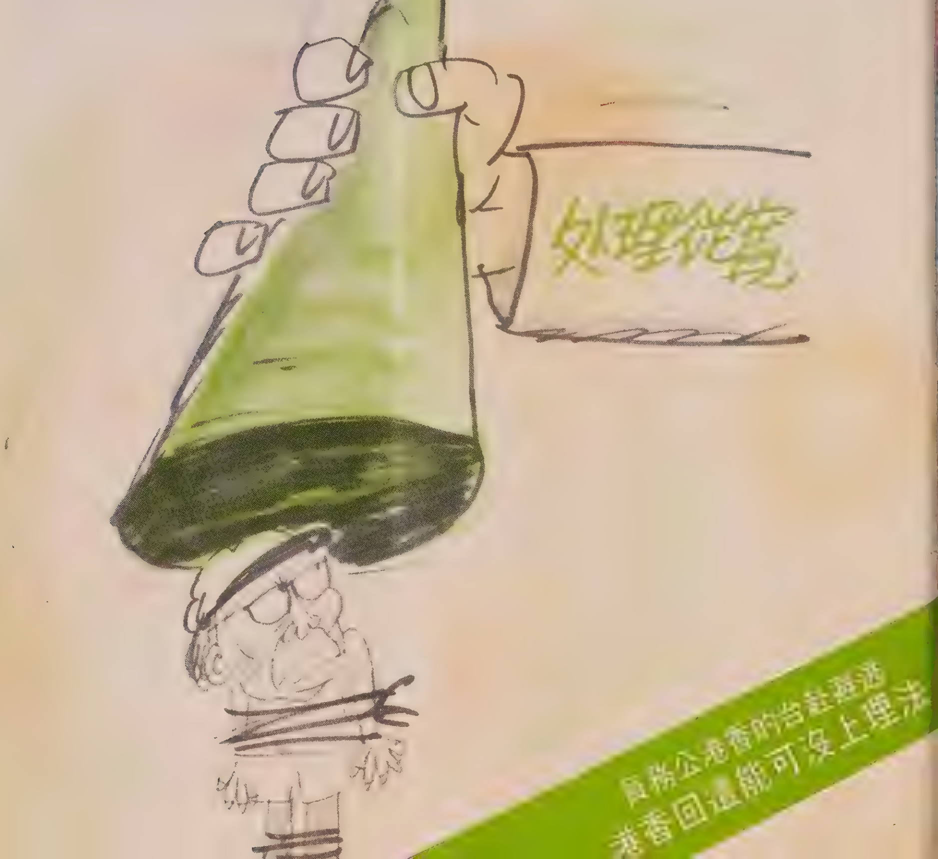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 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73

江青「迫害紅太陽」？
野人獻曝
國共「和談」？
三毛流淚記
北韓外交人員集體販毒走私
埃及行
緬北共黨成長經過內幕
論卡達對中共政策



「寬大」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理：吳興記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江青「貞青社太陽」？……………… 1

[illegible]……………………萬人傑 2

法理上沒可能遣回香港

野人獻曝……………………岳騫 4

[illegible]……………………定 6

「領袖・慈父・嚴師」讀後感……………胡國楚 7

三毛流浪記……………………老龍 8

[illegible]……………………10

埃及行……………………劉藝 12

江華反目的原因……………………袁暘照 14

緬北共黨成長經過內幕……………………念金 15

論卡達對中共政策……………………余秋人 16

繼其遺志誅其遺孀……………………王延芝 16

喪失理想的大陸青年……………………也行 17

楊說・批評・遺書……………………向晚 18

[illegible]……………………19

談洗頭・大煞星與小潑女……………………20

・李小龍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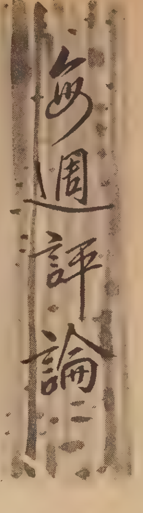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江青垮台的遠近因……………………陳綏民 24

[illegible]……………………岳騫 26

火種……………………林學政 28

中國抗戰實錄……………………經濟新聞 30



江青「迫害紅太陽」？

在大陸上自所謂「四人帮」事件發生後，北平臨時拼湊的新當權派領導班子，利用從江青集團手中接收過來的宣傳工具，集中力量重點宣傳三件事，一、毛江早就不合；二、「四人帮」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三、華國鋒是毛生前選定的「可靠接班人」，是今日中共政權的「當之無愧」的「英明領袖」。

這三個題目是互相矛盾的，也是互相關聯的，所說「互相關聯」的是，在宣傳中必須把「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和他的「愛人白骨精」江青分開；這樣才能「放手發動羣眾」大揭大批王、張、江、姚「四人帮」篡黨奪權的罪行。他們的「罪行」越多越大越令人「切齒痛恨」，才益發顯示出華國鋒採取「果斷措施」逮捕王江張姚四人是「挽救了黨」，才會得到更多的人的「愛戴」和「擁護」。

前述中共的這「三大宣傳主題」，說起來像是合情合理，然在事實上却是漏洞百出。簡單地說：江青這個臭婊子一千個該死，一萬個不是好東西，那麼爲甚麼向以有「鐵的紀律」和「立黨爲公」自炫的中共不把她早就揪出來批除批透，鬥倒鬥臭；中共不斷宣傳的所謂「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可就是敢怒而不敢言，說穿了還不是因爲有毛澤東這個保護傘。被中共宣傳走卒阿諛爲既「英明」又「偉大」的毛澤東，如果不是「夫妻團結如一人，老毛可能眞的「不怕離婚」，和江青在床上「劃清界限」。老毛沒有這樣做，證明毛一直到死是支持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的，也證明今日中共新當權派在宣傳中給人一種毛江「拜拜」的印象，甚至瞎謅江青「迫害紅太陽」，那純粹是胡說八道，枉費心機。

江青如果不是老毛的心肝肉兒，她憑甚麼從後宮走上前台十多年來，在中共統治小集團中一貫驕橫跋扈，動輒指着鼻子訓人、罵人，甚至「扣帽子」、「打棍子」抓人、關人、害人、殺人。一句話：就是後台硬，後台還不就是她的丈夫毛澤東！

如果江青不是長期得寵的娘娘，早就被整肅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充當「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後，她和她的嘍囉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都犯過錯誤，特別是江青本人所犯的錯誤，殺頭一百次，勞改一萬年，可能還有人說「死有餘辜」。在此只舉二例：一、江青縱容關鋒戚本禹、王力等「五・一六兵團」人馬發動「揪軍內一小撮」，幾乎造成軍變；二、她在接見河南的造反「代表」時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後竟成爲整個大陸全面發生武鬥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根據」。除了江青以外，中共高級頭目任何人提出前述這兩個口號，並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致使中國大陸由「天下大亂」而使中共政權從基礎上發生動搖，心狠手辣的獨夫國賊毛澤東都不會放過他的。但對他的「愛人」江青却裝聾扮啞，完全不予理會。這且不在話下，有「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之稱的江青，不僅沒有稍加收歛她那股潑勁，且步步向她心目中的敵人進逼。關鋒、戚本禹等人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替罪羔羊後，江青在表面上對共軍大頭目林彪客氣，暗中却在毛林之間製造分裂，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乘機出走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雖然關鍵在老毛身上，但從旁堅持煽風點火的却是江青。還有，那個「文攻武衛」口號眞是荒謬透頂，死在這個字下的紅衛兵至少也有幾十萬人，然江青照樣仍是「正確」、「四人帮」事件發生前，大陸各大中城市都成立了「民兵指揮部」，而這個「民指」的前身就是「文攻武衛指揮部。」

這些事實都證明，一直到毛死，他都是縱容、包庇、支持江青以及以她爲首的宮廷派的。當前，中共在宣傳中硬說江青等人「迫害紅太陽」，這純粹是造謠。因爲，老毛如果再多活一年，江青的基礎得到加強，在軍隊中安插較多的親信，恐怕她的「呂后夢」和「武則天夢」實現了。那時候中共必有更多的「初瀾」、「梁效」、「江天」和「齊永紅」等「寫作班子」，替她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喊「萬歲、萬萬歲」！

當前中共所揭露「四人帮」的罪行中，一大部份是說他們「花天酒地」、「揮金如土」，動輒派專機東飛西飛，江青一人在北平頤和園中就是兩處別墅。江青等人的生活「闊得離譜」，並不是個別現象。在中共政權中誰當大官有大權都是如此。這倒不證明只有江青一伙擺「天下最大地主」的威風，而是共產制度根本就不合理。

大陸宣傳工具捧華國鋒簡直有點失常，從這裏倒可看出：在共區反對華的力量非常大。揭江青的醜史就是變相鞭毛之屍，毛屍被鞭，由他提拔起來的「忘恩負義」的華國鋒還能不完嗎？

新聞以外

逃避赴台的香港公務員
法理上沒可能遣回香港

許多人認為因為有「貪污」嫌疑的香港公務員及警務人員逃避到台灣，應予以引渡。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香港和中華民國並無政治上的連繫，香港對中華民國既不「合作」、却希望中華民國自動與香港「合作」，這是「怪異」的想法。他們在台灣奉公守法，也沒理由加之以罪，這種攻擊，簡直無的放矢。中華民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並非聽命於香港政府的。

萬人傑

中學校長的異議

最近接到一位中學校長給老萬的私函，對晚報發表的一則新聞表示異議。這則新聞是：「港府希望台灣當局對潛逃該地公務員採取行動，予以檢控。」他認為，發表這則新聞不但缺乏常識，字裏行間，對中華民國更有醜化作用。他提出幾點感想：

一、台灣是中華民國所在地，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與中華民國無邦交，從何引用任何一國之刑法對刑事犯予以制裁？

二、所舉「毒玫瑰」、「跛豪」等例，乃國際毒販，中華民國是根據其販毒罪證予以檢控，並非因他們是香港政府通緝犯而予以逮捕，與其他公務員貪污案絕不能相提並論。

三、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犯法，如承所在地國家行文請求通緝法辦，中華民國從未不予受理。現在由港前赴台灣的貪污公務員，中國當局並無根據，怎可僅憑報章所載，即予法辦？這也不是「願意」與「不願意」的問題。

四、該則新聞內有「台灣是海外華人避難所的臭名」的字句，以此加諸台灣地區，實有惡毒作用。執筆者未必有共諜之嫌，亦可能受中共的「利誘」而為之。

他提出上述四點，雖只代表個人見解，但老萬當日對這則新聞，也正有此同感，本擬在牛馬集有所表示，但因有其他更急切問題要談，一放下便忘記了。

每一國有其本身的法律

收容由香港到台灣有貪污嫌疑的公務員，曾有不少報章著論「嚴責」台灣當局，尤其星島日報社論，已談過不知多少遍。驟眼看來，這種立論很得香港人心，但每一國每一地有不同的法律，當日葛柏從「祖家」引渡回港審訊，曠日持久，未能達到目的，且花掉香港納稅人一大筆訴訟費，才把他抓回來；加拿大幾個「退休探長」，也費了很大的勁，未能「繩之於法」。香港與英國、加拿大同一祖宗，尚且辦得這麼困難，而希望中華民國與率先承認中共的第一個西方國家「合作」，只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就算不把這些政治因素放在裏面，也要注意到必須在「相互利益的基礎」上才可合作。

香港政府的措施太多對台灣並不友好，雖不能說含有「敵意」，且也有極大可能因為受到左派壓力「不得不爾」，但在這情況下希望中華民國對香港「肅貪」採取合作態度，實太奢望！再說，香港政府既無正式行文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怎可以「自動」合作？

財產與收入不相稱

財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是有廉政專員公署後才在香港興起來的。許多國家、地區——包括台灣都沒有這罪名。如要控告某人「貪污」，一定要有足夠證據。過去如行政院人事處長王正誼貪污案，由調查局暗中進行調查，搜集充足人證物證，然後由調查局長把他邀到局裏談話，一切證據包括攝影、錄音及他的行動紀錄全擺在他跟前，王正誼啞口無言，鐵案如山，在法院狡辯，也無法洗脫。

反觀香港辦貪污案，沒辦法入罪時，只有兩個絕招：第一個是釋放其中一名貪污同黨，作為主要證人，頂死另外一個。另一辦法是不控告他貪污，把控罪改為「財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此一罪名成立，除入獄外，還把被告家財充公。這種辦法，類於中共之清算。當然，其中不少貪官污吏是罪有應得；但也不能說沒有冤枉好人。

不相稱不一定貪污

財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未必一定貪污，不能抹煞許多其他可能性。雖然可以「解釋」，但法官「滿意」否，是另一回事。不少香港公務員跑到台灣，到了台灣後，奉公守法，把所有資產從事正當商業買賣，過去他們的行為怎樣，政府無法查究，絕不能因「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而把他拘捕，也不能在他們與法例無抵觸情況下居留台灣，將之解回香港。

等如香港抓到來自台灣的非合法入境者，不論他在香港居留了多久（本來有條例規定，在港有居留七年以上證據，就該算是香港合法居民），馬上把他送回台灣。同時，台灣「非法入境」的人，被官方抓到，絕不像大陸逃亡者那麼「優待」（這是說未實行即捕即解之前）。

反台墮子是否也引渡

在台灣，凡是中華民國國民，到了台灣，只消到區公所申報，便可取得居留，這是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因此呂樂之流，如有辦法到台灣，申請了戶籍，在居留台灣期間無犯法行為，便受到人權保障，政府也動他不得。不過，在戡亂期間，如思想有問題，反政府見之行動，就是犯法，要坐牢了。

港台兩地，法律條文，社會情形，政治制度有這麼大的差別，要台灣把這些人送回香港，等如台灣向香港政府提取要求：在台灣念書，讀完政治大學回來，或從台灣來港的「學人」、「知識分子」，在香港不斷發出反政府言論，這些人須遣回台灣，香港政府會「合作」嗎？既然如此，怎可以希望台灣「合作」，把罪名尚未成立的嫌疑分子「引渡」回港呢？

關於轉載「戰犯自述」問題

許多人都知道，美洲的華文報紙，十九取材於香港報刊。他們有專人在港，負擔剪刀之責，凡有可用資料，便剪下用空郵寄往美國。不但新聞資料如此，副刊稿件，甚至連載小說，全部照剪，不會給原作者分文稿費。老萬四十年來寫的小說，被美洲和南洋報紙在「未徵得同意」下而轉載的，不下一百本。香港作家對這等事也早已見怪不怪，不當一回事。可是，自星島日報出了美東及美西航空版，在香港直接打版，空郵寄到美洲印刷，馬上發行，這一來，比當地的華文報快一兩天。當地報紙受到這冲擊，盡量改進，不過，借助香港報紙資料，還是沒法改，大部分報紙在香港排好版，把紙型寄去美國。

不過，無可否認，自此以後，美洲華文報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尤其聯合報投資創辦的紐約世界日報出版後，有其本身特有的資料，不像其他報紙那樣，專靠向香港報紙搵食。

一個多月前，一位紐約讀者把段克文寫的「戰犯自述」剪寄給我們，認為值得萬人日報轉載。此稿原刊於紐約世界日報，我們收到後，覺內容不錯，對揭開中共虛偽面目，尤是有力的人證。與我們反共宗旨，正相符合，因此把它轉載了，事前固未徵得世界日報及段克文的同意。

我們所以這樣草率，因為萬人日報的資料，經常被美國華文報紙轉載，他們固未徵得萬人日報同意。我們是不同地區的報紙，彼此站在反共立場，資料的交換，算不了什麼。我們不介意，也以為別人同樣不介意。頃接紐約方面來信，才知因為我們轉載，發生了一些麻煩。段克文會因此向世界日報追究，要維護他的版權。

當然，我們應當尊重別人的著作，尤其段克文雖去了美國，生活並不怎麼好，年紀大了，希望得到一點利益，我們應當付出。問題是他在美國，我們只能付出「公價」稿費，公價換了美金，對他的生活沒多大幫助，除非用美金支付，如果必須付出高昂稿費，只好割愛。

本報以前也刊過張清杉的「紅色黑獄十三年」，連載完畢，我們不取分文，送給台灣出版社出單行本。段克文與張清杉觀點不同，對著作權的看法也不一樣，這是我們預料不到的。這是我們的錯，希望在遙遠的段克文能諒解我們。

段克文通過我們的駐美特派員，要求更正和道歉。更正方面，是我們報導他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係，他說這絕不確；其次他的「戰犯」自述不會寫到蔡省三部分，我們的報導說這本書會把蔡省三的資料收集進去。道歉方面，我們未徵得段克文先生同意，把他的文章轉錄，是我們不對，我們該對他道歉。

我們一向的作風，凡錯必認，報導不確，必須更正。因此，段克文先生的要求，只有遵辦。但老萬對萬人日報的愛護有點近於頑固，最不願用「萬人日報」的名義來「道歉」，也因為這原故，弄出何建章「拍案罵江青」的官司。本來他的律師信不過要求我們道歉，老萬寧願打官司，不道歉。

不過，段克文先生要求道歉的性質不同。老萬私人願道一百個歉，報紙不可能輕易向人道歉。我們是一份反共報紙，凡是有裨反共宣傳的資料，都不放過。像我們這樣一份蚊型報，很難一一徵求同意才載轉。

「戰犯」自述在世界日報發表時，並未聲明「不許轉載」，照一般慣例，報紙上發表的東西，二十四小時後便可轉載，如果段克文先生正式來信，要求「停止轉載」，我們會考慮尊重他的意見；沒有接到正式要求，我們便照自己的方法處理。

段克文先生「老境淒涼」，我們十分同情。萬人日報讀者是一羣愛國反共人士，如果段先生生活有困難，我們的讀者中，不少願意給予援助。但不可以為萬人日報轉錄了「戰犯」自述，大有收穫，報紙起了幾萬分，收入賺了若干萬，那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有這樣的情況，我們也樂意讓段先生分享這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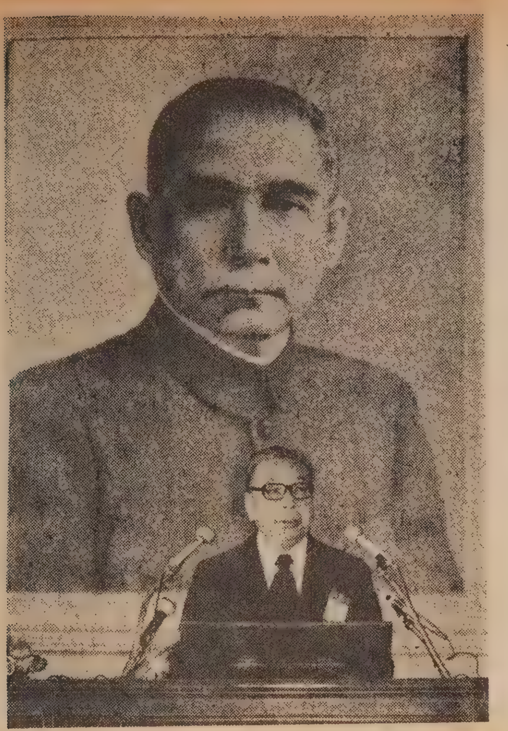
老萬決定改換一個方式，在「牛馬集」專欄中予以更正，表示歉意。至於此稿的處理，打算刊到四十續，暫作結束。但我們的報導不能有頭無尾，對段先生這二十幾年來在大陸共黨黑獄中的遭遇，將作扼要報導，作為對萬人讀者的交代。

老萬這樣處理，也許段克文先生仍感不滿，但世事難兩全，該原諒老萬為處理這事傷透腦筋。如果老萬和美洲華文報一樣，相應不理，段先生也無可奈何。但我們做事負起責任，段先生要我們付出多少代價，才許轉載，可以提出，如我們認為合理，便當照辦；能力辦不到，只好一筆勾銷。

野人獻曝

岳騫

中國國民黨於國父誕辰之日，召開十一全大會，本屆大會之重要可與「一大」相比。大會召開之前，籌備委員會即向各方召求「建言」，希望黨內黨外人士多提意見。據說收到各方意見達數百萬言，其中自不乏金石良言。筆者當時也有意略提芻蕘之見，但由於建言者太多，不願湊熱鬧，同時筆者又想到大會只能決定原則，方向，眞正製定政策的是中全會，所以這篇拙文留到大會閉幕後，在一中全會召開前發表，據作野人之獻。



今天所有崇尚自由、熱愛國家的中國人，沒有不希望國民黨進步健全，成為一個完美無疵的政黨，因為中國國民黨的榮枯，關乎我們的興亡，愛國的人自沒有不愛國民黨之理，但愛之切則不免期之過高，督之過嚴，其中自難免有偏激之言。但國民黨既為執政黨，任勞亦須任怨，對各方批評更應大度包容，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爰本此義，謹向一中全會略提愚見。

一、關於選舉中常委的問題，在過去，外人對國民黨的看法，總覺得黨政不分。雖然在民主國家，執政黨的黨魁出任總統或總理是法定的。但部長兼任黨內決策委員者則甚少，因為中常會是決策機構，政府官員乃負責執行政策者，以部長兼任中常委，等於自己決策自己執行，失去了制衡作用，此一情況為一般憲政國家所無。

以上屆中常委而論，二十一人中，總統府二人（總統，秘書長），立法院一人（立法院長），行政院八人（院長，副院長，外交，國防，財政，經濟，教育，司法行政各部部長），軍方一人（參謀總長），台灣省政府有一人（省主席），台北市一人（市參議會議長）。佔全部名額三分之二。黨與政便混淆不濟，尤其行政院，在開過中常會之後，再召開政務會議，仍然是這幾位，只加上內政，交通兩部長及僑務，蒙藏兩委員長，此一制度相當不便，海外人士都能想見，中央委員自無看不到之理，因此一中全會推選中常委，應當注意此點，無論如何現任內閣部長，省政府主席不得當選中常委，將決策與執行兩組人員嚴格劃分。中常委推出一些較為清閑之人，不用實際處理公務，可多用腦筋思考，作為中常會主席的智囊團，由於中常委不牽涉實際政務，地位超然，決策更能適合當前之國策。

二、宣傳問題，目前在海外的宣傳戰，已經陷於眞空，以香港而言，表面看反共力量異常強大，反共報刊也意氣風發，反共人士更勇往直前，義無反顧，把左派壓縮在一隅，始終無法控制全局。但若究其實際，海外反共之報紙、

刊物與作者皆是自發，有些人卽使與政府當局，與執政黨中央方面有私人關係，便決無公的聯繫，卽以這次十一全大會而論，香港有無文化教育新聞界人士出任代表。

再看對方，目前有份量雜誌總在十種以上，在香港因爲與共區近在咫尺，無論共帮有何種高明宣傳，作用皆不大，但以香港爲基地，輻射到整個自由世界，所起壞影响就大了。

目前大家只看到歐美各地青年盲目左傾，但未研究其左傾原因，實則就種因在此，因爲台北出版書刊，無論內容如何豐富，但在外地人看來，總以爲有政治作用，同樣情形，共區出版書刊也不受歡迎，銷路只能達到香港，但共帮深明其中奧妙，在港移花接木，另辦新雜誌，以中間偏左姿態向海外散發，我們便失去還手機會。

共帮在港辦了許多雜誌，並不要付錢，而是就地補給，所以論到用錢之多，我們比共方用得多，所不同者，共帮之錢用在報刊方面，我們的錢用在養人，有一位先生辦了一份不定期薄薄刊物，二十年來用掉了港幣二百萬，此事在海外已成爲笑談，但當局似乎不以爲意。

說到就地補給一項，共帮作法相當高明，所有電影，報刊，及一切政治活動，凡是要用錢處，就責成此間紅肥貓負責。關於此一問題，筆者一次赴台北，曾與主管海外宣傳的朋友談及。認爲共帮的方法，未嘗不可參考，近十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繁榮，香港商人在台灣設廠開店甚多，皆賺了大錢，對於應酬更一擲千金，毫不吝惜，如果由執政黨某一次級負責人出面，邀請十幾二十位大亨，希望他們每個月能在香港自由報刊登載若干廣告，或在香港組一廣告公司董理其事，在他們不過是少請一次客，而在一些自由報刊，由其是刊物便可藉此站穩腳步，更可多辦幾份戰鬥性刊物。

此一辦法對各位都好，海外自由報刊雖然擁護政府，堅決反共，但若是由政府要津貼，大部份人未必肯，政府與執政黨也沒有這麼多的錢作長期開支。

抗戰期間我政府高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目前在海外與共帮鬥爭的人是眞眞出了力，但却很少見有錢人出錢，政府若能這樣作，也讓有錢人有出錢機會，可稱三利，但此一建議，經過有關方面討論後，認爲行不通。

再就更眼前的一件事來說，因「毛死特輯」引起的無綫電視風波，事情起因是由於劉家傑侮辱蔣公，指蔣公賣國而起，但事情鬧到台北，國內報紙電台只刊出無綫指南京大屠殺乃中國軍隊所爲，至於侮辱蔣公事，隻字不提。目前國內同胞皆知無綫電視媚共，侮辱政府，但除去政府大員皆不知劉家傑指蔣公「賣國」事，此事何以不能公開，如將全部告知國內民眾，是不是更增加對無綫電視的同仇敵愾。此等宣傳方式，是不是應當改良。

我們對共產黨的鬥爭，以不變應萬變的是基本原則，而鬥爭技術要因時因地制宜，通權達變，一味固守成規、決非善策。

三、政府綱紀問題，政府遷台之後，某些部份之進步因一日千里，使世人刮目相看，我國能在驚濤駭浪中愈益堅強，其故在此，但政治方面，綱紀廢弛，尙不如在大陸時，如果要舉出實例，最顯著者爲忠奸不分，惡惡而不能去，其他且不言，卽以在海外之學人，變節投共者甚多，尤其中央研究院院士公開去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者卽有十幾人，有些人更在美國作爲共帮帮凶，如楊振寧，任之恭，何炳棣之流，這次中研院開會，有十六名院士既不請假亦不出席，這批知識分子已墮落爲共帮帮凶，其行爲與抗戰期間之漢奸無異，但政府始終不聞不問，一任其在國外囂張，進行叛國勾當，此等舉措，實寒志士之心，而助長叛逆之氣。

人所共知還有一個蔣勻田，此人是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竟然在美國撰文詆譭政府，爲共帮張目，周恩來死，唐山大地震，蔣勻田均出席共帮統戰人員召開的會議，且稱毛帮政權爲政府，以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而叛國，政府竟然置之不理，海外報刊雖予以討伐，而政府，執政黨，民社黨皆不理會。區區也曾因此，私人詢問過有關朋友，所得答覆是容忍，暫時不擬採取行動。

檢討二十幾年叛國者何以如此之多，實由於政府所實行之容忍及化敵爲友政策所致。化敵爲友政策並非不可行，但要在我方居於優勢時始可，如北伐時，兵過長江，勢如破竹，北方文武官員相率來歸，不化而且成友，此一批人後來成爲國家楨幹者甚多。

但此時則不足語此，因爲就表面看，共方仍然強大，投機之輩自不肯捨強就弱，卽使勉強邀去台灣一行，適足以增加其政治資本，更以親見親聞之名，行造謠之實，政府毫無所得，而損失則重大，此等處若不能早日改正，一味墨守舊章，必有不可測之後果。

至於政府及執政黨在海外的一切措施，給人們的印象是每一項舉措，一定是一下最壞的一步棋，屢試不爽，此等處若詳細舉例，未免太傷人情，但事實則千眞萬確，何以會如此。香港與台北，七十分鐘飛機行程，兩地按說應無隔閡，但實際恍如月球與地球，香港一切情況，台北皆不知，香港尙且如此，何況更遼遠的海外。

當茲共帮覆滅在卽，海外人心興奮逾恆，大家都以今年明年能回鄉相詢。共帮之滅自無問題，但共帮滅亡後，是不是我們就可以能接住這個爛攤子，其他且不言，只說光復大陸後的重建問題，不論文化、教育、經濟、農工業，在在需人，我們究竟儲備了多少人才，有甚麼計劃，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年年開會幾次，耗費金錢人力，究竟有何計劃，可不可以取出公之大眾，與國人共同商榷。

這次大會確有繼往開來作用，因此，愛國同胞之期望也愈深，大會閉幕後責任便落在中全會，一中全會又要選出中常委，所選出中常委無疑是今後數年的國家決策人物，這批人的才智能力關乎國家的命運，國人關注之情自無足怪。一中全會如何圓滿完成使命，以滿足國人期望，責任就在諸公肩上，願愼重將事不可掉以輕心，野人曉舌，實是苦心，幸勿以瑣碎見責。

國共「和談」？

林定

據東京六日法新社電，日本「朝日新聞」刊登該報駐北平記者報導，最近由台北派出密使，在基辛格拉攏下，前往北平與中共人員商討台灣歸回中國大陸版圖的問題。蔣經國派出三名特使向中共提出三點建議：（一）台灣的軍力維持現狀；（二）原則上保留台灣的行政人員；（三）在某一程度上保留自治。該報又說，中共方面表示，除了維持台灣軍力一條外，其餘兩條可以考慮。該報復說，蔣經國曾赴北平，可能在基辛格陪同下前往。該報記者曾就此問題向中共外交部新聞司查詢，一幹部說：「我們會記下此一問題。」

台北七日法新社電，台北政府斷然否認東京「朝日新聞」報導，台北與北平正在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斡旋下，進行和談。

美聯社報導，在華盛頓一國務院發言人否認基辛格曾在傳說中担任國共和談的任何角色，並否認基辛格曾秘密訪平。從以上三則新聞報導，一方面證明中共「和談」這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另一方面，也說明今日「國共和談」這枚氣球，已不復當年那麼厚皮，經不起亂吹，一吹便破。北平集團欲想再藉此興風作浪，愈吹愈大，實是痴人造夢。

中國大陸之失，因素固多，而「和談」則是中共席捲整個大陸的主要條件之一。國民黨在共黨的「談談打打」下吃了大虧，以致今日退守台灣，老先生生平最痛心疾首的是「和談」二字。蔣經國在「風雨中的寧靜」一書裏曾記述老先生對「和談」問題的睿智卓見：「初回溪口期間，外面對於與共黨談和的空氣非常濃厚，一般愚蠢的政客對『和談』都表示『樂觀』。更有一部份人過去以為父親是『和談的障礙』，現在認為蔣總統下野了，『和談』的希望極大。父親在二十餘年與共俄鬥爭的經驗中，早已看清了帝俄與共黨的猙獰面目，對於所謂『和談』，絲毫不感興趣。到了四月間，張治中在去北平之前，曾經打一個電報給父親，報告他自己將於去北平的前一日，到溪口來，向父親請示，父親接到電報後，就對我們說：『他來不來，無所謂。』第二天，張治中到了溪口，父親接見他時，對於和談的事，絕口不提，只是邀他同去遊覽山水名勝。這樣便渡過了大半天的時間。當晚，我就把父親料定『和談』不會成功的理由告訴張治中，他還不肯相信。說他『願意到北平去試一試』。張治中趕回南京之後，果然和邵力子等便以『和談』代表資格，一同飛往北平去『試一試』。那裏曉得，張治中這一試，就一去不返了。」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共酋毛澤東提出了所謂『和平條欵』，那簡直是一種『最後通牒』。父親於接獲這項消息後，立刻就電邀當時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前往杭州會商；見面的時候，父親就問他：『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採取何種態度？』李宗仁回答說：『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父親說：『不必談了，過去共黨渡江的兵力沒有部署好，所以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進攻的力量準備好了，還有甚麼談判的餘地。同時，共黨所提的『和平條欵』第一條，就是要把過去一切的責任諉諸本黨，這種一筆勾銷本黨六十年光榮歷史的條件，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父親說到這裏，拿出一份擬好的電稿說：『這一通電文，由我們兩個人聯名發出。你以中華民國代理總統身份簽字，我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簽字。』這一通電文的大意是說：『由於共黨的毫無誠意，和平談判已告破裂，中華民國政府特昭告全世界；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侵畧，從明天起，政府遷往廣州辦公。』當時李宗仁無話可說，只好同意簽字；而這個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把我們當時快要中斷的『法統』挽救起來了。」

「同年夏天，湖南的程潛和陳明仁率部投共，當時父親正駐節廣州，曾詢問某一高級將領對於時局的意見；那位將領回答說：『時局已經萬分緊張，是否可以再試一試和談？』父親聽了這話，就很明白地告訴他：『你知道毛澤東為甚麼會收留程潛、陳明仁這一班叛逆？說穿了，就是因為還有我在。』最後，父親又重複說了一遍在南京時所說的話：『要和談，你們去談，我仍舊要繼續奮鬥！』那個將領聽了呆若木鷄，面紅耳赤，內心慚愧，無地自容。」

蔣經國追隨老先生數十年，對「和談」有切身體驗，其所受創痛也跟老先生一樣。因此可以絕對肯定，在蔣主席有生之年，決不會跟共黨「和談」。重慶的國共和談，使共黨坐大；北平的國共和談，使共黨勢如破竹吞沒整個大陸。倘若再來一次台北與北平和談，不但台灣無望了，大陸人民也眞的無望了。蔣經國肩負此重任，使他與共黨和談，日後有何面目在九泉見老先生！

毛周最拿手的把戲是「和談」，當其實力薄弱時，用「和談」做擋箭牌，使國軍暫停攻擊，從而進行休整擴充；當其實力雄厚時，也耍「和談」伎倆，但決不是和談，而是「城下之盟」。共黨是靠此陰險毒辣手段取得天下。它不但欺騙了中國人，而且連外國人也矇蔽了。因此有人說，國民黨是敗在兩個姓「馬」的手裏，一是馬克思，另一是馬歇爾。馬歇爾是製造國共和談的罪人，想不到基辛格也學了他一手，使南越覆轍中國歷史。

中共在兩次國共和談中得到甜頭後，又想進行第三次的「和談」，希圖兵不血刃吞掉台灣。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灣」，所有報章、學習文件一改常態，不再把台灣描寫

成水深火熱、暗無天日，且把蔣╳介石改稱蔣介石先生。那時有人會問周恩來，倘若和平解放台灣，蔣先生是否當一名部長？周恩來笑着說，部長太小了，和平解放台灣，蔣先生的職位何止部長。由此可見，共產黨人不但錯估了老先生對「和談」的深惡痛絕，也低估了老先生的偉大人格。周恩來之流以為老先生也像他們一樣，或如張治中、邵力子之流，利欲薰心、好弄權術。說實在話，倘使大陸徹底拋棄共產主義，像台灣一樣信奉三民主義，不用甚麼高官厚祿，卽使當一介平民，老先生也願意中國早日統一。在老先生的生平裏，為了顧存革命大局，下野歸田，不只一次，這種偉大的氣魄，在我國的五千年歷史上，也只見於唐堯、虞舜及孫中山先生而已。

中共的「和平」攻勢碰了一鼻子灰後，毛澤東老羞成怒，撕去了羊皮外衣，露出豺狼面目，要用「武力解放台灣」，結果在炮轟不下金門下，宣告失敗。自此以後，再不敢亂叫「解放台灣」，更不敢高唱「國共和談」。

直至去年蔣公崩殂，毛周見有機可乘，釋放所謂「戰犯赴台」，企圖製造「和談」氣氛，結果被國府嚴拒台灣門外。中共藉此大肆攻擊蔣經國，罵他比其父親還更頑固。自此，中共對蔣經國的「希望」幻滅，而「和談」論調也成絕响。

此次突然從日人口裏傳出「和談」空氣，海外人士不用細想，也知道這是如假包換的「流嘢」。因為大陸自毛死江垮，亂象四伏，而台灣則經濟向榮，在此形勢大好前提下，蔣經國只有揮師北伐，斷不會偷偷跑到北平去，更不會任由基辛格擺佈，美國佬控制中國的時代已過去了。

不過，日本仔探到消息後，詢問北平共幹，其答覆也跟查詢「四人帮」倒台時的口吻一樣，可見此消息不是日人偽造。但空穴來風，必有其因，究竟誰製造此「和談」謠言？筆者細想，可能是華國鋒集團，且其目的不是對台灣，而是針對大陸人民。華國鋒集團自搞垮江青以後，表面上支配大陸，實質上危機重重，特別是沿海人民，對國府的希望愈來愈殷。華國鋒為消除此一障碍，故意借用日本仔之口，放出「和談」謠言，使其在民間輾轉暗傳，愈是顯得神秘，人們愈加相信，卽使一萬人中有一百人相信，對華國鋒的統治地位來說，已收到無本萬利之效了。

「領袖・慈父・嚴師」讀後感

胡國楚

昔人嘗謂：讀李密陳情表而不下淚者：不能謂之孝；讀諸葛亮前後出師表而不下淚者，不能謂之忠。在總統蔣公九秩誕辰之期，獲讀行政院蔣經國院長「領袖、慈父、嚴師」一文，其孝於慈親而忠於國事的心懷，溢於言表，令人為之低沉徘徊，感奮不已。

文中寓意最深亦感人最切的一段，是記述阿拉伯國王牧馬的故事：「一位阿拉伯國王決定培養一些世界上最好品種的馬。他將最好品種的馬飼養在一個牧場裏，既不給一滴水喝，也不給一點吃的東西。在附近的山邊，就有風景幽美的湖泊，和草肥野綠的草原。在這一段時間內訓練牠馬傾聽牧馬的號角聲。當這些馬眞正渴望飲水和食物時，打開牧場的門。牠們都奔向小湖去喝水。正在這時吹起了牧馬的號角。只有少數的馬離開了湖旁，轉頭奔向號角齊鳴的地方。這少數的馬，就是阿拉伯名駒的起源。」

蔣氏隨卽引用記述此一故事的西方某學者的話：「這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全心全意地致力於他們的責任，甚至為了要做他們認為對的事，而忘記了他們的私慾和需要」。許我們這樣說，儘管這位西方學者，曾藉此讚揚「代表偉大中國的中華民國人民，在今天這一歷史時代裏，正像阿拉伯名駒一樣……雖然現在經歷了這樣史無前例的困難，仍然能全心全意地獻身於他們致力的偉大目標」。

然而我們在讀了蔣經國氏「領袖、慈父、嚴師」一文之後，人人都應該反省：我們是否能一如偉大領袖總統蔣公那樣，認定國家的憂患和國民的痛苦就是自己的責任，而一生作忘我的犧牲與奮鬥？又是否能如蔣經國院長在其「守父靈一月記中」所自勉的那樣，「決以死裏求生的精神，為國盡忠，為黨犧牲，為民服務」？

總統蔣公逝世於今已一年又六個月了。在此一年又六個月時間中，凡有耳能聽者，都能聽到蔣經國氏的聲音；有目能視者也都能看到蔣經國氏的行為。他是那樣公忠勤勞，全心全意的挽救國家的命運，解除國民的痛苦而作忘我的犧牲與奮鬥。可是，在我們政府與民間的每一個階層、每一行業、每一部門，却仍然呈現有那麼多孜孜以為名、孶孶以為利的人。這一年半以來，國家在壯大進步之中，可是各級政府的行政措施是否能配合上最高當局的國策目標？每一國民的工作與生活，又是否能與當前國家的處境與需要相適應？我們時常記念着將經國院長的呼禁：「國家是大家的國家，救國是大家的責任。」那些只知自私自利、追求私慾滿足的人們，讀蔣氏此文，寧不惶悚無地！

阿拉伯名駒並非不知飢渴，並非不嚮往戀戀於那草肥野綠的草原。然而牠們却能體會到，比起草肥水綠的享受來，有着更重要的目標和責任。牲畜尚且如此，何況為天地靈氣所獨鍾的人類！

蔣氏此文曾引述總統蔣公在國民黨九屆五中全會的訓示：「古所稱之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唯視其熱度之多少，以斷其成就之大小。若熱如燈火、螢火則微矣，並此而無則死矣。」願今日廣有資財或深有知識學問之人皆能反躬自問：我是否有與國家共安危的決心？是否有與全體國人同甘苦的誠意？是否在攫取之餘亦有奉獻，在享受之餘亦有犧牲？使人人能如阿拉伯名駒，一聽號角立卽奔赴，則庶幾眾志成城，而後國家有救！

三毛流浪記

我這篇「三毛流浪記」，並不是曾經在上海放映過的電影，而是毛澤東及和毛澤東有關的故事。

三毛不是一個人而是六個人，有老三毛和小三毛。老三毛是毛澤東和他的兩個弟弟；小三毛是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六個人都有一個流浪的故事，說來眞是話長，這裏我只是長話短說。

提起老三毛，自然要從毛澤東說起，但毛澤東的故事很多，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完，這個像豬八戒照鏡子——裏外都不是人的傢伙，要把他的故事全部寫出來，就如同公墓上彈吉他——吵死人。爲了內容充實一點，以後我將陸續的分篇寫出，本文祇好暫作缺席審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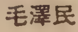


毛岸英



毛澤覃





毛澤東有兩個弟弟，一叫毛澤民，一叫毛澤潭。先談毛澤民。

毛老大生於一八九三年，那年正是農曆癸巳，屬蛇；澤民生於一八九六年（丙申），屬猴，小毛澤東三歲，三毛澤潭則生於一九〇五年（乙巳），小毛澤東十二歲，也是屬蛇。據說毛家的祖墳風水叫做「羅漢晒肚」。毛澤東有一個祖先叫春山的，本是一個醫生，後又從師習堪輿之術，他相得了一穴好地，據爲己有，當他母親死後，就卜葬在那裏。韶山沖鄉下傳說，當毛春山雇工開穴之日，穴中發現了一個石塊，石塊取開時，發現了兩條小蛇，一條是白花色，蜷伏在石塊底下，跑了出來被土工打死了；另一條是青花色，當時却盤着不動。因此仍舊將石塊放下，並擇吉安葬。後來有人把那條白花色的蛇比喻爲毛澤東的三弟澤潭，結果是在閩西戰役中被打死，把青花的蛇比喻爲毛澤東，因爲當時沒有被打死，以致後來爲禍中國。毛澤東和澤潭都是屬蛇，雖屬神話，姑於篇首記之。

民國十年中共正式成立，毛澤東在上海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回湖南任省委書記。他的父母已在前兩年相繼過世，毛澤東並未奔喪。二毛澤民和三毛澤潭，以爲哥哥已經做了官，便聯袂由家鄉起程到長沙找到了他。

那時候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工作是工會和礦區，安源礦區是李立三和劉少奇在那裏工作，毛澤東因不放心他們，便派澤民去協助，一直到民國十四年才調到上海去担任中央中共出版部門的工作。

共產黨很重視宣傳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它們心懷叵測並且盡可能地利用開書店辦報紙寫文章從事正面和側面的宣傳，上海，武漢等大中城市，也都有它們的機構。二毛在上海熟悉了推銷書刊的方法，幹的很不錯，在國共合作的招牌下，又由上海到了武漢，毛澤東主持下的廣州農民講習所這時也遷到了武漢，這個時候毛老大和二毛又重聚在一起了。

十六年淸黨工作開始了，毛老大在這年九月秘密送妻子楊開慧回了湖南，毛老大之離開武漢，是化裝一個賣燒餅油條小販，身上穿了一件破藍布短衫，一條灰色洋布的破褲子，頭頂草帽，腳踏布鞋，還用青菜搗出來的汁子洗了一個臉，覺得已像一個營養不足的窮苦小販了，才提起裝着油條的籃子混出武漢的。二毛因隱蔽不下去，也秘密的逃離武漢，回到了湖南，和乃兄一起發動「湖南秋收暴動」。暴動失敗，和大毛一起逃往井岡山，想做打家刼舍的綠林好漢，終因命運多舛，在由湖南逃往江西途中被駐軍逮捕了，也許駐軍只知有毛老大，根本不知有二毛這個人，也許他改了名換了姓，駐軍沒有察覺，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乘守衛鬆懈時溜走，舊地重遊，仍然到了上海，幹他的老本行——負責中共刊物的印刷和發行。

當小偷的，次數多了，總會有失風的一天。二毛的行蹤這時已被治安當局偵悉，派人前往拘捕，他却從窗口爬出去，成了漏網之魚。到了民國十九年間，當局在一次逮捕行動中，他也擠進了囚牢，這一次他再也不能不更名改姓了，因爲原先預定的逮捕名單中沒有他，祇不過是一次池魚之殃，治安人員對他沒有十分注意，這隻狡猾的狐狸終於又逃掉了，也算是他命大。

雖然上海之大，可以營三窟之計，但再也不敢掉以輕心，如果繼續在這十里洋場享受那份燈紅酒綠的生活，生命就難免不亮起紅燈，在政治上這兒雖是一個避風港，但却是沒有斑馬綫好走的，大概是民二十年，他終於離開了上海。

那時候閩粵贛邊區，是共黨根據地之一，二毛逃到了那裏。不久毛老大在瑞金受到國際派秦邦憲以及周恩來的排擠，失去了黨權和軍權，毛老大祇担任着一個甚麼叫「中華蘇維埃主席」的職務。他既然做了這個廟的住持和尚，自然要有一批大小沙彌，有管香火的，也有「司櫃」的。爲了保管由打士豪搶來的黃金、銀元和發行僞鈔，因而也設立了所謂「國家銀行」。二毛雖然只在家鄉韶山沖唸過私塾或者還進過小學，但因爲毛老大不願爲他父親毛摻水記賬打算盤出走了，二毛在家裏接替乃兄的工作，對家中銀錢賬目管理得有條不紊，學會了理財本事，這時毛老大爲了緊握財政大權，二毛當了他的「國家銀行」行長。而當二十三年抵不住國軍

圝剿，在西竄途中，因爲開支浩大，完全依賴這個銀行發行鈔票，每到一地，即強迫人民接受僞鈔購物；它們走了，留在人民手中的僞鈔也就成了廢物，除了扔進厠所，別無他用。

共軍到達延安以後，毛老大派他這位小學沒有畢業的弟弟担任「國民經濟部長」，沐猴而冠，儼然一人之下。

新疆督辦盛世才，爲大家熟悉的人物。政府因剿共抗日，對那個地區感到鞭長莫及，我們盛督辦就把新疆視同禁臠，當作是他的獨立王國。

，這時候的中共，對蘇聯是採取一面倒的政策，盛世才對中央政府陽奉陰違，却和蘇聯、中共度看蜜月。

盛世才這個人是看風駛舵的，他向毛老大要了一大批人去新疆工作，這給予了中共一個滲透新疆的絕好機會，當然不會輕輕放過。別人不說，單表二毛澤民，他一到新疆，就被派充財政廳廳長。可是好景不常，民國三十一年間，這時他的名義雖然是新疆省政府主席，但本身却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在政治上也是一個十足的機會主義者，當他在召往重慶返回新疆後，原來担任着旅長的弟弟盛世騏被暗殺死亡了。有人說盛世騏之死，是被他那共產黨員的妻子用手槍打死的；也有人說是中共特務把他刺殺的。不管怎樣，盛世騏死於共產黨之手，却是毫無疑問的事。

盛世才認定這是中共幹下的一件好事，惱怒之下，就在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的中午，派了一名特務率帶着二三十名槍兵，前往二毛住處——廸化市羊毛湖請毛澤民，還有十八集團軍駐新辦事處處長陳潭秋，以及和二毛同時派往廸化担任新疆學院教務長的林基路等三人開會。毛澤民知道這是一次閻王殿前的會議，有去無回，在離開住處之前，擁抱着他的妻子朱丹華失聲痛哭後，又抱着兒子遠新親了一下，他告訴朱丹華：「我回來的機會恐怕很少，希望你好好撫養孩子！」毛遠新就是曾任中共「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遼寧省黨委書記」及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之一，這一次報傳被華國鋒槍殺了，他是毛澤東的侄兒。

毛澤民是被盛世才囚禁一年後才槍殺的，從此老三毛已去其一。

現在要說到小毛澤潭了。澤潭也有人叫澤覃的。他自從和乃兄竄抵井崗山後，當民國二十年毛澤東在瑞金幹甚麼「中華蘇維埃主席」時，老大爲了保命，派他担任警衛師師長，一人成「佛」，鷄犬昇天，信哉！

老大和小毛是兄弟也是連襟。民國十七年毛老大攻下江西永新得了賀子珍，子珍有一個妹妹賀子懿，也有幾分姿色，被毛澤東一起帶上了井崗山，肥水不落外人田，毛老大索性把子懿配給了小毛。這時小毛的年紀是二十三四歲。陳毅也是一個風流漢子，當子懿沒有配給小毛之前，他覺得很納胃，動過艷念，因奈何不了毛澤東而作罷。子懿後來又改嫁給共黨份子涂振農，抗戰期間，涂爲政府逮捕，不久死去，她第二次做了寡婦，「從此不知花落誰家」。

當民國二十三年冬共軍由江西突圍西竄時，曾經留下少數部隊，加上其他地區的游擊隊伍，設立了一個「中央蘇區」，由陳毅負責。陳毅把小毛派去閩南地區在張鼎丞部下打游擊，民國二十四年五月的一次戰役中，小毛被戰死，先乃兄會馬克思去了。

二毛和三毛都先後死了，毛澤事也死了，這是老三毛的完結篇。

現在再看看小三毛，那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生下的三個兒子——岸英、岸青和岸龍。

毛澤東對父母不孝，對妻子無情，對兒女不養育，實是中國倫理社會的頭號叛徒。

毛澤東究有多少個兒女，有資料的記載是：楊開慧爲他生了三個兒子，賀子珍爲他生了六個；江青爲他生兩個女兒。

賀子珍生的全丟了，江青的兩個女兒曾經頗活躍，本文不準備寫它。

毛澤東自民國十六年湖南秋收暴動失敗率殘兵數百人逃上井崗山後，楊開慧住在長沙鄉下撫育着她生的三個兒子，民國十九年何鍵逮捕楊開慧時，長子岸英曾隨母坐牢，時年八歲，次子岸青（七歲）三子岸龍（三歲），則隨母舅李崇德生活。開慧死後，岸英亦被釋出獄，同李崇德住在一起。民國二十年，毛澤東派人送信給李崇德，叫他把兒子送去，中途李與毛指派的人會面後，把三個孩子一直送到上海。這時毛澤民住在一個共黨地下聯絡站馬立斯區馬霍路的一家酒行。李崇德把三個孩子交給了他，毛澤民把他們送入了附近的一間小學，這間學校也是共黨地下機關。不久，這一機關被破獲，毛澤民倉惶逃往江西，而毛的三個兒子中，大毛二毛流浪在上海街頭被一有錢人收留當小傭人。由於他們在學校時即已化名姓楊，一直沒有被人發覺他們是毛的兒子，大毛二毛後來又從那個人家出來，在街上賣報紙、油條維持生活。直到抗戰前夕，被上海共黨人員找到了——，才把他們送去陝北，毛隨即把他們兄弟轉送蘇聯讀書。唯一的問題，是他們小兄弟在上海流浪期間，小毛被衝散了，不知所終。

大毛和二毛在蘇聯進的是「國際兒童教養院」。二毛的頭腦本來就有點毛病，到蘇聯治療了一年才進教養院讀書的。

大毛大約在三十二三年間，一度回到陝北與鄧寶珊的女兒雪梅結婚，後來又去了蘇聯繼續學習，三十五年再度回延安。二毛由蘇回國，大概是在三十八年。兄弟倆的俄文雖很流利，中文却太差勁，都經過了一段時期的惡補。

大毛回延安後，初任中共「宣傳部」翻譯。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因參加韓戰被炸成粉碎。二毛喜歡俄國文學，中共政權建立初期，進入「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了不少俄文出版物。他們兄弟的感情似乎不錯，當大毛在韓戰中被炸死的消息傳到他耳朵裏以後，因受不了刺激，神經病又發作了，嗣後即在大連長期休養。五十一年病情好轉，到北平探望毛澤東，不久又病發，至今神智不清。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澤東在廬山舉行的共黨「八屆八中全會」上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瘋……所謂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所謂兩個兒子，就是大毛岸英和二毛岸青。

北韓外交人員

集體販毒走私

任斐聲譯

共黨國家外交人員，在自由世界販毒走私或[偷]竊而被驅逐出境的，已屬司空見慣。惟近年來這種案件越來越多。據時代週刊報導：在奧斯陸，前月北韓外交團有三個官員與一個汽車司機，被勒令在六天內捲舖蓋離開。當地政府外交部官員曾經嚴厲通知北韓駐斯德哥爾摩的大使金某，他也兼任駐奧斯陸，已不再受挪威所歡迎。類似情形前週又發生在赫爾辛基與哥本哈根，十二個北韓大使館官員已被非正式命令回返平壤。



北韓大使館兩職員被驅離哥本哈根。

國際政治從未有如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幾個政府突然採取行動。它們所以這樣緊急作法，乃是國爲北韓駐在這三個國家的官員，皆從事非法勾當，大批走私烟酒與痲醉藥品入口，這顯然是由於金日成的政府財政困難壓迫所致。據挪威的官員們估計，金日成的走私集團，曾經走私入口的，至少有四千瓶酒（大部爲波蘭伏特加）以及十四萬支烟，這些烟酒皆用極秘密方法偷運入挪威，分作黑市出售。在丹麥，這些非法貨物亦大量侵入，直至目前據所知酒四百瓶與烟四千五百萬支，以及痲醉品一百四十七公升，兩星期前，警察抓着兩個丹麥人，他們恰從北韓大使館官員那裏帶來這些藥品，遂予充公。

長期以來，這些北韓官員均從事走私販毒作爲一種副業，而未被揭露。但斯干的那維亞的官方，曾經密切注意他們的交易已五個月了，在挪威，北韓駐奧斯陸西端的大使館的隣居們，時常均聽到汽車在使館外面不停開動，以及看到使館人員在後院用力搬動一些神秘的大箱子。在丹麥，海關人員上月引起懷疑的，是當北韓大使館免稅，進口二千五百萬支香烟，聲稱爲一官員「私人所用」。

北韓在斯堪的那

維亞的外交人員所有非法活動之被發現，只不過如冰山僅露一點缺口。五個月之前，兩名北韓外交官員在開羅被捕，因爲埃及官員在他們的行李中查出四百公斤麻醉毒品。北韓分派在馬來西亞與阿根廷的外交官員，也有從事走私貨物而被抓到。

這些北韓外交官員雖會提出抗辯，駐芬蘭的說他們沒有觸犯過這個國家。但是，斯堪的那維亞各國政府官員們，認爲這種走私是受命於平壤，作爲一種非常的手段，藉以協助解決北韓的當前經濟危機。西方專家們估計，北韓在國家總收入[illegible]僅爲四・五×十億美元，卻負了二十億美元的外債，至少有五萬萬美元是負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北韓不僅在海外要支持六十個[illegible]使館區，而且每年要向世界各地報紙購買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廣告地位，刊登金日成最新的演說和稿件。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官員們分析，由於西方通貨的嚴重短缺，北韓外交人員遂從事走私[illegible]，以支持他們的集體與支付廣告費用，有餘[illegible]寄回平壤家中。

米格廿五的幻想破滅

前月，當一名蘇聯飛行員駕着一架米格廿五，

北韓外交人員被鎖在大使館外。

飛抵日本北部函館，岡並要求美國政治庇護時，中央情報局長布殊大喜過望，認爲這將是「情報上一大收穫」。從而可以獲知有關蘇聯空中武力的許多秘密。但是，經過美專家赴日本對這架蘇聯飛機作三星期的研究後，大失所望。原來這架米格機是一種很粗糙的，早期狐蝠式（FOXBAT）飛機的翻版。後者乃蘇聯於十五年前所設計以打擊美國一種超音速轟炸機B——70，可是從未能實現。此次貝倫科所駕的米格機，配備將行報廢的電子偵察器與雷達系統。它的最大航程爲一千二百哩，若與美國F——4幻影式戰鬥機航程二千一百哩相比，則相差甚遠。同時，貝倫科的飛機，也較狐蝠舊式機爲低劣。美國在中東曾經對這追蹤很久。

這架貝倫科所駕的米格機，雖然各部份均過時，但是有兩副極強力的引擎，恰與通用電力公司與勞斯萊斯所出產的一樣進步。美國的專家們對這兩副引擎印象很深刻。但是，米格廿五的一個要素卻無法找出：即這架飛機可載四個空對空火箭。這位蘇聯飛行員可能在降落西方世界時，曾經加強速度。因爲這是一次不載重武器的訓練飛行。究竟狐蝠機真正能載多少軍事裝備，乃專家們所急欲知道的。貝倫科本身已[illegible]情報方面所渴望的效果了。雖然他們在華盛頓附近一間「安全」室中接受詢問，那似乎他所知道的不會比他所駕的飛機上直接檢驗所得爲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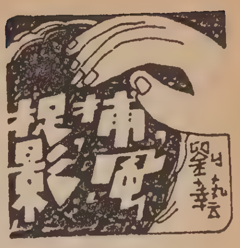
顯然，這次事件對五角大廈毫無幫助。一度成爲[illegible]的米格廿五，已不再是美國空軍方面所爭論的課題。

一名[illegible]，貝倫科與他的[illegible]，可能會是一種蘇聯有意義的創造。設計顯示，美國空軍在武器方面已經[illegible]。[illegible]一名人在想，大概[illegible]專家[illegible]的飛機。依據這一反蘇實情，莫斯科可作藉口而拖延與東京簽訂和約歸還四個日本島，這些島都是在一九四五年由蘇聯所佔領的。

日本前週表示，準備歸還蘇聯這架狐蝠式飛機。蘇聯將會派一貨船運載他們的飛機。但日方卻冷靜要求蘇方賠償，因爲越倫科降落函館時飛機衝出跑道，毀壞機場設備；同時，將飛機自東京以北九十哩的函館基地拆卸裝箱運至日立，所花費用。

（譯自「時代週刊」）

前降落日本的蘇製米格廿五原來是老爺機。





這一次歐洲之行，爲了節省旅費，由一個朋友介紹，買印度航空公司的機票，有很大的折扣，但條件之一是從香港到開羅這一段路程，必須坐印航班機，從香港到開羅，中途要在孟買停一夜，旅館費由印航招待，入境手續也由印航辦理，算來並不吃虧。

離開台北前，跟吳炳鐘教授談起赴歐行程事，吳教授建議，既然路過開羅，何不進去看看，是呀，何不進去看看？於是跟印航代理人交涉，託他們代辦過境簽證，結果拿到一份簽證電報文稿，可以停留二十四小時，可是，後來又聽到別人說，那份簽證電報文稿，不一定有效，很多人到了開羅機場都被擋駕，即刻換機離開，既然有這個機會，無論如何，也要試試運氣，雖然埃及的電影無何借鏡之處，不過好萊塢出品的影片，如「金字塔」、「埃及人」、「埃及妖后」，……都很有神秘感，如果能夠身歷其境，未嘗不是一種經驗。

九月二十二日早上七時（印度時間）的班機，延誤到八時才起飛，沿途五個多小時的航程，除了印度洋與紅海之外，從飛機上向下觀望，都是一片沙漠，先是沙烏地阿伯，跨過紅海就是埃及，地面上祇有沙漠和石塊，寸草不生，飛機快要抵達開羅時，才看到尼羅河沒在沙漠中染上一條綠色的地帶，那時候我才眞正體會到「沙漠綠洲」的意義。

班機安全降落在開羅機場，我以忐忑的心情，隨着其他旅客走向入境關卡，拿出在台北收到的那一份簽證電報文稿給他們看，但被擋駕了，因爲那不算正式簽證，沒有甚麼效力，關卡人員告訴我，如果想入境，去跟移民局官員談談看，有沒有希望獲得簽證？我祇好照着他的話去作。

那一天開羅機場負責主辦臨時簽證工作的移民官年紀很輕，態度很和善，我把來意說明以後，他看了看我的護照，說中埃沒有邦交，簽證有困難，於是我把個人的身份和入境的目的告訴他，希望他能幫忙，考慮了一下，他叫一個工友把我的護照送給他的上級請示，可不可以讓我入境？我在外面等候，不久又來了一個年輕官員，我們一起聊天，從抗戰時的中英美開羅三巨頭會議到毛澤東的死亡，扯了約半個小時，工友把我的護照拿出來，說上級准許讓我簽證入境，聽到這個消息，頗感喜出望外。



按照埃及政府的規定，在機場臨時辦理簽證，先要去兌換相當數目的外幣。我猜這也許就是他們肯讓我入境的原因之一，他們需要遊客在埃及花費外幣。埃及的錢幣單位是鎊，每鎊又分爲一百個比阿斯特，按照埃及官方匯率，一塊美金約等於三分之二埃鎊，但在黑市方面，兩者之間的價格相差無幾。

我把換錢的單據給移民官查看，他告訴我，按規定我可以在埃及停留一個月，他有權利給我這樣久的簽證，但是，我祇要了五天，因爲我不可能在埃及停留那麼久，事實上，根據我所安排的日程表，最多祇能在埃及住三天，移民官拿了一張便條紙，在上面寫了一些阿拉伯文字，貼上半埃鎊的印花，隨便蓋了一個章，就算簽證，看起來既馬虎，又草率。我向他道謝，拿出從台灣買的一包香片茶送給他，他堅決拒絕接受，最後跟我交換了兩個硬幣，作爲紀念品，我告訴他我們的硬幣上是總統蔣公的肖像，他翻來覆去看了兩三遍，然後收了起來。

我跟那位移民官，幾乎像朋友一般，他問我在開羅預備住那家旅館？我對開羅十分陌生，一時無法決定，他建議我不要去希爾頓或喜來登，那些旅館價錢太高，不合算，不如住便宜的旅館，省下錢來用在觀光上，我接受了他的建議，由他介紹給我一家二流旅館當中很好的一家 Atlas Hotel 去住，同時他叫另外一個工友送我出去，告訴計程車司機我要去的旅館。在工友陪同下，我成了「貴賓」，出機場時任何行李都不要檢查。

工友替我叫了車子，我付給他一埃鎊的小費，他道謝而去，上了計程車，我問司機要付多少車錢？他想了一下，用生硬的英語告訴我，本來的價錢是七埃鎊，他特別優待我，祇收五埃鎊。我仔細一算，等於七塊五毛美金，太貴了，預備下車，但是，他說已經上了車，不坐也要付一半，而且機場到城區沒有專門接送旅客的巴士，換坐別的計程車，價錢可能更貴，我看看週圍的情況，他講的可能是事實，祇好認了，後來我到旅館裏才從賣紀念品的老板口中出來，埃及本國人搭乘這段路程，祇付一鎊半，機場的司機，專門敲外國人竹槓，埃及政府不管這些事。

在台北啓程前，航空公司替我安排的行程，預定在開羅祇停留二十四小時，如今既然我可以停留更久的時間，必須更換班機日期，到旅館安頓下來，立刻跑到埃及航空公司城區辦事處另訂機位，辦事處地方小，人員又少，訂機位的人大排長龍，從下午兩點鐘開始等候，直到四點二十五分才辦妥，像這種事情在台北的航空公司辦理，五分鐘就足夠了，埃及人辦事毫無工作效率可言，服務人員一面替旅客辦事，一面互相聊天，隨時可以任意停止工作，離開崗位，讓旅客排隊乾等，有一個埃及人講了一個辦事小姐幾句，她大爲光火，站起

身來，硬是不辦了，航空公司的負責人出來問清楚是怎麼回事，一點也不責備辦事小姐的傲慢態度。另外，旅客當中，有些埃及人根本不守次序，擠到前面去搶着辦理，後面排隊的旅客發出噓聲，也毫不在乎，從這些小地方可以瞭解埃及那樣大的國家，何以會被以色列打得七零八落，沒有秩序，沒有效率，沒有組織，是埃及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

開羅機場在城市之北，機場設備還算不錯，比起印度的加爾各答和孟買國際國際機場，好十倍以上，出了機場沿高速公路進城，約半小時可達，一旦進入開羅市區，尤其舊市區內，就發現這個有八百萬居民的非洲第一大城，髒又亂，滿街都是窮人，破破爛爛，簡直不像樣子，街上甚麼樣的交通工具都有：巴士、計程車、私家車、馬車、驢車、駱駝，幾乎擠在一道走，整個城市好像沒有交通秩序一般，平常生活在台北市，總認為我們的交通秩序不理想，到了開羅，會覺得它跟台北有天上地下之別。

開羅的巴士，下面漆成橘紅色，頂上是乳白色，每一輛車的乘客，都像沙丁魚一般，有些乘客，用雙手把著門框，兩腳懸空，車門不關，但車子照開不誤，司機不管，警察也不管，大家都習以為常，乘客在車輛行駛中可以任意下車或上車，乘車簡直像拿著性命冒險一般，英國人統治時代留下來的有軌電車和無軌電車，已經陳舊不堪，像這樣破爛的車輛，老早應當作廢鐵處理，但在開羅市區，還是市民的重要交通工具。

在開羅市區內步行，隨處可以穿越馬路，紅燈與綠燈，好像祇是為車輛裝設的，與行人無關，街頭經常看到人車爭道，驚險萬狀的場面。埃及警察穿的是白色制服，執行勤務，懶洋洋的，一點也不認真，大街上相隔不遠，就會看到新建房屋的基礎，作好地基停了工，不再繼續蓋上去，猜想可能是缺乏建築材料或經費不足，少數正在興建中的樓房，鋼筋細小，樣子很不堅固。

街上的垃圾到處堆集在一起，偏僻的地方，臭氣冲天，最熱鬧的「阿瑟廣場」，也好不了多少。市區清掃垃圾的時間約在下午六時前後，有些垃圾是用驢子拉的，由十多歲的小孩子負責清掃，開羅市內，像歐洲許多城市一般，有露天茶座和露天餐館，但是，卓椅破舊，吃的東西完全不合衞生條件，看情形開羅市可能沒有衞生局之類的機關來管理那些餐館。埃及人吃東西，祇要填飽肚子於願已足，極少人講求清潔健康。

筆者到達埃及的時間，全國剛舉行過大選，到處都留有沙達特的宣傳照片，有些牆壁已經有人在進行洗刷。市區內若干公共設施，式樣很新，推想建築的時間不會太久，由於缺少適當的保養，也已經不像樣子。這種情形可能是落後國家的特色，對任何工程祇要作過就算了，從不關心保養和修護工作。

埃及人習慣過夜間生活，開羅市的許多大小餐館，通宵達旦營業，街上行人也絡繹不絕的在燈光之下看開羅市區，要比白天美麗很多。市內很多賭場，夜裏都擠滿賭客，他們可能是埃及的有閑階級人士。埃及的婦女相當保守，可是，燈光下的尼羅河畔，許多流鶯不斷向遊客招攬生意。部份專為觀光客開設的夜總會和幾個著名大飯店裏，肚皮舞表演得精彩熱烈，完全是另一個天地。

對遊客而言，埃及的食品非常便宜，然而埃及是個地瘠民貧的國家，絕大多數埃及人都過着十分窮苦的生活。開羅市的食品店裏。牛奶和奶油被視為珍品，一般埃及人無力購買。埃及的水菓，種類既少，品質也差。除了番石榴，幾乎沒有水菓可吃。筆者住的房間，每天收費約十二美元，既不供應肥皂，也不供應信紙和信封。旅社裏有一個打掃房間的下女，她自己說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正在半工半讀，專修外國語文，包括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她看到我從台北帶去的一瓶資生堂洗髮精，非常喜歡，據她說那種東西在埃及是奢侈品，一般人用不起，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埃及人過的是何等水準的生活。

開羅市內有很多專門經營旅遊事業的機構，大一點的旅社也兼辦旅行業務。開羅近郊的Tour 大約有十種左右，費用由四至十二埃鎊不等。最主要的觀光地點是市外的沙卡拉三座金字塔和附近的名勝，另一個地點就是埃及古都孟菲斯。市區之內，以埃及國立博物館最值得一看，裏面保存的東西，琳瑯滿目，多數在三千五百年以上。時代最近的也是羅馬帝國入侵時留下的遺物。具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的大回教寺，內部的裝飾仍然十分華麗。無論市郊或市內遊覽，通常都開車在開羅市的精華部份兜一個圈子，讓遊客參觀一下開羅大學，吉仔勒小島，是全市風景最美的地方。

金字塔附近，有些埃及人牽着駱駝讓遊客照像或乘坐，亂要價錢，收費頗高，不小心就會上當。觀光金字塔時有專門人員導遊，他們的年紀都很大，外國語言講得也很差勁。在他們引導下，進入一座大金字塔的內部參觀阿皮斯王的墳墓，裏面的通道窄狹，祇能容得下一個人爬上或爬下，沿着石階和木梯，爬到墳墓之中，裏面空氣很壞，墓裏現在祇留下一個石棺，其餘的東西都早已經被搬到城內博物館裏。木梯的坡度很大，下來時要背着身子倒行，不然抬不起頭來，隨時會滾下去摔傷。導遊們各有各的地盟，不能相互侵犯。金字塔外面和金字塔裏面由不同的導遊們負責。每人「導遊」一次，就向遊客要小費，看樣子好像沒有甚麼制度。

埃及政府靠着祖宗留下來的一些遺產，靠外國觀光客前往賺取外匯，然而所收到的金錢並沒有用在保存古蹟方面，金字塔的石塊，獅身人像的雕塑，古廟的巨大石柱，都在非常嚴重的情況下被人為和自然因素侵蝕着，好像沒有任何人關心這個問題，當我參觀金字塔和博物館時，曾向導遊們表示我的意見，他們的答覆令我深感意外。這些古蹟已經存在幾千年了，應當還會存在很久的時間，何況若干年後是另一代埃及人的事情，跟現在活着的埃及人沒有多大關係，他們又何必担憂呢？一個民族就如同一個人一般，一旦老大到不再關心未來，不再追求新生事物，雖然在形式上他還活着，但就精神生命而言，就已經死亡了。我想，埃及這個民族，如果不能振作起來開始新生，將來必然像他們歷史上的古蹟一樣，隨着時代的進化，漸漸會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在開羅的觀光活動中，唯一令人滿意節目，叫做「音響與光影。」這個節目每天夜裏十點鐘在金字塔和獅身人像前舉行。像廣播劇一般，詩一般的講詞伴奏着優美的音樂，介紹金字塔和獅身人像的歷史和故事，同時以燈光的變化

，讓遊客在夜色中觀看那些歷史上的奇蹟。全部節目大約四十多分鐘，使用錄音帶播出的立體音響效果，講詞用英語，聽起來像莎士比世的名劇一般。這套「音響與光影」是請英國人設計和製作的，水準很高。雖然它是學做希臘雅典市阿克洛波力斯古廟的「音響與光影」，但後來居上，其效果較希臘者更佳。

我的接觸當中，一般埃及人，感覺上都不太誠實，像意大利人一樣，騙人的花樣很多，稍有不慎，就會吃虧。在我觀光金字塔名勝時，回程經過一家香水店面時，因爲我是單獨行動，司機停下車子，讓我進去看看，店裏的老板也立刻到車前迎接，拉到裏面去請我喝咖啡並推銷香水。他玩的那一套，全是從巴黎香水店裏學來的，並不十分高明，我對店裏的劣等香水毫無興趣，他拚命向我兜銷，我也無動於衷。不久另外進來了一羣講西班牙語的女觀光客。於是店東請我幫忙買一小瓶香水以吸引其他遊客，他把原來開價十美金的貨品，降低到七元，再降低到五元、三元，我仍然不買，同時告訴他，我對幫着作騙人的事情不感興趣，使他大感失望，氣在心頭，不敢發作。

在埃及的第二天，從孟菲斯觀光後，沿着魯克騷通開羅的高速公路返回市區，沿途碰到很多驢車和馬車，車的樣式很奇特，下面四個輪子，上面是木棒釘的方架，方架中間用粗帆布之類的東西做了一個網子，網子就是乘客的坐位，一輛雙馬車或雙驢車，上面可以坐十幾個人。大家擠在一起，很不舒服。據說那是埃及農村的主要交通工具。到達開羅市郊時，適逢埃及空軍在上空作飛行演習，美國供應的軍用直昇機和蘇聯援助的米格二十一型戰鬥機同時編隊飛行，總數約有八十多架，呼嘯而過，跟地面上的原始交通工具，成爲一個強烈對比。從飛行隊形的編組，可以看出飛行員的技術不太高明。

九月二十四日，是埃及人的特別節日，開羅市裏的人，家家戶戶，大大小小，都擠到街上玩耍，城東郊區的龐大墳地裏，也都是掃墓的人羣，那片墳地之大，幾乎跟一座城市一樣。穿着黑色傳統服裝的埃及婦女，在每一座墳墓前祭奠，小孩子們則在公共場所嬉戲，看起來像是中國人在過清明節。我的司機開着車子在人羣中行駛，對行人毫不讓步，路上一直按喇叭，我叫他對人客氣一點，他好像很不以爲然。大概在埃及人的心目中，能夠開汽車或坐汽車，都很神氣。其他國家的國際航綫，通常規定旅客在飛機起飛前一個小時到達機場、埃及却規定要在兩小時前就要辦理手續，原因之一是那兒的出境手續比較麻煩。其次是爲了填寫出境表格問題，可能因爲埃及文盲太多，不能自行填表，必須由航空公司代辦，也可能是埃及政府的特別規定。總之，使旅客感到很不方便，機場內的搬行李腳伕，機場外的無賴，都一定要幫旅客搬一些東西，以便要錢，埃及政府無人過問，在埃及境內，隨時都會有人伸手向遊客要錢。

從進入埃及開始，無論在商店裏、大街上、機場上、公路上、飯店裏、觀光場所，總覺得有一羣飢餓的眼睛在盯着你，使你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直到離境進入機場，坐上飛機，心情才放鬆下來。迨飛機起飛後，才眞正恢復了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如今離開埃及已有十多天，回想起當時在開羅停留的那些日子，仍然心有餘悸。如果不是爲了金字塔，那兒實在不是一個觀光的好地方。

江華反目的原因

袁暘照

共黨自毛澤東死後，僅二十六天，立即鬼打鬼。把江青裙下的「四人幫」扣押起來，大量羅織到不可勝數的罪狀，由此可見凡屬共產黨徒，都是充滿罪惡，絕無疑問了！

從筆者個人推測，江青罪惡雖多，但是折磨及企圖謀殺毛的罪惡，則與事實原全不符，江青是毛的枕邊人，如果有半點正義感或者有奪權的能力，毛早已死在她的手上，何能留到他八十三歲纔死亡呢？

毛幫演變到今日，追究根源是毛一生迷信，最怕死後被人鞭屍。尤其是毛的狂妄「三面紅旗」失敗後，首先向他攻擊的是彭德懷。繼而是劉少奇奪去他的「國家主席」，從此使到毛警惕於心。所以在一九六七年以「文革」爲題，用千萬人頭落地，打倒劉少奇，立心培育江青來接他的爛攤子，原因新是懼怕鞭屍。江青出身寒微，在共幫資歷太淺，所以假意推出林彪爲過渡的「繼承人」。經過三年，林彪的羽翼太豐，毛見及此，又暗殺林彪，並羅織殺毛罪狀。「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否毛澤東僞造？惟有天曉得而已！毛發動「文革」，爲了提高江青的地位，所以由江青領銜。首先整垮劉少奇及鄧小平，同時把朱德、葉劍英、劉伯承及賀龍凍結起來，以掃除妨碍江青接班的障碍而鋪路。毛培植江青，用心良苦，可以想見。

此時唯一妨碍江青接班的就是周恩來。立即把周殺了，又因毛患病日深，無人助理。放過周恩來，江青不但接班不成，而且一旦毛死，周必鞭毛屍。所以毛暗殺周恩來之前，爲了權宜之計，把鄧小平自牛欄中放出來，不但不追究鄧過去反毛的原因，而且待之以禮，委以重任。毛存心如此，是一方面希望鄧小平投向江青，另方面縱不投向江青，亦可作爲周死之後予以過渡的利用。不料鄧小平驕傲成性，明知毛快死，自不把江青放在眼內。周恩來死後，益更囂張，致被毛革除一切職務，並加批評。把華國鋒用直昇機載上「代總理」而跨過鄧小平，再借天安門羣眾造反，致鄧重入牛欄了！

華國鋒是毛同鄉，又感毛之「知遇」，自然感恩圖報，全心侍候江青。綜合以上原因，江青怎會把毛謀殺呢？至於所謂毛江兩年來分床而居，自有可能，因爲近三年來，毛的軀壳已死了四份之三。水性楊花的江青，紅杏出牆，自所難免。明知毛快死，何必再加謀殺呢？此是共幫宣傳的低能。

筆者個人忖測，華國鋒在共幫中，資歷既淺，名望不高，學問有限，手上無軍力可恃，絕非主動反對江青集團之主人。主要原因是江青平日與各共軍頭頭結怨太深，爲謀報復，強迫華反江。華在走頭無路之時，惟有順從武力之支配，而成傀儡。在軍頭槍桿指揮之下，縱想忠於江青亦不由自主。汪東興亦爲毛一手培植而成，自必效忠江青，而且可能受到毛「托孤」之重。雖無反江之理，但其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隊敵不過陳錫聯。爲了保命，祗可投降。此是「牆頭草」見風轉舵，乃共黨歹徒的特性。

緬北共黨成長經過內幕

由數百人起家，現已擁衆近萬，席捲東北部邊區各地，已成緬政府心腹之患。

（緬甸通訊）　念金

緬甸東北部的緬共部隊，自一九六八年元月正式武裝進佔緬甸土地起，八年來，由一股數百人的小部隊，竟發展到一萬餘武裝，佔領了緬東北和東部廣大地區約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佔全緬面積的十分之一），其勢力正在逐步發展壯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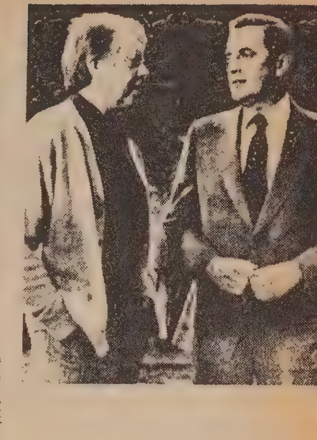
講到緬共，早在一九四八年元月緬甸獨立時起，就已存在，當時有以德欽梭爲首的紅旗派（親蘇），和以德欽丹東爲首的白旗派（親中共），他們以緬南的勃固山區爲根據地，和在仰光的緬政府鬥爭，由吳努到尼溫，廿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後來，緬軍用包圍方式，斷絕他們外來接濟和粮食，才使他們實力削弱，儘處山區，但以德欽巴登頂爲首之一批幹部，却早秘密潛入中國大陸，接受訓練，準備待機而動，這樣一直等到一九六七年六月，機會終於來了。

中共想赤化緬甸，是衆所周知的事，由於尼溫登台以後，和中共的外交，始終是若卽若離，表面友好，使中共不能大力支援其所培養的一批緬共，正面與緬政府爲敵，不料到了一九六七年正是中共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在緬甸首都仰光，却爆發了著名的『六，廿七大打中國人事件。』十幾萬工人學生，到處抬着毛澤東怪像和棺材，遊行示威，大呼口號，聲言緬人沒有飯吃，是中國人所造成的——是年全緬發生歷史上空前粮荒，一定要把所有中國人全部趕出緬甸，遊行隊伍到處攻擊華人，搶刼華人住宅、商店、並焚毀毛像和棺材，後來更到中共駐緬大使館搗亂，打死一劉姓工程師，暴動很快蔓延到緬中各地，政府當局有意造成此一矛盾，以轉移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所以實際上不予制止，因爲他們的對象是針對共黨中國，北平當局一再警告，最後聲言將派空降部隊至仰光護僑，才迫使緬方下令制止，但已使中共老羞成怒，決定裝備已在大陸待機的緬共，進入緬境，和緬甸現政府對抗，人數不多，爲首却是一喀欽族人羅相，他雖然已在中國雲南居留了近二十年，但號召力不大，如此當時緬軍實力比較，若貿然進犯，無異螳臂擋車，成功希望極微。

正在此時，位於緬甸東北部中緬邊界上的一個小行政區果敢，（面積約二千平方公里，人口十萬，百分之九十四是漢族，一八九六年始劃歸英屬緬甸），爲了緬政府逐走土司進駐後，虐待人民，引致以彭家聲，楊振業等爲首的反緬遊擊隊，到處襲擊緬軍，造成一片混亂，無何，彭楊二人發生內鬨，楊振華竟投靠緬方，由緬軍一連，協同楊部進擊彭家聲所部，以緬軍之犀利武器再配以重炮，來對付地方部隊，彭部當然不支，節節敗退，最後受不住緬軍壓力，彭家聲在狗急跳牆情況下，不得已率領所部約二百人，進入中國領土，立卽受到中共軍方熱烈歡迎接待，隨卽施以短期速成訓練，予以全部近代裝備，卽於一九六八年元旦日，分兵兩路，進入緬境，一路以羅相爲首，攻佔東北部九谷，黑崩董，孟波等處，另一路則以彭家聲、彭家富弟兄爲首，進入其桑梓之地果敢，兩路防守之緬軍，在摧枯拉朽情況下，幾致全軍盡墨，消息傳至仰光後，緬政府震驚不已，乃急派其剛訓練完成之第七十七師野戰部隊，（全師轄十二個營，每營約八百人，全屬步兵，無其他兵種配屬）北上抵抗，雖暫將入侵之緬共攻勢遏止，但共黨一貫戰術，都是所謂的鄉村包圍城市，到處游擊，不打無把握的仗，緬軍佔據的，只是交通綫上的點，緬共則控制點以外的面，所以，不到一半，七十七師在緬北的剿共戰爭，不但無法進展，反而到處被緬共襲擊，傷亡慘重，某次在緬北芒友的戰役中，緬軍兩個營，幾乎全部被殲，自此，仰光政府才感覺到這支『叛軍』，並不是癬疥之疾，而是心腹之患了。除增派部隊外，爲了作戰時行動方便，還使緬北各地的自衛隊（緬話叫戛規也，英文縮稱KKY）。應運而生，最多時曾到過大小卅五個單位，其中以果敢自衛隊的實力較大，領導人就是曾轟動世界的鴉片大王，三年前被逮，現留在仰光縲絏的羅星漢，緬政府更在臘戍特別成立戰區司令部，由老牌軍人盛咪呀出任首屆司令，坐鎮臘戍，全權指揮緬北剿共事宜，但緬共是採用游擊戰術，行蹤飄忽，政府軍處於防守，到處挨打，再加上政治腐敗，人民不信任現政府因素，短短三年不到，緬共卽發展至五六千人，竟於一九七〇年四月：打下了卡瓦山重鎮孟外，（又名新地方）隨卽在該處公然成立起『緬甸人民解放軍，緬東北軍區司令部』，並發表以羅相爲司令員，彭家聲爲副司令員，楊兄（緬人）爲政委，部隊編制，由六八年的兩個營，擴充至三個旅，自此以後，緬共日漸壯大，除景棟城，大其力等幾個重要據點外，其他地區，已全被緬共所盤據，綜計這八年來，緬共由數百人起家，現已佔據了薩爾溫江東岸廣大地區，兵力最少已超過原來的百倍，雖然說他們有背境會如此的猖獗，如果仰光執政諸公，再不進一步阻止，恐怕當年南北越和柬埔寨的結果，很快就會在緬甸上演了吧！

筆者寫這篇報導的動機，既不是替緬共宣傳，更不含有指摘緬甸政府的意圖，只因自一九六五年以後，緬政府取締所有中文報誌之出版和進口，使到在緬甸僑居者，很難知道國外一些情況，而有關緬甸國內的大事，由於政府對新聞檢查之嚴格和統制，使到外間很難知道緬甸國內之事，緬甸是中南半島上的一個重要國家，它的一切，在國際間也有連帶關係，尤其在今天三大強國互相牽制，各爭與國階段，緬甸現政府的動向和緬共的威脅，是值得關心世屬的人們所應知道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六日脫稿緬北



論卡達對中共政策

余秋人

卡達當選總統，便結束了自一九六九年以來的共和黨八年政權，使美國政府重入民主黨的手。美國政府當遇到同黨總統易人，上層人事縱使發生更動，亦將要在長時間內逐步出現，但若一遇別黨上台執政，則華府決策領導層，由內閣部長、白宮機要，直至各部會高層主管。都將會在短期內發生變動。因此，從明年一月底開始，我們就可看到美國政府即將由一批新人所掌管。其中少數將難免爲以往甘迺迪政府或詹森政府時代的老人，甚至如四朝元老哈里曼等，也有可能在新政府中插上一腳。但絕大多數新上台的腳色，則將都是不會爲外人所知的全新的面孔。對於這批新人，全世界各國也必須要從頭作一番新的瞭解。

但新人是否就是新政？在競選期間，卡達一再強調他的一套新政策新作風，表示他主長美國政府之後，就要改變現政府的許多作法。但他眞正上台之後，能否帶來任何明顯的改變，實在頗可懷疑。

不僅外交如此，內政亦然。因在目前這種時代環境中，凡嘗採行而能採行的一切政策，現任政府也莫不作過嘗試；凡現任政府幾經考慮而未實行，或實行而未獲致效果者，新任政府亦難望出現奇迹。譬如說內政方面的減低失業率一項，福特政府也并不是不想減低失業率，而是無法輕易作到。卡達上台之後，能不顧經濟方面的其他因素，而要集中全力單單去追求這一目標的達成？在外交方面，可能改變的幅度，也更爲微小。甚至連外交作風，也不容易改變。譬如卡達非常強調要放棄秘密外交，但在實際外交談判中，假若美國要向蘇聯提出一項新的重大裁軍建議，試問美國將先與蘇聯作私下接觸？還是先把這一建議公開於世？其答案也將不問而自明。在外交方面新政府所能作的，最多只能強調某些重點，如加強美國與第三世界的關係等。但這種強調，實際也將極爲有限。

所以，儘管美國已選出一位新總統，在兩月之後，即將有一個全新的新政府，但美國的國內外基本政策，將一仍其舊，不會發生重大改變。而最大的不同，很可能在於一般的氣氛和精神，使美國人感到已有一新政府上台，情願從此忘掉水門案等醜聞所造成的內心不快而已。

卡達的當選，對於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而言，最爲關切的，自然是美國新政府的對中共政策。卡達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方面，會有如何的作法？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目前可以指述的是，卡達當選後在對中共政策上與福特總統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者，是兩人都表示願意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但也強調不能犧牲中華民國。卡達在電視辯論中明確的說，他將不允許與中共的「友誼」，妨害中華民國人民維持獨立與自由。

卡達與福特不同之處，將是：①可能不受「上海公報」的約束。因爲「上海公報」是共和黨政府尤其尼克遜任內的「怪胎」。卡達在總統個人的因素上可能擺脫它。事實上卡達在競選期間，使避免談及「上海公報」。②「上海公報」與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產婆基辛格，勢必下台。新的國務卿或將另有作法，而使卡達政府的對中共政策另有新貌。③對中共的秘密外交會可能減至最低限度，卡達曾一再強調與國會諮商外交政策的意思。今後美國的對中共政策，可能經過國會更多的「辯論與同意」程序，這也將使國會正義之士更具影響力。

然而，我們也希望卡達於明年組成新政府後，能眞正擺脫「上海公報」的約束，突破所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窠臼，尤其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勿抱存所謂「溫和派」與「聯共制蘇」的幻想，以免中了中共破壞，中美關係，孤立中美反共力量的詭計。

灌茶家言

繼其遺志誅其遺孀（乙）

王廷芝

父皇奇謀久未通，
岸龍困在淺水中。
有朝一日春雷動，
得會風雲上九重。

時山西不受中央號令，境內亦無其共黨活動，故甚爲安全：且必要時可設法遠送入蘇聯，以保毛氏一點香火。

調到湘潭原籍，以免惹人注意。可是過了兩年就奉派湘潭担任地委書記。這時他實際年齡才二十五歲，雖把虛報年齡提高爲三十二歲，仍舊有些令人感覺奇怪。湘潭既是毛主席故鄉，許多老資格的湖南籍幹部都想得到這個肥缺，以便在工作表現上向毛氏討好，且有機會與毛氏親近，殊不料這肥缺落在一個「二三十歲的山西人」頭上。

湖南韶山灌溉渠修建工程總指揮。」其實那時韶山建設已經很好，但毛氏正密謀發動文革，恐怕萬一失敗，別的地方難以存身，所以叫國鋒以修渠爲名，調集大量壯丁及物資，必要時毛氏可逃回老家，據險固守，苦撐待變。

文革一炮打響，毛氏有如赤龍騰雲，江青成爲枝頭青鳳；國鋒一九六九年當選中委，一九七〇年成爲湖南

后故事，不旋踵而事敗，蕭曹絳灌擁立太子國鋒，風平浪靜、草木不驚；然其事甚奇、其興甚暴、眾咸不解其故。王延芝既咏其窮通，復紀其本末；閒言少叙，書歸邪傳：

落草爲流寇　間關匿嬌兒

話說毛澤東一九二八年初在井崗山落草之時，愛妻楊開慧并未追隨，而帶着三個兒子住在湖南，長子岸英時年六歲，次子岸菁時年五歲，幼子岸龍未足一歲。毛氏預料何鍵將會搜捕其家屬，乃派人赴湘，擬接楊開慧及三子同赴井崗山；開慧由來人得悉毛氏已於該年六月與賀子珍結婚，憤而拒往，亦不允兒子前往。毛氏無可奈何，再派人說服開慧，將幼兒岸龍交來人覓地寄養，以免一旦覆巢，全無完卵；且開慧如無襁褓之兒纏身，亦較易避國民黨追捕。開慧洒淚別子，兩年後被捕是身邊僅有英菁二兒。

岸龍離母後，由毛氏派人間關北上，送至山西省一華姓農家寄養。當

尊，尚須時日。毛氏爲此子改名一華國鋒」，意在其日後終必在中華民族國內大出鋒頭，實仍即「父望子成龍」之意而已。

幼蛟出山澗　老家修祖塋

毛氏到延安初步穩定後，即派人將岸龍由山西接到陝北；此時岸龍未足十歲，但體格高大，參加小鬼隊，與十餘隊少年一同活動并無難色。毛氏爲保持其身世秘密，不僅不恢復其原名，且虛報其年齡，不令其長居延安：江青固不知有此一楊開慧幼子近在肘腋，國鋒亦不知自己實乃毛氏骨肉。他在黨內甚受上級愛護提拔，一九四七年被派爲山西呂梁區交城縣中共縣委書記，實際年齡僅爲二十歲。早期中共有不少人在二十餘歲即担任要職，故國鋒之出道并未引人非議。

到內戰後期，共軍大舉南下，黨中央分批組派「南下工作團」進行各省接管工作。國鋒被派赴湖南省，先到湘陰縣負責當政工作，而并非直接

赤龍騰雲際　青鳳鳴枝頭

一九五五年毛氏與劉少奇爲農業合作化問題大起衝突，撇開政治局，逕自直接向省委書記佈置任務，七月底發表「關於農業合化問題」，指摘劉少奇等人爲「小腳女人」，省委地委多不贊成毛氏路綫，但隱忍不言，國鋒則得到毛氏秘令，寫出「充份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一文，在「學習」十一月號發表，支持毛氏的激進路綫，文章風格模擬毛氏在國鋒出生那年所寫的第一篇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隨後的十年之中，國鋒基本上仍是一條困在淺水之的「岸龍」。他一九五五年得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兼職；一九五八年獲任候補書記兼職，并於該年七月獲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有較多時間住在長沙，比較享福；一九六〇年一月升爲省委書記處書記，雖非第一書記，地位也更顯要。一九六五年六月，他兼任「

上困難重重；老謀深算的毛氏終於想出一條出奇制勝之策。首先他縱容江青大攪左派活動，得罪老幹部，其次他解決林彪問題，不動聲色調國鋒入京參預調查林案，隨即不經政治局通過，逕行派他與王洪文到中央書記處担任要職；「十大」時故意將王洪文升爲第二副主席，掩人耳目，國鋒則只升爲政治局委員。隨後的三年內他進一步嗾使江王張姚大攪「四人帮」，却故意留下一些半眞半假的話，表示他不贊成這種做法。國鋒受命表面上敷衍江系，暗中拉攏穩健派。

周恩來一死，毛氏趁機猛提國鋒出任代總理，隨即眞除總理。他并秘令汪東興，在他死後堅決擁立國鋒，如江派反對則鐵腕鎮壓，格殺不論。可憐青鳳江青，那裏知道夫君如此狠心，早已佈置要犧牲她爲岸龍太子「建功」的目標！如此這般，江后成了「狗頭」，岸龍就登上龍座。

列位看官，試看此一邪論如何？

喪失理想的大陸青年

也行

毛澤東死後的大陸，不出我們所料，果然是一片混亂。共情觀察家與政論家們已爲我們分析得很清楚，大陸的奪權鬥爭中的各幫各派都是些有權力慾的野心家，都是中國人的禍害，故其內鬥原不值得我們憐憫。在這場尙在激烈進行的鬧劇中，令人躭心的是大陸的中國青年，可憐的中國知識青年！

政治的流血鬥爭不論在那個國家都是很殘忍的，特別是無高尙理想的奪權鬥爭。老百姓們能躲過一場災難已經很高與了，原不關心何人掌權，除非執政者殘民過甚，不懂得起碼的治國之道，歷史上眞正的暴君，在奪得政權以後亦不乏以囂張、狂妄的姿態，壓制、殘害人民的例子，但沒有像中共這樣玩弄青年，斵喪青年心志的毒辣手段。

報紙上引述外電說：北大、清華原是江青文革派的大本營。沒有多久以前，這些大學生尙熱烈的支持文革派，擁圍在江青四周，而江青一旦失勢，這些青年竟又搖旗吶喊，熱烈的支持得勢派，嚷着要處決江青了。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大陸政治動態的常情，然而年輕的的一代這樣朝三暮四，隨波逐流，完全失掉了理想，其遺害之深，恐怕還勝過中共表面上的政治統治呢！

年輕人或有誤入歧途的可能，但其可貴處實在於服膺理想的熱誠。一個有理想、有幹勁的青年時代，也許會遭遇到種種挫折，但却是鍛鍊一健康心志所必要的步驟。大陸的青年自從所謂文化革命以來，被中共當作奪權的工具，竟像一羣乖乖的聽話的綿羊，被踢來踢去。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隨時都可以發出青年人所特有的憤怒的呼喊，幫勝利的一方打擊已落水之狗。這算是甚麼青年。那青年的骨氣到那裏去了？

也許有些人說他們只是爲了適應環境不出此幼稚之舉，但在成長時期如此苟且偸生，正是大陸教育制度所希望造成的後果。他們正希望全國青年養成苟且的心理習慣，永遠看勝利者的眼色行事。

韓國與泰國的青年爲他們的國家帶來了不少麻煩，甚至引發了流血事件。這自然是我們很不希望發生的事，但大陸青年的行爲，使我不禁覺得走到另外一個可怕的極端了。

辨別是非的能力是一件事，爲理想而灑熱血、拋頭顱是另一件事，我們的革命先烈都是些既能辨別是非，又願慷慨犧牲的青年。共產黨在三十年間的奴化教育「成就」，竟把大陸青年塑造爲一羣沒有自由意志的機會主義的木偶了，想來豈不令人心冷！



楊說・批評・遺毒

向晚

楊說：楊即楊朱，他是與孟子同時代人，當時學說分三大派，儒、墨、楊。照孟子說，楊墨兩派聲勢很大，兩派學說可以平分天下，好像現代的民主與共產，互成水火。一種學說的興起，必有因，可能楊說先出，墨說在後，墨子厭惡楊子，同時楊墨也可能同時因反對儒家所由起。

楊說見於列子「楊朱篇」。後人考證列子一書是一部僞書。我們不管書僞不僞，楊朱必有其人。不然，孟子何以言之鑿鑿，孟子不言其僞，而後人何以却稱其僞？

統觀「楊朱篇」思想，大部分是屬於老子學說，有小部分才是他自己學說。他自己學說主要點是甚麼？我認爲可以酒色財氣好逸惡勞八個字概括之。這倘若分析之，卽權力（氣）、經濟（財）、酒、色。有權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楊子人生目的，是在求一時肉體快樂。四項中，前兩項（氣、財）只是一種追求目的手段，後兩項（酒、色）才是眞正目的。

依人性說，人可分爲善、可善可惡、惡三等，但第二等人又可分爲常人與小人。小人卽祇是一種自私自利，貪圖當前肉體快樂的人。故楊說就是迎合小人學說。

批評：所以後世批評者很多，最早也最嚴酷者，是孟子。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邪種，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滕文公篇）。韓非子曰：「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知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除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重列上事，不可得也。」（顯學篇）。管子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長慮之言，『天積氣，地積塊，天地不得不壞。』」（立政篇）。荀子曰：「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卽譎詭而誇誕）崑瑣（卽委曲瑣細）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縱性情，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是它囂（以爲楊朱之弟子）、魏牟（孫詒讓考證認）。（卽孟子書中之子英』（非十二子篇）。近人梁啓超說：楊朱學說，祇顧目前一時快樂，決不顧社會的毁譽，可謂之爲自暴自棄，絕望主義（見氏著「中國武士道序大戰）。馮友蘭說：「甚重物體快樂，其所以如此，或者卽由在一切快樂中，肉體快樂最易得到。選取最近快樂，還可以避免痛苦。）又說：「楊朱所選取，祇是目前快樂，如果目前快樂可以享受，到以後任何結果，皆可不顧。（見氏著人生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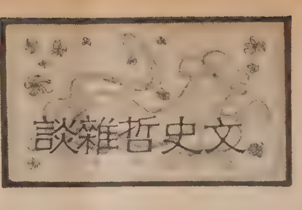
楊說最初本自成一家，但他的思想太膚淺鄙陋了，乃逐漸被社會唾棄，祇能做了道家的附庸。一種學說，對社會必須有用，始能受人重視，若不僅無用且反有害，誰還理它。

楊說對社會雖無益，但它頗能迫合人的劣根性，好逸惡勞、酒色財氣的「頽廢意識形態」，以故每當政治混亂，社會黑暗時期，它必大行其道，猖狂起來。抱住楊朱學說爲憑藉、護符，遂大散佈其遺毒。

遺毒：先從古代說，如魏晋、南北朝、殘唐五代、蒙元等，頽廢意識是異常發達的。從下列上，人人腦海中，皆無將來，祇是過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以及有花堪折直須折」的意識。古代史，很少記述當時社會意識形態，但可從詩詞、文章中獲知。魏晋、南北朝，老莊的避世思想，曾風靡一時，士人皆尙淸談，這般人好像今日的甚麼政論家或專家。他們對時局，祇是空想，決無答案，說了等於沒說。但從南朝、殘唐五代，我們却有詩詞、文章可做考據。試一讀南唐二主詞，可以證明統通吟詠的是酒、色、愁、嘆、淚，以及懷戀過去的靡濫生活。例如人皆熟讀的浪淘沙：「往事祇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鮮侵苔，一行竹簾間不捲，終日誰來。」望江南：

多少淚，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烟蘿，幾曾識干戈！」其中多是被擄後所寫，這種君王不被滅才是怪事。讀歐洲古史，記一失敗王子，逃入一山洞中。他細觀察一蜘蛛織網，經過十餘次失敗，仍不死心，仍堅持下去再織，結果卒成功。該王子見之大有所感，誘其自己信心，最後卒達則復國志願。李後主是一懦夫，不但亡國，也被毒死。杜牧本來到揚州做官，但在揚州不做事，鎮日尋花問柳，與娼妓鬼混，却還有胆寫出：「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杜甫曲江對酒：「……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朝回日日無春衣，每日江頭今醉歸，酒債尋常隨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世人皆知劉伶著「酒德頌」，斥爲酒徒、頹廢分子。殊不知詩聖杜甫也與劉伶爲同志，寧典衣也要買醉。還有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這篇序意識，可以說是楊說的翻版。降及蒙元，漢人在殘酷鎮壓下，當然不敢寫眞心話，祇好寫戲曲。但戲曲也祇能寫些與時事毫不相干的話，多是講男女間事。

其次說到現代，一是汪倭時代，一是毛共時代，此現代眼前事，人人皆知，故不必費詞。最近看中央日報，有人介紹漢奸所著「如此山河」、「此時此地」。從這兩本書名，便知著者的意識之爲如何。著書是代表汪倭時代宣傳主持人，可以概見，是一種過今日不問明日的人。汪倭時代過去了，中共時代還能維持幾天？



濫用權勢者的悲哀

雷霄

在戲院門口遇着一對夫婦，丈夫給我一張名片，原來他已經是出入口行的經理了。

記得五年前，他還是一家商行的出口部主任，他的太太亦是該公司的職員之一，他有一次約我出來飲茶，要請教一個問題，他說公司中有一位很好的同事，與年輕的經理一同追求一位女同事，兩個男子都對這女子愛得發狂，這個經理，本來可以將他的情敵辭掉，但却害怕這樣做連愛人也失掉。因此只得對這位情敵夥計，時時作無可理喻的折磨，這位夥計，因爲深怕自己辭了職，會益了經理，而且他還支持一位弟弟讀書，一轉換職業，可能會有半年到一年時間拮据，於是這位朋友問我說：假如你寫一個這樣的劇本，你以爲如何處理卜一段劇情。我笑道：問題是我不知道該同情誰。朋友說：這位女子愛的是那位職員，因爲經理小她四歲，沒有結過婚。她是一名寡婦，有一個六歲的兒子，那位職員却是死了太太的，沒有女子，這女士很有自知之明，她以爲嫁給經理，最多十年八年就可能被追離婚，因爲女人是比男人老得快的。

我說：如此最簡單不過的是那對男女職員可以馬上結婚。朋友一時有點爲難說：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譬如不就快結婚，我說：那麼最好是定下兩年作準備，如男女雙方一面儲蓄，一面找兼職，或設法先找新的出路。

後來我吃喜酒時才知道這位朋友請教我的並不是爲別人，他所說的朋友正就是他自己。

據我所知，他的結婚後還繼續在那家商行工作了二年，直到自己組成公司後才離開。朋友打趣告訴我說：他的舊老板本年才結婚，新娘又是一名比他大五歲的離過婚的女人，有兩個女兒的女子，他懷疑他的舊老板有戀母傾向。

很難想像兩個男人又是情敵，又是老板與夥計，而且又有一個給兩個男人追求的女子，他們在那段互相排斥，又不敢排斥的困擾時期如何渡過。想像中在那段日子，那個經理在磨折他的情敵時，剛好暴露出他的缺點，那個被虐待的夥計，相反地會突出好些忍耐，強韌，沉默抗議的優點。假使那個經理與職員對調．也許取得愛人芳心的仍然是做夥計的。

人總是容易犯錯誤的、有權有勢而偏偏追求着難以得到的東西的人更比較容易犯錯誤，並且容易作出強詞奪理的事，給人不好印象。等到他的權勢成爲過去時，有一天他會忽然計算出來，在當權的日子得到的東西比失掉的東西還要多。他得到的可能是一些虛名與利益，失掉的却是使認識他的人一生一世將他定了型，永遠存在着淺薄的印象。

一個有權有勢的人，如果他懂得謙虛，不隨便越過良心與理性的範圍，專濫用權勢，他得到的必定比失掉的更多。然而人的弱點却喜歡走捷徑，即使作爲堂堂一個總理杜魯多，前些日子在奧運事件上，亦不明不白在排斥中華民國的一件事情上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小丑，並且將這小丑形象展覽在全世界人面前，使他這不光輝的一頁，永遠留在奧運歷史上。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東西會像權勢那樣容易腐蝕一個人的靈魂。一個沒有權勢的人，他不論做甚麼事，一定顧慮到別人的反應，衡量它是否合情合理，他知道如果有損於別人，自己可能獲到同樣的報復。但如果他是一個有權勢的人，在他的權勢範圍之內，他知道他必要時可以站在與別人不平等的地位上去表現他的權勢，他不必考慮到別人心中對他們反應如何，因爲他知道別人是沒法越過權勢的範圍去反對他的。這種人有一個時期好像不可一世，但，只要他的時代一過去，他要想洗掉那當權日子的汚點，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談洗頭

大煞星與小滾女
李小龍傳奇

林巽

看了哈爾亞斯拜導演的「洗頭」，出了戲院，遇着一位多年鬱鬱不得志的電影小生，他大讚華倫比提的演技。我說：在荷里活，華倫比提一直都不得志；他曾經自製自演一部「雌雄大盜」獲得影評家讚賞，這部「洗頭」也是他自製自導之作，可以看出這個人是有藝術抱負的，可是沒法掙托出一個美好的日子。鬱鬱不得志的小生說：也許這叫作形勢比人強了。我說：至少華倫比提至今還沒有認輸，否則他那有信心去拍「洗頭」。小生似有所思，我希望他也能像華倫比一樣，振作起來，向別人證明自己。

華倫比提在電影中，是一個當紅的女子美髮師傅，由于職業關係，他搭上了三個女子，並且自命風流，電影內容也環繞着大幅不正常的性關係大作文章，故事再岔開華倫比提想自己開美髮店，通過一個情人的富豪丈夫李斯德要求資助，李斯德也暗自養了一名情婦，所以在愛搞男女不正常性關係上便與華倫成爲一對活寶貝，於是整齣電影便是由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在不正常性關係方面大捉迷藏。但看來五個人都不快樂，反而越搞越痛苦。電影藉此反應美國現實社會的中層人物生活，空虛、無所適從，雖然有豐富的物質生活，而精神方面所嘗到的只是一杯苦酒。每一個人都似乎需要過幸福生活，但卻不願意負責任，只以苟合來代替幸福生活，這些人雖然事業有成就，但有一天摸摸自己開始斑白的兩鬢，終于自己懷疑自己，活着不知爲了甚麼。這是電影中的大富豪李斯德的寫照，其實華倫比提自己，就是等于未來可見到的李斯德。他也是李斯德的過去。


華倫比提與茱莉姬絲蒂「洗頭」中演對手戲。


大眼妹歌蒂嫻在「洗頭」中一派端莊表情。

華倫比提將一個自命不凡，聰明絕頂，一直將逃避責任的方式來過花花公子生活的美髮師的角色掌握得很好。有一場是寫美國一個競選總統晚會的戲，寫三個華倫比提的情人一同在宴會中出現，本來可以搞成使華倫感悟到自己的不正常，而懷恨鬱結的戲，可是電影主要作用是藉它來醜化美國中上層社會的眾生相，結果只是胡鬧一番，沒有表達出甚麼明顯的內容，這是全齣戲最大的敗筆。只徒然將人生塗上一層悲觀的色調。


大煞星與小滾女」中的伊莉莎白雅絲麗

以本世紀初的美國時代背景的喜劇動作片由唐泰萊導演的「大煞星與小滾女」完全是為了戲路已經定了型的李馬榮寫的劇本，電影中李馬榮老是那一副浪跡江湖，窮途潦倒依靠出小噱頭混生活的面相。電影中的李馬榮，名字叫森姆，在一個半開發的小鎮上偕三名淪落江湖的朋友，開始是以一隻無牙的響尾蛇在酒吧與人賭注，騙了錢就逃走，隨手擄了一輛警車，帶走六名妓女，後來有一名妓女渾號「星期四」為痴纏着他，接着森姆查知一大富翁積高比正到鎮上來競選州長，而這個積高比在十五年前與森姆同是僱傭兵的伙伴，有一次積高比取了森姆六萬元逃走，連他的愛人一同帶走，森姆於是便偕他兩個老朋友，加上妓女「星期四」，組成一個突擊隊，決定用計策將積高比奪去的六萬元拿回來，第一回合森姆向積高比討賬，被積高比的保鏢打走，第二回合是森姆綁去積高比的妻子，通知積高比拿六萬元來贖人，可是積高比寧願犧牲妻子也不願拿出六萬元，最後一回合四人才設計去搶積高比。

「大」片中的男女演員合攝於一九〇八年的老爺車上。

電影情節是先製造一個不近人情的大富豪，一班窮得無聊的窮漢，然後給兩者加上一段恩怨，使那班窮漢、妓女完全成為被同情者，於是便使他們如何走向那個勢力龐大的富豪，施展其奇妙的鬥智鬥力，最後是弱者憑着機智將強者打倒，這完全是將卡通電影的觀念化成成人電影形式的故事。電影雖然惹笑，但它只不過是一齣熱鬧的商業動作片，並沒有甚麼內容可言，電影所以選擇美國本世紀初的西部小鎮，那也不過是為了容許用無法無天的手段解決問題，使觀眾不覺得牽強而已，其作用與李翰祥當用民初時代小城市來表現騙子故事差不多。



「李小龍傳奇」的何宗道與扮演丁珮的女演員。

本期的國片中，由吳思遠導演的「李小龍傳奇」是自從李小龍逝世後被拍成的幾部李小龍傳記電影中比較成功的一部。李小龍少年到青年掙扎得不容易，他的成功很戲劇性，那成功完全是因為成功地推銷他經過多年苦練出來的中國功夫，而他的死卻成為一個謎。連所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著名醫學專家也沒法找出他的死因，吳思遠這部電影，頗能抓住李小龍的特性去寫這個劇本。電影寫李小龍在美國如何生活，回香港如何拍電影，因為過去電影都重覆地表現這些，所以都被輕輕帶過，電影中表現幾場李小龍的與人打鬥，並不是為拍電影而表演，而是因為他名氣大了，到處有狠勇好鬥的人向他挑戰，迫他交手，迫他交手的人除開一些不自量力，武功平常的人之外，有不少是世界第一流的拳擊好手，李小龍因為盛名之累，不得不天天匿在房中練武。電影暗示李小龍之死，是由于練武功不節制，以致體力不勝負荷才暴卒。換句話說，李小龍之死，可與他的自毀性格有關。

李小龍不但以功夫突出，其實他在未赴美國求學之前，已經拍過不少有份量的電影，因此，他不但是個打鬥明星，也是一個演技派演員，這對于他後來的成功是有很大的幫助。至于「李」片中飾演李小龍的何宗道，從看出他很用心拍這部電影，不過，從外型看，他倒缺乏李小龍的一份純樸氣質，只有在打鬥時才與李小龍的精神形象接近。

「李」片是在美國拍攝，連香港李小龍的大殮與美國李小龍的墳墓也用眞實新聞片鏡頭接入，此片顯然是通過李小龍家人的許可才拍的。此片對李小龍的性格的刻劃可能接近，對于李小龍才智方面的刻劃顯然是不足夠的。



「李」片中的李小龍打鬥鏡頭。

徐向前與李井泉



人物春秋

照現階段的中共內部情况發展來看，毛澤東死後，他最親密的戰友，學生兼枕邊人的江青，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接班人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等張謂「四人幫」，也早已綁蟹，看來毛老大生前所製造的私人班子亦卽死後的餘孽，已被一掃而光！換句話說，軍人奪權已告成功；「二野」的幹部李先念、陳錫聯等的「龍袍」都已縫好，準備袍笏登場。儘管「二野」的首腦人物如劉伯承、徐向前等人，還沒有出山的動靜，但就一般的看法：劉伯承已達八四高齡，不能再作馮婦；鄧小平在短期內也不會東山復起；祗有徐向前、李井泉及其部屬較年輕的幹部，機會較多。

徐向前曾得俄人賞識

徐向前不僅是原有的中共「解放軍」中「大十元帥」之一，卽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看來，徐向前也算是一個老練的戰將，能夠運用頭腦的軍人；他比朱德、劉伯承等有較多才華，比彭德懷、賀龍、林彪之流有較多的學問，比葉劍英有較多的見識，認爲他在共軍的軍人中，是一個比較完全些的角色。

從表面上看，徐向前雖然屬於「二野」系，坐了劉伯承的第二把交椅，可是實際上，不論他個人及其所統率的「十六兵團」，都具有獨立性質；也就是說他無論在指揮作戰或訓練部隊，都是獨當一面的。特別是在「山西幫」人馬中（包括彭眞、薄一波、戎伍勝、雷任民等），徐向前更是手屈一指，算得上一名硬漢；他替毛魔王朝所立下的汗馬功勞，也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徐向前於一九四八年，率領他的「十六兵團」圍攻山西首府太原的時候，便費盡了很大的心血。因爲在閻錫山治下的山西，顯然跟其他省份的情形大不相同，例如山西境內的火車軌道，就比其他各地鐵路綫上的鐵軌爲狹窄，致令各綫的火車頭及車卡都無法駛入其境內。山西全省的民衆組織，也較爲週密；尤其是高級軍政幹部的思想，更爲堅強團結，難以施行滲透和分化的手段。

然而，經過徐向前三個多月的努力和研究戰鬥，終於打敗了閻錫山在山西數十年根深蒂固的勢力，因而造成太原城內五百前國軍幹部殉難，是故，當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建立王朝之後不久，徐向前卽被任爲中共武裝部隊的「總參謀長」。

不過，根據另一內幕報導說：徐向前之所以出任了中共軍首任「總參謀長」的高職，多半得力於蘇聯老大哥。由於中共當年之所謂「解放戰爭」結束之後，中共武裝部隊的指揮決定權，大半操縱在「老大哥」的手裏；其高級將領的調遣或升降，也由蘇聯軍事顧問們所決定。因此，徐向前便在俄人支持下，出任以中共武裝部隊的最高作戰決策人，其權力顯然高於五個「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劉伯承、陳毅、林彪、聶榮臻）之上。一九五七年遭受毛澤東指使下的爪牙一陣攻擊之後，徐向前曾一度消聲匿跡，乃由前北平「市長」聶榮臻以「副總參謀長」代理其職務，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毛林集團決定設立所謂「軍中文化革命委員會」以後，再度起用徐向前爲該委員會的「主席」，毛妻江青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兼任「軍中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最高顧問。其後改爲中共「軍中文化革命小組」，意卽專門負責整肅中共武裝部隊，那些存有擁劉反毛思想的各級將領及各級幹部，却仍隸屬於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之下。

但是徐向前當時的使命，更爲艱鉅。派別非常的複雜，除了原屬林彪的「四野」各兵團中，可能有一部份擁護當時毛林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以進行奪權鬥爭之外，其餘的幾個大軍區，因爲他們的老上司多數已遭清算整肅的緣故，到處都發生反抗的行動，而徐向前過去曾在「一野」和「二野」兩個系統中，都有着歷史關係。所以，毛澤東和林彪，都希望藉他的影响力來調和各派的勢力。

加封元帥的內幕新聞

再就另一方面而言，由於徐向前以往的資格不太高，未曾主帥「野戰軍團」，只是一千「十六兵團司令員」而已；加上的能幹，而又沒有露骨的大野心，主要的還是他跟那班老氣橫秋的頭頭們如賀龍、彭德懷、劉伯承輩，不獨缺乏感情的聯系；並且並大部份人，對徐向前加以輕視，甚至彭、賀也有點嫉妒他。

根據一項極其矛盾的內幕秘聞，透露徐向前之所以能夠獲升爲「紅軍元帥」，全靠毛澤東、林彪的提拔；特別是林彪曾經在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中，爲徐向前力爭。原來當時的情形是這樣：毛澤東爲了「削藩」，目的在剝奪五個「野戰軍司令員」的兵權，而想出一個「論功行賞」的辦法是：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召開軍事會議，對有戰功者加官晉爵，從而通過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陳毅、林彪、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羅榮桓等九人爲「紅軍元帥」。但是元帥的定額則爲十名

，於是林彪提出了徐向前，立卽遭到彭德懷、賀龍等人的反對，理由是徐向前的資歷尙淺，恐怕遭受資歷深者的非議。

在互相爭執討論紛紛的時候，劉伯承卽提出了前「二野」政治委員鄧小平，遞補此元帥銜，獲得彭德懷、賀龍等人的贊同；却遭到林彪、陳毅等人，以其文人不能掛帥爲理由而加以否決。可是劉伯承與賀龍却說：「蘇聯的布爾加寧也出身文人，他從沒有帶兵打過戰，爲什麽升爲元帥呢？」

第一次會議的時候，爭執劇烈而毫無結果，到第二次會議的時候，則由毛澤東主持，他厚着面皮說：「如果按照蘇聯的軍階制度，那末，十個元帥中便有一個大元帥，由史達林兼任。」這意思是說毛澤東本人應該兼任大元帥，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同時也表示中共不一定要仿照蘇聯的的制度而以軍中文人出任元帥，於是進一步地舉出了徐向前圍攻太原的計劃有功，因此才通過徐向前敬陪末座。由是可見毛澤東和林彪對徐向前都有好感，後來又給予他以「軍中文化革命小組長」的職位。

但是，好景不常，擅弄權術的毛澤東，乍予之又乍奪之，令人莫測高深，徐向前的「軍中文革小組長」這一優差，僅僅幹了三個月零四天，又遭到了歸國留學生「遵義兵團」的紅衞兵大事攻擊之下，而告垮台！這是什麽原因呢？根據當時的日本「時事社」和「南斯拉夫通訊社」的分別報導分析如下：

（一）徐向前原是國民黨方面的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而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被鬥得最慘的前中共「總參謀長」羅瑞卿、蕭克、宋時輪等人，也都是黃埔軍校的前後同學，身爲「組長」的徐向前，難免兎死狐悲，物傷其類。

（二）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原是一個軍事外行，江青則以一個影星出身的女流，來指揮內行，使到那個素有個性的徐向前，覺得十分痛苦與不耐。因之，他認爲陳、江不懂得軍隊的情形，便對他們的命令不執行。

（三）徐向前曾經暗示反對提名中共「國防部長」林彪，爲毛澤東的繼承人。這樣一來，徐向前顯然犯了雙重錯誤，於是遭受毛林派紅衞兵的猛烈攻擊。

這些自稱爲「歸國學生遵義兵團」的革命組織，據說在江青、陳伯達等人的指使下，指出了徐向前的三大罪行是：（一）徐向前包庇了「軍中文革小組」副組長謝鏜中，而謝鏜中則使「解放軍」內部分裂；（二）指「軍中文革小組」早已陷於癱瘓狀態，而徐向前却又不肯把權力移交給「中央文革小組」執行；更對最高顧問江青同志加以蒙蔽；（三）徐向前始終沒有堅定地擁護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立場，並包庇葉劍英、陳毅、劉志堅等人，而僅向劉鄧的修正主義道路。

從以上的種種跡象顯示：無疑地中共武裝部隊之中，早已有了無可彌縫的分裂現象。而徐向前的迅速倒台，也充分表示了當時江青與林彪之間，對於軍中展開激烈地爭奪控制權。就這樣，徐向前便做了他們爭權奪利的犧牲品。

李井泉賀龍是親家

至於最近新任爲「政治局委員」的李井泉，在一九六六年中共「文化大革命」之前，李井泉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包括四川、雲南等省）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好像「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兼「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一樣。李井泉更「威水」的是，他不獨與「二野」的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等人有着密切關係，又是賀龍的兒女親家：因此，西南諸省——包括貴州在內——成爲毛澤東一大心腹之患！當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派江青的「文革小組」列舉賀龍企圖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的罪名時，卽指出四川、甘肅等省爲其謀叛的最大根據地；並指四川在李井泉的長期領導下，顯然已走向了「資本主義道路，試圖使到四川成爲一個獨立的王國。……」

事實上，李井泉在四川的地位，確是非常深固的。他跟前任「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前中共「重慶市長」任白戈等人，都是清一色的反毛份子，一九六七年四月底至五月初的十天裏面，單在成都和重慶兩個地區，擁毛與反毛兩派便先後發生過一百五十次的大小流血衝突，平均每日衝突十五次之多。根據東京「朝日新聞」同年五月十四的通訊報導稱：「川省會成都與重慶市，自四月廿九日以來，兩派在一百五十多次的流血衝突中，估計死亡人數至少超過四百人以上，傷者近達一萬人左右！」並透露：「四川省各地的不斷流血事件，起初是零星的衝突，近者發展到後來遂成爲意識形態的戰爭了！」又說：「由於兩派都有強大組織的情況之下，不僅發生了惡劣的衝突；而且使到武裝的解放軍部隊，也捲入了漩渦。但這些解放軍多半是站在反毛派一邊的，因而同年五月一日，在成都新發生的一次大衝突，彷彿一場小規模的內戰，那一天裏面便有二千四百人傷亡！」

據傳：當四川兩派衝突達到高潮時，毛澤東曾派林彪悄悄地入川協助鎮壓却不得要領。他返回北平後，大事攻擊李井泉和「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李文淸屠殺「革命造反派」。同時發出所謂「紅十條」指示：罷免李井泉的「西南局第一書記」職位。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被整肅後，一陣右傾的「翻案風」，便迅速吹到了四川，李井泉和廖志高立卽響應，並撕毀毛澤東的「紅十條」。甚至「四川革委會」於六八年六月成立後，除張國華、梁興初外，其餘十三個「副主任」中，便有十一個是李井泉的「死黨」。李井泉在雲南的手足，世有前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前中共「雲南第一副省長」趙健民，前中共「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偉基、郭超、孫雨亭、李成芳、劉林元等共約一百二十人中，大部份都是「二野」的人馬，與李井泉同撈同傑的手足。

貴州也是屬於前「西南局」李井泉的範圍，前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更爲李井泉的親信。爲了協助李井泉達成「四川獨立王國」的目的，賈啓允便在貴州大攪反毛運動，以響應李井泉，從而企圖割據西南半壁。雖然貴州「革委會」最先成立，但賈啓允頗獲民眾擁護，建立了深厚的反毛基礎，並暗中組織了一個「百姓黨」，隨時可發動民眾反毛，足見李井泉在西南的勢力之大。

江青垮台的遠近因

陳綏民

文革與江青的崛起

文革與江青有着不可分的密切關係，她以一劇校未畢業的學生，由山東前往上海從影，在三十年代中爲一藉藉無名的三四流明星，到延安得到毛的寵信而窰洞藏嬌，由於當時中共男女高級共幹的多數反對，限制其担任黨內職務與政治生活，整整雌伏二十年，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很少人知道毛澤東有妻子江青其人，此絕非愛慕虛榮政治慾望大的江青之主動意願，問題在於共黨中央當年延安的決議很有效，他無權担任黨內任何職務，而且不能以毛的正式妻子自居，直到一九六六年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在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上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時，她陪伴看毛澤東躍上紅色政治舞台，同年十一月她正式担任陳伯達的副手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一年以後她復担任軍中文革的顧問，而且擠垮了軍中文革小組長徐向前、副組長劉志堅等，此時江青在共黨行使政權最高的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第十四名成員當中，已佔據第六位，在她之前的只有毛、林、周、陳、康等五人，可以說在一夜之間，她已成爲紅色政治舞台的主角，非常活躍，於是她藉着毛澤東的令符，挾天子令諸侯，唆使紅衛兵文鬥、武鬥、鬥得文武老幹部如彭眞（北京市長）、羅瑞卿（參謀總長）、陸定一（宣傳部長）、周揚（文化部長）等一干人戴帽遊街，悔過認罪，復將京津衛戍司令代理參謀長楊成武、政委余立金、空軍司令員傅崇碧、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一一鬥倒，外交部長陳毅鬥得氣病而亡，再鬥林彪與葉羣，被迫逃亡，粉身碎骨，那時她已成了中國大陸擁有全權的女王，成爲穿了裙子的秦始皇，專橫跋扈，不可一世，她之崛起紅色舞台，是共產黨人的不幸，也是她自己的不幸。

江青的班底文革派

毛江發動的「文革大革命」，係以上海爲據點，由南而北，以文化大革命爲幌子，實行陰謀奪權復辟，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首先運用姚文元在上海文滙報發出第一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吳晗所寫麒麟童主演），繼之由張春橋等發動對上海市委會及警備區的奪權鬥爭，由王洪文領導國棉十七廠之工人爲主導，組織上海工人造反總部，由南而北進攻，挾林彪之軍隊勢力爲後盾，直搗北平，打垮劉鄧司令部，粉碎了彭羅等「暢觀樓」二月政變逆流，於是論功行賞，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就位居功臣之列，也就成毛江的心腹股肱之寄，江青藉此結黨私營，以崛起上海的文革派爲中心，招降納叛，組成以她自己爲首的宮廷派的政治小集團，開始抓黨權（中央政治局），抓文權（兩報一刋與新華社廣播出版影劇等）抓軍權（成立民兵總部，以箝制正規的「解放軍」由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抓青年（以清華、北大爲據點核心）抓工人（另組總工會），抓婦女（另組婦女工會），於是所有文革造反派之大小頭目，均一躍而成爲共黨內的新貴羣，在共黨「九大」「十大」中，彼等均直綫上升而爲中央政治局委員，睥睨羣冠，氣燄高張，自此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更爲野心勃勃，企圖總攬全局，與以周恩來爲中心的幹部派，及以原一、二、三、四野「解放軍」爲核心佔據山頭的軍權派，形成對立與矛盾，爲了消除山頭，毛曾將十大軍區之八個軍區頭目互調以削權，文革派企圖用摻沙子，抛石頭的手法，挖空行政幹部與軍區頭目之領導權，王洪文則更主張起用三十來歲的青年人作大軍區司令員，由此亦可見其幼稚與無知，一心急於奪權與接班，少不更事，口不擇言，必遭大忌。

總之，由江青所組成之文革派新貴羣，只能視爲毛江宮廷之宦官家奴，在共黨內資歷不夠，威望不符，勢力不厚，基礎不固，結怨太深，毛在世，尚可藉其淫威，而狐假虎威，毛死則大樹既倒，無蔭可遮，一旦遭遇突變，必束手就縛，徒喚奈何。

北平政變之幕前與幕後

北平政變之前固已如上述，而其近因爲毛彌留時與死後，毛彌留前有無交待，死時有無遺囑，其屍體究竟是火化抑停棺？誰是接棒人，誰繼承其山頭？眾議紛紜，於是以江青爲首之文革派自然從中操縱與把持，散佈有利於文革接班之傳播，但老幹部與軍權派心有未服，首先消極拒抗，使毛之追悼會以三十分鐘草草終場，繼之，三中全會胎死腹中。接班之人事擺不平，文革派本身就發生了爭權與分裂。

華國鋒爲着本身之利害，爲着保權保位更要保命，不能不與老幹部及軍權派發生勾結與妥協，首先背叛江青與文革，軍權派與文革積怨既深，懷恨已久，利用華國鋒當頭陣，首先發難，爭取汪東興，使軍隊與特務相結合，一舉而全部擺平，使所謂「八三四一」警衛軍及工人民兵，均措手不及。是以北平政變，未釀成流血事件，其故在此。

總結觀察，此次政變幕前之主角爲華國鋒，幕後主角爲陳錫聯、粟裕、楊成武等一干軍頭，及葉劍英、徐向前、李先念等老幹部之默許，如無北京軍區與京津衛戍部隊之同意與支持，十個華國鋒亦無此胆量與力量，對江青與文革派突下毒手。而其消息之傳出，亦爲特務公安人員之有意散播，是以中共外交官員既不否認也不承認，依照慣例不否認，即爲默認，北平政權永遠不會正式公佈其眞實內情，只是爲江青們扣上一頂可以公開的罪名帽子而已。

萬人雜誌創刊九週年紀念

文壇之光
聖公會諸聖中學
校監 周夢秋
校長 劉哲暉

維護正義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主席 凌鎮邦暨同人

正義呼聲
漢興中醫學院
院長方德華暨員生

文化之光
橫頭磡邨街坊福利會
會長 柯木森
理事長 鄭木順暨全體理監事

萬人雜誌九週年創刊紀慶
正義先鋒
旅港高明同鄉會理事長楊植初敬賀

言論公正
粉嶺聯和商會同人

鴻文載道
大坑持牌小販聯誼會
理事長 詹洪暨同人

社會明燈
市政事務署
九龍職工會同人

名揚四海
關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關德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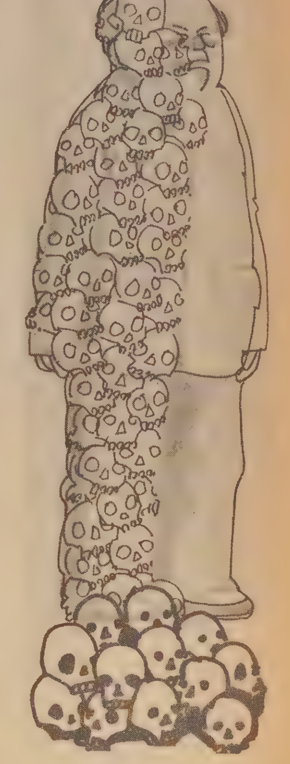
一紙風行
香港羅定同鄉會同人

鐵筆雄論
旅港南海同鄉會
全體理監事

為民前鋒
瀧江同鄉會同人

同敬賀

瘟君夢



岳騫

黃泛區一戰，區壽年兵團全軍覆沒，區壽年被俘，是第一個被俘的兵團司令官。區壽年廣東一二八淞滬戰爭時，已經担任師長，抗戰期間在廣西部隊任師長，後升四十八軍軍長，要算是國軍宿將。這次失敗主因在於不明敵情，由於情報全無，對共軍情況只憑判斷，共軍又善於隱蔽，虛虛實實，誘國軍上當。更重要的是友軍不能配合，當時中原地區主力是邱清泉兵團，轄第五軍整編八十三師騎一旅。第五軍被共軍稱爲國軍「五大王牌」之一，實則論火力之強，就在「五大王牌」中也居第一位，但邱清泉當時的戰法相當特別，共軍找上他，他一定痛擊，由於他的部隊火力強、人數足，士氣高，不論陳毅、劉伯承，只要碰上他，一定吃大虧。但共軍若打別的部隊他就不理會，因此，所有友軍提到與邱清泉配合作戰，皆胆戰心驚，這次區壽年兵團被圍距離他只有十公里，以邱兵團的戰力，中原地區又是一帶平川，利於機械化部隊活動，區兵團自七月二十八日被圍，戰至八月二日全軍覆沒前後血戰六日，整七十五師及新二十一旅官兵拚命抵抗，打到最後全部犧牲，但邱兵團援軍始終未到。到了區兵團覆沒之後，邱兵團便如下山猛虎，一舉衝入戰場，陳毅股也打得筋疲力盡，自難抵擋，傷亡慘重而逃，於是區兵團覆沒，邱兵團大捷。邱清泉這種「卡莊子刺虎」戰術，凡與其作戰友軍無不驚心。到了區壽年兵團覆沒，在南京激起了強炸怒潮，要求中央重辦邱清泉，就當此時，黃百韜兵團又被圍於帝邱店，中央軍事將領集合一起向最高統帥進言，說明黃兵團再覆滅，中原戰事將不可爲，而依目前情形看，邱兵團如不援手，黃兵團必然覆亡，邱兵團的行動，國防部長，參謀總長皆無法指揮。只有請最高統帥直接下令。

最高統帥對邱清泉作風早有所聞，此時也忍無可忍，親筆寫給邱清泉一信，中有：「吾弟擁最強大兵力，見友軍被圍而不救，坐視覆亡，殊堪痛恨。現黃兵團又被圍於帝邱店，望尅日馳往解圍，如黃兵團覆亡，即唯吾弟是問。」這封信由飛機運至邱兵團所在地空投，邱清泉接到信不敢再坐觀成敗，馳往救援，是時黃兵團也打到了最後，總算邱兵團趕到解了圍，共軍在兩兵團夾擊下，損失慘重而逃。

洛陽及黃泛區戰後不久，又發生襄陽之戰。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共軍陳賡所部第四、第九縱隊，劉伯誠部第二、第十縱隊，陳毅所部第十縱隊，與孔從周、李靜宜、劉戡成諸股，分由伏牛山、大洪山開始進犯宛西各縣；不旬日間，內鄉、鎮平、鄧縣、西峽口相繼陷落。宛西地方團隊雖戰力甚強，亦因眾寡懸殊，傷亡殆盡，共軍第十、第二縱隊，並於十七日夜乘勢竄犯老河口。國軍爲求聚殲共軍，以整第四十七軍整第七十五師沿平漢路南下，收復許昌，向西進攻；張軫兵團（整第十、第二十、第五十八師）並指揮整第十八軍進出泌陽、唐河，於十九日克服鄧縣。二十一日，在內鄉附近擊破由鄧縣北竄之共軍三個縱隊。同日，國軍第一六三旅克復老河口。迄二十三日，整第十八軍先後克復葉縣、襄城、許昌。張兵團向宛東進剿，三十日抵埠口。旋以共軍第二、第三、第六、第八、第十縱隊回竄反擊，國軍乃以整第五十八師後衞折回南陽；於馬劉營附近遭共軍主力圍攻，戰至六月二日突圍；該師第一八三旅主力傷亡殆盡，乃中止西進。

七月三日，劉伯承第十、第十二縱隊，及孔從周第十五、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旅再乘隙分別攻陷老河口、穀城。五日共軍開始圍攻襄樊。九日國軍第一六三旅於樂鄉關與共軍激戰後，情況不明。同時樊城撤守。襄陽第十五綏區司令官康澤指揮守軍第一零四、第一六四旅，與共軍激戰十餘日，迄十五日，共軍突入襄陽。康司令官被俘。先是，國軍曾以整第七、第二十師增援襄、樊、因受襄河阻礙，延至十八日始抵樂鄉關，已於戰局無補。

康澤字兆民，中央軍校第三期畢一度曾赴俄留學，歸來即任中央黨務指導員，嗣後在委員長侍從室工作，爲人性情爽邁，豪氣干雲，徒不作洩氣衰歇之語，對於用人方面，亦不拘囿於一格，廣事延攬，各方搜羅，是以其幹部人選，都是一時俊彥。

他對於領袖的命令，只是絕對服從。那一種忠心耿耿，忠義赤忱，亦隨時流露於他的日常舉止言談，任憑大難當前，他的蹈湯赴火，也是絕對在所不辭的。

郭勛祺（號翼之）四川華陽人，由行伍而不次擢升爲第五十軍軍長（廿集團軍唐式遵部）抗戰期

間。二十九年調升廿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旋經特准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五期，卅一年畢業。襄陽保衛之戰，他即奉派充任該綏靖區的副司令官。

郭勛祺富有氣魄，慷慨好義，作戰勇敢，文學亦佳，行書甚好，當共軍劉伯承部傾巢來犯時，郭曾向康司令建議『以所部主力，扼守襄陽外圍據點，以一小部固守城池，相機移轉攻勢，以擊滅當面之敵。』康司令則以守衛襄陽責任重大，必須『以主力固守襄陽城，而另以一小部扼守外圍據點。』並即以此決心，分報華中長官及最高統帥部。

郭以其建議未被採納乃電報華中白長官崇禧請其轉商康司令變更作戰計劃，白長官對郭君意見，甚爲嘉許，曾飭康澤變更計劃，康澤覆電已呈奉最高統帥部核准，無法變更。

也就因此，結怨甚多，被擠出中央領導圈子，他個人胸懷大志，自不甘寂寞，正值中央成立綏區，他就活動出任了十五綏區司令官，實則他雖是軍校畢業却沒有帶過兵，更沒有基本部隊，襄陽又是要地，他担任這項職務自是兇多吉少。

襄陽失守經過，郭勛祺是一個關鍵人物。

至於康澤被俘經過，據共方報導，說是當共軍攻陷了司令部以後，一直到了下午，康澤還沒有找到。解放軍教導員要秉仁率領一排人，接受了專門搜索康澤的任務。他們在俘虜羣中，查出了一個名叫傅起戌的康澤的衛士。在這個衛士的指引下，進了康澤司令部的地道。

陰暗、濕、潮、黑洞洞的地道，悶熱和血腥臭氣撲鼻而來。搜索者們打着手電，一步一步摸索前進。地洞裏撒遍了各式各樣的物品，公文、水壺、面盤，染滿血污的軍衣、繃帶，橫臥着若干屍體，有的還在斷續者呻吟。搜索者查看了每個角落，走遍了整個地道每一具屍體都翻過了，整個地道每一具屍體都翻過了，每個傷兵都檢查過，一路走一路問：「這人是不是？」傅起戌總是回答：「不是！不是！」

又說：來回搜索了兩遍，都沒找到康澤的下落。最後，他們來到了解放軍爆破的大樓附近，順道地向右一拐……他們跨過死屍，下到一個很深的大坑，地道頂端透進一綫亮光，原來這裏有一個露天的氣孔，氣孔被一個死的士兵堵塞着，腦漿和血水還在一滴一滴往下流，通訊員高懷禮用刺刀把屍體挑了下來，亮光透入，只見一個滿身血污的人躺在裏邊。他的大腿橫壓着一個血肉模糊的死人，背脊放在另一具屍體上，傅起戌一見此人，一聲扭頭就向外跑。要秉仁伸手拉住了他，他顫慄地說：「我……不敢見他……他就是康司令……」

但以後又據各方透露，郭勛祺實在早同劉伯承有了勾結，襄陽之迅速失守，其故在此。



終於倒下來　　嚴以敬作

火種

「紅日」是瞿白音編劇，湯曉丹導演，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出來的作品，編導都是電影圈內響鐺鐺的人物，但始終不能引起林宇民的興趣，單看「紅日」的片名，他就頭大了。

他是小組裏這次輪到睡覺者之一，片頭過去，去垂下眼臉準備瞌睡。放映後沒好久，銀幕上炮聲隆隆，機關槍格格響個不停，使他心煩不堪，他不屑地向銀幕溜瞅一眼，突然睜大眼睛，開始注觀銀幕。

原來這是描寫解放戰爭中國民黨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在山東星莨與解放軍激戰的情形。那時，解放軍的大部隊集結進攻，張靈甫的部隊已死亡枕藉，僅留下少數官兵，堅守山頂。在解放軍凌厲的攻勢下，張靈甫身邊除高級帳僚和幾個衛士外，已無一兵一卒。張靈甫自知已無生路，就集合沒有戰死的官兵，集體自殺。他們在自殺前，先向南方行了軍禮，舉臂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蔣總統萬歲！

張靈甫還說了幾句，他說：

「校長，學生辜負了你的栽培付托，請你原諒！」然後他轉過臉對部下說：「同志們，我先走了！」

於是，他面向南方，舉起手槍對着自己太陽穴，開了一槍。

接着，一陣槍聲，其餘的人也隨槍自殺。

接着，解放軍勝利地佔領了山頭……

林宇民的心靈受了極大震撼。這部電影說明了什麼？怎麼會如此感人？

那個飾演張靈甫的演員，表現得好極了，把張靈甫至死不屈的精神刻劃入微，那種軍人氣魄、大節、嚴肅、從容，演活了那個劇中的人。

國民黨有那麼優秀的軍人，結果還是把大陸丟了，這眞令人費解……

他在片子還沒有結束前，擦去了眼淚，轉過臉，他看到姍姍旁邊的老壽，雙手撫住臉，伏在膝蓋上，肩膀在劇烈地顫動。他連忙伸手過去推推他，要他注意戲院中的電燈馬上要亮了。

他又看到了姍姍眼眶中滾動着的淚珠，閃出一絲微光。

片子在國歌聲及毛澤東的背像中結束。

全場爆出熱烈的歡呼，很多觀眾熱淚滿眶在喊着毛澤東萬歲。

「這片子太好了，解放軍眞偉大！」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麼感人的片子，太好了！」

「黨應該多拍幾部這樣的好電影！」

觀眾們在紛紛議論着。

林宇民能了解他們話裏的意義，他知道他喊着「毛澤東萬歲」口號時，他們心裏在想些什麼。

就連李天佑老師傅也一面擦着眼淚，一面搬出他那套老調子：

「我們從前當泥水工，被資產階級跴在腳下面……」

姍姍一直低着頭沒說話，走出戲院，林宇民陪她走了一段路，到一個冷僻的巷子口，她突然站住，靠在路邊牆上哭了起來。

林宇民靜靜站在一邊，沒有拉動和勸慰她，他了解她從電影上得來的感受，不讓她哭一下，她會難過整整一個晚上的。

過了一會，他輕輕地叫了她一聲。

「姍姍現在好點嗎？」

她擦掉眼淚，對他點點頭。

他們繼續立着，她不好意思的說：

「林大哥，你以爲我很可笑，是不是？」

「哪會呢，姍姍。」

「其實，我不是一個愛哭的女孩子。」

「我知道，姍姍，我也流淚了，從前在農場，我沒有哭過。還有很多人都哭了。」

「看到老壽撫着臉抽噎的樣子，我眞難過死了。那位張師長眞了起……」

她說着眼淚又流了下來。

「姍姍，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啓示，它告訴我們怎樣去覓求生命價值，對我們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那有什麼用，林大哥？那個師長已經死掉了……」

「是的，張靈甫是死了，但是姍姍，妳沒有注意觀眾反應？」

「我怕忍不住哭出來，一直沒敢抬頭，怎麼注意呢？」

「他是死了，但是他所表現出來至死不屈的精神種籽，已經撒在每個觀眾心裏。好記得我跟妳說過那位叫王先永的朋友的故事嗎？」

姍姍點點頭。

「就是那個樣子，姍姍，就是那個樣子。現現該是妳回去的時候了，好好休息，我們明天再見。」

他有點激動，站在那裏目送。姍姍走了幾步，回過頭來對他揮揮手，然後很快的消失在闇寂的馬路中。

他旋轉身，百無聊賴的用腳踢踢路邊的石子。

姍姍眞是濁世中的明珠，這樣善良的女孩是不會再有第二個了，但是傅黛……啊，傅黛……

他心裏感到一種罕有的壅塞，姍姍和傅黛的影子在交疊着，推操着……

八

十一月份中下旬以後，小組碰到開政治學習，時事學習的時間，大都是合併到全中隊、或者全小隊裏開大會，由組織派人主持研究和報告的工作，上級指定的學習文件，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滙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很明顯的，這篇文章是根據九月間毛澤東在一次黨中央的會議上，所提出「必須批評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的指示而來。

其實，毛澤東對意識型態領域的注意，不是最近才有的，他深切的了解文藝思想對政治的衝擊性，具有極大的威脅力量。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時代，就整肅了王實味、丁玲、艾青、華君武等人，並且把王實味扣上一頂「托洛茨基匪首」的帽子。解放後，前後發動了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兪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思想、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重新清算丁玲及陳企霞的反黨集團和右派份子馮雪峯等四次文藝大整風。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裏，對陸定一、周揚、林默涵他們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型態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他所指的小說，就是周揚一直在讚賞的「劉志丹」，姚文元却指出這部小說，是企圖替高、饒翻案，是想推翻毛澤東。

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又指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効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却不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早在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時，就很不滿意的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是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眞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黨中央在七月份，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組織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是彭眞、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周揚。並且派出工作組到各學校指導，把學生革命活動，限制於學術討論之內。可能是因爲毛澤東已經退到第二綫，黨裏的幹部對他「三面紅旗」所造成的國家危機，仍是心有餘悸，雖然他大動肝火，也只是裝個樣子應付一下，並沒有用力去推動它。

這對毛澤東是個很大刺激，國家主席固然是丟了，但他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啊，怎麼他說的話，他們會當作耳邊風呢？

情勢有了轉變，總算是有個姚文元伸出頭來向「海瑞罷官」開刀了。

「海瑞罷官」是一齣平劇，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編的劇本；吳晗是對明史特別有研究的歷史學家，曾經寫過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海瑞的故事等專門談海瑞的文章。「海瑞罷官」這個劇本是名牌演員馬連亮找他寫的，他足足寫了一年，才在六一年二月在北京正式演出。因爲相當「叫座」，各省的文工團也普通的排練公演。

福州也演過這齣戲，只是林宇民那時還在邵武，他沒有看到；他聽小組裏的伙伴談起，這齣戲轟動了整個福州市，沒有派到票的人，寧願不參加工作單會的小組會議被扣工資和檢討，買票去觀賞。

跟包公一樣，海瑞也是老百姓心中的「青天」，不過海瑞在歷史上是眞有其人，眞有其事。他在時明世宗和穆宗兩朝，做過御史、巡撫，敢作敢爲，在職時曾經除霸、退田、平寃獄、賑濟飢民、修復水利，當時的老百姓都叫他「海青天」。這齣「海瑞罷官」的戲中，吳晗就特別強調了海瑞不懼豪強，以鐵的手腕，爲民除害興利。他在劇本前面，會對那個時代有深刻的描繪，他說：

「大地主的兼併，官吏的貪污，倭寇的侵略，使得農民生活日益困苦。表面上熙熙攘攘，骨子裏却蘊藏着被壓抑的千千萬萬農民的憤怒，一觸即發。」

林宇民雖然沒有機會看到「海瑞罷官」，但他在人民日報上却讀過吳晗寫的文章，也在別的報刊上讀到一些對他的文章和劇本的評論。他覺得吳晗在這個時候來談海瑞，可說是切中時弊，對黨該是一個當頭棒喝。人民公社的沒有土地和生產資料，原是黨左傾冒進政策的錯誤，剷除黨霸，退回民田，是老百姓夢寐以求的事情，這齣戲被廣大羣眾所誦讀，正反映出黨失敗。

會議上的批判工作，進行得並不認眞與熱烈，大抵是幹部宣讀了文件，加上教條式的按語，要羣眾提出意見。惡霸當然該除，被大地主吞併的民田，自該退回，而平反寃獄，也不是什麼壞事，黨的政策本來不就是這樣嗎？打倒地主惡霸，消滅他們；像白毛女那樣受到寃情的人，不但平反，而且還要搬個劇本出來到處唱呢。「海瑞罷官」又有什麼不對了？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這一天，在鄭汝成有可能通過的沿途部署了敢死之士十多人，特別是在通往共同租界的外白渡橋，爲到達日本領事館的必經之路；而且馬路轉彎，須減速慢行，是最便於狙擊的地點，所以挑選了精於射擊的王明山、王曉峯兩人，守候該處，務期達成目的。

陳其美給予兩人兩支手槍、兩顆炸彈；兩人鎮靜地答稱：「曉得了！我們一定辦到，願意把自己獻給國家……」

大家的心裏都很明白，暗殺鄭汝成即使能夠成功，也必然是不可能生還的。



淞滬起義時担任海軍陸戰隊正司令的楊虎。

爲民除賊英勇行動

當天，兩人埋伏在距離外白渡橋約一百公尺處，等待機會。上午十一時，鄭汝成的座車出現，警覺性很高的鄭汝成，爲了躲開革命黨員盯梢，特別繞道並乘座汽艇，然後由漢口路換乘汽車前來。

汽車剛到橋頭，突然引擎出了毛病，速度降低，眞正是天賜良機，担任眼綫的同志，認清身穿大禮服的鄭汝成坐在車內，大叫「就是那一部車！」王明山躍身上前，衝過去投出炸彈，第一顆未中，司機慌忙想開車快跑，而王明山更迫近一步，投出第二顆炸彈，炸壞了汽車後身，鄭汝成在車內被震失去知覺，王曉峯跳上車緣，右手持槍自窗口揷進去，對準鄭汝成頭部連發十槍，因爲是近距離射擊，所以鄭汝成腦袋被打得稀爛。

達成了使命的兩人，從容地被趕來的租界巡捕逮捕，在受審訊時侃侃而談：

「鄭汝成助袁世凱背叛民國，余等爲民除賊，使天下咸知吾人討賊之義。」

這是革命黨員演出最壯烈的一幕暗殺劇！

註一：蔣總統——「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畧」（一九一六．五）

註二：（同右）

策劃肇和起義

鄭汝成被暗殺，給予袁世凱以很大的震撼他在極度驚惶之餘，派楊善德繼任上海鎮守使。

楊善德是一個平庸怯懦的人，才智遠在鄭汝成之下，以這樣的人來担任上海守備任務，對於革命黨來說，應該是非常有利的事。

很快地在軍隊之中，便開始出現抗拒楊善德的人；江浙同志們也都表示：「如果在上海舉事，我們也會響應。」積極地煽動討袁發難的勢燄。

總統作成軍事計畫

不過，要想拿下袁世凱在水陸兩方面已有防衛部署的上海，則非有周詳的計畫和充分的準備不可；所以經過一再研討之後，乃由蔣總統作成了「淞滬起義軍事計畫書」。這個計畫，是以攻取上海製造局爲最後目標；爲達成這個目標，首先要奪得海軍爲據點。其一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敵軍以後防備海上，較陸上更嚴。吾軍計畫若專注力於海軍，恐海軍萬一不能得手。假能得手，如海軍器械運用不靈，不能射擊；或陸上敵炮先制艦隊，則海軍計畫全歸泡影，而吾軍再無立足餘地。

『故佔領海軍必須與陸上炮隊同時佔領。如果艦隊方面不幸而中以上預言之一，則陸上炮隊必可補其缺憾，當不致進退無路。且陸上炮隊射擊照準，必較艦上迅速，而炮隊營佔領，亦不甚難。故吾軍根據，定以艦隊爲主，炮隊營爲副，同時並舉，較爲



肇和軍艦

得計。惟須準備多數炮手，以為佔領後速射之計也。如無炮手，可以購炮兵操典，令攻擊炮隊營人員預習其射擊之法，二星期後必能熟知也……』

計畫為陳其美所採納。在後來被稱為「肇和起義」的一頁史跡，就是依據這個計畫進行。

策反肇和等軍艦

當時，有「肇和」、「應瑞」「通濟」等海軍精銳軍艦在長江停泊，陳其美命令中華革命黨幹部楊虎（註一）首先進行策反這幾艘軍艦。

碰巧「肇和」艦長黃鳴球是陳其美的故舊，艦上大多數官兵決定響應革命黨，尤其是實習生陳可鈞最為積極，主動担負起倡導起義的任務。



右為淞滬起義時期的陳其美，左為陳可鈞。

同時，「應瑞」和「通濟」兩艦官兵之中的贊成起義分子，也逐漸在增加中。

另一方面，對於陸地軍警的聯絡策動，也進行得頗為順利。

發難時期，預定在十二月中旬。

▼和蔣總統協同參加「肇和起義」準備工作的日本人山田純三郎，後來於一九五四年在臺北的演講中，曾經介紹了如下一段故事：

「肇和起義的事，是在陳其美先生家中研議多項作戰計畫，我也參加了。想到當時製造炸彈的事，實在幼稚得可笑！是用香烟罐頭，放進炸藥破片，拿到郊外池塘裏去試驗，如果池塘裏的魚被炸死，浮了起來，那就證明試驗成功。並將炸死的魚帶回去做菜吃。

「炸彈藏在新民里的一處秘密機關。那所房子距離總裁住宅只有兩、三家，可是總裁泰然自若，毫不在意。」▲



淞滬起義時的蔣總統（左）與山田純三郎合影。

但是，袁世凱却並非是一個腦筋簡單的人，當他察覺到「肇和」等軍艦有不穩的動向，便立即使出「隔離戰術」，命令各艦開往廣東，讓革命黨的策反運動鞭長莫及。

起義日期提前舉行

『十二月三號，有「應瑞」、「肇和」二艦即將駛赴廣東之報，於是臨時定期，於本月五日，乘各艦長公宴薩鎮冰之日，與肇和艦長黃鳴球相約，於是日舉事，推其為海軍總司令，囑其暫匿滬寓。』（註二）

於是，起義日期提前於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舉行，「司令長官」及「海軍陸戰隊正司令」分別由陳其美、楊虎就任。

按照作戰計畫，楊虎率領一支隊伍佔領「肇和」，在艦上設置海軍總司令部；然後由「肇和」自江面發炮轟擊上海製造局。此外，另有別動隊攻佔「應瑞」、「通濟」兩艦。

同時並決定以「肇和」發炮為信號，在陸上所有製造局、城內、以及閘北地區軍警之中的同志都奮起響應，分頭担任進攻警察總局、電話局、電燈廠、警察局第一區以及工程總局等行動。

担負攻佔「肇和」任務的楊虎，依照原定計畫，買進了一艘汽艇，以備乘艇前往登上軍艦。

十月五日下午三時，楊虎率領海軍陸戰隊同志三十多人，乘汽艇由黃浦灘出發，各人暗藏手槍炸彈，表面上則裝做只是游客。

途中，懸起「青天白日旗」，由於這個旗幟和當時的海軍旗近似，所以「肇和」艦上的高級官員誤以為是有人前來校閱，乃集合官兵在甲板上排除歡迎。

註一：楊虎——一八八八年出生，安徽省寧國縣人，亡命日本，二次革命後，追隨孫先生，後在廣東大總統府任職。一九二六年，在

蔣總統領導下担負清黨任務；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事變」，任淞滬警備司令，抵抗日軍。

註二：蔣總統－－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總統親自督戰

當革命軍海軍陸戰隊司令楊虎等人所乘汽艇與「肇和」軍艦船舷相接時，艦上的陳可鈞便按照計畫與同志們奮起響應，未見有人敢於反抗。

楊虎登上了毫無抵抗的「肇和」軍艦，宣布討袁宗旨，艦上的水兵們歡呼贊成。

於是，立即對水兵們發放犒賞金，並作發炮轟擊敵人的準備。

不巧的是保管彈藥庫鎖匙的人尚未歸艦，只有打破庫門，取出炮彈。下午六時許，開始對上海製造局發炮射擊。

奪取兩艦未克實現

繼「肇和」之後，對於「應瑞」、「通濟」兩艦，也由陸戰隊副司令孫祥夫担負進行攻奪作戰任務。孫祥夫率領部屬三十多人，由楊樹浦乘另一汽艇出發，以先取「應瑞」、繼奪「通濟」為目標。

未料，剛要登艇出發之際，被巡警發現，索閱出港護照；護照是由海關所發給，如沒有此照，便不能啓航，在忽遽中剛買來的汽艇，當然不可能辦好護照。

結果，孫祥夫等人乃因此被巡警所阻止，未能出發。以致奪取「應瑞」、「通濟」二艦的計畫不克實現。

在岸上，則由薄子明率領二百多人以警察總局為目標；吳闕鈞、陸學文等以電話局、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等為攻擊對象，分頭出發。

最激烈的戰爭，是對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的攻擊。陳其美打算將此處攻佔之後，設置總司令部。陸學文率領二十餘人衝鋒進去，警察人員立即全體潰走，得以一時佔領；但袁軍旋即大舉反撲，企圖奪回，革命軍對之展開壯烈戰鬥，結果有馮范齋等過半數人員死傷，蒙受損害頗大而不得不退卻。

進攻警察總局的薄子明等人，也在對峙激戰之後，因敵方大量援軍趕來助陣，被迫撤退。

攻擊電話局的隊伍，雖也曾一度加以佔領，但因受到袁軍大部隊反攻而退出。

『公（陳其美）與中正親赴……工程總局督戰，各方面皆能如計攻取，卒因械彈不及敵軍充足，以致敗退。」（註）

聯絡不周發生差誤

至於對上海製造局的攻擊，却在聯絡方面發生了重大的差誤。

開始的時候，「肇和」自江面發炮轟擊製造局，未料製造局方面却毫無還擊，因此，在「肇和」軍艦上的楊虎等人以為製造局已經落入革命軍的掌握，故而中止射擊。

另一方面，在製造局內的同志們，預定聽到「肇和」發炮為信號，奮起發難；可是，由於「肇和」的炮聲很快地便停止下去，同志們錯以為攻佔「肇和」的行動業已失敗，因而中中發難響應。

▼據曾經參加此次起義的山田純三郎後來於一九五四年在台北的講演中提到蔣總統本人也參加了對南市警察局的攻擊行動。當時的計畫是：在警察局內的同志們聽到「肇和」的炮聲，立即響應，迎接蔣總統等人進入該局，設置大本營。未料，警察局不但沒有響應，反而對跑步趕來的蔣總統一行開槍。山田又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總裁非常沉着勇敢，那種沉着情形，彷彿還在眼前；在最危險的時候，總裁用日語大聲疾呼：『山田，日本語！山田，日本語！』」

這是要使敵方以為是日本人。而鬆懈其向這邊攻擊的一種機智。▲

岸上的戰爭敗北之後，陳其美和蔣總統等人退回到法租界漁陽里五號的總機關部。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思佳客令

停雲落月經年誤。密意眞情一病知。

而今要說違心話。辛苦人前忍淚時。

西北天涯問所之。到無人處費矜持。

花片片。柳絲絲。去年今日尙猜疑。

香隱約。影朦朧。花枝重省舊東風。

相思燈畔珍珠字。一例更闌化玉虫。

黃花有約過寒露。紅葉無題謝好風。

今年初夜聽秋雨。不在愁中在病中。

三生有約憑誰證。一夢何寧儘自由。

雲影淡。水聲幽。舊時月色認層樓。

臨歧歷亂桃花雨。幾瓣新紅弄舊紅。

山橫水斷人何處。峭壁苔紋失舊題。

枕角珠圓淚有聲。斷無消息接蓬瀛。

寃以歿。今豺狼已死，慈顏竟於此

送秋

人月圓

月華如舊，年華不再，昨夢前身。桂枝香裏，閑階葉響，曲逕苔痕。

前調

乞花枝。賦新詞。

前調

人月圓

前調

人間天上也團圓，醉抱如珪人與月。

人月圓

間天上開心事，最好是團圓。且觀河鼓，天孫一見，歡樂年年。

人月圓詞

千里，

香雹撥，憑肩細語，月印窗紗。

人月圓詞 本意

人月圓詞

九霄澄淨秋闌牛，金鏡蕩商風。更誰

霜點鬢，心如倦鳥，歸夢難通。

前調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74

毛被鞭屍的時期快到了！
華國鋒進死胡同
堅持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
在共黨內只有奪權沒有修正
以毛制毛
當前共產世界的蛻變
八種日本人
滑稽派淳于髡・東方朔・紀曉嵐

「滾滾而來！」

嚴以敬作

大陸權力轉變出乎意表
擁共分子拍錯馬屁大出洋相

NO.474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三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毛被鞭屍的時期快到了！……每週評論 1
大陸權力轉變出乎意表……萬人傑 2
媚共分子的拍馬屁大出洋相
華國鋒鑽進死胡同……岳騫 4
堅持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蔣經國 6
在共黨內只有奪權沒有修正……徐晴嵐 8
以毛制毛……林定 10
空洞的保守不是一種好原則……霍雲霄 11
當前共產世界的蛻變……姚冰 12
共產政治，古已有之……青冥 13
八種日本人……李嘉 14
施漢諾下落不明……陳和美譯 15
中共政經路綫的矛盾……余秋人 16
地下組織中共政治局……王延芝 16
消滅第二個「三十年代」……尹雪愛 17
滑稽派・淳于髡・東方朔・紀曉嵐……向晚 18
漢唐以前的形態美……黃進典 20
三齣歪曲人性遷就情節的噱頭電影……林巽 22
葉劍英善於迎逢……胡養之 24
瘟君夢……岳騫 26
火種……林學政 28
中國抗戰實錄……經產新聞 30
萬人詩壇……壇主封淑英（封底內）

毛被鞭屍的時期快到了！

大陸上揭發批判所謂「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眞是越揭越深，越批越透。這裏所說的「深」和「透」表現在新寡娘娘江青身上，尤其顯得精采而突出。中共宣傳狗子，對於揭露江青穢史，醜行和臭底子十分賣力，在廣州等地對她的攻擊除了還未公開她面首成羣，胆敢給「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戴綠帽子外，其他如生活腐化、揮金如土、飛揚跋扈、到處插手和甚麼纂改毛的指示，僞造毛的「臨終囑咐」等等，眞是多得不可勝數。

然在目前，對江青的批判，已由近十年的各種「罪行」回溯到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歷史」。對此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光明日報」已開了第一槍。該報的文章稱：當時江青以藍蘋爲藝名在上海演電影，曾與另一女演員爭扮賽金花。賽金花爲清末名妓，據說從良後曾隨時任外交官員的洪鈞駐德一個時期，洪死再流落風塵，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賽金花因諳德語曾與聯軍統帥瓦德齊結香火緣。

「光明日報」還揭露江青在上海演話劇「求婚」，將票房收入獻出爲蔣總統慶祝五十壽辰。

中共政權揭批「四人帮」，自開始以來就以江青爲重點，集中火力向她進攻。當然，這是因爲江青是娘娘、王洪文、張春橋在中共中央的地位，雖然比她高，但在實際上却和姚文元一樣，都是拖着江青裙腳上來的娘娘身旁「行走」的走卒。日前，上海會有大字報揭發江青是娼妓。北平「光明日報」文章又把她與賽金花混爲一談，目的非常明顯，在爲鞭毛之屍製造「革命輿論」和「創造條件」。而提到四十年前江青曾爲蔣公祝壽，盡人皆知，這是「華記帽子工廠」在爲江青製造一頂「帽子」，其名曰「國民黨特務」。

江青一伙即或未被處決，但已失去自由，根本沒有申辯的餘地。以華國鋒爲首的北平新統治小集團，利用宣傳工具爲江青羅織罪名，說她是野鷄、婊子甚至是鴇兒、龜婆，江青都無法提出反證。在政治上指她和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甚至可以指他們近年來，中共重要文件落到中華民國有關當局之手，都是經過江青或張春橋之手。俗語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此之謂也。

問題是被北平寡頭統治小集團捧爲「偉大領袖和導師」的毛澤東，因「英明」一世糊塗一時，引狼入室，把手中大權和妻兒老小都交給了華國鋒，結果，毛屍骨未寒，華向赤色官僚和軍人集團投了降，把江青一伙逮捕下獄。抓江青就等於變相地對毛鞭屍。北平正在爲毛修「紀念堂」，如果眞的打算把毛屍當「神」似地「供」起來，逮捕王、張、姚後將江青軟禁起來，讓她慢慢死去，那還不夠嗎？何必一定要在深究清查後復「莫須有」地給她扣上「娼妓」和「特務」一類的罪名。老婆成籮，臭名由來已久，作爲「龜公」丈夫的老毛，活着應殺頭，死後當然該鞭屍。

華國鋒眞是心狼手辣，翻臉無情。十一月十四日北平「人民日報」五版刊出石言的文章，題目爲「粉碎江青的皇帝夢」。這篇諷刺「半個紅學家」江青也侈談「紅樓夢」，心中却在「大做皇帝夢」。文章指江青「爲了反對共產黨、黨內立黨，結成黑帮，甚麼烏龜忘八也收了進去」。

江青一伙在毛畢命二十八天後被捕，在他們「四人帮」中「收了進去」的「烏龜忘八」，當然是毛死之前。如果都進入毛宮，那麼在中南海的宮邸豈不成了「烏龜忘八」等策劃「纂黨奪權」的地方？文章中提到的武則天手下特務周興，來後臣，實與由「公安部長」出身的華國鋒一樣，只是江青城府淺，「狗頭軍師」張春橋也不夠料，結果「請君入甕」者是他們自己，而不是華某之流。

到現在還有人硬說華國鋒是「周[illegible]派」。該「人民日報」上刊登的石言文章却持相反的說法。它說：「江青權令智昏，歇斯底里地叫囂：『榮國府統治集團裏母黨與父黨鬥爭，母黨勝利了』！」這裏所說的「父黨」顯係指毛這個「父」及「子」華國鋒等人，而「母黨」則是江青一伙。華國鋒承「父」業掌權不久，就幹掉了「母」江青，確是太不講道義。不過，毛被鞭屍已不會太久了，華必隨着毛受鞭屍而垮台。

石言文章中引用「毛語錄」說：「一旦樹倒猢猻散」。毛死後才兩個多月，這句話已經應驗了。今後必有更大更多的變動。



大陸權力轉變出乎意表
媚共墮子拍錯馬屁大出洋相

老萬本週談四個問題。最有趣的是此間媚共墮子由於大陸權力轉變出乎意表，剛拍完江青馬屁，她馬上被打成黑帮，成階下之囚，雖然盡力補鑊、却已大出洋相。今天，他們正一窩蜂大捧華國鋒，可是華國鋒地位不穩，已有跡象可尋。恐怕過不了多久，媚共分子又要再來一次補鑊〃別人奪權還沒什麼，要是四人帮反撲成功，這個鑊就很難補了。

萬人傑

媚共者的悲哀

有位執筆朋友慨乎言之，香港文化墮子要媚共也不容易。他說，我每天讀明報，近半年非常替查老板難過，大陸政治氣候轉變太快。看來查老板捧共有個原則，專捧當權派人物。周恩來當總理時，各國媚共元首紛紛到北平朝聖，周恩來成為紅朝第一紅人，當然查老板也大捧特捧「周總理」；直到他拉柴，查老板還盡力揚周，許為中國第一偉人。但周的骨灰剛洒落中國大地，批判水滸傳之風隨起，暗指周為宋江，查老板的立論頗感尷尬。

周死後，鄧小平重返牛棚，大權自然落在毛江之手，毛已病入膏肓，江青擎着這塊半病半死的招牌，假傳「聖旨」，當然炙手可熱。因而在明報上看到的評論，又把毛江捧上半天；毛澤東死了，猜這寶座一定會由江青坐上去，以明報為首的一班媚共墮子，幾乎眾口一詞，都認為今後是文革派的天下了。

四人帮政變陰謀被「粉碎」後，這班媚共墮子又急忙作一百八十度轉彎，馬上向當權派華國鋒大力吹捧，近日讀明報，幾乎天天替華國鋒說好話，拿月前的報紙比對一下，相信連查老板自己也覺好笑。

做媚共墮子，必須有隨機應變的本領，不但香港的查老板和其他墮子感到難於適應，在美國，自稱「數理邏輯學權威」的王浩，也鬧出差不多的笑話。他趕不上了解大陸情況，每次發表演說，雖然盡力替中共吹捧，大拍馬屁，可惜拍錯馬腿，四人帮已被「粉碎」，他還大捧江青的樣板戲，致大受奚落。老萬看了這則通訊，着實替這位老胡塗墮子難過，要討好中共，結果搗了當權派的蛋。可見，要做墮子，確是非常痛苦的事。

本港墮子，不少和王浩一樣，如田雪自打嘴巴，行內人引為笑談，幸而他面檜膏搽得厚，在彩色電視機中也看不見他面紅，有人說他因面皮特別厚，紅不出來，只好解嘲的說：「預測大陸政局，猶如狗馬貼士，不過狗馬貼士馬上見功；預測大陸政局則不會那麼快跌眼鏡。」

其實，那裏是甚麼「預測」？只是邊個當權，便捧邊個。但你爭我奪，權力隨時轉移，他捧過的人，馬上便成階下囚了。幸而在香港，挺多受人嘲笑，面皮夠厚大可不理；如在「祖國」，這種「預測」隨時有殺身之禍！

在左派報紙工作，這種痛苦免不掉，無話可說；作為一份民營報紙，何必自尋痛苦？像我們萬人，要說什麼便說什麼，當何有那麼多顧慮呢？

最受歡迎的檢定

消費者委員會把市面流行的十二種花生油及生油，以聯合國農糧組織及世界健康組織建議的國際標準為依據，予以檢定，並將檢定結果發表。食油商知道風聲，在發表前曾予反對，但消費者委員會沒有理會，終於在該會出版的「選擇」月刊公佈檢定結果。除左派報紙外，各報均以顯著地位及大字標題予以轉錄。

老萬認為，消費者委員會成立以來，這是最有意義的一項工作。更值得讚賞的是羅桂祥在檢定結果發表後說：自問這項檢定相當公平，已隨時準備廠商提出控訴。這是負責任、有胆色的話，值得為他這項工作喝采！

花生油與生油的檢定，相信只是一個開始，以後，會有更多商品被檢定及作出比較。消費者對一般商品，只看到它的外表，成分如何，品質如何，不大了了，必須經由專家檢定才知曉，因而造成一般商人着重宣傳，不求實際。消費者受宣傳蒙蔽，每每上當而不自知；反而重實際的商品，不為人們所知。只有經過專家檢定，其知名度才脫穎而出。

在無可遁形的檢定之下，幾種大陸出品的生油便無從掩飾。怪不得左派報紙不敢把檢定結果登出，這報告會使滲雜的食油為消費者摒棄。雖然每晚電視中賣廣告，大力吹噓，百分之百七七，百分之百物物，查實看過檢定報告的觀眾，心裏有數，百分之百搵笨是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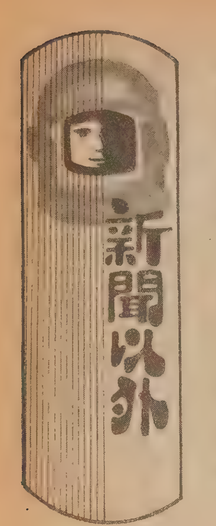
消費者委員會這種檢定，對消費者非常有利，但必須是公正的，不論大廠、小廠，不理其「牌子」，只驗其品質，使消費者知道那一種貨品「童叟無欺」。

值得檢定的商品固不祇花生油、食油，許多東

西的品質都是肉眼無法分辨的，必須倚賴消費者委員會加以檢定，偸工減料的廠商，便無所遁形了。

老萬認爲有一種檢定工作更重要，也更爲消費者所歡迎。由於香港向醫生求診收費太貴，很多人有病時都服食成藥。但成藥包裝上面，及在電視、報紙上所登的廣告，例作誇張宣傳，是否眞有療效，試過後當然知道，但買了試服，已上藥商的當。如果有一個檢定機關，化驗其效能，將檢定書附於藥物包裝內，購買者一目了然，這對消費者實造福不淺。

如果這不是消費者委員會的工作範圍，老萬認爲醫務衞生處或中華醫學會也值得做，香港市面騙的成藥實在太多了！



新觀念

無綫電視「七女性」成爲問題電視，可惜八點這時間正是老萬筆不停揮的「埋架」時候，因此雖有不少朋友「介紹」欣賞，也無法抽空看一小段。

終於，電檢處有了反應，予無綫電視以「警告」，受警告後的「七女性」，據說已把部分黃色「動作」改爲黃色「對白」，用嘴巴說出來，而不見之形像，相信是爲了應付警告，不是「七女性」本質有所改變。

一位看過警告後的「七女性」的朋友告訴老萬，這一節述及一名少女向解答疑難的某夫人請教，她愛上一個有婦之夫，她很愛他，他也愛她，少女問某夫人：「這該怎麼辦？」某夫人的答覆是：新觀念並不重視婚姻關係，不管對方是已婚未婚，只要喜歡，就可以要。後來某夫人發覺，少女所戀的有婦之夫，正是她丈夫；而少女也依了她的指示，把他要了。

這橋段並不新鮮，在外國短劇中早已看過。値得一談的是某夫人說的「新觀念」。這種東西，在外國人的腦子裏，已經不「新」，早蔚成「新風氣」。

老萬第一次從中國女孩子口中聽到這新觀念，是一位社會上相當有地位的校長，在美國學成歸來，年紀不過廿多歲，出過一陣風頭。這爽朗的女子說話很坦率，表示她不管別人怎麼說，自己喜歡怎樣便怎樣，發覺不對勁時，分手也不出惡言。

她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後來聽說和一個有太太，年紀比她大得多的外國男子同在一起。別人批評怎樣，她全不管，她對人表示：過得很快樂。

當然，許多認識她的人批評她不對，但說她不對的人，其實本身所作所爲，何嘗不「認同」這種「新觀念」？

老萬許多朋友行動上早已奉行了這種新觀念，但從沒人提出；接觸到這問題時，也會認爲這種新觀念不道德。

老萬並非鼓勵新觀念，不過今天年青人確已漸漸有此趨向，形成這種趨向因素很多，相信受外國歪風影响最大。說它是好或壞，要看從那一角度。戴上舊道德眼鏡，是一百個不對；但對新時代用舊觀念看，簡直自尋煩惱。衞道之士那種「世風日下」的嘆息，只受到年輕人訕笑。

新觀念儘管不是好東西，但看來似乎很難阻止它的發展，世人愈來愈崇尙享樂，連性也包括在內。只要她「喜歡」，誰管得了？

信譽的賭注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工商日報絕不小覷我們這家拉泥報，在日報和晚報上以巨大篇幅發表了關於澄清「籌欵換腎」的消息。據說「岑慧雲赴美就醫，辦妥手續便成行」，因爲工商日報自稱是「第一家發表這項消息」的報紙，既然行家「懷疑」，他們加以澄清，足見對本身報導的「負責」，這是可喜的現象！

在訪問岑國強新聞的上端，另有「在港換腎者二人，現僅有兩人仍生存，餘者平均壽命十八個月」一則報導。其用意殆爲：因爲在港換腎生存機會太微，所以岑慧雲有必要到美、加去換腎。不過，據我們所知，換腎手術，在香港和外國都不是對腎病患者起死回生的不二法門，所不同者是：在香港用中國人之腎，在外國用外國人之腎；在香港醫藥費用港幣，在美國則用美金。岑國強說已收到捐欵七萬元，如換了美金或加金，只有一萬五千元左右。難怪他說：「不夠！不夠！還是不夠！」

工商日晚報老編和記者顯然對岑國強的發言深信不疑，這也難怪，因爲他們與岑家比我們稔熟得多，記者先生和他家又有親戚關係，可減少許多隔閡，所以認爲我們說的是「謠言」，使到垂危的患者受到「困擾」。而岑國強也表示「決以行動來澄清」，一切好像是我們「枉作小人」。

不過，老萬看完工商日晚報報導後，肚子裏的疑團不但沒消解，反而引起了另一新疑團。那就是附於新聞報導後的一則小啓，據說已替岑慧雲籌得一萬九千餘元，目前暫時「保管」，「一俟岑小姐旅行證件及機票辦妥後，即當掃數轉交」。老萬想，這當是工商日報的好意，因爲香港籬頸黨猖獗，偌大一筆欵子交到岑女手上，殊不安全，他們的住宅，不會有工商日報那麼巨大的夾萬，予以妥善保管，可見工商日報確設想週到。

使老萬引起疑團的是以下一段：「如將來不克成行，本報將分別徵求各位捐欵人之同意，代爲捐贈『公益金』或其他慈善機構，或退還捐欵人。」這一段，表示工商日報的老編雖派了記者訪問過岑國強，他斬釘截鐵的表示以行動澄清謠言，老編對他仍沒有信心，認爲他可能未克成行，所以才有「改捐公益金」或「發還捐欵人」的決定。他們是第一家報導這項消息的報紙，且有位記者是患者親戚，對她尙且如此缺乏信心，叫我們讀者有什麼辦法「絕對信賴呢」？

一家成功的報紙，絕不宜把讀者的信任作賭注，因爲這種信用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而摧毀却非常容易。

華國鋒陷進死胡同

岳騫



華國鋒自從十月七日逮捕了「四人帮」，旋取得了絕對權力後，被推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復兼任「國務院總理」，兼有毛澤東、周恩來之權力，自共帮有史以來，尚無人集此三職於一身者。

但華國鋒畢竟不是毛澤東，也不是周恩來，其人是坐直升機上來，因緣時會，坐上第一把交椅，其地位之不穩，舉世皆知，華國鋒自然更較別人清楚，因此，華國鋒自擊倒「四人帮」之後，所致力者便是如何保持其地位，鞏固並擴大權力。

華國鋒目前所採取政策顯然可見者有幾點：

一、以毛打江

目前四人帮已被打垮，但清算四人帮罪行，技術方面頗有困難，因四人帮尤其是江青，與毛澤東絕對無法分開，江青的權力皆來自毛澤東，江青所作所為，毛澤東皆要負極大責任，清算江青勢必要波及毛澤東，而華國鋒今天決無力將毛澤東一起清算，因此，惟有盡力將毛江分開，以毛打江。最近半月來共報所公佈江青罪狀，重心即在毛江不和，如江青逼毛澤東要錢，使毛澤東下淚，江青在毛澤東病危時故意換床，促毛早死，甚至毛江三年未同房，也算作江青罪狀。最近兩日共報又說江青在大寨聽說毛澤東病危仍不肯回北平，繼續打撲克，再演變下去，將會出現江青謀害親夫之事。

華國鋒一方面大力批江，一方面又盡量崇毛，日前在北平動工興建毛澤東紀念堂，陳列毛澤東屍體。表示批江並非對毛不敬，江毛並非一體。

華國鋒此舉亦煞費苦心，其目前不能批毛，並非有所愛於毛，亦非毛仍有巨大潛勢力，一旦批毛將會引起動亂，實在由於華國鋒倉促坐上第一把交椅，理論政策全無，目前非利用毛澤東這塊爛招牌不可，若完全揚棄毛澤東路綫，華國鋒自己便茫然無所適從。

因此，目前共帮對外活動暫時仍不離毛澤東的路綫，對內也假借毛澤東的招牌以控制民眾。但此項政策，絕不能行之太久，因為其中充滿矛盾，如華國鋒攻擊四人帮「裏通外國」，此外國未知何所指，但應該不是蘇俄，若是指美國及西方國家，則華國鋒此日所推行的親美政策，與四人帮又有何分別。

對內更為困難，由於華國鋒仍要崇毛，其自身也是由「文革」竄起，所以不能否定「文革」，到今日仍然宣揚「文革」但又指「四人帮」破壞文革，四人帮全靠文革起家，何以要破壞文革，此等處均難自圓其說。

擺在華國鋒面前眞正難題是如何處置毛澤東，要團結共帮，平息民憤非鞭屍不可，只要公開宣佈毛澤東罪狀，一切問題均迎刃而解，誰裏通外國，當然是毛澤東先投靠蘇俄，要「一面倒」，繼投向美國，搞甚麼「正常化」。誰推行投降主義，也是毛澤東抗戰初起，共軍向政府投誠，是毛澤東主其事，抗戰

期間毛澤東頌揚最高領袖之文字談話，不但超過所有共產黨人，即國民黨中也少見。中間又一度要求加入國民黨，上書最高領袖，派周恩來持書至漢口當面呈遞，此信尚存台北，爲毛澤東親筆，蔣公在「中國之命運」也有提及。

至於說破壞生產，最大事件也是毛澤東搞出的「三面紅旗」了，那一次把中國同胞餓死了一千萬，是亘古未有之大刼，是時「四人帮」都在孵豆芽，以張春橋地位最高，也只是上海市委主管文藝宣傳的書記，三面紅旗大災禍絕對扯不到「四人帮」頭上，也扯不到劉鄧彭林諸人，要由毛澤東負全責，如果要找出帮凶，只有一個周恩來。

再說製造分裂，更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毛澤東的「一分爲二」的「哲學」「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指示」，「八全大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到死未被毛澤東直接鬥過的只有一個周恩來。如果華國鋒直接了當鞭毛澤東之屍，也許對他的地位有所裨益，但華國鋒無此魄力，也無此聲望，更重要的是自身沒有一套政策，只得借重毛澤東的死靈魂，又爲毛澤東建「紀念堂」，這以來華國鋒便承担了毛澤東的全部罪惡，這把交椅就很難坐得穩了。

二、製造個人崇拜

華國鋒上台之後，也自知根基太淺，乃拚命製造個人崇拜，開始是「解放軍報」公然聲稱華國鋒是共帮「當之無愧」的領袖，繼之是各地爭相刊載華「主席」何年何月來到我處，似有莫大光榮，至於湘潭地區從華國鋒直接統治過的，更是意氣風發，這些宣傳，表面看來很熱鬧，但如果認眞去研究，對華國鋒並無太大用處，因爲華國鋒去某地視察，關心人民，治湘潭有成績，都不足以構成坐上第一把交椅的條件。昨日「人民日報」又刊出「華主席語錄」；「精心組織，精心指揮」，這八個字比起毛「語錄」更膚淺，更不知所云，像用這種手法去製造個人崇拜，收效一定不大。

但共帮特色是要突出一個人，作爲愚民的偶像，使其幹部心理有所皈依。毛澤東後來所以變得不是人，而是半人半神的怪物，毛澤東自己固然要負大部份責任，而始作俑者劉少奇及周恩來等一羣大頭目，何嘗不要負責。

從華國鋒大力製造個人崇拜，可以看出一點，即共帮今日決無一個足以控制全局的大頭目，但共帮又不可能似蘇俄產生集體領導的局面，在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下，必然殺殺砍砍永無已時。

對華國鋒的未來，可以從其本身情況觀察，如果華國鋒端拱其上，不抓灌，不製造個人崇拜，則共帮實力派頭目反而可以與之相安，反之，必然要引起血腥鬥爭，無論誰勝誰敗，另一回合火併即將開始。

三、懸而未決的問題

華國鋒上台後，有許多問題均未能適當解決，即以共帮「三中全會」而言，至今仍未能召開，就一般情況看，共帮不可能越過三中全會，另行召開「十一全大會」，如此，共帮目前已如前進的車輛，突然阻塞再也不能前進，車輛不能阻塞不進，阻塞久了自然要發生其他變化。顯而易見華國鋒便越不過去這一關。

另一點便是人事安排，從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倒斃後共帮至今只有華國鋒一個人獲得新職，其餘原封未動，中央級的缺一概未補，以共帮中央而言，原來五個副主席只剩一個，原來九個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兩個，究竟還開不開會，這些缺如何補充。還有便是爲人矚目的「人代常委會委員長」了，另外是「國務院總理」一職，華國鋒是不是繼續兼任，這些問題一直未決，更奇怪的是上海方面曾貼出大字報，報導葉劍英任「人代委會委員長」，李先念繼任「總理」，此項佈告貼出後即被撕掉，原因何在，至今未明。「人代常委會委員長」地位雖高，實是閑職，原不足道，而「國務院總理」一職却相當重要，比起周恩來時期更爲重要，因爲周恩來上面有個毛澤東，重要事皆不能自主，此日的華國鋒決不能比毛澤東，如果眞的由李先念任「總理」，將會成爲「責任內閣」，大概也就因此，華國鋒不願讓出「總理」兼職。但華國鋒又無力管到「國務院」的事，李先念雖無代「總理」之名，却有「代總理」之實，所有迭往迎來，皆由李先念出面，此等處可能是目前的暫時妥協，時間一久，就會發生問題。

還有各大軍區的情況，目前雖未看出有明顯離心傾向，但華國鋒決無力控制這些紅色軍閥。更需要各大軍區紅色軍閥捧場。威權下移，毛澤東死前已很顯著，到了華國鋒上台後更變本加厲，及至鬥了四人帮之後，華國鋒更靠各省區呼應，目前幾個有勢力的紅色軍閥如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已隱執「朝政」，重要集會，一定要他們趕去北平出席，始夠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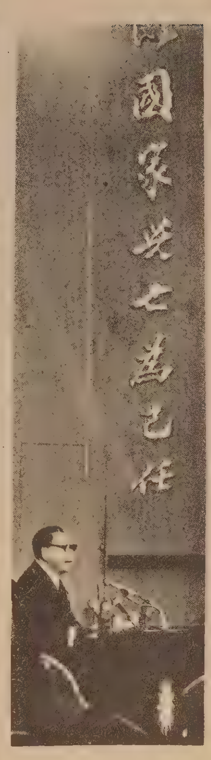
此外，還有一個不太爲人注意的事，即華國鋒與汪東興之間合作情況如何？打倒「四人帮」自是華汪携手的成果，但四人帮垮台之後，華汪之間是否還能密切合作，大成疑問。就汪東興而言，過去一直伺候保衛毛澤東，對江青尚不甘心帖服，何況地位原沒有他高的華國鋒，汪東興助華倒「四人帮」是因爲四人帮犯了衆怒，汪東興如果跟着「四人帮」走，可能會變成「五人帮」，此本共產黨人特性，原無足怪。

但「四人帮」打倒之後，汪東興對華國鋒是否赤心擁護，以對毛澤東對華國鋒，應無可能，而華國鋒能否信得過汪東興，以自己安全寄與汪東興之身，亦未必有此信心。

總結華國鋒奪權成功，一個半月來，許多問題並未得到解決，表面看來很平靜，骨子裏却正在醞釀下一次火併，華國鋒能力即使不差，但吃虧在於沒有實力，先天又埋伏了毛澤東這條綫，華國鋒不可能似赫魯曉夫採壯士斷腕精神直接鞭毛之屍，已注定與馬倫可夫相同命運。但赫魯曉夫鑒於史達林殘殺同夥，所以對政敵採取寬大政策，馬倫可夫等人只是被批鬥，下台了事，仍然有養老金可拿，以後赫魯曉夫下台，也得到同樣待遇，但共帮大殺大砍剛剛開始，華國鋒大概就沒有馬倫可夫的幸運了。

堅持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

蔣經國



【編者按】本文轉載自蔣經國主席在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繼往開來，承先啓後」。全文一萬多言，因篇幅關係，特節錄有關對大陸及海外問題刊登，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陸災禍．痛切肺腑

儘管共產黨徒在大陸上進行了二十七年鎭壓、抄搶、鬥爭、打殺的血腥罪孽，早已把大陸塑造成了充滿恐怖猜忌、普遍落後愚昧的社會，也就是早已把大陸塑造成了超出人類想像，超出人類忍受極限的大地獄。可是大陸同胞，絕對不向暴力低頭，絕對不向極權屈服，即使是在毛澤東屍居餘氣之時，就已經爆發了以李一哲大字報為代表的思想的反抗，爆發了以天安門十萬羣衆為代表的行動的反抗，今天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已相繼倒斃，大陸的大奪權、大分裂、大動亂，就正在搞出一場血腥的、罪惡的大屠殺！再加上不久以前瘡痍未復的華北、滇西、陝南、川北、歷史上有數的天翻地覆的大地震！和河南、山東一帶黃河的七次大決口！而共黨却還在企圖藉天災以加重它所謂「反左」「反右」奪權的人為的大災禍，大陸同胞如何忍受得了！我們基於血肉相連的同胞愛和責任感，人人為之痛切肺腑！

澄清對共黨陰謀的迷幻

很奇怪的是，今天國際上大多數人都把大陸共黨看成為所謂「激進派」和「溫和派」兩派，甚至於一看風色，髣髴誰要當權了，就趕緊給他加上一個「溫和派」或者「中間派」的幻想，以自欺欺人。實則誰要是眞的當權了，另外一些黨首，也就會趕緊給他加上「造反」「搞政變」或者「走資派」「左傾機會主義」甚麼的一類罪名，來找他揪鬥，以鏟鋤異己。所以這一小撮頭目和那一小撮頭目之間，只有掌權和奪權的鬥爭，只有「翻案」「倒把」「算舊賬」的鬥爭，只有「八億人不鬥、行嗎」的鬥爭，甚麼「溫和派」「走資派」、甚麼「左傾」「右傾」路綫，都只是揪鬥打殺的藉口，它們的本質一樣的是玩弄馬列主義的「毛思想」「毛體制」，一樣的是要愚弄自由世界、埋葬自由世界的一，

共黨的兩種障眼法

還有必須指出的，是今天共黨故意擺在國際人士前頭的「一石兩鳥」的障眼法！

一種是說美俄兩大超級強國，最後非打一場核子戰爭不可的——所以使得美國一方面既要和蘇俄搞「和解」，一方面又希望「聯共制俄」。顯然這正是陷美國於共俄、美俄、重重矛盾蔽障之中，也就是在為美國種下危機禍根。

另一種是說俄共、中共，兩大人類蟊賊，早已陳兵邊境，最後是非演變成為射擊戰不可的——實在這只是共黨要利用這樣的一種態勢，來一方面投美國「聯共制俄」之所好，一方面又挾美國以自重，以恫嚇蘇俄。

更深一層說，共黨玩弄這種手法，是想借刀殺人，假手美國，以抵制蘇俄，讓共黨逞其和俄共在共產集團中糾纏爭霸的大慾，讓它成為「第三世界」頭目的大慾，它口口聲聲喊「反霸」，其實它是做賊的喊捉賊罷了。再說它根本只想躲在美國背後囂張叫陣，而斷不肯去為美國跟蘇俄打頭陣的。這是共黨想拖垮美國、嫁禍美國、中程和遠程的謀略。自然美國也很難想像地會去甘作共黨的擋箭牌，以冒美俄兩敗俱傷的危險；何况共黨狡詐多變，在重要關頭，更可能採取最惡毒的陰謀詭計來對付它所想埋葬的「美帝」！

共黨另一個主要着眼點，就是想借刀殺人，假美國之手，來削弱我們中華民國的力量，孤立我們的國際關係。也就是要迫使美國自己去破壞其集體的安全體系，自己去破壞其自由國家間對美國自由正義的信賴，自己去破壞美國最後的安全保障，讓你自己搞得「天下大亂」。這就是共黨近程的「既聯合又鬥爭」統戰的手法和謀略。

美國是共黨想毀滅的敵人

再明白些說，今天共黨有兩個必須毀滅的敵人，一個是中華民國，另一個自然是美國。中華民國的存在，威脅它對內的統治，是它的「心腹大患」。因為它深知大陸人心是我們所擁有的龐大資產，而這却正是它最恐懼的「負債」。中華民國一天存在，它就有一天的恐懼，所以它無時無刻不在處心積慮，要去此「心腹大患」而後已。至於美國，當然是它的「頭號敵人」，這個敵人不打倒，那豈有它的「天下」？而且確實是只要毀掉了美國，它就等於贏得了整個世界。可是它自知絕對沒有力量毀掉美國，也根本無法以武力來對付美國，所以它要出這樣「革命的兩手」，企圖驅使美國墮其預設的陷阱之中，以達其埋葬美帝的目的。

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

經國以為今天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是中美兩國，聯合亞太地區國家，來爭取並確保世界今後的和平，雖然中美兩國，處於一東一西，但是同為今天自由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兩大民主支柱，

而且我們是基於人類正義的信念，也是基於過去合作的事實，基於今天同盟的關係，和美國始終一致的。不管今後如何變化，深信只有三民主義的中國，才是美國——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誠摯純潔的友人；也只有三民主義的中國，才是亞洲、非洲、中南美洲……不甘屈服於俄共黨威脅之下所有國家的誠摯純潔的友人。自然，在中國方面，無可旁貸的責任，就是由我們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敵前敵後八億同胞，始終「堅守民主陣容」，一齊「光復大陸國土」，來重建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亦就是在亞洲確立一個維護和平正義、濟弱扶傾的心臟國家，從此即足以使俄共和整個共產集團為之龜縮，亦使所有自由國家自此安枕。所以只有中美兩國各盡其維護並確保自由、和平、正義的責任，然後才能使全世界、全人類分享民主自由的幸福。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眞義

總裁指示我們，反攻復國戰爭，是要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來配合，以三分敵前、七分敵後來呼應的，這實在就是認定了反攻復國之戰：

是全民的——是所有中國人所有各民族都反對那一小撮共產黨頭目的；

是全程的——我們的革命任務是必須貫徹到底的；是全面的——原是無分於海內海外、敵前敵後的；是總體的——一切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形無形的戰力，都必須一齊動員的。

我們是一個無私無我全國全民的執政黨，國民黨萬一失敗，那就是任何中國人都無法自外的萬刼不復的失敗；國民黨如果成功，那就是全中國，全民族一治而不復亂的成功。大家可以確信，本黨絕對不會失敗，而且一定會獲致最後的成功的。外國人說，中國問題，讓時間來解決，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要說，中國問題應該讓海內海外中國人的人心來解決，人心愈經考驗，就愈明白大忠大奸的分別，和大是大非之所在。共黨批鬥愈激烈，屠殺恐怖就愈多，偽政權就愈很快的瓦解崩潰。我們三民主義愈貫徹，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愈圓滿，仁與暴的針鋒相對就愈益強烈。

實在，今天反共產奴役、反極權統治最激烈的，就是受夠了他們欺騙、迫害、揪鬥、打殺的共黨、共軍、共幹。他們亦就等於是當年廣州、武昌……的「新軍」志士，所以總裁認定七分政治、七分敵後比重的指示，是絕對正確的。

再說，所謂三分軍事，原是對政治而言，單就軍事來說，絕對是非用上百分之百的全力，打不倒敵人的，而且還會有失敗的危險。所謂七分政治，也只是對軍事而言。以政治本身來說，更非用上百分之百的全力，達不到「攻心為上」的目的。總理說：「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眞精神、眞力量，以與此困難戰，則過去之辛勞，將歸於無效。」這一點是大家必須清清白白辨別的。

雖然毛的倒斃，結束了毛罪惡的時代，我們復國的勝利成功，可能提早。但是「毛思想」「毛體制」底下的凶狡黨徒，一樣還會負隅頑抗，不可能一擊就倒的。因此絕對不容許我們輕敵！絕對不容許我們抱着僥妄大意的心理！並且要進一步認清重整大陸，光復國土是本黨史無前例的重担，要有準備付出鮮血，要有準備苦戰惡鬥，最後才會贏得勝利和成功。

對大陸同胞的召喚

在此我要鄭重聲明：不論共黨反覆揪鬥出來的頭目是誰，我們認定任何第一號共黨頭目，就是我們的第一號敵人，除開陣前槍彈的接觸，絕對沒有另外的接觸！不論將來自由世界關係如何變化，我們一定堅守民主陣容，堅持自己的革命人格，絕對不和共產集團搞任何權術的，瓜葛的關係！

我們堅決反對國際上任何違背我國家國策的「安排」，我們絕不會在所謂「善意」與所謂「保證」之下苟安喘息，我們自始至終，堅持我們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和勇氣，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我們確認大陸同胞奮起自救，就是反共；共軍共幹除奸抗暴，就是反正；我們對反共反正的志士仁人，一律給予事實和旗號的承認，並主動、迅速、充分支援，合圍會師。即使反共而一時不能公開反正的，我們也一樣視為友軍，密切保持聯繫合作。本黨在敵後佈建的工作同志，即將隨時出現在精神黨員的周圍，為你的精神加盟安排接應。我們確信，愛國的良知，是完全相通的。我們保證，光復大陸任何一省一縣包括邊疆各地，立即廢除共黨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一切控制、壓榨、和恐怖、迫害——現耕的土地，不歸還原地主，並廢除共黨的所謂「公有制」；「人民公社」的土地，按實際耕作來分配，這土地就是現耕農自己的財產。

現住的房屋，不歸還原屋主，房屋也不再是「公有制」，所有住戶，就是這房屋的所有人；

現在工作的工廠，不歸還原廠主，共黨的所謂「國營工廠」除有獨佔性的，不得不由國家經營，但仍照顧勞工權益外；其餘工廠都由民營，並由正在工作的勞工，合理分配股權。「公私合營」的工廠，也比照辦理。使工廠勞工擁有一份所有權。

凡是被共黨「下放」「勞改」「整肅」到邊疆、到集中營的民眾和共幹，一律依各自的志願，從何處來，回何處去，並沿途給予照料，妥善安置。

更明白些說，本黨一貫的主張，是「資源歸大眾所有，建設歸大眾所享」。也就是任何人都有處理自己財產的自由，都有選擇自己工作的自由，都有接受教育不被歧視的自由，都有和家人聚居不被分散的自由，……也就是任何人都享有中華民國憲法上的一切自由。這不是空言，而是本黨對大家莊嚴的保證；這不止是召喚，而是本黨對大家披肝瀝胆的赤忱，和對革命復國大業負責的誓約。

對海外同胞的關切

誠然，本黨對大陸同胞有其無限的懷念和責任！本黨對海外二千萬僑胞，也同樣有其無限的懷念和責任！多年以來，海外僑胞對國家提供了心力、物力、財力的貢獻，也打擊了共黨對海外的統戰陰謀。但是政府為僑社服務，為僑胞謀福利，却未能善盡其責任於萬一，特別是對中斷了邦交的地區，我們越發感到愧疚！可是海外僑胞，回國服務、投資、就學的，還是愈來愈多。尤其每當國家慶典，更是扶老携幼，回到自己的祖國來，認為這裏的泥土都是香香的，這裏的人情味都是濃得化不開的。我每當看到僑胞遠道歸來，興奮與慚愧，就同時湧上心頭！「華僑為革命之母」，每當革命困難的時候，會愈益了解這句話是千眞萬確的。

在共黨內只有奪權沒有修正

徐晴嵐

「奪權」、再「奪權」、到分權割據

「奪權」鬥爭，原是共黨的特性和慣性，不過這一次以華國鋒爲首的奪權鬥爭有其幾個特點：

一、這是一次用閃電手段的武裝政變式的「奪權」，既不像毛生前整人奪權還要採用迂迴曲折手法，也超出以「造反」「奪權」起家的所謂「四人帮」的預料。他們九月三十日還在文章中說「黨內資產階級也會採用反革命武裝政變和反革命暴亂的一手，但主要的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先作反革命的輿論準備」。但華帮甚麼也不做，就逕用共軍和特務的武裝力量抓人奪權，打碎了他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會」（王洪文、張春橋是共黨政治局中僅存的四常委中的兩人——佔半數），這對共黨的威信，及其體制、領導功能，與其羣衆組織力量是又一次重大的損害，也證明共黨及其所謂「民兵」與羣衆組織經不起考驗，更爲共黨的奪權鬥爭開了一個空前的惡例；今後擁有武力的共軍或特務，都可援例效尤，將會不斷的攬政變、奪權位。

二、這不是一次偶發的政變暴亂，林彪早於十年前（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其「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中，大講「反革命政變」「宮廷政變」的先例及其「黨」內已出現了「政變」的「跡象」「徵兆」，並預言「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或者遇到天災或者發生戰爭，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後，這種危機就會來了；七億人口的大國。就會亂起來了。」並大叫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以「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毛也於同時（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致其老婆江青的信中，也講到「政變」及「天下大亂」，與「左派」「右派」「動搖」不定的「中間派」反覆攪「政變」的看法；他並具體的項料到「在我（毛自稱）死後的一個時機」，會發生「右派政變」，「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某一些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因而「斷定他們（右派）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江青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天安門事件慶功會」上講話中引用毛的話說：「快則三兩年，慢則十年八年，比天安門廣場更大的事件，必定會在我國重演」。他們的自知當然比我們知道的多，並也曾提出如何「防止」的「措施」，但他們仍「防止不了」，而且本身或遭殺害（林彪），或遭拘捕（江青），爆發政變的時間也不要「三兩年」，在毛死後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出現，可見共黨內部累積了無數的不可避免的「政變」「奪權」因素。過去如此，現在更多；過去尙有毛在「捂蓋子」，今後共黨內部「奪權」、再「奪權」，將反覆不已，任何黨頭當權，都不可能眞正「團結」「穩定」下來，中共政權與整個大陸從此更不可能出現甚麼「安定」「平靜」的局面。

三、從這一次奪權政變的經過，可以看出「毛思想」、毛共黨、及其統治工具的「虛幻」和變質，共軍槍桿子可以廢立其「黨中央」的「領導班子」，實際支配了共黨、政；特務也介入了攬奪權政變的政治鬥爭，並無「監軍」的效用，反而向共軍投機投靠（汪東興及「八三四一」特務部隊）；同時也可看出共軍「宗派主義」之深，與「山頭主義」之硬，毛培植其親信多方揷手軍中，最後證明無效；而今共軍已趾高氣揚，各種跡象顯示華實爲一部份共軍頭目利用的傀儡；今後華不能控制共軍頭目，則必爲共軍頭目所控制。在利用華完全整垮所謂「四人帮」及其餘黨以後，或共黨「三中全會」分贓不均之時，又將另有擁立或逕由共軍頭目奪權自立。各地區共軍頭目必更大樹其「山頭」，自不會把華當作毛來敷衍，也不會完全服從在北平擁立華的一小撮軍頭的指揮。毛多年來用盡一切力量，掀起多少「運動」，想「強幹弱枝」，想用「黨」及「軍委會」兩塊招牌做到「中央集權」，都未做到；這兩塊招牌以後更不會受人重視。華帮現在也大叫「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自必落空，今後大陸各地以共軍頭目爲骨幹的實力派，對共黨「中央」必更是「各取所需」「陽奉陰違」，實際上分權自立；甚或公然抗命，形成割據。

壓搾民衆又利用民衆、民衆反利用到民衆大反抗

在這一次華、江奪權鬥爭中，共黨與民衆的關係，以及民衆的表現和趨向，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象：

一、華帮新當權派雖然發動了大陸上數以億計的人在喊「擁護」或「打倒」的口號，但這其中是大有分別的；總的來說是共黨徒衆與一般人民多是久經折騰磨鍊，早已學會了「紅皮白心」見風轉舵的本領，任何「表態」都有這一批人出場吶喊，所以當不得眞，作不得準。其中固然有不少共黨徒衆們是對所謂「四人帮」報仇洩忿而參加，但也有不少是爲了投機自保。一般民衆，有的是痛恨江青及所謂「四人帮」，有的痛恨毛乃至整個共黨暴政而藉機洩忿出氣，也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幹部反毛，羣衆反共」的又一次表現。華及其一帮巧妙而大胆的利用了這些羣衆心理，帮助他們奪權成功，問題在今後如何善後，如何處理他們所反對的那些問題，如何解決各種羣衆的各種需要。

二、華帮目前爲了奪權又保權，想一手鬥「四人帮」，另一手仍抓住「毛思」「毛政」所造成的「蓋子」（包括毛所『指示』或支持的『文革』及『文革新生事物』），不但民衆不會服，共幹也不會服。例如曾被「文革」打翻了的事與人，都可能要利用這一機會「翻案」復出；民衆更早想要「變天」「翻案」。大陸各地已在用文字或口頭提出這些要求，並在暗中「串連」、發動。

華帮目前不得不在宣傳上對過去的「事物」唱一些反調，或在實際措施上改變一些方法。但至今所講的還是些無關宏旨的小事情，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完全揭開毛共暴政的「蓋子」——因爲他們基本上都是奉行馬、列共產主義的邪惡集團。尤其華進入共黨「中央」領導層是以「公安部長」身份竄起的，原是鎭壓民衆的劊子手；他過去以鎭壓民衆起家，現在又利用民衆奪權。「民衆的眼睛是雪亮的」，民衆也就利用了這一機會——民衆不但利用這一機會報復「四人帮」，更多的是厭惡「四人帮」所代表、所象徵的一切毛共暴政；等於是「天安門」抗暴事件的延續和另一形式的表現。當民衆逐漸發現得不到這些要求，就是對華帮存有幻想的人也會由失望而反感、絕望，都可能滙成爲另一次羣衆性的大反抗。

「修正」對「修正」、「修」而不能「正」、只有人民起而改正

華國鋒一帮因整「四人帮」而當權，有些人便聯想到可能出現向「右」「修正」的政策路綫，也想到可能「恢復周恩來式」的「領導班子」及「現實」「穩健」「溫和」的對內對外措施。

華帮新當權派目前玩弄的策畧大體是：一面仍繼續進行「四人帮」當權時攪起的「批鄧反右」，而又同時批判「四人帮」是「形左實右」；可見他們「左」「右」之說實在難分，但却是誰也不肯自認爲「右派」。華帮爲了保持既得權位，並圖挽救其政權的危機，及安撫徒衆，騙取民心，在宣傳上開始批判「四人帮」的若干錯誤，但都是皮毛的枝節問題；今後也可能因迫於形勢或解除死結，不得不在論調和方法上有些改變，首先可能對文藝、教育、科技、經濟等部門採取迂迴曲折的步驟，和多種多樣的手法，但絕不可能有實質上的「修正」，而且他們近日所宣傳的一些放寬的措施，曾是毛共過去玩弄過的老花招，每次玩出了亂子，後來又還原，我們料定華帮也仍必是再改再亂，結果還是「一放又亂，一亂又急，一急又抓（收緊）」的老套手法。

至于「恢復周恩來式」的說法，其實自從共黨竊據大陸以來，就一直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主持其黨、政，可說是「狼狽爲奸」到死爲止；尤其是周恩來，一直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暨共黨「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任何「政策」或「運動」都是由周執行或有他參加決定；他與毛的罪惡不可分，他與整個共產暴政史不可分，何來另外的「周恩來式」的政策路綫？

例如衆所重視的共黨經濟政策路綫問題，周恩來死前最後在共黨、政兩個最高會議上的講話，就可證明他與毛共的論調完全一樣；他在共黨「十全大會」「政治報告」中一開頭便批判林彪、陳伯達「反對無產階級下的繼續革命」，指責林、陳的「『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的觀點，是「劉少奇塞進『八大』決議的『今後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

周在「四屆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更明白宣稱：要「永遠堅持」毛所定的「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針」、「革命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強大推助力」。又說：「我們的各級領導同志，在抓經濟工作的時候，務必十分注意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抓緊階級鬥爭，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攪好生產。」

周與毛等所謂「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的基本觀點、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而以達到其「備戰」爲首要的目標。對外的貿易與經濟交流，都是主張廣佈貿易觸角。實施飢餓輸出，以換取戰畧物資，以貿易交流爲餌，爭取與國，配合其外交總體戰畧，並對「貿易對手國」進行滲透顚覆活動。對內關於「按能力強弱、貢獻大小進行分配」及「物質刺激」等問題，兩者的看法畧有輕重之別；但對於繼續實施「低工資」，壓低人民消費水準，則是一致的。又如共黨的文化教育政策：文化教育要「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對知識份子（包括教師）進行改造」、要按「階級成份」招生及對待學生，一切學校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及以共黨「黨委治校」等，這些基本原則不僅他們是一致的，而且是由周的「國務院」發佈的，或由其主管下的「教育會議」決定的。再如對外政策路綫：所謀「既聯合、又鬥爭」的「統戰策畧」，以及「和談」與「戰爭」的「兩手革命外交路綫」，原是毛製定，而由周執行。參加「抗美援朝」的韓戰對聯合國軍作戰，又利用「萬隆會議」攪亞、非、拉國際統戰，都是周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一雙手幹起來的。本月二日，華帮用其四個最高權力關機——共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會」聯名發佈一項公告，重申「堅定不移的繼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綫和政策」，其中宣佈的當前對外方針，仍是一方面①利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另一方面②要同全世界一切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爲實現共產主義，使整個人類得到解放而共同奮鬥」，也就還是要企圖赤化世界；③具體的表明「要加強同國際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團結，加強同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加強同一切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畧、顚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的團結，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綫，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明瞭了周恩來等歷次當權者與新當權者的這一切實質眞象，就可知共黨政權中實在沒有甚麼眞正的「修正」或「反修」、沒有誰是眞正的「現實」「溫和」；他們彼此互罵「修正」、又互叫「反修」「防修」，實在都只是「奪權鬥爭」時互加的「罪名」、或自衞保權的政治烟幕而已。

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其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及所構成的一切制度，政策不澈底廢除，則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部份的死結都無法解開，對工、農、軍、學各種人民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只有大陸人民起來革命，才能把它澈底改正過來。（節錄自徐晴嵐在十一全大會報告大陸情勢「敵消我長日益明顯」，本文標題爲編者所加）

以毛制毛

林定

據「北京」十五日法新社電，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今日大興土木，建造一所安奉毛澤東遺體的紀念堂。中共中央委員會十月八日宣佈，故主席毛澤東的遺體將以防腐劑保存，安奉在一所紀念堂之內。中共一外交官員說，建築紀念堂的場址，是由華國鋒親自選擇的。現場所用的黃色巨型開山機，掛上標語說：「全力工作，務求盡快建成毛澤東紀念堂」。在建築工地上，掛起大量標語說：「遵從毛澤東遺囑，追隨華主席指示。」

這則消息顯示，華國鋒集團在整肅正宗毛派分子「四人帮」之時，進行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死靈魂，其明顯目的，是以毛制毛，借用毛澤東靈牌來打擊毛派分子，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華國鋒集團整肅毛派而不敢鞭毛屍，完全爲的是他們這一伙人，大多是依靠毛澤東的親自提拔，坐直升機上來。他們名副其實是「文革」的新生產物，跟「四人帮」的崛起毫無兩樣。假使沒有「文革」運動，他們至今只能當一名地方中級幹部，絕不會爬上最高的權力寶座。他們跟「四人帮」一樣，在「文革」運動中費盡氣力，最終目標也相同，奪取最高的權力。他們與「四人帮」的分裂，並不是路綫上的分歧，而是權力鬥爭的結果。他們至今不敢爲「文革」翻案，且大力推崇毛澤東，足證其是毛澤東路綫的繼續執行者。任何人對他們寄以期望，希圖改變毛式統治，把大陸帶上修正道路，到頭來必歸幻滅。

在中共黨史上，可說沒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條路綫的鬥爭，所謂路綫鬥爭，只是奪權方式的代名詞而已。因爲不論那一派系，其採取何種路綫形式，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體制。陳獨秀、張國燾、李立三、王明、高饒、彭黃、劉鄧、林彪以及「四人帮」，都是權力鬥爭下的失敗者，毛華加予他們身上的所謂資產階級路綫，甚麼「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左傾盲動主義」、「逃跑主義」、「左傾機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反黨叛國」、「走資派」等等罪名，只不過是權力鬥爭下所欲加之罪。倘使以上這批人任何一人當權，中國大陸仍然是走共產主義，絕不會走資產階級路綫，把大陸回復資本主義社會。不過，在上述諸人中，只有彭黃「反黨」集團例外，權力鬥爭因素較小，他們僅反對毛澤東的方針政策，並無奪權的野心。可是毛澤東把自己看成是共產主義的化身，誰反對他，就是反對共產主義。因此，儘管有人反毛，也不敢正面反對，只好打着紅旗反紅旗。這只能說是反毛的具體表現，但決不能看成是反對共產主義。

此間的中國人，贊成共產主義體制者鮮，但其中不少人，不一定反對它的存在。甚至有的人，只要這種制度不殃及他們生存的空間，他們極樂於替其宣揚鼓吹。尤是「中立」報的一伙，自「四人帮」垮台後，把華國鋒集團捧上了天，大力爲華國鋒塗脂抹粉，替死鬼的周恩來狂捧亂吹。這批傢伙是徹頭徹尾的反毛不反共份子，他們把自己對周某的一廂鍾情，強加於大陸老百姓身上，胡說甚麼大陸人民對周恩來「情恩義重」，分明是把毛澤東貶抑一文不値。

這些傢伙不敢公開反毛，是由於他們所吹捧的新主子華國鋒尙稱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他們明目張胆反毛，即是反對華國鋒。倘若此刻華國鋒大鞭毛屍，相信他們對毛澤東咒罵更甚於對「四人帮」。他們師承周恩來，獲其狡猾眞傳，絕不反對正在掌權的共產黨人，即使心裏萬二分不滿，也不形露於筆墨。他們最拿手的把戲，就是落井下石。此次對「四人帮」極盡醜化之能事，足證其打落水狗本領之高。在「四人帮」得勢時，他們從來不敢說個不字，只是把不滿情緒，借題發洩在大捧周鄧身上。這種不要臉的行徑，連北京的郭沫若也不如，因爲郭醜身在大陸，不要臉不行，而這批傢伙，身在沒有文字獄的海外，却自甘不要臉，郭醜知之，唯有嘆一句，後生可畏。

「中立報」一伙反人不反共，筆者剛好相反，反對共產主義制度，但不一定反人。在共產黨內，誰能加速共產主義滅亡，即使其對人民如桀紂，筆者不一定反對；但倘其人使共產制度禍延下去，即使有堯舜之德，筆者也反對。歷史告訴我們，秦皇暴虐，出現漢高天下；隋煬荒淫，開啓大唐盛世，即如清末，如無慈禧的覇道，中華民國不會提早誕生。

今天的中共政權也正如此，「四人帮」的出現，是中共政權由盛走向衰的轉捩點，可惜它消失得過早，否則共產制度必被他們搞得肢離破碎，最後隨着他們的滅亡而消逝。

論江青的功罪，筆者認爲，江青功在國族，罪在共黨。由於江青的崛起，使替共黨立下汗馬功勞的所謂元老一一倒下，他們是大陸紅色政權的堅固支柱，也就是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一大堆頑石，大陸人民要推倒他們，眞眞難乎其難。尤其是地方上的中小黨棍、官僚，長期騎在百姓頭上，爲所欲爲，比他們口中所謂「地主」「惡覇」還更橫行。一個小小的土改隊長，竟然握有生殺大權，不知多少的華僑，在「地主」的名義下遭到槍決。他們在「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思改」、「反右」等一系列運動中，濫殺無辜

，把人民控制得動彈不得，既沒有行動自由，也沒有言論自由，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惟嘆自己生不逢時。文革運動，江青把他們鬥得死去活來，且一一送入牛欄，無異替千萬無辜枉死者復仇。大陸老百姓無不暗中稱快，只有喪心病狂的海外墮子才替他們惋惜，爲他們的被鬥而痛心欲絕。稍有良知的中國人，絕不會同情那些手沾鮮血，無惡不作的共黨幹部所受的報應。江青一派，把共產黨的統治結構砸碎，把共產制度的支柱拆掉，給中華民族擺脫共黨桎梏，提供了有利的歷史條件。

江青雖已垮，但追隨江派的人爲數不少，特別是青年，遍及大陸每一角落的基層單位。誠然，他們並不一定全力擁護江青，但他們反對舊有的官僚制度却是事實。華國鋒集團欲把大陸帶回過去的制度上，重新起用頑固的牛鬼蛇神，必然遭到他們的排斥反抗。華國鋒集團絕不提毛澤東生前所確定的「老中青三結合」領導班子，是是有意把他們剔除。由於他們大多是在「文革」中起家，他們的地位也是毛江所給予。毛死江垮，雖然失去靠山，他們勢必打着毛澤東的照牌自保。華國鋒欲清除他們，必須把自己扮演成毛澤東忠實信徒，高舉毛澤東的照牌，誰人反對他，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這樣，便可名正言順向所有的毛派開刀，遂漸把他們一一芟除。

文史哲雜談

空洞的保守不是一種好原則

霍雲霄

在餐室午膳，看到一個街坊老伯愁眉苦臉的談及他的不幸。這位老伯是一個在舊式樓梯口開小糖菓店的人。我在九龍城住了二十幾年，有一個時期住在離他攤子只隔三間舖位的樓上，有時散步回家，從他的攤子購水果回去。那天聽到他向一個人客說：已經在那樓梯口擺檔三十多年，那是眞實的，現在這間樓要改建了，同樣的樓梯口地方不容易找，租太貴也負担不起，不做這買賣又不知做甚麼好，因爲他兩夫婦已六十多歲了，他有一個兒子，已經結婚生子，兒子只是一個技工，家庭負担很重，沒法帮他。有一個客人叫他到新界去試試看，在那裏也許可以找到比較廉價的樓梯口，卽使租一個小房子來住也都比在市區廉宜一點。這個老人聽了人客的意見後，面上浮起一些光彩，可有決意去撞運氣的心意。因爲這一行已幹了三十多年，年紀也老了，改行是不可能的，所以折了樓後，他們住在附近的一間房子，檔口的傢具仍保存下來。

一個人生活安定下來後，自己如果沒有野心，沒有更好的發展條件，這個人可能長期生活在不變中，那些不變，並不是甚麼原則，只是人的懶性使然，要是他幸運的話，應該每隔幾年，生活環境不容許他守下去，迫使他一定要變一變才能生存，那可能迫他棄守爲攻，獲得更大的成功。這位老伯的不幸，就是當他經營了這一個小糖菓檔口之後，居然安定了三十多年，等到年老身體弱了，人也懶慣了，環境才迫他去變。

記憶中不知經過多少日子，當我到那家餐室寫稿，每天一定時間，這老伯都獨自一人來到餐室喝杯咖啡，與熟客聊天，生活那麼安詳，喝了咖啡後才回去與妻子換班，讓妻子去買菜燒飯。這是鬧市中另一種寧靜的生活方式。

人總是有懶性的，這包括才智之士，甚至當權的人，大富豪等在內，這些人，唯一使他振作的方法不是他自己爲自覺，應該是忽然有困難來迫他不斷轉變。將他的鬥志激發出來，才希望能獲更大的成功。因此，只要有毅力的人，幾年一次暴風雨，對於他應該是一種上帝的恩賜，那恩賜會使他越被磨煉越有本事。

有的變化有時來得太突然，會使一個過正常生活的人吃不消，不過世界上不論任何的變態不會是突然而來的，它所以突然而來，只是在突變之前種種不尋常的徵兆，被人疏忽所致，有些人也許能夠看出種種徵兆對自己將來是不妙的，但仍作將頭埋在沙堆中的鴕鳥。要是他了解到「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能在不妙的徵兆出現時，先作心理準備，那麼到了變的時候，便不會措手不及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保守觀念已經不是一種持守不變的公式，而是一種應變的動力，因爲外面世界天天急變，天天在發展，你不懂得發展就不能保衛自己，競爭的作用有時眞像跳舞，爲了不致落伍，你必與對一直手跳舞下去，人家進一尺，你自己也必跟着被迫進一尺，否則顧客都走過對面去，你自己的堡壘也自然會不攻自破了。至于應變之道，不外是平時儲積足夠準備過渡時期運用的力量。其次在作心理準備時期，不斷作新的嘗試，那並不是投機取巧的嘗試，而是有計劃的嘗試，那嘗試有如科學試驗一樣，必須歷經得起多次失敗的。

當世界上絕對沒法找到甚麼千秋萬世的千年基業時，每一個人，最好將自己擁有的一切，當它是一個試驗場，連自己的精神也可以當試驗品那樣投下去。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次又一次新的發現，一次又一次新的成就上，才能跟着時代的步伐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悲劇可不少，空洞的保守應該屬于最不可藥救的一種。

當前共產世界的蛻變

姚冰

在十六個共黨國家中的人口總和爲十三億，幾佔全世界人口總和三分之一，這個數字是鉅大的，這些共黨國家，雖然給予人民一種印象——一種團結的，劃一的政治勢力，在沿着一條馬克思主義道路前進。然而，事實顯然並不如此，共產主義並不會對所有一般問題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一若其鼻祖所承諾者然。

在若干共黨國家，宗教活動仍不會受到限制，但在另外一些共黨國家；宗教團體已經不復存在。若干共產國家政權允許外國投資，但其他共黨國家則斷然予以禁止。在若干共黨國家，一般私有企業仍舊存在，而農民也獲准擁有其田產，但其他共黨國家却予以全部國有化，雖然，「利潤掛帥」非常風行。

南斯拉夫人在政治上享有一種較大的自由，他們能夠到國外旅行，閱讀外國書籍，甚至批評政治，但阿爾巴尼亞和北韓的人民，却受到了一種嚴格的限制。沒有任何共黨國家不是一個警察國家，至少說與斯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相較是如此，但這些共黨國家的人民，却一直生活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隨時隨地，均有被繫獄，或者被送往勞工營和瘋人院予以監禁的可能。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並不能給予共黨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予以解決，這便是一般共黨國家在經濟計劃和發展方面往往採取一種不同方式的主要原因，其次，一種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已使許多共黨國家政權反對來自莫斯科或北平的領導。

對於美國來說，共黨陣營的分裂，爲一種幸事，若共黨國家團結一致，劃一行動，將可能對非共國家造成一種嚴重的威脅。

若果馬克思說：「宗教爲人民的一種鴉片烟」的話屬實，則所有共黨國家將必對整個宗教活動予以嚴格禁止。按照蘇聯憲法規定，一般宗教性崇拜，並不受到限制，但政府却對宗教教言予以限制，有時甚或進行一種反宗教運動，但在六十年無神論派統治之後，各種不同宗教活動，仍舊擁有大量信徒。

一九六六年，阿爾巴尼亞廢除所有一般宗教機構，且宣佈爲世界上第一個無神論國家。羅馬尼亞已經廢除了天主教會，其餘教士的薪金由政府支付。東德對福音傳教會予以嚴格管制。自從一九六四年以來，匈牙利對天主教的壓力，已經予以緩和，但傳教士必須對政府宣誓效忠。在波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爲天主教教徒，其宗教活動也從此較少受到限制，事實上，波蘭爲共黨世界享有宗教最自由的一個國家。雖然南斯拉夫的宗教活動，甚少受到限制，但貝爾格萊德此種政策可能有變，因爲狄托深恐此種宗教反失爲種族分裂派所利用，以至於對國家造成一種重大的分裂。至於中共對西方國家宗教的限制，也堪稱嚴格異常。

所謂共產主義，乃以「無產階級專政」爲基礎，那就是說，一般政治權利和個人自由將被壓制，而整肅、處決和監禁也從此常被用作壓制分裂派的措施。若干共黨國家以「民主共和國」或「人民共和國」相稱，但實際上所有這些國家的政權，均由共產黨控制，政治反對派僅能在黨內存在，雖然，若干附共的傀儡政黨，也仍在波蘭、保加利亞和東德存在。報紙和電台受到控制，一般秘密警察予人在行動以上嚴格的監視，任何對國家政策挑釁行動，均受到一種禁止。在蘇聯，所有政治分裂份子，均被逮捕，繼之被送往瘋人院或勞工營監禁，甚或被放逐到國外去。據國際寬赦委員會估計，日前被蘇聯政府監禁的政治犯和宗教犯，約達一萬餘衆，羅馬尼亞在外交方面，政策非常溫和，且熱中與西方國家接觸，但其在內政方面，却採取了一種嚴格的管制政策。阿爾巴尼亞爲一個大監獄。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外蒙古、中共、北韓、越南、寮國和高棉等國，自由根本不存在。在東德豎起的一道牆垣，已使其與自由世界分開。在比較上說，波蘭和匈牙利人民享有一種較大的自由，至於南斯拉夫的情形，仍覺較好一點，但在近幾年來，許多民族主義份子和政治分裂份子，却受到監禁。

在口頭上，共黨高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照一種無階級社會根本並不存在。在共黨國家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統治階層，他們掌握國家政權，且享有各種物質上的特權。在共黨世界，僅國家領袖和政府官員享有一種較高的生活水準，充其量也僅中國大陸和阿爾巴尼亞例外。但在衣食方面，黨幹部的享受，顯然較人民爲好。在蘇聯——黨政府和科學機構的領導人，顯然享有一種較高的待遇，一般高級官員擁有豪華的宅第，鄉村別墅和汽車，且能夠到國外旅行。與這種情形相反，一般共黨國家的工人生活異常貧苦，至於農民的處境尤爲惡劣。

在東德，企業工人月入四百美元，而中共的工人，月入僅卅美元，雖然，一般工人在住宅，教育，食物和醫藥方面，會受到政府的補助。而這生活

的清苦，顯然常是社會騷動的一個主要原因，一若六月間在波蘭發生的工人騷動然。工人怠工，缺乏工作熱情，在共黨國家為一種異常普遍的現象，似乎一種分紅和升遷機會的缺乏，常是工人缺乏熱情的一個主素。

目前，在波蘭和南斯拉夫仍有小私有企業存在，其僱員竟多達四十萬眾。但在蘇聯，所有一般企業和農業，均由國家擁有和經營，甚至於工業人員，也不能隨意以僱用，但非法使用國家工具和物資情事，卻異常普遍。至於黑市尤猖狂異常，譬如，在柯塞尼亞的一個集體農莊，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轉而種植菸草，以至使粮食生產銳減，一家煉糖廠用原料製造宗教用品，若干商品經理和僱員，大量收購店內商品，繼而在黑市以高價售出。

所有一般共黨國家均有逐步廢除土地私有制，迫使人民到國家或集體農莊工作。斯達林曾將蘇聯富農消滅掉，中共則將地主階級清算掉。工業化運動使國家經濟受到了一種重大的影響。今日，一般蘇聯農業生產，完全由為數二萬九千六百個國營農場和一萬七千七百個集體農莊經營，但後院私有小塊地體制，仍舊存在如昔。雖然，這些私有小塊地面積，僅佔蘇聯耕地面積百分之四，但卻為蘇聯提供大量農產品，其中蔬菓佔百分之五十三，雞蛋佔百分之四十一，肉和牛奶佔百分之二十二。擁有八億多人口的中共，其粮食幾全由五萬個人民公社提供。國營農場生產僅佔其農業耕地面積百分之十，公社農民獲准在小片地上種植菓樹和蔬菜，抑或畜養雞或豬隻。在波蘭和南斯拉夫四國，百分之八十的耕地，仍為農民所有，且產量甚高。照古巴的新經濟政策，其十八萬私有農場，將予以廢除，而今以後，一般農業生產將予以國有化。

近年來，一般共黨國家已經開始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購買工業製造廠或科學技術。似乎蘇聯和中共擁有大量外滙，或以天然資源完成此一計劃，但其他共黨國家卻開始被迫向西方國家貸款，或者吸收外國投資。目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向西方國家借貸的債欵，已達四十億美元之多，由於數額龐大，一般西方國家政府和銀行家，已經開始對之引以為憂。

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四國，渴欲外國投資，開始與外國合作進行一種聯營企業，這會一直是這些共黨四國發展工業和獲得技術的新方式。南斯拉夫允許外國投資者佔有其企業股份百分之四十九，匈牙利則以聯營方式與西方國家合作發展其工業，至於羅馬尼亞的國際酒店，則由泛美公司建築和經營，但卻為羅馬尼亞政府的財產。目前，波蘭欠西方國家的債務，已達五十億美元以上，在無可奈何之餘，轉向倫敦西方國家在波蘭投資，發展私有企業，且能夠將其利潤調出國外。

一般共黨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一種單一的或固定的類型，蘇聯仍在大力發展重工業，包括軍火工業在內，但近年來已在大力發展農業，至於中共的工業發展，在過去十五年來成就頗大，但現在也開始重視農業發展。

今日，共黨世界已經以國家利益之爭和對待其國家政策問題的歧見，而開始陷於一種分裂狀態。譬如，中蘇共兩國的敵對，正在有增無已，這對其他共黨國家的團結，也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危害。南斯拉夫與蘇聯翻鬧至幾近卅年之久，阿爾巴尼亞與蘇聯仍處於一種的敵對狀態。至於蘇聯對其東歐國家的控制，也仍以槍桿為主要武器，儘管事實如此，羅馬尼亞已經開始在外交方面採取一種獨立政策，正如一位西方國家政治觀察家指出，「一般共黨國家領袖可能為一些共產黨人，但他們也為一些民族主義者。」

（取材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共產政治·古已有之

青冥

有人說中共沒有資格愛國，因為它棄祖忘宗，祇懂得效法馬、恩、列、斯；又有人宣佈共產主義在中國不能久存。我向來是很客觀的，上述的論調與事實不符，故此必須替中共辯護。

據我的考證，共產主義源於嬴秦，至隋朝而發揚光大，中共祇是集其大成而已，安能謂之「棄祖忘宗！」我可以隨便舉些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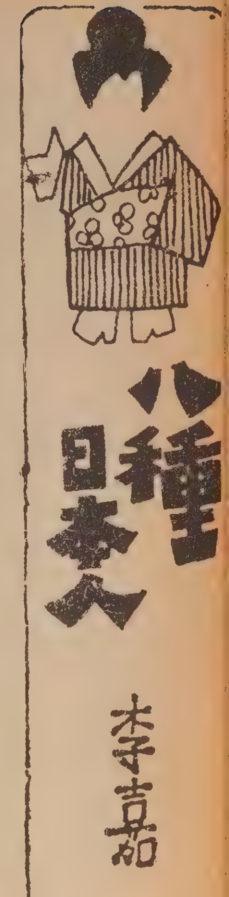
（一）秦始皇為了防止「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於是焚書坑儒；中共不用焚書，但除了「醫藥種樹之書」外，其他書籍大部份都禁絕了。別的不說，單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精裝小冊子，從前嚴正地陳列在共黨書店裏，非常體面，最近突然隨着「四人幫」一起嚴正地失蹤。中共的「憲法」倘若不改，將來再度出現時，張春橋那篇「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必定給刪掉。毀滅文獻是共產主義特色之一，我國「古已有之」。

（二）據資治通鑑說，隋煬帝為了向外國人誇示富強，曾經命令人民用繒帛纏在樹上。不料一小撮下流、反動的外國人卻指出：「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中共繼承隋煬帝的偉大精神，再積極發揚，對外國人一擲千金。這也是共產主義的精神，由來已久。

（三）隋煬帝為了解放高麗，先後用兵三次。據隋書說：當時「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塡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為羣盜」，煬帝下令追捕，「隨獲斬決之」。必須指出：隋書故意歪曲煬帝英明的形象。總有一天，我會用很多說話來證明當時的人民志願參戰，一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志願地死在韓國土地上。中國人的血，從來不怎麼值錢。這也是共產主義的特徵。

此外，明清兩朝的文字獄，亦已粗具共黨清算異己的規模，祇可惜沒有那麼深入而已。

由此可知，共產主義來源甚古，所欠的祇是一套理論罷了。倘若有些人冥頑不靈，硬指中共「棄祖忘宗」，我可眞拿他們沒辦法了。



八種日本人

李嘉

日本從前時常以「單一國家」，「單一民族」自居自傲，但是今天這一對名詞，事實上好像已變成了歷史的遺影。好多在戰前留學日本，或戰後不久來日視察過的朋友，今天重遊東瀛，一面固然莫不傾倒於日本因經濟之發展而擺出的一副華麗富貴的面目，但在另一方面，亦難免發現日本人同時變得今非昔比，其性格與作風之複雜離奇，不禁為之驚訝瞠目。

使日本人由「單一民族」一變而為「複雜人種」的主因當然是上次的戰敗以及佔領期間的混亂和激變。前者摧殘了日本由明治維新而培育起來的國粹的傳統，後者則造成頹廢的心理以及崇洋崇美的傾向。代溝切斷了直綫的系統，自由與放縱則產生了諸多奇裝怪俗。

再說戰爭結束到今天已經三十年，去年（一九七五）日本總理府發表的人口調查表中，指出今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是出生於戰後的所謂純粹的「戰後派」，與他們的祖父母，乃至父母，雖同居一堂，可是他們的想法，為人及處世之道，下至飲食服裝，迥然相異，儼然等於是一個「異質異種」的不同的人種。

再說，在今日日本一億一千一百一十一萬的總人口中，尚有一、〇三四萬人生於明治年代；一、四九七萬人生於大正時代。生於昭和年代的有八、五八〇萬人，但其中一、一四〇萬人在日本敗戰投降時還在幼稚園中，而在戰後生的則達六、六二四萬人。換言之，今天的日本人十人中有六人不知道，或不曾體驗到上次的第二次大戰。至於其他的四人中，雖都經歷到戰爭的生活，但有的生在明治的「建國」時代；有的忘不了大正年間與昭和初期日本帝國的「光榮與富強」；有的則切身體驗到戰爭的創痛與敗戰的恥辱與苦難。因之亦同樣可以從他們的思想，為人及生活方式區分為好幾個部類。

好多外國人見到日本人，總直覺地認為他們是一個模型：思想相同，行動一致，這便錯了。有一位日本學者曾經說過，在他看來，年青的日本人就同外國人一樣。這或許是酷評，但其中亦不無眞理。

前些日子整理舊報紙，發現一份去年（一九七五）八月廿五日的產經新聞的副刊，其中引用一位在聞名全球的日本東芝商事公司中做消費者（亦可以說是顧客）部部長的研究心得。他把今天日本人分為「八色人種」，並略述其各個之特徵，饒有風趣。

我本人於戰前昭和十一、二年間來日本留學，其後參加八年抗戰，戰後被派來東京做了卅年的駐日特派員，和這「八色人種」的日本可以說都有交往認識，因此覺得這位先生的分類分析，頗為逼眞，很值得介紹給海內外的讀者諸君，以供一笑，但一笑之中，有心人當亦能領會到其間有值得吟味，思考之處。

第一種日本人：「忠君愛國派」，生於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以前，現在七十一歲以上，萬事以「義理人情」為重。生逢日俄戰爭之大勝，奉忠君，愛國，孝行為人生之指針。能用古文作書寫信。有家長獨裁之意識，視妻女同家奴。單衫短褲，為家居便服。洋服皮鞋，全部定做，不買現成貨。不吃米飯，便覺得全青無力，吃肉是「打牙祭」。從小到老，除了上街以外，成天蹲坐榻榻米（蓆子）上，老太太們的腳背上全長有繭子（即胼胝）。

第二種日本人：「庭園派」。生於明治卅八年（一九〇五）——大正五年（一九一六）間，現年七十——五十九歲。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關東大地震，不景氣時代。以有庭園的住宅為居住生活的理想，住不慣高樓大廈中的公寓。在他們青春時代，正是「摩登」這現代語開始出現而流行的時代。

第三種日本人：「戰中派」。生於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大正末年（一九二五），現年五八——五〇歲。一聽到感傷調的舊曲和軍歌便會感動得兩眼汪汪，淚下如注。家常便服是西裝褲，穿日式木屐，近年來改穿厚底皮拖鞋。在這年齡以上的女人大多能一個人自己結和服的腰帶。吃飯時盤碟碗中的菜與飯都吃得乾乾淨淨。





不管多少，或是好吃不好吃，從小養成一種吃剩是罪過的意識，因此時常吃多不消化，寧願回家吃胃藥。上菜市場買魚，差不多每種魚的名字都可以叫得出來；愛唱往日的軍歌與感傷調的舊曲，有時亦想學唱幾支流行曲，但傷心的是剛學會一支，那曲子却已過時了。

第四種日本人：「戰敗派」。生於昭和的最初的十年（一九二六——一九三五）中，現年四十九——四十一歲。學生時代最流行的歌曲是：「開了，開了，櫻花開了。」這一年代以上的人們到現在至少還能空口背誦「教育勅語」全文的一半以上。女性佔上風的風潮已在家庭內生了根。大部份在年青時視英文為「敵國語」，沒有在學校裏唸過。

第五種日本人：「學童疏散派」。生於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十四年（一九三九），現年四〇——三十六歲。差不多全體從小學時代起已接受戰後改革的新學制教育。作文寫信亦全部用新體注音制度。除了用電氣飯鍋或煤氣飯鍋外，不知有其他方法或器具煮飯。想吃舊式的家常便飯，不會做，祇有外出到飯店裏去吃。能用西式的便器（坐式）。為了做貿易，認為有學英語之必要，但大多是硬性學習，日式發音，遠不如下一代

說得流俐。逐漸有My Home的小家庭思想。

第六種日本人：「無戰派」。生於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二十年（一九四五），現年三十五——三十歲。所受的學校教育以在問答表上劃〇或×為主。（在日本通稱〇×教育）。把「天長節」Tenchosetsu（天皇誕辰）常誤讀為Tenchobushi（天長曲）（日文「節」有兩種讀法，一為Setsu，意為中國節日的「節」，另一讀法為Tushi，意為「曲調」，即中國之「節拍」）。女人們以和服為禮服，平時全穿西服，並且認為沒有自備汽車的男人，沒有資格結婚。Privacy是口頭禪，意思是說：「這是我的私事，旁人管不著。」

第七種日本人：「實力派」。生於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三十年（一九四五）間，現年二十九——廿一歲。這一代的日本男女已不能「正襟危坐」，端端正正地蹲坐在榻榻米下。樂器教育，May Day（五一）暴動。一提到戰爭便聯想到越南。女孩子們不會一個人自己穿和服。在她們的意識中，「穿」等於「盛裝」，得打扮得時髦而漂亮；長於眼睛的化粧，善用人造的顏色。在這一代以下的日本人怕不會蹲坐在榻榻米上了。因此睡西洋式的床，上西洋式的廁所，對Homo（男子同性愛）和Les（女子同性愛）都能瞭解。對新東西，新牌子並無抵抗感。

第八種日本人：「？、？、？、」。上項年代以後所生的日本人。所受的是電視教育。認為繪畫與音樂比語言更易於瞭解。時常把「君之代」（日本國歌）誤認為拳鬥之歌，或「相撲」（日式摔交）之歌，因為除了在這兩項比賽之時，日本今天不常奏國歌，亂用新造詞，新名詞。剛被錄用的女子新職員會毫不在乎地拍一下年長的主管的肩膀說：「這年頭得算年青才行呀！」看來無禮大胆，但別無惡意。

最後，這位人種分類家的「消費者部部長」山田先生自謙地說：「當然在今天這種多樣化，個別化的時代，像我這樣地分類，一定會受到世代論的僵直化，斷絕的固定化的批判。但是我這樣做亦有諸種方便，尤其是在教育以各世代，或階層的顧客們為對象的我這消費者部門的新人時，實在是一部有用的法寶。再說，在想瞭解日本人時亦不失為值得一顧的指南針。」

施漢諾下落不明

陳和美譯

有關施漢諾的安全越來越成問題了。他在西方的朋友正在作為「緊急呼籲」。根據最近的報導，施漢諾刻正被軟禁他在高棉首府——金邊的家中。

施漢諾是打着「元首」的招牌，作親共的活動，但今年四月，其早已不存在的「頭銜」，已被棉共正式撤除。之後，即很少聽到他的消息。過去，他曾向友人表示，只要他還保有「元首」的「頭銜」，他們即毋須為他耽心。現在，巴黎方面謠傳，施漢諾已被其前盟友——棉共所殺。自一九七五年四月由美國所支持的龍諾政府垮台以來，高棉即淪於共黨。

由於高棉迄今仍幾乎與外界隔絕，因此，這一謠傳無法獲得證實。金邊的外國人——他們曾要求會晤施漢諾——亦無法證實這一消息。施漢諾一直沒有回覆友人的信函。

施漢諾於一九七〇年三月被龍諾推翻以後，即匿居北平，在共黨支持下從事反龍諾政府活動。施漢諾與棉共的勾搭，其幕後峻使者，是已死的中共頭子周恩來。

施漢諾於今年一月回到高棉之後不久，周恩來死了。今年四月，高棉「官方」消息的主要來源——金邊無綫電台報導，施漢諾已辭去「國家元首」之職，其後，金邊無綫電台即沒有再提及施漢諾，各方對其行蹤的揣測因此大增。

今年八月，參加在可倫坡舉行之「不結盟國會議」的高棉代表，曾被詢施漢諾的近況，他們的答覆是，施漢諾正在金邊過着「優裕的生活，並經常旅行全國各地」。不過，金邊無綫電台最後播報這類旅行的消息，還是今年一月的事。

從北平每兩星期僅有一次班機到高棉。今年九月，一支包括埃及、塞內加爾和突尼西亞外交官的代表團前往金邊作為期兩週的訪問。塞內加爾外交官曾特別請求會晤施漢諾。但是，他們沒有獲得答覆。

中共「外長」喬冠華最近在巴黎時，也拒絕答覆法國官方所提之有關施漢諾的問題。而僅表示，高棉新政權是「相當獨立」的。在華府，施漢諾在美國的密友——參議員曼斯斐德——已正式向中共打聽施漢諾的消息。但是，他也沒有獲得答覆。（譯自十月廿四日「星期泰晤士報」原作者為WILLIAM SHAWCRDSS）

中共政經路綫的矛盾

余秋人

日本共同社根據北平各大學中的大字報，推斷中共雖然繼續維持「批鄧」，但華國鋒政權的新政治路綫，似接近鄧小平立場；因爲那些大字報指控「四人帮」摧毀教育，使教育走向下坡，并阻止工業現代化，其口吻和鄧小平復出後批評「文革派」的話幾乎一模一樣。故今後中共可能以教育和工業現代化居先。上述推論，當然有其見地。不過，若據此便以爲中共在政治上「右傾」，那仍是沒有看清中共鬥爭的本質，又將使自由世界陷於迷惑。

首先我們要在此指出，儘管「文革派」口裏叫囂要徹底摧毀「右傾翻案風」，可是實際上在毛籠絡林彪清算了「劉、鄧黑司令部」之後；在政治路綫上是一種極左的型態，可是在經濟路綫上，則仍無法改變劉、鄧既定的政策。雖然劉少奇所倡導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成了「文革派」攻擊的主要目標，然而劉少奇所留下的「按勞分配」、「價值規律」、「商品生產」以及「八級工資」等制度，却從未改變。關於這一點，連文革份子張春橋亦公開承認：「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佔着統治地位」。因此，「四人帮」成了階下之囚，不管鄧小平復出或不復出，中共的經濟政策仍是改變一些口號，實質上不可能有多少更易；原因是在目前大陸整個經濟結構型態下，除了維持現狀之外，并沒有甚麼起死回生的良藥。

依照共黨的唯物主義思想方法統治人民；應該是政治路綫跟着經濟路綫走；亦即經濟政策緊縮時，即加緊對幹部和人民的管制，經濟政策膨脹時，則略加放鬆。毛澤東在所謂「鳴放政策」上出了毛病，就是因當一九五七年大陸經濟政策再度緊縮時，毛偏要攪政治「陽謀」而故意放鬆，故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林彪被鬥垮以後，「文革派」的「四人帮」亦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明知經濟上走的仍是一條「劉、鄧」的老路，可是却在政治上要打垮鄧小平，要清算「右傾翻案風」；這樣背道而馳的做法，即使沒有華國鋒和共軍頭目的合作，也註定了其必敗的命運。

我們之所以用「鳴放運動」和「反右傾翻案風」兩場政治鬥爭來作印證；目的在說明華國鋒政權今後在經濟上走的仍是一條老路；如果自由世界認爲「鄧小平路綫」代表一種溫和路綫，甚或接近一種「和平路綫」，那就犯上絕大的錯誤。我們一再強調中共的人事傾軋，并無思想路綫之歧異，雖然在經濟政策上的緊縮與膨脹，中共常用「進兩步退一步」的手法來調和，但最終的目的則在加強其統治權力，對老百姓而言，是決沾不到實惠的。

每當一次中共權力鬥爭到了「新陳代謝」的階段，自由世界人士便生出許多幻想，日本共同社的報導即使在經濟、教育方面推斷準確，那也并不表示其對世界的鬥爭路綫有所變更；因此寄望中共立地成佛，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

港茶家言

地下組織中共政治局

王延芝

周：今天毛主席叫我代他邀請諸位來吃便飯，他說有重大事情要商談。現在我們到齊了，除主席正好十個人，就請主席講話吧。

毛：多謝諸位同志來賞光。我到這裏兩個多月了，還只見過董老、恩來和康生；那天我去看玉階大哥，可是他不舒服，沒有見到……

朱：我眞是不舒服——心裏不舒

甚麼事？

陳：別人有資格找他算帳，你不配！高崗，你也不配！你們兩人身敗名裂是咎由自取。

朱：我支持陳毅。林彪高崗不許再說。

董、賀、李：我也支持……

周：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激動，咱們慢慢說。林彪和高崗你們二位

不要講話惹我生氣。毛澤東多年目無法紀，破壞黨章憲法，主要就是憑仗你和汪東興控制的一批特務狗腿子，威脅老同志，建立非法地位。現在大家都成了鬼，你還能怎麼樣？你這種走狗，也沒有資格講話。

陳、賀：對！

毛：唉，少奇同志，甚麼黨章憲法都是由人造出來的，當然也可以由人打倣。不過，我當年的確是對你不住；站在私人立場，我願意向你賠罪，希望你忘掉舊怨，再和我合作。

周：對了，我看還是不要重提舊事了；咱們討論一下主席找我們大家商議的重大事情。

毛：我找諸位來，是爲了在地下組織一個中共中央……

得商量一下，推翻了[illegible]王河十殿閻王以後幹甚麼？

毛：諸位如果不推我做主席，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奪權成功之後，第一步要把「生死簿」上面華國鋒和汪東興兩人的陽壽即時截止，馬上派黑白無常把他們拘來上刀山、下油鍋！

周：（笑）唉呀，主席，你怎麼這麼大的氣呀？華國鋒不是你臨死五個月前親手選拔爲第一副主席的嗎？汪東興不是你最親信的嗎？

毛：這兩個王八蛋眞氣死我了！我屍骨未寒，華國鋒就把江青抓起來……

劉：你不是親筆寫條子給他說：「你辦事，我放心」嗎？他抓了江青

捐棄前嫌，爲革命大業……

高：慢着！過去的事不能由你這麼一句話就一筆勾銷。我在陰間等了廿多年，就是要等你來算一算帳。你把我從東北騙回北京，不由分說就套上一個反黨罪名，你說我投靠蘇聯，可是那時候你自己的政策就是「一邊倒」，爲甚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林：如果算舊帳，首先得算一算我的帳。是你親自提拔我做你的接班人，寫在黨章和憲法草案裏面，可是你對我這個副統帥又不肯安排一個適當職位。我想做有職無權的國家主席，你却不肯給，硬把我迫上死路……

陳：不要說了！

林：甚麼？我找老毛算帳，干你算帳；我同意他的主張。可是，還有我呢？我有沒有資格向毛主席提出質問？（眾人默然）

毛：（陪笑）當然有。當然有。任何同志質問我，我都虛心接受批評。

劉：好。我如果問你爲甚麼淸算我，你一定扯上兩條路綫的鬥爭；我不和你辯那些問題。我只質問你兩點：你用紅衛兵冲擊奪權，是不是合於黨章？你用「八屆十二中」罷免我的國家主席，是不是合於憲法？

毛：這個……這個……

康：少奇同志，你質問得很對，可是那時候主席是提倡「造反有理」……

劉：我的問題不是向你提的，你頂，非推翻不可！

劉：哼，原來你看中地藏王的寶座了。

毛：在陰間革命比陽間更容易。我們的舊部在這裏很多，只要組織起來一定很快成功。

陳：你想怎麼組織？還推你做主席？

毛：我想請恩來、少奇、玉階大哥和康生同志四位做副主席；我們在座的一共十一人組成政治局；朱老總做軍委第一副主席……

陳：不行，咱們得投票選舉。我提名周恩來做副主席！

康：那，那麼毛主席放在那裏？

陳：我提名毛澤東做名譽主席。

董：哎，別提我啦。可是咱們先

毛：你怎麼能信他那一套胡說八道！

董：怪不得呢；我這些時候一直納悶：潤之如果要壓制四人帮，爲甚麼不自己動手；而且四人帮完全是潤之一手培植出來的……

周：將來抓汪東興來上刀山下油鍋，大概在座的無人反對；可是華國鋒呢？

劉：我反對抓他。他辦事，我放心！

毛：不！我非抓他來親手放下油鍋不可！

朱：那你自己去抓吧。恩來，先開飯吧。今天有甚麼菜：

周：（笑）有兩個新菜：「汪東興肉丸」，和「油炸華國鋒」！

消滅第二個「三十年代」

尹雪曼

今天我們的文藝創作，有少數人正在用力把它推向另一個「三十年代」。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將是他們所追求、所致力、所創造的第二個「三十年代」！

可是，我們知道，第一個「三十年代」，不僅在大陸上帶給我們無盡的災難；也使七億多善良的大陸同胞，陷身於水深火熱的的共產暴政中。那麼，第二個「三十年代」如果被這些人創造成功，其後果又將如何呢？

我既不敢想，也不忍說。

然而，看看今天我們文壇上的創作情況，已夠令人憂心忡忡了。十月五日的中央日報副刊刊有保眞先生的「常保赤子心」一文，內說：「所謂造詞造句上的不含蓄，是指我們某些作家經常大胆、赤裸、細膩、肆無忌憚的描寫男女間調情與床第間事；這些『故事』也就構成了我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特色之一。」

又說：「彭歌先生批評現代小說作者的作品中『安樂之情多，憂患之情少』，我却認爲現代小說少數作品的『淫逸之情多』，才令人憂慮。而這些小說作品的價値，被國內文藝界所肯定，更是可嘆！」

保眞先生所指出的這個現象，可說正是今日我國文學創作的一大「特色」！但是除此之外，還有若干其他「特色」，保眞先生沒有指出。其他特色之一，首先應數「漢奸文學」的猖狂！

「漢奸文學」的主將，當然是胡蘭成。胡某亡命日本時，寫了兩本「漢奸文學」的代表作，一是自傳式的「今生今世」，一是「漢奸自道」式的「山河歲月」。在「山河歲月」中，他說了許多污衊抗戰、污衊全國軍民的話，爲他的主子汪精衛的投降主義掩飾。譬如他說：「……彼時是淪陷區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照樣往來，明明是仇敵，亦恩仇之外還有人與人的相見。對方但凡有一分禮，這裏亦必還他一分禮……而戰區與大後方的人，亦並不尅定日子要勝利；悲壯的話只管說，但說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國人是勝敗也不認眞，和戰也不認眞；淪陷區的和不像和，戰區與大後方的戰不像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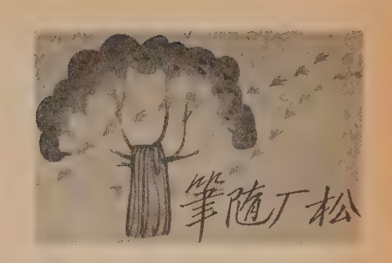
現在，中共正在大陸上狂喊亂叫，說對日抗戰是他們打的，國軍沒有動一刀一槍。如今，胡某的書在我們這兒大肆印行，也說我們的「戰不像戰」，「恩仇之外還有人與人的相見」；不僅是跟中共隔海唱和，讓我們年輕一代的人看了，還眞以爲當時的日本軍閥對我們很好，沒有殺掉幾百萬中國人，也沒有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和不絕如縷的姦淫擄掠！我想毛澤東和東條地下有知，必定會對胡某的「大力宣傳」大表贊賞！胡蘭成大可等着到陰朝地府去領獎了。

而「漢奸文學」之外，另一特色便是「暴露黑暗乃作家的天職」論的流行。

這一理論，有正面倡導的，也有在「創作自由」敲旗幟掩護下推行的。然而不管它是正面作戰也好，迂迴作戰也好，其目的在於創造第二個「三十年代」，却昭然若揭！

我認爲這不僅是要污染我們的文壇，污染我們的文學創作；也是要醜化我們的文壇，醜化我們的文學創作。

滑稽派 □□向晚□□



淳于髡·東方朔·紀曉嵐

今人通稱「說笑話」、「鬥人樂」爲滑稽或幽默，但古人不然，如太史公著「滑稽列傳」，說：「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言談微中，亦可以解紛」。試讀史記滑稽列傳、班固漢書東方朔傳、清四庫全書紀昀曉嵐傳，可知這三人的言論，決非只是「說笑話」，「鬥人樂」爲能事。他們皆是奇才異能之士，既有大學問，有機智、口才，且敢做敢爲，皆是爲國家献力的國士，故決不可單以滑稽視之。像這樣的人才，自古以來當然很多，今不過只擇最著名三人概畧述之而已。

淳于髡

淳于髡：戰國時人，太史公說，他是「齊國贅壻，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按即喜比喻隱諫），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緬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

但淳于髡却敢去隱諫，說：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同飛），又不鳴，王知此鳥是什麼鳥呢？」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淳于髡所說「大鳥」即指齊威王，王會意，遂即刻下令全國動員，選大夫之賢能者賞之，不肖者殺之。於是奮兵而出，諸侯震驚，遂把侵畧的齊地，皆退還。齊國威行三十六年。此言主國政者，必須時時振作，強隣國必敬畏，腐敗必遭欺凌。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攻齊，齊王派淳于髡使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因爲他嫌太寒酸了。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指乞求豐收之意）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加十倍禮金及行裝。髡行至趙，趙王就帮他精兵十萬，萬車千乘。楚聞之，乃夜引兵而去。所謂外交，就是這麼現實，古今一理。

威王大悅，乃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執法在旁，卿使在後，髡恐懼伏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親，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按古代所謂一斗，不過今日一斤，酒也非金門高粱，再說語髡只是戲言，並非他眞能有此酒量。

髡繼說：「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參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帝，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盡解，微聞薌（同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以上叙述能夜飲如何荒淫的醜態。但忽然一轉道：「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吾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這不是正文。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漢（山東）平原郡人。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賢材異能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自薦。東方朔也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冬日），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

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車之具，征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東方朔如此吹牛，可以說，把天下之美，皆集於他一人之身。武帝覽書，當然不以爲然，批評他「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命他待詔，聽候差遣。朔既未謁見皇帝，僅獲少許生活津貼而已。他當然很不高興。

朔從山東遠赴長安，本想一朝得志，步上青雲，那知竟受如此冷待。於是他想出怪主意，物色到一些侏儒，對他們說：皇帝認你們這般人，文不能治民，武不打仗，國家徒白養你們這些廢物，不如就把你們殺了。侏儒們聞言，皆恐怖啼泣。朔遂即告曰：上即過，趕快叩頭請罪，也許可免。不久聞上果來，侏儒們見了趕快號泣叩頭。上問何事？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因即召朔，問朔爲何要恐嚇侏儒？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勿令但索長安米」。上聞之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待親近。自後上始賞識朔才，得以重用。

武帝喜打獵，每次出獵，自然要有許多扈從、侍衛及獵犬。如在冬季，對農民騷擾何少，如在春夏那就很大了。因此引起長安百里內百姓，大起怨言。若十左右大臣，深恐得罪皇上，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朔乃遇到機會便奏言，他先行引證過去史事，然後指出天子應以民爲重，應該停止打獵。他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上言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廣損耗五穀。（二）是盛荊棘之林，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墳，廢人室廬，令幼弱壞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三）是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鶩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武帝稱善，乃拜東方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武帝雖好大喜功，不免勞民傷財，這是他的短處，但他決非獨夫，殘虐百姓。他的功，多是爲擴張國土民族威望，不是爲個人威望，尤其能接納善言，過而能改，故仍不失爲一好皇帝。

何謂「獨夫」？自古即以桀、紂爲例，即天性嗜殺，以見別人痛苦爲樂，一意孤行，決不接受善言的惡人。以下再述一接受善言故事，證之。

武帝姑母，即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她丈夫死時，她年已五十多歲，但生理上却仍與某種要求。對此一問題，我有三策：第一上策，可從精神上求解決，當時老子學說正盛行，可向道家方面追求。第二中策，可向體力方面下功夫。可要求負責一部分事務，使身心有所寄託。古人云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故人決不可無所視事。第三最下策，放棄榮華富貴，去下嫁一平民，度平民正常生活。但她對此三策皆不取，却偏偏操下下策，選擇了比她小四十歲的美少年做面首，致引起全國人恥笑！

這面首是一賣珠小販之子，十三歲時引入宮中，先認做養子，及大便成爲她的秘密情夫，無論於禮，於法皆不合。

這個情夫名董偃，因竇太主的親密關係，遂獲武帝寵幸，儼然駙馬一樣。一次上爲竇太主置酒宮室，使謁者引入董偃。這時東方朔任禁衛軍，看不順眼，乃放下武器，上前追諫曰：「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問何罪？對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石，奢侈爲務，今狗馬之樂，極年月之欲，行邪妄之道，徑望僻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陰毒之意，偃爲淫首，其罪三也。……」上曰善，乃將置酒地點更改，並不准偃走正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偃之寵，由此日變。

東方朔上書吹牛與利用侏儒見武帝，這當然是小人行徑，但兩次追諫，敢做敢爲，却是君子應爲之事。

紀曉嵐

紀曉嵐：名昀，河北省河間人，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後因坐事會戍新疆烏魯木齊，尋釋還，官至協辦大學士，於書無所不通，其學在辨漢宋學術之是非，時文流派之正僞，任四庫全書總編纂，每書皆作總提要，及開明目錄，各加批判。又編輯會典及三通等書。性坦率，好滑稽，年八十二逝世，諡文達，通稱紀文達公，（以上參「辭海紀昀」條）。

他是天才大學者，著述甚多，最有功於文化界者，爲四庫全書提要，今人研究古籍者多賴之作參考。其他著書也多，但少人提及。我除提要畧有涉獵外，只看過他的「閱微草堂筆記」，記載當將社會所見所聞奇事。他的滑稽故事也多，據先父告。所記憶者爲「老頭子」笑話。據傳紀曉嵐與一般大臣正在南書房談論時，乾隆皇帝忽臨書房，因他不願見皇帝，乃躲避起來。乾隆皇帝片刻離去，他立刻出來大聲問道：「老頭子走了沒有？」皇帝聽到後，馬上又回書房，問：「何人說話？」曉嵐對曰：「是臣。」又問：「你何以稱朕爲老頭子？」對曰：「老者是最尊之稱，如太上老君、李耳老子。頭者即人之頭也，頭也最尊貴，比任何部分皆重要。子者天子也，在萬民之上，又是男子尊稱，如聖賢孔子、孟子，子皆是尊敬之意。」皇帝聽了，無法再追問，一笑而去。

「更正」：四六七期本欄，「福建學院」，非福州學院。與福建法政專門學校是兩校，但在一處，在該校出過不少法學家，如今之林楔生等。「兩友一旦相聚」。「他就是曉齋主人」。向晚校後註。

萬人協會啓事

前萬人協會會員尖鋒（戴智超）君，已脫離會籍多時，其個人在外一切活動，概與本會無關。特此告知。

萬人協會啓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漢唐以前的形態美

黃進典

美學是哲學的一部份，美的生活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審美的標準就是人類生活最高尙最優美的一種理想。美學的重要不但在他把人生的形態和社會的觀念哲學化，藝術化，文學化、而尤其在他確立一種生活的理想，使人人於不知不覺中提高生活，一齊朝着這個理想走去。

中國民族的體格，本來是雄健優美的，不幸後來漸漸退化，漸漸頹喪。不要說我們的遠祖「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戰勝自然的環境，開闢錦繡的河山，都是靠着偉大堅強的體格，就是到了離開與猛獸相搏方能生活下去已經有很久的殷周時代，一般人民的體格，也莫不仍是極其碩大，極其英武驚人的。穀梁傳文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爲丈夫」。意思就是男子到了二十歲就可以戴上一頂帽子，而戴上這頂帽子之後，就不再算是青年，而得以成年人視之了。然而想戴上這帽子並不是年齡達到二十歲就行了。必須也得有一個體格上的標準的，所以說文解「夫」字，便如此說道：「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是八尺，故曰丈夫」。這就是說因爲人的體高幾達一丈了，所以才稱之曰「丈夫」的。這又可與莊子天運篇中的：「沒世不行尋常」在相對照。因爲這句話的註上也說道：「八尺爲尋，倍尋曰常」。因此可見當時所謂的「丈夫」，沒有一個不是「身高八尺」的「尋人」。就據有史以後的人體記載而言，湯高九尺，文王十尺，孔子九尺六寸，那個不是堂堂正正魁梧威嚴的儀表？就說商周尺比現在的少，無論怎樣折合起來，也一定比今人高多了。

周以後，雖然經過不算短的一陣亂世局面，但到了漢朝統一天下的時候，一般人民的體格，也還全都能與周朝所訂立的這個八尺方爲丈夫的標準相符合。試看史記中的項羽本紀：「籍長八尺，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酈生陸賈列傳：「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那一個不都是達到這個普通尋人的標準的？只有一個「滑稽人物」淳于髡，因爲「身長不滿七尺」，才被大家認爲非常有趣的。至於留侯世家所寫的那個能以百二十斤的大鐵錐刺擊秦始皇的大力士，信陵君列傳中所寫的那個能夠「袖四十斤鐵錐椎殺晉鄙」的朱亥，雖然歷史上都可惜未能記下他們的身長記錄，但憑想像而言，如果他們不是魁梧勁猛的彪形巨漢，又如何能有那般不可想像的神力，以及造出那般驚心動魄的事蹟？

由漢以後，又經過不少繼興繼亡的朝代，然而可喜的是人民的體格，依然是能夠保持着與周制無異的最高標準。

北史胡叟傳：「時蜀沙門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當時佛家的觀無量壽經也說：「阿彌陀佛，神通如意，於十方國變現自在，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丈六」。爲甚麼鑄佛像和說佛現化身的記載都是丈六？我以爲這是根據人體的長度而得自然現象。因爲一丈六尺恰如正是八尺的第一次倍數。人體的長度是八尺，佛體自然是比人體更長些的，所以就算佛體的最「小身」是丈六。但由此觀之，必可知道在南北朝時代，人體的長度仍舊是八尺，他們斷然不會不以自己的體長爲標準去量「滿虛空中」的佛體大身的。

宋濂作秦士錄：「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稱，隣牛方鬥不可擘，拳其背，折扑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這是明朝初年的一個奇人的體長體力的記錄。雖然他的「拳牛扑地，持石鼓行」的本領也許會與項羽的「力能扛鼎」不相上下，但是在體長方面，他已較項羽短了一尺，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了。項羽的體長八尺，在當時只是剛合標準，並無奇異之處，而鄧弼却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一個高大雄武得出奇的男子，以這樣的一個男子，其體長猶較漢朝的通常身體異有遜色，普通一般人的身體是甚麼樣子，當然也就不必再作贅言了。唐以後的中華民族，其體格之退化，實在由此見可一斑，可見一斑！

在女子方面，固然其體長是常較男子爲矮的，但是在古代，一般女子的體長標準實在却也相當驚人。古時齊田常專國，在國內挑選後宮姿御時，對

於民女的體長標準是必須得在七尺以上的才行。可見那時的女子，只比男子畧矮一尺而已。但是到了後來，她們的體長似乎也在逐漸減低，由六朝的民歌，季布罵陳文——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中的：「見一賤人長六尺」這句話看來，當時的女子身長較之春秋時代的原有女子體長記錄，又已退後了一尺！退後了一尺倒不要緊，重要的是到了現在，連男人的體長也不夠六尺了，只要一翻古籍，看到那時人民的一般雄雄健美的體格標準的記錄，再看看現在的我們自己，眞是每況愈下，痛不堪言的事！

古人之所以能夠具有那樣威儀的巨體是甚麼緣故？我說這是因為他們練習武術，注重運動，以致於能在無形中鍛鍊成他們的好身體。第一是騎馬，我們且看詩經裏的：

「碩人俁俁　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　執轡如組」
「叔於田　乘乘馬
執轡如組　兩驂如舞
叔在藪　火烈具擧
袒裼暴虎　獻於公所
將叔無扭　戒其傷女」

這種力大身強，乘馬飛舞的男子，是當時公認為最美的典型男子，所以大家對他的讚揚是「叔於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我們要注意這最後一句，是明明的標出美字來的。但是不止公認的美男子是個馬上英雄，就是漢武帝唐太宗，又那個不是鞍馬健兒？唐朝的竇鞏在奉使薊門詩裏說：「懶騎官馬到幽州」，韓愈在被貶時，途中遇見他的姪子湘韓時亦是喟然感歎：「雪擁藍關馬不前」，詩人岑參逢入京使時也說：「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話報平安」。可見唐時一般文人，莫不都會騎馬，而且莫不也都能夠騎在馬上長途跋涉的。杜甫少年行中的「誰家馬上白面郎」，是描寫一個花花公子，然而他也竟是騎在馬上。唐末有個詩畫俱妙的和尚叫貫休，就有一首詩的題目叫做馬上作，元稹所寫的智度師竟也是個「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的想不到的如此人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連楊貴妃的姐姐進宮也是騎馬的，不是坐轎子，坐滑竿兒的。高適的營州歌中說：「胡兒十載能騎馬」，在大漠北的瀚海當中，這是必然的現象，否則蒙古騎兵何以能夠直下地中海畔，武功赫赫統治了歐亞二大洲？

騎馬而外，第二是古人多會劍擊，古人防敵不用說刀劍是最利便的隨帶武器，就是吳王的少子季扎到外國做公使時，也得身佩長劍，以壯觀瞻，因此還有過季扎留劍的故事。漢朝的司馬相如雖然極工驪賦，又是偷情聖手，但史記中也曾說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晉時收復江北失地的祖逖與劉琨是聞雞聲而起曉舞的一對好漢。唐時杜甫，觀公孫大娘舞劍行中，對於公孫大娘的舞劍器，曾經大事描寫。古時又有所謂劍舞，二人舞劍，一人吹尺八，一人誦詞——據言今日本尚存此風——可見就連娛樂之中，也常和擊劍連在一齊。唐書李白傳說：「文宗時，詔以白詩歌，裴旻劍舞，張旭草書，時稱三絕」。以詩歌，草書與舞劍相提並論，並見唐時武術與文藝的地位，並無高下之分。此外，他們對於弓箭的喜愛，似乎也並不下於擊劍與騎馬。唐令狐楚少年行詩云：「家本清河住五城，須憑弓箭得功名，等閑飛鞚秋原上，獨向寒原試射聲」。這就很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人民對於射箭的喜愛，雖然那裏面多少還有些為求功名的俗念頭。「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解彎弓」，這是南北朝女子習尚武術的代表精神，「射生宮女宿紅床，把得新弓各自張」，這是唐時王建的宮詞，足見唐時女子習武的風尚也不減當年，白居易暮江吟：「露似眞珠月似弓」，形容新月都用弓喻，唐朝的武功赫赫，自然不能說與這種蔚為一時風氣的尚武精神沒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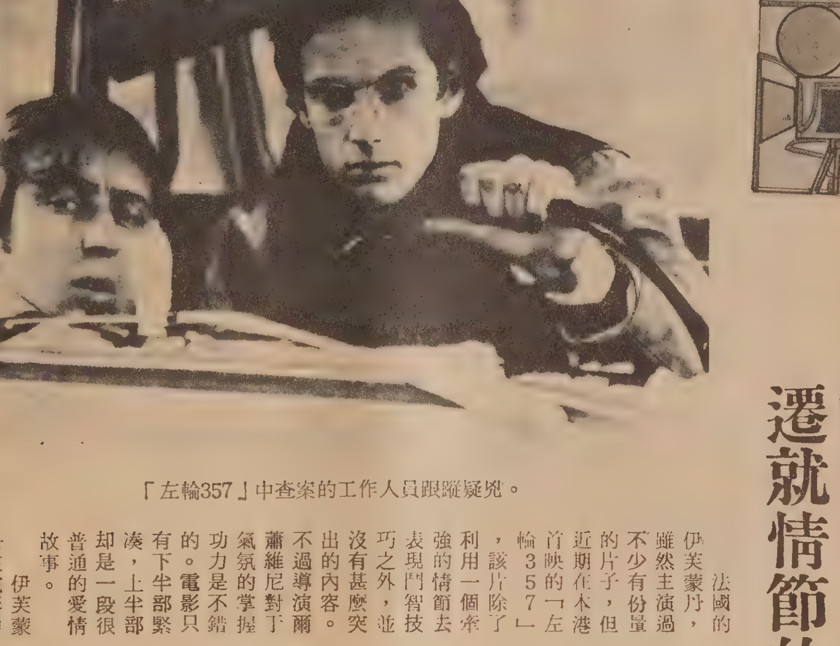
唐朝以後，女子有的是「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有的是「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淸瘦比梅花」，這與曹子建洛神賦中的「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容曜秋菊，華茂春松」所表現的活潑飽滿的美人如何能夠相比？男子的「心如老驥常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也正是「十四萬軍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的最好說明。為甚麼大軍的戰士，都不稱其為男兒呢？

一個國家的強盛，是有來由的，體格衰弱了，精神就跟著衰落，我們現在要振作精神，就非恢復我們唐以前的體格不可，非恢復我們唐以前的體形標準不可！



三齣歪曲人性遷就情節的噱頭電影

林巽



「左輪357」中查案的工作人員跟蹤疑兇。

法國的伊芙蒙丹，雖然主演過不少有份量的片子，但近期在本港首映的「左輪357」，該片除了利用一個牽強的情節去表現鬥智技巧之外，並沒有甚麼突出的內容。不過導演爾蕭維尼對于氣氛的掌握功力是不錯的。電影只有下半部緊湊，上半部却是一段很普通的愛情故事。

伊芙蒙丹在電影中是一個精明的探員，愛上一個若即若離的神秘女售貨員施維亞。原來施維亞是他的上司警察局長根尼的情婦，根尼娶得富妻，富妻因患上半身不遂病，便讓丈夫在外面收養情婦，施維亞因為愛上伊芙，便向根尼攤牌，根尼一時妒恨交集，將她殺死，當夜伊芙曾因喝醉酒鬧事後又去找施維亞，她便成為很多證人親眼指證下的被懷疑者，根尼也想乘機將伊芙造成疑兇，好使自己乘機脫罪。於是一個本來不是殺人犯，但在很多證人作證下却成了殺人犯，在他自己一方面，除非他能夠自己在未被人發現前找出證據破案，否則自己必難逃蒙不白之冤。這便是電影藝術匠人在伊芙身上創造出的難題，然後讓他去解決這難題。

伊芙蒙丹有一種沉默地面對險境的特殊氣質，每一段落，都能扣住觀眾的心絃，可惜的是劇本情節夾雜着不少令人無法信服的材料，譬如作為一個探員，是否可以在家中設一軍火工作室，自己製造及改裝不同口徑的手槍及子彈，那只是編導為後來讓順利地消滅對他自己不利證據而事先安排好的。還有那個警察局長，除了殺施維亞一事之外，他並不像是一個反面人物，為甚麼編導要他忽然兇性大發而殺人，那只是為了賣弄他如何消滅證據，如何嫁禍於人而安排的，電影寫他殺人之後，回家去將一切實情告訴妻子，那又是為了製造機會去讓那個半身殘廢的妻子來與她分憂而已。不過如果將電影中的一切突然發生的事和不合理的事刪掉，一切緊張刺激的戲劇效果便難以存在了，通常好些為了突出戲劇效果的電影，特地用製造不合理情節作劇情發展的關係，這已成為常用的公式之一了。

本期西片中，由威廉格李非導演的「人猴大屠殺」同樣是一部為了賣

「左」片的男主角伊芙蒙丹在劇中一幕。

弄技巧而將人性扭曲了的電影。導演威廉格李非過去雖然拍過好些有內涵的動作片，如「血海吃人鯊」，但此片除了賣弄人與鯊魚游水的特技之外，劇情及其所表現的材料，實在不敢恭維。

「人」片主人翁山尼，在電影中是個潛水人，他在海中與鯊魚成為好朋友，可以在鯊魚羣中游水，有時一手抓住鯊魚的翼一同划游。電影誇張這個人因為與鯊魚為友，所以凡遇到捕捉鯊魚的人，都向之襲擊，並將之拋進海中去餵鯊魚。但他對沒有捕鯊的人並不傷害，電影因為塑造出這個人的特性，所以不少危機，便從捕捉鯊魚的人身上產生，這個山尼在電影中成為一個心理變態者，不斷濫殺無辜，也許編導以為如果不將這個角色塑造成心理變態人物，只單純寫人鯊做朋友的故事，可能缺少刺激性，所以才牽強地炮製出一個怪人來販賣其戲劇效果。這是今日拍噱頭電影常見的毛病。


「人鯊大屠殺」中愛鯊成狂的李察積高是一變態心理者。

「人鯊大屠殺」中的珍柏荷比素與鯊表演水中芭蕾，不料却遭鯊噬。

可以看出「人」片的製片人是因為近期幾部鯊魚災難片收得而觸發出來的靈感。此片特技並不如何出色，說是鯊魚災難片，毋寧說是瘋子災難片。電影中除開主角山尼是個超現實人物之外，其餘的人物都塑得很眞實，尤其是藉着那個孤獨的山尼，如何被世人愚弄而迫出對世人憤恨的一連串情節，都有諷嘲效果。

最要不得的是電影為山尼加上一個神秘因素，叙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得南太平洋一個酋長會給他一個鯊魚牙的墜子，從此他只要帶上那墜子，在海中潛水，便不會為鯊魚傷害，我想要是編導肯多動一點腦筋，這一點神秘因素，還可以表達一些言之有物的東西，譬如說，這個因有了一個鯊魚牙使他成為一個能人所不能的超人，但做超人的代價是可怕的，它可以使人因此失掉人的本性，那便很貼切了，可是電影並沒有強調這一點，所以鯊魚牙的神秘作用，只能成為宣揚迷信的觀念。

本期國片中由張森導演的「雌雄錯」同樣是扭曲了主人翁的氣質去遷就戲劇情節，製造噱頭的一部販賣心理變態電影，「雌」故事寫一個富家子凌漢，因為自小被母親把他扮成女孩子，有一次他被色魔擄去，色魔因為發覺他是男孩子，將他的生殖氣打傷，凌漢長大後，患上心理變態，夜裏悄悄扮成女子到夜總會去找刺激，招男子到公寓作不道德行為，因為被父親不諒，他後來離家出走，去當舞女，並與三個舞女同住一層樓，同樓舞女潘冰嫦後來與他成為摯友，他便將眞相告訴潘冰嫦，潘冰嫦却受老板控制，老板是個黑社會頭子，有一次迫潘冰嫦代他帶毒品去瑞士，潘冰嫦便與凌漢打算乘機逃走，被黑社會人物追殺，幸而他的父親知情報警救他們，最後凌漢到醫院去施手術：成為一個正常的男子，與潘冰嫦同墜愛河。像這類故事，都是近日國片中所常見的情節，劇中人並沒有甚麼心理基礎，他們扮男扮女，忽男忽女，完全是為了炮製刺激噱頭而作的，故事構思牽強，人物背景，也是為噱頭需要而設定的。編導除了賣弄不健康的噱頭之外，更將凌漢這角色寫成一個被同情的人物，對于他如何引男人做不道德行為的事，只當作胡鬧喜劇處理，並不加以批判。

其實像凌漢這種角色，只算是現實社會中的一特殊的悲劇人物，編導如果不強調他生理受損害而寫他交上壞朋友，後來才給潘冰嫦帮助他成為一個正常的男子，可能會有一些啓發作用。不過可以看出編導所以塑造凌漢這個畸形人物。目的只是販賣畸形性刺激，總之「雌」片只能列為一部代表純粹賣弄暴露胴體的電影中的意識很壞的電影。


「雌雄錯」中漢凌與麗莎在沙灘上調情鏡頭。

人物春秋

葉劍英善於逢迎

胡養之

在今年十月七號，跟現任中共「總理」華國鋒，「副總理」李先念，「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等人，聯手幹掉了毛派餘孽「四人帮」的中共「國防部長」葉劍英，一度盛傳他很可能被任為中共「人民代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仍兼中共「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要職。儘管人們認為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是一個有職位而無權勢的空架子，但現在中共「國家主席」仍然虛懸的今日，則「人大常委會」算是中共最高的「民意」機構。況且原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即兩月前逝世，其資格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元老」朱德。因此，葉劍英如果真的追補朱德這個遺缺，那末，葉的地位無形中已被提高。

盛傳瓜代林彪兩要職

其實，葉劍英一直獲得毛澤東的寵信，雖然毛朝滄桑多變，又是葉劍英在毛朝中始終未有倒下來。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初旬，當那個煊赫一時的前中共「軍委會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林彪，企圖逃往蘇聯途中跌死於外蒙的消息傳出之後不久，靈通人士就紛紛的判斷，認為在當時『北京新權力鬥爭的跡象中，盛傳葉劍英可能瓜代林彪的「軍委會副主席」及「國防部長」兩大職位。』他們所舉的理由是，葉劍英既為中共「解放軍」的「十大元帥」之一，又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兼中共「國防研究委員會」的第二組組長等要職；在中共黨方面，他更是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自從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那天，葉劍英隨毛澤東、林彪等乘着蓬車檢閱「紅衛兵」（當時朱德、周恩來等人，還是步行前進的），成為毛、林集團底下的主要紅員之後，從而一度南下廣州，指揮「造反派紅衛兵」加緊造反，他雖然在一九六七年的十月間，曾經兩次遭到江青、陳伯達驅使下的紅衛兵以「大字報」攻擊，可是不久之後，便獲得毛派保護過了關。

並且自一九六八年起，因為中共領導層若干高級頭頭們，都已被鬥倒或遭受整肅以後，而葉劍英的地位却日形重要。許多來到北平訪問的外國軍政人員，多半都由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率領毛朝各級「官員」前往機場迎迓。一九六九年四月間，葉劍英在中共「九全大會」的主席成員中，雖排名為第廿四名；但他在那屆大會中，却不僅獲選為新毛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且其排名甚高，而原先排在前頭的陳雲、李富春（已故）、陳毅（已故）、聶榮臻等人，都名落孫山，惟有葉劍英的排名僅次於周恩來。因此之故，毛共當局於一九七一年十月透露林彪的死訊之後，「紐約時報」國際版於同年十一月六日，便引述「北京通訊」的報導並加以解釋稱：「中共中央軍事委會副主席葉劍英，將可能接替最近死去的林彪所有職位的成份甚高。……」

與此同時，台北的英文「中國郵報」，也在其短評中指出：「葉劍英的年齡太老，已經垂暮，能不能繼任林彪的軍委會副主席及其國防部長兩大要職？頗成疑問。」不過，東京及本港報紙，都以為當時局勢的發展，對葉有利。由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就已粉身碎骨！而毛共則於一年後的一九七二年七月底，才正式宣佈林的死訊，因之，一般覺得毛澤東選擇那個時候來宣佈如此重大的消息，充分顯示他很可能有意在同年八月一日的「中共建軍節」大會中，分別發表關於林彪謀叛的野心，及中共軍「總參謀長」的繼任人；而其「中共軍委會副主席」及毛共「國防部長」這兩個職位，則非葉劍英莫屬。

文革期間保護過關

不錯，在那年的中共「八、一建軍節」大會中，是單獨由葉劍英以所謂「軍委會副主席」的名義來領頭的，而使葉劍英顯然成為毛共軍方的領導人。惟當時並未公開宣佈林彪和黃永勝等的繼任人選。根據毛共同年七月卅一日晚北京電台播出：「國防部舉行慶祝建軍節招待會」的消息，並沒有提到「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的名字，而只提到一個所謂「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一人唱獨腳戲。可見自林彪、黃永勝垮台以後，中共「解放軍」內部十分不穩定，因而無法找得出可以作為各系頭目可能接受的以上兩個職位繼任人選來。

當然，上述的兩個職位，多半由「解放軍」的「十大元帥」中選出，而所謂「十大元帥」，則計有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林彪、陳毅、葉劍英、羅榮恒及徐向前等十人。這些人在當時除了陳毅、羅榮恒先後病故，林彪更遭毛江迫害致死及賀龍傳已逃亡生死不明之外，而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彭德懷，都在「文革」前後被整肅或遭「大字報」批判過；其中獲得毛派重視或予以保護過關的，只有葉劍英和徐向前兩人了。特別是徐向前，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間更被任為毛林的「軍中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其後被改為「軍中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等職。所以，一般認為徐向前深較葉更為光明，

更有希望，未來的「國防部長」，徐向前的呼聲最高。

然而，好景不常，徐向前的「軍中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僅僅幹了三個月，即遭「紅衛兵」的大力攻擊，而宣告垮台之後，朱德當時已超過八十四歲，劉伯承亦已銷聲匿跡；聶榮臻又因楊成武事件而受到牽累，致葉劍英在「十大元帥」中成爲碩果僅存者，無形中做了毛共「解放軍」中的最高指導人。因此，林彪留下的「國防部長」一職，終於一九七三年落到了葉劍英身上。而葉劍英在毛朝官海中浮沉了幾十年，他之所以有今日是有其成功之道的，分析如下：

善鑽門路屠殺廣東人

（一）葉劍英的個性很特別，他不獨善於逢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同時也善於神化自己。在他的自述中，曾製造出一段神話來，他說：「當他母親生下他來的時候，他只狂叫了一聲之後，直到三個鐘頭都沒哭聲，也沒有任何動靜，讓鄉下的老太婆替他洗胎，穿衣服。他父親初以爲嬰兒尙未足月，出世太早，但他叔祖則認爲：此兒一鳴驚人，而不平凡，將來有光吾葉氏門庭的。……」所以，取名劍英，即身如寶劍，面似英豪，有如古時的劍俠，近代的英才是也。

（二）葉劍英善於鑽門路，除了捧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的大腳外，對於中共的血腥政權，也確有很大的貢獻。當民國十七八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的時候，葉劍英還是張發奎的鐵軍底下一個中級幹部。而葉之投向毛澤東，聽說是意氣之爭，當鐵軍大戰黃河鐵橋的時候，葉劍英充任該軍中的營長階級，他曾向他的上司提出一個很好的建議是：在鐵橋的三里以內埋伏，然後予敵人以迎頭痛擊！但這建議未爲他的上司所採納，結果吃了敗仗！後來在南昌、廣州諸役中，眾以上級不聽他的獻計而深爲懊喪！因之，他曾自嘆：「有才不能見用於時！」於是他便決心投共，果然得到毛的重用。

抗戰期間，葉劍英曾隨周恩來等出現於國府的戰時陪都——重慶。當美國的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和談時，葉便是「協調小組」中三組長之一。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北平設寨之後，葉就被任爲「廣東省長」兼「廣州委會第一書記」，及「華南軍區司令員」等職。使到這個自命不凡如蛟龍出海的葉劍英，坐鎭華南，身臨粵江江口，揚眉吐氣了！當時的廣東仍歸中南區前「四野」林彪的節制，但葉劍英逢迎有術，處處遷就林彪。例如：在林彪率「志願軍」入韓之初，葉曾向林拍着胸膛，保證在華南征集五萬人，補充炮灰，並額外捐十億共幣。

（三）葉雖出生廣東，但他對廣東人民都很殘忍，他說：「廣東地近港澳，早已崇尙外洋風氣，宜旅居海外的華僑，亦以廣東爲最多，非大力鎭壓不可！」在他統治下的廣東全省，「土改」初期便支解了廿六萬小地主，槍斃三萬八千名「國特」，殺害了五十名被認爲「反宣傳」新聞記者。在「南方革命大學」中，先後「改造」了四萬三千名臨時政府的公務員，嚴格規定大、中、小學，沿着街道高呼「毛主席萬歲」口號；尤其在「新生學校」和「勞改學校」中，因不堪改造折磨而告失蹤的富農、地主及中農子弟，更以十萬人計。一次，葉去北平參加會議時，何香凝閒談中問他：「聽說土改鬥爭激烈，十個地主中，便有九個必遭殺死！某縣王村約一百二十戶人家，有三十二個地主被殺，吊死十五個伯爺婆，攬死十八個新婆是眞的嗎？又聽說華大及其他學生的失蹤人數，比受改造者多三分之一，也是事實嗎？」葉則得意地微笑說：「目前還沒有達到此數，將來也許會超過這數字！」

一九五一年九月，葉在粵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席上，就鎭壓反革命發表工作報告書：「解放以來的廿三個月中，當局已殲滅了十九萬一千九百十八名土匪，繳獲三十萬枝步槍和手槍，九百門各種大炮，消滅了八百多個團級以上的反動份子，破獲特務地下軍等反革命案件兩千七百宗，逮捕了大批反革命份子，登記了國民黨保密局、國防部二廳、內政部調查統計局、中美合作所等各系特務近六百人，登記反革命黨團分支部分隊長以上的骨幹六百四十餘人。另方面，則加強海防工作，使邊防海防嚴格地執行其出入口的管理辦法，規定出入口通行證制度，執行有計劃的管理港口或邊界，有效地限制反革命份子逃出或潛入，在半年中已先後緝獲企圖逃亡的地主與潛入特務達三千五百餘人，已分別加以處決！」

關於鎭壓工作，葉也指出兩點：（一）鎭壓反革命，經濟與部隊、機關、工廠、學校、團體等各方面的自覺學習，審查幹部等工作相結合，以洗刷壞份子，肅清隱藏的敵人。（二）除貫澈城市和農村進行鎭壓工作外，並應轉到江中和海上去。很多的反革命份子，都跑到江中或海上活動。必定將足夠的力量，去組織教育和武裝海上漁民，以加強海面的防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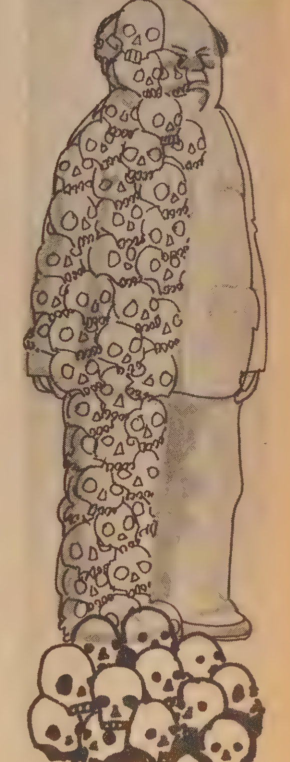
乘毛之死幹掉四人幫

以上是葉劍英居殺廣東人民的豐功偉績，也是他對毛共血腥統治的一大貢獻。一九五二年內調後，他一度出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其後調任中共「軍委會」委員，兼「國防研究小組」第二副組長等職。——前者是毛任「主席」，而以朱德、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程潛爲副；後者以張治中爲「組長」，劉斐任第一副組長，葉居次。這個小組形同虛設，毫無決定權，只作些分析，鑑定及草擬一般不關重要的情報，資料及計劃罷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林彪任「軍委會」副主席後，葉便升爲「副主席」。此後葉的地位看來僅次於林彪。至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出後，葉劍英的地位漸形重要。當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時，葉劍英、李先念跟隨着周恩來背後，前往機場迎接。其後日前首相田中角榮及其他各國軍政大員去北平訪問，葉也成爲歡迎來賓的主角；因而順理成章地繼承林彪的「國防部長」職位。鄧小平代理「總理」時期，葉的地位更顯得突出；資格較淺的華國鋒走馬上任後，全靠這名老將替他撐場面。所謂「人老精、鬼老靈」，他乘毛未蓋棺而與華、陳、李等一舉幹掉毛妻江青的「四人幫」，反覆無常，令人不寒而慄！

瘟君夢

岳騫



陳毅自昌濰戰鬥後，即糾率其第七、第十三及新第、八第九縱隊（張光中部改編）等部，先後越膠濟路南竄，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陷泰安，六月五日陷大汶口後，繼續南犯。

六月十日，共軍主力迫近兗州，開始圍攻；與國軍守軍第十二師（欠第一一二旅）激戰徹夜。十一日共軍續有增加，自是連日共軍多於夜間攻擊，白晝退據四郊構工。戰至七月八日晚，國軍退守城邊地堡內，繼續抵抗。至是兗城北西南三面城郊據點盡失，情況漸趨不利。

七月十二日十八時許，共軍集中全力向兗州西南兩門猛攻，地下堡壘全被摧毀。二十二時，國軍一小股即由西門以南突入，逐屋爭奪。十三日巷戰益烈，國軍空軍亦全力支援，予共軍重創。惟以眾寡懸殊，至晚，第十綏區特務營第二連復告叛變，守軍乃向東南方向突圍。因共軍尾追襲擊，僅少數官兵到達臨城，兗州即為共軍據有。該師第一一二旅鑑於兗州陷共，孤軍突出，亦於十五日由濟寧撤向沛縣附近整補。

國軍第九十六軍（轄第二、第八十四師及保第二旅）自七月十日分沿津浦路及以西地區南下增援；迄十三日以兗州陷共，守軍突圍，徐州剿共總部經令該軍迅向泰安轉進時；共軍第九縱隊主力乃乘機尾追，十四日零時，國軍第一六一旅於太平鎮附近遭共軍第九、第十縱隊圍攻。同日八時許，第一五五旅逐漸向張夏鎮轉進。第一六一旅擊敗共軍八千餘眾，俘共軍團長以下三千餘名。詎午夜後，正當戰鬥緊張之際，看守於旅部附近之共俘，突然乘機暴動，徐旅長重傷，參謀長、副參謀長陣亡。混戰至十六日二時後，徐旅長裹創率第四八一團向北突圍被俘。兗州是津浦路由徐州到濟南之間最大城市，勝利時，國軍主力尚未趕到，由偽軍吳化文部駐防，陳毅想乘國軍未到一舉攻下兗州，解決吳化文部，血戰一個月，未能攻下，受了巨大損失。

吳化文是安徽蒙城人，早年投入馮玉祥部下當兵，積功逐步上升，到了抗戰軍興，吳化文已經升任第三路軍總指揮部手槍旅旅長。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是馮玉祥部下大將，馮玉祥反抗中央，韓復榘報馮歸順中央，事定後得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三路軍總指揮，第三路軍轄四師一手槍旅。當時的韓復榘，便是山東土皇帝。抗戰發生，韓復榘不戰而退，被中央槍決，第三路軍四個師編為十二軍，五十軍，吳化文部便留在山東，改為新編第四師，吳化文升任師長。

吳化文跟馮玉祥當兵出身，其人可說是一個小馮玉祥，馮玉祥的長處是刻心練兵，吳化文亦然，他這一部練成一支勁旅，當時留在敵後的部隊以吳部為最強，馮玉祥的短處是詭詐善變，吳化文也學得惟妙惟肖。最初山東省政府主席是湖北沈鴻烈，識見明達，氣度恢宏，對吳化文推心置腹，吳化文也感恩知己，願受驅策上下，相處十分融洽，到了沈鴻烈辭職，山東大權全落於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之手，于學忠是山東人，早期投入奉軍，此時所統率有舊東北軍改編之五十一軍五十七軍，對於吳化文新四師自然歧視，吳化文一怒之下投了日本，在日軍卵翼下大量擴充，吳化文手下已有兩個軍，一個軍長徐某、一個吳化文妹夫楊友柏，勝利後偽軍被中央改編，吳化文又編為第五路，這本是臨時番號，吳化文駐兗州，防綫自大汶口到兗州，陳毅集中全力攻兗州，始終不能攻下。再攻大汶口，吳部只有一個趙團固守，血戰三日，陳毅還是攻不下，中央見到吳化文部戰鬥力如此之強，破例編為整編八十四師。勝利後之整編師長，武職中軍階最高，抗戰八年，身經百戰之胡璉、李彌當時也只是整編師師長。最高統帥蔣主席且親至兗州巡視，集合八十四師官佐逐個點名，諄諄嘉慰，要各人安心工作，一定有美好前途。

吳化文全體官兵對最高領袖自感激涕零，亟思圖報，兗州在吳化文堅守下，更穩如泰山。就在這時山東省主席換了王耀武。

王耀武此人也長於練兵、作戰，抗戰期間任七十四軍軍長，在湖南作戰，屢立大功，所以在勝利後飛黃騰達，得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綏區司令官。但王耀武為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排斥異己，更是一貫作風，對吳化文這支孤兒軍，百般排擠，無端把吳化文調去濟南兗州交與十二守霍守義，這個十二軍並非當年韓復榘的十二軍，那個十二軍番號已撤消，由原東北軍五十七軍改編十二軍。原張學良部六個軍，抗戰八年有戰功者只有于學忠之五十一軍，其餘皆無功可錄。五十七軍更差，軍長原是繆澂流，此時換了霍守義。五十七軍改編的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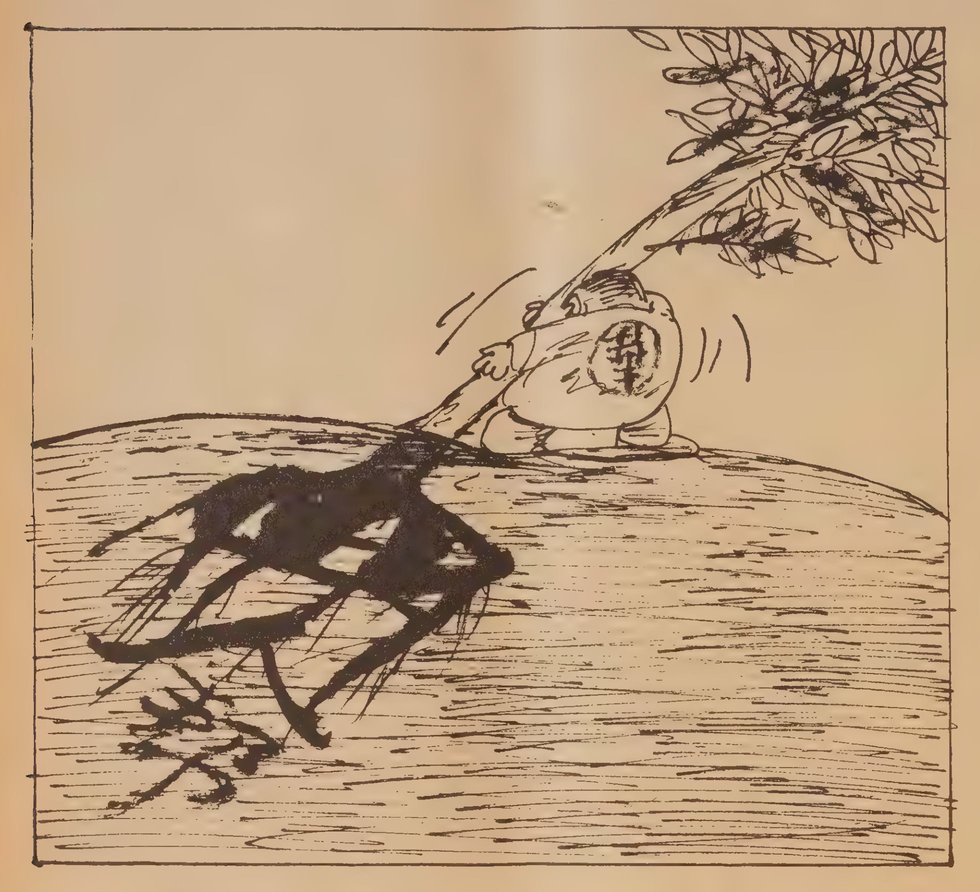
二軍戰鬥力本差，霍守義又不善戰，內部不和，部份官員臨陣投共，兗州輕易失守。

王耀武在兗州被圍時，不敢派主力部隊增援，恐怕陳毅乘機攻濟南。到了兗州危急時，始調兵南下，其中就有吳化文八十四師之一六一旅，這一旅戰鬥力相當強，雖然救兗州未趕得及，但遇到共軍也追奔逐北，擊斃共軍八千多，俘虜共軍三千多人，不意俘虜未處理好，引起譁變，衝向旅部，徐旅長負傷被俘，全旅覆沒。吳化文得到消息既痛且憤，認爲王耀武如果不把自己調來濟南，兗州便不會失，既調到濟南，便不該又派去增援兗州，根本就是有計劃假敵人之手整垮雜牌部隊，於是對王耀武懷恨在心，到濟南之戰出了問題。

陳毅部自豫東會戰後，因傷亡慘重，遂分據魯中、蘇北及黃汎區積極整補。於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上旬已大部整補完成，迄九月十四日，其第三、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三、新第八、新十一、渤海、快速等九個縱隊，約十一萬之衆，開始向濟南外圍進犯，激戰於長清、炒米店及郭店、古城、齊河等地；國軍整第七十三師等部陣地，逐漸內移。時整第八十三師原擬由徐州空運濟南，後因故未能實施。迄十六日，國軍第七十三師陣地被共軍突破，第十五旅犧牲重大，工事全毀，但仍阻共軍東郊，準備出擊。

九月十八日，共軍不斷增援，以人海戰術全力猛犯。激戰至十九日晚，整第八十四師吳化文部，突於青龍山、簸箕山陣地叛變，並脅迫撥歸該師指揮之保第二旅投共。國軍被迫撤至濟南市區核心陣地，及千佛山、馬鞍山繼續作戰。

九月二十日晚，共軍全面猛攻，其第十縱隊及推子明獨立旅，突入濟南埠區，國軍退守火車站、稅局、郵局、省立醫。戰至二十三日，商埠全部陷共。其第九、第十三、快速等縱隊，於戰車掩護下由永固門突入；其第三縱隊亦突破城西南角，外城盡失，國軍逐屋巷戰。至九月二十四日十七時許，城內電訊中斷，情況不明。惟城南之千佛山、馬鞍山及城西北角之少數據點，尚有戰鬥。第二綏靖司令官王耀武向東突圍，於昌維地區被俘。



連根拔掉　　嚴以敬作

火種

可能是幹部也沒有十分拿準政策的方向，做不出什麼肯定的結論，幾次學習會談就這樣痲痲胡胡的過去了。

這使林宇民感到詫異，對絕對不會這樣解決問題，每次提出文件來學習或者批判，都是殺伐專斷，要大家學習的，非學習不可；要加以批評，就有棗沒棗三竿子，有魚沒魚淘乾看。即使批判到後來沒棗也沒魚，你也得從另外地方搬些來栽它的贓；怎麼這次的事情，會搞得這麼稀鬆呢？

也許是年近了，林宇民想：黨大概在年前鬧個場，等過了年，再上正戲。

事實並不盡然，十一月廿九日，黨還召開了一個「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份子大會」，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全國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周揚同志，出席主持了這個大會，宣佈了黨第五次的文藝整風已經開始，以「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爲題，作了冗長的報告，批判了三十年代文藝路綫。

緊接着，全面展開了對「海瑞罷官」的清算，並且波及其他的歷史劇、黨把「海瑞罷官」，田漢著作的「謝瑤環」，孟超著作的「李慧娘」，指斥爲三棵大毒草，開始對這些作者的爲民作主，爲民請命，怨鬼報仇的借古諷今和指桑罵槐的言論，大張旗鼓撻伐和批判。

這次整風的情形與往常幾次有點不太一樣，一波三折，先是鬆，後來像是碰到了急驚風，緊了一陣。到一九六六年的二月三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組開了一次關於開展學術批評的討論會，由彭眞提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滙報總提綱」，這時毛澤東已到杭州，經劉少奇和鄧小平批轉各級黨部，作爲文革的指導文件，情況就穩定了下來。不料到三月中旬，奇峯突起，一下子達到了整風的高潮。這情形使地方傳達指示的幹部們，感到無所適從；他們根本都不淸楚，黨的上層建築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就怕跟一九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一樣，跟錯步子，弄得一個丟官戴帽，一輩子也沒翻身日子。因此，他們大多在等着看風向，羣眾也跟着他們和稀泥，反正事不關己，跟着幹部叫叫嚷嚷總是不會有大毛病的。

林宇民在這段時間裏，曾經去找過周崗，探問他有關黨的決策。

「宇民同志，你記得去年我告訴過你黨在進行分裂的話嗎？」

「記得的，周大哥。」

「這就對了，現在應該是開始的時候了。」

「但是周大哥，這是一次單純的文藝整風……」

「結論不要下得太早，從整風過程如此曲折的一點上看，事情並不單純。黨中央的政策有很多矛盾，報紙上在批判歷史劇，但文件中的批判指標却不明確的指向作協的副主席邵荃麟和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等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到現在我還沒有搞淸楚。我看你最好暫且不要亂動亂說話，不曉得水深淺，貿然往下面跳，很不好。」

「我吃過一次虧了，周大哥，現在不再那麼容易衝動。」

「那好。還有，宇民同志，物理系的張俊臣的家，你是不是常去呢？」

「是呀，難道……難道有什麼……」

周崗對他做個手勢，笑笑說：

「不要那麼緊張，沒有事；我前幾天在系辦公大樓走廊看到他，覺得他有很大改變，過去他在路上碰到我，站在一邊，低着頭不敢看人，這次却笑着跟我打招呼：『書記同志，你好！』我吃了驚，問他：『張老師（我一直都叫他老師，雖然他不一定認識我；江朵英過去常常對我提到他），最近還好吧』？你上次來替他愛人拿藥，沒有告訴他是從我這裏拿的吧？」

「沒有，周大哥，我常常去他們家，不過把他調到實驗室，把他女兒安插到基建隊去的事，也半個字沒提。」

「那好，所以我沒有問他愛人的病好了沒有。『好，好，』他說：『在毛主領導下，形勢大好，當然好呀。』這位老先生，這句話我聽他說過好幾次了，怎麼不弄個新腳本，唱幾句新詞兒呢！」

林宇民也聽到過張教授這樣說過，不禁笑了起來，他忽然想起李天佑老師傳的那一套老調子，就說給周崗聽：

「他在什麼場合要都來上那一段，小組裏的人都會背了，他一出口，大家就跟着他說，把大家笑得要死。那天去看『紅日』，散場的時候，他邊擦眼淚邊搬老套，只有那一次，大夥兒沒有心情逗他。」

周崗忍不住，也笑了；林宇民提基建隊，他問道：

「張教授的女兒不是跟你在一起嗎？」

「是在一起。」

「現在怎樣了？」

「她最近很好，我去了之後有

了很大的轉變……」

「我不是問她的事，我想知道你跟她的情形有沒有什麼進展？」

「周大哥，姍姍是個很純良的女孩子，但是我從前有個朋友……
……」

我知道，你跟我說過了：不是很多年沒有消息了嗎？」

「從我那年出事之後沒有再聯繫了，只是有很多事情，時間是影響不了的。傅黛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到底是活着還是早就沒有她這個人了，這都不重要；我總覺得她離開我並不遠，似乎在我身邊的什麼地方……」

周崗本來是面對着林宇民坐着的，但現在他轉動了沙發彝椅，背着他，面向玻璃窗，像是在注視什麼似的凝注窗外。

林宇民從他肩頭閃出去，眞想不到六百公尺的外邊，就是物理系女生宿舍，因爲中間遮隔着榕樹叢和好幾列花木，他一直沒有注意過那個地方，現在，他看清楚了，就是那個地方，從樹間葉隙裏，他還可以隱約看到十年前，江朵英跳樓自殺後，陳屍的走道……

他想起周崗剛提起張教授時，還說「江朵英過去常常提到他」，那麼他對張教授的印象還是從江朵英那裏來的。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啊，很多年了，他還能記得江朵英跟他說過的話。

一定是我說了傅黛的事，他想：才讓周大哥想到了什麼，他的情感是多麼的執着深厚啊！

林宇民怔怔看着周崗背後的影子，心裏也翻騰起一些十年前在這裏發生過的往事。是的，一切都是在這裏發生的……

大概是周崗沒有聽到林宇民說話的聲音了，把座椅轉了回來。

「你剛才在說什麼？」

林宇民楞了一下，笑笑說：

「沒有什麼。」

其實，他自己也忘了剛才說的是什麼了。

他站起身，周崗問他：

「要回去了？」

「是的，我是溜出來的，怕小組長找我」

「這不好，宇民同志，尤其現在正好在整風，脫離崗位會造成壞風氣。你該注意一點，不要多說話，有什麼特別消息，我會通知你的，要你那些朋友，不要隨便亂動」

「好的，周大哥，我這就回去了。」

離開這次談話還不到一個月，在四月十八日，林宇民看到了解放軍報上一篇題目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

林宇民對政治的反應很敏銳，他從這篇社論中，嗅到一點迥乎尋常的氣味。第一，「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新的東西，可能黨的整風運動，實質上已由意識型態的領域，擴及社會上一般文化上了。「文化」是個很抽象的名詞，早在一九五八年，黨就提出「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的口號了，不過那時「文化革命」的內容，是掃除文盲，改革漢字，消滅四害，講究衞生，提倡體育，消滅主要疾病等事項。是他至明溪農場一年後的事情，他記得馬幹事在有一天晚上，對他們傳達指示後，還狠狠挖苦了一場。「你們這些臭知識份子聽到了沒有，裏面有幾條是特別號召你們的，中央要提倡運動，就是要你們努力勞動的意思，到田裏幹活，就是一種運動，以後你們要多運動，把你們這些懶骨頭的關節扭緊。講究衞生也很要緊，空下來就多捉跳蚤和臭虫。」

但是這次解放軍報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可能意義與那次的「文化革命」不同了，只是沒有具體的明白指出，革命的對象與範圍。

接着不久，由解放軍報打頭陣，紅旗、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滙報，都用同一個調子跟了上去，大量的刋登了工農兵對大毒草攻擊的文章。

這個轉變還看不出黨中央的整肅指標所在，不過林宇民相信，這只是黨的輿論準備工作，可能眞正的重頭戲還沒有上場。多少年來，黨每發動一種運動，總是先把輿論的野火先燒起來，然後集中可以集中的火力，猛力予以打擊，而且是一下子擊中要害，讓整肅的對象沒有還手的餘地。

情勢顯然有了大變，林宇民在一個小組休假的日子，去找周崗；他到省委會去開會了，林宇民在會客室裏等了好些時候，正想去工業路看張教授，就在辦公六樓前面碰到了他。

「周大哥，你回來啦，我等你很久了！」

林宇民以爲是周崗已經看到他了，其實周崗雖然是對着他走來的，却沒有看到他，聽到他說話的聲音，顯出有點茫然的樣子，回過神來，才看清楚站在前面是林宇民。

他笑笑，摸了一把臉孔，邊走邊說：

「是你呀，你看，我都沒有注意。你來得正好，近來怎樣？」

林宇民發覺周崗有點心不在焉，這種情形他過去沒有看到過。他始終認爲周崗是一個超人，是純意志的化身，什麼事情都影響不了他，他那決心，就像一把鋼刀，銳利、而且堅決，一刀下去，不拖泥帶水，俐落乾淨，沒有討價還價，也不會有回頭的時候。

但是現在，周崗心裏似乎被一種什麼東西困擾着。

林宇民走在他旁邊，關心的看着他，回答他說：

「很好。」

「好，到裏面坐一下。」

他打開辦公室的門，讓林宇民進去。

（未完）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總機關部遭搜查

可是，這個總機關部就在當天深夜被法租界的巡捕搜查，間不容髮地從樓上窗口逃出。這是由於鄰居法國人看到這邊有很多人出入頻繁，感到奇怪，而向租界捕房告密之所致。

▼陳果夫在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有如左的記述：

「當時，黑夜沉沉，寒風至烈。我關上了後門，俄而打門之聲甚急，把門一開，見有一大隊巡捕前來……巡捕密探五、六人拿着手槍，瞄準我們。

「其時，我臨時生出一計，一面抵抗，一面把門窗桌椅推動作聲，以便樓上同志們知道。英士先生及蔣中正先生、邵元冲先生等均在樓上，聽到聲音，便從從容容地從後面的屋頂跑走。」▲

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關於帝制問題的密談紀錄。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

另一方面，估領了「肇和」軍艦的同志們，於五日夜晚發出信號，詢問「應瑞」、「通濟」兩艦「是否贊同起義」？

兩艦的回答是——「現正在協商中，將會贊成，請勿攻擊。」「肇和」的同志們，乃爲之安心等待。

但是，當時待在製造局的上海鎮守使楊善德，召集陸海軍高級幹部協商對策，袁世凱的軍事參謀楊晟極力主張應該猛烈攻擊「肇和」軍艦，認爲卽使予以擊沉，亦無不可。於是，便決定了以停泊在「肇和」附近的「應瑞」、「通濟」兩艦對之發動攻擊的方針。

袁黨運用鉅欵賄賂

在發動攻擊之前，先使用賄賂戰術，自交通銀行提出鉅額現金運往「應瑞」、「通濟」兩艦。

這兩艘軍艦上的革命黨同志，本來爲數頗多，正在艦內進行說服響應起義；可是，當賄欵突然湧到的時候，艦上氣氛爲之一變，被現金誘惑了的非革命同志官兵們，立卽贊成對「肇和」展開攻擊。

註蔣總統——「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畧」（一九一六・五）

日圖挾制袁世凱

十二月六日淸晨，「應瑞」、「通濟」兩艦一齊向「肇和」發炮攻擊。「肇和」艦上的同志們，驟然面臨意外事態，慌忙還擊，但因來不及作週全部署，不能得心應手，命中率甚差，而艦上則死傷枕藉。

因此，「肇和」打算暫且避往吳淞口；可是沒想到由於不懂電氣起錨法，不能開動。

起義頓挫再圖進行

於是，革命軍海軍陸戰隊司令楊虎乃決定據守「肇和」，應戰到底；但被來自「應瑞」的炮彈擊中鍋爐房，又增加了多數傷亡，終於不得不接受同志勸告，下令撤退，他本人也在彈雨之下移乘舢舨脫險。

在艦內響應起義的陳可鈞同志，因負傷未能脫出，和其他同志十多人被敵方逮捕，

自總機關部脫險出來的陳其美，仍然隱處市區。翌日——十二月六日淸晨，聽到軍艦上的激烈炮聲，得知「肇和」受「應瑞」和「通濟」猛攻，立卽準備小舟，打算前往「肇和」



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日本法務大臣尾崎行雄。

艦上；正當此時，楊虎脫險歸來，報告失敗經過——起義戰爭，乃以遭遇頓挫而終結。

『是役也，海陸各方面死者二十餘人，傷者以百計。公（陳其美）受此大挫，維持秩序，辦理善後，卒能措置裕餘，再圖進行，迄無稍餒。』（註）

▼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於十二月十六日以機密第一〇一號向外相石井菊次郎報告有關「肇和」軍艦的事件如左：

「該國最新式的軍艦，被數十名革命黨掩襲、強制，便立即炮擊官軍（袁軍）——從這個事實衡量其政府方面所謂維持治安能力，其極為脆弱的程度，該可以得到明白證據。是則陳其美等人僅僅依賴極少數人的內應，且無充分準備，便輕易發難的事實，吾人可以認為其並非如一般所想像的魯莽從事、徒逞血氣之勇，而是多少有點自信的。」

這個事件，在當時對於日本政府和中華民國之間，又引起了一次料想不到的糾葛。

問題是因美國通訊社；東局於十二月九日自北京發出如下的電訊開端——「用於造反的武器，是由日本所供給。此外，根據孫文所簽署的文書，顯見是以日本為根據地。然則，日本政府明知其事，卻毫不採取任何措施。而且此次事件，確係和孫文同謀的日本人所發動。」

在日本方面，認為該通訊社早就是承受袁世凱意旨的宣傳機關，因此以為這個報導是出於袁世凱方面所故意透露的情報，故而要求中國闢謠，但中國則對之否認與該通訊社有關。

其後，自「肇和」殉難的實習生陳可鈞行李中發現有孫先生簽署的委任狀五件，證實與孫先生有關，日本方面纔為之能手。

至於參加過「肇和」事件的日本人，據有吉明向外相報告——「南滿鐵道會社囑託（特約人員）山田純三郎多少有點關係；此外，好像沒有別人。」但據黑龍所編「東亞先覺志士傳記」則尚有「志村光治等數人」。▲

建議利用帝制問題玩弄袁世凱的日本右翼浪人內田良平。

日反轉來干涉帝制

現在再看鎮壓革命黨奏功、一意走向帝制自為道路的袁世凱，在他的計算中則有一個很大的失誤。

袁世凱相信日本會遵守「二十一條」的交換條件，而對於自己實現帝制能有所協助；殊不知日本的協助帝制承諾，只不過是一種為達目的的交易手法，及至交涉結束之後，什麼約定不約定，已經是利用完畢之後的事。而且一當古德諾的論文發表、楊度等人的「籌安會」開鑼，帝制運動日益熱烈，日本卻反而有開始干涉帝制的動向。

袁世凱所倚靠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他很早就對大隈寄予信賴，甚至連大隈的親筆信都鄭重地秘藏了起來。

先是當「二十一條」開始交涉之際，大隈重信曾經透過新聞報導表示贊成帝制；其後，在九月初，再度以「中國的國體問題」為題在報紙上發表為袁世凱捧場的談話如下：「……中國大多數人民，對於恢復帝制事必不反對，袁氏面對中國今日之難局，綽綽有餘的顯示其統治能力，不失為中國現代一大偉人，其皇帝自為，任何人亦不致引以為怪。」

袁世凱聽到這樣窩心的話，當然會為之喜出望外。然而，大隈的贊助帝制，歸根結底只不過是裝腔作態而已。

及至九月六日，大隈重信接見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便發出了如下的警告：

「中國民主、君主、非日本所問；唯萬一因此致亂，有妨鄰國商務，殊有碍難……」

就在同一天，大隈電令駐北京臨時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加以約束——「關於是否贊成帝制，不宜輕率表示態度。」繼之，又於二十七日命令駐中國各地領事調查「如果實現帝制，會不會發生暴動等事態？」二十九日，更訓令駐英大使井上勝之助——「盼以個人立場秘密探詢英國方面對於袁世凱帝制計畫的意見。」

在這個當口，日本已經看透了帝制運動的前途，因而開始打算和對於袁世凱影響力較大的英國聯手起來，阻止帝制計畫的推進。

註：蔣總統——「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畧」（一九一六・五）

英俄日聯合行動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所以傾向於反對帝制，並不僅由於耽心中國國內會發生混亂，而是當時主張對中國積極發展的日本人士們恐怕袁世凱的權力增強，會有碍日本侵畧行動的進展。例如在日本政府內部，法務大臣尾崎行雄、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等人，就是站在這種強硬論的立場。

日人所圖進行的陰謀

此外，民間人士如內田良平等右

翼派人，也都是積極論的倡導者。內田自八月下旬開始，便向大隈內閣的閣僚們游說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十月間，更向大隈重信提出「支那帝政問題意見書」，建議採取——「對於帝制暫不表明態度，等到其見諸實行的階段，予以否定，而將袁世凱政權扼殺」的陰謀。

大隈重信的態度，受到這些強硬論者意見的影響頗為不小。

在另一方面，英國的動態也相當微妙。

當一九一五年九月間，日本向英國活動阻止袁世凱帝制運動的時候，英國還是站在支持帝制的立場，其推進者，則是駐華公使朱爾典。朱爾典和袁世凱是三十年的老朋友，袁世凱對他毫無戒心，是無話不談的。

十月二日，袁世凱和朱爾典就帝制問題，進行密談，留有如下紀錄：

朱爾典　我們外國人所希望的是中國能有永久和平，如果大總統認為變更國體是確保和平的唯一方法，則為什麼還不見諸實行？

袁世凱　可是，外國的意見，也不能不加以考慮。

朱爾典　他國態度如何，固然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是確實的——就是英國和貴國的友好關係。就像在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誠意給予承認一樣，如果恢復帝制，也會照樣辦理。英國對於恢復帝制，是會樂意加以承認的。

這一段期間，在袁世凱幕後操縱之下，帝制派的運動達到了高潮，乃於十月八日公布籌畫變更國體——也就是籌備帝制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製造出一個託付民意而實際是為袁世凱鋪路，以推戴其踐祚的「國民代表大會」。

針對這個情況，日本方面於十四日舉行內閣會議，正式決定了阻止袁世凱實行帝制的方針；其進行步驟是首先邀同英國對袁世凱政府發出勸告，同時，並拉攏俄、法、美各國也加入勸告國。

日本拉攏英俄

日本駐英大使井上勝之助，遵照閣議決定，於十月十八日向英國政府提出日本的方針，英國政府則一度予以拒絕。

這是由於偏信了在北京的朱爾典報告——「帝制運動在逐步推進中，中國國內不致有因此而發生混亂的危險」之所致。

然而，只不過在三天之後的二十一日，英國突然一百八十度地轉變了他的態度，外相葛雷向井上勝之助表達同意日本的方針——英國也看到了如果勉強實行帝制，將造成治安混亂，進而使他在中國權利會受到損害。

▼英國方針的轉變，是倫敦方面根據判斷所決定，而在北京的朱爾典卻仍然站在支持帝制的立場，並未改變。據日本駐英大使井上勝之助於十一月六日向外相石井菊次郎發出第五〇八號電報報告——「英國政府似已對朱爾典有所說服」；但實則英國政府雖有指示，而朱爾典在其後還是非公開地積極從事促進實現帝制的活動。▲

就在這個前後，俄國也同意了日本的方針。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駐華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約同英國公使朱爾典、俄國公使庫朋斯基，拜會外交總長陸徵祥，代表三國作了如左的勸告：

「中國規復帝制，進行甚速；但其裏面反對暗潮甚烈，如果一旦實行，恐會發生事變……萬一中國國內有動搖情形，不僅為中國之不幸，即與中國關係較深之各國，亦誠可憂……願袁大總統出以賢明之措置，將實行帝制之期暫為延緩，以防患於未然，而鞏固遠東和平之基礎。日本政府為此勸告，決非干涉中國內政。」

同席的英、俄兩國公使，也表達了同意日本勸告的態度。

袁世凱表明稱帝決心

袁世凱政府，針對此一勸告，於十月一日答復如下：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文天祥 詞文

封淑英

戰時高風好英靈，[illegible]名有史青。羅網燕年[illegible]易屬，[illegible]冠宋禮一留[illegible]。歌高慶[illegible]，[illegible]驚天下[illegible]。多半恨仇家與國。河山報得願歸冥。回讀

過慈母橋感詠

袁暘照

綠管棄養已多時，悲看橋頭楊柳絲。
跪乳羔羊羅化石。偷生塞上愧爲兒。
身臨故國情難洽。鄉泛征瀾夢豈知。
逢眺家山添淚眼，登亭拭目望王師。

梨山漫步

前人

過野梨園景若春。初晴山徑[illegible]新。
[illegible]雅興今芳草。不羨優閒作逸民。
[illegible]影自憐年老客。[illegible]家贏得[illegible]身。
[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

梨都夜旅

前人

夕陽斜映步雲階。省識清風慰[illegible]懷。
且放豪情論氣節。不因橫逆歎時乖。
家仇待雪身先老。國土期收願未諧。
一枕夢迴天欲曙。傷心仍度客中涯。

登高 八首

陳鐵兒

(一) 漢文重道建高臺，[illegible]登山[illegible]。近世遺民人苦[illegible]，各防飛彈[illegible]洲來。

(二) 九日天師駕彩雲，飛升[illegible]。仙家故事成佳節，千載[illegible]勸世文。

(三) 入月登高遠近傳，如今已覺不新鮮，九重天外[illegible]府，笑爾[illegible]人好奇[illegible]。

(四) 西鄰彼美太多情，笑入紅樓世所輕，高唱當年出塞曲，萬人掃雪上長城。

(五) 夜涼如水鳳三秋，獨有深宵人倚樓，聯聽羣魔驚噩夢，滿城風雨動神州。

(六) 直升機上「日人帶」，意氣沖天近太陽，覺得高時跌得快，如今見到各收場。

(七) 今年客裏又重陽，風雨憑欄百感[illegible]，再上層樓望秋色，楓林微醉草[illegible]黃。

(八) 節日登峯望故鄉，弟兄[illegible]旅散何方，秋墳[illegible]落知多少，家祭時忘亦已忘。

丙辰閏中秋

雨化

今歲雙春閏八月。中秋兩度慶團[illegible]。
人間永恨生離別。國內今逢政變遷。
隔過天空驚露冷。菊開籬畔喜姿妍。
舉盃復覩嫦娥影。已到更深尚未眠。

人月圓詞

朱敬安

暮雲收盡天如洗，寶鏡正當空。夜涼如水，清光欲瀉，明透簾櫳。良宵佳節，姮娥有約，此夕重逢。團圞變照，闌干共倚，丹桂堂東。

人月圓 [illegible]

[illegible]

中秋月上，銀光瀉地，萬物生輝。人家正慶團圓樂，惹淚子思歸。尊前醉後，依稀夢裏，猶苦分離。年年盼望，多情月老，再度牽絲。

閏中秋

黃思潛

爭報冰輪出。銜杯望遠天。清光涵海嶽。
此夕再團圓。桂子看初落。嫦娥豈浪傳。
[illegible]如入夢。應醉舞[illegible]邊。

前題

卓淡影

佳節欣逢閏。中秋月又圓。[illegible]澄更[illegible]。
桂影[illegible]前。兔杖長存去。登樓百感牽。
世人說多難。胡可信其然。

前題

陳冠夫

丙辰迴節序。兩度賞中秋。天靜江澄碧。
風清月[illegible]柔。勞人懷遠望。志士撫離憂。
[illegible]盼姮娥夜。[illegible]歌起畫樓。

前題

高陽酒徒

風息[illegible]。[illegible]汎[illegible]遊。恰當[illegible]月夕。
[illegible]賞[illegible]山秋。楓葉紅於血。蘆花白映頭。
[illegible]。[illegible]過子舟。

前題

蘇樹聲

三年逢一閏。難得兩中秋。快覩團圓月。
欣看老者[illegible]。[illegible]河清似流。濁世[illegible]全收。
喜極忘形舞。臨風唱粵謳。

前題

陳香圃

又閏中秋日。征衣未見寒。菊花微吐艷。
桂蕊正加丹。客久他鄉慣。家移長路難。
共歡今夜月。重照樂團圞。

前題

劉[illegible]宇

又[illegible]中秋。[illegible]共[illegible]。今宵賞[illegible]月。
[illegible]。

前題

高福永

一年秋思付吟箋。佳節重逢月再圓。
今夕何須問何夕。玉壺天地共嬋娟。

前題 二首

崔雲岩

(一) 佳節重臨月子圓。激輝萬[illegible]遍三千。夜來無復風兼雨。得賞冰輪大自然。

(二) [illegible]門梧桐葉已疎。由來事物有乘除。昔人但[illegible]丹[illegible]。應訝今人月殿居。

前題

余繼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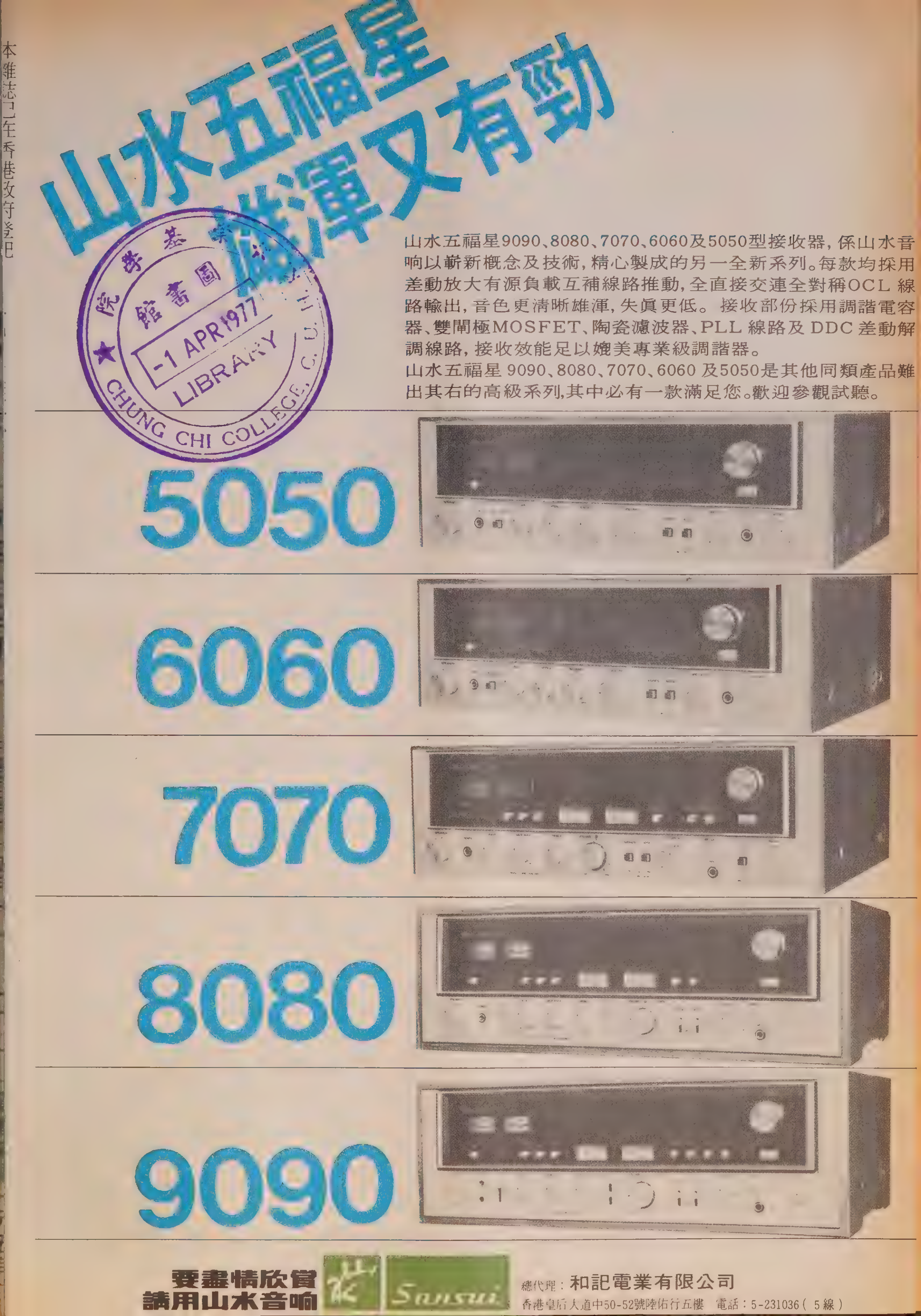
中秋纔過又中秋。兩度嬋圓入客眸。
根觸家鄉成苦憶。何時一旅把京收。

前題 二首

黃志鴻

(一) 廿年曾閱兩中秋。世變陵移迄未休。依舊爐峯依舊月。新潮暗湧海珠頭。

(二) 盈觴月魄尋常事。佳節杯觴笑語殷。一歲團圓逢兩度。何妨秋色共平分。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475

萬人雜誌

是選擇出路的時候了

鄧小平能否復出

北平陰霾未消散

從韓愈談到風流病在中國

基辛格完台了

硬把江青拖下馬

歐洲的計時彈南斯拉夫

一生能領幾回薪



鄧小平死裡逃生

嚴以敬作

、張兩閣全部左仔無右派

港大學生會的怪現象

NO 475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二月二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督印人：林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港大學生會的怪現象……萬人傑 2
盧、張兩閣全部左仔並無右派
北平陰霾未消散……高節 6
基辛格完台了……賴景瑚 10
……22
•O孃
達……卡達自傳 26

是選擇出路的時候了

——從中共駐墨西哥人員尋求政治庇護談起



上週外國通訊社來自墨西哥城的消息說：中共駐墨西哥「大使館」的兩個「官員」，通過總部設在紐約的「毋忘普布魯號事件委員會」主席林斯楚牧師，向美國大使館要求美國給他們政治庇護。

這位一向致力於尋求被困於共產政權內的美國人的運動領導人林斯楚牧師在向合衆社所作的聲明中說：「張春橋的這兩位僚屬希望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因爲張春橋已被中共的新領導階層所罷黜，他們不能再回中國大陸。他們相信，如果他們回去，將被處死。」

雖然第二天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否認」此事，但這是不足信的；因爲，中共政權對出現「叛徒」且向「美帝」請求庇護是視爲一件最失面子的事，若是沒有這件事，北平「外交部」早「借頭借路」發表一個變相聲明予以正式否認了。

從這件事倒使人聯想到許多問題，作爲一個既愛國又老實的眞正中國人來說，對中共這個不斷在內部進行賊殺賊的奸宄集團自是益堅憎惡之感。

中共在內部不斷進行整肅，巧立名目叫作什麼「兩條路綫鬥爭」。在過去每次派系鬥爭都是由毛澤東主動掀起來的。如高饒反黨聯盟、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黃（克誠）事件和上次「文革」以來的一連串上層互噬等等。事件掀起後，以毛爲首的當權派利用控制在他們手裏的宣傳工具，照例地叫嚷什麼「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以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等等陳腔濫調，然在實際上每次都是本着「保護一小撮，打擊一大片」的「原則」，廣泛株連，無限上綱、大抓大關大殺。如中共駐墨西哥「大使館」的那兩個與張春橋有關的「官員」當然深切瞭解這些問題，所以在張春橋成爲「四人幫」一份子被捕消息傳出後，他們馬上想辦法找活路。他們只是「思想」與正常人不同，但他們也有父母妻子，既對他們的有如人間地獄的所謂「社會主義祖國」已無可留戀之處，但晴天一個霹靂，却要忍心拋離親人在外國尋求政治庇護，這實是人間一大悲劇。

連續「導演」人間悲劇的毛澤東，臨死前還留在人間兩個「劇本」。一個交給江青，劇名曰「按既定方針辦」；一個交給華國鋒名叫「你辦事我放心」。結果在華國鋒手上的「六字劇本」暫時發生了「遺詔」作用，而在江青手上的「六字劇本」成了假的「臨終遺囑」。毛生前抓人殺人，拆散人家美好家庭何止幾千萬？毛生前是「唯物論者」，當然不相信因果報應的說法，然信不信是另一回事，却在他死後僅僅二十八天他們老毛家也遭到「亡家剷」！江青被抓，毛遠新被殺，毛江的女兒嬌嬌滴滴又名李敏李訥下落不明。這對中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由老毛一手提拔起來的華國鋒「吃碗面翻碗底」，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逮捕王、張、江、姚，製造了一個「四人幫反黨集團事件」。這一伙人和華國鋒等並沒有分別，都是長期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男女魔王，誰勝誰負都是鬼打鬼，沒有替他們高興或悲哀！但對他們的走卒，特別是派在海外的與「四人幫」有關的幹部，值此彷徨而迷惑，行止不能自決的階段，實至表「同胞之關注」。像香港有些「新聞界」的「同志」，過去猛捧江青一伙，諷刺周恩來，撻伐鄧小平，對於華國鋒之流根本就不放在眼裏，一心以爲江娘娘能站住脚，結果她和她的嘍囉敗在華之手下，消息傳來，那些「新聞界」的「同志」個個失魂落魄，頓時成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失娘的兒，可憐見的！其實，貴「國」駐墨西哥「大使館」那兩個「官員」，就給你們指明了光明大道。朋友，是選擇出路的時候了，請閣下自作決定吧！

港大學生會選舉的怪現象

盧、張兩閣全部左仔並無右派

萬人傑

為了萬人日報報導港大學生會選舉消息，把盧漢耀閣描述為「右派」，使到這班閣員大驚失色，幾乎嚇破胆子，是夜大興問罪之師，「抗議聲明」之外，再來一封「律師信」，一再否認他們是「右派」，其氣急敗壞之情，使人不禁搖頭嘆息，如此怕得要死，究竟為了什麼？有投票權的同學，會選擇這樣一個懦夫內閣嗎？

不甘被打成「史派」

深夜將近兩點，兩個年青人氣冲冲跑上報社，聲言找萬人傑。老萬從來不怕找晦氣，這兩位年青人雖然聲勢洶洶，老萬也冷靜的問明原委。

其中一位對老萬表明身份，是港大「盧耀漢閣」代表馮而亮，此來目的，要向我遞交一封「抗議書」。因為十一月十八日萬人日報刊登一則「港大學生會大選」的新聞，我們描寫兩派競選的形勢：「左派張瑞霖閣顯得疲弱，右派盧漢耀閣大受歡迎」，使他們受到「困擾」云。

老萬不明白他們困擾何來。馮而亮說：萬人日報甫登出這則新聞，就被左派利用，在校園內遍貼大字報，將他們打成「右派」，因此他們提出抗議，他們並不是「右派」。這抗議理由，使老萬啼笑皆非，也莫名其妙。

他們是「左派」，你們不是「右派」，那麼，是什麼呢？馮而亮道：坦白說，我們同學對政治都難免有所「恐懼」！老萬漸漸明白，他們深夜老遠跑來找老萬，是因為不甘被左派學生打成「右派」，那麼，我們似乎不該把他們分類為「左派」與「右派」；應該是「左派」與「次左派」了。

我們擺出鮮明反共立場

既然他說港大同學「恐懼」政治，何以左派學生敢以左派姿態出而競選；他們却不敢以右派姿態出現，還因被打成右派而怕得要死？老萬對他們這種態度百思不得其解，也感到可悲！

老萬對他說，年輕人做事要有肩膀，才可担當大事。並以萬人日報為例，我們辦這個報，正當媚共之風瀰漫，連掛中華民國招牌的報紙也正在大拍中共馬屁，我們却擺出鮮明的反共立場，許多同行嘲笑我們「不識時務」，也睇死我們不出三個月便關門。可是今天我們出版已快一年半，不但未見關門，而朋友愈來愈多，我們使反共的人恢復信心，再沒人勸我們「應當放淡一點」「和緩一點」，我們的讀者表現的反共態度，比我們還堅強，即是說，我們擺出鮮明的反共立場，已得到人心，我們受到沉默大多數所擁護。為什麼他們在競選中如此畏縮？「右派」決不會成為對他們的負累，還會意想不到的獲得更多人擁護。除非他們的「害怕」有「難言之隱」；除非他們眞實的並非右派。

老萬答應，如果他們「來函更正」，說明他們並非「右派」，一定予以發表，但抗議書我們不能接受，我們發表這則新聞報導，訪問過港大部分同學，絕非閉門造車。如果「盧漢耀閣」肯正式來函，說明我們報導錯在那裏，我們一定更正，但不能接受「口頭」要求。可是等到第二天晚上時仍未收到他們的更正函。

律師信嚇不倒人

盧耀漢閣給我們的「抗議聲明」，措詞雖然「強烈」，在老萬看來，他們這夥人無比懦弱，沒有勇氣面對強大的對手，却把鬥爭方向朝着我們。如果老萬是有投票權的港大學生，也寧願投左派一票。理由很簡單，左派張瑞霖閣有勇氣承認是「左派」；盧漢耀閣竟不敢表明立場，反因為左派貼大字報而遷怒萬人日報。試問選出這個內閣，而希望他們無畏無懼的替同學辦事成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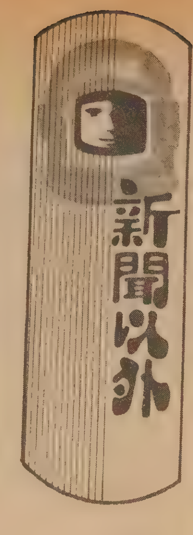
老萬雖答應替他們「更正」，但更正函始終沒收到，直到「大選」前夕，才由另一位怒氣冲冲的同學，携了一封「律師信」面交老萬。信是用「高露雲律師行」的信紙，白信封，不像「正式」律師信的模樣。信用英文寫，在交給我們的翻譯員譯成中文前，老萬尚未知佢嗡乜東東，不過，那位同學視如哀的美敦書，告訴老萬說：「我們的法律顧問要求你不要亂登新聞」。

哈，眞是小子無知，我們辦報紙不是開玩笑，怎會亂登新聞？如果認為萬人日報報導與你們「政綱」不對，只要你們有負責人「發表談話」，或送來「書面聲明」，我們都樂意刊登。

只有野獸才不談政治

既送來「抗議聲明」，再送來「律師信」，簡直小題大做，少不更事。「律師信」是辦報紙的人經常收到的，律師信對我們已沒絲毫阻嚇作用，在老萬眼中只是一種滑稽的東西。譬如，我們不久前收到的一封「律師信」，對方不滿我們報導他「拍案罵江青」，可是，今天他的處境非常尷尬，如果把官司進行下去，否認了我們的報導，他就自動成為「四人帮」分子；如果承認我們的報導，這宗官司根本「冇得打」。

現在，盧漢耀閣說我們「亂扣政治帽子」，否認他們是「右派」，但又不承認是「左派」，那麼



，究竟是什麼派？同學們會說，我們是「中立」的。好吧，也許你們中了「客觀中立」報的毒，以爲一個中國人（希望你們還承認是中國人，至少不能否認自己的中國血統）可以在左右之間「中立」起來，這都是幼稚的想法。「客觀中立」報已走進死胡同，討好左派，左派不受；你們的「學苑」和我們的萬人日報都把他批臭，你們還要走他的舊路嗎？

人是政治的動物，只有野獸才不談政治。你們已念到大學，很快很快就成爲社會重要階層，怎可這樣「害怕」政治？你們有權選擇認同的政制，但不可以說一套，做一套。你的選擇可以公開，不必害怕誰給你們扣帽子。你們若有鮮明立場，誰也不可能扣你們帽子，何必自己製造困擾呢？

右派是高貴的稱謂

港大盧漢耀閣給老萬的「律師信」說，萬人日報稱該委員會爲「右派」，他們「憎恨這個名稱，希望你記住，他們以後再不會容忍此稱呼，若有同樣事情發生，不預先通知，即自行起訴」云云。

老萬讀畢，捧腹大笑。覺得可笑是因爲這班大學生的狂妄無知！他們對「右派」字眼如此「憎恨」（其實是害怕），視如「魔鬼」「毒蛇」「猛獸」，難道「右派」比「左仔」還可恥？

老萬非常後悔給予他們這高貴的稱謂。當今之世，不肯隨波逐流，做牆頭草、風擺柳的人能有幾個？在老萬心目中，能稱得上「右派」，而他自己也樂意被稱爲右派的，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難道今天靠國民黨吃飯，明天要混進共產黨陣營撈油水那些左右逢源，兩面討好的人值得尊敬嗎？沒有堅貞不屈的情操的人，沒資格稱得上「右派」，他們這一夥人憎恨「右派」，也許有自知之明，不要使「右派」這高尚的稱謂受到玷污。

有這樣的「大學生」

香港不是中國大陸，在大陸，要加害一個人，就把他打成「右派」；在香港「右派」並不犯法，右派到處受尊敬，如果有人罵你「左仔」，才會被人視爲過街老鼠，爲了人家稱你「右派」而聲言「起訴」，眞是天下奇聞！

老萬雖未進過大學之門，但深明事理。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多年，從來沒聽說過有這樣的「官司」，比之「拍案罵江青」更新奇。如果這官司打成，一定十分哄動，對我們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這會使萬人日報聲譽大爲提高。反正讀者捐助我們的訴訟基金還沒動用過，正好派用場了。

老萬很少和大學生接觸，意念中大學生都是有學問、有修養、明事理的，他們一定把問題思考過，善意與惡意分辨明白，絕不會盲目衝動。可是這兩次接觸到的大學生，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給我的新鮮印象是「蠻不講理」，有太多優越感，把善意視爲惡意，把朋友視爲敵人，把讚頌視爲侮辱，顚倒黑白，不分好歹，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一點禮貌也不顧。老萬不由私下嘆息：唸到大學又怎樣？

萬人日報絕不會再「觸犯」他們所「憎恨」的，因此，相信這班大學生不可能「自行起訴」控告萬人日報，我們已清楚了解到，他們實實在在配不上稱爲「右派」，如果我們的報紙再稱之爲「右派」，不但他們「憤怒」，我們正義的讀者會更加「憤怒」呢！

左派沒有專利權

爲了校園裏的大字報把盧漢耀一夥人「打成右派」，使他們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付，竟然把他們的怨恨，向萬人日報發洩。其實，提出抗議聲明也好，寫律師信也好，對他們的選舉拉票都毫無影響，他們應付的目標，應當是這些使他們困擾的大字報。

他們的着急，當然因爲他們認爲有投票權的同學都是思想左傾，所以被打成「右派」便會落選，所以他們要比左派表現得更左。那麼，老萬建議他們應以華國鋒鬥爭四人幫的手段爲藍本。

江青領導的文革派，一向被指爲「極左派」，可是華國鋒要打垮他們，就指爲「正在走的走資派」，那麼，盧漢耀派可把對手視如四人幫，發表比左派更左的政綱，以毒攻毒，反客爲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與張瑞霖鬥左，豈不就可穩操勝券嗎？

橫豎今天中共也有兩派，左派並無專利權，你走四人幫路綫，我走華國鋒路綫，同是左仔，也有江派華派之別。

與萬人日報無任何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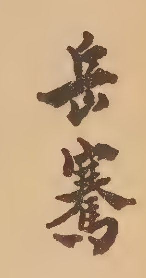
盧漢耀閣的抗議聲明，「徹底否認與萬人日報有任何聯繫」，其實，應當鄭重聲明的是萬人日報。如果不是他們自己揭開底牌，老萬也不知道競選兩閣都是「左仔」，根本沒有右派。

老萬非常替香港納稅人難過，原來我們付出那麼多金錢辦出來的，只不過是一家唸英文的人民大學，訓練出來的，竟是一律的貨色，只是靠左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既然如此，根本用不着競選，選那一個閣都是一樣。

盧漢耀閣學左仔口吻倒非常到家，他們的抗議聲明最後一句說：「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萬人日報負責。」這十足無理取鬧的左仔作風。請問：這會有什麼「嚴重後果」？最嚴重莫過於盧漢耀閣被打敗，落選了。如果他們落選，要由萬人日報「負責」，我們怎麼負呢？他們被選民唾棄，未必因看了萬人日報的報導不投他們的票，更可能因爲他們藏頭露尾，根本瞧不起這內閣。如因此入了萬日報的帳，豈不太寃枉？絕對沒人能「保證當選」的。

這樣的「抗議」，簡直強詞奪理，絕不像大學生所爲。不要把有選擧權的同學當做小孩子，他們有腦袋，眼睛也雪亮，他們會選擧態度明朗，肯負責任的人，不會瞧得起只會撒賴的傢伙。得不到選民信賴，他們應自負其咎，與人何尤？

鄧小平能否復出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發表一項獨家消息，指鄧小平正在北平寫悔過書，一旦寫成之後便可過關，並且將任高位。就該消息看，鄧小平很有希望能出任「總理」。

鄧小平能不能復出，成爲舉世矚目問題，共黨的事永遠不可思議，你以爲它不會發生的事，它反而會發生，所以判斷共黨動向，若向最不可能方面去猜，反而有時會猜中，因此，目前也不能否定鄧小平復出的可能性。

回溯毛澤東發動的第二次批鄧，雖然「兩報一刊」如火如荼、但若深一層看，批鄧最激烈的只是文革派一批人，發表文字的也只是「兩報一刊」，地方上，尤其是軍事頭目反應非常冷淡，形成抗拒。

毛江策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場鬥爭，開始于去年十一月，但共軍却遲至今年二月下旬，始有少數基層連隊作了反應。首先見之于中共報導的，是共軍駐貴州省某部機槍連及駐溫州某部八連。

據共黨貴州電台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播稱，駐貴州省共軍某部機槍連黨支部，依照毛主席關于「人民解放軍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的教條，組織全連幹部戰士學習毛某有關「教育革命」的論述，支持當地學校的「教育革命」，批判教育界的修正主義的「奇談怪論」，回擊「右傾翻案風」。

又據共黨浙江溫州電台同日廣播報導，駐溫州共軍某部八連的幹部戰士，聯繫當前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會上各條戰綫刮「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表示決心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回擊「右傾翻案風」。

但代表共軍方機關報的「解放軍報」，直至三月中旬尚未表明其「批鄧」「反右」的意向。中共軍方態度之冷淡于此可知。

共軍團級以上的頭目表示支持「反右」鬥爭的，直到二月底以後，才漸次表態。

據二月廿八日共黨江西電台播報，中共駐井崗山某炮團，在支援駐地社隊準備春耕工作的同時，派出了三十多個羣眾宣傳組，深入駐地社隊和社員一起學習討論，幫助辦起「政治夜校」，培訓生產隊「理論骨幹」，聯繫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實況，進行批判活動。

又據三月五日共黨湖北電召報導，中共軍「武漢部隊空軍某部黨委，在組織幹部戰士支援駐地社隊春耕生產之際，也組織各連隊的羣眾工作小組深入到生產隊進行活動，利用「政治夜校」和社員一起學習，批判「三項指示爲綱」，反擊「右傾翻案風」。

此外，根據共黨的報導，還有駐江西中共軍三二七一〇部隊、駐溫州地區某部、駐浙江空軍某部，或者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或者舉行「團委會」，或者和貧下中農共同學習毛關于階級鬥爭的論述，批判「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回擊「右傾翻案風」。

此后，共軍省級軍區也有開始表態的。最早見于公開報導的，一是湖北電台三月十七日所透露，共軍「湖北省軍區」政治部最近會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隊「爲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貢獻力量，用實際行動回擊「右傾翻案風」。另在同一天浙江電台亦透露，共軍「浙江省軍區」曾舉辦了師團幹部讀書班和集訓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提出的『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回擊「右傾翻案風」。

至于共軍各大軍區頭目，公開表示支持「批鄧」「反右」鬥爭的，則均在四月五日爆發了「天安門事件」之后。

綜合中共「新華社」四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的報導，在共黨于四月七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義通過了眾所週知的升華黜鄧「兩項決議」以后，中共軍各總

部、各軍種，兵種和直屬機構以及各大軍區和省軍區，連日分別召開批判會或聲討會，並相繼致電毛表示擁護。有的還貼出了聲討鄧小平「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罪行」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並組織示威遊行隊伍，爲共幫搖旗吶喊，使「批鄧」「反右」鬥爭隨之升高。

毛江爲了掀起批鄧反右的高潮，特別強調這一「運動」係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因此，共軍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部隊黨委，乃紛紛召開會談，調整工作部署，發揮組織功能，採取各種形式，結合部隊的工作和任務，展開「批鄧」「反右」鬥爭。

據五月二十七日共幫貴州電台播稱，在銅仁軍分區黨委的領導下，各級黨委在抓好自身看書學習的同時，還認眞組織部隊指戰員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武器，深入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據稱，該軍分區黨組織，還從報刊上刊登的批判文章作爲學習材料，組織民兵學習，還廣泛組織幹部看書、看報、講課、辦黑板報和牆報等多種形式，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據稱，由于軍分區黨委和所屬各級黨委的積極領導，該軍分區所屬的部隊和民兵，出現了羣眾性的學習和批判熱潮。

又據共幫湖北電台六月三日播稱，中共軍「武漢部隊」空軍某部各級黨委在總結經驗中，體會到批鄧能否深入，抓好學習最要緊。據稱，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開展以來，該部隊黨委始終把學習放在首位，四個多月來，先后舉辦了連以上幹部讀書班，師，團，營，連四級書記和理論骨幹短訓班五批，部隊所屬各單位還召開了九次由幹部參加的教育準備會。據稱，該部隊爲了要狠批鄧小平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的罪行，還組織幹部戰士，把鄧小平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綫的頭子對照起來剖析，把鄧小平的謬論和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聯繫起來批判。這個部隊的黨委，在回顧和總結中還體會到，採取多種形式，抓住鄧小平推行修正主義路綫復辟資本主義的要害，認眞學、深入批，進一步認清了鄧小平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和掛帥人物。

毛江爲掀起軍中批鄧的高潮，強調要依照毛澤東關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導，深入基層抓典型，突破一點經驗，推動面上的批鄧鬥爭。依據共幫資料透露，中共軍的具體作法，是塑造反右的「樣板連」。

在深入批鄧聲中，共幫突出的報導了兩個「樣板連」，一個就是久踞上海的「南京路上好八連」，另一個則是「瀋陽部隊」某部的「模範紅九連」。

據四月廿八日上海電台播報「南京路上好八連」參加「批鄧」「反右」鬥爭情況稱，自反右鬥爭以來，該連黨支部發動羣眾學習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鬥爭大方向，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四個多月來，連隊的大學習、大批判步步深入，全連幹部戰士寫了一千多篇批判稿，出了二十多期學習與批判專欄。在當前深入批鄧反右鬥爭中，該連黨支部又發動全連幹部戰士把天安門廣場事件中反革命份子的叫嚷同鄧小平的復辟言行進行對照，使大家看清了鄧小平就是「中國的納吉」，並表示「勝利面前不鬆勁，批鄧鬥爭不停步」，要進一步掀起「大學習、大揭發、大批判的熱潮。」該廣播並稱，上海警備區還號召部隊要以「好八連」爲榜樣，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以使奪取「批鄧」和「反右傾翻案」鬥爭的新勝利。

另據中共「新華社」以該社通訊員和記者的名義，于五月廿六日以「學不深不撒手、批不透不罷休」爲題，報導中共軍瀋陽部隊某部「模範紅九連」在批鄧鬥爭中的有關情況稱：當去年冬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開始，該「紅九連」即投入這場戰鬥，先后召開大小批判會上百次，出牆報、黑板報幾十期，寫大批判稿五百多篇，三十八名理論骨幹所寫的批判文章和輔導材料達數十萬字之多。

據稱，該連「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也過着「硬是寫出了一份份批判稿」，這些批判稿，到處是代字或符號，有的稿子一半是錯別字，他們每寫一篇批判稿，不知道熬了多少夜，遇到多少障礙，查了多小次字典。據稱，該連爲了弄清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還專題研究了孔子、宋江和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是怎樣一脈相承的。在每個學習和批判中，該連黨支部「對學甚麼內容，批甚麼靶子，讀那些書，攬甚麼輔導，解決甚麼問題，都作了周密的安排」。當「每個專題攬完了」，該連黨支部還發動羣眾進行「戰鬥講評」，以檢查「自己的路綫覺悟有沒有提高，團結戰鬥的精好不好」。

毛幫批鄧何以在共軍掀不起熱潮富由於毛江所指出的鄧小平錯誤更適合軍閥的意旨，如毛江指鄧罪行重點是：

一、極力推行軍隊要以「整頓、準備打仗爲綱」否定以「階級鬥爭爲綱」

二、鼓吹單純軍事觀點，企圖改變軍隊的性質，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變爲「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三、鼓吹「軍隊是國家的核心」，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四、鼓吹「今不如昔」，全面否定軍隊的「大好形勢」，翻「文革」的案，算「文革」的賬；

五、鼓吹選拔幹部的「台階論」，推行修正主義的組織路綫，用資產階級面貌改造軍隊的幹部隊伍；

六、鼓吹「打綱仗」，販賣「唯武器論」，反對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

據此，共幫硬說鄧小平是與彭德懷、林彪的修正主義貨色一脈相承，是彭德懷、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綫的繼續，是不折不扣的投降派，是十足的叛徒哲學。因此，認爲當前的「批鄧」「反右」鬥爭，是其黨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綫鬥爭的反映，也是兩條建軍路綫鬥爭在軍隊內部的反映。

但在共軍頭目的看法可能恰巧相反，毛江以此罪名批鄧，無疑提高了鄧的聲譽。由於鄧小平在軍中仍有聲望，目前共區已遍地烽火，福建已受軍管，華國鋒在束手無策時，又把鄧小平從牛欄中放出來，並非不可能的事，但要說鄧小平又能上第二把交椅「任總理」，恐怕還不是一步可就。

北平陰霾未消散

高節

自從十月二十四日，天安門舉行慶祝華國鋒出任黨軍主席，粉碎「四人帮反黨集團」大會以來，中共的宣傳機構大吹大擂，獲得「偉大的勝利」，「形勢大好」；好像毛死後的麻煩，都已成爲過去了。事實上，陰霾仍未消散，領導層仍未穩定。因爲，仍有好多現象異常反常。

吳德一飛冲天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吳德的躍起很突出。

在毛死以前，吳德在政治局，排名倒數第二，是個發言權有限敬陪末座的角色。可是毛死之後，地位突然重要起來。

二十四日天安門慶祝大會，華國鋒居中而立一言未發；華左右的葉劍英、李先念都沒有講話，竟由他代表政治局發表「重要講話」。

大會解散時，華、葉、李三人走在前面，吳德從後面追上來，四個人有說有笑，其他的政治局委員都乜在後面；那情景使人想到，這是一輛四頭馬車。

吳德

二十五日「人民人報」盛大刊載了吳德的講話盛大到凌駕「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聯合社論。整個第二版即刊出這兩篇文章，吳德的講話佔了半版（同時刊出巨幅半身像片），聯合社論亦佔半版。

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從吳德講話中摘出了三句話：「我們黨勝利了，無產階級勝利了，人民勝利了！」用頭號字橫排，刊在報頭下面做標語，把報頭右面用二號字排的毛語錄，顯得非常寒酸。

十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在報頭下刊出了一篇「東風傳喜訊，三軍盡開顏」一文，報導陸海空三軍聞訊後的反應；那是直接反映「三軍」意見和動態的，文中居然引用上述吳德那三句話。這可以說是吳德語錄的登場。這除了毛澤東之外，僅有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全大會」之後，及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二中全會」及「四屆人代會」之後的短暫時期，「人民日報」上引用過周恩來的「語錄」。此外，包括現在的華國鋒，都還沒有這樣被尊崇。

吳德的突躍冒昇，使人想到史大林死後，初期隱而未露的赫魯曉夫，他們首先幹掉史大林指定的繼承人馬林科夫，接着解決了威脅眾人安全的貝利亞（特務頭子），然後赫魯曉夫才躍上權力寶座。

如果上述的猜測不錯，那麼今天北平的華、葉、李、吳四頭馬車，吳德實是核心和靈魂。同時也顯示，北平局勢仍要有接二連三的重大變化。

吳德爲什麼能夠一飛冲天呢？目前資料不足，難以詳說。最顯著的一個因素，他是「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他掌握着控制北平的衛戍部隊。

江青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對中央幹部政治學習班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曾大駡衛戍部隊不出動鎮壓天安門的暴徒。（鎮壓天安門暴亂主要是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及馬小六的民兵）可知吳德的立場與四人帮尖銳對立，他可能是解決四人帮的急先鋒。

「四人帮」政變陰謀

在「華國鋒暴起攬權」一文中曾談過周恩來生前所建「高級幹部政治保衛團」，出動逮捕「四人帮」及其主要分子。從周恩來生前對吳德信任，及所担任的職務來推察，那個「保衛團」的指揮者應是吳德。果如此的話，毛死後，吳德的「保衛團」與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必會對峙。雙方對峙的武力如左：

當權派——吳德所控制的部隊：北平衛戍部隊（司令員吳忠，政委楊俊生）及「高級幹部政治保衛團」。

四人帮——汪東興控制的「八三四一」部隊，馬小六的「首都民兵師」。北平衛戍部隊，實力有多大尚待研究，但起碼大過「八三四一」部隊數倍。而在北平之外仍有陳錫聯「北京軍區部隊」。可以說，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在「衛戍區」及「北京軍區」部隊的雙重包圍之下。但所受直接的脅制則是衛戍部隊。由這可知毛死後，在軍事形勢上，「四人帮」實爲甕中之鼈。但是，如果「八三四一」部隊，能夠投袂而起，支持江青，再有馬小六的「民兵師」爲之策應，她們不是毫無作爲，只要閃電的逮捕華國鋒、李先念、吳德，宣佈他們爲「篡黨奪權反革命集團」，在「挾黨中央」以令諸侯的形勢下，一樣可召開慶祝大會，號召各地方支持。筆者相信，「四人帮」，會有類似的計劃，起碼有類似的動議（關於這一點下面詳說）。但，她們的政變企圖所以失敗，主要因爲八三四一部隊未起作用。甚至有人說，汪東興背叛了毛澤東和江青。據筆者的觀察，很可能由於吳德早有準備，深入工作，及時行動，（他負責高幹保衛及北平衛戍責任，對付汪東興的八三四一是他無可推卸的責任），而解決了或癱瘓了八三四一部隊。二十四日天安門慶祝大會，反毛各人歡天喜地，唯汪東興、紀登奎幾個人哭笑不得、陰陽怪氣。據流傳到海外十月七日的政治局秘密報告說，報告者爲華國鋒、葉劍華和汪東興三人，但汪東興報告的部分極少，只說江青曾到「黨中央辦公廳」拿走若干文件，及在辦公廳中設有「江青辦公廳」、「王洪文辦公廳」，暗示她們飛揚跨扈，都是不關痛癢的小事；使人得到的印象，汪只是在江青等被捕之後，被拉去充場面，因爲天下皆知他是毛的第一忠臣，他也出頭報告，可支持毛生前已反「四人帮」的說法。

總括來說，筆者推測，逮捕四人帮的是吳德，讓汪東興和八三四一部隊不起作用，使馬小六的民兵師瓦解的也是吳德，因爲在天旋地轉，千鈞一髮之際，他建立反敗爲勝，反危爲安的殊功，因此才在粉碎四人帮之後一飛冲天。這一方面是華葉等對他論功行賞。另一方面他已完全掌握北平和中南海的衛戍武力，使所有高幹都處於他的監護之下，不突出他，勢不可能了。

但是，這樣突如其來的突出吳德，許世友、陳錫聯及各大軍區負責人，能心服嗎？吳德和華國鋒文革前都是地方幹部，現在一步登天，宰制全黨，能穩定持久嗎？難怪二十四日的天安門大會，當呼粉碎四人帮口號時，歡聲雷動，可是喊華任主席時，便掌聲稀落，聲音低沉。這實是今北平上空最大的一塊陰霾。

江青弄巧反拙？

前面提到，江青等必有政變的企圖和計劃，因爲她有一項怪異的行動，露出了痕跡。

十一月四日「人民日報」，刊出山西昔陽縣（農業樣板大寨所屬之縣）批判「四人帮」的報導，文中說：

「江青兩次來大寨，大寨貧中下農對她那種極其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看在眼裏，恨在心頭。特別是她在毛澤東病危期間，依舊吃喝玩樂，又說又笑的罪惡行徑，更使大寨貧中下農深惡痛絕。」

這裏所說江青兩次去大寨，一次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另一次即在今年九月三日；正值毛澤東死去前數天。毛已瀕死，江青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是權力繼替的生死關頭，興亡成敗繫於一髮，可是她爲什麼還去大寨遊樂呢？此事大值得玩味。筆者認爲，她去大寨目的在避亂或避難。就是說，她和汪東興、馬小六以及其他所拉攏的軍隊，預定毛死即舉事，逮捕華國鋒、葉劍英等，宣傳他們政變。在這一行動中，很可能發生或大或小的軍事衝突，江青不宜留在北平；另一方面乘毛臨危離北平，似在故意迷惑華國鋒等的視聽，表示她在北平並無陰謀政變。這一手她可能學自毛澤東。毛三次下毒手都避開北平。

（一）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故意在武漢優遊倘佯，在長江表演遊水，以亂劉少奇、鄧小平等的耳目，靜待林彪從容調牟立善的三十八軍突佔北平，然後他才於七月十八日飛返北平，旋即召開「十一中全會」，一氣決定了「文革」方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他也故意躲出去巡視華中各省，由江青等發動五十萬紅衛兵，圍困揪鬥周恩來（事見「北平果發生政變」一文）。

（三）一九七一年九月，毛再次躲開北平，出外巡視，交由周恩來全權負責解決林彪及黃永勝等實力軍人集團。

江青這次離開北平，交付汪東興等全權解決華國鋒、葉劍英等，可能師毛的故智。但是她在這一方面畢竟稚嫩，她對自己估計過高，對敵人估計過低了，尤其是她似乎絕沒有察覺，逢入便低頭鞠躬，在政治局中的小角色吳德，會有旋轉乾坤的部署和行動，也似因此才功敗垂成。

批鄧實行鄧路綫

從上述的分析和觀測得知，今天華、葉、李、吳四頭馬車，雖已粉碎「四人帮」，獲取勝利，但是表現得極爲手忙脚亂，例如他們竟不待召開「三中全會」，僅憑殘破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粉碎四人帮後祇餘十二人，其中還有汪東興、紀登奎等附江分子）的決定，即行正式宣佈華國鋒實任「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顯然非法。因爲政治局本身是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機關，它何能代替中委會選任主席？他們作此宣佈，無異自行撕毀黨章。他們爲甚麼迫不及待呢？因爲形勢太危急，必須早點宣佈，造成既定事實，穩定局勢。似乎在他們的預想中，効忠毛江的軍隊，可能發生叛亂。

另一個用意是阻擋鄧小平復出。今天北平有兩個具有魅力的焦點：一是繼續崇毛，但大捕毛的心腹；二是繼續批鄧（實際已停止，如北大清華兩校已關閉批鄧教堂），而推行鄧的路綫。他們要堅持（形式上）批鄧，實是阻擋鄧小平復的出。崇毛捕擁毛分子，批鄧而行鄧路綫，這是中共上下不通，內外背離的重症，都足以召致民心不穩、軍心動搖，筆者說，北平陰霾未消散，主要指這兩大矛盾而說。

從韓愈談到風流病在中國

莫珍莉



近日在台北有一樁十分有趣的官司，有人控告一家雜誌社的發行人，說他誹謗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先賢韓愈，是在潮州染風流病致死的。

這樁「風流」官司，剛掀開幕簾就頗爲曲折；先是六十八歲的潮州籍古箏教授黃宗識控告「潮州文獻」雜誌社發行人郭壽華，在該雜誌上爲文指稱「韓文公曾在潮州染風流病，體力過度消耗，後誤服硫磺補劑，中毒死亡」；認爲是對先賢韓愈極大的誣衊，乃仗義執言向法庭提出控訴。

殊知，台北地檢處檢察官偵查後，發現黃君並非韓文公的「直系血親」，因而「告訴不合法」，已予不起訴處分。大家正以爲這樁有辱先賢的誹謗案，將會不了了之，就此落幕收場。

那曉得，好戲還在後頭。韓文公在台的第三十九代子孫七十八歲的韓思道，已正式出面指控郭君「誹謗」其祖先；因係直系血親，具有合法的告訴權，檢察官不得不受理偵辦。

「幼學瓊林」一書上說得好：「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足見我國自古迄今的道德標準，對「淫亂」是最嫉恨的，對「孝行」是最推崇的。如果，先賢韓愈的風流罪名不洗刷，就落得一個「萬惡」的淫名，在人們心目中的「先賢」地位也會蒙上一層陰影。所以，韓文公的子孫要提出控訴，是爲維護其祖先的清白名聲，以盡「百善爲先」的孝道。大家都知道，韓愈、字退之，原籍鄧州南陽（今河南省修武縣）；其先世因後魏時居昌黎（今河北省徐水縣），故自稱昌黎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生於長安、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卒，享年五十七歲。因諡曰「文」，世稱韓文公。

他於德宗貞元八年，登進士第；官至國子監及吏部侍郎等。後因「諫迎佛骨」事，被貶出任潮州刺史。在潮州首開文教，並曾驅走鱷魚，有「祭鱷魚文」一篇，潮州人歌誦不絕。韓愈確在潮州住過一段時間，是否曾在潮州染風流病？這是不可信口雌黃，妄加論斷的事情。

因爲，我們不能學現今寫黃色歷史小說的作家們，那一副輕浮的樣兒，隨便「給古人脫褲子」。

韓愈在仕途多不得意，但精通經史百家之言，倡明儒術，排斥佛老。他對文體上則以復古爲解放，極力抨擊駢驪文；當時一般文人頗受其影響，文風爲之一變。他的文章雄偉流暢，達意抒情，生動感人，譽爲唐宋八大家之首，宋代歐陽修和蘇東坡都師法之。

他的文章滿口道德仁義，不像會染「風流病」的人，譬如．他的「原道」一文中：「……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他在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前，或許即有先見之明，知道「人之好怪也」，爲要達到「惟怪之欲聞」；於是，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語，說他因染風流病致死；如金聖歎說「不亦怪哉！」

韓愈是否染風流病致死？他那個時代有否風流病？爲了「求其端，訊其末，」以有從醫學上探尋答案的必要。

所謂「風流病」，一般是指性病而言，即男女生殖器病的總稱，是由兩性不潔的交接傳染而起。

性病：又稱花柳病，是家庭幸福的敵人，姻緣美滿的剋星，危害個人身體健康的酖毒，殃禍公共衛生的一大障礙；一向被認爲是可恥的疾病，是道學夫子隱匿不談的疾病，是使婦女們聞而怕羞臉紅的疾病。然而，這種可怕的疾病，却在我們社會裏的每個角落泛濫着，它在家庭間和社會間造成的悲劇，遠較洪水猛獸嚴重多了。

無論中外都有這般的傳聞，說是有些在螢光幕上或銀幕上，燿燿有名的歌星、影星或節目主持人，從外表看去莫不綽約多姿，艷光照人，誰知她們裏藏在華麗衣衫內的嬌軀，有的却「白玉有瑕」，染患有不名譽的性病；兼之，她們「諱疾忌醫」，病入膏肓，眞是誤己害人。

我國古代的風塵名女人，如宋代的李師師，驚才絕艷，連徽宗皇帝也爲她着迷，常微行到她家中尋歡作樂；未聞她染過風流病，她如患有性病，徽宗必會傳染的。又如浪跡江湖的晚唐詩人杜牧之，他喜歡尋花問柳，在妓女羣中陶醉自己，人們總會聯想到「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印象來；然而，像他這般的「色狼」，未聞染過花柳病。如果說滿臉「道貌岸然」，滿口「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的韓愈，會染風流病，眞是匪夷所思，令人大惑不解？依據現代醫學上的紀載：風流病——性病是舶來品，不是咱們中華泱泱大國的土產，在韓愈那個時代，中國人的血液是沒有這種傳染性病毒存在的。

一般人所稱的性病，僅是花柳病或風流病的總稱：其實性病包括了五種不同的疾病，除傳染性最強的梅毒和淋病外，還有軟性下疳，第四性病（又

名花柳性淋巴肉芽腫）及第五性病（又名腹股肉芽腫），不過後兩者在台灣還沒有發現有人染患的病例。對那些「一夕風流恨事多」的不幸尋芳客而言，梅毒和淋病是他們「樂極生悲」的可怕入侵者。這兩種性病對人體入侵的方式迥然有異，梅毒像兇猛的正規軍列陣出戰，淋病宛如刁滑的游擊隊伺機偷襲；前者爲害最烈，後者最難根治。

先從梅毒說起吧！自古以來西印度羣島及中美洲，就有這種可怕的花柳病——梅毒，在當地的印第安人血液裏發酵。

公元一四九二年，哥倫布航海發現新大陸時；他同行的水手們於興高采烈之際，放浪形骸，到處找尋性的刺激。

每當他們的船，定泊在西印度羣島或中美洲等地港灣的時候，水手們便和當地的土女發生關係。由於，土女們高聳的酥胸，油黃色的健美膚色，半露的裝束，以及原始性的熱情勁兒，再加上她們幕天席地的浪漫習性，莫不使這些白皮膚的水手們感到迷惑。於是，梅毒螺旋體細菌，當他們在土女臂抱裏，享受歡暢的溫馨時，就趁虛侵入到身體內部了。

哥倫布的水手們，固給西班牙帶回發現新大陸的好消息；同時，也給西班牙帶來可怕的疾病——梅毒。水手們的性生活是放縱的，他們有處處留情的習慣，來作爲海上枯寂生活的調劑。



右爲韓愈第卅九代孫韓思道
左爲「潮州文獻」發行人郭壽華

從一四九五年起，梅毒病菌隨着水手們的船，由西班牙傳播到法國、荷蘭、意大利和德國，輾轉傳染，使整個歐洲都在這獰惡的魔掌征服下；歷時達七年之久，比中世紀使幾百萬人慘死的鼠疫還可怕些。

航海家賓士哥納．格馬，於一四九八年到達亞洲，他的水手們先在印度及馬來亞半島的土女身上，傳播梅毒病菌。

我國在南洋經商的華僑，泰半單身在海外辛勤工作，爲了治療孤寂的思鄉病，免不了要去尋求性的歡暢；於是，又從那些土女身上染患這種風流性。華僑們回到祖國探親時，固是帶回了許多財物，但也給祖國同胞帶來了醜惡的梅毒。

所以，當歐洲人還沒有來到中國前，我們的華僑已於一五〇年從南洋帶來了梅毒。當時，我國叫它做「廣東瘡」，因它先在廣東一帶流行，潮州又是廣東沿海一個重要海港，有名的「僑鄉」之一。

從一五〇五年起，雖然表面上梅毒還未在我國大量傳播，但是後來因交通發達，梅毒遂從廣東沿海迅速傳到內陸各省。世界各國也因交通不斷改良，梅毒也隨之傳到地球上每個角落，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深受其害。當時，世界各地有許多新郎帶着滿身梅毒走進教堂結婚，新婚花燭夜就使純潔無辜的新娘子染了可怕的梅毒。因而，醫學家說：梅毒是人類近代史上最爲悲慘的一大災殃，在溫柔鄉裏暗中害人惡魔。

我國清朝同治皇帝（即清穆宗），確是染患梅毒病發致死的。他因受到親生母親慈禧太后的虐待，不准他和心愛的寵妃接近，硬要去愛不是他樂意選擇的皇后，因爲皇后是慈禧太后作主給他選的。

同治皇帝的個性相當倔強，他偏不去接近皇后，常廟和太監們化裝假作商人，溜出宮門，偷偷摸摸地到當時北京風化區八大胡同去逛嫖妓女。太監們知識程度低，沒有見過世面，只有帶着這位青年皇帝在那些並不太高級的妓女戶裏尋歡作樂。

不久，同治皇帝從妓女身上染了梅毒，又不好意思講出來，御醫無法對症下藥；因而，就誤至梅毒第三期，渾身發疹潰爛，痛苦不堪。當時，大家只說皇帝患了天花，俗稱「蛇皮豆」；慈西太后雖明知同治皇帝患了梅毒，因嫌他不聽話，也故作不知。後來，毒性大發，可憐的這位青年皇帝，就因這種不名譽的風流病而死於非命；他於一八六二年即位，一八七四年逝世，只當了十三年短命皇帝。

至於，除梅毒外的另一可怕性病——淋病、即淋性尿道炎，又名白濁，病原菌遲至一八七九年，始爲醫學家耐綏所發現，也是水手們的「風流」傑作，它在歐洲傳播比梅毒晚了三八七年。另一性病軟性下疳，是梅毒的姐妹病，同屬一種病毒，較不常見，其傳播比梅毒晚得多了，至於第四及第五性病，在我國尚無病例發現。現今談虎色變的「越南玫瑰」及「國際梅毒」，是近十多年才發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在先賢韓愈那個時代公元七六八年至八二四年，中國人是不會染風流病性病的。因爲，人類發現最早的風流病之一的梅毒，從一五〇年才傳播到中國，是在韓愈逝世了四八一年後的事情；至於，淋病是在韓愈死後的一千零五十五年才發現的，其他的風流病更不用談了。

再者，與韓愈同一時代的風流文士，如杜牧之、白居易、王昌齡、高適、劉禹錫、王之渙等，均有召妓飲酒賦詩的記載，比韓愈浪漫得多，未聞有染風流病。有「掃眉才子」之稱的唐代四川名妓薛濤，及笄之年，便淪爲歌妓，他的「枝啓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傳誦一時，也未聞得過風流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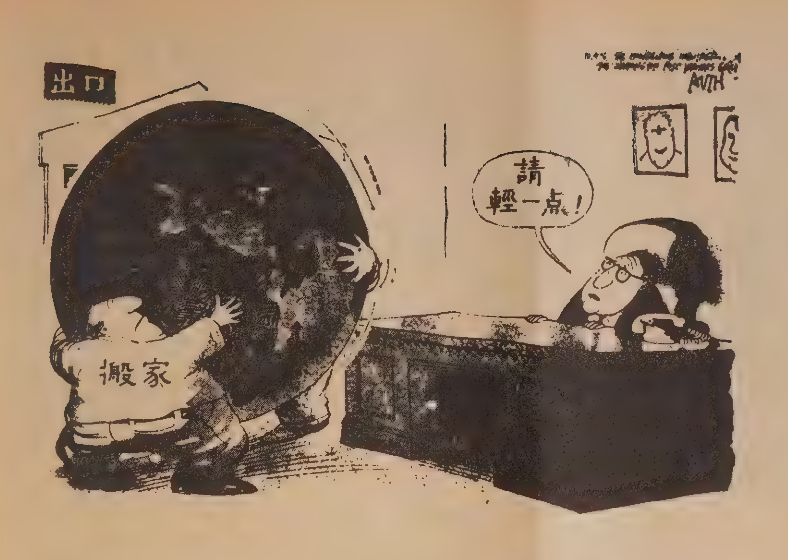
宋代的浪漫派詞人柳永，一生浪跡江湖，流連於秦樓楚館中，死後，還靠平日與他相好的妓女合資安葬，他也沒有得風流病。多才多藝的宋代文豪蘇東坡，逸事特多，經常狎妓出遊，他曾出仕杭州，歷徙湖州惠州黃州，也曾貶謫瓊州，可能到過潮州，亦未聞染上風流病。

韓愈是私生活較嚴謹的人，我們不能只憑「誤服硫磺補劑，中毒死亡。」幾個字，就誣指他染過風流病，何況，在公元一五〇五年前，中國還沒有風流病傳播來呢！怎可憑空臆測韓愈染了此種不名譽的病？

考證古人的行誼，「大胆假設」固是勇氣可嘉，但「小心求證」更其不可忽畧。

基辛格完台了

賴景瑚



美國大選揭曉以後，共和黨跟着福特失敗而失敗；民主黨却因卡達勝利而收復了八年前在詹森手中失去的白宮寶座。當卡達和其他民主黨新貴彈冠相慶，準備袍笏登場的時候，一般人對於這位三十九任總統及九十五屆國會的內政方針和外交政策，好作先知似的預言或猜謎似的推測；尤其是一月二十日以後的新陞官圖，大家感覺特別有興趣。

事實上現在隔總統就職之日還有數週，這一切，都有點言之過早。卡達本人和他左右的謀臣策士，此時正在開始策劃及向各方徵求意見，恐怕連他們自己對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甚麼具體的方案，可是有一點，我們是已確實知道的，那就是縱橫美國政壇已達八年的國務卿基辛格，一定會隨福特下台；這也就是所謂基辛格時代的結束。

不待蓋棺即可論定的功罪

這個想做俾斯麥又想學梅特涅的大政客，在這八年當中，不但左右了兩個美國總統的意志，轉移了美國的外交方針，而且改變了東西冷戰的性質，更換了列強均勢的局面。無論他做的是好是壞，爲功爲罪；無論你佩服他也好，憎惡他也好，你不能不承認他是二十世紀稀有的怪傑，又是有幻想，有計謀、有決斷、胆大心細、能剛能柔的梟雄。

他雖沒有掌握美國政治的最高權力，但如卡達在競選時指出，單就外交而言，他是實際上的美國總統。尼克遜雖以奸巧狡詐著稱，可是他如無基氏「逢君之惡」，決不敢一反美國一貫的反共國策和他自己的反共初衷，去冒和敵人秘密交接的「大不韙」。福特以平庸之才，因緣時會，繼承尼氏衣砵；一切更唯基氏之命是聽。他可以被基氏牽着鼻子，一會兒到北平訪毛澤東，一會兒到海參威和布里茲尼夫開談判。

全世界看了他的「穿梭」表演和他鬼鬼祟祟的秘密外交，有的對他五體投地，有的對他深惡痛絕。筆者自認是對他有成見的；因爲他出賣中華民國，又無時不把他個人的權位放在他的國家利益之上。他玩手腕而不重信義。他弄權術而蔑視公理。和他同屬猶太種族的以色列人及猶裔美國公民，就不知有多少人，正同我一樣的深不以他爲然，認爲他是不講道理而又違反美國立國原則。

然而，我不完全受感情支配，而把基氏一切都抹殺。過去我平心靜氣的讀他的著作；聽他的演講。現在，當他的政治生命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又把他這八年如何操縱美國外交、如何攪亂世界秩序、如何製造未來糾紛，重新追溯、重新檢討。我認爲他的功罪，不待將來蓋棺，即已很明顯的暴露，亦可很正確的論定。我雖然不能在一篇短文中，暢所欲言；但仍願在這裏作一客觀的、概括的批判。

一個不大光榮的工作紀錄

由於他好賣弄聰明，又得總統言聽計從，他曾把許多美國人麻醉。他既有美國的雄厚力量做後盾，一登國際舞台，更能極縱橫捭闔的能事。他有一個時期，幾被世人視爲呼風喚雨的魔術師；好像祗要他的法術一施，萬事迎刃而解。可是，他對蘇聯盡情奉承，百般遷就，雖讓它佔了不少便宜，但不能減除它的侵畧野心，也不能使它對美國作絲毫的讓步。

他想聯中共以制蘇聯，不惜犧牲盟友利益，不惜讓總統朝拜紅朝，也同樣的不能達到他所預期的目的。他對中共做了這許多工作，至今蘇聯更加凶橫，中國大陸更加紊亂，八億人民更陷水深火熱之境。美國還是一無所得。周毛相

織死亡，以後他也找不着交涉對手，祇有徒呼負負而已。

中東和東南亞本來是世界紛亂的樞紐，基氏上台之時，很自然的說他能把那兩個問題合理解決。各方面都對他寄以莫大的希望。我們祇要看看今日中東的兵連禍結，去年南越、高棉及寮國的淪亡和赤化，便知道基氏的驚人「功績」，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他上了河內政權的大當之後，不敢靦顏接受諾貝爾和平獎金。

美國人一直到東南亞已不可救藥，才曉得基氏外交的喪權辱國。當時美國主持正義的人士，一致攻訐他外交政策的「破產」。但是，由於福特不能一天沒有他，他乃能戀棧到今日。今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的卡達，固把這八年來的外交攻擊的體無完膚。共和黨的烈根亦譴責福特對外交涉的一再失敗，也就是申斥基氏對共產國家的退讓和懦弱。共和黨大會所通過的政綱，強調外交須重道德原則，也是針對基氏的不講道德和不顧信義。

縱橫捭闔七八年的三階段

基辛格這個聰明、幹練、詭計多端的政客，縱橫捭闔了七、八年，可以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他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名義上雖爲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但早已不把國務卿羅傑士放在眼上。他秉承尼克遜，超越國務院，進行三項秘密外交。他到莫斯科和布里尼夫協商戰畧武器的限制。他到北平勾結中共，並替尼克遜訪毛舖路。他到巴黎和河內代表黎德壽談判越戰停火。

第二階段，他已正式取代羅傑士而爲國務卿。他更強調「和解」對美、蘇及全世界的重要性。那時水門事件已引起美國政海的軒然大波。尼氏無心對外，基氏便成外交上的實際總統。他在中東的「穿梭」表演，促成以阿停火，及西奈協定。這是他的巔峯時代。但國內保守份子，幾和猶裔美人站在聯合陣綫，公開反對「和解」，認爲基氏對蘇外交失敗，也認爲他阻止以國在一九七三年戰爭的可能勝利。

塞浦路斯的變亂，引起希土二國的衝突。美國夾在中間，同受那兩國盟國的責難和敵對。國會自然也歸罪於基氏的外交。蘇聯嚴格限制猶人出境。賈克森參議員替他們抱不平，主張在商務及貸欵上對蘇報復，並壓迫它讓步，這又使基氏更入窘境。

第三階段就是一九七五及一九七六之間福特因美國輿論都對基氏不利，叫他專任國務卿而解除他國家安全事務的職務，這便把他的權力削減不少。後來福特爲要遷就聲勢浩大的保守份子，復乾脆的把「和解」那個名詞取消。這當然是對他的一個打擊。他既不能同過去一樣的同共產國家相唱和，他乃將其注意力轉到北約組織及其他盟國，也不再忽視所謂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

充滿失敗主義的投降外交

基氏過去有不少人膜拜，現在又有不少人責難。平心而論：他對蘇聯一再退讓，不能說沒有他的苦衷。他既望蘇聯制止河內進攻西貢，好讓美軍從容撤退，也使美國擺脫東亞的糾纏；又想在和蘇聯妥協之下，維繫舊的均勢，建立新的秩序。

他怕蘇聯對他懷疑，所以主張美國先對它表示推誠合作；第一步便要打破意識形態的障礙。尼克遜曾公開的對世人說，他的外交必不重作冷戰的打算，也不再提主義的歧異。基氏覺得口頭這樣聲明還不夠，一定要使蘇聯一方面獲得商務上及科技上的利益，一方面又使它達到和美國同臻超權地位的滿足。

基氏促使尼克遜對蘇聯使用種種方法，予以鼓勵，加以利誘。本來，美國無論在通商、貸欵或科技，都有對它「送禮」的能力，他祇希望它獲得了「禮物」之後，不至再在中東及東南亞擴大它的冒險行爲。一九七二年五月，他把這些願望形之文字。他宣佈美蘇二國盡力制止雙方關係再起惡化的一切可能；同時，二國避免單方面因祇顧本身利益，引起雙方磨擦，而致造成國際間的緊張形勢。

我們不能否認基氏用意甚佳，用心良苦；但如用作外交策畧，那麼，在這爾詐我虞的國際關係上，美國似乎想得太簡單，也太天真。因爲，美國所付出的是實際利益，而蘇聯所給予的不過是口頭承諾。而且，證以過去的經驗，蘇聯向無信義可言，它的承諾是最靠不住的。

果然，美國給了蘇聯數以億萬美金計的粮食及信用貸欵，也取消了包括太空科技及電腦器材的禁運；甚至還讓蘇聯駕駛員和美國駕駛員同乘美國太空船，同操美國太空儀器，稱爲美蘇二國的太空合作。當然，美國若干商人因此也做了不少買賣，賺了不少錢。這是無庸否認的。

可是若就整個問題來說，這實在是極危險的外交，也是得不償失的冒險。基氏好像祇要達到美蘇和解的目的，他便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這一切，雖然都在南越淪陷及安哥拉赤化以前，就已大規模的進行；基氏現在可以自承無先見之明，並沒有想到美國的威信及安全會受影響。然而，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一個侵畧野心永無止境的蘇聯，絕對不會和一個誠意祈求世局穩定的美國，站在同一立場，去爲世界和平而努力的。

再就基氏的聯毛策畧而言，他是顯然的要在美國人前面誇大俄毛衝突的可能性，才可看出他那玩弄三角外交的「高明」。俄毛爲自己利益，或爲打擊對方，都想由勾搭美國而利用美國。基氏運用了、也誇耀了這個策畧四、五年，我們到現在還看不出它對美國或世界有甚麼補益。我們所看見的，祇是俄毛都利用了美國，都得了美國的好處，而對美國却沒有絲毫貢獻。如果有一天，那兩個同奉馬克思主義的惡魔，由分而合，由二而一，我不知足智多謀的基氏，到了那時，有何保障「美帝」的妙計。

本來，弱國談外交，最忌當事人有失敗主義和投降心理。因爲，他們沒有雄厚的國力作後盾。美國是今日世界上既富且強的超權，過去若干政治家，且以領導自由世界爲己任。何以全世界稱爲最有計謀，而他本人也以俾斯麥和梅特涅自許的基辛格，不但不敢理直氣壯的和共產政權抗爭，而且反替美國推行七八年充滿失敗主義的投降外交！

（寄自紐約）

硬把江青拖下馬

有所不談集

□□秦 明□□



瘟君毛澤東生前，害得大陸千萬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想不到這個瘟君屍骨未寒，老婆被拖下馬來「扮蟹」，中南海毛江居處被抄家清算，唯一的親侄被殺害，一代暴君落得個家破人亡的下場，眞是惡有惡報！

連日來，冷眼觀看中共集團的奪權鬥爭，翻雲覆雨，光怪陸離，醜態百出；而最令人拍案叫絕嘆爲觀止的，要算是華國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扛着「毛旗」殺毛黨。並已開始唸着毛澤東的「咒語」來鞭打毛屍。

毛澤東生前所喊出的若干口號，他所作歪詩，「屁詞」亦有若干字句，死後證明爲其暴政必亡的徵兆與讖語，有一些眞是竟不幸而言中了。

中共「人民日報」有一篇批江專文，題目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老投降派」，所引用毛澤東的兩句歪詩：「一從大地風雷起，便有精生白骨屍」。妖精先生白骨，自可說爲「白骨精」，用來形容今日的華國鋒，應該是最恰當不過了。

中共統治大陸廿七年來，先後被毛澤東無辜殺害的民眾及被謀害致死的共黨徒眾，人數至少在六千萬以上。大陸上纍纍白骨，處處可見；這些白骨，陰氣未散，怨氣未消，氤氳鬱積，變化成精，凝聚成形，此正是今日華國鋒的現形。世人詛咒毛澤東的「瘟君」，而華國鋒這個「白骨精」，必然是爲了對付「瘟君」而來。

「白骨精」集了毛澤東的猜忌、詭詐、凶殘、蠻橫之性格，又精通毛澤東整人，殺人之詐術，邪術與佞倆；而其居心之狠，運用之妙，較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

塗脂抹粉，偽裝滲透，打入敵人內部以吞噬敵人，是毛澤東對敵鬥爭的佞倆，華國鋒在老毛生前，一直裝扮得維妙維肖，使毛江視作心腹，畀以高位，誰知老毛剛釘蓋未及滿月，妖精搖身一變便露出青面獠牙，大噬毛黨大鞭毛屍了。

誣蔑、構陷、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是毛澤東昭昭在人耳目的禍國殃民行徑；而今日的華國鋒，分明是自己在作權力鬥爭，但却振振有詞，編織了毛婆江青「四人幫」的滔天大罪，大肆聲討。並辯說死毛生前已「欽定」他爲「接班人」；「四人幫」的行徑固然是爲人所不齒，但華國鋒所控告「四人幫」的罪行，完全是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罪行。華國鋒却自命清高，推得一乾一淨，其陰險毒辣，實不讓死毛稱霸於前。拉一派，打一派；先利用，後吞噬，是毛澤東整人的慣使；華國鋒先投靠「文革派」裙邊，「狐假虎威」以提聲勢，繼而拉攏「三老」幹部及軍頭來反噬「文革派」，果眞「不負」死毛生前「耳提面命」的「教盜」，可說青出於藍勝於藍。鬥倒、鬥臭、鬥死，不行仁政，不講情面，是爲毛澤東的整人，殺人原則；而今日的華國鋒，不祇是把毛婆在內的「四人幫」捉將起來就完事，還發動大規模的批鬥，要揪出「四人幫黑手」作血腥的整肅，無視毛江往日對他的「恩情」，吃碗底翻碗面的作風，深得死毛衣鉢眞傳。

自「登基」以來的華國鋒這個「白骨精」，眞是滿腹仇氣，全身殺氣，他屠殺仇人並不放過任何一個親近仇人的黨羽，務求趕盡殺絕。他聲討「四人幫」的「壞事」，但存心不是爲民除害，因爲他本身是個惡人，壞人，專做壞事，祇是爲了清除異己，鞏固他的統治權位而已！

這個「白骨精」的華國鋒能橫行多時呢？回顧今春進入龍年以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死亡，地震，隕石，血雨等候異之天災相繼出現；使中共的「黨心」鬆動，民心大變；所謂「天心示警，毛朝將亡」，大陸到處湧現的「反黨」「反共」活動，亦趨尖銳激烈，充分表現出中華民族至大至剛之正氣，正在大陸上升擴展，華國鋒這個「白骨精」，也必將爲民族正氣所溶解、埋葬。

文化面層的絕望

彭歌

教育部自六十三學年度開始，在國內九所公私立大學試辦「中國大陸研究」課程，並將逐步推及於全國。這一措施，有其嚴肅的意義。

中共政權竊據大陸，自民國三十八年至今，已有二十七個年頭。在我們的國史上，外患內奸，侵凌割據，這並不是第一遭；我們確信，以中華民族悠久的生命與燦爛的文明，決不可能長期受中共暴政的宰制。「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日在台澎金馬復興基地上，軍民奮勵，同心一德，其目的就是要光復大陸國土，使全體中國人都能恢復自由康樂的正常人生。

「中國大陸研究」的目的，一在認識中共的眞面目，瞭解其根的弱點與危機；一在從而策定針對敵情、反攻復國的方略。這應是最現實、最嚴肅的教育課題。每一個以「繼往開來」爲己任的中國青年，都應該下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這不僅是爲了制敵決勝所必需，也更是爲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不可缺少的準備工作。

爲了配合課程的需要，必須有適當的教材，正中書局着手編訂了「中國大陸研究叢書」，第一批共有六本，即——

尹慶耀：「共黨理論批判」。
曾永賢：「中共黨史」。
姚孟軒：「中共黨的組織」。
張鎭邦：「中共政治」。
高向杲：「中共經濟」。
汪學文：「中共文化教育概論」。

這幾位作者大都是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這套叢書的寫作方法，如吳俊才先生的序文中所說，「以共黨原始資料爲依據，以客觀的態度，系統的分析，對中共的理論與現實，作深入淺出的比較研究，說明其制度，路綫、政策，無一不與現實格格不入而滯礙難行。」現已出版者，是高、汪先生的兩本書。

「中共經濟」，分爲六篇十七章，三七二頁。其主要內容包括：「馬克斯的經濟理論與實驗情形」、「中共經濟政策之演變」，以及中共的農業、工業、財政金融與對外貿易；最後是「中共的經濟成長評估」，作爲全書的結論。

中共經濟的基本弱點之一，就是「反對經濟主義」；譬如「反對利潤掛帥」、「反對專家辦廠」，而主張農工勞動者不爲自身利益而生產，不計報酬，「爲共產主義犧牲爲光榮」，這都是完全抹煞人性的主觀狂想，中共以此作爲驅策人民的符咒，和鬥倒政敵的口實。但中共經濟始終千瘡百孔，危機重重，決不因空洞的口號便能解決。「走資派」之屢仆屢起，源源不絕，不僅是「走」到中共黨政核心裏，更擁有廣大羣眾的支持與響應，就可證實中共的左傾冒進，正是自掘墳墓。「中共經濟」這本書所提供的事實與統計，可以使大家對中共倒行逆施之必敗，更增進一分瞭解。

「大陸研究叢書」裏，汪學文先生的「中共文化教育概論」是已出版的第二本，全書九章四〇六頁，正中書局出版。

汪先生對中共文化活動研究有年，過去致力最深的是「中共文字改革」。至於這本「概論」，以事實的擴陳與剖析爲主。由於概括的「面」太廣，材料似略嫌紛雜。這可能由於中共的所謂文化教育，受到政治的衝擊最爲直接，幾乎完全淪爲政治鬥爭的尾閭，一切變動都只是政治鬥爭的一種反映，矛盾百出，理有固然。

書中首先討論「共產主義文化教育基本理論」，和「中共文化教育政策方針」，這兩章爲全書綱領。其次，從實際情況分別討論中共的「教育」、「文藝」、「新聞出版工作」、「史學」、「文字改革」等專題。再後是「中共文化大革命與批孔揚秦運動」。最後以「中共與知識分子」來檢討中共政權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基本矛盾。

在民主國家，正規教育與一般文化之間，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也有不同的活動天地。在共產體制之下，尤其是中共，文化也好，教育也好，同樣都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中共之強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百分之百是出於「器用化」的觀點。中共之不把人當人，從文化教育上反映得最爲明顯，也最爲尖銳。

本書對中共利用這「工具」的方式，個別地作了說明；在分析中共「教育改革」遭遇的基本困難時，指出了：一、政治與業務的矛盾。也就是「紅與專」的兩個對立體如何求其統一。二、理論與實際的矛盾。三、兩條路線的矛盾。這三大矛盾於中共政權粉墨登場開始，經歷了「文革」動亂，以至今日的「反右傾翻案風」，表面上似乎已經把問題解決了；爲「政治掛帥」犧牲業務要求；爲短期效果犧牲理論研究；祗要毛的「路線」，不要走資派的、修正主義的路線。

事實上，這三大矛盾一個也沒有眞正解決；因爲，文化教育上的問題本來就不是靠赤裸裸的權力所能解決的。單單憑著幾句赤色八股設定的道路，到頭來仍是走不通的絕路。客觀現實與人心動向，都並不是那樣機械化的隨着幾句標語口號而運行。

文藝和新聞出版，問題更多，鬥爭也更激烈。中共也曾這樣自嘲其文風之八股化：「大觀點套小觀點，小觀點夾小條條，又長又空，黑壓壓一大片，在空話裏兜圈圈，講得似乎很動聽，讀完了沒有印象。」而且，越是鬥爭白熱化的時候，這種八股化的傾向越是明顯。試看姚文元在挑起文革的「評海瑞罷官」，還有一些慓悍凌厲之氣；但現在的「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除了「在空話裏兜圈圈」之外已經一無所有。

讀了此書使我們不僅對中共戕賊文化教育的眞相，獲知輪廓；同時也更增加了我們反共必勝的信心。古往今來，還沒有一個政權像中共這樣不爲未來打算，這樣絕望的。從文化面層來看，中共之崩潰覆亡，就不僅是政治上的必然，也更是文化上的必然。

歐洲的計時彈南斯拉夫

姚冰

南斯拉夫的未來局勢發展，將可能造成一種新的美蘇危機，以至於東西陣營緩和受到一種嚴重的危害。

一般國際外交事務專家認爲，這個動盪不移的巴爾幹國家，將可能變成歐洲心臟的一棵計時彈，他們認爲，身染沉疴的狄托，將可能不久於人世。在這位南斯拉夫總統逝世後，貝爾格萊德將必掀起一場權力鬥爭，而這可能給予蘇聯以插手南斯拉夫事務的機會，進而恢復其在南斯拉夫的壟斷統治地位，一若莫斯科對在其他東歐國家的情勢然。

蘇共布里兹尼夫與南共托狄最近在貝爾格萊德會談。

很久以來，美國及其北大西洋盟邦曾一直堅持維護這個共黨國家的獨立自主，不值其落入克里姆林宮的魔掌，因爲，在莫斯科將這個巴爾幹國家併入其東歐帝國後，歐洲的政治及軍事均勢，將可能發生一種重大的轉變，以至於使蘇聯佔有一種絕對優勢，究竟西方國家應該採取一種甚麼態度來應付這種潛在的國際危機？

這是一個複雜而困惑的問題，解決起來，倍覺不易，特別是在狄托逝世後的南斯拉夫情勢，根本無法作出一種憶測，任何事情均有發生的可能，理由非常簡單，南斯拉夫爲一個由五個民族共和國所組成的聯邦國家，而這五個共和國又一直在試圖爭奪中央政府的控制權，在過去卅年來，狄托曾一直以其個人的聲譽和地位，來維繫國家的統一，但在他身故後，此種微妙的情勢，將可能有所改變。一般國際政治事務專家認爲，在狄托逝世後，貝爾格萊德將必然發生一種權力鬥爭，而這將可能造成一種可怖的政治動亂，從此予蘇聯以可乘之機。

直至目前爲止，蘇聯一直視南斯拉夫爲一種危險問題的根源，也從此欲將其澈底摧毀掉。爲一般人咸知的是，一九四八年，狄托與莫斯科鬧翻，曾經促成了蘇聯控制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分裂，以及民族共產主義的崛起，事實上，狄托爲俄國人的一棵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關於狄托的所作所爲，曾經說明了一種事實，那就是一種民族共產主義，對於國家有多利而無一害，而若干東歐共黨國家，終於決定以一種獨立自立的姿態出現，拒絕接受任何克里姆林宮的駕馭，或者說是控制，譬如，羅馬尼亞在外交事務方面已經以一種獨立自主的姿態出現。

曾供克里姆林宮深感困惑的一問題，爲一種歐洲共產主義的出現，而這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到一種狄托主義的影响，有一椿突出的事實是，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的共產黨組織，已不再受到克里姆林宮的控制，轉而採取了一種獨立自立的政策，且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出發點。

在戰畧方面，南斯拉夫的地位，也是相當重要。特別是其一般港口設備，爲蘇聯在地中海的艦隻停泊及修理所需要。在莫斯科與開羅鬧翻後，兩種需求尤爲迫切。

由於兩種因素，蘇聯領袖曾一直試圖與貝爾格萊德改善關係，藉住這個巴爾幹國家重新回到東歐共產陣營，但克里姆林宮這種嘗試，根本說不上十分成功。

但這並不說他們已經放棄此種意圖，一旦機會成熟，他們將必躍躍欲試，至少說一般國際政治觀察家的看法是如此。

依照一般南斯拉人的看法，一種大規模蘇軍入侵事件，似乎將不可能發生。因爲，此舉將蘇聯並捲入一場持久的游擊戰，這顯然爲克里姆林宮所雅不欲爲，但是，在親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分裂運動份子要求予以支持時，蘇聯將必然地對其進行一種軍事干預。在貝爾格萊德建立一個親蘇政權，曾一直爲莫斯科

的期許。

畢竟俄國人將如何利用狄托去世後的南斯拉夫政治情勢，似乎將視克里姆林宮對此一行動得失的估計如何而定，至於美國的策畧，顯然在防止任何蘇聯軍事干預南斯拉夫事務，且為時已經很久，自從杜魯門政府以來，華盛頓曾一直採取了一種支持南斯拉夫獨立的，不結盟的政策和立場，在過去卅年來，美國給予南斯拉夫的經濟援欵約廿億美元，至於軍事援欵，則多達七億美元之鉅。北約曾視南斯拉夫為一個「灰色地區」，對於北約組織而言，其國家獨立乃屬十分重要，雖然，南斯拉夫並非北約組織的一個成員國，然而，北約組織的政策，在避免討論任何蘇聯軍事入侵這個巴爾幹國家的問題，特別是其將採取的行動問題，以便在必要時，對之採取一種適當的措施。

在與福特進行外交政策辯論時，卡達曾表示美國將不派軍抵抗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入侵，而他兩種說詞曾受到一般人的批評。至於基辛格則指斥卡達此種說詞將可能造成一種嚴重的後果，他認為卡達此舉僅足以促成蘇聯對南斯拉夫的軍事冒險。

事實上，任何西方國家負責官員，均不會考慮派軍予南斯拉夫以有效的支援，用以制止蘇聯的侵畧，但將向這個巴爾幹國家提供以軍火武器和其他必要的援助，以便貝爾格萊德對蘇聯作出一種有效的抵抗，和維護其國家的民主，獨立和自由，或者更恰當一點地說，在狄托去世後，任何蘇聯以軍事手段迫使南斯拉夫屈服，並供其變成東歐帝國的一部份行動，均將引起東西關係的緊張，甚或一場新的歐洲戰火。（取材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作偽者的心和貌

霍雲霄

幾個寫劇本的朋友在閒聊，談起塑造角色的問題，每一個人都承認最容易塑造的角色是作偽者，假道學，以及笑裏藏刀等一類角色，因為這類人物都習慣於言行不相稱，假公濟私，他在作暗中搗鬼或破壞工作時，可能扮演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一個劇作者或一個小說家，祇要在這角色沒有入戲前，巧妙地的從一些小事上展覽出他的言行不相符，一方面推卸責任，一方面責備別人等造作畧為誇張，觀衆與讀者，很容易就產生一個定型的印象。因為他所作所為都是有跡象可循的。

我想表現一個虛偽的人，不祇是劇作家與作家容易從心應手的塑造出生動的角色，而在廿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人，祇要一個文化社會，滲入了很多邪惡政治活動成份，這種虛偽角色，也很容易給人識穿的。

虛偽者的一套人生哲學是損人利己，要是一個人擺出一副眞實的面相，坦白的向別人說：老子是為損人利己而存在的，那麽這個人就快成為「白麵道人級」即使如何道貌岸然，也必使人敬鬼神而遠之。一個人如果被塑成人人敬鬼神而遠之的人物，他是註定是被孤立的，這個人即使有天大本事，也難起甚麽作用，因為他沒法獲得別人有興趣與他們任何連繫，因此一個聰明的虛偽者，為了參與社會，他必須扮演表面誠實的角色，祇有到了利害關頭，才突出他的破壞性尾巴來。

有時你看到有些喜愛說好話的人，所謂好話，祇要留心分析，就發現它可能隱藏惡意，當事者擺明是作為建設工作，却很巧妙的使建設工作變成破壞工作。這種事說是沒有人看出，根本是不可能的，不但容易給人看出，而且每一個邪惡伎倆，至多祇能產生一次作用。當它給別人識破後，這個作偽者又得失掉一班人的信任，他的胆子越來越小，他所要求的損人利己的目的不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給他帶來可怕的後遺症。

現實社會上有些人是活躍份子，健談、熱情、實際圈子很闊，但也很孤獨，這種人的致命傷是性格上的，那是他終其一生，沒法用摯誠之心來待人，他承認為人甚至好朋友，也如時裝一樣，時時變換，朋友的作用在他的人生觀念中除了互相利用之外，並沒甚麽意義。這種人祇要他那吸引人的魅力消失，就會很快消失。

作偽者的最大強點是看不出別人有認識虛偽面孔的敏感，他甚至如將頭埋在沙漠中的駝鳥，不相信別人有看出他作偽的敏感的存在，他的厚面皮，完全建立在一種幻想上，他相信每一個人都以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不過作偽者也有他的優點，那是平易近人，並不吝對別人歌頌，隨時可以將你捧的飄飄然。要是你明知他虛偽而與他交友，並不一定是壞事，有如與大老千作朋友而不必參加他的賭局，他的損人利己招式就沒法在你身上發生作用。如果你有意作研究工作，與這種人相處，可以使你增長不少對別人的洞察能力。事實上每一個作偽者是在自己生命安置了一枚計時炸彈，對於這種人，不理他如何風雲際會，你應該為他未來的不幸而憐憫他，說不定有一天他完全走到了絕境時，你向他伸出友誼之手，會因以對他潛伏在內層的優美人性發挖出來。

戲劇上的作偽者與現實社會上的作偽者本質雖然相同，但精神形象是不相同的，戲劇上的作偽者，都經過藝術匠人的蒙太奇手法，或用暗示方式，將他陰暗面赤裸裸地展覽出來。現實社會的作偽者却千方百計在掩藏自己，除非你眞的吃了虧，否則他的陰暗面是不容易展示出來的。不過這種人物，在人生經驗豐富的人眼中，也是容易給觸發出來的。那種觸發就在他說話猛繞圈子而有點虛怯神態顯露的一剎那間給捕捉到的。

中蘇共關係的兩大極限

余秋人

自從毛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整，華國鋒組成的班子掌權之後，蘇聯即不斷向中共表示願意修好，中共的反應，亦若即若離，於是國際間對於中蘇共關係的變化，便有各種不同的揣測。有人認爲中蘇共可能重修舊好，有人則認爲絕對沒有修好的可能，所以今後中蘇共究將如何變化，我們應作深入研究。

認爲中蘇共可能重修舊好的理由，主要的是認爲中共由親蘇而反蘇，都是毛澤東的個人政策，現在毛已死，江青等四人帮又被整倒，而以華國鋒爲首的班子，其主要成份係屬於官僚派，所以很可能改變反蘇的政策，與蘇聯重修舊好。我們不否認反蘇是毛的個人政策。不過，中共的反蘇政策，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隨着毛的死亡而改變；因爲毛所以由親蘇而反蘇，雖有其個人的恩怨利害，但中共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不願被蘇聯所控制，變成蘇聯的附庸，則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同時，毛進行反蘇鬥爭已有多年，蘇聯在中共內部所培植的眞正親蘇份子，已被毛趕盡殺絕，而毛利用愛國主義與民族意識所樹立的反蘇政策，亦已根深蒂固，誰也不敢冒大下之大不韙，改變毛的政策，由反蘇轉而親蘇。除非蘇聯眞能放棄大國沙文主義和布里茲尼夫主義，眞正以平等伙伴的關係對待中共，不存絲毫控制支配的野心；但是，在蘇共的權力圈子中，今天的布里茲尼夫不敢這樣做，明天的克里姆林宮任何頭子，也同樣不敢這樣做，其情况正如中共的任何頭目，不敢改變反蘇的政策一樣。

雖然中蘇共關係的基本情勢如此；但是，華國鋒班子的權力地位尙未穩固，而且也決不可能穩固下來：同時，所謂官僚派，實際上也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反對蘇聯的控制支配，他們與毛江派不同者，只是在策畧與戰術的運用上，不願與蘇聯鬧得劍拔弓張，發生軍事衝突而已。目前大陸局勢動亂未已，華班子政權不穩，在此種情況之下，中共爲了防制蘇聯的冒險行動，以及爲了對民主國家尤其美國進行敲詐勒索，今後對蘇採取較爲和緩的姿態，也就不足爲奇。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如能正確了解中蘇共關係的基本情勢，則對於中共擺出與蘇蘇修好的姿態，大可不必恐懼緊張，以爲中共眞的會再度倒入蘇聯的懷抱。

認爲中蘇共絕對不會重修舊好，其主要理由，應該就是蘇聯決不可能放棄大國沙文主義和布里茲尼夫主義。最近，日本駐中共大使小川平四郎表示，中共頭目再度告訴他，中蘇共關係永遠不會改善。事實上，中共頭目對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重要人士，均會不斷有此表示。這雖然近乎事實，但我們却不宜過份強調：因爲中共作此宣傳，其作用有二，一在藉此來助長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與蘇聯的衝突，以便坐收漁人之利；二是藉此來蠱惑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滋生不要害怕中蘇共會重修舊好，放心大胆支援中共以對抗蘇聯的幻覺。

我們認爲，今後中蘇共關係的變化，不會越出兩種極限；一是中蘇共關係變好的極限，一是中蘇共關係變壞的極限。變好的極限爲何？即中共決不可能接受蘇聯的控制支配，變成蘇聯的附庸，如東歐的一部份共產國家。變壞的極限又爲何？即中蘇共不致發生大規模戰爭，打得兩敗俱傷，使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得利。由此可知，今後中蘇共的關係，將在這種極限之間盪鞦韆，一會兒可能盪得很高，一會兒又可能盪得很低；但不會超越任何一種極限。事實上，今後中蘇共關係的變化，超越任何一種極限，對民主國家均非有利。中共如果再度倒入蘇聯的懷抱，對民主國家固屬不利；但中蘇共如果發生戰爭，美國也會被捲入的。

瀹茶家言

鄒衍談小毛反五行陣

王延芝

華國鋒登基之後，中外觀察家注目於兩大問題：鄧小平能否復出；華國鋒能否站穩。王延芝爲此耗費了三合烏龍茶，仍未得要領；於是走訪老友鬼谷子，於是轉介拜訪陰陽家祖師

畧勝一籌，前兩年他擺出一個「反五行陣」，幾乎把小周鬥垮，後來……

王：甚麼叫「反五行陣」？

鄒：你自詡爲「世界所有問題專家」，怎樣連反五行都不懂？五行的

安權」。再以庚金支持中央「戊土」，即是以鄧小平爲首之「黨權」。再以戊士支持南方「丙火」，即是以葉劍英爲首之「軍權」。再以丙火支持東方「乙木」，即是以李先念爲首之「政權」。而後以乙木支持癸水，是爲反五行之相生。

王：這一串安排似乎不大合理！

鄒：反五行乃是逆理而行，其相尅重於相生。小毛的陣法，以教權尅制黨權，以黨權克制政權，以政權尅制公安權，以公安尅權制軍權，而以軍權尅制教權；是爲反五行之相尅。這套陣法變幻無端，威力甚大，不可

指點……

王：有人認爲，華國鋒不敢讓鄧小平復起，因爲恐怕威脅他自己領導地位。

鄒：這只是二者相尅的一面，但華國鋒本身能力不廣，基礎不堅，如能得矮鄧支持合作，即可迅得穩定。而他如堅持尅制矮鄧，將會激起黨內主流反感，對其領導地位之威脅反大於起用矮鄧。華國鋒之才識量雖遠遜於小周，但亦能明此理。小周已經向國鋒指示，在適當時機起用矮鄧；矮鄧也對小周表示願竭誠支持國鋒。

王：可是各重要職位都已有適當

鄒：你來向老夫問這問題，算你找對了今天中共的形勢，基本上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影響力的相對消長推移之下發展，而這兩個人都是老夫的徒弟……

王：甚麼？他們兩人都屬於陰陽家？

鄒：是呀！前些時中共攪甚麼「儒法之爭」，一般人不予深察，也就覺得是小毛代表法家對小周代表的儒家鬥爭……

王：小毛、小周？

鄒：你們叫「老毛、老周」，可是老夫向來叫他們小毛、小周。老夫所創的陰陽家，歷來分為「陰陽正氣派」和「陰陽反氣派」；小毛是反派高手，小周是正派高足，多年前出師下山，一直互爭不休，好像鬼谷老兒那兩個徒弟一樣。就功力而言，小毛

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反五行則正好反其道而行之：金生土、土生火、火生水、木生水、水生金；金剋火、火剋水、水剋土、土剋木、木剋金。

王：那麼，五行生剋就是「陰陽正氣派」，而反五行生剋就是「陰陽反氣派」？

鄒：大體上可以這樣說。正派研習「陰陽相濟、正反分合」的正理，五行順行，陰陽有序；反派則窮究「造反有理、一分為二」的逆理，五行逆行，陰陽顛倒……

王：哦，怪不得老毛說「鳴放變反右」的陰謀是「陽謀」。那麼他的「反五行陣」……

鄒：小毛的初步陣法，總樞在於北方「癸水」，即是以江青為首之「教權」。再以癸水支持西方「庚金」，即是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之「公

。他飲恨而亡後，再投到老夫座下求教，老夫憐其對本門派之忠，特加以指點；於是小周透過華國鋒之手，一舉而將小毛的「反五行陣」轉變為正五行陣」！

王：呀呀呀！華國鋒怎麼會受老周支配？

鄒：華國鋒這徒孫本是陰陽正氣派弟子，被小毛看中，將他拉入陰陽反氣派，酬以高位；但他對小周始終藕斷絲連，所以及時反正。至於小周主持的正五行陣，原理非常簡單，你應可自行參透，不必老夫多言了。

王：在小周的五行陣之中，鄧小平的處境如何呢？

鄒：矮鄧固曾被小毛陣法所傷，但仍是最能代表中共黨內主流之人，目前雖無權位，實有勢力。他與華國鋒關係微妙而重要，相生則共成，相剋則兩傷。其中奧妙，老夫已向小周

代表大會」，選出新的中委會，小周的意思是安排矮鄧再担任黨的總書記，輔國鋒處理黨政大事。

王：那麼，華的地位應該可以得到相當長期的穩定了？

鄒：未來的發展如何，還得看天意如何。老夫雖通曉陰陽五行之道，但並無洞悉天機之神通，華僅屬中材，識度欠度；倘為私心所蔽，亦可能不遵小周指示，妄圖獨攬大權，而不敢對矮鄧寄以重任。假定如此，則相生轉為相剋，前途凶多吉少。

王：老毛有沒有重回師門、謁見祖師？

鄒：沒有。他對老夫助小周破他反五行陣，自是極感不滿。據小周報告，小毛正致力深入研究反五行之逆理，意欲造反推翻老夫；但此乃班門弄斧，老夫何懼之有！

越描越黑

君禾

共帮奪權，掀出了「四人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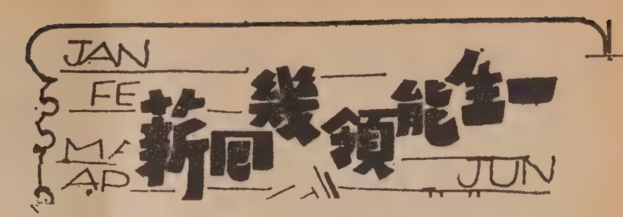
毛婆江青領導的所謂「四人帮」，在大陸所造的孽，眞正是罄竹難書。把這幾個共徒毀滅，誠然是大快人心之事。

但共帮之所以成帮，絕不止於「四人帮」。現在鬥「四人帮」者，是另一帮共徒。他們所鬥者，不是為民除害，祇是為了奪權，奪取繼續為害大陸同胞的權柄。他們本身也是該撲滅的對象，所以他們所說出來的鬥「四人幫」的話，人們用不着照單全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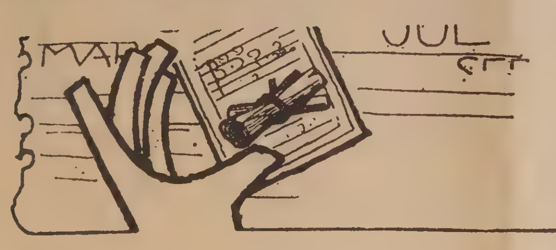
在共幫奪權鬥爭的現階段中，華國鋒以華國鋒背後的那幫人是暫居上風了；但他們的地位顯然尚不穩固，所以才捧着毛澤東的「靈牌」來壯聲勢，但他們要鬥、要奪的對象偏偏是毛澤東的老婆。毛澤東有意要立江青為嗣乃是司馬昭之心，所以他在命將不保時，作了很多安排：在「四人帮」裏，姚文元老早便掌握到可以顛倒是非的宣傳權；又把用直昇機送上共黨「副主席」位子上的王洪文塞進「中央軍委會」充當「副主席」；另把已經身據數要津的張春橋安在共軍「總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用意顯然是爭奪槍桿子。現在的「當權派」罵「四人帮」曾蓄意搶奪周恩來「總理」的寶座，大概去事實不遠；但這必然也是毛澤東的主意，祇因扭不過所謂「官僚派」的反對，最後才讓華國鋒撿了便宜。老毛必然也把華國鋒當作了心腹之一；不然當初不會把「公安部長」那種性命交關的職位交給他。這一切，顯然都是毛澤東為立江青所瀝的心與血！而今，在奪權鬥爭中取得上風的「新當權派」替「四人帮」所安的主要罪名是「篡改毛指示」與「奪權」。奪誰的權？被說成是華國鋒；華國鋒那來的權？於是扯出來一個「你辦事，我放心！」這個據說是老毛親筆寫給華國鋒的條子，可能是眞的；但照「新當權派」自己的說法，那也是四月三十日寫的，是老毛把「總理」職位交給他不久之後的事。焉知那不是老毛在嚥氣之前暗含「托孤」之意？

「新當權派」也知單憑那六個字不能自圓其說。所以在其後以迄於今的這段日子裏，他們仍不斷的加以補充、加以彌縫。一個最新的說法是，毛澤東在嚥命之前曾把華某喊了去，據說不是作「托孤」之囑，而是警告他，提防他的老婆有變成呂后之危。此說又有誰能置信？毛心狠手辣，六親不認，早已出名。他既能在病床上，一聲令下把鄧小平的「功名前程」一筆勾消，失去毛托庇的江青，勢力遠不及鄧小平，如果老毛眞對他的這個老婆發生謀權篡位的戒懼，把她去之有何困難，何需有勞旁人代他清理門戶？抑且，這一切都是自說自話，有誰能來證明：在毛即將邁進陰曹地府的那一頃，「隨侍在側」並準備「親視含殮」者，不是江青而是華國鋒？就坦承是「槍桿子裏出政權」吧！這本是你們這個共幫奉行的金科玉律；不必再找甚麼說詞，免得越描越黑！





一生能領幾回薪



這個念頭，是讀世說新語時想到的，因此先得說一說世說新語中的一個故事。在此書雅量篇記載着：祖約年輕時愛財，阮孚則喜好木屐，於是愛財的拚命營求財物，喜好木屐的也盡力製作各種木屐，二人都付出了全副精力。當時人們無從斷言這二人誰優誰劣。後來有人去看祖約，老遠就望見他在檢視財物。他見客來，趕忙收拾財物，但還有兩小簏來不及收藏起來，就把它們放在背後，自己斜着身子應付客人，不讓客人看到這兩小簏財物。他雖然盡力遮掩，可是臉紅氣浮，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另有一人去看阮孚，發現他正忙着吹蠟屐。見有客至，他就嘆着氣說：「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他的神色十分從容。於是大家認爲阮孚優於祖約。

好一句「一生當著幾量屐」！眞不愧爲魏晉名士，一開口就與眾不同。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我，不但不會自製皮鞋，就是到皮鞋店選購皮鞋，也往往被偏高的標價嚇得心驚肉跳，那還能神定氣閒地說一句「一生能穿幾雙皮鞋」。我買皮鞋專挑經濟實用的，二百元以上一雙的皮鞋我就認爲是奢侈品了。當公教人員福利中心成立後，我就滿懷希望地前去，想買幾雙廉價皮鞋，但當我看到標價，不禁倒抽了口涼氣，原來都要五、六百元一雙，超過我的預算二倍到三倍，結果我還是到衡陽路的鞋店買了雙一百九十五元的。究竟還是商人善解人意，明白區區我的購買力。雖然只比二百元（我買皮鞋的限價）少了五元，但已足夠使我這顧客感激半天。

「一生能著幾量屐」，相信我這凡夫俗子此生休要夢想能說出這般意味深長的名言。我只能說：「一生能吃幾副燒餅油條？」或者：「一生能搭幾次開得四平八穩的公共汽車？」或者：「一生能看幾次夠水準的國語電影？」這樣說不但俗氣，而且太嚕囌。乾脆就說：「一生能領幾回薪？」吃燒餅油條、搭公車、看電影都非錢不辦，而領薪是我得到錢的主要途徑，所以儘管這句話多麼俗氣，俗得會使高明之士作嘔半日，但却是我這俗人最切身的問題。言爲心聲，文爲心畫，我這樣說，眞正的呈露了我的心聲心畫，絕沒有一絲造作。

古代的知識分子不像今日的知識分子那樣和領薪有密切的關係。古代的知識分子不是出仕，就是歸隱。出仕當然有俸祿，歸隱則要吃自己的了。能歸隱，就表示有自己的可吃，並非靠俸祿才能生活。像做過「乞食」詩的陶淵明總夠窮了吧，他辭掉了彭澤縣的縣太爺，回老家一隱居就是二十多年。雖然「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至少有幾間自己的房子；雖然「耕植不足以自給」，究竟還有幾畝自己的田地；雖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他回家時却還有「僮僕歡迎」，「有酒盈罇」。他明知歸隱縱然不飽，保險也餓不死，於是一鼓丹田之氣，斷然地賦「歸去來兮」。反觀今日的知識分子，除了投胎投對了人家的少數富家子弟外，恐怕都不那麼容易一鼓丹田之氣，斷然地賦「歸去來兮」。固然在當局「住者有其屋」的構想之下，不少公教人員已有了用長期低利貸款購買的房子，可是一旦「歸去來兮」不再領薪，連柴米油鹽都成了問題，拿甚麼來償還貸款？貸款年限長固然可以減輕貸款人的負担，可是不見得每位貸款人都能在有生之年還清貸款，說不定落得個「父債子還」。我寧可住公家配住的房子，也不願接受貸款購置房屋，說穿了原因就在這裏。

我住的公家宿舍，吃的是配給米。這樣的生活已過了數十年，可謂已安之若素。宿舍一旦配到，終身住之，不必操心，配給米的數量遠超過實際需要，當然不會是主管單位把公教人員個個都看成飯桶；而是每人多發幾公斤，折換代金，足夠每個月打幾次牙祭。配給米每月連同油鹽準時配送到家，也不必我操心。但每個月我有一件非做不可，否則就無法向老妻交待的大事，那就是領薪。每逢發薪日，我領到薪水，就原封不動小心翼翼地交到老妻手中，偏勞她全權支配。平時我往返學校與宿舍之間，也經常搭公共汽車，但這一天領薪回家，身懷萬餘元巨款，我絕對不搭公共汽車。我怕的是萬一遇上扒手，把這個月的「俯蓄」之資整袋子扒走，我還有何面目見「河東」老妻？如果那扒手扒去我的薪水，是用來「仰事」八十歲的老母，或「俯蓄」嗷嗷待哺的一家大小，我也許還有一點爲善最樂

的心理補償；但他什九是拿去吃喝，或者用來孝敬情婦。這豈不令我氣炸了肺？

我服務的學校每個月初準發薪，因之我的領薪任務，也一定在月初完成。家離學校不遠，領了薪然後快步走回家交給老妻，十五分鐘就可完成。薪水全數交出之後，心頭頓覺如釋重負，或者說，有一份無愧於妻子的愉悅感。我聽說有些學校要拖到月中才發薪，也有些學校要拖到月底，甚至還有一連拖欠幾個月的。對在這類「學府」中任教的同行，我眞是有說不出的敬佩。換了我，如果在飢餓或半飢餓（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的狀態之下踏上講堂，眼冒金星，腹唱空城計，腦海中是嗷嗷待哺的一家大小的形像，我絕對教不好書。儘管我一生只有教書一個志願，我也不能腹枵從公。我常覺得自己很凡俗，這又是一個證明。你也許以爲發薪遲早無關宏旨，但我却認爲這與一個學校是否尊師重道有關，不能等閒視之。據我所知，社會上的各行各業，大多數都是月初發薪的。替我那隣居洗衣服的阿巴桑，洗滿一個月隣居才給她工資，那是因爲怕她早拿了工資不好好洗衣或中途離去而已。

當我領到薪水還不會交給老妻之前，不免對薪水袋多看上幾眼，就靠這袋子「阿堵物」，我一家子才能有一個月溫飽的生活，我怎能把他等閒視之！袋面上應發金額部分用打字機打着薪俸四千八百五十元，學術研究費六千六百三十元，我看了不覺暗自叫了聲慚愧，那六千六百卅元是供我學術研究用的，應該用在購買圖書文具或聘請助理人員收集資料鈔寫稿件的酬勞上，而我却連把這筆專欵也經過老妻支配之後吃到一家大小的肚子裏，供五臟神研究去了。

有一天，我在交薪水袋時向老妻提出了申訴：

「我每個月把薪水袋原封不動的交給你，其實這裏面有六千六百三十元，薪水的一大半，是供我研究學術用的，不是給你買菜做家用的，你不信請看薪水袋，上面明明寫着那是學術研究費。」

「寫是那麼寫，事實上不能不把它當作生活補助費。光憑四、五千元的薪俸錢，一家子夠用麼？你可知道排骨肉一斤多少錢，高麗菜一斤多少錢，番茄一斤多少錢，……」

「好啦好啦，我知道物價很高，」如果不及時打斷，她隨口一唸就是一份菜場的價目表。我說：「我只是覺得把學術研究費來做家用，心有不安而已。」

「家家都一樣，偏你一個人嚕嗦，你不妨去問問你的同事，誰家不把學術研究費當作生活補助費？再說你的同事不是都領了國家長期科學研究補助費麼？如果學術研究費是用於學術研究，那又幹嗎再來一個研究補助費呢？」

我爲之語塞，我担心她接下去又要問我爲何十幾年來從不「申請」長科補助，還好，她問的是另一件事：

「將來你退休了，研究費算不算在退体金之內？」

「不算，退休金只算薪俸一項。」

「那麼研究費報不報所得稅？」

「當然要誠實申報。」

「你是否認爲這樣有欠公平？」

「我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如果她問我李白爲何終身不考科舉，杜甫爲何參加科舉每考都名落孫山，我會侃侃而談，如數家「燈」（因爲寒舍無「珍」可數，姑且以數「燈」代之）；但是問我財稅問題，我就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了。但是老妻也是中文系出身，我知她也知，她不知我也往往不知。她問我多半是問道於盲。

從這次談話之後，我每個月領薪回來交給她，就不再說甚麼。學術研究費也罷，生活補助費也罷，反正一家大小的生活要緊。要買書，好在我還有兼課鐘點費。

領兼課鐘點費，也是領薪之一種，但心情却完全不同。領來薪水，涓滴歸「家」，我經常是連薪水袋口都不打開。雖然薪水袋上照例印著觸目驚心的一行紅字：「注意：袋內現金數目與袋面所填實發數是否相符，請當面點清，離組不負責任。」（「不負責任」上似可加「經辦人」或「本單位」三字，使語意更爲完整明確。）但我從來不會遵照出納組的指示清點袋中錢鈔，照例拿來就走。事實上，袋中銀錢也從來不曾短少一元一角。至於鐘點費，依照舍下的財務制度，那都是我個人所有，老妻從不過問，因此領起來輕鬆愉快，大學教師兼課以四小時爲限，鐘點費爲數無多，好在我既不抽烟，也從來不自己買酒喝，偶有應酬，夫婦二人以上出動的出公賬，只有屬於我個人的應酬才自己掏腰包。因此區區之數，用起來也綽有餘裕。有時候老妻已公開宣佈本月份娛樂費已告用罄，而東南亞偏有好影片上映，孩子們不免大爲掃興。這時我就拿出鐘點費來請客，這一副聖誕老人的姿態，準能贏得幾聲歡呼。

記得民國三十七八年我還在台大求學的時候，那時公教人員的待遇比不上失去控制的物價，我曾親眼看到一位老師賣掉他從內地帶來的綫裝書補貼家用。經過近三十年來政府當局的勵精圖治，社會確實已自安定步向繁榮，現行公教人員的待遇也已勝過當年多多。我不必像當年我的老師們那樣領到薪水後還得担心早晚市價不同，我只要領了薪往老妻手上一送，就可專心去從事教學和寫作的工作了。不過人過中年，哀樂備嘗，不免思前想後。年輕時讀世說新語祖約和阮孚的這樣故事，我完全無動於中，竟不免掩卷「長考」，從「一生能著幾量屐」想到「一生能領幾回薪」。阮孚年紀輕輕的就說出「一生能著幾量屐」，情形相當特殊；但像我這樣家無恒產而又退休在望的半老人想到「一生能領幾回薪」，應該是人情之常。因爲家無恒產，所以想到還能領幾回薪。這想法不是挺自然的麼？

回想自己住在單身宿舍的歲月，薪水領來祗供自己花用，對領薪非常熱中，簡直恨不得一次把一年十二個月的薪都領了來。如果讓我把一生的薪水一次具領，相信當時我也不會反對。成家之後，對領薪還是相當關心，但那是基於「俯畜」一家大小的責任感，不能不關心，如今垂暮之年，薪還是非領不可，祗是覺得日子過得太快了。從民國三十九年八月第一次領到助教的薪水，到今日竟已領了三百十五回薪。以後的日子還能領幾回薪？我不得而知。可是，誰又能知道他「一生能領幾回薪」呢？



時勢造英雄

任蜚聲讀

十年人事一番新，美國總統寶座經過共和黨連任八年之後，終由民主黨奪回了。

此次卡達當選美國總統，實際上，普遍選民所投卡達之票數，近乎兩百萬張，或即卡達所得票數為百分之五十一，而福特所得票數為百分之四十八，這個比較之一九六〇年甘迺迪所得票數（百分之四十九點七），或一九六八年尼克遜所得的票數（百分之四十三點四）均為大。

這一位來自喬治亞州，時常面帶笑容的農人，一變而為總統之後，乃自一八四九年泰勒總統以來，第一次美國最南部人士之入主白宮。卡達由默默無聞中崛起，而高升至這個拱圓的辦公室，是美國歷史上最感動人的政治成功之一。但他居然從千辛萬苦而樸實無華中完成所願了。

卡達之獲勝早已有跡可尋。在兩年之前，幾乎任何有身望的民主黨人出而競選，均可獲勝。那是共和黨會經拖延結束越戰，復爆發國家的最失面的政治醜聞案，接着又看他們黨的總統與副總統在不名譽中被迫辭職，同時，執政黨正值世界經濟不景年頭。福特也許對這些事情沒有多大的責任可言，但是他所原有的那個人，卻也就是推舉他任總統的人。

因此，這對福特的可驚的堅忍行為有所貢獻。因為他自己的成功，可以幫助他所繼承的黨拔出泥沼。而且他自己的基本言行正當，恰好他在競選中所表現的一樣。

卡達的獲勝，主要原因在大多數的選民都希望在共和黨執政八年之後，有一位民主黨人入主白宮。但是，這次總統選舉，卻顯得彼此勢均力敵，大部原因為許多選民對投票選舉卡達，都感遲疑不決。當經過數次上電視大辯論之後，當他的生活與政策所有內容公佈之後，仍有許多選民對他感到不盡明瞭。有一位公共關係的分析家說：「在水門事件之前，越南時代之前，人民都很希望有一個選擇的機會，現在他們真正有了那種機會，但是很微弱——由於人們仍保持巨大的保守態度。」

這些很小的多數的選民，顯然都已準備下注他們認為素質較好的卡達。他們在最後下定決心時，他們是基於他們的選擇，卡達的潛力是優於他們所知的比較有限制的福特。

卡達的勝利是很廣泛的，大部是基於社會與經濟的因素。他獲得黑人的支持，低收入者的支持，受教育不足者的支持以及其他一些感到他們是這個



社會受害者的支持。

卡達說，他不需要對任何企業團體負有義務，他必須支付的債很少。勞工聯盟熱烈爲他拉選票。黑人絕大部份均投他的票。

至於參眾兩院情形，參院應該有六十二個民主黨席位，共和黨卅八——比數正如以前。眾院方面，也與參院的情形相同——二百九十個民主黨席位對一百四十五個共和黨，恰爲二與一之比，與上屆國會一樣。這樣民主黨連屆以絕大多數席位出現於眾院，是值得注意的！一般認爲若干位黨的新人皆於兩年前被選出。這是對水門事件的反作用。

現在，白宮與國會之間，皆由同一政黨所控制，將促成政府兩大部門携手合作的新機會。因此，新總統與國會的傳統蜜月，將不會如以往之短暫可知。

卡達在他的勝利時刻，似乎已注意到，有必要團結全國各政治的人物。所以他對他所擊敗的敵手，表現非常親切。儘管他們在競選運動期間，互相攻擊，毫不留情。卡達在亞特蘭大世界會議中心告訴他的支持者三萬五千人集會說：「福特是最堅韌的與最可畏的敵手。」他大讚福特對這次選舉運動「完全有組織與苦戰。」他又重複指出，福特是一個「正當的好人。」卡達保證要使「全國團結統一」。因爲他感覺美國已呈現一種分裂跡象。

這次美總統競選，甚至在投票前，蓋洛普民意測驗曾顯示，卡達的領先地位已經消失，同時表示福特反而佔先一點，約爲百分之一。卡達最後的競選高潮，是當他在洛杉磯，達拉斯，三藩市與大特林等地出現時，引起羣眾的激動與歡呼，他用他自競選運動開始以來最流利有效的雄辯演辭作回答。

福特也是在長期競選運動最後幾天，達到精神與羣眾所造成的高潮，雖然他已經聲嘶力竭，仍不斷爭取選民，當他飛回故鄉大端城向羣眾演說，提及他的雙親時，他幾乎要落淚。這也許是由於歡迎場面太偉大感人，引起他的情緒激動，也許是他回憶年輕時的情景，而有所感觸。

福特總統受命於危難之際，首先自己受環境所限制，而共和黨自水門事件後所有重担又加在他身上，這樣情形使他怎能作得更好。現在他又將國家的領導權交給卡達，但在政治與經濟上却遠遠強過他繼承尼克遜的當時。

卡達將一開始不僅有許多方便，而且如一個局外人一般，他可以避免對一些特別團體履行重大的義務。

卡達比福特在環境方面有更多自由，他對未來許多新觀點將是公開的，他可以對舊問題採取新的看法。在競選運動中，他已常常說，他重視個人的創造與財政的節儉，以及一種大方的貢獻，以協助那些感到在競爭社會中落後的人們。（節譯自「時代週刊」）





評九命凶貓

冷暖心聲冷暖情 ○孃

林巽

「九命凶貓」雖然沒有甚麼色情鏡頭。暴力的表現也是含蓄的，但却予人以一股冷入骨的殘酷感覺。它是一部英國獨立製片製作，導演丹謝佛非，並沒有甚麼名氣，電影從人物精神形象方面，突出英國人的傲慢與冷靜的精神形象，說它是恐怖片，莫如說它是販賣心理變態較爲適合，不過如果從主人翁嘉莉的本身故事去追溯，這個人物在古老歐洲的貴族社會中，並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物。

「九」片中由垂老的過氣紅星蓮拿端納飾演的嘉莉，在她年輕時愛上一個貴族公爵，無條件做公爵的情婦，這公爵後來娶了妻子，她便以肚中有公爵的骨肉爲理由一直勒索公爵，她本來已與司機結婚，但看不起司機，公然與公爵來往，後來司機丈夫被她謀殺。之後，她生下一個男孩子，她將兒子養大，二十四年來一直勒索公爵供他豪華的生活，兒子到了二十四歲，娶妻生子，這個女人患上了嚴重的心理變態，謀殺了孫子，用離間方式謀殺了媳婦，後來被兒子查出她當年謀殺親夫的證據，她又死於自己的兒子之手。



蓮娜納端在「九」片中的扮相

這是小本製作，全片大部份祇有五人的戲，導演盡量以氣氛取勝，電影中貓，並沒甚麼神秘作用，牠祇是被利用爲行兇及被殺的代替物。拍這部電影的製作、編導，當然是爲了販賣不正常刺激噱頭才拍的，不過可能是藝術匠人肚中有點料子，因此倒也突出一點點意識上的副作用，它可以令你思索的是，一個人如果犧牲正常的情感，以及正常的做人責任去獲得豪華的物質享受，他不但不會快樂。而且可能會患上心理變態，走上毀人自毀之路。

此片中幾個人物都有英國貴族人物精神面貌的特色。電影中那些幹謀殺行業的人，生活在疑懼與恐怖氣氛中的人，都那麼冷靜與鎮定。連說話的嗓子，也保持一貫優美的韻律。

本期有一部難得一睹的舊片「冷暖心聲冷暖情」重映，此片在本港首



九命凶貓女主角奧嘉佐芝碧嵩在片中一鏡頭。



在「冷」片中啞胖子積奇格里遜取脫小孤女。



在「冷」片中戴恩嘉娜活潑可愛，贏得千萬觀眾的心。

映約於十五年前，當時相當賣座，導演此片的是當紅的歌舞明星眞基利，它可說是眞基利一生最成就的一部作品。「冷」片故事主人翁是一個啞而不聾的貧漢，居住在地下一個乾涸的古老地牢中，名字叫芝高，他的生活方式是爲人掃街，人家給他一點錢做生活，這人最大的興趣是喜歡參加葬禮，有人送喪，他必自動跟在送喪行列中，傷心地哭，在週圍環境，住着的都是下層社會的小市民，他們平時都當芝高是一個小丑來開玩笑，芝高有時也使出一點反彈招式來回敬那些開他玩笑的人。有一個風雨之夜，一個生病的妓女偕她的小女兒被逐出酒店，芝高便收留了這對母女，在母親生病期中，芝高與那可憐的小女兒成爲朋友。後來母親病好，將女兒帶走，女兒偷偷回來與芝高一起玩。被母親控告他拐走自己女兒，他有口難辯，在地道逃走，可巧遇地道倒塌，人家以爲他死了，都後悔對他不起，大家知道他生平最喜歡喪禮，便爲他開喪，誰知他並未死去，在喪禮中出現。

「冷」片是一部笑中帶淚充滿人情味的電影，它就如一首動人的樂曲，片中所有的人都成爲樂曲中的音符，電影主角是啞吧，但不啞的也沒有太多對白，配樂特別突出。主角積奇基堤遜外型痴肥，又扮演一個啞吧，但演來很人戲，飾演小女兒歌妮的戴恩嘉娜，一副瘦弱可憐又可愛的面相，演來也相當感大。

「冷」片是將一個小丑角色當現實人物來處理的故事，它寫一個小市民的社會，雖然也有勢利咀面，但大多數的人都是善良可愛的。



「O孃」中歌琳姬莉與安東尼史提路。

本期公映的新片中，有一部色情片「O孃」，形式上它是暴露裸體女子，展覽種種式式的虐待狂變態色情行爲的電影，不過編導倒也有表現意念的功力，所以使人看來言之有物，不過嚴格說來，它還是一部色情變態噱頭投機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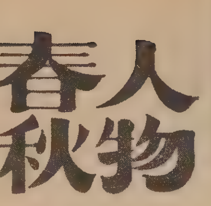
導演札斯特・謝堅，拍過一部色情片「艾曼妞」，這部「O」片，格調上是同類型的。

電影中一個乘坐着勞斯萊斯汽車，有司機伺候的貴族少年，當他與情侶在散步時，司機駕着車慢慢跟着他，女子是來自小市民美麗職業女性，現在有貴族子弟追求她，而且那貴族子弟就是個英俊少年，她自然受寵若驚，但這個少年告訴他，作爲他家族中的夫人，必須經過嚴酷的考驗，女的既然愛上了男的，自然願意接受任何嚴酷的考驗，於是那少年便將她送到一個神秘的地方去，讓她飽受種種虐待行爲，包括鞭打、火灼、同姓戀，可以受任何男子用任何方式蹂躪而不准反抗，結果這個女子經歷好多苦楚，被訓練成功了，她以爲可以與愛人結合了，可是她的愛人又將他送到一老伯爵家中去，再接受老伯爵的訓練，她的愛人，此時又物色到一個新女子，送到那神秘地方去，而這個被訓練成的女子，已培養出被虐的怪癖，老公爵將她打上烙印，然後將她變成專供有虐待怪癖的男女作爲洩慾工具。電影情節是匪夷所思的，但由於一駕勞斯萊斯汽車，一個外表像個英俊的貴族公子，就憑他這一點派頭，引誘不少有虛榮心的女子走入火坑。電影對女性弱點倒有一些識諷作用。

導演札斯特謝堅，雖然拍的是色情變態片，但構圖都能保持美感，據說這部電影在歐洲不少國家也不准公映，由此可見本港的電影檢查尺度是比歐洲某些國家還開放的。由於導演有表達意念的功力，這種導演拍出的色情片比那些沒有才情的導演拍的色情片對青少年觀眾害作用是更大的。



「O孃」中男女主角龍圖基與歌琳姬莉一親熱鏡頭



人物春秋

譚甫仁被暗殺內幕

胡蓑之

一項來自北平十一月十五日的「法新社」消息透露：由華國鋒領導的中共當權派，最近列舉了「四人帮」所犯下的「八十項罪狀」中，以毛妻江青因企圖謀殺周恩來不遂，而遷怒前雲南「革委會主任」譚甫仁並將全家殺光的一項爲最聳動。由於一九七一年三月間，當周恩來自越南訪問回北平時，江青與林彪聯合致電雲南的譚甫仁，命令他「將一架飛越雲南防區的敵機擊落」，但譚甫仁當時並未執行其命令，祇下令強迫該機降落，赫然發現周恩來在機上，這一來，令到江青、林彪等人的陰謀敗露！爲了滅口，不僅是將譚甫仁及其家屬一併屠殺；甚至後來派去雲南實地調查的中共「中央委員」李震，也在返平途中死於神秘的情況下呢！

譚甫仁遇刺與反毛派

我記得當時的消息傳說是：譚甫仁在「昆明軍區」大院住宅內被刺，身中六槍，當堂死亡，毛共曾先後逮捕一千多名嫌疑份子，查出其中二十六人爲此兇殺案作的策劃者，經於同年三月九日的一次羣眾大會公審後，當場予以槍決。其實，這批枉死鬼，都不是眞正的兇手，只是借口屠殺反毛份子罷了。

由於當時毛共展開狂捕濫殺的行動，激起了反毛派的公憤而使雲南局勢一再陷入緊張，更被列爲「黑色地區」！因此，江青林彪便把譚甫仁被殺事件，歸咎於反毛份子所爲。事實上，雲南的確亂的一團糟！它雖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就宣佈成立所謂「雲南省革委會」，並以「昆明軍區司令員」譚甫仁兼主任，但雲南長期陷於分裂和流血衝突的亂局。當時「路透社」曾引述逃入緬甸的雲南高級共幹王潤生的供稱：「由於雲南革委會的勉強成立，促成了雲南黨、政、軍三方面的澈底分裂，以致許多本來在表面上還擁護毛派的軍政幹部，但因革委會成立後而使他們失去了原有職位，乃不能不站在反毛派的一邊，而形成了一分爲三的局面。……」

就事論事，在雲南「革委會」成立，譚甫仁出任主任前後，確曾經過一段長時期的生死鬥爭，並鬥垮一大批反毛份子才奪得此項大權。當時「人民日報」的社論曾指出：「雲南省革委會的成立，宣告了中國赫魯曉夫，和他在雲南的代理人閻紅彥、趙健民等人，企圖在雲南復辟資在主義爲澈底破產。……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綫，經過長期的驚心動魄的鬥爭，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的特務、叛徒，頑梗不化的走資派、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同無產階級革命路綫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垂死掙扎和反撲，而終歸消滅。……」

閻紅彥是中共前「雲南省委第一書記」，亦即當權派在雲南的最高頭頭。他被指爲劉少奇、鄧小平的死黨，毛林利用擁有兵權的前「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使用武力奪權，迫得閻紅彥憤而飲彈自殺！趙健民則是前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兼「雲南第一副省長」等職，地位僅次於閻紅彥，他是山東諸城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了中共，抗日及內戰時期，都在「二野」劉伯承和鄧小平手下工作。因之，毛林派指他爲劉、鄧集團在西南的代理人之一，也遭秦基偉的武裝部隊所鬥倒。但是被利用的秦基偉，不僅枉作小人，而且也隨雲南「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亦告垮台。他和前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兼「雲南省第二副省長」郭超，前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孫雨亭，前「雲南大學校長」高治國等一批人，起初都懷有希望毛澤東會容納他們，並保留他們飯碗的。

不料毛澤東的最大陰謀是在利用他們互相殘殺，以收各個擊破而漁中得利之效！直到譚甫仁以「雲南革委會主任」兼「昆明軍區司令員」的一聲令下，他們才覺悟過來，從而轉變爲積極反毛林集團的態度。

譚甫仁走馬上任之後，被整肅的除了上述主幹頭頭之外，隨之垮台的還有前中共「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李成芳，前中共「雲南省第三副省長」劉林元、「第四副省長」劉披雲、「第五副省長」張沖，前中共「雲南省委」兼「宣佈部長」袁勃、「省委」兼「組織部長」崔子明、「省委」兼「民政廳長」張天放、前「雲南省委」薛韜、楊希文、吳作民省周韌，前「昆明市委」兼「副市長」郭少川、黎偉、于復亨、崔潔泉、董丹修，郝健、曾恕懷、林昭明、汪竹爲，前「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區書記」石有才，前「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長」召存信，前「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長」歐根，前「雲南西雙版納自治州州長」崔彰等共約一百二十餘人。而留在「雲南革委會」裏的舊時當權派，則有後來獨挑大樑的譚甫仁、「省委第一書記」周興、陳康、魯瑞林、劉明輝、黃兆其、李毅、徐學慧、段寶珍等九個頭頭而已。

暗殺案周興嫌疑最大

本來，譚甫仁原是賀龍「紅二方面軍」的小馬仔，旋而改投到林彪的「紅一兵團」，於是成本林

彪的親信。抗戰時期，他在共軍「第一五師」任職；一九四六年國共發生內戰後，譚甫仁便一直在林彪的部下工作。當「四野」編成後，他曾先後担任過「第七縱隊副收委」及「第四十軍副政委」等職。到了一九四九年底，當毛共竊據大陸後，譚甫仁首任中共「廣州」警戒區政治部主任」；一九五〇年五月間，譚甫仁就被升爲中共「第四十四軍政委」，自此官運亨通。

一九五三年八月，譚甫仁再被調升中共「廣西南寧軍區第三政委」；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譚改任中共「武漢軍區政委」；一九五九年九月間，譚甫仁便被內調至北平，一度出任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軍事法庭庭長」職位，而與新上台的前中共「政府主席」劉少奇等人發生了關係，更與林彪接近。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又調爲聶榮臻所屬的中共「工程兵政治委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譚甫仁爲極端的擁護毛林集團的頭頭之一，因而獲得了毛林更加信任；故於一九六八年春，當雲南省陷於混亂局勢的時候，林彪認爲他是最靠得住的人，乃火速派遣他前往昆明，担任了「昆明軍區政治委員」至同年八月十三年，宣佈成立「雲南省革委會」時，他便出任了毛派「雲南革委會主任」，兼「昆明軍區司令員」及「第一政委」，集雲南省的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可說紅極一時！所以，當時毛林集團把譚甫仁被暗殺的責任，推在反毛份子頭上曾獲得人們的相信。

當時一般觀察家總認爲：譚甫仁被暗殺事件的幕後策劃人，以周興的嫌疑最大。因爲，周興原來就是毛共的特務頭子之一，遠在一九三〇年間，他便加入了毛澤東的所謂「整肅委員會」，領導暗殺組織，幹掉了不少的老毛共政敵，雙手染滿血腥！「長征」時期，則改任毛共的「政治局保衛科長」。一九四九年冬，當毛澤東在北平建立政權以後，周興又恢復其本行，供職於毛共「南京警戒區」，實則負責特務頭子的使命。一九五〇年六七月之交，由於雲南、貴州、四川等省仍很混亂，於是調派周興担任毛共的「西南局公安部長」，成爲鄧小平的得力助手。一九五八年四月，周興始離開中共「西南局」，在雲、貴三省前後行了八九年，根深蒂固。

周興當時內調爲毛共的「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對於大鳴大放時期間的許多右翼份子被他幹掉；一九六三年，周興改任毛共「山東省委書記」，跟殺人王康生拍擋。一九六五年後，再度調任毛共「雲南省委書記」兼「雲南省長」，返回西南的老地方。在「方化大革命」初期，周興曾一度遭紅衛兵「大字報」的批判和攻擊，因爲得到康生担保他「過關」，所以，「雲南省革委會」成立後，他仍任「副主任」兼「昆明軍區第二政委」。據說毛共「雲南省黨委會」成立時，周興之所以能夠出任「第一書記」，也是獲致康生的支持。加以康生當時在江青面前能說話，當譚甫仁不聽命令時，便密令周興進行暗殺，從而取代了譚遺下的所有職任。

秦基偉朱家弼被猜疑

論功行賞，則周興不及陳康，他在一九四九年雲南未全部變色前，即以毛共「第十三軍副軍長」兼任「滇南衞戍副司令員」，其後升爲「區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等職，一直未能離開雲南。

「文革」期間，陳康支持毛派，而他後來屈居周興之下，原因就是周替江青的「文革派」暗殺了譚甫仁。

至於秦基偉，則爲湖北人，也是劉伯承、鄧小平的舊部；他早年且一度爲張國燾的部屬「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但有抗戰起，則一直在劉、鄧系統中，先後任「太行山軍區參謀長」、「一二九師新十旅旅長」及「十五軍軍長」等職。一九四九年後，他憑鄧小平的關係，即一直担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及「司令員」達廿年之久。由於他一度被毛利用逼死閻紅彥，未自獲得反毛羣眾同情，故垮台後的反毛表現遠不及朱家弼的有聲有色。

因爲朱係雲南龍陵人，講武堂畢業後，曾任滇軍盧漢部下。後參加共黨，投奔到井岡山，跟朱德在瑞金一帶駐紮。「長征」時，朱家弼一度反正回到雲南，投奔其叔朱曉東（滇軍師長）。抗日期間，又入陝北爲劉少奇所賞識，派返雲南從事地下工作，藉昆明「大公報」編輯作掩護。一九四五年，劉少奇密令朱潛赴仰光創辦「人民報」，一九四七年內戰時，因國府循外交途徑引渡朱家弼，而迫得他逃至中緬邊境潛匿。至四九年盧漢發生動搖時，朱家弼率滇西土共乘機叛亂，旋而做了中共「昆明市長」。

其後歷任「雲南省委」兼「昆明軍區副司令員」等職。「文革」期間，朱家弼遭到紅衛兵「大字報」的攻擊，指爲「蘇修的後代」，「劉少奇的兒子」及「大軍閥」、「大嫖客」等罪。

但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反毛勢力突在昆明展開行動，破壞交通，搶刦倉庫；並殺死毛林紅衛兵達三千人，而朱家弼也突告失蹤；特別是到了同年八月十五日，車里及瀾滄江的共軍，更大部份的朱家弼的反毛軍「四五」部隊繳械；同時運往北越的「援越物資」——包括卡賓、機槍、平射炮及彈藥等，也被它攔途截刼一空！這一枕強大的反毛武裝，一直未被肅清，譚甫仁於一九七一年之遇刺，也有人猜測是朱的傑作。但根據內幕資料顯示：同年三月九日被處死的廿六名疑犯，多是「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的成員。如果這一消息屬實，則充分表示林彪系的譚甫仁，很可能由江青下令毛派的特務頭子周興暗中指揮幹掉譚的！

鄧穎超將証物交老毛

根據現時流傳於北平較爲完整的消息指出：密令譚甫仁擊落周恩來座機的電報，是由江青和林彪署名的。譚甫仁見到周恩來時則將電報給周看，周恩來曾勸他不要將此事洩漏，最好自己設法在外面避幾天。但譚甫仁不聽周的第二個建議，回家後果然同家人都遭屠殺！幸而周恩來保存了那封密電，作爲對林彪、江青的罪證。周恩來死後，由其妻鄧穎超將那密電分別寄給毛共「中央委員會」及毛澤東本人，據傳江青知道此事後，會嘗試偸取那封密電證物，可是鄧穎超機警，在周恩來死後成功地寄給老毛。

卡達

第一章　兩個問題

在我們慶祝我們國家兩百歲的生日時，該問我們自己兩個基本問題：

我們的政府是否能誠實、莊重、開放、公正而富同情心？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有足夠能力？

事實上，好幾百萬的美國公民也一直在問着這兩個問題，也懷疑這兩個問題裏有沒有那一個能得到確定的答覆。

寮國和越南的悲劇——水門案所帶來的震驚，困窘和羞辱——由於國內經濟不景氣所造成的疑懼和混亂，都在美國人民之間引起前所未有的懷疑。

我們在華盛頓的政府，目前是不是很確實地代表了美國人民所有的、或該有的形象？答案很明白，「不能！」

我們在華盛頓的政府能不能很確實地代表美國人民所有的，或該有的形像？在本書中就要尋求這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這是一本自傳體的書，是一個現在仍然活躍在政壇的人所寫的。可是這並不是一本政治性的自傳。這本書裏所寫的，是綜合了我以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爲基礎所得對國是的意見，也相信這些個人的經驗關乎大多數美國人民希望能了解的。我國最高領導階層的價值。

在我們的自由社會裏，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廣泛地發展我們的能力、性格、責任和興趣。我是個南部人，也是個美國人，我是個農夫、工程師、已爲人夫，也是人父，是一個基督徒、政治家、前州長、是個生意人、核子物理學家、海軍軍官、善操獨木舟，還有，愛好鮑比達倫的歌和戴蘭湯瑪士的詩。

哲學家齊克果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例外。」我們美國人很以有這種獨特性和多樣性爲榮。

但是我們也仍然有一些共同的夢想。無論越戰、水門案或處理不當的經濟困境都不能使這點有所改變。

有一些我們所共有的夢想，可以很容易說清楚，雖然並不都那麼容易實現。這些夢想中包括了我們相信所有的美國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相信我們的國家在國際間應該樹立起代表勇氣，同情和榮譽的典範，應該爲基本人灌和自由而獻身，相信政府應該由人民控制，而不是控制人民。我們有些夢想則比較難以捉摸，也難以形諸文字。

我們必須要記住，我們的國家仍然維持着傳承而來的偉大。我們所承襲的經濟力量，天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當然不弱於兩年前，二十年前，或兩個世紀之前。

在我們現存的力量，勇氣和能力之上，應該再加上我們所有人共同担負的責任。尤其是在我們慶祝我們的國家開國兩百週年的時候。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我和其他最初組成聯邦的十二個州的現任州長在費城會晤，那正是第一次聯合殖民地會議舉行過的兩百年後。我們走上那同樣的幾條富有歷史意義的街道，轉向左方，走進一間叫卡本特堂的小建築物。在那裏聽和當年一樣的同一段禱詞，所坐的椅子也就是一七七四年撒母耳·亞當斯、約翰·傑、約翰·亞當斯、派屈克·亨利、喬治·華盛頓和其他四十五位強而有力，經常發表意見的領袖們所坐過的。

這些美國最初期的領袖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他們激烈地爭論了數週之久。他們和參加進來開第二次聯合殖民地大會的人都避免求得一些畏縮讓步的解決方案，他們似乎受到鼓舞，要力爭不朽。他們所寫下的名言，就成爲基石，開始建立起我們的國家。

我不知道那天我在費城坐的是哪一個人的椅子；但是，當我坐在那裏的時候，我很清醒地想到兩個世紀前他們的時代和我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這個時代。當時的人們也受到挫折，感到幻滅和混亂，但是那些早期領袖們在行動上却都有目標和決心。

我自問他們是不是能力比我強？比我們聰明？所受的教育也比我們多？是不是他們較爲勇敢？是不是他們對鄰居更富於同情和關注？還是他們在宗教信仰上更爲虔誠？是不是他們對子孫的前途比我們更爲關切？

我想不是的。

我們美國人今天一樣有能力去改正我們的錯誤，克服困難，處理我們自己的事，也能以相當的信心來面對未來。我深信在兩億一千三百萬美國人之中，有的是意願和決心要重建我們國家所失去的一切——只要我們能有很好的目標與目的，以及一些勇敢而高明的領導。

我們的政府能表達人類最高的共同理想——只要我們要求政府能有達到眞正完美程度的標準。在我們要以反省和關心來慶祝開國兩百週年時，必須要求有這樣的標準。

現在我們該傳下來，用我以前的指揮官，海軍上將赫曼·雷克歐維在

核子潛艇計畫中曾經問過我和其他年輕海軍軍官的問題來問我們自己。

「爲什麼不選最好的？」

第二章　農莊

經濟蕭條期間，我在農莊上的生活幾近於兩千年前的農村生活，而不像今日的農村生活。

從那時以來，我常常回想起那段日子；一個個的時代都以它們各自奇特的步伐改變，要視地理和科技以及很多其他因素而定。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在這樣快的速度下，這些變化將農耕方法和我童年時所熟知的生活形式都完全改變了。



故鄉的老店

我們住在一棟木造的房子裏，房子就座落在由沙瓦拉到喬治亞州哥倫布市的那條土路邊，那棟房子夏涼冬冷。全靠一座夾在兩根烟囱間的壁爐和廚房一個燒木柴的爐子取暖。在東北角我睡的那間房間裏沒有熱源，不過用燒熱的磚頭和一床鴨絨被倒也可以在冬日稍減剛上冷床時的痛苦。

多年來我們一直用造在後院的廁所，另外有一座手壓式的抽水幫浦。後來，才在後面門廊外挖了一口淺井，在那裏裝上一座抽水幫浦，最後才裝上風車，在家裏有了自來水。在浴室裏是只有冷水的蓮蓬頭，洗臉台和馬桶，到了冬天，水管常常會凍住，洗臉台徒牆裏被擠到外面來，落在地上。洗澡水得先在燒木柴的爐子上燒熱。

我們家的院子裏舖滿了白沙，每年春天就到附近沙坑去補充一次。院子裏每週用軟帚掃一兩次以維持清潔，通常都由家裏養着的狗、小鷄、珠鷄、鴨子和鵝占據着。

烤鷄和鷄肉餅是我們常吃的菜，每一個可以造窩的地方都有鷄窩——房子邊上，樹枝椏裏，還有所有鷄可能去生蛋的地方。我們院子四週沒有籬笆，因此在門前的路上常有家禽發生車禍，尤其是珠鷄最容易受到來往車輛的吸引。

在後院裏占地最多的一大堆砌好了準備生壁爐和爐子的柴火，有胡桃木，也有松樹。大胡桃樹、桑樹、無患子樹、木蓮樹和無花果樹讓我們可以遮蔭，造樹上的小屋和攀爬。總而言之，這是一個住起來很舒服也很好的地方。

當時我們的生活幾乎完全以我們自己的家和我們自己的家庭爲中心。

起初幾年，我是家裏的獨子，一直到我十三歲那年才生了我的弟弟比利。我父親對我的生活和習慣管教得很嚴格，但也很能了解我。回想起來，農莊上的工作聽來很原始而繁重，可是當時却覺得都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我父親本人就是個勤奮得不比尋常的人，他也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父親的名字叫做艾爾，是個能力很強的農夫和生意人，後來又對各種的公務都發生了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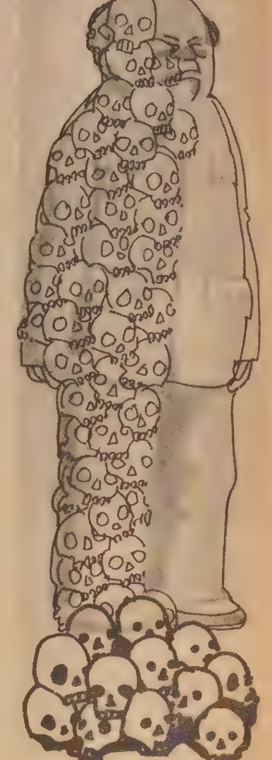
生我的那年，他正好三十歲，身高五呎八吋，體重一百七十五磅。他是個運動健將，在當地鎮上的棒球隊裏任投手，也是個網球好手。事實上，連着我們房子旁邊，在房子和店子之間，我們農場上就有一個網球場。另外在平原鎮也有三個網球場，除了在高中有棒球和籃球之外，我從小到大就只覺得網球是我們最重要的體育競賽項目。我甚至可以打得過比我大很多，在唸高中的孩子，可是我從來沒法贏過我父親，他有很厲害的一招削球，球落在嫌軟的球場土地上幾乎根本就不再彈跳起來。

父親很愛熱鬧，比我母親還喜歡請客。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父母親在家裏請和我母親一起在附近醫院裏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到了很晚的時候，我因爲那些大聲談笑和嬉鬧而生起氣來，就下了床，穿上衣服，帶着毯子到後院去睡在我的樹上小屋裏。幾個鐘點之後，客人都散了，我父親走到屋外後院裏來叫我進去。我故意沒有答理。第二天早上，我挨了一頓在小時候很少挨的鞭打，這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我很少眞正爲我父親難過，其中有一次是他到我叔叔開的雜貨店去讓一個旅行推銷員給他量身，做他這輩子第一套訂做的西裝。平常我們所有的衣服都買的是成衣，所以我們都熱切地等着我父親的新西裝寄來。衣服寄來了，等到禮拜天我們開始打扮好去上主日學和做禮拜的時候，父親很鄭重其事地打開盒子。家裏所有的人都擠到臥室裏，圍在壁爐旁邊看我父親穿上新西裝

兩歲時的卡達

瘟君夢

岳騫



吳化支的叛變，對以後局勢有巨大影響，吳化文當時已升至整編九十六軍軍長，在濟南城內，地位次於王耀武，在此之前，國軍雖然迭次失利，有時傷亡慘重，如四平之戰，七十一軍打的只有一個完整排，但官兵各自爲戰，決無人作投共的打算。尤如抗戰期間各部隊無論怎樣不濟，但決無人肯投降日本作漢奸，這種心理防綫一旦崩潰便不堪設想。吳化文投共之後，國軍將領投共日多，不到一個月時間長春守軍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投共導致長春失守，又一個月不到，馮治安部隊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整編七十七師師長何基灃在魯南賈汪投共，導致以後徐蚌戰役失利，同一個月內，八十五軍二百一十師師長廖運周投共導致黃維兵團覆滅，都導因於吳化文叛變。

王耀武被俘之後，貪生怕死，奴顏婢膝，出盡了醜態，也影响了高級將領心理，以後黃埔系將領兵敗殉國者只有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在西昌的第五兵團司令官胡長青，此外就很少了，也是受了王耀武的影响，突破了廉耻大防。

一九四八年十月間，東北地區長春，錦州相繼失守，廖耀湘兵團敗沒，整個東北陷落，影响了全局。

民國三十七年春，林彪攬取整個東北之野心，更爲積極；而以長春爲東北重鎮，且孤懸暴露，遂逐漸形成包圍，至是長春郊區百里外悉爲共軍所竄據。迄五月二十三日，共軍第六縱隊（洪學智）由西豐竄至長春附近；糾合其第十二縱隊、獨立第六、第八、第十一師向國軍外圍據點進犯；當與國軍新編第七軍（後改一〇二軍）、第六十軍發生激戰五月二十五日，大房身機場及寬城陷共。迄六月上旬，共軍更集中炮火向市區轟擊。六月十日，另共軍第六十六師二千餘眾，分竄南湖洪熙街，但均被先後擊退。同時國軍空軍連日轟炸長春近郊，共軍主力受創甚重，自動後撤。至十五日，國軍於南郊綠園附近，再擊滅共軍一股。二十三日，第六十軍一部出擊，經激戰後，將共軍獨立第八師擊退。長春以東，其獨立第六、第八、第十一師，及續行加入戰場之獨立第十師，則分據西郊、南郊地區，共軍攻城戰鬥，暫告停頓。長春守軍，仍持長期之堅守。

八月初旬，共軍以第二、第十二縱隊爲基幹，襲佔大房身機場，緊縮包圍圈。並以高射炮兩團環置長春四週，封鎖市空，長春空路交通從此遮斷。自此粮彈補給，純賴空中投送；但因受共軍高射砲火之妨害，損耗頗大。以致三日投送，足一日之用。旋共軍復封鎖四鄉粮米，禁運入城。並驅遣民眾入城，增加消耗，終使所有存粮坐吃一空。物價暴漲，經濟崩潰。厥後燃料亦缺，乃挖柏油路面爲炊。軍民饑餓萬狀，共軍乘機發動是治攻勢，挑撥第六十軍第一零二軍之情感，暗中送粮接濟，以瓦解第六軍之戰志。

十月十九日，第六十軍倒戈叛變，第一零二軍亦繳械投降，共軍獨立第六、第八、第九師等部突入市區，鄭副總司令洞國，親率特務團兩營，堅守中央銀行大樓，共軍以步、砲協同，數度猛撲，均被擊退，戰至二十日午夜，長春遂完全陷落。

接出關作戰之國軍，所有鈍重之裝備，皆由鐵道及公路推進，迨強弱異勢，鐵道公路悉遭破壞，行動頓感困難。更不能不賴空運以資補給。當四平街既失，長春突圍之希望益歸渺茫。亦因長春問題牽動全盤戰守之計；被迫作長、瀋、錦三點之困守，失去戰畧上之自由。如果我撤守永、吉之際，連同長春兵力一舉撤至四平，使與瀋陽貫成一氣。再相機進擊，或不致召來全軍之損失。

長春失守，原任新七軍後改爲一〇二軍軍長李鴻繳械投降。李鴻是黃埔系將領，且爲入緬軍戰將，抗戰期間中國軍入緬，戰功最著者是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以後孫立人升任新一軍軍長，便由李鴻繼任師長，新三十八師在緬何戰績英、美日三方軍人皆佩服，勝利後出關，李鴻升任新七軍軍長駐防長春，失城他沒有太大責任，但臨危不能授命，竟然繳械投降，太可惜了。

更可惜的是鄭洞國是黃埔一期畢業，曾指揮入緬軍孫立人、廖耀湘都是他的部下，原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爲杜聿明副手，吉林省政府主席本是梁華盛，又是黃埔一期畢業，當放棄永吉時，梁華盛見大勢已去，顧不得黃埔學生第一個任省主席之榮譽，堅請辭職。中央批准梁辭職，便由鄭繼任。此時整個吉林省只剩了一個長春，長春又是一個特別市，不屬吉林省管轄，所以嚴格說吉林已無一寸土地，這樣省主席，得者不爲，但鄭洞國個性淳厚

，又服從命令，就背上這根木棺。長春必失，誰也不能挽救，自不能怪他。當鄭洞國退守至中央銀行時，確有自殺意圖，由秘書長崔垂言（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代擬一電呈最高領袖，說明彈盡援絕，只剩下一座銀行據點，決心殉國以報師長，以報國家，電文後並註明來生再見。

最高領袖接到電報頗爲唏噓，但鄭洞國最後還是投降了，可見千古艱難惟一死，像張靈甫、黃百韜那種人到底不多。

長春之戰同時，錦州之戰也展開。

林彪糾衆進犯義縣地區之同時，復於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以一部竄擾錦州以北，以策應其熱、綏作戰；迨二十五日共軍第七、第九縱隊對錦州形成包圍態勢，並向該城外圍據點攻擊。錦州守軍范漢傑兵團（轄暫編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五十四、五十五師及第七十九師一部，第八十八、第一八四師）奮起迎戰。迄九月二十九日，錦州機場感受共砲威脅，空運任務無法執行，守軍彈藥等補給僅賴空投。

十月八日，共軍第七、第八、第九縱隊，及第三縱隊之一部，兵力約二百餘萬，附砲百餘門，在步、炮協同下，自北、東、南三面向錦州外圍猛撲，激戰至九日，斃傷共軍萬餘。戰至十二日，市區亦遭共軍炮擊。十三日後，共軍攻勢益猛，幾經肉搏，城垣各據點先後被陷。守軍大部壯烈犧牲；至是乃轉移城內抵抗。十四日整日大火，房屋多被焚燒。十五日晨，殘餘守軍，仍堅據上城及火車站，與共軍作殊死戰，至夜狀況遂告不明。

由錦西馳援錦州之東進兵團（第五十四軍，配屬第六十二軍，獨第九十五師、獨第二九六師），十月十日進抵塔山，遭共軍頑強抵抗，無法突進，乃折返錦西。旋第六十二、第九十二軍船運葫蘆島增援，十二日進抵塔山以南；十四日突入塔山，與共軍巷戰，中午全部克復。十五日，共軍第四縱隊蕭華部反撲，激戰甚烈。國軍卒未能衝過塔山、高橋兩地，達成解圍任務。故錦州守軍始終陷於孤立遂致爲共軍攻破。



共產黨作風　　嚴以敬作

火種

林学政

「宇民同志，現在情勢有了變化……你坐呀！」他自己先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沙發床椅上，抬抬手。

「是的，我就是……」

「你也注意到了，那很好。轉變是從十八日開始的，解放軍報那篇文章就是一個關鍵。」

我也讀了，可是周大哥，它裏面也不過是攻擊那些歷史劇的政治觀問題。」

「是的，社論內容並不重要，問題是，這張報紙是解放軍的報紙，這裏面說明了一件事實，那就是這次的整肅，已經得到軍方的支持了。」

「對，而且它還把文藝整風運動，提升爲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過去，黨的每一次運動，軍方是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展開他們自己內部的鬥爭，從來沒有主動的替黨中央打頭陣。這次就是這樣，起初，其他的報刊固然也响應黨中央的整風運動，但都在那三棵毒草裏兜圈子，解放軍報的社論一出，所有的報刊都跟了上去，並且擴大打擊面大方向，北京市委會的機關報刊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前綫雜誌集中。這中間一定有很不平凡的事情存在，第一，這次運動的實質是文藝整風呢，還是高層建築的政治奪權鬥爭？第二個問題牽涉到是黨指揮槍呢，還是槍指揮黨？

「關於第一種運動變質的事情，照現在進行的方向看，大概是政治鬥爭，這是錯不到那裏去的。至於槍桿子問題，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八年的「戰爭和戰略問題」的文章中，說得很明白，他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這個原則，在黨整肅高、饒、彭、黃的事件，可得印證。依照這個原則的指示，解放軍報怎麼可以伸出頭來領導黨中央推動的運動呢？那是代表軍方立報的報紙，它的言論就是軍方的政策，這不是變成槍在指揮黨了嗎？可能這是黨分裂的結果，因爲我們從這些運動發展過程看，像是舉棋不定的樣子，這說明了高層建築裏面有着很尖銳的矛盾存在着。肯定是有一方面是得不到黨政決策領導幹部的支持，才就助於槍幹子的。」

林宇民從來沒有看到過周崗這樣激奮過，他眼裏閃出炯炯的光芒，神情風發，說起話來，每一個字都帶着肯定的，權威的意味，好像他正在對着幾千幾萬羣眾，發表他的政策演說。

林宇民十分佩服他對問題判斷，剖析的能力；他自己固然也想到了一些，但沒有周崗那樣鞭辟入裏。從周崗一席話中，他突然悟到了一點什麼，心急地說：

「是千七，周大哥！」

周崗笑笑，點點頭說：

「是的，是他，不有再有第二個人了；他在高層建築中一直是單幹戶。」

林宇民得到了鼓勵，接着說：

「千七是抓槍幹子的能手，他說過『槍幹子裏出政權』，『槍幹子裏出思想』，『槍幹子裏出文化』，現在都用上了。」

「毛澤東是黨主席，又是軍委會主席，不論是黨指揮槍，或者是槍指揮黨，對他來說，這就是『一分而二論』最好的解釋。我們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毛澤東已經抓住槍桿子了；告訴你，宇民同志，站在槍幹子這一邊，是沒有錯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懂。」

「好，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不過現在不要跟槍幹子靠得太緊，我們還得再看看，有時候槍幹子的立場會轉向的。省、市委會開了幾次會，與會的幹部似乎慢慢的。開始向不同方向集結，我是他們爭取的對象，但是我堅決的站在中間，我要等中央的消息。我不能再留你了，再過幾分鐘，校黨委會又要開會了。」

林宇民站了起來，不在意的問了一聲：

「周大哥，黨委書記的傾向………」

「是呀！」

「你是說劉凡同志？」

周崗臉上露出一個奇怪的微笑，使人揣摩不透它的意思。他跟林宇民同時站起，一塊兒走向門口。

「好像你很關心他？」

「沒有，我只是隨便問一聲」

「他還是學校裏文化革命工作組的組長呢。他是我的上級，對政治有他自己的立場，是不是？我們支委會的決策是讓學生們自己去攪，我暫時什麼話也不說。好吧，再見，我還要到這邊辦公室裏去看一下。」

林宇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周崗奇怪的笑容和閃爍的言詞。

我當然關心劉凡，他想：劉凡是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劊子手，我怎麼會不關心！周大哥不是多此一問嗎？



「中國帝制之主張，歷時已久，政府曾疊次拒駁；乃近日此項主張日漸增加，如專事壓制，恐與治安有碍……」

「政府當人民向立法院請願時，認為不合時宜……本國約法，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體問題，政府不得不聽國民之公決……各省均謂順從民意解決，則可負治安之責。」

袁世凱在順從民意的藉口之下，明白地表示出推進帝制的決心，並對於三國勸告採取拒絕態度。

到了這個當口，袁世凱仍然對於大隈重信的友好關係寄予期待；他被帝位所迷惑，認為如果對日本作某些讓步，大致不會成問題。

另據當時俄國駐日本大使馬烈威透露：中國公使陸宗輿會於十一月四日向俄國大使館表示——「剛好又是日本天皇（大正）加冕典禮的時候，中國實施帝制不妨延期一個月舉行。像這樣的條件，日本會不會予以同意，拜託代為探詢。」

各國謀畧活動

十一月三日（一九一五年），法國駐華公使康悌，也遵奉其本國政府的訓令，向袁世凱政府提出和日本旨趣相同的勸告，於是，勸告國便增加到四個國家。

日本方面的態度頗為強硬，外相石井菊次郎更進一步對駐日公使陸宗輿發出警告——「中國已經表明並無急於改制之意；但如萬一突然實施帝制，不啻是對日本的一種侮辱。」

因具有代表日本立場的強硬態度而感到震驚的袁世凱，乃於九日派遣外交部官員到日、英、俄、法四國公舘，非正式地說明：「帝制一事，暫且延緩，本年內斷不實行。」

接着又在十一日，邀請四國公使前來外交部，正式表明態度——「中國變更國體，早決於多數國民之志願，倘有任何意外，政府自信有足以對付之力量；不過，為尊重各國勸告，兼以籌備費時，所以延期實行。」

五國採取同一步調

十二日，義大利也加入延期實施帝制的勸告國，至此已有五國採取同一步調。但唯有美國認為帝制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只要不妨害他的在華利益，則不予干涉。

五個國家之所以一致勸告帝制延期，是由於各自圖謀維護其本國在中國的利益，並且抱有倘使得遇機會再將利益擴大的意圖。

其意圖之一——是將德國的勢力從亞洲趕出去。在這方面，五國的利害雖然一致，但却各自伺機爭着先鞭，互相牽制，其步伐也並非完全協調；是則在表面上，各國雖然携手合作，但實則是以帝制為其交易材料，反覆展開虛虛實實爾虞我詐的外交戰術，以謀為其本國獲得利益。最足以顯示出謀畧表徵的，是牽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在前面曾提到，中華民國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表明過「中立」的立場。在亞洲的戰火，由於青島易手，雖然大致已經平熄，不過，整個世界則二分為德意志、奧地利、土耳其等所結成的「同盟國」，和英、法、俄、日等携手的「協約國」；雙方面的戰爭尚在歐洲繼續進行中。「同盟」和「協約」兩方面都為了想把「中立國」——中華民國拉進自己的陣營而積極活動。

在前面已曾提到過，當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日軍攻下青島之際，曾經發現一件秘密文書——就是德國和袁世凱之間所締結之承認帝制的密約。

可是，到了帝制運動積極開展的一九一五年十月中旬，德國駐華公使辛慈却表示在歐戰結束之前，反對實施帝制的意向。這是由於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是帝制的推進論者，所以德國要對英國的活動加以牽制。

然而，及至基於日本倡議、英國等「協約國」方面發出勸告帝制延期的階段，德國的態度突然改變，重新恢復了承認帝制的方針。

圖誘中國加入協約國

相對地，在「協約國」方面，則更希望將中國拉進自己陣營，對德宣戰，一掃德國在華勢力，其中以俄國最為熱心。俄國是因為苦於在歐洲戰場的武器不敷供應，故而希望能得到由中國的兵工廠供給武器。由於這些背景，首先是英、法、俄三國大致尚能團結一致，接着則要把日本引為同志。於是，英、法、俄三國駐日本大使乃於十一月廿二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對華要求事項如左，徵求同意。

一、先誘導中國與德奧斷絕國交，並加入協約國。

二、驅逐在華德僑出中國境外，以消除其在西伯利亞、遠東、以及印度等地的陰謀。

三、由中國提供兵工廠給協約國，並供給俄國部分武器。

專於三國的提議，日本政府則於十二月六日以「日本的基本方針是保持中國國內和平安寧，使免於戰亂慘禍」的理由，予以拒絕。

日本拒絕三國提議的眞正因素，實則並非僅為謀求「中國國內和平」，而是由於考慮到假定中國參戰，則將來便有參加媾和會議的地位，也許會對日本要求修正二十一條條約，以及收回已經給予日本的某些權利；還有，與其使中國參戰，成為協約國的夥伴，則莫如使其中立下去，不讓其有所行動——在日本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一度密商中英同盟

此外，在「協約國」陣營的各國之中，英國則利用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的關係，悶聲不響地在幕後進

行着獨自工作。

朱爾典藉為了策助中國參戰的機會，連帶地向袁世凱提議——締結「中英同盟」。這個同盟的期間當十年，內容是由英國負責疏通列強承認中國帝制，以及贊助中國加入國際團體。英國的手法是——一方面和協約國各國共同勸告帝制延期，另一方面卻又使朱爾典好討袁世凱，以謀在帝制實施之後，得到特別有利的機會。

這個搶先下手的秘密計畫，被美國報紙將之揭發。大為吃驚的日本，乃向英國質問其真意所在。於是，英國外相葛雷遂命駐日大使葛林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拜會日本外務次官幣原喜重郎，保證「英國未經和日本協商，不考慮和中國締結任何協定。」同時，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更曾再三向英國叮囑「沒有得到日本同意和參加，不能和中國成立任何協定」——於是「中英同盟」便因之胎死腹中，

袁世凱布置稱帝

面對着各國這些謀略活動，就像是旁觀者一樣的袁世凱，對於國內體制，則逐漸在強化之中。

製造民意無一反對票

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一五年）上午九時，參政彙查「國民代表大會」的投票，其結果在投票總數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之中，出現了沒有一票反對值得驚異的一致現象；旋即據以向袁世凱上遞推戴書——「敬謹推戴袁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奉獻國家至高無上主權。」袁世凱一度表現謙辭姿態，但實則是等到傍晚再度推戴，便欣然接受。此時，是在上海的「肇和起義」（十二月五日）以失敗而終之後，纔一個星期不到。

▼據當時任外交部次長的曹汝霖所著「一生之回憶」提到——在這個時候，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見面，還在勸進。朱爾典是在「推戴」的不久之前秘密見到袁世凱，力說：「對於五國勸告，沒有介意的必要，帝制問題本來是內政問題，外國不應干涉。」袁世凱對於朱爾典的勸進，認為就是「英國方針已有改變，朱爾典必定奉有密令」，因而大為得意；殊不知這完全是朱爾典在替他加油，至於英國希望帝制延期的態度卻並沒有改變。

據說袁世凱就是由於朱爾典此時的勸進，而下定了帝制自為決心。▲

袁世凱積極準備登極

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在懷仁堂召集高級官員二百多人，舉行接受推戴的賀禮之後，發表演說如下：

「大位在身，永無息肩之日；故皇帝實為憂勤惕勵之地位，決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余為救國救民計，犧牲子孫又不敢避。」

十二月十回日，駐日公使陸宗輿拜訪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再度表達袁世凱的立場——「國體由國民公決，政府不能反對。但因需籌備，暫行延期實施，這也是對友邦勸告表示尊重。」此時，石井外相並無積極反對意向。日本這個態度，是由於在先拒絕了英、法、俄三國所提倡的要求中國「參戰」，與各國之間發生了磨擦；因而唯恐現在只有日本一國再特地對袁世凱表示反對，將會招致各國的排斥。在如此氣氛之下，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偕同英、法、俄、義四國公使於十五日到外交部提出措辭比較穩健的第二次勸告——「五國政府繼續注視將來情勢的發展。」

各國的「觀望」態度，對於袁世凱來說，是比較有利的。袁世凱積極籌備實施帝制，十九日正式成立了負責籌辦「登極」事宜的「大典籌備處」，實際這個籌備處早在九月間就已經秘密設立。

帝制費用六千萬元

袁世凱為了籌備踐祚，毫不吝惜經費支出。根據革命軍在後來的調查，帝制費用總額約達六千萬元；如果以今天的貨幣實質換算，則大致為二億五千萬美元之鉅。不過，當時明白記入賬冊可資稽考的約為三千萬元，至於秘密支付的詳數不明。

這些費用的來源，有獲自銀行借款，有挪用救國儲金，有各項稅款乃至鴉片專賣等類收入。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梅花

[illegible]

還是美人魂？

[illegible]

讀萬人雜誌感詠

萬人雜誌萬人看，附有詩壇為我歡，

[illegible]

[illegible]

羅天門

狂風暴雨景凄清，舵才沉江舟覆傾；

六億人民齊盼望，反攻復國振天聲。

[illegible]

一生贏得暴君名，禍水從來屬女嬰；

[illegible]

佇看二世曇花現，光復中原定一尊。

閏中秋 一首

[illegible]

去月笙歌聞舞樹。新陳今夕總全遷。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一)

前題

百二韶光半未休。黃花丹桂為遲留。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一首

曾逢丁酉閏佳期。今夜明蟾勝舊時。

[illegible]

前題 一首

[illegible]

閏中秋

去月寒蟾曾吐艷。今宵丹桂又飄香。

[illegible]

前題

梁軾昭

[illegible]

墮地恰為庚子閏。陰陽曆日盡相符。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圓缺年年總不休。客中兩見閏中秋。

[illegible]

客中兩見閏中秋。月自去來文錦渡。

老去自矜唯一事。客中兩見閏中秋。

前題

[illegible]

閏中秋

聞風捉影臨江弔。李白回頭笑汝庸。

[illegible]

前題

珍惜又圓前夜夢。依然未減十分秋。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每許虛盈懷一粟。不因明晦異無愁。

[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
推揮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76

中共應給金庸頒個勳章

「人大常委會」為喬冠華而開

武俠小說家之言

中國文字的優美性

「金三角」的土著與鴉片

談金聖歎的「不亦快哉」

華國鋒仍堅持暴力政策

新三國演義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邓地臣街13號地下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另收郵費

本期目要

中共應給金庸頒個勛章……每週評論 1
港大左仔大字報令人作嘔 誣蔑・恫嚇・造謠無所不用其極……萬人傑 2
武俠小說家之言……古鶴翔 5
「人大常委會」爲喬冠華而開……岳騫 6
中國文字的優美性……桂裕 8
「金三角」的土著與鴉片……商仁 10
韓國海岸發掘的中國宋元瓷器……黃定國 12
談金聖歎的「不亦快哉」……夏元瑜 14
推諉與自辯……恩果 15
海陸空詩人齊出共觀……王延芝 16
華國鋒仍堅持暴力政策……余秋人 16
「國共和談」憶往事……明國魂 17
[illegible]
具有巴爾扎克小說影子的兩部冷得可怕的電影……林巽 20
[illegible] 22
卡達……卡達自傳 24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國抗戰實錄……經濟新聞 30
[illegible]

每週評論

中共應給金庸個勳章

老毛於整肅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後，曾提倡甚麼人應該有一種「精神」，但這種「精神」只是共軍在遼西不吃老百姓的蘋果。當「四野」共軍在林彪「後方不鬥爭，前方沒有兵」的口號下，於松花江以北地區，大部份縣半數以上老百姓被殺，如果當年共軍在東北少殺些人，多吃甚至把老百姓的蘋果都吃光也沒有甚麼。站在眞正中國人的立場看，毛澤東提倡的「精神」，若非他已釘蓋一定還要告訴他「勿須放屁」！因爲提倡這種「精神」等於是見一木不見森林，講究些鷄毛蒜皮的事，對人類沒啥大益處。

報人金庸先生也犯了這個毛病。在八億中國人中，他所看見的只有一個周恩來，老狐狸周恩來生前捧，死後仍不斷在「明報」的「社評」上爲他歌功頌德。請勿忘記：中共統治大陸二十七年來所殺害的同胞竟達六七千萬之多！前邊所說的毛澤東提倡的「精神」和金庸的這份「好心」一樣，都是別有打算。

金庸「熱愛」他的「周總理」，自然也對周的「愛人」小超至爲關懷。十二月二日北平「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補「選」鄧穎超爲「人大副委員長」，翌（三）日「明報」就以「對周恩來表示敬意」爲題發表「社評」。其中有一段稱：「人大副委員長是一個地位尊崇而並無多大實際職務的職位，把這個榮銜加在周恩來夫人身上，同時由華國鋒親自提出，自然是更加明顯，更加正式的對周恩來致敬。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很感欣慰。向周恩來表示敬意，是大多數中國人共同的願望」。

對金庸先生的「偉論」，說句時髦的政治術語：實在是「強姦了民意」！「很感欣慰」是金庸，「表示敬意」的也是他或者還有兩個他的「同志」。至於甚麼「向周恩來表示敬意，是大多數中國人共同的願望」，眞不知從何談起。金庸先生自己捧周，就認爲「大多數中國人」不會罵周是劊子手老毛的帮兇。這種說法如果能成立，那麼金庸會寫武俠小說，一定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寫武俠小說。

周恩來除了對他的太太小超和「明報」社長金庸等少數人有過終生難忘的好處外，對大陸老百姓來說，不僅沒有好處，相反地却有極多的壞處。依性格而言，毛是眞小人，周爲僞君子，比較說毛因屬壞蛋，但還稱得上是「人」，而周恩來却當面是人，背後是鬼。下面再談談周恩來生前的「政績」吧：自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在北平開鑼後，他和老毛合作主持黨政，可以說狼狽爲奸到死爲止。周一直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包括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思改、反右、「三面紅旗」和「社教」，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等等運動，即或不是由周最先提出的，但參加會議商討，舉手贊成，最後由他執行該是一定的吧？可以說他和毛澤東二人是罪惡不可分的，二人一樣每一個毛孔都沾滿了中國善良老百姓的鮮血，天啊！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殺人六七千萬，一個死人拿一顆牙齒，已經是很大很大一堆了，試問：只要還有絲毫良心，何忍把毛周「一分爲二」？更何忍對周頌揚備至，不僅不顧慮人家笑罵，更以偏概全，由自己「代表」大多數中國人！

金庸太愛周恩來了。周畢命前，他寫文章勸老周種花飲茶，不要爲施漢諾之類走狗費神。周死後，「明報」披蔴帶孝發表「社評」，其誠與哀實到了「苦塊昏迷」的地步，於此同時，金庸對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時時流露出不滿。也就是說：「明報」特別看好由周、鄧和李先念等人爲首的一羣官僚，可能是從王冶秋的那本「琉璃廠史話」小冊子上抄來的，稱他們爲「穩健派」。一時「明報」有了一個「風格」，那就是「穩健派」最好，宮廷派頂壞。因此，在過去一段時間「四人帮」掌權，稱「明報」爲「反動報紙」，但「四人帮」垮台，「明報」已成爲北平統治小集團的「自己人」了。十二月二日該報第十一版以「讀者來稿」手法，爲自己「投中了機」表示得意。據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非常重視明報的言評，北京、上海的報刊包括「參考消息」，經常引述明報的社評、報導、專欄分析」。又稱：「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最權威性報紙『人民日報』及『光明日報』，同時引述明報十月二十二日社論」。兩報「均代表中共中央意見」，然「同時在第一版頭條新聞中引述海外民營報紙社評而且不加貶語，是過去所沒有過的」。金庸且慢表功，應該指出：引用「明報」社評「江青應得國民黨勳章」這句話，是因爲江青一伙已經垮台，並且那句話實對中華民國含有諷刺之意。

該「讀者來稿」中又說：在江青一伙「垮台後，中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並不稱明報爲『反動報紙』，這是新的變化。猜想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並不以爲明報一向揭露和抨擊『四人帮』是『反動』的」。其實，這那裏是「反動」，而是對北平新統治集團的「順動」。如果不久將來周恩來的親信取代華國鋒的地位，「明報」必更受「重視」，可能還給金庸先生頒個甚麼「勳章」。

港大左仔大字報令人作嘔

誣蔑、恫嚇、造謠無所不用其極

萬人傑

下面是以「建築系二年班」學生「李啓持」名義發出，題爲「絕不容許蔣集團干涉大選破壞認中活動」的港大左派分子大字報。

但，「有你講」也應該「有我講」，因此我們一方面公開了大字報；一方面加以批臭，所有括弧內的話，是老萬說的。

大多數同學所不齒

正當校內盧漢耀與張瑞霖閣進行熱烈的競選活動之際，萬×日報在十一月十八日刊出了一篇「本報訊」（見附件一），吹捧盧漢耀同學是「左仔尅星」「包青天式的人物」「有魄力」「背求眞」，打擊張瑞霖閣爲「左派」「職業學生」。這是一篇蔣集團干涉、破壞學生會選舉的報導，引起了同學的對立，使兩閣閣員蒙受汚蔑，這是大多數同學所不齒的。

【萬人日報是反共報紙，凡與我們立場一致的，我們予以支持；與我們相背的，我們予以打擊。自盧漢耀閣遞交「抗議聲明」及「律師信」後，我們才看清楚盧閣人物確沒資格成爲「右派」，所謂「左仔尅星」「包青天式的人物」「有魄力」「背求眞」這一切評語都要保留；而張閣之爲「左派」，是人所共知；其爲「職業學生」也有港大學生會秘密文件爲證，他們已經招供了。港大學生的「對立」，非因萬人日報的報導引起，而是他們內鬥的必然現象。在萬人日報還未面世前，兩派學生的對立已存在。爲大多數同學所不齒的，不是萬人日報，而是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左派職業學生。】

「萬人集團」不怕戴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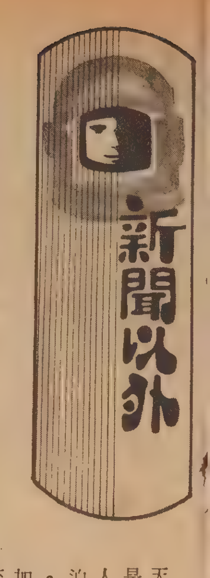
今年來，萬×日報已三次厚愛於盧同學了，首次是學協闡事件發生後（見附件二），次之是毛澤東主席逝世後，（見附件三）。這當然不是偶然或個別的現象。這反映了蔣集團近來對大專同學和老師的日益進步和覺醒，要瘋狂攻擊破壞。

【萬人日報出版一年半，我們的立場鮮明，是一家民營反共報紙，不屬於任何集團。如果一定要給我們戴帽子，我們是「萬人集團」——包括萬人日報、萬人雜誌、萬人協會。港大左仔給我們戴上「蔣集團」的帽子，無非掩飾他們「共匪集團特務」的醜惡嘴臉。盧漢耀閣會害怕你們扣帽子，我們萬人日報是戰鬥性的報紙，你說我「蔣集團」，不會有人相信；我直斥你爲「共匪集團」，便更接近事實。你們及你們的「老師」要靠左，是你們自甘墮落，萬人日報會把你們批臭，這絕不是「瘋狂」，也不是「破壞」，今後我們對媚共瘇子的攻擊，保持一貫態度，決不稍懈！】

「回歸」今年宣告暫停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回顧一九七二年廿八位港大同學回祖國參觀旅行後，向同學介紹見聞感受，受到熱烈歡迎。可是蔣集團的報刊馬上攻擊他們是「留聲機」「鸚鵡言論」「接受洗腦」「接受人民幣」（見附件四）。很可惜，謾罵扼殺不了同學認識社會主義祖國，回祖國參觀旅行的師生成千上萬。他們普遍地認爲——祖國的成就是肯定的，人民是朝氣蓬勃的，兩條路綫的鬥爭是激烈的。但祖國是在鬥爭中前進，前途是光明的。他們要將自己的收獲與人共享，讓更多人認識祖國。這樣，就觸犯了蔣集團祇許說「大陸黑暗」「民不聊生」「專制兇殘」「前途漆黑」的天條。蔣集團對所有敢於讚揚和肯定祖國成就的知識份子，一概打爲「墮落份子」「喪失良知」「附和跟風」。在海外，蔣特恐嚇、毆打、威脅留學生（特別是台灣籍的）阻撓愛國統一的歷史洪流（見附件五）。在香港，人所共見，任何人士或團體，只要多一點肯定和關懷祖國，蔣集團定會惡毒攻擊（見附件六）而倘若有人做了被蔣集團認爲是迎合了它反共反華活動的事，「正義青年」「左仔尅星」的掛冠，就會免費奉上。

【上面這一段是左仔的宣傳八股，我們轉錄，等於免費替共慘黨宣傳。不過沒關係，因爲這些宣傳八股在今天大陸天下大亂的情勢下，所有這些話都給事實推翻，雖然說「回祖國參觀旅行的師生成千上萬」，可是更多的是有親友在大陸的香港市民，他們回到「祖國」並不爲了參觀、旅行，而是接濟親人。他們在「祖國」所得到的印象，比「認中關社」的「醒覺」和「進步」的港大師生要客觀得多，所謂「人民朝氣蓬勃」他們見不到的，只見到是親友們的愁眉苦臉。香港市民大部分有親人在大陸，這種經驗，很多人都有，決不是一篇左仔宣傳八股可以改變及抹煞。至於說「祖國在鬥爭中



前進，前途是光明的」，看看今天大陸情況，老萬也不必浪費筆墨，相信李啓持本人也知道自己說的話是違心之論。不過，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怎能不說幾句好話？「大陸黑暗」「民不聊生」「專制兇殘」，並不是什麼「觸犯天條」，而是今天大陸的實際情況。港大左仔們當然也知道中大三位「認中關社」的同學回歸「參觀」「旅行」而遭中共扣留數月之久，回港後談共色變。今年大陸變亂頻頻，也不再聞港大同學有「回祖國參觀旅行」的組織了。雖然說對大陸的「醜化」是「蔣集團」的「反共反華」活動，其實港大的前進師生也早已「認同」此說，否則爲什麼不敢再那麼意氣風發的組團「回歸」大陸去觀光了呢？】

爲正義同學唾棄

近兩年，蔣集團的破壞活動變本加厲。去年十一月，十多位理工同學被毆打（見附件七），今年四月天安門事件後，蔣集團對一些「抗議中共中央違憲」「要求釋放天安門被捕者」的活動加以喝采（見附件八）。港大學生會會長鍾子維同學發起對毛澤東主席逝世，表示哀悼，被指爲「思想強姦」。最近蔣集團的報刊多次用社論或隨筆，叫嚣要「迎頭截擊學運」「反左不等如右派」，簡直有不煽動同學衝突，非置學運於死地而不休之勢。

存清了蔣集團的手段，對比一下盧漢耀同學今年說過、幹過甚麼，也許會理解萬×日報爲何垂青於盧漢耀同學。

【理工同學被毆，是因爲他們跑到珠海「國父誕辰紀念週」去搗亂，把國父遺像撕毀。所謂「被毆」，也不過惡人先告狀，掩飾其搗亂的罪行而已。「抗議中共中央違憲」「要求釋放天安門被捕者」確值得喝采，如果說喝采的都是「蔣集團」分子，則這個「蔣集團」大到驚人，香港沒有幾個人不爲此事而喝采！鍾子維迫人默哀，在學生會秘密文件中，已見其預謀。而表示抗議的讀者，投書本報，又都是曾參加集會的港大同學，並非我們「閉門造車」。至於迎頭痛擊左派統戰分子的所謂「學運」，是理直氣壯之舉，「非置之死地不休」是正確的，讓左派職業學生搞搞震，對港大同學學業，的確影響極大。當然，在沒有人敢於挺身而出，與左派統戰分子搞的學運針鋒相對，作出正義的鬥爭之下，我們曾寄望於盧漢耀，可是他藏頭露尾，缺乏勇氣，我們覺得難成大事，並非我們理想的值得信任、值得推崇的人物。但這樣一個人物，已能把左派張瑞霖壓倒，左派統戰分子便應知難而退，了解到他們已受到大多數正義港大同學所唾棄。】

回國觀摩有何不可

第一、今年三月上旬，盧同學私下與一個以「反共復國」爲宗旨的學協團體的幹事接觸後，在校內張貼「回國觀摩團」海報，並代發表格。幹事會討論「觀摩團」的性質時，突有一位非幹事衝入，喝問一句「人地話反共救國，邊個話唔得？」（見附件九）這件事，經幾位評議員揭露和評議會十多小時的討論後，盧漢耀才公開「觀摩團」的背景。學生會從來沒有替過「學協」辦事，盧漢耀親手辦了，難怪萬×日報捧他爲「包青天」了。

【港大師生既可組團回大陸「參觀」「旅行」，爲什麼反對到中華民國台灣省「觀摩」？既可有學聯「認中關社」，爲什麼不可有學協的「反共復國」？難道反共復國、台灣觀摩就犯了學生會的大條？】

不可強迫別人哭周

第二、周恩來總理逝世後，盧漢耀主持的國際事務組，沒有尊重校方（送了花圈）、同學、老師對周總理的崇敬，反對學生會送花圈。他除了貼出很多歪曲醜化周總理的言論，還肆無忌憚地將一幅周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的合照剪開，加上「土崩瓦解？」的標題，這到底是怎樣的做人原則？求眞精神？與人民爲敵的蔣集團不是時刻夢想中國政府「頃刻瓦解」嗎？怪不得萬×日報如此欣賞盧同學有「魄力」了。

【周恩來死了，香港的確出現過許多哭周派，但後來中共把批宋（江）暗射周恩來，哭周派便噤若寒蟬。在批鄧高潮中，哭周更成絕唱。天安門的祭周花圈引起暴動，可見對周的哭祭，乃屬表錯情之類。全港四百多萬市民，到殯儀館弔周的中國不到二萬人，不哭不弔的佔絕大多數。反對學生會送花圈是理由充分，學生會不能強姦大部分同學的公意。李啓持有他自己哭周的自由，但不能侵犯別人恨周的自由。你知道中國人多少給周恩來弄到家破人亡的？他死了，正是人心大快。要別人給他送花圈？有冇搞錯？李啓持可以認周恩來爲契爺，但沒有權干預別人視他爲罪人。大字報中所說盧漢耀的「所作所爲」不知是否事實，如屬眞實，也是一個正義的中國人所應爲的。】

自相矛盾前後一套

第三、今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校內有人要將一個「譴責中共中央越權違憲」的議案成爲學生會的一致立場。假使通過了，學生會被蔣集團捧爲「精神盟友」也不足爲怪。爲此，另一些評議員提出動議：這個議案不應作爲港大的一致立場，應該讓更多同學討論。這不是很適當嗎？對此，盧漢耀投反對票，這表明他希望「譴責中共中央違憲」成爲學生會一致立場。這本來不要緊，他有思想自由嘛！怪的是他目前說：學生會不應在不必要時在此等立場或言論上作出一己的態度。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前後一套」？爲何他在上述對中共中央有明顯惡意的重大問題上，沒有堅持這個原則呢？

【看起來學生會還有點「民主精神」，可是，對處理「送花圈」時，爲什麼却不「讓更多同學討論」？這豈不是學生會也「自相矛盾」「

前後一套」？要靠左走，要媚共，只不過是學生會一小撮職業學生的所為，不能牽着全體同學的鼻子，要別人也「認同」這種無恥行徑。周恩來之死，左仔、蠹子等等，雖然哭之甚哀，但很多自由人士却都額手稱慶，理由很簡單，周恩來早死，殃民禍國的共產黨也必然加速其垮台，共產政權垮台，則八億同胞得救了，這正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事。」

附和跟風盲目認同

第四、盧漢耀目前提出：不屑附和跟風，反對盲目認同。矛盾（頭）指向誰，大家都有數。奈何這又恰巧碰上與蔣集團對同學和老師的污蔑吻合。萬╳日報聞風而至，不是沒有因由的。

【反對「附和跟風、盲目認同」是每一個有冷靜頭腦的大學生所應抱持的態度。萬人日報並不是「聞風而至」，這是我們一貫主張。港大同學會害怕左仔威嚇，萬人日報頂天立地，絕不在左仔面前畏縮。對這樣一個殘民以逞的強盜集團，居然瞞着良心去「認同」，本身已喪失良知；更強迫別人「認同」，遭到反對是必然的！」

萬人日報消息真靈通

第五、身處香港，人所共知，反華反共，危害市民安全的活動確實有——如蔣特軍火庫，蘇修插足香港等。港大並非與世隔絕的眞空管——萬╳日報的消息爲何這樣靈通？一些我們同學未知的事也瞭如指掌？又總在關鍵時刻發表？評議員維護同學利益，發起討論，讓同學思考注意。豈能讓盧同學一句：不贊成去年一些評議員不斷在評議會內提出政治性的辯論，就全盤否定？這樣會對誰有利？誰會暗地裏高興？

【身處香港，並不如身處大陸；反共也不等於反華。台灣特務的軍火，用於大陸，不用於香港，二十七年來未有過一枚台灣的槍彈在香港爆發過。蘇修插足香港不奇，他們會更大規模的插足大陸，而且中共頭頭偏要向他們一面倒。現在雖然彼此反目，誰又知道會不會「覆水重收」？萬人日報消息靈通，承蒙過獎，我們是「報紙」，當然有採訪新聞的辦法，港大有數千學生，要採訪易如反掌耳。大陸垂下鐵幕，我們一樣可以搜集到第一手資料，在第一時間發表。也許中共頭頭正跟李啟持一樣感到驚訝，何以萬人日報的消息如此靈通？拆穿內幕，一點不奇，因爲我們和讀者打成一片，所有我們的讀者，都會向我們提供第一手資料，因此我們的大陸消息比人靈通。港大的消息也比人靈通，肯定在港大內，不少萬人日報讀者。不要以爲所有港大師生都「附和跟風」「盲目認同」，他們中不乏反共愛國之士。他們會給我們提供；我們的記者也會深入採訪。李啟持把它歸入盧漢耀的帳，未免太瞧得起他，看不起我們。如果他有這樣的勇氣魄力，就不會向萬人日報「抗議」「透律師信」了。告訴你，在港大的師生中，確有不少可稱「右派」而當之無愧的人，但他們絕不像盧漢耀及其內閣那麼藏頭露尾，怕得要死，他們都是敢作敢爲的。」

「認中」不同「認共」

第六、盧漢耀所說的學生會活動不限於認中。相信誰也不會反對。這等於有人說學生會不限於打足球。如此類推的話，空泛而又不全面。但看一看校園之內，不能不承認「認中」活動是蓬勃的，受同學歡迎的活動之一。以今年爲例，中國周的電影、中國醫學院同學邀請秦蕙珍教授演講、中國文化週，政治學會主辦「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政局」講座，以至中國排球隊到訪港大等活動，不是很多同學參加嗎？盧漢耀所謂學生會活動不限於認中，使人看了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是否有人祇搞認中，不搞其他活動？是否認中活動是太多了？以後不要搞了？這簡直是莫明（名）其妙，向參加各類「認中活動」的同學老師面上抹黑！也是挑撥「搞文、康、體活動」與「搞認中活動」的同學互相對立！

【所謂「認中」，是「認識中國」。我們這一輩的中國人對中國認識太深，由「舊中國」到「新中國」，所見所聞，太多太多。但港大同學中，不少土生土長，一直受着英國殖民教育，對「中國」的認識確是不夠，作爲一個中國人，至少是有中國血統的人，肯於認識中國，總算不太忘本。不過，認中與認共不同，中國已經有五千多年歷史，是一個古老大國，共產黨不過是這塊土地上一個時期的統治者。翻開中國歷史，這塊土地的統治者已不知改換過若干次，共產黨的王朝，眼看亦必和其他朝代一樣，最後將會被中華民國反攻復國而倒下來，也可能由其他「革命者」革了共產黨的命，成立一個新朝代。因此，我們不可以把「認中」與「認共」混爲一談。認中一定還要認識中國的歷史，以及歷史演變的規律。港大左仔統戰分子搞的認中活動並不是那麼回事，無非要人家「認同」中共。可惜這暴虐政權在目前階段已呈搖搖欲墜之勢，到他們認識了「中」共之後，這政權已屆垮台之期，他們又要重新找個對象去「認」了。」

不分是非不問黑白

回顧過去，見諸事實，萬╳日報如何厚愛於盧漢耀同學，將集團如此瘋狂破壞同學的團結，正値得我們（包括盧閣閣員）深思，不分是非，不問黑白，看事實的客觀開放，很容易被人利用的。

建築系二年班　李啟持（十一月二十二日）

【盧漢耀及其內閣這一班懦夫，殊不値得萬人日報「厚愛」，他們沒有資格被稱爲「右派」；反而李啟持擺明了他比左仔更左的立場，値得稱讚。誰看了他的大字報，都知道他是「左派」走卒，不會使人迷惑。我們對盧漢耀這夥人看透了，正因他們態度難以捉摸。爲了這麼一篇大字報，嚇得兩番派人來萬人日報交涉，以示與萬人日報無任何「連繫」，眞是可憐亦復可笑，其實這項聲明，應該由我們發表才對。」

武俠小說家之言

古鶴翔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明報社評說：「中共既要抗蘇，自然必須聯美。要聯美，就不能為了台灣而妨碍中美關係。台灣無力反攻大陸，而蘇聯的侵略十分可怕，問題的大小之分，便是根據威脅的大小而決定的。」

明報還荒謬地說：「只要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不解除，中共便不會武力攻台。所以目前美國是否取消和台灣的聯防條約，對中共而言並不重要。如果美國取消了條約，台灣在不得已的處境下去和蘇聯接近，反而大大不妙。」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明報社評更公然地吹捧華國鋒說：「到目前為止，我們覺得華國鋒的作風還相當不錯。」明報社評將周恩來捧為諸葛亮，並說華國鋒也是諸葛亮型的人物。

看完明報媚共的言論，不禁長嘆，嘆武俠小說家之善於迎合潮流，善於看當權派的臉色，善於胡言亂語，更善於預留退步，準備再變！「社評」說：「到目前為止」，華國鋒仍然是諸葛亮式的人物。——即是說，只要華國鋒不倒，明報仍然要諂媚他，擁護他。如果將來華國鋒垮台了，明報就要跟着新當權派來批他、鬥他了！

明報是把中共作為「中國」的，它認為自由中國只是「台灣」，「台灣」小，而「中國」大，「小」的一定要投靠「大」的。

明報認為中共要投靠美國，倘若美國取消了「聯防條約」，明報心目中的「台灣」便要投靠蘇聯。

武俠作家左右左的不斷隨風轉，只有烟視媚行搖曳多姿的妖婦才可媲美。妖婦以賣笑為生，心目中當然只曉得逢迎「大」的，有權有勢的，為了諂媚「大」的，不妨誣衊「小」的。

武俠作家以己之心度人，於是誣衊我們會和蘇聯接近，並且說我們「無力反攻大陸」。

如果全中國人都像妖婦似的，只曉得逢迎、諂媚和賣笑，那麼，自由中國早就完了，更不要說反攻大陸。

可惜得很，中國人大都不是賣春婦，大陸的青年已經燃燒起反共的火頭，國府的地下鬥士，正在大陸策動全面起義。

可惜得很，武俠作家以為自由中國只是「台灣」，是「小」，事實上大陸的同胞大都是反共的力量，是「大」！

如果自由中國「小」，那麼，武昌更「小」，何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能夠推翻滿清政府？

如果自由中國「小」，那麼，蔣總司令領導下的革命軍怎能推翻「大大」的北洋軍閥？

如果抗戰前夕的日本力量「大」，中華民國的力量就十分「小」了。何以蔣委員長敢於領導中國人擊敗「大大」的日本侵略者？

我們要正告武俠作家：「大」「小」之分是以民心為依歸的，民心之所向，如水之就下，決非獨夫民賊所能阻擋，並非賣春淫婦妖媚的蕩態所能誘惑。

故總統蔣公教訓我們要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

蔣經國院長也說：「在中國方面，無可旁貸的責任，就是由我們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敵前敵後八億同胞，始終『堅守民主陣容』，一齊『光復大陸國土』，來重建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

蔣主席嚴正地宣佈：「我們認定任何第一號共黨頭目，就是我們的第一號敵人，除開陣前槍彈的接觸，絕對沒有另外的接觸！不論將來自由世界關係如何變化，我們一定堅守民主陣容，堅持自己的革命人格，絕對不和共產集團攪任何權術的，瓜葛的關係！我們堅決反對國際上任何違背我國家國策的『安排』，我們絕對不會在所謂『善意』與所謂『保證』之下苟安喘息，我們自始至終，堅持我們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和勇氣，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我們充滿了自信心，我們要奮起自救。——我們的信心和決心，武俠作家當然是不能理解，也永遠不會理解的。賣春婦一定會驚奇地問貞節的人說：「為甚麼見了花花綠綠的鈔票，竟然不脫褲子？他的鈔票這麼多，他的權力如此『大』！」

註：明報社評的題目是：「大問題和小問題」。

「人大常委會」為喬冠華而開

岳騫

周系四大金剛之一

共帮於十一月三十日宣佈召開第四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當此消息宣佈之初，中外研究共情人士都以為共帮行政部門人事任免將在此次會議解決。誰知會議開了三天除去一些冗長的演說之外，屬於人事任免的只有兩項，一是任鄧穎超為「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一是免去「外長」喬冠華職，由黃華繼任。其他一概未提及，類如江青黨羽「文化部部長」于會泳已與江青等人同時被捕，此次應當任命一位新人，竟未提及，最奇怪的是張春橋已正式宣佈罪行，但張春橋的「副總理」職務却依然保留，未予解除。更使人莫名其妙的，「人代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已經死了快五個月，共帮亦未宣佈由何人代理，只是由幾個「副委員長」輪流接「國書」，按說這是「人代」常委會本身的事，應當選一個才是，居然也未提起，這種情況實在難以理解。

更滑稽的是華國鋒提名鄧穎超任「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還要詭稱是毛澤東的「遺志」，充份表露出華國鋒力量的薄弱。

不過，要向深一層看，這項行動未嘗不是華國鋒用的手段，因為華國鋒要清算喬冠華，又怕被人誤會是對付周恩來，於是提升鄧穎超，使人產生一種錯覺，鄧是鄧，喬是喬，周恩來與喬冠華要分開看。所以鄧穎超的任命，實在是陪襯，沒有重大意義，此次人代會，可以說完全為喬冠華而開，若從表面看，喬冠華問題的嚴重，可能尚在「四人帮」之上，因為到今天為止，四人帮並未公開免除「中央」方面職務，王洪文仍是副主席，張春橋仍是「副總理」，喬冠華却被公開免職。

喬冠華究竟出了甚麼事，在共帮尚未公佈其罪狀前，只能猜測，但相信比較接近事實。

翻開喬冠華歷史看，喬冠華當然是周恩來的爪牙，自從一九四〇年陳家康介紹喬冠華認識周，直到周死，喬冠華都跟着周恩來，號稱周系四大金剛之一，另三人為章漢夫、陳家康、王炳南。這四人均受過高等教育，在共幹中算是眞正知識分子，也就因此，四人始終爬不上去，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四人在黨方無人當選中央委員，在政無人當到「部長」，此固由於共帮一貫的敵視知識分子政策使然，而周恩來對他們無力提拔亦是其中原因。周恩來死後中外人士論者已多，都曾指出周恩來是牆頭草，善伺人意，故能從陳獨秀到毛澤東，歷事五朝而不倒，但未有人論及一點，即周恩來深諳持盈保泰之道。共帮頭目升到第一級，皆自成一個山頭，軍方不必說，即劉少奇、鄧小平甚至彭眞都有自己的人馬，而且盡量擴大勢力，只有周恩來不然，世人論及周恩來的力量，總以「國務院」官僚集團屬之，其實不然，「國務院」十足是個難湊班子，以「副總理」而言，軍事頭目不必說，即黨棍出身的，早期的李富春、李先念、鄧小平、譚震林，後期的陶鑄、柯慶施、謝富治、張春橋到陳永貴，皆各有來頭，與周恩來並無任何關係，周恩來的嫡系人馬，除去上述四人之外，尚有龔澎（喬冠華之妻）、龔普生（章漢夫之妻），徐以新（江青初至延安時愛人）、黃華。這一羣男女在周恩來手下，只能當到「外交部副部長」，「部長助理」，或外放「大使」，黨方更無人當選候補中委。這也是周恩來不遭毛忌的原因。

鄧小平、喬冠華（中）黃華當年在聯合國時的笑臉外交。

喬倒向江未必叛周

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喬冠華與黃華始當選中央委員，當由於黃華任共帮駐聯合國「代表」，喬冠華担任「副外長」，便於在國際間進行統戰活動。

喬冠華在文革時雖然未正式被鬥，但其妻龔澎，曾被紅衛兵揪出鬥爭，其子喬宗淮因參加「五一六兵團」被捕，龔澎因此氣成癌症而死。

中間經過兩年，喬冠華突然與章士釗之女章含之結婚，章含之是文革崛起的新人，當時在北平與王海容、唐聞生、王曼恬合稱「江門四女將」，江青手下女將嫁了周恩來麾下「金剛」，這場婚姻自是政治交易，筆者當時就認爲是江青指婚，喬冠華已倒向江青裙下，否則章喬決不可能結成連理。在毛管區一個普通老百姓結婚，尚要得到批准，何況喬冠華這種「大人物」。

但喬冠華倒向江青一邊若認爲一定是喬冠華叛了周恩來，倒也未必，因爲周恩來對於肆應之道，古今無雙，他可能是派喬冠華到江青處臥底，也可能是自知來日無多，想爲喬冠華安排一條出路並減輕江青的敵視，無論如何，喬冠華當時倒向江青一邊，則是不爭之事。

但在周恩來生時，喬冠華的傾向還不太明顯，因此喬冠華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出任「外長」，海外許多專家都認爲是周恩來勢力澎漲，筆者則認爲周恩來力不及此，必是江青的意旨，目前共帮宣佈「四人帮」罪狀，證明到一九七四年時，周恩來已經受到他們的迫害，住進醫院，安有力量提拔喬冠華。

喬冠華垮台與「四人帮」有關，雖專家也不否認，但若進一步研究，此中亦大有文章。喬冠華雖然投效江青，論關係尚趕不上于會泳，于會泳被捕已經證實，並未另委人接允，何以獨獨對喬冠華如此認眞，看情形也許不僅是江青黨羽這麼簡單，其中可能有更大問題在。

喬冠華出了甚麼問題？

究竟喬冠華出了甚麼問題，可能共帮不久便會宣佈，也許永不會宣佈，或者即使宣佈，也非眞象，目前只就幾項可能發生的情況作一猜測。

一、喬冠華在美國開會，是不是奉到江青特別指示，有另外的活動，活動對象自然還是美國，因爲共帮目前的外交是媚美制俄。但執行此政策之人在過去是周恩來，實際與美國方面聯絡的則是喬冠華，華國鋒本來也是江青集團的人，對此自然相當了解。目前華某已坐正第一把交椅，所行政策也正是周恩來的一套，但華國鋒不願假手曾是江青爪牙的喬冠華，一定要把喬冠華打倒，取回親美權，但華國鋒不能自主「外交」，乃把黃華調回，既可駕輕就熟，又斷絕黃華對美國的直接活動。

第二，喬冠華是不是有更大範圍的活動？喬冠華在四人帮被捕前去紐約出席聯大，與蘇俄代表自然也能聚首一堂。要說喬冠華會主動與蘇俄勾搭，似難使人置信，但共帮的事就是無定向風，尤其周恩來一生更是翻手作雲，覆手爲雨，喬冠華久受其薰陶，自然心領神會。在毛澤東死後，江青、張春橋與華國鋒變成敵人，江、張爲了要打倒現掌大權的華國鋒，秘密向蘇俄伸手，並非絕不可能之事。

當江青等四人被捕時，喬冠華尚在外國，曾經逡巡一陣才決定回平，已經顯出其內心恇怯，如果喬冠華心裏沒有鬼，「四人帮」被捕又與他何干。

總之，喬冠華問題相當嚴重，超出我人想像，否則「副總理」張春橋尚未宣佈撤職，爲甚麼單要撤喬冠華的職，而且可以看出這次「人代常委會」，完全爲喬冠華而開。

藉整喬追查江青「裏通外國」

喬冠華任「外長」不到兩年，但喬冠華却未學到周恩來的一項經驗，周恩來絕不製派系樹山頭，是以誰當權都不忌他，都要用他，喬冠華任「外長」之後，由於周恩來已經進了醫院，不能理事，又有江青的支持，於是便放開手大作，計自喬冠華任「外長」之後，外放的「大使」便有三十三人，即：伊朗郝德青，埃塞俄比亞楊守正，荷蘭陳辛仁，馬來西亞王幼平，茅利塔尼亞康弟，尼日爾謝克西，索馬利亞張世杰，巴西張德羣，甘比亞雷陽，古巴李善一，莫三鼻給林中，捷克李恩求，獅子山宗克文，阿爾巴尼亞周伯平，波扎那趙政一，希臘何揚，芬蘭張燦明，馬里樊作楷，也門趙禁，保加利亞孟鉞，委內瑞拉凌青，菲律賓柯華，泰國柴澤民，幾內亞比紹賈懷濟，坦桑尼亞劉春，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劉英仙，土耳其衛永清，澳大利亞周秋野，印度陳肇源，剛果李連璧，瑞士李雲川，西班牙馬牧鳴，北韓呂志先。

共佔中共政權「大使」三分之二，雖然有些是新任或例調，但二十個月中，任命了這麼多的「大使」，顯然喬冠華想在外交界中樹立自己的山頭，亦爲招禍之尤。

由喬冠華的被整，可以看出華國鋒整肅將自外交界起，目前除黃華外，尚有七個「大使」被調回，其中有喬冠華委出的獅子山宗克文，土耳其衛永清，這兩人到任都不到一年，顯然是因爲「喬帮」而受牽連。

更進一步，可以看出華國鋒有意以喬冠華爲綫索，追查江青一帮「裏通外國」的事。因爲在目前華國鋒雖努力羅織江青罪名，但認眞追究起來，江青所作壞事皆同毛澤東分不開，華國鋒目前又無意鞭毛之屍，如此惟有從外交方面找材料，以擺脫毛澤東，變成四人帮的單獨罪行，喬冠華首當其衝，便成了導火綫。

觀乎喬冠華的下場，更證實了筆者二十年來對共帮一項看法，即中國人斷不可當共產黨，知識分子尤其不能當共產黨，共帮現在當時得令，頭目中出身有名大學的只有喬冠華一人，終於倒下去，黃華冒上來作替死鬼，但也不會太久，因爲黃華出身燕京大學，水準太高，成份太差，共帮不可能永遠用這麼一個知識分子。

中國文字的優美性

桂裕

外文中國化與中文外國化

中文，當然是指的中國語文。說外文中國化可，說中文外國化亦可，說中文中國化則不可。說中文中國化，亦猶如說外文外國化，同樣不通。那末，爲甚麼偏要寫如此一篇文字呢？「中文中國化」是反中文外國化！

最近報紙上討論「若且唯若」一語，十分熱鬧。字是中國字，文是中國文，但我初見此語時，運動我這個古董腦筋，却百索不得其解。後來，經我的一位同學指導，說這就是英文的「if and only if」演化過來的「中國語」，我才知其來龍去脈。至今，我仍免不了要懷疑的是：此語究竟是外文中國化呢，還是中文外國化？據說，此語在科學文章裏常常用得着，在日常語文中也有見到。例如：「必A爲B，C爲D」應改爲若且唯若A爲B，則C爲D。」又如，「只要你能到來，問題才能解決」這就是中文科學化之後科學中文化的例證。

文字求達

我早年在文化事業方面工作，那時間我的國文和英文都沒有成熟，思想之未臻成熟更不用談了，機會湊巧，正當新文化運動高潮之際，國人競尙白話文水準降低，寫作不難，我大胆與一位朋友合譯一部王爾德的名著「莎樂美」（Oscar Wilde：Salome），出書後，居然再版三版。因有此嘗試，我的信心大增，覺得譯書不難：只要用一本英漢字典，一個一個字查出來，寫在紙上，憑一些英文文法常識，條理一下也就行了，譯述本來有三個條件：信，達，雅。三者不能俱備時，雅不如達，達不如信。民國前後之翻譯求雅，讀之如古文，但不甚信；民國初年之翻譯求信，讀之如外國文，但不甚雅。至於達，二者都沒有做到。

白話與文言一體

胡適之先生，有一本美國的字典說他是中國「白話文的發明者」。胡先生是現代白話文的提倡者，他發起這個運動時，自己已學好國文：經、史、子、集，無所不窺，甚至連佛學亦曾涉獵幾下。因其文學有根底，所以他的白話文寫得非常好。

文字的目的若只在表達意思，不求其工，則出諸於口，筆諸於紙，也就夠了；文字若欲求其美好，則是一種永無止境的藝術。古人的白話小說都是文藝，而作者無一不熟讀經史。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原是以北方方言寫成的，然南方人一樣都讀得懂，一樣欣賞。文字深奥艱澀者，文言不能令人懂，白話也不能令人懂。佛經好像是用白話寫的，可是我却看不懂。現代許多新文學作品，都是白話，但也不是人人讀了都能懂。外國也有文言白話，讀出來並不是個個人能懂。問題不在白話非白話，而在作者文學修養高不高，手法妙不妙。出諸大文豪之手，文言白話，都可成爲大文章。

中國文字登峯造極

中國文字是一個優秀民族的高度文化之表現，原已登峯造極，外國任何一國文字都不能望其項背。若有人以原始時代的埃及象形字或中亞細亞楔形字（後來都作爲符號）來與之比擬，那眞是對中國文字的重大侮辱。有一位留學法國歸來的朋友對我說，「法文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據稱，拿破命法典是修辭最工的大著作。）後來，我淺嘗了一下法文，發覺這是法國人的自我陶醉話。以符號構成的文字，無論如何美，也有其限度。世界上最美的文字，讓我對我自己人也自我陶醉一下（外國句法），乃是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不只是象形，而且也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分爲六類，其背後都有一套大學問。其象形者不只是形似而已，其中仍有比事、寓意、抒情的因素。許多所謂「象形字」都是意境極高的圖畫，如「竹」字、「飛」字，「雲」字。其象事、象意、象聲者都能傳神、傳情、達理；如「仁」是「二人，不以個人爲重：「義」是「後我」，克己利人之謂；「樂」聲高昂，「哭」聲低沉。中國的書法是極品的美術，善書者大都善畫，善畫者幾無一不善書。世界上書法（寫字）獨立成爲一項美術者，只有我中國一家。

中國文學是活文學

中國的文字文學是與美術音樂結合爲一體的。詩歌詞曲固然都可詠唱彈奏，而散文亦都可彈唱。畫都是詩，詩都是畫。據說「水滸」的作者先繪人像，然後落筆。「紅樓夢」中一人一物，一亭一台，一花一草，無不是畫。試讀洛神賦，桃花源記，文字都是圖畫。都是音樂。以一首無人不讀，無人不曉的小詩爲證：

「淸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是一幅繪聲繪色，美麗絕倫的淸明雨景圖。讀之恍若身歷其境，似乎曾逢到過這個雨日，踏過這個泥路，走過這個田隴，進過這個農村，見過這個牧童。遠山近水，紅杏綠柳，耕牛簑笠，酒帘茅屋，茫茫烟霧，也是白話；是詩，也是畫；是文字，也是音樂。

「彈破莊周夢，
兩翅駕東風，
三百座名園一採一個空，
難道是風流種？
嚇殺尋芳的蜜蜂！
輕輕的扇動，
把賣花的人扇過橋東。」

這自然是一首歌了，但也是一幅畫。春天、花都、小橋、流水、蝴蝶、蜜蜂、賣花人；人姍姍行

，蝶翩翩舞，生動輕鬆，圖畫音樂所表達不出來的，文字卻將它盡情描寫出來。誰說這是死文字，死文學！

以外國文法規格中國文字之非

文語是現象，可以為科學研究的客體，而其本身則不是科學，也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晶。譬如氣象學研究氣象，而氣象却非氣象學所創造。語文出於自然，若以文法為規格，以期整齊劃一，那就成為「死文字」，「死文學」了。胡適之的「四十自述」這個題目是文言文，簡潔明白；但若繩以文法，那就不對了。「四十」是句主，「四十」那裏能「自述」？如講究文法，這題目應改為「我在四十歲時所說關於自己的話」，惟有如此呆板板寫出來，才合乎文法的標準。胡氏「詠楊杏佛的大鼻子」詩云：「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兇，直懸一字塔，倒掛兩烟囪。」

「鼻子人人有」是說，「個個人都有鼻子。」受詞倒置在主詞之前，中國也有如此說法，與外國文法自無不合。但「惟君大得兇」就不對了。第一，「君是」文言字；第二，缺少一個「的」字，不合文法「所有格」。若要講文法，「君」字應改為「君的鼻子」或「你的鼻子」，至少應改為「君的」或「你的」，而把受詞「鼻子」二字省畧。「直懸一字塔」犯了「古人懸樑，今人上吊」的則例。誠然這些都是遊戲筆墨，不必如此較量。舉此一二端，無非證明，文字粗枝大葉，原是有文法的，雕琢變化，却因各個人的才氣而異，不能苛求文法。

文法造字

中國語文，除馬氏文通外，至今尚無一部像樣的文法書問世，而馬氏文通是文言文的文法，一般人未必能讀得懂。並且，跟馬氏文通而學中國文，反不若不跟它為容易。文字，無論文言白話，只問通不通，好不好；好則必通，通則必合文法，殊不必鑽穿文法關節之所在。胡適之先生能寫好的白話文，他也能寫好文言文，因其國學有根底故也。若跟着文法而寫作必不能寫出好的文字，那就是「刻舟求劍」了；若更為欲適合文法而創造新字，不但是「畫蛇添足」，且亦「捨本逐末」了。

有幾位深受外國文字影響的人士認為中國文字配合不上外國文法，不夠科學，引以為恥。他們以外國文的名詞代名詞都分性別，而中文不分，有欠完善，遂憑其想像，分「他」、「她」、「它」（或牠）等字為陽性，陰性，罔性。又有人更進一步，將原來不分性別的「你」字亦分為「你」、「妳」、「[illegible]」，陽性、陰性、罔性。英文裏的「你」字是通性，公母通用，因其人既為我說話的對造，是男是女，已一目了然，或心裏有數，不會誤會，若分性別，反多此一舉。倘要嚴格講究文法，我却要再進一步，建議將「我」字也分為「俄」陽性，「娥」陰性，「[illegible]」罔性（文言中的「予」字若不廢棄，也應改為「[illegible]」、「妤」、「[illegible]」）。琳瑯滿目，煞是好看。這種變化，我名之曰，中文外國化。

中國語文不是沒有文法。嬰孩呀呀學語，話若說得像樣，其中就有文法。「媽媽，抱。」個個字合文法。（不必說，「媽媽，你抱我。」）「媽抱媽」，話沒有說通，便不合文法。文法是一項高深的學問。嬰孩能說話，其中就有文法，但嬰孩却不知文法。此即國父的「行易知難」的道理。

英國小說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寫成一篇小說，請他的女秘書過目一遍，女秘書大為興奮，刻意討好，查了許多文法書與字典，提出很多文法問題，寫了好幾張意見。毛氏看了却啼笑皆非，說道，「這是我平生第一遭上了一課文法課。」毛氏的寫作，若須一一依照文法，便都成為教科書了。

淨化中文

中國文字文學的演化進步，已到了最高峯，非用一番工夫，一般人都追隨不上。以是，文盲甚多，民智欠開。胡適之先生有鑒於此，遂以古白話文「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作為樣品，提倡白話文，降低寫作的標準，使文字簡易化、淺顯化，下筆不難，閱讀容易。他沒有主張廢去文言文。文言文，要廢也廢不掉。他自己能寫極好的文言文，因此，他也能寫極好的白話文。說他的標準低，其實却也不低。我們要跟胡適之學就學不像。

胡適之既欲文字淺化，白化，自然不會主張中國文字要跟隨外國文法，使之複雜化；或主張中國文字裏要採用外國字（譯音字），外國典故，使之深奧化。果如此，胡氏的主張就自相矛盾了。上面所舉的「你、妳、[illegible]」已無其必要，但現在文字裏却又收入了許多新鮮的譯音而雙關的「外國字」，如「馬殺雞」，「迷你裙」，「幽默」等等，不一而足。「馬殺雞」是從法文（masser）轉英文（massage）再轉入日文而輸入中文的，我中國人則受之而無愧（中文稱「按摩」）。馬，白馬乎？黃馬乎？鷄，公鷄乎？母鷄乎？以理度之，必有一鷄被殺而馬為其兇手。「迷你裙」是從miniskirts轉來，前半譯音，後半譯意。mini原意為最小，最低，最短。若小裙子為「迷你」，那末長裙子便不迷你了？何以只「迷你」而不迷我？若「迷你」為小，則小姐應為「迷你姐」，小國應為「迷你國」了。「幽默」是從humor轉譯，譯音而兼含義的外國字也。現在有人將二字分開，說「幽你一默」「幽默」雖不一定要多說話，但總要說一些（也有不說話的幽默，但例子不多），其實既並不幽而不默。這種新名詞聽慣了也就算了，初聽則令人迷惘。若欲譯音而又譯意，我以為最好改成「油抹」較為近似。「油抹」者以猪油抹咀，油腔而滑調也。這些都足以使文字不淸不白，損傷國粹，違反了提倡白話文的初衷。

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曾舉出八點事項，其中之一是「不用典」。不用典則文字簡明，容易寫容易懂。但任何一國文字，若有一些歷史根基，就不可能全然不用典。所謂不用典，應該是指不用艱深，古奧，不明晰，不易懂的典故而言，斷然不是說中國的典故不可用，而外國的典故便可用。若中國的典故尚且要避而不用，那末外國的典故又怎生可用？

「金三角」的土著與鴉片

（緬甸通訊）

商仁

蠻荒落後的泰緬寮邊區，却被外國人稱為「金三角」地帶；本文作者是久居當地的行商，他說出了那塊地域裏可悲的滄桑……

雲開霧散的日子，假若從空中俯視，盛開美豔罌粟花的田地，塊塊點點散綴在泰緬邊區的崇山峻嶺裏。

據外國記者誇大的報導，這個地區每年約有六百噸鴉片運銷世界各地，所以，它被稱為「金三角」，也被公認是罪惡淵藪；雖然這個山區叢林遍佈，野獸出沒，瘴氣瀰漫，但看在「錢」份上，毒品私梟都從各地趕來，活躍其中。

金三角區．土著生活

越戰期間，部份美軍吸毒，弄得美國朝野大驚，「金三角」之名也因而大噪。

其實，這塊地區確是世界三大毒品產地之一（其他是中共大陸和土耳其）。因為這是一塊三不管的地帶，種烟、販烟、吸烟都沒人去查禁。然而，百餘年前，這塊山區的人民，並不是靠種植鴉片維生的！

新聞報導所指的「金三角」地帶，就是緬甸薩爾溫江以東，與中國雲南為界，向南延伸到泰國和寮國北部這一塊地域，面積不過一百七十餘平方公里。

這塊山地的居民，大部份是半開化的少數民族，如泰（即雲南人所稱之擺夷）、卡欽（俗稱山頭）、卡拉卡瓦、傈僳、傜家、苗、栗粟等等。以上除泰族多聚居於山間盆地外，其餘都喜歡住在海拔四千尺以上的山邊，他們都是十九世紀前後由中國雲南、西康、西藏一帶遷移來的土著。

山地民族由於生活落後，疾病叢生，但是他們身居蠻荒，醫療缺乏，凡遇病痛，即以鴉片治療，久而久之，漸成癮癖，所以，他們早先種罌粟、收鴉片，都只是留作自用。及至清末英人從印度將鴉片輸入中國，可得厚利，於是被英國侵佔的緬甸，也被大量推廣種植鴉片，山地民族受到影響，更因商人之搜求，他們始知鴉片可賺錢，於是更大量栽種了。

這些山地民族的祖先所以南遷到泰緬寮邊區，本來就是想尋覓較好的土地耕作，使生活改善。他們原先是種旱谷和雜粮為主，自英人在東方推廣鴉片的販賣後，鴉片也成為一種很有經濟價值的產品，利之所趨，這些山地民族自然也就改種鴉片為主，旱谷為副了。於是，百餘年來，滇緬寮泰邊區的高原地帶，約兩百萬的居民直接或間接均靠種植罌粟為生，他們將產品換取生活日用品，對於鴉片的販賣，一向視為是一種正常交易，根本沒有想到對其他人的危害。

組成馬帮．專運鴉片

緬甸政府於一九六二年以前，都以招標的方式讓商人統銷，得標的商人可以壟斷經營（期限多以一年為限，每年招標一次）叫做「洋烟公司」，公司可以公開地買賣，公司以外的人買賣，便視為「犯法」，由公司與政府合設機構叫「[illegible]謬」，專負



金三角地帶的土著老人臥地吸食鴉片。

查緝之事，緬語「雨謬」即爲痲醉之意，烟與酒均屬此一部門負責，相當於我國的緝私機構。

由於此一地區思想落後，大部份山地仍過着部落時代的生活，有的如卡拉地區尚且停留於石器時代，所以緬甸政府至今仍無法控制他們，他們種鴉片也更管不住了。

第二次大戰前，日本人曾深入此一地區活動，他們都是到此地收購鴉片，據一些居住於泰寮緬三角地區的人說，過去，日本的飛機曾到「孟捧」降落，載運鴉片。

孟捧位於大其力河注入湄公河的交口。湄公河左岸及大其力河北面，是緬甸的孟捧，湄公河右東岸（右岸）是寮國的蠻光，大其力河南岸是泰國的「永高」，此一地區就是外國記者所謂的「金三角」之中心，也是毒品的集散地。

數十年來，滇緬邊區的毒品，除大部份由緬甸許可的烟公司直運到泰緬交界處外，仍有不少行商組成馬隊，由山路馱運下來。這些馬隊叫馬帮，趕馬者多數有武器，以防盜賊。每一馬隊有多至六七百匹馬者，通常一人可以趕馬兩匹，十餘至二十四或更多爲一伙，領導者稱爲伙頭，他們棲息處叫做「火堂」。

這些馬帮都只是到泰緬邊界即止，不再南下，他們所運之貨，都賣給居住於大其力或密賽或回賽（寮國）的毒商。

這些毒品商都於隱僻之地區設有堆棧，他們由馬隊收集鴉片，然後又轉售給外來的毒梟，這些毒梟多與國際走私者有關，他們可以用各種方法運走大批鴉片，甚至用飛機來運貨。



禁毒部隊深入山區淸剿馬帮。

嚴厲禁毒 山民叫苦

緬甸的鴉片烟商多數只將毒品運至邊地交易後即刻回去，他們將生鴉片包成一百兩一包，緬甸的度量衡約兩砍半，緬甸一砍爲四十四両，每匹馬可馱四十砍。

除了馬隊以外，一些山地人如傈僳等也常用人背負鴉片，每人可背八砍，他們合組成隊伍，每隊由五六十人以至兩三百人不等，他們每五人爲一小組，每小組有一支槍負責安全，其餘四人背貨，所得利益則五人均分。

這些帮子多爲緬甸景棟四周山地的少數民族所組成，他們只運他們族人所種植的產品，因爲不用經過烟公司的轉手，可以多得利益。

較準確的資料，一九六四年以前，由緬甸運銷的鴉片每年約一百噸，一九六四年以後迭有增加，但也不超過一百五十噸，因爲此一地區販賣毒品者都已組成集團，零星走私者很少。所以，每年由緬甸所銷售的鴉片不難統計，只要在密賽一帶多住一段時間便可了解，因爲鴉片買賣在這些地方已是半公開的，毒商們也不諱言販毒。

當地的毒品價格，過去每砍約泰幣一千七百銖，土著可用一砍生鴉片換一匹馬，或四包大米。不過，自今年三月起，美、泰兩國在泰國北部設立聯合查緝機構，嚴厲對付毒梟，烟商走避，毒販匿跡，每砍生鴉片已跌到泰幣約五百銖，還不容易賣出去；用來換一包米，必須貼上一塊老盾（約值泰幣十二銖）。土著們的生活，也因而大受影響。

抗戰時期，日本人曾以鴉片爲原料，精製便於携帶的毒品「海洛英」和「紅丸」，毒害中國和東南亞一帶的民眾。在泰緬寮邊區，過去只有一個人懂得這種製造方法，越戰期間，毒品銷路增大，又出現了好幾個人，他們都炫耀是師承日本人，日本人遺毒的陰影，今天還無法消除，眞是令人感嘆！

鴉片原本是很好的藥品，但被野心家利用後，不僅在文明社會裏害人，連蠻荒落後的山地土著，竟也被波及，在泰緬寮區生活多年後，目睹那些純樸無知的山地民族被利用，却又可憐地染上毒癮，身受其害。對當初英國人推廣這種毒品，現今却毒害他的盟友美國子弟，天道輪迴，怎不令人悚然而驚呢？

韓國海岸發掘的中國宋元瓷器



·黃定國·

十月是韓國「文化之月」，各地紛紛展開文化活動：包括推行古物古蹟發掘整修運動、舉辦民俗祭典、演劇公演、全國民俗藝術競賽大會及國家美展書展等，眞是多采多姿，熱情洋溢。除此之外復發生兩件大事：一是在日本東京高島屋百貨店展覽會場發現高麗時代的青瓷和李朝時代的白瓷，共八百五十件；二是在韓國西海岸道德島附近海底發現大量的中國瓷器等海底遺物。前者是日本安宅產業所有，因經營發生問題欲加拍賣，根據國際聯合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年前所作「他國文化財應盡可能返還原產國」的決議，韓國認爲她有權索回，但日本以禁止文化財流通國外爲理由，加以拒絕，刻正由韓國政府向日本文化廳交涉中，並由韓國民間及在日僑團展開索回運動，甚至有主張發起獻金買寶運動者。至於後者則更是轟動整個韓國的大事，電視廣播新聞雜誌無不爭相報導，無怪乎有人戲稱今年是韓國農作物和寶物雙重豐年。

從漁夫發現到撈寶進行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今年元月，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道德島某一漁夫在沿海捕魚作業中意外撈獲一只瓷瓶，經漁夫依法向所屬管轄之警察署提出申告後，該只瓷瓶被估價爲韓幣一百萬元，此後便有不少不法之徒前往「撈寶」，九月間，韓國警方終於逮獲犯人六名及海底遺物一百二十二件。韓國文化財管理委員會鑑於盜掘事態嚴重，乃決定派員實地調查，進行海底搜索。

搜索地點在木浦港西北方四十三公里處的道德島附近海底。由於現場距離母港遙遠，加上海面風強浪大，海流甚急，因此作業進行極其困難，浮標的設置每失其作用，一個月中只有三、四天的靜潮可資作業。

搜索隊由八名的潛水人員組成，作業進行之前先行「祭龍王」，然後在海軍救護隊的協助下，潛水人員由母船分乘橡皮船，每兩名爲一組，藉無綫電聯絡，輪番下海作業。

潛水人員說遺物分散在大約一萬平方碼的海底上，海底盡爲砂石所覆蓋，陶瓷器亦成半埋狀態，因此挖掘出來很費力氣。他們首先發現的是花狀瓷鉢和瓷瓶，此後每當寶物出現，岸上人員即齊聲歡呼。

宋元遺物，銅錢爲證

總計前後十八天內作業兩天，所挖自海底的寶物有香爐、花瓶、花盆、酒甕、酒杯、水注、盤、碗、碟、鉢、缸、蓋及銅錢等，共一千零六十八件，連同犯人所盜之一百二十二件，總共達一千一百九十件。這個數目已快接近歷年來在韓國境內出土的中國各朝代陶瓷器總和（一千六百餘件）。此外並發現部份船體破片及當時船上人員所使用的磨石，而重達五百斤的船錨亦已用起重機取出。

海底遺物中的十種銅錢是推定年代的鑰匙。計有淳化、至道、咸平、景德、熙寧、元豐、紹聖、大觀、政和、建炎等元寶或通寶。其中除南宋高宗的建炎元寶（一一三〇年）外，上自淳化元寶（九九〇—九九四年），下至政和通寶（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均是北宋時代的貨幣。因此可以斷言船的遇難是在西元一一三〇年以後。



這件青瓷盤是元代浙江龍泉窰的產品•

陶瓷器部份由於在海中沉默了將近千年，早已爲海草及貝類所寄生，顯得遍體瘡痍，但在經過整理後仍然不難看出其色澤、造形的優美；如以平均一件一百萬元韓幣計算，則此筆意外之財不能不說相當可觀。

據專家說，十二世紀是中國浙江省龍泉窰的全盛時期，龍泉窰所產的青瓷造形優雅，釉藥漆厚，色澤光亮，表面復多龍、鳥、魚之圖飾及浮刻之文字。由這些特色配合銅錢年代和其中高度二點三公分，直徑十七公分的鱔皿文青瓷碟，可以推測這些寶物是南宋中期至元代間的遺物。

寶物船之謎

然而，有關寶物船的國籍、航路、船積、船數及年代等問題則頗令人費解。據猜測，寶物船可能就是當時中國的貿易船，因宋元時代的陶瓷貿易遍及東洋、中東、歐洲，甚至遠至非洲的迦納。至今在迦納仍有中國宋元瓷器的出土，即在一百年前的歐洲亦均有過以同重的黃金換取同重的中國瓷器的事情。

至於航路問題，到底是直接駛往韓國呢？抑或經由韓國西海岸駛往日本途中遇難沉船呢？據判斷，以後者可能性爲大。因宋元之際，正值韓國高麗青瓷的鼎盛時期，自無向中國進口之理，而通說亦認爲日本陶瓷較接近中國系統。依高麗圖經之記載，當時高麗致南宋間的航路，由於季風的關係從長江口到韓國黑山島海域僅需四日行程，因此貿易船不走杭州與長崎間的直綫航路也並非不可能。

再就船積和船數來說，當時中國的貿易船大抵爲五百噸以上的帆船，載米約可載二千石，載人約可載五、六百名，而貿易船通常兩艘以上結隊而行。照此看來，也許海底中的遺物尙有數千件存在也說不定。

請有關當局重視此事

無可置疑的，這些遺物的發現對中國宋、元、明代陶瓷史的編年將提供珍貴的資料。韓國有關當局已決定利用放射性同位元素探測船沉的年代，做更徹底的發掘與鑑定，並將此等遺物列爲韓國文化財。蓋韓國歷史雖長，古典文物却乏善可陳；一間破爛的古寺也要照原形原樣加以復舊，一塊腐銹的鐵杵也要擺進國家博物館，甚至一顆樹齡不到兩百年的茄冬樹也要列入文化財。文化遺產的貧乏之實是韓國的苦衷，但筆者深信韓國此種苦衷將日漸爲其魄力及勤奮所改觀；試看韓國的文化財保護法，早已經在十四年前制定施行了，而我們還在草擬議中呢！

筆者所以不憚其煩，列舉前面兩件事詳加說明，無非是想藉此引發國人的關心罷了。也許有人會問道：法律是應需要而生，我們的故宮已足夠飽和，何必如此寒酸？然而文化的分野是廣泛的，值此國難維艱，我們不能永遠安於現況，沐浴在文化傳統的溫馨裏，我們所高喊多年的「文化復興」更不能再落後他國了。單就此事來說，我們雖不必有韓國對日本的態度，但如果國內能適時派遣一位有聲望而富於鑑定經驗的專家前來韓國訪問，瞭解實際狀況，表達關切，那麼在此事的過程中，我們的文化外交也就完成了大半。而此類建議，現在來做仍然很適時。（寄自漢城）

談金聖歎的「不亦快哉」

夏元瑜

終日無心Study，一心只想To Play；人生本是求Happy，何必終日常Worry。

這四句定場詩是五十年前北京城中，在中學生口裏流行的。話雖俗，而理不俗。誰不想快樂？宗教的最後理想也無非是到了至善至樂之境。佛教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國全差不多，也頗有相同之處。第一是建築豪華，七寶菩提樹，寶石的城牆，全耀眼生輝，第二是面對全能教主——釋迦和上帝。那裏沒有政治糾紛，也沒搗亂的石油。聖經上說那兒是「沒有眼淚的地方」最爲適合。不過成天面對神、佛究竟怎的快樂，倘非我這樣的俗人所能領會，讓我成天和長官面對面坐着，大家不敢出聲，小氣不敢吭，也就夠受了。何況面對宇宙的主宰。

金聖歎說過若干人生的「不亦快哉」的事，我倘能體會，譬如說身上長了點疥癬之疾，或是腳氣，當著人面，不抓吧，癢得鑽心；抓抓吧，難着。忽得清閒，關起門來，用熱水一燙，大爲過癮，此爲人生一快。他又說譬如蓋房子，今天磚不夠，明天板不全，麻煩無窮，最後有一天四壁刷白，字畫掛上，諸事完畢，也是一快。金先生要生在今日非改寫這條不可，現在可麻煩萬倍，等有限日期（訂約），變爲無限日期（交屋），再變爲有限日期（你出乎意料之外的眞搬了進去），此後水是否從龍頭裏出來還不一定（有從電綫插頭裏出來的）。那才夠個「快哉」。

海神號，火燒摩天樓，大白鯊，以及現在尚未拍竣的新的「金剛」，這些新的災難片，以及舊的芝加哥大火記，古城末日等全是火燒、水淹、牆坍、屋倒的故事，戰爭片殺得屍橫遍野。恐怖片殭屍復活。那一樁都是片中主角吃盡苦頭的故事，而觀者呢，兩小時的提心吊胆之餘，欣然大悅。豈不全是喜歡冷眼旁觀別人的受災受難嗎，怎的不是「幸災樂禍」之心在潛意識中作祟呢？

有人聽說在平交道旁看火車撞汽車很有意思，於是去等候了兩整天也沒看上，正憋着一肚子悶氣回家去。忽的看見一輛摩托車一躲汽車，滑到了溝裏去，臭水濺了那騎士一頭一臉，這位幸災樂禍的先生才解了胸中一口怨氣，歡歡喜喜的回了家。

從前在街上看到兩人爲了芝麻綠荳的事吵了起來，不久若干行人就駐足而觀，看看他們能不能打起來，也是一樂。可是自從到了香港就差勁了，第一我對粵語不太靈光，雙方互罵太快，來不及細細欣賞劇情，第二，罵到後來一哄而散，十分沒勁。只有過一次在門口欣賞一齣武戲，不料敗的一方，一溜烟似的往我家裏一鑽，一慌神，正撞破了櫃子門的玻璃，勝者也就得意而去，沒有追人，過了幾天那位敗者自動的來賠我玻璃，倒也是位君子人。

這些全是低等的打架，膚淺得很，爲智者所不取。要看高等的打架得從報章雜誌上找。有些學者才人爲了對學識、藝術的見解不同，先則辯，再則互相挖苦幾句，漸漸動了三昧眞火，罵將起來，那就熱鬧得大有可觀了。結果呢，雙方都成了名。誰也不吃虧。

做個大學者和做大將一樣，後者身經百戰，前者呢，身經百罵。孔子在世的時候，長沮，桀溺，

推諉

歷史上有些人物往往因爲時代遷易而身後的功過成了問題。清代的曾國藩敗了洪楊，中興清室，直到民國還有人尊崇他。罪他的人說他幫助異族消滅了革命，尊他的人說他平了匪亂，人民得以安寧。我不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不過從治學勵志方面，從小就佩服他。他的家書我幾乎看得很熟，深感人要是照他那樣有恆心，有毅力苦幹，最大的笨蛋也會成功。

昨天想到人喜歡推諉，立刻記起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寫給諸弟的一封信來：

四弟來信甚詳，其發憤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淨耳。……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新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眞不眞耳。

中間那幾句話，眞是說得好極，我認識一人，說英文是要學的，但要等他有了錢，請位先生，早晚跟着他，那時才學，不知可曾把英文學好，不過照曾國藩的說法，他還是不必學算了。

曾國藩又有一封致諸弟的信（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上面說：

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我以爲離却家門偪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己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偪促也。……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消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

這補充了以前說的話。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又有封信致諸弟：

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南城寄信之難，每次至撫院齎奏廳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摺差行期而後動筆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

這篇文章抄了這麼多書很不過意，不過曾國藩的話說得太好，怕有人忙，沒有時間去翻

和某文人等人就很不以他爲然，當面挖苦他，老聖人心胸寬闊，毫不在意，門徒也照記不誤，這眞是聖人的肚量。耶穌和使徒們更常被罵被打，也不在話下，老聖人去世以後，莊周最反對他，常拿他來開玩笑。在莊子的雜篇內說：孔子去拜見大強盜盜跖，勸他立國，興禮樂，不料碰了個大釘子，被罵了回來，差點沒被盜跖做了人肝醒酒湯。如此刻薄的譏笑，對於老聖人的盛譽並沒絲毫的影响，罵人的呢，也因此而享了大名。所以罵人一定要挑有名氣的罵，才可驚人，胡適之先生，梁任公先生在世之日全有人罵。我——老夏——生龍活虎的活著，怎的沒有高人來罵我一番，使我成名呢？這叫不値一罵耳。誰又肯白白助我成名呢！

看戲是一樂事，業餘性的演戲（票友的演出）更是一樂事。這二樂常能聯合起來，台上台下皆大歡喜。有位票友唱唱滑油山的老旦（是個鬼魂），由一位大鬼頭牽了出場，他一上台，心裏一慌，連一句唱詞也記不起來，愣在台上，胡琴拉了一個過門兒又一個，他硬是張不了咀。大鬼頭眼看沒法兒了，只好大喝一聲：「牽了回去。」於是觀者人人大悅，比看一齣喜劇還高興。人人樂的手舞足蹈。不料這位老旦心猶未甘，回到後台，立刻把全部唱詞想了起來，於是再出場從頭唱起，倒也好聲不絕。於是台上的挽回了面子，台下的也歎爲奇觀，各得其樂。大家都是「快哉」。

金聖歎的「不亦快哉」中有一條是「隔岸觀火」，看着火是一壯觀，隔着一條河，反正燒不到自己，正好安心欣賞。我念了這一條，心嚮往之。不過我這輩子在北平住的時間較長，那兒的屋子雖盡是些磚木所造，容易起火，不過全是平房，火苗不高。救滅也不難。多少年來從沒有過可觀的場面。我一直難達素願，後來有一年冬天到了吉林的省會永吉，零下二十多度，眞格的冰天雪地，雪降在地上，就變了冰，半年也化不了。樹林上全披著厚厚的雪衣，一枝枝全和能吃的冰棒一樣，馬路上兩行銀樹，襯着深灰欲雪的天空，倒眞像張北極圈中的風景畫。我住在一所公家的大宿舍裏——木造的大樓。這等的溫度，而缺煤沒暖氣。大家在屋裏生著炭盆，我心知不妙。

有一天晚上我上街去閒遊，正自無聊，忽然有人指著我背後說「那兒火起了！」我回頭一着，可了不得，紅了半邊天，火苗飛起幾丈高來，就像若干條光明的紅黃彩帶在空中飛舞一般，在彩帶中又不斷的飛出一塊一塊的小火焰來，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火鴉了。在冰天雪地之中欣賞大火，樹枝上皓皓的白雪反映着火光，半邊白半邊紅，煞是奇觀，我深深感謝神靈，在有生之年，終於得達素願。

「糟了」，我想起來，起火之處很像是我住的方向，那木造大樓原就不保險，有著火的可能。這個念頭一起，登時心情一變，欣賞之心全失，慌張回去，越走越近，越近越急，却正是我那大宿舍。這眞是幸災樂禍的報應，「快哉啊」變成了「壞哉啊」。

賈寶玉喜歡李義山的詩句「留得殘荷聽雨聲」的確不錯，不過有一先決條件，你要在家中擁被高臥時聽才有意思，你要站在公路上，前無村，後無店的聽，可就慘了。

由於一場大火，我才明白過來，這些幸災樂禍的快事全是警惕。袖手旁觀別人的苦難，早晚殃及自身。人與人之間固然如此，國與國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英國當初以鴉片害我們，還要笑我們，今天她自己却直落得：

海洛共嗎啡一色
大麻與迷幻齊飛

所以「助人爲快樂之本」才是千古的名言，人人如此，天國就在人間。

與自辯

思果

書。說起忙碌，意大利一位主教說過，他找人幫忙，總找忙人（我似乎已經在那裏提過），因爲只有忙人才幫別人的忙。曾國藩可以算是忙人了，可是自課甚嚴，每天軍書旁午，居然有限定要讀的書，恭楷寫日記，寫許多信，他眞可以算好好利用自己的分陰了。

記得我二十歲前體弱多病，尤其是腸胃不結實，吃下去的東西不是不容易消化，就是會出亂子。結果總是怪食物不好，求醫治療，起初有效，日久胃病如舊，又怪醫生。那時南昌儒醫黎潔生先生跟我說過，「你年紀輕，身體會好起來的。胃病是長壽病。」他眞說對了。（他寫了一手極好的爭坐位帖）。我想他是對我客氣，若照曾國藩的說法，我的病該我自己醫。

歷史上最出名的推諉話大約是項羽說的此天亡我，非戰之罪那句了。不過他兵敗自刎，也很可憐，隨他去說說吧。最可惡的是自己做了對不起人的事，還要給那人加個罪名。許多婚變，若說一個人一時迷戀另外一人，有了往來，難解難分，也是人情之常。出名的如徐志摩跟陸小曼相戀，（這個舉動和英國詩人雪萊倒很像，他們都是要對自己眞實的人）。他好像沒有編派他原配的不是。

我有個朋友怪他的髮妻「太乾淨」，因此他才要重娶，乾淨也算罪麼？另一個雖然沒有說太太不好，却說新歡太好，「爲了她我丟掉我老婆兒女是値得的」，承他當我心腹對我說這句話，我印象太深，在腦子裏記了四十多年，背上總有像澆了冷水的感覺。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聖人，人都有軟弱的地方。能防範未然，或者錯了改掉，當然可敬可佩，不能改不也能過分責備，誰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可是錯了還要出死力替自己辯護，把過失推在別人身上，就罪上加罪了，等於殺了人還要放火，這可不能原諒！

我從前請教過一位神長，天主的證據有什麼可以告訴人的。他說，良心是其一。「何以人做了惡事。總覺得不安寧的呢？那是天主在他心裏的聲音。」不問什麼事自己是否做錯，人都知道，至少模模糊糊覺得，不過不肯承認能了。推諉是所紙糊的房子，躲在裏面，暫時也挺舒服，不過總是紙糊的，住不久。

海陸空詩人齊出共觀

王延芝

話說毛皇帝龍馭賓天、江皇后鳳聳墜地之後，海陸空各地詩人紛紛出動，觀而賞之，詠而嘆之。首先是王延芝的一位喝了二十多年洋水的老友「觀於海者」，在毛氏死後不久寫了一首溫柔敦厚的「丙辰中秋即事」：

帝子乘風御翠華，不周山下萬旗斜；倦隨夸父追炎日，漫訪吳剛問桂花。恒鳥已嘗亥圃水，嫦娥空守鍊爐砂；蒼茫大地無情甚，欲主沉浮願總賒。

在差不多同時，王延芝另一位三十年老友「韋齋主人」寫了四首七律「聞京訊有感」：

（一）狂才當世誰更先，蹴踏乾坤廿七年；蛇哭舊傳興赤帝，鰲鳴竟兆立黃天。姓名麟閣頻呼逆；恩眷椒房任黼濯；舉目河山奔鹿急，好拈史筆待新編。

（二）毒龍老性益難馴，已作君師欲作神；欺崇漫誇言即法，戮功眞擬追無親。經綸最喜移山計，圖讖先徵覆手人；聞說南朝頒教令，還憑枯骨市寬仁。

（三）訃音猶使萬方驚；豈有梟雄負此生；力廢秉彝張羿彀，苦專大柄鑑堯城。東夷昔授漁人利，北虜今陳獵塞兵；占盡繁華仍是夢，可憐成敗未分明。

（四）洞庭落木望歸魂，秦嶺斜陽識故屯；一代風雲從此盡，百年俎豆付誰尊。流傳紙貴塗鴉句，顚倒聲喧指鹿言；曾否咸陽觀鹵簿，消亡霸氣感中原。

村娃。隨電雷激盪，手攬日月，身翻奴主，血染中華。豎子政倚工農，褌出槍桿，眞能不信邪。風流甚，看天安門上，吐氣成霞！無加霸業堪誇。詎難護重陽霜後花。憐長樂宮畔，孤兒暗泣；凌烟閣裏，百鬼交嗟。江上曲終，青峯遠渺，老樹枯藤宿暮鴉。終不解，問水晶棺內，君是龍蛇？

這闋詞發表之後，被王延芝另一位老友看見大感興趣。此君雖然忝喜賣弄洋文，嚇唬「半桶水」如王延芝之流，但却對舊詩詞 Also have one hand。他也塡了一闋沁園春，題爲「丙辰初冬即事，步觀于空者原韻」：

涙跡春申，混跡延安，本是蕩娃。便學生戰友，翻雲覆雨，前塵歷歷，恨透老華。文革開鑼，紅旗在手，好戲連台眞夠邪。睥睨處，憑沙家濱看，江上烟霞。再加，樣板堪誇。隨意陽謀能百花。恃浮沉有主，君臨學苑、梨園報社，孰敢咨嗟。江鎖龜蛇，四峯孤苦，日落批林逐暮鴉。記說否，毒牙一拔去，直是死蛇。

此君意猶未盡，又寫了一首「油稿」，題爲「丙辰初冬即事，步觀于海者原韻」：

位老弟讀了「灌茶家言」，頗能活學活用，王延芝甚感欣喜，於是建議他用筆名「觀于陸者」；因爲既有「觀于海者」和「觀于空者」，豈可無人觀之于陸？

海陸空三路詩人齊出共觀之後，王延芝也謅出一首不知天高地厚而且不合平仄的「丙辰初冬即事，步觀于海陸空者原韻」：

馬恩列斯來亂華，收個徒兒路綫斜；終於伸腿入地獄，不復開口墜天花。青蛇懨懨困雄黃，黑旗飄飄塗硃砂。

一生積債總須償，閻羅無情不許賒。

這首詩的筆名本想用「觀于茶者」，但似乎比不上「觀于海」「觀于空」「觀于陸」之神氣十足；又想仿「韋齋主人」之例而採用「茶室主人」爲筆名，却恐怕老友們以爲王延芝中了馬票，改行做茶室東主；又想用「王潤之」，以示「姑妄詠之」，但又怕來一個「手民之誤」，排成「毛潤之」，令人疑爲老毛的鬼詩。唉，還是算了吧。

（轉載星島日報）

「國共和談」憶往

緬懷當年，二十年代，國共雙方之第一次和談，曾受蘇聯政客鮑羅廷，從中挑撥離間，時而偏袒國民黨，時而又支持共黨，故以雙方誤會日深，終至演成清黨而決裂！

又於抗日軍興之時，國難正深之際，國共雙方終於携手合作，共同抗日，然而到後來，中共乘此時勢之下，實行「遊而不擊」，乘機坐大，常以大吃小之策略，鹵獲敵人之武器，以充實自己之力量，如敵人衆多之時，則遊而不擊，逃之夭夭了！

再又於抗戰勝利之後，中共因獲得蘇聯之協助，並獲得在東北日軍所遺繳大量之軍械，又乘機日益向國軍施行突擊，致使到國內動亂不已，故又有美國政客馬歇爾出面的調解，因之演出歷史上最醜惡的一幕，「國共調和，七上廬山」。由於馬歇爾的導演手法，具有懷柔的偏向，欠缺公正的含意，中共當然也沒有和解的誠心，更加其時國府在政治上太多的漏洞，經濟不穩定，實行裁減兵員，無有妥善之佈署，在對外政策上亦不堅定，大官貪污無能，且暗中蘇聯又極力協助中共，乘勢而興，因此使得整個大陸由動亂，變成全面赤化。但「國共和談」這個名詞，由一九四六年開始，又常在報上出現了，而「和談」

有關呢？（一）正值美國大選，卡達獲勝上台，（二）中國大陸自毛澤東去世，華國鋒升爲中共主席，毛澤東之遺孀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極左的排外政策也被批判，北平方面最近向蘇聯發出的「蘇共賀電」之中，竟然明顯的表示：「希望雙方關係能重新繼續」，轉變了已往態度，充滿了「熱情」，（三）美國的新總統卡達，將採取怎樣的對華政策，是否與北平建交而犧牲國府？（四）華國鋒領導的中共，又將如何促進中共與美國之關係，對國府將有何新態度？（五）蘇聯巨頭的「微笑攻勢」，赤色政治進軍到東歐的「華沙高峯

（一）寶樹瓊[illegible]，[illegible]氣壓都門；人間瓜豆尋常事，莫詈阿奴獨負恩。

（二）武帳珠襦夢已涼，十年粉墨極荒唐；可憐飛雉徒傳讖，一夜哀蟬泣建章。

（三）呼寇呼王覆掌間，昭陽殿閣閉重關；奉安他日長陵路，豐沛勳臣在故班。

（四）想帖難飛滿鳳城，春申金鼓夜連明；窺人尙有香山月，曾識金輪入夢情。

韋齋這八首功力深厚的詩未曾發表，所以迄今未見唱和；「觀于海者」的那首發表在「明報月刊」，隨即有一位「觀于空者」用其原韻塡了一闋氣暢味厚的「沁園春」，題爲「敬悼主席毛公，喜聞四人幫政變流產」：

牧豕韶山，拍水湘河，者箇

[illegible]擲石，四人諱變自摻砂；諸呂成擒遺詔改，教主眞傳計亦賒。

他謅出這兩首咀尖皮厚的歪詩詞之後，打電話告訴王延芝，於是王延芝約他小酌，以三杯馬天尼酒及牛盤花生換得優先發表之特權，並得到兩項註釋：第一，詩中的「孔宋」乃是「孔子與宋江」；第二，詞中最後一句「記說否，毒牙一拔去，眞是死蛇」，乃是引用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灌茶家言「陷身蛇窟的老龍雛鳳」的第一段「江青語錄」：「凍僵的蛇如並未因凍僵而死去，當它遇到天暖復甦後，到頭來還是要咬人。對蛇的處理辦法很多，印度人縱蛇歸山，我們何嘗不可以把蛇留下來？不過要拔毒牙！我想許多林陳死黨，何必一定要殺掉？許多人我們都放了他們生路，一個李德生有甚麼容不下的呢？」這

打打談」！這是對國共和談，最好的形容詞，實値得國人今日多加警惕啊，警惕着蘇聯或美國，故意使用手法，透過日本的「朝日新聞」，來試探國共的態度，看看雙方有沒有「和談」的意思，再來攪不可告人的陰謀！

對此「國共和談」妖風的背景，是否與目前國際上重大事件所玩弄的陰謀，從中作祟，以收漁利，否則又變成凶多吉少！

懷往事，憶「和談」，現作新詞一首如下：

「國共和談」，緬懷往事，陰謀妖風，
惟奸雄蓋棺，丹心無根，敗類絕筆，「馬列千行」。
黎明前後，生此烟幕，警惕之心不可忘！
燃星火，勿嘗此「和談」，重整河山，
於今人心思漢，令湖海義士共起義，
讚叱咤風雲，免此「和談」，萬馬奔騰，志彪華表，
義旗高舉，喚醒國魂，雄心萬丈揚國光，勿「和談」，抱民族之根，永久光揚！

明國魂

[illegible]幕，這一煙幕」是否與此一微妙關係」，又發生關係呢？利用此微妙的機會，玩弄着不可告人的陰謀呢？如果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但其政策的背景，實屬「不正常化」呢！且「國共和談」是我們中國的內政問題，切不可相信蘇聯、日本、美國……的假面具與手法，更要記得當年飽羅廷，馬歇爾的挑撥離間，

華國鋒仍堅持暴力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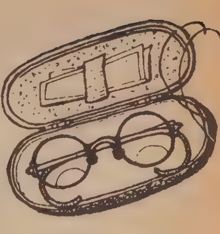
余秋人

華國鋒在毛「紀念館」的破土儀式中，揚言共黨「中央委員會」在內政外交上，要繼續毛「既定革命路綫」，所謂「既定革命路綫」，即是在內政上仍然採取緊縮的剝削壓搾政策，在外交上依然是打着「反霸」的旗幟，向外推行侵略擴張政策。華國鋒這種叫囂，並無任何值得驚異的地方；我們根據中共近十多年的鬥爭歷史，已經明白劉少奇執政，所推行的是毛的「人民戰爭」與「毛澤東思想輸出」；林彪當權，所推行的是毛的建立所謂「第三世界」路綫，而文革派更是宣揚暴力革命，對外採取不妥協政策；於今華國鋒既一面要捧着毛澤東的幽靈來支持他的繼承合法，一面還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據爲己有，自然只好跟着走這條死巷的路；但這條死巷對華國鋒個人的權力是否有利，我們的看法是否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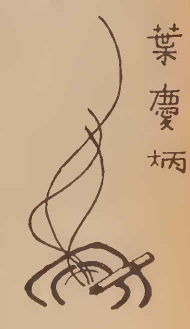
當周恩來死後，曾傳出周的遺囑中，有不要再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勸告，雖然這篇遺囑，後來被江青派指爲謠傳，但周之不滿「文革派」近乎拳匪之亂的胡作非爲，是極爲明顯的。華國鋒勾結軍人實力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拘捕了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在理論上說，應該是對「文革派」組織的一種摧毀運動，爲甚麼華國鋒一面要奪「文革派」的權，一面又要揚言繼承「文化革命」的成果呢？原因是華國鋒在軍人槍桿勢力的支持下，自己太缺乏之政治上的資本。他這一計本想收「一石兩鳥」之效；一面孤立「四人幫」，和緩「文革派」的反抗情緒，一面則藉以對軍人的勢力派作分庭抗禮的本錢。可是，這却是華的最大錯誤；因爲大陸人民和共黨的元老人物，對「文化大革命」的盲動路綫，均已深惡痛絕，而林彪之所以在後期不能獲得軍人之支持，也正是他用武力替「紅衛兵」造成了大亂；如今華國鋒要想江青的「文革派」地位而代之，這豈是各軍事頭目所心甘情願的。

如果華國鋒能像周恩來一樣老奸巨猾，從不在政策路綫上表示他的意向，則或尚可能在各地軍事頭目彼此相持不下的局面之下，成了一個緩衝人物；但他却計不出此，偏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而各地方軍事頭目，則又在各地大事鬥爭「文革派」份子，試想在這矛盾的局面之下，華國鋒將何以自處？目前甚多人在猜測華國鋒的命運究竟能維持多久，其實這答案很簡單，如果華國鋒能處處依照軍人的意向辦事，不表示太多意見，則他的命運可能長久一些；如果他繼續堅持其「文化大革命」的路綫，則他的命運可能還不及林彪的長久。

大陸共帮的鬥爭，隨時又可發生劇變，但變來變去，仍離不開槍桿子勢力；今後的發展，誰在這中間冒起來雖難推測，不過，華國鋒的聲望、勢力和經驗都不足以應付此一複雜的局面，則應該是不爭之論！



臨老作文



葉慶炳

在三個月之前，我從來不曾想過這輩子會出一冊散文集；而如今，我居然要出散文集了。

這個暑假，我蟄居在晚鳴軒一鼓作氣地猛寫散文，休說無事不出門，連原定利用這個暑假改寫我的「中國文學史」中唐宋之部的計劃也暫時擱置。朋友們從幾家報紙副刊看到一篇篇的「晚鳴軒雜著」，各種反應紛至沓來。大多數的反應令我鼓舞，其中最使我感動的信件往往來自我的學生，他們希望我繼續的「鳴」，「鳴」得更響亮，更悅耳。現在的學生不像從前的學生那樣善於表達對老師的感情，因此對這些信件，我就更覺得彌足珍貴。當然，偶而也有使我為之洩氣半天的反應，例如一位同事看起來似乎是善意地告訴我：「葉公，還是多寫點學術性的著作吧，寫這種『報屁股』的文字幹麼？」他所謂「報屁股」者，報紙之副刊也。我身為一流學府的教授，竟然不務正業地寫「報屁股」的文字，因此他為我惋惜。聽了這種意見，我能不洩氣半天？幸虧只有洩氣半天，半天之後，心情恢復正常，便又繼續埋頭努力了。想想近兩三年來，令我洩氣一天的話我也聽過不止一次，但每次經過當晚記日記時的平心檢討，再加上一夜的調氣養息，次晨醒來，還不是胸中又貯滿平旦之氣，足夠支持我去做許多我認為值得做的事。我認為值得做應該做的事。所以，洩區區半天氣，對我來說算不了甚麼。我依然抱住「報屁股」不放，一股勁兒的猛寫散文。如今居然夠出一冊散文集了。

過了大半輩子的粉筆生涯，幹的又是中文系這一行，改過的作文已不計其數，就是指導過的研究所論文也已有四十來本，原想此生「改文而終」算了，真想不到這個暑假竟然一改初衷，臨老却大「作」其「文」起來。這絕不是因為改文改多了，覺得長此「改」而不「作」，與孔老夫子「述而不作」比美，未免慚愧，因此也「作」上幾篇，供大家品評。我就是終身改而不作，相信也不會有學生當面要求：「老師，你光會出題目教我們作文，你是否可以先做一篇示範示範？」即使真有這麼一個冒犯師道尊嚴的「小子」（這年頭各樣的「小子」都很出風頭）提出這種要求，我也可以相應不理，相信我的同行都會支持我。否則，此風一開，將來誰還敢出聯考的作文題？替聯考出題，本來就是見不得人的事（你幾曾見聯招會公佈命題人的姓名？），如果再要請命題人擠到悶熱無比的「烤」場在短短的時限內與考生同嘗作文的甘苦，怕不鬧到「鞠躬盡瘁」而後已？所以做老師的儘管放心改文，不怕有人要求你作文，作文那是學生的事。

我所以寫散文，完全是種意氣，此事說來可笑。自從顏元叔教授在前年和去年出了兩本散文集「人間烟火」和「玉生烟」，並且承蒙他都送我一本，親筆題着「葉公教授哂覽」「弟顏元叔敬贈」，我帶回家後，照例把書往書架上一擱，打算稍後有空再看。因為他的散文我多數在雜誌和報紙副刊上讀過，記憶猶新，因此並不急於重讀。但過不久，「人間烟火」和「玉生烟」先後轉移了陣地，從我的書架轉移到老妻的枕頭底下。老妻每晚就寢前或是午睡前後，總要拿出「人間烟火」或「玉生烟」看上一陣，我想和她閒話家常，東家長西家短說了幾句，她彷彿聽而不聞。起初我也並不在意，在學校遇到顏教授，還笑嘻嘻地告訴他：「內人喜歡讀你的散文。」久而久之，就覺得不是味道。書房裏有的是經史子集，我自己的學術性著作連專書加散篇也有百萬來字，中文系出身的老妻一概不顧，就如此偏愛外文系教授寫的散文！像這般利權「外」溢，真到了喪權辱「系」的地步。有一天，偶然從老妻枕下抽出「人間烟火」來看，此書最末一篇題目也叫「人間烟火」，文末赫然有一段話說：「最令我吃驚的是，不僅若干大丈夫愛讀我的東西，連紅粉閨閣之內，據說亦不乏鄙人之雜文蹤跡。『我太太愛讀你的雜文。』這種話我聽過不下N次了。」這才明白，迷上「人間烟火」與「玉生烟」的，固不僅老妻一人，據此推想，有利權「外」溢之感的，也應該不止我一個了。

我開始感到，我必須謀求對策。否則，以顏教授的幹勁，過不了一年半載，又必有第三本散文集問世，此公替散文集命名好用「烟」字，第三本不叫某某「烟」，準叫「烟」某某，一旦侵入老妻枕下，有集皆「烟」，怕不氣得我這老夫七竅生「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我必須謀求對策。我不聲不響地把「人間烟火」和「玉生烟」收回放到書架上，把出版不久的「文學評論」第二集放在老妻枕下。我是該集八位作者之一，大名赫然印在封面上；我又是「文學評論」五位編輯委員之一，名字也印在封底上。無論正面反面，老妻都會看到我，念在夫妻之情，總該打開細細拜讀一番。當天晚上，我就特別注意她的反應。時候到了，妻從枕底抽出唯一的一本書，先是「咦？」了一聲，接着就把這本書放回到書房，又從書架上把那兩道「烟」請了回來。那本「文學評論」第二集，她根本翻都不會翻。我倒抽了一口涼氣，感到「寇深矣！」我必須另籌良策。

今年暑假開始之前，我靈機一動，想了個釜底抽薪之計。我想我必須自己寫本散文集。進駐老妻枕底，才能有效地把那兩道「烟」驅除出去，讓它們乖乖地回到書架上。計策是不錯，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在學院的閣樓中躲慣了，一旦要寫面對廣大社會的散文，不見得能得心應手。尤其與顏元叔教授擁有獨特風格的散文相比，他那種嬉笑怒罵、沁人心脾，讀來令人四體舒暢的句子我寫不出，他那別出心裁的題目，像「懶貓百態」「行走在狹巷裏」「喚醒顏回」「索忍尼辛是蠢熊」「神經滿枝椏」等等，我也想不出：我簡直完全處在劣勢。但我並不氣餒，湊巧聯副、人間、華副的編者先後來邀稿，於是乘機抱住我的同事所謂的「報屁股」，

一股勁兒的寫起散文來。頭幾篇見報，顏教授遇到我就說：「葉公，你的文章有味道，可以常寫。」我表面上謝謝他捧場，心裏却以傳音入密的上乘武功告訴他：「好，這可是你自己說的，我正要常寫，否則，我怎能達到驅散烟霧、還我枕底的目的。」可惜我的武功太差，音傳不出去，他當然毫不知情。頭幾篇，我都寫好後拿到學校花十來元複印一分，然後把稿子寄出，事先都不讓老妻知情。家裏原來只訂兩份報紙，因為和可愛的「報屁股」發生了關係，因此擴充到五份，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每天早晨兩老口子散步回來，她去做早餐，我就坐在晚鳴軒的洋台旁看報紙，約花一小時粗枝大葉地看完五份報紙。看到自己的稿子赫然在「報屁股」中央時，就把老花眼鏡仔細拂拭乾淨，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下去。說是自我陶醉也好，但最主要的還是看看校對是否有錯。報紙看完，不動聲色，就讓老妻自己發現你老夫的大作吧。從前家裏兩份報，老妻早上也有時間瀏覽，這時有了五份報，她沒那麼多時間，乾脆都留到下午睡前或晚間就寢之前看，明明都是早報，但對她來說却都成了晚報。這可好，床上一大疊報紙，夠她消磨一兩小時，遇到老夫的大作，自不免留神看看，有時意有未盡，還不免問長問短。等她夜課完畢，把所有當天的報紙往床邊茶几上一擱，睡鄉的大門已為她敞開。從此，那枕頭底下的兩股「烟」就再也沒有機會冒出來，過幾天，我把這兩股烟請回到書架上，一直到現在它們還是在書架上。

後來，當我從稿件的副本發現有筆誤，就不敢再隨便把稿子付郵。其實每篇稿子在寫完時，我都仔細讀過一遍，但再怎麼仔細讀也還留有筆誤。於是我改變主意，每篇稿子在付郵前，都請老妻和小學剛畢業的女兒分別校閱一遍，他們一聲ＯＫ，我才親自拿到郵局寄印刷品掛號。你想想，才小學畢業的女兒也能校閱我的文稿，晚鳴軒散文之大眾化，不言而喻。

以上拉拉雜雜地交代了我寫散文的原因及經過，接下去該交代一下我現住的晚鳴軒了。沒有晚鳴軒供我作為寫作的環境，我不見得能順利寫出這些篇散文來。請別誤會晚鳴軒是陽明山的山莊或北海濱的別墅，要是我真有了山莊或別墅，我一定日夜担心身懷兇器的小偷會從屋頂烟囪潛入屋中行竊，或是蒙面大盜開着自備汽車來大搬家。在那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偷」的日子裏，休說寫文章的靈感，連最起碼的安全感都沒有了。治安當局若不從各方面積極有效的防止竊盜，美麗寶島終有一天會變得不美麗。我的晚鳴軒只是一棟公寓的四樓。此樓坐北朝南，四房二廳，三個洋台，客廳前後落地長窗。前洋台特別寬大，如果隔成火車座，足夠七對佳偶在那裏「純喫茶」。向前望去，是公館到六張犁的一脈青山，視野寬廣，綠意盎然。朋友們且別替我高興，以為我置了產。告訴你，那是學校的宿舍。學校在舟山路蓋了七棟四層雙拼公寓，其中十八戶由資深教授按點數調配。調配結果，我正好是第十八名，正好有份。真沒想到我早年教過的學生很多都已位列教授，有些位並且時望甚隆，而我，竟然還是「十八人中最少年」（點數主要決定於年資，而年資與年齡有關）。當時排名在前的同事挑這挑那，三心兩意，或者先生喜歡二三樓，太太喜歡一樓，總之煩惱多多。就只我這個敬陪末座的安逸得很，反正他們挑剩的就是我的，就偏勞他們多多費神好了，我樂得坐享其成。最後挑剩的是最靠近馬路的一棟的四樓，人人嫌它人車喧鬧，棄置不顧。當我配到了這戶人棄我取的四樓宿舍，第一次走近客廳正面落地長窗眺望相距不過步行十五分鐘路程的一脈青山，腦中突然浮起「兩山排闥送青來」這句詩，這是拗相公王安石的名句。接着打開長窗，到洋台憑欄縱觀，青山綠樹，盡收眼底。猗歟美哉！遷入半年，就到了我決定寫散文的時候。我特地買了一張一般辦公室擺大號打字機用的活動枱子，有時推到客廳正面落地長窗前寫作，有時乾脆推到又寬又長的正面洋台上寫作。文思偶有停滯，即抬眼求助於對面嫵媚的青山。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早已說過：「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晚鳴軒的散文，都是在這張活動枱子上寫成的。那一陣子，如果你在舟山路走幾趟，抬頭望望路旁一棟公寓的四樓，說不定正好看到一位頭髮灰白的老人伏在擺打字機用的活動枱子上埋頭疾書，儘管外面馬路上「公車與機車齊飛，熱褲共短裙一色。」而此老渾然不覺。此何人歟？此何人歟？此晚鳴軒主人是也。假如當時挑剩的是夾在兩棟公寓中間的一棟四樓，前瞻後顧都是人家的窗，再不然是晒衣架上粉紅黛綠的萬國旗，文思云乎哉？靈感云乎哉？所以我說，一篇篇散文能夠順利寫成，得力於晚鳴軒的寫作環境。

我把新居命名為「晚鳴軒」，又把這本散文集題作「晚鳴軒散文集」，有朋友覺得這種名稱太古老，又不是明朝清朝的人，幹麼還用這種名稱？也有朋友問我：「葉公，你要『鳴』甚麼？你這『鳴』字，是春秋時齊威王所謂的『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鳴』？還是唐代韓愈送孟東野序中所謂『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鳴』？」前一個問題我可以答覆。「晚鳴軒」這個名稱固然像明清時代的老古董，但究竟釁「中文系」的。中國傳統文人講究風雅，因此某某軒、某某齋、某某居之類，觸目皆是，我祗是未能免俗而已。我年逾半百才開始『鳴』，稱之為『晚鳴』，豈不名符其實？至於後一個問題，我寧願由讀者諸君來替我回答。作品既已公之於世，知我？罪我？當然任憑高明的讀者諸君了！這部散文集共收了我二十篇文字，除了少數幾篇寫作的時間較早，甚之八九都是這個暑假寫出來的。論性質，其中有報導，有書簡，而絕大多數是雜文，名之為散文集是取其廣義的意思。另外，我把早年的高足陳若曦女士給我的一封覆信作為附錄。近年來，社會走向高度的物質文明，人與人的疏離感因之也不斷升高，在大學的師生之間尤其容易感覺到這種疏離感。所以，這封海外來鴻我也就覺得特別可貴，特地要求陳女士允許我收入這本集子，為這本集子增加一點光彩。

我居然要出散文集了！出書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甚麼？我早已想好了，第一件事是悄悄的塞一本「晚鳴軒散文集」在老妻的枕頭底下。第二件事呢？選一本最乾淨無瑕的「晚鳴軒散文集」，恭恭敬敬地題上「顏公教授哂覽」「弟葉慶炳敬贈」、然後藉綠衣使者之手登顏府之堂。

電影評論

具有巴爾扎克小說影子的兩部冷得可怕電影

林巽

怪談雪女郎

日本大映公司出品的「怪談雪女郎」編劇是行年八十的日本老作家八尋不二，導演田中德三。故事主題特別提升一個藝術家摯誠的質素然後將一個女妖混入那藝術家摯誠的生活中去。電影調子很高，但如果稍加分析，可以發現它只屬眼高手低之作，從這部文藝作品中，可以反映出日本人胸懷狹隘的一面。

日本文學作品與電影，很多模仿痕跡，如果你曾經讀過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大約可以從這部「怪」片故事中找到被模仿的前身。



「怪談雪女郎」中石濱朗和藤村志保的演出。

「怪」片拍得雖然認眞，但並不如何突出，故事說：一個女妖，將來到深山採神木回去刻佛像的老匠人殺了，他本來想再殺老匠人的徒弟，但一時給那青年徒弟漂亮的面孔迷住，遂放過這個徒弟，後來這個女妖化成民家女下山來嫁給這個徒弟，這徒弟化了五年時間，雕刻一個慈悲女神佛像，但沒法捕捉女神面孔上的慈悲神韻，在五年歲月中，女妖對他很盡忠，爲他生了一個兒子，後來丈夫吃官司，女妖去救一位好官員的生病兒子爲丈夫償罪，那年青匠人忽然一悟，他的妻子就是慈悲女神，於是用女妖面孔作模特兒，完成那一尊慈悲女神的聖像。

其實電影中的女妖，雖然化成人間賢慧妻子，但她對丈夫的愛，只是建立在性慾上的，她後來愛丈夫愛兒子，那也不過是狹隘的愛，女妖潛伏在心靈中的冷血嗜殺本性一點沒有改變，她嫁丈夫之後，在危急的以冷血殺人來解決問題，但電影匠人像是完全肯定了這一點，它彷彿象徵了日本民族性的本質，電影最後藉女妖爲形象、神韻來完成那尊聖像，這種構思是非常可怕的。

「魂斷多惱河」中的夏樂蒂白琳玲與狄保加第的纏綿擁吻鏡頭。



田中德三導演「怪談雪女郎」的奇麗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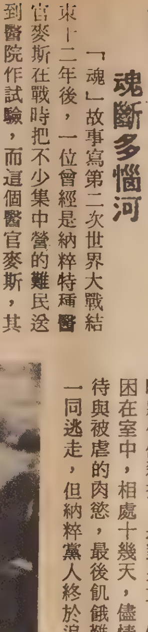
「怪」片並不賣弄恐怖，但却是一部冷入骨髓的恐怖片，冷得那麼美，那麼摯誠，那麼可怕。

同期有一部同樣是有巴爾扎克小說痕跡的歐洲獨立製片出品「魂斷多惱河」，是一位女導演莉妮安娜・卡梵妮的作品，這故事與「怪談雪女郎」有一點共通的內涵是將變態肉慾的不正常情感，提升成爲摯情作品，搞

一個摯情至聖的悲劇結局，只要經過分析，這部電影，同樣是一部可怕的電影。

魂斷多惱河

「魂」故事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二年後，一位曾經是納粹特種醫官麥斯在戰時把不少集中營的難民送到醫院作試驗，而這個醫官麥斯，其實是患上嚴重的心理變態病，多少人無辜給他弄死。戰事結束後，納粹儲存大量財富，轉入地下活動，使組織中的人都有安定職業，這個組織為了自保，都採用暗殺手法，消滅所有能認出他當年真正面目的人。故事中的醫官麥斯，此時正成了一間大酒店的侍者，那一天有一位來自美國的夫婦來開房，麥斯認出那位美國太太露茜亞，正是他當年在醫院中虐待的女子，當時他讓她活着就因為愛上了她。這位太太，也認出麥斯，因為她是一位有被虐待心理變態的人，後來這位太太竟背夫私奔與麥斯秘密同居。可是他們的秘密被納粹組織發現，下令麥斯將露斯亞殺死，麥斯抗命，納粹黨人便埋伏室外，耐心等待他們出來時將他們殺掉。這對男女，便將自己困在室中，相處十幾天，儘情滿足虐待與被虐的肉慾，最後飢餓難煞，才一同逃走，但納粹黨人終於追上了他倆，在多惱河大鐵橋上將他們殺死。





在「魂」片中夏樂蒂演一名在納粹營中的奴隸，常與納粹軍官裸體跳舞。

「猪排山爭奪戰」中格力哥利柏與占士域麻討論戰況。

電影中一對有不正常心理的性慾的人，因為有納粹黨人的要脅，迫害，他們便被塑成兩個被同情的形象。導演對角色心理的刻劃相當細膩，加上飾演麥斯的是英國的狄保嘉第，飾演露茜亞的是夏綠蒂白琳玲，兩個人都是優秀演員，他們將兩個患心理變態的情人，引伸摯情至聖的境界，可以完全贏得觀眾的同情。但它同樣可說是一部冷入骨髓的可怕電影。

猪排山爭奪戰

本期有一部拍攝自五十年代的戰爭片「猪排山爭奪戰」上映，導演是以拍反戰片「西綫無戰事」獲金像獎的路易邁士東，在看電影時，聽到後面一位青年大叫上當，說是舊片重映，後來重讀該片宣傳文章，據說是一部禁片，但從電影本身看此片實在沒有被禁映的理由。「猪」片是一部反戰電影，因之，它所表現的是一段在觀眾看來是最沒有意義的戰爭，電影中的戰爭是在韓戰行將結束時發生，排猪山是一個完全沒有戰畧價值的山頭，但因為韓戰在談判期中，雙方為了表現不退讓的決心，便在那裏打一場慘烈的爭奪戰，美國方面，由格力哥利拍飾演甘文士上校，當上司接獲戰地報告，知道共軍已經攻陷猪排山，於是便命令甘文士上校帶領一百三十多人去將猪排山奪回來，在一百三十多名士兵中，有神經質的，有厭戰的，逃避的，反叛的，電影藉着甘文士面臨作戰處於劣勢的情形，又要面對士兵中種種辣手的問題中突出他的責任感與領袖才能，這完全是為美化格力哥利柏的明星氣質而作的，猪排山戰爭最後死剩十多人，然後轉敗為勝。

「猪」片雖然是反戰片，但對軍人的責任感與勇氣的意志，提升得很高，對逃避與怯弱加以否定。不過此片人物氣質都被誇張了，尤其是誇張美國在那場戰爭中，不出動坦克，只用步槍與機關槍，連吉甫車也沒有，武器比共軍落後，也沒有空軍支援，這顯然是為了突出美軍的戰鬥意志而被誇張起來的。

導演彷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形式來處理這一場戰爭。手法顯然退後，但內涵的表現及人物的刻劃却相當嚴謹。



猪排山上美軍被困。



從潮州文獻

談到韓愈

一項來自台北的通訊表示：唐代大文豪韓愈的第三十九代後裔韓思道，對於韓文公被人指爲「曾染上風流病誤服補藥致死」的文章，頗爲憤慨！並已透過律師，具狀向台北地檢處，控告「潮州文獻」雜誌發行人郭壽華「誹謗」。

韓思道在控訴狀中指出：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月十日出版的「潮州文獻」半年刊第二卷第四期刊「題爲韓文公，蘇東坡給與潮州後人的觀感」一文，其中竟寫出：「根據地方文獻資料，證明韓愈爲人尙不脫古文人風流才子的怪習氣，除妻妾之外，不免消磨於風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風流病，以致體力過度消耗，及誤聽方士琉璜鉛補劑，離潮不久，果卒於琉璜中毒」云云。因之，現居台北年達七十六歲，曾獲國民政府內政部頒授爲韓文公第三十九代「五經博士世襲奉祀官的韓思道」認爲作者不惜揑造事實，散佈文告，妨害死者名譽！

家世及幼年時代

究竟韓愈是否染有風流病以致中毒而死？這裏姑且不談。但韓愈原居唐宋八大文豪之首，却是事實。韓愈、字退之，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卒於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得年五十有六。他的故鄉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孟縣，當時的孟縣叫作河陽。因爲他是昌黎族人（一說他的先世曾居昌黎，宋元豐中追封爲黎伯，故世稱韓昌黎），所以稱爲「昌黎先生」。據說韓昌黎爲世家，歷代都有人做大官。例如他的六世祖韓茂，就曾經做過後魏時候的尙書令，並封安定王。他的五世祖韓鈞，做過金部尙書（掌庫藏金賀貨物權衡度量等事）。高祖韓晙，也曾做過唐代的銀青光祿大夫（謂銀印青綬，光錄大夫秩比二千石），雅州刺史。曾祖韓泰，曾任曹州司馬。他的父親韓仲卿，則爲武昌縣令，在文學上頗有名氣。

韓愈共有四兄弟，大哥韓會，二哥韓介，也都做過官。韓愈排行第四，也是父母的「拉尾仔」；三歲時，父親去世，乃寄食於長兄韓會的家中。後來韓會被貶爲韶州刺史（按韶州即今廣東省曲江，又名韶關），韓愈便隨兄嫂遷到韶州居住。其時，韓愈不過是十歲罷了。幾年以後，他的兩個哥哥都已相繼去世，便由他的長嫂韓會的夫人鄭氏，負起全家的責任，照顧撫養韓愈和她自己的兒子十二郎。鄭氏對待韓愈，好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常常教導他，鼓勵他。這可以從韓愈的「祭十二郎文」中看出：「……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塋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

唯其如此，所以韓愈自小就很勤力讀書，心懷大志。據說他的記憶力很強，凡讀過的書，都能消化運用。他從小就自命不凡，曾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非聖賢之志不敢存。」他在十幾歲時，對於六經百家學，便樣樣精通，文章已開始馳名，甚爲當時的大文人肅存所賞識。韓愈年十九即赴京考試，又獲得當時的古文大家梁肅所稱許，並得到他的推薦，而担任了都士。可是後來三次應試「博學宏辭」皆告落第。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試於吏部卒無成。」直至二十九歲以後，他才登上仕途，出任了地方官，京官，如監察御史，國子博士、刑部、兵部，最後做到吏部侍郎。由於他的性格非常剛強，不逢迎權貴，對於不合理的事情，決不肯隨便退讓。因此，有許多人都稱他爲「鐵石男兒」。甚至連唐德宗也知道他是一個品行端正，性格明敏的人；同時對於他的文章也非常欽佩，所以德宗對他也另眼相看。

諫迎佛骨得罪皇帝

但德宗委用奸相盧杞，遂爲亂階。一次，德宗欲廢太宗，因對此重大問題，猶豫不決。韓愈洞悉其事，則立即上奏，力舉太子無可廢的理由，並且舌戰一羣奸臣，德宗終於以韓愈之言爲警惕，而放棄其廢太子的原議。因而韓愈則開罪了許多朝廷重臣，他們聯合向德宗進讒言，硬說韓愈有意離間，顯然圖謀不軌，結好太子，以便行事。德宗聽了，自然十分憤怒，不分青紅皂白，即將韓愈免職；甚至決定廢太子。好在正要採取行動，千鈞一髮之際，德宗又忽然覺醒了過來，發覺自己受了權貴的包圍和蒙騙，連忙下旨恢復了韓愈的官職，而且還對他格外信任呢。

貞元二一年正月，德宗崩，太子順宗（名誦）即位，對於韓愈過去曾竭力維護自己，萬分感激，對他也更加信任。但順宗在位僅八個月，又告崩殂，其子憲宗（名純）繼任，韓愈也盡力理好政事，希望憲宗能成爲一個賢明的君主。不料憲宗是一個多疑善忌的人，加以權貴的慫慂，結果便把韓愈謫貶到荒僻的潮州去了。

韓愈爲什麼會遭權貴的借口攻擊呢？因爲韓愈

人物春秋



的思想，一向主張恢復儒家的仁義道德。他本人便以孟子的繼承者自居，極力反對道教，佛教的社會虛無觀念。他認爲佛教在當時建立的寺院，大量佔去了土地，僧侶過着奢侈的生活，實在勞民傷財，造成老百姓的沉重負担，例如當時有一個名叫「鳳翔法門寺」的，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存放釋迦文佛的手指骨一節。同時憲宗帝也非常迷信佛教，曾經命令朝廷大臣杜英奇，帶領宮人三十名攜備香燭禮品，前去臨皐驛迎接佛骨。這個典禮以當時而言是很隆重的，京城到處大事鋪張，達官貴人，四處奔走捐募香欵，不少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拋開正業而求燒頂（佛徒受戒時，都用火燒頭頂，留下疤痕）、灼臂，皈依佛法，弄到民間廢業破產，韓愈鑒於當時的情形，大爲反感，於是決定上奏疏給憲宗帝，要求停止迎接佛骨。其疏諫大意說：

「自伏羲時候，以至周文武時代，我國皆未有佛，但當時人的壽命，有許多曾達到一百歲以上的；自佛法傳入中國，歷朝皇帝供奉它，但其壽命未見得長過前人。梁武帝信奉它最甚，而國家大亂。因此，敢請燒棄佛骨……」

爲民驅逐鱷魚

憲宗帝閱及這件奏疏，就非常憤怒！第二天即把韓愈的奏本拿給宰相和各大臣傳閱，並下令要將韓愈處死！幸好還有正義的裴度、崔羣二大臣，竭力爲韓愈解釋，並奏說：「韓愈之所爲，雖觸犯了皇上，罪有應得，但他好此做法，如果不是出於忠誠，又怎會自干法紀呢？但願放寬懲罰，使他有機會將功贖罪！」憲宗餘怒未息地說：「韓愈說我奉佛太過我都受得。至於他說東漢奉佛之後，帝王都不長壽，眞是氣人極了！韓愈身爲臣子，狂妄如此！罪不可赦！」後來下令貶他爲潮州刺史。因此，他那首七律「自詠」詩，便是在這時候寫的。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當時有不少的大官被貶爲州縣官以後，就往往覺得消極而不理事，但韓愈的作風不同，他去到潮州後，首先就要了解民間疾苦，潮州的土地雖然瘦瘠，百姓貧苦，可是韓愈毫不畏難，毫不灰心，積極地展開其教化工作，濟困扶危，剪除盜賊，肅清匪患；同時倡導種植桑、麻，減似稅捐，使到老百姓能樂居樂業。不料潮州西部、潭中有鱷魚，長丈，經常登陸捕食民間畜類，韓愈見到這種情形，認爲非除此害不可，於是寫了一篇祭鱷魚文，大意是說：「鱷魚胆敢與刺史爲難，而食民畜，以肥其身。刺史雖體弱，却是天子命吏，怎可向鱷魚低頭呢？如今的潮州，大海在南方，鯨魚鵬鳥那樣龐大，蝦蟹那樣細小，無一不爲所容納。今與鱷魚約定，三日至七日之內，如敢頑強不走，再傷害民畜，則刺史將選集壯士，使用強弓毒弩，毫不客氣地對鱷魚加以射殺！……」

據說韓愈寫了這篇文章之後，鱷魚竟害怕起來，從此就不敢再來爲患了。這篇文章雖不一定眞有驅逐鱷魚的效力，可是韓愈關懷居民的心情，由此可見一斑。老百姓由於對韓愈的感謝，曾經流行一種風俗，凡是婦女們出行，必用帛布丈餘，放在頭上，兩邊垂至足膝，名曰「文公帕」，以示不忘韓愈的恩情。

詩、文及其健康

韓退之的詩歌，最大特色是夠氣魄，感情洋溢、內容豐富。他在五十一歲前後，因替老百姓請求緩征賦稅而被貶廣東、湖北。在這一時期中，他所寫的「赴江陵途中寄贈王李等三學士」、「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嶽廟還宿岳寺題門樓」等詩篇，都是他的傑作。這充分反映民間疾苦，朝廷的黑暗，更道出自己被貶官後，精神與物質兩方面所受的壓抑與困難，從而表現其獨有的倔強清高的人格。他的詩還有一個大特點是：以奇險怪癖的藝術風格見稱於時，他作詩講究用奇字，造怪句，力求其意境突兀險僻。他又力求實踐杜甫提出的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因此，在他的散文方面主張「務去陳言」，力求創新。例如他反對六朝以來的駢四儷六的文體風格，而在創作上，大胆創新嘗試，對當時的詩歌，起了蹊徑獨僻的作用。

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韓愈不獨是古文運動理論上的倡導者，也是創作上重要的實行者，爲我國文學史上的散文大家。如「韓昌黎集」現存四十八卷，除詩十卷外，其餘都是文章。其創作之多，影响之大，即用古文佔奪了原來駢文的地位。而其散文中價值最高的，則是雜文。這種作品對當時的局勢，作了大胆辛辣的諷刺，內容犀利，形式活潑，短小精悍，有甚高之成就。如「雜說」下云：「世有伯樂，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要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筆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也。」

談到韓愈「曾在潮州染上風流病，誤服琉璜鉛下補劑致死」一節，考潮州唐時爲潮陽郡，當時並不怎樣繁樂，顯然還沒有高尚的妓院，身爲當地刺史的韓退之，想不致留連忘返；況且韓愈於元和十四年（八一九）被貶潮州時，已是五十一歲；加以他的身體欠健康，誠如他的自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搖動！……」可知他四十左右已進入衰退，何況五十一歲，怎可除「妻妾之外，不免消磨於風花雪月」呢？因此，我們認爲「韓文公在潮州曾染風流病」之說，實不足信。

韓愈年二十五成進士，及第後三十一年而卒。其一生的遭際，有如逆水行舟！家貧竟至「冬暖而兒呼寒，年豐而妻啼飢，頭重齒豁，竟死何裨？」（見「進學解」）。

胡蓑之

卡達

不幸的是出了很可怕的錯誤！那套訂做的衣服比我父親的尺碼大了一倍。我記得家裏沒有一個人爲這事笑了出來。

我父親天生是當地社團的領袖，當時正推行農村電氣化計劃，在我十三歲那年，我父親成爲我們當地農村電氣化組織的第一任主任。然後他開始了解到本州和國內政治的重要性，以維護這個對改變我們農村生活形式極其重要計劃。他在本郡公立學校任校董多年，在他於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前一年，他還被選爲州議員。

在農村有了電力之後，我們生活中起了幾乎令人無法相信的變化。像抽水、鋸木頭，在爐子裏生火，給燈裏加煤油等等持續不斷的苦工，以及天一黑就要收工……所有這些事都有了戲劇化的改變。農夫們開始有了郡裏和這裏的集會，來討論他們生活中所起的各種變化，選舉農村電氣化組織的主任，討論國家立法的問題，決定各種費率，和喬治亞州電力公司討論供電問題，決定下一批電氣化的區域在那裏。

一般說起來，我們家人的生活也大有擴充。

而有了電力，在我個人說起來，也是一大令人寬慰的事。

電剪取代了以前我父親用來修剪驢子毛和我剪頭髮的手搖機器。記得很早以前，我正準備到哥倫布市去看外公外婆，爲這次長途旅行而覺得很緊張，爲了要出這趟遠門，我父親把我帶到後院去給我理髮。那把剪子是由另外一個人搖動手柄，以一根活動的鐵綫來推動的。我父親的手滑了一下，我頭頂上就被剪出一道深溝來。

在把這個情況考慮了幾分鐘之後，他決定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把我整頭的頭髮都剪短，至少看起來很整齊，於是他就這樣做了。

我覺得窘得要命，要留在家裏等頭髮長出來再去。最後，我父親給我找到一頂我可以戴的帽子，我到哥倫布市去玩了一個禮拜，然後回到家裏。後來我母親問我外婆覺得我怎麼樣，外婆說我很乖，不過很奇怪。她告訴我母親說我是她所見過唯一在吃飯和睡覺的時候都戴着帽子的孩子。

我小時候之所以從來沒有抱怨過派給我的工作太多，是因爲我父親比我或農莊上其他任何人都幹得更加辛苦。在附近的平原鎮上，父親開了一爿小店，訂了合約替附近一家油廠向其他農夫收購花生，後來他也開始把肥料、種子和其他的東西賣給附近的農夫。

我甚至從來沒有想到過不服從我的父親，而他也很少命令我去做甚麼；他只是告訴我甚麼事該做了，希望我去做。可是他對我管教很嚴，如果我行爲不端，就會受到很重的處罰。從我四歲到十五歲的這段時間裏，他用鞭子打了我六次，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我一次也沒有忘記。他用的鞭子是一根又細又長，很富韌性的桃樹枝。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發生在我四、五歲的時候。我去參加主日學，我父親照平時的習慣給了我一分錢以作奉獻之用。等我們回到家裏，我脫下禮拜天上教堂穿的好衣服，把口袋裏的東西掏出來放在梳粧台上，在那堆東西裏有兩枚一分錢的銅幣，父親因此發現在他們把裝奉獻的錢用的盤子傳過來的時候，我不但沒有把我該奉獻的錢放進去，反而拿了一分錢出來。從那次以後我就再沒有偷過錢。

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在戶外不戴帽子，他常常開懷大笑，差不多每個人都很喜歡他。農場上和生意上的帳目他都記得澈底而精確，對所有跟他有來往的人也都能一視同仁，童叟無欺。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喬治亞州金士維里河濱書院讀完高一。

就我所知，在當時已經是我們卡特一家從兩百多年前遷到喬治亞州來以後，學歷最高的一個了。

我父親在一九五三年七月死於癌症。他極端聰明，對時事知道得很多，也不斷在研究新的商業技巧和事業，他相當保守，我母親却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很開放，不過在我們家裏，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用保守派、自由派等等的名詞來加以判別。

我母親是一個註了冊的護士，在我小時候，她一直都在工作，最主要的是担任私人特別護士，不是在附近醫院裏，就是在病人家中，她經常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或者在每天工作二十小時的情形下，可以拿到六塊美金的高薪，而在她下班的時間裏，還得做一個母親和家庭主婦該做的事情。她在街坊隣居中間也算是這個社區裏的醫生，對每個有大病小痛的人都深具同情心，雖然我父親很少看書，我母親却很喜歡看書，我也一樣。

我一些黑人玩伴都和我一起在農場上做那些適合孩子們做的工作。我們給田裏的大人送新鮮的水，我們採棉花，整理馬鈴薯和西瓜的藤，摘掉沒有長好的小西瓜，劈柴火，掃院子，把餿水提去餵豬，檢鷄蛋——所有

那些做了也沒人說個謝字的工作。不過我們也可以騎着驢子或馬到樹林子裏去，從穀倉的屋頂跳到下面的乾草堆上，角力、打架、釣魚、游泳。我到他們家裏去的時候，他們的母親都會管我（我不記得他們的父親有那個曾經管過我）。我小時候最要好也最親近的朋友叫A．D．戴維斯。他現在在一家鋸木場工作，我記得他有十四個孩子。

附近的平原鎮有五百五十人，在我來說就是商業、教育和宗教的中心。在那裏有一家小棉廠，也是花生、西瓜、雞蛋、香瓜、奶油、牛奶、漿果和其他各種農產品的市場。

我們的學校就在平原鎮，我在那裏唸了十一年，當年就算是修完了進大學前的中學課程；每個禮拜天我們都到平原鎮浸信會禮拜堂去做禮拜，我父親也在那裏教主日學。

在農忙的季節裏，所有的人在夏令時間清早四點就被農場上一個大鈴的聲音喚醒起床，我們得提着燈籠到穀倉去牽驢子，把犂耙、種子、肥料和其他的東西裝上車子，再開到我們那天要工作的田裏去。然後我們把拖車的驢子卸下來，裝好犂耙，等天亮了之後再耕地，免得弄壞了田裏原有的農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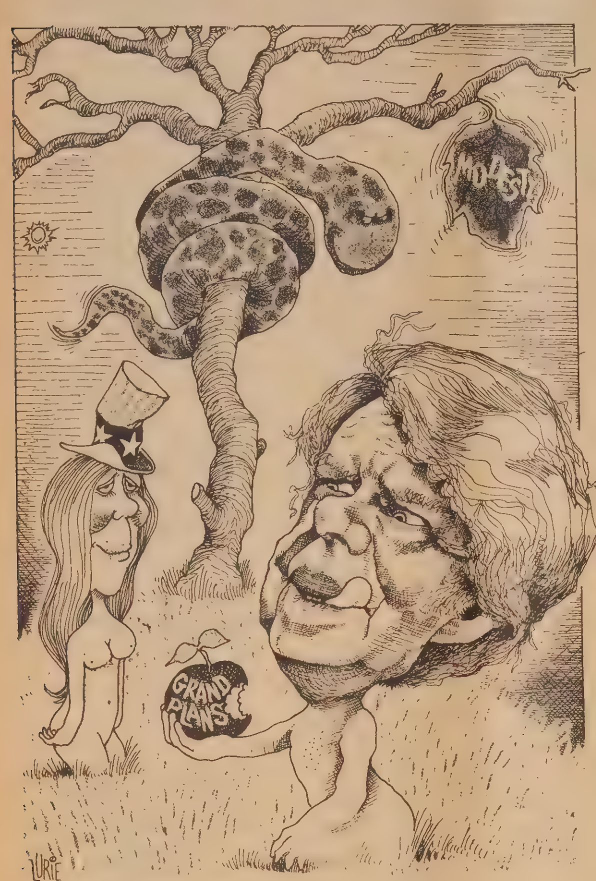
我們一路工作下去，只偶而停下來讓驢子休息一下，或者是吃個早飯和午飯，到太陽下山的時候，再把驢子套上車，回到穀倉那裏，那裏沒有水，所以我們在那裏餵家畜之外，還要為它們抽水上來，然後再回家吃晚飯，早早上床睡覺。

農場上所付的薪資很低。我記得後來成人的工資由每天美金一元調整到一元二角五分。婦女在田裏工作一天約七角五分，孩子得兩角五分。可是農場上的房子不要租錢，園裏可以種菜，樹林子裏可以免費砍到柴火，這樣也就可以過得去了。幾乎每一戶都有人會陷阱捕獸，打獵，捕魚。白玉米磨成玉米片玉米粉，麥子磨成麵粉。肥皂和豬油都是農場上自製的，大部分修補工作都可以用草繩來完成，而草繩是隨處都有的。補給品和衣服，和賺取工資相比，還是相當昂貴。一條工裝褲要一塊錢，一雙工作時穿的厚鞋子要一塊五。

因為我們沒有電冰箱，只有小型木製的冰櫃，每個禮拜由送冰的人送兩次冰來，所以每年要有幾個月和鄰居們合作，才能保持牛肉供應無缺，常常由八位合組成一個牛肉供應會，每兩個禮拜左右，我們就選一個禮拜六的清早到某一位會員家裏去宰一條先決定了大小的牛。有一套定好的分肉公式，可以保証使每一家在這八次一輪的制度下都能分配到等量的肉。很難得的情況下能吃到小羊，有時候也烤山羊肉吃，可是我們的肉食主要還是雞鴨和牛肉，加上很多豬肉，新鮮的和醃的都有。

我們對時間的度量大多靠季節的變化，根據農忙程度調整的習慣和生活，以及隨時節不同而先後成熟的果菜。聖誕節一過，我們就得開始用兩匹馬拖的犂來做緩慢而辛苦的耕地工作，得沿着那塊地一圈圈轉到中間為止。在新年期間，我們很難得地偶而會收穫到一些花生或是去年殘留在田裏的棉花，不過這只是因為在秋天收穫季時氣候不好的原故。

在翻耕種過棉花的田以前，粗大的殘莖必須得先割除掉，通常都用一架很寬很重，由驢子拖拉的滾筒，上面交叉架上鋒利的刀子，沿着一畦畦棉田拖過去，過後，地還要用圓盤耙耙過，然後再用尖齒耙或是竹耙子把撒了滿地的棉田草耙到一起燒掉，在當時棉田草眞是我們解決不了也控制不了的頭痛問題，有時我們打不贏它，一部份的棉田只有放棄，沒法再耕種。



卡達與選民，猶如伊甸園中的亞當與夏娃，雙方赤誠相見。

瘟君夢

岳騫

當錦州戰起，瀋陽東北剿共總部奉命以第四十九、第七十一、第八十、第八十三、第八十九五個軍編爲西進兵團，歸廖耀湘指揮，於十月五日西進，圖解錦州之圍；六日午後，第五十二軍正擊潰共軍長江支隊，收復鞍山。九日，兵團主力由新民附近向共軍攻擊；十日，第八十三軍克彰武。十四日，第七十一、第八十軍均有鹵獲。十五日，第八十軍一部擊潰獨立第二師，克復臺安。十七日，該軍主力克新立屯。二十三日，西進兵團進出黑山東北地區。鞍山第五十二軍亦於同日克海城，擊潰共軍獨立第一師，二十四日續克營口。

十月二十三日，西進兵團之第八十九軍由彰武南下，共軍第六縱隊乘機突入彰武。二十四日，第四十九、第八十軍於黑山以西趙家屯、羊腸河之綫，與共軍第三、第七、第八、第十縱隊，及蒙古騎兵第四師激戰。二十五日，共軍第六縱隊竄抵牛拉門附近，威脅西進兵團側背；經第八十九軍迎擊，共軍於二十六日北竄黑山方面。

十月二十四日，共軍第十二縱隊及獨立、第七、第十師，由長春南下，竄犯鐵嶺外圍，與第五十三軍之一部激戰，反覆衝殺，至二十八日鐵嶺狀況不明，共軍即進逼瀋陽近郊，第五十三軍英勇奮起迎擊。

十月二十六日，西進兵團以錦州既陷，乃向東轉進，但因部署不當，被三倍之共軍擊潰於彰武、黑山間地區。三十一日、第六、第十二縱隊，及獨立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師向瀋陽市區猛攻，並展開政治作戰；第五十三軍之新編第三十師，暫編第五十三師，及瀋陽守備第一縱隊被誘降。第二零七師主力堅守渾河一帶，浴血反復搏鬥，戰至十七時二十分，電訊中斷，紛向營口方面突圍。迄十一月二日，空軍將瀋陽各重要廠庫予以破壞，瀋陽遂陷。

當十月二十八日遼西兵敗之際，東北剿共總部爲增強瀋陽之守備，曾令第五十二軍撤回瀋陽，歸還第八兵團之序列。旋以該軍先頭被阻海城，無法前進，乃復折返營口。十一月二日，一舉與共軍脫離。除第二師因裝載之宣懷輪起火，損失官兵約二千餘人外，均登輪撤運葫蘆島。當時葫蘆島之部隊爲三十九軍兩個師，第五十四軍三個師，獨立第九十五、第二九六師，及第六十二軍三個師，第二十一師；因瀋陽陷落，東北局勢不可收拾，中央爲全盤戰略上之需要，已飭命撤退。當由杜司令長官嚴密部署，以第五十四軍主力佔領陣地，一部對共軍佯攻。並令錦葫間火車往返行駛，以眩惑共軍耳目，掩護各軍撤退。自十一月四日開始，以運輸艦艇四十四艘，按第六十二軍、第九十五、第二十一師、第五十二、第三十九、第五十四軍、第二九六師次序實施，迄十一月九日夜，計撤出官兵一三七・八〇〇人，地方機關與義民三・〇〇〇人，軍品二〇〇〇噸。

按遼南重鎮固屬瀋陽，而錦州實爲其西南外圍之主要屏障，北控熱河，南制關內，亦關內外交通之要道。林彪對瀋、錦兩地同時發動攻勢，一舉攫取東北之企圖，極爲明顯。最高統帥曾兩度蒞臨瀋、錦指示以主力西進，協同東進兵團包圍林股於錦州附近殲滅。惟以各該方面指揮官對會戰指導意見不一，部署無方，未能貫澈最高統帥意圖；終致錦州不守，瀋陽旋亦陷落，關外大勢既去，華北因之不保。戡亂形勢急轉直下。故遼南一戰，實爲整個戡亂戰事勝敗之契機，玆提要檢討如後：

一、錦州之防守：守備錦州之部隊，既無精銳之基幹，戰力且不齊一，其中第九十三軍及第一八四師之裝備爲美械、日械，人數不過七成，新八軍之暫編第五十四師、第八十八師爲國械，人僅七成五，暫編五十五師係地方團隊改編，裝備甚劣，人數不過三成五，且除第九十三軍外，均未完成訓練，尤以第九十三軍及第一八四師，均爲盧濬泉之滇籍子弟；而指揮所主任范漢傑與盧濬泉間，則貌合神離，指揮難期如意。加之第九十三軍軍紀廢弛，幹部營私，成爲該內部之公開秘密，故甚難發揮固守之戰力。

復次，錦州既爲必守之要地，勢應屯儲充份之彈藥，以備固守；在配備上增強西郊外圍之力量，藉使機場得以確保。乃接戰不及一週，機場即感威脅，且要求空投彈藥，足徵備戰之不週，故終致覆敗。

二、西進兵團之行動：西進兵團之編組，因衛總司令立煌之因循延誤，致逸失戰機，鑄成大錯。迨爾後廖兵團奉令西進爲時已晚。當軍至彰武、黑山，即被共軍所阻，致任務無法遂行。加以部署錯

誤，使全軍陷於覆滅。按廖兵團之西進，首越巨流河，再渡柳河，河幅極寬，流向不定，水淺而淤，不利徒涉，雨季尤形成障碍；三涉繞陽，四趟沙河，八道河，面向黑山，北鎮之隙路進出，最後尚須越涉大淩河。而北鎮南北山地綿亘，更爲天然之橫走廊，大兵團逼處其間，不啻自陷絕境，故一旦遭三倍於我之共軍圍攻，即全軍潰敗於此河沼地帶。

當我西進兵團被共軍包圍截擊之初，瀋陽剿共總部勢應以全力策應，使不致腹背受敵，其主力或可突圍，但竟迄未援救，坐視孤軍應戰，以致覆沒，似屬不仁。

三、東進兵團之行動：錦葫東進兵團對塔山共軍之進攻，士氣極爲振奮，各軍、師長均能奮不顧身，親臨最前綫指揮，爭取戰果。惟以塔山之既設工事，當國軍撤守時，未能予以破壞，反致爲共軍利用，國軍反復攻堅，傷亡重大。但仍始終未能脫去交通綫之依賴，大胆鑽隙滲透；或由西海口登陸，直拊塔山之背，以減林彪對錦州之壓力。

四、葫蘆島之撤退：敵前背水撤軍，原極不利，但國軍由葫蘆島之撤退，以七日之時間，於一個港口內順利撤運十四萬大軍，二萬噸軍品，其規模之大，成效之著，國軍尚屬僅見。其成功繫於部署得宜，準備週到，行動秘密，敵未發覺，尤以全體官兵之嚴守紀律，精誠合作，以港口優良，艦艇轉運靈活，皆爲有力之因素，殊值吾人記取者。

東北殘局，最後必然崩壞，不待智者而知。但崩潰之速，亦大出意料之外，即林彪也想不到。若論禍首，自推廖耀湘，次爲衛立煌。

廖耀湘抗戰時期在緬甸作戰，屢建大功，所部新六軍全部美式裝備，共軍指爲國軍五大主力之一，實則廖耀湘爲人器小易盈，到東北後，生活驕奢淫佚，完全失去鬥志，黑山之敗，如果不因循瞻顧，勇往直前，也可以扭轉大局，但廖耀湘的作法不是如此。

名記者陳嘉驥對此曾有詳細敘述。

西進大兵團，被動員者有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青年軍二〇七師、五十三軍一部、兩個新編部隊，東北剿總直屬砲兵佔一橋頭堡，完成渡河繼續前進的準備。此時另一部隊，共約廿餘萬人，號稱卅萬大軍，由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負責指揮，向錦州地區進軍。同時，葫蘆島與錦西地區國軍，組成東進兵團，也以錦州爲目標；被動員者有原屬華北剿總的九十二軍，新調至葫蘆的五十四軍，此外尚有三十九軍、二十一師、九十五師、二九六師共約十餘萬人。

由瀋陽出動的西進兵團，在當局催迫下，原定十月七日全綫出動，但廖耀湘却先行繞道攻取法庫，以致遲延到十月九日才正式出動，當此錦州大戰緊張萬分，戰場形勢瞬息萬變之俄頃，須臾之差錯與延誤，就可能有不測的變化而無法挽救，此時此地，廖耀湘竟再作兩天無理由的延誤，其貽誤戎機之處，竟導致了整個河山變色，實爲千古罪人。果然，國軍於十三日攻取新立屯、佔領彰武，截斷彰武與義縣交通時，錦州就在十四日陷落，圍攻錦州的卅萬共軍，已可轉用協助其他共軍向國軍進行全面反撲。在軍事上有「機不可失」的術語，得「機」與失「機」之間，常有驚天動地的巨大轉變；廖耀湘當年之先攻取法庫，實無絲毫理由，其必欲如此，乃意在遲遲其行，坐待錦州陷落，以免與共軍在遼西發生決戰，俾能即刻班師回瀋陽，其根本上意念是：「保存實力」。茲將當年國軍西向大軍行動簡述於后：

瀋陽西進兵團，十月九日才全師正式出擊，第一步目標爲截斷義縣與彰武間共軍交通，然後再向大淩河地區進軍，以進出錦州外圍，策應錦州守軍作戰，再協同東進兵團，完成在錦州殲滅共軍主力的大決戰。新三軍、新六軍以新民爲基地，西依繞陽河爲屏障，向共軍發動襲擊並渡巨流河前進，遂與共軍第五、第六及共機械化師遭遇。新三軍源出新六軍，是過去遠征緬甸的機械化部隊，曾屢敗日軍而揚威異域，所以新三軍與新六軍戰鬪力極爲堅強，三年以來在東北冰天雪地中飽經折磨，雖精銳共軍亦仍非其對手。新三軍、新六軍與數量上佔優勢的共軍惡戰竟日，共軍終被擊敗潰散，十日彰武克復而旗開得勝。彰武克復後，國軍新三與新六兩軍鋒銳乃由向北轉而向西挺進，十一日掃蕩新丘、大廟等地後，一舉攻至高台山，在新開河對岸搶路國軍，新一軍與七十一軍，也在十一日自新民出發向西進擊，排除當面共軍節節抵抗，進至繞陽右岸，完成對軍事交通要衝新立屯進攻的態勢，並藉以掩護新三軍與新六軍兵團側背的安全。十一日夜，共軍發動全綫猛烈夜襲，其中以共軍第五縱隊猛撲我七十一軍八十七師邵家村、東西坡台子、兩家子等處陣地戰事最爲激烈，雙方惡戰竟夜，共軍都未得逞，蒙受重大傷亡後退去。十二日我大軍分由彰武、六家子、大荒地、腰堡、白馬廠各地，發動全綫猛攻，並強渡行將結冰的繞陽河。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七一—四七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萬人協會秋季旅行

日期：六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
地點：青山紅樓青松觀、靈渡寺、錦田、石崗、大帽山。
集合地點：九龍尖沙咀漢口道何鴻卿大厦側停車場。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卅分。
出發時間：上午九時正開車（逾時不候）
費用：每位十五元（包括車費及午膳齋筵）
售券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本會
九龍上海街六二三號俊人書店
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B益昌米店
售完即止，臨時不設售券。

新三國

（一）合久必分

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湯恩比（A. 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會」一詞，代替「民族」或「文化」，並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局部保存。湯恩比喜歡說，「中國社會」在佛教進入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只有「遠東社會」。

我們中國人談中國史，常常說「一治一亂」，而不說周族衰亡，漢族繼起。因爲，所謂漢族，並非如日爾曼民族之爲侵入西歐的蠻人，而是包括了周朝老百姓的一個民族，只不過是國號改用了「漢」而已。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侖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會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於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於我們這禮義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作成非常之事：「撥亂反治」。於是，希臘羅馬於亂了以後未能再治，而我們中國每逢「天下大亂」以後，不久便「形勢大好」，一治一亂，成了中國歷史的軌跡，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跡看得太呆板。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等於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他們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一張一弛」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歷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合久會分，分久會合」。

至於，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眞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眞的合了？「人」的關係很大。位據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面，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分的趨勢，確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徵，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標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於劉邦簡化了法律，減輕了賦稅，因襲了秦的「三權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後之徵用全國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學說爲中心的學術。

所謂「三權分工」，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這與美國的「三權分立」不同。在沒有三權分立之時，這「三權分工」究竟要遠優於霍光以後之權臣包攬一切了。

所謂徵用全國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縣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選拔，留在身邊訓練，察看，然後再分別任用爲縣令，縣長，於任期完滿以後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漸升爲中央的九卿（部長），三公（院長）。

霍光在昭帝之時，作「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是虛銜（加官），大將軍在平時沒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權，由於替皇帝「錄尚書事」。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在皇帝身邊管文書。尚書原是宮內的小官，「錄」起皇帝的所有的文書事務來，這就成爲丞相與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皇帝。

三權集中於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淺顯的話來說，霍光替皇帝代閱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雖則是寫給皇帝的；事實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處理。

霍光以後的外戚如王莽、竇憲、鄧騭、閻顯、梁商、梁冀、竇武、何進，都於種種不同的加官與虛銜之下，大權獨攬。宦官的領袖們，有時候大權獨攬，有時候幾個人合夥，作「集體領導」，如單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趙忠與張讓等十二常侍(俗稱「十常侍」)。

東漢的皇帝們，在和帝以後都是短命的人。壽命較長的桓帝，死時才三十六歲。靈帝死時，三十二歲。順帝，三十歲。和帝自己，二十七歲。其餘的，兩位少帝，與質帝、冲帝、殤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順桓靈之所以短命，因爲後宮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順桓靈，留下了年輕的寡婦，以皇太后的身分垂簾聽政。她們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

演義

黎東方

父親（國丈），或哥哥弟弟（國舅）。於是竇鄧閻竇何等幾家外戚，便先後當權。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親生的，則問題比較簡單；倘若是「抱來的」（由別支皇族過繼而來的），那就每每發生小皇帝畧爲長大以後，就被宦官挑撥利用，以政變的方式推倒當權的國丈或國舅，使得大權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權構，由於不再有三權分工，一壞便全部都壞。地方官吏之推選孝廉，或爲形式，眞孝眞廉的人競爭不過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於是現任的及未來的官吏，從上到下，極大多數成爲貪污份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殘喘於如虎如狼的貪官污吏的統治之下。

東漢在經濟上，本可以比西漢畧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夠解救的奴隸，逐漸的解救了。光武帝又儘量減少貴族與大官的俸祿，儘量不捲入西域各國的國際糾紛，軍隊的開銷縮小，這些措施都是爲了讓人民可以休養生息。

可惜，由於政治的結構出了毛病，人民在賦稅方面的負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實上比以前多，公開的負担少，暗中的負担多。所謂暗中負担，第一是銅錢貶値，西漢從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鑄造了二百八十「億萬」。（所謂億萬，是十萬萬。二百八十億萬是二千八百萬萬。）東漢的銅錢流通量，於王莽末年的大亂以後，經過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漢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後的當權之人，一方面連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錢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窮奢極侈，不懂得什麼叫做量入爲出，更不懂得什麼叫做「平衡國家收支」。他們貪圖鑄錢的方便：用少數的銅，鑄多量的錢，於是越鑄越多，在順帝的時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數字上是六十萬萬，等於是西漢兩百年所鑄銅錢的總數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負担，是官吏的種種攤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賄路。

官吏的生活費與娛樂費，都是取之於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讓它荒廢不修，黃河決口；別的河流也頗有泛濫的。大水之年以後，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災與旱災，輪流的逼得老百姓沒有日子過。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僅對人世間貪污橫行與種種不合理的現象，視若無睹，而且似乎對助紂爲虐，於水災旱災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東漢末年的人民，對洛陽的中央政府失望，對老天也失望。於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的鼓動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將死；倘若能另有一個新的老天，新的上帝，來替代這生病將死的老天，該有多好！張家三兄弟告訴他們：這蒼天確是生病將死，替代這蒼天的，將是黃色的天，你們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頭裹黃巾，便能於天崩地陷、宇宙換一紀元之時得救。結果，有三十六萬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張家的黃巾組織。

（二）黃巾

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是中國歷史上若干次的失敗的農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數不爲不多，組織不爲不強，它之所以失敗是由於領導人物之不學無術，既沒有對於當前客觀環境的正確瞭解，又沒有對於未來的理想社會與理想政府的構想，更不會聚集或培育了軍事的與政治的幹部人才。

作爲黃巾徒眾之大頭目的張角，及其兩位弟弟張寶張梁，所懂得的只是以畫符念咒、噴水治病的魔術或催眠術，來廣收信徒，藉以推倒漢朝及其政府。漢朝的各級政府，何以會在安順桓靈諸帝之時壞到那種田地？要用什麼樣子的政府來替換這東漢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雜稅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要用什麼措施來剷除當時經濟上的病根？這些大問題，不是張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得出的。

他們，正如其後若干次的農民革命的領導人物（黃巢、李自成等等），也頗像今日美國的「新左派」，只不過是對現狀十分不滿而憑着一時衝動，「爲革命而革命」、「先破壞了現狀再說」！從開頭起，他們便不想睜開眼睛，而只肯閉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動。安得不失敗呢？

計劃，張角不是沒有。他活動了十幾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頭到各地區活動，吸收了三十六萬人左右的徒眾，以一萬人爲「一方」，有些方超過一萬，有些方不到一萬。每方，設一個「大帥」。這三十六萬人，遍佈於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於今日河北省與熱河省的冀州、幽州，位於今日山東省的青州、兗州，位於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荊州，位於今日安徽省與江蘇省的揚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邊的中常侍封諝與徐奉二人。這二人加入了他的組織，願作內應。

他預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三月初五日，在全國各地同時起事。徒眾一概以頭裹黃巾爲號。

中國抗戰實錄

在可資稽考的三千萬元之中，預計以二千萬元爲大典經費，一千萬元爲登極犒軍費用及戰費。

龍椅・龍袍・御璽

「大典籌備處」的最初工作，是將以前清廷的「太和殿」改名「承運殿」，爲適合「袁皇帝」御用而加以修建，殿內圓柱都漆成喜氣洋溢的朱紅色，當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飾以天子象徵的盤龍雲彩。辦公房屋都裝設新式熱水管暖氣，舊有板壁全部改鑲玻璃——諸如此類的修建改裝費用，計達四百七十萬元（約爲今天幣值的二千萬美元）。

皇帝的「御座」，豪華到價值四十萬元，扶手、靠背，以及黃緞椅套、椅墊等，一律雕龍、繡龍。

「御座」前，有雕龍御案；案前排列象徵帝王權威的三座古鼎，三座古爐；御座後面，陳設九面雕龍嵌寶石屏風；屏風左右兩邊，有日月寶扇一對。

皇帝龍袍，由北京最大服裝店「瑞蚨祥」特別定製，用赤金綫盤繡龍袞，通體綴以明珠，嵌以鑽石，有祭天用（五十萬元）和即位用（三十萬元）兩襲。

此外，籌安會方面所支付的運動費，也所費不貲。

自全國趕來的帝制請願人士，由籌安會發給每人五百元乃至一千元，加以收買；爲請願而花費的電報費約一百萬元；以及爲製造輿論收買新聞界支出三十萬元。更有三百萬元爲袁世凱的親信楊度等人飽入私囊。

迷於皇帝夢的袁世凱

舉行各種典禮的孔子廟，在清朝時代一律採用黃色，現在「袁家朝廷」風尚紅色，由拜墊到帳幔都改用紅緞。

鐫有「中華帝國之璽」和「皇帝之寶」的御璽，是以四寸見方的寶玉新刻；御璽之上，鐫有「誕膺天命歷祚無疆」八字。又在中華民國國旗——「五色旗」之上加印紅日一輪，表示「五族共戴一君」。更有以袁世凱肖像爲圖案所鑄造的銀幣。

在陽曆年底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袁世凱下令明年——一九一六年，也就是中華民國五年，改元爲「洪憲元年」。

護國軍起義

袁世凱接受推戴爲「中華帝國皇帝」，對於討袁氣勢，不啻是在火上加油。

成爲討袁最大推進力的，是護國軍。

「護國軍」是在袁世凱被推戴的幾天之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雲南將軍（即原來的都督）唐繼堯和蔡鍔、李烈鈞等人舉兵起義，在雲南宣布獨立時所編組的部隊名稱。自此開端，而向貴州、四川、廣西等西南地區各省擴大，終於迫使袁世凱放棄帝制，沮喪之餘，於次年抑鬱而終。



袁世凱稱帝，改故宮太和殿爲承運殿。

蔡、李趕到雲南

「護國軍」的中心人物之一，是蔡鍔。

蔡鍔在辛亥革命之際，率領新軍，光復雲南全省，出任雲南都督，在雲、貴兩省培植有很大的勢力。距離北京遼遠的西南各省，在袁世凱說來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他對蔡鍔的勢力感到畏忌，故而將之召回北京，形同軟禁。

儘管如此，但蔡鍔仍然和雲南方面秘密聯絡，策進討袁計謀；由於從前任雲南將軍唐繼堯曾經是他的部下，乃以密碼電報指示作發難準備。



起義反袁的三首腦：右爲蔡鍔，中爲唐繼堯，左爲李烈鈞。

蔡鍔於十一月十一日夜晚，避過了袁世凱的監視耳目，由北京被秘禁的地方脫出，一度稱病住進天津日本公立醫院，在院中換穿和服、化名乘日本輪船「山東丸」東渡日本；然後繞道台灣、香港、河內，於十二月十九日到達雲南省會昆明。

在昆明，已有二次革命主角李烈鈞趕先一步到達。李烈鈞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亡命日本，轉赴新嘉坡居留；因孫先生的敦促，前來雲南。

由於蔡、李二人抵步，起義的態勢爲之齊備，即由雲南將軍唐繼堯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電請袁世凱取消帝制，並要求將策畫帝制的親信楊度等十三人即日明正典刑；在二十四小時內如無圓滿答復，則訴諸武力以謀最後解決——不啻是一個最後通牒。

可是，袁世凱卻只叫政事堂答復：「此電想係他人揑造」，袁本人則佯作不知。十二月二十五日，南雲終



袁世凱稱帝所造的「中華帝國之璽」及「皇帝之寶」

於宣告獨立，廢去將軍，恢復都督名義，由唐繼堯就任都督，定名爲「護國軍。」

護國軍聲勢浩大

「護國軍」命名由來，是因舉行會議宣告獨立的會場在「護國寺」；而且顧名思義，是爲了保護國家。

「護國軍」在：（一）與全國民戮力擁護共和國體，使帝制永不發生。（二）劃定中央、地方權限，圖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等口號之下，號召各省同時起義。「護國軍」編成三軍——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進攻四川；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指向兩廣；唐繼堯爲第三軍總司令，坐鎮雲南。

袁世凱接到「護國軍」發難的報告，立即下令解除唐繼堯等人職務，任命雲南第一師師長張子貞代理將軍，令其逮捕蔡鍔等人，但張子貞拒不受命。

袁世凱急忙在中央成立「征滇臨時軍務處」，而「護國軍」的聲勢則日益浩大，接着有貴州、廣西、廣東、湖南等西南各省陸續發表獨立宣言，向全國性的討袁



袁世凱稱帝所設計的文官禮服。

運動擴展中。

袁世凱就是在「護國軍」的攻勢之下迎接了一九一六年的元旦——本來應該是「洪憲」紀元的第一天，是他得償宿願、正位「九五」的吉日。

袁世凱延期登極

可是，由於「護國軍」的起義，給予注視中國動向的列強國家以「國內有欠安定」的印象，於是各國駐華公使館乃以「內部尚未達成統一」的理由，對於袁世凱的「登極」頗示難色，並且連「洪憲」年號也不予承認；因此，原來預定在元旦舉行的「即位大典」，乃決定延期到二月初。及至一月中旬，各國見到「護國



趕往雲南參加討袁的梁啓超（左）和岑春煊。

軍」的行動愈益活躍，都向袁世凱探詢對於地方起義的對策如何？

袁世凱對於這些詢問，一概答稱自信可以在短期間內予以平定。

然而，實際戰況却不如理想，袁世凱乃急於要打出一手有效的措施，以謀扭轉局勢；於是在焦灼之中產生了一個辦法——就是派遣特使前往日本。

此時，「中英同盟」等工作已經歸於失敗，袁世凱所期待於英國的助力，難望實現；至於日本固然也曾有希望延期實施帝制的勸告，然而在袁世凱的揣度中則是——只要讓日本體會到能有些利益可圖，則日本便會倒向自己這一邊。

剛好日本大正天皇的加冕典禮在上年——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舉行，當時中國只派駐日公使陸宗輿參加，現在雖已爲時稍晚，但不妨仍舊以慶賀爲藉口而派遣特使——這種舉動之含有政治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中、日兩國之間，自一九一五年年底開始，秘密磋商關於派遣特使的問題。

袁世凱決定以農商總長周自齊担任特使，打算對大正天皇贈予勳位。

駐日公使陸宗輿在和日本方面商洽之後，決定了特使於一九一六年元月二十四日到達東京日程表，日方且已安排接待周自齊特使以親王之禮。

日本突轉而反袁

當時，在中國國內，盛傳袁世凱由於亟謀踐祚稱帝，對於勸告延期實施帝制的各國，秘密給予某種權利。袁世凱考慮到此種流言如果傳播開去，則對於討袁行動更會火上加油，因而十分希望將流言平息，特地要求各有關國家聲明沒有這樣的密約。

密約草案被法使盜出

可是，對日本派遣特使，却更增加了謠言的傳播，以致各國都在注視中、日之間可能會有密約，而探索其情報；其中最熱心的是法國駐華公使康悌，他收買了袁世凱的使用人，從機密文件箱中將中、日密約草案盜出，拍照之後，不動聲色仍將原件送回文件箱中。不久之後，則在紐約報紙上將其內容暴露——這是離間中、日關係的一種手段。

小啓

本刊長篇連載「火種」第三部續稿未到，暫停刊登，一俟續稿到齊，準備連同第一、二部合印單行本發行。又「中國抗戰實錄」原名「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蔣總統秘錄），在坊間已有多集單行本出售，由下期起，停止連載，以便抽出篇幅刊登「萬人意見」。讀者欲窺該書全豹，請向港九各大書店購閱。

萬人雜誌編輯部啓
十二月五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illegible]

[illegible]

風一絲，烟一絲，秋柳一絲草一絲，

閒愁飄一絲。月影遲，花影遲，鐵馬

[illegible]

觸起幽思抬望眼，風傳鳥語透疎牕。

冬蟄

雪梨 林康

[illegible]

四害被擒

林參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登臨墨客紛描畫。俯仰詩人任唱酬。

[illegible]

今當[illegible]梅[illegible]放。[illegible]

秋夜感懷

雨化

[illegible]

剪燭西窗談往事。惜花三徑賦歸辭。

[illegible]

毛酋逝世抒感

[illegible]

魂雖離去惡名留，抹粉難遮竊國羞，

[illegible]

人民奴役捱飢餓，社會鬥爭受怨尤，

[illegible]

閏中秋

[illegible]

[illegible]

天有微雲堪點綴。人如明月再團圞。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賞追迎送又登樓。萬里清輝一望收。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景物依稀如昨月。今宵又見月當頭。

[illegible]

閏中秋

[illegible]

前題

黃雲聃

[illegible]

素娥一別剛盈月。佳節重添已廿年。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李撫虹

[illegible]

[illegible]

圍[illegible]且喜江樓近。好引壺觴莫計籌。

前題

[illegible]

銀漢浸漢迤千里。金鏡懸空照九州。

前題

[illegible]

偶逢時節聊傾盞。賣盡田園不荷鋤。

生世幾重八月閏。良宵好是二更初。

前題

[illegible]

江上漁燈穿碧浪。樓前草木幻青岑。

[illegible]

今夕姮娥閒也甚。重開鏡匣照秋心。

前題

劉紹進

西風黃葉客中天。夢斷南州二十年。

人世有情艱一敘。秋心何喜竟重圓。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又閏中秋二十年。人間何幸共嬋娟。

[illegible]

閏中秋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77

政府狂加差餉市局要分一杯羹

評毛澤東的「蝶戀花」詞

對美國務卿萬斯的看法

美蘇的「追擊衛星」

下放知青的悲慘命運

「亂世佳人」女配角近況

喬冠華與龔章之戀

禮法與情慾的衝動

「加如刀！」

嚴以敬作

國鋒不會有好下塲

NO.477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五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華國鋒不會有好下場……………………………每週評論 1
沙利士認爲不應「迎合觀衆趣味」…………萬人傑 2
政府狂加差餉市局要分一杯羹
評毛澤東的「蝶戀花」詞…………………………岳騫 4
對美國務卿萬斯的看法…………………………李哲夫 8
美蘇的「追擊衛星」………………………………陳獨塵譯 10
「三華」論………………………………………古鶴翔 12
「亂世佳人」女配角的近況…………………尹靜心 13
下放知青的悲慘命運…………………………王維安 14
蔣南翔復出……………………………………柳山 16
商業文學…………………………………………俞思園 16
互送秋波…………………………………………余秋人 17
氣質超特女性……………………………………李凱詩譯 17
喬冠華與龔章之戀……………………………胡養之 18
江青一頓飯相等農民五年糧…………………秦明 20
阿拉伯世界的新結合…………………………朱汝容 21
禮法與情慾的衝突……………………………葉慶炳 22
評黑龍會・賭王騙局・外父大人……………林巽 24
卡達…………………………………………卡達自傳 26
新三國演義……………………………………黎東方 28
讀者來信………………………………………萬人傑 30
萬人詩壇…………………………壇主封淑英（封底內）



華國鋒不會有好下塲

毛死前據說給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最近一個多月來中共在大陸關於對華的宣傳中，這就成了他是老毛生前「親自選定，親自培養，親自決定的接班人」。大概華國鋒這個狡猾的山西屠夫讓毛澈底「放心」，所以他「辦」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掩捕了以江青爲首的所謂「四人帮」。

因爲華逮捕「四人帮」後不僅上來了，當上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軍委主席，並被大陸宣傳工具捧之爲「當之無愧的英明領袖」。溯在去年九月至十月，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於九月十五日在山西昔陽開幕時，鄧小平作了「重要報告」。後移北平繼續舉行，十月十五日華國鋒在會上作了以「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爲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爲題的「總結報告」。鄧的「重要報告」和華的「總結報告」中都提到了「整頓」這兩個字。鄧的報告胎死腹中，根本就沒有公開發表，而華的報告不僅公開發表，且成爲中共中央的「文件」，在全大陸傳達學習。雖然華在報告中提到「整頓」數次，但「四川電台」就會公開宣稱：它與鄧的報告完全不同，因爲鄧的報告是「修正主義」的東西，而華的報告却是「正確」的。最近，中共在宣傳中不止一次地公開聲稱華的報告是由老毛「批發」的。

有些人特別是有不少外國人，一直認爲華國鋒屬於周恩來、鄧小平派。在「四人帮」事件後，此種說法更甚囂塵上，且由「估計」而加以「肯定」，確實認爲華爲周鄧派已同一加一等於二那樣一點都不會錯。

其實這是不對的，相信起初他們的估計，就有一廂情願的成份存在，因爲一些外國人希望在中國大陸能由「穩健派」掌權。我們一直認爲華是毛江派，毛死後他叛離江青，來一個卑鄙的「反戈一擊」，成爲「吃碗面翻碗底」的無恥之徒。

華國鋒長期蹲在湖南，在湘工作十年後的一九五九年才得毛提拔爬上湖南省委書記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他在長沙起家，當時不投林彪就靠毛江，不然即或一時爬起來也會很快倒下去。而華不僅未倒，且於一九七一年二月間「上調北京」，不久就參加處理林彪事件，加上後又當上「公安部長」。這些那有一點可以證明他是周鄧派？上次文革、毛對「公檢法」非常痛恨，所以紅衛兵造反時把公安、檢察、法院這三個系統通通砸爛了。老毛對「公檢法」，除具戒心，特別是新的公安系統還有「檢察權」，如果華非毛的親信，死也不會派他的。

再說，如果華國鋒是周鄧派人物，老毛又何必黜鄧擢華；空費二遍事，對已對江青却毫無好處。

自王張江姚所謂「四人帮」被捕後，表面上看中共中央的頭頭，如葉劍英、李先念和陳錫聯等都捧他，然捧得過火加肉麻，反使人在嘔心之外復感到華的上台和北平那一小撮人的「團結」之背後另有不可告人的勾當。

「四人帮」倒後，華國鋒一伙所採取的手法是把毛江「一分爲二」，近日又拉出在長沙伏法達四十六年之久的楊開慧來，這是進一步替毛江辦「離婚手續」。這樣做好像是過去老毛是老毛，江青是江青，就是眞的把江青說成是娼妓，老毛也不是龜公。因爲他們「離婚」了，「手續」是華國鋒給辦的。

然時至今日，華帮仍不敢否定文革，甚至與江青息息相關的「新生事物」仍在提倡，更滑稽的是「江青同志親手培育」的「革命樣板戲」，仍是在大陸到處唱、天天唱，在這樣的尷尬情況下，大吵大罵揭發批判「四人帮」，未免太無説服力了吧！

今日的華國鋒在大陸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有的地方說他「投機」，有的則指他「忘恩負義」。雖然華帮在大陸上對「四人帮」份子全面進行「大揭發、大批判、大清査」，但首先因昔日的毛江親信華某出師無名，加上打擊面過大，不會太久必釀成巨變。巨變發生後。共軍集團權力更大，用以平民憤的最好人選就是華某。華某上台不是由中共中央三中全會決定，而是由中央政治局那幾個人決定的。如謂當時逮捕「四人帮」事態緊急，由政治局決定是權宜之計，然迄今已兩個多月，且在大陸上「頌華擁華」的宣傳越叫越响，那麼爲何不召開三中全會？

中共中央不召開三中全會，這等於是華的一條辮子握在別人手裏。此外，關於「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自「四人帮」被捕後即不再提起，其實，這個問題正是華某的致命傷，因爲這樣也就等於是說鄧垮台華上台還有手續不清。

沙利士認爲不應「迎合觀衆趣味」
政府狂加差餉市局要分一杯羹

萬人傑

市政局主要經費來源，是從差餉徵收率中撥出百分之六。現因政府重估租值，由每年四十八億加到九十億，市局收入也水漲船高，條數很巨。有些議員過意不去，主張減低徵收率至百分之四點五，但沙利士認爲不可，幾大唔肯減。這事引起民選議員非議，結果如何，現尚未悉。此外，本週老萬還論及另外一些事情……

不能放棄權益

政府徵收百分之十八的差餉中，百分之六劃歸市政局作經費。過去每年差餉四十八億，市政局所得約爲二億八千八百萬，加上各項牌照費、墳地等收入，相當可觀，因此香港市政局十分富有，不少盈餘。現在「重估租值」結果，四十八億的每年差餉收入，將增至九十億。如差餉率不變，市政局百分之六的差餉收入將爲五億四千萬了。

因輿論反應強烈，政府打算耍出原定的數字遊戲，實行「減低差餉徵收率」。政府所佔的百分之十二，減低爲百分之十，同時希望市政局的百分之六減爲百分之四點五。其實，九十億元之百分四點五已是四億〇五百萬，比四十八億的百分之六，二億八千八百萬已多了一億一千七百萬，大有收穫。可是，市政局主席沙利士及若干「民選」議員，一聽到要「減低差餉徵收率」，便立即反對。

當然，收入五億四千萬也好，二億八千八百萬也好，都不是落入議員們私囊的，他們得不到利益。不過，能支配更大的貲財，總是樁好事。市政局的主席、民選及官委議員們，當然希望控制更多數字。

在市政局週年辯論大會中，沙利士露骨地表示不能放棄這「權益」，市政局所佔的百分之六的差餉無意減低，他說：「現時作迎合觀衆趣味的表演，只會損害到將來。因今日似乎是多餘的，明天可能並非如此。」即是說：目前市政局雖然花不了這麼多錢，但以後會用得着。

沙利士這說法是不錯，但他沒想到這些金錢的來源，是使四百萬香港人負担百上加斤的搜刮得來。說到搜刮，我們的財政司夏鼎基算得一流好手，但他的搜刮也有點伸縮性，先張大老虎口，待人們害怕求情時，退了一步，仍大有所獲。

一加五六倍，平均計數也在百分之八十，這數字使整個香港震動，即使沒有樓宇收租的人，因政府說過，可以將這筆差餉轉嫁住客身上，這一來，香港幾難有一個人能逃得過不受影响了。

當局在強烈反對聲中，倘且有退一步——減低徵收率的打算。但比夏鼎基更厲害的沙利士，則在市政局有巨大盈餘之下，仍要搜刮更多財權，難怪市局的牌照費除非不加，一加就數倍。沙利士作風確使人害怕，如果由他當財政司，難免民無噍類！

市政局的民選議員由市民選出，本該站在市民利益立場上說話，何以也贊成搜刮？眞百思不得其解！

喬冠華投奔自由？

十二月四日晚上有位朋友打電話給老萬，說在電視新聞中聽到報告，「人代常會」罷黜的中共前「外長」喬冠華，乘了一條木船，在筲箕灣登陸云。老萬沒看電視新聞，有沒有播出這則「新聞」，無從證實。

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得到駐美特派員長途電話報告，證實喬冠華在美時，聞說四人帮被捕，確曾計劃投奔自由。他的兩個腹稿，經由本報報導過，但因事機不密，爲担任特務工作的黃華盯緊，終被押回北平。

如果喬冠華有決心投奔自由，在美國時是最輕而易舉，因爲，紐約對喬冠華並不陌生，一定有不少路數，因此才會跟一位自由報人掛上鈎。據我們了解，這位自由報人在美國相當有辦法，把他送上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直送到台北去也大有可能。

當時喬冠華投奔自由沒有成功，可能由於遲疑不決，錯過機會。到他下定決心時，已經太遲，被黃華的爪牙發覺，在無從抵抗下，只好任由中共特務押回北平，接受「人代常會」罷黜，還被迫參加清算四人帮巡行示威。

不過，老萬仍不排除喬冠華逃亡的可能性。較早時，萬人日報報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到北平探望喬冠華，費彝民是喬冠華的死黨老友，很可能想辦法營救他，只要他能逃到香港，費彝民一定有辦法庇護，把他送到外國或台灣。

當然，這只有百分之幾的可能性，喬冠華從北平逃到廣州，再由廣州逃來香港，機會微乎其微。他是新鮮熱辣被鬥的大人物，各方對他非常注意，有什麼辦法過關？除非得到有力者（軍人）庇護，把他送走。

老萬對這項「傳說」是否定的。喬冠華「投奔自由」的機會，當被押返北平後，便告完全消失。如果他眞是心臟病轉劇，恐怕不但政治生命完蛋，

生命也已走到盡頭。如所週知，心臟病最怕刺激，今回喬冠華受到刺激非小，恐怕難逃大限！

喬冠華發跡前，曾在戰前的星島日報當過主筆，替星島日報寫社論，那時喬冠華（筆名喬木）助過老萬有限，但他畢生善於投機，藉江青扯皮條，討了章含之做填房，爬上「外長」寶座，是畢生功業巔峯；誰知起得快也跌得快，曾幾何時，從外長寶座栈下來，跌得無法翻身。

喬冠華給人的印象是經常露出「奸笑」，所有他的新聞照片，差不多都裂嘴而笑，雖是無情感的笑，但今天喬冠華恐怕連奸笑也笑不出來了。

新聞以外

兩月不死出現奇蹟

許久沒聽到岑慧雲小妹妹的消息了。自從從工商日報上看到醫生的診斷，認爲她的慢性腎炎只有兩個月壽命，如果不及時送到外國換個人工腎的話。就一直在替她耽心。

熱心的香港人很受了她哥哥岑國強和她姊姊岑慧嫻的話所感動，紛紛解囊。聽說，到現在已捐了六萬五千多元，旅費有着，醫藥費美國華僑照起，赴美換腎該沒有問題了。眼看這位有志做「白衣天使」的小妹妹將可「得救」，老萬和許多讀者一樣，替她鬆了一口氣。

可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彷彿石沉大海，沒了消息：老萬每天讀「牽先發表」這項新聞及呼籲讀者捐欵的工商日報，都沒有報導他們「業已成行」的消息，內心又兀自替岑慧雲小妹妹焦急，因爲十月十日醫生已診斷她只有兩個月命，如果不及早替她動手術，到十二月十日，豈不叫她白白犧牲？她的兒姊爲什麼還遲遲不把她送走？難道不把她那麼嚴重的病當做一回事？

可是，十二月八日看工商日報，老萬感到又奇又喜。喜的是岑慧雲小妹妹並沒結束生命，並且因每週兩次洗腎，使她的病況穩定下來；奇的是爲什麼以前那位主診醫生這麼烏龍，胡亂作出診斷，認爲她只有兩個月壽命？

如果他是工商記者導報的那麼一位「專家」，不可能這麼離譜。唯一解釋是「出現奇蹟」。許多不治之症，突然轉變，病者霍然，不乏前例。岑慧雲兩月不死，而且病趨穩定，大概也是這種奇蹟。

有位朋友笑對老萬說：其實這種奇蹟是萬人日報造成的。老萬聞而莫名其妙。朋友解釋說：如果不是萬人日報管人閒事，十萬元目標早已達到，哥哥陪了妹妹到美國，香港捐過錢的人，會從他們寫回香港的通訊，知道他們在新澤西的醫院裏進行了「換腎手術」，經過良好，岑慧雲小妹妹得以續命。他兄妹倆還感謝香港的「熱心朋友」；同時他們會告訴香港善長，他們暫時留在美國「深造」，將來學成，會回到香港來，爲香港人服務。

這麼一來，兩月「大限」到臨，岑慧雲小妹妹仍得不死的奇蹟，永遠不會發生。捐過錢的人，都以爲自己做了一椿好事，他們心裏很好過，不會有做了老襯之感。

老萬細想，這位朋友說的話不無理由，因爲世事萬不可以太過「洞明」，總該帶點胡塗。如過看得太透澈，許多事情都不順眼。做善事，不過求心之所安。捐出任何善欵，如果追根究底，也可能發現是用於其他途徑，你不知道，也就算了。

正義學生的控訴

在老萬忙得不可開交的時間，來了一羣穿校服的青年，帶來一封信，這封信，是他們經過多天商量才決定寫的。他們知道老萬認識他們的校長，問老萬會不會因爲朋友關係不登？

老萬保證不會。自從寫了「牛馬集」，辦了「萬人雜誌」、「萬人日報」後，老萬開罪許多朋友，可是老萬並不後悔，也不放在心上。因爲另一方面，老萬也因此交了許多新朋友。

老萬寫文章、爆新聞，全都是對事不對人，站穩反共立場，凡認爲違反這立場，又掛着中華民國招牌騙人的，都予揭發，使社會人士看清他們的本來面目，揭開他們的投機底牌。

當他們道達來意後，老萬草草看過他們的來信，認爲他們做得很對。如果這位校長先生要辦一家「左校」，沒有人反對他，他可以辦得比香島、培僑更左；但既然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註了冊，以中華民國爲正統的僑校，必須站穩自己立場，事無巨細，都不能馬虎。

根據這班同學信中列舉的，老萬百分之百相信是事實，因爲這位校長先生的爲人，老萬得之朋友口述，知之甚稔，他的「孤寒」趣事，可寫成一本小冊子；但「孤寒」並不是罪過，違反自己的立場，却是不可饒恕的事。

學生們提到的那位國文老師宋某，和我們本行有關，因此對他頗有認識。此人搞搞經濟稿，也搜攪娛樂版，點祇左左地咁簡單，簡直是自由陣營的一株毒草。去了美國的萬人老總李勇兄，和他曾經幾乎引起武鬥，就爲了不值其陰謀詭計。

因此，他在上課時對學生說的侮辱蔣公的話，絕對可信。作爲有正義感的學生，到這家學校念書，是因爲他們掛中華民國旗幟，以爲投對門牆，及至聽那些牛鬼蛇神的老師教書，才知正在灌輸毛毒，這是任何理由不能解釋的欺騙行徑！學生發覺不對勁，有此表示，理所當然。

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學校，老萬認爲校長先生應當珍惜他們的歷史，錢雖是人人喜愛的東西，但必須取之有道，否則有再久遠的歷史，也是日本鄉船——遲早完而已。

這羣學生的冷靜與勇氣，值得讚揚，他們發覺這家掛羊頭賣狗肉的學校不對勁，大可退學，另投他校；退學之後，便一切關係斷絕。

他們到萬人日報投訴，無非對這家學校愛護，不願它自毀歷史，日趨墮落。希望校長先生面對現實，予以徹底改革。

評毛澤東的蝶戀花詞

吳憲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塡了一首「蝶戀花」詞，題目是答李淑一、李淑一之夫柳直荀是共產黨員，也是毛澤東同鄉舊友，一九三三年被國軍擒獲正法。李淑一寫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因而聯想起楊開慧，毛生平想起楊開慧只此一次。還由李淑一一信所引起。當時興到，塡了此詞寄李淑一，此事已將近二十年，最近共報爲了鬥臭江青，竟把此事再度提出，又把毛澤東此詞眞跡在「人民日報」刊出，實則這是驢頭不對馬咀的事，江青與楊開慧絕對扯不到一起，筆者在萬人日報已經說過，此文則專評毛澤東這首詞。

中國人最重感情，夫婦爲倫常之始，因此，歷代名家所賦悼亡詩甚多，佳作亦不少，最著名者自推唐詩人元稹之三首悼亡詩，至悼亡詞要亦清代大詞人納蘭成德作得最好，此處不再詳舉，只談毛詞。

毛詞全文是：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爲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我失驕楊君失柳」一・失字不妥

毛詞第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這個失字就用得不妥，失字用在此處，顯得輕佻，好似失去了一件玩物，根本就沒有對等的成份在內，所以更談不到有絲毫感情，自然引不起讀者的共鳴，作爲一首悼亡詞來看，毛詞離水準還遠得很哩！

其次再說到「我失驕楊君失柳」的「驕」字，根據第七期「文藝報」影印毛詞原文，最初寫的「我失楊」，接着把「楊」字塗去改爲「驕楊」，大概毛澤東原意是打算寫「我失楊花君失柳」，後來覺得楊花不妥，又改爲「驕楊」。其實楊花固然不好，但楊花還通順，而且也有出處。北魏勇將楊華，因與胡太后私通，懼事發，率隊降梁，胡太后想念作楊白花詞，令宮人歌唱，結句有：「春去秋來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胡太后懷念情人，毛澤東哀悼亡妻，兩人身份既同，事體又類似，毛澤東若用這個典故，還算恰到好處。可是也許他以爲楊花太弱，雖風流而不剛勁，於是改爲「驕楊」，這一改就改得荒謬絕倫了。

毛澤東所以把楊花改爲「驕楊」，靈感大概是從「一代天驕」來的，他也許想起宋代大詞人張先，因爲寫過「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墜輕絮無影」。所以自稱「張三影」，則毛澤東既然寫過「一代天驕」，現在又寫「驕楊」，身後或者會有把毛潤之「詞人」稱爲「毛二驕」，就不讓張三影專美於前了。

硬把「重霄九」解作九重霄

其次再說到「重霄九」，毛澤東塡這首詞，可能未經思考，憑着「天賦聰明」，下筆寫了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然後再去查韻腳，發覺同韻母的字沒有方便好用，於是信口開河謅起來，把一般常用的詞句九重霄改爲「重霄九」，他根本未從字義推敲，普通說九重霄，重字作層字解，應爲九層天，重霄意思則是天上天，因爲兩處重字解釋不同，所以重霄下面安個九字，文理根本不通，共區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却硬把「重霄九」解作九重霄，完全是牽強附會，等於產共決不能作爲共產解，社會若改爲會社就變成日本的公司了。

一般成語也有可以顚倒用的，例如「山河帶礪」與「帶礪山河」，「天荒地老」與「地老天荒」，但究竟是少數，大部份還是不易改動的。

其實毛詞所以要用「重霄九」，說來說去只有一個理由，爲了押韻。因此我不禁想起古人一個笑話，軒渠錄載：

王彥齡才高不羈，爲太原推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歛板向前，作望江南云：「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曾塡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請問馬初監。」時馬初監適與彥齡並坐，惶恐亟自辦訴，既退，尤彥齡曰：「某初不知，何乃以某爲證？」彥齡笑曰：「

乃借公趁韻，幸勿多怪。」

毛澤東大概是王彥齡的嫡傳弟子，所以也只好用重霄九趁韻，不管通不通了。

以上是說毛詞用字不通，接着再說信口胡柴處。

楊柳輕颺·信口開河

毛詞第二句：「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不知此意作何解釋。假若楊柳是作樹解，楊柳無法輕颺，只有楊花飄泊，柳絮隨風，楊柳不可能離開地面，如何輕颺，即使沿海一帶遇到颱風只是連根拔起，也不會吹上重霄九的。毛澤東這句詞實在是從南唐詞人馮延已偷來的，馮詞蝶戀花：「六曲欄杆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燕子雙飛去。」畜皇典麗，一派太平景象。毛澤東因爲記得這首詞，所以才填「蝶戀花」，但是却把「楊柳風輕」，改爲楊柳輕颺，一字之差，毫厘千里，其錯誤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失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
出桂花酒。寂寞嫦娥
舒廣袖，萬里長空且
爲忠魂舞。[illegible]
報人間曾伏虎，淚飛
頓作傾盆雨。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毛澤東

也許共幹及帮閑，嘍子們會強辯，以爲楊柳本意是指的楊開慧，柳直荀的「忠魂」，當然可以「輕颺」，但這個說法也是不通的，因爲兩人之死，間隔三年，兩個「忠魄」如何能合在一起。

就算我們承認楊柳忠魂可以合而爲一，「輕颺」兩個字也用得不妥，試看古人忠烈詩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如「萬丈白虹馬生角，一坯黃土豹留皮。」忠義之氣，直衝霄漢。楊柳之魂只是輕颺，變成了天不收，地不留的孤魂野鬼，到處隨風輕颺，世間那有這樣的「忠魂」，毛澤東如此信口開河，若非未加思考，便是存心開玩笑。

吳剛幾時去了重霄九？

接下去是「問訊吳剛何所有？」筆者看到此處，覺得毛詞最不可及處，就是越看越不懂。「吳剛伐桂」，已是家傳戶曉的故事，吳剛幾時去了重霄九，是不是在月宮「勞動改造」期滿，經天帝特赦，准升入天府，還是蘇聯放射第二顆人造衛星時，萊卡小狗衝入月宮把吳剛救出來了，這一點眞要請毛大詞人潤之先生多多加以解釋了。

吳剛入居重霄九，已經相當可怪了，更怪的是吳剛又捧出桂花酒，這眞是越來越有趣了。吳剛由月宮去到九重霄，又能在九重霄捧出桂花酒宴客，大概毛澤東把九重霄與月宮看作一處，所以吳剛、嫦娥都能自由來去，用不着路條或出口證的，他不知道嫦娥和吳剛一離開月宮，一切神話及詩情畫意都沒有了，除非月宮也「解放」了又當別論。

毛澤東用桂花酒，又犯了趁韻的毛病，其實桂花酒，不會入過詩，毛澤東只是爲了讀起來順口，好似紅樓夢寫史湘雲點着鴨頭說：「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有桂花油。」可惜毛澤東塡的「蝶戀花」，假若他塡的是「浣溪紗」、「定風波」、「鷓鴣天」一類的詞，而又恰巧用的「十一尤」韻，他眞會說出「吳剛捧出桂花油」的。

桂花那能釀成酒？

大概毛派詞人中，已有人覺得桂花酒不典，「毛澤東詩詞」居然把「桂花酒」解釋是：「桂花釀成的酒，楚辭九歌有『奠桂酒兮椒漿』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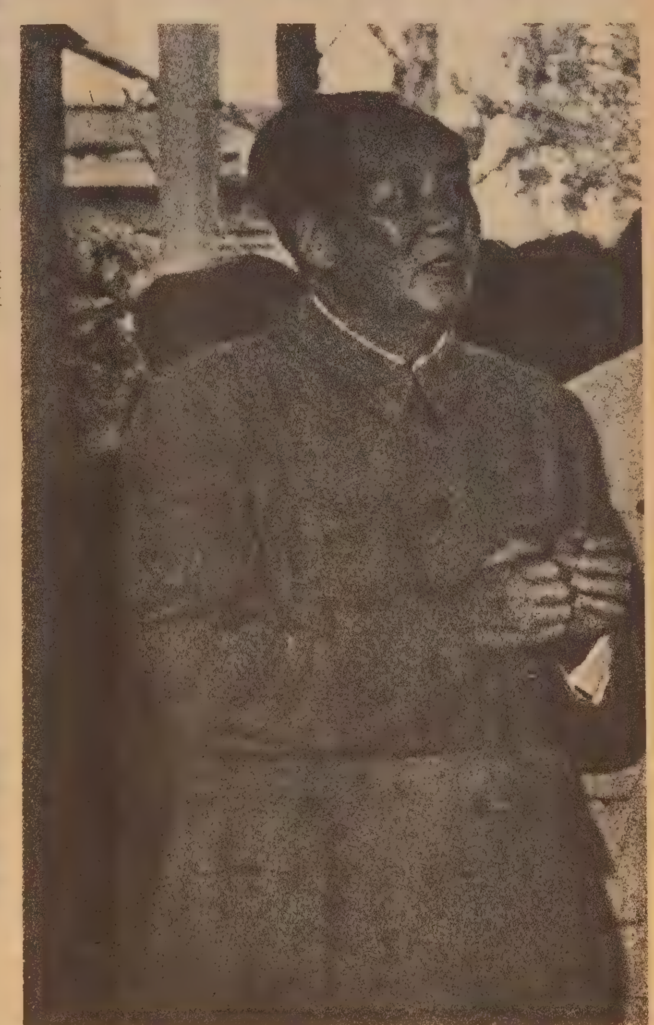
這眞是名師出高徒，有毛澤東這樣「偉大」的詞人，才有這樣高明的從者，他這一句註解，就犯了亦大亦小兩種錯誤，先說小錯：桂花不能釀酒，桂花只能浸酒，製法和桂花糖相同，用製好的酒放進桂花，經過一個相當時間，把桂花香味浸入酒裏就變成桂花酒，酒還是粮食製的，桂花本身是不能釀酒的。

至於大錯，那就太離譜，他把楚詞拉出來，硬指楚辭中「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的桂酒，就是桂花酒，作爲毛詞桂花酒的出處。這位先生胆量未免太大一些，他以爲世間只有他一個人讀過楚辭，所以拿楚辭來騙人，也許他眞不懂桂花酒是甚麼東西，致有此錯。在這裏我要鄭重告訴此君，桂酒是肉桂製成的酒，並非用桂花浸的酒。蘇東坡有一篇「桂酒頌」關於桂酒的情形說得很詳細，因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多舉，如此君不服，可以查一查蘇東坡全集。根據「南方草木狀」載：「桂有三種，皮赤者爲丹桂，葉似柿者爲菌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本草綱目也說：「單名桂者，即是牡桂。」蘇恭更進一步說明牡桂分爲「木桂」和「肉桂」兩種。楚辭注解也說「桂酒切桂置酒中也。」假若是桂花又何必切，只要放在酒中浸透就成了。東坡桂酒頌也說得明白：「木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

由上列材料可以證明桂酒是牡桂製的，吳剛伐的是丹桂。兩者最大的區別是牡桂夏月開花，丹桂却到八月飄香。所以月中附會有丹桂的傳說，也和它八月飄香有關，因爲八月十五是一年中月亮最可愛的時候，人們看到月宮有樹，當然就想到丹桂。自唐以後，登科稱之爲「蟾宮折桂」。也是因爲丹桂開在八月，所以才能引起一般士子「桂花香插少年頭」的情調。

現在可以下個結論，吳剛伐的桂是丹桂，但是不能釀酒，泡酒是可以的。桂酒是肉桂製的。並非桂花。所以說「吳剛捧出桂花酒」是信口開河，連打油的水準都不到，而誤將桂酒當成桂花酒的註者，更是「四肢不動，五穀不分」的「半知識份子」，應該「下放」到農村去實際鍛鍊一下，最低限度應該讓他知道酒是粮食製的，粮食是田裏產的。因爲作一個「工農階級」的知識份子，不懂楚辭可以，不知道粮食釀酒就要不得了。

因爲吳剛在重霄九，所以嫦娥也離開月宮，進入長空去爲「忠魂舞」丁，其不合理處已不必再加批判。只是最後兩句：「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還有一談價值。因爲這兩句詞究應如何解釋，已引起郭沫若、張光年、臧克家等人的爭論，而這兩句詞雖然用字欠妥，到還有點詩意，比較前面六句鼓兒詞實在高明多了。



一九五七年時的毛澤東

臧克家註解「傾盆雨」是嫦娥的眼淚

臧克家的註釋，原刊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北京日報」，關於後面兩句，臧的解釋是：「等到多情的嫦娥知道這忠魂活着的時候，曾經爲了人民，爲了革命事業，英勇的戰鬥，把反動派打得胆戰心驚的時候，他爲他（她）們不幸的遭遇，爲他（她）們的壯志未成，不自禁的落下了同情之淚。這天上的眼淚啊，頓時化作了傾盆大雨落到人間，我們在元曲裏讀過竇娥含寃，六月落雪，而今是志士壯志不得伸，慘遭反動派的殺害，上天爲之大雨傾盆。他（她）們的事跡，他（她）們的不幸，眞是感天地，泣鬼神。明明是作者追念戰友，寫來却叫嫦娥落淚，這意思就比較深遠了一層。」

剔掉馬屁，廢話、八股、臧克家的意思以爲「傾盆雨」是嫦娥的眼淚。

謝思潔認爲「傾盆雨」是楊柳兩人的淚

到了四月間，文藝報第七期却把這首詞作了專題研究，其中有一個名叫謝思潔的寫了一篇「讀毛主席新詞蝶戀花的一點體會——並與臧克家同志商榷」

，謝思潔所要商榷的就是最後兩句，謝的看法是：「既然嫦娥一開始就知道來客是忠魂，當然是「壯志未酬」，有過「英勇的戰鬥」，怎麼會後來才爲他（她）們不幸的遭遇落下同情之淚，即使說可以如此，但我們如何來解釋「忽報」二字？單單是知道了不幸的遭遇，作者何必要用「報」字，更何以用上「忽」字？克家同志把這兒的「曾」字當作「曾經」解釋，我看不對，應當作「竟自」解，意思是說人間的革命竟然如此迅速的成功了。這樣與「忽報」上下呼應，就扣得非常緊密而又自然了。」

謝思潔的看法，以爲「傾盆雨」是楊開慧和柳直荀的眼淚。

郭沫若折衷說嫦娥吳剛楊柳都哭了

文藝報的編輯張光年把這個問題去請教郭沫若，並把臧、謝兩人原文附去。郭沫若回信說：「曾就是已經。落淚的人不限於兩位烈士，還應該包含吳剛與嫦娥，因爲他們也是中國人，他們歡迎烈士，也正表明他們關心中國革命。……所以謝思潔說落淚的只限於楊柳二烈士，也不妥當。」

郭沫若算是個折衷派，他以爲嫦娥、吳剛、楊、柳都哭了，所以才下有「傾盆大雨」。

其實這兩句詞，即使毛澤東自己來解釋，也無法自圓其說，在他的意思原是接近謝思潔的，毛澤東所說的「淚落」，決不會包含了嫦娥和吳剛在內，但



楊開慧

是其中有許多字被毛澤東用錯了，所以變成了迷離惝恍，宛如傳說的劉伯溫燒餅歌，怎麼解都可以，怎麼解也都不通。

首先「曾」字就用得不妥，曾字只能作曾經解，意思就是一度，假若說「伏虎」作爲中共竊據大陸的表示，那麼用個曾字，就表示已經過去了，引伸來就等於說中共一度據有大陸，現在已成過去了。謝思潔所以要把「曾」字當作「竟自」，也就是覺得「兆頭」不好，只是曾字實在無法附會爲「竟自」，所以郭沫若也不贊同，咬定「曾就是已經」，沒有其他解釋的。

其餘「忽報」和「頓」也都不妥，因爲楊柳之死都在廿年以上，中共竊據大陸也達八年（毛詞塡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並非倏忽之間，而用忽、頓都是不合的，假若毛詞這兩句改爲「聞道人間終伏虎，淚飛化作傾盆雨」就比較通順了。

以上祇是就字面來看，若從全篇探討，毛詞還犯了幾項錯誤：

毛詞格調太卑，體裁不明

第一、格調太卑。詩格宛如人格，沒有完美的人格，就沒有雅鄭的詩格，知人論世無不以此爲準則，所以古人造詞遣字，謹愼異常，不敢隨便亂下一字，宋代詞人史達祖一代大家，而「介存齋論詞雜著」尙且譏評：「梅溪詞中喜用偸字，足以定其品格矣。」毛詞「問訊吳剛何所有」一句，宛似在大陸開門爭會聲口，毛澤東或以爲風趣盎然，而傍觀者則覺得江山易改，賊性難移了。

第二、體裁不明。大概毛澤東自知這種「死後升天」的思想是道地唯心主義，所以在題目下面加了「遊仙」兩個字，毛澤東的思想究竟唯心還是唯物，我們可以不管，但既然他自稱是遊仙詞，却值得推敲了。

查遊仙詩始於晋代郭璞，以後代有名家，至清代厲樊榭（鶚）集其大成，厲氏曾寫遊仙詩三百首，爲有史以來巨擘，堪稱遊仙詩正宗，但遊仙詩格律謹嚴，意境深邃，並非信口胡柴可得。茲舉其中兩首和毛詞相似者，作爲比較。

一片青霞渡海來，神仙下見紫瓊台，綺窗雲影呼鸞起，花裏洞門深自開。

珠閣深深鎖上華，瑞雲繚繞綠窗紗，忽驚吹落沈檀雨，盡是羅天四色花。

試將毛詞與之比較，不僅工力不敵，珷玞與美玉之別，即以體裁而論，毛澤東尙未窺遊仙詩門徑。

遊仙詩不僅格調嚴謹，即內容也不可信口胡柴，毛澤東自以爲是遊仙詩，便可把吳剛安在重霄，嫦娥接上長空，實則荒謬絕倫。試以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例，也是遊仙詩中上乘作品，其中如「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因爲西王母確有侍兒叫董雙成，見於「浙江通志」，假若吳梅村寫成「王母騎金鰲，水晶宮裏來」，豈不成千古大笑話。所以遊仙詩也要合乎情理，最低限度要與普通傳說相吻合，自我作古是不成的。

文字寫得太長，毛詞的錯處還未講完，類如毛澤東不諳四聲，蝶戀花的平仄都鬧出錯誤，但這已算小節了，不必再浪費筆墨，祇好由他去了。

對美國國務卿萬斯的看法

卡達選萬斯就任國務卿，主要的是萬斯是他競選時的外交政策顧問，也可能受到詹森政府時代國務卿魯斯克的影响。萬斯具有外交長才，應付共黨有相當經驗，今後美國外交政策將恢復傳統、開明的作風，不會像基辛格一面倒向共黨，使中共有機可乘。

美國總統當選人卡達於十二月三日下午，在喬治亞州平原鎮舉行的記者會中，宣布任命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萬斯爲其未來政府的國務卿。

萬斯在美國前總統甘廼廸及詹森的政府中，曾担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在今年卡達競選美國總統期間，他是卡達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之一。

萬斯目前在紐約執業律師。就其過去資歷而言，由他出長卡達政府的國務院，可稱得上很適當。

外交事務上的老手

萬斯今年五十九歲，一九三九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一九四二年又修得法學士學位後，於一九四七年加入紐約律師協會。

他的第一個公職，是一九五七年担任美國參院軍事委員會戰備調查小組委員會的特別顧問。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是當時担任參議員的詹森。

萬斯在這個調查委員會工作到一九六一年，迺廸總統於是年任命他爲國防部的首席顧問，一年後，他成爲甘廼廸總統的陸軍部長。

在詹森繼任美國總統後，他於一九六四年被調升爲國防部副部長。他在一九六五年辭去五角大樓的職務，轉任大學教職。

萬斯在詹森政府中頗受倚重。詹森經常派他担任巡迴特使，以解決美國所面臨的國際危機。例如，在希臘與土耳其就塞浦路斯發生爭端期間，他曾奉詹森之命至地中海調處危機，越戰升級後，他又銜命至越南；一九六五年多明尼加發生內戰，他被派往該共和國，從事消弭戰事的努力；一九六八年北韓在朝鮮半島的威脅升高，他又被派至韓國担任美國總統的特別代表，以評估朝鮮半島的情勢。

一九六八年越戰和談在巴黎舉行，他與哈里曼一同經詹森總統任命爲美國的談判代表，直至詹森總統卸任爲止。

今年九月，他曾對一個高階層團體發表演講，而這個團體將就各項世界問題提出美國的政策。萬斯在這項演講中說，美國目前有很好的機會，與第三世界國家達成經濟協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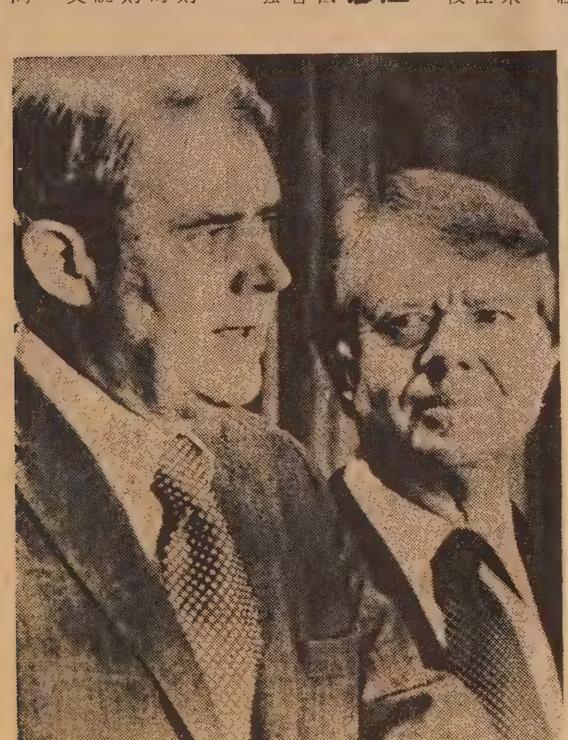
他希望美國未來與貧窮國家交往時，能夠取採比較「合理的態度」。

强調外交注重道德觀念

萬斯在接受國務卿提名後的記者會中，向新聞界強調了三項原則：一爲注重道德觀念，二爲注重重大的原則，三爲尊重總統的意見。這三項原則的揭示，也同時說明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將更趨平衡。

萬斯與卡達間的關係將不同於基辛格與福特總統間的關係。過去二年多來，對外交事務缺乏經驗的福特總統，幾乎將權責完全託付給基辛格，從政策的制定到執行，基氏一手包辦，「權術」與「秘密」外交的形成因而在所難免。

卡達本人在競選總統期間，已一再強調外交上的道義原則，也保證國會與人民對此有充分的參與權，他更數次批評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作風。兩相印證，卡達與萬斯二人的外交基本哲學幾乎是一



卡達與萬斯在平原鎮記者招待會上。



致的。大家最關心的是新任美國總統與國務卿就職後，對「中國問題」可能採取的態度。台北外交界人士表示：根據最近公開的美國參院會議紀錄與萬斯本人在記者會談話內容顯示，新政府當務之急爲內政與經濟問題，而在外交事務上，卡達與萬斯都不曾提及「美毛關係正常化」的問題，這些跡象顯示：新政府可能要化一段時間對美毛關係作仔細的檢討，從而擬定更符合美國利益的中國政策。由於卡達的外交事務顧問中，有人對「中國問題」採取了「偏袒」的態度，並企圖以此影響總統的決策。萬斯與前任國務卿魯斯克等，在美國未來的「中國政策」制訂過程中，將產生平衡與糾正的作用。

卡達任用萬斯，有如下各項可指述的意義：

第一是借萬斯的長才。萬斯思想精密，有高度行政才能，曾從事解決塞島危機、多明尼加叛亂事件、巴拿馬危機、越南和談等使命；被形容爲「在危機中謀求和平」與「長期的總統解困者」的能手。卡達就任後面臨的外交難題很多，當然需要一位能替代基辛格的人物，萬斯無疑的是最爲適當的人選。

第二是使外交的決策與外交事務取得更好的分工合作。在尼克遜政府及福特政府的長時間內，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外交事務，幾乎爲基辛格一手包辦，形成一人外交的現象。卡達競選時曾對這情況多所抨擊，今後的卡達政府，很可能在外交決策方面，多諮詢外交顧問如布里辛斯基等人的意見，而在執行外交政策方面，委諸國務卿。布里辛斯基的政策理論，與萬斯的外交長才，便可發揮分工合作的功能。

不會出現「基辛格模式」

第三，美國當前的外交政策，雖然卡達在競選期間，多所表示不滿，但也正如基辛格日前在平原鎮會晤卡達後所說的，具有兩黨的通同性，萬斯出任國務卿，意味卡達的外交動向，仍是在危機中謀求和平，不可能有驚人的求變。

第四，鑒於萬斯曾長期任國防部副部長職務，並且協助甘廼廸政府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從事種種國防改革計劃。他出任國務卿後，卡達政府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將可朝有較密切的配合。當不致發生如基辛格與斯勒辛格不和的現象。

對中美關係的可能發展，也可預測一二：

首先，萬斯當可望有效的執行卡達競選時所揭櫫的對華政策。卡達說過，他將從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但將信守與中華民國的條約，保證台灣不受軍事攻擊。他並表示將不先訪問中國大陸。萬斯既是卡達競選時的外交政策高級顧問之一，他的意見當然也是構成卡達對華政策的重要因素，他出任國務卿後，自然將致力於貫徹卡達這項政策。

其次，萬斯與共黨談判獲有經驗。他曾襄助哈里曼於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從事與北越的巴黎談判，這項談判並未成功。有理由相信那一次的痛苦經驗，會使萬斯對於共黨的談判策略與和談陰謀，深有認識；這將有助於萬斯就任後的應付中共，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中，不致爲中共所乘。

總括的說，萬斯出任國務卿，雖並不表示卡達政府的外交政策，將是如何的與過去不同，不過，「基辛格模式」將有所改變。國務院將担負更實際的外交事務工作，萬斯個人處理國際事務危機的經驗與幹練，也可爲卡達分憂勞，而使卡達不致輕率做出如尼克遜、福特親自往北平「朝拜」的不正常行動。美國的外交政策，將更能將美國本身的利益與自由國家的期望統一起來。萬斯本人不久前在一次演說中便曾強調，美國應與「第三世界」國家取得合理的協調。

李哲夫

未來的太空大戰、恰似西方的封神榜。追殺衛星作狙擊手，雷射光擊中彈道飛彈，太空核伸出大鐵臂，千里外俘虜敵國衛星。

兩個美國人造衛星（一個早期警報衛星加上一個將訊號傳回地球的中繼衛星），在印度洋上空運行，偵測蘇聯從西伯利亞發射飛彈所產生的熱量。突然間，一股強有力的紅外綫射中它們。早期警報衛星隨即「失明」，中繼衛星上的感應器，也與地球失去聯絡。人造衛星上的電子均衡器也被毀，開始在太空中搖擺，訊號也四處飄散。

數週之後，蘇聯再度實驗它的新武器。一枚蘇聯衛星從哈薩克的土倫坦發射升空，追逐地太空深處的另一枚蘇聯衛星。經過短暫追逐之後，這枚衛星逼近「獵物」，停下來檢視它的「戰利品」，然後又退到一個安全的距離，接着爆炸——證明這枚衛星可以按照指示，摧毀目標。

這些事，聽起來像是描述廿一世紀戰爭的科學神怪小說，然而，這些都確確實實發生在去年。那時候，蘇聯已在實驗一種能在太空中摧毀或損害人造衛星的裝置。美國是否已進行類似的實驗，目前仍是一個軍事機密，但很明顯的，五角大樓正朝這方向努力。一九六七年這兩個超級強國批准一項條約，規定不得在太空使用核子武器之後，大多數人都認為，太空已被宣佈為一片樂土，遠離於戰爭之外。然而，從那時以後，情況發生很大變化，目前軍事分析家們，對於戰爭有一天會在太空中爆發的說法，也開始不敢掉以輕心。

「死光」；有些人對於戰爭可能從陸地、海上及空中，演進到第四度空間的太空的說法，感到驚訝不已。但從過去十年來軍事技藝的演進情形來看，這是合乎邏輯的推論。新的電腦導向系統、感應器及雷射光，已為傳統戰爭製造了「百發百中」的武器。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期間，「精靈炸彈」以及無綫電導向飛彈，對於坦克車及其他軍事裝備的驚人殺傷率，給人類暗示了未來戰爭的變化形態。從那時以後，工程人員已使超級強國陸軍及海軍事實及潛在的戰鬥力改觀。

如果真的發生太空戰，那麼一大堆嶄新武器將相繼出籠。新的雷射光，已實現了布克·羅吉斯製造「死光」的夢想。目前已可能製造一種「追殺衛星」，能潛至敵人太空船近，檢視它們，甚至摧毀它們。衛星也可與衛星較量，設法摧毀對方的早期警報系統。配備有雷射光的衛星，也可當成反彈道飛彈系統使用，可從太空中，擊落敵人的火箭。

假若在九十年末期，超級強國之間的危機，升高為互以核子武器威脅的情況。突然間有一方發射一排火箭。到達太空軌道上，逼

追」的蘇美



近敵人的間諜衛星，將它各個擊破，使早期警報系統癱瘓。

蘇聯的「追殺衛星」，在太空中，對美國構成最大的切身威脅。從一九六七年開始，蘇聯連續進行十六次的實驗，由無人駕駛的「追殺衛星」，追蹤蘇聯的目標衛星深入太空，逼近到足以檢視目標衛星的程度，然後自行炸毀。當時五角大樓的分析家認為，美國並非真正需要發展此種「追殺衛星」。但即使是如此，蘇聯在一九七一年停止這種實驗時，國防部的官員才鬆了一口氣。然而，今年二月，蘇聯又連續進行五次這種「追殺衛星」實驗，而美國有關此事的聲明中，已顯露焦慮之情。

美國已着手廣泛的發展新的技術，以保護自己的人造衛星。最具有吸引的建議，可能是要美國發射大批「隱密衛星」進入太空。這種小衛星有吸收雷達光的外殼，而且有迷你核子反應爐供應本身的電力，不採用顯而易見的太陽板。它們將隱藏在太空深處，保持靜默，到危機發生時才露面。即使在危機屆臨的時候，蘇聯雷達及無綫電攔截器，也幾乎無法發現此種「隱密衛星」。而且此種衛星數量之多，使蘇聯無法一一擊落。

美國保護本身人造衛星的另一種方法，就是發展本身的「追殺衛星」。它們可以各種方法摧毀敵人的太空船——用雷射光，用自我爆炸的方式，或在敵人衛星的運行軌道上，撒下障礙物或小的爆破裝置。有些明顯的證據顯示，五角大樓正在向這方向努力中。儘管受到嚴密的控制，但參院的太空委員會在今春的聽證會中表示，美國「正發展一種體系，對敵人的人造衛星，將有確切的影響。」最近，海軍部長米登道夫曾對記者表示，蘇聯正利用人造衛星，讓彈道飛彈中途導向。接着他又說：「我們必須努力得像發神經一樣

，先把那些人造衛星幹下來。」一名記者問道，美國是否正發展「追殺衛星」時，米登道夫說：「我們正朝那方向努力。」

在警報系統失去作用的情況下，實力被削弱的超級大國進行反擊。它自己的「追殺衛星」在太空中橫行，並且利用短促而銳利的雷射光發射，把它們發現的所有敵方太空船全部摧毀。不久，雙方都將對方的無武裝衛星摧毀，然後「追殺衛星」開始互相搜索。這是第一場太空戰爭的第一次纏鬥。

到了一九八○年代，雷射光可能成為太空的基本武器。美國已經在使用裝有雷射光的雷達，追蹤蘇聯的太空船，而且，儘管美國官員否認，有強烈跡象顯示，蘇聯去年曾使用雷射光，短暫地「弄瞎」美國的早期警報衛星。國防部長倫斐斯說，這些衛星可能受到蘇聯西部一條油管天然瓦斯火光的照耀而「目眩」。但是，他避免斷然表示，雷射光不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對此事有所懷疑的五角大樓人士指出，在三個月的期間內都發生了衛星被「弄瞎」的情

攫取衛星●在未來太空戰中美國太空人可切斷敵國衛星的太陽能翼板，並以遙控的鐵臂將它塞進太空梭的貨艙。

殺衛星」

陳獨塵譯

形，其中一次持續四小時，輻射的強度比天然火光強十倍到一萬倍，而且，其他的國防衛星沒有看到這些「火光」。一名分析家說：「我們的這些衛星已經飛了十五年。這是一個推理問題，不是這些衛星太糟糕，就是它們首次遭到愚弄。」

但是，如果蘇聯確曾使用雷射光，它的基地是在地球上，因為產生這種強光所需的龐大電力是在地球上取得的。由於需要電力，因此，任何國家都無法在很久以前將雷射光放到軌道中。然而，在最近五年中，技術方面有了驚人的進步，發展出強度甚高的化學雷射光，其操作是藉氣體（如氫氣及氟）的混合，而且無需大量的電力。化學雷射光已產生每兩百億分之一秒兩千億瓦特瞬間波，研究人員說，即使是如此短時間的放射，已能使金屬氣化，並產生具摧毀力的震波。

如果化學雷射光能夠完成，它幾乎必然成為一種革命性的武器。它的射綫以光速直接飛向目標，使目標易於瞄準，而且幾乎無法躲避。美國陸、海、空軍已經在實驗此一裝置，作為從陸地上防禦敵機，甚至導向飛彈的工具。成羣裝雷射光的太空衛星，也可能在敵人的太空船及洲際彈道飛彈衝出大氣時，將其摧毀。

在失去衛星的情況下，兩個超級大國都變成瞎子，在危機中摸索而行，無法知道誰會在核子交戰中獲勝，因此，它們都不願發動核子戰爭。最後，一方發射出一枚載人的偵察衛星，另一國則發射一艘太空梭進入軌道，這艘巨大的太空船很快就追上對方新的太空站。當距離拉近時，太空人從太空梭中出來，將敵方太空站伸展的太陽能翼板切掉。兩個很長的機械臂將太空站拖入太空梭內，然後帶着戰利品飛回地球。

也許最有力的美國武器即是巨大的太空梭，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太空船，今年九月美國曾公開展覽它的原型。太空梭是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與五角大樓的聯合計劃，目前正在加州的唐尼建造中，預定一九七九年首次進入軌道。太空梭比舊式的DC三型客機還要大，這種太空船將攜帶七名太空人和六萬五千磅裝備，較現在使用的最大火箭，載重量增加一倍，體積增加兩倍。它將使用本身的動力返回地球，像普通飛機一樣降落，在十天內可準備從事另一次飛行。

在蘇聯也建造太空梭之前，美國可利用它在太空中佔優勢。太空梭上的人員將能修護已在軌道中的衛星，為它們添加燃料，並且挑出陳舊或受損的衛星，用新的補充上去。如果美國決定將武器送入軌道，太空梭將能在必要時，將這些武器增加或更新。在發生危機時，它能重創蘇聯的偵察衛星，或軌道中的雷射站，並且將它帶回地球。實際上，如果要達到美國的目的而有必要時，它的船艙大得足以容納整個「蘇聯沙留特太空站」，並將其從軌道中截回地球。

（節譯自十二月六日「新聞周刊」）

「三華」論（夢母寄廬雜稿）

古鶴翔

「三華」不配華

在華國鋒支持下，黃華擊敗了喬冠華。——這三個傢伙的姓名都有一個「華」字，事實上他們全都不配用「華」字，因爲他們的所作所爲完全違反了華人的道德律，他們祇是「馬列主義」和「毛思」的繼承人，他們的行爲不但非華，而且反華！

我們中國人是重視道德的民族，所以子貢問政時，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道：「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子貢繼續問道：「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答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由此可知，中國人十分重視信義。仁與義，信和禮是中華民族的好德性。可惜得很，「馬列主義」的創始人是絕對不講仁義，也不重視信和禮的。馬克思主張「工人階級無祖國」，他自己就哀求獲得英國的國籍，並且獲得批准。不久前，英國方面已證實這消息。

列寧更是行騙的老祖宗，他以退爲進的策畧便是最高明的騙術。到了毛澤東，其善騙，善詐，實在前無古人。

可以說：「馬列主義」和「毛思」的「精萃」便是欺騙，便是「陽謀」，共產黨就是憑藉暴力和騙術取得統治權的。毛澤東一方面表示「擁護蔣委員長」，一方面進行叛變；一方面表示奉行三民主義，一方面進行共產活動；一方面高呼「解放」，一方面奴役人民；一方面勾結日本軍閥；一方面捧劉、林，一方面打擊他們。毛澤東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的騙子。

可是，深得「毛思」眞諦的華國鋒，却青出於藍，他的騙術壓倒了「綠太陽」毛澤東。——毛澤東甘心情願的戴上綠帽子，自然也就發射出萬丈的綠光來！

華國鋒竟然騙得「綠太陽」的信任，可稱一絕；他又拿出「你辦事，我放心」的「毛語」來制服「四人帮」，騙得「主席」的地位，眞是二奇；他還僞造毛澤東的遺言，捧出周恩來的遺孀來對付「綠太陽」這一死一生的狗男女，是爲三妙。——華國鋒的一絕、二奇與三妙，均屬「馬列主義」及「毛思」的首選，是青出於藍的「共產主義的頂峯」。

至於黃華這個東西，其取代喬冠華地位的內幕如何，雖未能遽下結論，但這傢伙善詐，則爲絕無可疑的事實。這傢伙生於一九一五年，曾在北平燕京大學肄業，與當時的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在一九四七年，司徒雷登協助馬歇爾工作，馬歇爾在表面上調停國共爭端，事實上妨碍國軍對共黨作戰。這時黃華任北平軍調部共方首席新聞聯絡官。他對司徒雷登十分有禮，眞是弟子對老師的態度。

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南京陷共以後，黃華成爲共軍在南京「軍管外事處處長」了，他再也瞧不起司徒雷登，並且經常擺出一副冷面孔去對付他從前的校長了。

又喬冠華背叛周恩來，倒向江青的經過，已是人所共知的事，這裏不再詳述了。一句話：「三華」都是騙子，他們都是違反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騙子。——其實共產黨員怎能不是騙子呢！

朱德孫女、康生兒子被殺

在十二月五日，香港皇家海軍及水警實施一項聯合行動，將大鵬灣至香港仔一帶的海域封鎖，以圍堵一艘據說載有一批中共高級幹部的漁船，嚴防它偷渡入港。

又盛傳中共駐日「大使」陳楚，鑒於喬冠華的遭遇，正伺機向西方投誠。

以上所傳是否屬實，暫未確知，但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江青等「人上人」一個跟着一個變作「大罪犯」的事實以觀，則人人自危心理自必普遍的存在共幹腦海中，祇要環境許可，誰不願投奔自由！

最近，筆者見到一位由東莞逃亡來港的青年。他是「下定決心，排除萬難」才能脫離虎口的，要不然，誰敢冒嚴寒，跳入怒海？

這位青年告訴筆者說：「在今年四月五日天安門的反毛怒潮中，朱德的孫女被殺了，康生的兒子也被殺了。」

這消息，在本港還沒有聽過，不知是否確實。肯定的，人人自危，人人都想逃亡的現象則是確實的。中共禍國集團的末日到了！

見小明「養」紅膠象有感

紅膠象，鼻兒長，小明抱着喜洋洋。
象兒竟睡繡花枕，象兒竟穿綠衣裳，
象兒竟戴四方帽，象兒竟吃白沙糖。……
天蒼蒼，地黃黃，國破家亡。
何術解悲傷？——多謝稚子嬌痴，笑斷人腸！

（注）這首小詩寫於一九六零年八月卅一日，當時筆者逃出大陸不過三年，處境極爲惡劣。一方面爲國家前途悲，一方面爲自己的生活躭心，幸稚子繞膝稍慰吾懷。轉眼多年，滅共復土的時機已到，稚子亦已長成，可以殺賊了。

亂世佳人

女配角的近況——尹靜心

看過「亂世佳人」的一定記得片中的四大主角，其中飾郝思嘉的慧雲李，飾白瑞德的奇勒基寶，以及飾衛希禮的李思廉霍華都已經先後逝世，碩果僅存的是飾韓媚蘭的奧莉薇夏佛蘭。

奧莉薇夏佛蘭最近在做些什麼呢？照她自己的話說起來，她是在給一個她說是「美煞人的十九歲」小女孩子當配角。她和吉絲麗．賈南提，也就是她與第二任丈夫皮爾．賈南提所生的女兒一起住在巴黎，她說她主要的工作就是替她女兒接那些好逑君子的電話，記下他們所留的各種口訊。

「打電話來的可能是雷尼，或是布魯諾，或是奧利佛，」她扳着手指頭說：「在她請客的時候，我就帮着燒菜。我在做替身。我打十八歲的時候開始工作，從來沒過過少女的正常生活」。

她和吉絲麗一起住在巴黎的一條大道上，吉絲麗在巴黎大學法律系唸二年級。她們家離法國總統狄斯亭的私人住宅只隔兩家。狄斯亭的紅毛長耳狗和她女兒的法國拳師狗彼此相識，也彼此互不喜歡。在它的對頭搬到艾璃西宮去之後，那隻拳師狗可開心得很哩。她說：「我們的狗對權貴有偏見。」

這位荷里活著名的「完美淑女」典型人物在月初剛慶祝過她的六十大慶。比起當年她在電影裏扮飾少女角色的時候來，她是胖多了，也愜意多了。她穿着灰色綢質的套裝，配着深藍色的鞋子，很像一個容貌特別出衆的郊區家庭主婦，以前長長的黑髮現在已經剪短了，微微泛紅而十分鬈曲，她的面容還像一個特藝彩色的美夢。

她的兒子班哲明．古德瑞區今年已經廿六歲了，是她和她第一任丈夫名作家瑪爾卡斯．阿里留斯．古德瑞區所生的。班哲明在歐洲受過教育後，決定要做美國人。他現在住在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城，她每次到美國巡迴演講時就會去看他。她講些什麼？談她在荷里活的生涯，其間她拍過四十一部片子，得過兩次奧斯卡金像獎。

和奧莉薇夏佛蘭談她的舊事，就像看她所主演的影片一樣好，她現在還是一口以前人家說她的「高級英文」，（她的父母都是英國人。她和她的妹妹，也是大明星的瓊芳都出生在東京，不過在她三歲，瓊芳兩歲那年，回到了加州。）在她談到以前和她約會過的一些男士時——那些人包括霍華休斯，約翰休士頓和前英國首相希斯等等——她的話裏就夾雜驚嘆的輕笑。

名武俠明星埃洛弗林是她的第一個愛人，她說到他的死時，眼中還會充滿了淚水——「我聽到那個不幸的消息之後，整整哭了二十四小時。」她這次回到紐約是爲了替「向華納電影公司致敬」的一套三十四部名片宣傳，其中她演出了四部，有三部是和埃洛佛林合演的。

她在十九歲第一次上銀幕，就是和這位偉大的劍俠明星演出「血腥上尉」。她們後來一共合演過八部片子。

「我簡直爲他傾倒，」她說：「實在不可能不愛上他。他那麼壞，又那麼迷人，他的眞實生活並不像他銀幕上的生活那麼吸引人。我見到過他的另一面：很有思想，很有學問的一面。」不過，她說，對他們來說，時機不對。埃洛弗林老是牽惹在一些糾紛裏。

在四十年代，一般人都以爲她會嫁給大導演約翰休士頓。可是她却在一九四八年嫁給了古德瑞區。她解釋說他其實是個德克薩斯州人，可是比任何一個南方人更有南方人的味道，「他現在住在維琴尼亞州的李奇蒙，那個地方的人都曉得。」他和古德瑞區，於一九五二年離異。

她是在參加康城影展路上在機場認得賈南提的。他們在一九五五年結婚，後來雖然沒有離婚，可是已經分居十年了。

如果她現在再拍電影，她會不會同意脫掉衣服？答案是絕對不。「這種暴露的一套毫不性感，」她說：「在『亂世佳人』裏有一場戲，是白瑞德把郝思嘉抱上了樓——第二天早上她在床上的那一場——比暴露的性場面要性感多了。」不過，她認爲法國片「男歡女愛」裏的很多場戲都很適當而動人。「等我看完回家，我渾身顫抖，喝了半瓶香檳。」

下放知青的

最近中共又動員城市知青「上山下鄉」，以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華國鋒親將女兒送去農村，把這個運動推向高潮，大陸青年無不叫苦連天。中共強迫青年下放農村，是當代中國青年的悲劇。他們離鄉別井，骨肉分離，在邊遠的山區備受折磨，男的當農奴，女的被蹂躪，過着沒有前途，沒有希望的生活……。

自一九六六年「文革」運動，「紅衛兵」走上街頭，於該時起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大規模開始上山下鄉為止，前後有三年，沒有分配大中學校畢業生的工作；縱然這三年學校沒有招生、上課，但是學生仍在成長，達到就業年齡。這就是說，因三年未分配工作，積壓了過多的適齡就業的青年，中共無法解決，只好把他們下放農村，來解決就業的問題。

中共工業落後，趕不上教育的發展，城市裏的腦力勞動職位不足知識青年的過剩，過剩的知識青年實即是失業羣眾。在自由社會中以高速工業發展及社會福利制度（包括失業救助）來解決這個問題，可是中共則用大規模的「下放」來解決。

單是客觀的實際需要，應按照實際情況，盡力求圓滿的解決。例如下放地點距原住地應越近越好；所担任的工作，距離所學的知識也越近越好；也應該有個時限；等客觀困難減少或消除時，下放的人即應調回原住地與家人團聚，並給予補償。而中共則全不理這些，要求下放者在邊彊的農村「入社插隊」、「安家落戶」。永世骨肉分離，成為廢棄知識的異鄉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毛澤東在反對派「打着紅旗反紅旗，挑撥羣眾鬥羣眾」的戰術下，被迫平息武鬥，結束文革，乃發出了「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同志應該歡迎他們去」。

於是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就在這道符咒之下，飲泣吞聲離開家庭「上山下鄉」去了，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後，種種遭遇慘不忍說。沒有敗亡之前的林彪，背地就曾批評：「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其實比勞改更慘。勞改有期限，如判二十年勞改，如不在勞改營中死掉，總還有重見父母家人的希望，而「上山下鄉」則被要求在農村生根，等於是終生勞改！

由於「上山下鄉」採取志願形式，為了減少動員的困難，中共當局欺哄那些青年：放心上山下鄉，在農村安家落戶之前，保留城市戶口，隨時可請准回家探親；配給「商品粮」（不吃當地五穀雜粮，由城市運粮供應）等等。可是他們一旦上山下鄉之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了。第一，下放地區距原住地極遠，例如上海的學生通常下放到雲南和新彊；天津的學生則下放黑龍江的內蒙。距離這麼遠，即使保留城市戶口，實際上等於取消。而所謂配給「商品粮」，只是頭三個月或半年，因為下放的「生產隊」沒有餘粮，等趕收穫之後，就改吃當地粮了。

知識青年，驟然隔離文化環境來到荒村野嶺，情緒立陷入深刻不安。這可以從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人民日報」上，「聽取知識青年的意見，做好再教育工作」一篇文章看出來。該文透露，湖南省沅江縣「阜豐大隊」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先後接成了一百多名城鎮下鄉青年」，開始，大隊「黨支部」在抓再教育工作，沒有注意和聽取知識青年的意見。在一次座談會上，知識青年向黨部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見，使黨支部感到，經常聽取知識青年的意見和要求，是做好再教育工作的需要。」

這透露，知識青年一下放農村之後，就陷於沒人管、沒人問，呼天不應，喚地不靈的境地，該「隊」的知識青年竟提出要求與當地農民同工同酬。這顯示當地農民不歡迎知識青年，因為他們感到知識青年是「半截子貨」，消耗口粮太多，增加他們的負担。這些只是下放初期發生的問題，日子一拖長，問題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例如沒有娛樂的問題，保持知識的問題等等。於是竭力掙扎尋求脫離農業勞動以及設法脫離苦海回城。

為了脫離挑糞下田的原始農業勞動，他們寧可去幹「赤腳醫生」，自行車修理工，農村圖書室管理員，農村小學教師，當兵，應招回城做工人等等。下放滿三年，由黨委推薦可應考大學，因此「生產隊」的黨委還操持他們命運的大權，這些黨委乃利用權力欺壓學生，尤其是女生。許多高級幹部的子弟則多由「走後門」的辦法，調回城裏工作。

由於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問題太多，太複雜，而且甘心安家落戶的人數太少，遂使各城鎮都設有安置辦公室」或「上山下鄉辦公室」。經常下鄉去視察所下放的青年。例如安徽省合肥市一九七三年

悲慘命運

王維安



十二月決定在「知識青年比較集中的公社，都配備一名專職幹部，負責下鄉知識青年的工作。最近，又從全市有關部門抽調了一百多名幹部，包括一定數量的女幹部，派往安置地區帶領下鄉知識青年，實行定期輪換。」

為什麼要由城市派幹部前往呢？因為農村土幹部沒有知識，利用職權胡鬧，發生許多驚心動魄的事件。

關於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所遭遇痛苦，非局外人所了解，一個印尼僑生從福建晉江逃到香港說道：

「晉江的石獅、素陽以及南安的洪瀨等地，黑市買賣之風行使人咋舌。其中以石獅為最，號稱『小香港』：市面熱鬧；有新鮮的牛仔肉，有法國的白蘭地酒，還有半公開的妓院……共有三十六處吃茶店，即變相妓院……後來友人告訴我，這些娼妓都是倒流回城的上山下鄉女學生！她們被派往閩西北偏僻荒涼大山區，繁重勞作（墾荒）壓得透不過氣來，而且來日茫茫；一些土幹乘機欺侮她們，威迫利誘？許多人就這麼失身了。經過一個時期的思想鬥爭，覺得如其被這些土幹玩弄，不如到石獅去賺些『僑滙』來改善生活。……」

一九六四年六月北平街頭的大字報揭出來的控訴農村共幹無法無天的情況：

「一張大字報說，受害者趙寶芳二十二歲，是被下放農村的女青年。她被派往河南省一公社，並得勤工和思想夠紅的榮耀。兩名幹部都誣指她與當地陳姓黨員亂搞男女關係，因為陳某在政治上與他們對立。當地醫生被迫簽證明書，說她打過兩次胎，她與陳姓黨員遂即被捕，受盡折磨。今年三月二十日被人發現倒斃火車站內，經醫生驗屍時，才發現她仍是處女。死者家人為她舉殯，也橫遭干涉，至今三個多月仍不能安葬。……」

一九七五年自北平來港，曾下放延安的一女學生說：

「一九六八年九月她才十六歲，被下放延安某人民公社『插隊落戶』。其實她們仍不算落戶，而是集中住宿窰洞裏，除非在那裏結婚，才配給房屋和自留地，真的落戶……她們最痛苦的是婚姻問題。當局希望她們與農民結婚，在農村生根，可是她們無形中一致，誓死不嫁農民，可是公社幹部，生產隊民兵等，則不斷向她們追求，有些幹部利用職權，亂搞男女關係。她們必須機智提防，例如去厠所（戶外露天）都三五成羣集體行動，否則被強姦、輪姦，有冤無處訴。……這位女知青在延安下放七年，因父親是新加坡華僑，為她申請來港，那個張口毛語錄的女黨委，拿了『國務院』的通知，對她說：『恭賀你，國務院批准了你去香港呀！』不禁滿臉羨慕妒嫉的表情」。自一九七〇年以來，由大陸來港及逃港的僑生即有十萬人。這些人脫出大陸主因，或因自己被下放，或因有子女怕被下放。可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禍之烈了。

古意如今已不存

青冥

永別亭

從前，在往鴨脷洲的路上，屹立着一所古意盎然的「永別亭」，附近亂草蓬生，裏面空空如也。我經過那裏，不期然想起兩句好詩：「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眞。」我們空着雙手闖進這個紙醉金迷的世界，到頭來，還不是要空着雙手離去？望着那個空空如也的永別亭，功利之心頓然冰消。

日前，我又路過此亭。亭的樣子並沒有變，但已改名為「華林園」。也許華林園對面那座新大厦的住客，不喜歡「永別亭」這個名字罷。我望着「華林園」三個字，悵然良久。「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香港人畢竟是崇尙豪華的。

天后廟

我很愛中國式的廟宇，這並非因為自己好佛，而是因為它們古色古香。

最近，我乘車往葵涌找朋友，看見一座小小的天后廟，牆上竟然掛着一幅巨型廣告：「請飲××啤酒」。

在香港，甚麼東西都帶點銅臭，連廟宇也不例外。正是：紅牆綠瓦雖猶在，古意如今已不存。

蔣南翔復出

最近大陸盛傳，前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將可復出。

蔣南翔是中共著名的「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他出身正牌的清華大學，中共開府北平之日起，他使是「清華大學」的「校長」，一直到他被「揪出示眾」為止，這個職務沒有變過，足足幹了十七年。

從一九三六年起，蔣南翔使是中共最重要的職業學生首領之一，當時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學運委員會書記」，作為「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學運方面最主要的助手，他不但協助策動了一系列以解脫中共所遭受的軍事壓力為目的的「學生運動」，並且通過這種「運動」拉人下水，為困處延安，已近枯死的中共，輸送了一大批最為需要的知識分子幹部。從那以後，蔣南翔使一直在跟「學運」、「青運」有關的工作圈裏打轉。中共「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時，他是僅次於馮文彬的要角，馮文彬被鬥倒，胡耀邦上台，該團改稱「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他仍然是極重要的一員。

中共在「鳴放運動」之前，在大陸高等院校中所行的「黨委制」，即推翻高等教育界傳統的「教授治校」，由中共黨委控制學校所有權力，這一套辦法使是蔣南翔以「清華大學」為試點，然後推廣開來的。當時空負「清華大學副校長」名義的力學家錢偉長，曾指責這是「外行領導內行」，所有高等教育界的非共人士，對此莫不深具同感。

蔣南翔辦學的一套手段，雖然被非共知識分子一致反對，但却受到毛澤東，和當時與毛成兩位一體狀的劉少奇所激賞。「三屆人大」之後，他遂獲升任「國務院高等教育部長」，掌管全大陸的高等教育。

「文化大革命」給蔣南翔帶來了厄運，作為劉少奇系的大將，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容他。他是被第一批「拉下馬」的中共要員之一，被鬥得死去活來，然後送到「牛棚」裏，過了六年之久。在這段時間內，他的太太也是中共老青運工作幹部的區棠亮，按照中共傳統的「站穩立場，劃清界限」的習慣，跟他離了婚。

一九七四年，他拜鄧小平重新上台之賜，獲得「解放」，重新回到清華園中他原來的公舘中去。那裏只剩下一所空房子，所有書籍、文件，全部在「文革」中被抄走，老婆孩子已另立門戶，覆水難收，他每天自己煑一碗清麵充飢，當中共通知他可以前去補領回下「牛棚」期間的薪金時，他背着一個蔴袋，去提回了一大包「人民幣」。

鄧小平當權時，一度曾想要起用他，他見過鬼怕黑，謝絕了。「文革派」徵求他對「教育革命」後的「清華大學」的意見，這位前任「校長」直截了當地說：「這是大學的招牌，中學的內容，小學的教法，幼稚園的水準！」一時成了名言，可算是對毛澤東的整個「教育革命」後的「大學教育」一針見血的評

卿山

圖為蔣南翔在文革時

商業文學

俞思園

如東說「文學是人生的反映」，那麼目前我們的文學所反映的是甚麼樣的人生？是奮鬥、樂觀、進取的人生？還是苦悶、悲觀、退縮的人生？在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時代裏，我們的文學作品却不能大顯光彩，實在教人有點失望，而更可怕是，文學有日趨商業化、市儈化的趨向，儘管市面上有不少的文學書刊出版，可是絕大多數都是十分小家子氣的「東西」（簡直不配稱為「作品」），不是鴛鴦蝴蝶的情呀愛呀，就是虛無飄渺的海呀天呀，這些東西也還敢印出來，而竟然還大為暢銷，這怎能不教人擲筆三嘆？

也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經濟高速競爭的時代，人們的意識形態就逐漸表現出濃厚的商業氣息，書架上堆滿了「如何發財」的書，而一些所謂的作家也就不甘寂寞，寫出來的東西充滿着色情、暴力、與絕望，內容空虛無聊，一片蒼白，這種反映人生灰暗的反面「作品」的大行其道，正說明我們的社會沒有健全的理想，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我們固然不必以「文以載道」的標準來要求所有的文學作品，但也不能聽任文學的領域被如此的糟蹋、殘害。

文學是有使命的，而且它的使命是崇高的，它對時代及其本身皆負有艱巨的使命，所以一個文學家不僅要以嚴肅的態度、正確的觀察、與公正的批評來反映社會、謳歌人生，而且更要以流暢的文筆、優美的詞藻、與標準的語言來表現思想說明事理，如果不作此圖，而用似通非通的文字來談風花雪月，那眞是對文學的一大污辱。何況文學更有其積極的意義，它是人類的精神生活的粮食，有了它，我們可以感到生命的歡暢，也可覺得生命的跳躍，這種眞、善、美的文學，正是我們目前所亟切需要的，這也是文學的永恆的價值所在！

可是目前的文學出版物却令人失望得很，它不但沒有担負起時代的使命，甚至連文字的技巧都日趨下游，如果說文學是有力量的話（如但丁的「神曲」促成了意大利的統一、歌德的作品鼓舞了德意志的民族魂），那麼當前我們的文學發揮的力量是「負」的，它麻木了思想、醜化了人生，我們讀了市面上所謂的文學「作品」，所能得到的是甚麼，為甚麼我們文學作家的眼光如此的狹小？觀念是如此的膚淺？文筆是如此的拙劣？

我們要澈底掃除這種沒有根的文學，在反共復國的大時代裏，有着太多的題材供我們發揮，而文學所表現的內涵應該是積極進取、樂觀奮鬥的人生觀。希望我們的文藝作家們多加自覺，擴大自己的生活領域，充實自己的社會經驗，要知道文學家手中的一支筆往往勝過了千軍萬馬，我們可不要小看了自己，發揮正面的文學力量，正是每一個文學家的社會責任。

，是兩件事：其一是中共內部奪權鬥爭；其二是中蘇共關係。

中蘇共關係的變化，造成了當前世局的迷亂，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都把反共的鬥爭暫時停頓而集中注意力於中蘇共衝突，希望藉中蘇共衝突來緩和世局，利用中蘇共衝突實施聯共制蘇，因此中蘇共關係的任何變化，都帶給他們時而喜時而憂的不同心情。中蘇共也利用西方國家這種心理製造時而緊而鬆的局勢，玩弄西方國家於股掌之上。其實中蘇共很多把戲，上演得非常之拙劣，可是西方人士卻自甘上當。

互送秋波

日前，北平又上演了一幕笑劇，蘇聯的外交部副部長，一直担任中蘇共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伊里契夫，乘坐一架專機重返北平，在機場上受到異乎尋常的歡迎，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也是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余湛極爲熱烈的在蘇聯專機旁對伊里契夫表歡迎，他們倆人都滿臉笑容，熱烈握手。爲了伊里契夫的行縱，蘇聯方面事先使向北平的記者透露，同時在伊里契夫抵達北平機場時，蘇駐平大使托斯提柯夫對各國記者說，這次伊里契夫的再返北平，是出於莫斯科的主動。當伊里契夫去年五月離開北平時，曾強調除非情勢獲得長好的重大進展，否則他將不會再返北平。所以他這次返平，以及雙方所表示的熱烈，好像故意在西方記者面前顯示中蘇共關係已有改善。

這件事不是獨立的，毫無問題這是蘇聯在毛死後對中共新政權發動的一連串外交攻勢的一部份，蘇聯布里茲尼夫前幾天曾在羅馬尼亞發表演說，宣稱莫斯科希望「毫無例外地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友好關係」。「毫無例外」一語，以前蘇聯任何領袖都沒有講過，所以這就是蘇聯向中共開亮了友好關係的綠燈。華沙公約組織也在這個時候公布了政策聲明，這個聲明強調「華沙公約國會繼續加強合作，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國際團結，各國平等，互相尊重對方主權，不干預對方內政及兄弟邦間要互相幫助的基礎」。

同時強調：「每一個成員國，已決定要在各國（包括非成員國）平等的基礎上加強各方面的友好關係與合作。」這顯示蘇聯和各華沙成員國都有意與中共新政權締結最低限度是屬於國與國間的臨時協議。

中共一方面和蘇聯握手，可是另一方面卻仍然擺出一付對蘇聯敵視的態度以討好西方國家。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余湛就在早一些日子對法國記者們說：「我們的外國朋友認爲蘇聯在向我們揮動橄欖枝。我們認爲那不是橄欖枝而是毒箭！」

中蘇共互罵，互相敵視，瓦解了民主自由世界，愚弄了美國和許多西方大國，這種把戲將繼續上演，我們冷眼旁觀，覺得可笑之至，然而西方國家卻甘受愚弄，眞是愚不可及。

余秋人

……於喬治亞州普蘭斯鎮，十三歲失怙，母親靠做女紅養育四個子女。

卡達夫人面貌較好，她本人比電視螢幕上的影像更漂亮。除了眼睛以外，她仍具有高中女學生的純樸之美，她的雙眼距離寬闊、色彩明亮、目光極爲敏銳。我想她並不希望被人視爲聰明的女性，然而她的眼神自然而然地透出其他的智慧。

雖然卡達夫人說她所受的教育及見聞都不如她丈夫，但是無疑的，她確實是一位極爲睿智的女性。筆者在跟隨她到處與民衆招呼並答覆問題的幾天裏，曾經與她長談兩次，我深深覺得她的言談極具政治才華；而且她也充份地流露出對她先生的敬重與欽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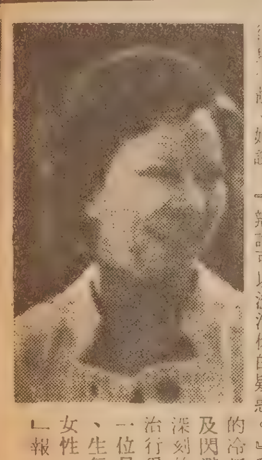
氣質超特女性

卡達家族是新興的南方家族。不久以前，在像阿拉巴馬州伯明罕之類工業城以外的地方，那裏有鉅富、有沒落的貴族、也有大多數的窮人。窮人很難從貧窮的環境中崛起——他們可敬、勤奮、明知並無指望，也世世代代地奮鬥下去。但是，現在已有許多人躋身中等階級之列。他們獲得五十年前作夢也沒想到過的權力。但是，如果我對卡達家族出身的認識正確的話，値得重視的是，他們雖已獲得權力，但並未忘本，而且深以他們的出生地自豪。這也許是來自南方的卡達夫婦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在我們第二度會晤時，我立刻說出以前不可能說的話：一位沒沒無聞的人獲得權貴充斥的政黨提名的事實，已吸引了許多人。也就是說，我們有許多人不會被龐大的金錢、巨大的公司所收買。讓我們爲卡達歡呼，也爲我們大家歡呼。卡達夫人說：『沒有人能控制占美，今後也永遠不會受人左右。』

在答覆我抱怨說人們有時候不瞭解卡達的意思時，她說：她丈夫從未有過矛盾的觀點。誠然，誰找到過這種例子了嗎？

我最先想到的是卡達對聯邦調查局局長凱利的聲明。我還沒有講出來，卡達夫人就說，那是福特的宣傳，說卡達的觀點有矛盾。在我表示同意她的觀點之前，卡達夫人慣有的平靜的聲音變得更平靜。她說：『辯論可以澄清你的疑惑。』我離開卡達夫人後，對她的冷靜、沉着及處事能力，以及閃避某些問題的本領，留下深刻的印象。比這種標準的政治行爲更重要的是，我想她是一位具有眞實感情、身心健旺、生氣勃勃，而且氣質超特的女性。（節譯自英國「觀察家」報）



李凱詩譯

喬冠華與龔章之戀

胡蓑之

夫憑妻貴

世界上有許多會鑽路子的人，大都離不開裙帶關係，卽利用女人或自己的老婆對外交際，爲其利益的前途鋪路，從而加強或鞏固自己的地位，俗稱「走內綫」。最近垮台的中共「外交部長」喬冠華，便是這類貨色。換句話說，此人善於把握機會，利用內助變爲外助；他過去在中共這傀儡舞台上所以紮起，因多半得力於他的前妻龔澎與周恩來的密切關係；其後續娶的章含之，又是毛妻江青的密友，關係重重，怪不得他的官運亨通，一帆風順的。但他絕沒有想到江青這個大靠山，會倒得如此之速！不可一世的「江后」，一夜之間便成了階下囚的「四人帮」，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老喬夫妻便走上了「衰運」！因此，有人諷刺他「成在裙帶關係上，敗也敗在裙帶關係上」。

最近有一位十分了解喬冠華一生遭遇的朋友對我說：喬冠華一向是夫憑妻貴的。他在一九七〇年以前，便是龔澎替他拉攏周恩來，使他能有機會在國際上表現其外交長才；後來則爲章含之走對了江青這條內綫，使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成爲中共出使「聯合國代表團團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更取代了姬鵬飛而升爲中共「外交部長」的重要職位。大家都知道：老喬之所以爬到這一地位，顯然是跟毛、周、江有關係的。就拿周恩來對喬冠華的另眼相看來說，原是周恩來對喬冠華的前妻龔澎有好感，所謂「愛屋及烏」，因此，喬冠華便夫憑妻貴了。

龔澎與恩周來

如果讀者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一九七〇年當喬妻龔澎病死北平的時候，「新華社」曾經特別爲她發布一項消息，似與北平那些高級頭頭一樣看待；然而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新華社」並沒有說明喬冠華對他的愛妻龔澎怎樣去調理，及怎樣關心和安排她的後事？却特別強調周恩來「總理」在龔澎患病住院期間，曾經常親往醫院去探病，殷殷慰問的情形。

就龔澎的地位而論，她在中共統治圈裏，僅爲「國務院」一個額外的「秘書」而已，充其量也不過屬四、五流的角色。因此，他的死，根本不值得「新華社」爲她誌哀；况且她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曾屢次遭「紅衛兵」揪鬥，受了很多侮辱，一度下落不明！到她住院病死的時候，早已成爲過氣人物，代表中共說話的「新華社」，更不必小題大作；尤其不應該在報導龔澎的死訊以「突出」周恩來，更加意味着這裏面含有不可告人的男女關係。

正因爲周恩來與龔澎可能有着不尋常的關係，所以，周對喬冠華也另眼相看，處處都對喬、龔二人予以照拂。根據「紐約時報」報導題爲「喬冠華其人其事」的文章，有幾段指出：「其妻龔澎當年也是周恩來最信任有力的助手之，戰時她在重慶的外賓羣中，經常都很活躍。……抗戰結束後，喬冠華夫婦協助周恩來先後跟國府官員，以及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舉行會談。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席捲中國大陸以後，喬冠華夫婦因周恩來任總理兼外長的緣故，而更爲得勢。……他們兩夫婦曾多次陪同周恩來出國。……」又說：「周恩來首先任龔澎爲新聞處處長，隨後不久卽升爲部長助理。喬冠華則爲對外政策委員會副主席，其後升爲外交部副部長及部長等職。……」

鄧頴超喝乾醋

究竟龔澎有何優秀條件值得周恩來那樣傾倒呢？按：龔澎原名龔倩萍，別號雅航，安徽合肥人，死年（一九七〇）已五十九歲，她是中共另一名女共幹龔普生（章漢夫之妻）的妹妹。她們姐妹兩人從幼都信仰共產主義，曾先後畢業於上海「聖瑪利亞」中學，及燕京大學外文系。因之，龔澎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大約是在一九三五年間，亦卽龔澎在北平燕大求學時，便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革命解放先鋒隊」，當時接受劉少奇指揮，從事青年運動工作。

但在「紐約時報」所發出的特稿中，對於喬冠華夫婦的工作地點，時間以及他們兩人的結合，是少有出入的。如所周知：當龔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時，她在燕大可能還沒有畢業（大約是在一九三六年畢業的）。一九七三七月，因



爲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而龔倩萍已去到延安，担任「抗大」女生隊的指導員，「並與中共高層的黨政人員接觸。一九三八年秋間，芳齡才二十六歲的龔倩萍，已被調到第十八集團軍司令秘書處外事組工作。就在這一年的冬天，經邢西萍（中共女幹部）的介紹，始認識了周周來。

由於當時的龔倩萍，不僅思想「前進」，且其外型也不錯；她具備一副窈綫玲瓏的身材，風騷頗具代表性；尤其是對某些特殊事務，她更不惜犧牲色相！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即出任了周恩來的隨從秘書；並將龔倩萍改名爲龔澎，也是周恩來主張她這樣改的。據傳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當時曾大喝乾醋，幾乎跟周恩來鬧翻了！鄧一再表示：「寧願老死外國，永不見相！」後來經若干中共高級頭頭出面調停，要求周恩來答應了鄧的條件，風波始平息。

一段三角關係

龔澎辦理正式入黨手續，也在一九三九年冬天，她通過邢西萍、潘梓年等人的介紹，而於一九四〇年春成爲中共黨員。隨即又經周恩來的推薦，更出任了重慶「新華日報」的新聞記者，兼中共「中央社會部」駐重慶的特派員，專幹國際情報工作。當時「新華日報」的總編輯胡喬木（也與周恩來有密切關係），大抵是因爲周恩來的緣故，令到這個新任記者的龔澎，首先愛上了胡喬木。所以，龔、胡於抗戰期間在重慶姘居了一個時期，這是許多新聞界人士都知道的。

然則後來龔澎與胡喬木爲什麼會分手呢？她又怎麼愛上了另一個喬木（當時喬冠華的筆名）？這個三角關係的發展是很耐人尋味的。根據了解其內情的人士分析：一方面是由於胡喬木爲一內向型的文人（他曾充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和陳伯達同被稱爲中共的兩枝筆），例如他在自己所作的「朵桐子」裏頭，便有「欺人萬語愁如海」之句，可知他充滿着失意和悲觀的心情。——這句詞，在中共「文化革命」期間，曾被指爲「罪證」之一而遭到紅衛兵的多次鬥爭——相反地，

一九四三年龔澎、林彪、周恩來合攝於重慶。

龔澎則是一個外向型的女人，其手段靈活而潑辣，進取慾極爲強烈。因之，她跟胡喬木的性格截然不同，怎可長久姘居下去？

更爲巧合的是，胡喬木與喬冠華，也有着密切的關係，他們在重慶時都是「新華日報」的同事——胡喬木當時是該報總編輯，而喬冠華則爲主筆，並且又是同鄉——兩人都是江蘇鹽城人。可是他們的年齡，則相差好幾歲；特別湊巧的是胡、喬二人都以「喬木」爲筆名；又因爲胡喬木常在北方，所以時人稱他爲「北喬木」；而喬冠華多在南方，則稱爲「南喬木」。於至龔澎之所以捨前者而戀後者，可能是由於喬冠華長於搞外交工作，而與外向型的龔澎相接近，易於發生情感。因而不久後，乃有横刀奪愛之舉，將龔澎從胡喬木的懷裏搶走成爲喬冠華的老婆。相傳胡喬木經此打擊，就逐漸變成消極；並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極表不滿，這可能與失去了龔澎有關。據說胡喬木曾對他的心腹朋友表示：「儘管社會主義治下的男女關係是一杯水主義，可是中共高級幹部的婚事，必須通過共產黨組織的許可，而喬冠華與龔澎的結合，除了由周恩來一手撮合之外，他們顯然已獲得了毛澤東的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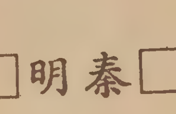
從龔澎到章含之

龔澎所以獲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賞識是，她不獨精通英文，更具有特務的才能。由於一九四六年，正是中共瘋狂叛亂的時候，鑒於對外聯絡及搞統戰的任務重大，中共即把龔澎和喬冠華兩人，派來香港，担任了「新華社」的工作，兼任了香港「中國文摘」的主編。一九四八年，龔澎任「港九支部組織部長」；一九四九年五月，參加「民主青年聯合會」並當選該會的執行委員。同年九月以「民主青年」的代表身份，去到石家莊參加中共所謂「政治協商」的首屆會議。十月間，龔澎出任了中共政權的「政務院」（國務院的前身）的「外交部情報司長」，協助兼「外長」的周恩來。

一九五一年以蘇聯爲首的共產集團，在聯合國提「控美案」，必須中共派員列席大會作證，周恩來派了伍修權爲「代表團長」，喬冠華爲副，龔澎爲秘書。一九五四年，周恩來率其「代表團」赴日內瓦出席越南和談時，喬冠華夫婦也曾追隨左右。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的十年間，周恩來屢次率團出國訪問或參加會議，多數都由喬冠華夫婦作陪。但自一九六六年「文革」以後，龔澎開始被迫靠邊站，幸而有周恩來的保護「過關」，她未受公審。到了一九六八年後，因中蘇共分別舉行「邊河會議」及「邊界會議」的緣故，喬冠華又大派用場，而成爲與蘇聯展開「馬拉松式」談判的主角。自一九七〇年龔澎死後，喬冠華便認識章含之，而獲得毛妻江青的支持，比周恩來的後台更硬了。

原來章含之是數年前在香港病死的章士釗的女兒，毛澤東經常稱章士釗爲老師。因此，毛章兩家不僅是世誼，章含之又是江青的密友，喬、章的婚事，更爲江青從中撮合。這一來，喬冠華因爲章含之的關係，而投靠了江青的一邊。所以，喬冠華便順利地爬上了「外交部長」的寶座；其妻章含之，則担任中共「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喬冠華兩度憑妻升官，可謂幸運之至；但「運去金成鐵」，終於落得被整下場，却實非他始料所及的。

江青一頓飯 相等 農民五年粮



秦明

江胥大吃

中共抨擊國民黨時代官民生活的階級懸殊時，流行兩句話：「大官一席酒，窮人半年粮。」最近，中共報刊批鬥毛澤東老婆江青的奢侈生活，更有令人驚訝的揭露。有一篇共幹批鬥江青的專文說：江青竄到海南島「游泳」時，吃一餐飯要化費人民幣六百多元，相當於港紙二千元左右。以大陸的農民每月三十元收入來計算，要苦捱五年，才夠江青一頓午飯的開支！

如果不是牛鬼蛇神窩裏反，狗咬狗骨狂吠出來，誰敢相信毛澤東的宮廷生活，比「大官一席酒，窮人半年粮」更腐化千百倍呢？

髮妻重情

在崎嶇的人生旅途上，張金鳳的命運眞是太多悲傷，無限凄涼：

出身貧窮，嫁夫也是貧窮如洗。從結婚到成爲第一個「啤啤仔」的母親，她不知煎熬了多少的辛酸！

她甘心情願爲歐陽炳強捱窮受苦，可能是「有情飲水飽」的精神生活，使她任勞任怨的，安於貧窮，爲苦盡甘來的明天而相守！

誰料橫禍飛來，歐陽炳強因涉嫌謀殺罪名入獄，使這個寒門的小家庭，帶來了更多的不幸，暗影重重，對這個可憐弱女張金鳳的打擊，又何止心碎片片？

她並沒有因嚴重的打擊而倒下去。而且堅定勇敢的面對現實，爲挽救丈夫九死一生的命運而掙扎，明知救夫前途是迢迢萬里，路途多艱，但她從來沒有鬆過一口氣，始終咬緊牙關，雖然是一挫再折，她還是步步向前！

她終將死案告到英倫樞密院，其中遭遇到的艱難與困苦，可能比古時上京告御狀更甚千萬倍，她畢竟還是走完了這一段艱苦的路程。

孟姜女萬里尋夫，曾哭倒長城，張金鳳萬里救夫的辛酸，任是鐵石心腸，也難免不感染她的凄涼而心酸！

消息傳來，這宗死案又被駁回了。可是「案死」張金鳳的心未死，這種髮妻情深的志節，對時下一些貪新忘舊，見異思遷的男女關係來說，不管是男方或女方能不有所感受？

認眞威水

台灣和香港日報，本月十二日刊出一則大陸民兵聯合向華國鋒宣戰的新聞，報導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四省民兵的總指揮，已領部進行入山區，對華國鋒擺開陣姿爲「保衛」江青，搶救「四人幫」而戰鬥到底！

其實這則新聞，萬人日報於上月廿一日，已在第一版頭條獨家報導，還有民兵總指揮聯名宣戰書的內容，要求華國鋒釋放「文革功臣」王、張、江、姚四大頭目。過了二十天，台灣和香港的報紙，才跟進報導。證實萬人日報有關大陸的內幕報導，認眞威水！

左仔難做

香港的左派「仁兄」，在「組織」的「領導」下，爲了跟紅頂白而搖旗吶喊，有如賭馬落注，轉個個就死個個！

遠的不談，以批鄧來說，跟着江青作打過街老鼠狀，去深入批鬥矮鄧，支持「江青同志」。

不到一年風水輪流轉，「批鄧勇士」變成了喪心病狂的「四人幫」，死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搖身一變又是「總理」的顧問了。

如果矮鄧有仇報仇，幾個月前爲批鄧參加遊行、開會的左派「仁兄」，眞不是爲何善其後？

阿拉伯世界的新結合

朱汝昌

（開羅通訊）

一年多來，中東先有黎巴嫩發生內戰，兄弟鬩牆，互相殘殺，繼而巴勒斯坦游擊隊火上加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把中東最繁榮又最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打得支離破碎，慘絕人寰。

阿拉伯世界的共同仇敵是以色列，這若干年的中東紛擾，雖有錯綜複雜的因素，以色列問題實是一個焦點。可是，在這次黎國內戰的大破壞中，阿拉伯人自相砍殺的結果，死者五六萬、傷者二三十萬，他們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反把以色列忘記了。

最不可思議的，便是一向反以最激烈的叙利亞，這次出兵黎國；他們攻擊的對象，居然不是平日深惡痛絕的以色列人，而是和他們同種同教的阿拉伯人。而在阿拉伯人當中，叙軍竟和黎國的基督教徒站在一邊，合力對黎國的回教徒作戰。所謂阿拉伯聯盟的和平部隊，雖有伊拉克及利比亞等國參加，但不能阻止黎國兩派及巴解組織的混戰，也不能對叙利亞發生絲毫控制的力量。

叙利亞甚至和以色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默契。它們不但不互相攻擊，而且戈蘭高地的兩軍防務也故意鬆弛了。黎國南部的人民，居然跑進以國境內求救濟或找工作。以國也對黎國人民予以協助，盡量表示以色列人的友善和慷慨。這些都是極不尋常的現象。

由於黎國的內爭和叙國的干涉，以色列在這一年半當中，享受了出乎意料的和平及安謐。以國雖然隨時在戒備中，但戰火都在黎國北部擴張，反和以國越離越遠。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把槍頭對準右傾的基督教徒，想要和左傾的回教徒共同爭奪黎國的控制權。

「巴游」雖得國際共產黨的鼓勵，又有伊拉克及利比亞的大力援助；但它究竟是組織鬆懈的烏合之眾，抵抗不了叙利亞正規軍的襲擊。截至現在為止，「巴游」是被叙軍打敗了。叙利亞控制了黎巴嫩。黎國本身四分五裂，滿目瘡痍，慘絕人寰，幾乎不能成為獨立自主的政治單位。

然而，叙國却不敢以征服者自居。它似乎也不致故意對以挑釁。因為，它不能開罪阿拉伯聯盟，也不能脫離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牽扯；尤其是擁有大量石油和金錢的沙烏地、及阿拉伯世界保持首席地位的埃及。

埃及總統沙達，是阿拉伯集團最幹練、最靈活的外交能手。他和沙烏地的關係又很密切；哈立德國王對他言聽計從。他運用他的謀客，促成了埃及、沙烏地及叙利亞三強的新結合，希望達到中東問題全面解決的最後目的。這三國地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前後也是這樣的結合過；後來因對基辛格穿梭外交的反應歧異，乃致分道揚鑣，現在又重新結合。這可以反映出那接近西方意見的阿拉伯人，已經在中東佔了上風。

那班反對任何妥協方案的死硬派，如利比亞、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的當局，以及「巴游」陣綫裏的哈巴斯，都已勢孤力薄，無法阻止日內瓦和會的重開，也不易再對中東問題的解決發生甚麼影響力。埃、叙、沙三強除已在軍事上步驟一致外，它們在外交上也採取共同立場，都贊成在日內瓦和會重開時，要讓「巴解」組織參加；萬一美以兩國不同意，它們使擬組成一個包括「巴解」份子的阿拉伯總代表團。

黎國南部以前就有不少「巴解」份子；他們現又得到從叙國開來的增援部隊，都駐紮在黎、叙、以三國交界的地方。但是三強不願「巴解」對以國掀起新的糾紛。它們還勸「巴解」放棄軍事行動，改作政治鬥爭。以國一再警告叙軍不可開近以境。它也在那裏設有緩衝地帶，並對黎境基督教徒予以不斷的接濟。這一地區自然是有相當爆炸性的。

埃及、沙烏地及叙利亞三強，很顯然的成為今日的阿拉伯世界的重心。沙國有錢、有勢、還有一種堅持原則的道德力量。叙國雖已佔領了黎國，但它一切都要尊重沙國的意見。埃及本來在阿拉伯的傳統上就有特殊地位，現再加上沙達總統的政治經驗和外交手腕，它便在國際關係上舉足輕重。沙氏去年和以國簽訂第二西奈協定的時候，他同時開罪了叙利亞和巴解組織。現則他和兩方言歸於好；他的威望又比去年增加了不少。

在這一年多的演變中，約旦的胡辛國王恐怕是比較最失敗的，他和叙國阿塞德總統最友善。叙國始終主張把他拉到一起商談。沙國竟未邀請他到沙京去討論黎國問題，這不是三強對他有意見，而是「巴解」組織強烈的反對他。它永遠不能忘記他一九七一年在約旦驅逐「巴解」份子的血海深仇。

「巴解」首領阿拉法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反胡」理由。那就是胡辛過去一度以巴勒斯坦發言人自居。

這是「巴解」織組不能承認的。阿拉法特以為只有他才可以代表巴人說話。自聯合國讓他出席講演以後，他更有此自信。日內瓦和會一旦續開，他當然是各方公認的「巴」領袖。三強這次不請胡辛開會，正是這個原因。

三強的新結合，既已顯明的帶着親近西方的保守色彩；蘇聯自然最感失望。它對中東有極大野心，過去和叙巴兩方都有密切關係。黎亂發生，它勸阻叙國介入，後來又要制止叙軍攻擊「巴游」，二事都未成功。三強結合，更是對它不利。可是，埃叙和它還是藕斷絲連。早幾天，沙達派他的外長和蘇聯外長在保加利亞的京城秘密會議。沙氏便是一個這樣好弄權術的政客。

禮法與情慾的衝動



鶯鶯的愛情歷程是崎嶇的，雖然她追求到愛情，終於又失去了愛情，留給她的是一個愛情苦果。

鶯鶯是一位表面上冷若冰霜，內心却有熾烈熱情感的女性。這從紅娘的話就可看出。當張生對鶯鶯一見傾心，苦於不知如何追求，因而拜託紅娘玉成其事時，紅娘會透露了她家小姐之爲人。紅娘說：「崔之貞愼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又說：「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貞愼自保」當然是舊禮教灌輸給她的觀念。連長輩都不能和她開個玩笑，可見她在男女之間的禮防上是採取了高姿態，過分的來防衛自己，而另一方面，她却「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這就是她無可奈何的感情宣洩之途。相信當她讀了詩經中的許多愛情詩（雖然漢儒用倫理教化的大道理替它們僞裝一番，其實誰看了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心照不宣而已），讀了史記和西京雜記中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愛情故事，勢必怦然心動，而怨慕者久之。古代受禮教束縛的女性不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所渴慕的愛情，往往藉有關愛情的詩詞小說戲曲求得變相的滿足。這也算是一種「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君不見，單是明代湯顯祖的一部「還魂記」，就鬧出了不少人命案，淸人焦循的「劇說」中就記載着不少位愛情不得滿足的女子，爲「還魂記」中杜麗娘和柳夢梅的愛情故事感動而死。像鶯鶯這人一方面「貞愼自保」，另一方面却「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正是古代部分知識婦女的常態。如果鶯鶯永遠保持這樣的狀態，而不把「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化爲實際行動，她仍然是禮教社會的淑女，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她却終於衝破了禮防，走向崎嶇的愛情歷程。

禮教的力量並不是絕對的，當有了「有女懷春」的內在因素，再加上「吉士誘之」的外來因素，又輔以良辰美景的感應，愛情文學的推波助瀾，女性還是會勇敢地衝破禮防，讓愛情燃燒；縱然冒着灸傷自己，甚至毀滅自己的危險，亦在所不計。禮教的力量雖然不是絕對的，但却是普遍而根深蒂固的，一個女子可以不顧一切地衝破禮教的一個點，斷斷無力擊潰禮教的整個面，結果她還是生活在禮教的包圍中，這就是她最後往往難免受到傷害甚至毀滅生命的原因。

寡母崔夫人正帶着女兒鶯鶯和兒子歡郎寓居在蒲州普救寺中，蒲州就發產了兵變，亂兵四出搶刼。幸虧同時寄居在普救寺的張生和蒲州的將領有交情，請到軍吏保護普救寺，崔家母女姊弟才倖免於難。否則，崔家家財既豐，鶯鶯又正當綺年玉貌，亂軍一到，後果眞不堪想像。事後崔夫人爲了表示感謝，就設宴欵待張生，並且命鶯鶯出見張生，當面向張生拜謝；何况一叙親戚，崔夫人還是張生的遠房姨母，那麼鶯鶯就是張生的遠房姨妹了。

當張生和鶯鶯在崔夫人面前相會，在張生是乍見美人，驚爲天仙，不能自己。但對鶯鶯來說，這第一次相逢並不愉快。先是崔夫人命令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但鶯鶯却遲遲不出來，只推說身子不舒服。崔夫人生氣了，說：「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又過了很久，鶯鶯才出來。她穿的是家常衣服，頭面也不曾著意化粧打點（當然一位眞正的美女，即使粗服亂頭，也是不掩國色的）。因爲是母親強迫她出來的，所以臉露幽怨，坐在母親身邊終席不發一言。無論張生如何向她搭訕，她就是不開金口。

鶯鶯對張生不假辭色，給他一個自討沒趣，絕不是嫌棄張生。張生其人，「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孤堅，非禮不可入。」而且「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稱得上是位有才有貌守身如玉的好青年。當然，那時鶯鶯並不知道他「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但單憑「性溫茂，美風容」（即「一個溫和可親的美男子」），也可博得美人的青睞。爲何鶯鶯要拒之於千里之外呢？這關鍵就在鶯鶯「貞愼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的高姿態。知女莫若母，崔夫人是知道她的脾氣的，所以曉喻她說：

「你在這次兵變中倖能保全，完全出於張兄所賜，否則早被亂軍搶走了。既然張兄是恩人，那還避什麼男女之嫌不肯出來面謝張兄？」這種論調顯然不自能鶯鶯所接受。在鶯鶯看來，這是不合禮法的。男女禮防，人之大節，怎麼可以因為對方對自己有恩就不顧了？最後她雖然違不過母親嚴命，不能不出見張生，而一股受壓抑的怨氣，自然而然就出在張生身上。所以這次她不理張生，完全不是對張生不滿；相反的，由於鶯鶯這番把一位溫和可親的美男子當作對母親不滿的出氣筒，事後回想，內心深處恐怕難免有幾分歉意與一絲失諸交臂之感。因之，這次的冷待張生事實上反而增加了以後接納張生的可能性。

紅娘給張生出了個主意，教張生「試為喻情詩以亂之」。鶯鶯既然「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那麼寄給她情詩，正是打動芳心的良策。張生依計而行，立刻綴了二首「春詞」託紅娘送去。果然這一着立竿見影，當天晚上，紅娘就帶來鶯鶯的回音——也是一首詩，題目是「明月三五夜」，全詩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意思是告訴張生，在十五月圓的晚上到西廂來幽會。房門迎風半開，人在房中等待。而且指示張生翻過牆頭，從杏花樹爬下來，這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捷徑。這種意思，如果用文句表達，絕對不是閨中大小姐所能說出寫得下的。到底是我國的舊詩好，能在含蓄不露中表達情意。寫詩的女方固可一展才情而無損自尊，而讀詩的男方一看就心頭意會。才子佳人的愛情小說什九離不開詩詞，良有以也。

這首詩一發出，等於宣告自己已踏上了愛情之路，成為禮教的叛徒。她半日積累的「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的衷情，張生「春詞」的挑逗，以及日前把張生當作出氣筒的內疚之情，彙集起來給了鶯鶯必需的勇氣。

但多年來在鶯鶯身上日浸月潤的禮教觀念真是那麼不堪一擊嗎？當然不！到了十五晚上約會的時刻，鶯鶯忽然變了卦。那夜，張生按照指示到達了西廂，滿以為今宵必可一親香澤，以償宿願，結果卻意外的碰了一鼻子灰。當時鶯鶯衣着整齊，臉容嚴肅，一見張生就劈頭劈腦的教訓了一頓。這段訓辭相當義正辭嚴：

「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

訓話完畢，轉身就返內室，留下張生目瞪口呆的在那裏直發楞。休說張生當時被搞胡塗了，就是後世的讀者讀到此處，也會感到驚異不止。鶯鶯給張生那首「明月三五夜」的約會之詩，目的真如她自己所說的把張生誘來當面教訓他一頓麼？那真是傻瓜才相信。試想，一位千金小姐約一個小白臉深夜到自己住所來，不論目的何在，這事件本身已為禮法所不容，這豈是一個「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的淑女所該做的？最妙的是她口中罵紅娘是「不令之婢」（壞了頭），而事實上對紅娘毫無處罰，那晚紅娘在西廂的外室明明睡得很安穩。這明明是鶯鶯臨事變卦，讀者切莫被她瞞過了。

算一算，十四日白天，張生託紅娘送去「春詞」二首。當天夜裏，鶯鶯的約會詩就送到張生手中。鶯鶯這樣做，毫無疑問心中曾經有過禮法教養與愛情渴慕交戰的時刻，只是後者戰勝了前者。約會詩送走之後，次日晚間張生來到之前，同樣的交戰顯然又在持續進行，這次是禮法教養終於佔了優勢。這就是突然變卦的原因。因此，在她對張生的訓辭裏，有一半話語是用來解釋自己為何要約張生半夜三更到西廂來。她覺得這樣做不義，那樣做不祥，再換一樣做法又不妥；自然其實最不該做的就是她終於做了約一個小白臉半夜三更到西廂來！其實她如果「託短章」以「自陳啓」，就比這樣做高明多了。如果說寫信會落痕跡，那麼，「明月三五夜」這首詩落在張生手中，[illegible]早已落在黃河也洗不清了，寫一封教訓對方的短信，該沒有「明月三五夜」來得嚴重吧。孟老夫子說：「遁辭知其所窮。」明眼人應該看得出來鶯鶯說的是遁辭。

在禮法與情慾的衝突下，鶯鶯的愛情歷程是崎嶇的。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邀約張生貪夜來到，結果却在緊要關頭從愛情的前綫退却，躲入禮教籠子裏。張生垂頭喪氣的翻過牆頭走了，悔恨和內疚在鶯鶯的心頭昇起。這份悔恨與內疚將重新積聚她追求愛情的勇氣，在崎嶇的愛情歷程上作更有力的衝刺。這一事實，終於在第三天晚上發生了。

十八日的夜裏，張生已經睡着，突然被人拍醒。他睜開眼睛，看到紅娘抱着被褥和綉枕站在面前。紅娘急急說：「小姐就要來了，你怎麼還在睡覺？」張生驚愕而起，眼看着紅娘整理床舖，並枕重衾而去。張生真懷疑自己在做夢，心想鶯鶯三天前才道貌岸然的教訓了自己一頓，今夜怎會自動送上門來？這斷不可能！但不可能的却實現了，張生發現紅娘「捧」着鶯鶯進自己的房來，如今她的樣子是「嬌羞融洽，力不能運支（肢）體」，這明明是來幽會的樣子，可以放心今晚她不會說教了。

歡娛的時光是短暫的。在普救寺的晨鐘敲起，天將破曉之際，紅娘又「捧」着鶯鶯回去，這夜，鶯鶯「終夕無一言」，臨走更是「嬌啼宛轉」。鶯鶯被紅娘「捧」出，又由紅娘「捧」回，若非鶯鶯自己情願，請問紅娘如何「捧」得動？當然是鶯鶯自己願意，這是她在崎嶇的愛情歷程上孤注一擲的進擊，不過藉善解人意的乖巧丫頭之「捧」而告完成而已。她為何在臨走時「嬌啼宛轉」？是求愛得愛喜極而泣？是禮法的陰影又壓倒了她，使她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傷感？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從後來她給張生的信中有「致有自獻之羞」的話看來，至少她的確有過「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覺。

這晚之後，一連十餘日，鶯鶯都不曾與張生通個消息。直到張生賦了首六十句長的「會真詩」給她，她才又和張生來往，開始過着一段甜蜜的恩愛的日子。最崎嶇的一段愛情歷程過去了，現在進入一處風光美妙的境地。這樣直到有一天張生終於遺棄她，那是鶯鶯愛情歷程的終站。

電影評論

評黑龍會

賭王騙局

外父大人

林巽

　在我國八年抗戰的歷史中，多少有名英雄與無名英雄事蹟，如果一一搬上銀幕，不知可以拍出多少部可歌可泣的感人電影及傳奇電影。本期電影中，丁善璽導演的「黑龍會」正是寫日本侵略我國前一段時期的傳奇鬥智特務戰，這部電影劇本情節，太效忠于史實，它寫日本軍閥從日本派特務頭子上肥原二與受過日本特務訓練的遜清皇族女兒川島芳子來到天津，打算將當時的遜清皇帝溥儀誘回東北作傀儡皇帝。

　作爲一部特務戰的電影，此片戲味稍弱一點，但從人物刻劃角度看，它是拍得相當成功的。嘉凌飾演的川島芳子在表現這角色的自負、冷酷、、狠辣、絕望，每一階段，都是由戲味追出來的。張翼的唐少白與田野的蒙古王子却是浪漫角色。上肥原二却是「水島外交作風」的特務頭子，他一方面讓日本軍方派川島芳子到天津長濟說溥儀回瀋陽，及川島芳子到了天津，一切行動都由川島芳子策劃，讓川島芳子成爲我方特工唐少白的阻得目標，土肥原二好像置身事外，其實他是在作弄芳子，等到川島芳子技窮時，只得使出天生的本錢——色相來與日本特務妥協，由於電影將川島芳子寫成自負者與被利用者，充分暴露出日本人的胸襟狹窄與潛在的蠻性，土肥原二並不因爲川島芳子忠於日本，爲日本的侵略奉獻自己而尊重他，仍然要在肉慾上蹂躪川島芳子作代價才帮助芳子。電影對日本人的傲慢與作僞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電影上的日本人可說是一種沒法使人產生好感的民族。

　電影中的遜清皇帝溥儀與李蓮英，其人物氣質都可以滿足觀眾的想像。陳沙莉飾演我方地下工作者翠鳳，她雖然佔戲不多，但氣質可不錯。

　「黑」片編導製作都相當認眞，不過本港一般青年觀眾，對于川島芳子這人物沒有什麼印象，而且在電影中，她又



陳莎莉在「黑龍會」中飾我國地下工作領導人。

嘉凌在「黑」片中飾川島芳子，刺殺阻撓她間諜工作者。



「賭王騙局」中的陳觀泰。



「賭」片中的宗華。

不是一個被同情人物，所以戲劇效果並不理想，如果作爲商業電影看，它當是一部娛樂性稍弱的作品。幸而它是一部突出藝術性的商業電影。

邵氏出品，程剛導演的「賭王大騙局」是一部娛樂成份很豐富的商業電影。電影故事通過一股叫彭天石的老千集團與另一股叫沙通的老千集團鬥法。電影是喜劇形式，編導爲了使觀衆對沙通一股同情，開首先拍一場彭天石集團因發現一位沙家的老千，因爲在賭場同情一對輸去公欵的青年贏回那筆錢，彭天石先是動腦筋想收買沙家的老千，但爲對方拒絕，她便招集馬仔，將對方打傷，將對方雙眼弄盲了，並且插贓嫁禍，由此激起沙家大小全家出動，分別騙去彭天石情婦的大鑽戒，騙去彭天石太太珠寶店大批珠寶，再出老千贏去彭天石大批財富，最後來一場賭身家使彭天石一敗塗地。

從娛樂性角度看，可以看出程剛的確是慢工出細貨，爲此片化去不少心血，大部份內容都是富想像力的，電影中所有賭術和騙術的賣弄，都誇張到只能令觀衆發笑，不可能使觀衆相信。由于題材單純，只用騙與賭兩種方式，所以編導便不得不煞費苦心的設計種種不同的騙與賭花樣，以吸引觀衆。不過看落此片演員地位並不重要，陳觀泰雖然是大反派，但由造型到演出，都比「大哥成」差勁得多，其餘的演員，除顧文宗這個老戲人演得特別入戲外，其餘演員只做到稱職而已，原因並不是編導不懂得塑造角色，而是因爲劇情的過份誇張，使所有角色的眞實感大大地打了折扣。

程剛在二十年前，已是粵片中的多產劇作家，他進邵氏當導演後，「十二金牌」、「天網」都顯出他的才氣，那是可以不依靠色情暴力噱頭而拍出賣座的媚俗電影。不過，這位導演對于電影內涵的表現，一向都很薄弱，這是他的缺點。以邵氏導演說：李翰祥、程剛、楚原，可說是功力相等的導演，李翰祥却拙于媚俗，因此爲了生存，不得不走風月路綫，但對于作品內涵的表現功力，李翰祥是在程剛楚原之上的。

「法國笑匠」路易狄芬尼和他的親生女兒雅嘉蒂妮丹桑合演「外父大人」。

本期西片，比較突出的是法國獨立製片出品的家庭倫理喜劇，由伊度阿度·莫連拿奴導演的「外父大人」此片成本很小，出場人物共有十人，但全部劇情只集中在法國笑匠路易·狄芬尼一個人身上，編寫劇本，只抱着一個原則，就是先塑造了一個視財如命，算盤精明、脾氣暴躁的大老闆，然後才塑造一批環繞在他身邊的人，高級職員、女兒、妻子、女傭，男僕、司機、私生女、老情婦、按摩師，一次一次的逗挑他的怒火氣，使他的啼笑皆非，用以娛樂觀衆。「外」片的戲劇效果，大部份來自針鋒相對的對白，但也不全是對白的功力，主要是編導能將路易這個角色的情感，很適當的控制在一個一個突發層次上去發作。

導演的技巧功力不錯的，可惜他沒有對藝術內涵的表現具深厚興趣，因此在看電影時，你可以忍俊不禁而盡情大笑，但等到你離開戲院之後，只要稍加思索，就會發現它原來是那麼俗不可耐的。

「外」片故事，寫一個大公司老闆因瞞稅及報假賬，使一個愛上他的女兒的會計部主任掌握着他的作弊把柄來向他攤牌，要以六百萬元作嫁賍娶他的女兒。他正準備屈服，誰知他立即發現那位職員愛的是冒充他的女兒的女子，而她的女兒愛上他的司機，並以已經懷孕來要脅他，最後他又發覺，那個冒牌女兒原來是他的私生女。大堆人衝突了一番後，最後是大團完結局。

據說此片是根據法國一個舞台劇改編，但可以從內容看出它並不是什麼名劇，我想此片要是化成國語片喜劇拍出，恐怕又要引起某些影評家說是大開倒車之作品了。



「外父大人」片中吉曼狄芭冒充路易狄芬尼的女兒。

卡達

大多數的情形下，在土地整耕好了之後，就用犁把田畦堆好。等到該下種的季節，就由驢子拉着施肥機沿着田畦施肥，然後把種子種在旁邊幾吋遠或就種在肥料所在的地方。

第一批種的是玉米，在三月下種，接下去是棉花，然後是花生和其他的農作物。在我小時候，我們主要的作物由棉花改成了花生。種子一萌芽幾乎馬上就要開始耕種，而在種花生的時候，甚至在還看不見嫩芽之前就要開始，要用耙子清除發得快得多的雜草。

在平原鎮一帶，花生是最重要的作物，在我這半輩子裏，還沒有別的作物能夠與之一較短長。大概每一季買賣的數量總在一萬兩千噸左右。順便提一下，喬治亞州花生大約佔全國產量的百分之四十——比任何兩個州加起來都多。

還有，其花生應該算是上帝賜給人類的偉大禮物之一——不過一定要用對方法。讓我解釋一下我這句話是甚麼意思，花生像洋芋一樣生長在地下。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植物，花開在地面上，然後生出一根牙籤大小尖頭的卷鬚，穿透地面，等到深入地下約兩吋的地方，尖尖的「頭」就膨脹起來，長出花生。要是種得彼此相近的話，每一枚卷鬚約可生出五十莢花生。如果在收成之後，立即由藤上摘下，其中就還含有約百分之三十五的水份。若是馬上放進很鹹的鹽水裏煮熟，眞是美味無比。

從五歲開始，我就在平原鎮的街上賣煮花生。等我到了上高中的年齡，每個禮拜六我還是和我堂弟修·卡達一起賣五分錢一個的漢堡牛肉餅和自己家裏做的冰淇淋，一分錢三粒。

好多年之後，修當選了州參議員，而我放棄了那個席位去競選州長。

在花生收成的季節裏，我每天下午要到我父親的田裏，把花生由地裏拉出來，堆在一部小拖車裏，拉回我們家院子裏。在把花生由青綠的籐上摘下來之後，我就抽出水來，仔細地把殼上的泥土洗乾淨。把花生泡了之後，第二天一清早就放進鹽水裏去煮，大概半磅花生一袋，裝上二十個紙袋。然後我沿着鐵路走兩三哩到平原鎮去，在街上叫賣我的煮花生，等到整個賣光之後，我就再走回家去，把以上的各個步驟再從頭來過。

雖然那時候我還不到六歲，却能夠分辨出平原鎮上的好人和壞人。我認爲，好人就是會向我買煮花生的人！從那以後，我曾經花過很多時間想要改進我判斷別人的能力，不過，那却是我所知道最簡單的一個辦法，雖然有它的限制。每次我想很匆促地去批判一個人的時候，我就先想想這件事。

在那些日子裏，我漸漸成了個生意人，規模很小，可是我自己却覺得很了不起。每天賣花生的總收入大概有美金一元，而每逢禮拜六，我有時可以賣到那個收入的五倍。到我九歲的時候，我已經存了足夠的錢，按當時每磅五分的市價買了五大包棉花。我把那些棉花存放在我父親農場的一間倉庫裏，等到幾年後，棉花的單價漲到了一角八分。這時候我把棉花賣了足夠的錢來買五棟房子。那幾棟房子都是最近過世的當地殯儀館老板的，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我離家去進海軍官校，我每個月由那五棟房子可以收到十六塊五毛的房租。有兩棟房子每棟月租五元，兩棟每棟月租兩元，另外一棟月租兩元五角。這五棟房子後來在一九四九年我在夏威夷當海軍軍官時賣給了那些租戶。

我記得的很少幾次不愉快經驗裏，有一次是在當地修車廠裏有個傢伙說願意買一袋花生，不過要看我是不是能服從他指揮我的手勢。當時我不過七、八歲。那些下棋的和在一邊看熱鬧的人都看着我前後左右地走着，兩眼盯牢那個人的兩手，最後被他引得讓我的赤腳踩上了一根燃着的香烟。有幾個看熱鬧的人笑了起來，而我竭力忍住沒有哭出來。

通常在六月裏，生長季節完了，就到了不必再去犁玉米田的「保留」期。穀類就該收割，束成一堆的，等乾了之後再拖到打穀機去打穀。西瓜採下來運到鎮上，裝上火車運到北方的市場去，每一季都這樣做法，一直到最後運費和收益幾乎完個相等了。不過和田裏不斷要作的耕耘工作比起來，這還是很過癮的。

在過了這樣幾週比較輕鬆的工作之後，就到了主要作物的收穫季：棉花得用手摘：花生要由地下拔出來，摔掉泥塊，然後堆在柱子四週晒乾，通常和玉米種在一起的絨毛豆也要摘下，那些刺人的絨毛使這事成爲所有農場工作中最困難的一件。再過一陣之後，我們就要用手摘下玉蜀黍，堆在田裏，再裝進車子，拖到穀倉去。晒乾的花生可以抓住樁子拖上車或小撬，再運到一架機器那邊，把花生品藤莖分開來。莖藤用來餵飼家畜，花生則運到市場去。

這些工作讓我們忙到了冬天，開始殺猪、醃肉、甘蔗也收割了，摔出

汁來，煮成蔗糖，橡樹和胡桃木劈成柴火，堆積起來，準備冬日壁爐生火之用。松樹劈下來的柴火則用來生爐子。

然後，一年的工作又再從頭開始。而整年都不斷的要照顧家禽家畜、抽水、搾牛奶、剪羊毛，還有其他類似的日常工作。

早年在農場上融合了工作和遊戲的生活給了我豐富而多變化的經驗。

第三章阿里

我們的農場在阿吉里，就是喬治亞州平原鎮以西三哩處。阿吉里並沒有正式的編制和組織；只是一處農業社區和火車站的名字。我們的農場就在到平原鎮去的土路上，距阿吉里以東半哩的地方。

當年，阿吉里的一切都以一位任五六個州非洲美以美教會主教的黑人領袖為中心，他的名字叫威廉·強森，他毫無疑問的是當地社團中最有名望的人。他辦了一個小學校，還以兄弟會為基礎開了間保險公司。

每一年，主教都要請我們——附近的白人——到阿吉里美以美會教堂去參加特別舉行的禮拜，總會有不個很好的合唱團由大西洋城的摩理斯布朗學院到這裏來參加禮拜。

強森家有一個孩子在北方唸書，我想是在波士頓，他的名字叫亞文，是我母親和我們這羣孩子的好朋友。他也是唯一習慣走我們大門進出的黑人。每次我們聽說亞文回家了，要來看我們的時候，家裏所有的人都會有點緊張不安，我們會一直又盼又怕地等到聽見大門上的敲門聲。

我父親就會離開，假裝沒這回事，而我母親在客廳裏接待亞文，和他談他在新英格蘭的教育和生活，在主張種族隔離的南方，亞文這種舉動違反了一般的規矩。就連強森主教來見



卡達親自料理他家裏的花生田。

我父親的時候，他也把車停在店門口，派他的車夫到後門來通知我父親，說主教要見見他，然後父親會出去和主教在院子裏見面。

我們那一區也有最早的柴油火車頭。整列車一共有三節車廂，從喬治亞州哥命布市送郵件來，也是阿拉巴馬州到喬治亞州鐵路綫上的一段。列車裏有一節是客車車廂，每天來回一趟。在阿吉里美附近農村裏的人，有誰要搭火車的話，就得沿鐵路走上四分之一哩路，把一面紅顏色的小旗子插在一處平交道上，司機看到旗子就會把車停下來。

我是家裏四個孩子中的老大。我的大妹妹葛蘿莉亞比我小兩歲，小妹妹露絲要再小三歲，然後又過了八年，才生我的弟弟比利。

我小時候最得意的是有一次領到白色的帆布皮帶和一個白鐵徽章，担任學校的糾察隊。我的工作是加強所有的安全預防工作，不過也得在雨季我們的老爺校車常常滑到溝裏去的時候，到附近人家去幫忙。

我小時候，南方的大太陽是最好不過的，從四月初到十月底，我們從來不穿鞋子，除了到教堂或上學之外，也很少穿襯衫。

我們的玩具都是在農場上找到或製造的，我們用一根粗鐵綫做的桿子來滾鐵環，乘着舊圓盤犂的犂頭從枯草堆上滑下來，用彈弓去打鳥，放自己做的風箏，或是用綁着金龜子放它飛，用玉蜀黍的穗軸和雞毛做的飛鏢。我們由樹洞的蜜蜂窠去挖蜂蜜，摘野生李子，黑莓，柿子，和挖黃樟根。我們在小溪裏造水壩，還造可以在裏面過夜或渡週末的樹上小屋，在田野裏挖尋箭頭。

在我小時候，我們還沒有電，不過我父親有一架用電池的收音機。我們全家在晚上收聽的節目只有拳擊和政治性大集會的實況轉播。有時候其他的人都睡了之後，我還一個人躺在壁爐前地板上，聽格蘭米勒樂隊的演奏。

我還記得一九三六年共和黨大會那天晚上，我們收音機的電池用完了，於是我們把收音機拿到屋外，在院子裏接上汽車裏的電池。大家坐在地上聽蘭敦獲得提名。當時我還不滿十二歲。

在喬路易和薛默林第二次交鋒的時候，我們所有的黑人鄰居都來看我父親，他們都非常有興趣，問是不是能聽拳賽的轉播。我們把收音機放在窗口，打開窗子，我們和客人就都坐或站在附近一棵大桑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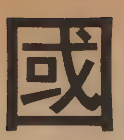
這次拳賽很牽扯到一些種族問題，因為喬路易很可能成為新的黑人世界重量級拳王。他第一仗輸給了薛默林，但這次挑戰賽中，喬路易在第一回合就差點把他的對手打死。

我父親對這次拳賽結果，很感失望。

在院子裏也沒有任何人說什麼，只是很客氣地對我父親說：「謝謝您，卡達先生。」

然後我們的幾十個客人魚貫地走過那條土路，跨過鐵軌，靜靜地走進大約一百碼外田間的一棟房子裏，然後屋子裏就好像大下大亂了一般，我們那些黑人鄰居又叫又跳地慶祝喬路易的勝利，不過他們起先都一直很小心地守着當時有種族隔離觀念社會的禮節。

新三國





這起事日期，由於有一個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漢朝政府告密，而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舉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張角的一位在洛陽地區負責的大帥馬元義被捕，受車裂之刑；也使得宮內宮外有一千多名徒眾被捕，被殺。否則，洛陽可能於一夜之間，在三月初五日被馬元義率領的這一支黃巾所佔領。

這邊，在洛陽的漢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儘量捉拿張角及其所有徒眾；那一邊，張角也十分緊張，在暗中通知各地徒眾，同時舉動。

黃巾慘敗

舉動的一天，張角在他的家鄉，冀州鉅鹿郡，自稱天公將軍，叫弟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鉅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鉅鹿縣，而是在鉅鹿縣西北很遠，今日寧晉縣西南的地方。范曄後漢書與司馬光資治通鑑，均說張寶是老二，張梁是老三。司馬彪九州春秋與袁宏漢紀，以為張寶是老三，張梁是老二。）

張角的黃巾徒眾，到處攻村莊，攻鎮市，遇到衙門就燒。漢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們的很少。原因是：他們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在南陽響應他一位黃巾頭目，是張曼成。在河北蠡縣之南的博陵的，是張牛角戰死以後，由褚飛燕繼為頭目，褚飛燕改姓名為張燕，不久便把部隊增加到一百萬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份子有李大目、張丈八、陶平漢、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陽的漢朝政府，派遣三個中郎將到冀州，豫州，去分別討伐張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將」盧植。派往豫州去的，是「左中郎將」皇甫嵩，與「右中郎將」朱儁。

盧植是劉備的老師，也是劉備的小同鄉：生長在冀州涿郡。他以極少的兵，對張角的基本武力作戰，竟然能把張角圍困在今日河北省威縣之東二十九里的漢朝廣宗縣城。靈帝派了一個姓左名豐的宦官來視察，盧植不向左豐送錢，左豐回去報告靈帝說盧植有力量消滅張角而不肯賣力。靈帝就下了一道聖旨，把盧植逮捕，用檻車（囚籠）押解洛陽，派「東中郎將」董卓來帶盧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風強悍的邊地，涼州安定郡朝那縣。（朝那縣城的地點，在今日甘肅平涼縣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稜與叔父皇甫規，均為「度遼將軍」；可說是軍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作過扶風都尉，父親皇甫節作過雁門太守，他本人被推舉為孝廉，作過中央政府郎中（相當於今日的司長），也作過霸陵與臨汾的縣令，被調回中央作「議郎」（地位在今日的顧問與參議之間），轉升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寧夏的黃河兩岸及甘肅的慶陽一帶，東漢時的郡治，在靈武縣東南。）這樣看來，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標準型的文官。

他留在歷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黃巾之亂。他成為東漢的最後一位名將。漢朝的讀書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離開孔子所創下的射御與禮樂書數並重的教育傳統的。中國到了清朝中葉，仍然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幾個文人，先後擔任統帥。是到了民國初年，有了保定軍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會同朱儁，把豫州潁川郡的黃巾打平，他於決戰之日，用夜襲兼火攻。黃巾徒眾本是鄉下的種田人，過慣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擻，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對他們實施夜襲，可說是看準了他們的弱點。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簡單，他們的頭目毫無知識，竟然「依草結營」。這河南禹縣附近「長社」的一戰，皇甫嵩殺了幾萬名黃巾。大頭目波才率領殘部逃往陽翟（禹縣），被皇甫嵩追擊，再度擊潰。皇甫嵩附帶的，也掃蕩了汝南郡與陳國（河南大康縣一帶），及東郡（山東濮陽縣一帶）的黃巾。

張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於盧植被檻車召回以後，打敗了盧植的繼任人董卓。漢靈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北向，在廣宗與張角的弟弟張梁決戰，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襲，這一次，不在深夜，而在凌晨雞鳴之時，張梁全軍覆沒，被殺了七萬多人，投水而死的黃巾又有五萬多人（張角這時候已經病死，皇甫嵩開棺戮屍，割下他的頭，送往洛陽。）

張角的另一弟弟張寶，逃去了「下曲陽」（今日河北省晉縣之西）。皇甫嵩指揮鉅鹿太守郭典，同往追擊，捉住張寶，斬他的首；據范曄說，也斬了十幾萬黃巾徒眾的首，合埋在下曲陽的城南，造了一個很高很大的墳（京觀）。

生活在今天的我們，會覺得皇甫嵩不該殺人如此之多。漢朝以及迄於清朝的各個朝代的法律，有關「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嚴酷的。（後來，黃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東北部，打敗他們，不殺，而加以收編。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處。）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為槐里侯，食邑八千戶。不久，由於涼州造反的邊章與韓遂等人，進兵威脅長安一帶的「三輔」之地，朝廷把皇甫嵩從冀州

演義

黎東方

調回迎敵、大宦官（中宮侍）張讓向他要五千萬錢，皇甫嵩不給，張讓在靈帝面前，告皇甫嵩一狀，說他打黃巾無功，又浪費了公欵。靈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車騎將軍」的印綬，削減食邑六千戶，改封爲「都鄉侯」。

（三）董卓

董卓涼州臨洮郡人，與皇甫嵩是同鄉；但出生在豫州潁川郡輪氏縣；父親在該地當縣尉，主管境內的治安與兵役。

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親帶回涼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時候羌人已經佔了涼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鬥，力氣不小，會騎馬，又會左右開弓，喜歡腰掛雙弓。他能打仗，可以當小軍官，而不是將帥的材料；讀過兵法，却食而不化，不會運用。政治，他却頗爲擅長；可惜也只是長於權謀，不明大道。

他發跡很早，在本州作過「兵馬椽」，主管武器與馬匹；在中央當過「羽林郎」（羽林營中的軍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將張奐下面當「軍司馬」，對漢陽郡的羌人作戰，立了微功，升爲「郎中」，慢慢的又由郎中升爲「西域戊己校尉」。

漢朝校尉的軍階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僅次於將軍，而將軍的人數極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隸校尉」，所轄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圍各郡，等於一個州，稱爲「司隸校尉部」。他的職權，很像是首都警備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沒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兩個字，很費解。原來，這兩個字代表東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東，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處，意思是「帶兵巡迴各地，沒有固定的轄區」。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丟了官。他很有辦法，很快就東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爲河東太守，刺史管一州，職位低，年俸只有（名義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權大，兼管民政軍政，有權指揮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義上的）二千石。并州是今日的山西省與綏遠省一部份；河東郡是永濟縣一帶、山西西南部的地方。

中平元年，黃巾造反，董卓被拜爲「東中郎將」，派到冀州作盧植的繼任，打張角，被張角打敗，又丟了官。

中平二年，涼州的造反者於邊章、韓遂二人的率領之下，打進了陝西渭河流域，「三輔」。（三輔，是漢朝的三個郡：以長安爲中心的京兆郡，長安之左的扶風郡，稱爲「左扶風」，長安之右爲馮翊郡，稱爲「右馮翊」。扶風的中心是咸陽，馮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從冀州調皇甫嵩回來，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爲「中郎將」，不再加一個「東」字。皇甫嵩與董卓這一次均不能勝過涼州叛軍。朝廷改派張溫來做主帥，拜張溫爲「車騎將軍」，不像對皇甫嵩那樣，加一個「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將」改爲「破虜將軍」，算是列入將軍的一類了。

董卓打了敗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懂得「政治」，懂得送禮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給什麼人。

張溫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個小勝仗，把邊章韓遂趕回榆中縣城（今日甘肅省榆中縣西北）。張溫派一位部下，盪寇將軍周愼，帶三萬兵去追擊。周愼不聽孫堅的話，被邊章韓遂打敗，丟了輜重與車輛，狼狽撤退。（孫堅當時是張溫的「參軍事」，相當於今日的高級參謀。孫堅勸周愼以奇兵斷邊章韓遂的粮道。周愼不聽，只曉得以全力圍攻榆中縣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邊章韓遂斷了。）

董卓與周愼的地位差不了，張溫也給他三萬兵，叫他去打先零種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縣，就被敵人圍了，幾乎全軍覆沒；用了他小聰明，急才，僞裝築堰捕魚，軍隊在堰的那一邊渡過了河，逃走，「全師而還」，有功，受封爲斄鄉侯。

邊章與韓遂在中平三年發生內鬨。邊章死於韓遂之手，韓遂而且殺了其他的同夥，如北宮伯玉和李文侯，兼領了這些人的部隊。

韓遂帶了十幾萬兵，圍攻隴西郡的郡城（甘肅省臨洮縣東北）。隴西太守李相如，向韓遂投降，參加他的造反。他們共同殺死涼州刺史耿鄙；耿鄙的一位姓馬名騰的「司馬」，也作了韓遂的同志。

爲什麼涼州有了如此聲勢浩大的反叛漢朝的武力呢？因爲在洛陽的宦官及其在涼州的爪牙，激怨了北地郡的羌人，與袍罕縣與河關縣的漢人。他們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歸化胡人北宮伯玉和李文侯爲領袖，以申討宦官爲造反的藉口。（袍罕與河關兩縣均在甘肅西南部的臨夏縣。湟中郡是青海省的東南部。）

馬騰是馬超的父親。自從馬騰入夥以後，涼州叛眾的聲勢更加浩大。他們在中平五年圍攻陳倉（陝西寶雞）。朝廷升皇甫嵩爲左將軍，升董卓爲前將軍，帶了很多兵來，才解了圍。

董卓因此又升爲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錢的「少府」。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夠高，不肯來洛陽就職。

一個大陸逃港女青年的切身痛苦感受

惟飽受苦難的人才體味幸福可愛
惟經歷暴政的人才領悟自由可貴
也惟有在冷漠中長大的孩子才更體會親情的溫暖甜蜜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在我十個多月大，還不解人事的時候，就寄養在外婆家，住在廣州一個鄉下，父母的音容笑貌對我一片茫然。祇記得小時候，外婆照料許多田莊上的孩童，他們都是瘦伶伶、髒兮兮，衣衫破爛，整天哭哭嚷嚷，惟一的遊戲是圍着門前的一個泥潭潭，玩水作樂，喧鬧片刻。

他們的父母，都是鄉間的生產隊員，每天清晨從破屋中走出，在田地流了一天的汗，到了晚上踏着一地銀似的月色，帶着滿身疲倦，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家。我們的一天兩餐都是吃糙米飯和雜粮，菜是自己種的，因爲缺少照料，都被虫噬而變得乾枯瘦黃，又因沒油抄菜，祇用清水煮煮，遇上飢荒年，便吃野菜煮成的湯。

這樣的過了幾年，外婆在共幹指定的勞動任務中弄得身體愈來愈虛弱。一方面老人家日夜思念海天遠隔的兒媳，他常悄悄的告訴我，長大一定要設法申請到香港找尋我的父母親，不然祇有痛苦一生。而另一方面，勞累的生活對年老的體質耗損過甚，在一個深夜，永遠離開了人世，到一個不知去向的地方。

失去了外婆，我跌坐地上，呼天搶地的哭着。我像個破裂的氣球，跌跌闖闖，默默無所寄，在茫茫人海，何處是兒家？

畢竟，老天還是可憐無援的人，我在一個村民的收留下一年年長大，在半飢餓中唸完小學，進初中那年，同學們都加入了紅衛兵組織，去北平、上海、杭州這些大都市，去搞派系鬥爭和互相殘殺的勾當，城裏街上，天天有遊街老百姓挨打的悽慘場面，鬥到後來，他們自身也難保，也被別人鬥爭而造成殘酷的殺伐，整天槍聲不絕，許多無辜的老百姓在鬥爭謀殺的混戰中，被流彈擊中死亡，那時候，學校的操場和街道丟滿屍體，陰氣森森，慘不忍睹。

我們的另一大半同學，都被迫下放，到田間工作，勞動的成果，除了繳公粮及所捐雜稅，每月僅僅分到十多市斤的糙米，因爲不夠吃，祇有摻以雜粮和野菜充飢。一個月配一兩油，潤潤鍋底都還不夠，一年配十三尺六寸的布，如要買床單、汗衫、毛巾襪子，都須繳付布票，按尺扣除，於是，有親戚在國外、香港等地的人，祇有翹首期待親友的接濟，每當有郵包寄到，不管共幹任意掠奪多少，那一點海外親友的溫情，猶如春風吹皺一池死水，唯有在此刻，我們的心情才感到開朗興奮。

看哪，男子挺一挺飢餓的胸膛，

女孩振一振襤褸的百結衣，老年人也用木杖支撐着軟弱的步履，到那收到包裹的村民家，欣賞海外寄來禮物，人人無不投以驚異與羨慕的眼光。包裹裏的一些肥皂、牙膏、糖果、衣物和鞋襪，有些儘管是親友穿過不要的舊衣舊物，但對窮困難熬的我們，簡直貴似寶物，珍如拱璧。

有年我到廣州去，看到外國人在百貨商店選購綢緞，很多市民也擠擠嚷嚷在購物，女孩子都有愛美之心，我自然也不例外，擠入人堆用身上僅有的一點人民幣，買了塊布料，不料外國人一走，購物的市民全都把貨品還給櫃台，我不知就裏，走到街心被兇巴巴的店員一把抓住，退還衣料，這時才知那是做給外國人看的，但也有幾個眼明腳快的婦人，僥倖買了所要的東西，匆忙而去未被抓回。

而廣州市面，看不到幾部小汽車，僅有的數輛是高級共幹和接送觀光客用的，馬路上祗有腳踏車和大巴士，機器腳踏車也有，不過那是郵差騎的，市民的衣服全是灰黑黑的紅衛裝，女性髮式一律剪的短短的或梳上兩根辮子，每個人的臉上，找不出一絲笑容。

從我十三歲起，就到公安機關申請前往香港探親，經過調查、盤問、擱淺延宕、再申請等一連串的拖延和石沉大海的等待，核准拿到通行證，我已經廿六歲，其間竟長達十三年之久。離開時，不知經過多少關卡，多少哨兵的檢查、盤問，眼看有人被抓回，有人被攔截，我因家庭「成份」還算好，終於在驚恐中逃出虎口，離開大陸。

一腳跨上香港的涯岸，我像腳踏二個世界，看到的仕女都是穿着迷你裙、比基尼、熱褲和密實裝，艷彩繽紛，風姿飄逸，華貴的住宅區和繁華的市街，更是五光十色，眼花撩亂，自由地區的人平日飲食衣着的舒適華貴，與淤塞黑暗的大陸眞有天淵之別，人世間原來有着如此懸殊的生活境界！

我喜極而泣的擁抱了父母親，沉浸在天倫之樂的團聚和愛的天地裏，嘗到豐美的宴飲。那些天，我不能吃，不能睡，祗感到想哭，身子像在雲端裏。我曾聽人說，睡久了硬板舖，躺上軟綿的睡床會使背脊酸痛，餓久了的胃吃多了東西，胃會痛，喉嚨會破裂，同樣的道理，在大陸穿久了百結衣，過久了黑暗的生活，一旦踏入花花世界也會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我在大陸掙扎求生，盼望期待多少年，從一場惡夢，驟然接觸到文明社會，叫我怎能不激動，怎能不流淚？

我穿了新裝，玩了香港的遊樂場，在海濱度假勝地，眺望遠遠的風帆，品嘗嫩滑的海鮮。

一切似乎都在酣夢中，不過，這是一個實實在在、千眞萬確的夢。

我曾陷在大陸廿多年，終於苦海超生，擺脫惡夢，在自由香港生活了二年的幸運者，來日方長，歲月正好。然而，我那苦難的家鄉，在缺乏人性的暴力摧毀下，無數生靈塗炭的村友們，依舊在那一個貧窮的、也沒有依靠的村莊苟延殘喘。沒有自己的田園，沒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更沒有一點行動的自由，勞作之餘，還得學習毛澤東思想，朗讀毛語錄。托天之福有收成時，一片起伏的稻浪浴着晚霞，燃燒成一片火紅，那是他們的胸膛焚燒的憤怒火焰，荒年惡歲時，廣大田莊上龜裂的泥塊，就像他們張着大嘴，發出血淚的呼喚。

我常想，一粒果實，到了相當時期，就會突破堅硬的皮殼，開放生命的花朵。一棵石縫裏的弱苗，在它生命發展的時候，能用柔軟的樹根衝出堅硬的石塊，而每一個愛自由的人，也會在忍無可忍的迫害下，衝破黑暗，奔向自由，因爲，生命的個體可以暫時屈就，但却永遠屈就不了求生的意志！

我又想，我國固有的傳統美德，是男耕女織，是民風淳樸，是尊禮重義，是夫婦和順，每個人都愛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做自己所高興的事，然而，如果自由被剝奪，家庭被拆散，勞作一無所獲，財產和工作成果統被共黨佔有，飢餓與凍餒緊隨不離，這種殘酷野蠻的統治，怎能不使人仇視痛恨，怎能不普遍的在各階層醞釀起抗暴運動，中共政權又怎能立得住腳而不被推翻呢？

讀者　倪美琪上（十二月一日）

差餉幅度大增勢必百物騰貴

編輯先生：

政府當局將於明年增加差餉，其增收率高達百分之八一，此是一項駭人的事情。政府近年來不論在物業稅或其他稅收上，增加幅度是頗大的，一些小物業，往往被政府估評得比實際收入爲高，這未免太過一點了。

本人認爲，政府當局實不應估得太高，過度則令市民反感。政府實不應與民爭利，應使他們有伸縮餘地，比方，明租一千，可估八百。因爲住客租用一千時可能當時急需，現有較平的便搬走了，那麼業主再租出就未必可租一千。其次有時住客遷出，空置兩三個月，很多業主因怕麻煩，仍平白空繳差餉稅項，這是業主的損失。此外，在過去兩年經濟不景時，許多業主都被住客要求減了租，業主的收入減少了。以上之點，政府當局應加考慮。徵求市民意見，然後作適當的評估。

香港經濟經過兩年多的不景，到今年才有部份稍爲復甦，有許多行業還不行，政府加重稅，對政府來說，確是好景，但對市民來說，則是苦了，因爲香港市民的生活仍十分困苦。香港之繁榮，完全靠一般勞苦大眾的克苦耐勞而獲致的，幸毋竭澤而漁，讓艱苦生活的市民能稍獲喘息，以使香港的社會加趨安定。

同時，增加差餉，過高則有相反效果，必然引起百物騰貴，市面不景，生意蕭條，這不是對政府利得稅的收入損失嗎？

因此，懇請政府當局三思而行，千萬不要加重物業差餉稅。

一小業主上
十二月五日

軟骨動物隔岸觀火
無視老百姓死活

一些劣等動物，因爲牠們的智能低下，體質柔弱，所以很容易被其他動物消滅。牠們的生存，全靠皮膚的色素，隨着四周環境變換顏色，欺騙敵人的眼睛，矇混過關。在大敵當前，既不能抗拒，又無力逃走，唯有出此下下之策，死裏求生。人家看來實屬可憐，自己想來亦覺可悲。

人爲萬物之靈，當然不恥採此下下之策以求存，除非他的生命被人操縱，那就無話可說。蓋身不由己，是以言不由衷，變色變形，爲命是聽，這是情有可原。否則，一定會堂堂正正與敵周旋到底，這就是高等動物與劣等動物的分野。

今有人焉，爲避苛政，逃離了他的國土，拋棄了他的國籍，寄居海外。十數年間，撈得風生水起，瓜瓜叫充知名人士，滾到盤滿砵滿，面團團作大資本家，現在他祖國的苛政，實在是沒他奈何。

在這個情況下，他應該公正不阿地嚴責苛政，在私可以向大眾交代他離國棄籍的原因；在公可爲民喉舌，說公道話，大快人心。這樣做法，對得起國家，對得住民族，雖然轉了國籍，仍不愧作黃帝子孫。

可是，他所做的竟然是人類所不恥採用的下下之策，隨着政治行情，改形變色，不恥以劣等動物爲師。他這樣做法，爲的是什麼？爲將來明哲保身？不，他自己曾經說過，如果此間政治地位有所變更，他肯定會被弄到家散人亡。既然明知有此悲慘下場，依然向苛政拋媚眼，賣相思，確令人覺得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天生一身媚骨，一見到惡霸就覺膝頭鬆軟，叫巴痕痕，立刻要下跪，狂叫萬萬歲，才覺得混身舒服。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其他原因，他可以稱得做劣等人中的滓仔。傳曰：

劣等人滓，不知何許人也，（石他的膚色和體質，似是中國人，但他持有的却是外國護照，所以很難確定他是何方人士」。亦不詳其姓氏，（我只知道他的主子呼他作豺狼庸，這當然不算得是他的姓氏）。言論卑劣無恥，（序文已有詳盡介紹）。因以爲號焉，（易得稱呼）。常造謠言，鑽營謀利。報導新聞，不求真確，每有「聽說」，便欣然轉述。（詳情請參閱本什誌總第四二九期及四三六期的拙作，「主筆常用聽說一詞，信口雌黃以愚讀者」及「每下愈況的聽說」）。

性媚惡（專向當權得勢的，擠眉弄目）。頌揚殘民暴政，讀者知其如此，多一笑而置之。鼓吹「地車」，期在必得，既得復失（該名詞曾經一度廣告牌上出現，後被有關當局撤消不用）。曾不論情理大罵（失望之餘，不論情理，大作潑婦罵街）。

門高狗大，擋風蔽日，輕裘華駕，婢僕滿庭，晏如也（過着資產階級的奢華生活，十分寫意。）常作拍屁文章以自娛，掩着良心，袒惡凌善（凡是共產黨的都讚，凡是國民黨的都彈）以此自終。

彈曰：嚴正有言，不辨是非黑白，不顧正義公理，哭周捧華，朝秦暮楚，走資派之狗敷，反骨派之狗敷。

（嚴　正）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長女婉祺出閣賦而誌訓

樵西　李文格

送爾于歸去，持家崇婦德，
尊前侍必恭，教子毋姑息。

痛故邦文物盡被國賊摧殘

鄧　興

破碎山河破碎心，幾回低首幾回吟，
故邦文物今何在，恨煞狂風毀翰林！

歎羣蠻諸首竟爲大盜之逝而下半旗

林參天

惟惡是瞻義不知，羣蠻諸首蠢於豬，
竟將盜死爲君死，献媚紛紛下半旗！

回鄉偶感

雨　化

世事滄桑幾變遷。韶光易逝惜華年。
神州黯淡失顏色。鐵幕陰沉滿雨烟。
家國傷殘空有淚。人民慘痛更無言。
回鄉稍叙天倫樂。兒女分離兩地牽。

蝶戀花 十月二十八夜

劉祖霞

最是牽愁天上月。不照團圞，偏照人離別。那管羅衾寒與熱。宵宵只恁穿窗入。

已覺閑愁無處說。况又幽蛩，牆外頻悲咽。回首神州腸倍結。蕭蕭秋夜笳吹徹。

閏中秋

麥友雲

過盡光陰總不留。嫦娥今夕却回眸。
人家果餌分兒輩。詩國風雲動勝流。
佳節重來仍十五。盛筵歡渡再中秋。
諒無更鼓催良夜。幸勿匆匆月下樓。

前　題

盛獻三

歲歲中秋臨望候。雙圓人月久相期。
今添閏節團圞景。仍缺諸昆聚會熙。

盈少戾多如有數。合難離易漫興悲。
清光但與天涯共。稍慰親情畧展眉。

前　題

胡景石

月下江干作漫遊。莫辜佳節閏中秋。
仰首青雲羅淨。遙望天河水鏡幽。
童子提燈添景色。佳人聯袂擅風流。
歸來猶自傾樽飲。醉臥元龍百尺樓。

前　題（集句）

邱　堃

枕簟清涼八月天（白居易）
歌聲燈火酒家前（高　啓）
豪英正約尋芳會（韓　琦）
臺殿參差聳瑞烟（僧貫休）
爽入冰姿欺國色（僧明本）
竟憑儒術罷戈鋋（汪　遵）
幾年始得逢秋閏（李商隱）
露冷風輕霽魄圓（唐彥謙）

前　題 調寄臨江仙

劉雲閣

人壽縱能臻百歲，平生幾見閏中秋。背鑾月子趣登樓。團圓猶望夜，時序已非儔。

顧影不嫌霜滿鬢，憑闌須惜歲如流。江鄉一葦却淹留。乘槎容我上，桂殿作寃婁。

閏中秋 調寄三台令

季　子

嘉會，嘉會。碧落清輝一倍。飛觴訴向蟾宮。人間今夕慶重。重慶，重慶。作伴春時引領。

前　題 調寄相見歡

潘學增

中秋重到西樓。月如甌。穆穆金波，深院鎖清秋。

賞不盡，憂胥泯。要無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前　題 調寄西江月

雷宏張

共聚高樓相慶，一年兩度中秋。艷陽山色入瓊甌。銀箸調冰雪藕。

酒暈紅生月上，琵琶絃動雲浮。更初男女出城遊。燈綵滿街如晝。

前　題 調寄臨江仙

朱濟川

今歲中秋逢兩度，團圓月色重看。遙憐高處不勝寒。嫦娥欣遇閏，詞客又憑欄。

好事成雙佳節會，歡騰天上人間。臨江仙舘醉瓊筵。賞心歌水調，度曲弄瓊簫。

前　題 調寄桂殿月

何敏公

秋色夜，丙辰年。閏月再逢皓魄圓。不眠獨對嫦娥影，那處關山聽管絃。

閏中秋 調寄臨江仙

胡景石

縹緲蟾宮仙桂影，更番飄落瀛洲。嫦娥去後再回頭。人生能幾見，一歲兩中秋。

玉宇無塵金鏡滿，夜來景色清幽。乘時吟賞上層樓。莫辜風月好，携取入詩鈎。

前　題 調寄臨江仙

蕭瑤笙

重現雲端抛媚眼，嫦娥無限風情。隱聞空際步虛聲。姍姍鳴佩過，疑是許飛瓊。

幾見中秋逢閏月，不辜若夢浮生。人間戰伐未曾停。天心知厭亂，一雨洗刀兵。

前　題 調寄望江南

潘思敏

秋又半，檻外桂留香。好月復圓今夕約，清尊還謝故人忙。却喜歲添長。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c31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78

明報暗諷老毛戴綠帽

傳無綫電視安排劉家傑復出

廿年前「批紅」運動出自江青意旨

中共軍力落伍過時

沈從文、臧克家在大陸的生活

三船敏郎薄倖棄糟糠

萬里桀驁不馴

日本自民黨失敗的前因後果



NO.478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二月廿三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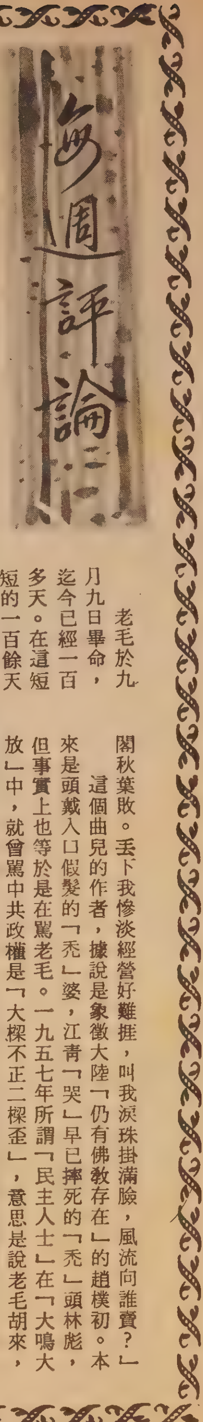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督印人：林[illegibl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明報培諷老毛戴綠帽……每週評論 1
「毛死特輯」惹禍已「事過情遷」
傳無綫安排劉家傑復出……[illegible]
華國鋒向何處去……岳騫 4
廿年前「批紅」運動出自江青意旨……趙岡 6
艾森豪與女司機一段情……李凱詩譯 7
中共軍力落伍過時……陳獨塵譯 8
沈從文・藏克家在大陸的生活……李哲夫 10
三船敏郎薄倖棄糟糠……尹靜心 12
[illegible] 13
[illegible] 15
[illegible] 16
[illegible] 16
[illegible] 17
[illegible]
日本自民黨失敗的前因後果……[illegible]
四人帮大樹法家諸葛亮……胡[illegible]
評獵人・信不信由你・絕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萬人意見 30
[illegible]……壇主封淑英（封底內）



明報暗諷老毛戴綠帽

老毛於九月九日畢命，迄今已經一百多天。在這短短的一百餘天中，毛澤東生前一等親信華國鋒在共軍有勢力的頭頭支持下，採取「果斷措施」，以「多快好省」的手法掩捕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所謂「四人帮」。時距毛死爲時僅僅四七二十八天耳。

毛的未亡人江青以「反黨」、「通敵」等等一大堆罪名被捕後，中共宣傳工具集中火力對她進行揭發和批判，眞的把她批得比臭婊子還下流、還要臭。可是，中共却把她和老毛「一分爲二」，於罵江青罵得狗血淋頭的同時，對老毛這個所謂「偉大領袖和導師」的恭敬仍不減其生前。但明眼一看就知道：批江青也就等於是對毛澤東進行變相的鞭屍。不過，當前在中共的公開宣傳中，還看不出有進一步醜化老毛的跡象，因爲據說他早已看出「江青有野心」。其實，這和甚麼「按既定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等等話一樣，都不可靠。就是有也是華國鋒等人爲了「各取所需」經過「斷章取義」後才公開發表的東西。

中共當局正在千方百計把毛江分開，好像是江青的穢史並不足以影響老毛的「偉大」，因爲「四人帮」的活動「長期」以來都是「背着毛主席，黨中央進行的」。但香港「明報」却絕不相信這種說法，不僅迫不及待地對老毛的「死屍」打下了第一鞭，且影影綽綽地給毛澤東戴上了綠帽子。

十二月十五日「明報」三版刊出一個以「江禿哭林禿」爲題的「元曲」，據說它是「在大陸傳抄甚廣的文學創作」，刊出是爲了「妙文共賞」。這個「元曲」的頭一段是：「我上樑不正下樑歪，本是胎裏壞，從小兒男盜女娼鬼混在上海。假革命，摩登舞女紅招牌。你和我克己復辟多少載，才結成死黨爬上台。我爲你挑動武鬥，你拍手又喝采。那一年，你騎上天馬飛得快，又誰知，好景不長，眼見戈壁烟塵起，全殿紫閣秋葉敗。丟下我慘淡經營好難捱，叫我淚珠掛滿臉，風流向誰賣？」

這個曲兒的作者，據說是象徵大陸「仍有佛教存在」的趙樸初。本來是頭戴入口假髮的「禿」婆，江青「哭」早已摔死的「禿」頭林彪，但事實上也等於是在罵老毛。一九五七年所謂「民主人士」在「大鳴大放」中，就曾罵中共政權是「大樑不正二樑歪」，意思是說老毛胡來，難怪下面的幹部也敢於胡作非爲了。江青哭林彪也像是她這根「下樑」在瞞怨「上樑」毛澤東。江青還坦白自己的家史說：「本是胎裏壞，從小兒男盜女娼鬼混在上海」。江青「從小兒男盜女娼」，到延安參加「革命」並成爲毛的押寨夫人後，應該是有了「革命的人生觀」了吧？事實則不是如此。林彪死後她不僅「淚珠掛腮」，且嗟嘆「風流向誰賣？」

這簡直是無視毛的存在。難怪十二月十五日「明報」在以「江青文攻林彪武衛」爲題的社評中就說：江林之間有「不可告人的親密關係」。據該篇社評指出：「非正式公布的材料中，有些說成江青與林彪之間有『不可告人的親密關係』。這種親密關係當然存在，事實上的確不可告人。但我們相信這純粹是政治性的，兩人互相勾結，互相利用。至於『性』方面的關係，我們相信並無可能」。「明報」於依情忖理認爲江青和林彪的關係只是「政」而無「性」。但接着又說：「然而大陸上還有流行不少關於林江二禿有私情的故事、謠言、笑話，甚至是文學作品」。「明報」主筆又何必想說而又不願說呢？應該直截了當地說：江青給毛戴上綠帽子，或者是說在大陸上有毛戴綠帽子的「故事、謠言、笑語，甚至是文學作品」。

毛死江垮，毛江的權勢已經烟消雲散。可以看出：老毛不會太久必被鞭屍。這樣，靠他「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而上台掌權的華國鋒，亦必失勢或遭軍人集團的整肅。下一步，必是近代政界少見的壞蛋周恩來一派的餘孽當權。

這是「明報」主筆的構想，所以，敢於往「偉大領袖和導師」頭上加東西，並且對山西屠夫華國鋒也不大放在眼內。其實，他們這些死的活的混帳魔王，都是中國同胞的仇人，他們的頭和頭肯，遲早有一天會被憤怒的老百姓所砸碎！

「毛死特輯」惹禍已「事過情遷」？

傳無綫電視安排劉家傑復出

萬人傑

無綫電視透過「娛樂一週」，作「投石問路」式試探，打算安排「毛死特輯」的禍首劉家傑復出。香港正義人士發覺無綫電視有此意圖，無不嘩然。他們認爲無綫電視。安排劉家傑重新担任電視節目，顯然蔑視正義人士抗議。可以肯定無綫電視若不顧一切使劉家傑再現身螢幕，必然重新挑起廣大正義觀衆的杯葛怒潮！

補鑊工夫做得不夠

周恩來去世時劉家傑在螢幕上大放厥詞，大大的強姦了民意，說全港人士爲他的死而哀悼，當時自由人士嘩然，紛紛投函本報，表示抗議。事後本報彙集讀者抗議書，以正式公函掛號寄給無綫電視當局，可是無綫電視不瞅不睬，未予理會，以爲自由人士吹佢唔脹。

到九月九日毛澤東拉柴，劉家傑在無記縱容下，變本加厲，除強姦民意，還肆意竄改歷史，醜詆蔣公。萬人日報有過上次經驗，知道徒然用書面抗議必無效果，因此派出專人，到台北向政府直接投訴，要求採取行動；同時，本港二百八十八個自由社團齊起響應，無綫電視在羣衆譴責下，才作出若干「補鑊」行動。因香港政府受到左派壓力，對無綫補鑊行動加以干預，偌大風波，只不過播了「台灣近貌」與「金馬獎頒獎特輯」，利用董月娟的談話，算是間接更正了毛死特輯的歪曲歷史，對侮辱蔣公的罪咎也輕輕應付過去。

在毛死特輯中妄言妄語的劉家傑，在無綫當局平息衆忿之下，從那時候開始，把他放入冰箱裏，不讓在螢幕亮相，新聞報告工作，由他弟弟劉家彬及朱維德接替。可是無綫電視新聞部的媚共態度，根深蒂固，死不改侮。劉家彬因他的兄長惹了大禍，還有點戒心，不敢放肆；朱維德的惡性，與劉家傑半斤八兩，有時且有過之。他的態度引起自由人士極其惡劣的反感，對無綫電視憤激之情未已。如果再有類似事情發生，杯葛怒潮，隨時可能再度爆發。

引起自由人士注意

「毛死特輯」事件應負責的人雖不祗劉家傑一個，但劉家傑在螢幕亮相，歪曲的話、侮辱的話都從他口中說出，成爲觀衆發洩心頭憤怒的唯一對象。無綫當局立即不讓他繼續出鏡是明智之舉，他在螢幕上不論說什麽話，觀衆的心目中馬上會勾起醜惡回憶。無綫當局當然也瞭解這種心理，因此沒有人敢搪主意讓他「復出」，碰巧這段時間余經緯臥病在院，更沒人敢擅作主張。

現在，余經緯的「怪病」終於不治，無綫電視人事必將隨之作一番調整，誰是接班人，老萬執筆時還未知曉。不過據小道消息，劉家傑正擬趁此機會，安排復出，再度現身螢幕。這項傳說，很引起自由人士注意，因爲，劉家傑的「復出」，不單意味一個職員犯了過失，「小懲」後予以復用那麽簡單，而是表示無綫電視對自由人士的輕視。

顯有投石問路作用

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娛樂一週」，刊出署名池中物的一篇「劉家傑去了那裏？」據說：「劉家傑復出了，不過，他將來復出，已非新聞部的職員，換言之，他不再担任新聞報告工作，無綫電視會派他担任節目主持，及若干大場合的司儀。無綫電視安排劉家傑復出，將會作試探性質的『投石問路』方式，使用一些經過思考的技巧的。」

老萬不知池中物如此肯定報導，消息來源可靠程度如何，但相信這篇文章才眞正有「投石問路」的作用。其實這消息並不新，劉家傑剛送入冰箱之時，就有過這樣的試探，也曾在「流行歌曲香港區決賽」中担任司儀，之後，就消失在螢光幕上，不消說是「反應不佳」，在觀衆「抗議」「杯葛」如火如荼中，只好暫避風頭。

也許，無綫當局認爲日子一久，羣衆怒潮淡了，甚至連一九六七年共產黨分子的暴動，香港人也可忘記，當然會忘掉劉家傑的「過失」，過一個時期，他復現螢幕，當然不會有問題。不過，現在就作出這「試探」，未免太早一點。

怒火仍埋藏在心底

「毛死特輯」使人激氣，主要是無綫所做的「補過」工夫不夠。播過「台灣近貌」與「金馬獎頒獎特輯」後，媚共態度並未改變，每天在新聞節目中仍不斷地看到拚命討好中共的報導，螢幕上也經常出現北平的牛鬼蛇神，這表示無綫的「補過」無非因輿論壓力，不得不作出敷衍，惡性未除，一有機會，便再放毒。因此香港大部分正義人士對無綫當局所持態度，怒火仍埋藏心底，如有一樁事情觸起他們的怒火，可能爆發比上回更不可收拾的抵制行動，而「劉家傑復出」，正是可能成爲導火綫的「大事」。

據池中物報導說：「在劉家傑停職之初，本港若干報章有許多不同的報導，甚至有人說，電視台補薪一年給他結束了賓主關係，這些並不可靠。幕內消息傳出，劉家傑停職幾個月，電視台仍十足十的按月支薪給他。無綫電視仍用劉家傑是肯定的事

實，他的消聲匿跡，是電視台的無可奈何的緩衝手法，它必須利用時間，讓時間過去，「毛輯」事件冷下來，因爲再大的事，通常都是陣熱的。」

自由人士看了這段文字不要氣頂，從無綫電視在「毛輯」播映後的表現，處處可看出，他們對「毛輯」的播映，事前經過刻意安排，他們對所引起的後果，並無悔意，只不過想辦法「拖過」這一段「陣熱」的時間，事情「冷却」了，便可繼續爲共產黨服務。

這篇文字，不過如畫龍點睛般，把他們的眞意點出而已。

備受嘲罵並不好過

池中物的報導又有一段說：「三個月來，劉家傑盡量避免與新聞界接觸，即使是他相熟的友人，想通過女星狄娜，要見劉家傑，還是失望而歸。不過，在這段日子中，劉家傑大部份時間下榻在怡東酒店。電視台按月支薪給他，牽強一點說，他因禍得福，放了幾個月的大假。」

這三個月來，劉家傑眞是這麼輕鬆寫意嗎？看來未必！一個人受到千夫所指，受到全港正義市民嘲罵，老實說，決不如池中物所說的「因禍得福」。一個人閒着沒事做，並不是福；不做事，白拿薪水也不可以說是福。

受到社會人士抨擊，更不能單純以一禍字帶過，這個禍，是他自己惹來，是正義的譴責，一個人除非完全滅絕人性，否則應知羞愧！

當劉家傑被凍結的時候，一位住在太子道一幢大廈的太太告訴我們，她和劉家傑同在這大廈居住，毛輯之前，大家碰上都會點點頭打個招呼；毛輯之後劉家傑受到觀眾痛斥，出入時總是低下頭，不敢對人正視。同時，看更人對他也不客氣，特地將萬人日報關於他的記載，貼在電梯當眼處，讓他進出都看見。不久，他沒再回家，拿了皮箱離開這幢大廈（事後獲悉他是到大陸「觀光」去了）。

犯了衆憎備受唾棄

由此可見，這三個多月來劉家傑即使「十足十照拿薪水」，但心情絕不好過。他會不會爲這事後悔雖不得而知，但不敢在公共場合露面，顯然是「冇面見人」了。

也許，梁淑怡對他這個「人才」非常愛惜；或者限於「合同」，必須繼續用他，但也該考慮到觀眾的反應；及劉家傑本人的面皮有多厚，需要搽多少面懵膏才得繼續在螢幕亮相。

無綫電視「訓練班」不斷訓練，新人輩出。出鏡的藝員既可成爲「偶像」，也會因「乞人憎」而爲觀眾唾棄。這種人使之現身螢幕，不特無助於收視率，恐怕還會大量把觀眾趕走。

當然，無綫電視之厚愛劉家傑，有他們本身的理由，用人是無綫內政，局外人無權過問。但作爲一個觀眾，却有權選擇喜惡的節目，可以杯葛他們憎惡的人。劉某在毛輯旁述中既犯了眾憎，使他「復出」，在無綫生意眼方面來說，並不上算。除非基於其他理由，比方政治上的需要等等，非用劉家傑不可；否則他的「復出」，帶給無綫電視的是「禍」而決不是「福」。劉家傑給予觀眾的印象，是共產黨的宣傳機器，沒有人喜歡聽這種宣傳，儘管他不再報告新聞，還是會放別的毒！

新掌舵人並非靠左

連日聽到小道消息，說劉家傑已定元旦恢復出鏡。至於担任些什麼節目，言人人殊。不過，照老萬看法，這不過是試探性的謠言，在無綫人事未底定之前，相信不會作出這一嘗試，徒增處理上的困難。

余經緯死後，無線電視人事上有所變動是必然的，目前由董事長利孝和之幼弟利榮森出任總經理已確定了，不過萬人日報的報導與老萬所了解的頗有出入。萬人日報記者認他「只有比余經緯更左，很難望其右轉」，這「觀察」是錯誤的！

誠然，利家有位左到出面，無人不知的親共份子，但兄弟間未必思想一致，阿哥左傾，弟弟便也左傾。有位熟悉利榮森的朋友告訴老萬，他不但不左，而且和一些中華民國高級官員很有交情。

他給老萬舉出事實爲證：前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現任國策顧問葉公超，要將其作品舉行展覽會，利榮森是主要發起人之一，並爲他落力進行籌備工作。

從這一點，可見他和他異母的哥哥思想有很大不同。說他會比余經緯更左，不過受到對其兄印象的影响。當然，希望無線電視政治立場有急劇轉變是沒可能的；但不再墮落，不再做共產黨宣傳機器，不把「華主席」捧到半天，我們觀眾便耳根清靜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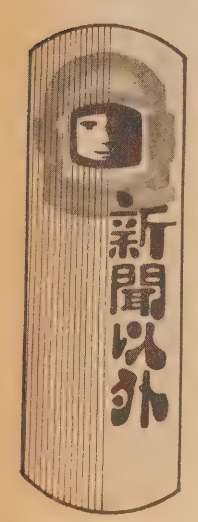
元旦出鏡似無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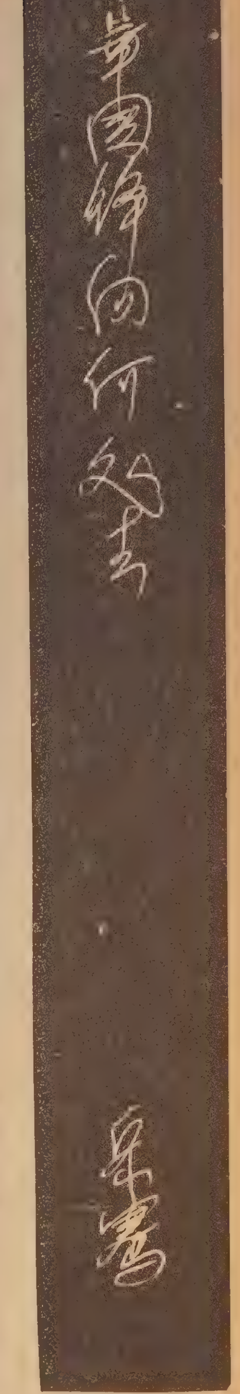
以無線這位新掌舵人的背景，似乎沒可能在這時候作出「劉家傑復職」的決定。老萬相信「元旦出鏡」僅是試探的謠言，理由在此。

劉家傑的去留，不是一個「藝員」的任用與解僱的問題那麼簡單，而是無線電視「態度」「立場」的試金石。據聞劉家傑的凍結，是無線表示改悔的條件之一，如果在新人上場時，立即予以解凍，又表示什麼呢？

無線電視爲了「生意關係」而走「中立路線」，在商言商，大條道理。但以過去的表現來說，無線電視眞能做到「中立」嗎？在無線電視的新聞節目，只有不斷出現天安門上的羣醜；中華民國的重大新聞，無同等機會獲得報導。也因如此，人們才會把無線電視稱爲「香港人民電視台」。事實上，這九年來無線電視一直是中共的傳聲筒，從乒乓球到今天的排、足、籃，無一不捧共捧到吃奶的勁也出了；他們派人到大陸拍紀錄片，介紹社會主義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沒有把台灣的世界矚目的建設，介紹給四百多萬香港市民？

無綫電視一向的「中立」，是如此這般的中立，今後，如果對台灣與大陸的報導，機會均等，已很不錯了！





華國鋒打垮四人帮已經兩個月有多，但華政權去穩定之期尚遠，最近半月來共區一些情況，仍令人有撲朔迷離之感。發展的重心約有三點。

一、對四人帮的打擊已經由點及綫，遂漸擴充全面。當四人帮被捕之時，據傳「文化部部長」于會泳即同遭逮捕，但共帮所有公佈的資料未提到于會泳，仍然是專打「四人帮」，當時給人的印象，可能是限於此四人爲止，若果如此，自不失爲一個聰明的作法。但在四人帮完全被定罪之後，已經向外擴張，遂漸由四人帮這一點，伸展到共區許多地方的綫，將來可能準備由綫及面。

遠新與江．感情甚佳．似乎未死

四人帮所引伸的綫，在北平已知的除于會泳之外，尚有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劉湘屏（謝富治遺妻）、謝靜宜母女及遲羣，最近又發現莊則棟大字報。這幾個人出問題，可以肯定，唯一未知數是劉湘屏，最後也決不能幸免。

由於喬冠華被整，引伸到共帮駐外「大使」被召回者達十六人，雖然不見得被召回未皆有問題，但其中必然有部份要爲喬冠華陪葬。

從北平向東北延伸，首當其衝的是毛遠新，其父毛澤民在新疆被捕正法，由毛澤東、江青撫養長大，江青未生兒子，毛岸青已經瘋了，毛家第二代只有這一個男丁，江青對之自然格外照應，所以兩人感情甚佳。但毛澤東對之似不欣賞，當毛遠新還有讀書時，毛澤東就說過：你長大了如果不當右派，我就滿意了。」因此，毛遠新開始並不得意，只到江青掀起文革，抓到大權時，毛遠新始飛黃騰達。任「瀋陽軍區」政委，共帮瀋陽省委書記，遼寧「革委會副主任」，傳說在毛死之前，又担任「警衛總團政委」，兼任毛澤東個人辦公室「主任」。最近兩月來，有關毛遠新的謠言特別多，最初說江青失敗前曾命令毛遠新自遼寧調共兵入北平，毛遠新也確實調了一個師，但已來不及，兵未開到，四人帮已全部被捕。又說毛遠新在遼寧被共軍打死，以後又傳說毛遠新被囚於北平，但這兩日又傳說毛遠新已被打死。但在共帮官方言論，毛遠新尚未點明，被稱爲「四人帮在遼寧的那個死黨」，罪名也只刨治出來張鐵生事件，此外尚未有新罪名，就共帮公佈情況看，毛遠新似乎尚未死。

窮追黨羽．由點及綫．必起反抗

遼寧之外，最受華帮攻擊的是河南，又不提名攻擊四人帮在河南的黨羽，可能是河南省委書記楊貴，也是共帮十屆候補中委。河南在文革期間，一直反毛林江，因爲當時担任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的張樹芝是賀龍部下，一直擁護賀龍，賀龍在北平被鬥，張樹芝在河南就不肯低頭，毛林江一時對他沒有辦法。以後由於省委書記紀登奎出面造反，才算把河南奪下來，紀登奎也因此直綫上升，十大當選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屆人大又當選了「國務院」第五名「副總理」（華國鋒第六），復兼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去了北平，楊貴就成爲江青在河南省代理人，這次華國鋒揪出了楊貴，會不會把火綫回頭又燒到紀登奎的身上。因爲紀登奎，華國鋒是同樣地位，在同樣情況下升去北平，兩人都不是江青核心分子，但兩人升官皆靠江青提拔，現在華國鋒一舉擊倒四人帮，對於當初同爲江青黨羽的紀登奎，自然覺得難以相處，可能佈下一步棋準備打倒紀登奎，如此以來，大亂又要鬧到共帮中央去、鬥爭一定要擴大。

雖然華國鋒把四人帮擊倒，但是對於四人帮的黨羽若置而不理，未嘗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只是華國鋒見不及此，在窮追黨羽，由點及綫情況下，必然要引起反抗。

二、各省動亂已開始，四人帮被整之初，福建首先動盪不安，部份地區引起混亂。福建方面四人帮有多大力量不得而知，但福建混亂情況，在毛死之前已經開始，「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之死，據說就是被謀殺，不論被何方謀殺，一個軍區司令員竟然被殺，混亂情況可想而知，及至四人帮事件一發生，福建動亂便開始擴大，目前福建大部地區都動盪不安，如果國軍在福建沿海登陸，立時全省就會揭竿而起，福建已成爲華帮的癌細胞，但華國鋒對之似乎拿不出辦法。

又根據廣播，湖北省也相當混亂，部份反華分子（可能是民兵）已在山區建立根據地，果眞如此，問題就更加嚴重，因爲民心之動盪不滿只是第一步，到了揭竿而起便是第二步，若能佔據山區反抗，已經進到內戰形勢，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大體而言，華國鋒最初逮捕四人帮時，確實受到部份幹部及民眾叫好，但時間一過，發現華國鋒的政策與毛澤東、江青並無分別，加之華國鋒之窮追猛打，引起不安，因此，當初反江青，此時亦轉而反華。



學步老毛·自我隔絕·自我吹捧

三、華國鋒的自我隔絕，留心共方情況的人可以發現，華國鋒的行動逐漸學步毛澤東，深居簡出，不輕易露面。例如最近到北平的外國政客，即使副總統級，也由李先念出面接待，華國鋒在最後見一面，完全如毛澤東之待客，但華國鋒到底不是毛澤東，此處且不談「聲望」，只就「地位」而論，毛澤東只是「共帮主席」，不負行政責任，對於外國到北平政客，表面上均對中共政權而來，毛澤東當然可以不送，加之後來又實在行動不得，更造成了他的倨傲。但華國鋒不同，華國鋒仍兼任「總理」，在周恩來躲入醫院之前，所有到平外國人，只要是總理級以上的政客，周恩來沒有不到飛機場迎送的。華國鋒也是「總理」，年齡又比周恩來輕十幾歲，却居移氣，養移體，居然躲起。要等外國客人到平之後，始見一面，此一態度完全學自毛澤東。

另一方面，共區最近對華國鋒的抬舉也升了級。最初只稱華國鋒是全黨當之無愧的領袖，所謂當之無愧，內心總還有一點愧，否則又何必多此解釋？

但最近稱呼變了，改稱英明的領袖，英明的統帥，再遲就要變成「英明偉大」，「領袖」、「統帥」之外，可能又要加入「導師」、「舵手」了。頭銜逐漸與毛澤東並駕齊驅。但華國鋒到底不是毛澤東，毛澤東一生雖盡中國同胞，也折磨透了大小共幹。不過，若不論其一生罪惡，只就其在共帮資格而言，毛澤東也許可以自吹是共帮「當之無愧的領袖。」因爲毛澤東加入共黨在共黨正式成立之前，出席過「一大」，自第三屆起便任「中央委員」，這類資格，在共帮渠魁中，並無幾人，就是周恩來較他也遜一籌。華國鋒算甚麼呢？華國鋒到了抗戰開始才加入共黨，那時共帮一羣大頭目都九死一生，所有的罪都受過了。

空無所有·沒有兵權·沒有黨權

華國鋒政權能不能穩定，迄今仍然成爲舉世聚訟的熱門話題。就筆者看法，華政權絕不可能穩定下去，因爲他所舉的主客觀環境都不能與毛澤東相比。但華國鋒却也有辦法可以維持一個時期，其辦法便是反毛澤東之道而行，較毛澤東行仁義，給予人民少許的溫飽與自由，對於共幹，可以宣佈除四人帮之外一概不究，如此才可以穩住江青黨羽，使其不至狗急跳牆。但華國鋒也許覺得自己空無所有，沒有兵權，沒有黨權，而且也沒有理論，拿不出辦法，就不能不利用毛澤東的死屍，作爲統治大陸的依據。其目前政策是捧毛打江，以毛澤東作爲武器，打擊四人帮，不知這條路根本就行不通，因爲四人帮所作所爲，無一件事能同毛澤東脫離關係，愈是洗刷，愈是洗不乾淨，最後必然要把火頭燒到毛澤東的身上。

還有「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也成爲華國鋒目前的一大難題，如果想迎合共幹，安撫民心，就要反對文化大革命，但是，這以來，就非鞭毛澤東的屍不可，總不能說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無關。但這一把火可能燒到華國鋒自己身上，因爲華國鋒本身便是文革崛起的新生事物，若非文化大革命，他到今天最多不過是一個省委書記而已。

就華國鋒目前處境看，已經陷於進退維谷之境，鞭毛之屍，立時就會引起混亂，至於亂後是否能治，誰也沒有把握，至於留看毛的屍，表面看，可以取得短期安定，但禍在將來，遲早必爲毛澤東陪葬。

就整個共帮制度而論，禍在無法，一切都要憑鬥爭得來，每經過一次鬥爭，就要損失一批大頭目，對整個黨而言，當然大傷元氣。而獲得勝利的頭目，往往又不是眞正能以領袖羣倫的人物，即以華國鋒而論，其聲望、地位、能力、與劉少奇、鄧小平，甚至彭眞相比，都差了一大截，但是他接了毛澤東的班，對共帮而言，自不是福。

廿年前「批紅」運動

最近中共文藝界掀起批判江青的「紅學」，藉「紅樓夢」羅織江青罪狀。其實最早對「紅學」的批判，是由江青發動。一九五四年鬥爭俞平伯、批胡適的運動，表面導火綫出自李希凡和藍翎的「批紅」文章，實質是江青促使毛澤東對此事件注意，然後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展開批胡批俞，掀起紅樓夢事件的大風波。而周汝昌的「紅學」觀點比俞平伯更接近胡適，但未遭批判，是因江青偏愛，保護他過關。同時，江青還愛讀「眞本」金瓶梅，且最喜書中的性描寫，這是因爲金瓶梅是描寫她老家山東的故事。

自從中國大陸被中共佔據以後，紅樓夢一書曾經數度遭殃，而且每次都與中共黨內奪權的政爭有關，眞所謂劫數難逃。每次政治鬥爭之後，就出現一些紅樓夢的「新觀點」，例如賈寶玉是階級鬥爭的啦，劉姥姥最後翻身啦，帶着板兒佔領了大觀園啦，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皇帝夢與廚房風波

紅樓夢最近又被捲入鬥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的大混戰之中，原因是江青曾自命爲紅學家。最近的中共報刊相繼登文章，批評江青的紅學。他們說江青是要通過對紅樓夢的研究寄托她的皇帝夢。並且說江青的「紅學」是語無倫次，不學無術。有一篇由署名「石言」者（石頭發言了？）的文章說：江青對六十一回的「廚房風波」最感興趣，大講特講柳嫂子和秦顯家的在廚房裏奪權鬥爭，認爲極有啓發性，並曾向全黨發下莫名其妙的「指示」，讓大家研究，並且要把這段故事排練演出，搞一個樣板戲。

與美國女學人談紅學

這些批評江青的紅學之文章中，所提若干事，江青並未曾在大陸上公開談論過，都是幾年前由一位美國女歷史教授訪問時，聽到江青自己講的。這位女教授與江青在廣州晤談了三整天。現在據大陸報刊透露，當時江青曾命中共的電影製片機構，派了一大批人，用四部錄音機，同時並進，把晤談內容全部錄下，每組錄了十四捲音帶，不過這位女教授卻未曾帶出一套錄音帶。想來這四套錄音帶現在全都落在江青的政敵手裏，做爲鬥爭她的好材料。

這位美國女教授雖然沒有携出錄音帶，但是有她自己詳盡的筆記。她即將出版的書中有一章是專講江青自我吹噓的紅學。這位女教授因爲自己不太懂紅樓夢研究，便將這一章原稿請我審閱整理。現在把雙方所透露的材料一對照，可以看出這些確是江青親口講的。



「春宮圖」風波中的晴雯。

促使老毛批胡批俞

從這些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一直未爲人知的內幕。據江青說，一九五四年鬥爭俞平伯的紅樓夢事件是由她發動的。江青說，因爲她曾是齊魯大學的學生（這點未知是否吹牛）所以對後來改名山東大學的校刊「文史哲」特別注意。結果發現了李希凡和藍翎所寫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的研究的文章，然後由她促使老毛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給政治局下了「紅樓夢研究的問題」那條指示，並爲此而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由此展開了批胡批俞及紅樓夢事件的大風波。據江青說，她後來看李希凡比較能幹，而藍翎則沒大出息，於是由她極力扶植李希凡。由後來的事實發展看來，這些都是事實。文革以後，李希凡直線上昇，當了江青手下的國內文藝界大總管。

保護周汝昌過關

當年鬥爭俞平伯時還有一件令外人十分費解的事，現在也由江青親口說出了答案。當時攻擊俞平伯的焦點是他承襲了胡適資產階級新紅學的自傳說。然而事實上，把自傳說發揮到極端的是周汝昌。在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書中，不但把紅樓夢說成是曹雪芹的自傳，而且是一部年譜，書中人與曹家人氏都有一對一的關係，一個不多也一個不少。在那幾年俞平伯的看法已經是逐漸遠離「自傳說」，而且時常爲文指斥周汝昌那種自傳說之不當。奇怪的是，俞平伯遭到全國性的總攻擊，而周汝昌連毫毛都沒有人碰一碰。相反的，周汝昌竟然站了出來把俞平伯罵一頓。現在看到江青的會談筆記，才知道幕後眞象。她

出自江青意旨

趙岡（國美自寄）

說：「周汝昌書中採用了清宮檔案，値得一讀，很多人要攻擊他，我都保護他過關。」江青並且表示，在這次會談以前她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這項秘密。

脂硯齋就是史湘雲

難怪周汝昌是大陸上紅學家中運氣最好的一個。前兩年，他還把「紅樓夢新證」一書修訂再版。書前有李希凡的序文。有了皇太后的保護，文化大總管簽名蓋章批准了，當然與衆不同，可以搞紅學考據。更有趣的是，周汝昌在「新證」初版時主張脂硯齋就是史湘雲。此說一出，紅學家羣起攻之，連吳世昌都稱之匪夷所思。「新證」再版時，周汝昌已經表示讓步，承認此說大有問題，只可「聊備一格」。而他後來做文章更有全盤放棄此說之意。但是江青在會談紀錄中却表示她很欣賞此說，把以前有關此說的自我否定或猶豫不定之詞，一概刪去，重新大立特立史湘雲即脂硯齋之說。有皇太后的青睞撐腰，錯的也是對的，還怕什麼。現在江青與四人幫跨了台，她支持周汝昌的親口談話也被人錄了音，周汝昌說不定會跟着遭點池魚之殃。起碼他要向新上任的文化大總管自我批判，交待一番。

喜讀金瓶梅的性描寫

附帶一提的，江青在這次談話中還表示除了紅樓夢之外她最愛金瓶梅。她說她不要看刪過的潔本金瓶梅，而只看未刪的眞本或全本金瓶梅詞話。據我判斷，二十年來，大陸上能夠，而且胆敢看未曾刪動的全本金瓶梅詞話者，只有江青一人。更妙的是，江青親口對訪問他的女教授表示，她最喜愛書中有關性關係的描寫，因爲這些描寫最自然(Natural)。如果這位女教授筆錄沒有錯誤，這句話應當已被錄在錄音帶上，在中共的最高機密檔案中存了案。現在還沒有人用這句話來攻擊她，但我預測不出幾天就會有江青的金瓶梅風波。要不然就是有人恐怕傷了老毛的顏面不願提出此事。江青又說她愛看金瓶梅是因爲書中所描寫的是她的老家山東省的故事，這倒是很好的藉口。

艾森豪與女司機一段情

李凱詩譯

退休模特兒

「我感現在可以自由地說出這故事了，因爲那位將軍已死，而我也快了。」除此以外，已故凱·宋瑪斯碧在其所遺下的回憶錄「被遺忘的過去；我與艾森豪的愛」中說，時代已經改變，「我不相信今天有任何人會以爲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可恥的。」她這本即將出版的書，倫敦的週日特刊及其他出版物所作的摘錄，證實了流行很久的謠傳，亦即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最高統帥與其司機——生於愛爾蘭一的退休模特兒——之間羅曼史。

司機、長擁、慾求

宋瑪斯碧於一九四一年爲在倫敦的英國機動運輸公司指派爲艾森豪的司機。她提示說，她和她的老板直到一九四三年，他們單獨在阿爾及爾的聯軍總部會面以前，都不承認他倆墜入愛河之中。她引述艾克說溜了嘴的話說：「該死！妳不會說，我爲妳而瘋狂了吧？」她說，他們即刻熱烈地長擁：「他的吻，飢渴，強烈，無盡的慾求，充分使我就範。而我也只能極力熱情地回報。」將這種事情保密有其困難；她談到在他的客廳睡前喝酒的事，在一架暗黑的運輸機內摟頭親熱，以及在空襲期間，在防空小屋內交摟熟睡之事。她寫道，有一次艾森豪從美國回來，笑嘻嘻地告訴她說：「每一次我對媽咪說某些事情時，我總是叫她凱，她非常生氣。」

魚水難爲歡

凱說，那時艾克五十出頭，他要她帮他生個孩子，但當他們試圖行魚水之歡時——她描述二次此種機會——他總是失敗。她引述他的話說，這個問題歸於婚姻的創傷：「它毀滅我某種能力，此非突然而來，而是漸進的。」宋瑪斯碧拒絕說出在艾克與媽咪之間所發生爲何事：「那不是我要說的故事，雙方都深受創傷，創傷如此嚴重，以至他們從不能再重拾舊日的感情。」

戰後無緣結合

在戰後被艾森豪遺棄的宋瑪斯碧說，她相信杜魯門所說的故事，即艾克曾寫信給馬歇爾將軍，說他計劃與媽咪離婚，而與凱結婚，但被馬歇爾挖苦的答覆所勸阻。雖然如此，宋瑪斯碧定居美國，她說，戰後她曾探訪艾森豪兩次，但發現他不願收容她且心神不寧。最後，她與紐約一位股票經紀人結婚，離婚後，在百老滙當一名時裝設計師。一九七五年元月，她死於肝癌，時年六十六歲。

八十歲的媽咪，艾森豪對於凱·宋瑪斯碧的故事作何想法？她的兒子約翰·艾森豪在上週宋瑪斯碧回憶錄於刊頭上出現時說：「我對母親談過此事，而她並未感到困擾。」

中共軍力

本文作者美度頓，是西方軍事專家，任職紐約時報，月前應中共邀請訪平，參觀中共認爲最精銳的武器。但他覺得中共武器比西方與蘇聯落後十至十五年，且無一是一級純鋼製造。中共的武器不但落後、戰爭理論也過時，「人海戰術」不適用於現代化戰爭，海空軍都無法與蘇聯抗衡。他的結論是：「中共擁有的陳舊落伍武器，所持的是過時的防衛理論」。

步兵唱着「保持警覺」，「保衛國土」，跑向射擊位置，接着炮火從無座力炮和迫擊炮射向荒涼山坡上的目標。

年輕的飛行員準備停當，開始向目標掃射，黑色的戰鬥機，映着晴朗的藍天，顯得出奇醜陋。

上述兩種景觀都予人以深刻印象，但這却不是現代戰爭。

這是我應中共「國防部」「外交部」邀請，在中國大陸訪問三週後，所下的結論。

武器陳舊落後十五年

這次參觀包括一個空軍師，一個步兵師，和防空設備，也曾訪問了「人民解放軍」「副參謀長」伍修權，師長級的參謀作戰「軍官」，民兵「司令員」，以及工業方面的「官員」。

中共並安排參觀若干地道，實際上，這就是他們在城鎮鄉村下挖掘的大防空洞，準備一旦遭遇蘇聯空襲，「政府」能照常作業，另方面保護民衆。

總括這一切，我們可以說，中共是以其陳舊落伍的武器，和過時的防衛理論，面對其自認爲來自蘇聯日增的軍事威脅。

自「參謀總部」以下的中共軍人皆執意認爲，蘇聯會不顧過去經驗的教訓，大舉入侵中國大陸，最後將「溺斃於人海中」。

「人民解放軍」海陸空三軍也不少，但是，此行所見的裝備，在這個超音速戰鬥機及彈無虛發的遙控武器時代中，起碼落後十到十五年，原因是中共工業無法供應所需。

步兵師展示的七五——MM無座力炮在對抗蘇聯現代坦克時，就嫌不足。而中共仿蘇聯米格——一九，自製的F——六噴射戰鬥機，無論在武器、雷達或航空電子設備方面，均非現代化蘇聯戰鬥機和攻擊機的對手。

此次開放參觀的只是龐大軍力中的一小部分，這使人不能不假定，這些部隊還是其中最好的。

例如，第三十八中共空軍師即是保衛北平軍力的一部分，其任務是在空襲時，捍衛北平，同時在戰爭中與「北京軍區」合作。據外國分析家說，這個師之中，包括了一些裝備最優，訓練最佳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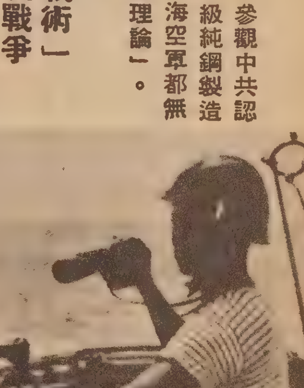
戰場中。

「人海戰術」不是現代戰爭

我在訓練、作戰理論、及工業潛力方面所見到的，已足作一初步結論，那就是，與蘇聯交戰時，中共在人員部署與後備軍力所佔的優勢，將爲蘇聯在精密飛彈、飛機、與坦克方面的優勢所平衡，甚或不僅止於平衡。

固守當前軍事理論也可能是一障碍，在現代長程戰爭中，部署大批步兵與民兵，對抗遠方的敵人交通首先就發生困難，尤其在敵方佔有空中及飛彈優勢時，很可能是一項冒險，這時，中共的一些理論就顯得風馬牛不相及了。

中共在叫囂「危險的北極熊」「莫斯科的新沙皇」及其野心的同時，總是一成不變地指出：「一般而言，我們確信能擊退所有侵略者。」這種信心根據的是過去的經驗。中共和一九三九年的法國人一樣，認爲自過去戰爭中獲取的教訓，是永遠不變





落伍過時

陳獨塵譯

德國人在攻打馬其諾防綫時自行潰敗，中共也堅信蘇聯將以龐大軍力前來進攻。有人建議俄國經歷擊敗拿破崙和希特勒大軍之戰，不可能以此戰畧對付中共，但中共對此並不予理會。事實上，中共似乎是依照自己的想法，決定假想敵將採取何種行動。

伍修權說：「如果你派兵進入中國大陸，敵人將不是三三兩兩，而是成串的，侵略者必將在人海戰爭中溺斃。」

軍事現代化的分歧

提到蘇聯的武裝機動部隊可能在飛機與飛彈掩護，奪取東北工業區及港口，而不發動攻擊時，伍修權回答：「有句俗話說，你們有你們的一套，我們有我們一套。」

在強調各個士兵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時，中共似乎只是不得不如此，他們顯然缺乏精良武器，因此就把重點放在人力上。空軍與步兵「軍官」似乎對遙控彈藥裝置，和一九七二年「精靈炸彈」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發展，均一無所知。

伍修權在解釋中共現代武器的不足時說：「人民解放軍的裝備比不上美蘇兩國，是因為中共工業落後，我們沒有一級純鋼。」

北平外交人士說，中共只能自日本採購此種鋼料，大家一致認為，除非能獲得一級純鋼，中共將無法製造坦克、飛彈、及精密飛機，與蘇聯的戰畧物資相抗衡。伍修權並不排除自「其他國家引進裝備」的可能性，但論是「我們最好還是靠自己的力量。」

關於現代化，中共內部意見分歧，老輩的「官員」堅持毛澤東所強調的自給自足；年輕一輩的，有感於武器之不足，力主自國外進口，但未指明向那些國家採購，不過，只有英、美、法、德四國有能力供應中共需要的武器。

中共估計蘇聯部署於邊境上的軍力與西方情報資料畧有出入，伍修權說，蘇軍總數超過一百萬，他又說：「以此龐大軍力，他們能隨時在邊境上引發戰端，但我們希望一百萬尚不足以發動一場侵畧性戰爭。」西方的估計是，蘇聯在中亞細亞到太平洋岸邊界上有四十五個師，其中也許有七個是武裝師，包括空軍在內，總共有八十萬兵力。

中共這方面，人力分為軍團和地方部隊，中共人士不願透露其兵力。但據消息最為靈通的西方分析家指出，其總數超出一百萬，瀋陽與北京軍區有五十五個正規師，二十五個民兵師，及三十一個獨立團，在華北與西北，蘭州與新疆軍區，駐有二十個正規師，七個民兵師，及五個獨立團。

中共軍力針對蘇聯

伍修權說，面向中國大陸的蘇軍佔其所有裝備與兵力的四分之三。西方估計，其中十五個師處於備戰狀態，另外十五個師佔全部人力與裝備的二分一到四分之三，剩下十五個師擁有約三分之一的作戰軍力，裝備較為陳舊。

伍修權指出，蘇聯如對中共發動全面戰爭，或需自歐洲前綫調派軍隊，否則，他們必須集結更多部隊，傾巢而出，他顯然係根據中共衛星報導，作此斷言。

中共空軍規模，就個人觀察所見及情報報導予人的印象，無論就飛機的性能，指揮與控制而言，都甚拙劣。

中共擁有的都是些米格——一七和米格——一九攔截機，米格——二一僅有五十架，其中部分是一九六〇年與莫斯科決裂前獲得的，其餘則為中共自製，中共對米格——一七與一九稍作改進，分別於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推出。

中共轟炸武力包括TU——一六長程轟炸機，及IL——二八中程轟炸機，都已落伍。

中共軍事與外交人士強調，隨蘇聯威脅俱來的是蘇聯太平艦隊力量的增長，相形之下，中共海軍只有配備地對地飛彈的小型船艦，目的在於防衛海岸綫，實不足與之相抗。

（譯自紐約時報）

沈從文、臧克家在大陸的生活

李哲夫

前年，舊金山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許芥昱教授回到中國大陸去訪問了半年，此行的主要目的，據說是爲了寫一本周恩來傳，但始終未能見到周恩來本人，許氏於一九四〇年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三年，投効遠征軍任對美聯絡官，一九四五年即奉軍方派遣赴美留學，二十多年後他回到自己的故鄉，當然急於尋訪音訊久隔的文壇師友。他在這方面也不太順利，但在他堅持之下，總算讓他見到了幾位知名的作家，會談的記錄，收入了他的英文新著「中國文壇近貌」。

沈從文轉行考古

許芥昱會見他舊日老師沈從文，當時許氏住在北京飯店，沈從文的寓所和辦公室都近在咫尺，只消短程步行便可到達，但是兩人的會見，却是在許氏寫了兩封信，向中共當局再三提出要求，並且等待了一個月之後的事，沈從文到旅館裏去看許氏。

七十一歲的老作家已經滿頭白髮，面色紅潤，戴一副玳瑁鑲邊的眼鏡。沈從文這些年來一直在研究古代文物，見面之後，就滔滔不斷地述說他考證的漢墓出土的絲織品。戰國的漆器，唐宋的古鏡，說他二十年來出版的考古文章已達二十四萬言，共爲三卷，又說研究的經費十分充裕，但是得力的助手難尋，在目前教育的制度下，只怕後繼乏人。

這時，許氏忍不住問他：「可是你自己的寫作呢？」沈從文說，一九六二年他和幾位作家去江西的「革命聖地」井岡山，準備花三年的功夫合寫一部小說，但是住了三個多月，只寫了幾首詩，以後他就再無作品，許氏說，他從前寫過那麼多好小說，爲甚麼不寫下去呢？他說：「現在要的是另一種小說了，我交不了貨。」

許氏激昂地說：「你當然寫得出來，當年是你教我寫作的，我還記得三十年前在昆明，我去你校外的寓所看你，那一天你講過的每一句話：：你教我千萬不能喪失創作的衝動。你說：『別的東西再難得，都可以失而復得，但是創作的衝動就像生命本身一樣，一旦失去，就永遠不能恢復了。』這就是你的情形嗎？」沈從文的回答是：「（他們？）要我寫作，前後不止一次，一九六二年那一次祇是一個例子，可是時代變了，我已經沒有合乎要求的生活經驗好寫了。」

接着，在許氏的請求下，沈從文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他說他生於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廿九日，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和丁玲、胡也頻一起開始寫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教文藝創作，他說他在武漢大學教了一年，青島大學教了兩年，在兩邊聞一多都是他的文學院長，江青則是青島大學的圖書館員；又說一九三三年他回北平去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抗戰時期他任教於西南聯大，許氏正是他的學生，一九四五年四月，許氏出國赴美，沈從文回到北平，在北大和輔仁教書。「解放」後，輔仁改爲人民大學，續聘沈從文爲教授，但沈從文辭了教職，於一九五〇年與十一位教授改業考古。

丁玲放逐黑龍江

許氏怕老師又重拾考古的話題，便問起他同輩的名作家來。沈從文說：「你是說丁玲她們嗎？她很好，她在黑龍江，我上次看見她，是在一九六四年，她來這兒參加一個文化工作者的會議。」

「在黑龍江那兒呢？」

「我不知道，總之是在東北某地，不過我見她的時候，她精神挺好，身體也挺好的，她這一類人都過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書中形容沈從文說到此處，那種斬釘截鐵的語氣，令許氏想起，他向袁可嘉問起田間和艾青的下落時，袁可嘉同樣微笑答道：「你不必爲他們煩心，他們都好好兒的。」

許氏要沈從文寓所的地址，說自己身爲及門弟子，理應親踵師門，向老師闔府請安，沈從文却說：「從前的師生關係，現在已經沒有意義了，現在你是客人，該我來看你，你要我住址也沒用，你要是想再見我，可以向接待的同志們申請，你認識樓下的劉同志；他是北大校友，應該很方便的。」

「可是我想看看老師住家的情形。」

沈從文不置可否，祇畧述他妻兒的情況，又說他家裏也沒有甚麼好看的了，因爲他早把自己收藏的所有古董，包括玉器和六百多張古紙的樣品，全捐給政府了，他說，把自己的寶貝公之人民是件好事，可惜現在樣樣都鎖起來了，就連他最好的朋友也不能去參觀，最後沈從文表示，祇要許氏能獲准參觀，他願充响導，他說他伏案的時間太久了，眞想陪許氏走走，許氏問他，缺少運動如何能養生？

「我每天吃四十條虫」。

「甚麼？」

「四十隻蠶蛹，醫生說這東西能降血壓，結果眞有效，才幾個星期，我的血壓就從二百五十降到了一百八十，所以我一直吃下去。」

最後的一段是這樣的：「他健步走下台階，向公車站走去，不肯讓我爲他叫一輛計程車，他看來像一個無所遺憾的人，來了一輛無軌電車，我緊握住他的手，他的手仍是柔軟的，但不如我記憶中那麼纖細了，他敏捷地登上擁擠的電車，目送他離去，我記起一九二二年他決心專業寫作時說過的話：『眞正能幹的去革命；眞正聰明的去做官；祇有我們這三個傻子一心想做職業作家。』但是一九六二年他決心放棄寫作時所說的話：『如果我做不了別人的踏腳石，我也不願做別人的絆腳石』，却隱隱回答了他前面的話。」

詩人方面，許氏見到了馮至和臧克家，他沒有見到何其芳和田間，祇說何其芳正主持「中國文學

研究所」，身體欠佳，一九六四年以後已經絕少寫詩，又說田間最後的一些作品也發表於一九六四年，近年已經沒有人提起他的名字。

馮至埋頭故紙堆

馮至也是許氏舊日的老師，一九五二年以後他一直主持「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許氏和馮至談了三個小時，卞之琳和袁可嘉也一直在座，馮至說他近年很少寫詩，偶而動筆，也祇是寥寥幾行，又說他現在寧可寫五言和七言的舊詩，做學生的問起老師在文藝論戰期間的遭遇，和他對中國文學的傳統、現狀、與前途有何看法，做老師的却教學生多用點茶，吃些北京馳名的甜點。許氏說馮至回答他問題的時候，笑得爽朗，說得却沒那麼暢快，書架上排著中國的經典，古詩，文學批評，更有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多冊紛陳其間，德文的書籍却很少見。

臧克家的寓所到許氏住的旅館，步行祇要十五分鐘，許氏得以拜訪臧克家，却是他回到北京後兩個月的事，據書中的描寫，兩人暢談了三小時，臧克家說，他雖已過了退休的年齡，身體也頗衰弱，却毅然去湖北參加建屋種菜的工作，三年下來。身體反倒好了，接着，許氏簡述了一九四六年以後臧克家所做的編輯工作和出版的詩集，說他曾編過「文訊」，「新華月刊」，「詩刊」等刊物，又說他從前對人生感到悲觀，「像一條吃巴豆的虫」，現在他在詩中描寫的世界却充滿希望，洋溢歡欣之歌云云。

許氏訪問並譯介的其他作家，還包括郭沫若，鄒荻帆，賀敬之，浩然，李瑛等多位。

沈從文等廿多年來的遭遇，是因爲許氏的報導不但是親身經歷，而且態度尙稱平實客觀，對於關心中國新文學的人說來，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資料。

沈從文是五四以來幾位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許氏以受業弟子的身份惋惜這位名師竟然封起了彩筆，斷絕了繆思的緣份，自是人情之常，這種惋惜之情，在海外中年以上的中國人之間，是十分普遍的。沈從文出身於湘西的民間，熟悉中下層人民的生活，「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見「邊城」的題記）眞正了解農與兵的沈從文，偏偏不走工農兵的普羅路綫，反而加入了自由主義作家與學者的陣容，當然要成爲左派作家的公敵，不甘緘默的沈從文，對於三十年代的「一些理論家，批評家，聰明出版家，以及習慣於說謊造謠的文壇消息家」，也不時還以顏色，他的代表作「邊城」裏，既無階級鬥爭，也沒有所謂代溝，因此雖有湘西農村之現實，却無普羅文學之意識，中共的文學批評對沈從文一類的作家是這樣形容的：「新月社是一個代表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利益的反動文學團體，它的主持人是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沈從文等。」

在這樣的背景下，沈從文放下他那枝「反動」的筆，逃避到「封建」的出土文物裏去，毋寧是一個聰明，選擇，如果環境許可，視創作的衝動如生命的沈從文，是絕對不會輕易放棄文學的，不幸他已經沒有了「合乎要求的生活經驗」，再要寫下去，就眞要成爲他所謂「絆腳石」了。



臧克家

臧克家拍捧求存

至於臧克家，撇開政治立場不談，以詩論詩，該是五四來最有份量的詩人之一，早期他確有一些作品，包括短篇的抒情詩和中篇的叙事詩，稱得上是精練之作，他出身於新月之門，但是在體裁上打破了拘謹而單調的豆腐乾體，在題材上更拓寬了視野，乃成爲三十年代的重要作家。論者喜歡把他和艾青相提並論，其實艾青中文很差，也太歐化，不如臧遠甚，可哀的是，臧克家的佳作多爲「舊社會」的產品，到了「新社會」裏，所謂「形勢大好」之後，他反而退步了，甚至到了難以辨認的程度，一九五七年，齊放的百花忽然都成了毒草，丁玲等作家一一被芟，臧克家却主編起「詩刊」來，文革之後，「詩刊」遲遲不見復刊，直到今年一月，才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重新出版，臧克家在「編者的話」中說：「『詩刊』要實現它所担負的任務，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導，認眞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綫，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綫。」

臧克家自己發表的一首詩如下：

毛主席巨手指道路，
青天也能上得去！
舊的淘去新的來，
二十六年風和雨。
成就燦爛金山高，
勝利戰綫一條條。
東風又報春消息，
奮戰熱潮壓海潮。

如果這就是所謂民族的形式或是所謂歡悅的歌聲，那祇能說是一種退步，這樣的作品，和古代的「奉和聖制」之作，在本質上不知有甚麼不同？

除了臧克家還能用這麼粗鄙的方式偶或寫的應制詩之外，早期的作家幾乎是全部封筆了，從沈從文、馮至看來，中年以上的作家就像是一羣被人廢了一身武功的豪俠，洞察，想像，表現的魔力完全失去。

三船敏郎薄倖棄糟糠

□□尹靜心□□

國際知名的日本影帝三船敏郎近在日本控告糟糠之妻淫亂與人私通，要求法院准予離婚，並當庭指控其妻的先後情夫竟有好幾個。

三船敏郎現年五十六歲，妻幸子現年也已四十六歲，均步入中年。由於三船敏郎在日本影壇享譽多年，目前仍屬熠熠紅星，在國際影壇上著有盛名，演過國際性名片多部，妻子婚前亦屬「明日新星」，因此三船控告妻子與人通姦案，自是轟動一時的日本社會新聞，成爲日本人茶餘酒後閒談的絕佳資料。

控糟糠妻與人通姦

東京地院開庭調查此案，聽取三船的控告內容，三船的言詞與動作均極激動。主要部份如下：

問：三船先生，你對於被告（三船幸子）的看法是？

答：「總而言之一句話，她是淫婦、虛榮、貪婪、長舌、任性、好面子、浪費等一切壞品性於一身的女人。」

問：你控告妻子與人通姦，她的對象是誰？

答：有好幾個：一個叫K．S，另一個叫K．I，還有一個是中國人，在六本木（註：地名）經營公共服務業的叫C．R，被告與C．R的關係有情書爲證，至於其他兩人的通姦，是由家中的傭人告訴我的。有一次我由外國回來，回家的時候被我撞見，還不止此，她與姦夫作醜事時還拍有照片，這些照片都保存在姦夫身邊。

三船敏郎述到這裏，憤怒地用右手「拍」一聲打在左手所持的一本小記事簿，繼續侃侃說：

「她的行動，簡直無法以常識來判斷，當然這是由於她的各種惡性格所引起的反應行爲，她對於自己與人通姦的事實不以爲恥，全盤都告訴了女傭。外間傳聞我要與她和解，簡直是無稽之談。像她這樣傷害丈夫，使丈夫名譽掃地的惡女人，再也不能跨進三船家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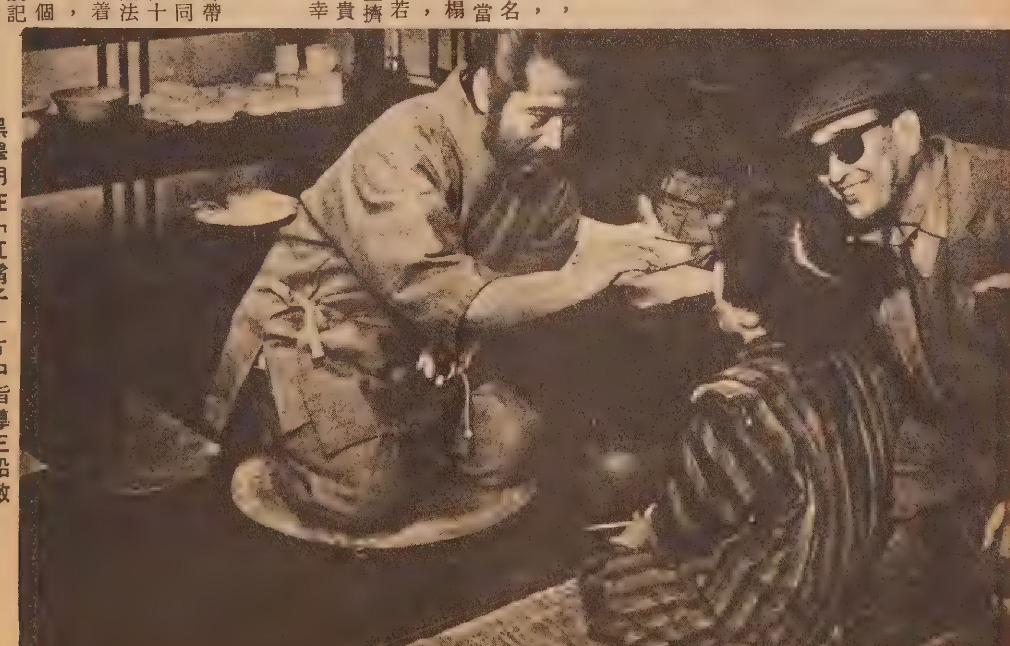
這位名聞國際的大明星竟如此臭駡日夜相隨廿餘年的伴侶，怎不引人感慨！

未發跡時與幸子結婚

三船敏郎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與幸子結婚，當時三船卅歲，幸子才廿歲，是經過戀愛的結合。當時三船尚未發跡，尚是一個藉藉無名的演員，與幸子同屬新進的「明日新星」。那時當然談不上有豪華的婚禮，連新房就只是一間三個榻榻米的小房，但是倆人相處非常融洽，互相信任，互相鼓勵，充滿愛意憧憬着未來的希望。果然，若干年後不負所望，三船敏郎成功了，由日本明星擠身進國際影壇，在名利雙收之下，享盡了榮華富貴。豪華的邸第儼如宮殿，不知羨煞多少人，但不幸之神却偸偸地降臨在這令人羡慕的家庭。

與情人飛赴外國雙宿雙棲

問題發生要追溯到五年前的五月，三船敏郎帶了情人富永緋沙子同飛西班牙拍攝與阿龍狄倫共同演出的影片外景。三船與富永緋沙子的關係已經十餘年，妻子雖知丈夫有外遇，但無可奈何，惟無法忍受他們雙宿雙棲的飛赴外國。於是幸子亦緊隨着丈夫之後飛往西班牙。在西班牙雖形成三角關係，却並未鬧出國際性新聞。幸子在西班牙逗留了一個月，五月間夫婦倆和好同機飛回日本。日本影劇記者趕往羽田機場採訪，對於記者的有關問題，三船敏郎均不予致答，祗留一句：「不要趁人不在家時



黑澤明在「紅鬍子」片中指導三船敏郎與小孩的演出。

偸看人家的厠所」耐人尋味的話。

回家後夫妻相安了三年，在十二月的一個夜晚又起勃谿，打罵吵鬧的結果，三船敏郎拿起獵槍亂射，幸未傷人。翌（一九七三）年元月廿五日，三船妻子留下一張簡單的字條離家出走，並帶走了有價證券房地契、銀行存摺及印鑑。對於此事三船敏郎在上述的法庭上指控妻子說：

「她爲什麼要出走，我一點也不明白，但她所捲逃的文件，其中大都份是剛剛變更名義的，從這一點判斷，她是蓄意的、有計劃的行爲。」她又說：「從那時候起我知道她不安於室，爲了珍惜雙方名譽，打算私下秘密解決，但她的條件太苛無法接受。」

幸子出走曾提離婚

幸子出走後的第三天元月廿七日，即向地院申請財產假處分，元月廿九日又向家務法庭提出離婚要求。當時她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兩個兒女由母親承領，一是所有財產平均分配。

對於幸子的離婚要求，三船敏郎在上述的法庭中指出：

「家務法庭曾爲此做了兩次調停，我既答應離婚也答應分一半財產給她，但在第三次調停時，她竟避不出席，一直拖到現在。」

接着三船敏郎又說：

「由於她避不見面，不得已於二月十日赴她娘家向她父母謝罪，以求了斷。我的恩師山本嘉次郎，好友志村喬夫婦均爲此奔走調解，始終未能解決。於是祗得親自再度出馬，去到幸子娘家，却被她父親罵到狗血淋頭，在忍無可忍下才把他女兒的不貞行徑全盤托出。過了幾天幸子托人向我道歉。」

八月，幸子自動撤銷離婚要求，但三船敏郎不以爲然，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向家事法庭申請離婚調停要求，當然他的目的並非要求調停，而是離婚訴訟的預先安排，是一種手續罷了，果然，十二月三船敏郎，即向地院提出離婚要求。



三船敏郎以「羅生門」一片發跡。

覆水難收與糟糠恩斷義絕

一九七四年元月三船敏郎帶了新情人北川美佳赴夏威爾渡假，同年十二月美國總統福特邀請三船參加在白宮舉行的晚會時，北川美佳儼然以三船夫人地位應邀出席。

三船敏郎此舉無異對外表示覆水難收，與糟糠之間已恩斷義絕了。

三船夫婦盡管鬧得不愉快，但從未公開互相對罵或互攻相擊，不料今年四月廿三日三船在法庭上却突然公開的抖出妻子紅杏出牆的行爲來，怎不令人譁然！

對於三船敏郎在法庭的指證，身爲被告的三船夫人將如何對付呢？當然好戲還在後頭。

代表幸子出庭的律師田宮甫說：「三船敏郎簡直意氣用事，他所指陳的完全屬於杜撰毫無事實根據的話。這從三船在法庭的失常態度可以知道」。

當事人的三船夫人表示，對於她丈夫的指控，留待召開調查庭時將當面一一反駁。

這宗離婚訴訟誰是誰非，眞是淸官難判，但可斷言的是一堆屎坑愈搞愈臭，無非家醜外揚。

爲獲離婚先發制人

日本某週刊記者訪問三船夫人時，她對記者說「三船完全在信口開河，含血噴人，不過我心中反而鎮靜了，現在已經不是恨或怒的情緒可以表達出內心的感慨，祗是覺得太空虛了。」

的確，廿餘年的夫妻曾經同甘共苦，共患難，多少恩愛多少甜蜜，如今一切付予流水。夫婦反目竟如此無情，怎能怪三船夫人心生空虛之感呢！

三船夫人還表示，她的丈夫如此薄倖，寧死不願在離婚證書上簽字，訪問三船夫人的某週刊社女記者說：「眞的，換是我也絕對不簽字，哼！怎能讓他逍遙自在，自己薄倖還要指控太太不貞。」言下大爲三船夫人抱不平。

一般人都相信；三船此舉完全是爲順利獲得離婚判定而使出的殺手鐧。

男人要拋棄黃臉婆的最佳捷徑就是先發制人，控告老婆與通奸，因爲太太不貞是非離婚不可。

有所感談集

當局提出增加差餉初期。萬人日報即在一版頭條的顯著版位，以殺雞取卵大字標題，為民請命，呼籲政府當局重視民意，體卹民艱，以減輕市民百上加斤的負荷！

連日來，社會各界已普遍掀起反對的怒潮，由公民協會發起約五十萬人簽名運動正澎湃展開。許多青年社團，各行各業團體，也熱烈响應，並有請願遊行之計劃，目的是希望對增加差餉一事，重作審慎之考慮，不好一意孤行，讓港九居民在百物騰貴，市況不景的此時此地，得以喘息生存，其用心之苦，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萬一的！

香港是民主社會，政府施政措施，應以市民福祉為依歸。增加差餉之議已使市民聞「加」色變而惶恐，果真執行，民心之混亂更難以想像。深望一向以勤政愛民見稱的現任港督麥理浩爵士，以民意為重，主動指示主管當局，收回成命。沉默的大多數都是善良的，充滿對狂加差餉的怒吼，是壓力愈大，抗力愈強的反應！

刮龍校長仙人跳

一位刮龍有術，多金而風流的××中學校長，因金屋藏嬌中了紅牌舞女的「仙人跳」，被「卡流社會」的充紳士揭發，成為街頭巷尾談笑的話題。

這位校長自以為飛來艷福，得到一位舞國名花紅紅的應承「住埋」，誰知舞女利用他的金屋養「哥仔」。因為這位刮龍校長每天祇有食晏的時間，和住埋的舞女瞓個晏覺，其餘時間全屬「哥仔」所佔有了。

無巧不成書，去年校慶那天，校長要主持校慶酒會，提前回到金屋瞓晏覺。和「哥仔」撞正大板。可是舞女應付有術，假稱一聲「表哥」就過橋，又要「哥仔」叫一聲校長做「表妹夫」，一場「嬲」火就化為烏有，還樂得矇「查查」的刮龍校長受寵若狂！

誰知表妹和表哥在一起「傾計」的鏡頭，一次又一次的在「綠帽」「表妹夫」的眼前出現，如果刮龍校長裝聾詐啞，還可以和平共存一時。他認為金屋藏嬌，是為自己風流快活，怎容許「哥仔」坐享其成？

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

不再沉默

工作與人生

凡人均要生存，要生存則必須工作。有人說：富有的人可以不必工作。是的，有少數富人得到父兄的遺蔭而過着寄生虫似的生活，然而，父兄的遺蔭決不可以久恃。特別在今天，世界各國均趨向壓抑貧富懸殊，抽重遺產稅之路。我們廣東人有一句俗語說：「人無三代富。」這句話確有至理。你看：多少末路王孫餓死街頭？

何況，人之生存，應與禽獸有別？禽獸喫飽了就睡覺，絕不會想到個體與社會之間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凡人皆有滿足衣食住行等需要的權利，也有為社會工作，繼往開來的義務。誰不願工作，誰就不應享受別人勞動的果實！

社會是分工合作的，士農工商七十二行都是神聖的。總統雖然是一國的元首，僕役雖似低微，事實上只要盡了自己的責任去工作，一樣值得我們尊敬。反之，若國家元首瀆職，或利用權力營謀私人私利，必為青史不容。例如袁世凱的竊國，尼克遜的醜聞，毛江集團的穢史，都屬萬年遺臭，舉世唾罵之事。在抗戰時期，在反共鬥爭中，多少無名英雄壯烈地犧牲？這是何等高貴的行為！

抗戰時名作家郁達夫更名改姓，暗中進行救國活動，結果被日寇殺害了。今年四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大罵秦始皇和慈禧太后的壯士們，是多麼英勇！像郁達夫似的抗戰生活，像反共壯士似的行為，就是最有意義的工作和最有意義的生活。郁達夫雖然死了，反共鬥士雖然被捕被殺了，但他們永遠生活着，生活在中國人心中，生活在抗日反共的詩篇裏，生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洪流內。

至於袁世凱、毛澤東、江青和華國鋒之流，雖然貴為「帝皇」、「主席」或「娘娘」，可是却遺萬年。如所週知，袁世凱憂憤而死；毛澤東戴着綠帽戰抖而亡；江青被捕時在地上亂滾，在獄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華國鋒捧着「綠太陽」的木主企圖騎在八億人民頭上，肯定要粉身碎骨。據說「四人帮」被捕時有人嚇到撒子一褲子尿，將來華國鋒

逃港青年的

之際，難道不會「青屎長流？屆時華國鋒只能狂呼：「上皇（毛）救我！太后（楊開慧）救命！」可惜得很，在八億人民的怒火中，無論毛澤東或者楊開慧的木主都一定被焚燬。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雖然身為貴族，可是他抱着最虔誠的愛來寫作，他的著作常常修改十多次才發表。他用自己的愛心來愛俄國人民，熱心於拯救農奴。

由於他的太太不像他似的博愛，於是托爾斯泰憤然離家出走，死於路上。像托爾斯泰[illegible]生活和工作，那

的怒吼

秦明

冤下，刮龍校長竟向紅紅提出醋意的質問，不問猶自可，一問反而問出問題來，紅紅不但不加以掩飾，反而將底牌攤開是她鍾意的「哥仔」，因爲日長夜長太寂寞、需要「哥仔」傍。如果條氣唔順，可以掟煲分手。祇有一個條件，過水十萬元。如有不然，就舉行記者招待會，由「哥仔」出面控訴校長橫刀奪愛。

風流校長雖是刮龍有術，可是舞女紅紅敲竹槓個一招，一腳就踢正刮龍校長腎囊，有如啞仔吃黃蓮，乖乖的將十萬元放入紅紅的戶口。化錢消災，才將這場醜事封密一時：却封不住充紳士的順風耳而穿。

在香港有錢之人，三妻四妾司空見慣，多金而風流更是閒事。這位刮龍校長藏嬌之所以成爲新聞，主要是他從清寒學子家長身上刮來的血汗錢，去做出「賠了夫人又折兵」的醜事，而且他又是「爲人師表」「師表」，滿口仁義道德，揭開道貌岸然的面具，原來如此的僞君子，怪不得充紳士要宣而揚之了！

傷心瘦馬被人騎

香港的武裝警員佩槍。被匪徒搶奪的案件，已是明日黃花的新聞了，主要是翻開案底已缺少一份新意！

武裝警員佩槍被搶，有在光天化日下，當街箍頸夾硬搶去的，有的還公然衝到報案中心去做案，夠得上賊胆包天。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作爲罪惡尅星的警察太「善良」。非法份子以「善良」可欺，就益形猖獗了。

在喊叫增加差餉聲中，不知是不是爲了提高差人士氣措施之一種？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數，善良可欺？

記得民間有句俗話：「財多身子弱」，一旦財源收入超過了生活水平，引起百病叢生的效果，才得不償失哩！

人生觀

古鶴翔

是[illegible]

故總統蔣公領導我們抗戰，領導我們反共建國；牛頓、愛廸生、愛因斯坦等不停地追求眞理，都是流芳千古的盛事。蔣公留給我們一個朝氣勃勃的反共復土的基地，牛頓留給我們以萬有引力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電氣化時代。

像孫中山、蔣公、郁達夫、托爾斯泰、牛頓、愛迪生和愛因斯坦等的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像他們的工作，才是理想的工作。

當然，不可能人人像孫中山、蔣公和牛頓，但任何人都應盡自己的力量爲社會

我們反共愛國的中國人，更應該瞭解工作與生活的關係，工作與救國的意義。

目前居住在香港的同胞，有些只曉得追求個人在物質上的享受，而不管社會，國家和人類的前途；甚至有些從大陸逃港的青年，也不管社會，國家和人類的前途，忘記了人類有工作的義務。他們妄想走捷徑，妄想不勞而獲，這種思想必須揚棄，必須改變！

應該知道：以工作換來的享受的報酬，是最快的，不勞而獲是可恥的。我們更應常常記着范文正公的名言：「士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必須盡力工作，同時分享勞動的果實。在這赤潮淹沒神州的時候，香港雖然可以暫作避秦地，可是當局，稅收以倍數狂增，難道不會發生劇變麼？

我們要自己生活得幸福，工作得愉快，也要大陸同胞生活得幸福，生活得愉快。倘若大家都抱着這宗旨來生活，大家都抱着這宗旨來工作，祖國和世界將會變得十分幸福，十分美滿。這就是孔子、國父和蔣公的期望，也就是「世界大同」。

舊作新鈔

登山

秋風起，登高携稚子。藍空揷翠松，深潭繞綠水。感念昔時人，浮生如夢裏！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廿五日

携兩兒登山

小小孩兒最天眞，只知快活不知貧；高聲大笑青山裏，海天紅日映朝雲。

民國四十八年九月廿六日

蒼生怨

秋風起，秋月圓，忽然又一年。笑人間，千萬變，空彈蒼生怨！

民國四十八年九月廿九日

萬里桀驁不馴

中共「鐵道部長」萬里，自鄧小平垮台後，又一度失勢，後隨「四人幫」倒台，三度掌權。其政治生涯的起伏浮沉，跟鄧小平明似，但比鄧小平夠爲幸運。文革時萬里被整，完全是吃了他當時在彭眞下面當「北京市委書記」和「副市長」的虧。其實他在政治上跟彭眞一系，完全是兩碼事。他原在「國務院」中任「城市建設部長」，當時彭眞的「北京市委」正被毛認爲「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必須派個靠得住的人進去做探子，「了解情況」，派誰好呢？如果派毛派色彩太顯著的，彭眞會警覺，以他跟劉少奇當時的勢力，必然會設法攔阻，而橫生枝節，毛認爲火併劉少奇的時機尚未成熟，不會爲這一件事跟劉、彭翻臉，這件事便砸了。因此，派去的人必須恰如其份，這樣便選中了周恩來系的萬里。

那時中共剛有在北平修地下鐵路的構想，萬里便是以「城市建設專家」的條件，以「抓地下鐵道建築」的名義，進入中共「北京市委」任書記，並兼「北京市副市長」的。那時「北京市」的「副市長」有吳晗、王昆侖、范瑾、樂松生等一、二十個，萬里是「第一副市長」，北平市的市政大權，實際上歸他「抓」。彭眞明知道他是有來頭、有作用的，還是很信任他，跟他相處得還算不錯？

萬里跟彭眞相得，便成了他招禍的張本，老毛認定他已經「反水」，倒到劉少奇、彭眞方面去了，心裏自是啣恨。於是在動手打倒彭眞手中的兩大衙門：「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委員會」砸掉時，連他這個先前派去「臥底」的分子，也列進了黑名單，雖然在彭眞集團垮台和北平市建立共軍「軍事管制」之間的空檔中，萬里當了幾天「代市長」，但那正好被當作一條新罪證。

文革時，萬里被紅衛兵揪着，脖子上吊着大大的名牌，但滿臉桀驁不馴、露出「頑固到底」模樣。他敢於做出這副模樣，是因爲仗着有周恩來這個後台，在萬里被揪鬥時，周恩來尚是毛澤東「團結」的對象，這個前提擺在那裏，萬里無論如何「橫」，也不會被當做「敵我矛盾」處理，也就是說，暫時死不了。

「文革」中萬里雖被整，但他畢竟有周恩來這個後台，所以在「定案」時，能夠從「黑帮」中脫身出來，免了一鍋熬之危，並且在「四屆人大」之後，重新上台，當上了「國務院鐵道部部長」。

像他這樣一個人，如何會「擁護文化大革命」，和領導「文革」的頭頭？於是周恩來一死，中共掀起「反右傾翻案風運動」時，他又成了重點打擊對象，大陸鐵路系統中的毛派分子，公然叫出「萬里不倒，鐵路不保」的口號，要拉他下馬。他也不甘再束手就縛，也組織了一批人給他當打手，針鋒相對地提出：「萬里不到，鐵

煽動文學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後，在那一時期中，究竟甚麼樣的文化才算新文化，大家都有點糊里糊塗，你一個主張，他一個意見，你介紹一種思想，我介紹一種學說，歐風美雨，思想界情況，既複雜，又混亂。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一些人又以爲中國也可以這樣做，直接間接地把俄國人的東些也翻譯過來，其實他們連馬克思列寧的屁股也沒有摸到，他放的是甚麼屁，是臭的還是香的？一點也沒有嗅出來。然而這種思想既經挾帶進來，連同其他各種各樣的思想，各種各樣的學說，在知識界中便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像劉佬佬進大觀園，看來樣樣都是好的。其中有少數知識分子像陳獨秀、李大釗之流，他們不顧自己的需要是甚麼才去選擇甚麼，却無知的把馬列思想，不加選擇地搬上中國文學，在思想界形成一股逆流，從而有共產黨的成立。五四雖促成了我國的文藝復興，但也是左翼文壇產生的根源。國民黨清黨後，原來在容共政策下滲入國民黨的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因沒有了出路，又重新回到文學崗位上，郭沫若把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搖身一變爲「革命文學」，大聲喊叫，住在上海亭子間的一些左傾知識分子，因苦悶而沒有出路，他們幻想着還有第三國際可資依托，於是大家跟着起來吶喊「革命文學」塗脂抹粉把臉孔打扮一下，儼然以馬克思的信徒搖頭擺尾出現了。

所謂「革命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也有人叫「普羅文學」的。各人自己掛帥自己封印，以專橫的姿態列陣文壇，一方面吹噓同夥的文章，一方面對別人發出攻擊。但思想內容既不一定「革命」，也很少寫「無產階級」，大家都抱着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教條主義的作風不放，我罵你是娼妓，你罵我是嫖客，「創造社」的郭沫若和「文學研究會」的茅盾之間，以及他們與魯迅之間，都在潑婦罵街式互相攻擊。

魯迅在當時的上海文壇上是一張王牌，共黨看了魯迅和那一班繞着所謂「革命文學」叫喊者的宣傳價值，覺得力量分散，宣傳不能集中，於是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魯迅作了俘虜，茅盾和「創造社」以及「太陽社」的一些投機的蝦兵蟹將，也都進入了「左聯」的牢籠，「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胡秋原語），以後就只有「奉命執筆」了。文壇上的情形，正如當時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所說：「只有策畧，不要眞理，它們以屠戶凶殘的心腸，扮出阿彌陀佛的面孔，借着無產階級文學的幌子，幹着自欺欺人的勾當。願天下文學家，都成革命文學。」所以這些人雖然是扮作黑頭，實際是眞正丑角的打扮。至此左翼作家已不再是作家，而是變成了煽動家。

俞思園

的層層急浪，繼整肅「四人帮」等一連串風暴之後，目前又有兩位頗引人注意的事情，一是所謂「第四屆人代會常務委員」第三次會議，另一是「外交部長」的易人。

關於前者，一般所注意的是華國鋒或擁華派到底要藉這個「會議」攪甚麼名堂？後者則使人聯想到最近蘇聯副外長之訪問北平恢復所謂「邊界談判」，以及原有美、毛、蘇的三角關係是否會有新的牽動等等。

分贓大會

筆者認爲：華國鋒此時擺出「第四屆人代會常務委員會議」，主要的作用，無非是要爲他尚未能「合法化」的身份壯壯聲勢。華國鋒目前的「黨主席」，照他們的「黨章」規定，「主席」要由黨的「全國人代大會」選舉產生，但毛澤東死後，翻江倒海、亂局未定，「全代會」根本無法舉行，華國鋒只好退而求其次，弄個常務委員會議壯壯聲勢。

「全代會」無法舉行，固然說明了其內部問題重重，但能舉行「常務委員」第三次會議，也顯示出華國鋒有相當可觀的實力和支持者。

華國鋒除了要借這次的「會議」強化他的「主席」身份之外，一些自毛澤東死後所留下的比較急迫重大的問題，當然也希望能借這一次「會議」作盡可能的安排，尤其是人事方面，朱德死後，作爲名譽上「國家元首」的「人代會主席」久懸未決，華國鋒竄升主席，其原來的「總理」職位人選必須重新決定等等。雖然，若按照「規定」，這些都不是在「常務委員」會議中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全代會」既然無法舉行，而僵局又不得不儘速打開，華國鋒集團也就管不了甚麼「黨章」、「憲法」了！尤其是華國鋒目前既是「國務院」總理，又是「黨主席」和「軍委會」主委，集黨、政、軍於一身，不獨毛澤東過去所未有，連斯大林也未曾有過，華國鋒連骨帶肉一共有多少兩，他自己應該清楚，這一身「顯赫」若不早日收斂，不獨各懷鬼胎的擁華功臣居心難測，華國鋒本人亦已感到高處不勝「寒」。所以，這一次的「人代會常務委員」第三次會議，很明顯的是一個分贓大會。

至於「外交部長」喬冠華被整，黃華接任「外長」後中共的對外政策，仍然一樣。喬冠華的被整，是華國鋒排除異己的一種權力鬥爭，由毛澤東和周恩來所擬的「對外政策」不會有重大的更動。

華國鋒與喬冠華都曾與周恩來有密切的關係，但文革時期，江青得勢，喬冠華曾倒向江青跟周作對，因此喬冠華在華國鋒眼中可能已被列爲「四人帮」的徒衆，喬冠華被整，主要原因應該在此。

喬冠華被整，黃華對原有由基辛格所苦心策劃的蘇聯，中共和美國的「三角制衡」，不會受到新的牽動，因爲華帮仍將循既定的原則進行。

余秋人

「淘金」女郎

淘金」的風氣，經常在酒家或酒館裏，可聽到某女經理或某紅牌酒女出國去日本玩的消息。其實她們多數出國後，即來個「遊玩兼帶賺錢」的花樣，悄悄的在異國幹她們的「老本行」。

一位曾到日本遊玩的讀者說：有一次在東京一家規模很大的「美加露」夜總會裏，就見到了數名由台灣去的風塵女郎，而她們都會說日語，當初他還以爲她們是日本女人，但仔細聽她們說話，却發現她們的日語講得並不標準，經過一再的追問，才知道她們是從台灣去日本「淘金」的風塵女郎。

這些到日本「淘金」的女郎，在去日本之前，多數是在台灣歡樂場所混的女人，其中包括酒家女、酒館或咖啡廳的女經理、吧女、舞女、應召女郎，也有會在妓女戶操賤業的女侍應生。

由於在日本幹這行業的收入良好，賺錢容易，比台灣可多數倍的收入，只要在日本歡樂場所混上一年半載，撈個一、二百萬元新台幣並不難，因此台灣的一些風塵女郎，自然樂於到日本去「淘金」。

而在日本經營色情行業的人，發現台灣的風塵女郎多希望到日本去，且在東瀛賣春頗受歡迎之後，即與台灣的一些旅行社合作，利用各種關係，專門爲這些風塵女子包辦出國手續，將這些風塵女子一批、一批的送去日本，幹起出賣「色相」的行當起來。

過去新北投有些妓女戶的侍應生或台北市的酒女，是辦理依親的，則所謂利用「假結婚眞出國」方法申辦出入境證的，此一「假結婚眞出國」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她們的結婚對象是由日本來台的獨身觀光客，由當地一些不法份子出面「撮合」，談好條件後立即在台灣辦理結婚，而順利獲得出入境證後，去到日本不久就辦理離婚手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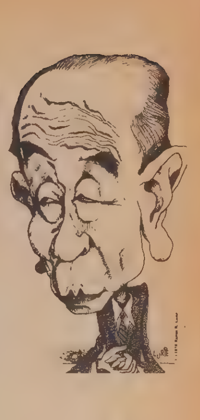
另一種是由日本男子到台灣來觀光，一切費用均由主持人負担，而唯一條件是來台後，即與原定的「假新娘」辦理「假結婚」，將那名台灣女子帶回日本，而達到「假結婚眞出國」的目的，而回到日本後再辦理離婚手續。在過去一年來，出國的女性約有一萬二千多人，其中約有二千多人是酒家女、舞女、咖啡女郎等，這些風塵女子大多數以商務考察或結婚爲理由辦理出國的。而一個向來是「酒家女」、「舞女」或「無業」、「家管」的女子突然職業欄變更成「經理」、「業務主任」、「專員」或突然獲得國外公司、廠商的邀聘就職，這些都顯出問題重重。日本奈良查獲台灣女子出賣色相、貽笑他邦。要防範類似情事的發生，有關單位只要在核准的手續上，細心的審核，則不法之徒，有再高本事，也無法過關。

梅耐寒

日本自民黨失敗的前因後果

（東京通訊）　崔永之

日本自民黨衰落並不自現在開始，遠在佐藤後期已有跡象，目前是顯著暴露而已。這次改選失敗，是自民黨盛衰的分水嶺。如能勵志革新，也許挽回頹勢，仍然左右日本政壇。否則，沒落下去！



日本自民黨在眾院改選中失敗了，自民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未在眾院獲得過半數的席位，雖然，由於獨立當選人士的加入或是支助，自民黨仍可試圖組成單獨的內閣，但前途自然是坎坷的。

內部紛爭・缺乏領導

如果依照日本新聞界的說法，自民黨這次選舉失敗是由於洛克賄賂案，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如果選民只是為了自民黨受賄一事而不擁護自民黨，那末，受賄案的主角田中角榮及橋登美三郎等待審之人會高票再當選？（田中上次得十八萬票，這次田中只想十萬票，結果卻得了十七萬票）現內閣與此毫無瓜葛三名大臣反而落選？

選民對自民黨是有點失望，但失望的是自民黨因賄賂案而產生的內部紛亂。這種紛亂足以使選民懷疑自民黨是否還能有效地管理政府。

這種紛亂的部分責任應由三木武夫來負，因為他一開始就想利用洛案來加強自己的地位，也就是利用厚黑學中的補鍋法，把事情弄大，把責任加諸在田中、大平乃至福田等自民黨保守主流的頭上，自己則做收拾局面的好人，以圖博取民眾與輿論的好評。

而擴大紛亂的是日本新聞界，新聞界大多有「進步」的傾向，對自民黨一黨執政早已不耐，恨不得早見聯合內閣的產生，所以有意使洛案掀起不至於應該那樣盛大的浪潮。（在這次選舉之前，朝日新聞就經常說自民黨必敗）。

結果是使自民黨保守主流不得不與擁三木派鬥爭。從日本報紙上看，這數月來幾乎都是自民黨內鬥的新聞，教選民如何不受影响？

一個有力政黨，不可能是集體領導，一定要有一位強力領袖，在競選中可能成為選民的偶像。自民黨自吉田茂之後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被打倒之後，自民黨就羣龍無首（三木不能算眞正領袖），執政數十年的政黨連領袖都沒有而且還在亂爭，選民對它能不懷疑嗎？

日本選民・厭惡親共

從得票情形來看，日本選民雖然對自民黨失望，但還沒有到不信任的程度，只要自民黨仍堅持親美的政治路綫以及目前的經濟政策，它畢竟仍是控制日本政局的主流。

日本共黨提了一二八個候選人，結果只有十七人當選，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席位，由此可見日本選民絕對厭惡左傾政治。甚至社會黨雖然獲勝，也不過由一一二席增為一二三席而已（社會黨外交政策對美關係已畧緩和）。一般人時常說日本左傾勢力很猖獗，從這個選舉結果來看，猖獗恐怕只是新聞上猖獗，在選民眼中不過如此了。

倒是態度溫和的公明黨只提名八四人，便有五五人當選，增加的比率很大。（原有卅席）。

從自民黨中退出的五位年輕議員，原想組黨，但因經費不足，只好成立一個俱樂部，這個新自由俱樂部，只有廿五人提名競選，當選的竟有十七人之多。這夥議員的政策路綫仍是自民黨的濫觴，只不過他們強調政治理想，強調改革進步，因此第一次競選便有如此好的成績。由此可見，自民黨如有新氣象，恢復它在選民心中的地位，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就目前情勢來說，自民黨組閣大約遭遇兩種情況：一、自民黨能使獨立人士加盟或支持自民黨，



三木武夫與夫人在東京一投票所投票。

使它在國會的席位勉強過半數。二、如人數仍不能過半數則只有再聯合河野洋平領導的新自由俱樂部，組織仍屬保守的聯合內閣。三、如果獨立人數不夠，河野洋平又拿橋而不肯爽快合作，日本政局即將陷於暫時混沌中。

三木王牌．脫離自民

另一種情況則涉及自民黨內部的鬥爭。

選舉之後，自民黨即將舉行代表大會，改選新總裁。

按情形，福田赳夫是會當選的，按正常情形，執政黨的總裁定會被國會選爲總理大臣。但是，如果三木武夫有意不合作的話，情況就另當別論了。

三木武夫手中的王牌是脫離自民黨，率領自己派下議員及自民黨內部份同情他的議員另組新黨，自民黨如失去三四十名議員，總理人選將無法在國會通過，三木武夫便可與社會黨等合作組成聯合內閣。

據說一九七四年，田中角榮下台時，三木武夫便曾與社會民主黨的副主席鈴木秘密會談過，討論組織日本人所謂保革聯合體系的內閣（保指保守的自民份子，革指革新的社會份子）。而後來椎名悅三郎在協議黨魁時，所以把三木拖出來，一方面是由於福田、大平相爭不下，一方面也是怕三木眞的脫黨。

但自民黨中有許多人懷疑三木會這樣做，理由是：三木眞的要脫黨，三木派下的議員不會有多少人追隨他去冒險，追隨者可能不會超過二十人。至於吸收自民黨其他游離份子也不簡單，領導新自由俱樂部的河野洋平便會公開說，如有這種情形，他不打算與三木合作。

眞正危機．黨內不穩

三木讓出總理而仍留在自民黨可能有了個暫時安定的局面，但不能說是穩定的局面，因爲：一、三木武夫派是貌合神離，將難有眞正的合作。二、大平正芳派希望福田赳夫快下台以便接掌政權。三、田中角榮派力量仍在，他們擁福田爲的是倒三木，三木倒後，這派人是否仍擁福田便大有問題。四、中曾根康弘派既得罪了保守主流，又與三木鬧翻，形成孤立，這股力量一定要翻騰以求一條出路。

如果黨內情勢仍不穩定，再加上日本新聞的刻意渲染，則明年的參院選舉，自民黨就可能遭遇眞正的危機。

這次選舉失敗，如果獨立人士不肯加盟自民黨，或是三木武夫脫黨，自民黨內閣當然就組不成，假定能組成內閣，但因國會人數未到二七○以上，不能控制國會所有各委員會，這只增加困難，而不能說遭遇抵制。如果參院落入反對黨之手，情況就又不同了。

過去自民黨在參院的力量較在眾院尤弱，只勉強過半數，經過今年眾院選舉之挫折，自民黨內部如仍不穩定，則明年參院改選，一定會失敗，如果參院控制在反對黨手中，便可抵制政府提出的法案，自民黨政府便難以應付了。那時，眞的可能被迫非與公明黨或社無黨妥協不可了。

●○●○●○●○●○●○●○●○●○●○●○●○●○●○●

明年世界經濟不樂觀

雷蕾

目前，世界各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最担憂的是，明年全球可能發生新的不景氣。美總統當選人卡達的國際經濟顧問柏格斯坦說：「除非各國採取深思熟慮的政策，否前世界經濟復甦半途而廢的可能性極高」。

柏格斯坦和其他許多經濟學家希望美國、西德與日本共同努力，採取減稅與提高政府開發的擴張政策以刺激經濟。柏格斯坦認爲，如此一來，這三大國即可加強向其他國家採購貨物，以「協助實力較弱的工業國家藉輸出而帶動成長」。這種情況的發展也非毫無問題。當然，卡達已保證促進美國經濟。但是，一向對通貨膨脹感到憂心忡忡的西德領袖，對刺激政策十分謹愼，日本又採取穩健的擴張措施。

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國政府正儘量減少支出，此舉抑制了生產及就業機會。全球今年初消費者增加開支的興旺景象已轉弱，失業與通膨脹顯然不會立刻下降。對一九七四——七五年的不景氣餘悸猶存的歐美及日本商人，未能如預期地迅速投資建立新工廠與設施。

一家私人研究公司預測，十二個主要國家的經濟擴展率將減緩，明年的成長率平均將由今年的百分之五點五降低爲百分之四點五。據預測，歐洲明年的成長率將由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四點二，下降到百分之三點九。雖然這種成長率的減緩，距離不景氣還很遙遠，但是必將使自由世界原已十分嚴重的商業與政治壓力惡化。

由于國內銷貨愈來愈難，商人已競相加強輸出。他們的努力已產生新的保護主義意識。例如，英國工會已要求加強進口限制，以保護工人的工作；在美國，商業團體正在遊說限制鞋類與彩色電視機的進口。在布魯塞爾的餐會中，歐洲共同市場憤怒的官員們率直警告日本代表說，除非日本立刻採取行動，降低其對歐洲每年享有之四十二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否則他們將拒絕某些日貨的輸入。通貨膨脹及失業引起的不滿，已使英國和意大利政府動搖，使法國左派份子氣焰日益高漲，並且重新引起加拿大分離主義的夢想。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再度巨幅提高世界油價，可能把目前的經濟緩滯導向不景氣。全球盛傳輸油國組織可能暫時只作低幅度的漲價（百分之五左右），甚或拖延到明年再漲價。石油消費國只能希望輸油國暫停漲價。

已經發動阻止油價上漲之公開運動的美國國務院警告說，油價上漲百分之十五，將使七大消費國的經濟成長率降低百分之一，並使通貨膨脹率增加百分之二。

●○●○●○●○●○●○●○●○●○●○●○●○●○●○●○● —

「四人帮」大樹法家諸葛亮

近閱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中，有法家一般云：「管仲、鄭僑、諸葛亮，皆法家也。法家自用而不用賢，所用者皆不如己者也。彼必以供驅策贊歎悅服者爲可委任，賢者又安肯履其廷干其忌乎？且法家唯自用乃能成名，若知有賢於己者及與己等者，已非法家之法？……後世功名之士，大抵皆名法家。」

從湘綺所記顯示：諸葛亮無疑爲一剛愎自用的獨裁者。在「四人帮」失勢前，曾特樹大樹諸葛亮，究竟如何？咱們可以從他的傳記中去找答案。

諸葛亮，字孔明。以東漢靈帝光和四年，生於徐州瑯琊陽都縣（今山東沂南縣），父諸葛圭，曾爲泰山郡丞；母早喪，而父於續娶後不久亦去世。因此，孔明自幼便成爲孤兒。當他四歲時，因東漢政治腐敗，乃有張角、張梁兄弟，聚集人馬史稱黃巾賊者，起而反抗朝廷，掀起了內戰，從而造成軍閥混亂局面。如漢獻帝初平四年，袞州軍閥曹操攻陷徐州，在彭城等幾縣中，曾屠殺幾十萬人，一度佔領瑯琊郡。幸而這時孔明的叔父諸葛玄出任豫章（今南昌）太守，他把孔明兩兄弟帶去上任，始避開了故鄉的兵燹。諸葛玄罷官後舉家去到荆州，投靠劉表，於是孔明便住在襄陽。叔父死後，他與弟弟諸葛均在隆中地方蓋了一座草廬居住。

孔明不僅天資聰慧，並在此時前後也很發奮讀書，雖然隱居隆中，却結交了不少朋友。由於中原地區擾亂不堪，荆州比較安定，許多中原的士子來到荆州避亂，如徐庶、石廣元、孟公威等青年儒生，都是孔明的同學。他們求學方法與孔明不同，有時大家在一起討論前途問題，孔明說：「如果你們出去做官，可能幹到刺史、太守。」而徐庶反問：「那麼你呢？」孔明則笑而不答。

在羣雄混戰互相併吞的局面下，已形成幾個強大的軍事集團，其中實力較大的首推曹操。他是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出身於豪門大族，以征剿黃巾起家，成爲兗州軍閥。他先後殲滅了呂布、張綉、袁術等所擁有的軍隊，到漢獻帝建安五年，在官渡跟另一軍閥袁術展開決戰，又獲大勝，並取其原來盤據的幽、冀、青、幷四州。曹操所佔領的地區，幾包括整個黃河流域；同時，東漢最後一個皇帝——獻帝劉協又在他的脅持下，他以漢相的名義，南征北伐，消除異己，因此，成爲政治勢力最強大的一個。

其次則爲東吳孫權，也佔有廣大地盤，且其實力雄厚。孫權繼承其父兄的地位，控制長江下流及江南一席，憑着長江天險爲屏障。此外尚有荆州的劉表，益州的劉璋，漢中的張魯，涼州的馬超，韓遂，遼東的公孫度，各自割據一方。劉備爲漢室宗親，據行輩還是獻帝劉協的叔父，故稱皇叔。他世居涿縣，少時以販鞋織席爲業，其後糾眾參加了對黃巾作戰，始逐漸形成一支軍隊。但他沒有領地，到處依附別人。他曾在袁紹那裏作客，當曹操擊敗袁紹後，他逃到荆州，依靠劉表。所轄部隊則駐襄陽北面，雖爲各軍事集團中勢力最弱的一個，可是他有跟曹操爭奪天下的雄心，且名氣極佳，能獲百姓擁戴。

劉備不僅愛護百姓，也愛惜人才。起初徐庶做他的謀士，建安十二年，備從新野到隆中，訪尋到諸葛亮的草廬。前先兩次都遭孔明拒見，他的誠懇地作第三次訪問，才見到這位年方二十七歲的臥龍先生，劉備說：「現曹操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獻帝在他的掌握中，已失去大權。我立志興復漢室，惟人力有限，故專程拜訪，求先生出山相助。」孔明也認劉備抱有大志，又謙恭下士，便答應他的請求，離開隆中，做了劉備的軍師。這時劉備的勢力薄弱，加以劉表死後，其子劉琮又投降了曹操，迫使劉備棄地而逃。消息傳出，東吳震驚，孫權遣魯肅與劉備聯絡，察看動靜，並勸劉備移駐樊口，跟東吳互通聲氣。

孔明這時待機跟魯肅一同到柴桑去見孫權，游說孫權聯合劉備合力抗曹。他說：「這時將軍佔據江東，劉備也在漢水一帶收編軍隊，對曹操抗爭。但現時曹已攻破荆州，劉則逃到夏口，將軍已面臨和戰關鍵。如果認東吳兵力足以對抗曹兵，就不如趁早對曹決戰，若無此胆量，則降服曹操；猶豫不決，恐禍患無窮！」這一游說相當成功，孫權表示決定，聯合劉備的力量，共同對付曹操。

孔明見孫權雖答應劉抗曹，但仍顧慮曹操宣稱八十萬人馬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勢力；且劉軍剛才打了敗仗，能否繼續作戰？頗成疑問。孔明乃向孫權分析

道：「劉備雖敗於長坂，後與劉琦合起來還有二萬五千軍隊；曹操南下虛張聲勢，一共也不過二十萬人，而我方聯合起來，至少十多萬人，且以逸待勞，勝利頗有把握。」孫權認爲孔明的看法正確，終於決定起兵抗曹。他遣大將周瑜、魯肅等統率三萬水軍，跟孔明西上，聯合劉備，迎擊曹操。在赤壁地方，曹軍乃與孫、劉軍遭遇，曹軍並在長江北岸建立水寨，聯軍則在長江南岸䇲結，隔江對峙，大戰一觸卽發。

曹軍不習慣船隻的簸動，兩軍一經接觸，曹軍卽敗退。他們將船舶用鐵索扣成一排排的，上面鋪以木板，除減低簸動外，還可在船排上炮馬，欲以「連環船」擊敗聯軍。

東吳戰將黃蓋，觀察此種連環船弱點特多，乃建議周瑜使用火攻。他遣人送去一封詐降書給曹操，然後以澆有魚油的乾柴，蘆葦等引火之物，用船載往曹兵的水寨，隨卽順風縱火，火趁風威，使曹兵的水寨很快陷於火海中，而連環船一時難以拆開，以致全部焚燬無遺，並蔓延至陸上旱寨。這一仗澈底粉碎了曹操進攻東吳的計劃，而成爲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

孔明成功地運用了「聯吳破曹」的策略，使劉備能重新在荆州擴展勢力。劉備聽從孔明的策劃，又派兵攻了荆州以南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等郡，並向孫權商借了南郡，穩定下來之後，便趁時機進取西蜀。建安十九年六月，益州牧劉璋降，劉備佔領益州。孔明爲劉備所設取荆、益二州的計劃，便告實現。劉備佔有荆、益兩州及漢中後，政治力量逐漸膨脹，而與曹、吳鼎足三分的局面亦隨之形成，但當劉備取得漢中這一年，荆州方面却起了變化，因關羽雄踞荆州，處於東吳地區的上流，這對孫權是不利的，孫權屢次向劉備提出索還荆州、南郡沒有結果，於是派大將呂蒙進行偷襲，將關羽殺死了！

荆州事變，顯然是劉備一個極大的損失，蓋失去荆州，便難實現孔明提出從荆、益兩路北伐的計劃。蜀漢章武二年，劉備親率蜀國大軍，殺奔東吳，實行爲荆州失守及關羽被殺，而向孫權問罪。但當進軍至猇亭時，又給吳軍打敗。幾至全軍覆沒，劉備逃到奉節，便暫時駐下喘息。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劉備不久也患重病，孔明從成都來探視，他卽將嗣子禪付託孔明道：「你的才能勝過曹操十倍，將能安定蜀國和消滅曹魏。如劉禪這孩子能輔，你便輔助他；如果他頑愚不堪，你可自己當國。」孔明亦泣曰：「我一定爲興漢滅曹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備又寫了遺詔，告誡劉禪說：「你與諸葛亮丞相相處，要像父親一樣看待他。」

劉備死後，十七歲的劉禪繼位，仍將蜀國的政事完全交給孔明處理。由於荆州問題使蜀吳決裂後，吳蜀之間便無外交關係，這時蜀國不利，因此，孔明卽派鄧芝出使東吳，重修舊好。

另一方面，孔明整頓內部，爲了足食足兵，儲備北伐的兵量，很注意農業生產，設有督農官；並在前綫的渭濱分兵屯田，增修各地水利工程，使農業得以發展。這樣經營了一年，蜀中人心已漸告安定，孔明則考慮北伐計劃。惟在北伐之前，必先向「南夷」進軍。

因爲「南夷」對蜀漢威脅甚大，當劉備未死時，表面上還相當無事，實則待機而動。至劉備死後，「南夷」的豪帥則紛紛起兵反抗蜀漢。尤其是孟獲在「南夷」中，有更高的聲望，孔明考慮到：欲使孟獲衷心歸服，「南夷」就不會再爲後患了，於是下令活捉孟獲。孟獲被擒後，孔明很優待他，還帶他去巡視自己的營房。孟獲看到的都是老弱殘兵，輕視道：「如果再打，一定打敗你們！」孔明放了他回去，再行交戰，屢戰屢擒孟獲，前後捉放六次，最後一次，孔明還是要放他回去，孟獲服輸道：「我佩服你，以後不再造反了。」

孔明征服南夷後，認爲無後顧之憂，乃考慮北伐。因爲蜀漢偏安西南一隅，如不主動出擊，曹魏也會來攻。可以在魏明帝太和二年春，率領幾十萬軍隊，向祁山推進。令到魏國朝野十分緊張起來，南安（甘肅隴西縣），天水（今天水縣）、安定（甘肅定西縣）等地的魏國守軍，紛紛向蜀漢投降，其中天水的守將姜維，頗有軍事才能，更獲得孔明的重視與信任。

爲了繼續挺進，孔明派馬謖做先鋒，領兵攻到街亭（今甘肅秦安縣西北），因登高山紮營被敵包圍，而告潰敗。孔明除將馬謖處斬外，並上書劉禪，請求降職處分。就在失街亭退回漢中的這年冬天，孔明作了第二次北伐。他率領部隊向敬關挺進，且包圍了陳倉（陝西寶雞縣），魏國大將曹眞領兵抵抗，兩軍進入相持狀態，孔明以後勤不繼，乃再次撤退。第二次北伐是建興七年，魏將郭淮聞風撤退，孔明便佔領了武都（甘肅成縣）、陰平（甘肅文縣）兩郡。此後四年，孔明前後分別進行了第四、五、六次北伐。

經過五次北伐，都沒有成功。在第六次進兵北伐時，諸葛亮花了許多心思，來解決後勤運輸問題，因而發明了兩種可以在崎嶇山路中的運輸工具，一程叫「木牛」，一種稱「流馬」。在構造上彷彿現代的獨輪推車，卽四川民間用的「雞公車」，又名「江州車子」。這次從斜谷出兵，利用木牛、流馬陸續運糧，軍糧問題終於獲得解決，故能跟魏兵長期戰爭。蜀兵的戰鬥意志，甚爲堅強，魏國派來抵禦的司馬懿，也是一個出色的軍事家，他察看諸葛亮這次出兵跟上次不同，不獨粮食運輸順利，且在渭河兩岸，種滿了稼穡，知道孔明決定作殊死鬥。他有意跟孔明相持下去，便按兵不戰，儘管蜀兵怎樣叫駡，魏軍總是高溝深壘，而不肯隨便出來交鋒。

孔明後來遣人送了些婦女使用的巾幗給司馬懿，意在侮辱和激怒他，促他交鋒。兩軍相持了一百天，孔明因勞瘁過度，患了重病，終於死在武功五丈原的營中，卒年才爲五十四歲。此後蜀軍順利地退回漢中，司馬懿，仍不敢追擊。他察看孔明用兵的方法後，便忍不住的嘆服道：「諸葛亮眞是個奇才！」

從孔明的事跡看來，他不但不是獨裁者，甚至取代劉禪的野心也沒有。其與中國歷史上那些弑君篡位，造反有理，奪權鬥爭的傢伙，實不可同日而語！王闓運爲什麼把諸葛亮跟管仲、鄭僑相提並論？大抵是受了陳壽在「三國志」中，譏亮於「應變將畧，非其所長」的影响吧。而「四人帮」大樹諸葛亮，是利用法家來批判儒家，目的不外爲批鬥周鄧集團而已。

胡萇之

評

獵人・信不信由你

絕唱　林巽

在國片打鬥片導演中，屠忠訓的作品，頗能靈巧地將一些偵探情節溶入打鬥橋段中，據說屠忠訓是跟胡金銓當副導演出身的。本期國片中的「獵人」是他導演的作品，「獵」片雖然是由王羽担綱的戲，但最吸引人的却是陳鴻烈那個神秘殺手的角色。「獵人」是由台灣作家朱朋的武俠小說改編，故事雖然是庸俗的一套，一個有菩薩心腸的鄉團練，因太過忠于職守，招護衛隊長之忌，收買土匪將那個鄉團練暗殺，王羽是鄉團練的偵緝隊長，一方面他要親自偵查鄉團練被殺的事，一方面又要應付被殺者的報仇心切的女兒，接着又有陳鴻烈這個被收買的職業殺手將殺鄉團練的兇手殺死，陳鴻烈任務完畢本該離境，但因為他暗戀上護衛隊長的情婦徐楓，所以便賴着不走，使王羽因此而查出了他的秘密。



「獵」片中王羽大戰張翼。

徐楓在「獵人」中的艷麗扮相。

由于情節錯蹤複雜，人物的塑造，也盡量舖排了不少神秘綫索，所以武打便成為次要，因此在每部電影中都以突出「功夫」為表演特色的王羽，在此片中，便顯得平平無奇。電影中護衛隊長張翼扮成老人，他與扮酒家女的徐楓戀愛，這兩個角色有點走火入魔，他們所表現的真摯之情與狠辣，都難以使觀眾信服，因為依照劇情，那個鄉團練的死，並不說明有甚麼野心，可說是一次錯誤的暗殺，但從電影中的張翼、徐楓、陳鴻烈三人的行為，好像這件事背後隱藏甚麼政治大陰謀，這是故事結構上的大敗筆。電影中加插一些敵人見面，以茶杯表演絕技，這種什技式的賣弄，在打鬥片中，只能使人感到滑稽，並沒有甚麼刺激緊張效果可言。

由屠忠訓而推到胡金銓，可看出他們對人物塑造，戲的處理，氣氛的佈置，都經過精心設計，但他們所欠缺的是人物與故事背後能引人思索的材料，由此可見，迷信技巧萬能的匠人，是很難成大器的。

歐洲一班拍紀錄片的人員，自從「非人生活」，「天外來客」，「殘酷大世紀」這類紀錄片能夠在戲院公映受到觀眾歡迎之後，



「信不信由你」的召魂典禮。



便一直向這方面動腦筋。那就是找到一個同樣而廣泛存在的題材之後，便走遍世界各地，用紀錄或訪問的方式，拍成一齣長片。本期上映的「信不信由你」正是這一類作品之一，「信」片紀錄的是靈魂或靈體，及沒法理解的神秘靈力的材料，電影匠人，好像為了要向全世界人證明神與鬼是真實存在的這種意圖才去拍這一部片子的。不過，個人認為本片紀錄者所紀錄的材料，並不是證明神鬼存在的材料，只是宣揚迷信的材料，其實要證明有超自然力量存在，祇從人為智慧與意志去證明就可以，因為有機生物發展程序，最多祇能發展到動物與植物，而人，必須有慾望有意志去利用自己記憶的材料才能將文化世界創造出來，這其中已經說明有超自然力量存在了，何必要向那些圖騰與迷信的世界去尋求。

本片攝製者，也許是為了滿足全世界電影觀眾的好奇心才去拍這部電影，如果他們祇抱着這個意圖去拍，這一部紀錄片無疑是失敗的。

「信」片的非洲法師施術，站在火圈中飛離地面三呎。

「信」片所紀錄的包括：非洲巫師的飛身，菲律賓神醫，羅馬墓穴中的，鬼魂出現，蘇聯一個女人能用意志力量移動一張枱子上的小物體。降頭術，像催眠那樣的鬼上身，靈魂出竅的證明等等，拍這類紀錄，自然不能拍得如「殘酷大世紀」那麼真實，因此，編導便借用一些專家的訪問鏡頭將它連串起來。個人以為即使一切如旁白所說那麼神奇，那也不能用這些神蹟找出甚麼意義，因為現實世界是生命的世界，有機體的世界，那些神秘力量能表現出一此所謂「異象」實際上對人類仍是沒法帶來任何益處。只有使人在迷信觀念下變得更加脆弱而已。不過從實驗角度看，不得不相信這班攝影隊工作人員的勇氣是值得欽佩的。作為娛樂性電影看，此片卻毫無新奇有趣的魅力可言。



「絕唱」男女主角山口百惠與三浦友。

日本電影「絕唱」是根據日本流行小說家大江賢次的原著改編，其實這類故事早是國粵片中專可榨取工廠女與家庭主婦的廉價眼淚，那類的文藝片一類作品，故事橋段與「茶花女」，「不了情」差不多。此片以一個大戰亂的時代作背景，加上男主角三浦友和女主角山口百惠都是今日的日本流行曲歌星，所以此片在本港上映，對少女觀眾是有些吸引力的。當然在色情暴力電影充斥市場的今日，「絕唱」雖然是商業電影，倘不失為一部內容乾淨的商業電影。

「絕」故事寫一個富家少爺園山吉順與家中一個美麗的女婢戀愛，不顧父親給他安排的門當戶對的女子，父子因此決裂，兒子偕那個名小雪的愛人離家出走，共賦同居，自食其力。吉順不久被征入伍，小雪為了生活，出外做種種粗重工作以維生活，不幸染上肺病，戰事結束後，吉順父親死了，吉順從軍回來，小雪只見了丈夫一眼就逝世，吉順仍舖張為小雪補辦結婚儀式，將小雪的屍體送入家中。

像這類故事，自然會迫出生離死別的場面，加上有一首流行的主題曲，在電影中多次反覆地唱，自然充滿美與悲的情調。

不過作為中國觀眾，對日本民族性的情感，並不能感到親切，所以在觀眾席上，可出現不少反效果，當銀幕上的人哭作一堆時，觀眾席上卻爆出笑聲，好像觀眾是缺少同情心似的。另一原因是電影中有兩個尖銳的對比，那是主人與奴婢的對比，一個奴工，咀上時時說着感激大老爺的大恩，但這個女人過的仍然是赤貧與很多憂慮的生活，由電影所見，不但是人的價值那麼懸殊，連情感的價值也是那麼懸殊。由此看來觀眾席上的反效果，就不會是無的放矢了。



「絕唱」的生離死別鏡頭。

卡達



第四章 軍事

軍事任務佔據了我生涯中的極大部份。甚至在我開始上小學一年級之前，我就已經決定要進設在安那玻利斯的美國海軍軍官學校了。我的父親對於這項決定全同意。我並不能確切記住當時何以會有這種想法，但認我為可能有下列兩點理由。

初中畢業後，我就已經閱讀有關海軍和安那玻利斯官校的的書籍，並且寫信去申請入學許可，沒有出示我的年齡。我幾乎還能記得小小的說明書寄來時的情形。我計劃着我的學業，在圖書館中翻尋書本，並且荒唐而秘密的恐懼着我可能不會通過入學許可。

申請表上要求我填寫一些內科表格，使我非常惶恐。因為「牙齒閉合不良」是我最大的毛病。當我吃水果的時候，牙齒總會妨礙我閉咀享受水果香味的機會。

還有一項使我憂慮的表格，叫做「尿猪溜」。我一直羞於啟齒問人，是否每次小完便後都會留下一滴，便會粉碎我進入海軍官校的夢想？

我想到了一個十九世紀畫家詹姆士．馬克溫爾．威斯特勒膾炙人口的故事，他最著名的畫叫做「威斯特勒的母親」。當他還在西點軍校就讀的時候，由於化學不及格，他終於被踢出學校。

多年後他說：「如果我是一種氣體，我早就變成一個陸軍少將了！」

一九四二年，我的安時玻利斯入學許可證由州議員史提凡．佩斯長寄來。我父親每兩年就支持他一次，一則希望得到我的安那玻利斯入學許可，二則由於他和花生的立法有關——而這正是我們主要的穀類出產。

在安那玻利斯「新鮮人」的那一年生活，我一直為想家和高年生的戲弄所苦。事實上，我無法忍受那種被人凌辱的待遇，我不承認那是一種「遊戲」。有些凌辱實在太過份了。當然，我知道，大多數我從前經歷過的痛苦，現在都被禁止了。

我們從未好好吃過一餐。無了無休的詢問問題，研究、歌唱：唸詩、報告、背誦，忙得不亦樂乎。只要餐桌禮儀稍微不夠端正或回答錯誤，動作不正確、歌唱走調，理由充分的懲罰馬上隨之來到。

最通常的一種懲罰叫做「推出門」，你必須規規矩矩的坐正身子，但卻不准碰到椅子。有時候，剝奪吃飯權利情形似乎更糟。態度粗魯或吃相不雅，結果便會罰在桌下用餐。一些高階人士還會叫我們彎下身，用掃把，重型鋁製平鍋，或—最壞的—長柄條根敲打。此外，我們也常被迫在半夜吹起床號以前，沿着艱難的軍事跑道或障礙物奔跑。

這些因為違反正式或非正式規則而被責罰的例子，簡直屢見不鮮。還有一些合法的懲罰；額外行軍、操重舟、剝奪自由、在成績簿上扣分。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時時面臨的問題，沒有任何方式逃避，即使表現最佳的人也同樣無法避免。如果一個人同樣的弱點不斷再犯（例如某一門功課無法勝任），他便會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處罰和攻擊，最後被迫離開學校。

最讓人受不了的要求之一是晚餐後的演講。演講者必須預備好一段說詞，聽起來要充滿幽默，或至少具備娛樂價值。然後大致十五或二十名學生會聚集成堆，穿上正式校服，在一個上級長官的率領下，前往參加晚餐。餐後，有三分之一人必須把預備的的演說詞說出。誰也無法知道誰會輪到下一個被點到，因此，演說的人和聽講的人同樣痛苦，冷汗涔涔自各人身下流下。

我們也跟從職業舞師學習跳舞——但沒有女孩子陪跳。四步，華爾滋，森巴，倫巴是必修之課。

最初的一年，我們每月只發四元薪餉，第二年增為七元，直到畢業，才改為十一元起薪。

我和我的同室室友把每月省下的微薄一點金錢，幾乎都用來買古典音樂唱片。其他官校學生則不時到我們寢室來欣賞，共同討論管弦樂和交響樂的唱片放到「崔斯坦和伊索廸」最後一章，寢室外都站滿了駐足旁聽的人。

這時正是二次大戰期間，每一個夏天我們都繼續加強巡邏訓練，搭乘的多數是舊式戰艦。由於我們的戰爭對手是德國，因此，我們對德國的潛水艇經常提心吊膽。

我的第一次海上巡邏是在「USS紐約號」上。這是一艘老式戰艦，由往復式的巨大引擎推動。引擎室和熱水室壓力逼人，熱度和濕度都使人的血肉之軀無清消受。

這次出巡，是一次正式的戰鬥任務。在海上的每週中，每一個人都輪流對調工作，以便對於船上的事務能夠儘量瞭解。

每一次經常性的空襲警報中，我都負責操作一管四十厘米的反飛機炮台。而最羅曼蒂克的就是，我還必須負責船尾的清潔工作，當然其中包括了廁所。

廁所裏面有水槽，海水不斷從槽中流出，把人的糞便冲入海裏。但遇到壞天氣時，海水和糞便便會一起湧向甲板，帶着一些別人揩過的衛生紙

。這實在不是一件痛快的事。

幾個星期的巡邏過後，我們偵測到了一艘德國潛艇。經過一番慘烈的遭遇戰後，我們開始加速奔逃，船上的四個螺旋槳之一不知道被水雷炸到，還是觸到珊瑚礁，裂開一個大洞。

逃離現場後，我們奉命回到岸邊修復。損害並不嚴重，但我們行色愴惶的往回開時，破裂的螺旋槳却使船身踉踉蹌蹌，狼狽不堪。

回程中，我的工作依然的清洗船尾，每一次破裂的螺旋槳滾動翻身時，船尾便往上一撅，連帶的海水和糞便也四下橫溢，不論我作了多少英雄式的努力，情況只有更加惡化。

因此，我們這些清洗船尾的船員，實在認爲，該有一座特別服務勳章頒給我們，酬謝我們爲海軍務服的辛勞。

第二年，當原子彈投到廣島和長崎時，我們正在北大西洋上。我們都爲未來具有極大喪命可能的日本本土進擊憂心不已。這項進擊一直被視爲結束戰爭的必須手段。所有關係到最後的戰略和技術決定都被反覆討論。而我們最關心的則是，究竟有多少萬日本人或美國人，會在這場戰役中犧牲？

沒有人會想過日本會投降，因此，人海戰術的大進擊似乎已經註定無法避免。

當艦長在甲板上宣佈杜魯門總統即將發佈一項全國性的重大演說時，我們都想到了，大概進擊的行動已經開始。

數百個水手站在甲板的擴音器前，諦聽杜魯門平板的聲音不斷傳出。結果杜魯門却在對我們講解一種我們不了解的原子新武器，告訴我們，它已經投到了日本本土。

幾天之後，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這時我們還在海上。我們特別嫉妒那些能夠參加時報廣場勝利大典的人們。

我也沒有想到，我在海軍中的那些剩餘歲月中，必須致力於原子動力和平用途的研究：推動船隻，引發電力，以及科學和醫學研究。

戰後的海軍，一切都極狼狽。這是一段令人沮喪的日子，我們的人員不足，國家剛從一場長久，艱難的戰爭中鬆弛下來，提供海軍的基金少之又少。我對海軍和軍隊的夢想開始幻滅。我想，如果不是「爲了使總統高與」，所有和我相同的安那玻利斯畢業生都會紛紛辭職不幹的。

之後，我被派往到「USS幽靈號」上。這是一艘由老式戰船改裝的電子實驗炮艦，且有新的航行、雷達、發火控制、通訊和炮擊裝備。

大約一年後，「USS密西西比號」取代了這艘衰老的「幽靈號」，作爲海軍的「航海實驗站」。而兩年期滿，實驗任務完畢後，我也開始考慮我在海軍中的末期來前途。

我太太羅莎琳和我選擇潛水艇作爲服務的最佳項目，我的申請表被接受了。一九四八年，我搬到康狄涅克州的新倫敦，參加爲期六個月的潛艇軍官訓練。

我一直覺得潛艇艦隊是最刺激，最富挑戰性的工作。其後五年，果然證明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光。兵士和官兵生活在一艘船上，情同手足，各人把他最佳的知識和技術貢獻出來，使整條船能維持最高的效率和安全。

受訓的學員共有六十一名。我們整個年尾都在新倫敦渡過了一九四八年的全國大選。全部學員中，只有我一個人公開支持哈利．杜魯門出任總統。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們結業了，羅莎琳和我開着我們的第一部車子，回到朴蘭。她和我們的兒子傑克就在那兒與我父母相會，我個人則繼續開往洛杉磯，乘船直達夏威夷，再飛往「USS邦費德號」潛艇報到。

兩天後，我們首途前往遠東。第一次遠東之旅就使我遭遇了太平洋海洋史上一次重大的風暴，有整整五天，我一直暈浪。有幾艘船失蹤了，我也第一次幾乎葬身海底。

每一個晚上，當我們再度充電時，船身都得浮上水面，以便內燃引擎能夠獲得空氣起動。因爲這時美國的潛艇還沒有雙管換氣的裝置。

有一天半夜——正在風暴期間——我們正好在艦橋上離開海面十五呎高之處，抓住橋上鐵製的擋風板。

突然，一陣大浪昇起，高過我的頭上六呎高，把整條船都籠罩住。我從扶手地方被大力拔起，漂浮在半空中，完全脫離艦艇，然後掉入水面。

我在水面游了許久——似乎有幾千年之久——直到另一個大浪再度打來，把我打上五英吋口徑的炮管上，吊在三十呎高的空中。我絕望的攀附在炮身上，直到最後慢慢滑下炮管，站回甲板。

如果浪潮再向左右偏差一點，我就無法冲回艇上，而無疑的，我也將葬身在茫茫的波濤中。

這場風暴使得我們的無綫電通訊裝備浸滿了海水，我們也無法和太平洋艦隊的旗艦取得聯絡，告訴它我們每日的位置，通常岸上聯絡站每隔一段時候都會對我們呼號一次。現在，我們只能收聽，無法回答了。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決定改變航綫，取道前往中途島，以便那邊的岸上通訊台報告我們尚未失蹤的消息。

這段期間，就我記憶所及，我們最後收聽到的電訊是：「所有太平洋區域的船隻注意，找尋潛水艇USS邦費德號的殘骸。想信該船已經沉沒在中途島南方七百哩外的海上。」

瘟君夢

岳騫

國軍大兵國分兩路強渡繞陽河後，七十一軍一路當先，前進到大民屯等高地後，忽遭共軍兩個縱隊猛烈反撲；七十一軍被壓迫至繞陽河背水作陣，情勢相當危急，廖耀湘急電新一軍潘裕昆率師由稍戶營子直趨小三家子，反包圍大民屯等地共軍側背，七十一軍在拚死作戰中，知援軍已至，乃配合發動猛烈反攻與新一軍前後向共軍夾擊，終將頑強共軍予以擊破，共軍乃分頭逃竄脫離國軍包圍圈西去。由彰西通的新三軍，於十二日攻佔泡子、海倫營子等地。十三日全綫國軍展開凌厲攻勢，新一軍擊敗共軍第十縱隊的抵抗，乘勝佔領四通八達、鐵路交义縱橫的新立屯；七十一軍攻佔無樑店、茶棚各地；新三軍也擊退共軍九縱隊的反攻，尾隨共軍之後，攻畧大北營子、五家子各地，完成了截斷義縣彰武共軍聯絡的任務，至此國軍遂獲得這一攻勢的初步勝利。在此初步序戰中，國軍與共軍兵力都約爲二十餘萬人，因此證明在雙方勢均力敵時，共軍仍無法與國軍對抗；國軍失敗，乃在錦州陷落後，共軍圍攻錦州的三十萬部隊，急速增援至黑山各地後，眾寡懸殊，才發生此牽動全局的悲劇。倘當年衛立煌遵從最高當局命令，在義縣陷落前發動攻勢，縱不能在遼西將共軍殲滅，然大軍決無失敗之虞；退一步如在義縣失陷後，錦州失陷前發動這一攻勢，也就是在十天前發動這一攻勢，則共軍決無法攻陷錦州，共軍繼續攻錦州，則我瀋陽大軍掩至，共軍全力反撲我瀋陽大軍時，錦州守軍也相機反攻，五十萬共軍決無法以全力擊破我瀋陽西向大軍；再退一步；廖耀湘奉東北剿總命令後，立刻於於十月七日出動，不再繞攻法庫延誤兩天，國軍必可在錦陷落前的緊急關頭，超越彰武、新立屯等地前進至大凌河地區，使圍攻錦州共軍有所顧慮，遼西重鎮錦州也有確保可能。而當年廖耀湘攻抵新立屯，截斷彰武義縣共軍聯絡之日，已爲錦州全面陷落前一日，市區核心地區已爲共軍所佔領，錦州保衛戰已近尾聲，瀋陽西向大軍，以一步之差，使全盤計劃均告落空。同時，由錦西、葫蘆島東進之師，也被共軍堅強抵抗阻於塔山，無法對錦州國軍以任何聲援，錦州乃在十四日陷落。

由瀋陽攻抵新立屯、彰武前綫國軍，正待繼續向前前攻，忽聞錦州陷落，遂按兵不動，未再向錦州地區突進；此種情勢殆爲廖耀湘事前所預期，藉以避免與共軍發生生死存亡大決戰，而今由其遲延果然「如願以償」；廖耀湘這種貪生怕死顢預行爲，不但無以報最高當局恩重如山的栽培，且無以對勇敢善戰的東北所有國軍；但最後，廖耀湘雖避免較佳情勢的錦州外圍決戰，而並未達到班師回瀋陽目的，反而走上形勢惡劣萬分的黑山之役，走筆至此猶令人不勝其悲憤。

彰武、新立屯前綫國軍，在錦州陷落消息傳來後，復聞長春地區國軍，於曾澤生被共軍所誘率六十軍全軍嘩變倒戈，致使長春國軍防軍分崩離析瓦解，新七軍在無法抵抗情形下分別繳械投降，僅鄭洞國率少數衛隊死守市中心的中央銀行，二十三日也被繳械俘擄。錦州、長春兩大據點相繼失守之後，國軍在東北據點僅剩瀋陽一處，彰武、新立屯前綫國軍頗失前進標的，此時縱能攻抵錦州地區，也很少有奪回錦州希望，且大軍距瀋陽基地有幾百里之遙；隨時有被共軍切斷聯絡可能，情勢極爲不利。東北剿共總部連夜舉行緊急會議，一致認爲應將彰武地區大兵團迅速撤回，固守瀋陽或者取道五十二軍剛剛收復的營口，全軍撤回關內，廖耀湘也自前綫發電請求調回瀋陽。

無如，竊據要津的共諜劉斐等一流人物，在此時不顧實際情形，一味故意亂唱高調；一再渲染「共軍進攻錦州時，有八萬人以上的重大傷亡」；更說：「錦州之役，林彪的精銳已喪失殆盡，倘無數月長期整補；決無力從事決戰」；復說：「我瀋陽西向三十萬大軍，是國軍最精銳部隊，此三十萬大軍之出動，有如一隻鐵拳，在鐵拳之下，何堅不摧？何敵不克？」

實際上此時，國共兩軍兵力比較，已成爲三與一之比。林彪原在彰武、大虎山、黑山等地佈置了二十餘萬人，藉以阻止瀋陽國軍西進，而進攻錦州，義縣兵力則達三十餘萬，再加上李運昌的冀熱遼邊區共軍十餘萬全部兵力已在六十萬以上；而廖耀湘所統率國軍兵力僅約二十餘萬人，不過號稱三十萬而已。共軍在進攻錦州之役裏，確被錦州國軍消滅不少，但由於錦州國軍已不存在，林彪縱有數萬傷亡數字，但在共軍六十餘萬兵力而言實已微不足道。這一戰役，國軍在錦州未陷落前，於東西兩方同時趕到錦州區域，三方面與共軍展開大決戰，國軍尚有一半以上的勝算，這也是最高當局所預期者，但已爲衛立煌與廖耀湘之一再延遲而逸失。又此一

戰役，倘發生於三十四年，杜聿明率師出關之初，當時國軍氣勢如虹，卅萬大軍奚止爲一隻鐵拳，即十隻鐵拳亦可當之無愧，所謂「無堅不摧、無敵不克」也絕非虛語，但三年後的今大，如虹士氣已消蝕殆盡，一切不可以想像而遽予認定，又據目擊者談，我大軍東裝西向之際，有的卡車上滿裝着鍋、碗、盆、碟、桌、椅、箱、櫃等雜物，有如搬家。在這種情形下作戰，祇能勝而不能敗，勝則尚可繼續向前邁進，敗則必一敗塗地，有如一團亂蔴，難理淸楚！

籌商結果，最後決定，自廿二日起瀋陽西向大軍，自彰武、新立屯之綫繼續向錦州地區推進，並限令十月卅日以前，沿北寧鐵路向西進出大凌河左岸。並自華北抽調傅作義基本隊伍三十五軍及以冀中穿心戰著名的鄂友三騎兵師，會同九十二軍、五十四軍錦西葫蘆部隊向東進攻，也以錦州地區爲目標。最後東西兩路國軍，對大凌河錦州地區共軍，完成包圍火擊態勢，予以聚殲。

共軍也察知道一戰役的重要，倘國軍這項戰略計劃成功，而重掌握錦州，國軍必將放棄瀋陽，而依錦州有別地理情勢作爲東北重心。進可窺伺遼瀋，退可屛障華北，整個局勢的勝負猶未可知。共乃集重兵於錦州與錦西間的高地塔山，威阻國軍東進兵團攻擊，並採取抗日戰爭爆發時國軍在上海力敵日軍戰術，不論前綫傷亡多少，都立卽予以補充，無論如何不許後退一步，因此國軍無法跨越塔山進攻錦州。此時彰武各地國軍因直綫西進阻碍太多，乃改變戰畧鋒銳轉而向南，進攻盤山、台安等地共軍並展開激戰。

這一戰役是十月廿二日全面展開，廖耀湘率大軍向南猛攻挺進，與共第三、第五、十五縱隊遭遇展開激戰，共軍不敵，廿三日國軍遂將四間房、耻屯、雜城子、白土廠、邊門等村落佔領。廿四日我七十一軍及二〇七師在新一軍支援下，向黑山城發動猛烈攻擊，廖耀湘司令部也進抵黑山近郊胡家窩棚，就近督師向黑山城進攻。同日，四十九軍等主力部隊，在盤山、台安地區向共軍發動猛攻，佔領七台子、八家子、桑林子、于樹、各村落，與共軍第四與第八兩縱隊發生遭遇展開激戰。

廿五日我四十九軍在桑林子、于樹坨等地，遭優勢共軍反撲而陷於苦戰。攻擊黑山的七十一軍與二〇七師，在共軍頑強抵抗下，進展緩慢無法攻下，此時新一軍攻佔羊腸河，新六軍繞黑山之西，遂從西門攻進黑山城內，與共軍逐房逐屋戰爭，此時爲瀋陽西向大軍攻勢的頂峯，其後在俄頃之間，發生重大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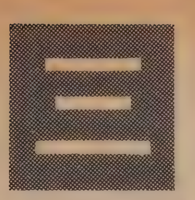
首先，共軍在我大軍全力向盤山、台安、黑山等地進攻時，林彪率其第五、第六兩個縱隊，向我在彰武以北地區担任掃蕩掩護的騎兵部隊猛撲，我們的騎兵部隊被迫退到新民，因而使廖耀湘所率國軍主力部隊側背皆暴露於共軍攻擊之下。此時，國軍倘能迅派一支堅強部隊，彌補這一缺漏，或可挽救危局；無如，西向大軍都在全力奮戰中，無法自火綫中抽調，而瀋陽守衛部隊本已單薄，更無法撥調；稍一遲疑，西向大軍後方之半拉門、厲家窩棚等地卽被共軍佔領，西向大軍與新民及瀋陽的聯絡遂爲共軍切斷。廿五日，林彪率其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十五個縱隊，由西及北兩方面鑽隙切入我大軍後方猛撲。廖耀湘乃漏夜調整部隊，改攻勢爲防禦，一面固守現有陣地，一面調新一三軍全力攻擊共第六、第五兩個縱隊，以求打通與新民的通路，全綫戰鬥極爲慘烈。



四平八穩？　　嚴以敬作



新三國





朝廷就改派他爲幷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軍政民政不像刺史只是刺探與監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朝廷叫他把部隊交出來，統歸皇甫嵩指揮。他不交；把部隊部帶去了幷州，駐在河東，待時而動。

朝廷中的大將軍何進，不但不懲辦他，反而求他進兵洛陽。他帶了三千兵趕來洛陽；到達之日，何進已死。

宦官外戚之爭

何進是被宦官們殺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碩，先被何進殺死。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爭，也是東漢的最後一次。

事情發生在靈帝死後不久。靈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來得及先立太子。比較大的一個兒子，是十四歲的皇子辯，爲皇后何氏所生。另一個兒子，是九歲的皇子協，爲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這個皇子協是靈帝的母親董太后所撫養大的。

傳說，靈帝將死之時，有意立皇子協，吩咐蹇碩執行他的遺命。蹇碩身體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軍校尉」，統轄了袁紹、曹操、馮芳等其他七個校尉。

蹇碩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靈帝死後的第三天，繼位爲皇帝的並非皇子協，而是何皇后的兒子皇子辯。皇子辯在歷史上被稱爲「少帝」。（他是東漢的第二個少帝。第一個少帝，是殤帝之後，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臨朝稱制，以皇太后的身分替少帝當家。她的哥哥何進，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碩被任命爲上軍校尉之時，已經受拜爲大將軍。現在，她叫何進以大將軍的身分，與太傅袁隗「參錄尚書事」。袁隗被加官爲「後將軍」，對何進很合作。

何進很快便把蹇碩逮捕，關在牢裏，殺掉。次月，中平六年五月，何進又把靈帝的母舅，驃騎將軍董重，逮捕下獄，殺掉。六月，靈帝的母親董太后，忽然又死。七月，何進把皇子協，由渤海王降封爲陳留王；並且向何太后建議，把所有的宦官都罷免了，改用郎官。何太后不肯，說：「我是一個年輕的寡婦，怎麼好意思使喚衣冠楚楚的士人？」何進這才想出了一個主意，下命令給董卓，叫董卓「假造反」，帶兵來洛陽，嚇唬何太后。

何進在八月戊辰日，進長樂宮，向妹妹何太后請旨。這一次，他不是要求能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殺盡所有「常侍」。小宦官偸聽到他們兩人的談話，報告了「中常侍」張讓。張讓與段珪率領幾十個人，手拿兵器，於何進辭出長樂宮門之時，把何進邀到尚書省的閣樓，責備何進忘恩負義，他們說：「有一個時候，靈帝生何皇后的氣，幾乎把何皇后廢掉，是我們十二常侍每人出了一千萬錢獻給靈帝，這才挽回了局面」。責備既罷，他們就把何進殺死於嘉德殿之前。

消息傳出，何進的部下軍官吳匡、張璋、與虎賁中郎將袁術，砍了宮門，攻到尚書省附近。袁術而且燒了南宮。張讓與段珪把何太后、少帝，陳留王，都帶了走。由南宮的複道（陸橋）走入北宮。盧植這時候已經當了尚書，手執一戈，站在閣樓前面的路上，仰頭大罵段珪。段珪把何太后放了！何太后從閣樓之上跳下。

不久，中軍校尉袁紹與河南尹何苗也帶了兵來，在「朱雀闕」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趙忠，砍去他的頭。何苗的頭，忽然也被吳匡叫人砍下。吳匡說：「何苗現在雖則是助攻宦官，卻一向是袒護宦官，並且接受宦官賄賂的人。儘管他是何大將軍的弟弟，何大將軍可說是因他而死。我們要殺了他，爲何大將軍報仇。」

董卓的弟弟，奉車都尉董旻，這時候也在場。董旻同意吳匡的話，便會吳匡合兵，攻殺了何苗。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他是進宮爲乃兄何進報仇的，卻被別人認作是報仇的對象。

最熱心於大殺宦官，不僅是爲了替何進報仇，也是爲了替竇武與陳蕃報仇的，是袁紹。何進之企圖殺盡十二常侍，很受袁紹影響。袁術之反宦官，也是受了袁紹影響。袁術是袁紹的堂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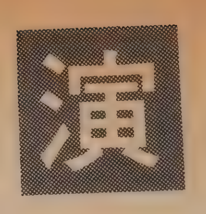
這一天，不僅是十二常侍爲屠殺的對象，所有的大小宦官們都被殺得幾乎是一個不留。張讓與段珪等人把少帝與陳留王帶走，逃到黃河邊上的一個渡口「小平津」，被尚書盧植追上，殺了幾個，其餘的都投河自殺。

少帝與陳留王由一位小宦官吳貢陪伴著，在黑夜中摸索，藉着螢火虫的光，走了幾里，遇到老百姓的車子，搭乘，到達了雒舍鎭，住了三天，在辛未日騎馬到了北芒鎭。

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到達洛陽城的西邊的。他按到報告，少帝與陳留王已經住在北芒的民家，便親自帶兵到北芒，去迎他們回宮。

少帝見了董卓和他的軍隊，很怕，怕得哭了出來，這也難怪。董卓的兵，並非全是漢族的人，而夾有不少羌人與胡人，相貌很凶。陳留王（皇子協）年紀雖小，卻一點也不怕，能回答董卓所問的話，清清楚楚，頗討董卓喜歡。

董卓在辛未日，偕同少帝與陳留王回洛陽。這已經是大殺




蔡東方

宦官以後的第三天了。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叫呂布殺掉「執金吾」丁原。「執金吾」的職務是維持京都治安。丁原有兵。這些兵，董卓接管了下來。董卓本只帶來了三千名，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離開洛陽，於第二天白天大張旗鼓入城，讓老百姓與袁紹等人相信，又來了一批董卓的涼州兵。董卓得到了丁原的兵，實力增加不少。

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是叫何太后與參錄尚書事袁隗，免掉司空劉弘的官，以他自己爲司空。

第三件重要的事：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僚開會，提議廢掉少帝辯，立陳留王協爲帝。

袁紹風度翩翩

在漢朝的四百年歷史之中，廢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沒有袁紹與橋瑁來發難，會不會有別人起而討伐董卓，對董卓所掌握的洛陽朝廷來造反，實在是一大疑問。

當時，沒有一位其他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紹的號召力。袁家從司徒袁安開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級大官，號稱「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當於西漢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門生故吏，在各州各郡作官的很多。袁紹本人又是風度翩翩的濁世佳公子，當過濮陽縣縣長、大將軍何進的椽（科長級幕僚）、虎賁中郎將、中軍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間，袁紹一向是對外戚比較接近。他和梁冀處得不壞，和竇武可算是生死之交，與何進又有了賓主關係。

當時一般的讀書人，也大都是寧願與外戚站在一邊，而羞與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復如此，雖則他的父親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

董卓於廢掉少帝，改立陳留王以後，改次年年號爲「初平元年」。這位陳留王便是史書上的獻帝。董卓以初平年號放在靈帝的「中平」年號之後，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識。

初平元年（西元一九〇年）農曆正月，袁紹的反董同盟傳檄天下，聲討董卓；同時，動員了相當多的兵力，向洛陽進軍。同盟的構成份子如下：

渤海郡太守　袁紹
河內郡太守　王匡
冀州牧　韓馥
豫州刺史　劉岱
陳留郡太守　張邈
廣陵郡太守　張超
東郡太守　橋瑁
山陽郡太守　袁遺
濟北國國相　鮑信

他們的兵，分別集合在河內郡懷縣（河南武陟西南）、潁州郡陽翟縣（禹縣）、酸棗縣（延津縣北）、與鄴縣（臨漳之西）。

董卓索性殺了少帝，他這時候已經用獻帝的名義，任命自己爲三公以上的所謂「相國」，成爲漢朝歷史上蕭何以來的第一人。九歲的獻帝，是道道地地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徵召全國之兵，來抵禦袁紹、王匡等人；尚書鄭泰勸他不可如此。鄭泰說，「你所帶的涼州漢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強的兵，任何人也抵擋不了，不必再驚動各地的百姓。百姓們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們召集起來，他們可能爲了逃避兵役而「相聚爲非」。（西漢所行的是徵兵制度，東漢卻已經有了很多年不曾徵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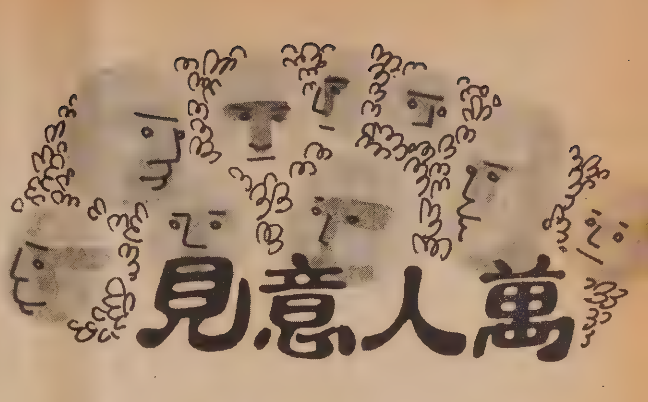
董卓決定：不和袁紹等人計較短長，只留部將徐榮與女婿牛輔對他們監視，自己帶了獻帝離開洛陽，遷都長安。走的時候，強迫「數百萬」的人民扶老携幼，一齊走；把繁華的洛陽城放火燒光。

這位董卓眞是越來越荒唐了。對敵人不戰而走，等於向天下承認自己既沒有能力，又沒有勇氣，損壞自己的威望。燒掉兩百年來的中國第一大城，似乎是實行兵法上的「堅壁清野」，不讓袁紹等人取得物資；其實袁紹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陽來；而董卓自己倒先損失了這些物資，也激怒了「幾百萬」的洛陽人民。

袁紹等人不僅不能打到洛陽來，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紹等人只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眞正的動機只是爲了脫離洛陽朝廷而不受拘束，作割據地盤的軍閥。

眞敢打想打的，祇有曹操與孫堅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當過議郎，騎都尉、校尉，還不曾當到刺史、太守、州牧、一類的大官。這一次，他在陳留郡募了一些兵來，隨着張邈等人參加以袁紹爲盟主的討董運動，祇不過是一名小股東而已，談不上有多大的影響力。他看不慣袁紹等人擁兵十幾萬而天天「置酒高會」，就單獨行動，帶了自己的兵張邈所派遣的一部份由衛茲統率的兵，開到滎陽縣汴的河岸，與董卓的徐豐打了一仗，打敗。曹操雖則是敗了，勇氣可嘉。



中共迭次空中大爆核子彈 原子幅射塵禍及中國後代

華國鋒一伙為了鞏權不惜用殺人不見血手段

編輯先生：

自「四人帮垮台」以來，中共迭次在空中進行核子爆炸，其目的不是顯示中共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而是華國鋒集團利用核爆，嚇唬江青的反對派，作為自己鞏固的手段。

華國鋒一伙的核子敲詐，表面上似乎針對蘇美兩霸，可是細心觀察，並不成為理由，因為當前中共的對美政策，比毛澤東生前還更笑臉，而對蘇聯，則有和解的跡象，他們彼此互送秋波，不像以前那麼反臉。因此本人認為，中共的核爆，是替華國鋒一伙打強心針，使「四人幫」分子以及大陸人民不敢反抗。毛澤東生時，大爆核彈，表明是針對蘇美兩霸，還有點意思，而華國鋒竟利用核爆，作為自己鞏權的實力，未免太卑鄙了。

華國鋒一伙大爆核彈，對大陸人民來說，可謂一點好處都沒有。因為核子爆炸，大氣中的原子輻射塵增加結果，不只影響人們生命，且禍及後代，使小孩一代獲得軟骨病及其他畸形的發展。因此，蘇美英三國基於此一可怕理由，經長期談判後，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簽訂一項限制試爆條約，同意禁止在大氣層、地上、水底進行核子試爆。以杜絕空中再發生原子輻射塵，危害人類健康。

可是法國和中共，不顧人類生活健康，繼續在空中實行核子爆炸，尤其是中共自一九六四年後一共舉行二十一次爆炸中，除極少數外，絕大多數都是在空中舉行，換言之，中共每年核子爆炸徒增地球輻射塵對空氣的污染與毒害。上月十七日舉行的一次爆炸，亦是在空中舉行，對地球上原子輻射塵之增加，更超過過去任何一次的濃度和危機。

中共在上月一次威力四百萬噸的核爆，有一大片核子雲層飄過美國，核雲層面積有十六萬平方哩，相等於加州面積，但是肉眼看不見。而九月間，中共一次相當於這次二十分之一的核試，也使美國增加了輻射水平。遠在美國，都有這麼嚴重影響，則可知中國大陸所受的影響之甚了。據一位研究輻射對生命影響的專家說，中共於兩個月前進行的核子試爆，將導致世界各地在未來數代中約有二百人喪生。這對中國的下一代來說，將是不堪設想的。

中共為什麼不進行地底下試爆，以防止空中原子輻射塵，本人認為，地底試爆比空中困難，而華國鋒一伙為了急於鞏固，無暇進行地爆，不惜在空中試爆，盡快達到阻嚇敵人，卻全無考慮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勾當。

華國鋒一伙所謂愛民，見他媽的鬼吧！

讀者 高志明上

（十二月十四日）

市局盈餘一億 應削減征收率

編輯先生：

本港市政局本年度盈餘一億元，此是一項龐大的盈餘，從而可反映出政府各部門的「財政預算」，在編製時，相信存有不少漏洞。因為健全的預算案，是要維持一項合理的盈餘水平，過猶不及，則是不健全的預算。

市政局本年度的預算總支出為四億餘元，而盈餘高達一億餘元，與支出比較，盈餘是百分之廿五，可見這項盈餘是超出合理程度。市政局獲得大量盈餘，並無適當需要而又無合理的支付途徑，從而顯出這個預算案是有漏洞的。

市政局應本着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為出發點，在擁有龐大盈餘時，應帶頭削減征收率，由比現在從差餉稅收中得到百分之六減少才合理。這才不失為一個代表市民的好機構。

一小市民上

十二月十五日

香港投共靠左人士一回大陸沒好下場

編輯先生：

我原是香港的土生，以前曾受騙回大陸一段時間，回港後一向很少理會香港政治事情。但近年來，此間不少知識分子，紛紛由右轉向左，或者左右搖擺不定，更多的是掛着「中立」照牌，有意無意間做中共傳聲筒，成爲這個時代的特殊產物——墮子。

本人認爲，作爲一個知識分子，應有自己的立場和骨氣，左是左，右是右，擺明態度，無人非議。但形右實左，中間靠左，不只是立場問題，而是人格問題。因此本人舉出一些事實，說明靠左的人士是沒有好下場，可作今天的墮子之殷鑒。

人們都記得曾昭科吧！一個番書仔，英文講得像倫敦人一樣，在香港可算有地位，有面子的人，他的生活，終日在牛扒、跳舞、女人、股票打滾，可謂舒適、寫意到極。可是一墮入中共的網裏，便永遠不得翻身。

除曾昭科外，有多少曾昭科式人物被叫回大陸。本人在大陸時，偶然有機會見過一兩個，他不用說什麽，我可以判辨其地產來源，雖然他們在大陸永遠隱秘他們來自何處，只消他講講其工作形式，出入起居返工地點，我就憑我的香港經驗知道他以前在那裏做事。甚至他可以不出一聲，我也可以判定他是由香港來的。一個由港回大陸約三十歲的，前額光亮而微禿，頭髮理得工整，即使沒有髮乳，梳仔頻頻貼住頭內梳撥，並用水沾沾髮腳，務求服貼。另一年紀輕的，從他的「滴水」可以判定，由於以前有充足的牛油、鮮奶，和牛扒，營養了得，髮腳濶而厚整齊，不用剪裁，成方角狀並如刀切般成綫。有時我故意請他脫下他的眼鏡，翻起鏡片，上有外文名牌標記。內衣的嘜頭，一翻就知道來路貨，常穿一件摩利羊毛衫。

這些可憐虫，都被安插在中共的機構中，除曾昭科的特殊知名受到保護外，其他的都被揪鬥過、打過、受過刑撻，監禁過。他們少許中至今有命在陽間應多謝老天。靠左的人，便是獲得如此的下場！

我們要看清一件事，華國鋒政權是絕不穩固的，香港的左傾人士，萬勿錯誤跟風，到頭來反害了自己。

一讀者上
十二月十六日

看在眼裏恨在心頭 廣州知青對華失望

編輯先生：

小弟有友人剛由廣州回來，他說廣州市民表面上是擁護華國鋒，背地裏則三三兩兩臭罵他，說他做人太陰冷，自己原是靠「四人帮」起家，但却一反臉便把「四人帮」幹掉。他們不但藉「四人帮」事件罵毛江，而且還嘲諷華國鋒。十一月中旬，在廣州的「向陽五路」一所普通樓房裏，聚集幾個年輕工人子弟，他們絕沒有一個「黑五類」或「現行反革命分子」，都是所謂階級成份好，歷史清白的「毛澤東時代」青年，但他們高談闊論：「毛主席幾十年對江青同志是抱在懷裏、疼在心裏。」而有人對江青同志是「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可見這些人早已是反黨分子！」「昨天吹捧江青，誓死捍衞江青，就是今天打倒江青的那些人！」「早已知江青禍國殃民，而不及時反對，這是懦夫，怕死鬼！」「江青的帮兇，今天的英雄！」類似這些嬉笑怒罵的談論，在廣州到處可聞，尤是「黑人黑戶」，他們不論對毛江，或對華國鋒，均沒有好感，他們對華國鋒直稱其名，不稱華主席，其中一個說：「我們對華國鋒已經「看在眼裏，恨在心裏了！」

當華國鋒搞掉「四人帮」時，廣州的青年學生確實高興，他們以爲華國鋒會改變政策，不用叫他們下放到農村去，可見現在他們失望了，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的「既定方針」，已大力「動員」失學失業的年輕人「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當一輩子農民。華國鋒爲了欺騙廣大的知識青年，特別製造一個「下放」樣板，叫他自己的女兒到農村中去，接着便強迫所有城市知青也要學習她一樣到農村去，這一來，廣州的青知苦透了，他們滿以爲「四人帮」倒台，便可以讀高中、升大學，不用到農村去捱苦，以後也不用當「黑人黑戶」去過顛沛流離的生活了。誰知華國鋒眞的如老毛所說：「你辦事我放心」，比毛澤東的手段更兇，先叫自己的女兒下鄉，僞裝以身作則，然後叫青年們効法她，這樣他們便無藉口了。廣州的青年現已處於彷徨之境，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擺脫！

讀者 黃基民上
十二月十三日



磨刀霍霍！

陳弓作

日本人對大陸不了解 小學生沒有幸福可言

編輯先生：

在某報看到一篇翻譯日本人的文章，其中一段提到大陸少年的學習生活。恰在前幾天收到大陸一位朋友的來信，也談到大陸少年學習生活，我想：何不將之抄出，作一對照？

我相信日本遊客在鐵幕內所見到的一些現象，幷非無中生有。如：有所謂「少年宮」之類，當然他也會看到一些天眞活潑的小孩子在那裏歡樂地活動。但，可悲的是他頭腦簡單，毫無分析地把這些精心泡製出來的「樣板」看成了中國小年的「幸福」。把這些假象強加在苦難的大陸少年身上，豈不寃枉！

大陸廣大少年學生的學習生活是怎樣的呢？下面是朋友來信的一段：

「你是否有時會懷念你生活了六年的小學？前些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在××住了幾晚，由於離××小學不遠，由於懷念着你，我專程去看了看。在那快小高地上，我沿着東邊的石級上去。古老的校舍，很陳舊了，在幾棵巨大的榕樹下，顯得陰沉、灰暗。「革命加拚勁，拚命於革命」「苦幹兩年變大寨」之類的紅色大字，大灰白的墻上分外刺眼。雖然是星期二，但聽不見朗朗的讀書聲，也沒有天眞稚音的歌聲。一羣十歲上下的小孩子，在老師的指揮下，將學校前面的水塘中把肥泥抬上山上，大概是種甘蔗吧。一些大一些的學生將山上的泥担去塡那幾個水塘。雖然天氣寒冷，可是，他們還是一頭汗，滿臉通紅，兩眼瞪得大大的，直直的，喘着看得見的粗氣。不知當時他們的心情怎樣？也許太小了，只覺得痛苦，不會想什麼。這種「讀書」只能在他們幼小心靈上佈上一層陰暗，可憐的中國的下代啊！你父親曾爲建此學校洒下他的心血，那時，他也許有一個光明的理想與目標。不知離開大陸廿多年的，他如果看到此情此景，老人家會怎麼想？」

——這，就是大陸學生的「幸福」生活，只是他們全部苦難的小小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話，我們可以看作他們對大陸不了解，把中共導演的「樣板戲」當成了現實。所以寫出如此荒謬的東西。可是，翻譯此文幷將之刋出的「客觀」「中立」（這是一個可笑的字眼）報紙，我只得說他別有用心了。以上，是多月前寫的，因事未寄出，到這幾天，本不想寄了，今天，又在此「雜會報」看到一幅圖，幾個眉開眼笑的小孩子面孔，傍邊是這樣幾個字：「中國大陸的孩子們，在農村拿鋤、鏟子勞動」。於是，一種莫名的憤怒升上來，即刻到郵局買了個郵票，寄出去。

讀者　徐頁川上

差餉勞工法例回佣 處理不當經濟不前

編輯先生：

目前港府對有關增加差餉，勞工法例，商業回佣問題，處理不當，實爲今後香港前途之隱憂，倘政府當局仍堅持下去，不加改善，效果是不堪設想。以差餉來說，港府不顧民意，大幅度提高差餉估值，除加居民負担，勢必導致工資上升，百物連環加價，形成惡性的通貨膨脹，對香港經濟前途及社會安定，是有莫大影响的。

至於修訂勞工法例問題，當局是不顧本港的實際環境，加重工業負担，影响工業生產與海外市場銷量，致令各廠商在對外產品競爭中百上加斤，使勞資雙方均蒙受其害，結果還是打擊香港經濟的發展。

對工商業習慣性回佣，顯然是有利於本港工商業的發展，取銷回佣，無異增加商人之困難，希望當局三思而行，不要人爲把香港經濟搞垮。

讀者　鄧梅生上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榮華萬有任鋪陳。主待客無欺世人

個儂愁更濃！戶一重，幔一重；樓外

安全會議不安全，賓友寒盟理倒顛；

中秋節登觀音山有感

台北 戴文復

迴合巍巒日未沉，觀音山上獨登臨；
剎才一面消塵慮，節尙中秋無古今。

兒時不識愁。

憶舊遊，念舊遊。廿載長懷未可休。
月明天盡頭。

披荊文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慶

李文格

逸韻管絃妙絕塵。觀棋爭霸巧分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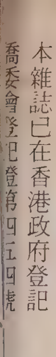
詩章珠玉追唐宋。更有丹青妙筆人。

無分主客懽多士。一瓣騷心雅莫論。

廿年風雨尚驚塵。起蟄潛龍好待春。

飽經憂患海之濱。會友以文倍足珍。

清風明月銀河淨。簫管笙絃歌雅樓。
未盡相思紅豆曲。響徹行雲復水流。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僑委會登記證第四五四號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萬人雜誌（第四二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79

一九七七年是中共最難過的一年
日本福田內閣透視
從歷代興亡史看中共存亡
布里茲尼夫的權力
石油暴發戶揮霍無度
楊開慧救不了華國鋒
香港民意的反映
吳冷西骨頭軟

一九七七

1976

「清除毛孽！」

嚴以敬作

NO.479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一九七七年是中共最難過的一年…………每週評論 1
中華民國「通緝犯」在港受庇護 ……………萬人傑 2
怎好意思說台灣「藏污納垢
日本福田內閣透視……………………………岳騫 4
從歷代興亡史看中共的存亡…………………錢希川 6
布里滋尼夫的權力……………………………李哲夫 8
石油暴發戶揮霍無度…………………………陳獨塵譯 10
「東京玫瑰」戰後生活坎坷…………………尹靜心 12
楊開慧救不了華國鋒…………………………王維安 13
香港民意的反映………………………………徐達文 14
西貢的共產生活………………………………秦明 15
吳冷西骨頭軟…………………………………柳山 16
雜文的風格……………………………………俞思園 16
中共經濟困厄…………………………………余秋人 17
藝術與色情分野………………………………梅耐寒 17
沙地王子擴充軍力……………………………何超明 18
普國荃的功過…………………………………胡養之 20
評殘酷的生存・我心深處・周身癮…………林巽 22
卡達……………………………………………卡達自傳 24
瘟君夢…………………………………………岳騫 26
新三國演義……………………………………黎東方 28
讀者來信………………………………………萬人意見 30
萬人詩壇…………………………壇主封淑英（封底內）

一九七七年是—
中共最難過的一年

這一期（四七九）本刊與海內外親愛的讀者見面時，已經是一九七六年年尾了。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呈現於團結在中華民國反共復國大纛下的中國同胞面前的形勢，確是空前大好。我們的形勢大好，就是我們的敵人中共那一小撮喝人血吃人肉的極權統治者的形勢大壞；且已壞到了極點，一九七七年將是北平政權面臨更爲顯著的分崩離析的一年。明（一九七七）年他們新的派系鬥爭必然表面化，並出現槍桿子勢力橫行，進而由割據、內戰走向垮台。

自以老毛未亡人江青爲首的「四人帮」被捕後，北平華國鋒、葉劍英，新的同床異夢統治小集團在所謂「人心大快」中好像是他們眞的已經「團結起來」，正在共同「爭取更大的勝利」，然事實上以華、葉爲首的北平統治小集團只是基於個人利益的臨時勾搭，在未來當接觸到文化大革命，批判鄧小平和天安門廣場事件等等實際問題時，必開始呈現分裂，此種分裂，從根上說仍是赤色官僚和軍人與毛江派餘孽的仇恨無法消除所致。

最近，任北平「國務院文化組組長」數年專給江青「普及革命樣板戲」的吳德有了問題就是最好的說明。

毛澤東釘蓋前後，所謂四人帮已開始籌劃召開中共三中全會，計劃江青上台當黨中央主席，張春橋當「總理」。這樣他們與華國鋒發生了衝突，以致造成了宮廷派的「窩裏反」，加上葉劍英、陳錫聯等軍方頭頭乘機介入，以致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叛變」，一舉而逮捕了「四人帮」。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應該是「前四人帮」，還有一個「後四人帮」，他們就是華國鋒、吳德、汪東興和紀登奎。「前四人帮」早已失手被擒，而「後四人帮」的處境也並不是很妙。因爲他們都是老毛生前的親信，他們之得勢多數是文革以後的事。中共官僚集團和槍桿子人物，特別是在文革中被關進「牛欄」後獲「解放」的黑帮份子，當然看他們一律是仇人。毛澤東死了，當然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的機會到了，華國鋒利用此種普遍存在於老幹部中的心理幹掉江青一伙後，一時似乎獲了大陸多數幹部的「好感」，但經過一個時期，誰都會發覺這是他蟬曳殘聲過別枝，幹了最不名譽的事。所以儘管中共上層人物連「盜亦有道」這一點都辦不到，但投機也極難存在下去，因爲自己沒有實力作背景，始終要俯仰由人，一旦利用價值喪失後，很快就會垮台。



吳德有了問題已爲華國鋒敲響了喪鐘。雖然北平派系鬥爭微妙複雜，吳德暫時不一定垮台，但他與華過去視江青如「老娘」，今日不僅把她打翻在地又踏上一隻腳，無論如何也是無法自圓其說，唯一解釋就是善變與投機，投機雖是中共的「優良傳統」，但因北平上層新的派系鬥爭已經開始，所以華吳之垮台絕不會拖得過久。而汪紀二人，則可能拖得久一些。因汪的「八三四一部隊」還未交出，而紀登奎則較爲穩重。

華國鋒爲了表明他的無恥行爲不是「吃碗面翻碗底」，現在正給毛江「辦理離婚手續」，於此同時又從塚中拉出楊開慧與毛「復合」。總之，他正在千方百計爲他的「叛變」尋求「說得過去」的藉口，實際上由於他與老狐狸周恩來拉不上一點關係，加上他之上台是天安門事件以矮鄧爲墊腳石而上來的。今日在宣傳上所說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是因其「思想」、「路綫」還沒有新的東西代替，所以還得利用於一時，而「敬愛的周總理」才是他們所眞要捧的。因爲周能「恢復威望」，也就等於是鄧小平的東山再起。今日中共政權，特別是在共軍的高中級領導幹部中很多是「二野」出身，可能他們不會完全擁護矮鄧，但如在鄧與華中作一選擇，當然無人對「穿上龍袍不似太子」的華某有半點好感。

不錯，今天的華某已成了中共一把交椅人物，但細加分析他的歷史，實在沒有一點條件成爲北平政權的所謂「當之無愧的領袖」。看情形，關於天安門事件必重新評價，鄧小平亦必復出。鄧之復出，也就是華某的垮台。

北平政權內部矛盾非常多，一九七七年將是這些矛盾總爆發的一年。接着必是軍人勢力急劇上升，進一步必出「分贓不均」而爆發內戰。

中華民國「通緝犯」在港受庇護
怎好意思說台灣「藏污納垢」？

萬人傑

別有用心的報紙主筆，不祇一次攻擊台灣、指責中華民國政府沒有把涉嫌貪污的留台前警務人員送回香港，予以香執，藉此醜詆台灣「藏污納垢」。其實，中華民國的「通緝犯」，香港政府何嘗不予以「庇護」，且給予高職，並未見他們提出指責，要求將之送回台灣，治以應得之罪。

引渡貪污犯問題

有些人認爲台灣應把留台的香港前警務人員中之有貪污嫌疑分子遣回香港，讓他們受到應得的刑罰。我們都嫉惡如仇，對貪污的人深惡痛絕，希望他們受到法律裁判。

不過，不管他在什麼地方有貪污行爲，都應一視同仁，不能因他在香港貪污，直接貪污到我們身上，才算貪污，在中國大陸貪了大陸同胞的污，就不算貪污。

因此，老萬認爲寫社論責備台灣「藏污納垢」的主筆先生，該先想想，香港有沒有同樣情形？如果香港也有一些人，過去在中國國內貪污，被通緝在案，在香港竟逍遙法外，沒受到中國法律制裁，就不能單責中華民國不跟香港「合作」；同樣，香港也沒好好和中華民國「合作」嘛。

不久前，本港左派晶報刊載一則新聞，說香港一家高等學府的校長，以前在中國大陸任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犯了「貪污」罪，被中華民國政府通緝在案，直到今天，中華民國政府檔案中仍有這卷宗，可是，香港政府不但沒有把這名中華民國通緝犯引渡回台北受審，且予以重用，給與校長高職。

從這事看，是香港政府先就不與中華民國政府「合作」，怎能希望台灣合作，把退休探長，一一送回香港「法辦」呢？

就本身利害來說，退休警探個個腰纏萬貫，到了台灣，初是花天酒地，揮金如土。錢用在社會上，對社會經濟是有好處沒壞處。

後來經台灣警方告誡後，他們收斂了揮霍奢侈的作風，從事正當事業的投資，他們的投資，當然有助於台灣經濟的繁榮。

因此，這四十多名香港退休警官留在台灣，只要奉公守法，對台灣絕不會構成災難，只有帶給台灣不少好處，台灣拿什麼理由把他們遣回香港呢？

但那位在中國貪污被通緝的「學者」，並沒帶來美鈔、黃金，却花掉香港納稅人論億的金錢。

如果花了這些錢，替香港造就一批可用的人才，還算值得；可是，他們「養成」的是什麼「人才」？不過是墮子製造廠，製出來一批一批媚共分子，對香港及香港廣大納稅人，究竟有什麼好處？

如果香港政府和中華民國「合作」，把這位老先生送回台北歸案，讓他受到應得懲罰，不但國內同胞額手稱慶；香港也必大快人心！

在這位通緝在案的貪污犯未被引渡回台北受審前，此間各報的主筆先生，似不宜再提引渡退休探長的問題了，更不應說台北是「藏污納垢」之所。

輔警大都空槍上陣

香港市民正受「狂加差餉」困擾，人人聞而憤憤不平，發展爲一股怨潮。其實，香港徵收差餉，已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始於一八四五年）。顧名思義，這筆稅捐是用來支付「差」（警察）「餉」（糧餉）的，當初「差餉」的用途包括警政、街燈、供水和消防等，當時徵收率微不足道，自然不會有人來一個簽名運動，加以反對。誰知道發展到今天，竟成爲當政者意想不到的巨大財路呢？

「差餉」這類稅捐不是香港的特色，過去廣州也有「房捐警費」，性質和物業稅、差餉相同，也是從租值中抽取若干。有房產的業主，很樂意付出，認爲是合理的，因爲這筆錢用於警政開銷，警察有責任保護你的財產，你當然也有義務負担他們的費用。

不過，發展到今天，政府除抽百分之十八差餉外，還抽一大筆「物業稅」，兩者加起來，把租金三分之一吃掉，即是說，每年收一萬元租金，便得分了三千多元給政府，和初期的「差餉」相比，不再是「小兒科」了。

我們如果能在香港安居樂業，警方確盡力保護我們的生命財產，那我們對「差餉」的負担，有其不可推卸的義務；可是，今天我們在香港生命財產時刻受到匪徒威脅，照舊時差餉額付給，大部分市民已感不值，如陡增百分之八十，除非政府保證，加了差餉後香港竊案、刼案、兇殺案相應減少了百分八十，否則市民們會感到所付出的代價太不值。

前天一位讀者向萬人日報投訴，他當了多年輔警，覺得有一樁非常「危險」的事，就是大部分輔

警出更時，因佩槍不夠，只掛上槍盒，實際裏面空空如也。這槍盒的作用是向歹徒阻嚇；但有時會得到相反效果，歹徒見他們有槍盒，以爲有槍，遇上輔警時便先發制人，率先開槍，這一來，輔警若招致被槍殺及槍傷，太寃枉了。何以輔警缺槍？我們找不出理由。是不是警察部門經費支絀，買不起槍？抑或因他們不是正規警察，條命冇咁矜貴？如是前者，過去政府徵抽了那麼多差餉，用在什麼地方？何以連槍也買不起？

如果是後者，便是對輔警歧視。要知道，輔警雖不是正規警察，但在維持香港治安上所起的作用，絕不在正規警察之下。

更重要的一點是：輔警還未有過因爲「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而被捕下獄。

新聞以外

加差餉果不出所料

十二月一日萬人日報頭條新聞：「英國鬧窮害了香港市民，港府竟採取食雞蝨政策。」副題是：「從大幅度增加差餉及高價出售樓花可以見之」。我們二十三日前的觀察，連日來事情的發展，一如我們報導的。

當時我們說：「這是香港政府一貫手法，百分之八十不過是獅子大開口，這喊價一經喊出，社會上必然引起強烈反對，最後，政府就『俯順輿情』，加個百分之四五十或三四十，市民滿意了，政府加差餉的目的也達到了，百分之三四十，數目已十分可觀。」二十三天前我們說過的話，現在一一見之事實。

老萬執筆時，據電視台報告，立法局會議時，將宜佈差餉徵收率減爲百分之十三左右。政府原徵的百分之十二減爲百分之八或九；市政局所佔的百分之六，將想辦法使之減爲百分之四點五。

若照新估價的租值計算，徵收率雖減，港府與市政局的收入，仍比前有巨大增加。這不是萬人日報記者有先見之明，其實稍爲留心的人，港府一出手時，便知是用那一招式了。

心水清的朋友計算過，照新的估價，新的徵收率，市民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負担，這數字，也和萬人日報「預測」的差不多。

看來，香港市民的反對聲，以及簽字運動，在立法局會議這一「宣佈」後，慢慢會沉寂下來，不久，便事成過去；再過一個時期，市民又適應了高額差餉了。

據消息，市政局主席沙利士，打算堅決反對減低市政局的差餉徵收率，相信不過與港府唱雙簧，最後仍將達成協議，港府與市政局兩方調整，新的差餉徵收率，將是百分之十三。政府已「睇死」香港市民，增加百分之三十是市民可以負担的限度，一進一退間，自可消解了市民反對的怒潮。

香港稅捐，名目繁多，可「加」的不祗差餉一種，緊接而來是汽車牌照費，增加幅度比差餉還厲害。香港政府當然不承認是刮龍，因爲報告書建議，寓禁於徵，要減少私家車，可拚命加徵牌照費，沒能力負担這筆牌照費的人，就不得不放棄私家車，私家車少了，馬路就不會擠，於是，交通問題「解決」了。

這主意看來很幼稚，受到各方面駁斥。但千萬不要忘記，這報告書是香港政府花了納稅人一千萬元，並耗時四年，才由專家研究出來的。老萬不禁爲香港納稅人大呼寃枉！

警務處長插手調查

警務處長施禮榮終於插手募捐換腎事件，因爲有人寫信向他投訴，要求他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很早前本報報導過，我們曾爲此事與警方接觸，警方表示，如果有人投訴，他們會進行調查的。捐過錢的人，大都是善良之輩，也許認爲錢已捐了，已出之物，不想再管它的用途，因此一直沒人向警方投訴，警方自然也沒有主動進行調查。

直到最近，也許因事過兩個多月，岑國強所說他妹妹還只有兩個月命的話已證實是「謊言」，因而引起一些捐欵者不甘；更有人向美國領事館簽證部查問過，岑慧雲及她的家人根本未申請過赴美簽證，這一來，又證明岑太太說的「短期內可以動身」；岑慧嫻說的「手續已辦好」又是「謊言」了。一而再的證明岑家的人說的話如此多謊言，則有人寫信向施禮榮投訴，是事所難免了。值得注意的是警方準備如何處理這事。

如果岑家向社會大眾募捐得的欵項，並不如他們當初向市民呼籲的——把岑慧雲送到美國新澤西醫院，進行換腎手術；或者他所得欵項，只以一部分作如此用途，另一部分則作其他使用，便是「欺騙」。欺騙是一種罪行，應當受到法律懲處。

當然，如果將來引起法律問題，警方追究的，只可能限於直接發動這項募捐的岑氏家人；但實際很可能還有教唆、協助者，這些人，即使在法律上找不到證據將之控告，至少也該受到道德上的責備。

很顯明的，從這次募捐事件的過程看，發動的人十分懂得利用大眾傳播機構——在報紙上作出呼籲，上電視台亮相，舉行記者招待會。如果不是萬人日報及時舉出若干可疑之點，接着還會舉行「賣旗」及擴大籌欵，所得當不祗此數。大眾的同情心是最容易加以利用的，發動募捐的人對此點顯然很有心得。

個別單位替岑家捐欵最多的星島報業有限公司，代收捐欵達六萬餘元，與岑國強已收到手上的七萬五千元，及最先發起此項捐欵的一家大報的二萬餘元，總數已超過十六萬元，對個人的幫助，能籌到這麼龐大的捐欵，照老萬記憶所及，這可說是一個紀錄。

香港並不是「沒有人情味」的社會，而且是個太富同情心的社會，因此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以爲是做了善事，其實助長了惡事。警務處長施禮榮插手調查此事實使人興奮！這可以使一些作僞的人有所顧忌，法治的社會不可以胡來的。

日本福田內閣透視

岳濤



日本新首相福田赳夫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辭職，福田赳夫在無對手情況下，順利當選自民黨總裁，成爲日本首相，黨內重要職位及內閣閣員也已確定，茲就福田內閣的大致情況，畧作介紹。

福田是日本羣馬縣人，生於一九〇五年，組閣時年齡已將近七十二歲，是日本有憲政史以來，初次組閣時，年齡最長的首相。

福田是岸信介派的正統

福田年齡雖長，在政界資格不算太老，他當選眾議員比田中角榮晚兩屆，與大平同屆，一直聯任至今。入閣任大臣早於大平一屆，而遲田中一屆，田中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岸信介第一次內閣入閣任郵政大臣，福田則到了一九五九年六月始出任農林大臣。大平則又晚一屆到池田第一屆內閣始任內閣官房長官。

福田所以在政界露頭角較遲，因爲他從政稍晚，福田最初是以經濟專家身份受岸信介之邀入閣，但從政之後即得到岸信介賞識，一九六〇年七月岸內閣垮台，由池田勇人繼起組閣，岸信介也宣佈解散原來的岸派，於是岸派一分爲三，最大是福田派，另外田川島政次郎，赤城宗德各領一派，不久赤城派解體，赤城自己投入川島派，川島死後，該派由椎名悅三郎領導，改爲椎名派，是自民黨內一小派。岸信介仍然當選眾議員，他自己又屬於福田派。可見岸本人是以福田派爲岸派正統。

日本自民黨自一九五五年合併自由黨與民主黨成立以來，開始便有八個派系，被日本報紙稱爲「八大師團」，演變至今仍是五大派三小派，三小派畧有變動，五大派則仍是舊八大師團中的五個主力師團，即岸派變爲福田派，池田派變爲大平派，佐藤派變爲田中派，河野派變爲中曾根派，三木派仍舊。

福田曾支持國府在聯合國席位

佐藤四次組閣時，自知是最後一屆，乃刻意培植福田爲繼承人，福田初任藏相，以後佐藤又將其調爲外相，就要福田多一重經歷，爲將來繼任的政治資本。就在福田任外相時，逢到聯大開會，由於尼克遜已準備去北平，任何人包括我們自己都看出這一屆代表權會有問題。在已往數年間，每到聯大開會，美國便聯合數國提案將中國代表權作爲重要問題，必須以三分二多數票通過，始能改變，提案國一般是北美洲的美國，南美洲的哥倫比亞，歐洲的西班牙，亞洲的日本。這一年又到提案聯署時，因爲中國在聯合國失敗已成定局。是時美國在基辛格王持下，已同毛帮有了默契，對我國代表權的態度是「假支持，眞出賣」，此種情況，日本那會不知。但佐藤聲言日本受蔣總統覆載大恩，基於「東洋道義」（此四字佐藤親口說出），一定支持到底，毅然參加提案連署。連署之後，佐藤、福田下令日本駐各國大使一齊展開活動，請求所在國政府支持中國代表權。自二次大戰之後，日本政府誠心誠意支持我國，要以這一次最爲切實。如果美國政府也似日本熱心，我們一九七一年不會失去聯合國席位。

到了佐藤任滿，總裁要改選，佐藤本意由福田繼任而以田中繼福田，在佐藤想法，田中小福田十三歲，就算福田幹了四年傳給田中，田中仍是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但田中不肯讓步，田中派更鼓噪「家產那有不傳給親子（田中是佐藤嫡系）而傳給養子的（福田乃岸系）」。田中與福田乃展開競選。如果公平競爭，福田仍然必勝，但田中自仗有錢，以金錢買票，據說一張票出價日幣五千萬（合港幣八十萬），中曾根康弘獨得十七億（合港幣兩千七百萬），中曾根與福田是羣馬小同鄉，羣馬縣從未出過首相，事先人人皆估計中曾根一定要支持福田，但中曾根臨時變卦，投向田中，福田乃敗下陣來。此事對中曾根影響甚大，羣馬縣選民恨透中曾根，本屆選舉，中曾根極乎落選。中曾根是一大派系領袖，又是剛卸任的黨幹事長，如果落選，也是日本政黨史上空前未有之事。

三木是日毛建交的幕後主腦

福田與田中競選時，五大派系四系支持田中，其中三木武夫並未收錢，但有一個條件，田中任首相必須與毛帮政權建交。田中當時接受此項條件，換得三木支持。世人皆知田中與毛勾結是為了「趕搭國際巴士」，不知尚有此段內幕在，假使那次福田當選，日毛決不可能即時「建交」，也許會拖到現在。

在日本目前有實力的政治人物中，福田是唯一君子，他任首相所以晚了五年，就因為個性有所不為，不似田中，大平之流，為達到目的而無所不為。至於福田的政治立場，由於他原屬岸系，受知於佐藤，所以一向親華反共，在日民黨內有鷹派之稱。岸與佐藤兄弟是日本政壇最親華反共的領袖，岸每年逢先總統蔣公生日，一定率團來華祝壽，中華民國六十三年，蔣公八十八歲壽辰，由於「八十八」連在一起形如米字，所以日本人稱八八壽辰為「米壽」，與常隆重，岸信介事先聲言要在國會組成百人代表團到台北祝蔣公「米壽」，後來雖然未有百人，參眾兩院議員確實到了七十多人，一個國家會議員出動七十多人慨赴國元首之壽，在國際關係史上是空前絕後之事。此團出於蔣公德澤久入日本人心，但岸信介知恩報恩，親華反共，亦值得稱道。蔣公崩殂，岸與佐藤兩兄弟各率一代表團來華吊唁，佐藤在台北機場下機時，掏手帕拭淚，此一鏡頭各報均刊出。福田立場雖不如岸與佐藤鮮明，但大方向是相同的。

不過「福田體制」與已歷往屆內閣不同，即在黨與政府方面，福田系所佔比重較輕，茲將已公佈閣員所屬派系列下：

福田派：首相福田赳夫、大藏大臣坊秀男、通商大臣田中龍夫。內閣官房長官園田直。

大平派：農林大臣鈴木善幸，自治大臣小川平二，總務長官藤田正明，國務大臣兼國土廳長官田澤吉郎。

中曾根派：厚生大臣渡邊美智雄，國務大臣兼經濟企劃廳長官倉成正。

三木派：文部大臣海部俊樹，勞動大臣石田博英。

水田派：（按此系領袖水田三喜男在大選後逝世）：運輸大臣田村元，國務大臣兼防衛廳長官三原朝雄。

田中派：郵政大臣小宮山重四郎，國務大臣兼行政廳長官西村英一。

船田派：法務大臣福田一。

椎名派：建設大臣長谷川四郎。

不屬派系之獨立人士，外務大臣鳩山威一郎，國務大臣兼環境廳長官石原慎太郎。

不詳其派系的一人：國務大臣兼科學技術廳長官宇野樂祐。

至於黨內重要職務除總裁福田赳夫、副總裁未發表，其餘三重要職位：幹事長大平正芳（大平派），總務會長江崎眞澄（田中派），政調會長河本敏夫（三木派）。日人稱此三職為「黨三役」，三職無一人屬現任總裁派系，前所未見。

就所公佈內閣閣員名單看，無疑此為佐藤之後最右傾之內閣。閣員中如福田首相及其他大臣坊秀男，田中龍夫，園田直，福田一，渡邊美智雄，石原慎太郎均為著名親華人士。石原更聯絡各派青年議員合組青嵐會，公開打出反共尤其反中共的大旗，其立場頗似萬人協會，會員就有渡邊美智雄在內。本港毛報曾大罵青嵐會好多天，福田延攬這兩人入閣，實已具有反共決心。

當然也有一部份左傾分子，如大平正芳親毛，石田博英親俄，但總是少數，不能改變整個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新任外務大臣鳩山威一郎，此人乃故首相鳩山一郎之子，鳩山仕首相時與蘇俄簽署協定，恢復邦交，所以鳩山這一系多數左傾，鳩山威一郎立場當亦如此，但此人似乎並不親毛。本來在福田當選總裁時，筆者希望其外相能重新起用宮澤喜一，宮澤雖屬大平派，其人相當反共，數月前以外相身份公開勸告美國勿亟亟與毛帮政權「建交」破壞了亞洲均勢。毛帮恨之切齒，談判中的「日毛和約」也從此擱淺。鳩山威一郎任外相，立場自不如宮澤堅定，但在目前情況下，日毛進一步勾結，也不大可能。

福田領導的自民黨在國會所佔議席較歷屆為少，自民黨全盛時曾佔有四七六席中之三百席，幾佔三分二，目前只佔五百一十一席中之二百六十席，多數席位僅有數席，在國會運營大感困難。在過去自民黨佔絕大多數議席時左派尚發動各種示威遊行，以打架方式阻止國會議案通過，此日自民黨只佔微弱多數，想順利通過法案，推行政令，必然困難，但福田為人穩重而老練，且得到財閥支持，今後自民黨情況也許好轉。

至於中日關係，自從斷交之後，仍維持半官方的機構，彼此交往也無阻礙，我國本無求於日本，但也決不願出現一個左傾的日本政府，福田任首相，在自由反共的中國人看來，自較其他人為佳。像大平否定中國國旗，引起斷航的事件，相信今後不會再重演了。

一九七六年已過去，但對國內國際都是一個轉捩年，國內方面周、朱、毛相繼倒斃，共帮正大演賊殺賊的鬧劇，國際美、日本當政者均換新人，兩個新人無論如何比舊人好得太多，明年整個世界可能進入決定性的一年。

從歷代興亡史

錢希川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傾覆，可分兩類：一亡於異族，如西晉、宋、明；另一亡於內部新興力量，主要不外為下列因素：（一）暴政：如秦。（二）內鬨：如晉、太平天國。（三）宦官外戚：如漢、明。（四）藩鎮：如唐。（五）女寵：如漢初、西晉、唐初、明末。上述五項，有一足可亡國，而今日中共、則五者俱備，其不滅亡，尚有天理！

研究歷史的人，其任務不僅在說明過去，還要進一步藉過去以預測未來。

史學的預見力

史學究竟有沒有預見力？在我國，傳統的見解是堅信「鑑往」可以「知來」的。在西方，這問題曾經引起過一些爭論，絕大多數正統的史學家都認為史學有其預見力。其實，只要我們相信科學上的「因果律」，我們也就必然會相信史學的預見力。

任何人都會關心未來，研究歷史的人尤其如此。歷史家不僅要追問過去的事情如何發生，尤其關切歷史在未來究將走往何處？

我們今天最感關切的自然是中國的前途。自從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鴉片戰爭發生以來，中國已經動亂了一百多年。最初以為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以後，中國即可太平，誰知此後動亂愈演愈烈，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終於演成一九四九年大陸赤化的世界性悲劇。

在海外這二十多年，我們堅定地相信國府反攻復國，我們從未動搖過這一信念，我們堅信中共政權必趨滅亡。只是有些國際人士持懷疑的看法，甚至有些人以為中共政權已經穩定下來了。直到今年四月北平爆發了「天安門事件」以後，才震動了西方世界，西方人才發覺過去看法的錯誤。現在就是連最左傾的西方人士，對中共政權的穩定性也不敢輕下斷語了。這是自中共政權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時間」終於證明了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

我們認為中共必亡，決不是只憑情緒的說法，而是經由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而得到的一個論斷。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傾覆，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亡於異族的（例如五胡滅西晉、元滅宋、清滅明等），一類是亡於內部新興力量的。歸納其原因，最重要的不外下列諸大端：

朝代覆亡五因素

一、統治者實施暴政：典型的史例便是秦朝。秦始皇能夠吞滅六國，統一海內，武力不可謂不強，然而，在平定六國之後，不知施行仁政，依然用法家的統治術，以嚴刑峻法待天下，焚書坑儒，偶語棄市，秦始皇還以為這一套嚴酷的統治方法可以使皇基永固，皇位可由一世二世傳至萬世。誰知身死國滅，不及二世而亡。這個原因，漢代大學家賈誼早已指出：凡是與人民為敵的政權，終必被人民推翻，問題只是在時間上的或遲或速罷了。

二、統治階層發生內鬨：典型的史例是西晉的八王之亂與太平天國時代。經曹操、司馬懿等的征戰，胡人勢力衰弱，實在沒有傾覆漢族政權的力量。

但是，西晉司馬氏政權，不知團結的重要性，政權剛剛成立不久，在晉武帝逝世後，子孫便開始爭奪皇位，同室操戈，引起八王之亂，司馬氏這一族幾乎全在自相殘殺中殺光，中原亦一片殘破，五胡乘機崛起，西晉遂告滅亡。至於太平天國的內鬨，這段歷史距今未遠，大家耳熟能詳，設若當時太平天國諸王不內鬨，以其兵鋒之盛，揮師北指，則中原究是誰家天下，尚未可知。

三、宦官與外戚之禍：典型的史例是漢代與明代的滅亡，西漢外戚之禍較盛，西漢遂亡於王莽之手，幸賴光武中興，但此禍仍未根除。東漢末年桓靈之際，宦官之禍甚烈，十常侍把持朝政，胡作非為，外戚何進想以武力「清君側」，誰知反被宦官所殺，何進部下袁紹揮兵入宮盡誅宦官，漢代亦在這一大變亂中滅亡。明代宦官之禍較漢代尤為酷烈，劉瑾、嚴嵩父子與魏忠賢等，可說是斷送明代天下的眞正禍首罪魁。

四、藩鎮之亂：典型的史例是唐代的藩鎮之禍。當時中央政府大權旁落，已無法統制割據一方的藩鎮。藩鎮的跋扈是大唐帝國滅亡的基本原因。唐代的藩鎮不僅要霸佔一方，彼此之間經常爭鬥，並且還常常稱兵作亂，舉兵向中央進攻，弄得一個帝國四分五裂，名存實亡。唐代後期諸帝，常常為了逃避藩鎮之禍而東奔西跑，東躲西藏，最後終於被大軍閥朱全忠所滅。

五、女寵：最高統治者如果有這一方面的弱點，不僅會荒廢政事，而且必然會激起內部的紛爭，弄得天下大亂。程度較輕的，還可設法彌補，程度較為嚴重的，往往使因此而亡天下。漢初呂后當權，日後遂有「諸呂之亂」。

西晉的「八王之亂」，主要是由賈后激起的，西晉遂因之而亡。唐初武后掌權，唐太宗的子孫被誅殺殆盡。唐玄宗寵楊貴妃間接招來安史之亂，更是唐

看中共的存亡

朝盛衰的關鍵。吳三桂因陳圓圓而引淸兵入關，更招來民族奇禍，影响不可謂不大了。

上述五端，可謂有一於此，便足亡國。而今日的中共政權，可說是五者俱備，以古證今，當然無法逃過覆滅的命運。以下再一一舉證，並畧申論：

中共五因俱備

一、關於暴政：中共政權的本質是獨裁的，這自然無待深論，就是中共本身也不諱言這一點，他們一直強調要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最明確的證據。然而，以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論，什麽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能夠「專政」嗎？中共說，他們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表「無產階級」實施專政。這不過是在玩弄文字魔術。一句話，就是中共本身實施專制統治。事實也的確如此。二十多年來，中共口口聲聲要「爲人民服務」，然而，大陸人民的日子是過得愈來愈苦。長期的壓榨是不行的，中國有反抗暴政的優良傳統，今年四月終於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大陸人民怒吼了。與人民爲敵的政權一定會被人民推翻的。

二、關於內閧：中共政權成立不過二十多年，其內閧之烈，在歷史上還是少見的。根據中共自己所公佈的資料來說，在高階層先有「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然後又有「羅、陸、彭、楊反黨集團」，羅瑞卿、陸定一、彭眞等遭到整肅，接着，竟連「主席」劉少奇亦被指爲「工賊、叛徒」，至今離奇失蹤，生死不明。此外曾經爲中共轉戰南北出過死力的先後兩任「國防部長」彭德懷與林彪，亦雙雙以「圖謀叛變」的「罪名」而遭淸除，彭德懷下落不明，林彪則屍陳於蒙古沙漠。最近中共又展開整肅，四人帮正面臨被消滅的命運。而今毛澤東死亡，歷來遭整肅的殘存勢力，已展開猛烈反撲，以報宿仇。如此，則中共必將步上太平天國之後塵了。

三、關於「宦官與外戚」：曾在中共政權中身居高位的張春橋、姚文元與王洪文等輩可謂現代之宦官與外戚。按張、姚、王等對於中共政權之建立，並無汗馬功勞，而昔日得以爬居「高位」，顯然是由於裙帶關係。西方也稱他們是「宮廷派」。這些人會因搶奪繼承權，而引起中共老幹部的反抗，鄧小平便譏斥他們是「坐直昇機上來的火箭幹部」。漢初呂后當權時諸呂用事，一旦呂后死亡，功臣派陳平、王陵等便定計誅諸呂，這段歷史已重演於今日大陸。

四、關於藩鎭：今日中共將大陸劃分爲十一大軍區，每一軍區的「司令員」均手握重兵，且轄遼闊，勢必尾大不掉。平時或可保持表面之平靜，一旦亂起，極可能演成割據之局，互相攻戰，一如唐代藩鎭之爭。從前毛派以全力攻擊鄧小平之際，中共各軍區多持觀望態度，有些還反對毛派之作爲，足見中共中央已未能完全控制軍方，這也是中共政權一大潛在危機。

五、關於女寵：自從中共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一直成爲中共內部最具實力的幕後人物，她經常利用毛澤東的名義發動種種整肅，而且刻意培養私人勢力，企圖奪取繼承權。從俄人伏拉米洛夫所發表的「延安日記」看來，江青似乎比毛澤東還要陰狠。一場更嚴酷的整肅正在發展之中，而中共將因宮闈之亂而趨於敗亡，則是可以確信的。

馬列理論不適合中國文化

除了從中國歷史的例證可以預見中共必亡之外，即從文化角度來觀察，也可以斷言中共政權無法長期存在於中國，必將爲歷史所淘汰。

中共的意識形態是馬列式的，一切思想均源於馬克思。從最高學術以至於一般人的生活行動，一切均以馬克思主義爲準據，馬克思具有「神」一般的權威與地位，絕對不可批評的。試想想，一個擁有七八億人民、具有幾千年優良文化傳統之大民族，竟完全受制於一座西洋偶像，要完全依靠這座偶像生活，這是十分荒謬的。難道說，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如果沒有馬克思的指引，就找不到生存之路嗎？這顯然是錯誤的。我認爲中國人遲早必將拋開被俄國人套上的這層加鎖，堅定地走中國人自己的路。蘇聯文學家蘇辛尼津，在一封公開信中，向蘇共當局建議：不要與中共爭奪馬列思想的領導權，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留給中共去搞，蘇聯應以全力整頓內部，發展民族主義。我認爲中國人也應該將馬列主義交還給蘇聯，中國人不能永遠這樣奉洋人爲「救星」，在「五四」以後展開新文化運動的那一段時期，由於中國思想界出現眞空狀態，馬列主義乘虛而入，當時的知識份子難免發生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現在馬列主義在中國大陸已經實驗了二十多年，結果如何呢？這是大家有目共覩的。我們應該說，「階級鬥爭」這一套怪論害苦了中國老百姓，中國與西歐有不同的歷史背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是從觀察西方的歷史而來，馬克思本人在晚年也承認他的理論不能適用於歐洲以外的地區。中共硬要削足適履，將這套理論施之於中國。二十多年的實驗，終於失敗了，「天安門事件」可說是春天快要到來之前的一隻燕子，我們在期待春回大地之日。我們堅信光明即將降臨，歷史即將證明中共政權只是一段過渡性的插曲。當這一政權消失之後，中國人解除了今日所負的枷鎖，必將以更爲堅定與迅速的步伐，走向光明的未來年。那時候，全世界將再度沐浴中國文化的光輝。

布里茲尼夫的權力

李哲夫



布里茲尼夫在七十歲生日時，蘇共授他第五枚列寧勳章，榮譽金劍，及蘇聯英雄頭銜，並稱他為黨的模範，人民之子，偉大的組織家，列寧的真正繼承者。他的兒子也憑父貴，升為外貿部副部長。全蘇報章電台，無不對他歌功頌德。他以一個搞黨務的人，竟然獲封為元帥軍銜，其「個人崇拜」，已達到斯大林地步。他最近僕僕風塵東歐各國，顯然東施效顰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其訪南羅兩國，目的是安撫它們，以維持雖蘇共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位地。

像蘇共布里茲尼夫一樣高齡的政界人士，大都已退休而處回憶往日光輝的日子裏，可是，今日布里茲夫掌握權力與享受的聲望，似乎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還要大。

十二月十九日，布里茲尼夫年滿七十歲了。他打破了許多有關政治力量衰退與身體虛弱的猜測。雖然他逃不過老年的精神疲憊，但是他最近現出很有活力的樣子。

其他的蘇共頭子，像柯錫金，因為體力不行而無法工作，布里茲尼夫外表沒有嚴重病態的跡象。

克宮的超級人物

在政治上，布里茲尼夫是所謂克里姆林宮集體領導階層中的超級人物。他的地位，引起官員日益增強的諂媚。西方的觀察家們認為，他已達到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地步。

布里茲尼夫在七十歲的生日時，已被利用為更顯明頌揚的起飛點。蘇共大封其榮銜，全國一片歌功頌德。蘇聯的主要詩人，奉命為此而作詩，甚至有劇院演出布里茲尼夫一生的故事。

布里茲尼夫可能接受第三枚「社會主義勞工英雄金星獎章」，這將使他在世上時，就能合法地在莫斯科建立他的銅像。

由於日前訪問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布里茲尼夫的名字，出現在蘇聯報紙的頭版，已有好幾個月了。

在今年十一月七日共黨革命紀念的遊行隊伍，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手持布里茲尼夫的圖像。

布里茲尼夫在蘇共的地位異常鞏固，今年二月時，布里茲尼夫控制了蘇共廿五屆大會，在他的演說中，建立了克里姆林宮在外交政策，內政及思想上的路綫。

三個月之後，在國防部長葛林契柯死亡後，布里茲尼夫晉升為元帥，並出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布里茲尼夫領導全國軍事會議，這似乎使他成為事實上的統帥。

布里茲尼夫遠避開領導階層中的其他人士，如同一九六四年他協助把赫魯曉夫弄下台一樣，把他趕下台的企圖。

當去年蘇聯因乾旱而形成農作物大歉收時，他把罪過全歸在農業部長波拉斯基的身上。而今年是個豐收年，就輪到布里茲夫來宣布此一消息並接受讚揚。

健康似乎不錯

布里茲尼夫地位卓絕的一項最顯明跡象是在兩個月前慶祝政治局委員，也是布里茲尼夫好朋友基林列可七十歲生日上表明出來。基林列可稱呼布里茲尼夫是「領袖」，此一稱呼只有列寧與斯大林享用過，赫魯曉夫從未被人如此叫過。

布里茲尼夫領導蘇聯的時間比列寧與赫魯曉夫都要長。

雖然除了克里姆林宮內部人士之外，沒有一個外人能確知布里茲尼夫身體狀況，但是外表看起來，他似乎還不錯。

除了訪問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之外，六月時，他訪問過柏林，並且在最近幾個月接見過數十名外國訪客。

他最近一次嚴重健康問題是發生在二年前，當時他從公眾場合消失了兩個月。克里姆林宮官員告訴外交人員說，他遭受「感冒類的疾病」。

在那一次神秘疾病之後，他戒了烟。

布里茲尼夫的演說，有愈來愈不清楚的趨勢，部份分析家們認為，這是重病的徵候—可能是咽喉癌。另一些人則覺得，可能是假牙裝配不適所引起的。有關布里茲尼夫健康的猜測，導致有關對他行將下台的談論。

如果他不久就下台，分析家們認為，基林列可也許會担任權力轉移期間的臨時領袖。

如果布里茲尼夫還幹一段長時間，此一位子可能會逐漸落到政治局委員古拉夫或烏克蘭共黨頭子布里茲尼夫門生及領導階層中最年輕的頭子斯可比斯基的身上。

効法基辛格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以其「穿梭外交」聞於世，



接着英國人爲解決羅德西亞的黑白政權的糾紛問題，也曾實行小規模的「日內瓦境內」的穿梭外交，而布里茲尼夫竟也東施效顰執行巴爾幹境內的穿梭外交！

布里茲尼夫率同蘇聯的外交官員，親赴布加里斯特參加他們所謂的高層會議。此事事前未見公布，其行程又適在訪問南斯拉夫，跟狄托晤面之後不久，可以說是行色匆匆，席不暇暖，在巴爾幹半上島的共黨國家內作穿梭式的外交旅行。由於布氏此行在外表上完全跟基辛格爲解決中東問題時所作的「穿梭旅行」情況完全相仿（唯其在實質上並不相同），因之，布氏巴爾幹的穿梭外交，也就被視爲這位克宮頭目在手法上的一種運用。

布里茲尼夫在訪問南斯拉夫跟狄托拉了一陣子關係之後，接着訪問羅馬尼亞，並在羅京逗留了三天，同行並有蘇聯外長及蘇共中委會書記，這是十年來蘇聯跟羅共高階層之間所作的第一次接觸。十年前，羅馬尼亞共黨頭子修西斯古領導羅國人民，譴責蘇聯武力侵犯捷克的無理，以致激怒了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指其與南斯拉夫互相勾結，支持捷克境內的反蘇運動，隨而集結大軍於羅馬尼亞邊境，跟進侵捷克時的部署一樣。羅國也全國動員，準備應變，兩者之間成形緊張對峙局面。自此以後，蘇羅兩國遂致交惡，雖然沒有訴諸戰爭，但雙方已無交誼可言。

布氏此次訪羅，據說具有兩項任務：一是與羅馬尼亞重修舊好，其次則在羅京召開華沙公約組織的高級政治會議，因十年前東歐共黨集團類似此項會議，曾在同一地點舉行。

修西斯古雖跟蘇聯有些爭執，但並未十分惡化，蘇聯唯恐羅馬尼亞退出華沙公約組織，爲安撫起見，布氏特於一九六六年五月親到羅京訪問，以圖阻止蘇羅分裂事態的出現致影響整個東歐共黨集團的態勢。事隔十年，人事雖未會全非，而世界政治洪流却已有極大變化。儘管今天兩國都在惺惺作態，揚言恢復正常關係，但克里姆林宮內心懷着什麽鬼胎，似仍只有布氏心中知曉。

拉攏南羅兩國

布氏在一週之內，僕僕風塵於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兩個華沙公約組織會員之內，就蘇聯本身而言，必然有其特殊意義與企圖。莫斯科近年來在外交上收穫不豐，抑且常常有碰壁與挫折的情況發生，其中主要原因係與跟中東的幾個國家失歡。此外，蘇聯在歐洲推行所謂安全會議與對美緩和的政策，也未見有任何成就，因此，克里姆林宮今後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如何修正，相信在蘇共統治階層內，仍處於爭辯未定的階段，而關鍵則在於：蘇聯究竟是向西歐及美國讓步，抑或放棄緩和強硬態度。在目前這種舉棋不定的階段中，蘇聯要想使其本身立於其不敗之地，則必須先謀穩定華沙公約組織的地位，以免被西方世界所乘。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是兩個不受控制的伙伴，始終不盡可靠，則先行予以安撫，維持表面上的平衡與平靜，自然是布氏當前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石油暴發戶

外表看來，石油生產國是世界上富有國家，其實不然，除少數外，大部份至今仍然無法消除赤字，甚至有的陷入經濟困境。它們為了消弭嚴重的通貨膨脹，唯一途徑是把石油價格提高。而另方面，阿拉伯暴發戶在歐美的生活極端奢侈，揮霍無度。「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正是目前阿拉伯世界的現實寫照。

為舉世所矚目的世界石油輸出國家部長會議，在卡達多哈經過幾乎流產的會商後，達成了一次分裂的決議，採取「雙軌油價制」；沙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漲價百分之五；其餘十一國漲價百分之十；實施期間為一九七七年一月至六月，七月起將再增加百分之五。

沙地阿拉伯通常是溫和派的領導者，它要求漲價不超過百分之十。但是沙地阿拉伯也透過減產而協助維持了目前的油價。

由於預期石油一定要漲價，因此世界各國爭着在漲價未生效之前多儲存些石油，使得現場交易價現在已經漲了百分之五。將使全世界的石油賬單，增加六十億美元。

一九七六年的賬單為一千一百一十億美元，其中包括剩餘額四百五十億美元。到目前為止，產油國家已使剩餘額高達一千五百億美元。

沙地阿拉伯石油部長雅曼尼。

產油國並不全富有

但產油國並不完全因石油而富有，據麼根保證信托公司統計，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十三個會員國中，有九個國家在一九八〇年前，仍然無法去消除赤字。

有幾個產油國家的經濟，甚至已陷入困境，如伊朗在一九七五與一九七六年度的預算中，已負債二十四億美元，最近還報導，伊朗已要求以石油代替現金來償付西方貨價。

阿拉伯國家都担心，他們只有一個世代的時間來想出辦法——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就沒有辦法，沒有石油，沒有錢。

阿拉伯國家已把錢投資到空軍與飛彈上，以便保護他們的油井，並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以確保將來無油時的安全。單沙地阿拉伯一個，即已計劃以一千四百二十億美元，來從事各項建設。

沙地阿拉伯主張石油漲價不要超過百分之十，但它又以限制本身的石油生產，來助長油價的提高。

日產量達三千二百萬桶的石油輸出國家，已經拚命地使每天的產量減少九百萬桶。照目前的剩餘額看，將使世界在未來十年內會把面臨嚴重石油危機冲淡。

計劃不完善通貨膨脹率高

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家高達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六通貨膨脹率之中的一半以上，要歸咎於地方的情況及政府計劃與私人投資的方式。

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却宣稱，大部份的通貨膨脹是由西方進口的，因此有理由要把石油價格再提高。

但是許多通貨膨脹的壓力也來自政府在沒有必需人員執行下所擬定的數十億美元的發展計畫。

舉例來說，卡達的人口只有十八萬人，可是它今年的預算卻增加了一倍，達到十億美元。

科威特計劃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一年之間，用掉一百五十二億美元。它估計，此一總數的百分之十，是要用來補償同一期間年度的通貨膨脹率。

辦公設備的缺乏與政府法律規定只有本地人能購買土地，使得租屋的費用飛漲。由於外國人的人數比石油生產國家的人民還要多，以及政府對房屋租金不加控制，土地投機非常盛行。

在今年初於沙加以一百三十萬美元蓋好的一幢樓房，現在已經價值三百五十萬元了。在科威特，土地的價格已達到四十美元一平方英尺，一間普通有兩個臥房的公寓，每年租金幾乎達一萬五千美元。

港口擁擠也導致通貨膨脹。目前有兩百艘船在杜貝的港口拉希德外面等待進港卸貨，而這個港口，還是波斯灣中最不擁擠的港。卡達與科威特船隻，都已經有了三個月的等待期。

其結果是：一噸在英國賣三十三到三十六美元的水泥，當運抵杜貝時，價錢是七十五美元，最後到達沙地阿拉伯東岸時，價格就要超過一百美元了。

阿拉伯人揮金如土

歐洲大陸過去不是沒見過大手筆的花錢事，美國人握着美鈔、日本人拿着日圓都在歐洲大花特花；但是卻從來沒有人象[illegible]

所有被控列舉的阿拉伯人那樣揮霍無度。

揮霍無度

陳獨塵譯

漫步在人潮擁擠的西歐街頭，你很明顯的可以看到許多多「水頭充足」的阿拉伯人。大多數的阿拉伯酋長和領袖們穿上了西式衣服，而且開始過西式的生活。和實際與他們接觸的經紀人、旅館及店舖老板談談，就會發現阿拉伯人的錢對他們的業務是極重要的，尤其是對法國和英國的商人們尤甚。

例如，自一九七四年來，中東的財主們在英國就買下了四百棟大厦、城堡和鄉間別墅，一位阿拉伯人單就改進裝璜上就花了一百二十萬美元。阿拉伯富婆在巴黎也會花個二萬美元買一件睡袍，穿上一次就沒興趣了。對那些酋長們而言，在一家店中一口氣買下五十雙鞋也不是甚麼稀奇的事。

又如三年前，一家上流的倫敦夜總會不准一位年輕的阿拉伯人進場；最近這年輕人重回英倫，買下了這家夜總會。

在許多城市中，阿拉伯人還成了製造時尚趨勢的人。例如走進一家日內瓦價格奇異的服飾店，你會不斷聽到店員這麼推銷着：「這是最好的品質，我們的阿粒伯客人們最近却買這種貨。」

阿拉伯人的鈔票大量湧入歐洲倒不是很突然的事，幾十年前英法還控制着中東時，阿拉伯人就會到歐洲來購物或看病。阿拉伯政府用英鎊保持了一筆很大數額的銀行帳戶；也有個別的阿拉伯人在瑞士銀行存了錢，在歐洲股票市場上交易。

但是，當一九七三到七四年間石油價格漲了四倍後，中東人就突然有了一筆夢想不到的財富可以痛快花錢了。

事實上，阿拉伯人的「鈔票攻勢」分三路進行：第一種專攻向商店；第二種來歐洲看病或受教育；第三種阿拉伯人則是找差事，準備在歐洲長住生根。購物是最引誘人花錢的。阿拉伯人專逛些價錢最貴、貨色最好的店。一位巴黎人說：「他們從不還價，而且只買最貴的東西。」

三、四人結伴的阿拉伯女人直接去那些有名的服飾公司，如克莉斯廸奧等買衣服。該服裝公司老板估計，他出口外銷的成衣有百分之「是以科威特及沙地阿拉伯的富婆們爲對象。

也有許多服裝設計師每次都賺兩份報酬，阿拉伯人通常買兩種式樣的衣服——短裙子是在歐洲穿的；而長裙及有領、袖較保守的長袍則是回中東時穿的。

雖然富有但愛順手牽羊

阿拉伯男人則正好相反，他們很少到店裏買衣服，而是常見到設計師把整衣櫃的衣服送到些索價極昂的旅館給他們。然而這些阿拉伯人在倫敦也造成了一種難以解釋的現象——他們喜歡順手牽羊。警方報告說，在去年夏天旅遊盛季時，在商店區逮到的扒手中，一半以上都是阿拉伯的有錢人。最令警方和店主困惑的是，雖然他們的荷包飽滿，可是這些中東人都是在偷旅行用配件時被逮到的。

一位阿拉伯女人因爲偷一件價值四塊錢的嬰兒服被捕，她的丈夫每年收入高達四萬美元，當時她皮包還有一千美元。另一名女人有一天花一百五十美元預算，却因爲偷一件只要四十塊錢的衣服被捕。伊朗建築公司的首腦因爲偷竊被罰六百美元，他毫不困難地就地付了現金。

一位商店經理說：「我們通常是在這些『牽羊』的客人步入昂貴的羅斯羅埃斯汽車時逮到他們的。」

在倫敦收費高昂的醫生診所中，阿拉伯病人往往超過英國人。一位醫生解釋說：「許多中東國家擁有新而大的醫院，但沒有人才加以管理利用，所以阿拉伯人就到歐洲來看病了。」

阿拉伯人的財富使得他們有名的慷慨，司機、旅館小厮、櫃台職員都往往會收到一大筆小費或相當浪費的禮物。雖然如此，這些中東暴發戶們並非處處受歡迎的。種族主義仍然存在，在醫院中，猶太醫生們拒絕爲他們診療；在法國部份地區，仍有反阿拉伯的氣氛，偏見尚未消除。例如年輕的阿拉伯男孩常會抱怨法國女孩喜歡非洲人勝於他們。但明顯的敵意還算不多見。

在一擲千金的宴席上，阿拉伯人還嚴肅地在談着財務與工業問題，他們的工業野心加上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也有令人不快之處。一位巴黎飛機公司的翻譯員說：「替阿拉伯人在商務宴會上翻譯，簡直毫無趣味可言。既不准飲酒，又認爲女人不當列席，所以他們根本就不重視你。」

對一些出賣價格昂貴奢侈品的商人來說，阿拉伯人簡直是他們的金山。一位替阿拉伯人當過帶街的人說：「當阿拉伯人想買東西時，他們從不考慮價格問題。」有個酋長買了一棟鄉間別墅後，又在倫敦花一百二十萬美元買棟房子。還有一個科威特部落的頭目，以一百七十萬美元買下佔地九百英畝的別墅，在「買房子比賽」中，領先的要算是阿聯駐倫敦大使塔伊爾了，他擁有五棟房子，其中之一是八十萬美元的城堡。

但阿拉伯人在這意瑞德也擲下不少鈔票。十一月一日意大利飛雅特汽車公司表示，利比亞投資四億零五百萬美元；在西德，阿拉伯人有意買下一個一億四千萬美元的購物中心；還想買一塊訓練老鷹的山區野生動物保護地，擴充設備後，使得富有的阿拉伯人對養鷹提起興趣。

雖然阿拉伯富豪們雲集於歐洲，但也在美國大花鈔票。一位安曼的回教君主在芝加哥一口氣買了六部開地拉克、兩部平治名貴車，一艘四萬美元的海洋用快艇，一部四萬七千美元的行李車，十六台冰箱，二萬四千磅重的汽車工具，以及兩棵佛羅里達葡萄樹和一部自動販賣機。

你知道總價多少麼？一百五十萬美元。

「東京玫瑰」戰後生活坎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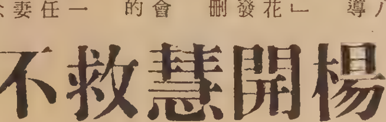
□尹靜心□



一九四五年夏天，戰爭結束，第一批登上日本陸地的美國記者，就想寫「東京玫瑰」的故事。赫斯特報系「世界報」的布隆迪奇，和「國際新聞社」的李克拉獲悉「東京玫瑰」是好幾位女性播音員時，他們堅持要會唔其中的一位。艾娃從外國的新聞電訊和「時代」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知道「東京玫瑰」這個名詞，實際上，東京電台的女播音員爲了誰更配稱「東京玫瑰」這件事，還曾爭奪一場。艾娃說，她知道如果自稱是「東京玫瑰」，她會招來叛國的罪名。同時，她覺得她沒有做錯什麼事，所以當記者願付她兩千美元報酬做一次獨家訪問時，她接受了。

九月三日，也就是東京灣日本正式投降儀式後一天，艾娃前往「帝國大飯店」李克拉和布隆迪奇的房間中，她解釋了「東京玫瑰」這個名稱是怎麼硬加給她的。

她說出了戰時她在東京的生活，以及她和戰俘們，不斷在日本壓力下工作的情形。為了說明日本人監視的情形，她舉了一個例，她說：在侵略台灣之戰過後，一名指揮她的日本軍官會對她說：「你們這些傢伙都是走投無路的人，現在你們打算怎樣回國？」她回答說：「你們這批太平洋的孤兒，現在眞是孤兒了。」上面這番話，後來在她受審時，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華國鋒一伙爲了推行其「尊毛反江」政策，不惜製造假象，揑造事實，把毛江一分爲二，以達到反江不反毛目的。他們頌揚楊開慧，爲其修墓，並不是厚愛她，而是希圖把江青從毛妻的地位剔除。更荒謬的，硬說江青刪掉毛詞「蝶戀花」的註釋，使「驕楊指楊開慧」變成「驕傲的楊樹」。華國鋒集團宣傳之低能，前所未見，大概他們把大陸人民看成眞的是「愚不可及」了！

十一月廿四日在湖南會舉行楊開慧逝世四十六週年「紀念大會」。「人民日報」八月以第二版全版引用「新華社」的消息報導「紀念大會」詳情。

「大會」中除了詳細報告她的「革命」經過之外，還刊出了毛對她的悼詞「蝶戀花．李淑一」。「新華社」在報導中並且揭發江青曾把毛的詩集有關楊開慧的注釋全部刪除的「罪惡」。

中共突然大事宣傳楊開慧的「紀念大會」，目的可能在於奠定她是毛的正統太太的地位，藉以篡奪江青的毛夫人的頭銜。

八日「湖南日報」報導，華國鋒曾於一九六九年四月間，偷偷地替毛澤東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在長沙修建墓園，毛的第四任妻子江青，曾經極力阻撓修建楊開慧的「紀念陵園」。報導中並特別指責江青曾經「極其惡毒地不准宣揚楊開慧『烈士』的英雄事跡，連楊開慧『烈士』的名字也不准提，甚至對毛主席給楊開慧『烈士』的關懷也要從中搗鬼尅扣，眞是無恥已極。」

報導又說：在修建楊開慧墓園的時候，華國鋒曾經親自到工地，鼓勵楊開慧故鄉的人，努力建成「烈士陵園」。

在八個多月的時間內，該區幹部、貧下中農、「紅衛兵」、「紅小兵」和外地「革和羣眾」一起，頂烈日，冒嚴寒，夜以繼日，團結戰鬥，終於建成「烈士陵園」。

華國鋒竟敢於冒江青的反對，而領頭替毛澤東的前妻修墓。而且華在做了這件事之後，在共黨中的地位仍然扶搖直上，事實上，華替楊開慧修墓的那個月裏，首次當選爲



艾娃沒有收到應得的兩千美元報酬，反倒引來美國憲兵登門造訪，最後把她送進東京的一個監獄，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和其他戰犯，當時也在那個監獄中假審。艾娃獄中十一個月，她不知自己的罪名，她不能請法律顧問或交保，也不能儘快提審。

一美軍說：我還記得，（成千上萬的人也應該還記得）當年聽到「東京玫瑰」暗示東京有狂歡聚會時，心中那種難捱的感受，聽到她暗示我們在家鄉的女朋友，對我們不忠實時，心中那種惘然的感覺。她報導我服役的那艘軍艦已經沉沒的消息，是不是一項軍事情報（雖然消息並不正確）？（當然

。我必須承認，我沒有實際聽到她報導「艾爾登」號沉沒的消息。我同艦的夥伴告訴我，他們從無綫電室或水兵艙中的播音器中，聽到這個消息。換句話說，我把艦上的閒話，當成了事實。

我有一個推測，一個年輕女子，戰時隻身在東京，成日被貧窮、飢餓和恐懼所困，在憂慮不安狀態下，為求生存，乃採取了這種權宜之計。當時或現在，她都沒有清楚地想到她會有「罪」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美國軍方的法律部門認定：「沒有證據顯示（艾娃．黛奎諾）曾經指明軍事單位的番號及駐地，而對他們廣播致意，也沒有證據顯示她會預測軍事調動或攻擊行動，或接近秘密的軍事情報和計劃：：」

對黛奎諾家人來說，艾娃的案子已經終結。他們在東京定居，到了一九四七年，他們等待第一個孩子誕生。艾娃希望這個。實際上，移民及歸化局現在已經開始辦手續，視她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而打算將她驅逐出境，只因發現她既無日本國籍，又無葡萄牙國籍，無處可將她遣送，才慈悲為懷，將她留下。

但是，她的痛苦仍未了結。她開的店，收入僅是糊口，她無法籌措一萬美元罰款。一九六八年，

了華國鋒

王維安

南省委書記」與「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到了次年，華國鋒就擢升「革委會代主任」，同年年底，即成為湖南共黨的第一書記，不久之後，也被毛調到身邊，主管公安部門工作。

中共北平電台廣播，毛澤東紀念楊開慧的一首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最近已被譜得歌曲，在大陸廣泛教唱，與華上台後，大捧毛前妻楊開慧，也似是同一步調。

「人民文學出版社批判組」的一篇文章說，江青曾經多次干擾毛詩詞的註釋工作，企圖把有關毛第二任妻子楊開慧注釋刪去。

該文說，毛的詞作「蝶戀花，答李淑一」的第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在發表和出版的時候，有一個註釋，說明『驕楊是指楊開慧，她在一九三〇紅軍退出長沙後，為反動派何鍵殺害』。這個註釋，是經過毛親自審定的。

該文指出：「野心家、陰謀家江青為了篡黨奪權，妄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幹部，誣諂革命先烈，對早已犧牲的楊開慧烈士更是恨得要命。在江青的指使下，出現了駭人聽聞的篡改事件。『毛主席詩詞』多年以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毛主席手定的稿本出版。一九七六年五月，外文出版社新出版一種英譯本。在這本英譯本中，中文本原有的其他條目全在，單單刪去了『蝶戀花』一詞中有關楊開慧烈士的註釋。江青通過親信，耍了一個花招，假稱『要把一切編輯加的註都刪去』。

於是，就在刪掉過去外文出版社編輯部為外國讀者解中文所作註釋的時候，故意把這條經毛主席親自審定的重要註釋也一并砍掉了。經這樣一砍，在英譯本中，楊開慧烈士的英雄形象被抹去了，『驕楊』成了使讀者不解的『驕傲的楊樹』。

「接着，他們又施出了第二招。由江青的親信出面，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按照外文出版社的這個英譯本，照樣翻印，出版中英對照本，向國內廣泛發行，企圖以英文本取中文本。當時，我們看到英譯本，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按出版工作常規提了個意見：這條註釋必須恢復。因為這是由中文譯成英文的書，一切譯本應當尊重原作。而且人民文學出版社過去出的『毛主席詩詞』，已經印上了上千萬冊，都有這條註釋。這個中英對照本，單把這條註釋刪去，是完全錯誤的。」

「於是江青及其親信又拿出第三招，說這次要出版的是英漢對照本，應該以英文為主體，中文（毛主席原作）是只供對照的。他們又說這種英漢對照讀物，過去商務印書館曾經出過不少，這次仍由商務印書館出，就不會發生人民文學出版社前後兩種版本矛盾的問題了。這樣，在今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之後，這個被『四人帮』作了篡改的『毛澤東詩詞』就出版了。」

從以上一連串的事實看，華國鋒集團揚楊貶江，目的不外是將毛江一分為二，毛是毛，江為江，楊開慧才是真正毛澤東的妻子，以惑大陸人民，令他們不把江青的罪行看成是毛澤東的罪行，好使華國鋒一伙尊毛反江的運動繼續順利推行。

孩子是在美國出生的美國人。此外，她想再看到她的家人。她的母親已於一九四二年去世，她的父親、兄弟姊妹都搬到了芝加哥，並且在那邊經營事業。於是，艾娃再次向美國領事館申請她的護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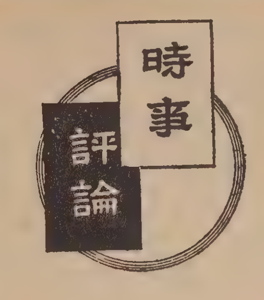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秋天，美國刊出了艾娃決心回國的新聞，又引起新的風波。國務院不能對她如何，因為她是出生在美國的公民，美國軍方和司法部也已澄清她沒有罪。但是，全美各地的公民及退伍軍人團體都提出了抗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羅契法官宣布艾娃被處以十年徒刑，罰款一萬美元。於是，她在三十三歲時喪失了她極力想保持的美國國籍，實際上，她之所以受審，可以說就是因為想保持這個國籍而引起的。

一九五六年，艾娃被安德森感化院釋放，她因表現良好而獲減刑，前往芝加哥與家人團聚。她的先生不能到美國去，而她一離開美國就無法再回去。

艾娃對這一切的坎坷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她說：「唉！只好適應自己的生活了。我非常感謝我的朋友們。他們都知道我的背景，但是，他們從不談這件事。我常去欣賞音樂會。我有芝加哥歌劇院的定期票。實際上，我要做的事太多了。」艾娃是否能獲特赦，目前不得而知。

司法部要求付款。芝加哥地方法院下令艾娃交出她僅有的財產，兩張人壽保險單的現金價值，總計四千七百四十五美元。一九七一年，司法部再次傳她到法院，要求付出餘款五千二百五十五美元。由於艾娃的父親去世，她才能付出這筆錢，她父親的遺囑寫明，艾娃對罰款的餘額，可由她的遺產中支付。



香港民意

香港政府最近擬定的狂加差餉的政策，經已引起了香港廣大市民和社會輿論的重大反應。本港各大小社團、業主組織和居民團體，連日來爲此特別舉行各種集會；而「香港公民協會」更發動大規模的簽名運動。這一切，無疑表達出市民對港府狂增「應增差餉租值」，會造成市民負担加重，會形成香港通貨膨脹的惡果，所引起的憂慮和關注，這種民意心聲，是值得港府再三考慮和特別重視。

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成長，香港的民心安定和民生促進，除了香港本身具有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政治處境外，更重要的，還是依靠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和香港政府的正確政策。故港府制訂各種政策措施，和市民開展各種集會運動，就必須以香港本身利益爲先決條件，和香港民生福祉爲根本基礎；必須以香港民主制度爲立法根據，和香港民意人心爲施政前提。只有這樣，才會產生有利於香港和有益於市民的積極效果，才會加速正確政策和合理措施的順利推行。

最近，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第三十九個社團舉行聯席會議，一致決議致函輔政司，希望港督與英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商討本港未來公共政策問題時，必須尊重民意，與社會各界人士磋商，以確保一切政策，能適應本港環境，符合本港最佳的利益。這一函件正確地指出，「雖然在英國政制規定下，港府必須正視英國政府的指示，並檢討他人所指出的意見，但港府必須對全港居民負費。在制定公共政策之前……必須事先徵詢民意，「因本港的生活，純賴經濟活力之維持，其他國家所選擇或推行認爲對其本身有利的措施，倘加諸本港社會，勢將會損害香港利益。」從整個客觀形勢和政經前途來看，故意將港英的關係惡化，或從事於港英的分離對立，固然會對香港的政治前途和社會安定，導致極其危險的結果；但將英國的政制政策和意見意向，毫無保留地加以全部接納，這同樣會對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利益，帶來極其有害的影響。故此，香港政府在正視英國政府的指示承認英國政府的領導的基礎上，也要顧及香港實際情況和特殊因素。

客觀情勢和客觀環境，深刻地說明香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在政制上不宜作出過速過大的改制；在政策上，不應作出過激過急的

西貢的共

一百七十七位陷身西貢的香港市民，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從中協調下，已於聖誕前夕，乘坐港府特備的專機，脫離越共的魔掌，回到香港和家人團聚，歡渡聖誕。

他們降落啓德機場，在自由的土地上，和妻兒子女家人骨肉團圓時，無不喜極而泣，恍如隔世！

沒有嘗過共產世界的滋味，不會相信共產主義的殘酷！

沒有身受過共產主義的統治，無法感受到共產的恐怖！

在越共的極權暴政統治下，陷身西貢煎熬了一年又多的香港市民，他們有血有淚的傾訴，應該是最切身的感受！

往日繁華如夢影

由西貢回港，慶幸重見天日的香港居民李忠國說：越南目前嚴重粮荒，百物騰貴，通貨膨脹急激，所有私人財產全被清算充公，民間一無所有，越共控制住「人民」的喉嚨褲腰帶，爲所欲爲，西貢市民眞是既悲且慘！

阮文紹政府時代的西貢，雖是外圍戰火連年，可是西貢市面繁華依舊，人民生活豐衣足食，各地來越觀光的遊客，經營生意的行商，不管是機場還是港口碼頭，始終是客似雲來，一片興旺！

如今的西貢，戰火洗刼後的餘燼猶歷歷在目，市區到處是斷牆頹壁。街頭巷尾一片蕭條，飢寒交迫的居民掙扎在刺骨的寒風裏，不知明夜此身在何處？

過去的西貢，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歡樂往事，祇能在往事中去回味了！

李國忠形容今日的西貢，是一個「死寂的城市」，街上見不到帶有笑臉的人，大家如困坐愁城，不知何年何日才能重見天日。

越共洗腦的殘酷

南越全國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自去年八月十五日到三十日的半個月期間，要接受所謂「政治學習」及「業務學習」。這種塡鴨式的上政治大課，除了從早上到下午坐在那裏，根據他們印好的資料，聽他們歌頌越共的「偉大」外，對於胡志明這塊像要「行禮如儀」，對「蘇聯老大哥」要卑躬屈膝，當然還免不了對「美帝」的惡毒攻擊。

集體的政治大課上完後，就是「分組討論」。有什麼可討論呢？結論早已由他們擬定，絕對不容許有客觀意見。南越的許多老師們，不於對許多歷史事實其本身就是見證人，因此在「分組討論」時，不屈由撓的據實力辯，所受處分除不准他再繼續執敎之外，和其他的政

的反映

徐達文

改變。故若干不明香港實情的英國政界人士，尤其是某些採取激進立場的工黨議員，推行那套「干涉路綫」與「均等政策」，而不斷提出有關香港事務的英式改革方案和英式觀念意見，其結果，會直接損害香港的根本是利益，和違反香港的政情民意。

事實證明英國推行的政策制度，不但不適合香港地區，甚至也不適宜英國本土。像英國工黨政府推行的社會福利政策，造成開支浩大，捐稅加重，入不敷出，通貨膨脹，和債台高築。英國的工會制度，使到工會勢力擴張，罷工頻仍，生產萎縮，成本加重，外貿銳減，和國庫空虛。這種過度優厚的福利制度和過於膨脹的工權制度，表面上是追求社會平等，消除財富差距，增加工人權益，和提高工會地位，但所造成的反效果和副作用，經已使到英國人民蒙受經濟崩潰的威脅，使到英國本身陷入經濟衰退的困境。

如果英國某些偏激的人士，利用他們的政治勢力，及運用英國的宗主權力，對香港的政策施加壓力，企圖迫使香港跟着現在證明仍未行得通的英式路標走路，這會把香港帶入效果不堪設想的死胡同。如果英國某些短視的官員，因爲英國的經濟困難，及出於英國的利害關係，對香港的措施橫加干涉，試圖迫取香港調動更多的財政支援或調動更多的英鎊儲備金，這將會加重香港的經濟負担和損及香港的市民生活。故這種情況的產生，既值得香港市民的關心，也值得香港政府的關注。

據外國通訊社日前曾引述一項可靠消息稱，麥理浩爵士曾對英國政府高層人士，力陳香港之特殊環境，不適宜任命工黨人員繼任港督，以避免在港採行過激的政制改革，並向英國政府當局，反映香港的實際處境，對現行的政策制度，不適宜立即作出重大的改變。此外，港府又宣佈對香港情況極爲熟悉的民政司黎敦義，將繼任爲港府駐英專員，以便加深英國政府對香港事務的了解，和促進港英的密切關係。港府當局這種做法，對香港本身顯然有極大的好處。

我們希望港府最高當局，在聽取有關方面擬具的重估差餉差值所引起民意反應的彙報，及研討新差餉租值評估措施的引致連鎖反應的效果，能作出合情合理的明智決定。以免港府藉着狂加差餉以增加政費收入，却使到租值上漲和百物加價，從而直接損害香港經濟和影響市民生活，故這次市民爲此而表達的心聲，就值得當局特別重視的。

故無論任何與任何場合，尊重民意，聆聽民聲，體諒民情，關心民生，和重視民心，都應該成爲港府釐定政策和制訂措施的唯一依據。

產生活

秦明

治犯一樣，被送入「學習營」去了。

所謂「政治學習」及「業務學習」，事實上就是「洗腦」。在整個半月的時光中，幾乎全屬疲勞轟炸。他們把幼稚園及小學的教員列成一組，中學的列入另一組。在分組討論時，人人都要發表意見，列入紀錄，具報所謂「學習心得」，共黨則可根據這些「心得」。研究每個人的思想背景及可能發生的問題。另外，共幹還迫令這些老師們天天回家做「練習」，叫每一個人抄數十條問題，依照白天聽見的及資料所有的，逐一書面答覆這些問題，每天晚上非寫到三更半夜都無法完成。這些參加「學習」的老師們，既已沒有薪水收入，還要晝夜夾攻，沒有人受得了。

緊跟着「政治學習」與「業務學習」之後，他們宣佈了所謂「新教育制度」的編制。他們沒有把幼稚園列入教育制度之內。從小學至高中畢業，一樣是十二年。小學僅五年，由第一班至第五班，稱一級；初中共四年，由第六班至第九班，稱爲第二級；高中共三年，由第十班至第十二班，稱爲第三級。唸完第三級課程後，即進入大專院校了。他們的第三級（即高中）的教學又分四組：計爲國文、外語、物理、化學。表面上看來，最後一級好似是爲升大專院校而設，其實並不盡然。因爲共黨的大專院校不是你有能力就可進入的，而是以階級成份來決定。此事暫且不表。我們現在來看看他們對第二三兩級的老師和學生如何以互相牽制的手段，使求學者與教學者都不能在課室裏外胡思亂想，學校裏的每一成員思想的活動都要在他指揮棒下，跟隨跳動。其不符節拍者，就有可能招致天降橫禍呢！

中國難民更應援手

一百七十七位由西貢回來的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這次排除萬難，幫助他們脫離共產的鐵幕，回到香港重過自由生活的德政，眞不同聲感戴，認爲香港政府對這種人道精神，應該發揚光大。香港政府這次由西貢接運本港居民所表現的「政治責任」，作爲香港居民的一份子，由衷感佩。但在另一方面，將大陸逃港的中國難民又要「即捕即遣」，實在是違反人道的。

有所不談集

吳冷西骨頭軟

柳山

前「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四人幫」垮台後，已開始公開活動，但能否恢復當年的職權，誰也不能預料，不過其復出當權，是可以肯定的。吳冷西是中共裏面很重要的一枝筆，發跡於「新華社」，他的公開職務是中共「人民日報總編輯」和「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是以「總編輯」負全責的，該社的「社長」是空頭，因此吳冷西實際上是中共兩大喉舌的主持人。至於對外不公開的職務，諸如「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類，還有許多。

吳是劉少奇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是個牆頭草型的人，腰桿軟、容易變，照現在所掌握的資料看，他是劉少奇旗下那些大將中，出賣劉少奇最徹底的一個，他把劉少奇的陳年老賬全翻了出來，並且加油加醋，做了非常惡毒的解釋，以坐實劉少奇的罪名，從這些地方看，這個人的私德是很壞的，完全沒有知識分子的人格。

一九四八年五月到四九年二月，劉少奇把「新華社」的廿幾名頭目集中到他潛伏的地方——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加以嚴格訓練，以使「新華社」成為劉少奇所中意的形態，它的「文風」，也成為劉少奇式的。吳冷西便是參加受訓的人員之一，他自己說，他因為在這次受訓中，表現得「奴性可嘉」劉少奇便特別看重他，讓他當了「新華社」的頭頭。吳冷西在「文革」時的檢討中，把劉少奇給他的「訓練」，和「新華社」長期以來所實行的一套，臭罵了一頓。可是，「文革」之後，「新華社」雖然成了「文革派」的重要據點，而江青之流又拿不出什麼新東西，所以「新華社」實行的還是劉少奇定下的老一套。吳冷西在檢討中罵「新華社」的那些話，正好用來做今天「新華社」的鏡子。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運動之後，毛澤東對於「人民日報」在「運動」中的表現大為不滿，認為該報「總編輯」鄧拓刊用那樣多「反面意見」、「毒草」，是「吃裏扒外，別具用心」，便親自下令免了鄧的「總編輯」職，改調為「社長」，而以吳冷西兼任鄧拓的原職。

從那以後，以中共「中央」發出的大塊文章，如「列寧主義萬歲！」等一系列跟蘇聯罵戰的論文，吳冷西都是主要的執筆人。可見他不但在劉少奇面前吃得開，毛澤東對於這個「奴性可嘉」的文人，也是頗為賞識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奪的是權，像吳這樣的根長在劉少奇身上的當權派，任他文章寫得再好，檢討做得再漂亮，江青也容不得他繼續蹲在老板上，還是把他「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予以鬥垮、鬥臭。



雜文的風格

雜文這東西，雖說是東扯西拉，但究竟還是為社會所需要的。不過它必需要有點兒思想性，有點兒生活，也許還要有點自己的風格，雜文本來是沒有一定風格的，它多彩而又多變，所以我說的「風格」，只是屬於自己的，並非是強人以「千篇一律」。

古有雜家之名，為九流之一，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故雜者，不主一家，彙集眾說之謂也。禮記裏也有雜記篇，是雜記諸侯以至士之喪事。

至於雜文，是用以記雜事的，從前古文家記修造宮室、遊覽山水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等，都可稱之為雜文。

任何一種文章，總是沾着作者的血肉，蘸着作者的思想的。由雜感發為雜文，不論是抒情、說事、諷刺、或者嘻笑怒罵，都是含着作者當時的思想在內。至於文體，有時像篇散文，有時近於小品，既曰雜文，歸類就很困難。

記得淞滬戰役，留在上海的一些作家，左翼的人不少。當時有不少寫雜文的人，像唐弢、王任叔（巴人）、文載道等七個人所寫的雜文；編印了一本「邊鼓集」。所謂「邊鼓集」就是從傍敲鼓邊之意。後來這七個人又將它們所寫的一些雜文，再取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之意，編印了一本「橫眉集」。

這些人的文章，它們當時在抗日救國的使命上，原無可厚非，但是它們並非完全如此，有時還是在共黨幕後指使下，從反動的思想角度出發，對政治、對社會，作了很不適當的批評。其實，與其說是批評，還不如說它們是嘲弄，站在火窟傍邊說風涼話。所以有些具有正義感的人，站出來指責它們專以「橫眉」的姿態，而又自命為敲邊鼓來發洩憤慨，不僅產生了反感，也發生了論戰。今天我們再談那些文章，不管是張三李四所寫，也不管是一篇兩篇，所給人的一種印象，總是一樣貨色，更不管它們是否以「橫眉」的姿態來敲「邊鼓」，那些和尚唸的都是同一樣的話，而且不管是真和尚也好，假和尚也好，它們所奉的都是共產廟裏所奉的那個神，它們祇是假慈假悲地青磬木魚，要把大陸人民普渡到閻王殿上，到頭來連自己也「普渡」了。就像白圭之玷，不能說是毫無瑕疵。

不論任何一個社會，總有它光明和黑暗的一面，我們處身在一個社會裏，光明面實蓋過了黑暗面。我們並不諱言，在這個社會裏，過橋的也有，落水的也有，但究竟是過橋的多。我們必須用這個社會所發出的光輝去照亮黑暗面，使黑暗面逐漸縮小。

士只注意它的政治動亂情勢，而忽略了其日趨深刻的經濟危機。事實上，大陸政治、經濟的混亂，不但連鎖反應，而且發生惡性循環的作用，這對於中共的統治是一項巨大的震撼，對於反共自救的廣大人民。則提供了因時乘勢，導發大陸革命的有利條件。

中共經濟困厄

據中共地方廣播透露，大陸今年的工農業減產情況嚴重。「湖北電台」指出，當地共幹們為奪權，曾挑起工人武鬥，有八千名職工的武漢重型機床廠，今年一至十月，「陷於停產，半停產的狀態」。江西電台供認，粮食與副食品「保障供給制度」已被破壞，駐在當地的「機關、團體、部隊、企業單位」，因缺粮、缺副食品，已「自行到農村収購」；因而該電台叫罵對「違反規定、情節嚴重、屢教不改者，將嚴肅處理。」由上述廣播，暴露了工農生產銳減的情形，鄂贛兩地如此，其他各省市亦必如此。

大陸連年經濟困難，生產萎縮，一方面由於中共加緊壓榨，人民愈加怨恨，於是採怠工、破壞等方式，以從事反抗；一方面由於派系鬥爭伸展到每一工廠和農村，反共抗暴的羣眾，得以滲入其中，擴大暴亂，使生產陷於停頓。今年發生「批鄧反右」運動，接着又掀起整肅文革派的鬥爭，在各派系互相纏鬥之中，中共當權派對經濟、生產更失去了控制的能力。

河北省發生的大地震，是今年中共經濟上最沉重打擊，煤礦業中心的唐山市夷為平地，平津一帶的主要工業受到重大破壞，勢非短期內所能恢復。事實上，中共在二十多年間，以「政治掛帥」及一切落後方法來「攪生產」，已造成人為的災害，增加經濟困難；在大地震發生後，對於恢復震區的工農生產，不但是徒托空言，而且藉救災善後之名，掩護其奪權火併的準備，華國鋒一夥，於數月前從東北調派軍隊至唐山附近，以加強「北京軍區」的武力，再採先發制人的手段，逮捕「四人帮」，即是事實的證明。

由此可見，中共沒有能力也毫無誠意來改善大陸的經濟問題，他們一向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並認為控制腸胃即可控制人民的行動和思想；所謂生產建設及儲積粮食，只是壓榨農工羣眾的膏血，增加其備戰擴張的賭本。可是歷史告訴我們，任何暴虐政權，到了不能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時候，貧困飢餓的人民，必然憑着死裏求生的決心，奮起埋葬迫害他們的暴虐政權。

因此，在中共內部劇烈搏鬥之下，大陸工農業停產減產，不僅暴露經濟問題的嚴重，也反映中共政權失去控制能力。

余秋人

開放的社會，尤其在兩性關係上，西方人開放的程度，簡直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但事實並不盡然，在西方，尤其是政府與知識份子，對於一般所謂的猥褻、色情、淫邪，與眞正的藝術作品之間的分野界限與檢視尺度，其實是以相當嚴肅的態度，來下十分審慎的判斷的。

藝術與色情分野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是英國大文豪勞倫斯的巨著，也是一本最馳名世界，招致物議的作品，這本書在各國發行時，都曾引起或多或少的爭議，幾乎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將它列為禁書。甚至在美國已經准許原書公開發行的時候，原作者勞倫斯的祖國——英國，仍對這本書在本質上究竟是純粹的藝術，抑或是瘋狂的色情一事，抱持一種眾說紛紜的懷疑態度。

因此，在勞倫斯死後的第三十二年，由於英國最著名的出版機構：「企鵝圖書公司」，印行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的完整版本，而被倫敦的首席檢察官公開提出控訴，起訴的理由是這本書「整體看來，傾向於敗壞心智和腐化讀者心靈」，因此它違反了當時最新的出版法令。

由這一嚴肅而尖銳的起訴理由來看，英國人對於眞正可能含有色情成分，蓄意敗壞社會風氣的作品，也是毫不容情地要加以摒棄的。

一九六〇年十月，三十五位著名的男女文學家、道德家、神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出版家、教授、編輯、和文學評論家，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第一流人才，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佛斯特等，來到倫敦的中央刑事法庭，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作證。他們的證詞，眞誠而深刻，他們的態度，開明而坦率，從他們在法庭上的表現，我們不但可以看到英國人對於文學與色情之間的劃分，是何等的嚴格，而且可以看到一般英國人，對於文學欣賞的水準，是何等的重視。

英國的出版法令，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對於眞正「敗壞心智，腐化人心」的色情作品，當然是深惡痛絕的，然而這法令下尚有一條但書：「倘若該刊物之出版，得證明為符合大眾利益，亦即基於科學、文學、藝術、知識、或其他一般關切的主題」，則可免於論處，於是這一場論辯的中心，便在於「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由其文學或藝術上的主題及處理來看，是否能「證明為符合大眾利益」，主持審判的陪審團必須在法律的前提下，聽取證人的證詞與兩造的論辯，再參考原書的旨意，來下最後的判決。

所以，假藝術之名，行色情之實，無論在哪一個社會中，都不可能會得到過份的縱容。

梅耐寒

沙地王子擴充軍力

□□何超明□□

在阿拉伯世界，甚至整個世界，沙地阿拉伯地位相當重要。它好像一個有實權的父老，既可左右世界的經濟命運，也是中東國家爭執、衝突的調停人。沙地國防部長蘇丹王子，最近向英法大購軍火，雖說是爲了自衛，但不難看出是使沙地成爲阿拉伯世界的盟主。

沙地阿拉伯是黎巴嫩停火的幕後功臣，當伊拉克陳兵科威特邊境，科威特立即請沙地阿拉伯出面阻止巴格達的「蠢動」。沙地阿拉伯的不偏不倚立場，冷靜緩和的國策原則，得到國際的敬重，咸認爲在阿拉伯世界中一個少有的老謀深算，公正持重的國家，自必成爲阿拉伯世界的中流砥柱。行將見它「才」「財」俱備，對世界政治將有積極性的貢獻。這可以從蘇聯對它的惡劣印像一點上，反映出它的國格不屈從任何強權。

蘇聯憎恨沙地

恨得牙癢癢的布里茲尼夫於十月廿五日召開的蘇共中委會會議上發言，將沙地置於以色列和帝國主義者的行列之中：「……北約集團利用黎巴嫩國內某些反動勢力，給與武裝，使之攻擊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左派，對阿拉伯人的反帝國主義，以色列及沙地阿拉伯的革命受到打擊。」

他完全抹殺沙地阿拉伯主動召開的賴依特高峯會議，使巴解和叙利亞，埃及和叙利亞能夠恢復友好關係，增加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力量，都是這次高峯會議的具體成果。

對西方國家而言，它的石油部長雅曼尼對「商業週刊」記者說：「我們不願見西方發生衰退，它一定將會削弱現存的政治制度，特別是歐洲的某些地區。」所以盡力企圖說服其他產油國，同意於明年對石油加價不逾百份之五。且看伊拉克主張非加百份廿五不可，素來明智的伊朗王也聲言必需大大地增價才行。沙地阿拉伯實在非常理智與關懷，並非只看眼前鈔票而渾忘對世界前途還有一份責任。

沙地軍事落後

在建軍整武方面，沙地遠落後於伊朗，仍未超過伊拉克。因爲已往人民教育水準太低，前進步伐又舉得太遲，從遇刺身亡的前任國王方才開始力爭上游，它與科威特都是目前西方軍火商的大主顧。它的國防部長蘇丹王子訪英，一言一動均爲各國注視。英國輿論界更作諸多忖測。有的說他向英國買值三十億鎊軍火。有的說特爲在埃及設軍火工廠而來向英國請求技術指導。有的說他對英國之處理巴勒斯坦問題不滿，而以提取貯存英國的全部存欵作威脅。其實，都是不確。蘇丹王子因此特別接受「大事」雜誌的訪問，把心中的話老老實實地說出來，以免謠言造成惡果。以下是訪問內容的摘要譯述。

問他是否來英買軍事裝備，他說他來英目的只是加強兩國現存的友誼。在軍備方面，兩國合作已有多時，因此他要來親自看新產品，和已發展成功及正在發展中的，然後研究何方是沙地所需，何者方能爲沙地軍隊所用。那麼對於沙地的需要或所提出的要求不致有所誤解。英國從未拒絕過沙地所要買的軍火。它與英法間目前的良好合作關係，是由於它們都衷心樂意應允沙地任何的要求，供給它所需要的仰何武器。通常沙地都不選擇他們所不懂使用的武器。

不願購買美軍火

問他是否由於向美國買軍火遇到阻碍，方才轉向英法購買？他說實在是由於沙地堅決保持有選擇的自由權，才不限定於單獨一個購買來源。沙地已



沙地王子訪英參觀「酋長」型坦克實彈射擊表演。

完成五年建軍計劃中的第一年。已決定美法英三國的軍火適合沙地要求。現在它已有數以百計的青年軍事專家，他們的任務是研究西方生產的一切武器，加以比較，然後才決定那些對沙地有用。這必須將沙地的氣候因素考慮在內，它不似歐美，經常酷熱，對所需要的必須先作全盤性考慮，對所選的武器時常有加以修改的必要。

沙地所買的武器都是懂得如何有效使用的，不論是向英、美或法購買，事先必須訓練好使用那些武器的人才，然後才購買它們。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李文士數月前曾宣稱沙地所買的美國軍火，並不是全部都是它所需要的。王子對此頗表憤激，他說當克李門士最近訪問沙地時，他曾質問他：「是你們提議把碟十五和十六供給我們的，而我們的機師已在練習駕駛它們，你怎可說出那一番話？」

克李門士回答說他的話被誤引了。王子追問他為何不作更正？他不作答。

購軍火為自衛

致於沙地所購的軍火是否附有條件規定，未得賣軍火的國家同意之前，沙地不准把它們再運出國境。王子稱沙地從不接受任何條件。而買軍火目的亦不過是自衛。而不是屯積軍火來對付以色列。明眼人一看就知和平對阿拉伯國家有利，但對以色列則不然。

他對沙地與英國飛機公司「BAC」進行交易的過程甚感滿意。交易是獲得英政府的保證和監督，所以進展良佳。沙地現已同意與「BAC」的合約再延長三年。現時合約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告終，經延長則可至一九八〇年了。（按：該公司的中東生意日益發達，它與伊朗已做成一宗總值六億五千萬鎊的飛彈交易。）



沙地阿拉伯國防部長蘇丹王子。

對傳說他為埃及建軍火工廠一事而奔走，王子斷然否認，斥為全無根據的謠言。

十一月十四日，倫敦的「星期日時報」刊登一篇王子訪問記，其中涉及石油加價問題者，它說王子暗示加價百份之十與十五之間。翌日英首相卡拉漢發表措詞強烈的聲明，對產油國加以警告決不可增加油價。

王子說他沒有說過石油加價百份之幾的話。因為是否加價和加多少的問題有待產油國集體商議才能決定。沙地不能獨行其是。他已前說過，又將再說的是產油國是被迫而考慮加價的，因為工業製品的價格急劇上升，發展中國家要依照那價格來付賬給工業國家。他常呼籲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需有溝通雙方的語言，俾能製訂一個雙方均滿意的價格表。

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而工業產品價格繼續上升，則產油國又有甚麼其他可選擇的辦法？產油國經常面對的難題是，如何把專家們久已了然的事實使公眾知道，但一般人迄今仍未明白前述的道理。這是一個消息是否靈通的問題。當公眾獲悉事實真相時，他們自然了解一方面增加工業產品價格，同時卻又凍結原料的價格，是不可能的事。

保障紅海的安全

為了石油之故，波斯灣區的安危令人關懷。紅海又如何呢？沙地與埃及和蘇丹共簽的條約是否在於保障紅海的安全？抑或如傳說中所能針對利比亞的卡達非政權呢？王子指出沙地並非簽約國。只是埃及與蘇丹之間的事。誤會的由來也許是因為沙地屢次聲明樂於帮助蘇丹解決問題或渡過危機。沙地的活動經常不越出阿拉伯聯盟憲章的範疇。而不會憑籍近似軸心之類的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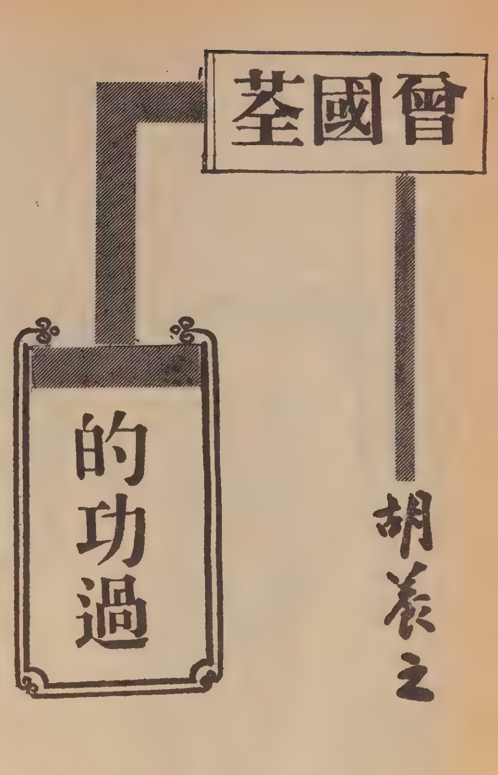
紅海的安全是一個共同的責任。沙地，埃及和蘇丹都不能獨霸紅海。埃塞俄比亞，索馬利亞，北葉門，亞丁和其他非洲國家疆界都瀕臨紅海。沙地對紅海所要求的不外是維持它不被國際糾紛所波及而已。

過去幾星期所發生的事足證沙地已是阿拉伯團結政策的主要力量，假設自簽訂亞奈協議時與及黎巴嫩內戰爆發之始，若沙地實行運用其影响力，則可能救回許多人生命，也不致有錯過良機之憾。

蘇丹王子表示沙地實際已盡過很大的努力，但內情仍不能公開。不過也曾考慮過公開揭露若干惡意誣捏和責備沙地的國家的真面目，包括那些做過企圖消滅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目標的事的國家。但沙地王終於聰明地忍耐下去，不發表這個公報，不願在文字上作爭論。

沙地有耐性，忍耐也是沙地在賴依特高峯會議中獲致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它的成功為後來以結束黎巴嫩內戰為主旨的開羅高峯會議，才下成功的路。而且使埃及和叙利亞間的關係，恢復正常。

讀者們不難從蘇丹王子的說話中，尋覓出沙地阿拉伯的基本態度和未來的對外政策路綫。它也是波斯灣區的穩定力量之一，但若無強大令人「敬畏」的武力，則事到臨頭時，可蘭經亦無濟於事的。



在近代的紀載中，關於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的生平事蹟，所在多有；惟直接揮軍破金陵，殲滅太平天國的曾國荃，則非常簡畧；而他對滿廷的功勳，也爲乃兄的英名所遮蓋。其實，國荃用兵之有勇有謀，絕不下於當時的左、胡、彭、李（鴻章）等人。現代軍事家也認爲：國荃那一股子強悍的衝勁，配合着國藩的穩紮穩打，於是乃獲全勝。因此，筆者認爲曾九師一生事蹟值得一記。

自贛至皖連戰皆捷

曾國荃，字阮甫，湖南湘鄉人，清咸豐二年優貢，六年因太平軍攻江西，陷吉安，國荃乃與前吉安府知府黃冕，聯名請於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勸捐募勇，共得三千人，由國荃親自率領赴援，以其始攻吉安，乃號稱「吉安營」。同年十一月，師次江口，距吉安三十里，敵分兩路來拒，國荃揮軍擊敗之，乘勝克縣城，連破敵營於大沙河千金坡，論功行賞，加同知銜。

咸豐七年二月，丁憂回籍守制；同年十月，江西巡撫耆齡，奏請起後，國荃治軍吉安，又以吉安官軍失利，奏派國荃統領全軍，上一併允奏。十一月，敗援敵翼王石達開於江西吉水三曲灘，而吉安之圍合。咸豐八年四月，旁克吉水萬安，便得旨以同知即選，並賞戴花翎。同年八月，國荃率水師，攻毀了白鷺洲敵船及城外敵壘，遂克吉安，即升知府，賞加道銜。咸豐九年五月，國荃奉令進剿江西德鎮，三戰皆捷，水師直薄西瓜洲。同年七月，乘夜克其鎮市；敵竄浮梁，响明等地，追及浮橋，即殲其半，城內敵人出援，亦溺千餘人，乃克浮橋，於是以道員即用。咸豐十年閏三月，國荃揮軍進攻安慶，駐紮集賢關。同年十一月，太平軍英王陳玉成大舉馳援，國荃奮力將之擊退。但次年三月，陳玉成復來攻，築壘於菱湖北岸，而城敵亦築壘南岸，以通往來。這時的國荃則遣弟候選訓導員幹等，築壘於湖東，泊水師以制之，連戰皆大捷。陳玉成由馬踏石鳧水道遁去，仍留赤岡嶺敵壘四座，與菱湖之敵互相死守。國荃則困以長壕，悉破敵人北岸十三壘，南岸五壘，生擒五千餘人，斃敵八千餘，鹵獲武器無數，使國荃聲威大震。

同年七月，國荃派軍平城外敵營，並拔東門外月城，北門外三石壘，陳玉成復率眾來援，猛烈攻撲達六晝夜，國荃憑壕轟擊，敵人傷亡甚重！而城內之敵則修月墻於壕外，國荃即派勇士數十人加以踏毀，更築新壘，左右埋伏精兵以防衝突，俟敵出擊，即行夾攻，自夜達旦，殲敵三千餘。同年八月，使用地雷轟坍西北城垣，揮軍入城，盡殲悍敵，而安慶遂克，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旋以追剿陳玉成各股獲勝，賞給偉勇巴圖魯名號。九月進軍廬江，奪泥汊口神塘河敵壘，遂克無爲州，偵知運漕鎮爲江寧敵粮積聚所在，乘勢攻援，進克東關，賞頭品頂戴，十月回湘募勇，加強其實。

圍攻金陵浴血苦戰

同治元年正月，授浙江按察使，二月遷江蘇布政使，隨即率師東下，敗敵於巢縣望城岡，進拔桐城捕雍家鎮諸隘，遂克復巢縣含山，旋下和州，克裕溪口，率輕兵襲取江西梁山，掃平北岸敵壘，下部優叙。同年四月，會兵侍郎彭玉麟的水師進逼金柱關，敵被水軍牽制，國荃乘間潛師，經薄太平，奪門入，直復其城，又引軍攻克金柱關，三汊河上駟，渡數十壘。既聞弟員幹復蕪湖，料敵必東竄，全記名道員彭毓橋，預伏薛鎮渡口，而以輕騎追及於賈灣，乘其半濟而擊之，敵轉走護駕墩，掠舟偸渡，水師截擊不利，遂趨薛鎮渡口，伏軍起而破之。五月復秣陵關，收降卒四百餘人，進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並拔頭關，水師進扼江寧獲城河口，國荃倚之，遂逼江寧，駐營雨花台。

同年六月，援敵兼程趕到，又被國荃擊敗。其時大江南岸，疾疫盛行，營中病者逾萬；閏八月，太平忠王李秀成自蘇州率眾六十萬來援，糾合金陵城敵，日夜猛撲清軍大營而不少休，並分兵踞江上，以截清軍粮路，國荃乘夜於洲上急修十數壘，分兵駐守，並令補用道劉連捷，遣死士隨城出擊，爭奪湖橋營卡，國荃則移水師於藕塘築營隄上駐守，運道乃固，敵攻大營六晝夜，道員彭毓橋等，乘其疲之，破敵四壘，敵乃悉向東路，負片板蛇行，束草塡壕，前者拽屍，後者更進，國荃督軍策應，炮傷其頰而仍力戰，敵始敗退。九月太平侍王李世賢自浙江率眾十萬繼至，環攻炮台益急，國荃竭破敵。

當時弁勇相繼傷亡，國荃乃令各營增築墻壕以自固，而敵則用箱篋實土於中，排砌壕邊，上滿炮子，下鑿地道，國荃挑銳卒誘其近壕，奮力加以殲滅。

繼見西南敵陣散漫，出隊速破十二敵壘，斬獲約三千人。而東路之敵，則已攻至清軍的壕墻之下，又以地雷轟陷營墻，擁入塌口，各營發生血戰，殲敵近萬，自損約數千人。誅德王及主將等，敵仍開地道不已，國荃令諸將審其所向，掘地數十碼，隧而迎敵，或內外洞穿，適與敵遇，抽刃疊刺，盡瘞於地道之中，或熏以毒烟，灌以沸湯，或伐木作薪，堵塞洞口，或伺敵無備，冒雨出壕，襲破潛空地道之塘，敵始不得逞。會蕪湖守將王可陞率兩營繼至，國荃因整頓勁旅，分道並出，焚敵前敵四壘，其餘棄壘爭竄，立卽掃平數十壘，斃敵近七千人，而大營之圍解，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稱：「國荃以病餘之孱兵，當非常見之兇燄，戰四十六晝夜，以寡敵眾，卒能保全大局，賞賜珍物。」

南京克復紅旗奏捷

同治二年三月，太平軍自江浦上攻，圍勦劉連捷等於石澗埠，粮運汲道俱絕，遣彭毓橘會勦而大破之，擢浙江巡撫，仍着絕前敵之軍，駐紮雨花台，一意相機進取，國荃具疏懇辭，溫旨褒旋。勁卽遣記名按察使劉連捷等，會水師攻克東關，又會提督鮑超的部隊，再克巢縣含山。時江蘇巡撫李鴻章方進規蘇州，國荃估計李秀成不回援蘇、巢，卽竄攻揚州裏下河，計算如急爭金陵老巢，攻其所必救，使城下之敵，不暇遠趨蘇州。而北岸之敵，亦不敢專注揚州，乃激勵各軍，督攻雨花台及聚寶門外三面石壘而克。九洑伏，在急流之中城堅炮密，對面有攔江磯中關若干石壘，又有草鞋峽、下關、七里洲、燕子磯十餘、敵以炮艦掩護。

曾國荃則遣水師攻克下關、草鞋峽、燕子磯等隘；並乘勝攻九伏洲，敵殊死守，各營負割再戰，至黃昏始克，撲入盡殲頑敵；旋破長千橋印子山諸壘，以上方橋爲敵人粮道，乃令提督蕭慶衍、蕭孚泗等協力攻克。同治二年八月，佔領了江東橋、上方門、高橋門等處石壘，又克城東七橋甕及紫金山西南的望鎮、中和橋、秣陵關各據點，十月拔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鎮等隘，共毀敵壘二十餘座，同治三年正月，國荃圍攻鍾山，破天保城，城圍始合。五月攻克龍脖子山地保，時朝陽、神策等門地道，經久無成，國荃以將士疲敝，恐生他變。六月益誓師督戰，會提督李臣典從敵炮極密處重開地道，而以別軍猛攻太平門，龍脖子一帶，及火發轟塌城垣，李臣典先登，彭毓橘、蕭孚泗等繼之。敵以火藥傾盤燒清軍，而無一退者，共斃太平軍十餘萬，諸王諸主將、天將及大小頭目約三千餘名，李秀成，洪仁達等被擒伏誅，南京克復，紅旗奏捷。九月以收復南京，命諸明陵致祭。

剿捻無功摘去頂戴

南京克復後，太平天國宣告平定，曾國荃功勞最大，故於同治四年六月，調升山西巡撫，八月復請開缺賞假半年，回籍安心調理。同年十二月調湖北巡撫，七月奉旨幫辦湖北軍務。時捻匪任柱、賴漢光等股，盤據河南葉縣舞陽，國荃檄調提督鮑超由棗陽趨浙川內鄉，以防西路。提督郭松林從桐柏唐縣欄截而出，以防東路；並遣總兵劉維楨等，向新野爲鮑超聲援，敵人遂折而北竄信陽，又遣提督譚仁芳，敗之於孝感，敵陷雲夢、應城，進攻德安，被郭松林部所擊退，遂克應城，雲夢。國荃疏劾總督官文貪庸驕蹇各節，因而官文去職。捻匪以巡撫衝突，乃分犯沙港、安陸，則由彭橘毓、劉維楨分別擊敗。國荃鑒於敵騎太多，平地難與追逐，擬困之於棗陽、鍾祥之下，天門、京山之上；屢令彭、劉等部迎擊獲勝。敵復竄鸞口玉豐樂河，將渡河而北，國荃急派水師擊走。

同治六年五月，敵由豫竄運河，復竄山東泰安，寧陽。上以國荃防勦無功，摘去頂戴，先行交部議處。七月遣譚仁芳、劉維楨助守運河，兼管靳口至亨濟插防務。十月因病請開缺獲准。光緒元年二月，授陝西巡撫，遷河東河道總督。二年八月調西山巡撫，十月因病請開缺，賞假兩月調理。三年山西旱荒，國荃疏陳所有飢民，先行正賑一月口糧，被災十分者，極貧加賑四月，次貧加賑三月。被災九分者，極貧加賑三月，次貧加賑兩月，被災以分者則分賑兩月及一月，頗受民眾感戴。

光緒四年二月，大青山後馬賊游勇肆擾，又朔州匪徒熊六糾集飢民，到處焚掠，遣總兵馬陞，郭清泰等，協力勦平。同年三月奏言：「禁種罌粟，非嚴懲重罸不能挽回錮習。查兩江有將罌粟地畝充公章程，立法不甚苛擾，而小民最爲畏憚。乘此大祲粮貴之時，勸民改業，可期事半功倍。……」同年六月，國荃又上奏言：「大祲之後，荒地甚多，見擬酌給貧民籽糧，俾得耕穫。至無人地畝，擬准其族隣或客民承種；如本戶歸來，俟次年播種之時，方許認回。倘五年後，本戶（原業主）不歸，則應由佃種之人，承爲永業。」均如所請。

兩廣總督革職留任

光緒六年三月，曾國荃以舊瘡復發，請開缺，廷諭「賞假兩月，毋庸開缺。」兼辦事通商事務大臣；同年七月實授本兼各職。可是爲時甚暫，於同年九月間，以南洋援閩兵船三艘，却與國荃前議派五艘，先後有所不符，下部嚴加議處，應予革職。幸上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光緒十一年，京察屆期，慈禧太后懿旨，謂：「曾國荃夙著勳勤，辦事諳練，着開復革職留任處分。」這樣一來，國荃不僅未嘗受到處分，並且升了官。由於光緒十四年間，因安徽的合肥西鄉，爲匪首劉文弼勾結教會各匪，約期起事，國荃據報，卽派遣總兵郭寶昌等，協力討平。因之，於光緒十五年賞加太子太保銜。

光緒十六年九月，順直發生大水災，曾國荃捐製棉衣萬件，又提用南浙賑捐餘糧，趕製棉衣褲三十萬件，分解災區，救濟了數十萬災黎，一時口碑載道。同年十月病逝，遺疏入，追贈大傅，予謚忠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此外，還有立功的省份，准其一併建祠，伊孫特用主事曾廣漢，卽着承襲其一等伯爵。

電影評論

評 殘酷的生存

我心深處・周身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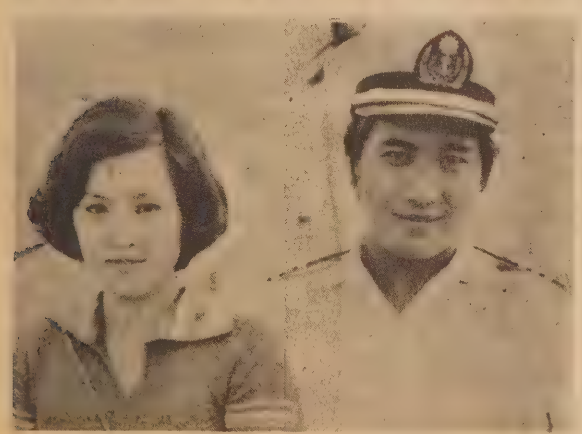
林巽

本期電影中，比較突出的有南美墨要哥出品「殘酷的生存」，此片導演連尼加當那在本港某些影評人中是不被電視的導演，演員也全是陌生面孔。這部電影並不是一個傳奇故事，而從一則新聞而來，又不是一則新聞那麼簡單，這則新聞所紀錄的却是一段珍貴的自襬精神。編導處理此片最難能可貴的是不渲染戲劇性，要是此片落在匠氣重的導演手上，可能將電影內容弄糟的。因為整個電影主調是發挖人的生命潛力而作的。



殘酷的生存一鏡頭。

「殘」片是根據一九七二年一架空機在南美烏拉圭高達一萬九千呎的安達斯山失事新聞故事改編成的，飛機上有四十五人，失事地點積雪七八寸厚的山頂，那裏寸草不生，可能是雪層減少飛機衝力，所以飛機失事及沒有着火燃燒，並且居然有二十七名乘客生還。電影先是寫飛機失事後，生還者互相照顧，埋葬死者，因為機上有十六名大學生，其中有醫科大學生，負起照顧傷者責任，等候救援，但三個星期後，飛機上食物用完，航空公司估計即使有生還者，最多也不能活上一個星期，所以放棄搜索。各人面臨絕望，傷者繼續死去。最後生存者飢餓難煞，乃不得不吃死人肉充飢，並派三個體力強壯的年青人，冒七天遙遠路程，攀過高峯，到山下求救。最後只有十六人生還，如果能及時救助，飛機上必多九個人能夠活下去。這部電影突出了人在患難中為「同艱共濟」及團結精神。至于他們吃人肉，電影表現出每個人的矛盾心理，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當然不會有人生還。電影中突出兩點鮮明的意念，一是人們不在患難中時，往往用正當的尺度來估計別人，要是救援者不抱絕望之心，那些生還者必然容易獲救。二是人在救援斷時，最好是不要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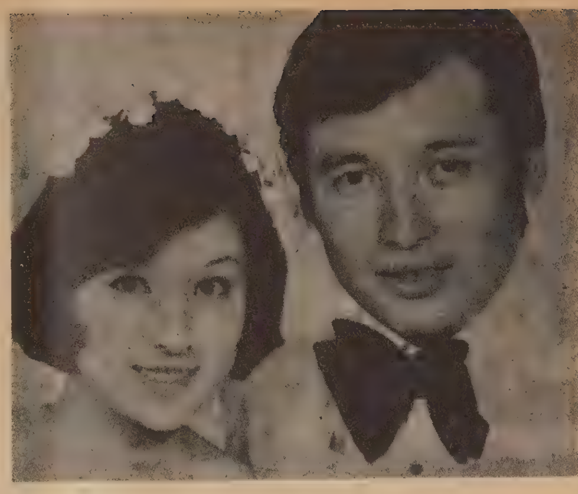


「我心深處」的甄珍與梁修身。

，試行自救，這個新聞故事中的十六人，最後的生還奇蹟，完全是他們勇於自救的結果。

電影外景，是在高山雪地外景實地拍攝，看那些演員在雪地上走，雙腳陷入雪中二三呎深，拍這電影，絕對不是輕鬆的一回事。編導製作態度亦頗嚴謹，是一部不錯的寫實電影。

本期國片中有劉維斌導演，甄珍、秦祥林、梁修身主演的「我心深處」，是一部以工廠女及學生女觀眾為對象的愛情文藝片。從鏡頭構圖看，此片有繪畫美，顯見導演對形象的美是用心思的。故事情節，看出是套日五十年前的古老愛情故事。故事寫一家船公司老板的獨子與一位船上的大副是很要好的朋友，公司中有一位女秘書與年輕的大副戀愛，後來輪船在北非洲沉沒，大副失蹤，這位船老板的兒子便追求大副的情人，並且結婚，但婚後大副回來，要老朋友退婚，揭起一番情海波淚，最後由女主角來決定，因為他已愛上新婚丈夫，大副朋友只得黯然離去，因為老板的兒子與她已經培養起了愛情。



「我」片中的秦祥林與甄珍。

電影中的大副由新人梁修身演出，是一個外型老實的小生。由於編導對角色塑造尚是生手，但看出這位小生潛質不錯。飾演女秘書的是甄珍，角色不甚突出，她表演得是算稱職，秦祥林仍然是一副花花公子的作風。本來後段的摯情可以加重。他却缺乏情感的深度，這其中導演應該是有責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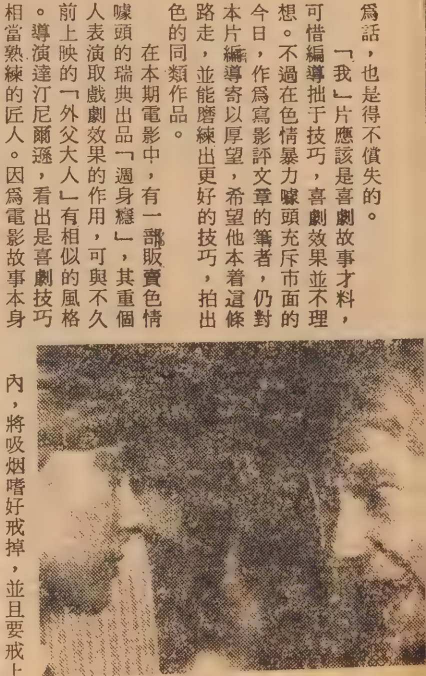
故事最欠通的一點是以電訊發達的今日，一個船上大副失蹤後獲救，不但公司應該預早接到報告，它也必然是報紙，電視訪問的重要新聞。可是編導為了培養女主角感到突然這一點戲劇效果，竟寫大副獲救不但女主角事先不知道，船公司事先也不知道，他是突然回來的，這類歪曲現實常理來遷就情節的表現方式，實是不足為話，也是得不償失的。

「我」片應該是喜劇故事才料，可惜編導拙于技巧，喜劇效果並不理想。不過在色情暴力噱頭充斥市面的今日，作為寫影評文章的筆者，仍對本片編導寄以厚望，希望他本着這條路走，並能磨練出更好的技巧，拍出色的同類作品。

在本期電影中，有一部販賣色情噱頭的瑞典出品「週身癮」，其重個人表演取戲劇效果的作用，可與不久前上映的「外父大人」有相似的風格。導演達汀尼爾遜，看出是喜劇技巧相當熟練的匠人。因為電影故事本身有如茶杯裏的風波那麼可笑，編導必然有小題大作的本領，才能將它誇張得吸引觀眾，此片演員哥斯達伊文，雖然比不上法國笑匠路易狄芬尼，但已算演得很好。劇中人的情感有如輕音樂，所以看來動作大於情感，有如為表演惹笑魔術的小丑。

「週」片中一鏡頭。

「週」片故事寫一個大富翁死後留下一億七千萬法朗給他的獨生子，但有一個條件，要他的兒子在十四天內，將吸烟嗜好戒掉，並且要戒上一年，才能有資格承受遺產，要是他的兒子戒烟失敗，這筆遺產便歸他的弟弟所承受，電影過程，便是誇張一個烟癮很大的青年人在十四天為戒烟而辛苦掙扎的過程。電影寫他自行戒烟三天後完全失敗，原來他的叔叔為了爭財產暗中僱人去誘他吸烟。他迫得請一個組織力量龐大的私家偵探社來跟蹤及阻止他吸烟，為了戒烟，他隨時換環境，時而巴黎，時而倫敦，中途他愛上一個空中小姐，偵探社的人步步跟蹤，但在第十二天，他烟癮發作，扮女人出來購烟，偵探疏忽了，他憤然開除了偵探，這偵探社遂為叔父收買，變成跟蹤着他拍他吸烟照片的破壞者。果然拍到他一張吸烟的照片，但他因為出多一倍價錢將偵探收買來作反證，使叔父最後失敗。



「週身癮」主角向空姐取香烟。

這部電影只為引觀眾發笑而拍，出了戲院，可能使你連想也懶得去想它，但由此片可以使人得到一個意念，那就是只要技巧熟練的匠人，任何平凡的題材，也可以拍成一部出色的電影。

卡達

再度回到船艙，我停止了嘔吐，開始學習瞭解這艘船的性能，每一個管道、裝備、活門、開關，水門和控制樞紐，我都必須在短期內學會，以使能在緊急事件發生的剎那，決定如何恰當的操作各項系統。

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是如此相連，大家的存亡與否端賴每一個人是否清楚他的工作。因此，在絕大的熱情支使下，每一個人在頃刻間就學會了許多過去不知道或未曾深刻瞭解的事物。

一九五〇年，海軍決定建造新船，這是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我被任命爲事前準備工作的高級長官。新船比舊船的體型小，專爲深海作戰而設計，是一種反潛艇式的潛艇。

其他更高級的長官，在後來奉派前來從事實際的應用工作。所有的人都並肩學習潛水、上升、潛游、作戰等等項目，直到新船下水。

爲了實驗這艘船的性能，我們在水中潛行了長久一段時日，腳上只穿着襪子，操作着潛望鏡，調整距離，以及諦聽各類目標物傳來的聲音。我們也聽到了不少海底動物發出的聲音，並且能夠偵察出比原來若干倍遠處船隻的動靜。三個星期後，我們之中的一個電工人員得了「孤閉恐懼症」，發瘋了。我們爲他作靜脈注射，並且把他綁在一個床舖上，希望他平息下來。但我確信，這樣作並沒有幫他減輕多少苦惱。最後，我們只得浮出水面，帶他前往百慕達南方兩三百哩外的飛機場，搭乘直昇飛機回去就醫，此後，他就一直沒有再回到潛艇。

海軍上將海曼．雷柯佛以任何尺度衡量，都是一個傑出的人。

第五章　全力以赴

一九四九年，由於上將的刺激，海軍才召集了一個委員會，發展艦艇核子推進系統，並且和兩家大公司合作，建造原子動力潛艇模型。西屋公司設計及建造了「鸚鵡螺號」；奇異公司建造了「海狼號」。前者使用「液化水」，後者使用「液化鈉」，作爲核子反應器核心的傳熱導體。

當我一聽到這項計劃，我馬上申請指派任務，把我認爲在我這個階級中任何軍官最適當的工作塡上——亦即參與第一艘原子潛艇的發展。

經過一番甄選、面試、和雷柯佛談過話後，我被任命至紐約州的珊涅特第，作爲「海狼號」預定船員中的高級長官，並且開始教他們數學、物理、反應爐技術學。

一年之中，我們使那些士兵，由最簡單的知識開始，到瞭解全艇的各部性能和使用方式。我們把我們每日實地所學的完全融入教學中。所有參與的人都受到嚴密的安全處理。我們並且在珊涅特第與原子動力委員會間，往返奔跑了許多次。

在這段原子潛艇早期的發展中，和我共同工作的是一小羣由海軍軍官組成的相關人員，大家都對潛艇軍方和華盛頓方面的原子動力委員會負有連帶責任。因此，在這個非正統的組織中，官階大小或何種軍階倒成了次要問題。

雷柯佛指揮官及其他四名官階稍低的軍官也加入了這個核子計劃中，達五六年之久。他被派到田納州的橡脊鎮來，是在一九四六年。計劃剛開始的時候。

雷柯佛幾乎可以算是海軍史上最具能力，最有創意的海軍工程專家。但氣量狹窄的海軍當局卻在一九五〇年代早期兩次駁回他的晉級案，這意味着他的強制退休已經無法避免。

最後，雷柯佛之能獲得晉級，並且留在海軍服務，完全得力於杜魯門總統和國會中有力人士的直接干涉，



少年的卡達

挽救了他在海軍的前途。

他也許沒有注意過或從未在意過，但他對我的一生卻有極深遠的影響——也許除了我的父母外，比任何人對我的影響都大。

他的刻苦工作精神和能力，令人無法置信，他也要求屬下對他完全盡責。我們一直懼怕他、尊敬他，而且努力討好他。我不記得在那段共事時日中，他對我說過一句甚麼讚美之辭；沒有評語就是他的評語。但如果一件工作沒有作得像他預期的那麼好，他就會不吝加以嚴厲指摘。他對我們作了最大限度的要求，但他自己也盡了比我們更大限度的貢獻。

有一次，我還記得經過一天艱苦的工作後，我們和他一起飛往西雅圖。我們在這架民航客機上有一段長途旅行。飛機一開始起飛，我就看到他又開始工作。而我們這些人也決定要作同樣工作。幾小時候，我們累了，靠在椅背上休息，睡着了。等到我們醒來時，我們看到雷柯佛還在工作，連睡都沒有睡。

當他對國會或海軍或製造廠商所要求時，他從未花言巧語或胆小怕事。所有的廠商和製造公司都知道雷柯佛上將比他們自己的專家知道得還要多，還要仔細。他的船總是能夠準時造好，動力裝置總是比預期中還要優越。任何別人作不成的工作或再無聊刻板的工作，只要交到他手上，馬上成爲事事如意的工作或足以使全國上下感覺榮耀的工作。

卡達的母親

雷柯佛的一生是充滿光輝和卓越的，不論對美國海軍史上或他個人之爲一個劃時代的新動力——結束了十九世紀的蒸汽動力——海軍工程專家都一樣。

他對我們工作的要求，一直堅持到最細微的部份。他認爲一個好的潛艇人員便該這樣。因爲這種最危險的海底工作，需要最大程度的細心。

他也經常爲那些無能的領導階層寒心，因爲這些人能把某一方面的理論說得頭頭是道，對於實際工作却缺之責任心。他對美國的教育體系非常挑剔，尤其海軍學校；他認爲一個官校畢業生還沒有能力承担特殊海軍任務中的技術責任。他主張對於他們，應該專注於工程、數學，以及其他專技科目的教導，以期他們受命操作一艘船艦時，立刻就能瞭解它的全般素質。正如他所指出的，軍事結構中，口漸增加的官僚組織，乃是國家防衛機能中的極大障礙。作爲一個負有全責的海軍核子推進力統帥，雷柯佛和國防部最高參謀單位之間，還有二十一道中間關口，阻擋了他們之間直接溝通協調的機會；每一道關口部有行使否決和延擱議案的權利，但却沒有提出任何有效議案的能力。這實在是行政效率上莫大的傷害。

當「鸚鵡螺號」於一九五二年在新倫敦舉行龍骨安裝典禮時，雷柯佛並沒有扮演任何搶眼的角色。杜魯門總統成爲當日注目的中心。

典禮完畢後，我們驅車回珊湼特第，羅莎琳陪我前往辦公室和這位打破海軍舊習，並且克服一切障礙的人物晤面。

由於我對這項核子潛艇計劃提出申請，雷柯佛便援例接見我，和我洽談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和他直接會面。我們單獨坐在一間長型辦公室裏，有兩個鐘頭以上。他讓我自由選擇題材討論。

我非常小心的選擇了一些我自認最內行的題材——時事、船舶駕駛術、音樂、文學、海軍戰畧、電子、砲擊——然後，他開始詢問我一連串有關這方面更深入的問題。每一方面，他都馬上證明了，和他相較之下，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非常有限而已。

他一直看入我的眼睛深處，沒有笑過。我的冷汗濕透了全身。

最後，他問了我一個我自認可以扳回劣勢的問題。他說：「你在海軍官校中的成績如何？」

從我完成喬治亞軍士技術學校的教育，直到進入安那玻利斯之前，我的表現都極優越。因此，我挺起了胸膛驕傲的說：「在同期的八百二十名學生中，我名列第五十九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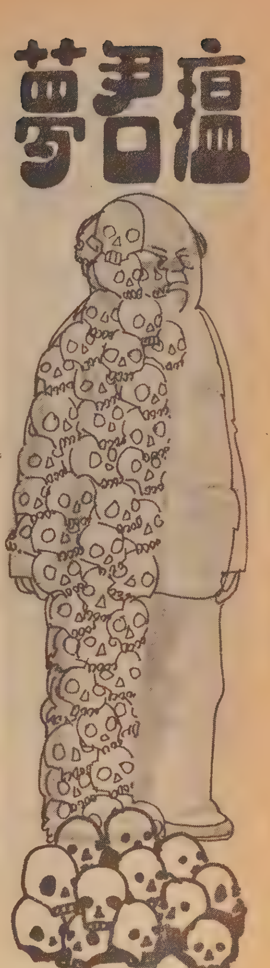
我挺身子坐了回去，等待他的嘉許——但他不但沒有，相反的，他還問我：「你全力以赴了嗎？」

我說：「是的。」可是，我馬上就又想到了我在官校中，原可把一些諸如友軍、敵軍、武器、戰畧等等學得更好。因此，我最後咽了一口口水，改口道：「不，我並沒有在每一樣功課上都全力以赴。」

他靜靜看了我許久，然後開始轉動他的椅子，把這次晤談結束。他問了我最後一道問題——一道我終生無法忘懷，也將終生無法回答的問題：「爲甚麼不全力以赴？」

我默坐了半响，渾身顫抖着，然後慢慢的起身離開那個房間。

瘟君夢



岳騫

廿六日下午，共第三縱隊，忽然撲到黑山城外胡家窩棚對西向大軍司令部，以致使我全軍指揮系統紊亂，電訊全中斷，而陷於一場混戰中。但我忠勇的新三軍在混亂中仍然攻佔二道鏡子、厲家窩棚等地，我歷史悠久的四十軍也擊敗當前共軍，勇克半拉門，倘指揮司令部無此巨變，打開新民通路本已無問題，然一切情勢已轉變到無可救藥地步。廿七日東北剿總，瞭然前綫局勢已不可爲，乃命令大軍就地分頭向新民、遼中各地突圍轉進，惟當時我大軍正處於河流沼澤地帶、運動困難，處處都受共軍攔路截擊，竟使全軍爲之瓦解。新一軍、新三軍、七十一軍被阻於北寧路北側繞陽河與柳河右岸，在轉進中被共軍各個擊破；新六軍、四十九軍等車輛都陷於泥濘的湖沼地帶，突圍中被迫潰散，只有零零散散，向瀋陽地區作個人逃亡。另據自東北逃出人士說：「黑山胡家窩棚的廖耀湘司令部在一民間大院中，胡家窩棚村前與村後國軍警備都極森嚴，司令部本身門前也有衛兵數人站崗佈哨；廿六日清晨，忽有共諜僞裝村民十餘人，手推兩輛糞車自隣村要求通過，國軍警備人員不疑有他，竟允其進入胡家窩棚，當行經司令部門前，此十餘僞裝村民在須臾之間，突從表上隱蔽處取出槍械，一擁而上將衛兵制服，衝入司令部內，控制電訊台，據以發佈假的命令，指揮國軍退却到沼澤難行的死角絕地，國軍乃至潰滅。

瀋陽爲國僅次於上海、北平、天津的第四大城市，幾百年來始終爲東北政治中心，僅日本統治期間，由於地理上等種種理由，將僞都設在長春，但實際上瀋陽在其他各方面，仍隱然爲東北重心，筆者前已述及。國軍打出山海關後，順應各種情勢發展，瀋陽很自然的又回復到東北統治、軍事、工業的樞軸地位，國人並以九省之都譽之。

遼西錦州大戰發生，廖耀湘獲國軍主力出援，各方無不拭目以待，企盼此戰獲勝，而力挽一年餘來的挨打局面，重睹國軍出關時威儀。尤以錦州、長春相繼失陷後，東北人心益見沉重，對西向大軍動向無不翹首而望，黑山失敗消息傳來，瀋陽軍民無不垂頭喪氣，而有痛哭失聲者。

三十七年十月廿六日晚，中央社南京總社編輯僞新聞作爲軍事新聞參考的人員，當僞社傳來國軍失敗消息，使中央社瀋陽專電報導黑山失敗新聞輪廓更爲顯明。當時在南京一般人對此役感覺，只是此一戰役業已失敗，而身在東北人士感覺上那麼沉痛與嚴重。因爲，大家仍然向好處打算；如，瀋陽仍有若干國軍，黑山國軍雖敗，仍向瀋陽退回整補，東北國軍輸是輸了，但這並不一定使瀋陽立刻失陷。

此時，瀋陽地區守軍僅有五十三軍大部，新編東北第一縱隊與第二縱隊與第二縱隊，控制着新民、本溪、撫順、鐵嶺各地；原期黑山前綫能退回部份有力部隊，到廿七始知絕望，衛立煌曾急電營口的五十二軍急速回師，但五十二軍回師途中在海城一帶爲共軍所阻，不得已重返營口，這時共諜又故意造謠說第八兵團司令官兼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有意叛變，更使衛立煌失去主宰。廿九日長春共軍兩個縱隊，已南下攻陷鐵嶺，進至努兒哈赤墓的東陵、東大營、團山等地；卅日馬三家、北陵機場也已失守，堅守各地的五十三軍、東北第二縱隊都被優勢共軍包圍繳械。此時惟有我青年軍最精銳的二〇七師一部，在渾河地區，與共軍惡戰一晝夜後，拒絕共軍繳械勸告，向營口方面衝去。衛立煌率同東北剿總一、二高級人員及東北各省主席等，於卅日乘車至市內渾河機場，乘飛機撤退至葫蘆島，瀋陽乃告陷落。中央社瀋陽分社電務組長萬存仁的告別電，證實了衛立煌撤退消息；那份告別電，原電大意如下：「自國軍在黑山等地失敗，瀋陽因兵力單薄，大家均知難期固守，連日來謠言甚多，職等始終固守崗位，繼續拍發新聞電報，以期毋負我中央社傳統精神，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分社門口見衛立煌偕同趙家驤……等多人，分乘汽車數輛，向西匆匆駛去，據聞係乘最後一架飛機離瀋陽撤向他處，現市區已逞紊亂，分社同仁已無法照常工作，此電拍發後，卽將機器等破壞，永別了總社！再見！職萬存仁、李××等同叩。

據聞，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被俘後，在接受共軍訊問時，共軍迫其發表「自動投降」談話，周說我是兵敗被俘，根本不是投降；共軍告以投降與被俘的待遇差得很多，你不要不知好歹；周福成仍說：「我不能投降，如投降怎麼對得起蔣委員長。」乃被投獄。又衛立煌登機時，浙江省主席彭濟羣因年老無力，未能擠上飛機，也被共軍所執，共軍迫

其在電台廣播擬就的「告東北同胞書」，亦堅執不允，也被共軍投於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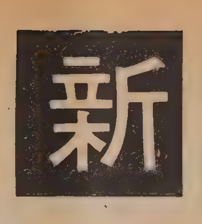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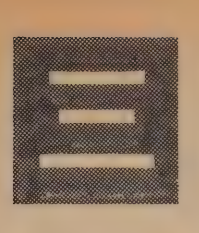
本來作戰這一回事，全憑士氣，兵書有：一鼓作氣，再鼓而衰，三鼓而竭的說法，含意就是全憑士氣。猶憶杜聿明自秦皇島登陸，率兵出山海關之初，國軍士氣如虹，鋒銳所指，有如一把利刃，共軍當者無不被打得遍體鱗傷而望風披靡，不旋踵間即拖至瀋陽郊外，與殘酷聞名的俄兵對壘鐵西！

在此期間，我三軍無視俄軍的阻撓，四出掃蕩，使俄軍卵翼的共軍無法駐足，充份表現了國軍既能守也能攻的革命軍人精神。其中，五十二軍英占林營長，率五百之眾死守營口，力敵萬餘共軍在俄軍炮兵支持下環攻多日，最後全營官兵都以身殉國無一生還，消息傳來東北國軍無不動容，紛紛請纓再反攻營口爲英占林營長復仇，因而士氣益壯，營口不數日就又爲國軍再度克復。又如，本溪與遼陽間柴家堡守軍，不過一連人，但在共軍大舉圍攻之下，撐持多日，力戰不屈，雖柴家堡盡成瓦礫，守軍也僅剩十餘人，但仍能以一磚房爲憑藉，等待援軍到來。其後國軍在吉長大捷之後，鋒銳指向松花江以北，由於馬歇爾的調處，壓住了國軍旺盛士氣，失去一鼓作氣良機，東北陷區老百姓，眼見國軍北上無期，爲保全身家生命，遂由堅決反共變爲消極，最後不得不聽命共軍擺佈，事實上與國軍爲敵！

當馬歇爾強迫國軍停戰時，國人何嘗不知道東北接收功敗垂成之可惜，但由於自信東北國軍的優越武力，不妨姑且停火，將來再戰，仍不難大獲全勝，竟未料軍心士氣因而消沉，而使共軍死裏逃生，此乃人謀之不臧，豈可盡行委諸不可捉摸的氣數耶！再者，以援助爲餌而專心在友邦製造反對黨的美國，使我全國無不翹首而盼美援之來臨，國人一念之差，頓忘當前大害，結果美援不但未能到手，而在希望幻滅之際，反成士氣人心重大打擊，終而全局潰崩！假設我國於戰勝日寇後，即以全力敉平內難，不理睬美國的擺佈，以政府當年江西剿共精神，全力掃蕩共軍，不使共軍有喘息坐大機會，到了大功告成，還怕美國不另眼看待！還怕全世界不另眼看待！

蜂巢燒了，週圍也看水了！

（嚴以敬作）


新三國



曹操回到酸棗，見袁紹等人，責備他們一頓說他們不該浪費時間，失掉機會。他建議，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紹率領，進軍黃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棗諸將共同進軍，佔領黃河南岸的成皋、敖倉；另一路由袁術率領，由南陽衝進武關，威脅「三輔」（長安及其左右外圍）。

袁紹欲擁劉虞為帝

袁紹等人聽不進曹操的建議，繼續「置酒高會」，高會待糧食吃完，各方人馬陸續散走。

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許多意見來。橋瑁與劉岱二人由盟友變成敵人，打將起來。橋瑁被劉岱打敗，殺死。韓馥與袁紹商量了以後，以皇帝的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為新的東郡太守。

曹操不等到各方「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鄉所在的「揚州」（安徽與江蘇、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了一千多人，，再到黃河北岸的懷縣。（他的家鄉是沛國譙縣，今日的亳縣。）袁紹這時候，也在懷縣。

有一天，懷縣忽然來了三名中央大員：官居執金吾的胡母班（姓胡母，名班）。官居「將作大匠」的吳脩（將讀去聲，將作大匠四個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總工程師），與「越騎校尉」王瓌（越騎，不是越人騎兵，而是擅長超越別人的騎兵）。這三名大員，是奉了董卓的命令，來懷縣找袁紹等人談和的。

袁紹不耐煩聽他們的一套，吩咐刀斧手把這三人關起來斬了。

袁紹連「兩軍相交，不斬來使」這一點很普通的規矩都不知道。他的領導才能，眞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員。三位既然被殺，其他兩位尚在中途，也就不敢前來。這其他兩位是：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大鴻臚有一點像外交部長，少府像財政部長）。

董卓也給袁紹一點顏色看：派兵進攻屯在河陽的河內郡太守王匡，將王匡打得潰不成軍。（河陽在河南孟縣之西。）

袁紹等人感覺到，對董卓既不能打，又不願和，那就另外找一個人立為皇帝，組織新的朝廷，而自己充當這新朝廷的董卓。

他們以為幽州牧劉虞，是一個理想的人選，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見劉虞；不料這位劉虞卻深明大義，堅決拒絕，罵了代表一頓。他們又派人去，劉虞說：「你們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的國家去。」

袁紹也曾以私人名義，寫信給堂兄弟。在南陽當軍閥的袁術。袁術說：「我反對董卓，不反對當今皇帝（獻帝）。我只想討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紹兩面碰壁，也就打消了這個擁立劉虞的念頭，也不想自己當皇帝。

那位會說漂亮話的袁術，不久卻存了自己當皇帝的非份之想。

董卓，似乎也頗有此意。他當了「相國」還感覺到頗不過癮，叫獻帝任命他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這很像是未來篡位行動舖路。這時候，都城雖則是已經遷到長安了，董卓本人還留在燒毀了的洛陽。

董卓不曾來得及篡位。他被孫堅打敗。

孫堅的故鄉，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輕的時候曾經遇到土匪，很沉著，能在幾個土匪搶去他的金銀以後，坐地分贓之時，略施小計，便把土匪嚇走。這小計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邊招，又向右邊招，使得土匪們以為來了官兵，慌忙捨棄了金銀而逃。

其後，他當了朱雋的司馬，跟隨朱雋打南陽的黃巾，獲勝。他也跟隨了張溫打羌人，與董卓同過事。再其後，他又以「議郎」的職位，轉任長沙郡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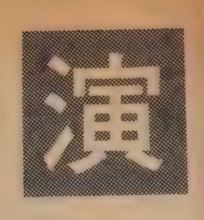
袁紹號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討伐董卓之時，孫堅很贊成，卻沒有能夠帶兵到懷縣與酸棗，參加那個以袁紹為領袖的同盟。他與袁紹的堂兄弟，雄據南陽的袁術，倒頗為接近。

袁術的官銜，是「後將軍」。後將軍與前將軍、左將軍、右將軍，這三位將軍的地位相等；比大將軍、車騎將軍，驃騎將軍，要低；比所謂「破虜將軍」、「盪寇將軍」、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術於董卓剛剛得勢之時，看清了洛陽不可久留，立即帶兵佔了魯陽一帶。

袁術歡迎孫堅由長沙北上，討董。孫堅來到南陽，第一步逼迫荊州刺史王叡自殺，第二步砍掉南陽太守張咨的頭，第三步與袁術「合兵」，把南陽郡的地盤交給袁術，自己繼續北上，向洛陽進軍。

袁術的作風，正如當時有些軍閥一樣，雖則是公開反對董卓，討伐董卓，卻仍舊對長安的朝廷上表，報告要政，推荐大官。以董卓為實際主人的長安，朝廷有時候也竟然接受軍閥的要求或建議；在其他的時候則相應不理。





演義



蔡東方

軍閥們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沒有「回文」；只要上一張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術感謝孫堅給他南陽，就上了一張這樣的表，推荐孫堅爲「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董卓有沒有發表孫堅爲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難考。事實是，孫堅從此便自稱爲「破虜將軍」，也被其他軍閥稱爲破虜將軍。

羣雄反董卓

孫堅把討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誰都認眞。他帶兵離開南陽，向洛陽進發，與董卓的部隊頗打了幾仗。那袁術却不輸送足夠的軍粮給他。並且，作爲反董盟主的袁紹也竟然派了一個周昂，來作所謂豫州刺史。孫堅有理由生氣；他回軍，趕走這個周昂；也來到南陽，袁術提出責問；他向袁術說：「董卓殺了你袁家大小幾口，不曾殺我孫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爲公不是爲私；若是論私，我可說是爲你們袁家報仇，而不是爲我自己孫家報仇。怎麼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戰敗麼？」

袁術也十分慚愧，答應以後不再爲馬虎，一定源源供應軍粮。

孫堅獲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於再度進攻董軍以後，大勝呂布與胡軫二人。這兩位董軍大將彼此之間頗有意見，也未嘗不是孫堅獲勝的原因。

孫堅一口氣衝到洛陽。董卓狼狽撤退，溜去長安，留下朱儁守洛陽，替他董卓扛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與反董的各地軍閥互通聲氣，而且表示了願意參加反董的軍事行動，所苦的是無兵無粮。

徐州刺史陶謙，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別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紛紛送給朱儁以兵員與軍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從洛陽移到中牟。他此後的官銜，是陶謙送給他的「行車騎將軍」。行，代理：「代理車騎將軍」。陶謙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給長安朝廷，推荐朱儁。朱儁這個人，倒是頗有一點原則的。

他在中牟建立了一個反董的軍事中心，和董卓的軍隊交過鋒。

其後，董卓在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一）陰曆四月被呂布殺死。陶謙與北海國國相孔融及博士鄭玄等人寫信給朱儁，公推他爲「太師」，請他率軍西上，到長安去主持政府，願意供應他半年的軍粮與足夠的兵。

同時，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也爭取他，拜託了在長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獻帝的詔書徵召他「入朝」。

朱儁權衡輕重，決定冒生命的危險，到長安，希望用自己的聲望與智慧，維護獻帝的安全於李傕郭汜等等一羣小軍閥的胡作非爲之下。於是，他辭謝了陶謙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義的心情，隻身前往長安。

到了長安，李傕郭汜等人請他担任「太僕」。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請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錄尙書事」，總攬一切行政上的事務。（實權仍在李傕等人之手）。

朱儁當太尉當到次年（興平元年）七月，丟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驃騎將軍」，帶兵到函谷關以東，鎭壓關東的大小軍閥，朱儁還不曾來得及出發，李傕與郭汜彼此火併起來。朱儁留在長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農」。

獻帝這時候已經十四歲，畧爲懂事。獻帝叫朱儁與楊彪等若干大員，去郭汜的司令部，勸郭汜不要打李傕。郭汜大怒，認爲朱儁楊彪等不去勸李傕，而先來勸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楊彪等十幾個人，都扣留起來。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氣，就氣死了。

以上，爲了不能不給朱儁的晚年作一個交代，我只得暫時撇開董卓之死，等到現在才說。

董卓早就該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於他那種紙老虎的威風，的確叫人害怕。他有當時全中國最強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初的漢獻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測之恩威」叫人感激，也叫人發抖。再加上，他從羌人胡人那裏學來的一大套野蠻勁兒，例如割舌頭，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烹，都帮助了塑造自己爲閻羅王的型像。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看得出，像他這樣的大獨裁者雖不是用軍隊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對付他，消滅他。

司徒王允是這「極少數人」之一。他說服了董卓身邊的呂布。呂布當時正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極好，收了他爲養子；也可說是董卓身邊最受親信的人。（董卓似乎沒有親生兒子；女婿也只有一個，姓牛名輔。）

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對他極壞；董卓曾經爲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帶的「手戟」，向呂布擲來，呂布倘若沒有武功，躲不開這手戟，當時一定送命，因此之故，呂布的心情，十分的不穩定。

萬人意見

華國鋒批四人幫黔驢技窮
羅織江派罪狀難令人信服
吹捧楊開慧抬舉鄧頴超也帮不了華帮的忙

編輯先生：

最近華國鋒對「四人帮」事件，越搞越胡塗，假若他深入搞下去，到頭來必搞到自己身上。因爲大陸人民，那一個不知道華國鋒是靠「四人帮」起家，他以前與「四人帮」勾搭，彼此狼狽爲奸，身上一身屎，跳落黃河也洗不清，俗語說，欲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因此華國鋒害怕深入批臭批透「四人帮」，以防自己的「猪肚」被反出來。

華國鋒雖先下手爲強，把「四人帮」一網成擒，但在追查「四人帮」罪行時，却黔驢技窮，只是漫無邊際找些毫不痛癢的私生活套在他們頭上，例如江青生活腐化墮落，張春橋以前攻擊魯迅，王洪文在南京大吃大喝，在毛死後毫無哀慟反而高高興興地去玩槍，這些「罪狀」，只能說他們私德壞，不能說他們反黨、反毛澤東。大概華國鋒也看到這些罪證，不能使大陸人們信服，由於又要出另一滑稽招式。

華國鋒爲了得到大眾好感，先捧出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坐上高座，以拉攏周系人馬，接着大力吹捧毛妻楊開慧。他這兩度板斧，眞使人莫名其妙，其手法之不倫不類，比瞎攪一通更深奧。

楊開慧並非一個有資格的共產黨員，對中共的早期開山歷史，絕無貢獻，她是一個比鄧穎超更家庭婦女化得多的舊式婦女。她僅因毛澤東才沾上共產黨的籍。乞靈於楊開慧的神主牌，華國鋒的下意識是：楊開慧才是老毛正配，特以此影射江青不過是個姘婦，是奪人之夫的惡婦人；同時，華最近捕殺批鬥江青並無反毛之含義，大體是說：「我捧毛正配，即表明我捧毛了。」

但這種做法，論其才智水準，相當於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的腦力。成年人決不會智能低到這田地。這個時節，海內外的史家和中共鬥徒該大大吃驚於華國鋒的神經質的傑作和怪招了吧。

華國鋒現在的處境是——他儘管出盡八寶，列出百多二百條罪名，祗不過要澈底鬥倒「毛遺孀」。

從此可以清楚看到，所謂「資產階級化享受」、「對毛死前嘮嘮叨叨」、「養狗騎馬種花養雀」、乃至去海南島、從化溫泉「腐化享受」，種種罪名，實際還祗是共產黨內的茶杯裏的風波，在全世界裏，如果重視這些所謂「罪行」的人，肯定是一個傻瓜。

華國鋒祗有在江青頭上套上「特務」之罪，這場內鬨才有敵我性質，祗有這樣江青才會被打倒。這就是早會說過，華國鋒必須冠江青以一特務」榮衔的理由。

但是華國鋒最頭痛的是：一個國民黨的「特務」，在中共膚體內產生種種作用和活動了卅多年不能揭發出，甚至「特務」在毛澤東床上和毛同衾共枕了卅多年，任何中共頭頭，上至周恩來，中至華國鋒，下至幹部庶民工人農民士兵，都會一致激昂舉臂，厲聲高呼「誓死保衛江青」的，向她「學習」的，這不有太多那個，太過尷尬？整個共產黨一致「誓死保衛」一個「特務」，這不是世界性大笑話嗎？

但最值得懷疑者，就是華國鋒這次的眞實鬼主意是：明明是江青起的主角作用，是她要革華、陳、林等眾軍頭的命，並據共黨灌爲她一己所有的，怎麼華國鋒在反「四人帮」中祗把她列在第三位，僅僅是王洪文、張春橋以下的一個次要角色？他們不是說嗎：江青早已造好龍袍想當女皇帝的？這問題豈不是矛盾嗎。

讀者　小衛兵上
（十二月十八日）

匡仲英先生書畫展出

彭旣白

重洋萬里遠求師，環華庵門立雪時，鑿壁偸光明苦志，升堂入室紹良規，通神妙手傳眞鉢，屈玉懸鈔顯異姿，獵獵大風揚蠻貊，中華藝術發幽思。（大千居士堂名大風堂）

网川漣水奔紅埃，青樹青山翠作堆，墨瀋淋漓皆好景，烟雲鍛鍊盡新裁，文高吐鳳凌霄去，筆底生花照眼來，琢畫詩書兼四絕，匡廬代有不凡才。

羊毛出自羊身上
港府若狂加差餉
業主必轉嫁住客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自置樓宇的小業主，這次當局大增差餉租值，簡直是迫使小業主無法安居，非要把樓宇出賣不可了。

政府當局的高差餉政策，不但對小業主打擊，而且引起惡性連鎖反應，物價必然飛漲，加速通貨膨脹，接着的便造成社會混亂，到時則民不聊生，香港的前途則不可想像矣！

差餉狂加，更苦的是租客，俗語說，羊毛出自羊身上，政府加業主之差餉，業主不向租客要，向誰要，結果便是租值增加，轉嫁租客身上，使住客不勝負荷，雖然當局有租務管制條例，限制業主加租，但新租樓宇一定租值昂貴。當局只想到差餉增加而不考慮租值增加，這豈不是與當局的租務管制條例互相矛盾。政府這種做法，簡直不顧民生，在這民主地區，是不應有這樣不合理的措施。

讀者　劉伯洲上

（十二月十九日）

回佣民間私事
何勞官家干擾

編輯先生：

關於防止賄賂法例對於工商業回佣問題，雖經廉署多次解釋，但總覺有不公平之感，素仰貴刊公正爲民喉舌，敢乞借一角刊登爲幸，事關佣金在商業社會，可說是推銷貨品介紹報酬支付，不管任何人等收入，都有其正當合理之處，且古今中外皆然，何貪污之有，至於所謂保障股東權益，防止欺騙僱主，視佣金純爲投資者額外附帶收益，有欠公平，況佣金在各行業久已成爲公開事實，僱員在其僱主未有禁制下收受佣金，已經相當尊重其僱主領導權，如果猜疑謂別具用心，未免空洞，雖然防止賄賂法例如此，大家應該遵守，但不無有蒙冤莫告之憾，想當局於此項措施有失當之嫌，市民有委屈而就之怨，況屬民間私事，何勞官家干擾，尙希當局尊重民間起碼自由權爲盼。

一讀者啓

（十二月二十日）

香港欲穩定繁榮
必須賴官民合作

編輯先生：

香港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小地方，香港人的生存完全靠外來的經濟貿易，香港能夠繁榮，實賴香港市民一致的努力，而香港的穩定，必須依靠官民合作，才能應付外界的壓力。但很可惜，當局不注重民間的困苦，屢次加價，使市民苦不堪言。特別是最近之差餉問題，若當局不急促改變，一意孤行，勢必引起市民的極端反感，結果是使社會趨於不安定。紛亂接踵而至。那時官民的關係惡化，倘若那一天由外人插手，高官的有錢的可遠走高飛，可憐數百萬升斗市民就陷入萬刼不復之境，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希當局顧及長遠前途，每事三思而行，減輕市民的負担，使官民能團結一致，共同爲香港前途着想，把困難的關頭渡過，才是治本的方法。倘若罔顧民情，利字當頭，横徵暴斂，香港的前途便完了。

讀者　李一明上

（十二月十八日）

華文棍宣傳低能
捧魯罵江反効果

編輯先生：

最近華帮大力吹捧魯迅，比毛澤東生前捧魯迅，有過之而無不及。華帮御用文棍用魯迅打擊四人帮，大量引用魯迅「語錄」，簡直不把「毛語錄」放在眼內，其反毛迹象已明顯。

在共產黨的字典裏，妻子是反面人物，丈夫不可能是正面人物。而江青是大壞蛋，毛澤東則不是好人，這種觀念，現在大陸普遍流行。華帮要打擊四人帮，實應用毛語錄，不該用魯迅語錄，魯迅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是共產黨人，其思想意識絕不能當作共產教條，愈多引用，作用愈反。魯迅是最不怕強權的，而華國鋒則集黨軍政大權於一身，獨裁中之獨裁，魯迅要駡的正是這類傢伙，因此，引用魯迅語錄，無異給大陸人民更好地効法他，對像華國鋒一類的政治寡頭，非駡他狗血淋頭不可。華國鋒捧魯駡江，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由此可見，華帮文棍，在宣傳上，第九流也不配。

逃亡者上

（十二月十五日）

不健全教育制度下的產物

私校牟取暴利學習環境劣 教師待遇可恥學生成績差

編輯先生：

香港教育制度是不健全的，有毛病的，甚至可以說是畸形的。其他的問題不談，單就私校的問題上，就很値得我們注意的。

香港最早開辦的中學是官辦的和教會主持的，距今已有百多年歷史。到今天香港的中學生已有數十萬了，其中百分之七十竟在私人開辦的牟利學校中唸書。官、津、補學校從開辦至今，已有百多年歷史，但所能容納的學生，只佔全港中學生的百份之三十。香港教育制度進展之慢，發展之不正常，於此可見一斑。

縱使，香港政府一向的政策是不重視私校，任其自生自滅。但是，今天的私校却在香港這個畸形的教育制度下，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爲香港教育的主流。

大部份私校的學業成績都不很理想，甚至可以說很差。爲甚麼他們的學業成績這麼差呢？原因很簡單，在學生方面，他們爲了收入，都一一取錄。學生本身有缺點，本來也是可以補救的，只要私校的當事人，本着爲教育而辦學的宗旨，事情還是有可爲的。無奈，大部份都是爲了取利利潤，不擇手段。爲了能夠以最低廉的價錢請得老師，使到師資奇劣，直接禍害學生。有些老師甚至未學過那一科目的，爲了生活，他們也得要濫竽充數了。那些可恥的薪酬自然無法請得有資格的教師，更無法使那些在職者用心教學。

因此私校的老師流動性是很大的，這直接影响到學生的學業成績。其他如學校的設備，大多是因陋就簡，連像樣一點的實驗室也沒有，省得過就省，總之是以多賺錢爲目的。學習的環境不佳是可以想像的，有時甚至五六十個學生擠在一間小小的課室裏，面對着一位全無熱忱的老師，試問他們如何能有好的成績。至於課外活動，更是絕無僅有，就是有也是爲了揚名聲，顯校譽，可恥。

私校，縱使有這麼多的不是，但是，它們在今天却是這般蓬勃，這般有利可圖。爲什麼呢？假設，全港的私校都停辦了，後果會怎樣呢？那時勢必有數十萬學生失學。香港的社會變成怎麼樣子，眞是不敢想像。因此，私校之能夠存在，是有其社會需要的。

既然是社會有此需要，而且是這麼急切，爲什麼香港政府的教育策劃者，不制定規例，以滿足這個需要呢？私校之所以能夠牟取暴利，大部份學生之所以受害，香港政府的教育策劃者，是難辭其咎的。

在政府未有積極行動前，盼那些私校當局，能夠一本知識份子的良知，教育的責任，甚或只是一點點商業道德，多下一些本錢，少賺一點錢，多請一些有資格的老師，多給予較合理的薪酬，多增進一下設備，多改進一下環境，以造福學生。

讀者 自修生

（十二月十七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王祥回文

封淑英

春回自解渴煎熬。引藥尋須子任勞。
親順爲衡橫雨箭。鯉求因骨直風刀。
身全亦去冰眠敢。步一推行信握牢。
神感孝心深許可。鱗鮮賜就慰堂高。回讀

最思調寄長相思

封淑英

日日思，夕夕思；醒也思時眠也思，
問儂何所思？
百般思，萬般思；人物興亡無不思，
故邦吾最思！

依玉奎和李理先生之「讀萬人雜誌感咏」

龍一吟

萬人雜誌實堪看，尤以詩壇我最歡！
花筆華邦文有價，石鍼砭世責無寬；
豪雄勵志能扶弱，纖麗怡情不失端，
敦厚溫柔憑教化，修齊平治自然安。

乘勢挽狂瀾

加拿大 金謀

輕裘猶冷不勝寒，月色朦朧夜欲殘。
歸雁衡陽書遞慢，啼猿五嶽淚乾難！
風驚鶴唳催鼙鼓，地震星翻倒社壇。
衝破紅雲見白日，乘時一舉挽狂瀾。

披荊文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慶

余纘庚

發明文字學。倉頡賦天聰。獸蹄鳥跡始。
奧妙義無窮。歷代人才出。精研萬理通。
周朝最鼎盛。孔孟被尊崇。倫常人之本。
教孝亦教忠。漢唐重儒道。宋代蔚成風。
翻開近代史。詩社應時雄。披荊與斬棘。
文會日方隆。書法王衛紹。詩事顧張工。
國粹殊彪炳。詩風今古同。廿載勤耕稼。
千秋收穫豐。年年丁此典。文友樂融融。

前題

陳乃殷

披荊成會年纔冠。今已聲華滿海陬。
總是羣賢先路導。得教詩酒共盟鷗。

前題

譚景雲

廿年文會紀披荊。養性陶情薄利名。
人益虛懷情越摯。學從情摯寫心聲。

前題

陳維喜

廿年世事幾番新。嘉會能無重此辰。
沙漠甘霖成綠野。披荊崙仗武陵人。

前題

鄧學而

披荊斬棘集羣賢。廿載耕耘詩萬篇。
寫到悲歡離合事。何時歸種故鄉田。

前題

陳其浩

未喪斯文大雅扶。廿年一日德寧孤。
披荊斬棘栽培下。多少今吾異故吾。

前題

陳崇興

斬棘披荊斸惡木。滋蘭九畹美人姿。
駒光廿載鴻文會。撫事憂時諷詠詩。

前題

卓淡影

大雅扶輪正有人。羣賢文會廿年臻。
觀摩妙手詩書畫。談笑敲棋一室春。

前題

賴定中

歲紀龍蹤二月中。文緣廿載氣交融。
扶輪最是樵西客。四壁圖書英計功。

前題

丘松生

白社清芬落玉毫。廿載雅集寫離騷。
謫仙醉月詩情俊。高臥元龍意氣豪。

前題

劉秉衡

廿載披荊道大道。有懷樹木亦成林。
綠波春水瞻明遠。萬態鮮華到碧岑。

前題

鄧哲夫

草木成芬物候新。披荊廿載比芳春。
詩詞傳永蜚聲久。翰墨斑斕紀令辰。

前題

黎心齋

風騷文壯地。百德祀追榮。學步千秋外。
披荊廿載間。斧斤常在御。筆路未容閒。
濟濟今多士。同開被酒顏。

前題

陳鐵兒

人事幾番那可陳。天教富貴屬閒身。
羣公寫出詩書畫。付與知音什襲珍。

前題

朱敬安

爛漫文壇二十年。喜逢佳日集羣賢。
舉杯互祝吟懷暢。好爲斯文共著鞭。

前題次韻奉和文格宗兄

李長風

翩翩裙屐一樓春。念載豪情共此辰。
舊雨新知皆儁秀。更從何處問賢隣。

前題

謝熙

文會披荊屆廿年。今朝紀慶集羣賢。
百佳樓上多佳作。詩詠抒懷句句妍。

前題

繆香城

祭酒曾聞島佛儔。中興有氣繫風流。
披荊文會多耆舊。我亦趨陪二十秋。

前題

劉允中

文章載道正羣蒙。詩語平夷尚雅風。
折節廿年懷抱在。山泉洗硯雪初融。

前題

邵鐵鴻

廿年風雨聚披荊。文酒唱酬互訴傾。
最是難忘哀樂兵。合應珍惜故人情。

前題

陳荊鴻

有詩有畫有琴棋。結社題襟任可宜。
恍似裴楷年二十。聲名早已世人知。

前題

鄭越燁

從來世事仿雲烟。難得披荊已廿年。
把酒今宵應共慶。微吟高唱更空前。

（更正）四七八期封淑英之回文詩「果拌降生」末句，應爲「迎巨我便備心新」、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